目录TOC

《永恆仙尊》

作者：瘋子李

內容簡介：

慕白穿越重生，握地書碎片，踏日月星辰，開啟無限模式，入武俠，闖西遊，笑傲封神。任憑你仙道逍遙，任憑你...

# 第1025章 慕白的手段

通天教主見四聖齊聚，屹然不懼，領着眾位門人進陣，坐上八卦台，發一聲雷，將誅仙劍陣展開。

陣外，原始天尊躊躇滿志，四聖分別在四門前站定，欲要一舉破陣。

只見原始天尊坐四不像從誅仙門下進來，多寶道人看見，抬手發出上清神雷震動誅仙劍，那劍晃動，發出一道劍氣來打原始天尊。

原始天尊頂上顯出一朵慶雲，有千朵金花，垂下瓔珞垂珠，絡繹不絕。

那誅仙劍氣打在慶雲上，削落了一朵金花，飄飄蕩盪地落下地去。

原始天尊心中暗怒，進了誅仙門，立於闕下。

太上老君騎青牛從陷仙門進陣，金靈聖母看見，也發神雷震動陷仙劍，來阻太上老君。

太上老君顯出慶雲，浮起一座玲瓏寶塔，發出萬道光華，將陷仙劍定住，落不下來。

太上老君好整以暇地進了陷仙門，也立於闕下。

接引進戮仙門，三宵看見，各發神雷震動戮仙劍，只見道道劍氣，皆迅猛無匹地往接引殺去。

接引道人連忙顯出頂上三顆巨大的舍利子，升起朵朵蓮花，與劍氣一撞，分毫無損。

接引進的陣來，也立於闕下。

卻見絕仙門中，慕白元神之軀暗暗將雷玉牌扣在左手，看見准提進陣，連忙使右手發出上清神雷震動絕仙劍。

准提看見，將七寶妙樹祭起，升出千朵青蓮，來擋絕仙劍，不期然慕白元神之軀抖手將雷玉牌祭起，對準提發出一道紫宵神雷。

准提一驚，連忙揮寶樹擋住。

絕仙劍氣已至，削去了准提上百朵青蓮，繽紛落地，化為陣陣煙靄。

准提大怒，就聽慕白元神之軀笑道：“准提道友，這一下先叫你知道誅仙劍陣的厲害。你且進陣來，此大陣由我老師主持，今番便讓你知道何為我道門大法，盤古正宗。”

准提聞言，氣的不輕。慕白元神之軀此言，分明是笑他無能，進不了誅仙陣，靠着慕白元神之軀大度，這才放他進來。

此豈不叫准提心頭火起，差點把持不住。

當下，准提見慕白元神之軀好整以暇地坐在八卦台上，再無動手的意思。

心中暗恨，進入陣中也立於闕下。

慕白元神之軀靠着偷襲，佔了一點便宜，偏生還要賣乖取笑，本想激怒准提，好給通天教主製造機會。

誰料准提心境穩固，並不理會慕白元神之軀。

當下四聖齊進陣來，通天教主在八卦台中央看見，笑道：“方才使門人一一相試，我這誅仙劍陣尚足以稱道否？”

太上老君道：“你妄動無明之火，擺此惡陣，殘害生靈，已犯了嗔痴之戒，我四人今已進陣，便與你見個輸贏。”

通天教主大怒，隨手將上清神雷打出，震動四把寶劍，一時只見陣內殺氣瀰漫，劍氣縱橫。

老君等四人分站四方，各使手段來擋誅仙四劍。

使那四劍劍光不能重合，形不成混沌劍氣，便被四聖分而制之。

不到片刻，太上老君有玲瓏寶塔，任它陣內風雷吼動，皆是分毫不傷，老君先自上前把陷仙劍定住了。

原始天尊也取出盤古幡，一道混沌之氣打出，將誅仙劍也定住了。

卻見那邊接引一抹額頭，三顆舍利子衝天而起，散發出道道金光，將戮仙劍定住。

准提道人舞動七寶妙樹，大喝一聲，顯出法身，有二十四首，十八隻手，執定了瓔珞、傘蓋、花貫、魚腸、金弓、銀戟、加持神杵、寶銼、金瓶等物。

此乃是聖人儀仗，雖則上次被通天教主打壞，准提卻又回西方用大法力煉製了出來。

准提顯出法身，將絕仙劍圍住。

那絕仙劍獨木難支，終於也被定住了。

就聽八卦台上通天教主大喝一聲，揮舞青萍劍跳將下來，與四人戰在一起。

慕白元神之軀等人見狀，連忙發神雷去震動寶劍，卻哪裡震的動？皆被四聖定住了。

只見陣中通天教主仗劍砍向接引，接引使一柄浮塵擋住，升騰起五色蓮花，朵朵托劍。

通天教主一劍打滅一朵蓮花，那蓮花卻無窮無盡升騰起來。

那邊准提看見，十八隻手齊來裹住通天教主廝殺，原始天尊搖動盤古幡也來夾攻，太上老君持扁拐對準通天教主后心就打。

多寶道人在八卦台上看見通天教主被四聖群毆，持劍大叫道：“修傷我師傅，看劍！”沖向太上老君。

太上老君轉頭笑道：“米粒之珠，也放光華。”

抬手祭出風火蒲團，命黃巾力士：“將多寶道人裹了，帶回桃園，我自有處置。”

此是太上老君在為佛門大興日後做應對之策了。

黃巾力士將多寶道人裹走了，慕白元神之軀在八卦台上看見，大叫道：“孔宣，還不出手，更待何時？”

只見天空中一聲清音，一團五色彩光落下，將風火蒲團落了進去。

太上老君看見，一拍頭頂，放出三道清氣，走出“三清道人”將孔宣圍在當中，一陣廝殺。

卻見孔宣抖擻精神，將五色毫光連刷，眨眼將三清俱都刷落進去。

太上老君看見，笑道：“這畜生到有幾分本事！只是你將我一道精氣刷落，豈能成功！”

言罷，將手一指。

只聽孔宣突然一聲悲鳴，就見一團紫氣從其背上五色毫光之中飄出，裹了多寶道人往八景宮方向去了。

慕白元神之軀在八卦台上看見，不由跌足長嘆。

卻見通天教主被四聖圍攻，情況危急。

老君抓了多寶，又一扁拐向通天教主打去。

彼時通天教主正被准提纏住，十八隻手劈頭蓋臉往通天教主身上打來。

教主急忙招架，如何避得過太上老君的扁拐，被一拐打中后心。

眼見通天教主就要中傷，卻見一陣金光從教主身上冒出，升起朵朵金蓮將太上老君地扁拐托住，護住通天教主者，正是青蓮寶色旗。

原始天尊見狀，搖動盤古幡就要來打通天教主。

通天教主一手持劍，一手持旗，復與四聖交戰。

金靈聖母等人急忙发上清神雷，欲要攻破四聖定住誅仙劍的法力，好運轉劍陣來幫助通天。

慕白元神之軀見情況危急，抬眼焦躁地看了看西方，忽然大叫道：“接引、准提，還記得蚊道人否？”

一邊喊着，一邊取出一個黑不溜秋的袋子來。

正是當年斬殺蚊道人時，黃風妖聖偷偷遞給慕白元神之軀的口袋。

當時慕白元神之軀不知這是何物，後來見袋中漸漸生出一股黃水，腥臭撲鼻，有一群小號的六翅黑蚊從中生出，慕白元神之軀才知道這是蚊道人儲存食物的肚腩。

當下心中暗喜，一邊好生飼養馴化起來。

今番眼見情勢危急，慕白元神之軀將袋子展開，飛出成千上萬隻六翅黑蚊，在空中嗡嗡作響。

慕白元神之軀命道：“速去西方，將那極樂世界吃個乾淨！”

話音一落，一群蚊子嗡嗡叫着去了。

接引看見，心下着慌，慌忙一甩浮塵，發出無數金光，來追打黑蚊。

慕白元神之軀抖手將芭蕉扇祭出，顯出太極符印將金光擋住。

一面將手中袋子往下一倒，漫天黃水噴涌而出，直向四聖打去。

太上老君有玲瓏寶塔，分毫不沾，徑自與通天教主打在一起。

原始天尊顯出慶雲，接引有舍利子護身，眼看着黃水兜頭漫下，各升起金花、青蓮擋住。

那金花、青蓮接觸黃水，不到一時三刻均被融化了。

二聖見狀大驚，連忙加緊護身。

那邊准提顯出法身，目標太大，又與通天教主纏的太緊，被黃水淋了一些在手臂上，眨眼便消融乾淨了。

准提見狀大驚，連忙收了法身，祭起七寶妙樹將黃水擋在外面。

通天教主見有機可乘，哪會留手？當下拼着受了太上老君一扁拐，揮青萍劍砍向准提，連皮帶肉將准提肩頭削了一塊去。

准提大驚失色，連忙後退。

原始天尊見慕白元神之軀逞威風，抬手將一個琉璃瓶取出，用手一指，三光神水激射而出，向著漫天黃水迎去。

那三光神水乃是水之極致，主生。正與黃水相剋，一觸之下便將黃水消融了好多。

慕白元神之軀也不心疼，反正這黃水有的是。

蚊道人地肚腩乃是腥惡之源，過不多久，黃水自然盈滿。

反正慕白元神之軀家當豐厚，一個袋子而已，他耗得起。

原始天尊見這樣下去不是辦法，慕白元神之軀不心疼黃水，他原始天尊還心疼三光神水呢！當下原始天尊一手搖動盤古幡，發出混沌之氣來打慕白元神之軀。

慕白元神之軀見狀，將太極圖印招出護身，一面心念動時，三十萬枝松針飛出，布成周天星斗大陣。

門戶嚴謹，擋在身前，大叫道：“接引、准提，你二人還不回去，你們那西方極樂世界就不存在了。”

接引、准提對視一眼，心中大怒。

他二人當然是知道蚊道人的厲害的，這批蚊子乃是蚊道人遺物中生出，即便不如蚊道人那般可怕，恐怕也不好惹。

至少，極樂世界中那一眾佛子是經受不住的。

然而若是就此迴轉，這誅仙劍陣尚未完全破掉，這般虎頭蛇尾，聖人麵皮掉光了不說，和原始天尊的合作可能就完了，不趁此時打掉截教的氣焰，他西方教何日才能大興？

# 第1026章 被擒

接引和准提尚自躊躇不定，突然接引只覺心神一動，怒罵道：“好個鯤鵬，壞我西方道場，真是作死！”

接引如此一說，准提一愣，心神微動，也知道發生了何事。

其他三位聖人齊齊住手，通天教主心下默算一二，突然快意地大笑道：“哈哈哈！接引、准提，你二人只想着怎麼算計我截教，可曾想過今番也遭別人算計？好個鯤鵬，也真能隱忍。數萬年了，終於覷的機會發難，西方極樂眨眼成煉獄，痛快啊，痛快！”

那鯤鵬可不比六翅黑蚊，黑蚊雖凶，極樂世界尚有許多弟子，當能擋的一二。

可是鯤鵬乃是三界之中少有的強者，今番闖入極樂世界大開殺戒，偏生兩位聖人教主都不在，誰人能擋的住他？

若他與六翅黑蚊聯手，西方極樂世界怕是真的要成煉獄了。

那西方極樂世界乃接引根本重地，如何能舍？當下只聽接引慌忙道：“今番情況有變，貧道西方道場被人侵入，改日再來破陣，得罪之處，尚請兩位道兄原諒。”

當下頂上舍利子發出萬道金光，護着接引出陣，往西方去了。

原始天尊看着接引遠去，情知對方記掛西方世界，心中雖然不滿，卻也無話可說。

畢竟那是人家的根本重地，當年接引大宏願成聖之時，便是創出極樂世界得到許多的功德。

西方道場對於接引來說，那是萬萬不能有失的。

況且准提不是還留下來了么？人家西方教的人還是沒把事情做絕。

當下原始天尊見走了接引，生怕夜長夢多，將盤古幡連搖數下，猛烈攻擊周天星斗大陣。

這周天星斗大陣雖然已布的完全，但畢竟是用法寶擺出，並非真的用了周天星神，引動周天星辰之力。

說到底，支撐起這個大陣的力量根源還是慕白元神之軀自己。

雖說滄海月明珠力量龐大，松針也是犀利歹毒。那漫天毫光攻擊力確實強悍，令人防不勝防。

然而，其展現出來的力量仍然遠遠比不過當年妖族天庭用周天星神布出的強悍殺陣。

今番原始天尊含怒出手，不過數下便將星斗大陣擊破。

慕白元神之軀連忙收了黃水，一邊顯出太極符印護身，一邊持打神鞭招架。

原始天尊看見打神鞭，更是氣的不輕。一搖盤古幡便要打殺慕白元神之軀，取回神鞭。

慕白元神之軀見狀，大叫一聲，抬手將打神鞭祭起，卻不去打原始天尊，直接對準戮仙劍狠狠地撞擊過去。

就見一陣金光閃耀，那被接引定住地戮仙劍在接引走後，被這打神鞭一打，終於鬆動了一下。

發出一道劍光與原始天尊的盤古幡撞在一起，加之慕白元神之軀有太極符印護身，竟將這道混沌之氣擋了下來。

不過那太極符印前後受了接引和原始幾次重擊，終於也消散了開去。

慕白元神之軀急忙大叫道：“快發雷震動寶劍相助。”

三宵聽得喊聲，一起发上清神雷震動戮仙劍，凌厲的劍氣瞬間散發出來，往原始天尊殺去。

原始天尊冷哼一聲，搖動盤古幡復又去定戮仙劍。

慕白元神之軀見其走出誅仙劍門，急忙揮動打神鞭又去打誅仙劍。

原始天尊看見，心中惱怒，當下抬手祭出一個盒子。揭開蓋兒起在空中，一道碧光飛出，將慕白元神之軀罩定。

慕白元神之軀只覺一股莫大的吸引力把自己往那盒子中吸去，當下心中甚為惶恐不安。

抬手將落寶金錢祭出，要來落寶盒，早被原始天尊看見，將手一指，那落寶金錢滴溜溜地掉落在地上去了。

慕白元神之軀慌忙又將聚寶盆取出，擋在身前。

瓊宵見慕白元神之軀陷入困境，將金蛟剪祭出，要來打原始天尊，被原始天尊將袖袍一展，將金蛟剪也收去了。

通天教主一手持青蓮寶色旗，一手揮舞青萍劍與太上老君和准提交戰。

那准提見慕白元神之軀被原始天尊壓着打，無暇放出黃水，當下依舊顯出法身，與通天教主纏鬥。太上老君卻不慌不忙，悠閑自在地輪動扁拐抽冷子打上幾下。

通天教主被二聖纏住，脫不開身，無法回到八卦台上重新主持誅仙劍陣。

老君見通天教主幾次三番有意迴轉八卦台，當下將太極圖抖開，一道金光閃耀，復又將戮仙劍定住。

有一道金橋升起，將通天教主、准提和老君自己全都托住，三人便在金橋上交手。

此時接引雖然已走，但是先已將誅仙四劍定住，並且將通天教主引下台來了的。

通天教主仗青萍劍與太上老君相鬥本就處於下風，況且還有一個准提在旁死纏爛打。

老君又祭出太極圖，通天教主見不可能迴轉八卦台了，便安心在金橋上與二聖爭鬥，那邊慕白元神之軀卻已經支撐不住了。

少了戮仙劍的支援，原始天尊似乎也打定主意要先滅了慕白元神之軀，只一手隨意揮灑，將三宵和金靈聖母的攻擊擋住，大半力氣倒是花在空中的寶盒上，欲要將慕白元神之軀收走。

慕白元神之軀依仗聚寶盆抵擋，卻也漸漸開始力不從心，只是苦苦支撐而已。

就見那邊太上老君抬手發出一個掌心雷，霎時雷聲涌動，火光衝天，黃氣升騰，將大陣瀰漫了去。

陣外，玉鼎真人、道行天尊、廣成子、赤精子看見，發一聲喊，齊進陣來取誅仙四劍。

四人有符印在身，雖然四劍被聖人定住，也能取地下來。

就見廣成子取下誅仙劍，急忙退出陣門時，一道金光迅疾無匹地向廣成子手上射去。

那金光來的甚快，須臾即至，彼時陣中黃氣升騰，視線模糊，只有誅仙四劍寒光閃閃，是個目標。

廣成子猝不及防，手臂上一陣劇痛，早已中了一箭，將誅仙劍掉落在地。

旁邊閃出一人，將誅仙劍撿去了。

廣成子看時，卻是蘇全忠，只見其手挽一張寶弓，正是軒轅黃帝留下的神兵——乾坤弓。

蘇全忠拿着誅仙劍迴轉本陣去了。

且說赤精子去取戮仙劍，拿在手中，見那戮仙劍寒光閃閃，不覺心生寒意，正要出陣，腦後一聲風響，赤精子“嗵”的一聲栽倒在地，背後閃出一個人來，正是伶倫。風度翩翩地彎下腰去將戮仙劍拿在手中，補了赤精子一劍，轉身出陣去了。

一邊走，一邊嘀咕道：“大師兄教的背後下手，感覺果然不錯。唔，手感挺好。”

當下，伶倫拿着戮仙劍氣度優雅從容地迴轉本陣去了。

卻說玉鼎真人仗着符印在身，來到陷仙門下，伸手去取陷仙劍。拿在手中，轉身便走。不妨碰到一個物體，當下大驚，取出斬仙劍就砍。

卻說伏在此處的正是黃天祥，因一時失手，竟教玉鼎真人發覺，當下一面將銀槍展開，兜頭向玉鼎真人罩下，一面大呼道：“金靈師伯，有人盜劍，快來相助。”

金靈聖母在八卦台上正與三宵一起出手攻擊原始天尊，以求減輕慕白元神之軀壓力，忽聞此喊聲，轉頭一看，陷仙門前槍影重重，劍氣森森。

金靈聖母聽得是黃天祥聲音，當下祭起四象塔往持劍者打去。

只聽一聲慘叫，玉鼎真人被四象塔打中左手臂，將陷仙劍掉落在地，黃天祥一陣急攻。黃氣中又看不清楚情況，玉鼎真人生怕金靈聖母再祭寶，縱土遁走了。

黃天祥撿起陷仙劍，拖槍回走，迴轉軍陣去了。

那邊道行天尊去摘絕仙劍，剛把見拿在手中，聽對面陷仙門有打鬥聲，心中暗暗警惕。

轉身仔細打量了一下周圍，只見黃氣升騰，並無一絲異樣。

道行天尊這才放心大膽地出陣，剛走兩步，只見面前一物兜頭蓋下來，躲閃不及，被網在裏面了。

黃霧中走出一人，正是龍吉公主。

她用手一指，那霧露乾坤網顯出形狀來，細細的網絲兒，濕淋淋的，正好在霧氣中隱形。

龍吉公主取了絕仙劍，一把將霧露乾坤網中地道行天尊提起，也回本陣去了。

四人歸陣，自有聞仲等一干同門接應，又有數十萬大軍掩護，再無危險。

且說陣中，通天教主被太上老君和准提纏住，眼看着誅仙四劍被取走，心中大怒。

慌亂之間，被老君覷見破綻了三四扁拐，雖然有青蓮寶色旗護身，卻也甚為難受。

通天教主慌忙轉身招架太上老君，被准提看見，一金剛杵打下來，正中肩頭。

通天教主見事不可為，一抬手，將誅仙劍陣圖收了起來，奮力跳出金橋，漫天黃氣俱都消散了開去。

通天教主正要招呼眾弟子離開，卻見慕白元神之軀被原始天尊困住，脫不開身。金靈聖母和雲霄等人正在猛烈攻擊原始天尊，不由心下大急。

然而自身也被准提和太上老君纏住，如何抽得出空來救援慕白元神之軀？

眼看慕白元神之軀就要被原始天尊收入盒子中，忽然老君一抖手中的太極圖，搶在原始天尊之前將慕白元神之軀裹了進去。

命黃巾力士道：“將慕白帶回八景宮，我自有處置。”

# 第1027章 與老君談

通天教主見狀大怒，道：“李耽！抓我兩名弟子，改日再上八景宮與你分說。”

當下通天教主將手一揮，一眾門人弟子俱都走了。

通天教主也起身欲走，天空中白鶴童子奉命祭三寶玉如意來打通天教主，只見玉如意落下。

通天教主正在氣頭上，一揮青萍劍將玉如意打飛，復揮手打出一道劍氣來殺白鶴童子。

原始天尊看見，急忙救援。

白鶴童子卻已被打傷翅膀，飄飄蕩盪地落下無數翎毛。

通天教主冷哼一聲，騎奎牛去了。

誅仙劍陣被破，通天教主領着門下弟子回了金鰲島，慕白元神之軀卻被太上老君用太極圖裹回了八景宮。

伶倫等四人取了誅仙四劍，在聞仲軍中等候，見一眾師伯師叔俱都走了，唯獨不見自家師傅，不由心中大為焦急。

當下伶倫將誅仙四劍拿在手中，與龍吉公主一道尾隨通天教主去了金鰲島。

二人將誅仙四劍呈上，就問通天教主道：“不知我師父去了哪裡？”

通天教主見四劍不失，心中也頗為喜悅，當下收了誅仙四劍。卻聽了伶倫相問，只得道：“慕白和多寶二人皆被太上老君拿到八景宮去了。”

伶倫聽得一驚，頓時手足無措。

通天教主見狀，連忙道：“你也不必着急！既是太上老君把人帶走，慕白便不會有生命危險。等封神大劫過去，我自當親自上八景宮要人。”

伶倫聽了，心下稍安，連忙拜辭而去，回到流波山，卻見山中已是空無一人。

心下着慌，忽見蘇妲己走出洞府，連忙上前詢問。

蘇妲己道：“剛才我等正在山中談論道法，六耳獼猴師兄突然大叫一聲，對我們說慕白元神之軀師傅被太上老君拿走了。六耳獼猴師兄擔心師傅，已經帶着一眾同門往八景宮去了，臨行時吩咐我留在山中，看守洞府。”

伶倫聞言，連忙與龍吉公主駕雲也往八景宮方向去了。

卻說八景宮外，六耳獼猴使出法天像地神通揮舞棍棒猛烈地敲打宮門。

然而那宮門升起道道金光，將六耳獼猴棍棒托住，根本落不下去。

那邊倉頡將自己得道時生成的法寶天地硯祭起猛砸，手中竹簡飛出，在空中展開，一個個古老而玄妙的字符從上面飄逸出來，閃着金光，帶着磅礴厚重的氣息浩浩蕩盪地沖刷着八景宮大門。

高明將手中寶弓拉滿，對準八景宮猛射，高覺呼呼地吹着三味神風。

眾人一番施為，那八景宮大門卻紋絲不動。

只是一道金光，便將所有攻擊擋住。

眾人見狀，俱都停下手來，六耳獼猴看着八景宮，默默垂淚。忽轉頭對眾人說道：“今正處封神之劫，我等俱在此處，恐有心人算計。倉頡，你將一眾師弟俱都帶回去，緊守山門，不要再出山一步。”

倉頡道：“師兄，我等俱都走了，你一人在此，又能如何？”

六耳獼猴沉默半晌，道：“總得有人守着師傅！流波山也不能有失，你領着師弟們回山去吧。”

倉頡輕嘆一聲，知道六耳獼猴之言乃是對的。慕白元神之軀被老君帶走，不知什麼時候才能脫困，自己等人在這裏也幫不上什麼忙，還不如回山潛修，提升實力，等待慕白元神之軀歸來。

當下倉頡領着柏鑒、高明、高覺、雷震子回山去了。眾人轉頭正遇伶倫，也一起回山去了。

六耳獼猴收了法天像地神通，便在八景宮外盤腿坐下，雙唇張合，靜頌黃庭。

許久、許久，只見一陣柔和的金光從六耳獼猴身上散發出來，一時光風霽月。

八景宮中，慕白元神之軀卻是好端端地坐在一個蒲團上，看着老君一面用芭蕉扇對着八卦爐中輕輕地煽火，慕白元神之軀臉上閃過一陣笑容。

老君看見，索性將手一揚，把芭蕉扇丟給慕白元神之軀，徑自坐上風火蒲團，口中說道：“你去煽火！”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一愣，摩挲着手中扇兒，當下起身來到八卦爐前，學着老君方才一般，輕輕地搖着。

搖了一陣，一屁股坐下地來。對老君抱怨道：“我雖然是俘虜，卻不是奴隸。你八景宮中又不缺少童子，幹嘛巴巴的叫我來煽火。”

老君聞言，笑道：“你門下一眾徒弟在我宮外打鬧，我讓你做點事情又怎麼了？就當是補償一下吧！”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恨地牙癢，暗道：不是你抓我來，六耳獼猴他們怎麼會來你這八景宮？不過貌似當時你也算救我一命，算了，便不跟你計較了。

心底嘀咕着，卻也是搖動着芭蕉扇兒。

老君看見，點點頭，當下閉目不語。

慕白元神之軀煽了一會兒，心下煩躁，對老君說道：“大師伯，你找我來不是就為了打啞謎吧！”

太上老君睜眼說道：“你很聰明，但極不老實！”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一滯，隨即嘻嘻笑道：“我怎麼不老實了？你叫我煽火，我便煽火，可是一點都沒偷懶的喔。”

太上老君嗤笑道：“你趁我閉目，偷偷加大了火力，想要煉壞我這爐丹藥，莫非以為我不知道？”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太上老君無所不知，況且在這八景宮中。慕白的一點小心思，怎麼可能瞞的過大師伯呢？只是老君既然知道我在做小動作，為什麼不阻止我呢？莫非這爐丹藥並非什麼上品！”

老君道：“從我八卦爐中出來的丹藥又怎麼不是上品！只是我要告訴你，這爐中根本沒有什麼丹藥。你在這裏煽火，無論怎麼用心思，不論是想練好，還是煉壞，到頭來都是一場空，你明白嗎？”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臉色一陣變幻，口中道：“有些事情，即便知道結果是一場空，也必須要去做。若是事事委之天命，豈非叫我等引頸就戮？況且老君怎知道爐中沒有丹藥，就練不成靈丹。”

太上老君道：“無中生有，鏡花水月，雖則能成一時迷惑之功，終究是一場夢幻。沒有就是沒有，任你如何動作，也還是沒有。”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原來沒有，不等於將來沒有。即便沒有，放一個進去那不就有了。大師伯又何必以這等言辭搪塞弟子！好了，我不想再打什麼機鋒了，大師伯找我來到底是為了什麼，就請明說吧，若是我能做到的，便盡量去做也就是了。”

太上老君聞言，笑道：“你倒是機靈，可惜用錯了地方。我找你來並沒有什麼要事，從原始天尊手中將你搶過來，無非是因為當年你曾指點過燧人氏鑽木取火，也算是對我有幾分啟發。”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連道不敢。

老君道：“本來就是，何須謙遜！”

頓了頓，又道，“如今商朝國運已盡，西岐大興不可避免。正統如此，已是無法更改。截教已經沒有機會了，你便在我八景宮住下吧，等日後大劫完成之日，我自然會讓你離開。”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急忙道：“道門三教，缺一不可。我截教門人眾多，正是中堅力量。大師伯為道門之長，怎能忍心看着道門敗落下去！”

太上老君睜眼道：“封神大劫，正為我道門去蕪存菁，分辨玉石，豈能算是自毀門牆？”

慕白元神之軀道：“大師伯門下就一名弟子，原始天尊的闡教門人也是渺渺可數。若滅了我截教，如何能抵擋外人入侵？況且目前人闡兩教都欠了人家好大的因果人情，豈能不還。”

老君淡淡地道：“此事我已有定計，你不必再說。”

慕白元神之軀見老君就要將自己趕下去，急忙不顧一切地大叫道：“不就是趁着西方尋訪有緣地機會，安插內應進去嗎？此等招數我都一看就明了，何況接引、准提老謀深算？大師伯，只怕你一番算計終會成空！”

老君聞言一愣，盯着慕白元神之軀看了許久，卻又漠然道：“你果然機靈得緊！不過那都是以後的事情了，今最重要的，還是要將封神之事進行下去，余者都要押后再說，你下去吧！”

慕白元神之軀一甩手中的扇子，怒道：“你到底打算將我怎麼樣！先告訴你，我是絕對不會去西方教的。接引、准提那兩個光頭想來也不會要我。”

老君見慕白元神之軀言語放肆，也不在意，只不緊不慢地道：“誰告訴你我要把你送到西方教去的？”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一愣，暗道：莫非我猜錯了？

忽想到一事，當下說道：“不管你想怎麼樣，反正我是不會聽的，我想大師兄多寶也不會聽從你的。”

老君淡淡地道：“我並沒有想將你怎麼樣，只想讓你在八景宮躲避封神大劫而已。大劫過後，我自然會放你出去。”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追問道：“那多寶道人呢？”

老君閉目道：“他自有他的歸處！”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默然無語，索性放肆地道：“看來你是想將我留着，以後好正面對抗西方教。至於多寶師兄，只怕我先前的猜測不會錯的了。只是師伯你的算盤未免打得太如意了些。你們欠了人家的人情，便要拿我教中師兄弟來還，難道我等就是面人兒，任你搓圓捏扁不成？”

老君聞言，閉目靜坐，默然不語。

# 第1028章 誆騙青牛

慕白元神之軀看得心頭煩悶，連忙道：“好吧，我便依你，我出力來擋住西方教入侵，只是你總得給截教留下幾分元氣吧！”

老君突然睜眼說道：“今通天教主逆天而行，強要阻抗西岐大興，況且又有準提在旁虎視眈眈，時刻不忘度化有緣之人，我能有什麼辦法保全他門下弟子！”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道：“誰說天道正統不在了？殷商國運雖已盡，西周大興乃是天數。然而繼承西周正統地又不是只有一個！姬昌已老，膝下卻有百子，我截教機會多得是！”

“你是想使姬昌諸子爭權，讓天下繼續大亂？”太上老君目光灼灼地盯着慕白元神之軀說道。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一呃，不由笑道：“只要大師伯你不插手，我想我截教單獨對付那幾位還是有把握的，我們速戰速決也就是了。高層的王權爭奪，想來不會牽連太廣。”

“胡說八道！”老君一口回絕道：“若是牽連不廣，封神大劫如何能完？別以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麼注意！無非是花言巧語，想從我這八景宮出去罷了。想都別想，你下去吧！”

言罷，低眉垂目不言。

慕白元神之軀看見，心中實在萬分失望，只得道：“多寶師兄呢？你把他帶到哪兒去了，我想見他。”

老君閉目說道：“不行！你們兩個一個老實重情，一個狡猾難纏，還是不要在一起的好。”

慕白元神之軀嗤笑道：“大師伯是怕我教唆多寶不聽你的擺布么？哼，與其日後勞心勞力地彌補漏洞，不如現在多給我截教一次機會，長痛不如短痛啊！”

老君臉色微微變了變，往宮外看了看，終於沒有說話。

慕白元神之軀只好道：“不能見多寶，我想見見六耳獼猴行不行。”

老君沉默半晌，這才幽幽地說道：“回去吧！不要想太多不切實際的事情。”

慕白元神之軀失望地離開丹房，回到為自己安排的居處，坐在蒲團上，心中實在煩悶透頂。

所幸老君並沒有限制慕白元神之軀的自由，只要在八景宮範圍之內，除丹房外，慕白元神之軀均可隨意走動。

若要走出八景宮，自然便會有一道金光將慕白元神之軀攔住。

被軟禁的日子實在不好過，慕白元神之軀自然是盡可能地享受這微不足道的自由。

每天在八景宮內四處轉悠，卻始終沒有碰到多寶道人。

當下只得每日拜見老君，順便極不客氣地向老君詢問修道中遇到各種疑難。

老君卻也一一解答，做足了道門之長的架子。

閑來無事，慕白元神之軀也學着煉煉丹，反正也出不去了，不找點事情做，也實在說不過去。

不是慕白元神之軀不想一個閉關閉他個千兒八百年的，來個眼不見為靜。只是這心中有牽挂，又怎麼能真正靜下心來閉關呢？

當然，慕白元神之軀住在八景宮也不是沒有好處。煉丹、煉器的手法大大長進了不說，還能隔三差五地找到機會將老君的丹藥成把成把地抓着吃。反正老君煉的丹藥多了，也不在乎這麼些。

不給？那更好，八景宮中材料多得是，咱自己煉。反正老君不是讓學煉丹么，糟蹋了材料那可就不管我的事了。

無量天尊！

太上老君見慕白元神之軀如此憊懶，微微一笑，卻也隨他去了。

於是，慕白元神之軀的煉丹術越發高明起來，連帶着八景宮中一眾童子對慕白元神之軀也漸漸熱絡起來。

為什麼？因為每次慕白元神之軀煉丹，都會將仙丹先分給他們大半，他們能不與慕白元神之軀熟絡么？

如此過了數月。

這日，慕白元神之軀翻看丹書，見到七返火丹那一頁，不覺心中暗喜，忙照書中記載苦心煉了一爐。

看着那紅彤彤的丹藥，將眼一閉、心一橫，抓起一顆就往嘴裏送。

不一時，便昏昏沉沉地睡了過去。

直至七日過後，慕白元神之軀方才醒轉過來。

見此丹果然神異，心中大喜過望。

這日，慕白元神之軀打聽的老君再煉製一爐緊要的丹藥。

當下起身來到八景宮門邊，對看守在此地童子道：“這外面靜坐着的，乃是我徒弟六耳獼猴，兩位仙童可否行個方便，讓我見上他一見？”

那着金衣的童子道：“老爺吩咐，不能讓你出去，也不能讓你見到外人。我二人不過洒掃童子，怎敢違命！”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將往常煉製的丹藥取出一把，遞給二人道：“既是大師伯有命，我也不敢勉強，只是我這徒弟坐在外面，風吹雨打的，我看着實在不忍。你們若念我贈丹之情，便出宮去告訴他，就說是我說的。叫他別在外面獃著了，該幹嘛，幹嘛去！另外，可憐他連月勞苦，將這葫蘆丹藥也帶給他吧！”

兩個童子看着眼前的散發著濃烈仙氣的金丹，俱都忍不住喉嚨發癢。

當下那金衣童子轉頭看向旁邊地銀衣童子，卻見銀衣童子一把將慕白元神之軀手中仙丹抓了過去。

口中道：“既是慕白老爺有請，我等自當遵照。老爺只叫你不準出宮，卻沒有說不准我們帶信你把葫蘆交給我吧，我這便給你送去。”

慕白元神之軀大喜，便將一個碧綠葫蘆交給銀衣童子。

銀衣童子接過，揭開蓋兒看了看，果然是一葫蘆仙丹，轉身開門去了。

不一時，銀衣童子回宮說道：“慕白老爺，我已將話帶到，那葫蘆丹藥也給了六耳獼猴了。他現在已經走了，你該放心了！”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喜不自勝，連忙迴轉房內，靜等消息。

不數日，卻聽宮內人傳說女媧娘娘因宮中開了一盆千恭弘=叶 恭弘蘭花，又從北海得了一件異寶，故而欲請三界有名的大能之人前往鑒賞。

請帖發至八景宮，太上老君見是女媧娘娘相請，不得不去。

慕白元神之軀等太上老君去的遠了，這才收拾一下，施施然來到牛欄邊。

那看守青牛的童子見慕白元神之軀到來，欣然道：“慕白師兄今日又練了什麼丹藥了么？”

慕白元神之軀道：“倒的確煉製了一爐丹藥，你既要，便給你一粒吧！”

說著，將七返火丹取了一粒給那童子。

那童子吃了，不覺昏昏沉沉地睡了過去。

那邊青牛看見，唬地不輕，口吐人言道：“慕白小老爺，你為何要給他毒藥吃！”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這不是毒藥！乃是上等仙丹，他這一睡，七日後醒來，自然受用不盡。你也不必驚慌！我在這八景宮中，能做什麼惡事？”

青牛一聽，果然有道理，又見那童子真的只是睡了過去，笑道：“倒是嚇了我一跳，慕白小老爺煉的仙丹是越來越好的了。”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道：“你想不想要幾顆？我這裏還有好多地！”

說著翻手取出幾粒仙丹，送到青牛嘴邊。

那青牛看見，兩隻眼睛俱都紅了，張嘴吃了個乾淨。搖動晃腦地對慕白元神之軀說道：“還是慕白小老爺懂得憐惜人，我在這八景宮中呆了無數年，總共也就撿到幾回丹藥吃，今番可算是開心了。”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心中暗喜，以言挑之道：“你跟着大師伯這麼多年，竟然也沒有緣分得到仙丹吃么？你知不知道，外面多少人都在羡慕你呢。說你跟着老君，實在是有福啊。若是讓他們知道你在這裏混的這麼慘，恐怕你這名聲可就不好聽了。話又說回來，你服侍大師伯這麼多年，出宮去遊玩過幾次啊？”

青牛苦笑道：“那有什麼幾次，一次都沒有過的，老爺管的嚴着吶！”

慕白元神之軀慫恿道：“既如此，何不趁此時大師伯不在，看守的童子也睡着了，你抽空出去遊玩一番再回來。神不知鬼不覺，豈不是好？”

青牛在八景宮呆的也實在甚為煩悶，聞言不由心動。只是懼怕老君責罰，一時有些躊躇不定。

慕白元神之軀見狀，連忙道：“老君去女媧宮赴會，一時半會兒回不來的。你正好趁機出宮，遲了可就沒有機會了！你就真不想下到外面的花花世界里去玩上一回？”

青牛歪着腦袋想了一會兒，道：“我也想出去玩兒啊！可是這宮中又不止這一個看守的童子，怎麼出的去啊？”

慕白元神之軀道：“這還不好辦？我這裏還有幾顆七返火丹，待會兒給他們一人一粒，保管讓他們全都倒下。你不就可以……嗯，嘿嘿！”

青牛聞言，興奮地道：“好啊好啊！慕白小老爺快去，我青牛若能出去走上一圈，必定好好記着你老的恩情。”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那倒是不必了！只不過我有一個仇人，叫做姬發，乃是西伯侯姬昌的二公子，你若出去，不妨替我教訓一下他。也不用報我名字，你只需兜頭將他打一頓就算報了我的恩情了。”

青牛聞言，躊躇道：“我聽說西岐乃是天命所歸，若打了姬發，恐老爺得知，要教訓我呢！”

慕白元神之軀罵道：“你也忒的膽小！叫你去打他一頓，又沒有讓你殺了他，哪那麼多顧忌！況且那姬發不過是二公子，又不是儲君，打了就打了，你怕什麼？”

# 第1029章 入血海

青牛見慕白元神之軀如此說，這才定下心來，道：“如此，我青牛便替你出這一口氣。慕白小老爺，你快去給那些看門的童子丹藥吃去啊！”

慕白元神之軀微微一笑，轉身去了。

不一時，便將整個八景宮中的童子俱都睡着了。

青牛見狀喜不自勝，提起四蹄便要走出八景宮。

慕白元神之軀連忙阻道：“你就這樣出去？”

青牛疑惑地看着慕白元神之軀道：“還有什麼要準備的？”

慕白元神之軀嗤笑道：“你就這樣光溜溜地出去，什麼都不帶，不怕別人恥笑你啊！”

青牛轉頭看了看自己健壯的身軀，納悶地問道：“恥笑我什麼？我的體格不夠強壯么，還是皮毛不夠光滑！”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你想啊，你可是太上老君的坐騎，服侍了聖人這麼久，這一出去，必然會引人注目。人家要是問你從八景宮帶出了什麼好東西沒有，你怎麼回答。難道回答說沒有？那不是丟八景宮地臉么！所以呢，你得從宮中帶兩件寶貝下去。一來可以護身，二來也可以顯擺威風一下啊。”

青牛聞言，覺得極為有理。當下興奮地轉到八景宮寶庫，取了八景宮燈，又將那把煽火的扇子取走了。

轉頭對慕白元神之軀訕笑道：“慕白小老爺，還請你老慈悲，再給我幾粒仙丹吧。”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心中暗罵道：貪心不足！

笑容滿面地掏出一把仙丹遞給青牛，看着它將仙丹和八景宮燈還有芭蕉扇兒寶貝似的往懷裡塞。

慕白元神之軀調整了一下心態，昧着良心道：“你就拿一盞點不燃的破燈和缺了一半兒的爛扇子出去啊！也虧的你好意思，不怕人笑話！”

青牛聞言一愣，道：“這可是上等靈寶，難道還足以炫耀身份？”

慕白元神之軀撇嘴道：“一看就是破破爛爛的東西，還能怎麼炫耀，這八景宮難道就沒有好東西了么？”

青牛聞言，不服氣地道：“怎麼沒有！老爺的太極圖，八卦爐等等都是了不得寶貝，你不就是被太極圖給抓回來地么？”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臉一紅，道：“那你倒是把太極圖給偷出去啊，你有那個膽量么？”

青牛聞言，眼中閃過一絲猶豫，見慕白元神之軀在一旁戲謔地看着自己，不由道：“我倒是真的知道太極圖在哪裡，只不過那是定住八景宮的至寶，拿不得的。”

慕白元神之軀道：“一件寶貝而已，怎麼拿不得了！”

青牛道：“慕白小老爺，你別糊弄我不知道。沒有太極圖鎮住八景宮，你就跑了，到時我怎麼跟老爺交代啊！”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一呃，暗道：這青牛還是蠻聰明的啊！嘴上卻大叫道：“我好心好意為你打算，你倒疑心起我來了。真是世風日下，牛心不古啊！你既然擔心我跑掉，那好，我也將那七返火丹吃上一粒，就在這八景宮中睡上一覺，你該安心了吧！你不拿太極圖就算了。到了外面，就拿那破燈顯擺去吧，最好被人給笑死！”

一邊說著，邊取出一粒紅彤彤的丹藥，往嘴裏一送。

不一時，便也栽倒在地，呼呼地睡了過去。

那青牛看見，提起前蹄小心翼翼翻了翻慕白元神之軀，見其沒有動靜，又扒開慕白元神之軀嘴巴看了看，果然是真的將仙丹吞進去了。

這才放下心來，嘴裏歉意地嘀咕道：“慕白小老爺，不是我不放心你，實在是老爺吩咐，不敢放你走啊！嘿嘿，你放心，我青牛此次出去，一定將姬發狠狠地揍一頓，替你出氣。”

當下青牛賊頭賊腦地打量了一下周圍的環境，蹦蹦跳跳地來到老君日常打坐之處，念動咒語，只見八景宮中金光一陣閃耀，太極圖顯露出真身，懸在空中。

青牛興奮不已，上前將太極圖收了，這才轉身推開八景宮大門，左右觀望了一陣，兀地四蹄騰空，飛走了。

八景宮中，慕白元神之軀一個翻身跳將起來，“噗”地吐了一口唾沫。

那青牛竟然將蹄子伸到嘴裏來檢查慕白元神之軀到底有沒有吃下那顆丹藥，到讓他始料未及，只得生生地忍受了下來，小小地鬱悶了一把。

慕白元神之軀摩挲着懷中只剩下一粒地火靈丹，想起燧皇贈丹之情，心中也是暗暗感激。

當下飛快地在八景宮轉了一圈，始終沒有找到多寶道人在哪裡。

慕白元神之軀擔心老君察覺之後回來，顧不得許多。抖手將架子上的許多仙丹收進袖子里，身形一閃，出了八景宮，一溜煙兒地跑了。

離了八景宮，慕白元神之軀並沒有立刻迴轉流波山，而是在第一時間去了一趟西昆崙山，轉了一圈之後，下到地府去了。

其實既然從八景宮出來了，老君自然也不會厚着臉皮再來抓人。因而慕白元神之軀心中也不是很急，暗暗打聽清楚了這些日子以來的情況，心中盤算着下一步該怎麼走。

因為上次誅仙劍陣被破，聞仲大軍突然失去了修士的支持，開始漸漸處於下風。

聞仲心中也明白暫時是不可能滅掉西岐的，只是奉命西征，豈能虎頭蛇尾？也只能咬牙堅持下去而已。

然而姜子牙雖說在武藝道術上差的遠，但單論領兵之能並不在聞仲之下，又有闡教一眾金仙相助。

勉強支撐了三個月，等到姬昌將西岐治下二百諸侯的大軍調來，整整六十萬大軍，在姜子牙的刻意安排下，突兀地出現在戰場，將商軍打了個措手不及，潰敗而逃。

聞仲重傷，黃花山鄧、辛、張、陶四將全都戰死。

幸得黃天祥領着七萬催糧的后軍半道殺出，將西岐追兵擋住，這才救了聞仲回五關。

計點敗軍，當初浩浩蕩盪四十萬人馬，加上孔宣的十萬，一共五十萬大軍，如今卻也只有不到十萬人了。

聞仲一邊養傷，自責自己的失敗；一面震驚於西方二百諸侯俱反的嚴峻形勢。

只得發表文到朝歌，請加派援兵。聞仲就在五關整頓兵馬，修葺城牆，防備西岐。

此時西岐上下一片歡欣鼓舞，又一次打退朝歌的進攻，先後打敗黃飛虎、聞仲兩位絕世名將，其中聞仲還是一個時代不敗神話的書寫者。

一時間，西岐上下信心那是前所未有的高漲起來。

於是有臣子上表，請姬昌稱王，姬昌堅辭不肯。

姜子牙領着文武百官再上勸諫，又有雲中子等闡教仙人下山鼓動，鼓吹天命在周，姬昌不得已，改制稱王，國號為周。

當下大肆封賞群臣，姜子牙為太師，領西周兵馬，得專征伐；申公豹為相國，處理內政；南宮適等為大將軍，四賢八駿俱都陞官，西岐上下無不悅服！

至此西面二百諸侯俱歸周朝，天下兩分之勢已經形成。

殷商連續征戰，兵力消耗甚大，一時難以組織起強大的力量討伐。

西岐剛剛建國，內政也有許多繁瑣的地方需要處理，於是雙方陷入難得的平靜之中。

修士方面，截教中人在上次誅仙陣之後，精英弟子全都被通天教主召回了金鰲島，準備布成萬仙陣，再來向其他幾位聖人挑戰。

只是依現在地情形看來，距離萬仙陣之期還有一斷時間。

闡教十二金仙在黃河陣中被削了三花，消了五氣。原始天尊鑒於封神的形勢仍然十分嚴峻，將他們全帶回昆崙山，耗費了許多靈丹精力，勉強都恢復了原有水平。

只是這般取巧，終究會留下隱患，日後這十二金仙的修為進展恐怕會大大的慢下來了。

不過形勢比人強，要度過眼下的殺劫，也不得不如此。

另外，趁着殷商大敗之時，孔宣被准提收走了。此事讓慕白元神之軀心底一陣黯然，卻也沒有辦法。

這段時間，准提四處出擊，不止是孔宣，截教中人好些都被准提帶走了。

雖說除了孔宣外，都只是些外圍弟子，並不動搖截教根基，然而影響卻是極壞。

慕白元神之軀偷偷地在西岐城外的群山中呆了幾天，始終沒有看見青牛前來，心中疑惑不解，懷疑事情敗露，老君已將青牛抓回去了，只得怏怏離去。

來到地府，慕白元神之軀卻並不去陰司大殿，也不找豐都鬼帝，徑直來到血海求見冥河老祖。

駐兵在此的摩羅接着，見是慕白元神之軀到來，臉色也甚為難看，遲遲不肯通報。

慕白元神之軀看見，笑道：“摩羅道友可是還在記恨當年不周山之事？那時貧道年輕識淺，得罪之處還請多多原宥。今我有要事要與冥河老祖商量，此事對血海修羅一族也是大有好處。還請為我通報一下。”

摩羅這才不情不願地去通報了冥河。

不一時，轉身走出，對慕白元神之軀說道：“老祖請你進去，跟我來吧！”

慕白元神之軀微微一笑，隨之走進血海。

卻見血浪翻滾，腥惡撲鼻，天空昏昏沉沉，一片愁雲慘霧，一個血色的抬眼慘淡地照射在無邊無際地血海之上。

空中不時有修羅一族的人群、兵馬往來，倒也是一幅興盛繁忙的模樣。

# 第1030章 慕白的打算

慕白元神之軀看得點頭，暗道這冥河倒也有幾分本事，其本身實力如何暫且不論，但是看他將血海治理的如此昌盛，便知其人確是個難纏的角色。

行不多遠，就見血海深處聳立起一座宮殿，鑲金砌玉，那玉也是瑩瑩的血玉，整個宮殿竟然都是一片血紅色。

在茫茫血海之中，顯出一種說不出的蒼涼莊重的氣勢。

慕白元神之軀看了看，只覺壓抑地很，隨着摩羅降落在宮殿，卻見冥河老祖早在殿前等着了。慕白元神之軀微微一愣，沒有想到冥河竟會親自出宮來迎。

人家給足了面子，慕白元神之軀自然也不能像沒事兒人一樣，當下連忙上前稽首道：“慕白冒昧來訪，攪擾貴地，勞動老祖親迎，心甚不安。”

冥河老祖爽朗地笑道：“慕少監太客氣了！當年你我俱在紫霄宮聽道，本是道友。來此血海，便是客人，我自當相迎。”

慕白元神之軀道：“老祖乃是血海之主，稱霸一方，虎視三界。慕白元神不過山野閑人，豈能相比？今我已不是天庭少監，妖族天庭也早已瓦解。慕少監之稱，實在不敢當了。”

冥河老祖笑道：“不管怎樣，來者是客。我這血海常年難得來幾個客人，自當好生招待。慕道友既來，便請隨我進去詳談如何？”

慕白元神之軀稽首道：“敬聽老祖安排！”

二人進了大殿，分賓主坐下。

冥河看了看慕白元神之軀，突然笑道：“聽聞道友前時被太上老君捉到八景宮去了，不知如何脫困的？”

慕白元神之軀見問，也不隱瞞，將八景宮之中擇個概要講給冥河聽。當然，那些涉及三教內部糾葛的話沒有說的。

冥河老祖聽了，面上閃過一絲奇異的笑容，道：“慕道友倒地確懂得把握時機，太上老君卻也是個妙人兒！我原以為他不過是個刻板人物，不料也有如此狡猾的一面。今番真是大快我心！”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愕然，仔細回想自己逃離八景宮的經過，卻也的確覺得太過輕易。那青牛最後都沒有去西岐搗亂，說明老君的反應還是很快的。

說不定自己這邊一動作，人家早就知道了。畢竟八景宮乃是聖人道場，裏面的一舉一動哪能瞞得過主人。

慕白元神之軀想通此節，不覺心情甚為爽快。

冥河看見，點頭笑道：“慕白道友此來不知所為何事，還請直言！你我也算舊識，不必拐彎抹角。”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此來是想與老祖結個善緣！”

且說慕白元神之軀從八景宮中離開，來到地府，被冥河一說，恍然明白自己能逃出八景宮實屬僥倖。

其實太上老君執掌人教，首要考慮的是人族正統，其次便要考慮道門興衰。

原本老君就打算將慕白元神之軀留着，以後把他推到前台，去找西方教的麻煩，他自己好躲到旁邊充好人。

加上慕白元神之軀在人族興盛的過程中確實也出了不小的力，所以太上老君雖說抓了慕白元神之軀，但還是做足了道門師長的架子，對慕白元神之軀一些不太過分的要求和行為都予以容忍，給了慕白元神之軀在八景宮中極大的自由。

既然在太上老君的計劃中，慕白元神之軀終究是要被推出去戰鬥在維護道門利益的第一線的。那麼這個時間遲早一點，對老君來說並沒有多大的差別，只要慕白元神之軀不死就可以了。

而慕白元神之軀如果能在這般大劫之中將截教實力保存下來一些，無疑日後道門的處境便會好過一些。

因而老君雖說軟禁了慕白元神之軀，卻對他搞得小動作視而不見。反正太極圖放在那裡，他慕白元神之軀若還能逃出去也只能說是天意如此。

若不能逃出去，哼哼，那就乖乖聽從太上老君的安排一步一步來吧！

換言之，就是太上老君為慕白元神之軀畫了一個圈，將他關在裏面，之後便不再管你是不是能走出去了。

走得出去，是你本事；走不出去，聽從安排。

但是不管慕白元神之軀走不走得出去，在太上老君的打算中其實都沒有什麼兩樣。

他慕白元神之軀還得費心費力地保住截教實力，還得與西方教起爭執，還是得落入太上老君的算計中。

只不過一個是被動，一個是主動罷了。

不成聖，終為螻蟻！

在慕白元神之軀眼裡，他一直努力在做好一個下棋者的角色。可是在聖人們眼裡，他不過是一顆棋子罷了。

儘管這顆棋子越來越大，也越來越重要。

但棋子就是棋子，難免要受人擺布，受天下大勢擺布，受整個天道的擺布。

就是他的本尊一樣，無論如何抗衡命運，都只是棋子。到得如今，他甚至不想讓本尊醒來，就這樣以元神之軀在這個世界活着。

永遠的活着！

至少在這裏，成聖的機會更大！

而且太上老君雖說任由慕白元神之軀折騰着從八景宮離開，卻也並不表示他以後就會站在截教一邊。

實際上，從破誅仙劍陣那一刻起，三清情分就算是徹徹底底地完了。

太上老君從自己道統教義出發，選擇了闡教，因果已經結下，不管日後截教如何努力，太上老君恐怕都很難在放下麵皮來與截教講和了。

慕白元神之軀在修羅殿中想着自己的心事，不知不覺竟入神了去。

及至冥河老祖詢問來意，慕白元神之軀方才醒轉過來，當下笑道：“貧道此來，是想結個善緣！老祖可還記得當年蚊道人之事？”

冥河老祖聞言臉色一陣變幻，強笑道：“他是從我血海出去的，我又豈能忘記！我血海絕此一脈，實在痛心！”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貧道此來，專為老祖續上這一脈。”

冥河聞言喜道：“道友此話當真？我知你在誅仙陣中，曾放了一批六翅黑蚊去到西方。可惜那群黑蚊皆被接引老道給滅了，讓我痛心不已。道友莫非還留有幾隻？”

慕白元神之軀微微一笑，從懷中取出一個口袋，展開袋子。

只聽“嗡嗡”之聲不絕，從中飛出數千六翅黑蚊來，在修羅殿中盤旋了一陣，皆被外面血海那無邊無際地血腥之氣吸引，歡快地飛出去了。

冥河老祖看見，心中激動不已，起身追着六翅黑蚊的身影看了看。

轉頭對慕白元神之軀說道：“道友今番使我血海終於種族齊全，此恩，我冥河必然銘記在心。”

說著，冥河轉身回到座上，正色對慕白元神之軀說道：“不知道友此來，究竟所為何事？但有吩咐，我冥河一定做到。”

慕白元神之軀微微一笑，心底將冥河衝口而出的豪言壯語直接過慮掉了，口中道：“貧道此來，非為別事！放出六翅黑蚊，也是天數如此。世間既然生了這一脈生靈，便自然有他的活路。只不過道友也知如今正處封神大劫，貧道卻並非孤身一人，若日後有我門下弟子勢窮前來相投，還望冥河老祖不吝援手，救護一二，貧道便感激不盡了。”

冥河大笑道：“道友真是慈悲心腸！區區小事，自然不在話下。不是我誇口，我這血海即便是聖人全力出手，也未必能攻得破！道友儘管放心。”

慕白元神之軀稽首道：“如此，多謝冥河道友了。”

頓了頓，又漫不經心地道：“前者鯤鵬突然襲擊了西方極樂世界，此事以貧道看來，甚為怪異，不知老祖看法如何？”

冥河老祖聞言，臉色幻化不定，眼睛眨了幾下道：“此事我也知之不詳，慕白道友為何竟對此時感興趣了？”

慕白元神之軀連忙道：“鯤鵬那邊一動作，倒確實是幫了我截教一個大忙，故而貧道欲察知究竟。當年鯤鵬搶了紅雲的鴻蒙紫氣，接着便隱居了起來，數萬年不見，如何竟會突然找上了西方教的麻煩，貧道我百思不得其解，按說他此時應該潛修道法才對啊？西方教與他究竟有什麼解不開的仇恨？老祖你乃是紫霄宮舊人，見多識廣，知不知道鯤鵬與接引、准提之間有什麼仇恨么？”

冥河滴溜溜地轉了一圈眼睛，笑道：“我亦不知他們之間有什麼仇怨！道友既然感興趣，何妨去西方問問鯤鵬。”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老祖說笑了！不過那鯤鵬陡然發威，將西方極樂世界攪得一團糟，還一口氣屠殺了上百萬佛子，接引又豈能容得下他？那鯤鵬此時該是非常窘迫才是。依我看，他遲早也會來投奔老祖，到時候老祖的血海可就是實力大增了。”

冥河老祖道：“借道友吉言。我修羅一族也不能久困於血海之中啊！”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哈哈大笑，冥河亦笑。

當下慕白元神之軀起身告辭，走出血海，心中暗道：冥河老祖一心想要壯大血海一族，卻不知他的修羅族只適合在血海發展，若是一窩蜂湧到人間去，那不是群魔亂舞，全亂套了！

不過以前是我道門三教抵制冥河，冥河知道自己沒有機會，因而也甚為老實。現在看到道門內戰，他冥河如何能坐得住。哼哼，他遲早都會冒出頭的。

反正我截教受四聖打壓，最好的結局也就是保住一部分弟子，大家集體隱居起來，將人間道統讓出去。

冥河就算出手，那也與我無關！

# 第1031章 六魂幡

慕白元神之軀抱着事不關已的態度，極不負責地來到血海挑撥了冥河一番，當下轉身往陰山行去，欲要拜訪一下豐都鬼帝和陰司鬼判。

到陰山和地府走了一趟，一方面拜訪老朋友，一方面也為那些可能隕落卻又不上封神榜的同門們找好退路。

這才飄飄然回了流波山，六耳獼猴早已領着一眾弟子在山外等着了，見慕白元神之軀回來，俱都喜悅。

慕白元神之軀見一眾弟子俱都翹首期盼，心中也頗為感慨，將八景宮中帶出的仙丹取出，眾人歡呼着瓜分了個乾淨，就簇擁着慕白元神之軀進到山中。

等大家的情緒都穩定下來之後，慕白元神之軀喚來雷震子道：“雷震子，你在山中學藝也有十數年了，如今武藝道法俱已學全，可以下山去了。”

雷震子聞言欣然地道：“弟子早想出山相助天祥師兄，今師傅有命，弟子自當遵從。”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道：“不是叫你去相助天祥。”

雷震子聞言詫異地道：“不是相助師兄，那師傅遣弟子下山干什麼？”

慕白元神之軀沉默半晌，道：“你上山多年，可知父親是誰？”

雷震子道：“弟子自懂事起，便在山中，不知父母為誰？師傅今日突然提起此事，莫非弟子父母尚在人世？”

慕白元神之軀道：“當年在燕山，風雷之後降下你來。及至我尋訪到時，你已被西伯侯姬昌抱起，收為義子。此是天數，合該姬昌有百子。今姬昌既已稱王，天命西周當興。你可下山投奔你父，一家團圓。”

雷震子聞言震驚不已，口中喃喃地道：“那我豈不是與天祥師兄分屬敵國？”

慕白元神之軀道：“此事日後自有緣法，你也不必放在心上。你與姬昌乃是父子天倫，豈能因師門之故而絕親情？只是你到西岐，只是認親，不可依仗道法與我截教同門為敵。凡事聽你師兄申公豹之言而行，你可記住了？”

雷震子聞言。慨然道：“弟子蒙師傅養育授藝之恩，豈敢有違師命！弟子這便下山。”

慕白元神之軀忙止之道：“不忙，我尚有東西給你。”

說話間，轉身進洞府將當年從通天教主手中求來的核桃取出，遞給雷震子道：“你把它吃了，自有好處。”

雷震子將之吃了，不一時，長出風雷二翅，面如藍碇、發似硃砂、鷹眼隆鼻，把個雷震子唬的不輕。一眾門人俱都驚訝不已。

慕白元神之軀看見，大笑道：“風雷兩翅開元輩，變化千端起后昆。看此光景，果然不凡！雷震子，你也不必驚訝。來，待我將風雷二翅用法傳授與你，再教你顯隱之法，免得將此異狀露於人前，平白遭人記掛！”

雷震子本來聰敏，不一時將慕白元神之軀所授俱都學全了。

當下縱起風雷二翅，起在空中，騰轉如意，迅疾如風，有風雷之聲。

當下雷震子降落在地，念動口訣將風雷二翅收了，恢復原本形象。對慕白元神之軀拜倒道：“弟子謝師傅傳授妙道玄機！”

慕白元神之軀點點頭，對雷震子道：“你本是稟雷劫之力而生，稟賦超然。我將此寶賜你防身，你可好生使用，勿負此寶威名。”

言罷，將手中雷字玉牌遞與雷震子。

雷震子接過，拜辭而去，慕白元神之軀殷殷囑咐。

卻說雷震子離了流波山，暗中展開風雷二翅，不到一刻便來到西岐。正要落下城中，守城兵卒看見，連忙上報，適逢哪吒巡防，忙來觀看。

只見雷震子懸在空中，周身並無一絲法力波動。

哪吒看得驚奇，縱風火輪飛上半空。大喝道：“來者何人？報上名來！”

雷震子看哪吒形象，心中也常聽蘇全忠等人提起的。當下問道：“你便是哪吒么？”

哪吒聞言道：“既知我名，還不落地投降，好好的給我把來歷說清！”

雷震子聞言，大怒道：“早知你武藝道術不凡，今日相見，先吃我一棍！”

言罷，揮手中黃金棍直取哪吒。

哪吒看見，搖槍來敵，二人就在空中一場大戰。

只見天空火光大作，有風雷之聲，把滿城軍民都看得目眩神迷。

二人在城上大戰，白日里驚雷響動，把西伯侯等一干文武俱都驚動了，齊出來觀看。

見一人與哪吒在半空交戰，騰轉如意，將一條黃金棍使得紛紜如花簇。

眾人大奇。

姬昌便問姜子牙道：“此人是誰？莫非是哪位道長家的小徒！”

姜子牙皺眉不語，旁邊南極仙翁神色怪異。

卻聽左邊的申公豹突然哈哈笑道：“大王何以詢問他人，此人與大王有父子之情，豈有相見不能相識之理？”

姬昌聞言，心中疑惑，連忙相問。

申公豹便上前對空說道：“半空相鬥者，西周文王在此，還不下來拜見！”

雷震子在半空聽得喊聲，往下一看，見一人身穿龍袍，舉止甚有威儀，被眾人緊緊簇擁在中央，連忙將黃金棍一晃，降落在地。

對姬昌拜道：“孩兒拜見父王！”

姬昌聞言，奇道：“壯士何以如此稱呼？”

雷震子道：“孩兒乃是當年父王在燕山收地義子，名叫雷震子。”

姬昌聞言大喜過望，上前將雷震子一把扶起，說道：“不意我兒如今長成這般高大了，又兼有如此道術，實乃我西周之福。你快起來，讓我好好看看。”

雷震子見姬昌如此，心中也莫名感動，不由自主乖乖地順從姬昌吩咐。

當下姬昌打量雷震子，心中着實歡喜，轉頭謂群臣道：“我有百子，其中三十六人習武。惜乎長年征戰，多有損傷。此子乃我螟蛉義子，正合百子之數。今日來歸，實在令我老懷安慰。”

群臣齊來相賀。

姬昌便命排宴，好向家人介紹雷震子。

當日姬昌之母太姜，后妃太姬見到雷震子，俱都稱讚。

伯邑考與姬發等兄長亦來敘兄弟之情，把個雷震子忙的不行。

此後雷震子便在西岐住下來了，每日上殿請安，與國相申公豹交好。因伯邑考好音樂，令雷震子想起山中伶倫，因而沒與伯邑考交厚。

申公豹又叫他疏遠姬發，雷震子乃是個實誠人，也不喜歡心思沉重的姬發，自然而然的便疏遠了。

當下西岐上下一心，國力軍隊大大提升，只等一個契機，便要舉兵攻伐殷商了。

且說西岐立國，自號為周，麾下二百諸侯盡皆俯首聽命。乃整頓兵馬六十萬，日夜操練，待機攻伐殷商。

聞仲在五關，憂心如焚，連忙發表文到東、南、北各處調兵。

東伯侯姜恆楚因女兒為國母，欣然遣兵二十萬前來助戰，南伯侯鄂崇禹因境內連年征戰，只調了十萬兵馬，麾下諸侯尚且多有不服。

此時因為商朝連連戰敗，損兵折將，威信大失，因而諸侯多有懈怠。

只是聞仲等忠臣良將尚多，諸侯不敢不應。

只有北方二百鎮諸侯，因前次殺崇侯虎之時，對紂王多有怨懟之心，因而皆不願發兵。

幸得蘇護多方籌措，也只得十萬人馬前來。

如此，復又得兵四十萬，加上各處關隘調往五關的兵馬，合計不下八十萬眾。

聞仲得了這許多兵馬，心下稍安。

心中雖知西岐有闡教修士相助，自己這邊勝利的希望甚為渺茫，但既是一心為國，卻也顧不得那麼多了。

流波山中，慕白元神之軀眼見兩國之間的大戰便要開始。派蘇全忠下山再次招黃天祥回山，黃天祥拒不肯回，一心只要殺了姜子牙報仇。

慕白元神之軀無奈，只得隨他去了。

一面遣蘇全忠回冀州與其父親團聚，當下起身往金鰲島而去。

慕白元神之軀來到碧游宮，一眾同門俱來相賀其脫困之喜。

通天教主看見，道：“你能從八景宮回來，我心甚安。你來的正好，目今萬仙陣已演練妥當，你可與金靈聖母和雲霄等人一起主持大陣。”

慕白元神之軀稽首道：“雖有萬仙陣，恐仍不是四聖聯手之敵。”

通天教主冷笑道：“此萬仙陣固然不能損傷他等，我另有妙招，必叫他四人知道厲害！”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一愣，暗道：“莫非通天教主要在這萬仙陣中暗藏誅仙劍陣？那到的確是防不勝防！”

正嘀咕着，卻聽通天教主言道：“你隨我來！”言罷起身往紫芝崖去了。

慕白元神之軀連忙跟上。

來到紫芝崖，通天教主指着崖前矗立的一根散發著詭異氣息的物件說道：“此物名叫六魂幡，乃是當年紫霄宮中老師密授得來。今我已祭拜完全，萬仙陣中陡然祭出，即便不能取那四人性命，也必然使他方寸大亂，何愁不能取勝！”

慕白元神之軀看看那六魂幡果然是神妙無窮，心中雖然有所懷疑。但見通天教主自信滿滿，只得道：“既如此，弟子願意替老師掌管六魂幡，必不使之有絲毫差訛。”

# 第1032章 六耳重傷

通天教主看看慕白元神之軀，道：“我本意是叫你主持萬仙陣，由我再布成誅仙陣，配合六魂幡擊敗原始天尊等人，今番一戰定輸贏。也顧不得許多了。你若掌六魂幡，誰來主持萬仙陣？”

慕白元神之軀道：“金靈聖母見識不凡，道行高深，又有烏雲仙、虯首仙、無當聖母、龜靈聖母等人相助，足可調派萬仙。弟子願執掌六魂幡，隨侍老師左右。”

通天教主思忖一二，道：“既如此，你便隨我進誅仙陣，一起會一會四位聖人。”

慕白元神之軀心下稍安，復又道：“老師打算何時布萬仙陣與闡教相會？”

通天教主一邊迴轉宮內，一邊道：“待西岐出兵之時，便在五關之前，布下此陣。”

慕白元神之軀道：“如此，豈非是阻住周兵去路，恐有違天道！我等修道之人，上體天心，既知天命已歸西周，若強行相阻，恐一眾同門心中猶疑。勉強出力，人心不齊，反為不美！”

通天教主道：“此番專為完封神大劫，闡截二教見輸贏，與凡間爭鬥本無干係。不過你所言也是，殷商終不可保，我等最好不要背上違抗天命之名。如此，何時可以布萬仙陣？”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等天下大勢已定，凡間干戈已平，我等方才來解決自己的仇恨，到時便是殺上昆崙山去也可，到時他闡教便不能再以人族正統的名義來指責與我。如此，方才是真正地神仙殺劫，不與凡人相干！”

通天教主聞言，沉思一二，道：“如此，我教中道統卻要毀傷許多了。”

慕白元神之軀道：“為最終得勝，即便損失一點，也顧不得那許多了。況且教中同門的道場多在海外，三大部洲中的弟子並不太多。些許損失，倒也承受的起。”

通天教主道：“既如此，我便召集門人，將各自洞府緊閉，一起來海外聚齊。待凡間大事已定，便殺上昆崙山，見個輸贏！”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心中甚喜，對通天教主說道：“如此甚好。只是我截教教義重情，卻不能眼看着那些在殷商為官的弟子遭劫而無動於衷。弟子願意在外走動，以全截教教義，不使天下人以我截教為膽小不義之輩。”

通天教主看看慕白元神之軀，點頭道：“你若有危難，我自當相救。我聞雷震子已到西岐，你可有什麼打算？”

慕白元神之軀道：“雖則我截教已決意不再參与人間之爭，但卻也不能讓闡教好過。要得天下，豈能不有所付出？老師只管安坐碧游宮，觀看商周之戰便可，弟子先行告退！”

慕白元神之軀出了碧游宮，回到流波山，卻聽六耳獼猴回報道：“接引、准提迴轉西方之後，立馬追殺鯤鵬。那鯤鵬在極西之地經營了許久，手下實力竟也頗為雄厚，竟然也布出了個周天星斗大陣與西方教抗衡。加之鯤鵬飛行速度極快，竟在兩位聖人的追殺下支持了數月。今走投無路，果然率眾投奔了血海冥河老祖，冥河老祖也欣然接納。二人依靠血海，將接引准提擋住，血海的實力卻是大大增強了。”

慕白元神之軀道：“此事與我等暫且沒有什麼關係，說不定還是一件好事。西岐之事又如何了？”

六耳獼猴道：“姜子牙正加緊練兵，準備東征。”

慕白元神之軀道：“前者在地府查閱生死簿，姬昌壽命當有九十七歲，如今尚有三年。彼帝王之尊，我等不似准提那般肆無忌憚，不可輕動。再等三年，或可有轉折之機！”

正與六耳獼猴商議間，忽聽外面仙樂繚繚。

慕白元神之軀將流波山陣法打開一角，見外面站立着一群金甲神人，為首之人卻是隆恩真君。

慕白元神之軀見是天庭來人，走出山外稽首道：“不知真君來此，所為何事？”

隆恩真君道：“特來此傳旨詔六耳獼猴上天庭！”

慕白元神之軀“哦”了一聲，冷笑道：“是昊天玉帝叫你們來的？”

隆恩真君見慕白元神之軀語言輕佻，斥道：“玉帝乃是三界之主，你何敢輕視！況且六耳獼猴本是天庭之神，陛下傳召，理所應當！”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一呃，竟是無話可說，心中暗道：“此必是原始天尊又在對昊天玉帝施壓了！哼，真當我好欺負不成。”

當下稽首對隆恩真君說道：“玉帝有旨，我等不敢不遵！只是凡事當一視同仁。闡教南極仙翁亦在天庭為官，何以長久以來逗留西岐？若要六耳獼猴上天庭，你便先將南極仙翁也召回天庭再說。”

言罷，轉身回山，不再看隆恩真君等人一眼。

隆恩真君見慕白元神之軀如此放肆，心中生怒，便欲要動手。

卻見流波山迷霧散開，露出裏面的護山大陣來，只見陣中殺機隱隱閃現，如真似幻。

隆恩真君看得心驚肉跳，默然半晌，只得領着手下天兵回去了。

昆崙山玉虛宮中，原始天尊驀地睜開眼睛，嘴角不自覺地笑了笑。

白鶴童子看見，心中奇怪。

卻見原始天尊復又閉目靜坐，白鶴童子雖然疑惑不解，卻也只得閉口不言。

流波山中，六耳獼猴正密切監視着申公豹和雷震子的動向，免得二人突然遭遇不測。

突然只覺心神一動，隨即大叫一聲，雙手捂着耳朵哀嚎不已。

慕白元神之軀看見，大驚失色，連忙上前察看。

卻見六耳獼猴抱頭倒在地上翻滾不已，痛哭哀嚎，兩道黑血從耳朵溢出，順着六耳獼猴指縫中流下來。

斑斑血跡，怵人眼目。

慕白元神之軀一見之下，心頭巨震，慌忙俯下身去將六耳獼猴抱在懷中，將丹藥取出不要命地往六耳獼猴耳朵處塗抹。

六耳獼猴兀自掙扎不已，慕白元神之軀連忙將手在六耳獼猴額頭上揉着，心中慌亂，仿如失魂落魄。

六耳獼猴漸漸地不再哀嚎了，安靜地蜷縮在慕白元神之軀懷中，一動不動。

慕白元神之軀心中一陣酸楚，小心翼翼地輕聲道：“六耳，你……，怎麼樣了？”

六耳獼猴在慕白元神之軀懷中擠了擠，沒有說話。

慕白元神之軀默然，將六耳獼猴抱的緊了緊，強忍着心裏的悲痛，然而眼中的淚珠卻是忍不住一顆一顆掉落下去。

擁着六耳獼猴歪坐在流波山中油油的青草地上，二人安靜地不發一語。

四周靜謐無聲，山外狂風卷浪，與流波山嶙峋的山石猛烈地撞擊，發出驚濤駭浪地聲音。

天空雲層低沉壓抑，俄而雷鳴萬里，化為暴雨傾盆而下。

慕白元神之軀擁着六耳獼猴，看着流波山大陣緩緩運轉，將狂風暴雨盡皆擋在外面。

看了一陣，揪着的心漸漸平復，低頭輕聲說道：“六耳，我們去碧游宮！”

說著，慕白元神之軀將六耳獼猴抱起身來，感受着六耳獼猴毛髮中傳來的熱量，慕白元神之軀心下稍安。

轉頭對安靜地侍立在一旁的倉頡等人說道：“你們留在山中，緊守洞府，不得外出！”

言罷，駕雲往碧游宮而去。

慕白元神之軀來到金鰲島，一眾門人見慕白元神之軀懷抱一人，神色難看的嚇人，不由都沉默地讓開路來，臉上滿是好奇和關切地打量着。

慕白元神之軀沉默地抱着六耳獼猴進了碧游宮，對通天教主泣拜道：“還請老師出手，救救六耳獼猴！”

通天教主聞言起身，將慕白元神之軀拉了起來，低頭一看六耳獼猴傷勢，臉色狂變。

半晌，轉身坐回丹犀之上，不發一語。

慕白元神之軀臉上的表情從希冀漸漸變成失望，心中壓抑，不死心地道：“難道老師聖人之尊，也不能治好六耳？”

通天教主輕嘆了一口氣，道：“若是尋常傷勢，自然可以解救。只是這六耳異術，乃是先天所生，所謂：尚聆音，能查理，知前後，萬物皆明。如此神通，奪天地之造化，逍遙三界之外，不受天道法則所羈。一旦損傷，如何能救得回來？”

慕白元神之軀只覺懷中六耳獼猴渾身一陣顫抖，不覺心如刀絞，不欲再讓六耳獼猴聽道別的言語。

當下哽咽着對通天教主說道：“如此，弟子告辭！”

言罷轉身離開碧游宮。

通天教主看着慕白元神之軀落寞的身影，嘴角張了張，也只得輕嘆一聲，不再言語。

宮外已經聚集了大批教中同門，眾人看着慕白元神之軀懷抱六耳獼猴神情蕭索地從宮中走出，俱都沉默不語。

慕白元神之軀感受着眾人地淡淡的關切，低下頭去，沉默地分開人群，走了。

連通天教主都說六耳獼猴的傷無法可治，慕白元神之軀也就絕了再四處尋訪高明之士的念頭。

無比憐愛地將六耳獼猴抱回洞府，輕輕地揉着他毛茸茸的腦袋，看着六耳獼猴兩隻眼睛亮晶晶地望着自己，清澈透明。

慕白元神之軀想起當初在洪荒與六耳獼猴初次相識的情景，那時六耳獼猴也是躺在慕白元神之軀懷中，兩隻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慕白元神之軀。

想着想着，心底竟是無比悲哀。

# 第1033章 太乙黃龍隕

“還有一個人！”慕白元神之軀輕聲細語地對六耳獼猴說道，“還有一個人一定可以治好你的傷勢！只是他非天地大劫不出，紫霄宮遠在天外，位置又隨着天道運轉而變換不定。他不想見別人，別人就永遠不要想找得到他。”

“我今要做的，就是儘快將他逼出來！天地大劫？封神難道還不夠大么！看誰先把誰逼瘋吧！”慕白元神之軀對着六耳獼猴喃喃地說道。

卻說西岐立國，积極發展生產，整軍備戰。

聞仲在汜水關，發文各處調來援兵，麾下共計八十萬眾。又往朝歌徵調了二十萬奴隸為兵，許之立功之後去除奴籍為民。

聞仲聲明軍紀，提高賞格，宣傳殷商正統，由是士氣大增，皆願死戰。

聞仲見麾下兵馬士氣頗高，又見西周國力發展極快，況且大軍屯於五關，國內空虛，若避而不戰，遷延日久，難免使天下宵小見機而暗中蠢蠢欲動。

加之聞仲也念念不忘剿滅西岐，雖說希望不大，但拖得越久，西岐越強，到時更是無法收拾。

因而聞仲自思，便欲再次領兵討伐西周。只恐對方闡教修士厲害，不得成功。

忽聞侍衛來報，流波山慕白元神之軀真人到來。聞仲大喜，連忙出府相迎。

慕白元神之軀入得聞仲行營中，不待聞仲發問便道：“今西岐發展甚快，你何不趁此時兵精糧足再行討伐？遷延日久，賊勢猖獗，反為不美！”

聞仲聞言道：“弟子早想討伐西岐，奈何闡教金仙相阻，恐有疏訛！師叔既至，可有以教我？”

慕白元神之軀道：“你只管領兵西征，我當隨軍相助。”

聞仲大喜，便即調派兵馬，準備征討。

城中黃天祥聽得慕白元神之軀到來，連忙拜見。

慕白元神之軀撫慰了一番，對聞仲道：“我先離開，待大軍到達西周之時，再來相助。此去金雞嶺，有一人名叫魏賁，武藝不凡，你可收入帳下。由此往北，去崇城大道上有一飛鳳山，山中有三將結寨自守，名為文聘、崔英、蔣雄，皆有萬夫不當之勇。足堪為將，你可往收之。”

言罷，飄然而去。

聞仲聽了慕白元神之軀之言，連夜去將四將請了過來，果然個個武藝不凡。

聞仲大喜，便令擇吉日整兵六十萬進發西岐。

慕白元神之軀卻往孟津，尋訪鄔文化，已備後用。

且說聞仲領兵來到西岐城下，連番叫戰。

西岐城中有道術的將領以哪吒韋護為首，凡人將領以南宮適為首。

聞仲軍中有黃天祥、七首將軍余化、哈將軍陳奇等人。

其他凡將，個個武藝不凡，倒也打得難分難解。

這日，聞仲又領兵到西岐城下挑戰，魏賁走馬上前，城中南宮適出戰，不到三十回合，魏賁生擒南宮適回陣。

聞仲見狀大喜，便命將南宮適斬首號令轅門。

姜子牙看見大怒，便令哪吒出戰魏賁，二人戰不數合，黃天祥知哪吒勇猛，走馬出營前來助戰。

城中韋護也出，被陳奇擋住。

金吒、木吒也來助戰，被余化、文聘等人攔住廝殺。

土行孫縱短棍下城來打，龍鬚虎看見，就在陣上發石向土行孫劈頭打去。

土行孫手忙腳亂，只得土遁在地，不得出力。

那邊黃天祥與哪吒數次交戰，早已知對方深淺。二人交馬不數合，便放法寶。

哪吒乾坤圈本比不上通天教主親賜的穿心鎖，被黃天祥奮力打落在地，復又祭穿心鎖來打哪吒，哪吒一手將混天綾祭出，纏住穿心鎖，一手發金磚來打天祥。

黃天祥抬手將竹箭祭出，射住金磚。

二人各施本事，卻是勢均力敵。

且說陳奇與韋護交戰，剛一照面，陳奇便將手中盪魔杵一擺，身後三千飛虎兵搶出，只聽陳奇“哈”的一聲，腹內一股黃氣噴出，韋護猝不及防，被黃氣打中，昏昏沉沉地落下馬去。

三千飛虎兵一擁而上，來抓韋護。

地下土行孫看見，連忙縱土遁將韋護救回城去了。

陳奇見走了韋護，大怒，連“哈”數聲，只見黃氣噴涌，向金吒、木吒、哪吒噴去。

金木二吒應聲落馬，只有哪吒分毫未損。

土行孫急來救時，陳奇麾下飛虎兵已將木吒捉去，只搶的金吒回城。

姜子牙見門人失利，連忙收兵。

龍鬚虎看見，不依不饒連發巨石來打西岐城牆。

只見天空磨盤大的石塊如雨點一般打在城上，將城牆震的不住搖晃。

姜子牙憂心如焚，眾軍民只覺西岐危如累卵，人心惶惶。

卻見南極仙翁將浮塵一甩，在空中垂下道道絲絡，護住西岐城。

龍鬚虎巨石無功，只得收了法術。

聞仲見姜子牙閉城不出，心中大怒，傳令就於城下將木吒斬首，刀斧手正要行刑，卻見半空中突兀地垂下一根繩索，正是普賢真人地長虹索，將木吒捆走。

聞仲看見，驚疑不定，只得傳令收兵。心中自思：今普賢真人已到，不知其餘金仙是否也到了？慕白元神之軀師叔何日能來？

正想之間，忽聞轅門士卒來報：慕白真人到來。

聞仲連忙出營來迎，卻見慕白元神之軀身後站着一人，身高數丈，手持排扒，甚為兇惡。一手抓着兩個包袱，殷殷有血溢出。

聞仲仰頭看了看慕白元神之軀身後之人，暗暗咂舌，殷勤地將慕白元神之軀迎了進去。

慕白元神之軀指身後之人說道：“此人名叫鄔文化，力大無窮，我特請之相助聞太師。”

聞仲大喜，便命鄔文化為監糧官，坐鎮后軍。又問鄔文化手中包袱中是何物？

鄔文化咧嘴一笑，將兩個包袱展開，卻是圓滾滾兩顆漆黑的人頭。

聞仲仔細一看，認得是前次破十絕陣的黃龍真人和太乙真人，不由既驚且喜，轉頭看向慕白元神之軀。

原來慕白元神之軀自離了汜水關，又找到鄔文化，便來到二仙山麻姑洞專程來找黃龍真人。

這黃龍真人乃是十二金仙中法力最弱的一位，本身又無厲害的法寶防身。

慕白元神之軀有備而來，含怒出手，三十萬根松針飛舞而出，將黃龍真人打了個千瘡百孔。

慕白元神之軀割了黃龍真人首級，交與鄔文化提着，便來到乾元山。

慕白元神之軀命鄔文化手提黃龍真人首級，在金光洞外行走。

此時聞仲已與西周在城下大戰，太乙真人得了消息，正要趕去支援。猛一抬頭看見一個身高數丈的大漢手提人頭在洞外行走。

太乙真人看得疑惑，便要上前詢問。

陡然認清那首級正是黃龍真人，不覺大怒，便要抓住鄔文化質問。不妨腦後一陣惡風，只聽“嗵”的一聲，太乙真人應聲倒下地去。

慕白元神之軀手持打神鞭現出身影來，看着地上太乙真人腦漿迸裂的屍身，輕嘆一聲，暗道：今日用六耳獼猴地招數殺了太乙真人，也算出了一口惡氣。

便也割了首級，一併交與鄔文化提着，復又進洞將三枚火棗收了，就與鄔文化一道來到聞仲軍中助戰。

聞仲聽了慕白元神之軀講述，心中着實驚訝。

慕白元神之軀冷笑一聲，便命黃天祥：“將此二個首級懸挂轅門號令，以震懾敵軍！掛好之後，你便回來，我尚有一物與你。”

黃天祥將黃龍真人和太乙真人的首級掛上轅門，復又回來，靜聽慕白元神之軀吩咐。

慕白元神之軀思忖一二，從懷中掏出三枚火棗，對黃天祥說道：“這三枚火棗乃是今番的意外收穫，食之可得三頭六臂，戰力大增，你可願意？”

黃天祥聞言道：“弟子一心為父報仇，既有如此奇術，豈能不願！”當下接過火棗吃了。

不一時，只聽得黃天祥周身一陣響動，復又長出六隻手來，共是三頭八臂，叉叉丫丫的，聞仲等將官俱都看得驚異。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今番搶了別家的寶貝，倒也算你一場造化。你隨我到營後來，我將顯隱之法傳你，順便熟悉一下八臂的功夫。”

黃天祥應諾，便隨慕白元神之軀去了。

師徒二人傳完道法，慕白元神之軀便取出一對陰陽劍，一把化血刀，並那把風芭蕉扇一併交與黃天祥，連銀槍、穿心鎖、竹箭一共七劍兵器法寶。

那銀槍需要兩隻手方才能發揮出許多精妙，因而慕白元神之軀並未多給。

當下黃天祥便在營后練習新學的本事。

不一時，煉的熟了，方才隨慕白元神之軀一道又回了中軍。

且說西岐城中，闡教金仙匯聚一堂，卻少了太乙真人、黃龍真人、赤精子。

廣成子見三人均不至，對眾人說道：“當日誅仙陣中，赤精子師弟被伶倫暗算隕落，道行天尊也被龍吉公主捉去，幸得老師出手方才救回。想來實在令人無限悲惶！今太乙真人和黃龍真人俱不至，不知何故？”

話未了，探馬來報，商軍轅門有兩顆首級號令。

廣成子聞言，失聲驚道：“不好，兩位師弟俱都隕落了！”

眾門人聽說，悲憤不已。

只聽哪吒大叫一聲，涕淚俱下，便要出城搶回太乙真人首級。

# 第1034章 慕白隕落

懼留孫連忙制止道：“今我等不知下手之人是誰！若對方躲在聞仲軍中，暗中下手，你這一去，豈不是落入套中？還是等夜間命土行孫前去將二人首級偷回來。我們明日見陣，方是正理。”

哪吒傷痛萬分，被金木二吒拉着走了。

當夜，懼留孫將土行孫叫來，對其說道：“你趁夜，去將兩位師叔的首級取回來，務要小心，快去快回！”

土行孫領命而去，來到殷商轅門，從土中冒出頭來，細細打量了一下周圍情景，不見異常，這才鑽出地面，縱起身子去取轅門高桿上的首級。

剛升到高處，卻聽地下人聲鼎沸，聞仲、黃天祥、陳奇余化等人湧出，將土行孫團團圍住。

陳奇“哈”的一聲噴出腹中黃氣，土行孫越在高處，無法施法。被這黃氣一打，昏昏沉沉地掉落下來。

只有軍士早備好了一張大網，將土行孫網在裏面，半點不沾地。

聞仲見捉了土行孫，大喜過望。便要斬首號令，免得夜長夢多。

卻聽黃天祥道：“我師父叫暫且留着土行孫，只須符印鎮住，懸挂轅門便可。”

聞仲聽說，便任由黃天祥施為，當下將土行孫掛上轅門。

聞仲命眾將加緊巡防營寨，自回了中軍大帳來見慕白元神之軀，詢問有何打算。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我正欲用小的引大的出來，豈能隨便斬殺！”

且說西岐城中，廣成子等正在等待消息，忽聽懼留孫叫道：“不好！土行孫行蹤泄露，已被商軍捉了。”

眾人聞訊，心中更是惶惶不安。

懼留孫便要前去救回土行孫，廣成子道：“今土行孫失陷，敵情不明。明日見陣之後，打聽清楚對方究竟是誰，我等才好應對。”

眾人正爭議間，忽聽天空有鶴鳴之聲。

白鶴童子降落下來，對眾人說道：“掌教老爺已知一眾同門遇難，對方下手之人乃是慕白。此番劫難，亦是天數使然。今我已從八景宮中大老爺處求得太極圖，掌教老爺又賜下盤古幡，此番務必要斬殺慕白。”

正說著，雲中子亦到了。當下便由雲中子持太極圖，廣成子等九人執掌盤古幡。

眾人就在姜子牙府中靜坐，等待天明。

次日，聞仲中軍大帳之中，慕白元神之軀睜開眼睛喃喃地道：“闡教中人竟然都來齊了！”

當下起身對聞仲道：“今番我去見陣，便不用大軍跟着了。你可傳令大軍打點行裝，若我失利，不要猶豫，立刻領兵撤退，緊守五關，留鄔文化押后便可。”

當下慕白元神之軀出轅門，將土行孫提在手中，往西岐城而去。

西岐城中，雲中子等闡教金仙也從靜坐中醒來。

當下雲中子對姜子牙說道：“今番我等前去與慕白交戰，不需要普通兵卒，子牙只須約束門中弟子，在城中等待消息便可。”

姜子牙點頭應是，當下雲中子領着九位金仙出城而去。

哪吒也欲出城，被姜子牙命金木二吒死命攔住，終不能出。

晴空萬里，慕白元神之軀手提一人，大袖飄飄地來到，對面雲中子等人也站立整齊。

雲中子上前道：“慕白，我闡教弟子犯了殺戒，理當在這紅塵之中受煎熬。你截教無拘無束，逍遙自在，何必屢次三番與我教中同門過不去？”

慕白元神之軀冷笑道：“雲中子，你不要巧言開脫。你闡教金仙犯了殺戒，不就是想拿我教中同門完你的殺劫么？大家心知肚明，你又何必說這些虛偽地套話！既是身處劫中，大家各憑本事求生路罷了，反正封神榜終須有人去填，不是你們，便是我們，何必廢話！”

雲中子輕嘆一聲，道：“如此，你殺我教中二位同門，前者伶倫又殺了赤精子和楊戩，這般仇怨倒是難解了。你我相識於洪荒之時，貧道是的確不想與你為敵，奈何天意如此，實在令人徒呼奈何！”

雲中子搖頭嘆息着，與廣成子等九人成雁形陣將慕白元神之軀圍在中間，便待動手。

卻見慕白元神之軀突然笑道：“懼留孫，你不要你徒弟了么？”

說著，將手中土行孫一揚。

懼留孫見狀，咬牙怒道：“卑鄙！我那徒兒不過百年道行，你以大欺小算什麼本事？”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這可不是我以大欺小！你這徒兒自恃本領，前來偷營，乃是被聞仲抓住的，與我何干？貧道我憐惜他修行不易，不欲使之受刀斧之禍，故而帶他來見你。何以竟對我惡語相向？”

懼留孫恨怒不已。

廣成子忙道：“凝神靜氣，不要中了對方之計。”

懼留孫這才強自鎮定下來。

雲中子抖手將太極圖祭出，定住周圍的空間，又顯出一座金橋將一眾門人俱都護住。

廣成子取出盤古幡奮力一晃，一道混沌之氣便向慕白元神之軀打去。

慕白元神之軀看得目瞪口呆，這太極圖護身，定住空間，再用盤古幡肆無忌憚地攻擊。

這，這還有什麼打的？

攻擊，攻不破太極圖；防禦，盤古幡威力強悍。

這，根本就是個挨打的局面嘛！

而且有太極圖在，連周天星斗大陣都沒辦法發揮威力。

慕白元神之軀見狀，心頭無名火起，索性把心一橫，抬手將土行孫橫在胸前，欲要用他來抵擋盤古幡。

適逢慈航道人執掌盤古幡，奮力一搖，旁邊的懼留孫阻止不及，那混沌之氣早已發出，將土行孫打成飛灰，一道真靈溢出太極圖的空間，往封神榜上去了。

慕白元神之軀只覺手中一輕，土行孫已經消失了，當下一愣。

抬頭見那邊闡教中人都憤恨不已地看着自己，不由自主地分辨道：“這可不干我的事，這是……”

話未說完，只聽懼留孫大叫一聲，抬手將捆仙索祭出，要來捆慕白元神之軀。

慕白元神之軀條件反射似地將手一揚，一道金光飛出，早已將捆仙索收了去，正是落寶金錢。

懼留孫見收了法寶，更是大怒，劈手將慈航道人手中的盤古幡奪過來，提起法力猛力搖動了七下。

但見道道混沌之氣激射而出，將慕白元神之軀全身罩住，雲中子也催動太極圖，欲要定住慕白元神之軀。

慕白元神之軀連忙提起法力，取出小芭蕉扇將全身護住，聚寶盆也顯了出來，接連擋住四道混沌之氣。

眼見剩餘三道便要打中自身，一咬牙，提升全身法力祭出打神鞭。

重重鞭影，金光閃閃，頂上三花慶雲，熠熠生輝。

慕白元神之軀大羅金仙頂峰的修為，硬碰硬之下，竟然也只是擋住一道混沌之氣而已。

及至第二道飛來時，慕白元神之軀已是法力耗盡，吐血倒飛了出去，奄奄一息。

眼看着第三道混沌之氣就要飛來了，慕白元神之軀已是法力告馨，當下瘋狂地大叫一聲，渾身上下肌肉鼓突突地隆了起來，只聽“轟”的一聲巨響，在混沌之氣撞上慕白元神之軀的一瞬間，慕白元神之軀自己也運轉巫族秘法，直接將肉身自爆了。

雲中子等闡教金仙眼看着那一道炫目地光芒衝天而起，將太極圖定住的空間也撕裂了一道縫隙，金橋一陣晃動。

光芒過後，卻不見了慕白元神之軀。

眾人沉默半晌，道行天尊道：“他……，死了么？”

雲中子等人的臉色俱都舒緩下來，輕輕噓了一口氣。

此番闡教門人一起出動，還用了太極圖和盤古幡兩件至寶，若還不能殺掉慕白元神之軀，那闡教金仙的臉面可就真的算是丟盡了。

當下雲中子抬頭看向天空中的白鶴童子，卻見白鶴童子點點頭，回身往封神台上去了。

眾人都在靜靜地等着，等着白鶴童子察看的結果。

八景宮中，太上老君驀地睜開眼睛，臉上閃過一絲玄奧的笑容，復又緩緩地閉目靜坐了去。

金鰲島，通天教主彈身從丹犀之上站起身來，眾弟子正驚訝間，卻見通天教主復又心平氣和地坐了回去。

玉虛宮中，原始天尊地的微笑漸漸凝固，冷哼一聲，閉目不語。

媧皇宮，女媧娘娘抬頭看了看西岐方向，輕嘆一聲，不再言語。

西方極樂世界，接引和准提對視一眼，默然不語。

良久，准提起身道：“截教門中，多法力高強之輩。我等若不出手，終究不能取勝。”

接引緩緩地道：“此事自有原始天尊費心，我等只須引渡有緣之客便可。他又不曾來請我們，若是主動出手，這情分便要淡上許多了。再等等吧！”

卻說白鶴童子從封神台上察看回來，對雲中子等人搖了搖頭。

眾人見狀大驚，廣成子不甘心地道：“他竟然沒有上封神榜，可能么？”

一眾門人俱都面面相覷，驚訝不已。

懼留孫道：“他既不上封神榜，難道轉世重修去了？”

廣成子沉吟道：“依其根性而言，若死必上封神榜。今既榜上無名，恐怕仍然活着。”

眾人聞言，一陣默然，心裏俱都沉甸甸的。

此時西岐城外，聞仲卻已拔寨起行，收兵回五關去了。

姜子牙在城中聽得消息，知道是雲中子等人得勝，連忙調兵追擊。

# 第1035章 元神之軀也斬三屍

大軍追至金雞嶺，看看商軍后隊人馬在望。領兵而來的姬叔明、姬叔升大喜，急忙催兵掩殺。

卻見商軍后隊之中走出一個身高數丈的大漢，手持一根巨大的排扒對着西周軍馬一陣橫掃，如入無人之境，頓時將西岐大軍打得人仰馬翻。

姬叔明和姬叔升見狀大駭，正要勒兵後退，鄔文化早已殺到面前，抬手一個排扒打將下來，將姬叔明二人打成肉醬。

西周大軍驚慌失措，抱頭鼠竄。

及至姜子牙整頓好大軍趕到，鄔文化早已不見了蹤影。只得收了兩位殿下的屍身，黯然領兵而回。

且說流波山中，倉頡、伶倫、柏鑒、高明、高覺、龍吉、蘇妲己，還有剛剛恢復精神的六耳獼猴等人皆圍站在後園地那株鱗翅五針松前，面帶關切之色。

只聽倉頡對着那株松樹恭敬地道：“師傅，你的傷勢有沒有好上一點了？”

就見那鱗翅五針松上突兀地顯出兩隻眼睛，聳拉着眼皮瞪了倉頡兩眼。突然地發出聲音罵道：“該死的雲中子！該死的闡教金仙！我好不容易在生死邊緣斬了一屍。我容易么我！竟然就這樣被搞得肉身自爆了去。要不是預先將元神寄託了一絲在這顆松樹上，今番恐怕就要上封神榜了。哎呀，真是時運不齊！”

一邊抱怨着，卻也是在心中暗想着，如果不是自己有先見之明，只怕是自己不但要隕落，連帶本尊都將暴露出來。一旦本尊暴露出來，依其目前的修為，完全就是如同螻蟻一樣！

其實，就在他的元神之軀自爆肉身之時，也嘗試着打開寶葫蘆空間，嘗試着去讓地書碎片轉動。

遺憾的是，一切都是徒勞，就算是面對眾修的同時攻擊，面對那些強大的先天之寶攻擊，不但寶葫蘆空間依舊如初，甚至其上連半點痕迹都未曾留下。

此時此刻，慕白不得不開始去思索這寶葫蘆到底是什麼來歷，到底擁有什麼樣的不凡之處？

甚至連地書碎片的存在，他都開始懷疑了。

倉頡等人聽得慕白元神之軀抱怨，本不敢言語。

忽聽得慕白元神之軀說到斬屍，不由精神一振，連忙詢問。

原來慕白元神之軀當時在生死邊緣，眼看着那道混沌之氣便要打中自己的身體，心中長久以來積累地怨氣和憤恨一股腦兒湧起。

從穿越而來之前的被鎮壓，甚至差點隕落，到穿越后的鬱悶，再到化形之後被追殺，再到不周山下被眾人欺負，再到妖族天庭之時，面對大劫的種種無奈、悲傷與掙扎，滅族之禍下的苟且偷生，東皇、帝俊隕落時的悲憤與彷徨，算計成空后地無力感，再到近來身處封神大劫之下的重重壓力。

苦苦掙扎，及至想到六耳獼猴雙耳失聰，自己出山報復卻又面臨絕地。心中的那抹不甘與憤怒終於醞釀到了極致，竟是堵在胸口，熊熊燃燒起來。

當下慕白元神之軀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滿腔的憤怒與不甘化為對這個天道地嘲諷和對命數的蔑視。

一時間，慕白元神之軀紅着眼睛，運轉巫族秘法調起身體最後的力量，發動了這一生第一次不計一切代價與後果的攻擊——自爆了。

當時慕白元神之軀內心充滿了毀滅地慾望，就像一個破罐子破摔不計一切代價的瘋狂的賭徒。

剝離了一切算計與虛偽，赤裸裸地表現出內心的怒火，欲要與天地一同毀滅，即使毀滅不了，也要炸出一個窟窿來，也要讓寶葫蘆出世，也欲讓一切迴轉。

必定，這隻是一道元神！

只是慕白本尊都未曾想到的是，這道元神已經成長起來，而且是成長得比本尊還要厲害，還要強大！

甚至可以說，如今的這具分身，早已經超越了慕白本尊的一切，他是元神之軀，更是那隻松鼠的修鍊之軀，是那隻松鼠化形之後獨立存的一名修士。

與妖修唯一不同的是，這隻松鼠的元神乃是慕白的！

就在那瘋狂地一刻，慕白元神之軀只覺靈魂深處有什麼東西剝離了出去，渾身上下一陣輕鬆，整個人竟是無比清爽乾淨了起來，腦海中一片空靈。

早已耗得乾乾凈凈的法力竟從靈魂深處迅猛無匹地流出，重新溢滿了整個元神。

奈何，已經晚了，自己這幅肉身自爆了開去，自爆的威力撕開了太極圖定住的空間，將混沌之氣擋了一擋，慕白元神之軀的元神便這樣輕輕鬆松地逸出，迅疾無匹地迴轉了流波山，附身在早已做好了手腳地鱗翅五針松上。

早在慕白元神之軀決定出流波山去找闡教中報復之時，他其實便想到了自己此舉有可能激怒原始天尊。

然而欲要成功引發天地大劫，不激怒原始天尊又怎麼行已？已自己大羅金仙的實力，就是想要毀天滅地那也是做不到地呀！

慕白元神之軀既然早就想到了自己可能隕落，因而也做了一番準備，便是將自己本就是元神的元神剝離了一絲，混合了自身精血，用妖族秘法祭煉，將之與鱗翅五針松合在一起，變得氣運相連。

這般施為，其實和煉製分身差不多。但是單純地分身乃是處於被支配地位，不與本體氣運相關。

分身死了，本體頂多受一點創傷，而本體死了，分身自然也就跟着消亡了。

然而慕白元神之軀這樣的祭煉卻是不同，那是直接把自身的氣運命數與鱗翅五針松相合了，只要自己沒有魂飛魄散，那麼無論是在天涯海角，那一抹真靈都會被吸引着回到鱗翅五針松的樹體上來。

當然，若是慕白元神之軀魂飛魄散了，或是鱗翅五針松被有心人挖斷了根兒，二者便都會死了，這是個雙生共存的方法。

幸虧鱗翅五針松生長在流波山，被一眾弟子嚴密看護了起來。

幸虧有封神榜在，所有劫中之人都不會擔心被打得魂飛魄散。

即便傷的再重，封神榜也會護住你的一絲真靈。

然而，還有一點不能確定，那就是身死之後，那一抹真靈到底是先被封神榜吸收了去，還是先被共生的鱗翅五針松帶回？

慕白元神之軀一直心有猶疑，直至最後，被逼地無法了，方才狠下心來自爆。

萬幸的是，絕境之中，慕白元神之軀竟斬屍成功，順利地將惡屍斬出，實力頓時暴漲，靈魂深處用來壓制惡念的力量瞬間釋放出來，將元神重新注滿。

一個元神借妖獸之軀而修的修士，不但能夠修鍊到大成的境界，更是在關鍵時刻出現了斬三屍的情況，而且一次性就將惡屍斬掉！

此事，慕白本尊都感覺到迷茫無助，感覺到自己反到有點像是這道元神之軀的分身了！

在元神重新注滿的那一瞬間，即便封神榜再來收取，慕白元神之軀也有足夠的力量去抗拒。

修道之人最主要的便是元神的力量，若是法力不在了，只餘一道真靈，那麼便是任人宰割了。

也幸虧慕白元神之軀先將法力耗盡了，只得以巫族秘法來自爆肉身，而沒法自爆元神，方才能順利斬出惡屍，用暴漲的實力逃迴流波山，寄居在鱗翅五針松上。

當下慕白元神之軀將自己斬屍的過程想了一遍，對倉頡等人說道：“我將肉體丟棄了，目前只得寄居在這棵松樹上，行動甚為不便。你們倒是給我想個辦法，重塑一個肉身啊！難不成要我一直呆在這樹上，成個木頭人啊。”

其實，於他來說，如果能夠打開寶葫蘆空間，自然就能夠取得最佳的肉身了！

遺憾的是，就算他如今已經見得了聖人，已經與聖人交上手，但是依舊無法破開寶葫蘆空間的封印，無法記地書碎片啟動。

隨着歲月的流逝，他開始推測和懷疑起自己所擁有的寶葫蘆以及地書碎片這二物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來歷，到底擁有什麼樣的不凡之處。

無論這二物到底是什麼樣的，又或者有什麼樣的來歷，慕白都已經不太相信寶葫蘆乃是葫蘆娃世界之物，就算是要手取得，也開始懷疑了；而那枚能穿越的碎片，他也開始懷疑到底是不是地書碎片。

當所有思緒在腦海中飛過時，倉頡為難地開口說道：“可是師傅，弟子等法力低微，到哪兒給你找副肉身來啊！要不弟子去一趟金鰲島，請掌教老爺出手。”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一陣鬱悶，心底卻在暗暗奇怪自己地脾氣怎麼突然變得這麼壞了。

不是斬了惡屍了么？照理說應該變好才對啊！而且自己也地確感覺神清氣爽，可是就是管不住自己的想法。

不由暗道：莫非是因為剛剛斬屍，因而不太適應？又或者是因為與本尊產生的關聯之故？

思及至此，見倉頡還在等着吩咐，便道：“去吧去吧！小心一些，快去快回。”

倉頡聞言，駕雲往金鰲島去了。

慕白元神之軀在流坡山中百無聊奈地等着，正想開口與幾位徒弟說說話，卻見天空中一物迅疾地從西北飛來。

“轟”地一聲砸在流波山護山大陣之上，破開陣勢，猶自余勢不息，直向著慕白元神之軀所在的鱗翅五針松轟然砸下，其勢無可抵擋！

# 第1036章 元神之軀重塑

慕白元神之軀大駭，連忙催動元神，大叫一聲道：“四靈匯聚陣！”

此言一出，就見伶倫、龍吉、六耳獼猴與柏鑒、高明高覺等人迅速散開，分站在鱗翅五針松、黃中李、苦竹、葫蘆這四大先天靈根旁邊，各念動口訣，兩手結印，組成陣勢。

慕白元神之軀心念一動，聚寶盆金光大放，懸浮在四大靈根中間，瘋狂地吸收着天地間的靈氣。

四大靈根各發出一道先天乙木之氣衝天而起，在聚寶盆上方匯聚在一處，形成一個青蒙蒙的巨大的防護罩。

一時間，整個流波山方圓萬里之地的地脈全被四大靈根強有力的根系給吸收了過來，浩浩蕩盪地支撐着那個青蒙蒙的防護罩。

但見大浪翻滾，山河動搖。

聚寶盆金光過處，將天地間靈氣掃蕩一空，以流波山為中心，方圓萬里之地一時日月無光，白晝為夜。

只聽一聲巨大的轟鳴，流波山整個的陷入海中十餘丈深，空中的那件法寶卻也被擋了下來。

慕白元神之軀等人一看，正是三寶玉如意，滴溜溜地在空中打了個旋兒，復又倒飛而回。

卻見流波山空間一陣晃動，通天教主突兀地顯出身形，抬頭看了看遠去的三寶玉如意，咬牙怒道：“原始！幾次三番出手傷我門人，我與你勢不兩立！”當下轉頭對慕白元神之軀問道：“怎麼樣，你們沒事吧！”

慕白元神之軀苦笑一聲道：“還死不了！老師，你快幫幫我啊。弟子現在寄居在這松樹上，行動實在不方便的很。”

通天教主哈哈一笑道：“你小子果然不錯，竟然趁此時斬去了惡屍，估計原始天尊這個時候是氣瘋了，所以才不依不饒地追到流波山來。嗯唔，你怎麼還不出來？”

慕白元神之軀疑惑地道：“弟子現在只剩下元神。寄居在這樹體上而已，怎麼出來啊！”

通天教主笑了笑，抬手將懸在空中的聚寶盆取下來，另一手隨意一招，變出一個爐鼎來，復又抬頭對慕白元神之軀道：“把你那顆火靈丹給我！”

慕白元神之軀連忙催動法力，將那顆火靈丹送到通天教主面前。

通天教主取了火靈丹，抬手投入爐鼎之中。

復又在四大靈根之上各取了一截枝椏藤蔓，按三才、依五行，兌龍、坎、虎，也投入爐鼎之中。

抬頭對慕白元神之軀道：“你這流波山遠在海外，葵水之力極盛，又養育了四大先天靈根，乙木之氣濃厚到了極點，正好培育你這一點心火。”

說著，通天教主兩手結印，聚寶盆緩緩轉動，將靈氣不斷往爐鼎之中灌入，鼎中丹火旺盛。

不一時，通天教主收了印訣，用手一指。

爐鼎之中飛出許多黏稠之物，散發著清香，淡淡晶瑩的青色外面籠罩了一層火光，顯得甚為妖異。

卻見那黏稠之物迎風化為一具肉身。

通天教主大喝一聲道：“慕白，還不歸體，更待何時？”

慕白元神之軀在松樹中看見，不覺大喜，連忙將元神一搖，化為一道金光注入肉身，伸手蹬腿，活動了一陣，只覺甚為如意。

當下對通天教主拜道：“弟子謝老師大法相救！”

通天教主笑道：“無妨！無妨！你既斬了惡屍，顯出來我看！”

慕白元神之軀將身一搖，泥丸宮中逸出一個道人。

只見此人渾身長毛，獠牙外突，兇惡絕倫。

此正是慕白元神之軀惡念所化，生死之際斬出，因而成了這個形象。

站在一旁，猶自惡狠狠地看着通天教主和慕白元神之軀。

慕白元神之軀看了一陣，也覺得心中不爽。更是與自己本尊所擁有的惡念之屍大相徑庭。

卻見通天教主抬手將惡屍收了，對慕白元神之軀道：“前者你用共生之法將氣運命數與這鱗翅五針松相連，此法雖奇，卻也甚險，況且已被他人知道，恐遭算計，終為不美。再者有外物羈絆，也不利於悟道。今既有惡屍，正可行替代之法，將這惡屍頂替了你，把你從這氣運命數之中解脫出來，從此恢復自由身，你看可好？”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大喜，自無不同意之理。

這共生之法雖可趁一時之威，然而終究也是一種羈絆。況且還遭人惦記，平白多出一個軟肋來，能夠去除，當然最好。

就見通天教主抬手一指，將慕白元神之軀惡屍打入鱗翅五針松的樹體之內，代替了慕白元神之軀本體，從此慕白元神之軀惡屍算是寄托在了這株先天靈根上了。

慕白元神之軀抬頭看了看鱗翅五針松，臉上表情一陣變幻，暗道：不知日後這棵松樹結的果子會變成什麼模樣？

卻見通天教主轉頭對慕白元神之軀笑道：“當日紫霄宮中籤押封神榜之時，道祖曾言：我道門之中凡未斬三屍者，均身在劫中。今你已斬了一屍，便已脫了劫難。你可有什麼打算？”

慕白元神之軀道：“弟子雖已斬屍，然而在紅塵之中的因果早已結得大了，此時即便想抽身而出也做不到了。再說，雖然斬屍成功了，便可以不上封神榜，但卻仍有隕落的可能，弟子不敢大意！”

通天教主聞言頷首道：“你能這樣謹慎就對了。你在外行走，屢次遇險，我也難免有救援不及的時候，你自己小心！這三張替身符你拿着，危急之時或可拖延一二。”

慕白元神之軀連忙接過，送通天教主出了流波山，方才回來。

且說聞仲領兵回到五關，鄔文化前來稟報斬了西周兩位殿下。

聞仲大喜，便為鄔文化表功。

旁邊黃天祥思及慕白元神之軀戰敗，生死不知，心中惶惑難安。

聞仲看見，連忙安慰。

黃天祥便欲告假往流波山探視，正說之間，忽聞傳令兵來報：慕白真人到了。

黃天祥聽說，連忙衝出行營來見。聞仲隨後也出，見慕白元神之軀拉着黃天祥的手笑吟吟地走進營來，聞仲連忙見禮道：“當日得知師叔被闡教眾人圍攻，弟子心中着實挂念。今日見師叔無恙，弟子心方安定。”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當日確實兇險！不過倖免於難，反倒是頗有所得。”

聞仲道：“全賴師叔洪福！師叔此來，不知所為何事？”

慕白元神之軀道：“非為別事，我知你時刻不忘征討西岐，特再來相助。”

聞仲奇道：“前次征伐西岐，無功而返，耗費無數錢糧。今番又要征伐，師叔可有把握獲勝？”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看了看一下聞仲，突然道：“聞仲，你曾在金靈聖母門下學道五十年，一身道行已直逼仙道，可知天數運轉？”

聞仲聞言，默然良久道：“弟子隱約中也感受到了天道走向，殷商國運恐怕是真的已經盡了。然而弟子受先王重恩，位極人臣，豈能委之天命而抽身自保？終不過馬革裹屍，以報國恩罷了！”

慕白元神之軀聽了此言，沉默了一會兒，道：“西岐的憑仗不過是城高池深，商軍主動攻伐，吃虧不小。若論兵精將勇，其實兩邊差別不大。西岐城屯有重兵，又與五關正面而對，況且乃是首惡，故而商軍每次攻伐，都是直接到西岐城下討戰。今西岐城中匯聚了西方諸侯六十萬大軍，姜子牙精通兵法，防守毫無破綻。太師何不避實擊虛，放棄西岐城，轉而攻擊其他諸侯。待姜子牙察覺，發兵救援，再與之野戰。勝也好，敗也罷，也可一戰而定。”

聞仲聞言，皺眉道：“避實擊虛！倒是頗有道理。只是西岐城正當大道，大軍若要繞過去，難保不被姜子牙察覺。況且如此深入敵境，糧草軍需之物也很難齊備，恐難持久，終被敵所算！”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搬運糧草之物，對我等修士來說，不過區區小事，你又何必如此在意？我這裡有一個葫蘆，足可盛放數十萬大軍三年用度之糧，你可拿去使用。今我倒是不太好直接出手相助於你了，你自己須得保重。若戰事稍有不如意處，便即退回五關堅守，今殷商天下卻是少不得你了。”

言罷，慕白元神之軀轉身勉勵了黃天祥一番，駕雲而去，卻是徑往八景宮而來。

守門的童子看見，連忙迎上來道：“老爺請你進去！”

慕白元神之軀隨之入宮，老君坐在蒲團之上，聽得童子稟報慕白元神之軀到了，睜開眼睛道：“你還是來了！”

慕白元神之軀稽首道：“大師伯萬安！慕白此來，卻是多謝大師伯援手之恩。這可是我自己來的，不是俘虜，大師伯不會再把我軟禁起來吧！”

太上老君微笑道：“如今你已斬屍，便已脫了封神之劫。正該緊守山門，靜頌黃庭，何故還要四處行走，沾惹紅塵？”

慕白元神之軀道：“弟子早已不知沾惹了多少紅塵因果，豈是斬了一屍便能了結清楚的？況且這封神大劫早就不是單純的封神了，封神只須三百六十五上榜便可完成。然而看那幾位的意思，分明是想滅了我截教。慕白即便已跳出封神殺劫，卻也跳不出這滅教之禍！”

“再者……”慕白元神之軀嘴角含着一縷譏諷道，“我大師兄多寶道人不是也斬屍成功了么！如今還不是做了階下囚，被大師伯關在八景宮中？”

# 第1037章 空算計一場

太上老君聞言，嘆息道：“縱觀道門三教弟子，目前得以斬屍者，除我門下玄都外，卻是只有通天門下有你和多寶二人。原始門下雲中子雖是福德之仙，修行日久，卻還不及你們。其他諸人原本都還可以，只是受了混元金斗之劫，又強行提升了法力，恐怕斬屍終究是無望的了。”

慕白元神之軀正色道：“一個教派要發展興盛，本來就需要強大地基礎。我截教有教無類，雖說在別人眼裡有些不分根性，但是天生萬物，各有各道，相輔相成，豈能一概以根性而論？目今數次爭鬥，單憑教中弟子，雲霄、趙公明、金靈聖母。烏雲仙……還有孔宣等人，無一不是遠超他教門人遠甚。屢次惹的聖人不得不出手為自己門下解困，徒讓人遺笑。此豈還不能說明問題？”

太上老君閉目道：“說完了？盛極而衰，乃是天道至理。況且封神榜終須有人去填，你既已跳出劫中，便回山潛修去吧！這樣至少封神大劫，你可以安然度過了。”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苦笑一聲，稽首道：“慕白多謝大師伯提攜。若非大師伯暗中以太極圖相助，慕白恐怕也不能如此順利的斬出惡屍，逃過封神榜的束縛。斬屍的兇險，慕白經歷過，自然十分明白。大師伯成全之恩，弟子銘記在心。只是大師伯既然刻意要保住慕白元神之軀性命，以待日後之用，何不索性大方一點，保全截教一門上下？”

太上老君閉目不語。

慕白元神之軀只得轉身走出八景宮，臉上卻陡然洋溢出笑容，對守門的金銀童子道：“兩位小童，我這裏還有許多仙丹，你們可要？”

說著不待兩個童子反應，將懷中丹藥抓了一把，塞在二人手裡。

抬頭對着八景宮內大呼道：“弟子多謝大師伯援手之恩！大師伯的吩咐，弟子記下了，絕不敢或忘。”

兩位童子聽得莫名其妙，慕白元神之軀卻哈哈一笑，駕雲去了。

這番在八景宮外的動作，不過是演給那幾個暗中監視地人看的。

只是一時興起的惡作劇，妄想挑動原始和西方教二聖猜忌老君。即便不能挑起猜忌之心，也要噁心他們一下，出出心頭的悶氣。

八景宮中，太上老君緩緩睜開眼睛，臉上顯出一絲無奈的笑容，復又安詳地垂目靜坐了去。

此時的慕白元神之軀卻已駕雲往北俱蘆洲媧皇宮而去了。

來到媧皇宮，彩雲童子出宮道：“娘娘請你進去！”

慕白元神之軀隨之入宮，女媧見了，笑道：“倒要恭喜你斬屍了。”

慕白元神之軀苦笑道：“我不過機緣巧合，終究只是人家算計的棋子，有什麼好欣喜的？慕白此來，卻是因為近來推演天數，察知妖族中人也有幾個與封神榜有些關礙，故而前來探問。”

女媧娘娘奇怪地看了看慕白元神之軀，對其能以斬一屍地修為在這般大劫之中推算出天數頗為吃驚。

當下道：“當日道祖曾言，封神大劫牽連甚廣，其中確實有一部分是我妖族中人。大劫起時，我也曾多方籌劃，你是知道的。”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連忙道：“當時是慕白妄為，打亂了娘娘的布置，實在罪過！”

女媧笑道：“與你無關，我妖族避居北俱蘆洲，所謂應劫之人不過是三大部洲中的新生妖族，即便有一些上榜，也不傷根本，你不必感到為難與不安。”

慕白元神之軀小心地道：“當年的梅山袁洪他們怎麼樣了？”

女媧沉默片刻，道：“他們的修為倒還不錯，只是還需歷練。這七人出身梅山，正是我妖族中的應劫之人。不過此時他們俱在北俱蘆洲，觀今形勢，只要避世不出，想來並無大礙。”

慕白元神之軀盤算着現在的封神形勢，雖然西周立國，闡教算是終於站穩了腳跟，也有了與殷商叫板的本錢。但比起商朝的家大業大，西周依然顯得弱小。

修士方面，幾次大戰，闡教弟子莫不大敗，若不是黃河陣有聖人出手，引得四聖會破誅仙陣，此時闡教修士恐怕已經死傷殆盡了。

今四聖聯手打壓截教的局面已經形成，截教在通天教主的領導下退守海外，伺機反擊。

截教雖然失利，實力猶在，誅仙劍陣並未有損傷，萬仙陣也能擋住聖人一段時間。

然而明眼人都看的出來，在絕對的實力對比方面，截教雖然人多勢眾，卻已經處於下風了，畢竟聖人不是靠着人多就能戰勝的。

誅仙劍陣號稱非四聖不能破，反過來說，只要集齊了四位聖人，沒有其他助力的話，誅仙陣那就絕對能破。

慕白元神之軀心下比較了一番，若是太上老君不出手，誅仙陣對付其他三位聖人，還能小勝一把。

若是太上老君出手，使出一起化三清之法，或是祭出太極圖，即便只有三位聖人，便也要陷入苦戰了。

何況老君出手，其他三位聖人又豈會不出手？

說到底，老君身為道門首徒，自身道法精奇不說。手握太極圖這等至寶，又有天地玄黃玲瓏寶塔，先就立於不敗之地了。

所以不管慕白元神之軀如何造勢，在面對四聖打壓的情形下，還能屢屢進攻，打得西岐只能被動應戰。頂尖力量不夠，就註定只會失敗。

慕白元神之軀也算想明白了，自己再如何折騰，頂天了也就是給其他聖人找找不自在而已，最終的決定勝負的還得是聖人。

當然，慕白元神之軀的努力也不是沒用的，至少讓那些看低截教教義地人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

慕白元神之軀拜訪八景宮，雖然老君沒有明說，但他感覺的出來，老君似乎也在漸漸開始認同截教有教無類，萬物平等，各有各道的教義了。

至少，到目前為止，慕白元神之軀已經聽不到那種帶有蔑視語氣的“你不過是截教！”之類的話語了。

至於慕白元神之軀需要的天地大劫，在斬去了惡屍之後，方才猛然驚醒，若是真的自己一手主導了個天地大劫出來，那這個業力足以讓慕白元神之軀萬劫不復，身化灰灰了去。

到得那時，只怕是就連寶葫蘆和本尊都將一併化為灰燼！

如此一來，自然就是得不償失了。

“順其自然吧！”慕白元神之軀這樣安慰自己，按照原來地歷史，在封神大劫即將完成的時候，鴻鈞道祖是會走出八景宮現身人間，為三教解釋怨仇的。

到時，若是自己不死，自然可以求洪鈞老祖救治六耳獼猴，可以一探其到底是不是就是那個控制着命運的天道！又或者，這其實全都只是洪鈞再下的一盤棋？

那個時間，倒也不是太久。

慕白元神之軀這樣想着，卻見女媧娘娘看了看自己，欲言又止。

忙恭敬一揖，問道：“娘娘有何話，直接吩咐便可，慕白無不遵命。”

女媧娘娘道：“前者你將陸壓從我這裏領走，何以他竟會到了西崑崙，又與闡教中人攪在一起了？”

慕白元神之軀道：“此事娘娘日後自知！陸壓的身化長虹之法十分奇妙，加之道法高深，應該不至於有什麼不妥吧！娘娘可是有什麼感應？”

女媧娘娘道：“近來確實心神晃動，不知何故！你要小心在意。”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默然良久，至其斬屍之後，只覺神清氣爽，天道漸漸明晰，元神之中的鴻蒙紫氣漸漸活躍起來，在慕白元神之軀的元神之中順着奇妙絕倫的軌跡運轉，玄之又玄，不斷加深着慕白元神之軀對天道的感悟，使慕白元神之軀越來越向天道契合。

今聞女媧娘娘說自己心神晃動，當下慕白元神之軀也略有所感，起身稽首道：“娘娘，慕白打擾多時，這便告辭了。”

言罷，起身出了媧皇宮，往西岐方向看了許久，終究拿不定注意下一步要怎麼做？自己地算計在以前看來完美無缺，可是被女媧娘娘一提醒，慕白元神之軀卻才猛然發覺，申公豹、陸壓等人身處的兇險環境。

他們雖然已經打入了西岐內部，行動卻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申公豹在西岐十數年，一直不敢行差踏錯半步。雷震子身為姬昌百子，偏生出自自己門下，難免也會左右為難。

若不是姬昌對雷震子甚為喜愛，恐怕姜子牙就要強命他出戰了。

而陸壓，卻是慕白元神之軀借了女媧娘娘來做擋箭牌，雖然也算混進了西岐的圈子，暫時沒人發覺，但天下無不透風的牆，若是哪天原始天尊也來個心血來潮，算出了陸壓的來意。

恐怕到得那時，原始天尊惱怒之下，真會來個殺雞儆猴。

陸壓明面上地身份乃是西崑崙散人，自己和女媧娘娘恐怕連報仇都沒個借口，只能吃個啞巴虧了。

當下慕白元神之軀心中暗暗自責，自己這些年真是專註於封神大劫之中去了，竟忽略身邊眾人的處境，不知不覺中便將他們陷入了兇險的境地。

天知道，自己當時不過大羅金仙的修為，哪來地那麼大膽子！

# 第1038章 聞仲應劫

慕白元神之軀駕雲緩緩地在天空飛着，想着心事，暗道：如今申公豹和雷震子都是靠着姬昌的信任和喜愛方才得保無虞。

然而姬昌命不久矣，姜子牙手握西岐兵馬，若要強行扶持姬发上位，別人也無法可想。到時國家大權皆出姜子牙之手，要殺申公豹和雷震子當真是不費吹灰之力。

“須得早定對策，讓申公豹和陸壓跳出局中方可！”慕白元神之軀望着西岐方向，心中想到。

慕白元神之軀想着想着，不自覺地搖了搖頭，暗道自己還真不是一個合格的謀划者。為求勝利，漠視手下人生命的事終究會覺得不忍。

但也禁不住轉念暗罵自己虛偽，為什麼當時身在劫中之時，便能狠得下心去叫申公豹去卧底？

慕白元神之軀在心底拷問着自己。

其實既然身在劫中，那自然是有危險的，不止是自己，申公豹、陸壓、雷震子等等，都可以算是應劫之人。

出來拼搏其實都是正常的，你不出來，縮在山中潛修，那大劫該找到你時還是會找到你頭上。

只不過慕白元神之軀斬了惡屍，跳出封神之劫以後，轉念再去看自己身邊的人，就不由自主地想把他們從危險的境地中撈出來。

這，正是境界不同導致的觀念轉變。

那時候是自身難保，現在自己跳出來了，當然就會想着怎麼把自己的人也拉出來。

慕白元神之軀想着，掉頭往常羊山方向而去。

降落雲頭，找到刑天，開門見山地說道：“刑天大巫，別來無恙。貧道此來，想請大巫幫個小忙！”

刑天譏嘲地笑道：“又有什麼陰謀詭計需要施展？有就快說！”

慕白元神之軀笑了笑，開口道：“慕白想請大巫去西岐一趟，暗中看護着我那兩個徒弟，免得有什麼閃失，救援不及。”

刑天奇怪地看了看慕白元神之軀，道：“你這次竟然不是叫我去砍人，真是奇事！好吧，既然是我欠你的，這人情總得還，我這就去西岐。”

慕白元神之軀抬手將一面盾牌遞給刑天，道：“這是當初大巫與我交易的信物，此次頗有兇險，便將此物也帶去吧！”

刑天接過盾牌，撫摸着那古樸厚重的牌面，臉上露出緬懷的表情，兩手一摩，將盾牌收了。

對慕白元神之軀說道：“你是怕我實力不夠，保護不了你那兩個徒弟吧？哼，這盾牌本就是我的東西，早就該物歸原主了。”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一呃，沒好氣地道：“好心當做驢肝肺！行了。下次有事再來找你。”

言罷駕雲回金鰲島去了。

且說刑天收了干戚神兵，晃悠悠地來到西岐，運起秘法變做普通人族中的大漢形象，悄悄地投入申公豹府中做了個家將，每天就在申公豹府中喝酒酣睡。

申公豹知其厲害，卻也不去管他。

金鰲島中，此時卻是熱鬧非凡，截教弟子三三兩兩地匯聚一處，談經論道，互相啟發。

慕白元神之軀見此興盛光景，心下也自安心，徑入碧游宮來見通天教主。

通天教主看慕白元神之軀到來，笑道：“你來地正好，萬仙陣已演練精熟，六魂幡也祭拜完全，我截教已經做好了準備，只等與原始一戰定輸贏了。”

慕白元神之軀稽首道：“一切自有老師做主！”

當下慕白元神之軀便在金鰲島熟悉萬仙陣的誅仙陣兩個大陣的運轉和排布方法，以應對未來的決戰。

西岐，聞仲大軍摧城拔寨，連下西周十七城，滅十七個小諸侯的戰報送入朝堂。

姜子牙聞報大怒，諸侯聯軍人心惶惶，皆來求戰。姜子牙也知道不能放任殷商大軍在國境內如此囂張，於是立馬點齊了大軍，準備救援自己治下的諸侯國。

探馬得信，報入聞仲中軍。

聞仲大喜，沿路埋伏，殺敗了周軍前鋒兩支兵馬，及至姜子牙親領大軍到來，聞仲卻已收縮兵力，依託新佔領的戎城構置防禦。

此時商軍六十萬深入西周國境，結寨自守，賴着不走。

姜子牙也領兵六十萬欲要擊敗商軍，將敵人驅除出國境。

如此一來，兩邊便在戎城相持了起來。

不同的是，此時卻是姜子牙在野外結寨，欲要攻拔被聞仲佔領地城池，而聞仲卻是不慌不忙修葺城牆，似乎有與周兵打持久戰的打算。

於是從整個大戰略上，商軍主攻，已攻入西周國境，連滅十七國。而在小戰場上，卻是姜子牙不得不咬牙猛攻。

而聞仲據城而守，欲要最大限度地消耗西周的實力。

事實上，聞仲軍中有三年用度的軍糧，兵精糧足，他也並不焦急。反倒是西岐這邊，為了保家衛國，初始時一腔熱血，戰意高昂。拖得越久，卻是越為不利。

然而雙方兵力相若，聞仲刻意拖延，姜子牙也無法可想，只在營中愁眉不展，苦苦思索而已。

忽士卒來報，闡教眾金仙到來，姜子牙慌忙出迎。

剛一見面，廣成子便笑道：“我等奉玉虛符命，下山下助，今番必絕聞仲性命！”

姜子牙聞言大喜，便問詳細。

廣成子笑而不答，姜子牙也不好過多詢問，只得皺眉道：“今番聞仲再來攻伐，不知有沒有截教修士前來支援。”

廣成子聞言，沉默片刻道：“我等從玉虛宮出來之時，也曾問過老師。老師說截教眾人已全部退居海外，想來應該不會有人會出山相助聞仲的了。”

姜子牙道：“慕白呢，流波山慕白道人會不會再次下山？”

廣成子道：“慕白與我等前次一戰，僥倖逃脫，今已斬去惡屍，不在封神大劫之中，想來應該不會再出山的了吧！子牙不必擔心，若其出山，老師自然會傳下方法克制其人。”

姜子牙聞慕白元神之軀斬屍，心中一驚，卻也暗暗慶幸。也覺得慕白元神之軀既然已經跳出劫中，自然不會再來沾惹紅塵了。不由放下心來，便與廣成子等商議如何擊敗聞仲大軍。

戎城，聞仲在行營之中看着城外突然升起的強大磅礴的氣勢，不由憂心如焚，暗道：當日慕白師叔曾言，要我稍不如意便退回五關堅守。

誰料在此激戰數月，便引來了闡教金仙，今如何覓得良法退走？

聞仲在行營中皺眉苦思，忽聞傳令兵來報：姜子牙遣人前來下戰書！聞仲得書，暗道：“正可大戰一場，若是失意，便趁機而走！”

當下聞仲批回：三日後決戰！

送走來使，聞仲便召集麾下將領商議，只說三日後決戰，務要準備妥當，暗中卻命吉力、餘慶二人領兩支偏師，預先準備歸計。

這日，聞仲將大軍調出戎城，就在城下與姜子牙大軍對峙。

陣上姜子牙指責聞仲興無名之師攻擊鄰國，聞仲大罵西周乃是數典忘宗的叛逆之輩。

雙方話不投機，很快便殺在一起。

西岐有闡教金仙相助，賜下許多法寶，文殊廣法天尊用遁龍樁遁住鄔文化，金吒手起一劍，將鄔文化斬殺。

余化使戮魂幡正自大發神威，被哪吒一乾坤圈打傷脖子，復一槍刺死。

木吒祭吳鈎劍上下紛飛，闡教金仙不住施法將商軍中有道術的人束縛住。

將不能稱勇，士氣大跌，商軍大敗。

聞仲見勢不妙，將手中金鞭一揮，黃天祥領前軍向前猛衝，拖住姜子牙等人，聞仲卻將中軍向戰場側翼運動。

姜子牙看見聞仲要跑，連忙分左軍來追，被吉力、餘慶領兵殺出擋住。

三將護着中軍，脫離戰場，往五關而行。

黃天祥顯出三頭八臂，將哪吒、韋護、金吒、木吒全都裹住廝殺，使之不得領兵去追聞仲。

待聞仲去的遠了，黃天祥方才虛晃一槍，準備撤退。

卻見天空中有一物落下，金燦燦的，耀人眼目，正是遁龍樁。

黃天祥大驚，連忙放出穿心鎖抵擋，一手抓起芭蕉扇奮力一搖。

呼呼大風吹起，面前與自己打鬥的哪吒、金吒等人一眨眼全都消失不見了。

黃天祥心中也自發毛，連忙使遁術追趕聞仲。

此時聞仲卻領着大軍在西岐的崇山峻岭之中穿梭，一路東行，漸漸竟迷失道路。只得遣人不斷打探，知已偏離西岐大道，行到北邊的山路之中了。

聞仲心中着急，後有追兵，當下只得硬着頭皮往前趕路。

有熟悉地理的士卒來報，知此山路可通青龍關，聞仲大喜，就命大軍往青龍關而去。

不一時，行到一路山嶺。

聞仲騎墨麒麟行走在前，猛抬頭見嶺上大書三字：絕龍嶺！

聞仲見此驚駭欲絕，左右看視，不妨一聲雷響。

聞仲腳下土地掀翻，升起四十九根通天神火柱來，高有三丈，長圓有丈余，按八卦方位：乾、坎、艮、震、巽、離、坤、兌。

每根柱內顯四十九條火龍，翻騰不已，將聞仲圍在當中，火勢甚為兇猛，烈焰飛騰。

聞仲大驚，連忙掐避火訣催動墨麒麟飛騰起來，欲要離開此地。

豈知此火乃是三味真火，終南山練氣士雲中子震洞之寶。

# 第1039章 西周亂

聞仲大驚，連忙掐避火訣催動墨麒麟飛騰起來，欲要離開此地。

豈知此火乃是三味真火，終南山練氣士雲中子震洞之寶。

聞仲哪禁得起此火，剛剛飛升而起，廣成子站立半空，將翻天印兜頭砸下。

聞仲連同墨麒麟一道，俱被通天神火柱化為飛灰。一道真靈溢出，往封神台上去了。

身後陳奇、文聘、蔣雄等將見狀大驚，救援不及，又見半空中雲中子與廣成子二人收了法寶，不言不語。

陳奇驚疑不定，與文聘等人商議一二，領兵從別處去了。

且說黃天祥擺脫哪吒等人，一路收拾了散落的兵馬，追着聞仲大軍而來。

忽見前方火光衝天，黃天祥大驚，連忙催兵急進，及至到了絕龍嶺。

聞仲已死，陳奇等已領兵走了。

廣成子在嶺上大呼道：“黃天祥，聞仲已死，殷商氣運已盡，你何不投降，不失封侯之位！”

黃天祥大怒，急忙顯出三頭八臂，挺槍持劍戒備。

遙望二人，催兵緩緩過嶺。卻見天空復又落下幾個人來正是赤精子等闡教金仙，雲中子抬手將通天神火柱祭出，如殺聞仲一般，要來殺黃天祥。

不知黃天祥自前次吃了火靈丹后，一身道行大進，以對火免疫。

在通天神火柱中談笑自若，一手祭化血刀猛烈一劈，早走出神火柱範圍。

雲中子見法寶無功，臉上變色，欲要再施法，又拉不下麵皮。

旁邊廣成子看見，祭翻天印向下砸去。

黃天祥看見，拿芭蕉扇一掃，卻見雲中子等人對視一眼，搖身一變，使出縱地金光法，早已到了黃天祥後面。

翻天印落下，黃天祥頭一偏，正中肩脖，被打到在地。

玉鼎真人祭出斬仙劍，便欲斬殺黃天祥，卻聽遠處一人作歌踏雲而來，抬手祭出一物，將斬仙劍擋住。

眾人一看，正是慕白元神之軀。

闡教金仙盡皆大怒，雲中子稽首道：“慕白真人已不在劫中，今日因何至此？”

慕白元神之軀淡淡地道：“黃天祥是我徒兒，豈能不救！”

言罷，伸手將黃天祥抓起，不理闡教眾人，徑自駕雲走了。

玉鼎真人怒道：“此人如此藐視我等，實在令人難忍！”

廣成子道：“早日完成封神殺劫最為重要，這慕白已經脫劫而出。我們之間的因果便要等着封神大劫結束之後再來了結了，且先容忍一二。”

玉鼎真人道：“他依仗道術，今日救一人，明日救一人，我等何日才能完成封神殺劫？”

廣成子道：“觀此人今番動作，救黃天祥而不救聞仲，想來也是不想強行拖延封神殺劫的進度。須知殺劫臨頭，不是只有我闡教中人才受苦，他截教眾人一樣惶惑難安。封神早日完成，對大家都有好處。”

懼留孫道：“然而慕白前些時候何以數次挑起二教爭鬥？現在卻又示弱。”

雲中子道：“這恐怕不是示弱！殷商本就保不住了，截教中人也確實應該有人上榜。八部天神，按布周天，分掌天地職司，許多職位根本就只有截教中人才能擔任。天數註定，本不可更該。況且慕白又已脫劫，只要我們在封神這個範圍內做事，誰也沒有理由來找我們地不是。”

闡教金仙聽得連連點頭，當下各自散去。

且說西岐城中，姜子牙領兵而回，聞報殺了聞仲，西岐上下莫不歡欣鼓舞。

姜子牙有鑒於殷商大軍此次攻擊西岐腹地，雖然殺了聞仲，但殷商大軍其實受損不大。

當下請命，將大軍開到五關之前，以攻代守，使殷商不能再發兵騷擾西周腹地。

如此，方才能得喘息發展之機。

姬昌自然無不同意。

當下姜子牙調兵遣將，過西岐山，出金雞嶺來到汜水關前紮營。一面遣將挑戰練兵，一面等待西岐國力發展。

且說聞仲戰死，姜子牙領兵直逼五關，商朝上下震動，鄧九公奉旨前往汜水關主持守御之事。

幸得西周連年被征伐，糧草軍器消耗甚大，尚未做好攻擊殷商的完全準備。

鄧九公之女鄧蟬玉手中五光石快速絕倫，令人防不勝防，專事偷襲。，將姜子牙麾下將官打了個遍，一個個都愁眉苦臉的。

幸得五光石威力不大，雖將周朝大將打傷，卻並不致命。只是被女將所傷，一個個都憋氣不已。

如此將息了一年，西岐豐收，軍器儀仗齊備，姜子牙乃誓師東征，金台拜將。

闡教金仙接連下山相助，西方教也也派出弟子前來助戰。

不到一年，五關盡落西岐之手，與殷商在澠池縣遙遙相對。

鄧九公戰死，文聘、蔣雄、崔英、魏賁俱各戰死。

五關中守將雖有許多道術，卻又哪裡是闡教金仙與西方教弟子的對手，界牌關守將黃滾亦力盡而死。

一眾將官死的死、降的降，殷商百萬大軍死傷殆盡。

鄧蟬玉、陳奇等人被姜子牙派兵追趕甚急，不得已，只得往北而走，去到北伯侯領地避難。

此時，西岐使節絡繹不絕地出使北、南、東三路諸侯。南伯侯鄂崇禹審時度勢，況且麾下二百諸侯因為常年征戰，搞得國疲兵弱，見西周勢大，當即倒戈投向西周。

北伯侯蘇護態度曖昧，麾下諸侯中大半因斬殺崇侯虎之事對紂王心生怨懟，許多諸侯見西周使節，立馬改旗易幟，豎起西周大旗。

蘇護態度不明，崇黑虎卻是堅決抵制西周，親率大軍來澠池縣助戰。被清虛道德真君的五火七禽扇扇成飛灰。

由此，南北兩路諸侯援兵斷絕,殷商處境更為艱難。只有東伯侯姜恆楚親自領着東方大軍三十萬來朝歌助戰。

然而此時殷商的百萬大軍已經被消滅，朝中除了澠池的五萬守軍和朝歌城三萬守軍、八千王庭禁衛之外，便只剩下四十萬東夷奴隸了。

得了姜恆楚這三十萬生力軍，紂王大喜，便命姜恆楚領兵前往澠池拒敵。

那澠池守將張奎武藝絕倫，更兼有土遁道術和異獸獨角烏煙獸，張奎之妻高蘭英手中四十九根太陽神針釘人眼目，令人目不能視物，只能被動挨打。

那張奎殺性甚重，坐下烏煙獸迅疾如雷，夫妻同心，連斬西周十數員戰將。

這日，哪吒、金吒、木吒三人聯袂挑戰。

高蘭英在城中暗暗祭出太陽神針，射住三人眼目，張奎揮刀催烏煙獸一溜煙兒地衝出城來，將金吒斬殺。

若不是哪吒神異，一手抓着木吒縱風火輪而回，恐怕金吒也會戰死於此。

此事驚動了闡教金仙這些大能為的修士，紛紛下山，懼留孫使出指地成鋼法，破了張奎地行之術，雲中子用通天神火柱將張奎煉化為飛灰。

這夜高蘭英在澠池縣中，只覺心神不定，忽聞張奎領兵而回，高蘭英在城上看得影影綽綽，似乎是張奎回來，連忙開城迎接。

不料剛一開門，一道金光從空而降，將高蘭英捆在一根木樁上。

木吒從亂軍中飛身而出，祭吳鈎劍將高蘭英斬殺，由是澠池縣落入西周之手，黃河天險已是西岐與殷商共有。

此時東伯侯姜恆楚的大軍剛到孟津，聞聽澠池縣已失陷，周軍已經渡過黃河，只得在孟津紮下營寨，阻擋西周進攻。

眼看便是最後一場大戰，西岐上下正自歡欣鼓舞，準備迎接最後的勝利。

姜子牙卻駐兵不前，親自布置了一線地防禦之後，便不在有任何行動了，彷彿在等待着什麼！

不久，消息傳來，西周文王姬昌病重，傳旨詔姜子牙等朝中大臣回西岐議事。

姜子牙留了許多大將鎮守澠池，便即收拾行裝往西岐而去。

剛剛行到汜水關，忽聞姬昌已死，朝中巨變，大王子伯邑考和二王子姬發為爭位而發生爭鬥。

伯邑考在國相申公豹的支持下聯合了朝中四賢八駿等朝臣，指責姬發暗殺姬昌，大逆不道，欲要趁姜子牙未回之時捉拿姬發。

不料姬發府中早已有慈航道人、道行天尊、南極仙翁等人坐鎮，又有西岐城外守軍親信，調兵入城，很快就將申公豹等人打敗。

探馬來報，申公豹已帶着伯邑考和雷震子等人逃出西岐，不知去向。

姜子牙聞報大怒，本來闡教中人也算知姬昌尚有十數日壽命，又有南極仙翁等人坐鎮，自己是無論如何也趕得回去的。

然而此時文王卻已經提前死了，這其中必有隱情，這讓姜子牙如何能夠不怒。

本來他已想好了對策，可以說服姬昌下旨將王位傳給姬發，而且姬昌確實也頗為中意姬發。

反觀伯邑考，嗜琴如命，雖然甚為仁義，又是嫡子，然而論執政能力卻是遠遠不如姬發。

然而此時，卻是姬發背上了殺父叛逆的罪名，而西岐朝臣竟也大多認同此罪。

若不是姜子牙早已在城外布置了大軍，又有南極仙翁等人相助，說不定此時西岐已是伯邑考上位了。

姜子牙百思不得其解，申公豹是怎麼在其中做了手腳的。以南極仙翁的法力又怎麼可能讓姬昌提前駕崩，事後又怎麼可能讓申公豹和雷震子安然逃脫。

# 第1040章 小孩般的刑天

莫非，又是慕白元神之軀現身相助申公豹么？

這條消息傳來，西岐上下震動。

姜子牙便在汜水關連發數道軍令，調了各處守軍換防駐守，互相監視。

一番動作下來，西周局勢雖然仍是暗潮洶湧，卻也漸漸趨於穩定。

將這些事處理完后，姜子牙這才縱起遁術往西岐而去，他心中的疑惑實在很多，欲要找南極仙翁等人打聽清楚。

然而等姜子牙來到西岐城，卻被眼前的景象震驚地呆了。

這……這還是西岐城么？

西岐城已經沒有了！

確切的說，是西岐城的城牆沒有了。

那高高的城牆，從西岐第一位諸侯王起開始便庇佑着西城的百姓，傳承千年，卻彷彿在一夜之間消失的乾乾凈凈。

姜子牙看着倒塌的城牆，和城外那個巨大的坑洞，心中默默想象着當日戰鬥的激烈程度，心中也不禁駭然。

要知道，修士之間的戰鬥為了不波及他人，雙方都會好好地控制住自己的法力，免得業力纏身。真正修道有成的人是風輕雲淡、古井無波的。

只有那些剛剛掌握了力量的人才會控制不住自己一身的氣勢到處顯擺，讓人當活靶子打。

然而這次拚鬥卻將西岐城打壞了，四分之一的城區成為一片廢墟，東、北兩段城牆倒塌，西、南兩段也是遍體裂縫，可以說，西岐城賴以建城的地脈已經被打散了。

日後，這裏將不可能再建起像樣的大都市。

姜子牙默默走進西岐城中，看着四處的廢墟，和周圍喧雜的做着恢復工作的人們，當下急急忙忙地回了城中心的王宮。

姬發和幾個心腹大臣正在王宮議事，聞姜子牙回來，盡皆大喜。

姬發當即跑出王宮親迎姜子牙，二人相見，對答幾句，姜子牙便請姬发上殿召集群臣議事，自己卻轉身去找南極仙翁等人，詢問此事始末。

南極仙翁看了看姜子牙，嘆氣道：“當日貧道進宮，見文王氣色，知其壽數當盡，因而傳信與你。豈料數日之後，文王便精神恍惚，整日里昏昏沉沉，不能理政，只高卧床榻之上，酣睡不醒。貧道等知其原本當崩，故而也不以為意，只叫姬發每日盡心照料，已盡孝心。誰知數日之前，申公豹突然召集滿朝文武，進宮指責姬發為謀奪王位，意圖弒父殺兄。”

姜子牙怒道：“豎子如此栽贓，實在該死！然後呢，滿朝文武看不出這是陰謀么？就由得他胡說！”

南極仙翁苦笑道：“我等也沒有想到，他確實找到了證據，讓我等也無話可說。”

姜子牙奇道：“怎會如此！姬發聰敏英武，當不會做此糊塗之事。此事後來如何？”

南極仙翁道：“此事應該不是姬發所為。然而申公豹確實當著滿朝文武的面在二王子殿內找到了證據。是一個寫有文王姓名的草人，和一副書，上有符印口訣。貧道看過，確實是此物讓文王精神恍惚不安。”

姜子牙道：“此物何以到了二王子殿內，有幾位師兄護持二王子，何人能行此事？”

南極仙翁苦笑道：“陸壓！此事必是陸壓所為。當日便只有他一個外人進過二王子宮殿，余者皆是可靠之人。這陸壓自稱西崑崙散人，修為精深。我等查其來歷之時，掌教師尊也說可以接納，因而不曾過多防備於他，豈料他竟做出如此之事！”

姜子牙奇道：“竟是陸壓！此人當年曾助我等破十絕陣，頗有功勞。一向與我等交好，竟會做這種事？立心如此歹毒，何不抓住他對質，以辯黑白。”

南極仙翁道：“當日我等見搜出草人，便欲抓住他以洗冤屈。不料此人姦猾，化為長虹而去，追之不及。文武百官皆知陸壓平日里與我等交好，即便我等百般辯解，走了陸壓這個證人，亦是無用。二王子這次算是栽了！”

姜子牙咬牙問道：“後來呢！”

旁邊慈航道人道：“當日申公豹手握草人，煽動朝中文武，欲要將姬發就地處決，以正國法。證據俱全，滿朝文武便也大多認同二王子之罪，群情洶洶，欲要捉拿二王子。我等不得已，自然反抗。”

姜子牙道：“幾位師兄法力高強，怎不將申公豹抓住，反而走脫了他！若抓住申公豹，此事便好辦的多了。”

慈航道人道：“我等當時便欲抓住申公豹，奈何此人頗有道術，身上似乎有一件異寶護身，我等道術全無應驗。況且場中文武官員極多，我等也深恐有所誤傷，更為不美。故而只護住姬發，一邊調集城衛軍進宮清剿。然而王宮禁衛統領卻是文王愛子雷震子，此人見姬發弒父，怒不可遏，率領禁衛與城衛軍死戰，一面攻擊二王子宮殿。”

“那雷震子手中雷玉牌威力絕倫，況且王宮禁衛乃是軍中精銳，以一當十，勇猛無儔。我等不得已在王宮全力出手，將之擊傷，亂軍中傷了許多官員。道行天尊依仗道術打開宮門，城衛軍蜂擁而入，將王宮禁衛大半制住。只是文武百官多半站在申公豹一邊，城衛軍也不敢過分逼迫，只得控制了王宮，讓他們護着申公豹和雷震子、伯邑考等人出了王宮。”

姜子牙轉頭看了看王宮破敗的景象，心底也嘆了口氣，接着聽慈航道人講述。

原來當日申公豹鼓動百官逃出王宮，文武官員各有侍衛，結合在一起倒也頗為可觀，一路闖到東門。

姬發知道事情緊急，不能讓申公豹領着文武官員一起逃跑，當下親自領着城衛軍追趕，到了東門。

那姬發自幼練習武藝，弓馬嫻熟，見申公豹已經到了城門下，眼看便要出城，當下張弓搭箭，往申公豹背心射去。

豈料申公豹聽得風聲，往旁邊一閃，那箭正中手中草人的胸口，透體而過。

申公豹捏着手中草人，一時呆住了，饒是他心腸極硬，面對一手提拔自己起來，給予了自己無盡寵信的姬昌之死，這一刻卻也是悲從中來，百感交集。

不由自主地哭出聲來道：“大王——！”

一眾官員聽得申公豹痛哭失聲，轉頭看見他手中破碎地草人，彷彿都明白了什麼。

一個個拿眼冷漠地盯着姬發，不發一語，喧鬧的場面一時沉靜的嚇人。

只聽到申公豹的痛哭聲，刺耳也刺心。

姬發手握長弓，也呆住了，淚水大顆大顆地掉落下來。..

那邊伯邑考等文王數十個兄弟，在一陣震驚之後，俱各痛哭，拿眼仇恨地看着姬發。

王宮方向傳來沉重悠遠的鐘聲，宣告着大周第一代君王終於駕崩。

原本還有些猶疑的群臣此時也是抱頭痛哭，哀嚎聲響成一片。

西伯侯姬昌駕崩，文武官員齊集西岐城東門，簇擁着伯邑考與姬發率領的城衛軍對峙。

悠揚的鐘聲響徹整個西岐城，一聲一聲，緊緊地敲擊在百官的心底，敲擊在西岐百姓的心底。

伴隨着這股震動，所有人看向姬發的臉色都變了，變得沉默，變得冷漠，變得憤恨不已。

在這股文武百官，滿城百姓沉重的注視下，姬發心中慌亂不已，惶惑難安。

自己的父親死了，他當然也是悲痛不已。

然而他卻知道此時不是哭的時候，若不能抓住申公豹和伯邑考，自己弒父的罪名可就算是坐實了。

當下姬發看了看那邊哭的稀里嘩啦的伯邑考和文武眾臣，轉頭對南極仙翁、慈航道人和道行天尊道：“申公豹道術不凡，雷震子武藝絕倫。此事還請三位上仙出手，姬發感激不盡。”

慈航道人稽首道：“文王駕崩，二王子便是新任人皇。既有差遣，我等自然無不從命。”

當下將手中玉凈瓶祭出，一道碧光向伯邑考和申公豹等人罩去，欲要將三人收走。

卻見申公豹將伯邑考與雷震子往自己身邊一拉，身上一道青光閃出，顯出一朵金蓮，將玉凈瓶擋在外面。

口中大呼道：“闡教妖道欲要殺大王子，各位大夫，你們何以還不幫忙。”

周公旦、毛公遂等人聽見，發一聲喊，數百官員連同各自家將不下三四千人，一起上前將伯邑考護在當中。

慈航道人見法寶無功，只得收了玉凈瓶，冷哼道：“凡夫俗子，也敢擋我！”

當下口中念咒，一手掐印一指，一個定身法兒，將護住申公豹的數千人全都定住。

申公豹見狀大驚，幸有三品金蓮護身，因此雷震子與伯邑考俱不曾被定。當下見慈航道人還欲動手，只得大叫一聲，與雷震子一道拉着伯邑考遁光而走。

卻見南極仙翁將浮塵一甩，萬千雪絲飛舞而出，組成綿綿密密一張大網，后發先至，將申公豹三人圈在裏面。

雷震子大吼一聲，顯出風雷二翅，手握雷玉牌連發神雷，在空中上下飛舞。

紫宵神雷威力極大，打在銀絲之上將之打得焦黃斷裂，成效顯著。

南極仙翁大怒，將手中浮塵一擺，條條銀絲再度飛出，生生不滅，雷震子打斷多少，一瞬之間便會重新生出多少來，無窮無盡。

那浮塵在空中組成一個大籠子，將申公豹三人圈在裏面，幸得申公豹體內有三品金蓮，浮塵不能靠近三人身體，暫時沒有生命危險。

# 第1041章 姬發為王

然而，三人慾要逃跑卻是不可能的了。

南極仙翁得意地一笑，抬手便要將三人拉回來。

卻聽地上一人淡淡地道：“哼，原本還以為他教的徒弟有多了不起，想不到都是膿包！還得老子出手。”

話落處，一個身高數丈、袒胸露乳、手持斧盾的大漢顯出身影，正是巫族刑天。

只見其兩腿一蹬，躍上半空，揮舞手中斧頭一砍。

就見空中紛紛芸芸落下許多雪絲，一簇簇、飄飄蕩盪。

南極仙翁收回浮塵一看，只剩下一個禿柄兒了。那邊申公豹三人卻已脫困，聚在刑天身後，看着南極仙翁，一幅譏嘲之色。

南極仙翁大怒，認得是刑天，當下道：“刑天！你巫族與封神之事無干，何以要強行闖將進來與我闡教作對，可知後果！”

刑天嘴角含笑地道：“喲，原來是南極仙翁啊！聽說你在天庭為官，何以在西岐這種紅塵煩擾之地逗留？還與幾個小輩兒為難呢？至於我么。欠了別人的人情，不能不還啊！”

南極仙翁怒道：“你欠了別人的人情？奇怪了。刑天堂堂大巫，也會欠下別人地人情么！”

刑天眯着眼睛奸笑道：“是啊！仙翁，不是我多管閑事，實在是人情大如天，不能不還啊！想知道我是欠了誰的人情么？”

南極仙翁淡淡地道：“是誰？我問你，你會說嗎！”

刑天不住地點頭笑道：“當然會說，為什麼不說？他又沒有交代我給他保密，不說白不說！省得你們老找我麻煩。你聽清楚了，他就是當年的妖族知情司少監，現在的道門截教弟子，慣會背後下手的慕白小道士。老子就是他請來的，你們日後要報仇什麼的，只管去流波山找他，跟我沒有關係！”

刑天大巫在那裡不住地撇清着，順便往慕白元神之軀頭上潑了許多髒水，心裏暢快無比地想着：哼，你個慕白，繞你奸似鬼，也別想讓我給你背黑鍋。人嘛，我依照諾言給你救下來，但是這個惡名我可不背。嘿嘿！

刑天身後，申公豹目瞪口呆地看着刑天這個丈二大漢擠着猥瑣的笑容，一個勁兒地往慕白元神之軀身上潑髒水，心中升起一股怪異地感覺。

怎麼看這刑天都該是一個傻乎乎的大塊頭啊！怎麼這撇清關係的事情做的這麼熟稔呢？這臉上的笑容怎麼這麼假呢？哼，比我家師傅差遠了。

當下申公豹眼珠一轉，對着刑天稽首道：“這位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刑天大巫么？貧道申公豹有禮了！大巫化身在我府中做了這許久的護衛，貧道竟不知情，實在罪過。據我所知，我師父慕白真人確實曾在妖族天庭中呆過一陣子，巫妖可是世仇，刑天大巫能拋開仇恨，相助於我，貧道實在感謝。”

一番話連消帶打，既點明了這刑天原本是我護衛，吃我的、用我地，關鍵時刻自然應該出手相助。又點明了慕白元神之軀和刑天的關係，巫妖世仇，他們可能攪在一起么？不可能！所以這刑天剛才的一番話都是胡說八道的。

那邊南極仙翁聞言，轉頭看向慈航道人和道行天尊，見兩人都拿眼看着自己，當下思忖一二，覺得申公豹之言確實有理。

巫妖世仇，這是誰都知道的。

慕白元神之軀曾是妖族重臣，自然不可能與刑天混在一起。倒是這刑天，怎麼會跑到申公豹府上去做護衛了？

唔，聽聞玉帝發文四處追緝刑天。

雖然誰都知道刑天住在常羊山，可是卻也知道玉帝地通緝令只不過走個樣子而已。誰會吃飽了沒事干跑去幫玉帝抓捕刑天啊！

不過這刑天自己心虛，跑到人族之中躲一躲卻也是有可能的。只是，他怎麼會偏巧就跑到了申公豹府中呢？

當下南極仙翁大喝一聲，道：“刑天！我不管你怎麼到的此處，我只告訴你，今天是我們闡教要抓申公豹和雷震子，你還是快快讓開，不要惹禍上身。”

刑天聞言，轉頭看了看申公豹，眼中閃過一縷奇怪的色彩，當下嘿嘿笑道：“老子就管了這個事了，怎麼樣吧！”

說著一揮手中神斧，帶起一片血光，迅猛無匹地向南極仙翁、慈航道人等人砍去。

道行天尊和南極仙翁仗劍相迎，慈航道人在圈外發雷相助。

刑天一手持斧，一手持盾，將三人攻擊全數擋住，道行天尊和南極仙翁武藝不如，被打地手忙腳亂。

當下二人也跳出圈子，各施展道術來打刑天。

只見天空一時碧波萬里，一時狂風怒卷，一時雷光閃閃，一時劍氣森森。

三人依仗道術將刑天困在正中，刑天揮舞神斧，持盾抵擋三人進攻，雖然玄功強悍，漸漸竟然也只有挨打的份兒。

雖說南極仙翁等人的攻擊還不能給手握干戚神兵的刑天造成傷害，不過卻也刑天憋氣不已。

當下刑天怒吼一聲，渾身上下升騰起一層渾濁的氣息，抬手咬破食指，在空中劃過一圈玄奧的軌跡，聲聲神秘莫測的巫咒響起，只見天地元氣迅猛地向著刑天所在的方向匯聚起來，以刑天食指地鮮血為引，猛地收縮，忽地又向外激射而出。

“轟！”一聲巨響，天空的狂風、碧水、雷電一掃而空，南極仙翁等人倒飛出去。

刑天笑道：“哼，欺負我不會法術么？我巫族的巫咒又豈是你們這些小道士能理解得了的？”

當下刑天轉身招呼申公豹等人便欲離開，卻聽天空有鶴鳴之聲，三寶玉如意從天而降，迅疾地向著刑天腦門兒上砸下來。

刑天一見大驚，抬手將盾牌頂在頭上。

只聽一聲轟鳴，刑天被打落在地，兩腳深深地陷入土裡。

抬頭看了看空中的白鶴童子，“呸！”的一聲吐出一口唾沫，大喝一聲，顯出數百丈高的大巫真身，揮舞神斧便向白鶴童子砍去。

白鶴童子長嘯一聲，祭三寶玉如意與刑天猛烈撞擊了幾下，刑天持盾擋住，飛身上前便與白鶴童子戰在一起。

不一會兒，只見天空飄飄落下幾根翎毛，刑天哈哈大笑着落下地來，“轟”的一聲站立在西岐城外。

這一下並未留力，只見一層渾濁地光芒向四周擴散開來，所到之處，寸草不留，彷彿犁庭掃穴一般扒拉了個乾乾凈凈。

一個巨大地坑洞瞬間顯現在眾人面前。

當下刑天哈哈大笑，領着申公豹、雷震子和伯邑考揚長而去。

南極仙翁等人面色難看地看着刑天遠去，默然不能言語。

忽聽道行天尊叫聲不好，眾人大驚。

卻聽“刺啦”之聲大作，眾人腳下的地面一瞬之間橫七豎八地裂開無數條口子，數不清地房屋倒塌。

西岐堅固的城牆卻也龜裂開來，尤其東北兩面，已是搖搖欲墜。

慈航道人見狀，祭玉凈瓶叫聲收，城下數千文武官員皆被裝了進去。

雖說文武百官此時仇視姬發，但是姬發欲要坐穩江山，卻非得要群臣支持不可，而不得不救。

就聽“轟”的一聲，西岐的城牆終於倒塌了。

且說申公豹等人在刑天的護持下逃出西岐，不知去向。

姜子牙連夜趕回，從南極仙翁等人口中得知事情經過，憤恨不已。

幸得西周文武百官都搶回來了，當下姜子牙召集群臣齊集王宮大殿，議立新王。

然而西周大臣接到朝會的命令，竟是一個都沒動，全都縮在家裡，大門緊閉，根本不買姜子牙和姬發的帳，只有少數幾個姬發的親信和軍隊系統的官員上朝。

姜子牙見此情景，心中惱怒，強按下派兵強行將群臣抓上殿來的衝動，隻身闖入後宮求見文王之母太姜和后妃太姬。

姜子牙闖入後宮，拜倒道：“臣姜尚為大周江山社稷，冒死闖宮覲見，實乃死罪！臣乞二位太后，國不可一日無君，先文王駕崩，海內震慟，二王子姬發聰敏仁厚，文武兼備，正是人君之象，可以繼承大統，穩定朝綱，震懾天下。請二位太后降下懿旨，使二王子繼位。”

太姜道：“立嫡以長，乃是祖宗家法，豈可悖亂！今我兒姬昌雖死，尚有長子伯邑考在世，當立為君。豈可更立姬發，有失人臣之望！”

姜子牙道：“伯邑考仁德俱不足以稱王，況且文王駕崩，又栽贓陷害親弟於不義之地，大失仁君之德。目今叛逃在外，生死不知。如此惡毒之人，豈可繼承大位？臣啟太后，宜早立新王，穩定社稷。否則江山不穩，為他人覬覦，黎民遭殃，悔之晚矣！”

太姜和太姬對視一眼，都從對方眼中看出了深深的憂慮。

國不可一日無君！如今伯邑考不知蹤跡，其餘諸子皆無繼位的能力。

雖然周公旦等人頗有賢名，然而顯然不符合姜子牙這位統兵大將的心意，若要保的姬姓天下不失，恐怕也只得聽從姜子牙之意，立姬發為王了。

雖然二位太后也聽到傳言，說姬發弒父，然而為了江山社稷的安定，卻也只得選定姬發。

當下太姜思忖熟稔，點頭對姜子牙道：“既然姜太師以為可以，那邊照準執行吧！我二人這便發懿旨，召集群臣上殿，立姬發為王。”

# 第1042章 舌戰太上老君

姜子牙一番威逼，得了太后懿旨，當下傳令百官，集齊大殿議事。

百官見是太後有旨，不得不來。

姜子牙乃調兵封鎖宮門，宣太后詔，冊立姬發為王。

群臣大嘩，一片反對之聲。

姜子牙見狀大怒，以抗旨不遵之罪連殺大臣七員。最後端坐後宮的太姜和太姬坐不住了，上朝堂震懾百官。群臣這才絕了議論，卻也是頗不心服。

周公旦、毛公燧等人見大勢已去，不得已率領群臣朝拜姬發，一場宮廷鬧劇這才平息。

然而姬發雖然得了軍隊支持，坐穩了王位，但究竟得了多少大臣擁護，恐怕連他自己都心裏沒底。

如此，西岐罷兵事一年，為文王守孝。

姜子牙把持軍政大權，一應事務倒也井井有條，西周國事穩定，竟沒有出大亂子，新佔領地地區也加強了統治。

南伯侯鄂崇禹率領麾下二百小諸侯入西岐朝賀，更是讓西岐的聲望上升到了頂點。

與此同時，北伯侯蘇護竟也意外地上表表示歸順西周。

姜子牙得書大喜，姬發下旨慰勉，命仍為北伯侯之位，掌管麾下二百諸侯。

蘇護得詔，當下积極地遣使派兵，憑其威望，很快便將麾下二百諸侯整合在了一起，如同鐵桶一般。

金鰲島，正在參悟誅仙劍陣和萬仙陣奧妙的慕白元神之軀睜開眼睛，對通天教主說道：“老師，今人間連番大戰，封神榜上已有一百二十七位上榜，其中到有一半是人族將領和頗為忠義文官。估計等到西周滅商，商朝文武殉國之後，這個上榜的人數會提升到二百人以上，餘下這一百多個神位的空缺如何才能填滿？”

通天教主道：“這是原始天尊該苦惱的問題，你何必操心！專心修習道法，不可三心二意。”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閉目靜坐了去，稍時，卻又開眼道：“流波山中來了客人，且容弟子前去迎接一二。”

通天教主點頭同意。

慕白元神之軀起身稽首而去，出了金鰲島，駕雲來到流波山。

高明高覺等人見慕白元神之軀回來，俱各欣喜不已。

卻見一人緩緩從洞府中走出，正是十太子陸壓。

慕白元神之軀連忙稽首道：“多謝道友此番相助之情，慕白銘感五內。”

陸壓稽首還禮，聽慕白元神之軀稱呼自己為道友，自思自己已脫離妖族，如此稱呼倒也可以，當下口中說道：“陸壓受道兄大恩，些許小事，何必言謝！那姬發弒父之名已經坐實，雖然當上大王，然而根基極為不穩。今申公豹和雷震子兩位高足均已逃離西岐，未知道兄可有什麼打算？”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暫時讓他們潛伏下來，此事還是要看機緣。倒是道友今番相助於我，恐遭原始天尊忌恨。不如就在我這裏住下，等待大劫結束，如何？”

陸壓稽首笑道：“道兄盛情，貧道敢不從命？”

頓了頓，又道，“當日我往西方聯絡鯤鵬，今聞鯤鵬已投奔了血海冥河老祖，二人聯手，幾乎將整個地府佔據，只有陰司、陰山、奈何橋、輪迴台這一條線二人不敢染指，方才能使人間輪迴得以正常運行。這鯤鵬當年得了鴻蒙紫氣之事鬧得沸沸揚揚，人盡皆知。何以行事竟不知收斂？貧道百思不得其解。道兄前次既然指點我去西方尋他，而他竟然也肯痛快地出手對付西方教。貧道想，道兄一定知道其中原由。不知可否見告？”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此事我也知道的不多。不過當年我身為知情司少監，也曾下力氣打探過鯤鵬的蹤跡。從一些蛛絲馬跡上推測其隱居於西方蠻荒之地。”

說著，轉頭看了看一旁靜靜站立地六耳獼猴，沉默了一會，接着說道：“後來又打探得鯤鵬日夜積累實力，對自身修鍊之事卻並不那麼上心。我便在推測，也許當年鯤鵬並未得到那鴻蒙紫氣。這從其努力積累實力，而並非是閉關苦修的表現上可以看出來。再聯想到鯤鵬隱居於西方教背後，我便能猜測出其對手是誰了！”

“也就是說，當年搶劫紅雲的人不止是鯤鵬與冥河老祖二人，西方教的人也參与了，而且最終還是西方教的人強走了那道紫氣，所以鯤鵬才會如此處心積慮地找西方教的麻煩！所以冥河老祖才會如此痛快地接納了鯤鵬。”陸壓一臉愕然地接着慕白元神之軀的話說道。

慕白元神之軀一邊呵呵笑道：“觀事情始末，恐怕就是這樣了！”

心底卻想着：鴻蒙紫氣的事乃是生死攸關的大事，不是我矇騙你，而是實在不能說啊！況且讓西方教背這個黑鍋不是最好的選擇嗎？說不定還能激發起太上老君的警覺，從而對我截教手下留情呢。

當下，歉意地向陸壓笑了笑。

卻見陸壓皺眉道：“若是西方教搶走了那道鴻蒙紫氣，事情倒是不好辦了。西方已有接引和准提兩位聖人，若是再出一位聖人，便與道門實力相等了。此事關係重大，通天教主可知否？”

慕白元神之軀道：“老師身為聖人，恐怕早就想到了這點。不止是我家掌教老師，太上老君、原始天尊和女媧娘娘恐怕都猜到了。冥河既然接納了鯤鵬，恐怕也是知道了此事。可以說，天下各方勢力，基本上都推測出了這件事的始末。”

陸壓聞言，追問道：“既如此，道門三位聖人有何應對之法？”

慕白元神之軀一把拉過陸壓，往後園的石桌走去，一邊苦笑着說道：“能有什麼應對？如今正處封神大劫，道門內鬥，自顧不暇，能把西方教怎麼樣？等到封神大劫終了，恐怕道門想要就此事逼迫西方教也沒有那個實力了。”

陸壓聞言，臉上表情變幻不定。

慕白元神之軀取了幾個黃中李，放在石桌上，示意陸壓分享。

忽聽陸壓說道：“既然西方教已經顯露出了威脅，為何道門三教不能和解？”

慕白元神之軀微笑道：“呵呵，可能是大師伯認為他有能力控制整個局勢吧！他與原始天尊一樣，都頗為自負，卻從來沒有想過，道門長久以來的興盛主要應該歸功於誰？”

陸壓聞言，低頭沉默半晌，對慕白元神之軀道：“慕白道兄認為這場封神之戰最終誰人會得勝？”

慕白元神之軀將一個黃中李送進嘴裏，慢條斯理地說道：“不論是誰得勝，我道門終究是盤古正宗。西方旁門即便能一時得勢，終不能長久。好了，陸壓，今後你便在這流波山住下來吧！若是不習慣，那麼找一個山門再搬過來也行。以後沒有什麼事，就不要外出了。”

陸壓點頭稱是，忽又說道：“雷震子領着申公豹和伯邑考去了北伯侯蘇護的領地，而蘇護此時卻又突然向西周稱臣，以雷霆手段整合了北方二百諸侯的力量，恐怕申公豹是想借北伯侯的軍隊與姜子牙對抗了。今殷商大勢已去，西周當興不可阻擋。伯邑考乃是文王長子，有正統名分，繼位名正言順。然而姬發卻有姜子牙的大軍擁護，勝敗到是難以預料。若是蘇護與姜子牙開戰，道兄可會出手？”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我也不瞞你！人族正統此時在姬發和伯邑考之間。伯邑考乃是長子，姬發卻有弒父之名，我們若是擁立伯邑考，自然能佔得大義名分，然而卻不得不與闡教正面相抗。在不能確定對方有幾位聖人參戰之前，貿然挑起爭鬥殊為不智。”

“依道兄所說，道門三教已經決裂，太上老君、原始天尊聯手之勢已經形成，加上西方教兩人，若是再起爭鬥，依然是四聖聯合的局面，截教如何能勝？”陸壓急急追問道。

慕白元神之軀微微一笑，道：“所以才要伯邑考潛伏，等待機緣。天道至公，天心最慈我等有大義名分，便是以正討逆。即便有些閃失，天理循環之下也必然會有果報。眼下我所為的便是保住截教道統。若論輸贏，還是要放眼長遠。畢竟是各有機心，四聖聯手的局面也不可能持久。”

陸壓點頭道：“道兄所言甚合道理。只是西方教有鴻蒙紫氣，若是再出一個聖人，卻是頗為棘手！不得不早做準備。”

慕白元神之軀不以為意地一笑，對陸壓道：“道友便在此安心住下來，伯邑考之事我還得去試探一下大師伯的態度。”

陸壓聞言，古怪地看了看慕白元神之軀，心想這慕白元神之軀何以竟與老君如此熟稔？當下稽首道：“道兄只管請便！”

慕白元神之軀稽首而去，來到八景宮。

太上老君見慕白元神之軀到來，開口道：“你的來意，我已知曉。今眼見天下太平，生民安樂。你何以又添禍亂，使百姓遭殃！”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稽首道：“伯邑考仁義之君，姬發乃弒父惡賊。二者孰優孰劣一眼辨明，大師伯為人教主，豈能容得此殘惡之輩榮登人皇之位？”

太上老君閉目不緊不慢地說道：“姬發稱王乃是順應天命！”

# 第1043章 伯宜考

慕白元神之軀反口道：“伯邑考亦有帝王之氣，況且乃是長子，眾望所歸，何時輪到姬發稱王了？大師伯如此篡改天命，立場何在？”

太上老君睜開斥道：“放肆！”

慕白元神之軀垂首默然不語。

太上老君見狀，緩緩地道：“人族幾經戰亂，需要修養生息。以周代商既已完成，又何必再起爭端？”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抬頭目視太上老君道：“商周之戰結束，封神之戰便也結束了么？”

太上老君聞言一呃，掃了慕白元神之軀一眼，閉目不語。

慕白元神之軀冷笑道：“原來姜子牙挑起戰爭便是順應天命，伯邑考以正討逆反倒是不該的了？大師伯乃人教教主，竟是這般玩弄天下於鼓掌之間，實在令慕白佩服！”

慕白元神之軀言語中的譏諷之意甚為明顯，老君身後侍立的玄都大法師忍不住開口道：“放肆！你竟敢頂撞掌教聖人。”

慕白元神之軀輕笑道：“上不尊、下不敬，禮之常耳！大師伯若是罔顧天下生民之願，執意護持姬發為王，打殺伯邑考，哪還有人教之主的威嚴？”

太上老君掃了慕白元神之軀一眼，口中道：“大膽！莫非以為我真地舍不得殺你？”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一呃，心中一陣慌亂，索性坦然道：“大師伯要殺弟子自然不費吹灰之力，只是天道人心俱在伯邑考一邊，弟子眼見師伯固執一見，不能不直言相告。多有唐突，實乃無心之失。”

老君聞言，默然半晌，道：“你走吧！伯邑考之事我自有主張，自不會虧待了他。”

慕白元神之軀聽太上老君如此說，皺眉道：“大師伯想如何處置伯邑考，放他一條生路，還是等其死後封個神位了事？”

太上老君閉目不語。

慕白元神之軀見事不可為，當下深吸了一口氣，忽然道：“不知大師伯對鯤鵬襲擊西方極樂世界之事怎麼看？”

太上老君睜眼看了慕白元神之軀一眼，道：“那鯤鵬不是你請出來的么？何必又來問我！”

頓了頓，又道，“我知道你想說什麼，只是我道門目前最重要的是封神大劫，其他都要靠後。”

慕白元神之軀怒道：“依如今形勢，封神之後道門還能剩下什麼？西方教一旦大興，恐怕就真的不可阻擋了。”

太上老君盯着慕白元神之軀看了半晌，突然道：“若是通天就此作罷，不再生事，使封神得以順利進行，我道門自然無事，又何須忌憚別人！”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一愣，隨即喜道：“大師伯此言當真！只完封神殺劫，不再故意針對我截教？”

太上老君輕嘆一聲道：“事到如今……，哎，只要通天師弟不出手，我便不出手也就是了。”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臉上笑意淺淺凝固，道：“若是掌教老師不出手，一旦原始天尊或者西方二聖不顧麵皮對付我等門人，我等如何能擋？”

太上老君淡淡地道：“若是道門弟子全都緊閉山門，靜頌黃庭，他們又豈親自能找上山門去？身在劫中，一切便都是天數註定，豈得由人做主！況且截教之中在天庭為官者不下千人，這部分我可以擔保保全他們，你可以放心！”

慕白元神之軀苦笑道：“慕白多謝大師伯好意！只是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他們既在天庭為神，又如何能繼承道統了？好了。既然大師伯認為我等門人緊守山門便沒有禍端，如今我教中同門皆在海外，該是沒有擋着別人的大業吧？只恐怕閉門家中座，禍從天上來啊！到時希望大師伯不要袖手旁觀就好，莫要出爾反爾才是。”

太上老君閉目靜坐了去。

慕白元神之軀輕嘆一聲，稽首告辭而去，自思太上老君始終站在闡教一邊支持姬發，伯邑考終究是不可能當上大王的了。只是如今殷商將滅，封神榜上尚欠了一半還多的人數。

闡教主持封神之事，要湊齊這些人，勢必會把腦筋動在我教中同門身上……

不如繼續挑起戰爭，也好儘快將封神人數湊齊。話說這世間的散修還是很多的，就是不知道封神榜收不收他們？

若是等到闡教聯合西方教殺上門來的時候，我截教被動應戰，恐怕勝算不大。

反之，若是封神大劫過了，原始天尊和准提再要挑起事端，到時通天教主出手，太上老君也不好再插手。

只是不知道通天教主能不能忍到那個時侯，話說前次誅仙陣被破，通天教主可是憋了一肚子火。若不是慕白元神之軀勸住，恐怕早就將萬仙陣擺出與其他三教一教高下了。

所以現在的關鍵是能不能搶在原始天尊向截教發動總攻之前，將封神榜之事完結。

若是不能，那便只有轟轟烈烈的打上一架了。

慕白元神之軀嘆了一口氣，心道：即便到了現在這個地步，通天教主和教中同門的心底恐怕都沒有想到過原始天尊的目標是要最終滅掉截教。

或者是想到了卻不敢相信？畢竟截教也是鴻鈞道祖傳下。也是盤古正宗一脈。

若非自己本來就知道，誰能相信原始天尊是這般心黑手辣之人？

慕白元神之軀苦笑了一下，轉念想到西周之事。

今姬發弒父逼兄之名已經坐實，西周上下攝於姜子牙的大軍威壓而不敢出頭。但是動亂的誘因已經埋下了，西周統治地根基已經不穩。

等到姜子牙去世，或者有什麼其他變故，天下必然會烽煙四起。

說不定西周原有的四百年安寧都不會有了！統治的根基不穩，諸侯又各有心思，只怕諸侯爭霸的情形會提前上演了。

想想歷史上那些弒父殺兄又或者是殺侄兒奪取皇位的例子，似乎只有李世民和朱棣是真正坐穩了江山的。其他無不是搞得天下大亂，江山易主。

可以說姬發即便坐上了王位，恐怕也不會舒心太平了。

雖然是陸壓的釘頭七箭書暗算了姬昌，但是決定性的一箭卻地的確確是姬發射出來的。

陸壓等人的作為只不過鋪平了道路，直接負責的卻仍然是姬發。

當然陸壓和申公豹也要算是幫凶，只不過姬昌本就壽命不長了，況且又是死在自己親子姬發這個一樣擁有帝王之氣地人手上，因而這個幫凶的業力並不是很大，算是在可以接受的範圍內也就是了。

慕白元神之軀心中盤算着，駕雲往北伯侯蘇護所在的冀州城而去。

正要降下雲頭，卻見下方蘇全忠正與一妙齡女子卿卿我我，形狀極為親密。

那女子生得甚為英氣，線條流暢，隱隱竟有一絲殺氣透出，卻分毫不減其美麗，只是臉上似乎有些許愁容。

慕白元神之軀一見，心中思索一二，立馬知道此人是誰了。

她正是殷商老將鄧九公之女鄧蟬玉了，一手五光石使得出神入化，打遍了西周將領的女將了。

因鄧九公戰死於五關，姜子牙派兵追殺鄧蟬玉、陳奇等人甚急，因而二人只得繞道投奔北伯侯，眼下正是客居於此。

慕白元神之軀看看二人情狀，似乎頗為有情。

當下一陣皺眉，轉念一想：緣分天定，何必強求！這鄧蟬玉能輾轉來到冀州，又與蘇全忠如此相合，似乎也並沒有什麼不妥。

話說當年收蘇全忠為徒之時，自己送的禮物好像也是一塊五光石，他二人到算是有緣。

只不過慕白元神之軀看着二人，心中總有種不踏實的感覺。當下強壓下心中疑惑，降落下去，與二人相見。

慕白元神之軀顯出身形，蘇全忠見了大喜，連忙過來拜見。

慕白元神之軀溫和地慰勉了幾句，看着那邊鄧蟬玉微微羞涉的面盤，心中嘆息了一聲。

對蘇全忠道：“帶我去見見申公豹他們！”

蘇全忠應了一聲，領頭行去。

慕白元神之軀對鄧嬋玉說了聲節哀，便與蘇全忠去了。

申公豹與雷震子聽說慕白元神之軀到來，連忙出來拜見。北伯侯蘇護領着鄭倫陳奇也來見禮。

一番寒暄過後，慕白元神之軀對蘇護稽首道：“如今天下大亂，未知君侯可有意否？”

蘇護笑道：“保的宗廟不失，余願已足。何必勞心勞力，空陷百姓於戰火之中？只是西周大王子伯宜考目前在我國內，若是日後有爭帝之戰，我身為一方諸侯，為人臣子，自然也不能袖手旁觀。道長此來，莫非也是為了伯宜考之事？”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正是為此！不知伯宜考何在？”

申公豹上前道：“今正在館舍之中，容弟子前去將之帶來。”

慕白元神之軀點頭同意，申公豹去了。不一時，將伯宜考帶到殿前。

伯宜考聽知申公豹之師到來，連忙拱手見禮道：“上仙相招，伯宜考有禮了，不知上仙有何見諭？”

慕白元神之軀看了看伯宜考，見其額上紅光隱現，眉目清秀，雙眼有神，帝王之氣盎然分明。

當下笑道：“貧道乃是山野之人，豈能僭越？大王子天人之姿，帝王之質。如今逃亡外邦，徒令姬發弒父之人竊居神器，汝心可安否？”

# 第1044章 混元一氣陣

伯宜考嘆道：“二弟英武在我之上，原本由其即位也未嘗不可。只是其竟作出弒父逼兄這等禍事，天人共憤。伯宜考雖是弱質文人，也不能容忍姬發如此妄為，本欲問罪於他，只是姜子牙統天下兵馬，伯宜考手無縛雞之力，如何能成事？”

蘇護接口道：“大王子既然到了我這裏，我自然會盡心保的王子不失。大王子若有心，不如發檄文於四方，招天下諸侯共同討伐姬發。我冀州城雖小，也願率先響應，恢復正統。”

伯宜考哭訴道：“父祖披肝瀝膽，始有天下。今番若起刀兵，令天下大亂，真不知兵禍之後，江山屬於誰家？伯宜考雖恨姬發，卻不願使祖宗江山被他人竊有。發兵討伐之事，不宜過大。若是君侯有心，可借我數千兵馬，護送我回到西岐，伯宜考願在朝堂之上，當著祖母母親及滿朝文武之面，痛斥姬發之罪，死也無怨！”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嘆息道：“大王子如此寬仁，惜乎姜子牙和姬發狼子野心，竟不能相容！若如大王子之意，恐怕不等上殿，大王子便死無葬身之地了。”

蘇護慨然道：“大王子仁義之君，我蘇護願意起北方之兵，與姬發一戰，以護大王子上位，方才是天下之福。”

伯宜考默默不言，申公豹喜道：“有君侯此言，天下可定也。大王子可暫時等待，來日起兵問罪於姬發姜子牙，一則告慰先文王於九泉之下，二則奪回地位，以正君臣綱常，此皆賴君侯之力也！”

伯宜考跟着眾人走了。

慕白元神之軀皺眉道：“觀伯宜考言行，守成尚可，進取不足，非是立業之君。即便起兵，恐不能成功！”

申公豹道：“所謂垂拱而治天下，人君當以仁義為先。俗物有臣子打理便可，若文臣武將兼備，何愁天下不治？老師何出此言！”

慕白元神之軀笑了笑，心道：今番起兵，不過借了這個名目。何必管他能不能做好大王？

當下對申公豹道：“你說的是，是我太過執着，方今周強商弱。期年之間，天下便可盡屬周朝。若要起兵罰姬發之罪，宜早進行。你可往三山五嶽間尋訪一些散修異人前來相助，我亦會暗柱於你，早日完了封神殺戒，你等也好早日脫身，回山潛修。”

又轉頭對蘇全忠說道：“我看你與鄧嬋玉頗為相合，是否同心相知？”

蘇全忠看了看蘇護，對慕白元神之軀道：“弟子確實喜歡嬋玉，請師傅做主？”

慕白元神之軀強壓下心中不安的感覺，笑道：“有蘇侯在，我能說什麼？只是凡事還應小心，如今天下大亂，四方紛爭。你既為將，免不了沙場征伐，宜保重自己。我這裡有兩張替身符，乃是掌教老師所賜，你與雷震子一人一張，可救一命。申公豹有三品金蓮，倒是不用太過擔心。”

蘇全忠與雷震子上前接過替身符，拜謝道：“多謝師傅！”

慕白元神之軀道：“此間事了，我當回山。待他日誓師之時，我再來觀禮。”

言罷，駕雲而去，行不到百里。

慕白元神之軀心中警兆突生，連忙駐足不前，卻見四周景緻突變，廣成子等闡教九大金仙顯出身形來，旁邊又有雲中子、南極仙翁，白鶴童子手持三寶玉如意站立高空，十二人站定方位，將慕白元神之軀圍在中央。

慕白元神之軀吃了一驚，感受着周圍空間中若有若無的法力波動，口中笑道：“不知幾位道友為何攔住在下？”

雲中子道：“道友數次壞我闡教大事，殺我同門數人，我等特在此等候道友，以解決仇怨。”

慕白元神之軀轉頭看了看眾人，笑道：“就憑你們？上次我等大戰，你們求來了太極圖和盤古幡，不知此次又帶了什麼法寶？”

雲中子道：“你馬上就會知道了。各位師弟，發動陣法！”

只見天空一陣變幻，上下兩朵蓮花生出，將天地遮掩。

雲中子等十二人各卡手印，念動口訣，盤古幡飛到眾人上頭，絲絲渾濁厚重的氣息散發出來，幡身漸漸隱沒，與陣勢合在一起。

慕白元神之軀打量周圍空間，只覺混沌一片，不辨東西。不由失聲叫道：“混元一氣陣！”

“不錯！正是混元一氣陣。當初在西岐城下，道友失約不來破陣。今番我等再布下此陣，請道友鑒賞一二。”空間中雲中子的聲音若隱若現地傳來。

慕白元神之軀困在陣中，當下顯出三花慶雲，執定芭蕉扇、聚寶盆，手持打神鞭，凝神戒備。

忽見陣法一陣轉動，一棵樹枝飛出，掛在大陣上空，不住旋轉。

一道金光灑下，向慕白元神之軀打來。

正是七寶妙樹杖。

慕白元神之軀心頭大震，聚寶盆金光大放，將起爆妙樹攻擊擋住，口中大叫道：“想不到你們竟然連准提地法寶也求來了。到西方求寶，也虧你們拉的下臉面！”

廣成子大叫道：“慕白，今番我們只了結私人恩怨，不計封神之事，你雖已斬屍，不在劫中，我等為幾位同門報仇，卻也不能放過了你。”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笑道：“封神之戰都沒有結束，你們便想着怎麼報仇，真是不務正業。你們都在這裏了，不知姜子牙那裡何人前去相助？”

廣成子冷哼道：“殺了你，再去相助姜子牙也還來得及。”

說罷，闡教金仙一起施法，將大陣運轉起來。

只見周圍鴻蒙一片，混沌之氣瀰漫開來，消融一切。

慕白元神之軀連忙顯出頂上慶雲，將聚寶盆頂在頭上。垂下道道金光瓔珞，將全身護住。

混元一氣陣最厲害的便是困人，你若在陣中不動，只要能擋得住盤古幡散發出的混沌之氣，便不會有絲毫危險，然而欲要破陣而出卻是難上加難。

便如混沌之中孕育盤古一般，保持自身靜如處子乃是最好的應對。

若要想破陣而出，便須向盤古一般，以力破之。

然而闡教十二人皆是大羅金仙道行，又有盤古幡壓陣，演化混沌世界。

即便有人能有高出布陣的十二人的實力，卻也無法破開盤古幡。

慕白元神之軀在上次西岐城下見識了混元一氣陣法之後，便特意到通天教主那裡求來了這個陣法的始末。心知對方既然用盤古幡為陣眼，自己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安然破陣而出的。

當下顯出三花，祭起聚寶盆和太極圖印，盤腿坐在陣中，閉目靜坐了去，打定主意與闡教眾人耗下去。

反正自己有的是時間，等到教中同門得到消息，自然會來相救。

反而闡教門人稀少，今番全部聚在這裏。

只要自己同門中人去得一兩個到殷商或者蘇護軍中，看那姜子牙如何抵擋。

當下慕白元神之軀放鬆心情，依截教心法打坐，靜頌黃庭，任它混沌之氣在身邊流轉。

一時只見慕白元神之軀身周瑞采飄飄，香氣盎然，竟然就在這大陣之中，進入了道的體悟之中。

一片空靈。

雲中子等人看見，對視一眼，就見玉鼎真人嘴角含笑道：“雖然我等也不願就這麼快就把他打殺了，卻也不能讓他如此清閑。各位道友，加把勁吧！莫要讓他小瞧了我們。”

廣成子等人齊齊點頭，各掐印決施法，只見陣中混沌之氣突然改變軌跡，原本平靜的氣流在闡教金仙的控制下不住地往慕白元神之軀涌過去。

一陣一陣，宛如泥流一般緩慢地消磨着慕白元神之軀的護身光芒。

這般控制混沌之氣甚為吃力，原本盤古幡只需搖動便可發揮威力，但那般使用極為簡單，由雲中子等人使來也不過發揮一二層地威力罷了。因而眾人尚可搖動幾下。

但是今番布成陣法，盤古幡已與大陣相合，欲要運轉大陣便須將盤古幡全部威力調用。消耗的法力龐大的嚇人，饒是雲中子等人法力高強。卻也極為吃力，只能將混沌之氣緩緩運轉罷了。

其實，這個陣法是需要被困者主動破陣來發動的。

破陣的力量越強，大陣反擊的力量也就越強，這般遞增，直到破陣的力量強過布陣的力量為止，布陣者發動陣法反倒更為吃力。

此陣仿盤古開天，除了陣中之人，誰又能在局外挑動混沌鴻蒙地運轉呢？

慕白元神之軀靜誦黃庭，身外太極圖印緩緩運轉，暗合天道運行軌跡，就是不去觸動大陣。

這太極圖印本就是鴻均老祖刻下的，防守強大，單純護身倒也將混元陣法的攻擊一一擋住。

雲中子等人努力了一陣，累的氣喘吁吁，卻仍破不了慕白元神之軀的太極圖印，不由對視一眼。

就見雲中子大叫一聲，抬手發出一道掌心雷打向空中的七寶妙樹杖。

那七寶妙樹一陣晃動，發出一道精光往着慕白元神之軀打了下來。

七寶妙樹打在太極圖印上，一陣晃動，幸虧雲中子法力不足以完全發揮這聖人法器的威力。因而破不得太極圖印，卻也比之剛才眾人全力運轉大陣要輕鬆的多了。

當下雲中子輕噓了一聲，轉頭對一眾同門說道：“慚愧，我等還是得運用西方教地法寶取勝，這般因果欠的卻是更多了。”

# 第1045章 眾修被困

廣成子等人默然不語，慈航道人道：“總的先顧眼前，與西方的因果日後再說。”

當下也發掌心雷打向七寶妙樹。

其他金仙看見，默然一陣，紛紛效仿。

就見天空金光大放，七寶妙樹不住地攻擊太極圖印，欲要逼得慕白元神之軀不得不出手自保，以激發混元一氣陣法的運轉。

然而那太極圖印卻如同牛皮糖一般跳動着將七寶妙樹地攻擊或擋或消，抵禦的乾乾凈凈。

慕白元神之軀卻仍舊好整以暇地打坐誦經，光風霽月。

雲中子等人看見，皺眉不語，互相對視一眼，內心也自駭然不已。

誰都不曾料到這慕白元神之軀斬屍之後，法力道行竟然增長到這麼一個恐怖的地步。

以前慕白元神之軀依仗法寶，與十二金仙打成平手，反觀現在，恐怕單論道行法力，他也是遠遠超過了同輩門人了吧。

雲中子看着陣中的慕白元神之軀，心底一陣苦澀。自己身為闡教首徒，修行歲月遠在慕白元神之軀之上，道行便在洪荒之時就已是大羅金仙，奈何機緣不至，一直不能斬屍。

眼見一眾後輩門人一個個都到了大羅金仙境界，自己雖然道行、見識和法力依舊高過他們，但這心裏卻是極不好過地。

要知道當年在不周山下，自己身為大羅金仙，這慕白元神之軀卻不過才是剛剛化形沒多久，恰恰觸摸到仙道的門檻而已。誰能想到數萬年之後，自己卻要仰視於他呢？

雲中子越想越不是味兒，不由自主地停下手來。

其他門人看見雲中子落寞的神色，也都詫異地停手，眾人看着陣中毫髮無傷的慕白元神之軀，一時也都有些黯然。

就聽白鶴童子突然說道：“他們來了！”

白鶴童子話一出口，雲中子等人連忙抬眼一看，東邊天際果然有數十道恢宏大氣的金光激射而來。

為首三隻異鳥，搖翅鼓風，彩光粼粼，正是雲霄、瓊宵、碧霄三位仙姑的坐騎鴻鵠、花翎、青鸞三鳥。

三仙姑領着數十同門不一時來到混元一氣陣外站定。

雲霄觀望一陣，上前稽首道：“闡教幾位道友，不在洞府仙山之中潛修，為何在此困我同門？”

雲中子振振道袍，走出陣來笑道：“我等主持封神殺劫，代天封神。今番自然是要完了劫數，維護天地乾綱。”

碧霄怒道：“我師弟慕白已斬惡屍，非是劫中之人。你等布下惡陣，意圖加害，豈是有道之人所為？”

雲中子背後閃出慈航道人道：“我等與慕白不過切磋，印證道法。倒是你們，不在山中潛修，今番既到此處，便是應劫之人，理應上榜！”

瓊宵笑道：“就憑你們！可還記得上次九曲黃河陣之事？三花俱削，便是凡人。雖有元始天尊逆天救護你們，終是左道之術，元始天尊每以正統自居，卻也為自己徒弟行此速成之法，實在令人好笑！”

雲中子聞言怒道：“你這孽障，竟敢口出惡言，侮蔑師長聖人，合該萬死！”

當下抬手將通天神火柱祭出，但見烈焰騰空，四十九根火龍柱從天而降，將瓊宵圍在中間。

柱中火龍盤旋，威勢赫赫。

瓊宵在陣中掐定避火決，顯出頂上一朵慶雲，垂下道道流采護住全身，仙氣盎然，渾身分毫不傷，對雲中子笑道：“雲中子，你枉自逞凶，看我破你法寶！”

就見瓊宵一手持劍，一手掐印訣，口中念念有詞，忽抬手一指，道聲：“破！”

只見瓊宵周身彩雲飄飄，瑞靄千條，一陣激蕩，早將身周烈火撲滅。

雲中子見狀，連忙收回法寶，怒道：“你何敢破我之術！”

當下仗劍飛身上前，欲要與瓊宵交手。

只聽瓊宵笑道：“你的法寶不靈，便即惱羞成怒？當日元始天尊將我姐妹法寶收走，又當何說？”

說話間，也飛劍上前與雲中子斗在一起。

二人爭鬥之間，卻聽一聲鶴鳴，天空中一團白光落下，照準瓊宵腦門便打。

雲霄看見是白鶴童子是三寶玉如意偷襲，連忙將手中寶劍祭出，擋住三寶玉如意。

卻見雲霄身後一人見白鶴童子偷襲，心中大怒，從懷中取出一個金箍暗暗望白鶴童子頭上丟去。

只見一陣金光閃耀，那金箍早將白鶴童子箍個正着，哀嚎翻滾着從半空中跌落下去。

慈航道人連忙相救，那邊雲中子也吃了一驚。

其實雲中子道法比瓊宵高出不少，激戰一陣，已佔上風，聞身後白鶴童子哀嚎，當下不敢戀戰，抽劍回走。

眼見白鶴童子腦上金箍玄妙，除之不掉，不由又驚又怒。轉頭對施放金箍的道人道：“不知這位道友如何稱呼？”

卻聽那道人笑道：“吾乃是痴仙馬遂，平素最好研究些奇寶妙法。今番讓你見識了金箍，真是見笑了。”

言罷，口中念動口訣，白鶴童子當下抱頭痛呼，哀嚎不絕，截教門人大笑。

雲中子惱羞成怒，與慈航道人對視一眼，當下慈航道人上前稽首道：“我等今番在此相會，也是劫數使然。貧道師兄弟俱在此處，便與截教諸位道兄論個高低輸贏，也好看誰人能上封神榜！”

碧霄冷笑道：“慈航道人休說大話！你有何本事，貧道前來會你。”

說罷，仗劍而出與慈航道人戰作一團。

交手不多時，卻見慈航道人跳出圈外，抬手祭出一物。在空中挺折上下，頭交頭如剪、尾交尾如股，望碧霄剪來。

碧霄見是金蛟剪，卻是躲閃不及，竟被一剪兩段，死於非命。

雲霄、瓊宵看見，悲從中來。

卻聽瓊宵慟道：“前日元始天尊收我法寶，不意今番竟絕了自家姐妹，有負同胞恩情。”

當下持劍飛身上前，欲要斬殺慈航道人。

那慈航道人冷哼一聲，笑道：“是你自己找死！你姐妹當日在黃河陣中壞我同門多人，今番死在自己法寶手上，也算是因果循環。”

說話間，當下又祭金蛟剪來殺瓊宵。

那瓊宵念動口訣，指望收了金蛟剪，奈何這金蛟剪被元始天尊收走，早已抹去了三仙姑靈識，上了闡教封印，聖人施為，瓊宵哪裡能收的動？幸得瓊宵熟知金蛟剪厲害，又有碧霄前車之鑒，早有防備，身化一道彩光而走。

那金蛟剪落下，卻將瓊宵坐騎鴻鵠鳥剪成兩段。

身後雲中子看見瓊宵要跑，抬手也祭出一物，赫然正是混元金斗。將瓊宵所化的彩光一收，往混元一氣陣內一甩，早將瓊宵丟進陣內。

那邊雲霄看見是混元金斗，不由更是大怒，轉頭對眾門人說道：“此混元金斗落入闡教之手，元始天尊竟叫他門人用此物對付我們，卑鄙莫過於此！你們快走，回金敖島請掌教老師相助。莫要被此寶傷了性命，徒添我姐妹之罪。”

馬遂大呼道：“雲霄娘娘何出此言！我等同門師兄弟，有難同當，禍福相依，豈能舍你而去。”

這邊正爭執不下，那邊雲中子又將混元金斗祭出，笑道：“今番你們都是封神榜上有名之人，誰都別想跑掉。”

言罷，只見金光連閃，數十名截教門人俱都被拿住，摔進混元一氣陣中。

雲霄依仗道法，勉強抵擋了一陣，終究不及，也被甩進陣內。

慈航道人拍手笑道：“今番成此大功，不怕截教中人不前來送死。”

雲中子摸着手中混元金斗，臉上表情變幻一陣，良久才道：“不意此物竟有如此威力。前者捉我教中同門十數人，今番又反捉了截教門人。先天之物，果然妙用無窮。”

慈航道人輕笑道：“今番老師賜下此寶，道兄又立下大功。回去之後此寶必然歸於師兄，師弟在此先恭賀師兄得此奇寶了。”

雲中子微笑不語，忽聽混元一氣陣內一陣抖動，當下二人對視一眼。

慈航道人冷笑了一聲：“不自量力！”

當下抓起倒地哀嚎的白鶴童子，一起進陣鎮中去了。

慕白元神之軀醒了，在瓊宵被抓進陣中時便醒了。

不醒不行，瓊宵進陣之後提起法力猛力攻擊了幾下陣法，一直被慕白元神之軀小心翼翼保持着平靜的混元一氣陣立馬發動起來。

狂暴的混沌氣流帶着毀滅一切的氣息四處肆虐，驚醒過來的慕白元神之軀連忙伸手將瓊宵拉進了太極圖印的防禦之中。

隨後是馬遂等人，隨後是雲霄。

看着太極圖印越來越微弱的光芒，慕白元神之軀心中一陣焦急。

忽轉頭看見雲霄臉上悲切的神情，慕白元神之軀心裏一緊。仔細一看，不見了碧霄。

心知三宵一向姐妹情深、形影不離，既然雲霄與瓊宵都在這裏了，碧霄不在，那麼肯定是出事了。

思及此處，慕白元神之軀心中一陣難過與自責。要不是自己到冀州來看申公豹等人，也不會不小心中了闡教中人的圈套，被困在陣中，無法走脫。連累的一眾同門為救自己而身陷險境，碧霄更是遭劫隕落。

當下慕白元神之軀打量了身邊數十個同門一下，不由一陣苦笑。

竟然都是些熟面孔：蓬萊島一氣仙余元、九龍島四聖、火龍島煙中仙羅宣、十絕陣中餘生的孫天君、白天軍等人加上馬遂、雲霄姐妹，竟然大多都是在原封神榜上掛了號的。

# 第1046章 麻姑

眾人被混元金斗一收，修為大降，俱都萎頓不堪。

幸得被混元金斗收取的時間不長，三花尚在、五氣俱全，法力雖然掉了一大截，卻都沒有大礙，也讓慕白元神之軀放心了不少。

當下慕白元神之軀眼見狂暴的混沌之氣不住地與太極圖印衝撞在一起，太極圖印的光芒已經越來越淡，連忙將聚寶盆祭出，把盆中蘊含的磅礴靈氣導引向太極圖印之中，以維持其運轉。

聚寶盆主動吸收天地靈氣，以生成寶物，經過慕白元神之軀有意積累，盆中靈氣早已成實質化狀態了。如此源源不斷地補充着太極圖印的消耗，一時半會兒倒也可以支持的住。

然而，如此下去終非長久之計。

聚寶盆中蘊含的靈氣再豐厚，也終有用完地時候。再說自己等人被困在此處，難保教中同門不會再來相救。

對方有混元金斗在手，除非帶來誅仙四劍或者通天教主親自出手，不然誰也無法討得了便宜。

慕白元神之軀等人正在這邊苦苦支撐，此時的孟津，商周臨時邊境線上卻也是戰雲密布。

姜子牙在西岐坐鎮了一年，基本穩定了局勢之後。上書武王姬發，言西岐城地脈損毀，龍氣外泄，須得另尋福地遷都。

請旨讓武王姬發隨軍東征，一邊視察軍務，一邊尋覓建都之地。

姬發也不想再待在西岐城中了，當下欣然同意姜子牙所請。

大軍開拔，過金雞嶺，翻越五關，過澠池，來到孟津前線軍營，與東伯侯三十萬大軍遙遙對峙。

東伯侯姜恆楚手下也頗有幾個奇人，又有朝中猛將晁田晁雷、張山李錦等人支援，加之麾下士卒常年與東夷交戰，射術精準，倒也與姜子牙打的有聲有色，不露敗像。

這日，周軍哪吒挑戰。

姜恆楚得報大憂，蓋因自己麾下着實沒有能與哪吒相抗的將領。

這哪吒不僅武藝高強，而且道術出眾，加之蓮花化身，又在紅水陣中經過磨鍊，周身幾乎全無破綻，更習得口吐紅水的異術，着實難纏。

連日大戰，商軍死傷將領到有大半折在哪吒手上，今番聽其又來挑戰，令姜恆楚如何不怒？

正沒奈何，忽聽傳令兵來報：“營後有一人騎虎而來，自稱乃是大王子殷郊，請主帥相見！”

姜恆楚得知，連忙出營來接。祖、外孫相見，甚是喜悅。

姜恆楚便問來意，殷郊說道：“我在金鰲島學藝。聞周兵攻至孟津，朝歌朝不保夕，因而懇請掌教老爺通天聖人憐憫我帝室之胄，特許我出山相助，擊退周兵。”

姜恆楚聞說大喜，便問殷郊有何本事。

殷郊當即演示了三頭六臂之術，又取出一個金鈴道：“此物乃是通天教主所賜，不僅能發聲使人失魂落魄，還能收人入內，百試百靈。明日戰陣之上，必叫周兵知道厲害。”

次日會兵，木吒當先挑戰。

姜恆楚因殷郊王子之身，不敢輕易令其出馬，只命麾下將領出戰，被木吒祭吳鈎劍一一斬殺。

張山出馬方才穩住局面，姜子牙軍中哪吒卻又坐不住了，縱風火輪上前夾攻，張山抵敵不住，敗逃而回。

哪吒窮追不舍，看準張山破綻，祭乾坤圈來打。

營后殷郊看見，連忙將金鈴祭出，當頭往哪吒腦袋上一罩。

哪吒畢竟久經沙場，見勢不妙，化一道白光而走。

殷郊見走了哪吒，復又祭起金鈴，只聽一陣清脆的鈴音響過，周軍上下只覺頭暈眼花，俱各東倒西歪。

當下殷郊將金鈴祭出，往木吒頭上罩去。

其時木吒正自頭暈，躲閃不及，被罩了個正着。

姜恆楚眼見對方兵無戰心，士氣低落，當下揮軍進攻，大敗周軍。

姜子牙猝不及防之下，領軍倉惶逃竄，被商軍尾隨射殺，損兵折將五萬有餘。

當日回到營中，姜子牙慌忙遣人打探木吒情況。

不一時，探馬來報：木吒被姜恆楚斬首號令轅門。

姜子牙得報大慟，自思一眾門人，連番征戰，所余不過三四個而已，今番又折了木吒，真不知該如何向普賢真人交代。也不知師兄們的事做成了沒有？那個慕白元神之軀……，可千萬不要再冒出頭來才好！不過如今殷郊道法不俗，姜恆楚兵精糧足，該如何應對才好？

當下姜子牙思忖良久，請了武王姬發旨意，遣使發文至南伯侯鄂崇禹處，請其出一支偏師進攻朝歌，言明分享勝利成果。

旨意發出，不久南伯侯上表，聲稱抱病在身，不能領兵出征。

姜子牙又發文至南方二百小諸侯處，得到回答竟是二百諸侯集體抱病，皆不能領兵相助。

姜子牙得報大怒，罵道：“無信匹夫，隨風搖擺，他日必有所報！”

正焦躁不堪間，探馬來報：“北伯侯蘇護擁立大王子伯邑考為王，打着為先文王報仇的旗號起兵往西岐城方向進攻了，說是要救回被挾持地兩位太后。”

消息傳來，姜子牙大驚失色，慌忙命令大軍後撤，退保城池。一邊命加緊打探蘇護行軍消息，心中實在難安。

此時天下正式稱王者有商朝紂王，西周姬發，和姬伯邑考。

紂王據有河東，得東伯侯支持，雖則連連戰敗，卻也有一戰之力。

姬發得五關之險，又有闡教、西方教相助，在姜子牙輔佐下，控制了西方二百諸侯，實力強勁。

反而伯邑考，佔據大義名分，在蘇護的支持下，得了北方之地，麾下兵精將勇，一時間成了問鼎天下的新銳力量。

此時天下各方勢力基本上都顯現出來了，遊離在這三角勢力之外的，便只有南伯侯鄂崇禹和他麾下的二百諸侯了。

雖然南伯侯一直以來表現出的態度似乎都對王位沒有興趣，然而其麾下畢竟是有數十萬大軍，誰也不敢小視了他去。

都說三角是最平衡的，三王的勢力在經過短暫的交鋒試探之後，不約而同地把注意力轉向了此時中立的南伯侯身上。紛紛遣使交好，意欲將南伯侯拉進自己一方陣營。

鄂崇禹卻是態度曖昧，對三方使者均熱情接待，卻對起兵相助之事含糊其詞，只推說抱病在身，麾下兵甲不整，不能起兵，三王也無可奈何。

此時，北伯侯蘇護的軍隊卻已經開到了青龍關下，準備攻下青龍關，打通進入西岐的通道。

大軍調動，自然瞞不過姜子牙，在親自布置了澠池防禦之後，因為有黃河天險，加之姜恆楚統兵之才也確實不高，姜子牙便將西周五十萬大軍悉數留在此處。

任命降將洪錦為帥，自己卻率領五萬精銳並哪吒、韋護等人馳援青龍關。

青龍關位於五關之北，地勢險要，從此處至西岐近二百里路程。

然而路途險阻，山道崎嶇，大軍行進艱難，花費的時間卻是更多。

原來的歷史中聞仲討伐西岐便走了這一條路，結果命喪絕龍嶺。

青龍關駐兵不多，守將名為鄧秀，不通道術。

姜子牙憂心戰事，一路催軍快行，等心急火燎地領兵到了青龍關，卻見關上分毫未失。

姜子牙心中訝異，入得關來，便命人傳鄧秀前來，詢問戰況。

不一時，鄧秀到來，姜子牙獎慰了一番，便問：“聞蘇護領兵來犯，未知戰事如何？”

鄧秀回道：“末將不敢隱瞞，蘇護領兵二十萬。以蘇全忠、雷震子、鄭倫、陳奇、鄧蟬玉等人為將，申公豹為謀，於十日前到了關下挑戰。末將自知責任重大，不敢應戰，只遣使告急而已，末將實是有罪！”

姜子牙笑道：“審時度勢，為將者當如此，將軍何罪之有！後來如何？蘇護沒有攻城么！”

鄧秀見姜子牙並不責怪自己的不戰之罪，心下鬆了一口氣，方才接着說道：“那蘇護次日便領兵攻城，末將拚死抵抗。幸得青龍關地勢險要，將士用命，方才守住。至夜清點傷亡，卻是死傷大半。末將心中惶惑，原本自忖撐不過第二天了的，豈知當晚卻有一道人來訪，欲助我守關。”

姜子牙聞言，忙道：“不知是何道人，為何相助我軍？”

鄧秀聞言，連忙命人將那道人請來。

不一時，傳令兵領來一個道姑。

只見其身着孜麻道袍，玉足芊芊。肌膚瑩潤，仙氣繚繞。

進的堂來，美目轉視間，對着姜子牙稽首道：“貧道二仙山麻姑洞練氣士麻姑，見過姜子牙道友。”

姜子牙聞言，驚奇不已，連忙起身稽首還禮，口中道：“不知是道友駕臨，失禮之至，實在罪過！子牙多謝道友援手之德。”

卻聽麻姑說道：“子牙不必謝我。自黃龍隕落之後，貧道心欲報仇久矣！奈何那慕白道行極高，流波山實力雄厚，貧道卻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近日聽聞蘇護起兵犯青龍關，其軍中蘇全忠、雷震子、申公豹等人均是流波山門下，貧道因而前來，本欲出心頭惡氣，何當子牙之謝！”

原來這麻姑與黃龍真人卻是雙修地道侶，所謂二仙山麻姑洞原本就是麻姑的洞府，二仙山原本也不叫二仙山，只不過後來與黃龍真人結識，方才改名。

# 第1047章 聖皇靈藥

黃龍真人自己也懶得尋找洞府，就在麻姑洞住下來，樂得逍遙自在。

黃龍真人被慕白元神之軀殺死，麻姑自然傷心悲痛，自知打不過慕白元神之軀，這才尋機來到青龍關，找慕白元神之軀幾個徒弟的麻煩。

麻姑雖是黃龍真人道侶，卻並未拜入闡教，乃是散修身份。道行說不上高深，不過與黃龍真人雙修了這麼久，卻也到了玄仙境界，遠遠不是雷震子、蘇全忠等人能比得了的。

只不過麻姑手上卻沒有什麼厲害的法寶，當日出戰，擊敗了蘇護軍中幾員大將之後，申公豹見其法力高強，索性命蘇全忠、雷震子、鄧蟬玉、鄭倫、陳奇等人一擁而上，各施法寶。

麻姑猝不及防，依仗道術帶傷逃走。

回到青龍關上，麻姑取了丹藥治傷，心中惱怒非常，當夜便教鄧秀築起高壇，一更時分，麻姑蹬壇作法，取了一斗白米，四方拜祭完畢，駕雲來到蘇護軍營上空，按坎、離、震、兌方位將手中白米撒下，變作粒粒丹砂，飄入蘇護軍營。

麻姑又站在空中作法，回到青龍關，又在壇上念咒，至三更方才完畢，收法回營。對鄧秀說道：“十數日內，蘇護軍必然大變，將軍可做好準備，一鼓破敵。”

此後幾天，蘇護軍前來挑戰，青龍關守將均置之不理。

再後幾日，卻不見蘇護軍前來挑戰了。

鄧秀遣人查探，原來蘇護大軍染疫，數十萬大軍俱都渾身發熱，癢痛不止，漸漸全身都生出許多疹子來了。

鄧秀得報大喜，一邊命人密切查探，一邊整頓兵馬，只等蘇護軍中生亂，便要起兵一舉破敵。

姜子牙原本以為青龍關必然無法擋住蘇護大軍，豈知有二仙山散修麻姑下山，發麻疹使蘇護大軍身染疾疫，無法出戰，因而保得青龍關不失。

姜子牙見狀大悅，一邊安排士卒休息並檢查守城事宜，一邊命鄧秀加派人手查探蘇護軍中的動靜。

卻說蘇護大軍感染麻疹，全軍上下痛苦不堪，只有申公豹有三品金蓮護身，蘇全忠和雷震子身負玄功戰技，各尋地潛運玄功之下，皆不曾染病。

然而二十萬大軍卻是哀鴻遍野，戰力大損。

蘇護只得命緊守寨門，招麾下將官商議對策。此時姜子牙卻尚未到得青龍關。

眾將抱病而來，俱各病怏怏有氣無力，聞蘇護問計，眾將哪裡能有什麼計策，只是大眼瞪着小眼而已。

蘇護一邊忍着身上瘙癢，一邊看着眾將，見眾人面色愁苦，不由心中失望。

忽轉頭看見申公豹、雷震子、蘇全忠三人精神奕奕地站立一旁，不由奇道：“我等遭左道之術算計，俱各身染疾疫，何以爾三人不曾有事？”

申公豹回到：“我等乃是流波山慕白真人門下，老師傳下道法，因而不曾染疾。”

蘇護羡慕地道：“仙家道法，果然不凡！只是目下大軍遭此劫難，不知如何應對才好？”

申公豹看着蘇護希冀的目光，當下拱手道：“我也無法可解，然而我師傅慕白真人道行高深，必然可以應對此次劫難。我這便往流波山一行，君侯還請保重自身。”

蘇護聞言道：“丞相快去快回，此間二十萬性命皆系丞相一人身上。”

申公豹稽首，縱遁術去了。來到流波山，高明高覺望見，將申公豹接進山中，各敘同門之情，申公豹便道：“師弟有事要見師傅，還請二位師兄告知師傅何在？”

高明高覺對視一眼，笑道：“師傅不在山中，凡事找大師兄商議。”

申公豹無奈，只得隨着高明高覺去見六耳獼猴和倉頡、伶倫等人。

六耳獼猴前者異術被破，聽覺喪失，然而大羅金仙修為。即便六識全廢，與人交流也不過小事一樁。

只不過六耳獼猴至被原始天尊暗算，失了六耳異術之後，變得鬱郁寡歡，心情壓抑，不復原來飛揚跳脫、無拘無束的性情了，讓慕白元神之軀等人看得好生難過。

當下高明高覺領着申公豹來到六耳獼猴身前，申公豹便將蘇護大軍受困青龍關之事說了一邊。

問道：“如今蘇護二十萬大軍身染疾疫，無力再戰，不知大師兄可有法解救？”

六耳獼猴聽了申公豹之言，閉目沉寂良久，方才睜眼道：“師傅臨下山之時，曾有留言，道你有危難之時，可往九龍島尋訪師叔呂岳相助。另麻疹之疫，當往火雲洞拜求地皇神農氏解救。”

申公豹正心下躊躇，不知火雲洞在哪裡，剛要開口詢問，就見六耳獼猴轉頭對倉頡說道，“神農氏乃是聖皇之尊，不可怠慢！師弟乃是人族字聖，可親往一趟，當可請動農皇相助。”

倉頡起身稽首道：“敢不從命！師弟這便去也。”

言罷，駕起一朵彩雲走了。

申公豹見事了，亦稽首道：“蘇護坐困青龍關下，情勢危急，師弟不敢久留，這便先去了。師兄保重！”

六耳獼猴等人也稽首還禮。

當下申公豹離了流波山，駕水遁往九龍島而去。

六耳獼猴看申公豹去的遠了，方才迴轉後園，就在那株鱗翅五針松下打坐，靜頌黃庭。

卻說申公豹到了九龍島上，見此島方圓數千里，草木繁盛，靈氣沛然，雖不及流波山，卻也是個仙家福地。

申公豹不識路徑，在島中轉了許久，忽見前方一人作歌而來，其歌曰：不負玄門訣，工夫修鍊來。爐中分好歹，火內辨三才。陰陽定左右，符印最奇哉。仙人逢此術，難免殺身災。

申公豹聽歌，心中暗暗納異，見其人挽雙抓髻，穿淡黃服，面如滿月，三柳長髯，形狀甚為怪異。

當下上前稽首作禮道：“貧道乃是流波山慕白真人門下申公豹，到此間欲尋訪師叔呂岳，不識路徑。不知這位道兄如何稱呼，能否為貧道指個路？”

那道人上下打量了一番申公豹，口中道：“吾乃是呂祖門下弟子李奇。道兄既是流波山慕白師伯門下，與我便是同門。卻不知尋我師傅有何要事？”

申公豹喜道：“不意在此遇到道兄，真乃天意！”當下將青龍關之事告知李奇，請代為引見呂岳。

那李奇滿口答應，便引着申公豹來到一處洞府，洞邊大書：瘟癀洞。

申公豹即駐足不前，李奇自進洞稟告呂岳。

不一時，李奇出洞，對申公豹道：“家師請道兄進去。”

申公豹這才隨李奇進了瘟癀洞，見正中一道人，穿大紅袍服，面如藍靛，發似硃砂，三目圓睜，氣勢非凡。

申公豹心下猜度其必是呂岳，當下稽首道：“流波山慕白真人門下申公豹拜見師叔，師叔萬安。”

呂岳笑道：“不必多禮！你此來何事？”

申公豹便將蘇護大軍在青龍關下被麻姑所下的麻疹算計之事說了一邊，懇求道：“弟子回山求救，我師指點我我來師叔處相求。還請師叔看在同門一脈，救我二十萬大軍性命！”

呂岳聞言，點頭道：“既是瘟疫作亂，倒是與我頗為相得，當往一觀。”

當下便整理了幾件法寶，命門下四位弟子：周信、李奇、硃天麟、楊文輝，一起隨同前往。

呂岳駕雲，領着申公豹並門下弟子到了青龍關外蘇護軍營，見滿營軍士俱都哀嚎，渾身上下俱是疹子，紅白相間，恐怖非常。

呂岳見了，當即施法引北方葵水之氣為眾軍降溫，不一時，軍營內氣溫大降，眾軍方才好受一些。

然而蘇護大軍均是凡夫俗子，此時並未儲備冬衣，呂岳卻也不敢將溫度降得太低，免得凍傷了人。

饒是如此，全軍將士已是好過了許多，勉強持的兵器巡走。

蘇護聽得申公豹帶來幫手，心中大喜，顧不得身上難受，強撐着病體接待了呂岳。

到讓呂岳心下頗為感動，在細心檢查了蘇護等人所中的瘟疹之後，當下便拍胸脯保證要為蘇護大軍報這一箭之仇。

蘇護聞言自然大喜過望，然而麾下大軍疾疫在身，無力作戰卻也是個難題。總不能光叫呂岳、申公豹等幾個道術在身的人去衝鋒陷陣吧？當下便詢問治病之法。

眾人正談論間，忽覺一片陰影籠罩天地，絲絲古樸純正的氣息瀰漫了整個軍營，不覺相顧駭然。

呂岳連忙帶人走出帳來，卻見一朵碩大的墨底金邊彩雲垂在蘇護軍營上空，氣勢驚人。

呂岳正要發問，就聽旁邊申公豹高聲說道：“師兄總算來了，可曾取得解藥？”

只見天空雲收霧散，顯出倉頡聲音來，緩緩降落在地，對申公豹、雷震子、蘇全忠等人點了一下頭，稽首道：“流波山慕白真人門下倉頡見過呂岳師叔。”又轉頭對蘇護道，“君侯，貧道有禮了。”

眾人一番見禮，又都回到中軍大帳之中坐下。就聽申公豹一臉期盼地問道：“不知師兄此行如何？”

倉頡笑道：“幸不辱命！”

言罷將將手中藥草展示了一下，說道：“聖皇聞知疾疫流行，故而賜下靈藥。”

說著將藥草交給了蘇護，一邊稽首道：“此間事了，貧道不能久留人世，這便先行告辭”

言罷起身駕雲而去了，竟不多留片刻。

# 第1048章 死而復生薑子牙

蘇護得葯大喜，立馬命人煮葯並配合聖皇賜下的丹藥救人，全軍上下竟是漸漸好轉。

然而此時姜子牙卻也領兵到了青龍關，得知蘇護大軍被麻姑下了麻疹之疾。當下大喜，探明蘇護軍動向之後，便來挑戰，以試探蘇護軍尚余多少戰力。

蘇護聞報大憂，當機立斷命蘇全忠雷震子二人前去應戰，卻偷偷命士卒打點行裝，準備拔營後退。

此時疾疫剛過，大軍疲弱不堪，僅憑几員大將，實在無力應戰。

蘇全忠、雷震子當即領了數百健壯的士卒出營列陣。

姜子牙遣哪吒、韋護出戰，一通廝殺，混戰一場，姜子牙見討不了便宜，這才領兵回城。

待姜子牙走後，蘇護卻拔營後撤百里，方才重新安下營寨。只等士卒體力養好之後，便要再次攻打青龍關，心中只憂姜子牙趁勢偷營。

呂岳得知，笑道：“君侯不必憂慮！前者麻姑道人施法降瘟，麻疹之疾與貧道而言不過小術耳。今番我等正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令彼知我截教大法。”

蘇護聞言大喜，便問呂岳有何術可制敵軍。

呂岳當即稽首道：“貧道在碧游宮學道，我師傳下萬般道術，變化奧妙無窮。貧道不過學得皮毛，忝為瘟主。今麻姑以瘟疫逞凶，我便以瘟疫制彼。正所謂天理循環爾！”

蘇護大喜，便請呂岳施法。

當夜呂岳命四個徒兒拿了四葫蘆瘟丹，依仗道術潛入青龍關內，呂岳自駕雲來到關上，將瘟丹一把把抓在手中，往關內東南西北撒定，踏罡步斗念咒完畢，方始收功回營。

蘇護接着詢問情況，呂岳道：“我今日行瘟，定與汝成功。不用張弓只箭，只須六七日後，叫他滿城軍民盡皆死絕。君侯可坐待功成，不負我下山一場。”

蘇護聞言，心中暗暗驚異。

次日遣人打探，果見青龍關內士卒盡皆萎靡不振，不由心下大喜。

如此過了兩三日，蘇護見大軍體力漸漸恢復，又得報青龍關上並無一個周兵守把，當下便欲調兵攻城。

詢問呂岳可否。呂岳道：“便不攻城，數日之內，姜子牙大軍也要死絕。既君侯心急，遣兵攻城也可以，貧道並無二話！”

蘇護聽了此言，當即命拔營而起，到青龍關下紮下營寨，即命蘇全忠、雷震子、陳奇、鄭倫、鄧蟬玉等人領兵攻城。

姜子牙在關內卻是憂心如焚，身上也是難受之極。

至呂岳行瘟之後數日，整個青龍關便陷入愁雲慘霧之中，大白天不聞人聲，關中煙火全無，街上人跡渺渺，彷彿一座死城。

合城上下，便只有哪吒蓮花化身，麻姑道術強橫，也會行瘟，故而二人不曾染疾。余者皆萎頓在床，痛苦不堪，死傷者極多。

姜子牙自然也不脫此厄，染疾在身，整日里無心軍務。

這日哪吒來報，蘇軍在外討戰，言明若不出戰，便要攻城，請令定奪。

姜子牙聞知，心中更是焦急，奈何手足無力，只得徒呼奈何。滿城軍民遭厄，主將又無力起行，哪吒不由慌忙無計。

卻見姜子牙強撐着支起身子來，對哪吒道：“情勢危急，你將我道袍取來。”

哪吒領命，去包袱中將一件道袍取出，交與姜子牙。

姜子牙說道：“這道袍乃是當初我下山之時，老師所賜。內藏萬般變化，水火不侵。”

說著抬手一抖，那道袍展開，一陣金光閃耀，竟復化出一個姜子牙的形象來，對着床榻上的姜子牙稽首道：“道兄相召，貧道敢不從命，去去就來。”

姜子牙虛弱已極，微一點頭，便又倒在床上。

那道袍所化的姜子牙微微一笑，走出府門，上的城頭來，見城上一片蕭條，並無半個兵卒守御。

當下將身子一抖，射出無數絲線，皆化為彪形大漢，上得城牆來往來走動，旗槍歷歷，耀武揚威。

蘇全忠等人本在城下準備攻城，陡見原本平靜地城上突然湧出這許多士卒，一個個精神飽滿，健壯非常，不由大是驚奇。

又見姜子牙笑眯眯地站在城頭上，西岐大將哪吒、散人麻姑隨侍在旁。

蘇全忠等人心中驚異不定，欲要攻打，着實心下沒底，在城下逡巡良久。

雷震子首先沉不住氣，展開風雷二翅飛上城頭，揮舞黃金棍打向姜子牙，口中道：“叛國逆賊，拿命來！”

卻見一道金光閃耀，哪吒將乾坤圈祭起打向雷震子。

雷震子受這一阻，身形稍緩，被麻姑抓了一把白米兜頭撒下，當即被打落回去。

鄭倫見狀，悄聲道：“如今情勢有變，我等不如暫且回軍。聽候君侯調遣，再作理會。”

蘇全忠點頭稱是，當下眾人領兵後撤，復又迴轉軍營向蘇護報訊去了。

青龍關上，“姜子牙”看着遠去的蘇護大軍，嘴角閃過一絲嘲弄的笑意。瞬間身子一抖，滿城守衛化為絲絲金線融回身體之中。

一陣光芒閃耀，復又化為一件道袍，安安靜靜地飄落到哪吒手上。

哪吒手捧月白道袍，強壓下心中一絲怪異的感覺，急急忙忙回身往姜子牙住處行去。來到床榻旁，看着姜子牙虛弱無比的病體，心中一陣慌亂。

愣愣地將道袍擺放在姜子牙枕邊，靜等了好一會兒，卻是無計可施，姜子牙也始終不醒。

良久，哪吒起身出門，抬眼看了看空曠的城池，十數萬人口的關隘此時寂靜無聲，仿如一座死城。撫了撫胸口，只覺甚為壓抑。

當下腳下一蹬，縱起風火輪往乾元山金光洞而去。

哪吒來到金光洞，入目處，只見芳草萋萋，塵埃處處，好端端一個神仙洞府竟然甚為破敗，不由心下大慟。

自思：如今師傅已亡，天下尚有何人能為我排憂解難？心中悲苦，不由痛哭失聲。

良久，哪吒將金光洞打掃了一遍，將護山大陣啟動起來，這才揮淚離去。往九仙山桃源洞尋找廣成子不獲，詢問之下，山中小童方才說道：“前些日子師傅約了一眾同門師叔出去了，至今未歸。師兄若是有事，不妨等上些時候。”

哪吒苦笑道：“我西周大軍危如累卵，豈能等待？”

當下蹬風火輪離去，立在雲頭，轉目四顧間，不由生出茫然之感。正彷徨無計，突見遠處天空閃起一圈七彩光芒。

哪吒一見，認得是昆崙山方向。當下暗罵自己糊塗，如何竟忘了掌教師祖乃是聖人之尊。當下腳蹬風火輪便往昆崙山而去。

到了昆崙山，落在麒麟崖下，哪吒心中焦急，悶頭就往前沖。

一個童子走出叫道：“你是何人！竟敢在聖人道場亂走。”

哪吒一驚，不敢再造次，當下解說身份。

童兒方才笑道：“我奉老爺之命等你多時了，跟我來吧！”

言罷轉身往玉虛宮內行去。哪吒只得亦步亦趨。

進得玉虛宮，原始天尊坐在丹犀之上，哪吒下拜到：“弟子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門下哪吒拜見掌教師祖。還請師祖慈悲，救我青龍關滿城上下性命！”

原始天尊看了哪吒，微一點頭，道：“你先起來！青龍關之事，我已知曉。人間行瘟疫，一盛一衰，死生禍福，人道之常耳！此亦是天數使然，不必驚慌。我這裡有靈丹一粒，可救姜子牙性命，你且拿去。”

哪吒上前接過，卻聽原始天尊接着說道：“瘟疫之疾，非不能救。天數之下，卻不能由我來救。你可往火雲洞拜見人族聖皇神農氏，此是人族之劫，彼聖皇之尊，自當相助。”

哪吒聞言大喜，問明了火雲洞所在，當即縱風火輪前往。

來到火雲洞外，只見景物奇詭，雲升霧合，變幻萬千。

哪吒看了許久，前車之鑒，卻是不敢妄動。

不一會兒，洞內走出一個童子。

哪吒連忙上前稽首道：“闡教弟子哪吒，有要事欲拜見聖皇老爺，還請這位道兄通傳一二。”

童子看了看哪吒，說道：“三位聖皇老爺已知你到來，隨我進洞去吧！”

哪吒大喜，便即進洞拜見，說明來意。

伏羲道：“人族疾疫流行，雖是天數，然我等身為人皇，卻不得不救。皇弟，你便助他一助吧！人間雖有爭端殺伐，總是一脈傳承。不可厚此薄彼！不論伯邑考、姬發、殷紂，終須一視同仁才是。”

神農氏道：“皇兄之言，弟深為贊同。天下紛紛相爭，皆言正統。生靈何辜，竟添疾疫之苦。不管截教、闡教，總是凡人受難。”

當下神農氏起身，往後園中取了一株柴胡草交與哪吒，又拿了丹藥以解救青龍關燃眉之急。

哪吒得了丹藥，又得了藥草，心中大喜，方才拜服告辭離去。

哪吒得了丹藥迴轉青龍關，急忙取葯救治滿城軍民。也是劫數使然，姜子牙命中註定享受人間富貴，卻也得受七死三災之苦。

等到哪吒把葯拿來，姜子牙老邁之軀早已嗚呼哀哉了去。

哪吒見狀大驚，慌亂之間記得原始天尊曾賜下保命靈丹。急忙將丹藥取出，細細研化了和水給姜子牙灌了進去。

半晌，姜子牙方才悠悠醒轉。

# 第1049章 聖人隨侍齊出

哪吒見狀大喜，慌忙照顧姜子牙休息，卻聽姜子牙詢問軍情。

哪吒將這兩日情況一一通報，姜子牙也嗟嘆不已。

正說著，傳令兵來報：蘇護領兵挑戰。

姜子牙聞報大驚，自己一方剛剛解了瘟疫，死傷極多，軍民體力尚未恢復，士氣正低迷，如何能夠再戰？當下姜子牙顧不得重病剛愈，與哪吒一起城頭來察看軍情。

但見城下旌旗歷歷，蘇護麾下幾員大將耀武揚威，殺氣攝人。

再轉頭看向守城兵卒，盡皆疲弱不堪，連手兵器都無力平舉，只能倒拖於地。

當此情景，即便姜子牙再有智謀卻也無法可想。

只得硬着頭皮對城下喊道：“蘇侯爺，我家先王與侯爺乃是至交。我主姬發仁德佈於天下，對侯爺也是禮敬有加。今何以假逆賊伯邑考為王，而興無名之師討伐我大周，致令生靈塗炭，百姓遭殃。豈非罪孽！望君侯聽我一言，速速退兵，不失兩家之好。”

蘇護在城下大罵道：“姜子牙休得巧言蠱惑！你西周素行不道，姬昌為殷商之臣則遣使刺君，姬發為人子則箭射親父，豈有半點君臣綱紀，父子人倫！今伯邑考窘困來投，我焉能不替天行道，維護綱紀，誅戮你等無君無父之輩！休得廢話，快快出城受死！”

姜子牙聞言氣的不輕，怒道：“你使左道之術制我，今我安然無恙。全軍已然恢復，看你如何能破我城池！”

正說之間，卻見城下蘇護大手一揮，麾下二十萬大軍早已不管不顧地沖了來，各架雲梯衝車，開始攻城。

姜子牙看得憤怒不已，卻是無可奈何，畢竟打仗還是得普通士兵才行。見蘇護不顧一切地攻城，心也自怯了。只得領了一干疲弱兵馬棄了青龍關，往西岐城方向退走。

大軍剛剛到達黃花山，山道狹窄難行，姜子牙命士卒小心，一邊察看後面有無追兵。便叫士卒稍息，於險要處布防。

正喘息間，忽聽一人說道：“姜子牙，命註定，你逃不過這一劫了，乖乖地拿命來吧！”

姜子牙大驚，轉頭看視，卻見呂岳笑吟吟地站在山頭，旁邊立着一人，手持銀槍，雙目噴火，憤恨地盯着姜子牙。

這不是他人，正是前時破聞仲大軍時被慕白元神之軀帶回山的黃天祥。

姜子牙見此二人，心暗暗叫苦。正待答話，見黃天化持槍飛身而下，在空劃過一道炫目的白光，直取姜子牙咽喉。

“鐺”一聲金鐵交鳴之聲，卻是姜子牙身邊的韋護見勢不妙，強提起法力，祭降魔杵擋下了黃天祥的攻擊。

黃天祥見狀，將手銀槍一抖，向外一劃，韋護大病初愈，手腳無力，不由踉蹌了一下。

黃天祥手下卻是毫不留情，銀槍吞吐不定，便要刺殺韋護。

眼看得手，旁邊傳來一聲嬌呼：“賊子住手！”

黃天祥只覺腦後寒氣逼人，急忙側身躲避。

定睛一看，卻是麻姑揮劍前來救護韋護。

黃天祥大怒，正待挺槍前，聽呂岳說道：“賢侄只管去殺姜子牙，麻姑道人便交給我好了！”

言罷也招出一把仙劍，揉身而，與麻姑戰在一起。

黃天祥見狀，轉身向姜子牙走去。

姜子牙身邊親衛卻撲了來，將前路堵住，與黃天祥廝殺在一起。

黃天祥心暗暗焦急，這些士兵戰鬥力雖然不強，卻是難纏的緊。沒有在第一時間殺掉姜子牙，這令黃天祥頗為惱怒，出手毫不留情。長槍在手蜿蜒盤旋，宛如朵朵梨花。

梨花開過，帶起絲絲血霧。周軍士卒倒地，全都盔甲整齊乾淨，渾身下只有一個血洞，臉表情驚恐迷惑，半晌傷口處才流出少許血液來，將面容污染。

黃天祥長槍橫掃，不住地拉近與姜子牙的距離。

那邊，呂岳與麻姑在空交手，卻已漸漸分出勝負。

這麻姑道行雖然不錯，卻又哪裡是呂岳對手，不到片刻便已落在下風。

當下麻姑飄身後退，伸手抓出一把白米，兜頭往呂岳撒去，口念念有詞。

呂岳見狀，駐足不前，將頂慶雲顯出，不待麻姑念咒完畢，抬手祭起一物，名為列瘟印，者非死即傷，附帶毒性。

起在空，變為小山一般，往麻姑壓下來。

麻姑哪裡躲得過？被列瘟印打腦門，登時斃命。

呂岳收了列瘟印，心情舒暢，笑吟吟地站在山頭看着黃天祥發威。

不多時，黃天祥也殺到姜子牙身邊，手長槍如一條銀龍，矯健如飛，光芒萬丈。

姜子牙武藝本不純熟，見黃天祥來勢洶洶。進無可抵擋，心不由發慌，勉強挺身欲要逃跑，早被黃天祥一槍刺胸膛，大叫一聲，登時氣絕。

黃天祥手握銀槍，看着姜子牙倒下，心怨氣一掃而光。不由仰天禱告：“父親。孩兒今日總算報了此仇。”

當即收槍拔劍，欲要割下姜子牙首級，好回去表功、拜祭。

正欲動手，見一道金光撒下，將黃天祥彈飛出去。

呂岳見狀，轉頭一看，認得來人是西方教毗婆屍、舍婆、迦恭弘=叶 恭弘、俱那含四人，不由心一驚。

心念一轉，笑道：“幾位道友不在西方極樂世界納福，怎麼跑到我東土來了。豈不知此地正處封神殺劫，若是幾位道友一不小心殺劫臨身，豈非大大的不妙！”

毗婆屍瞪了呂岳一樣，轉身向俱那含使了個眼色，俱那含心領神會，飄身而下，來到姜子牙身旁看視傷勢。

看罷，取了一粒散發著檀香味兒的丹藥揉碎了，一半敷在姜子牙傷口，一半和水給姜子牙灌了下去。

半晌，只見姜子牙氣色漸漸好轉，胸口那個觸目驚心的血洞也漸漸癒合。

俱那含這才鬆了一口，抬頭對毗婆屍點了點頭。

毗婆屍微微一笑，轉頭對呂岳稽首道：“呂岳道友，貧道有禮了。久聞道友道行高深，一向閑雲野鶴，隱跡山林。今日為何出山，甘犯殺戒！”

呂岳聞言笑道：“西方教的人果然虛偽！你我兩教交戰數次，早已是敵非友，何必說這些廢話！只管動手是。”

毗婆屍微微一笑，轉頭看了看黃天祥，說道：“天祥小道友將門虎子，又師出名門，果然不凡。聽聞次絕龍嶺之戰，小道友已隨慕白真人回山，今日為何又來沾惹紅塵？”

黃天祥聞言道：“我奉師命下山，與你何干！你們強自闖入劫，封神榜必是有一席之地，這也是自己找死！”

毗婆屍與俱那含、舍婆等人對視一眼，臉閃過一絲訝異地神色。

舍婆忍不住問道：“你說你奉師命下山！難不成慕白真人尚在流波山么？”

黃天祥笑道：“我師父不在自家道場之，又在何處？你問的真是好笑！”

毗婆屍等人聞言沉吟不決，地下姜子牙卻已趁機收攏殘軍，一路催促着往西岐方向去了，掉崖腳踏而死者於路不絕。

呂岳、黃天祥與西方教四人對峙，也不去管姜子牙如何動作。

良久，西周大軍已不見了蹤影。

毗婆屍方才笑道：“天祥小童何必打誑語！我知慕白真人已被闡教諸位道友困在混元一氣陣，連同三仙姑、羅宣等人也一道被困。你為修道之人，如此欺詐，不怕污了道心？”

黃天祥不由笑道：“我師父法力無邊，事事料敵機先，豈會你算計？毗婆屍道人，枉你道行高深，今番也要落入套，為我道門填那封神榜的人頭數！”

毗婆屍聞言心一驚，隨即想起自己身後有兩位聖人撐腰，自己師兄弟四人也算得法力無邊，今番出山也是因為闡教弟子全部去布混元一氣陣，原始天尊無人可用，轉而向西方求援，准提這才派自己師兄弟下山的。

換言之，自己身後有三位聖人，這天下還有什麼好怕的！當即心大定，手指微微一動，俱那含、舍婆、迦恭弘=叶 恭弘等人腳步一轉，早已將呂岳與黃天祥圍在當。

只聽毗婆屍口笑道：“我等此來，正是要替天行道，送你二人封神榜！”

言罷，要動手。

卻見陣黃天祥與呂岳似笑非笑地望着自己，眼閃過一抹嘲弄的笑意。

毗婆屍等人看着呂岳、黃天祥二人笑容，心一陣不安。

正自躊躇間，忽覺周圍景色一陣變幻，數十道恢弘大氣的光芒閃耀而出，一股令人心悸的氣息瞬間鎖定場的毗婆屍四人。

毗婆屍等人抬眼一看，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

來者卻是通天教主坐下，一向隨侍在聖人身邊的金靈聖母、龜靈聖母、虯首仙、烏雲仙、金光仙、靈牙仙、毗盧仙、無當聖母、長耳定光仙並多寶道人門下火靈聖母、金靈聖母門下余元等數十名道人，將毗婆屍四人團團圍住，殺氣森森，撲面生寒。

只聽金靈聖母笑道：“西方教幾位道友，我師兄弟恭候多時了！哎，你等既然明知紅塵劫難深重，何不躲在極樂世界逍遙快活！偏偏硬要插足進大劫之，那便也怪不得我們手下無情了。”

# 第1050章 通天出手

毗婆屍身後俱那含掃了截教眾人一眼，宣一聲佛號道：“截教眾位道友，我西方教一向廣開宗門，接納有緣，乃是天底下一等一的清凈之地。你等既知身處大劫之中，何不來我西方極樂世界，享那無邊福樂！”

龜靈聖母聞言氣極笑道：“死到臨頭，還在巧言令色！西方大法，果然獨樹一幟。然而任你舌燦蓮花，今日也休想逃離我師兄弟之手。看打！”

說著，抬手祭出隨身法寶日月珠，二珠一紅一藍，在空中交纏而進，光華漫天，奇詭絕倫，望俱那含頭頂落下。

俱那含不識此寶，只覺威勢甚大，難以力敵，又被截教眾仙圍在當中，料不能逃。

當下急忙顯出法身，紫發藍碇，口露獠牙，四首八臂。

頭頂一抹金光，顯出一顆斗大的舍利子，朵朵蓮花飄飛，瑞彩翩翩。

俱那含仗此法身，硬接日月珠一擊。直打得倒飛而回，滿口金血，萎頓不堪。

那邊龜靈聖母尚自不依不饒，再要祭寶。

毗婆屍見狀，連忙將手中念珠一彈，兩手掐印，口中念動真言，一時梵音大作。

字字真言閃現，一邊護住自己等人，一邊往龜靈聖母撞去。

龜靈聖母見此，也知道厲害。當下顯出頂上三花，碧光蕩漾間。

隱隱有卜筮之氣，玳瑁之光。

龜靈聖母顯出三花，將毗婆屍真言隔絕，也自一手掐印，一手持劍，口中念念有詞，竟與毗婆屍鬥起法來。

那邊金靈聖母看見，不由一陣焦急。

其實若論鬥弄法術，三教自然各有所長，然而若論咒法威力，除開天生神通的巫族，便要數西方教了。

西方教中各類真言印訣，歷代以來層出不窮，玄妙非常，着實令人嘆為觀止。

龜靈聖母雖然曾隨聖皇伏羲推演八卦，有卜筮之能，先知之妙，比之毗婆屍卻也稍有不及。

此正是以短擊長，金靈聖母思及此，當下大叫道：“毗婆屍不要猖狂。吾來也！”

抬手將四象塔往空中一投，直往毗婆屍頭頂落去。

金靈聖母此寶，數次揚威，西方教中人卻也識得，知道厲害。當下比舍婆兩手一搓，顯出一朵金蓮，升騰而上，托住四象塔。

比舍婆也自口吐真言，不斷加固金蓮的防禦，顯然頗為緊張。

金靈聖母卻是不慌不忙，抬手又祭出一物，卻是龍虎玉如意，在空中呼呼地打着旋兒，直直地往比舍婆面門而去。

比舍婆大駭，身後迦恭弘=叶 恭弘急忙將項上念珠取下，一百零八顆念珠蘊含着無邊法力，往龍虎玉如意疾飛而去。

只聽一陣玉馨之音，迦恭弘=叶 恭弘項上的念珠被擊碎四十八顆，余者盡皆金光黯淡，卻也將龍虎玉如意擋了下來。

這邊金靈聖母與龜靈聖母二人出手，毗婆屍等人已然左支右絀，疲於抵擋。

毗婆屍看着截教眾人強力法寶一一呈現，心中不由微微氣餒。

若論修行歲月之長，法力積累之深，在場的截教眾人中便只有金靈聖母和烏雲仙與西方教四人相當，余者如龜靈聖母等人皆是遠遠不如。

然而西方教中靈寶缺缺，卻是大大的比不上道門弟子地財大氣粗。大家又同是大羅金仙，論道行雖是有些差別，卻始終是同一階段，西方教中人在道法上並不佔多少便宜。

此時毗婆屍等人仗着修行日久，見識卓絕，法力積累深厚無比，與金靈聖母糾纏，倒也勉強不落下風。

大羅金仙乃是個人修行的頂峰，再進一層便是感悟天道，以期證道成聖了。

個人修行在高，歲月在久遠，也只能將法力積累起來，或演化一方世界，或濃縮以為舍利、金丹，或煉製後天法寶。

若論打鬥之時所能調用的法力大小，卻是相差不多，只因道法和運用的手段不同而使產生的威力有所差別而已。

當然，自爆除外！

所謂道無先後，達者為尊。

道行境界高的人，在打鬥中所能調用的法力卻是遠遠高於境界低者。

所以一般越級挑戰，沒有頂級的法寶支持，那是必輸無疑。

若有頂級法寶，只要不是對上聖人，便可試上一試，有那麼幾分希望。

大羅金仙頂峰與聖人之間地差別其實也就是那麼一道門檻。

然而大羅金仙與聖人交手，即便有強力法寶，卻也最多只能佔一時一絲的小便宜，無法得勝。

無他，聖人举手投足就能調動天地元力，能借用天道法則的力量來壓制對手。

這般威力，誰人能敵！

毗婆屍等人修行日久，洪荒時期便陪着接引准提聽道紫霄宮，修道歲月之久實不可估計，卻也沒能在道行上突破大羅金仙境界，四人滿身的法力積累起來，若是瞬間釋放的話，毀天滅地都夠了。

然而這般打鬥，卻也只能一招一式慢慢打來，宛如細水長流。雖則举手投足莫不暗合天道，玄奧非常。

然而作為對手的金靈聖母和龜靈聖母等人也不差，更兼有大法力的靈寶加持，威力遠遠勝過毗婆屍等人。

就見旁邊的火靈聖母一擺手，將頭頂綸巾解開，露出金霞冠來，顯出十五六丈金光，籠罩全場，毗婆屍等四人立時滿眼生輝，視覺喪失。

當下火靈聖母祭起兩口太阿劍，飛來直取毗婆屍。

四人倒也機警，混亂中盡皆顯出法身，金光閃耀，將太阿劍擋在外面，太阿劍隨利，卻也只是後天兵器一流，卻是傷不得毗婆屍等人地法身。

火靈聖母正自焦躁，卻聽旁邊無當聖母大叫一聲道：“今日我截教大鼓下山，豈能空手而回！毗婆屍，納命來吧。”

當下也自祭出法寶，與金靈聖母、龜靈聖母、火靈聖母三人並在一起，合戰西方教四人。

四聖母大戰西方教四人，火靈聖母將金霞冠展開，射住毗婆屍等人眼目。

無當聖母看準時機，祭起無回珠便砸。

漫天珠光如繁星點點閃耀，鋪天蓋地地往西方教四人壓去。

只聽得一陣金鐵交鳴，毗婆屍等人猝不及防之下被無回珠砸了個正着，一個個被打的金身迸裂，顯出真身，滿口鮮血。

金靈聖母等人看見，不由一陣心喜，各人催動法力，便要下手殺掉毗婆屍等人。

一時間，金靈聖母祭四象塔和龍虎玉如意，龜靈聖母祭日月珠，火靈聖母祭金霞冠和太阿劍，無當聖母祭無回珠，一起逞威，要將西方教四人打殺當場。

眼看毗婆屍等人再無倖存之理，卻聽一聲佛號響起，天空中梵音大作，異香飄飄。

一朵金蓮憑空顯出，將毗婆屍四人裹住，衝出截教眾人包圍，直往西方而去。

金靈聖母等人一陣訝異，抬頭一看，卻見准提站立雲頭，一手持乾坤袋，一手持數珠，莊嚴寶相。

金靈聖母見是准提，不敢造次，忍氣道：“不知准提聖人來我東土何干？”

准提合什道：“欲渡有緣！我西方大法精微奧妙無窮，各位皆是明心見性、神通廣大之人，何不棄了塵緣，皈依我教，安享福樂。”

金靈聖母聞言大怒，斥道：“我道門盤古正宗，豈是西方旁門左道可比！准提道人聖人之尊，何必與我等晚輩弟子為難！”

准提怒道：“汝不識天數，正是自尋死路！你乃封神榜上客，我好心渡你，反倒怪我！今番你等圍攻我教中弟子在先，須怪不得我無情.”

言罷，將手中乾坤袋祭起。

只見其在空中展開，光芒撒下，便欲將場中的截教眾弟子一起收去。

金靈聖母等人看見，忙結陣固守。

場中皆是截教有名金仙，法力神通非同小可，一番施為，卻也堪堪抵住乾坤袋。

准提見乾坤袋無功，面色一變。將手中數珠一揚，便要打向眾人。

金靈聖母慌忙祭起四象塔守御，烏雲仙祭混元錘、龜靈聖母祭日月珠也來相助。

三人聯手，頂住數珠，使其不得落下。

准提看見，面上微微一笑，一手結印下壓。

金靈聖母等人只覺一股無形的壓力從天而降，直壓得人喘不過起來。胸中元氣一陣紊亂，腳下一輕，不由自主地便被乾坤袋吸引而去，不由大驚失色。

正慌亂間，卻聽一聲怒哼響徹天際。

四道恢弘大氣的劍光從東方激射而至，瞬間將乾坤袋洞穿，絞成飛灰。

誅仙四劍猶自不依不饒，毫不停息地往空中的准提殺了過去。

一瞬之間，形勢突變。

准提臉上的微笑尚未隱去，乾坤袋已被絞滅，誅仙四劍已至身前，截教眾仙盡皆脫險，在金靈聖母的帶領下，往東海金鰲島退去。

准提見誅仙四劍殺到，慌忙顯出法身，二十四首，十八隻手，執定花罐、魚腸等物，頭頂顯出一輪佛光，萬千金蓮閃耀。

准提道人仗此法身，與誅仙四劍相鬥。

初一相遇時地慌亂過後，雖然被消掉了許多護身蓮花，卻也漸漸穩住了身形。

誅仙四劍犀利絕倫，在空中布成陣勢，分列四方，往來衝突，將准提裹在當中。

准提十八隻手各持法器，漫天飛舞，將誅仙四劍擋在外面，不得近身。

只見准提中央雙手結說法印、右二手結無畏印，口吐法咒，一時天地變色，梵音陣陣，威勢赫赫。

誅仙四劍在這般壓力之下竟彷彿被掩蓋了光芒，由靈動變得遲緩無比。

准提見狀大喜，伸手便欲抓住誅仙四劍。

卻聽一聲怒喝：“咄！”

# 第1051章 准提敗走

天地間風雲變幻，一派仙樂齊鳴，霎時碧空如洗，天地寂靜。

一股攝人的氣勢鋪天蓋地而來，如刀、如霜，令人心寒、心悸。

通天教主終於忍不住從金鰲島走了出來，與准提對面而立。

誅仙四劍一陣歡快，霎時又光芒萬丈，往准提伸過來的手迅疾無比地砍了過去。

准提大驚，急忙縮手後退，口中道：“通天道友，你我皆是聖人之尊，理當忘卻嗔痴，不爭名利。今番貧道出手只為救門下弟子，你我便就此撒手如何？”

通天教主聞言怒哼到：“准提，你枉為聖人！欺負完我徒兒便想走，哪那麼容易。今番必叫你知道厲害！”

言罷，操控誅仙四劍望着准提猛砍猛劈，磅礴的劍氣沖霄而起，將准提看得一陣心驚膽顫。心中直罵通天教主打架毫無章法，只知一味猛攻，貪圖痛快。

然而就是這看似毫無章法的猛劈亂砍，其實卻是劍劍蘊含天地至理，將准提全身籠罩進去，竟無絲毫脫身之機。

急切間，准提只得將金剛杵祭起，與誅仙四劍爭持。

二十四首各誦法咒，十八隻手結印、持寶，忙了個不亦樂乎。

通天教主見狀，臉上閃過一絲不屑的冷笑，抬手復又祭出一劍，卻是隨身法寶青萍劍。

激起千丈青光直愣愣地由上至下豎砍下來，這一劍古樸大氣，毫無花哨。

只有那種一往無前、莫可誰何的氣勢。

一劍既出，天下誰與爭鋒！

准提眼看青萍劍砍下，竟是無可躲避。

身周誅仙四劍又纏繞甚急，心中一番取捨，不由把牙一咬，心一橫，法身衝天而起，二十四首念咒，十八隻手各持印祭寶往青萍劍撞了上去。

“轟！”一聲巨響，風雲激蕩，煙霞瀰漫天際，霧靄千重。

這一撞，准提護身佛光已被擊碎，萬千金蓮飄飄蕩盪化為層層煙靄。

擊退了青萍劍，腳下卻被纏繞而上的誅仙四劍劃出了無數血口，滾出細細地血珠絲線，破碎的道袍紛紛而落。

當下准提顧不得傷痛，收了法身，將身子一縱，於間不容發之間衝出了誅仙四劍和青萍劍的圍攻，直往西方遁去。

正當人間上演三國爭霸，青龍關外戰火熊熊，各方修士盡顯神通之時，冀州城外三百里處的高空中，那座混元一氣陣卻依然緩緩轉動不休。

遠遠望去，只見一朵碩大的白雲垂在天際，日升月落之間，映照出萬般瑰麗的色彩。

然而若是修道有成之人來看，卻會駭然發現那片白雲宛如一個黑洞，盡情地吸收着周圍的一切靈氣。

方圓千里虛空，儘是一片幻境。

隱隱有一絲絲詭異危險的氣息散發出來，令人心生恐懼。

三個月來，這一片稍有成就的精怪散仙，紛紛逃離，此處除了一些平常百姓，早已成了修真者的絕地、凶地。

三個月來，慕白元神之軀領着截教修士在陣中苦苦支撐，連消帶打，逐漸平復着暴虐的混沌之氣，身後雲霄等人也將自身法力源源不斷地注入聚寶盆中，復又轉化為浩浩蕩盪的靈氣，補充着太極圖印的消耗。

眾人同心協力，總算度過了甫一進陣時攪動大陣而引起的兇險時期。

三教之中，論及陣法，截教乃是當仁不讓的第一，加之慕白元神之軀在第一次見識過混元一氣陣后，又用心研究了一番大陣的規律。

三月以來，眾人早已對這混元一氣陣熟的不能再熟了。

依靠着太極圖印強大的防禦力和眾人龐大的法力積累，以慕白元神之軀、雲霄等人為首的截教眾仙連月以來順着混元一氣陣法的運轉借力使力，原本狂暴的混沌氣流已經漸漸穩定了下來。

雖然依然無法破陣而出，性命卻是無憂。

主持陣法的雲中子等闡教金仙卻是越來越鬱悶。本來算計好的困住慕白元神之軀以報私仇，並吸引截教眾仙前來救援，又用混元金斗將眾仙一併困入陣中，已完封神殺劫。

誰能想到這慕白元神之軀卻是在陣中安安靜靜，並無絲毫焦躁之狀，使得大陣威力無法使出。

費盡心力將截教一眾仙人摔進陣中，以啟動了大陣運轉吧，人家卻似乎比你更懂得玩弄陣法。在陣中游刃有餘，根本分毫不傷。

數月來，雲中子、南極仙翁、廣成子等人也是連番催動陣法，以求推波助瀾使陣內的混沌氣流更加狂暴。

然而以金仙修為推動混沌之氣的流動畢竟還是顯得太弱了。這邊推動，那邊消減，卻是慕白元神之軀等人人多勢眾，佔了上風。

眼見殺人無望，闡教金仙也只得無奈嘆息着停手。

白鶴童子腦袋上的金箍也是越箍越緊，每每疼地翻滾哀嚎不已。

兩方鬥法，闡教修士身為布陣之人反而處在下風的一個重要原因便是白鶴童子因金箍之苦而戰力全失，使混元一氣陣威力大減，闡教眾人士氣大跌。

混元一氣陣要十二人一起布陣，白鶴童子卻是被金箍箍住。十二金仙殺人之計不成，反倒被束縛在了此處。

一時間，闡教竟無一個得力的二代弟子在外行走坐鎮。

截教一次救援不成，卻沒有在次派來援兵。

反而把眼光放在了人間的戰爭上，姜子牙兩面受敵，損兵折將，西周已是岌岌可危，西方教的人又敗於截教之手，闡教人手不夠，一時卻是顧此失彼。

昆崙山中，原始天尊遙望了冀州方向一眼，皺眉不已。

此次稍微失算了一點，卻令形勢被動起來，這卻是開始沒有估計到的。

到了此時，原始天尊心底卻也在隱隱地感嘆手中人手不足，對截教的興盛、層出不窮的人物，也越發地態度微妙起來。

西方極樂世界，八寶功德池邊，靜坐中的接引睜開眼睛看了一臉倦色逃回來的准提一眼，卻是默默不言。

准提見此，當下道：“貧道此次出山，寸功未立，反倒敗於敵手，大折我教威名，實在慚愧至極！”

接引聞言抬眼道：“師弟何須自責！今番出山總算救回教中弟子，怎言無功？那通天教主亦是聖人之尊，手中誅仙四劍威力無窮，確實難當。師弟受此挫折，實乃平常之事。道門勢大，欲要揚我西方大法，免不了遭些難堪，委屈師弟了。”

准提笑道：“些許麵皮之爭，倒是不甚打緊！我所慮者，截教門徒眾多，實力均為不俗，彼號稱萬仙來朝，封神三百六十五個神位，卻是遠遠不夠啊！我等已與截教交惡，若是大劫過後，截教尚存的幾分實力，恐怕將士我教日後大興的極大阻礙，不得不防！”

接引聞言，沉默良久，方才緩緩地道：“師弟所言極是，我亦早有思量。道門三教之中，原始天尊欠下我教因果良多，倒是不必擔心。截教已然結仇，唯爭鬥之事爾，也不必費心考慮。倒是太上老君，態度一直曖昧的很。雖然前次誅仙陣時，老君迫於形勢，邀請我等援手，其實也不過做個姿態，實際欠下因果的還是闡教。老君明着已經認同了我們，暗裡卻不知做了多少手腳，卻是不可不防。”

准提嘿嘿一笑道：“太上老君最好面子，他身為道門首徒，既然上次誅仙陣時出面邀請我們東去，便是等於同意我教在東土傳教，這是無法反悔的事情。至於私下里做地那些算計，終究上不的檯面，又如何可以阻擋我教東行之勢？他有他的算計，我有我的應對，倒也不必過早憂心。反倒是通天教主難以說話，畢竟道門三教，東土可不是人闡兩教說了就算的。若是日後我教東行之時，截教從中阻撓，才是真正地麻煩。

唯今之計，只能趁封神大劫之時，去了這個禍患，日後方才能稱心如意。”

接引聞言，思忖一二，道：“此事須得如此，然而截教弟子凶頑，難以馴服。幾番爭執，我等卻並未佔有多大便宜。今番師弟欲如何行事？”

准提輕輕一笑，抬手指了指冀州城方向，口中道：“前次闡教布陣，欲困截教眾仙，我專程送寶與他壓陣。如今七寶妙樹杖就懸挂在混元一氣陣中，此豈非大好機會！”

接引聞言，欣然垂目。

金鰲島中，卻又是另一番光景。

通天教主回到碧游宮之後，金靈聖母等人連忙上前詢問情況。

只聽通天教主淡淡地道：“准提已敗回西方！目下最為要緊，是如何救回混元一氣陣中的眾位弟子，你們都談談各自的看法吧！”

碧游宮中，通天教主和門下弟子亦在商量目下的形勢。

不同於玉虛宮的冷清和西方極樂世界的空曠，碧游宮中卻是人頭涌動，金靈聖母、龜靈聖母、無當聖母、烏雲仙、趙公明等截教二代精英弟子濟濟一堂。

聞聽通天教主發問，眾人面面相覷之下，卻也着實想不出什麼絕妙的主意。

三仙姑和羅宣、馬遂等人的實力也夠高的了，他們前去救援慕白元神之軀卻反倒也被困在陣中，其他同門弟子再去的話，也不會好到哪兒去。

除非，通天教主親自出手。

# 第1052章 不成聖終為螻蟻

然而闡教布下此陣，不惜將二代弟子全被派了出來，豈會那麼容易就讓截教得逞？原始天尊和西方教那兩位必然在旁虎視眈眈，若是通天教主出手，他們自然不會袖手旁觀。

說不定一不小心就會導致三教決戰，在封神大劫未完成之前，貿然挑起決戰卻是對截教大大的不利。

存着這般思量，截教眾人一時間都有點無計可施的感覺。

此時的流波山中，鱗翅五針松下打坐的六耳獼猴卻忽然睜開眼睛，雙眼熱切地看着身後高大的古松。

只見一層層青光從古松身上蕩漾開來，腳下的地脈一陣扭動，磅礴的地氣衝擊而上，被鱗翅五針松龐大的根系吸收進去。

天空異變突生，一團陰雲在莫名的力量下竟扭曲成漩渦狀懸挂高空，瘋狂地吸納着日月精華，天地靈氣。

那漩渦的中心，正對着鱗翅五針松削尖的樹梢，一道金光從中灑下，將閃着青芒的古松映照的萬分美麗。

良久，這古松彷彿吸納夠了天地靈氣，天空中陰雲消散，地脈也不在涌動。

只見古松身周瀰漫的層層青光煙靄突然向樹體收縮，顯出斑駁的樹榦，青蒙蒙地枝恭弘=叶 恭弘，幾顆熟透了的松果依然在枝頭搖曳，一切彷彿如常。

六耳獼猴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面前的景物變幻，見此情景，遲疑了一下，突然兩手掐印，念動真言，一身法力浩浩蕩盪地釋放出來，組成一個大大的封印，竟是欲將這株鱗翅五針松封印起來。

卻見那封印起在空中，金燦燦耀眼十分，往古松落下。

那古松卻彷彿有靈性一般，數身抖了一抖，復又散發出粼粼青光。仿如水波，蕩漾不休，竟將六耳獼猴封印沖的七零八落。

這陣青光衝破封印，毫不停息，一往無前地向外沖了過去。其勢甚大，六耳獼猴臉色一變，遲疑了一陣，輕嘆了一口氣，當下放手不管，只是施法護住流波山中各種仙草珍奇之物，一邊小心地觀看着鱗翅五針松的變化。

卻見那陣青光席捲了流波山一遍，復又向後回收。

古松斑駁的軀幹上，卻突兀地顯出一張猙獰可怖的臉來，血眼獠牙，灰發青面，衝著六耳獼猴和被驚動而趕來探視地高明高覺、伶倫、倉頡、陸壓等人咧嘴一笑，復又隱去。

倉頡等人對視一眼，齊齊把眼睛盯向六耳獼猴，目光中又探尋之意。

六耳獼猴卻臉色凝重地看着鱗翅五針松，面上表情變幻不定，似乎有甚麼為難之事。

倉頡皺着眉頭思量了一會兒，開口道：“大師兄，剛才那個是不是師傅的惡念化身？”

六耳獼猴點了點頭，不發一語。

旁邊的陸壓卻是臉色一變，張嘴欲要說話，轉而看見流波山中各大弟子俱都一眨不眨地盯着鱗翅五針松看，又將衝到嘴巴邊上的話咽了回去。

心念電轉間，也好奇地看着古松，眼角餘光卻細細地打量起周圍眾人的臉色來。

許久，卻見場中風雲突變，那古松竟是在這風雲之中扭曲起來，片片綠恭弘=叶 恭弘皆向上直立而起，竟似乎要站立起來一般。

逼人的靈氣從古松上散發出來，含蓄而又攝人，帶着令人心悸的氣息。

流波山仙家福地，一向中正平和，突然多出這麼一股攝人的氣息，格格不入至極，令人頗為難受。

不一時，那古松之上緩緩溢出一團青氣，青氣外圍有一圈黑芒跳動不休，宛如火焰。黑芒之外，又有一圈淡淡地金色光暈，毫光閃閃，靈動非常。

那青氣溢出古松，在空中舞動了不休，瘋狂地吸收了一陣靈氣之後，竟慢慢地幻化為一個人形。

正是先前在古松上顯出的那個頭像，獠牙外突，血眼猙獰，仰天長嘯不止，其勢直欲吞天嗜地。

那氣息，非妖、非道、非佛、非巫、非魔，卻又似妖、似道、似佛、是巫、似魔，氣勢凌厲絕倫，狠辣異常，毫不掩飾對這天地的怨恨和對生命的漠視。

見此情形，流波山眾人皆是臉色大變，擔憂不已。

六耳獼猴面上也是頗有悔色，似乎在後悔當時沒有盡全力將此人封印。

然而悔恨之外，卻也有一絲激動，一絲期待。

畢竟是慕白元神之軀的惡屍，流波山眾弟子誰又真能下得了狠手？

況且到目前為止，那惡屍還根本沒有作惡。

陸壓舔了舔嘴唇，偷偷看了看眾人臉色，低聲說道：“這便是慕白道兄地惡屍化身么？果然不凡，然而看這氣息，似乎很不對勁兒啊！”

彷彿聽見了此話一般，空中的惡屍低下頭來，猩紅的嘴唇翻了一番，對着眾人咧嘴一笑，登時狂風掃過，吹沙走石。

同一時間，冀州城外三百里的虛空處，正在留心混沌氣流運轉地慕白元神之軀突然心中一動，轉頭朝流波山方向望瞭望。

面色一變，繼而一喜。

當下示意雲霄、瓊宵、羅宣等人掌管聚寶盆，自己卻低眉閉目，靜坐了去。

流波山中，陸壓、倉頡、伶倫等人眼見空中那惡屍化身低下頭來望着自己咧嘴而笑，當真是詭異莫名。

眾人心中惴惴，正自暗暗戒備，就見空中那惡屍化身面色一變，往東勝神州冀州方向看了一眼，臉上閃過一絲不甘、一絲無奈，仰天狂吼了一聲，其音悲傷蒼涼。彷彿在發泄心中的痛苦和不甘，其音繚繚不絕。

見此，六耳獼猴默默垂淚，傷痛不已，倉頡等人面色驚異，陸壓卻是沉默寂寥，似是緬懷、似是傷感。

那惡屍化身長嘯了一陣，突然搖身一變，化為一道人形象，頭戴荊冠，身着淡藍道袍，瘦削冷峻。

在空中對着眾人遙遙稽首，口中道：“貧道白慕真君，與諸位道友見禮！”

六耳獼猴等見狀，面上驚愕不已。良久，方才如夢初醒一般慌忙稽首還禮。恭敬地道：“不敢當真君之禮！真君乃是我師慕白真人化身，尊貴無比，我等小輩門人，豈敢受此禮？真君萬勿如此，折殺我等了。”

卻見白慕真君微微一笑。當下落下地來，道：“我不過惡念化身，一念生、一念滅，有何尊貴可言！還不是受本尊壓制，俯首聽命而已。”

此言一出，流波山中人不由面面相覷，都不發一言。

這斬三屍之法乃是鴻鈞道祖傳下，奇妙非常。修道之途艱難險阻，資質、悟性、刻苦磨礪缺一不可，但這些卻不是最重要的。

對於修道者來說，最最重要的乃是機緣。

從最初的能不能踏上修道之路，拜入那一門派。到最終能有哪種成就，無一不靠機緣。

有的人即便好運踏上了修道之途，窮其一生，也無法成就仙道，其代表人物便是目下的西周權臣姜子牙。

機緣有大有小，一般來說，若是師門實力強悍，個人氣運強盛，憑藉努力，經過無數年地打磨練氣，修成大羅金仙境界還是可以做到地。

然而欲要百尺竿頭，再進一步，卻非得要天大的機緣的不可。

開天闢地以來，大羅金仙級的強者層出不窮，最早的龍鳳麒麟、之後的巫妖二族、再之後佛道魔門，哪家沒有數十、乃至數百上千的大羅金仙來撐門面，更別提那些散落在外地大神通者。

然而突破大羅金仙者能有幾人？

天道之下、聖位有九，鴻鈞門下便獨佔了七人，目下已出其六。

天下修道者何止萬千，大羅金仙境界頂峰抑或已經有過斬屍地人，目下已知地便已不下百人，各族各教均有，那些從遠古時期便一直隱居起來潛修大道的修士還不算在內。

這麼多人，面對那幾個聖位，希望何其渺茫。

證道三法，盤古以其親身經驗已經證明了以力證道之途是行不通地，目下走這條路的除了巫族中人外，便只有幾個資質非常之人在走。

功德證道倒是有女媧娘娘成功了，免去了斬屍之苦，直接成就了混元金仙之位，看來是可行的，然而天地間哪裡有那麼多功德可以拿。

算來算去，此法看似輕鬆，實則更需要絕大的機緣，女媧之後走此道者，無異於妄想天上掉餡餅正砸進嘴裏。

兩路不通，便只剩下中間地一條路了，斬三屍成聖！

三屍既斬，絕情絕性。

修道之人拚死拼活，歷千辛萬難，即便成功也會如行屍走肉一般，這是何等的諷刺！

天道至公、天心最慈，同樣卻也是大道無情、天意如刀。

不成聖、終為螻蟻！

這，正是一條不歸之路啊。

聊以慰藉的是而今的六個聖人雖說的確是深不可測，令人高山仰止。卻都有着各自地追求，各自的堅持。都在為了各自的利益而算計、奔忙。

從這一點上看，今的六個聖人沒有一個是真正斬卻了三屍地。

女媧不用說了，那是直接功德成聖，沒有忘情之說。

三清等人卻都是走的斬三屍之路，只不過沾了立教功德、三清還有開天功德，算是兩種方法結合使用，又有鴻鈞道祖賜下的鴻蒙紫氣開了個後門，這才能得以成聖。

# 第1053章 計算冥河

成聖需要的機緣實在太大，大到根本不可能一步成功。

所以便有了斬三屍，將善屍、惡屍、自身斬去，分開階段，層層推進，每段各自承擔了成聖所需的一部分困難、一份機緣。

化難為易，化不可能為可能。

當然，即便分開階段，降低了難度。

然而斬屍所需的機緣氣運仍然十分龐大，非常人能行。但是這一方法步驟明確，其可行性仍然遠遠高於其餘兩種方法。

況且斬屍之後，超越天人極限，也會讓人修為大進，即便最終不能成聖，也會多幾分自保的實力。

因而，斬三屍基本成了所有夠資格問鼎聖位的修士地首選途徑。

斬三屍斬的善、惡、自身形成三個化身，三屍化身具有完整人格，各有各的思想，各有各的氣運。

當然，因為三屍化身本源乃是斬屍者的精神意念，故而自然依附於本體。

平時各干各的，互不干涉，各依照自己的思維模式行事。

然而本體一旦相召，三屍化身卻是無法抵抗，只能俯首聽命。本體若是隕落，三屍化身自然也消散。

三屍化身若是被打死消散，本體雖會有大大的損傷，卻不會傷及根本。

因而才有前次通天教主以替代之法為慕白元神之軀解除與鱗翅五針松地共生。

因而慕白元神之軀的惡屍那個自稱白慕真君的人雖然甫一出世，便飽含恨意直欲吞天噬地，發泄心地憤恨與不甘。

卻在萬里之外的慕白元神之軀遙遙召喚之下，立馬改頭換面，化為一平常道人。

當下流波山眾人聽白慕真君說自己不過俯首聽命，盡皆沉默不言。

不管這人是什麼，終歸是自家老師的化身。這般明顯的牢騷之言，做弟子的能接口么？

所幸陸壓和六耳獼猴修行日久，見識廣博，看出了白慕真君目下已受慕白元神之軀指令。

當下陸壓輕笑了一聲，稽首道：“道友今番得以現身而出，真是可喜可賀！未知道友今後行止如何？”

白慕真君沒有多言，瀟瀟洒灑地御風而去，不知所蹤。

高明高覺二人相視一眼，當即展開千里眼順風耳神通，打聽三界之事，意欲查知白慕真君動向。

奈何高明高覺雖然天生神通，遠在後天修鍊的桃精柳鬼之，卻還遠遠不及六耳獼猴那遍查三界的異術。二人努力了好久，也只得徒然放棄。

九幽之地，無邊血海之外，今日來了一個面帶邪異之氣的道人。

血海邊緣駐守的阿修羅族兵將見此人渾身邪氣，嘴角一絲壞壞的笑意彷彿永恆不變一般，說不出的玩世不恭之態。

那些阿修羅族的守軍一見之下，心生好感，當即好生招呼着這人，一面分出人手，稟報了邊境大將摩羅。

不一時，摩羅到來，下打量了一下道人，只覺其修為精深，然而渾身下散發出來的氣息卻是雜亂不堪，似道、似魔又似佛、近妖，偏生卻又看不出其修為如何。

摩羅心下着實猜不透此人來歷，不由面帶疑色地稽首作禮道：“不知這位道友如何稱呼，來我血海何干？血海冥河老祖麾下摩羅這廂有禮了。”

那道人淡淡一笑，也不還禮，這麼隨隨便便地哼哼着說道：“貧道乃是流波山白慕真君，特來拜訪血海冥河老祖，煩請通報一聲。貧道來的唐突，倒是失禮的很！”

摩羅眼見白慕真君嘴說著失禮，言行舉動果然沒有半分禮貌，心訝異之餘，也頗有幾分怒氣。

暗道：我家冥河老祖雄霸一方，虎視三界。即便幾位聖人也要給幾分面子，你不過流波山一修士，有什麼好傲氣的！想當年是慕白那小子在我面前，也得客客氣氣的。

當下摩羅冷着一張臉道：“嘿嘿，既然是來求見我家老祖的，那便在這兒等着吧！我這派人通報一聲，看看老祖他老人家有沒有時間接見於你。”

白慕真君聞聽此語，臉毫不變色，仍然滿不在乎地說道：“你只管通報是，還請將此物送與冥河老祖。”

說著，抖手將一個黑漆漆的瓶子仍給摩羅，自己卻自顧自地東張西望，打量起血海的景色來了，一副混不把摩羅放在眼的架勢。

摩羅見此，心下愈怒。

阿修羅族本好戰，眼見白慕真君如此藐視自己，摩羅不由怒氣勃發。

好在摩羅畢竟修道多年，倒也少了許多衝動。知道此人既來求見冥河老祖，便是客人。既非敵人，在老祖沒有發話之前，自己倒是不好擅自行事，以免以私廢公。

當下摩羅強壓下怒火，指點了一個手下前去報知冥河老祖。一邊也將一張冷臉轉向別處，狀似不屑。

良久，血海深處卻無一絲動靜。摩羅看了看依舊一幅玩世不恭姿態的白慕真君一眼，心下冷笑連連。暗道：此番晾一晾你，看你還敢囂張。

又過了許久，在摩羅看着依舊如是的白慕真君，再看看血海深處，臉也不由露出幾分不耐之色的時候，一個傳令的阿修羅族小將這才慢吞吞地走來，望着白慕真君道：“我家老祖有請真君！真君請跟我來吧。”

言罷，轉身走。

白慕真君也不在意，當下一震道袍，坦然隨之進入血海。

不一時來到血海大殿，只見兩列長相異，面目兇狠的軍隊列陣殿外，一個個殺氣衝天地看着白慕真君。

這些衛兵個個修為不俗，顯然乃是血海各族的精銳之士。

白慕真君抬眼打量了這些衛兵一眼，但見殺氣衝天，魔焰滔滔，氣勢着實駭人。當下不由暗暗點頭，暗道血海一族經營多年，果然兵強馬壯，不容小覷。

進得大殿，白慕真君尚未開言，聽殿冥河老祖笑道：“真君遠道而來，貧道未及遠迎，失禮之至。慕白小兄弟修為日進，當真可喜可賀！”

白慕真君猛聽此言，心下一驚。暗道冥河老祖果然不凡，只一照面便看出自己來路。他恭喜慕白元神之軀修為日進，分明是點出我不過是三屍化身而已。

白慕真君明白此點，然而生性不將外物放在眼，即便明知冥河老祖法力高強，道行遠勝於己，卻也並不懼怕。當下微一施禮，口輕笑道：“冥河老祖果然明鑒萬里，貧道佩服。”

冥河老祖一手把玩着先前白慕真君托送進來的那個黑瓶，突然用力捏破，頓時一股腥味湧出，只聽殿內嗡嗡之聲大作，卻是從瓶飛出幾隻六翅黒蚊來。

冥河老祖哈哈大笑道：“當年慕白真人為我血海補全物種，貧道承他人情。今番你既持此物來見我，有何事儘管說來聽聽。”

白慕真君淡淡地道：“也沒有什麼，是想請老祖幫個忙，事後當以西牛賀洲相贈。”

冥河老祖聞言“呼”地一聲站立起來，驚疑不定地看了看白慕真君，旋即又慢慢地坐了回去。

漫不經心地說道：“你何必欺我！眼下三界雖是以道門為尊，然而西牛賀洲人煙稀少，道門和西方教各霸一方，間間雜了無數巫妖散修建立起來的立勢力，根本是一個大雜燴，可不是你截教一家說了算的。更何況慕白真人頭還有通天教主在呢，這等大事，恐怕你還做不得主吧！”

白慕真君聞言嗤笑道：“老祖也知西牛賀洲並不全屬於我道門，既非我之物，我便做一回主，我家老師也怪罪不了我。事實當今天下自以東勝神州為心。北俱蘆洲被妖族佔據，西牛賀洲和南部瞻洲均人煙稀少，野蠻未化，尚不足以建起統一的國家。我道門盤踞東土，對那蠻荒之地卻是沒有多大興趣。南部瞻洲巫族影響猶在，況且地勢險阻，非數千年之功不得繁榮。目前得之無益。唯西牛賀洲，沃野萬里，人口日盛，況且各方勢力混雜。老祖若起血海精銳，佔據此地，從此便在人間立下根基，傳下道統，豈非妙事！”

冥河老祖聞言盤算一通，兀地大笑道：“慕白真人真是好深的算計！拿不屬於自己的東西送我，還要我欠下人情，為你拖住西方教。接引和准提可不是什麼好鳥，與他們衝突，貧道麾下的兒郎們豈不要糟了大秧。不妥、不妥！”

白慕真君瞟了冥河老祖一眼，見其嘴說著不妥，實則面已有了動心的神色。

心下暗道：冥河老祖一手締造出阿修羅族，統領血海，鯨吞地府。目前九幽之地基本全是其勢力範圍。以冥河老祖的野心，怕是早有了去到三大部洲傳道的念頭。只不過這天地之間，先是龍族，再是巫妖爭霸，隨後又是道門大興。哪一個勢力都不是他能惹得起的，故而只好按耐住自己的野心。而今封神大劫，道門內鬥，實力和影響力都急劇下滑，他冥河老祖怕是坐不住了。所慮者，不過是怕惹起幾個聖人的敵視而已。

然而你冥河老祖什麼都不做不會引起別人的敵視了么？阿修羅族教義崇尚殺戮、嗜血、暴虐，無論佛道兩門皆以其為邪們外道，根本不容許其走出血海。冥河老祖早是各方嚴密防範的對象了。只不過今三界大亂，沒有多餘的精力來“照顧”他冥河老祖罷了。

# 第1054章 又見鎮元子

事實，慕白元神之軀也不想將冥河老祖引入人間。

然而世事變幻，強大的截教在四聖的聯合壓制下，已經顯得力不從心，敗跡顯露。

在對四聖的挑撥離間失敗之後，唯一的出路便是尋找新的外部勢力加入進來，將局面攪得更渾，使對方人手少的劣勢更加明顯，從而不能兼顧全面，自己方能亂取利。

人、闡、西方三教聯合，正所謂合眾弱以擊截教這一強。

慕白元神之軀意欲說動太老君以破壞這個聯合的意圖失敗，只能轉而吸收其他勢力，許以重利，讓對方事一強而相互攻奸，打亂對方的聯合部署。

思及此，當下白慕真君輕笑道：“老祖何必妄自菲薄！我觀血海兵強馬壯，殿前將士個個法力非凡，此佔據西牛賀洲之人力也。今三界大亂，道門、西方教征戰不休，皆無暇他顧。此時老祖橫空出世，搶佔西牛賀洲，必可一鼓而定，此天時也。西牛賀洲原本勢力林立，雖然西方教自以為乃是其囊之物，然實則卻是無主之地，老祖得之，無人能有怨言，此出師有名也。西牛賀洲沃野萬里，以老祖之能，必能使之繁榮昌盛，從此血海道統延續，香火不絕，此其利也。有此四點，老祖尚有何慮！”

“說的好！冥河道兄，你若有意拿下西牛賀洲，貧道願盡綿薄之力，相助於你！”一個洪亮空闊的聲音從殿後傳來。

白慕真君眼見冥河老祖面色微變，心念電轉之下，這才反應出來這人是誰。

白慕真君抬眼看時，認得說話之人乃是妖師鯤鵬。

這鯤鵬前時闖入西方極樂世界大肆破壞，后被接引、准提追殺了數月，走投無路之下只得率眾投奔了血海冥河老祖。

當下鯤鵬殿，力勸冥河老祖出兵西牛賀洲。

白慕真君心下暗喜，連忙說道：“老祖不必猶豫，你若佔據西牛賀洲，我截教當鼎力支持。”

冥河老祖本有意在三大部洲人族之傳道，擴大血海一族的生存空間。他本是殺伐果決之人，深知自己的教義若要傳播出去，必然要和佛道兩家起衝突。眼下封神大戰，那兩家都沒有太多的精力放在自己身，又有了慕白元神之軀代表截教的支持，自己若要傳道，實在是難得的機會。

若等封神大劫過後，西方教與道門三教都緩過氣來，自己真的一點機會都沒有了。

所以冥河老祖雖然明知出兵西牛賀洲困難重重，然而為自己種族的長遠發展，他也不得不做出決斷。

無疑此時的確是最有利的時機，儘管有被別人當槍使的味道，然而收益無疑也是極為誘人的。

當下冥河老祖便下定了決心要搏一搏，面卻裝着一幅擔憂的表情對着白慕真君說道：“真君之意，貧道已然知曉。若我血海出兵西牛賀洲，必然惹來各方打壓。貧道也知，道統之爭本艱難，犧牲是在所難免的，我血海有這個心理準備。貧道所慮者，乃是日後封神大劫結束，若是接引、准提或者原始天尊、太老君等人轉而將矛頭對準我來，單憑血海之力，實難抵擋。不知真君可有法教我！”

白慕真君聞言，淡笑道：“老祖不必憂慮！貧道擔保西牛賀洲之爭我截教一定站在老祖這一邊。至於人闡兩教，到時恐怕也抽不出什麼力量來關注西牛賀洲的事情，最多口頭聲討一下而已。唯一可能起衝突的便是西方教，這要看老祖的手段如何了。如果能迅速在西牛賀洲建立起根基，傳下道統，即便日後接引和准提來攻，以血海之眾，未必守之不住。”

冥河老祖聞言低頭盤算一番，覺得的確是難得的良機，況且即便最後抵擋不住西方教聖人的打壓，大不了率軍退回血海，緊守門戶也是了。反正阿修羅族與西方教教義衝突，也無所謂得不得罪他了。

當下冥河老祖抬首笑道：“既如此，我阿修羅族不日當進軍西牛賀洲。到時還請真君多多看顧我麾下的兒郎一些。”

白慕真君撫掌大笑道：“甚善！西牛賀洲勢力林立，巫、妖、散修，左道旁門之輩佔山為王者皆是。有鯤鵬妖師相助老祖，要收復這些勢力不難。老祖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迅速鼎定勝局。到時依託西牛賀洲盤大的人脈，便足以與西方教周旋。”

冥河老祖聞言哈哈大笑，道：“我不過為我血海一族求發展而已，到沒想過要和西方聖人起衝突。不過接引、准提一味要來挑我的刺，老祖我也不是任人宰割的軟柿子。”

當下鯤鵬妖師亦冷笑着對白慕真君說道：“他西方教一貫坑蒙拐騙，無惡不作！當年我和冥河道兄與紅雲爭奪鴻蒙紫氣之事，鬧得沸沸揚揚，三界震動。貧道更是落得個眾叛親離，惶惶而逃的下場。眾皆謂是貧道貪墨了紅雲的鴻蒙紫氣，可有誰知道貧道卻是辛苦為他人作了嫁衣裳，白白為他西方教背了幾萬年的罵名。不滅西方教，貧道此恨如何能消！”

白慕真君聞言心頭一震，抬眼看了看鯤鵬憤憤難平的臉色，再看看冥河老祖垂頭懊惱、惋惜、嫉恨夾雜在一起的表情，心暗思：這鯤鵬這時候提起這事，莫不是打算將此事大肆宣揚，好教西方教成為眾矢之的？唔，吾當推波助瀾一把！雖然至前次鯤鵬襲擊了極樂世界之後，各方勢力有所懷疑和猜測，但那都只在少數幾個修行久遠，道行高深之人間流傳，並未造成多大的動蕩。

然而此時若是鯤鵬自己站出來指證西方教，有鴻蒙紫氣這一成聖之基作餌，不怕引不起三界眾生對西方教的嫉恨和覬覦。

當下白慕真君故作愕然，大叫道：“妖師此言當真！這……，接引、准提心計竟如此深沉，實在可怕！妖師何不將此事廣布三界，號召天下修士共討此二人！”

冥河老祖接口道：“貧道與妖師早有意將此事公佈於眾，今真君既來邀我等入世。當先將此事宣揚三界，以亂西方教之心。到時群情洶洶，皆對準西方，我血海便可趁勢而起。”

白慕真君聞言心下暗暗佩服冥河手段，當下也表示會大力宣揚此事。

三人商議妥當，白慕真君便要告辭。

冥河老祖思慮一二，突然道：“我血海要佔西牛賀洲，有一人卻不得不先行安撫。”

白慕真君挑眉問道：“何人能當老祖如此重視？”

“便是地仙之祖五庄觀鎮元子大仙！”冥河老祖答道，“貧道歷來均約束麾下兒郎們對陰山豐都鬼帝恭敬有加，說來到與鎮元子道友有幾分香火情分。只是鎮元子一向清高，老祖我也懶得搭理他，因而交情卻是泛泛。如今我血海要佔西牛賀洲，卻是不得不與他攀幾分交情。”

鯤鵬在一邊笑道：“冥河道兄何必憂慮！我聞鎮元子大仙與慕白真人頗有交情，此事何不麻煩一下面前的白慕真君呢？”

冥河老祖聞言抬眼看向白慕真君。

白慕真君只得笑應道：“此事貧道自當儘力，老祖勿憂！”

當下，告辭離去。

然而二人又如何知道，慕白本尊一直都被地書碎片之事困擾着，算是如今，也依舊沒有絲毫辦法。甚至在許多時候，他開始去猜測和懷疑這一切的一切，並非是鴻均設下的局，而是鎮元子設下的局！

一個讓鎮元子能夠成聖的局！

只是，這依舊只是他的一個猜測！

白慕真君離開，冥河老祖自召集血海精銳，與鯤鵬等人一道商議出兵西牛賀洲之事。

白慕離了血海，御風往西牛賀洲五庄觀而去。

鎮元子大仙先是驚疑地看了白慕真君半晌，偷偷祭出地書查驗了一番，方才認了出是慕白元神之軀的三屍化身到了。

當下鎮元子大仙熱情將白慕真君請進觀，一番寒暄過後，鎮元子大仙望着白慕真君道：“眼下封神大戰正酣，道友何有暇來我五庄觀？”

白慕真君笑道：“慕白真人被困混元一氣陣不得脫身，貧道只好代替他四處奔走了。因到西牛賀洲辦事，故而順道前來拜會大仙，並無他事。”

鎮元子聞言只微微一笑，便與白慕真君談些風月雅事，一時賓主俱歡。

談到興處，白慕真君抬頭望望天色，起身稽首道：“今日天色已晚，貧道不多叨擾了。不過道兄，你我相交一場，有一言不知當講不當講？”

鎮元子親和地笑道：“道友但講不妨，貧道洗耳恭聽！”

白慕真君道：“我來時到過血海，只見旌旗漫天，殺氣陣陣直透雲霄。恐怕九幽之地將起刀兵。道友化身豐都鬼帝，執掌鬼族，平衡三界，職責重大，那是誰都得敬重的。還望道友凡事三思而行，不要一時衝動，惹起無謂紛爭啊。”

鎮元子聞言，看了看白慕真君，皺眉道：“我亦已知血海大軍集結。但我陰山一眾鬼魂一向與血海並無紛爭，九幽之地也大半被冥河老祖佔據，按理說應該不會有什麼戰事才對。冥河老祖此時整頓大軍，究竟意欲何為？”

# 第1055章 誰人能識君之計

白慕真君指了指西方，低聲道：“當年紅雲之事，冥河與鯤鵬二人對西方懷恨在心。他二人應該是要趁封神大戰混亂之機向西方教發難，不日當要進兵西牛賀洲了。”

鎮元子聞言愕然半響，方才喟嘆道：“不意當年紅雲之事，背後竟是如此曲折。然而血海一族若大舉出現在三大部洲，恐非天下萬民之福啊！”

白慕真君接口道：“現今天下本就紛爭不斷。東勝神州道門激戰正酣，西牛賀洲也是一片散沙，山頭林立，廝殺不休。若冥河老祖出兵一統西牛賀洲，令出一門，豈不是正可止息干戈！”

鎮元子看了看白慕真君，嘆道：“阿修羅族在血海是得其所也，在人間便是邪魔外道了。今番道友引血海之眾入西牛賀洲，誠不知福耶，禍耶？罷了，三界大亂，眾生皆苦。貧道既無力回天，從今日起便即關閉山門，靜修千年，做個逍遙神仙便了。”

言罷轉身回庄，神情蕭索。

白慕真君站在五庄觀前默然良久，方才稽首一禮，告辭而去。

女媧宮中，女媧娘娘正在園內觀賞花草，忽往宮外看了一眼，喚彩雲童子道：“你去宮外請來人進來，帶往大殿。”

彩雲童子領命去了，不一時帶進一個面露邪異之氣的道人來，停在丹犀之下，對女媧娘娘稽首作禮道：“貧道流波山白慕真君拜見聖人女媧娘娘。”

只見女媧娘娘頷首笑道：“你能化成惡屍，倒是難得。你之來意，我已盡知。方便之時，自會尋機助你一臂之力。”

白慕真君聞言喜道：“多謝娘娘厚恩。貧道此來，一為拜見娘娘，表達敬意；二為求娘娘眷顧。既得娘娘天恩答應，貧道不敢打擾，告辭了。”

“你先等等！”女媧娘娘開口道，“既然來了，我們再聊一聊。”

白慕真君聞言道：“甚好！卻不知娘娘有何吩咐？貧道必儘力辦到。”

女媧娘娘起身緩步走下丹犀，開口說道：“天道循環往複，三界眾生每一量劫必有殺伐臨身。殺劫臨頭，坦然面對者有之，避世隱遁者有之，奮起反抗者有之，或順或逆。你說這幾種做法，究竟以何者為上？”

白慕真君笑道：“娘娘大法無邊，何必以此問難我。貧道修為淺薄，不敢與娘娘論道。娘娘有何事不妨直說。”

女媧娘娘看了看白慕真君，輕笑道：“你與他終究有些不同。若是慕白站在我面前，不管他知不知道，也必然會多一些耐心和我論道一番。你這性子卻是更加急躁了些。好了，既然如此，我也不繞彎子了。此次封神大劫我妖族也該有應劫之人，這些人若是由我強行留在北俱蘆洲，或許能保得一時性命。然而天理遭遭，終不能永遠逃避。面對劫數，若不面對化解，一味躲避，日後劫數再臨之時，便更加洶湧霸道，說不定還會引發更大的災厄。”

“娘娘之意，是想讓這些人入紅塵歷練，以期破劫而出？”白慕真君問道。

女媧娘娘道：“能不能最終破劫不敢保證，但終歸比逃避要好。不過他們既要破劫，我自然得給他們安排一二。”

白慕真君聞言道：“不知娘娘想怎麼安排他們？”

女媧娘娘道：“說來他們與你流波山也頗有些淵源。當日梅山之上，還是六耳獼猴傳授的他們功法。”

“娘娘是說，梅山七大王？”

女媧娘娘點頭道：“正是他們。不過袁洪修為卻已到了妖聖境界，其餘幾人修為也是大進。我已讓他們離開北俱蘆洲，迴轉梅山去了。你若有空，不妨去看看他們。”

白慕真君點頭道：“貧道記下了。貧道一定將他們當成自己的弟子一樣照顧。”

女媧娘娘頷首笑道：“既如此，你便去吧！”

白慕真君便即稽首離去。

此時三界之內卻已是流言四起，接引、准提黃雀在後搶了紅雲的鴻蒙紫氣之事被大肆宣揚了出去。

眾人都在指指點點，等着看西方教對此事怎麼處理。暗底下也是暗潮洶湧，畢竟鴻蒙紫氣的吸引力太強大了。幾乎所有人聽到消息的第一時間腦海中反應的第一條消息都是：什麼？西方教還有一道空閑的鴻蒙紫氣。隨即人性的貪婪便不可遏止地發作起來：為什麼這道鴻蒙紫氣不可以屬於我呢？

於是三界之內，除了一些從洪荒之時便隱居起來，打死都不會出洞府的大神通者外，幾乎所有有點實力的修士都動了起來，搞串聯、談聯盟，忙的不亦樂乎。

此時，準備已久的血海大軍在先鋒大將摩羅的率領下，在妖師鯤鵬的隨軍協助下，突然出現在西牛賀洲。以雷霆手段一舉收復了數百妖王，以及無數的散修，迅速在西牛賀洲站穩了腳跟。

三界大嘩！

西方極樂世界，八寶功德池旁，接引和准提從入定中醒來，互相對望一眼，皆默然不語。

半晌，接引才道：“三界之內謠言四起，對我西方極為不利。不知師弟可有法應對？”

准提聞言道：“此謠言是從鯤鵬和冥河老祖這兩個當事人口中傳出，極富有欺騙性。要想闢謠，難啊！哼，也不知那鯤鵬發了什麼瘋，如何就斷定了一定是我們搶了他的鴻蒙紫氣。”

接引亦道：“觀鯤鵬言行，可推知那鴻蒙紫氣必然已經丟失，而暗中搶奪鴻蒙紫氣的人卻引導着鯤鵬將懷疑放到我們身上。以你我及鯤鵬等人的修為竟然也查不出此人是誰，這份心計與本事倒也的確讓人佩服。當年有能力做到這點的人不多，如今還存在的就更是寥寥無幾了。師弟一向明察秋毫，可能推知是何人在算計我等。”

准提皺眉思量着道：“當年我等皆未證道，鴻蒙紫氣又是誰都感應不到的，貧道實難確定到底幕後之人是誰。不過從情理上講，我到懷疑是鯤鵬在賊喊捉賊。然而事實卻又不像，鯤鵬若得了鴻蒙紫氣，必然躲起來潛心修鍊，不會這般瞎折騰。從恩怨上講，自然是截教通天教主嫌疑最大。奈何通天教主生性耿直，為人坦蕩，他要是做了肯定不會不認，更不會散布這等謠言。若是他坐下慕白真人做的，以他的奸詐還有可能。不過以慕白當時的實力，卻是根本沒有希望做到。故而，貧道也實在想不到是何人有這份實力和算計，並且還對我西方抱有如此深的敵視情緒。”

接引聞言遲疑着道：“會不會是巫妖二族中人乾的。當年要論實力，巫妖二族最有這個能力。”

准提想了一下，搖頭道：“當年巫妖大戰，兩族王者均戰死當場.鴻蒙紫氣的特性道兄是知道的，當時既未有鴻蒙紫氣現世，那麼便可斷言巫妖二族均未得到。”

卻聽接引長嘆一聲，道：“此人隱藏極深，若想找到恐非一時之功。倒是眼下局勢不利，該當如何？”

准提聞言，笑道：“道兄多慮了。有你我坐鎮極樂世界，誰還能對我西方教不利么？就算所有人都相信我們有一道空閑的鴻蒙紫氣，他們也只能幹瞪眼而已。”

接引道：“話雖如此，但我西方教終是要走出極樂世界，大興於三界的。豈可壞了名聲，惹怒天下！”

准提撫掌笑道：“道兄勿憂！說起來這也可能不是一件壞事。”

接引奇道：“師弟此言何意？”

准提道：“我西方一向荒涼，靈寶缺缺，人才不旺，至令四方英傑不願來歸，而皆附於道門。今道門遭劫，人心離散，天下修士均惶惶難安，正是我西方教崛起良機。當此之時，傳出我等手中有一份成聖之基存在，這豈不是一個大大的誘餌？若是我們運作得當，還怕天下英傑不入我門？我西方大興便要以此為契機了。”

接引聞言頷首道：“師弟所言極是！若是鴻蒙紫氣在我等手中，聖人之威，卻是無人敢搶、能搶。那些貪寶之人若要得寶，投入我教便是最好之局。然而如此一來，這些人的品行又該如何保證？”

“呵呵，我西方教若要大興，少不了要有大批的護教金剛、羅漢、珈藍、尊者、護法四處征戰，以宣揚我教大法，這些人正可用作此處。”准提笑呵呵地答道，“等聲勢大了，還怕找不到真正有根性的人才嗎？”

接引聞言，亦笑道：“師弟所言甚善！然而目前冥河老祖聯合鯤鵬佔領西牛賀洲，不但阻攔我教東進之路，兼且對我極樂世界隱隱形成威脅。他二人皆敵視於我，不得不防啊！”

准提道：“此事的確難辦。眼下正是封神之戰關鍵的時候，冥河與鯤鵬這麼橫插一腳，倒是令我們為難了。我二人中必要留下一人以防備鯤鵬突襲。然而那邊道門之戰卻也是缺一不可啊！若是我們準備先解決血海大軍，恐怕那邊通天教主立馬就要向原始天尊發難了。”

接引亦道：“我不可能放棄極樂世界，那邊道門之戰也不能不出手幫忙。倒是頗為棘手。”

# 第1056章 南伯侯

准提思忖良久，緩緩地道：“血海阿修羅族入侵人世，擾亂三界。當請昊天金闕玉皇大帝出面，除魔衛道，還三界一個清平。”

接引聞言一愣，隨即點頭笑道：“師弟所言正合道理！即便天庭不出兵，也必能將冥河等人打入邪魔外道一流。大義既失，他在西牛賀洲的根基便即動搖。日後除之便輕鬆多了。”

當下准提抬手招來一人，卻是前時收復的截教外圍弟子馬元，慣會挖人心肝生食的，對其說道：“你速往天庭，迫玉帝出兵剿滅血海魔道。記住，不可太過傲慢。”

馬元領命而去。不一時來到天庭，南天門守將通報過後將馬元引進大殿，見了玉帝。即稽首道：“貧道西方教馬元見過玉帝。”

玉帝點頭道：“你既是西方教的，為何不在極樂世界享福，來我天庭何事？”

馬元道：“貧道奉兩位教主之命特來稟報玉帝：血海冥河老祖連同妖族叛逆鯤鵬擾亂三界，悍然擅自出兵佔據西牛賀洲，弄得民怨，萬民生怨。我家教主憐憫天下蒼生，欲請玉帝出兵，剿滅血海魔道。”

玉帝聞言，心中冷笑：接引准提倒是打的好算盤，讓我當槍使么？面上卻是不動聲色地道：“竟有此事！值日官何在？速去查實報來。”

值日官愕然地看了眼玉帝，暗道血海出兵之事早就通報過了的啊！但看玉帝不容置疑的臉色，卻也只得出殿再去查探去了。

殿中，玉帝卻又對馬元攤手苦笑道：“你也看到了，朕這天庭人手不足，查探三界尚且不夠，如何能有實力剿滅冥河老祖。哎，朕這個玉帝當得不稱職啊！”

說罷，唉聲嘆氣了半晌。

殿中仙官有出身截教的，當即出列奏道：“陛下日理萬機，勤於政事，乃是為君者楷模。奈何三界之中多有桀驁不馴，藐視王法之輩，如何能怪的陛下。目今天庭人手不足乃是實情，而且血海一族也是三界生靈的一類，也是陛下的子民，本當一視同仁。不過既然是西方教提出要剿滅冥河老祖的，這個，聖人有命不能不從。那陛下何不發旨，就命西方教自行組織抵抗冥河老祖之事。如此也算全了陛下愛護三界百姓之心。”

天庭之中一番扯皮下來，玉帝迫於壓力，內心裏也確實不滿冥河老祖擅自出兵佔領西牛賀洲，當下半推半就地聽從了臣子們的意見，下旨讓西方教自行組織人手剿滅血海阿修羅族。

馬元軟磨硬泡，期望玉帝發兵。玉帝卻是顧左右而言他，百般推脫。

馬元無奈，只得領了聖旨，迴轉極樂世界。

接引、准提聽了馬援回報，也不在意。一邊將玉帝旨意大肆宣揚，一邊思索解決之道。

而隨着時間的流逝，冥河老祖和鯤鵬在西牛賀洲的根基卻也越來越穩固，教義的廣為流傳也讓西牛賀洲百姓對阿修羅族越來越認同。儘管在這種教義的教導下，當地人變得越來越好戰和嗜殺。不過西牛賀洲因處蠻荒之地，民風本就彪悍，影響倒也不大。

在這種情況下，東土道門之戰也越見激烈了起來。

蘇護扶持姬伯夷考為王，打着討逆的旗號起二十萬大軍征討姬發。一路奏凱拿下了青龍關，直逼西周腹地，軍威大振。

姜子牙領着殘兵退往西岐城，另一路主力大軍四十萬由姬發親領在澠池與東伯侯姜恆楚相持，聞聽青龍關陷落，側翼空虛，自己面臨兩面受敵之患，頗通武略的姬發當即召集群臣商議，欲放棄澠池，退守五關。

眾皆贊同。當下大軍拔營，一日夜之間退的乾乾凈凈。

等對面的商朝大軍發現有異，派人前來查探之時，澠池已是一座空城。

姜恆楚聞報大驚，一邊派人將戰況報入朝歌，一邊卻又按兵不動，只加固城防。沒有一絲派兵過河，佔領澠池的意思。

一時間眾將議論紛紛，皆不明姜恆楚之意。

晁雷、晁田等將商議，欲問個究竟，又恐犯了擅問軍機的軍法，當下去尋大王子殷郊。

殷郊聽了眾將之言，徑往中軍大帳面見姜恆楚，道：“殷郊見過主將！我聞西周大軍已退，我軍為何不過河追擊？”

姜恆楚見大殿下相問，沉吟一二，方才說道：“你性子沉穩，今日卻來探問軍情，是受了別人的鼓動吧！”

殷郊聞言訕笑一聲道：“外公知我！不過眼下軍中諸將均有怨言，外公還是解說清楚好一些。”

姜恆楚長嘆一聲道：“於軍略一道，細論天下名將，我實排不上前列。以我軍眼下的實力，與敵相持，能全守不失已是大幸。姬發領軍一日夜盡退，我等竟不知，其統兵之能可見一斑。況且澠池縣小，又隔了黃河，前有五關之險，北有蘇護威脅，實不可守。南方鄂崇禹也並不穩定，為殷商社稷的穩定計，我軍萬不可輕動，給敵以可趁之機。”

殷郊聞言，恍然大悟，細想一下，又問道：“我也知曉國事艱難，然而我等一味堅守，何時才能剿平叛逆，維護朝綱？”

姜恆楚嘆息道：“今天下大亂，殷商國力大損，兵不過五十萬，僅與一方大諸侯相當，其中還有大量的奴隸兵，戰力不強。天幸伯夷考與姬發兄弟反目，相互攻伐，我殷商才有喘息之機。唯今之計，坐山觀虎鬥方為上策。讓他們狗咬狗去吧！”

殷郊聞言拜服，道：“外公老成謀國，殷郊拜服。我這便去對諸將解釋，以免軍心不穩。”

這邊殷商繼續苟延殘喘，青龍關內卻是戰意凜然。挾勝利之威，蘇護軍中大小將佐均喜氣洋洋，人人摩拳擦掌，皆欲直取西岐。

然而由青龍關入西岐道路艱險，若是平常倒也罷了。但此時姜子牙明顯已有了防備，發民夫在黃花山和絕龍嶺連築兩道關口，加上險要的地勢，再走這條路便無疑是送死了。

加上探子回報，姬發已退守五關，關上防禦森嚴。以二十萬大軍要打下重兵防守的五關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更何況還有姜恆楚的大軍在孟津虎視眈眈。

當此情形，蘇護等人都犯愁了。

三家互相防範，一時成了相持之局。戰場之上誰都不敢輕動，於是不約而同地把目光又都轉向了南伯侯鄂崇禹，各家使臣絡繹不絕。

南伯侯打的好算盤，擁兵自重而又左右逢源。

然而他手中數十萬軍隊卻實在讓人眼饞，對志在稱霸天下的梟雄來說，這股可以左右天下的力量，不能掌握在自己手裡，誰能真正放心？

南伯侯鄂崇禹老於權謀，對三家都若即若離，讓人無計可施。在這種情形下，有心人免不了就要出一些見不得光的手段了。

這日南伯侯世子鄂順外出打獵，行至一處岔路口，見地下一灘黑血，旁邊一個布偶活靈活現，醒目非常，四周雜草東倒西歪，似乎經過激烈的搏鬥一般。

鄂順心中生疑，下馬撿布偶查看，不期一陣頭暈目眩，昏倒在地。隨從急忙救起，呼喝着迴轉侯府。

鄂崇禹聽說世子暈倒，前來探問，剛走近床邊，昏迷中的鄂順突然跳將起來，抽出床頭懸挂的佩劍竟將鄂崇禹一劍刺死，眾人大驚。

那鄂順刺死鄂崇禹，彷彿迷失了心智一般，揮劍砍向一眾家將護衛。

眾將見鄂順如此瘋狂，弒殺親父，都不由怒火中燒，在鄂崇禹其餘諸子的帶領下將鄂順亂刀分屍。

鄂崇禹既死，世子鄂順也亡，南方二百諸侯國大亂。各擁立與自己親厚的公子或者自立，互相攻伐，戰火一時綿延不絕。

當此之時，西周使臣毛公遂卻是及時出現在了南伯侯府，宣布支持二公子鄂廣繼位南伯侯爵位。鄂廣雖說奇怪西周使臣竟來的如此之快，但能得到援助，心中也頗為高興，當下便投入西周，接受了姬發的冊封。

得到了西周的支持，鄂廣迅速聯絡了與自己的親近的八十餘家諸侯，祭祖登位。

殷商使臣晚了一步，等微子衍等人踏入南伯侯轄地之時，鄂廣已經在姬發的冊封下襲爵了。

微子衍無奈，只得持節調出三山關守軍，逼迫東南部的諸侯七十餘家，使其不得往鄂城朝賀，並順帶收編了這部分諸侯的軍隊。

只有更南方的五十餘家諸侯結成一體，聯絡先前戰敗的夷人，在荊山共立荊侯侯熊澤為王。

南方勢力重新洗牌，西岐先下手為強得了最大的利益，殷商看準時機也得了極大的好處。唯有擁立伯邑考的北周因與南方相隔較遠，並無接壤，等得知消息的時候已經太晚了。蘇護等人只得扼腕嘆息而已。

而西周得了鄂順投效，霎時多了二十萬精銳大軍，實力再度大漲，遙遙領先於其餘二國。

兵力對比之下，倒是北周國力最弱了。

所幸三家牽制，西周和殷商都不可能將全部精力放在蘇護軍身上，形勢倒也並不危急。

然而攻守之勢卻也不得不易位了，所幸青龍關與陳塘關均被奪下，有險可守，蘇護大軍便加緊鞏固城防，防備敵軍來攻。

# 第1057章 糧草之戰

梅山之上近日好不熱鬧！

袁洪等七大妖王回山之後立馬大開山門，接納四方離散的妖族。

因封神大劫，天下妖族遭受池魚之秧，被捲入爭鬥而遭打殺者數不勝數。

妖族大修為者皆避居北俱蘆洲，三大部洲之中的妖族卻是沒有一個統一的領導。

此時袁洪等人的出現，正好做了這個登高一呼的角色。

東土飽受道門打壓的妖族紛紛前往投奔，一時聲威大振。

這日袁洪等正在山中校演妖兵，忽聞有一道人來訪。袁洪心中訝異，出山門探視，卻見那道人相貌奇特，一臉邪氣。當下問道：“敢問道長如何稱呼，到此何干？”

道人答道：“貧道乃是白慕真君，受人之託來此見見你等七人。”

那袁洪早得了女媧娘娘旨意，知道白慕真君來意，當下抱拳作禮道：“道長便是白慕真君？我兄弟七人等候多時了。道長請進！”

當下白慕真君邀請梅山一眾妖族出山，共同輔佐蘇護。

袁洪等欣然答應，便即收拾法寶，準備往青龍關去。

卻說西周姜子牙自兵敗青龍關，回到西岐城隨即徵發民夫於絕龍嶺和黃花山築起兩道石牆。待大軍休整過後，思及兵敗之事，心中極度不甘與憤恨，沒欲出兵奪回青龍關。等到鄂順投奔西周之後，姜子牙自感時機成熟，當下上表武王姬發，起兵二十五萬征伐蘇護將糧草輜重屯於黃花山，遣韋護看守。

姜子牙因麾下可堪使用的勇將不多，只哪吒、韋護而已，其餘如武吉等人卻是差了不止一籌，不足以獨擋一面。心中憂慮，便欲回山請三山五嶽道友前來相助。奈何闡教金仙均在混元一氣陣中，抽不開身，只得遣哪吒往冀州城外廣成子等人求計。

哪吒駕雲來到冀州城外，只見天空一片虛幻，當下停住風火輪，稽首道：“弟子哪吒奉師叔姜子牙之命，特來拜見各位師叔、師伯。”

只見天空中一陣金光灑過，露出一座大陣來。

廣成子在雲頭答道：“哪吒，子牙師弟遣你來何事？”

哪吒道：“姜師叔欲征討蘇護，命我前來求計！”

廣成子聽得此，沉吟一陣方道：“我等坐鎮混元一氣陣中，恐有疏失，輕易不能離開。然而人間征戰亦是緊要之事。你且先等等，我們商量一二，再做道理。”

說著轉身抬手一招。

不一時，玉鼎真人、懼留孫、雲中子、南極仙翁等人都顯出身來。

廣成子將事情說了一遍，詢問眾仙意見。

眾皆沉默，不知如何處理。

忽然，清虛道德真君開口道：“哪吒，你過來！我賜你一物，可殺呂岳。”

哪吒大喜，急忙上前。

只見清虛道德真君從懷中取出一物，五彩斑斕，紅光漫天，正是道德真君的鎮洞之寶五火七禽扇。

哪吒大喜接過。

雲中子道：“蘇護軍中那個申公豹好結交左道修士，恐有妖邪之輩作猖。我有照妖鏡一面與你，當可克制妖物。”

這邊廣成子也道：“我等在此處面對慕白真人，其手中落寶金錢厲害非常，非等閑可比。我等即便手中有寶亦不敢用。既如此，我這翻天印索性也交給你，望你善用之。”

哪吒正要拜謝，卻聽拘留孫笑道：“你們都送了寶物，我這困仙索留着也是空留，就交由你帶去給韋護吧。”

當下眾仙送了寶物，又教了哪吒口訣用法，方才送哪吒離開。

眾仙對望一眼，回陣中坐鎮不提。

且說哪吒迴轉軍營，此時姜子牙已領大軍來到青龍關下紮營。哪吒稟明了姜子牙，自去黃花山後軍將困仙索交與韋護。

當夜姜子牙安排了崗哨，吩咐眾軍安息，只等明日關下挑戰。

卻說青龍關上，蘇護聽得姜子牙領兵來攻，連夜召集眾將商議對策。

不一時呂岳並其門下四位弟子周信、李奇、硃天麟、楊文輝等到了，眾將官蘇全忠、黃天祥、雷震子、鄭倫、陳奇、鄧蟬玉等人並申公豹也至。

眾將正商議間，忽聽呂岳道：“貧道聽聞姜子牙大軍來襲，將糧草盡屯於黃花山，只有韋護一人看守。不如我等趁今夜前去燒了周兵糧草，姜子牙必退。”

蘇護聞言大喜，起身道：“正要仰仗仙師大法！”

呂岳笑道：“量那護小兒，有何能耐！不需兵馬，但有我門下四人前往，足已！”

蘇護喜道：“如此甚好！我當調撥兵馬，只待黃花山火起，姜子牙兵馬必亂，再趁勢殺出，可破敵兵。”

當下眾將各自準備。

三更時分，周信、李奇、硃天麟、楊文輝四人架遁術來到黃花山。抬眼覷見一道石牆依着山勢圍成一座城郭。守糧軍士往來巡邏不絕。

四人久隨呂岳，學那瘟疫之術，心性狠辣，此只是心下冷笑。當下四人分站四方，掐定印決，口中念詞，叫一聲“疾”。

霎時大火漫天，煙塵滾滾，黃花山整個籠罩進去。可憐黃花山萬餘將士盡皆化為灰燼。

黃花山煙火漫天，西周二十萬大軍的糧草被付之一炬。看守糧草的韋護見此情景，心中驚怒不已，感受到天地間若有若無的法力波動，當下明白是有修士濫用道法害人。不由怒氣勃發，當即冷哼一聲，雙腳踏地，躍上半空，照準東方激射而去。

不一時出得營寨，見一人手掐火訣，得意洋洋。

韋護認得是呂岳門下弟子楊文輝，當下更不搭話，抬手便將降魔杵祭起，劈頭向楊文輝打去。

那降魔杵乃是道行天尊鎮洞法寶，拿在手中中輕如灰草，打在身上重若泰山。

楊文輝一心放火燒糧，不曾堤防，竟被一杵打成肉醬，一道真靈往封神台上去了。

韋護見打死了楊文輝，轉頭欲尋其餘縱火者。

行不幾步，便見一左一右來了兩個道人，卻是周信、李奇二人。

二人施完火訣，聯袂東來，欲與楊文輝匯合，正與韋護撞見。

三人分屬敵國，一見之下皆持寶戒備。

周信左右一看，不見楊文輝，當下大叫道：“韋護！你可看見我楊文輝道兄否？”

韋護冷笑道：“貧道早已送他上了封神榜了！你二人來的正好，還趕得及兄弟團聚。”

周信聞言大怒，祭出法寶頭疼磐對準韋護，作勢便要敲下。

韋護看見，知道不好，心念一動，袖中飛出一物，用手一指，道聲：“疾！”

只見一道金光劃過，就聽“撲通”一聲，周信栽倒在地，身上早被捆仙索捆了個結結實實。

韋護捆了周信，尚不及得意，便聽耳邊一聲鐘響，頓時頭昏腦漲，渾身上下焦躁不堪，竟是不由自主，難受至極。

韋護心中大驚，奈何被李奇的發燥鍾暗算，身體每一部分都躁動不已，根本不聽使喚。眼角瞥見李奇一手持劍向自己衝來，焦急之下，顧不得許多，抬手將降魔杵往空中胡亂一丟，變作一根直通雲霄的通天巨柱，沒頭沒腦地向著四周砸去，狀如瘋癲。

只聽“轟轟轟……”一陣巨響，黃花山地動山搖，飛沙走石，山崩地裂，氣勢着實駭人至極。

李奇見此情景心中也自惴惴，竟不敢上前。只得回身抱了栽倒在地的周信，匯合了聞訊趕來的朱天麟，掉頭往青龍關而去。身後的黃花山卻早已變成了一片廢墟，守衛黃花山的萬餘西周將士盡被埋葬。

卻說青龍關上，蘇護領着一干冀州文武站在城垛上觀看敵情。忽見黃花山方向紅光滿天，知道周信等四人已經得手。當下蘇護命眾軍齊集，準備趁西周大軍生亂之時出擊。

不一時，果見城外西周軍營喧囂聲起，營中塵埃升騰，顯然已亂。

當下蘇護將手一揮，蘇全忠、黃天祥、雷震子三人為先鋒，鄭倫、陳奇、鄧蟬玉居后，點齊十五萬大軍一起殺出，往西周大營猛衝過去。

眾將遠遠望見西周大營之中人頭涌動，混亂不堪，都不由大喜。

雷震子展開風雷二翅，當先沖入敵營，手中黃金棍一陣猛劈，威風凜凜。蘇全忠、黃天祥等人也自領兵殺入，大肆砍殺。

亂軍中卻不見一個西周大將，蘇全忠心中生疑，抬眼四望間，只見當面之敵稀稀散散不過數千羸弱之兵，整座大營卻是殺氣四合。

心下不由大驚，大叫道：“有詐，爾等速退！”

一邊叫着，手中畫戟揮舞前突，意欲為眾軍斷後。

黃天祥、鄭倫、陳奇等人聽見蘇全忠喊聲，轉目四顧間，也覺得不妥，急忙揮軍後退。就聽西周大營四周戰鼓喧天，殺聲震地而來。

當先一人腳踏風火輪，手持火尖槍，正是哪吒，領兵殺出將蘇護大軍攔腰截成兩段。

所過之處，屍橫遍野。

哪吒領兵衝殺，正遇后隊的鄭倫、陳奇二人。當下提槍便殺，鄭倫招架數合，將鼻子一抹，提起胸中元氣，“哼”的一聲，一道黃氣發出，直往哪吒涌去。

那鄭倫“哼”了一聲，便待上前拿人。卻見黃氣散后，哪吒卻是好端端地站在風火輪上，分毫未傷。

鄭倫大驚，他哪知哪吒蓮花化身，靈珠子投胎，一切靈魂類法術皆不能傷，一般的肉體傷害亦不足慮，乃是天賦異稟。

# 第1058章 截教萬仙

鄭倫見“哼”不倒哪吒，心中着慌，掉頭便跑。

哪吒窮追不舍。

旁邊轉出陳奇，截住廝殺，數合過後，亦不能敵。

蘇護軍大亂。

幸得前軍蘇全忠、黃天祥、雷震子等人殺出營來，雷震子從天而降救下了陳奇，黃天祥走馬上前抵住哪吒。

二將數次交鋒，心中恨極，出手一招快似一招，旁若無人，直殺的昏天黑地。

哪吒見一時無法拿下黃天祥，敵軍中蘇全忠、雷震子、鄧蟬玉、鄭倫等人皆是勇猛無敵之人，不一時便已殺透重圍，便要揚長而去。

心中一急，當下搖身一變，化作三頭六臂之身，一手祭出翻天印，一手持五火神焰扇。

翻天印往半空中的雷震子砸去，五火七禽扇兜頭便往黃天祥煽過來。

黃天祥見狀大驚，急忙抽身後退，單手持槍護身，一手祭出芭蕉扇猛力一搖。

但見烈火熊熊在黃天祥與哪吒二人之間翻滾涌動。

二人持扇對攻，風火無情，火星蓬勃升騰，散落滿地，兩軍燒死燒傷者無以計數。

最後二人均擔心這般比斗己方傷亡太過，不約而同地收了法寶。

半空中雷震子正自左右救援己方落單的軍士，忽見天空滴溜溜落下一物，氣勢駭人至極。

雷震子認得是翻天印，不由驚駭欲絕，急忙展開風雷二翅往高空遁去。

那翻天印卻是不依不饒直直地往雷震子追去，速度絲毫不減。

雷震子無奈，只得在空中頓住身形，揚手將雷字玉牌祭起，默運玄功，口中大喝一聲“疾！”

霎時，霹靂交加，朗朗的的夜空竟是雷聲滾滾，神雷涌動，直往翻天印撞去。

那雷字玉牌乃是鴻鈞老祖所賜，蘊含開天神雷威力無窮。不過雷震子法力有限，無法發揮全部威力，打出的一連竄紫宵神雷只是有形無質而已。不過勝在數量眾多，抵消了翻天印大半的威力。

然而那翻天印畢竟乃是功德至寶，威力比之先天靈寶只強不弱。在這般打擊之下任然頑強地沿着既定的軌跡往雷震子頭上落下。

在那電光火石的一霎那，只聽雷震子大吼一聲，將身體捲成一團，化為一圈黑光，光影中有雷電纏繞，帶起一團黑色雲霧旋轉不休，詭秘莫測。

黑色光雲旋繞一圈，捲起漫天雷電，向著天空中的翻天印狠狠地撞了上去。

“轟”！一聲巨響，震天動地。

炫目的電光映照的天地變色，夜為白晝。

兩方數十萬糾纏在一起的軍士在一霎那間俱都失明，頭昏目眩，栽倒在地者十之七八。

不一時，雷聲沉寂，電光星散。只見一方瑩瑩的古印緩緩掉落，靜靜地回到哪吒手上。

星空下，不見了雷震子蹤影。

黃天祥、蘇全忠等人大驚，飛身上前查看。

半空中清風徐徐，哪有一絲人影。

二人惆悵不已，當下兩軍因這驚天動地的一撞，俱都驚懼不已，再無戰意。

蘇全忠、鄭倫等人只得領着大軍去了，姜子牙也自收兵回營，一場夜戰終於宣告結束。

蘇全忠、黃天祥等人領着大軍迴轉青龍關上，見了蘇護稟告詳細。言說姜子牙早有防備，夜襲無功，雷震子也生死不知。

蘇護聞言大訝，嘆道：“姜子牙將略廣備，真勁敵也！可惜雷震子大將之才，竟折於此處。”

眾皆哀嘆。

忽聽帳外一人笑道：“不然！當時驚雷過後，貧道曾見一道電光落到東方。況且以今日天象看來，雷震子本命將星雖然暗淡，卻依然高掛空中，穩穩噹噹，並無一絲移位，可見此子性命無憂，不日自當歸來。諸位不必傷感！”

眾人看時，說話之人卻是瘟祖呂岳。

黃天祥不由喜道：“師叔之意，我師弟雷震子當還活着？”

呂岳笑道：“正是！那雷震子乃是稟雷劫之力而生，執掌殺伐之道，根性深重，氣運悠長，卻不是那麼容易隕落的。”

眾人一時大喜，正談論間，忽聽帳外軍卒傳報：“周信、李奇、朱天麟三位道者歸來。”

蘇護喜道：“今夜燒了姜子牙糧草，正是諸位仙長的功勞。”

呂岳卻是臉色一變，暗道：如何只有三人歸來！楊文輝呢？

當下呂岳牽挂弟子，率先出帳察看，待看清了眼前情景，卻是勃然大怒。

原來周信、李奇與韋護相鬥，被韋護祭捆仙索綁了周信。李奇雖然暗算了韋護，卻也被韋護躁動之時的瘋狂打的遍體鱗傷。呂岳眼見周信被綁倒在地，李奇重傷，又聽得楊文輝被殺，心中如何不怒？

當下呂岳取出丹藥為李奇治傷，轉頭看着綁在周信身上的捆仙索，只是皺眉不語。

半晌方才嘆氣道：“此寶果然奇異非常，為師不知口訣，卻是解不下來。為今之計只得用符印將這繩索鎮住，使之不能作惡害你。等過些時日，再想辦法。”

當下呂岳用符印將捆仙索封住，吩咐朱天麟將周信抬入營帳安息。諸事完畢，方才轉頭對蘇護等人說道：“姜子牙指使門人壞我弟子，此恨實在難消。貧道明日在青龍關下布起瘟癀陣，必叫闡教眾人知我厲害！”

蘇護見呂岳發怒，不由陪笑道：“呂仙長不必如此勞煩！今夜令高徒一把火燒了姜子牙糧草，來日敵軍必退。我青龍關已無憂也！”

呂岳本不通軍事，聞言方才恍然，猶自恨恨不絕地道：“姜子牙雖然退兵，貧道仇恨卻依然未報。也罷，我那瘟癀陣陣圖尚未煉的完全。貧道請離開幾日，回洞府煉成陣圖，再來相助。我這三個徒兒還請君侯好生照顧。”

蘇護道：“道長既要煉製陣圖，我自然不敢阻攔。還望早日歸來，襄助本侯完成大業，本侯在此翹首相待！”

當下呂岳心中憤憤，連夜去了。

姜子牙雖然對蘇護軍的夜襲早有防備，算是小勝了一場。

然而大軍囤積在黃花山的糧草卻被周信等人使道法燒毀，這方面算來卻又是大敗了一場。

戰後西周軍清理戰場，在廢墟中找到重傷的韋護。

那韋護中了李奇的發燥鍾暗算，整日里煩躁不已，摔東打西的，沒個消停。

姜子牙耐着性子勉強問明了糧草被燒的經過，心中對蘇護軍如此濫用道法的行為也十分惱怒。然而糧草被毀，卻又無可奈何。只得傳令明日退兵，改日再來攻取青龍關。

兩軍第二次青龍關之戰結束。

卻說雷震子身化一團雷雲與翻天印猛烈地撞擊了一下。只覺渾身上下彷彿爆裂開來了一般，疼痛無比，頓時渾渾沉沉不省人事。那雷雲被翻天印一下砸散，然而雲霧畢竟是無形之物，雷震子真身藉此脫逃，被這一撞之力砸的直往東飛去，瞬間消失在天際。

不知過了多久，雷震子從昏迷中醒來，只覺渾身上下無處不疼，手腳綿軟，竟無絲毫力氣。眨吧着眼皮努力將眼睛睜開了一條縫，忙不迭地打量周圍情景，一見之下，卻是大為吃驚。

只見四周藤蔓纏繞，宛如鳥巢。

那藤蔓金光閃耀，仙氣盎然，把個巢穴裝點得古樸大氣。

巢穴之外，幾朵彩雲飄飄，更添三分出塵脫俗之意。身後卻是千仞絕壁，怪石嶙峋之間，長着數顆斑駁的古松，迎風搖擺，靈氣沛然。

雷震子打量四周，暗嘆：好一個精緻的洞府！卻不知是何方高人仙居之地？正待掙扎着起身，卻見遠處天空傳來一身清唳，黑雲滾滾壓了過來。

雷震子心中一驚，勉強站立起身，凝視黑雲，神情恭敬而不失戒備。

那黑雲行進速度極快，不一時便來到巢穴上空。只見悠忽之間雲收霧散，半空中卻顯出一個道人來。背負一口寶劍，尖嘴縮腮，頭挽雙髻，雙眼浮凸，不時金光閃爍，氣勢凌然懾人。

雷震子一見來人，只覺其修為如淵之海，竟是深不可測。加上自己好歹在人家巢穴之中棲身養傷了一段時間，算是對方於己有恩。

當下不敢怠慢，稽首躬身作禮道：“流波山慕白真人門下雷震子見過道長。不知道長如何稱呼？在下因負重傷，冒昧闖入仙居，得罪之處，尚請海涵諒解！”

面前那道人聞聽雷震子言語，臉上兀地堆滿笑容，上下打量了雷震子一翻，方才不經意地開口說道：“原來是慕白真人高足，算起來也是同門。貧道乃是截教通天教主坐下記名弟子，蓬萊島羽翼仙是也。不過少有與同門見面，倒是生分了。你在我這裏，不必拘束。”

雷震子聞言，心中恍然。

說起來截教號稱萬仙來朝，其中正式入門的弟子固然不少，但也有許多只是記名弟子甚或僅只是尚未正式入門拜師的外圍弟子。

截教教義雖然是因材施教，包容萬千，然而卻也不是任誰都收錄的。

否則在“聖人弟子”這個名頭的誘惑之下，這天下哪裡還有什麼散仙？全都拜聖人為師去就好了嘛！

而且即便是入了門牆，那待遇卻也不是完全一致的。

截教萬仙，真正稱得上核心弟子的也不過數百人，其中還包括許多傑出的三代弟子。

當然，並不是說其他弟子就不受重視了。

# 第1059章 蘇妲己言出驚人

相反，這些核心弟子以外的修士法力高強者數不勝數，並不乏大羅金仙修為者，而且每次通天教主開壇講道那也是全部召集起來，一視同仁，並無偏頗之處。

只不過截教數萬修士，通天教主自然不能面面俱到，也不可能每人都送那麼一兩件強力法寶。況且這其中也有個人資質、氣運、機緣的因素。

簡單的說“孔門弟子三千，達者也不過七十二人”，截教數萬弟子，聲勢浩大，自然也不可能每個都在教中佔據舉足輕重的地位，必然會有一部分弟子相對來說會被邊緣化。

這部分人雖不乏修為精深之輩，卻只默默無聞，對教派的發展並無多少建樹。

而且弟子多了，難免也會良莠不齊。

比如前時被西方教准提收走的骷髏山白骨洞一氣仙馬元，就是個慣會挖人心肝生食的。這部分心腸歹毒的就更不受待見了。平常同門見了面，客氣的打聲招呼，不客氣的連聲招呼都不會打。所以這馬元被准提那麼一蠱惑，便立馬改換門牆，背叛師門。

雷震子心中轉着諸般念頭，由於猜不透這羽翼仙為人如何，神態便也越發恭謹了，一邊執弟子禮，一邊笑道：“原來卻是師叔在此，弟子真是唐突的很了，還望師叔恕罪！”

羽翼仙哈哈笑道：“既是同門，你來我洞府做客又有什麼罪？想當年慕白師弟為妖族少監，縱橫天下，意氣風發，貧道當時道術淺薄，對他那是仰慕的緊。今日他的徒兒到了我的洞府，正該好生招待。”

說著將手一招，寬大的巢穴內突兀地顯出兩張桌案來，中間一個爐鼎，大火熊熊。

羽翼仙捧出幾盤仙果招呼雷震子自便。自己卻抬出一頭氂牛拔劍殺了，三兩下打理乾淨，架在火上烤熟，一併招呼雷震子來吃。

雷震子見羽翼仙行事頗為豪氣，雖則無故殺生，道心並不那麼純正，到也是光明磊落。加之又是自己師叔，雷震子從心性上講也並不是什麼善男信女，到對羽翼仙頗感投緣。

當下也不再拘束，對羽翼仙施了一禮，二人便大塊朵頤起來。

酒足飯飽，羽翼仙對面前的雷震子竟也頗為滿意，越看越覺順眼。當下斜覷着雷震子道：“我看你身受重傷，體內元氣紊亂，精氣損耗至極。可是遇到什麼危難之事？”

雷震子苦笑一下，道：“弟子這是在青龍關與闡教修士拚鬥時，被翻天印打傷的。那翻天印威力絕倫，弟子能保的性命不失已是大幸了。”

羽翼仙聞言，怒氣填膺，切齒道：“我截教門人數萬年來滅巫教、擠妖族、壓血海魔門、震懾西方，為道門發展征戰四方。道門能有如今聲勢，皆我截教之功！他闡教金仙自犯殺戒，卻偏生要轉嫁在我截教頭上，挑起同門相殘，實在罪業深重。我聞你師傅慕白真人被闡教金仙困在冀州城外混元一氣陣中，不得脫身。今又使法寶重傷於你——此是明欺我截教無人也。你且放心，待我邀請幾位道友，前去將你師傅救了出來。為你做主！”

雷震子聞言大喜，隨即皺眉道：“可是營救我師傅之事關係重大，師祖通天教主又未曾發下法旨。我等貿然行動，恐有關礙！”

羽翼仙笑道：“掌教師尊並非不想營救慕白真人等一干同門，只不過忌憚混元一氣陣強大，對方四聖聯合罷了。不過我們弟子之間的爭鬥卻是無妨的。若我們能救回被困在混元一氣陣中的同門師兄弟，老師必然歡喜。到時與闡教大戰也沒了顧忌不是。”

雷震子聽的怦然心動，心中也是極度渴望救回自己師傅。

然而左思右想，卻又總覺得不很放心，當下思忖一二，開口道：“師叔隆情厚意，弟子感激不盡。然而闡教金仙個個法力高強，又有大陣相輔，單靠我二人恐難濟事。不若我迴流波山，召集一眾同門。大家齊心合力，做成此事，師叔看可好？”

羽翼仙聞言撫掌笑道：“正該如此才是！久聞流波山風光靈秀，慕白真人門下弟子個個法力高強，貧道也很想見識一下。”

當下雷震子與羽翼仙說做便做。由羽翼仙簡單地給雷震子治療了傷勢之後，二人便聯袂往東海之外流波山行去。

不一時來到山外，雷震子兩手掐印，打開護山大陣，將羽翼仙引進山中。徑往洞府來尋六耳獼猴、倉頡、伶倫等人。

羽翼仙看着流波山龐大的護山大陣心中震驚不已。剛才進陣之時雖然不過一瞬即過，卻也清晰地感覺到了那恐怖的威力，最令人驚奇的卻是那大陣盡然將整個流波山全部籠罩了進去。也就是說，方圓三千里的流波山整個的都被慕白元神之軀給吞了。如此龐大的陣法，倒確實有些駭人聽聞了。

尋常修士用來護山的陣法不過僅僅護住山門而已，厲害點的也不過將自己洞府完全掩蓋，或是一個山頭，或是一個幽谷。哪有這樣一口氣將個方圓數千里的大島直接搶佔了的？這樣的仙島名山，哪個不是住了許多家修士上去的。像西海的九龍島、東海的蓬萊、東瀛、方丈等幾個有名仙島，哪個又是被一家修士獨佔的？

不過人家慕白元神之軀真人氣魄大，有聖人撐腰，況且又有本事布下如此龐大的殺陣，別人還能說什麼？

當下羽翼仙暗暗羡慕與驚訝，搖搖頭將自己在蓬萊島中的那個巢穴形象甩出腦海，快步隨着雷震子朝前行去。

雷震子一邊帶路，一邊笑吟吟地說道：“此流波山被我師傅慕白真人及幾位師兄一起經營數萬年，方有如此繁盛之態。剛才道長所見之護山大陣，便是承繼了上古妖族的周天星斗大陣而成。”

羽翼仙聞言恍然，這周天星斗大陣可以說是古往今來規模最大的陣法了。

三百六十五路周天星神、八萬四千群星惡煞，近十萬法力高強之人聯合方才布出，如此大的手筆，除了當初執掌天庭，能人輩出的妖族，還有誰能布成此陣？

即便目前的截教號稱萬仙來朝，其實除了聖人之外，在實力上卻是還遠遠比不上當初的妖族的。

羽翼仙一聽這護山大陣乃是脫胎於周天星斗大陣，心中的震驚方才稍有緩解。

不一時，二人來到眾仙開闢洞府之處。就見高明高覺二人蹦跳着走出來，對着雷震子笑嘻嘻地道：“小師弟不在青龍關相助蘇護伐周，怎麼回來了？”

雷震子道：“我有要事與幾位師兄商量，還請兩位師兄幫幫忙。”

高明笑道：“我們早已探知你要回來，大家都在園中等你呢。快隨我來吧！”

說著當先回頭，往園中行去。

雷震子苦笑着摸了摸鼻子，轉身招呼羽翼仙先行，眾人往後園林中而去。

高大的黃中李樹下，清涼的石桌旁圍坐了十餘個形狀各異的道人。正是羽翼仙、陸壓與流波山中留守的幾個弟子。

眾人一邊品茗、吃着黃中李，一邊聽着雷震子述說欲救援慕白元神之軀真人之事。

待雷震子講完，就聽高明高覺跳起來叫好，陸壓眼中閃過一抹異彩，掃了眾人一眼，迅速低下頭去，嘴角露出一抹微笑顯是面帶讚許。

柏鑒哼了一聲道：“早該如此了。那闡教修士竟敢擺陣困我等師傅，實在膽大包天。”

倉頡與伶倫對視一眼，伶倫卻是一臉無所謂的表情，只是緊握竹簫的動作卻显示出心中着實意動。

旁邊龍吉公主看着伶倫，倒是一臉深情。

只有坐在一旁的蘇妲己一副事不關己的形象，饒有興趣地看着眾人的表現。

倒是倉頡思慮了半晌，轉頭對六耳獼猴道：“師兄，師傅曾屢次告誡我等不要輕易下山。掌教通天教主也發下法旨要我截教門人退守海外，無令不得外出。今番我等若是貿然前往營救師傅，是否有所不妥？”

六耳獼猴聞言嘴角含氣一絲冷笑，正要開口，旁邊羽翼仙卻搶先說道：“有什麼不妥？掌教師尊難道就不想救回被困的一眾同門了么！還是你們不想救回自己的師傅？”

倉頡聞言一愣，他本是人族字聖，一身修為幾近於道，一向都是赤子之心，了無掛礙。聽的羽翼仙如此擠兌自己，心中雖微微有些不喜，卻也隨即便揭了過去。

開口道：“封神大劫乃是我道門前所未有的劫數，兇險萬分。師傅一向告誡我們謹守自身，莫惹紅塵。況且至血海冥河老祖進入西牛賀洲以來，幾方勢力維持了個大致平衡的局面，局勢越發微妙。我等若自作主張，貿然行動，恐壞了掌教師祖和師傅他們的全盤打算，反為不美。”

倉頡如此一說，眾皆默然。

其實如果不是擔憂這個，流波山眾弟子早就集體出山，攻打那什麼混元一氣陣去了，什麼殺劫，管他娘的！

沉默了一會兒，倒是蘇妲己眨巴着漂亮的大眼睛說道：“其實你們不必顧忌這麼多。要想救回慕白真人，眼下正是時候了。”

# 第1060章 運籌帷幄的妲己

倉頡等人聞言一愣，都詫異地盯着一向文靜，從不發言的蘇妲己，把個小姑娘盯的羞澀不已，小臉紅紅，艷光四射。所幸周圍都是修為精深之輩，雷震子殺氣雖重，對男女之事卻也不甚了了，眾人倒也沒有什麼異樣表現。

倒是羽翼仙心性修為不穩，望着蘇妲己清麗絕倫、含羞帶怯的面龐竟是失神了好一會兒。

半晌才反應過來，不由老臉通紅，打量得眾人沒有注意自己，這才暗暗鬆了一口氣。

就聽伶倫饒有興趣地看着蘇妲己聞道：“不知小師妹如何做出這般判斷？”

蘇妲己見眾人都盯着自己看，不由更是臉色羞紅，喁喁不語。

龍吉公主見狀，風情萬種地掐了伶倫一把，款款了走上前去拉起蘇妲己的小手安慰片刻。

受此鼓勵，蘇妲己這才抬起頭來，輕聲道：“其實縱觀封神之戰起始到如今，我截教本是大占上風。以誅仙劍陣被破為轉折，對方四聖聯合，我們才不得不暫避鋒芒。然而從本意來說，掌教師祖其實是巴不得與元始天尊、接引、准提等人決一死戰的。之所以一拖再拖，只是沒有合適的契機而已。”

“然而這種情況至師傅他們被困混元一氣陣，后便有了變化。雖說這混元一氣陣將師傅和雲霄、羅宣等一干師叔伯困住，卻也沒有能力打殺，反而將闡教主力全部圈在了那裡，造成三大部洲闡教人手不夠的結果，此乃對方一大漏洞。元始天尊本意是要吸引我教中同門前去營救被困弟子，以促成利於闡教的大決戰。卻沒有想到一向做事直爽的通天教主能壓下衝動，從而造成了這麼一個不上不下的尷尬局面。”

“此後，師傅化身白慕真君出世，說動血海冥河老祖出兵西牛賀洲，牽制西方教。前時聽說妖族應劫之人也已現世，卻是梅山幾位妖王。種種跡象綜合起來一看，卻是我們與闡教、西方教的實力對比漸漸拉平起來了。”

“加之掌教師祖自誅仙劍陣之後，召集一眾同門苦心布成萬仙陣，早已練得精熟了。我教中弟子上至掌教下至童子，無不摩拳擦掌，意欲一雪前恥，揚眉吐氣。掌教師祖多年苦心準備，恐怕也要按耐不住要出手了。當此之時，我們以救師為名先行試探一番，是再合適不過的了。”

在眾人驚訝的目光中，越來越坦然自若的蘇妲己卻又嫣然一笑，櫻唇微吐道：“不過我們若要出手，還得得到一個人的支持。”

聽着一向天真爛漫的蘇妲己緩緩地分析着眼下的局勢，眾人越來越驚訝。連帶的六耳獼猴臉色也好了起來，轉着靈動的眼睛看着蘇妲己，心中暗道：我流波山竟又出了如此一位可以運籌帷幄的人才，這可真是賊老天眷顧了。不過可惜……怎麼就是個母的！

絲毫不解風情的六耳獼猴望着蘇妲己自顧自地轉動眼珠子胡思亂想着，卻沒有聽見蘇妲己最後說了句什麼。

倒是一向穩重的倉頡接着妲己的話問道：“不知尚須得何人支持？”

蘇妲己美目顧盼，見眾人都含笑望着自己，面帶鼓勵之色。心知這幾位師兄聰明絕倫，定然是早已猜出了自己所說的是何人。不過為了鍛煉自己一下方才如此故意“明知故問”罷了。

當下蘇妲己心中一暖，感覺也不那麼害羞了。

輕抬臻首甜笑道：“幾位師兄何必取笑小妹！我等這麼大的行動自然要得到師傅同意了。現在師傅雖然被困，但師傅的化身白慕真君卻在世。若有他老人家同意和支持，我等又還有什麼顧忌？”

眾人聞言相視一笑。

六耳獼猴兀地起身道：“今番我等師兄弟一起下山，必叫天下知我流波山一脈威名。高明高覺，你二人留心打探，看看老師白慕真君在何處。羽翼仙師叔，還請代為邀請幾位教中同道相助，弟子等感激不盡。雷震子，你速回青龍關，召回黃天祥和申公豹。唔，前方戰事若是緊急，就不必將蘇全忠叫回來了。”

雷震子應諾去了。

羽翼仙哈哈一笑，接過六耳獼猴遞過來的出入山門的玉牌，也自駕雲而去。

高明高覺卻走出山外，施展起千里眼順風耳的神通細心打探起白慕真君動向來。所幸梅山也在東勝神洲範圍，不一時，高明高覺便相視一笑，顯然有了收穫。

卻說冀州城外東行三百里範圍內，早已是靈氣紊亂，草木凋零，往日興旺無比的平原沃土，現在卻是破敗不堪，人煙絕跡。

這日冀州城外那團彷彿永不消散的黑雲之外卻來了一個道人，那道人尖嘴縮腮，頭挽雙髻，背負寶劍，眼神陰鷙，神情瀟洒，一身玄青道袍大袖飄飄。

這不是他人，正是截教金翅大鵬雕羽翼仙。

只見羽翼仙來到混元一氣陣外，故作疑惑地打量了周圍一眼，隨即大叫一聲，並指如劍對着天空的黑色雲團道：“呔！何處妖魔在此作祟，搞得百里無人煙，鳥獸皆絕跡，就不怕遭了天譴么？還不快快現形！今天我羽翼仙便替天行道，斬除你們這幫賊子。”

說著雙腳一踏，飛上半空，“嗆”的一聲拔劍在手，一邊踏罡步斗，一邊取出一張皺皺巴巴的黃符，口中念念有詞。

不一時，就見天空陰雲四合，飛沙走石。

只聽羽翼仙做足氣勢大叫一聲：“天地乾坤，五雷正法，急急如律令！”

頓時，天空風雷之聲大作，半晌憋出幾顆火雷稀稀落落地往混元一氣陣打去。

羽翼仙見引出了火雷，不由得意洋洋地扛着寶劍對準混元一陣嘲笑道：“今日教爾等邪魔之輩知道我的本事。哼，本大仙的五雷正法專收妖魔，看爾等還敢作惡否！”

此時混元一陣內闡教眾人卻都氣瘋了，平白無故被個不知從哪兒冒出來的愣頭青說成是邪魔之輩，還好死不死地用了五雷正法這種不入流的收妖法訣來打自己。

看着外面稀稀落落的幾顆火雷，再看看扛着寶劍耀武揚威的羽翼仙，玉鼎真人首先便忍不住了，當下飄身出了陣門，抬手一展袖袍將落下的幾顆火雷收了。

玉鼎真人露了一手，這才黑着臉對羽翼仙微一稽首道：“不知道友從何而來？為何無緣無故發雷相擊！”

一見有人走了出來，羽翼仙抬眼上下打量了一番，撇撇嘴道：“長的倒是一副仙風道骨的模樣，沒想到卻是妖邪之輩，可惜可惜！無那賊道，上天有好生之德，貧道今天就大發慈悲，你速速將陣法撤去，還這一方朗朗乾坤，從今而後洗心革面，潛心修鍊，來日未必不能如我一般證得天仙正道。何必要用這左道之法，傷天害理，有干天和啊！”

玉鼎真人聽着羽翼仙絮絮叨叨地說了半天，竟然還認定自己就是邪魔外道一流了。

再抬眼看了一番，發現羽翼仙不過勉勉強強入了仙道的門檻，道法修為更是爛的沒邊了，心中暗猜他可能是哪處荒山野嶺沒見過世面的散修，因見了此處荒涼破敗，故而前來降妖除魔的，倒也算正道一脈。

當下玉鼎真人也沒了與羽翼仙廢話的興趣，直接一抬手，就聽轟隆隆一陣雷響，玉虛宮玉清神雷一道一道接着落下，把個羽翼仙唬的一愣一愣的。

玉鼎真人見此，心中一陣暢快，當下道：“道友不知詳細，貧道也不怪你。此處非是久留之地，道友還是快走吧！”

那羽翼仙聞言抹了抹眼睛，愣愣地轉身，表情木然地往外走去，一路竟摔了好幾個跟斗。惹得玉鼎真人心中一陣大笑，暗道：雖然不好殺你，但不叫你吃點苦頭，哪顯得我闡教手段。

正要轉身回陣，卻聽身側一人冷笑道：“闡教金仙果然好本事！欺負人家一介散修好玩的么？也不怕壞了名聲。”

玉鼎真人聞言急忙轉身一看，認得是倉頡、伶倫、柏鑒、龍吉公主、高明高覺等人，雷震子、黃天祥、申公豹等赫然也在。

當下臉色一變，沉聲說道：“原來是流波山一干餘孽，你師傅慕白真人尚且被困在陣中，你等又有何能為！”

就見伶倫微微一笑道：“正因為師傅被困，我們這些做弟子的才來營救啊！我截教一向注重同門義氣，哪像你們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啊。論及識時務，像十絕陣時為了破陣，用同道性命來祭陣的行為，我們自然是沒法比的。”

此言一出，玉鼎真人大怒，切齒道：“伶倫，當日在西岐城外你殺我徒兒楊戩，在誅仙陣中又偷襲我師弟赤精子。今番你自來送死，須怪不得貧道以大欺小。”

只聽一聲雷響，混元一陣中走出南極仙翁、雲中子、廣成子、慈航道人等闡教金仙，一字排開，與倉頡、伶倫等相對而立。

眼見兩方排成陣勢，大戰一觸即發。

倉頡等人雖然士氣如虹，闡教這邊卻是實力強大，表情輕鬆。

玉鼎真人開口道：“伶倫，你自恃法術精奇，一味逞凶。今番可敢與我鬥法？”

# 第1061章 戰起

闡教金仙知玉鼎真人慾為楊戩報仇，雖覺如此這般有點以大欺小，卻都沉默不語。

截教這邊更不會說什麼了，本來流波山眾人都是三代弟子。早晚都要上陣，也無所謂輩分什麼的了。

當下伶倫哈哈一笑道：“真人相邀，敢不從命！我聞真人在九曲黃河陣中被削了頂上三花，消了胸中五氣。若非元始天尊相救，此刻已是凡人之身。卻不知目下還有多少道行。”

玉鼎真人冷哼道：“足夠送你上封神榜了。”

言罷一揚斬仙劍，激起萬千劍氣凌厲無匹地向伶倫殺去。

伶倫五指靈活地繞了一下，那竹簫在指尖漂亮地轉了幾圈，片片竹恭弘=叶 恭弘閃着青光飛了出來，組成綿綿密密一張大網，將斬仙劍擋在外面。隨即深沉悠遠的簫音便響了起來。

一時間，戰場之上殺氣縱橫，危機四伏。

論及道行，玉鼎真人乃是大羅金仙中上的修為，伶倫卻只堪堪到了大羅金仙的門檻兒，尚未邁了過去，相比之下那是遠遠不如的。

不過伶倫以樂入道，對大道的領悟卻是到了一個極深的境界，那卻是玉鼎真人遠遠比不上的了。

論及打鬥，嘿嘿，流波山至上而下戰鬥意識那都是相當的高。

玉鼎真人雖然見識不凡，武藝不俗，手中斬仙劍也是一件了不得的法寶。

然而伶倫手中竹簫可攻可守，音殺之技防不勝防，玉鼎真人要想取勝卻是難上加難了。

一時間就見玉鼎真人一手揮劍猛劈，一手掐印訣，種種法術不斷施展開來，將整個天空映照的絢爛無比。

伶倫卻是優哉游哉地擺弄着手中竹簫，和着玉鼎真人的進攻節奏吹出裊裊的仙樂。看起來就彷彿一個在表演，一個在伴奏一般，偏偏殺氣漫天，氣氛低沉的恐怖。整個場面無比的和諧，卻又無比的詭異。

闡教金仙這邊人人修為高深，倒還沒有什麼。那邊黃天祥、雷震子、柏鑒三人修為低微，卻是受不住場中氣氛的影響，齊齊低吼一聲，狀若瘋狂一般往場中衝去。黃天祥搖槍、雷震子持棍、柏鑒提了一把巨大板斧照準玉鼎真人劈頭砍去，場面頓時失控。

眾人眼見三人沖入戰團，阻攔不及。

交戰中的伶倫見狀大驚，倉促之間只得收了法訣，勉強將那幾片竹恭弘=叶 恭弘護住全身。然而二人此番交戰，乃是虛空之中，不怕損了人間之物，俱是全力出手，威勢何等之大！伶倫即便收了法訣，引得玉鼎真人斬仙劍大進，將大半攻擊都硬生生承受了去。那法力碰撞因而四散的餘波卻也不是陷入瘋狂，從而只知進攻毫無絲毫防守的黃天祥三人能承受得了的。

就聽幾聲慘叫，黃天祥、雷震子、柏鑒三人以更快的速度倒飛而回，七竅噴血。倉頡見狀，急忙祭出一方硯台抬手一潑，頓時飛出一團濃濃的黑墨，將三人包裹進去。當下倉頡收了三人，叫一聲道：“形勢不利，速速撤退。”

當下眾人一哄而散，龍吉公主將二龍劍祭起，往玉鼎真人刺去，但見二劍起在空中，化作兩條青龍，相互交纏而進，龍吟滾滾，直取玉鼎真人，聲勢着實駭人。

玉鼎真人無奈，只得舍了伶倫，揮劍自保。

當下伶倫脫出戰團，與龍吉公主一道揚長而去。

闡教眾金仙見狀大怒，齊齊飛出追擊。眼見截教眾人星散，卻沒有一個確定的方向。闡教眾人頓時一愣，就這一瞬之間，流波山眾弟子早已去的遠了。視線內只有一個申公豹騎着一匹花豹倉惶逃命，就沿着先前羽翼仙離開的方向，眼看便要超過羽翼仙去了。

普賢真人連忙一甩長袖，只見一道彩光飛出，前邊申公豹頓時栽倒在地。身上一圈彩虹纏繞，絢爛無比，正是普賢真人法寶長虹索。

眾金仙見捆了申公豹，無不大喜。

當下南極仙翁道：“此子極善隱忍，在西岐十數年，我等竟抓不到半點錯處，終叫他教唆伯邑考逃出西岐，成了大禍，實非常人能及。今拿下此人，卻是為姜子牙除一禍患矣！”

當下南極仙翁上前欲要拿下申公豹，玉鼎真人一揚斬仙劍也隨即走了上去。看得出來南極仙翁想要活捉而玉鼎真人卻是想把申公豹斬殺當場了。

二人走了一陣，南極仙翁察覺玉鼎真人殺意越來越重，不由微一皺眉，當即停了下來，任由玉鼎真人上前。卻見來到申公豹身旁，神情激動，便要揮劍斬下。

正當此時，申公豹全身上下一陣青光閃耀，一朵靈氣沛然的蓮花升騰起來，瞬間將玉鼎真人震了出去，鮮血狂噴，赫然正是三品金蓮。

那三品金蓮在申公豹身周旋轉片刻，頓時沛然的靈氣將長虹索撐起成了一個大圈。

申公豹順勢爬將起來，招出一把寶劍便與玉鼎真人戰在一起，竟是意欲佔個便宜。

那邊闡教眾仙大急，急忙趕來相救。

忽聽一聲長笑，前面先前走路都打跌的羽翼仙長身而起，在空中大喝一聲，顯出千丈真身，化為一隻巨大的金翅大鵬雕，羽翼震動，頓時山河動搖，飛沙走石。

那金翅大鵬一震羽翼俯衝上前將玉鼎真人抓在爪中，一口叼起申公豹，瞬間升騰起來往東飛去，霎時便不見了蹤影。

眼見形勢風雲突變，闡教眾仙無不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雲中子猛一咬牙，叫道：“師弟遭難，不能不救。我與廣成子、清虛道德真君三人前去追趕，你們緊守陣門，以防有失。”

當下雲中子三人展開縱地金光法，往金翅大鵬雕消失的方向追去。這邊南極仙翁領着餘下一干師弟憂心忡忡地觀望一陣，便要迴轉陣門。

忽聽一人笑道：“爾等既然出來了，便不要回去了吧！我們正好親近親近。”

闡教眾仙大驚，急忙看時，卻見八位形狀古怪的道人不知何時站立身後，將眾人迴轉混元一氣陣的退路堵住。

只見來人之中一個邪氣十足、冷厲非常的青年道人上前一步，囂張的道：“貧道流波山白慕真君，久聞闡教修士個個法力高強，今日特來一會。請賜教！”

言罷，不管三七二十一拔劍便往最近的道行天尊殺去。

那道行天尊又豈是善茬？見狀揮劍迎上。

旁邊南極仙翁狐疑地看了白慕真君一眼，再看看對方餘下的七人，只覺個個妖氣衝天，不由心中一動。連忙收攝心神，稽首道：“貧道原始天尊坐下弟子南極仙翁，不知各位道友因何與我闡教為難？”

就見對方七人中走出一個身披金甲、手持鐵棒、面相兇惡、渾身長毛的道人來，嘿嘿笑着對南極仙翁說道：“兀那老道，爺爺乃梅山袁洪是也！今日到此，專為教訓你們這些不開眼的牛鼻子雜毛。來來來，吃你家袁爺爺一棒。”

言罷，不由分說舉棒照準南極仙翁腦門便打，把個南極仙翁氣的白鬍子亂抖，哆嗦道：“一群妖孽！真當貧道是泥捏的么？呀、呀、呀，看打！”

當下南極仙翁一甩浮塵，千丈雪絲飛出，與袁洪手中的一氣風火棍糾纏在一起。左手連擺，飛出一個白玉鐲子往袁洪砸去。

那袁洪武藝非凡，把個一氣風火棍舞的虎虎生風，漫天棒影一層層連綿不絕，如浪潮拍岸一般將南極仙翁緊緊壓制。

忽見一個白玉鐲子飛來，當下將手中鐵棒一掃，只聽一聲脆響，那白玉鐲子竟被打碎，“叮鈴鈴”地掉落在地。

南極仙翁見狀大怒，手中浮塵一抖，化作萬千銀絲將全身護住，當下把手一招，一根鳩頭玉杖憑空出現，只見南極仙翁一手持玉杖，一手指東方角、亢二宿，指天踏地，鶴髮銀須，說不出的仙風道骨，道不盡的威勢赫赫。

但見東方角、亢二宿在南極仙翁指引下陡然間大放異彩，灼目的星光撒下，落在南極仙翁手中的鳩頭玉杖上面，頓時銀光閃耀。

南極仙翁執此玉杖，揮舞上前，與袁洪相鬥，每一揮動間無不星光迷漫，天地變色。

不片刻，便將袁洪打的只有招架之功。

這邊激戰正酣，那邊梅山七怪之中餘下的六妖也是蠢蠢欲動。

而闡教這邊，玉鼎真人被羽翼仙抓走，雲中子、廣成子、清虛道德真君三人緊接着追蹤而去，餘下者加上白鶴童子也是八人。白鶴童子頭上的金箍卻也早取下來了，看面色，似乎恢復的還不錯。此時南極仙翁與與袁洪交戰，道行天尊被白慕真君壓制，能戰者也是六人。

當下兩家見撕破了臉皮，也不由分說，捉對廝殺起來。

短暫的試探攻擊過後，文殊廣法天尊首先發難，祭起遁龍樁來遁與之交戰的常昊。那常昊乃是蛇精，見遁龍樁來，急忙搖身化作一陣青煙避過，隨後顯出百丈真身，渾身青花鱗甲，熠熠生輝。那巨蟒在空中飛騰片刻，張嘴吐出一陣毒霧，直噴向文殊廣法天尊。文殊急忙閃身避過，只聽一陣“刺啦噼啪”聲，文殊廣法天尊先前所站之地無論沙石皆被毒霧化為煙塵。文殊廣法天尊見狀唬了一跳，急忙顯出頂上慶雲，垂下朵朵青蓮，護住全身。卻在也不敢與常昊正面相對，只抬手發雷，與常昊游斗而已。

# 第1062章 眾弟子破陣

戰場上，楊顯、朱子真、戴禮、金大升、吳龍等人也各施絕技。這梅山七妖修行數千年，又被慕白元神之軀送往北俱蘆洲交給塗山、白澤、飛廉、商羊等一干上古妖帥、妖王重點教導，早已修得一身本事。雖然道行稍微差點，但妖族本命神通卻是非凡。

只見朱子真背顯一口巨豬，張開大嘴露出滿口鋼牙，寒光閃閃，“咯蹦”一口便將普賢真人手中仙劍咬的粉碎，復一口往真人脖子咬去。普賢真人大驚，只得後退。

金大升一邊揮動三尖刀，一邊將胸脯一拍，吐出一團晶瑩剔透的牛黃來，灼熱異常，頓時將懼留孫烤的面色焦黃。

吳龍也將真身現出，卻是一隻碩大無比的蜈蚣，搖頭擺尾之間，一陣七彩迷霧吐出，熏得的前面的慈航道人頭昏腦脹。一旁的戴禮卻口吐紅珠，如瘋魔一般瘋狂地砸向面前的靈寶大法師。

靈寶大法師法寶雖多，卻都威力有限，被戴禮操縱紅珠一一打碎，一時竟左支右拙，狼狽不堪。

那楊顯對陣白鶴童子，那白鶴童子飛在空中，將楊顯一陣好打。楊顯大怒，搖身回復真身，卻是一頭山羊，兩支角如白玉一般，發出道道白光，將白鶴童子籠罩進去，竟無絲毫空隙，打得白鶴童子哇哇大叫。

一時間六妖依仗本命法寶，出其不意，大占上風，將闡教眾金仙牢牢壓制起來。那邊袁洪與南極仙翁相鬥，南極仙翁借用角、亢二宿之星力，將袁洪打的骨酥筋麻，不住後退。袁洪心中更是惱怒非常，要說北俱蘆洲隱居的妖族大妖之中，運用星力戰鬥的不在少數，袁洪也多次見羡慕過那恐怖的威力，深知其利害。當下不敢硬拼，只得運起八九玄功，施展種種神通，變化萬千，繞着南極仙翁打圈。南極仙翁空有萬般道法，竟打不到袁洪身上去，也只能徒呼奈何。

那邊白慕真君與道行天尊相鬥，二人之間的爭鬥卻是相對來說最正常的道門鬥法。風、火、水、土、木、雷、電各類法訣層出不窮，將整個天地映照的五光十色。二人一時揮劍對攻，一時掐印施法，一時施展神通，忙的不亦樂乎。說起來白慕真君乃是慕白元神之軀惡屍，修為也可比之大羅金仙頂峰了。二人如此常規鬥法，一時三刻倒也很難分出勝負。

兩方捉對廝殺片刻，闡教眾人竟基本處於下風。眼見對方豬狗牛羊蛇猴蜈樣樣佔全，個個妖氣衝天、耀武揚威。平常心高氣傲，嘴邊總是叫囂着斬妖除魔的闡教修士們臉上掛不住了。再恨恨地鬥了幾招之後，慈航道人道人率先發難，將手中羊脂玉凈瓶祭起，翻轉瓶口，道聲收：“收”，頓時將吳龍吐出的七彩迷霧收了個乾乾凈凈。

慈航道人收了迷霧，急忙運功排毒，將迷糊的大腦清醒過來。轉目見文殊廣法天尊被常昊毒霧逼的東躲西藏，又見毒霧厲害，因恐污了法寶，不敢收取。當下祭玉凈瓶放出滔天洪水，直往常昊衝去。

那常昊眼見水到，卻是不慌不忙，張開大嘴一吸，頓時將漫天洪水全都吸入腹中。慈航道人見狀大怒，抬手祭出一物，那法寶在手中金光燦爛，起在空中，化作兩條蛟龍，頭並頭如剪，尾交尾如股，往來上下，照準常昊直插下來。

常昊見狀大驚，急忙收了真身，化為一陣青煙欲逃。金蛟剪落下，正巧將青煙剪作兩段，分為二股，消散殆盡。這邊慈航道人收了金蛟剪查看，卻見百丈之外兩股微弱的青煙匯成一股，在空中糾纏一陣，顯出一條長蛇來，渾身鮮血橫流，“噼啪”一聲掉落在地，全無聲息，只是抽搐而已。

眾妖見傷了常昊，無不大怒。只見袁洪仰天長嘯一聲，奮力一震，將身上金甲震得粉碎。當下金光一閃，顯出真身，化作千丈巨猿，青面獠牙，長臂低垂，毫毛豎立。那巨猿嘶吼之聲不絕，猿臂長舒之下，一拳擊打在南極仙翁手中的鳩頭玉杖上面，南極仙翁受此打擊，悶哼一聲，不住倒退。

巨猿擊退南極仙翁，瘋狂地嘶叫了一聲，抬腿向東方天際邁去。說來也怪，那天際星空距離此地何止千萬里，偏偏就在巨猿一跨之間便已到了星辰虛空之處。那巨猿伸出雙臂，拿住東方角、亢二星宿，猛一發力，頓時星辰動搖，日月無光，天地轟然變色，角、亢二星移位。

通臂猿猴：拿日月、縮千山、星移斗轉。

那巨猿見撼動星辰，破了南極仙翁法術，頗覺滿意。拍拍手轉過身來，復又一步跨回眾人交戰之處，雙眼血紅、神色猙獰地看着慈航道人，毫不掩飾心頭的殺意。

慈航道人被巨猿一瞪，心中一驚。當即惱怒非常，卻也頗為忌憚袁洪那恐怖的力量。當下不由自主地怒喝一聲，復又祭起金蛟剪來殺袁洪。

眼見金蛟剪來勢洶洶，原本一臉不屑的袁洪臉色一變。雙眼死盯着金蛟剪，面色雖然不甘卻也着實不敢硬接。當下運起八九玄功，搖身一變，本尊早已逃逸開去，只留下一個空殼在原地，被金蛟剪一插兩段，血雨紛飛。

慈航道人見狀大喜，忽覺腦後惡風突起，心中大叫不妙。

“嗵”的一聲悶響，可憐慈航道人尚來不及反應，便眼前一黑，栽倒在地。身後卻顯出一個面色冷峻的手持棍棒的猴子來，正是袁洪。

袁洪一棒打到慈航道人，眼見金蛟剪飛回道人身邊。袁洪眼疾手快，一把將金蛟剪抓在手中。也不顧金蛟剪兩股糾結，不住掙扎，胡亂取了個乾坤袋囫圇收了，再打上符印封住。這才轉頭看其他人爭鬥。

但見南極仙翁萎靡不振地站立一旁，其餘眾人仍在捉對廝殺，暫時並無大礙。

袁洪不由心頭大定，心下擔憂常昊，急忙奔去查看。

只見一道巨大的傷口沿着常昊光滑的脊背從頭一直延伸到尾，傷口最深處內臟清晰可見。以這道傷口為主線，常昊那龐大的身軀上裂開了無數道傷痕，呈樹紋狀布滿了整個身軀。

入目處，竟無一絲完好的地方。整個身軀彷彿浸泡在血海中一樣，一片慘淡的血紅。便在這血泊之中，常昊竟奇迹般地沒有死去，卻也只剩微微喘氣，渾身抽搐不斷。

袁洪見狀大驚，急忙取丹藥為常昊療傷。然而傷勢過重，金蛟剪又是天下兇器，傷口煞氣糾結，一時難以去除。當下袁洪見丹藥收效甚微，無可奈何之下，只得取出一個白玉瓶小心地將常昊收了，以待日後慢慢救治。

當下袁洪怒氣勃發，轉身往眾人交戰處走來，戰況一時激烈非常，由捉對廝殺，變成混戰一團。

正當這邊激戰之時，羽翼仙抓着玉鼎真人與申公豹也來到東海邊的一處山丘。

羽翼仙用符印將玉鼎真人泥丸封住，二人便站立原地，氣定神閑地等着後面追兵的到來。

不一時，雲中子、廣成子、清虛道德真君便從遠方激射而至，遠遠看見羽翼仙和申公豹站在山頭。

三人互視一眼，隨即分散開來，分三個方向將羽翼仙申公豹圍在當中。

雲中子轉目打量了周圍一眼，並未發現一絲異樣。眼見玉鼎真人泥丸宮上貼着符印，軟到在地，當下雲中子也顧不得許多，乾脆利落地拔劍在手飛身上前直取羽翼仙。

羽翼仙見狀，哈哈一笑，反手也抽出背上仙劍，與雲中子斗在一起。

廣成子見纏住了羽翼仙，對方只剩得申公豹一人，心中一喜，當下也飛身上前，欲拿下申公豹，救回玉鼎真人。

申公豹見廣成子前來，不避不閃，反而一把將玉鼎真人抓在身邊，盤腿坐了下去。

只見一陣金光閃耀，飛出一朵三品金蓮，懸在申公豹頭頂，垂下朵朵蓮花，將申公豹並玉鼎真人一併護在當中。

廣成子仙劍攻來，擊打在蓮花之上，不得寸進，不由焦急萬分，心下一發狠，使出法天像地神通，變作千丈巨人，對準申公豹一陣猛打，那申公豹卻在三品金蓮的護持下依然不動如山。

廣成子大恨，抬手一招，使出移山之術將整座泰山移了過來，狠狠地往申公豹頭上砸去。

只聽“轟”的一聲巨響，那三品金蓮陡然間金光大放，與從天而降的泰山猛烈地撞擊在一起，瞬間將那泰山撞飛回去。

申公豹看得驚愕不已，眼見自己便要泰山壓頂，轉瞬間卻又化險為夷，一顆心“嗵嗵”地跳個不停。

廣成子見了這般威勢，卻是駭然，愣神了半晌，轉頭看向申公豹頭頂旋轉不休的三品金蓮，卻再也興不起半點攻擊的念頭了。

當下廣成子與清虛道德真君一邊監視着申公豹，一邊站立一旁，為雲中子掠陣。

只見雲中子劍出如風，漫天劍光將羽翼仙全身籠罩，腳下踏罡進步，姿態甚為瀟洒。羽翼仙卻是長劍劈砍，剛猛非常，一往無前。

二人爭鬥，羽翼仙畢竟道行不如雲中子，漸漸落在下風。

# 第1063章 破陣

當下羽翼仙也不着急，飛身而起，在空中復又化作金翅大鵬雕形象，嘶鳴一聲，兩隻眼睛光芒一閃，便有兩道金光射出。

雲中子見狀，微微一笑，抬手祭出一物，卻是照妖鑒，照準金翅大鵬雕一晃。

金翅大鵬雖說修了截教道法，然而本性凶頑，煞氣深重，妖氣未脫得完全，被照妖鑒一照，頓時心神一陣恍惚。

當下金翅大鵬不敢戀戰，羽翼一震，頓時翱翔而去。

雲中子三人眼見羽翼仙遠走，心中大訝，卻也不再追趕，三人齊往盤坐在地的申公豹望去。眼見申公豹頭頂三品金蓮厲害，三人都不由大皺眉頭，束手無策。

忽聽天空一人言道：“三位小友莫急，這三品金蓮乃我西方之寶。今日合該歸還，實乃天數也！”

雲中子等人聞言大驚，急忙抬頭看時，但見天降異香，七彩繽紛，蓮花朵朵飄落，地涌金蓮。

雲中子等人認得是西方教主接引聖人法駕，當下心中大喜，躬身站立一旁稽首作禮道：“闡教弟子云中子、廣成子、清虛道德真君，見過西方接引聖人。不敢當聖人小友之稱，弟子等惶恐無地。”

接引盤腿坐在空中，渾身金光閃耀，說不出的寶相莊嚴。身後隨侍一人，卻是迦恭弘=叶 恭弘。

接引對雲中子三人微一頷首，轉頭看向申公豹，面色慈和，梵音低沉緩慢地道：“這位小道友，這三品金蓮乃我西方之物，貧道證道之前不慎遺失。今日重現，真乃天意。小道友可否將之交還於我？”

原來前時申公豹用三品金蓮抵擋玉鼎真人之時，那金蓮的氣息一露，西方極樂世界的接引便察覺到了。當下接引再也按耐不住心頭的激動，囑咐准提好生防備冥河與鯤鵬之後，便走出極樂世界東來，意欲收回三品金蓮，補全西方氣運。

卻見申公豹看着接引，面現迷茫之色，頭頂三品金蓮在接引聖人的威壓下竟也漸漸暗淡。

喃喃地道：“是你的，還給你！是你的，還給你！”

這般念叨着，申公豹竟漸漸站了起來，那三品金蓮靜靜地落入手中，晶瑩剔透，寶氣盎然。

申公豹手捧三品金蓮，在接引和煦如風的微笑中緩步上前，竟是真欲將手中法寶交與接引。

旁邊雲中子、廣成子、清虛道德真君三人也是站立微笑，在接引法身散發出的迷人的金光中，含笑注視着申公豹的步伐，遠遠望去，彷如信徒朝聖一般，場面說不出的莊嚴。

眼看申公豹步步走近，接引面上的微笑也越發和煦起來。

異變突生，只聽一聲怒哼響徹天際，申公豹、雲中子、廣成子、清虛道德真君齊齊一驚，兀地醒轉過來，不由都駭出了一身冷汗。

申公豹眼中一陣清明，急忙將三品金蓮收了。眼見雲中子三人對自己虎視眈眈，不由暗暗叫苦，卻也不敢迴轉山頭去抓玉鼎真人了。

只聽那怒哼聲響過，東方天際陡然金光大放，異香陣陣，金花朵朵飄散。

通天教主便已來到眾人身前，與接引對面而立。遠處又有金光閃耀，卻是金靈聖母、龜靈聖母、無當聖母三人到來，侍立通天教主身後。

忽然一蓬黑光劃過，卻是羽翼仙去而復返，與申公豹並肩站立在一起。

二人眼見通天教主到來，急忙跪拜道：“弟子（徒孫）羽翼仙（申公豹）拜見師尊（師祖），師尊萬安！”

通天教主含笑點頭，示意羽翼仙與申公豹站立自己身後，二人連忙去了。這邊雲中子也乘勢將玉鼎真人撿回，將其泥丸宮上符印取下，救治一番，玉鼎真人方才悠悠醒轉。那邊通天教主與西方教接引對峙，截教眾人倒也沒有理會闡教救人的行動。

接引眼見通天教主到來，面色不由一變。欲要放棄三品金蓮離去，心中又着實不甘。

心念電轉之下，當即緩緩地道：“通天教主別來無恙！貧道今日東來，非為尋釁。那十二品金蓮乃老師鴻鈞道祖所賜，為我西方極樂世界根本。惜為宵小所竊，貧道將之尋回，實是理所當然。還望通天教主上體天心，不要阻攔。”

通天教主聞言哈哈一笑，道：“十二品金蓮乃是被蚊道人所壞，干我截教弟子何事？你西方教無德無能，看不住自家的寶物，被人拿走那是理所當然。我截教可沒有到你西方強搶東西，你要把主意打到我門下弟子頭上，那是妄想！”

接引聞言氣的幾乎吐血，說來這三品金蓮幾經轉手，蚊道人也早已殞命，論起其中因果來早就說不清了。反正再怎麼算也算不到截教頭上。退一萬步說，即便截教在這事上欠了西方教因果，通天教主也絕對不會承認的。把這麼個好東，還給西方教，那可能么？

當下通天教主擺出一副護犢子的架勢，橫眉怒目地瞪着接引，一副你不服就來打的意思。

接引見狀不由一陣躊躇。雖說准提與通天教主數次交鋒，無不落敗。然而准提畢竟只是西方二教主，況且通天教主聲名卓著，准提敗了倒也沒什麼。但接引乃是西方教主，身份尊貴，若是一着不慎，那對西方教的打擊可就大了。

然而三品金蓮卻又不容有失，接引心中盤算一二，終於還是決定出手試探試探。當下接引稽首道：“通天道兄，此物於我西方教實有莫大關礙，道兄既不肯成全，貧道只好得罪了。”

通天教主譏笑道：“啰啰嗦嗦，什麼得不得罪的，你西方教何時又對貧道有禮過？何必裝模作樣假惺惺，還是放馬過來，我們手底下見真章才是。”

接引聞言臉上一陣無奈，當下也不言語，抬手一指，一朵碩大的金蓮憑空出現，金光陣陣閃耀，映照天地，梵音陣陣，檀香飄飄，天花亂墜，地涌金蓮，異象紛呈。整個天地彷如西方教道場一般，一派莊嚴肅穆。

通天教主見此，微微一笑，抬手招出青萍劍，往虛空中一丟。

只見那劍飛上半空，清光閃閃，霎時貫穿天地。頓時仙樂齊鳴，金花朵朵，碧空如洗，異香飄飄，一派道家出塵之意。

二聖顯威，將整個天地弄得異象紛呈，種種精妙不可言說。

眾家弟子看得如痴如醉，渾然不知世事。

良久，天空異象消散，接引收了蓮花，通天教主也召回青萍劍，天地恢復平靜，眾人方才清醒過來，看看一臉平靜的接引和一臉微笑的通天教主二人，眾人皆不知誰勝誰負。

接引開口道：“今日之事就此作罷！既有通天教主護持，貧道也不為己甚，這便告辭了。還望通天教主好自為之，須知日中則仄，月滿則虧，凡事太過則終非天道正理。”

言罷，看了申公豹一眼，面露不舍之意。

通天教主淡淡地道：“我道門之事，不勞費心。接引教主還是管好你西方極樂世界才是正理。”

接引聞言微微一笑，領着迦恭弘=叶 恭弘徑自去了。

通天教主掃了雲中子等人一眼，眉頭一皺，領着截教眾人也自去了。

雲中子等人不由面面相覷，心中暗自猜測：莫非通天教主竟然在鬥法中贏了接引？那接引在聖人之中一向高深莫測，如果說通天教主使出誅仙四劍從而得勝的話，還說得過去。但是這普通的鬥法，貌似接引沒有輸的可能啊！看他走時那從容的樣子，難道是知道事不可為，故而主動撤退？

就在這邊雙聖鬥法之時，那邊白慕真君和梅山七妖與闡教眾仙的爭鬥也越發激烈起來。

眾人正打的如火如荼，遠遠地流波山先前逃走的眾位弟子卻又都大搖大擺地飛了回來，眾門人齊聚混元一氣陣外，在陸壓與六耳獼猴的率領下查看起混元陣的布置起來。

良久，陸壓皺眉道：“此陣着實精妙，更兼有闡教至寶盤古幡壓陣，以我等之力恐難強行破陣。我去將白慕真君換下來，看他有沒有什麼好辦法。”

當下陸壓斜跨着葫蘆，揮劍上前，架住道行天尊，對白慕真君喊道：“此人交給我，真君快去破陣。”

白慕真君聞言點點頭，也不廢話，轉身快步來到混元一陣前。

倉頡、伶倫等人接着，說道：“此陣甚為古怪，渾然一體。弟子等查看片刻，竟沒發現陣眼在何處。”

白慕真君冷眼看了倉頡等人一眼，道：“若非如此，截教眾多神通廣大之輩安能被困。你們稍待，待我與他聯絡。”

說罷，盤腿坐下，凝心靜氣，用心感受着陣內的情形。

混元一氣陣中，碩大的太極圖印之內，慕白元神之軀看着臉色越來越差的眾人，心內一陣發苦。

太極圖印雖然防禦強悍，但消耗的靈氣也是驚人，尤其在與盤古幡所化的混沌之氣的相互對沖中。後天生成的靈氣又如何能與混沌之氣相比呢被困陣中，與外界隔絕，也沒有辦法補充靈氣。

時至今日，聚寶盆中累積的龐大靈氣已然消耗一空。眾人本身的法力也已耗得七七八八了，只有雲霄、瓊宵、羅宣和慕白元神之軀自己等渺渺數人仗着修行日久，尚能勉力支撐。其餘同門早就盤坐在一起，收攝心神靜坐去了。

# 第1064章 陣破

慕白元神之軀望着旁邊勉強振作精神，為聚寶盆注入法力的雲霄姐妹心中不知怎的竟生出一抹複雜的情愫來。在本尊看封神演義的時候，慕白元神之軀便對重情重義又本領非凡的三宵頗有好感，對其遭遇大為嘆息，連帶着對厚臉皮辣手打殺小輩的元始天尊頗為不齒。

穿越而來，本以為會有一番不凡經歷，卻怎麼也沒有想到，地書碎片被封印，寶葫蘆空間被封印，逃出來的只有一縷殘魂。

不錯，一縷殘魂。

可是誰又能夠想像得到，就是這一縷殘魂卻是攪動了整個封神世界。

就連慕白本尊也未曾想到，自己的這一道殘魂之軀，居然有如此機緣有，居然比自己這具本尊強大了百倍不止。

這一切，無法改變，他也不知道將來寶葫蘆空間打開后，又會如何。

成就不凡的慕白元神之軀在這方世界里，初見雲霄之時也是興奮莫名的。可惜後來一系列的變故，致使慕白元神之軀始終放不開心結，便是同門卻也不相往來。每每想起，徒增悵然。

然而至封神大劫開始后，自己每次遇險，前來營救之人中卻必有三宵身影。人家表現出的善意和對自己這個同門的關切那是真真切切沒有絲毫虛假的。慕白元神之軀又不是冷血之人，自然對三宵極為感激。心中早沒了芥蒂，只是一直抹不開麵皮罷了。

直到眾人被困混元一氣陣，慕白元神之軀驚聞碧霄殞命，悲痛之下這才恍然驚覺自己那點無謂的矜持是多麼可笑、可嘆又可恨。世事變幻，當時不把握時機坦白心中所想，澄清之間的心結。等到一切物是人非，卻已沒有機會了。追思芳蹤，徒自悵然嘆息而已。

慕白元神之軀一邊心疼碧霄，一邊自責自己這數萬年的修鍊都修到狗身上去了。怎麼還不能直指本心，看破塵世一切虛妄。修道者當心如赤子，敢作敢為，心內所想，便當付諸實踐。其他一切束縛本心的東西，若還保留着，豈不可笑！

當下慕白元神之軀檢討自己，與雲霄等人的交往也越發自然起來。看着那美麗的面龐上時常籠罩的愁容和悲傷，心中更是莫名難受。對待雲霄、瓊宵二人也越發親近和溫柔起來。

陣中不知歲月。

慕白元神之軀在探知自己惡屍化身白慕真君出世后，便命其聯絡血海冥河老祖，說其出兵西牛賀洲牽制西方教，一番外交努力之下，形勢果然大為改觀。

其實在流波山眾人慾要前來攻打混元一氣陣時，白慕真君已通過二人之間靈魂深處那絲神秘而不可斷絕的聯繫告知了慕白元神之軀，同時討論了營救計劃的每一個步驟。

示之以弱，以羽翼仙這個生面孔為秘密武器，用其無與倫比的速度抓走闡教金仙中的一個或者數個，引得闡教弟子去追，消弱闡教力量。同時以強大的力量阻擊闡教金仙，使之不能迴轉混元一氣陣主持陣法，從而給別人留下足夠的時間研究如何破陣。

到目前為止，可以說已基本達到了預定目標。

闡教雲中子救人去了，一時半刻不能回來。混元金斗便不成威脅，這卻是個意外之喜。可以說慕白元神之軀的運氣還算是不錯的。

可惜流波山眾弟子雖然來到混元一氣陣前，卻依然束手無策。只得請白慕真君聯絡慕白元神之軀，以期能內外夾攻，合力破陣。

那慕白元神之軀在陣中等待着，一邊查看太極圖印有無鬆動，不時將關切的眼光投向一旁的雲霄姐妹，心中隱隱有些擔憂，一絲期待。

正等着，忽然慕白元神之軀心神一動，當即盤腿坐下，凝心靜氣接收靈魂深處那絲絲召喚。

不一時，便與陣外的白慕真君聯繫上了。

良久，慕白元神之軀方才睜開眼來，吩咐雲霄等人小心戒備，這才顯出頂上慶雲，垂下道道金光護住全身，邁步走進混沌之氣中。

抬手間，招出一根毫光閃閃的松針，屈指一彈。那松尾針順勢飛出，沒入陣中的混沌之氣中去了。

當下慕白元神之軀閉目沉寂，用心神操縱松尾針動向。

那松尾針在混沌之氣中穿梭不定，漸漸光芒竟黯淡起來。

慕白元神之軀心頭大震，知道後天法寶是無法在混沌之氣中久留的。然而欲要破陣，些許損失在所難免。

當下心中一發狠，索性招出十萬根松針，以天女散花手法漫天撒出。

十萬松針落入混沌之氣中，紛紛如雨，聲勢驚人。

那松針乃慕白元神之軀本命法寶，使起來如意隨心。

十萬松針在慕白元神之軀心神操縱下，在混元一氣陣中往來上下，穿梭不定。

這松針經慕白元神之軀數萬年來多番煉製，品質上雖然遠遠比不過盤古幡這等混沌至寶，然而卻也是鋒銳異常，無堅不摧。一入混沌之氣中頓時如魚得水，瞬間將大陣布局查探的七七八八。

當下慕白元神之軀收了松針，悶聲吐出一口鮮血，急忙轉身迴轉太極圖印守護範圍。

其實慕白元神之軀等人被困陣中年余，早已熟悉了大陣運轉。今番查探，不過更加確認，以防出錯而已。

當下慕白元神之軀一邊靜心凝神，將大陣情形告知陣外的白慕真君。

陣外白慕真君睜開雙眼，哈哈一笑，領着倉頡、伶倫、龍吉公主、高明高覺等人繞着混元一氣陣轉了一圈，忽然邁步往裡走去。

倉頡等人嚇了一跳，急忙伸手去拉白慕真君。

卻見白慕真君全身沒入黑雲之中，只露出個腦袋回過頭來對倉頡和伶倫露齒一笑道：“你們兩個也跟我進來！”

倉頡、伶倫聞言互視一眼，見白慕真君進了大陣卻渾然無事，心知此處便是入陣的陣門。

當下二人大喜，更不遲疑，跟在白慕真君身後小心地進了大陣。

三人進陣，七拐八彎全無規律地走了一通之後，無不頭暈腦脹。

就聽白慕真君笑道：“到了，就是此地。”

倉頡、伶倫抬頭一看，見前方果然有一方石台懸在陣中，光滑如鏡。心知此地便是陣眼了，三人頓時大喜，連忙走上石台，盤腿坐下。

這混元一氣陣乃是仿混沌未開之意而立，全陣渾然一體。若要從陣內破陣，便須得如盤古一般以絕強的力量破之。可惜盤古幡乃開天斧所化之混沌至寶，威力絕倫，誰也沒有那個力量破開它。故而從內破陣那是想都不要想的，唯一的辦法便是引外力破之。

慕白元神之軀查探得混元一氣陣虛實，白慕真君當即按圖索驥，找到陣眼。

當下白慕真君、倉頡、伶倫三人在陣台上坐下，各施法大肆破壞混元一氣陣的旗角陣門。

頓時混元一氣陣震動不休，混沌之氣翻滾洶湧。

陣內慕白元神之軀等人大駭，瘋狂地調動起本身殘存的法力，不要命地注入聚寶盆中，那聚寶盆在空中旋轉不休，不斷地吸收着眾人傳來的法力，然後將之轉化為澎湃磅礴的靈氣，浩浩蕩盪地注入太極圖印之中。

只見那太極圖印在眾仙的法力支持下，陡然間大放光明，任混沌之氣如何衝撞，也自巋然不動。

盤古幡出自盤古斧，乃混沌之中孕育的法寶，太極乃天地萬物之始，承接開天之前後，乃天地陰陽生化之道。盤古幡雖強，甚至隱隱超脫天道法則之外，然而卻也並不能對抗天道法則。

相反，即便他是混沌至寶，不沾因果、不落凡塵，然而既然存在於這天地之間，便也一樣要受到天道的束縛。只不過這個束縛相對來說要小一些罷了。

故而太極圖印雖比不過盤古幡，但如果有連綿不絕的靈氣支撐，擋住混沌之氣的侵襲那也不是不在話下的。

當下慕白元神之軀等人眼見脫困有望，無不興奮莫名。哪裡還顧及那許多，就是拚命地壓榨自己身體的元氣也得把這關給挨過去啊。

這邊截教眾人忙着破陣救人，打得有聲有色，好不熱鬧。引得天下各方勢力的目光都聚集到了這裏。

八景宮中太上老君只在通天教主和接引對戰時睜開眼睛望了一眼，口中輕嘆了一口氣，復又閉目靜坐。

玉虛宮中原始天尊卻甚為緊張地注視着事情的進展，關注自己每一個弟子有沒有危險。

在玉鼎真人被抓，慈航道人被敲暈之時，原始天尊臉色兀地一變，隨即卻又勉強忍住，鎮定地關注事態的發展。

良久，卻也悠悠地嘆出一口氣來，暗道：自己弟子還是太少了啊！顧得了這裏，便顧不得別處。難道每次都要自己出手么？這種以大欺小的勾當做個一次兩次那還罷了，每次都做，這聖人麵皮可就掉的乾淨了。罷了，還是放過此局，另覓良機逼得截教決戰才是。到時一次解決，也省得落人口實。當下原始天尊打定主意，卻是決定適時放手了。

女媧宮中，女媧娘娘卻慵懶地坐在丹犀之上，身前的桌案上放着一杯萬年寒囄茶，悠悠地冒着熱氣。女媧娘娘嘴角含笑，神態高雅而輕鬆。

# 第1065章 回山

西方極樂世界，八寶功德池旁，七妙寶樹林，准提面一片愁苦之色。三品金蓮搶不回來，西方教氣運便始終無法補足。然而有通天教主護持，誅仙劍下，接引雖說法力無邊，卻也只有吃癟的份兒。

眼見接引知難而退，流波山眾人進入混元一氣陣，准提眼精光一閃而逝。截教的頑劣不化之徒么，那當然是少一個是一個了。

那邊混元一陣，白慕真君、倉頡、伶倫等人對着大陣一陣猛攻，眼見陣內混沌之氣越發狂暴，大陣陣腳不住抖動，然而卻始終不能得破。反而陣慕白元神之軀等人支撐的越來越吃力，要抵禦這般狂暴的混沌之氣，那消耗的法力可是驚人的。

不多時，慕白元神之軀身後數十名截教同門便支撐不住，臉色蒼白渾身是汗栽倒在地。

慕白元神之軀見狀心下越急，急忙傳聲白慕真君加快動作。

陣眼處的白慕真君更加快速地釋放了幾個強大神通之後，眼見大陣始終不倒。不由慘然一笑，低頭對倉頡、伶倫道：“你二人速速退出陣外，有多遠走多遠。”

倉頡、伶倫聞言一愣，皆不知其意。卻見白慕真君突然橫眉怒目地道：“兩個小兔崽子，還不快滾。再不滾，老子連你們一塊打！”

倉頡、伶倫見白慕真君發怒，顧及其乃自家師傅的化身，不敢頂撞。當下二人只得不情不願地起身出陣而去，不時回頭觀望，面露不舍之意。

二人出陣，招呼了守在陣外的高明高覺、龍吉公主等人，聯袂飛出老遠。終是牽挂慕白元神之軀真人，當下遠遠觀望。

忽聽“轟隆隆”一聲巨響，只見那邊懸挂天際的那團黑雲之射出無數道金光從，那金光或刺天穹，或下通九幽，異常耀眼奪目。金光穿透黑雲，不住旋轉，瞬間將黑雲絞的四分五裂，消散殆盡。

陣，終於破了！

只見黑雲消散，一面散發著無窮威勢，氣息厚重無，見之令人心悸的旗幡顯出身形來，卻正是盤古幡。

眾人不由大驚失色。

白慕真君自爆肉身元神，龐大的法力瞬間爆發之下終於將混元一氣陣打回原形，顯出散發著厚重悠遠氣息的盤古幡來。

慕白元神之軀等人只覺眼前豁然開朗，頓時天高地闊，皆不由大喜。只見一道精光從先前白慕真君自爆處射入慕白元神之軀眉心，慕白元神之軀一愣，頓時神情頗為落寞。

同一時間，流波山因法力低微而留守的蘇妲己突然臉色一變，轉頭驚訝地看着那株枝恭弘=叶 恭弘繁茂的先天靈根鱗翅五針松漸漸失去生機。閃着青光的針恭弘=叶 恭弘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迅速泛黃、脫落，樹枝彷彿脫水一般，漸漸發乾，只聽得“噼啪”之聲不絕，厚實的樹皮裂開了無數道口子。形狀無的蕭索，無的凄涼。

蘇妲己看得心痛，快步前撫摸着那漸漸失去生機的古松，一時間不知所措。

正彷徨無計間，忽聽沙沙之聲大作，蘇妲己一驚，轉身查看。見那旁邊的葫蘆、苦竹、黃李並園數以萬計的各類仙草靈根無不無風搖曳，好似哀悼同類之死一般。

突然，那葫蘆、苦竹、黃李各射出一道青光，滿含先天乙木生氣，射入瀕死的鱗翅五針松內。

見那鱗翅五針松受此青光滋潤，所有的樹枝突然全部收縮，只剩一根光禿禿的樹榦，那樹榦也在不住縮小，最後完全沒入土，消失不見了。

蘇妲己小嘴大張，驚愕不已。

那邊混元陣破，眼見慕白元神之軀等人身影顯出，流波山眾弟子一陣激動，便要前見禮。倒是倉頡穩重，以盤古幡當面，貿然前恐有不妥為由，及時喝止了眾人的行動。

慕白元神之軀、雲霄、羅宣等人看着盤古幡心也是一陣忐忑，精神緊繃。

卻見那盤古幡在空飄蕩了一陣，悠忽一下飛向梅山妖族與闡教眾仙交戰之處，旗幡一盪，便將混戰的眾人分了開來。隨即盤古幡便裹了昏迷的慈航道人往昆崙山方向而去，闡教眾金仙見狀互視一眼，心知原始天尊已經放棄此局，當下只得黯然尾隨離去。

截教這邊眾人這才長出了一口氣，慕白元神之軀取出小芭蕉扇將太極圖印收了，聚寶盆也飛了回來，沒入識海之。轉身便要前去與營救自己的眾弟子和梅山袁洪等人打招呼。

正當此時，異變突生，只見一根七寶妙樹杖突然了無聲息地出現在眾人頭頂，將慕白元神之軀、雲霄、瓊宵、羅宣、馬遂等數十個截教弟子一併籠罩進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砸了下來。

前面觀望着這一幕的陸壓、流波山眾弟子、梅山七妖無不大驚失色，驚恐不已。

慕白元神之軀等人亦在那一霎那間如墜冰窟，卻是頓閃不及，慕白元神之軀只來得及放出與自己心神契合的松針，瘋狂地往撞去，心卻知這般全無章法的抵擋根本無法奏效。

眾皆暗道：今番休矣！

便在此時，先前一直未見蹤影的六耳獼猴突然現身，揮舞黑鐵棍棒一往無前地往七寶妙樹杖撞去。斜刺里也憑空飛出一個繡球，與七寶妙樹杖狠狠地撞擊在一起。兩廂用力，頓時將七寶妙樹杖撞得一歪，飛出老遠，溢出的力量餘波將遠處一座山頭夷為平地。六耳獼猴大吐金血。

西方極樂世界，准提臉色鐵青，對準媧皇宮方向作咬牙切齒狀。

忽聽女媧娘娘聲音傳來道：“准提，前者你施法迷惑殷紂，使其題詩褻我。今番略施小懲，你我前番因果，一筆勾銷。”

其音聊聊，清麗柔和而又不失威嚴。

准提聽了臉色一變，隨即笑道：“既是女媧娘娘之意，准提自當遵從。其實東土之事，與我西方本無干係，只不過原始天尊盛意相請，我西方不好推脫罷了。”

言下之意，他准提不過是個幫凶，真正的正主兒乃是原始天尊。好教女媧娘娘不要將目光總盯在自己頭。

當下准提與女媧娘娘通了聲氣，抬手一招，七寶妙樹杖便從東勝神洲飛回手。

女媧娘娘見狀，也招手將繡球收回。

慕白元神之軀等人數經變故，雖然眼見諸位聖人皆收回了法寶，卻也不敢在此久留。

眾人勉強壓下相見的喜悅，由慕白元神之軀招呼着一起往流波山而去。

一路，慕白元神之軀皆關切地拉着受傷的六耳獼猴，唯恐有失。

眾人迴轉流波山，慕白元神之軀當即招呼高明高明將黃李和次天庭偷來的蟠桃等物拿出來慶賀。

眾人一通大吃，頗為暢快。

慕白元神之軀先謝過梅山七妖和截教一眾同門師兄弟相救之情，隨即對袁洪道：“為救貧道脫困，至令諸位涉險，慕白心實不安。聞常昊道友重傷，可否容貧道一觀，略盡心意。”

袁洪起身笑道：“慕白真人客氣了。我梅山下累受流波山恩德，豈敢不死力相報。算起來也非外人，我這兄弟便請便請真人看看無妨。”

當下袁洪放出常昊，眼見常昊那恐怖的傷口，眾人都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氣。

慕白元神之軀低頭仔細查看了一番，抬首笑道：“此傷甚重，幸得貧道曾在八景宮學過諸般靈丹煉製之法，救治卻也不難。”

當下慕白元神之軀取一顆晶瑩剔透，清香撲鼻的丹藥來，又拿了個蟠桃捏出汁液，用白玉碗接着，將丹藥細細研碎了，混在桃汁，喂常昊服下。又如法炮製了一份，為常昊外敷。

見常昊傷口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迅速癒合着，雖然傷口太大，一時無法好得完全，卻也是大有起色。

常昊幽幽醒轉，睜開雙眼看清了周圍情形，不由長舒了一口氣，口喃喃罵道：“疼死老子了。他娘的，總算撿回一條命來。常昊這邊多謝慕白真人救命之恩了。”

慕白元神之軀忙到：“該是貧道謝你捨命相救才是。好了，你有傷在身，不要多說話，這段時間便留在我這裏好好養傷。待你傷好，慕白還要好好與你痛飲幾杯，方不負相交之義。”

常昊聞言，面露微笑，只微一點頭便又昏了過去。袁洪等急忙七手八腳地在六耳獼猴帶領下將常昊抬到洞府的靜室里去了。

流波山眾弟子這才得空前見禮，恭賀慕白元神之軀脫困。

倉頡、伶倫等人一臉喜色，卻站立一旁，沉默不語。倒是高明高覺涌前來，抓着慕白元神之軀胳膊一陣熱鬧。

慕白元神之軀笑着答應，轉頭道：“黃天祥、柏鑒、雷震子如何了？”

倉頡將前事述說一遍，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吃了一驚，顯然未料到三人竟真的受了重傷。幸得倉頡早已施靈丹救治，三人又都有靈甲護身，性命無礙。只是得閉關苦修一段時間，方能完全復原，眼下倒是見不得了。

當下慕白元神之軀聽得此言，方才放下心來。

心想道：眼下敵我雙方能運用的力量已全部浮出水面，剩下的便只是赤裸裸的廝殺了。未來究竟如何，我截教道統能否保存，很快便要見分曉了。

# 第1066章 流波山記名弟子

慕白元神之軀先處理好了己方的傷員，便出言挽留眾仙在流波山將養。眾仙見流波山仙果繁盛，景色或詭、或險峻、或幽雅，變化萬千，確是個修養的好所在，都不由欣然應下。

當下一番安排畢，慕白元神之軀轉入自己的靜室，喚六耳獼猴前來，關切地道：“今日硬抗七寶妙樹杖，傷勢如何了？”一邊握其脈門查驗。

六耳獼猴笑道：“有女媧娘娘出手，弟子不過略微盡了綿薄之力。些許小傷，並無掛礙。”

慕白元神之軀聽得此言，又細細檢查了一遍，發現果然無事，當下放下心來，嘆道：“今日之事，你實不該如此拚命。那七寶妙樹杖乃聖人法器，非尋常，莽撞前，徒自送命，亦救不得為師！日後還應顧惜自己，知道么。”

六耳獼猴聞言，眼波一轉，微微一笑道：“左右不過是個隕落而已，若能為師父爭得一份生機更好。即便不能，師徒一起榜封神，也不寂寞。”

六耳獼猴這話說的輕描淡寫，慕白元神之軀卻聽得心潮澎湃，師徒二人脈脈無言，靜室一陣安靜。

半晌，慕白元神之軀轉移話題道：“那常昊的傷口乃是金蛟剪所傷，此剪被原始天尊奪走後賜予慈航道人。那慈航道人恃此寶逞凶，殺了三仙島碧霄師姐。今番又傷了常昊，為師脫困之時見慈航道人昏倒在地，卻不知何故？”

六耳獼猴忙將袁洪打昏慈航道人，搶了金蛟剪之事述說了一遍。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皺眉不語。

六耳獼猴見狀道：“師傅是否想為雲霄師伯要回金蛟剪？弟子與袁洪頗有交情，當日也曾在梅山指點過眾妖修行，那袁洪手的一氣風火棍還是師傅給他弄來的呢。算起來，師傅也算是梅山七妖的半個老師了。既然師傅想拿回金蛟剪，徒兒這便去對袁洪說清楚。想來袁洪必會獻出此寶！”

慕白元神之軀點頭，嘴道：“如此尚有不妥！畢竟梅山眾妖此番幫了我等大忙，又未真正入我門牆。況且金蛟剪乃袁洪戰場所得，無端叫其拿出，恐令其生怨。然而袁洪等至北俱蘆洲學藝歸來，道行大進，法寶神通也自不弱。我卻未想到該以何物向其交換。”

六耳獼猴笑道：“我與袁洪頗為投緣，師傅不若將袁洪等人收入門下。一切問題便迎刃而解了。”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一愣，隨即亦笑道：“你倒出的好主意！罷了，此事緩緩再說吧。實在不成，為師便豁出這張麵皮求他袁洪一求便是了。”

當下師徒二人暢敘別情，良久方別。

慕白元神之軀甫才脫困，疲憊已極。卻沒注意六耳獼猴嘴角那絲若有若無的笑意。

第二日，慕白元神之軀在流波山園林之大擺宴席，宴請眾仙。

眾人一邊品茗，一邊欣賞園數不盡的仙草靈果，更是對着葫蘆、黃李、苦竹這三株傳說的先天靈根讚歎不已。

倒是慕白元神之軀看着鱗翅五針松原本所在的哪個空落落的位置暗自神傷。

眾人談笑，正熱鬧間，忽見雲霄、瓊宵前來道：“我姐妹二人離島日久，挂念家小徒，趁今日飲宴之便，故來告辭。”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大驚，忙道：“師姐何必如此便走？再住幾日吧！你我同門數萬年來一向鮮少往來，慕白心實為愧疚。便在此稍住幾日，聊表我心意。”

瓊宵心直口快道：“我二姐隕落，我們姐妹哪還有心情飲宴玩樂？慕白，你若真有心便對我大姐好一點，不要再一副視若無睹的臭樣子便好！我們姐妹——”

雲霄急忙止了瓊宵言語，對慕白元神之軀笑道：“小妹一向性直，師弟不要介意。”

慕白元神之軀深深地看了雲霄一眼，微笑着和聲道：“師姐教訓師弟，本是理所當然。瓊宵師姐直言不諱，那是不把我外人，慕白又怎會介意？既然師姐要走，慕白不敢強留，改日再到三仙島拜訪師姐便是。”

二仙姑聞言一愣，當下雲霄美目掃過慕白元神之軀臉頰，笑道：“那我姐妹便在三仙島等候師弟仙駕！”

瓊宵卻在一邊嘀咕着：“這還差不多！”

當下雲霄、瓊宵告辭而去，慕白元神之軀送至山外，見二宵去的遠了，方才悵然而還，頗有些怏怏不樂。

回到席，卻聽羅宣老遠便大聲叫道：“今番倒要恭喜慕白道兄了！”

慕白元神之軀笑問道：“不知喜從何來？”

羅宣大笑道：“道兄得此佳徒，如何不喜！”

慕白元神之軀一愣，一時疑惑不解。

忽見一道身影閃出，對着慕白元神之軀拜倒在地。

慕白元神之軀定睛一看，卻是袁洪。

只聽袁洪拜道：“弟子幼時得六耳獼猴道兄傳習流波山道法，又蒙慕白真人授以神兵，后真人又送我等兄弟七人至北俱蘆洲修習乘法術。我等兄弟能有今日，實賴真人之力。真人數千年來庇護教導之恩，我兄弟七人銘記在心，早該前來拜見，只惜緣法不至耳！今日袁洪便請截教門眾位仙為證，梅山袁洪誠心拜慕白真人為師，還請真人收錄名下。”

朱子真、吳龍等五人也拜倒在地，自請拜師。

慕白元神之軀頓時手足無措，轉目四顧間，見羅宣、馬遂等人笑意吟吟。

六耳獼猴卻躲在一邊嘿嘿暗笑，心念電轉間，那還不知道這是六耳獼猴挑動袁洪等人拜師的。

然而慕白元神之軀心卻有些顧忌袁洪修習的八九玄功乃是西方教的功法，雖說原本西方教給袁洪功法是不安好心，但事實已成，前因便已種下，這份因果若是攬下的話，日後如何償還？

當下心頗為躊躇，但見袁洪等人盛意拳拳，不忍拂逆，便道：“你等在北俱蘆洲學得一身本領，何必再拜我為師！”

袁洪道：“真人不知，我等在北俱蘆洲之時多聽得妖族前輩談論真人威名。我兄弟七人出山之時，也曾得了女媧娘娘法旨。言明出山之後，便尋找真人，聽候調遣，以應對封神大劫。”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又是一愣，暗道：此是女媧娘娘怕七妖莽撞生事，故而托我看顧。看來袁洪之事，女媧娘娘早知。娘娘既如此安排，也罷，反正我截教與西方教的因果也結的夠大了，到也不差這一件半件的。

正所謂債多了不愁，何況這袁洪等人修為如此高深，乃是不可多得的助力。截教不收，難道等着西方教來收么？要知道本該以袁洪作為替身的楊戩可早隕落在伶倫的簫音之下了。

哼哼，以我截教和西方教的關係，即便袁洪最終隕落，也絕不能讓他落到西方教手裡。

當下慕白元神之軀頗有些“不懷好意”地打量了袁洪一眼，心下一橫，便道：“既如此，我便收下你等七人為記名弟子。即日起傳我截教道法，一俟有成，便正式收為入門弟子，如何？”

眼見慕白元神之軀答應，袁洪等無不大喜，急忙行了拜師禮，慕白元神之軀坦然受了。

其實在袁洪等人心裏雖然確實對慕白元神之軀頗有仰慕之意，然而畢竟在北俱蘆洲學了多年的妖修法訣，一時也難以放下自己的妖族身份。對這個記名弟子倒是頗為滿意。

記名弟子不同於入室弟子，自由度那是相當高的，並不嚴禁其私下的交遊往來和是否有修鍊別派功法，甚至最後要改頭換面也並不受太大的約束。如西方教接引、准提二人身為道祖鴻鈞的記名弟子，卻也自創佛教，與道門爭勝。

不過在一般情況下，相對而言，記名弟子能從師父處得到的東西也入室弟子要少。

然而袁洪等人顯然不計較這個，倒是欣然拜師。

眾仙見此喜事，情緒越發高漲，賓主一時俱歡。

數日之後，眾人將養好了傷勢。

慕白元神之軀召集諸截教同門道：“我等至脫困，尚未到金鰲島拜見老師，甚為不該。今我等傷勢痊癒，法力盡復。正該拜見老師，執以弟子之禮。諸位同門，我等這邊走吧！”

眾人均道：“正該如此！”

當下，聯袂往金鰲島而去。

慕白元神之軀又領着眾人轉道到了三仙島，但見芳草萋萋，鳥語花香，和風細浪，景色雋秀柔美，令人流連忘返。

花叢之，有一女童，粉嫩活潑，與彩蝶黃雀相戲。遠遠望見慕白元神之軀等人到來，連忙蹦跳過來，一邊逗弄着纏繞身周的彩蝶，一邊眨着水靈靈的大眼睛打量了為首的慕白元神之軀一眼，童音清脆地問道：“這位道長可是流波山慕白真人？來三仙島是找我師傅的嗎？”

慕白元神之軀詫異地道：“你何以知我姓名？”

那女童咯咯笑道：“我是知道！高明高覺兩位師兄沒有跟着真人一起來嗎？”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一愣，旋即恍然。

原來這女童便是地皇神農氏之女，精衛鳥女娃啊！當年女娃遭難，六耳獼猴、高明高覺等人秉承慕白元神之軀之意前往解救，後送往三仙島拜三仙姑為師。故而女娃識得高明高覺等人，那麼聽說過自己的相貌倒也不算怪。

# 第1067章 雲霄斬屍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你便是神農氏之女女娃吧！果然生的靈動活潑，天資不凡。貧道正是慕白，你家師傅可在么？”

女娃笑道：“兩位師傅正在洞府中用功。待我為真人通報一聲。”言罷又跳玩着去了。

慕白元神之軀見狀微微一笑，領着眾人漫不經心地往前走着。

不一時，只見前方雲彩翩翩，霞光瑞靄，雲霄、瓊宵二人已至。

慕白元神之軀當即稽首作禮道：“慕白見過兩位師姐！”

雲霄眼波流轉，輕笑道：“師弟，你果然來了。”

瓊宵卻瞪了慕白元神之軀一眼，開口招呼眾人往洞府而去。

賓主坐定，慕白元神之軀先說明來意。雲霄欣然應道：“我等既已脫困，自當前往拜見掌教老師。”

慕白元神之軀見雲霄應了，沉默一陣，隨即神色鄭重地取出一物，正是金蛟剪，雙手交與雲霄。口中道：“此寶原本乃是師姐之物，今番物歸原主。”

雲霄、瓊宵二人眼睛定定地看着慕白元神之軀手捧之物，彷彿失魂落魄一般，兩行清淚沿着夢幻一般美麗的臉頰落了下來，滴落在地，竟化為一彎盈盈的清泉。

慕白元神之軀看得心頭大震，這般滴淚為泉，明顯是心情激動之下，本身元氣隨着淚水外泄而成。

此最是傷身傷神，看得慕白元神之軀心痛莫名，不由自主地上前道：“師姐保重啊！碧霄師姐隕落，不過上榜封神一量劫而已，我等同門終有再見之日。師姐何以自苦如是？傷了自己，不說碧霄師姐不願看到，我看着也心疼啊！”

雲霄本是一向剛強，聞慕白元神之軀之言忙以鮫紗巾擦了眼淚，從慕白元神之軀手中接過金蛟剪，輕輕撫摸着剪身，哀傷低沉地道：“我姐妹三人仗此法寶，行走三界之間，從洪荒而至今，守望相護，未曾片刻相離。今二妹不幸，寶物雖利，一旦弒主，沾染血煞，便是兇器，又能作何憑仗？”

言罷，哀傷不已。

眾人聞言，反思自身處境，皆默默垂淚。一時氣氛沉痛哀傷不絕，眾人都是道行高絕之輩，又是聖人門下，這一番心神洗滌之下，不覺與天道契合。在七情六欲之哀情的波動之下，引得天地感應，三仙島上空靡雨菲菲，陰雲低沉。

只見面前的雲霄身形一身恍惚，天地靈氣瞬間瘋狂地湧進三仙島，雲霄腦後一圈彩霞閃閃發光，將靈氣瘋狂吸收。

同時天降異象，彩雲朵朵飄落，將三仙島點綴的奇幻非常。

慕白元神之軀有過經歷，自然知道雲霄斬屍的機緣到了。不由心情激動，緊張地注視着事態的變化。一邊偷偷地放出三十萬松針，按布周天，成周天星斗大陣暗暗護住整個洞府，以防有人搗亂。一邊凝神關注云霄神情，生怕有變。

要知斬屍乃是萬分兇險之事，稍不注意便會心神不穩，從而走火入魔。

三屍之中，自身最是難斬，善屍次之，惡屍相對最易，然而卻也是最為兇險。

蓋因斬惡屍之時，無不是心神巨變、七情六欲難以自抑之時，此時心魔最易滋生，乃是心神最為脆弱之時。稍不注意便是萬劫不復，化為飛灰的下場。

當日鎮元子大仙見九幽之地群鬼作亂，嗔怒一起，天地感應，立馬斬去惡屍。彼時乃是順天應人，得了天道認可，行的乃是功德無量之事，自有天道看顧，故而並無危險，反而得益非常。

后慕白元神之軀斬屍，乃是無邊怨念鬱結，於生死一刻爆發。乃是強行引發的天地感應，並非順應天命，亦無絲毫功德，雖然機緣到了，天道卻也不會庇護，反而兇險非常。幸得當時身處太極圖籠罩範圍，有太上老君暗中相助，慕白元神之軀才得以有驚無險順利斬去惡屍。

今番雲霄心傷妹妹之死，睹物思情，哀傷之意感染眾仙，眾仙一起心神激蕩之下，引得天地感應，造就了雲霄斬屍的機緣。雲霄猶自沉於哀傷之中，心神不屬，此尤為兇險，由不得慕白元神之軀不緊張萬分。

當下慕白元神之軀做好準備，卻見三仙島上空陡然青光大放，將整座島嶼籠罩其中，就見一把寶劍上下沉浮，懸挂三仙島上空。

慕白元神之軀一看，認得是通天教主手中的青萍劍，當下心中大定。見場中眾人猶自傷感不已，當下也不動聲色，靜觀雲霄斬屍經過。

有通天教主暗中相助，雲霄機緣又已到。

不片刻，三仙島上彩光流轉，映照天地，一時光風霽月，與日月同輝。

煙霞蕩漾間，只見一道霞光從雲霄眉心逸出，化為一個面貌朦朧凄美，體態如弱柳扶風一般的美麗道姑。鸝音輕吐，對雲霄道：“恭喜道友斬去惡屍！你我本是一體，你便不要再傷心了好吧！看你傷心，我也忍不住要傷心了。”

說著手捂胸口，黯然神傷。

眾人經此異變，都不由目瞪口呆，暗暗驚奇。

慕白元神之軀也苦笑不已，這惡屍化身本尊若不加以控制，那便性情古怪至極，各個不同。想當初自己的惡屍化身白慕真君便一心要發泄、搞破壞，彷彿整個天地都欠了他幾百萬似的。

當下慕白元神之軀一邊打量着雲霄惡屍，一邊上前道：“恭喜雲霄師姐斬去惡屍！天道昭昭，還是終未拋棄我截教一門啊！”

反倒是雲霄，看着面前那道姑一副哀傷的神情，靈魂深處那神秘的聯繫令其心神一陣震顫，只覺心底也不是那麼悲傷了。當下開口對那道姑道：“道友與我本是一體，理當同喜！不知該當如何稱呼道友？”

眾人臉色古怪地看着雲霄與那柔弱道姑的對話，只覺新奇之極。

卻聽那道姑凄凄切切地道：“我這才得了這個身份，有了自己的意識，哪裡便有什麼名字？不若你給我取一個吧！”

說著又捂着胸口，一手以鮫紗巾抹淚，當真是淚光點點，嬌喘微微，神情憂鬱迷離而又哀傷凄婉。看得人也跟着心痛不已。

雲霄道：“既如此，我便叫你碧雲仙子，如何。”

眾人正鬧騰着，忽見天空洞府外的空間一陣變幻，通天教主顯出身影，笑吟吟地朝眾人走過來。

雲霄、慕白元神之軀等人連忙迎了上去，拜倒道：“弟子等不知老師駕臨，有失迎迓，實是有罪！”

通天教主笑道：“不妨、不妨！雲霄，你今番得此機緣，一舉斬去惡屍，實是福緣深厚。不錯、不錯，老師甚為欣慰！”

通天教主看了雲霄惡屍，看看一向剛強的雲霄，再看看淚眼星星的碧雲仙子，也自嘖嘖稱奇，顯然心情頗為舒暢。

當下慕白元神之軀上前道：“弟子失足被困，有辱師門教導。前日得脫，未及拜望老師，有違師徒之禮，還請老師責罰。”

卻聽通天教主笑眯眯地道：“你雖不幸落入闡教算計，又能轉危為安，又何罪之有。好了，回來了就好。你們先隨我回碧游宮，有事商討。”

言罷駕起七彩祥雲慢悠悠地往金鰲島飛去，慕白元神之軀等人連忙跟上。

到得金鰲島，眾人與島中諸位師兄弟相見，互敘別情，又是一番熱鬧。

通天教主笑坐丹犀之上，待眾弟子見禮畢，方才說道：“如今我截教算是齊聚一堂，三界形勢也漸趨明朗。我道門三教、西方教、血海冥河老祖、人間幾家王朝爭鬥，共同形成了一個混亂而又相互制衡的局面。當此情形，貧道認為，封神大劫最兇險的時刻便要到了。你等要早作準備，磨鍊心性，免得冤上了封神榜。”

眾仙齊齊應諾，正談論間，忽聽水火童子來報：“闡教廣成子在碧游宮外求見。”

眾仙聞言一愣，就聽通天教主輕笑道：“領他進來吧！”

不一時，水火童子將廣成子領進碧游宮。

只見廣成子手捧一張玉牒，高舉過頭對着通天教主躬身道：“闡教弟子廣成子拜見師叔通天教主。奉家師之命，特來送信。”

“莫非是下戰書？”慕白元神之軀等截教弟子心中如此想到，皆抬眼看向通天教主，看如何處置。

只見通天教主把手一招，廣成子手中玉牒便慢悠悠飛入通天教主手中。用神念掃了一下玉牒中的內容，通天教主只淡淡地說了句：“知道了。”便打發廣成子離去。

慕白元神之軀、雲霄、金靈聖母、趙公明等一干弟子皆眼巴巴地望着通天教主，渴望知道都這個時候了原始天尊為何還遣弟子前來送信。

但見通天教主若無其事地轉而談論着其他事情，慕白元神之軀等也不好動問，只在心中暗暗猜測而已。

數日之後，通天教主招來慕白元神之軀，吩咐道：“你隨我出去一趟！”

言罷，就見水火童子牽來奎牛，通天教主坐上牛背，那奎牛便四蹄騰空，駕一朵祥雲飛騰起來，慕白元神之軀見狀連忙跟上。

二人走了一程，慕白元神之軀認得是往八景宮道路，不由心中大訝。看看通天教主臉色，卻是平靜如常。

# 第1068章 聖人心思

慕白元神之軀滿腹疑問，卻又不好開口詢問，心中只暗暗嘀咕。忽聽通天教主道：“這次為破混元一氣陣，致使你惡屍隕落。我看你法力雖未減弱，道行卻似有不穩。為何如此？”

慕白元神之軀應道：“老師也看出來了？弟子也不知怎麼回事，至破了混元陣后，便覺心神不定，神思不屬，彷彿冥冥中被套上什麼枷鎖一般，元神甚為疲憊。日常修行卻又並未有什麼不妥，實在奇怪。”

通天教主點頭道：“三屍化身與本尊本是一體，惡屍消散，本體受創那是一定的。你也不必太過憂心，畢竟是道行到了，即便惡屍化身不幸消散，也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事。等境界穩固了，重新凝聚惡屍化身也就是了。”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喜道：“老師可有法助我從新凝聚惡屍化身？”

通天教主眉頭一皺，掃了慕白元神之軀一眼，口中淡淡地道：“修為還是要靠自己一步一步苦修增長，藉助外力，終非上策。前者趙公明被准提重傷，一身法力十不存一，為師卻也沒有以外力助他瞬間恢復，只讓其在金鰲島參悟大道，以期早日複本還原。”

慕白元神之軀苦笑道：“弟子其實並非貪念那一個惡屍化身，只不過我山中一株先天靈根鱗翅五針松同時枯萎。弟子雖不肖，卻也不忍見靈根就此斷絕。故而想尋一個回生之法罷了。”

通天教主聞言沉吟一陣，方才笑道：“此事卻也不難！你那園中靈根眾多，先天乙木生氣濃郁非常，足以保住那先天靈根一抹生機不絕。鱗翅五針松雖然枯萎，未嘗沒有枯木回春之日。待來日有暇，為師前去為你看看便是。這先天靈根若是斷了根兒，倒也讓人可惜。”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大喜，師徒二人一邊談論着道法上的疑難，一問一答，不知不覺已至八景宮。

慕白元神之軀尚未上前叫門，就見那八景宮大門已然洞開，玄都大法師緩步走出，恭敬對通天教主施了一禮，口中道：“玄都奉家師法旨，前來迎接三師叔通天教主。還請師叔移駕宮內，家師已等候多時了。”

通天教主微一點頭，下了奎牛，便領着慕白元神之軀走進八景宮，不一時來到殿內。眼見太上老君靜坐主位，見二人進來，含笑點頭。旁邊原始天尊赫然也在坐，身後站立着雲中子。

通天教主對太上老君微一施禮，便坐了下來。

慕白元神之軀卻只得老老實實地上前對老君和原始天尊躬身行了個大禮，這才不緊不慢地走到通天教主身後站定。那邊玄都大法師也侍立老君身後。宮內氣氛一時頗為沉悶。

就在慕白元神之軀暗暗腹誹着這三尊大神一個比一個會裝深沉，自己卻百無聊奈地盯着八景宮那白玉一般的牆壁，直盯的精神一陣恍惚之時，太上老君慢悠悠地開口了。

“今番我等師兄弟齊聚一堂，乃因封神大劫行到此處，已然鬧得三界動亂，人間戰火綿延，生靈塗炭。我等身為混元聖人，不能普施恩露，救濟世間生靈，反而為門下一己之私，挑動戰亂，實為不該。我等此次相聚，正該討論個辦法出來，好早日渡過大劫，還天下生靈一個休養生息的時機。”太上老君面無表情，緩緩地說道。

就聽通天教主冷笑道：“說的好聽！原本是神仙殺劫，並不與凡人有太大幹系。雖說其中也有許多人族中的智勇忠信義，甚或奸惡狡邪之輩身在劫中，但那也是人間之事，自有人間帝王處理。有人硬要將神仙殺劫與凡間王朝更迭牽扯在一起，使得萬千生靈無辜慘死，真真立心可誅！”

原始天尊聞言面色一變，淡淡地道：“若非你門下自恃道術，屢屢干擾封神進度，人間之事早定。哪會像如今這般烽煙四起，天下三分，生靈十不存一。我闡教十二弟子身犯殺戒，本來就是要捉刀斬妖除魔，釐定乾坤的。你截教不順天意，一味阻攔，豈非倒行逆施？”

說著，又掃了慕白元神之軀一眼，接着道，“況且縱容門下結交妖邪，挑動血海魔類進佔西牛賀洲，致令天下魔焰滔滔，三界人心惶惶。如此作為，豈能稱的有道全真。師弟門下還真是龍蛇混雜，不同凡響啊！”

通天教主冷哼道：“你我分掌兩教，我如何教徒弟，還輪不到你來管。你門下弟子自度殺劫，卻把主意打到我徒弟身上，此豈是三清一家的同門之義？”

眼見原始天尊便要和通天教主吵將起來，太上老君開口道：“你二人不要再爭了。我三清同源而出，本是一家。為了個封神殺劫，鬧得反目成仇，成何體統！”

太上老君訓斥了一通，轉頭對原始天尊道：“二師弟，你一些事情的確做得過了。我道門之事，自己人商量着也就完了，何必趕盡殺絕，行那絕戶之計。”

又回過頭來，對通天教主道：“三師弟，封神之戰打到如今，各家均已後繼無力。再打下去，只是徒添傷亡而已。大劫起時，天下散修逃亡者十之七八，互相攻殺而亡者數不勝數。我道門已是基石崩壞，長此下去，徒然他人得利。師弟認為如何？”

通天教主聞言，當即認同道：“大師兄所言正是！貧道這些日子也曾留心，見我東勝神洲無論散修、妖族、離亂之民多往南部瞻洲、西牛賀洲避難。此二處雖是荊棘遍地，卻也是世外桃源。更有西方教廣招賢良，為眾走投無路的修士提供庇護，勢力急劇膨脹。反觀我東神神州，戰火不斷，生靈塗炭，雖是富庶，卻也經不起如此折騰啊。”

聽着通天教主與太上老君對話，慕白元神之軀心中也感慨不已。

想當初這東勝神洲數萬年來積累下的各類修士數以百萬眾，那時三山五嶽的修真往來聚會，論道品茗，那是何等興旺與愜意。

可是如今，眾多修真死的死、逃的逃，東勝神洲早非樂土。各人為了能在大劫中生存下來，無不大肆剷除異己，殺人奪寶，殺妖煉丹者比比皆是。

大劫之下，幾乎所有人都瘋狂了。往日的仙風道骨、溫文爾雅不見了。

無數血淚堆積的成果便是：“死道友不死貧道”，從這時起，成為了修真界眾人的格言。

要知道，封神榜可不單單隻收那三百六十五位清福正神的，周天職司，八萬四千群星惡煞之數也將一併湊齊。同時還會酌情選取一些合適的人才充當天兵天將或是行政官員。

總之，這是一場三界的浩劫，同時應劫的主體又是道門修士，這其中便包括了三山五嶽的散修。

當然，三百六十五位正神是一個都不能少的，不過其他缺額卻可以暫時空缺，留待日後慢慢增補。

所以最重要的，便是那三百六十五位清福正神的名額，只要這部分填滿了，便可以酌情結束封神大戰。

封神大戰自然是以聖人門徒為主力進行爭鬥。卻並不是說就不關那些散修的事了，相反，在雙方決戰之前，卻是他們打得最為熱鬧、最為慘烈。

因為沒有聖人撐腰，沒有強大的團體作為後盾，沒有信任的同門可以依靠，也就更缺乏安全感，所以也才更加瘋狂，破壞也尤為巨大。

這不得不說是一個諷刺，修道者本該上體天心，心懷慈悲，師法天地。偏偏一場大劫，讓所有人都變成了染血的殺手。

然而，大劫卻是在順應天道之下發生的。

天道……，又該是個什麼東西？

苦苦追尋，又有什麼意義？

天道至公、天心最慈，這公在哪裡，這慈又在何處？

都說天意如刀，不定什麼時候便會溫柔地捅你一刀。

然而，成千上萬年的苦修，便是被人如此玩弄的么？

慕白元神之軀想着、想着，突然覺得惶惑無比，心知自己恐怕是走到死衚衕了。

當下收攝心神，強壓下心頭的雜念，心中暗嘲道：“枉你平素自稱看破世情，怎的還在這裏鑽牛角尖！生死輪迴，本就是天道至理，又有什麼好說的。”

心頭這樣安慰着自己，他也漸漸回復過來，留心聽着太上老君、原始天尊、通天教主三人的交談。

只聽太上老君接着通天教主的話說道：“師弟能看清局勢那是再好不過了。封神榜上三百六十五位清福正神那是一個都不能少的，可是觀如今形勢，我道門之中，卻只有師弟門下能湊夠上榜人數。為三界穩定計，為天下生靈福祉計，為我道門道統延續計，師弟便犧牲一二，可否？”

通天教主聽得臉色發白，兀地哈哈大笑道：“好啊！貧道的弟子多便該上榜么？你玄都門下只有一徒，自然是事不關己，可以假裝清高。他原始門下個個都是寶貝疙瘩，道門柱石，死一個都心疼。我門下便都根性淺薄，活該做替死鬼？你們二人還真是照顧我這個師弟啊！”

原始天尊喝道：“我門下也有百餘弟子，如今還不是死傷大半么？就連十二大弟子也隕落了三個。”說著拿眼掃了慕白元神之軀一掃，接着道，“若論上榜比率，不下於你截教。你還有什麼不滿意的？”

# 第1069章 聖人眼中的螻蟻

慕白元神之軀見原始天尊掃了自己一眼，不由嘴角一撇。

通天教主道：“你闡教弟子身犯殺劫，傷亡慘重那是正理。關我何事！封神大劫固然是我道門的劫數，我也並不曾推脫。然而貧道身為一派掌教，我門中弟子即便有真該上榜者，貧道也不能眼睜睜地看着他被陰謀算計而死。即便要上榜封神，也需隕落的明明白白，否則貧道如何服眾，有如何管理教務。”

原始天尊聞言沉默不語，太上老君接口道：“師弟所說未免牽強。各人緣法，命數有定。生死如何，也由不得自己選擇。坦坦蕩蕩也好、陰謀算計也罷，該上榜的總歸還是要上。又何必如此堅持？”

通天教主譏笑道：“既是一切註定，那有何必耍弄算計？反正若要我服氣，便堂堂正正的來，誰該封為神道，誰該成就仙道，一切全憑自己的氣運、實力與根性。否則，那便魚死網破！反正我身為教主，若不能保全門下弟子，必然使得眾人生怨，人心離散，那時我截教便也一樣會不復存在了。這不是弟子多寡的問題，而是教眾的凝聚力的考量。恕我不能放鬆！”

此言一出，慕白元神之軀也不禁動容。

實際上，在原本的歷史中，若不是闡教將截教打得狠了，廣成子三謁碧游宮又挑起了截教所有弟子的怒火，眾仙群情洶洶，通天教主出於教派穩定和人心離散問題的考量，恐怕也不會出山要想討個說法。

可惜原本只想教訓教訓闡教，維護一下自己臉面而布下的誅仙劍陣卻被原始天尊聯合西方教外人毫不留情地打破。

通天教主見什麼情面都沒有了，與其這樣被人欺負，還不如孤注一擲。

萬仙陣下，截教萬仙以堂堂之師，轟轟烈烈大戰一場，齊齊隕落。

那是真真正正的——諸神的黃昏。

其實慕白元神之軀一直以來的努力，也不過就是要求一個公平罷了。封神榜不可能沒有截教中人，這是無法改變的。

然而，即便要死，也不能被別人玩弄於鼓掌之中活活玩死，死了還不明不白，白白做了別人的踏腳石、替死鬼。

憑什麼你闡教便可以無所不用其極，以別人的性命替自己完殺劫，而我截教弟子便該乖乖地做你的替死鬼。

在這一點上，慕白元神之軀便一直不服也不甘心，明白了過來的通天教主自然更不服。

我的徒弟，便該遭你們算計么？

那麼我呢，既然敢堂而皇之的算計我徒弟，那還把我這個做師傅放在眼裡么！

三清一體，這便是你們的同門之義么？

性情耿直、脾氣剛烈的通天教主在慕白元神之軀等人有意的點醒下，明白了原始天尊暗地里的算計后，背叛受傷的感覺令其尤為憤怒和不敢相信。態度也有最初的放任不管，變為小心試探，最後強硬反擊。

既然要玩，我便陪你玩到底，反正我截教底子厚，看誰先熬不住要決戰吧，反正我既非人教教主，門下弟子也並未犯了殺戒，貧道我不急。

聽通天教主如此強硬地回絕，太上老君皺眉不語。

原始天尊面上不愉之色一閃而過，看了看太上老君臉色，轉頭對通天教主說道：“既然師弟有意讓門下弟子各憑本事爭勝，貧道也無話可說。未免傷兩家情誼，不如約個時日，將此事做個了結，免得遷延日久，徒讓三界生靈受苦，你看如何？”

通天教主聞言，當即爽快地道：“貧道早有此意！若一開始便如此，何至於搞得三界大亂，生靈塗炭。”

慕白元神之軀卻聽得一皺眉，暗道：闡教弟子實力雖強，卻明顯不如截教幾大弟子遠甚。原始天尊若要保全門下弟子，必然是要耍手段的。這突然正大光明的提出約期決戰，實在令人費解。算起來，他闡教並未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了啊？何至於如此急不可耐！

慕白元神之軀這邊正思量着，卻聽太上老君說道：“既然你兩家都同意約期完成封神殺劫，那麼這事就這麼定了。然而人間之事卻不得不先行解決，殷商後繼無人，國運已盡，當以周朝取而代之。兩位師弟以為如何？”

原始天尊當即應是，通天教主思忖一二，心知老君掌人族教化，在人族大統之事上，是沒有辦法與他爭執的。況且殷商確實後繼無人，國運已然衰落。當下也點頭表示認同太上老君之言。

太上老君當即道：“既如此，通天，你當約束門下，不得相助殷商，好讓西周伐紂，天下一統。”

通天教主正待答應，慕白元神之軀搶先道：“滅商是一定的，西周一統天下卻未必。姬發弒父害凶，人倫已喪，有何資格為天下之主。反觀伯邑考，聰明仁厚，賢德播於四方，此乃人皇之資也。”

老君聞言掃了慕白元神之軀一眼，就聽玄都斥道：“師長說話，哪有你插嘴的份！真是目無尊長。”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翻了個白眼，心道：關你鳥事！你八景宮規矩是大，但也管不到老子頭上吧。當下斜眼覷着玄都大法師，面露不屑之色。

通天教主聽了慕白元神之軀之言，心中雖對慕白元神之軀緊抓着人族之事不放有些不以為然，卻也順着說道：“不錯，人皇之位關係重大，姬發有弒父之名，若為人皇，天下豪傑必然不服，反而生亂。不若伯邑考仁義賢明，可掌九州神器。”

原始天尊聞言，淡淡地道：“既如此，你我兩教皆不派成就了仙道的弟子下山相助，讓姬發和伯邑考各憑本事爭奪天下，可好？”

眼見太上老君面上帶笑，通天教主卻是無可無不可的神色。慕白元神之軀急忙又插口道：“笑話！大師伯執掌人族教化，自當維護正統。所謂天無二日，國無二君，姬發弒父逼兄，攥位自立，乃偽帝也！人人得而誅之。又豈能與伯邑考相提並論，兩不相幫之說，實在荒謬。大師伯明見萬里，豈能任由宵小之輩竊據人皇之位。若要維護人倫綱紀，正天地法度，便當棄姬發而佑伯邑考，方顯大師伯人教教主之威嚴，亦知天威之煌煌不可欺也。”

慕白元神之軀此言佔盡道理，原始天尊掃了慕白元神之軀一眼，沉默不語。

太上老君閉目靜坐，一副我沒聽到的樣子。

玄都張了張口，欲待再次斥責慕白元神之軀無禮插嘴，想了想，終究沒有說出口。

倒是雲中子見自家師傅受窘，當即開口道：“姬發弒父之內情，我等俱知。乃是受人陷害，一時失手所致，非其本意。究此事原委，實乃釘頭七箭書作祟，姬發本毫不知情，如何怪得他來？何況姬發英武聖明，知人善任，有王霸之器，遠非伯邑考柔弱之徒可比。姬發之王位，亦有文王太妃明旨確立，豈能稱為偽帝？”

慕白元神之軀嘴角一撇，欲待反駁，就聽太上老君搶先道：“當此三界大劫，天機本就晦暗不明。姬發與伯邑考皆有帝王之氣，難以抉擇。天意究竟屬誰，並無確定的徵兆。可叫他兩家聯手先滅殷商，然後在定誰為天子。凡我道門成就了仙道修為的弟子，不得再出手干擾人間王權之爭。”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眼神一黯，心道：若是姬發做了人皇，那還不大肆打壓截教！到時我截教教義還怎麼在新朝傳承下去？哎，也罷，若是我截教最後戰敗，那也就無所謂傳不傳教了。

當下慕白元神之軀見太上老君主意已定，也不再爭執。

當下三方對此事再無異議。

原始天尊接着道：“如此，待人間戰事平定后，我等再相會一場，確定上榜之人。”

通天教主冷笑道：“這就算完了？封神榜之事具體到底該如何操作，似乎還沒有說清楚吧！”

原始天尊聞言一愣，道：“師弟此言何意？”

通天教主怒道：“封神之戰，本該我道門應劫。你三番兩次請西方教接引准提出手，壞我道門根基，是何道理？”

原始天尊淡淡地道：“封神之戰雖是以道門為主體，卻也是三界浩劫。接引准提亦是混元大羅金仙，與我等同是鴻鈞道祖弟子，怎麼便不能參与進來了？”

通天教主聞言更是惱怒，道：“那麼你與那准提數次出手對付我門下弟子，不顧輩分之差，不顧聖人之尊，也是有理的了？”

原始天尊失笑道：“師弟你也說我乃混元聖人，更兼有師伯名分，教訓一下不知進退的小輩，有何不可？師長不能教訓小輩，難道反讓小輩門人得勢張狂到我這師伯頭上么？”

聽得原始天尊這話，慕白元神之軀直接無語，卻又無法反駁。畢竟就修真者來說，師門長輩要教訓晚輩甚至打殺，那也的確沒有道理好講的。

通天教主更是氣憤莫名，跳將起來道：“好個玉清境混元聖人，果然好威風、好煞氣！既如此，貧道我也無話可說，這便告辭了。”

當下通天教主甩袖而去，慕白元神之軀摸摸鼻子，苦笑着對太上老君微一施禮，當即快步跟上通天教主腳步，師徒二人頗為不快地走出了八景宮。

# 第1070章 無奈的紂王

通天教主跨上奎牛一拍，便即氣呼呼地走了。

慕白元神之軀一邊跟上，一邊心下哀嘆道：還以為這次聚會能知道什麼不為人知的隱秘，誰知竟是如此收場。早知這個結果，又何必來呢？通天教主真是個實心腸的！真以為他原始天尊會規規矩矩，實心實意地與你商量着辦事么？平白無故卻又丟掉了人世間的大把優勢。地盤、人口，這都是教義傳承的根本啊！

不說這邊慕白元神之軀如何哀嘆，通天教主又如何憤怒。單表人間自前次青龍關之戰姜子牙因糧草不繼退回西岐之後，多方整頓內政，秣馬厲兵，欲報戰敗之仇。不期接到原始天尊法旨，讓其先滅殷商。

當下姜子牙不敢怠慢，留兵鎮守絕龍嶺、黃花山兩道防線，防備青龍關蘇護之兵。隨即便領着哪吒、韋護等一干將領前往臨潼關與姬發大軍匯合。

姬發在臨潼關聽聞姜子牙到來，忙領了朝中文武前去迎接。

君臣相見，敘禮畢，姬發問道：“相父不去主持收復青龍關，來此何為？”

姜子牙道：“蘇護兵精將勇，青龍關地勢險要，急切難下。今我西周興義兵討伐商紂，天下豪傑之士無不翹首相望。當此情形，實不可遲緩。理當速速進兵，滅殷商，建新朝，鼎定社稷。勿使天下諸侯小視我等，進而生出異心，致生禍亂。”

姬發聞言大喜道：“孤早有進兵之意，奈何青龍關被蘇護所奪，我軍側翼受其威脅，不得不駐兵於此，與之僵持。相父既決意攻打殷商，蘇護那邊如何應對？”

姜子牙笑道：“我已得確切情報，伯邑考與蘇護亦有意先攻拔殷商。待其兵鋒移轉，側翼之危便解，我軍自可安心進兵。”

聽姜子牙如此說，姬發心中雖仍有疑惑，卻也不再糾纏於此。當下便宣布軍隊集結，隨時準備拔寨起行。

不數日，探子回報：蘇護留了冀州老將趙丙、陳季貞二人領兵五萬把守青龍關，自領其餘諸將並大軍十五萬迴轉冀州，復又調集麾下各路諸侯之兵，湊足二十五萬大軍南下攻打陳塘關。

殷商猝不及防，陳塘關竟一鼓而下。

蘇護大軍拿下陳塘關，將這顆釘子拔出，當下再無顧忌，揮軍大進，朝歌震驚。

紂王忙令姜恆楚分兵十萬與殷破敗、魯人傑，以二將為正副元帥，雷開、雷鯤、雷鵬、殷成秀等人為將隨行，前往抵禦蘇護大軍。

眾將去了，紂王心下焦躁，亟盼佳音。忽值殿官來報：前方緊急軍情，姬發、姜子牙領兵五十萬駐澠池，攻打孟津，前鋒已過黃河。

紂王大怒，奈何國中無兵，只盼望姜恆楚能擋住周兵。

微子啟奏道：“今逆賊四起，社稷將傾。國中無精兵可用，可將三山關用於彈壓東南蠻夷的十萬百戰精銳調回，以保宗廟不失。”

微子衍聞言急道：“三山關為我中原屏障，一旦有失，蠻夷侵入國中，必將流毒天下，實不可取！”

微子啟怒道：“若不如此，祖宗社稷亡無日也！到時三山關一樣落入逆賊之手，我等皆為階下囚耳。”

微子衍聞言一呃，在不開言，滿朝文武都拿眼看着紂王，靜等紂王決策。

紂王看着殿內諸文武神色，有人惶恐，有人擔憂，亦有人決絕、有人剛毅。大廈將傾，殷商六百年傳承，即便紂王這些年有些昏庸，但忠臣良將依然不少。

當下紂王看着眾人各異的神色，心中暗暗嘆息。

思忖一二，開口道：“三山關乃東南鎖鑰，經年征戰，多次抽調，現關內守軍已然只有十萬之數，已不足以震懾外邦。詔令，命南伯侯鄂明領其國兵駐守三山關。冊封盤踞荊山的荊州侯熊澤為楚王，令其引兵進擊東夷。命遊魂關總兵竇榮前往三山關統領十萬商軍，剋日回師保衛朝歌。”

此令一出，群臣嘩然。

那鄂明乃是原南伯侯鄂崇禹幼子，南方動亂之時，逃亡朝歌。后西周扶持鄂崇禹第二子鄂廣為南伯侯，得了八十餘家諸侯的支持。殷商下手稍晚，只逼迫了東部的七十餘家諸侯反正。當時便以這鄂明為南伯侯，與西周鄂廣相抵，不過傀儡而已。

荊侯熊澤更是趁機裹挾了南方五十餘家諸侯自立為王，是不擇不扣的叛逆。

今番紂王竟也一併承認其王位，命其攻打東夷，以換取三山關十萬精銳來守衛朝歌。可見紂王決心之大。

當下群臣見紂王朝綱獨斷，瞬間朝廷便有了十萬生力軍，都不由大鬆了一口氣。

當下群臣齊心合力，準備兵器糧草甲仗之物，以禦敵兵。

卻說孟津姜恆楚行轅，至殷破敗、魯人傑分了十萬兵去，孟津大營只有二十萬精銳兵馬。原本的四十萬東夷奴隸本就是炮灰，幾番征戰，姜恆楚皆以奴隸兵為先鋒，因而死傷慘重，只得十萬餘人了。幸得都是青壯敢戰之士，姜恆楚將這十萬奴隸分發衣甲兵器，自成一軍，待遇一如正規軍士一般。十萬奴隸因而成軍，戰意頗高。

當下孟津守軍便有三十萬。

西周本有六十萬精銳大軍，連戰征戰，多有損傷。

然而收降卒、納豪傑、編練新軍，各處補充之下，也有大軍五十餘萬，皆百戰精銳。

當下兩軍便在孟津擺開陣勢，規模不等的交戰、斗將、襲擾，打得不亦樂乎。

另一方面，蘇護大軍拿下陳塘關后，卻按兵不動，靜待西周與朝歌兩軍血拚。

殷破敗與魯人傑十萬大軍到來，紮營陳塘關下。

二人也自知兵微將寡，每日只堅守營寨，監視蘇護軍動向。

雙方倒是一戰未打，平靜的有些詭異。

在這種情況下，眼見朝歌城便在眼前，西周姜子牙大軍漸漸開始瘋狂起來。每日不要命地在姜恆楚營前罵戰、挑釁。

姜恆楚堅守不出，只在對方將領前來叫陣之時，酌情派遣大王子殷郊、自己的長子姜文煥出戰，連斬西周數員戰將，卻單單不與韋護、哪吒、洪錦等人交鋒，直將西周上下氣得暴跳如雷。

最後哪吒、韋護、洪錦三人便各領一軍，輪番上前叫戰。

殷商大軍只是不出，漸漸已過三月。

姜子牙每日查看商軍營盤，皆愁眉不展。

那姜恆楚在孟津駐守數年，早將營寨經營的鐵桶一般，又有精兵三十萬在內，糧食水源不缺，根本全無破綻。

姜子牙看着面前這個烏龜殼，頗有些難以下嘴的感覺。

然而探子回報，殷商三山關十萬精銳邊軍不過旬月之內便要到了，到時對方集四十萬兵馬，依託堅固工事，那就更不可能拿下了。

姜子牙這邊皺眉苦思破敵之策，一時無計可施。

正當姜子牙對着面前這個龐大的烏龜殼愁眉不展之時，北方蘇護大軍依託陳塘關地利，擁兵觀望西周與殷商作最後的決戰。

蘇護軍二十五萬，而當面之敵不過十萬，況又有地利，無論向西南攻朝歌，還是向東南攻擊東伯侯領地，都是游刃有餘，可說是佔盡優勢。

當此情景，殷破敗、魯人傑等人只得在朝歌大道上紮下營寨，嚴密防守，根本無力進攻。但見蘇護似乎也有意觀望，心內也鬆了一口氣。

孟津這邊，姜子牙思慮良久，全無對策，當下只得召集諸將商議。

眾人水淹、火燒、地道、圍困之計說了一大通，姜子牙只皺眉不語而已。

商討良久，哪吒不耐煩地道：“哪那麼麻煩！師叔若是真的着急打下敵營，那便允准我使用道法，管他營寨如何堅實，幾金磚砸下去，看他還不破！”

姜子牙聽得心中一動。

要說正面決戰，調兵遣將，他自問不輸任何人。然而對方構築營壘，內藏甲兵，外無水糧之患，地勢險要，堅守不出。

如此形勢，若不出奇術，短時間內如何能夠破敵？

只恨北方蘇護大軍拿下陳塘關后便按兵不動，若是蘇護軍南下攻打朝歌，甚或東進攻擊東伯侯腹地，那麼姜恆楚必然會後撤自保。

姜子牙這般思量着，心內卻也知蘇護坐定了坐山觀虎鬥的打算，明顯就是等着他西周和殷商兩敗俱傷，他好撿便宜。

蘇護軍三十萬，麾下猛將無數。若是自己這五十萬大軍與姜恆楚血拚之後傷亡慘重的話，還怎麼與蘇護爭奪天下？

當下姜子牙心中大恨，思及當日蘇護縱容修士使道法燒毀自己糧草之事，心下一橫，便即同意了哪吒的意見。

當下眾將齊心合力，擬定趁夜襲營。

當日姜子牙軍中斥候盡出，與商軍探子殺了個昏天黑地。

姜子牙卻暗暗將大軍調出營寨，一一分派完畢。

當夜，姜子牙大營內漆黑一片，不着一絲燈火。

天空星月晦暗，更是目不能視物。只有姜恆楚大營之中燈火通明。姜子牙統御大軍望燈火處集結，哪吒飛身上前將金磚祭起，變着山嶽一般，對準姜恆楚營門轟然砸下，頓時那石制的營寨便破了一個缺口，周軍一涌而入，喊殺聲震天。

商軍營壘並非只是一道石牆，內中木柵、拒馬、陷進、箭塔、弩炮、望樓、剁角無數，幾乎處處皆可防守。

# 第1071章 徹地夫人

周軍突然來襲，商軍觸不及防，固然損失頗大，然而憑藉著紮實的工事，回過神來的商軍當即組織起來，依託地利與周軍糾纏在一起。

周軍進展緩慢，頗有些寸步難行的感覺。

哪吒見狀大怒，復將金磚祭起，沿路將營中器械砸毀，掩護周軍進攻。

忽聽得前方一將吼道：“哪吒，你恃法逞凶，我今日與你見過高低！”

言罷，揮舞手中方天畫戟直取哪吒。

哪吒偏頭閃過，挺槍還擊。

戰不數合，哪吒祭金磚來打殷郊，卻見殷郊身上一陣金光閃耀，飛出一個金鈴來，直衝上去將金磚頂住。

頓時“叮鈴鈴”之聲不絕，懾人心神，周兵一聽此音，無不東倒西歪。

哪吒見此情景，心下大怒，更不留手，一面催動九轉玄功，顯出三頭六臂之身，將混天綾、乾坤圈、金磚、火尖槍、翻天印、五火七禽扇一起祭出，來打殷郊。

殷郊見哪吒來勢洶洶，當下搖身也化作三頭六臂，雙手揮舞方天畫戟，一手持金鈴，余者皆持太阿劍，與哪吒戰在一起。

殷郊本有帝王之氣，奈何被西方教准提給了他個三頭六臂，好端端的一顆帝星被生生改為將星，煞氣鬱結之下，戰力驚人至極。

雖然手中法寶除了一個金鈴之外皆不如哪吒，但悍不畏死的勇猛拼殺之下，卻也堪堪保持了個平手。

這邊哪吒將殷郊擋住，雖然一時無法拿下殷郊，卻也是猶有餘力。

當下哪吒見殷商營盤堅固，步步皆是障礙，周軍進展緩慢，傷亡漸漸大了。不由心下大急，看看手中的五火七禽扇，再看看傷亡無數的軍中袍澤，不由悲憤莫名。

把心一橫，將五火七禽扇祭將起來，對着殷商營壘一扇。

頓時大火漫天，空中火、石中火、木中火、三昧火、人間火，五種異火憑空生出，席捲商營，撲之不滅。

商軍燒死灼傷者不可計數，哭喊聲震天動地。

入目處，無數商軍士卒在火海中掙扎痙攣，宛如人間煉獄，見之令人膽寒。

殷郊見此情形，瞠目欲裂，雙眼血紅地盯着哪吒，殺氣直衝雲霄，狀如瘋虎一般揮舞方天畫戟向哪吒劈砍過去。

哪吒見了商軍慘狀，也蒙了，心內悔恨無及，一時頗有些失魂落魄，手足無措。

殷郊將畫戟劈來，哪吒竟恍若未覺，呆立在地，不躲不閃。

眼見哪吒便要被暴怒中的殷郊一戟劈成兩半兒，斜刺里飛來一根降魔杵，將殷郊方天畫戟擋住，救下哪吒。卻是原本在另一邊的韋護見哪吒遇險，飛身趕來相救。

當下韋護一拉哪吒，揮舞降魔杵與殷郊戰在一起。

奈何商軍營壘已壞，軍心已失，士氣全無。

姜恆楚見火起，早已命令大軍後撤，殷郊戰不多時，見己方大軍已退，只得憤狠難平地駕遁術去了。

韋護知殷郊勇猛，也不追趕。

姜恆楚領敗兵潰退，一邊傳令親兵押后，待己方大軍退走也放火燒營，一則阻攔周兵追擊，二則將糧草軍器焚毀，免得便宜了姜子牙。

當下殷商大敗潰逃，戰後收攏殘軍，三十萬大軍只得十萬而已。余者部分被周軍俘獲，大半葬身火海。

姜恆楚此敗，殷商主力盡喪，再無力抵擋西周進攻，只得退回朝歌，以保國都。

卻說在後軍督戰的姜子牙見自己一方進展緩慢，傷亡越來越重，不由心下憂慮。忽見商軍營內火光衝天，心下大驚，急忙使人探視。傳令兵來報是先行官哪吒放火燒殷商營寨，姜子牙聞報心中一突，暗暗為哪吒殺孽過重而擔憂。卻也知道今日一戰算是勝了，不由也暗暗鬆了一口氣。

諸將請示是否追擊，姜子牙默然良久，擺手命令不必追擊。大軍清理戰場，收攏兩方傷兵，安置降卒。

戰後清點，周兵傷亡兩萬七千餘人，拿下孟津，兵鋒直指朝歌。

商軍損失超過二十萬眾，只得十萬殘敗之兵倉惶逃回朝歌。

人心惶惶，士氣低迷至極。

然而殷商最後的援軍，三山關竇榮的十萬兵馬卻還得十天之後才能到達。

西周大軍在孟津短暫地休整過後，姜子牙便催軍大進，往朝歌城而去。

城中連原本守城兵卒並宮廷禁衛一共十三萬人馬，因是新敗之軍，士氣低迷至極。特別是姜恆楚麾下近十萬孟津火海餘生之兵，更是嚇破了膽，聞西周軍而色變。

這些人多是姜恆楚麾下東方諸侯之兵，並不直接隸屬於朝廷。此時軍心動蕩，皆叫囂着要回家，不願再戰。

如此情形下，軍隊不兵變便已是謝天謝地了，想以之守城，卻是痴心妄想了。

王宮之中，大殿之上，姜恆楚跪伏在地請罪，陳訴孟津之戰經過，涕淚俱下。

群臣聞之者，莫不傷心。

紂王聞報，默然良久，長嘆道：“西周有如此異人，此非戰之罪，不與國丈相干。今大軍新敗，兵無戰心。北方蘇護逆賊據有陳塘關。蘇逆與西岐兩家貌合神離。可教殷破敗、魯人傑將兵回朝，放蘇護軍前來爭奪朝歌。如此，我得十萬軍，而蘇護與姜子牙也必將互相牽制。”

紂王本就是頗通軍略，有萬夫不當之勇。

當年親征東夷，更是大獲全勝。如今大兵壓境，紂王似乎也找回了當年縱橫天下的氣概。

略一思忖，便做出了放蘇護入境的大膽決策，以達到三方牽制，己方兵力集結的目的。

群臣見紂王剎那間雄姿勃發，都不由精神一振。

當下紂王與姜恆楚並群臣一道出宮，撫慰士卒，探視傷員，勉強將軍心安撫了下來。

卻說陳塘關外，殷商大營之中，殷破敗與魯人傑接到紂王之命，剋日拔寨收兵回朝，聲勢鬧得大大的。

陳塘關內蘇護得知商軍退走，當下召集諸將商議。

少時，諸將齊聚，蘇護道：“今殷破敗、魯人傑不戰而走。必是孟津之戰有了結果，殷商大敗而西周兵指朝歌，因而魯人傑大軍不得不退。今西周將滅殷商，我等該如何應對？”

早已回營效力的申公豹道：“眼下西周勢大，我軍前去朝歌必然與西周軍衝突，恐無法討得了好。不如趁虛東進，佔據東伯侯領地，擴充實力。坐看西周與殷商交戰，以待來日。”

蘇護聞言大喜，點頭道：“此言甚善！殷商雖滅亡在即，卻也尚有二十萬雄兵，朝歌城高濠深，易守難攻，必非一日可下。而東方兵力空虛，正可容我鐵騎縱橫馳騁。待我軍拿下東方之地，再回頭與姜子牙論個輸贏。”

當下蘇護留兵五萬把守陳塘關，自領大軍東進攻打遊魂關。

遊魂關總兵竇榮並其妻徹地夫人因前往統御三山關兵馬以增援朝歌，並不在關內，只有副將姚忠守把。

蘇護軍前鋒蘇全忠前去叫陣，姚忠自恃武勇，出城應戰，被蘇全忠手起一戟刺死。

大軍湧入關內，混戰一場，奪了關隘。

於是蘇護軍北占陳塘關、西佔青龍關、東據遊魂關，勢力穩固。自留兵把守遊魂關，當下分派蘇全忠、雷震子、黃天祥、鄭倫、陳奇、鄧蟬玉等人各領兵前往攻略東伯侯麾下各路諸侯。

因東方精兵皆被姜恆楚帶到朝歌，因此此地防禦甚為空虛，大軍進展神速，所到之處，皆望風而降。

稍有抵抗，也不過螳臂當車，即時便被撲滅，由是蘇護軍輕易佔領東伯侯領土。

大軍復又屯駐遊魂關，隨時準備出擊朝歌。

朝歌城下，大戰已經進行了數天了。

自從殷破敗、魯人傑領兵回朝之後，朝歌城的守衛力量便強大了起來，勉強擋住了西周軍的進攻。

姜子牙將朝歌四門團團圍住，遣洪錦、韋護嚴密監視朝歌城中動向，自領着哪吒並二十萬兵馬前往伏擊三山關竇榮的援兵。

卻說竇榮到三山關，接手了十萬邊軍的指揮權后，一路領兵快行，欲要早日到達孟津前線。忽聞孟津已失，商軍大敗，不由憂心如焚，更加催促行軍。

其妻徹地夫人曉暢兵機，謀略過人。見竇榮如此急行軍，當下言道：“今大軍日行二百里，人馬俱疲。即便到了朝歌，也是強弩之末，勢不能穿縞素矣。況姜子牙深通兵法，有鬼神莫測之機。我軍急速行軍，必被周軍發現，於路或有伏兵。不得不早做防備！”

竇榮是個老實人，平素征戰多賴夫人謀划方得成功，因此對徹地夫人一向禮敬恩愛，頗為信服。聞夫人如此言說，當下不敢怠慢，詢問解決之道。

徹地夫人道：“今朝歌被圍，國君處於危難之地，不得不急往相救。為免於路與敵糾纏，可將大軍一分為二，將軍自領主力偃旗息鼓，尋小路直趨朝歌。留一萬人使偏將帶領，多插旌旗，驅趕輜重大車鼓噪而進，內藏弓弩，遇敵則萬箭齊發。此或可瞞過姜子牙耳目。”

當下，竇榮依計而行。

卻說姜子牙在朝歌當道指揮軍隊埋伏畢，靜待竇榮軍來。

探子不間斷地回報，皆言竇榮行軍甚速，旌旗漫天，並無異樣，姜子牙心下稍定。

這日，探子回報，竇榮領軍連夜急行，並不停留，明晨便當到達。

# 第1072章 飛廉、惡來

姜子牙心下訝異竇榮竟如此拚命，一邊暗嘆竇榮忠義，心下卻隱隱有些不安。

至黃昏時分，一陣黃風吹過，將身邊衛士槍上的紅纓吹落。

姜子牙心中忽有所感，當下取銅錢占卜一課。

不由大驚失色，失聲道：“我失算了！竇榮引軍由小路直趨朝歌，今已至我軍身後矣！”

當下姜子牙盡起伏兵，返身追殺竇榮，又遣哪吒駕風火輪先回朝歌報信，讓韋護等留心守御，莫放竇榮進城。

哪吒去不多時，便即迴轉。稟告姜子牙道：“我在半路，見了竇榮兵馬，皆偃旗息鼓，已然快到朝歌城了。韋護等已布下重兵攔截。”

姜子牙聽罷，心下稍安，更催軍急進，欲要合擊竇榮兵馬。

這邊竇榮領九萬主力，於路快行。看看離朝歌不過三十里，竇榮命眾軍升旗擊鼓，就於大呼道：“我等乃殷商臣民，世受王恩。紂王英武，二十年前曾親征東夷，身先士卒，以保我等家小妻女。對我等邊民而言，君恩深重至極也。今叛逆圍困國都，君王陷水火之中，群臣受煎熬之苦。正是我等上報國家，盡忠守節之時。諸將需努力向前，不得少有遲緩，否則軍法從事！”

眾軍聞言，齊聲高呼國號。疲累一掃而光，戰意激揚高亢。

於是竇榮催馬上前，身先士卒，為眾軍鋒銳。徹地夫人緊隨身側。商軍將士用命，直往朝歌猛衝過去。

韋護得了哪吒傳信，早已知曉竇榮軍來。離開城十里擺開陣勢攔截，竟被竇榮領軍一鼓衝破，死傷慘重。

韋護見了這股商軍的戰力，驚駭不已，連忙收攏軍隊掩殺過去。

卻見商軍越戰越勇，人人狂暴嗜血，不顧死傷，一味向前，殺傷力着實驚人。

周兵雖眾，竟一時阻攔不住，被竇榮領兵衝到城下，就在馬上高呼城中守軍出城接應。

此時周軍大將洪錦也領兵到了，與韋護夾擊竇榮，戰況越發慘烈。

竇榮武藝本非絕頂，平素征戰功夫全在守城之上，可稱得殷商第一善守之將。於衝鋒陷陣之道卻並不擅長，此時全仗一口勇氣撐着，戰不多時，力氣漸漸不濟，竟是險象環生。

韋護見狀大喜，暗道：“打死竇榮，商軍必亂！”

當下，暗暗祭起降魔杵照準竇榮腦門便打。

眼見竇榮絕無生理，就聽城上一人大呼道：“暗箭傷人，實在卑鄙！”

話未落，人已至。

卻是殷郊在城上見竇榮兵到，一面遣人告知紂王、集結軍隊，一面密切關注城下戰事。見竇榮有難，急忙飛身下城相救。

只見殷郊揮舞方天畫戟擋住韋護的降魔杵，救了竇榮。不及敘禮，便與韋護戰在一起。

這邊竇榮與徹地夫人雙戰洪錦，槍來劍往，也打得熱鬧非凡。

正混亂間，忽見朝歌大門洞開，殷破敗、殷成秀、雷開、姜文煥等將一涌而出，眾將奮力擋住周兵，接應竇榮軍進城。

當下竇榮發一聲喊，指揮手下軍隊相互掩護，交替進城。

不多時，大半軍隊皆進了朝歌。

竇榮疾呼徹地夫人快快進城，徹地夫人也知此時不便推脫，當下打馬進城。

正當此時，姜子牙領大軍迴轉，見兩軍在城門處糾纏甚緊，商軍大半已進朝歌，不由大怒。催軍上前，誓要斬殺竇榮。

哪吒得令，駕風火輪飛身而起，祭乾坤圈來打竇榮。可憐竇榮人困馬乏，凡夫俗子，哪裡經得起。被乾坤圈打中腦門，竟死於朝歌城門之下，至死不得進城。

竇榮一死，商軍大震，人人怒氣填膺。正在進城的士卒無不痛呼着掉過頭來與周軍拚命廝殺，至死方休。

周軍大為震恐，連連後退，魯人傑在城上高呼：“諸將何不趁勢入城！”

殷破敗、雷開等連忙收束部將進城，奈何三山關尚未進城的數千邊軍竟不服號令，一味與周軍死戰，以命換命亦在所不惜。

雷開等人無奈，只得駐馬等候。

殷郊怒氣勃發，殺退韋護，復又前去尋哪吒交戰。

卻聽城上徹地夫人見竇榮戰死，痛呼一聲，跌下城來，竟與竇榮一起陣亡了。

商軍大震，殺氣沖霄而起。奈何敵眾我寡，殷郊等人戰了一場，於亂軍尋得竇榮和徹地夫人遺體，護送回城。而城外數千尚未進城的士卒血戰不退，俱都陣亡。

竇榮領兵增援朝歌，將大軍送進城內，夫妻二人卻在城外雙雙陣亡。

商軍受此一激，無不心內含悲忍痛，已成哀兵。

城上軍民一心，姜子牙即便暴跳如雷，短時間內也無法攻破朝歌城。

正當兩軍相持之時，蘇護軍攻佔東伯侯領地的消息傳來。

姜子牙得報大喜，親自草擬了一份訃告將此事添油加醋大書特書了一番，然後使人送進城內。

城內軍士見之，無不大驚。

尤其是那二十萬東伯侯麾下的軍隊，原本就士氣低迷，思鄉情切。聞聽蘇護攻略東方，頓時便炸了營，皆叫囂着要回家。

姜恆楚接到消息，急急忙忙趕來安撫諸軍。

奈何這部分軍隊本就不直屬於朝廷，而是東方二百諸侯拼湊出來的聯軍，因為信服姜恆楚故而才跟來保成湯社稷。

前者孟津大敗，眾諸侯便已經心內震恐了，今聞自己老窩都被蘇護端了，如何還坐得住？

若不是城外還有近五十萬西周大軍圍城，這些傢伙恐怕立刻就要率軍離開了。

饒是如此，眾諸侯依然情緒激動，紛紛出言鼓動東伯侯姜恆楚帶領他們殺回老家去。

姜恆楚聞言，心內嘆息不已。到了如此地步，他又何嘗不想回師奪回自己的領地。奈何城外周軍圍城，不說姜子牙會不會放他大軍安然離開。即便有能力殺出去，他姜恆楚身為國丈，又豈能在這個時候拋棄君王，自己逃命？傳出去，他這個皇親國戚的臉面可就丟光了。

姜恆楚不能走、也不願走，但卻不能強求其他這些諸侯也不走。畢竟這時候是人家的後方被打了，人家領兵前來相助既是全君臣之禮，也是看了他東伯侯的情分。

他姜恆楚沒道理阻攔人家回去保衛自己的家園。家、國、天下三者孰輕孰重，每個的觀點都是不同的。

當下姜恆楚長嘆道：“你們手握兵馬，況皆是自家的私兵。今聞本國被占，欲要回救自家乃是正理。然而目前西周大軍壓境，大王被困國都，社稷朝不保夕。我等世受王恩，本侯希望你們先盡心竭力保全社稷，等齊心合力打退了周兵，本侯一定與你們一道去收復故土家園。總之，這個時候誰要落井下石，擅自離開，擾亂了城防布局。休怪本侯無情！”

眾諸侯聞言，面面相覷，半晌，稀稀落落地答應了下來。

姜恆楚也知道這些諸侯都是口服心不服的，然而形勢所逼，這個時候若是內亂，那還如何能夠守城？

當下姜恆楚也不深究，看了眾人一眼，強令眾諸侯散去之後，臉上憂慮的表情卻再也掩飾不住了。

城內商軍分為兩股，原有的城衛軍和來援的三山關兵馬誓死保衛城池，作戰勇猛無畏。而隸屬於各路諸侯的近二十萬兵馬卻三心二意、士氣低迷，出工不出力。這種情況老謀深算的姜子牙自然是早就注意到了。

當下姜子牙心下大喜，一邊加緊對城內守軍的分化化解；一邊調兵攻城，卻又對守城的兩大派系分別對待：遇到殷商直屬軍隊則下手痛打，遇到諸侯聯軍則主動退讓。

此舉果然使殷商守軍產生衝突，私下里埋怨不斷，相互詆毀之事層出不窮。

紂王遣姜恆楚、微子啟、微子衍、箕子等大臣前往安撫，總算沒有出太大的變故。

然而城內的情形幾乎所有人都知道了，強敵環視而又軍心不穩，坐困孤城，城破只是早晚的事。

話說每一次王朝興替，總有數不盡的忠臣義士湧現出來，演義出一幕幕可歌可泣的交雜着愛恨情仇的忠烈故事。卻也必然會生出一些亂臣賊子來禍國殃民，供萬世唾棄。

前者有弄臣費仲、尤渾，精於讒言魅惑，后被聞太師帶到軍中，一起出征西岐。聞太師戰敗身死，二人也亡於亂軍之中，倒也算死的忠烈，掩了往日罪過。

今朝歌危如累卵，社稷朝不保夕，朝中見風使舵之輩也心思活絡起來，中大夫飛廉、惡來二人便是其中代表。二人見城中軍隊兩個派系之間矛盾日益加重，眼見殷商滅亡在即，二人可不想家隨國亡。乃相聚密議，飛廉道：“今殷商敗亡無日，西周勢大，姜子牙用兵如神，姬發有容人之量。我等為保全身家性命，不如打開城門，降了西周，不失封侯之位。”

惡來聞言深以為然，當下暗中聯絡一些有異心的官員，一邊設法與城外姜子牙聯繫。

姜子牙得了飛廉、惡來之信，喜不自勝，當下同意二人投降的請求。一邊雙方信使往來，最後約定由飛廉、惡來率領家兵趁夜打開城門，迎接西周大軍進城。

飛廉、惡來本就是朝中重臣，平素里深得紂王信任，雖說官職並非最高的，但為人貪婪，家中養的死士奴僕卻是不少，驟一發難，商軍觸不及防，竟教二人奪了一處城門。

# 第1073章 商亡

姜子牙領兵殺入城中，周軍人人奮勇，商軍卻個個驚慌，戰場呈現一邊倒得趨勢。等殷商眾將反應過來，形勢已經一發不可收拾。原本隸屬於東伯侯麾下的各路諸侯見殷商已不可保，當下也自嘆息。眾諸侯各自收束兵馬，皆從別門出城，殺出重圍，往東方去了。

姜子牙得報，笑道：“我正欲使之迴轉東方，好與蘇護爭執，我收漁翁之利。今眾諸侯既走，不必追趕。”

眾將得令，當下心無旁騖，專心攻打城池。

亂軍中殷破敗被韋護使降魔杵打死，雷開與洪錦相遇，死於旗門遁中。

殷郊、魯人傑、姜文煥等人見敵兵眾多，諸侯聯軍星散，知事不可為，只得領兵退回宮廷，據宮而守，死保內城。

姜子牙一面佔領城池，張榜安民，一面遣兵將宮城團團圍住，日夜攻打。

紂王知敵兵圍困宮城，怒氣勃發，當下披掛提刀，騎一匹逍遙馬領兵出宮門，請姜子牙答話。

姜子牙聞聽紂王出陣，心下訝異，當下回后營稟告姬發，言說紂王相招。

姬發言道：“既紂王在宮外相招，孤不得不去。”

於是二人也領兵出陣，在宮門外排開陣勢，與紂王相對。

當下姬發在馬上欠身道：“西周之主姬發見過大王！不知大王相招，有何見告？”

紂王即在馬上大罵姬發亂臣賊子，必遭天譴！

姬發作誠惶誠恐、哀愁之狀，痛述自己不得不起兵反抗暴政的理由。聲情並茂，感人至深。

姜子牙趁機羅織了紂王十大罪名，將紂王罵了個體無完膚。

周軍士卒個個聽得熱血上涌，自以為正義之師，皆用崇敬的眼光看着姬發和姜子牙等。

紂王聞言，氣得暴跳如雷。當下邀請姜子牙、姬發一起出陣單挑。

姬發笑道：“孤非好戰之君！衝鋒陷陣，乃將佐之職也。孤但臨機決斷，使麾下各盡其才而已。大王乃一國之君，輕身陷陣，使群臣憂心，將佐自慚，大失人君之望。大王還請暫回內宮，保重龍體為要。”

一番話極盡批駁、挖苦、挑撥之能事，將紂王氣得吐血，卻又無計可施。

然而紂王既出陣，哪能輕易得回？當下使人繼續叫陣。

姬發對姜子牙道：“今紂王親自討戰，我等原本身為臣子，若是應戰，必遭天下恥笑！然若不應戰，士卒軍心俱失也！奈何？”

姜子牙笑道：“此有何難！前者飛廉、惡來開城門投降我軍。此二人本性奸惡。因有大功，故權且收留，以待日後清算耳。他二人本為降將，又是商臣，今紂王叫陣，可教他二人出馬。勝故可喜，敗即斬之。如此既可應付此局，亦可除此二賊。”

姬發聞言暗喜，點頭同意。

於是姜子牙傳令飛廉、惡來出陣。

二人得令，滿心憤怨，然而後有刀斧手壓陣，卻又不得不去，只得壯着膽子騎馬出陣。

紂王在逍遙馬上看見二人出陣，怒發衝冠，大罵“逆賊”，一邊打馬上前，手中金背刀連連揮砍。

紂王本有萬夫不當之勇，武力與黃飛虎不相上下，飛廉、惡來哪是對手？不片刻，皆被紂王一刀兩段。

姬發與姜子牙看見，也自暗暗喝彩。

姬發道：“今日君臣戰作一團，大失體統。孤暫且退兵，以敬成湯歷代先王。待來日，與敵決戰。”

當下姜子牙傳令收兵回營，紂王也自回城。

第二日，紂王又來挑戰，周軍不出；三日亦復如是。

第四日，姬發親領文武來至城下，紂王也出。

姬發就於馬上欠身道：“我等興義兵、誅暴虐，今已至宮門，是有進無退矣。況我等已連讓三陣，君臣之義已全。今日正可決戰，諸軍努力向前，不得後退。”

言罷，揮軍猛攻。

紂王盛怒，也自領兵前突，兩軍就在宮門前混戰成一團。

周軍有姜子牙居中調度，往來攻殺，進退有序，頗為得利。

商軍中此時帥才缺缺，只有東伯侯姜恆楚經驗豐富、大將魯人傑多有謀略，二人節制兵馬，往來救援，卻是稍有不及姜子牙之如臂使指。

漸漸商軍落於下風，被周軍壓制在城門一帶，不得伸展。

卻見紂王抖擻精神，大刀輪轉間，將周兵砍瓜切菜一般殺了無數，雷鯤、雷鵬二人緊緊護住紂王身側。

那邊哪吒看見紂王如此勇武，挺槍上前，卻被殷郊揮舞方天畫戟纏住。

韋護急忙祭降魔杵，將雷鯤雷鵬盡數打死，洪錦在旗門遁中發石打中紂王肩胛。

紂王吃痛，敗回宮城。眾軍急忙後退。

哪吒見狀，搖身變做三頭六臂，一股腦兒纏住殷郊，殷郊抽身不得，韋護、洪錦趁機也來夾攻。

當下殷郊也變作三頭六臂，與三人激戰半空，半步不退，竟連連搶攻，招招不離洪錦咽喉、前胸。

不一時，洪錦心驚膽顫，勉強支應。

哪吒看見，將乾坤圈打來，殷郊使金鈴擋住，叮叮作響。

洪錦見殷郊受阻，欲待抽身，不防殷郊因見其實力最弱，又打傷了紂王，竟是鐵了心要先拿他開刀。

就見殷郊陡然刀、劍、戟一起離手，直往哪吒、韋護而去，二人大驚，急忙閃身避開。

殷郊趁機將金鈴祭起，直往洪錦當頭罩下。

洪錦躲閃不及，被罩了個正着，殷郊仰天大笑，震動金鈴，瞬間將洪錦震為飛灰。

哪吒、韋護見狀大怒，韋護將捆仙索來捆殷郊，哪吒祭翻天印來打。

此時殷郊正殺洪錦，注意力未免分散。竟被捆仙索捆了個正着，翻天印落下，頓時氣絕身亡，一道真靈往封神台上去了。

眾將打殺了殷郊，當下鼓噪攻城。

商軍拚死抵擋，奈何大勢已去，人力無法回天，亂軍中殷成秀被武吉所殺，姜恆楚中流矢而死，只得魯人傑一人統御兵馬，與周軍拚死爭奪城牆，戰況慘烈至極。

姜文煥見大勢已去，策馬闖入內宮，欲護送家姐姜皇后離去。

姜皇后寧死不從，反催促姜文煥趕緊殺出重圍，回東方領地，重整旗鼓。

姜文煥聞言苦笑，只得返身回城牆與敵死戰。

此戰不停不休共打了三日，期間周兵五十萬大軍輪番休整，竟毫不停息，商軍只得全力守城，三日無食，饑渴疲累，力盡而亡者數不勝數。

姜文煥以勇力揚名，最後竟無力提刀，被周軍亂箭穿心而死。

大戰數日，商軍十餘萬大軍早已死傷殆盡，當然周軍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陣亡數目絕不少於商軍，甚至猶有過之。畢竟商軍瀕臨絕地，臨死反撲，又是據城而守，佔了不少便宜。

然而最終，依然是，周軍攻上城頭，佔領城牆，向宮殿進發。

魯人傑驚怒不已，只得回宮請示紂王決斷。

卻見紂王並後宮宮妃，滿朝勛戚皆齊聚九間殿內，魯人傑上前稟報軍情，紂王只微微一笑，道：“知道了。成湯傳國六百餘年，今日江山自孤而喪，孤無顏見歷代先王，死後不配葬於皇陵。孤已決意與成湯江山共存亡，爾等可自尋生路，各自散去吧！”

群臣聞言痛哭，朝中眾臣欲逃亡者早就走了，此時剩下的都是些死忠之臣，皆稱願與社稷共存亡。

紂王大笑，命禁衛點火燒殿，殷商君臣皆自焚而死。

商朝遂亡！

碧游宮內，眾仙眼見殷商滅亡，九間殿大火熊熊燃燒，數日不絕，皆沉默不語。

少時，趙公明嘆道：“當年我道門三教共同扶持商湯伐夏滅巫，而有成湯天下，傳國六百餘年。今殷商滅亡，真可嘆息！”

金靈聖母也嘆道：“殷商滅亡，實天數註定，非人力所能挽回。其間許多忠烈之士，慷慨奔赴國難，實令人可歌可泣。此等英烈忠魂上榜封神，亦使人間正氣不衰，神道可澤佑下民矣。”

慕白元神之軀嘆道：“人間忠勇仁智之輩固然能得以上榜封神，以其德行澤佑萬世。然而費仲、尤渾、飛廉、惡來、崇侯虎、鄂崇禹等輩，或讒言媚主，或奸險心惡，或殘忍暴虐，或笑里藏刀。此等人卻一樣封以神位，與諸英豪同列。天道有缺，不能盡善盡美，似此可見一斑。”

通天教主笑道：“神道本有諸多職司。天道運轉，陰陽交替，日有升昃，月有盈虧，有雷霆風暴，亦有雨露恩澤，此方是大道。你只知人有姦猾狡詐，不知神道之中亦有凶神、惡神、殺神、衰神之分。兇惡奸狡，亦是人性。周天職司，有此等神祗，方才算是完滿。”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心下暗自嘆息，卻也知通天教主所說乃是天道正理，當下稽首受教。

又言道：“如今西周佔領朝歌，聲勢大振。蘇護軍坐領東、北二路，實力雄厚。二虎相爭，誠不知誰勝誰敗！”

眾人默默無語，通天教主看了慕白元神之軀一眼，道：“人族之爭，由他去吧！我等既有約定，已不便插手。”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眼光一轉，淡淡的憂慮之情湧上心頭。

卻說遊魂關內，蘇護等每日探聽朝歌戰況。

忽聽探子回報：中大夫飛廉、惡來打開城門，降了西周。姜子牙已進朝歌，殷商只有內城尚在守御。東伯侯麾下各路諸侯領兵逃出朝歌，直往東來，已至前方不足二百里。

蘇護得報大驚，忙召集諸將議事。

# 第1074章 血海動

申公豹道：“君侯無需憂慮！諸侯聯軍敗走朝歌，必然人心惶惶，已是驚弓之鳥，況且遠來疲憊。今我據有雄關，以逸待勞，必可一戰而勝。”

蘇護道：“然其近二十萬人馬，人人思歸故土。若我逼之太急，臨死反撲之下，我軍傷亡必重。”

申公豹笑道：“君侯是有意不戰而屈人之兵？那也行，只需如此如此！”

蘇護聞言大喜，當即命人準備。

數日後，諸侯聯軍到來，在關外草草安下營寨，便來挑戰。

蘇護使蘇全忠、黃天祥出戰，大敗諸侯，卻未殺一人。

諸侯挑戰不勝，只得退回營寨，愁苦不已。

正彷徨無計間，忽聽傳令兵來報：城內走出一道人，自稱申公豹。在轅門外求見！

眾諸侯聞言面面相覷，不知其來意，只道：“快請！”

不一時，申公豹進得營來，神態自若。有諸侯問其來意，申公豹坦然道：“特為說諸位歸我北周也。我家大王伯邑考仁德愛民，雅量高致。諸君投靠，必無身家性命之患，此其一也！諸君家邦皆為蘇君侯所佔，家眷妻小皆在蘇侯之手。而蘇侯皆善加安置，不敢稍有怠慢。諸位若降，則闔家團聚，共敘天倫之樂，豈非美事？此其二也！諸君與姜子牙、姬發仇深似海，我家大王也欲滅姜子牙久矣。諸君若降，正可共圖大事。此其三也！諸君敗逃至此，前無去路，後有追兵，糧草不繼，兵無戰心。若不早降，必然敗亡無日。此其四也！請諸君自行決斷。”

諸侯之中，有一人乃是莒侯的說道：“我等若降，蘇護欲如何安置？”

申公豹道：“各歸本國，仍為諸侯。兵權減半，遣子為質。上貢錢糧，共伐西周。”

莒侯道：“我等離國日久，不知家中情形如何？父老妻兒可好？”

申公豹道：“蘇君侯知諸位挂念親人，特命人將諸位家小大半請至遊魂關內，諸君可陪同貧道上城一觀，便知情形如何！”

莒侯轉目視眾諸侯，見諸人皆面帶喜色。當下點頭道：“既如此，明日本侯進城，探望家小。若蘇侯所言俱實，我等便降！”

第二日，莒侯單騎入城，果然與家小相見。眾諸侯妻小，除戰損之外，皆不曾傷害。

莒侯大喜，回營便招眾諸侯投降。

於是蘇護選了十萬兵馬，嚴加操練。諸侯俱放歸國，令其治理地方，為大軍籌備錢糧。

眾諸侯安置完畢，紂王自焚九間殿的消息也傳了過來。

蘇護得報，默默良久，嘆道：“我等世受殷商重恩，紂王亦曾為天下共主，理當弔孝。”

當下傳令全軍縞素，為紂王戴孝三日。

殷商遺民聞之，莫不流涕，蘇護軍大得民心。

此時天下便只剩以伯邑考、蘇護為首的北周和以姬發、姜子牙為首的西周兩雄並立。眼見天下均將目光集中在這兩家頭上，暗暗猜測着誰將擊敗對手，成為天下共主。

蘇護和姜子牙也各自緊鑼密鼓地準備着大戰的事宜。蘇護軍戰線綿長，西線有青龍關，北線有陳塘關、東線有遊魂關，雖各有兵馬駐守，然而相互之間卻相隔甚遠，難以呼應。蘇護不願自己處於處處防守、處處漏洞的境地，當下解決了內部一些問題后，便起兵三十五萬直往朝歌而去。

朝歌城中，西周連番大戰，損兵折將也頗為嚴重，五十餘萬大軍現只有四十萬眾。因剛剛大勝，姬發一通封賞下來，人人喜氣洋洋，士氣極為高昂。

巧合的是，姜子牙也想趁勝追擊，借滅商之勢一舉擊敗蘇護大軍。聞蘇護軍到，正中下懷。當下也不願採取守勢，稟報了姬發后，點齊兵馬，徑自出城主動前往迎戰蘇護大軍。

雙方相會於巨橋，第一日斥候戰雖然打得頗為激烈，雙方卻都按兵不動，努力建立營寨，各自休息。

次日，姜子牙與蘇護領兵相會於巨橋。

雙方大軍陣勢排列整齊，隨即便開始叫陣。言語之中夾槍帶棒，你說我是叛逆，我說你是奸賊，總之，極力往對方身上潑着髒水，藉以抬高自己。

眼看戰前“客套”已畢，蘇護軍前鋒黃天祥大叫一聲道：“姜子牙，前次未曾將你殺透。今番必取你首級，看你身後的闡教金仙如何再救你性命？拿命來吧！”

話未落，黃天祥已縱馬出陣，手中銀槍直取姜子牙。

卻說姜子牙與蘇護領兵相會於巨橋，雙方排開陣勢，皆欲一舉擊破對方，鼎定天下。

雙方排開陣勢，對罵一通之後，黃天祥率先按耐不住，催馬挺槍上前，欲殺姜子牙。

哪吒見狀縱風火輪出陣擋住。

二將相見，分外眼紅，直接將各自主帥忘在了腦後，忘情地廝殺在一起。

蘇護和姜子牙看見這對冤家，都是一臉無奈，只得隨他去了。

當下雙方調兵遣將，姜子牙見對方聲名赫赫的戰將極多，不願與蘇護斗將，於是直接將手一揮，大軍列成陣勢，緩緩地往蘇護軍壓了過去。

蘇護自然不甘示弱，遣眾將分領大軍前突，與姜子牙搶攻。

雙方皆是兵精將勇，蘇護乃是百戰宿將，姜子牙軍神機妙算，申公豹計謀百變，兩軍對戰，正是棋逢對手將遇良才，打了昏天黑地。

看看天色將晚，方才各自收兵回營。

姜子牙計點戰果，損失了戰將十三員，不由心中頗為鬱郁。思及蘇護軍中黃天祥、蘇全忠、雷震子、鄧蟬玉、鄭倫、陳奇等一干猛將，又思念起陣亡的一干師侄輩門人，心中哀悼不已。

蘇護軍中，眾人卻都摩拳擦掌，人人躍躍欲試。

今日會兵，眾將幾乎都有斬獲。雖然大戰局上雙方平手收場，死傷相差不大，然而在將領的損失上，姜子牙軍隊可就吃虧的多了。長此下去，嘿嘿，早晚把姜子牙拖到無將可用的地步。

姜子牙自然也知道己方在將領這個層面上的實力相對較弱，於是用兵也更加謹慎，雙方斗陣、斗兵，卻極少斗將。

蘇護卻也明白在軍陣和兵法方面自己其實要弱於姜子牙，幸而麾下兵精將勇，執行力極高。

申公豹又奸詐多智，屢屢識破姜子牙算計。

當下雙方各有優劣，倒是半斤八兩，打了個不勝不敗。

於是，兩軍便在巨橋相持了起來。

人間戰事久拖不決，倒令天下修士頗有些不耐煩了。

道門三教暗地里有了約定，倒是沒有起太大的波瀾，反而西牛賀洲現在是烽煙四起。不同於東勝神洲的人口眾多、修士之戰幾乎都要間雜在人族之戰中。西牛賀洲卻是人煙稀少，尚未有足夠的實力建國，因此這邊的戰爭便是赤裸裸的修士之戰了。

西牛賀洲自被血海阿修羅族攻佔之後，盤踞各處的妖王、散修要麼不屈戰死，要麼逃亡別處，剩下的幾乎都投靠了血海。

血海之中，億萬年的積累，無邊戾氣的洗禮，造就了許多有大能為的修士。形成了以冥河老祖為首，阿修羅族為主，各類其他種族為輔的架構。阿修羅族之中有四大阿修羅王，及許多戰將。

阿修羅王以羅睺為首，乾達婆、羅騫馱、毗摩質多等人為輔，羅睺麾下有大將摩羅，為阿修羅各戰將之首，常隨侍冥河老祖身邊，為戰先鋒。

血海進佔西牛賀洲，便是摩羅為前鋒，乾達婆為調度，羅睺居中策應，另有妖獅鯤鵬相助。一路勢如破竹，拿下西牛賀洲大半，勢力直達西方教在人世間的山門——靈山。

西方極樂世界乃是接引用大法力創造出來的世界，不再三界五行之內。靈山便是作為西方教在四大部洲中的山門所在，接受四方信徒的朝拜。

此時血海阿修羅族將觸手伸到了靈山邊緣，接引、准提再好的脾氣那也忍不住了。

准提親自出手，領着毗婆屍、比舍婆、迦恭弘=叶 恭弘、俱那含四人並許多佛子、佛兵突然反擊，將靈山方圓三千里內的阿修羅族兵士一掃而光。前鋒摩羅被毗婆屍、俱那含聯手擊成重傷。

血海一族大為震恐，羅睺急忙收縮兵力，一邊請示冥河老祖該如何處理。

冥河老祖聞報，思忖一二，便道：“就以三千里為限，我血海一族不入靈山這個範圍。若是西方教教眾出了這個範圍前來傳教，只管打殺。命令小崽子們加緊收攏西牛賀洲民心，建立穩固的勢力，把我們的教義傳承下去才是正理。至於與西方教的爭鬥么，來日方長。”

要說冥河老祖雖對接引准提頗為忌憚，卻也並不懼怕，做下了先暫時退縮建立根基的打算后，冥河老祖心下一口惡氣卻也實在悶得難受。

當下心念一動，將大袖紅袍一展，無邊血海頓時翻騰起來，捲起驚濤駭浪。

西牛賀洲，靈山之上突然間風雲變幻，陰風陣陣，愁霧慘淡。

不一時，豆大的血雨轟然灑下，將靈山方圓三千里地全部籠罩在內。

看看血雨即將落下，巍峨的靈山之上突然間梵音大作，一抹金光衝天而起，漫天血雨碰到這金光無不消散殆盡，不一時，天上復又碧空如洗，異香陣陣傳來，聞之令人心情舒暢。

那金光以靈山為中心，也向外擴散了三千里，堪堪到了血雨籠罩範圍，便即停了下來。這場看似兇猛的血雨雖沒有落到靈山之上，卻也在外圍下了一陣子，將地面染得血紅一片，惡臭不已。

# 第1075章 與冥河共謀

西牛賀洲幾乎所有生靈的生靈都感受到了兩個大神通者鬥法的氣息，強橫的氣息令人心生恐懼。

這場暗地里的鬥法將西牛賀洲爭鬥的苗頭按了下去。血海阿修羅族埋頭經營自己的勢力，而一直把目光放在東土道門之戰上面的西方教也在維護了自己的利益之後又沉寂了下來。以接引、准提的眼光自然看得出來這個時候是不能分心對付血海的，否則即便勝了冥河老祖也必將輸掉封神之戰，輸掉他西方教的未來。

因而，眼看着血海在西牛賀洲的勢力越來越穩固，接引准提卻不動如山，只是冷笑而已。打定主意等封神之後，再騰出手來，慢慢收拾冥河老祖。

接引、准提還能冷笑，碧游宮中慕白元神之軀卻連一絲笑意都沒有。

人間之戰已經到了決戰階段，偏偏自己門下有四位弟子在蘇護軍中為將。況且又約定了仙人以上的修士不得干預戰局，這邊使得自己無法出手相助。

而寄予厚望的阿修羅族卻又似乎與西方教暫時有了互不相干的默契。這就使得平衡漸漸向著不利的方向傾斜了。

慕白元神之軀笑不出來，因為局勢正漸漸失去控制。

此時的他回想起上一次三清聚會，越來越覺得那是原始天尊布下的緩兵之計。先針對截教要求公平的心理提出約期決戰，同時束縛住截教眾多修士的手腳，讓截教強大的中堅力量不能參与進人族之戰中，將闡教在人間王權鬥爭中的絕對劣勢瞬間扳平。

同時，西方教趁機與血海達成暫時的妥協，以便空出手來，隨時準備參与進封神決戰之中。

此是看準了通天教主生性耿直、重情誼。用神仙對神仙、凡人對凡人，二者互不相干，不能相互救援的伎倆來擠兌通天教主，進而束縛住截教行事的手腳，等他闡教一切都布置妥當之後，那還不是任他原始天尊想怎麼做就怎麼做？

慕白元神之軀越想越覺氣悶，可惜自己人微言輕，當時在八景宮中幾次開口力爭都被堵了回來，只得鬱悶離去。

此時三界形勢漸漸變化，危險日近，慕白元神之軀卻也顧不得那許多了。

當下，起身離開金鰲島，往九幽血海而去。

來到血海，但見阿修羅族兵將進出頻繁，人人披堅執銳，殺氣漫天。

此時摩羅在西牛賀洲征戰，此處只有些修為較低的阿修羅嘍啰駐守。那守關的阿修羅小將見慕白元神之軀仙風道骨，氣質不凡，忙上前來詢問。

慕白元神之軀便告知身份，言明欲求見冥河老祖之意。

那小將聽罷不敢怠慢，正要轉身進去通報，就聽冥河老祖洪亮中略帶陰鷙的聲音傳來道：“慕白道友乃是貴客，日後再來，可直接進我血海，出入隨意，不必通報。”

那守關小將聽得自家老祖親自對自己傳話，不由驚喜交加。急忙響亮地應了一聲：“小的明白！”

當下，轉身恭恭敬敬地將慕白元神之軀請了進去。自己在一旁相陪，充當引路的角色。

慕白元神之軀見狀，打量了那小將一眼，見其不高不低有個相當於羅天上仙頂峰的修為，正在突破的門檻上。不由微微一笑，抬手送了個黃中李與他。

那小將也是識貨的，當下又是驚喜又是激動地接了過來，連連道謝，神態也越發熱絡起來。

看看冥河殿在望，那小將當即駐足不前，對慕白元神之軀施禮道：“吾不能進入大殿，只能送到這裏，道長勿怪！”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你一路相送，禮數周全。我感激還來不及，怎會怪罪！好了，將軍身負守關之責，貧道便不耽誤將軍之事了。”

那小將笑道：“如今我血海進佔西牛賀洲，三界無不側目。誰敢對我血海一族不利？所謂守關，不過是例行公事而已，並非什麼重大之職。”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笑了笑，卻是不置可否。

當下那小將去了，慕白元神之軀方才轉身走進冥河殿，殿前侍衛早得了冥河老祖指示，並不阻攔，直接放行。因此慕白元神之軀直入大殿，見了冥河老祖。

冥河老祖見慕白元神之軀到來，笑道：“慕道友向來是無事不登三寶殿。今日到此，不知所為何事啊？”

慕白元神之軀道：“聞老祖大禍臨頭，特來探視！”

冥河老祖笑道：“慕白道友哪裡道聽途說得來的消息？我血海一舉拿下西牛賀洲，兵鋒正盛，何來禍事！”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老祖何必掩飾！西牛賀洲一向被西方教視為囊中物，無論是誰要插上一腳，都必然會與西方教起衝突。此理天下修士俱知！當日老祖出兵西牛賀洲，貧道的化身白慕真君便與老祖討論過此事。當日老祖言道：‘若我截教站在你這一邊，你便可毫無顧忌地佔領西牛賀洲。’老祖可是忘了？”

冥河老祖笑道：“此事貧道自然不會忘記！然而你師傅通天教主雖然沒有反對我血海進駐西牛賀洲，卻也沒有明確表示支持。西方教有兩位聖人，極樂世界中佛兵、佛子無數，我族中兒郎們的壓力也很大啊！貧道只能暫時與接引、准提和議，以鞏固新佔領之地。”

“老祖此言謬矣！”慕白元神之軀嘆道，“接引准提野心何其之大，此時與老祖議和不過是行拖字訣，他二人好得空參与封神之戰。若封神之戰我截教戰敗，西方教得利，彼再返身驅逐阿修羅族，老祖獨木豈能支撐？必然落得敗逃結局，阿修羅族在西牛賀洲的辛苦經營也將化為流水。”

冥河老祖聞言嘆道：“我又何嘗不知與西方教的和議乃是權宜之計，不能持久。奈何封神決戰又遲遲不起，接引准提勢大，我血海不得不暫避鋒芒。此實非長久之計。貧道倒是有意與你截教結盟，共同抵擋西方教的入侵。慕白道友，你能否說服通天教主表態，支持於我？若得通天教主明言支持，貧道我拼着損兵折將也為截教擋住接引、准提，令其二人不得前往參与封神決戰。”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默然，良久方道：“掌教師尊性情剛直，眼裡容不得半點沙子，此事實不易達成。然而我截教一向重信諾，我與老祖達成的約定，老師即便不喜，也會默許承認的，必不會虧欠了老祖半分。若封神之戰我截教獲勝，貧道自然會聯絡同門道友前來相助於老祖。只希望老祖能於此危及時刻，出手擋得接引、准提一時，貧道自然感激不盡。”

冥河老祖聞言，大笑道：“我與道友相識於洪荒，同在紫霄宮聽道祖講道。數萬年的交情，道友的話，貧道自然是信得過的。我也知通天教主脾性，剛才所說，不過是一時戲言。我血海耗費了許多人力物力，不可能輕易就放棄西牛賀洲。而要守住西牛賀洲，遲早都要與西方教對上。為長遠計，相助截教，便是助我自己。此理貧道是明白的！”

慕白元神之軀喜道：“老祖此言，大合我心！老祖目光長遠，坦誠相交，氣魄宏大，真不愧為一方霸主。既如此，貧道這便回去說動我教掌教老師，主動將封神大戰的決戰挑動起來。老祖可在西牛賀洲遙相呼應，牽制接引准提動向。待我截教贏得了封神大戰，便來相助。”

冥河老祖大笑道：“正該如此！反守為攻，主動出擊，將大戰的決定權抓在自己手裡，方才不會受制於人。步步退縮，等着原始天尊發招，你再見招拆招。那便招招落後，稍有個應對不慎，那便是大敗虧輸的下場。”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亦大笑不絕。離了血海，駕雲往金鰲島而去。

於路暗思：原始天尊上次只說約期決戰，卻沒有確定地定下時間。我截教數萬門人齊聚海外，早已做好準備，只等廝殺。決戰之期卻始終不至，空費許多時間不說，士氣經久也必將衰落。他闡教反能從容等待盟友，積蓄力量。

但是，憑什麼一切都要按照原始天尊的時間表來。

我截教既然已經做好了準備，哪還管得了那麼多？直接殺上昆崙山，逼得原始天尊不得不戰。

這樣快刀斬亂麻，一則可以出其不意；二則可以打亂闡教的時間表，令其自亂陣腳；三則，因是主動出擊，戰場的節奏把握在自己手裡，得了主動權。

上次三清會商，原始天尊沒有定下決戰時間。打得注意自然是一邊拖住截教的步伐，一邊自己從容布置。因為當時截教數萬弟子已經完全匯聚，隨時準備給闡教致命一擊。

而闡教這邊，不止人間之戰不明朗，作為盟友的西方教接引准提也被血海冥河老祖、妖師鯤鵬等人拖在了西牛賀洲。

在這種情形下，不定下決戰的時間是原始天尊耍的一個小手段。而時間是最大的變數，沒有人能保證下一秒鐘發生的事情是對自己有利的。

然而，不定下決戰時間這招雖然高明，卻也容易破解的很。戰鬥是雙方的，豈能只憑你一家怎麼說就怎麼做？若有一家要一味拖延，我便主動殺上門去，逼得你不得不倉促應戰。

# 第1076章 進攻昆崙山

慕白元神之軀一路思索，駕雲飛過巨橋戰場的上空，放眼望去，只見兩邊營寨鋪地，旌旗漫天，煙塵四起。

斂了行跡，仔細打量，見姜子牙大營之中一抹紅光沖霄而起，殺氣陣陣迫人。

蘇護大營之中也有一道紅光直衝天際，紅光之中卻隱隱有些平和之氣，祥符萬千。

慕白元神之軀見了大驚，當下駐足雲頭，細心推算。

只覺天機晦暗不明，推算片刻，不得要領。只得留心探看蘇護大營，但見三道殺氣並一道黑氣最為奪目，慕白元神之軀知那是自己門下黃天祥、雷震子、蘇全忠三員將星並申公豹。

申公豹因背顯飛羆之象，因此有一道黑氣繚繞。

慕白元神之軀看視片刻，忽見蘇全忠頂上殺氣閃爍、吞吐不定。看得大驚失色，默然良久，長嘆道：“天意如此，我流波山豈能獨善其身！”

當下更不停留，駕雲徑往金鰲島而去。

入得碧游宮，見了通天教主。慕白元神之軀道：“前次原始天尊與老師約定決戰解決封神事宜。今蹉跎良久，教中同門皆已不耐，人心漸漸懈怠。我截教萬仙陣早已練得純熟，萬事俱備，當早做決斷。一味拖延，非上上之計。”

通天教主聞言道：“闡教主持封神，原始天尊又已提出約期決戰之事，我截教乃是應戰，豈有主動求戰之理？”

慕白元神之軀看了看碧游宮中一眾聚精會神聽自己與通天教主對話的師兄弟們一眼，口中笑道：“我等豈是一味退縮之人？他闡教想打就打，想什麼時候打就什麼時候打，打不過就喊停，偏生我們還要順着他的意？哪有這種道理！以弟子之見，既然原始天尊主動提出約期決戰了，那我們便不需在等，直接殺上昆崙山去，要求立即開始封神決戰。豈能事事都按照闡教的想法來做？那我們還苦苦掙扎着渡劫干什麼！直接自己抹脖子上榜封神算了。那不更是省事了！也不用費心神去爭鬥算計了。”

此言一出，眾皆嘩然。

通天教主面色一變，怒道：“你說的什麼話！我截教門人上萬，大家互相扶持，師徒一心，縱有什麼劫難，那也是同進同退。難道你們遭劫，我這做師傅的面上就有光么？罷了，你既也如此說，貧道我身為這一教之長，不能不為你等做主。”

當下，通天教主吩咐金靈聖母，“你速去召集門人，我等這便往昆崙山去與原始見過真偽。”

金靈聖母遲疑道：“昆崙山乃是聖人道場，我等就這樣殺上山去，是否有所不妥？”

通天教主道：“當年我兄弟三人同在昆崙山參悟大道，又一起證道混元。后因教義之爭，為師一怒之下，打斷了昆崙山，分成了東西兩座崑崙。為師因此領着一眾弟子來到東海金鰲島，創立碧游宮，開壇講法，廣收門徒，而有今日氣象。不意如今封神大劫，門人俱都遭難。貧道身為掌教，便領着你們回一趟昆崙山也是正理。誰又敢說東道西指責於我！”

當下金靈聖母聽了此言，再不遲疑，起身前去召集門人去了。

不一時，萬仙匯聚，只見金鰲島上攢攢簇簇，人頭涌動，彩霞籠五色金光，瑞雲起千重艷色。

當真是霞光萬道、瑞靄千條，人人神光赳赳、個個氣概昂昂。

一時間，金鰲島上空流光異彩，濃郁的仙氣凝成一大片七彩雲霧，徘徊不散，不時有仙露凝結而成，從空落下，滋潤了島中的仙草靈木，催生出朵朵艷麗雅潔的花兒，香氣陣陣飄來，金鰲島一時異象紛呈。

當下眾仙分門列定，萬仙陣包羅萬象。

金靈聖母抬手發出一個掌心雷，號令眾仙。

眾仙在陣中齊齊向通天教主跪拜施禮。

通天教主坐上沉香攆，命水火童子牽了奎牛，駕一朵七彩祥雲，有金龍仙鶴纏繞，當先往昆崙山而去。

金靈聖母、雲霄、瓊宵、慕白元神之軀、烏雲仙、無當聖母、龜靈聖母等人領着萬仙連忙跟上。

此次萬仙聯袂出行，聲勢浩大，於路風馳電掣，囂張至極。

自當年巫妖大戰之後，天地間便再沒有過這等威勢，一時鬧得三界震動，眾生惶惶，人人側目。皆不知截教搞出如此大的陣仗所謂何事？

眾仙不一時來到昆崙山，就在麒麟崖下排開陣勢。

通天教主高坐沉香攆上，示意長耳定光仙上前下戰書。

長耳定光仙得令，出陣踏上麒麟崖，徑自來到玉虛宮外。

站了片刻，不見有人出來。

長耳定光仙自思我教萬仙俱至，闡教諸人必然驚懼，不敢應戰。

當下越想越得意，於是上前叩門叫道：“吾乃截教通天教主坐下弟子長耳定光仙是也，奉命前來下書。未知玉虛宮中還有人否？”

話未落，只見那玉虛宮大門轟然洞開，雲中子、南極仙翁、廣成子等一干闡教金仙魚貫而出，分列兩旁，皆拿眼怒視長耳定光仙。

長耳定光仙被眾人盯的心下發慌，緊了緊手中戰書，強自鎮定地道：“貧道乃是奉命前來下書的。”

只見白鶴童子懷抱三寶玉如意從宮內走出，冷臉對長耳定光仙道：“老爺叫你進去！”

長耳定光仙定了定心神，當下手捧戰書隨白鶴童子進了玉虛宮，見原始天尊高坐丹犀之上，左右門人分列兩旁。聖人當面，長耳定光仙卻也不敢逞強，當下跪拜道：“弟子奉師命特來下書。”

白鶴童子將戰書接過，呈與元始天尊，天尊看畢，對長耳定光仙說道：“吾知道了。回去轉告通天，就說昆崙山乃我三清福地、天下修真之源。他既不念舊情，率一干凶頑弟子前來堵我山門，實在無賴至極，全無三清情分。既如此，貧道我也無話可說。明日必然領着門下弟子前來見陣就是！”

長耳定光仙領諾，出了玉虛宮，回到萬仙陣上回復通天教主，將元始天尊言語說了一遍。

通天教主聞言心下悵然，默然良久方才嘆道：“我三清實為一體，后因教義之爭而分。那時雖有爭執，總是道門一家，情分未絕，凡事但能同心協力。不意遇此神仙殺劫，為門下這些弟子，至令反目成仇，刀兵相見。想來實令人情殊痛恨！”

慕白元神之軀在一旁聽了，心知通天教主重情，被原始天尊一番話引動心緒，至使戰意大減。

當下顧不得避諱，開口道：“道門三教，原是一家。奈何原始天尊獨尊自己的闡教，屢屢打壓我截教，貶低我教教義。他三番兩次欺壓教中弟子，我等看他是師伯長輩，那便也算了。然而他卻不該聯合西方教外人一起來欺滅我教。前者誅仙劍陣之時，接引、准提肆意逞凶，破我劍陣。若非恰逢鯤鵬殺入西方極樂世界，將接引引走。我等必然大敗，誅仙四劍亦將不復為老師所有矣。”

通天教主聽了此言，方才收了那些哀愁情緒，對慕白元神之軀道：“你言也是！若非原始天尊請來西方教之人，那准提豈能數次欺滅我教？當日誅仙陣中那准提尚用金剛杵打了我一跤。原始如此欺吾，此恨如何能消！”

慕白元神之軀見通天教主憤恨難平，不由心中暗道：慚愧！偷偷地打量了周圍同門一眼，見他們都沒有注意到自己慫恿通天教主之事，這才心下稍安。

復又對通天教主言道：“如今我截教大舉進攻闡教，圍堵玉虛宮，三界無不側目。大師伯太上老君，西方教接引、准提必然早已得了消息。他們與元始天尊連成一氣，或早或晚都會前來相助。我等既已圍了玉虛宮，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攻打，免得夜長夢多，徒生變故。”

通天教主聞言道：“元始天尊終究是聖人之尊，也是道門師長，你豈可如此不敬？我們圍了玉虛宮便已經足夠讓原始面上無光了。貧道我不為己甚，我們還是按規矩約斗罷。一擁而上，實在大失聖人體統。”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只得平心靜氣等待。

一眾門人俱都在麒麟崖前盤腿靜坐，以待明日之戰。

玉虛宮中，元始天尊待長耳定光仙走後，嗤笑道：“此子前倨后恭，言行失當，狐假虎威而又膽小怕事。通天教主以此人為使，來下戰書，真是令人大失所望。”

廣成子笑道：“長耳定光仙不過見風使舵之輩，不足為慮。然宮外截教萬仙齊聚，聲勢浩大。我等雖不懼，卻終究勢單力孤，恐難匹敵。老師可有法破解？”

原始天尊道：“且等你大師伯到來，明日再去見陣就是。截教雖眾，不過都是些根性淺薄之輩，濟得甚事？我料此戰過後，截教所余者當不過十之一二而已。你等只管安心上陣，已完殺戒。殺戒一過，從此便自在逍遙，再無牽挂。”

眾仙領諾，便在玉虛宮內靜坐誦經。忽聽得宮外有異香仙樂，飄飄而來。

原始天尊知是太上老君到了，當下起身領着眾門人出宮迎候。

只見老君坐板角青牛緩緩而來，身後有玄都大法師跟隨。

# 第1077章 生擒雲中子

原始天尊領着眾仙將太上老君迎進玉虛宮內，各自坐下。

老子道：“上次我三人共議，約期決戰。今你尚未定期，何以通天教主便率眾門人打上山門？是何道理！”

原始天尊道：“我亦不知通天師弟為何如此心急。竟至於打到崑崙，堵我道場，情殊可恨！”

太上老君道：“待我前去問他一問，看他如何對我，再做道理！”

當下太上老君坐上板角青牛，慢悠悠出了玉虛宮，下麒麟崖，來至萬仙陣前。

通天教主在沉香攆上看見，忙起身出陣，對老君打稽首道：“道兄請了。”

太上老君道：“通天，你掌截教，坐領碧游宮中逍遙。此地乃是昆崙山，乃原始師弟道場所在，你何以如此凶頑，竟將山門堵住。使天下眾生如何看待原始師弟，闡教顏面何存？你常說原始師弟欺滅於你，似你今日這般作為，反是你欺滅他，不是他欺滅你。若你顧念半分三清情分，便聽我一言，早早領着門人退去，尚不至於月缺難圓。”

通天教主聞言道：“大師兄，你休要執一偏向！前者誅仙陣時你說我阻住周兵，違抗天命，因而相助於原始。更將西方教接引、准提請來圍攻於我，那便有三清情分了么？今日乃是我道門完封神殺劫，不與人族正統相干，扯不到什麼天理命數頭上。你何必又來趟渾水，徒讓一眾門人說你偏袒闡教，大失道門尊長的威嚴。你若顧念身份，便站在一旁，為我兩家之戰做個見證，那才真不愧是鴻鈞首徒，道門之尊。”

老君無言以對，勃然大怒道：“汝巧言相辯，不思悔過，真真無賴至極。前日誅仙陣上已見雌雄，自當修過，以懺其罪。今仍怙惡不改，又領眾仙布此惡陣，堵住闡教山門。定要玉石俱焚方才罷休，這又是何苦？”

通天教主怒道：“原始天尊自恃己長，縱容門人肆意猖獗、殺戮不道。大師兄不去治罪於他，反來說我，是何道理？我也是經歷無量量劫修成的混元大羅金仙，有哪一樣不如他？值得你這般偏袒。”

太上老君笑道：“不是我說你，貧道我為道門首徒，掌人族教化。你門下誠然有不少修為高深，心性上佳之輩，可堪造就。然而數萬門人，大半多是根性淺薄之徒，冥頑不化之輩。你總是不分品類，一概濫收，遍及匪類，這些人豈是成仙了道之品？一旦修得道法，便肆意凶頑，野性難馴，禍亂三界。你門下有多少殘忍好殺之輩，你自當知曉，又何用我多說？”

通天教主聞言怒道：“昔日鴻鈞道祖有言：大道三千，皆可證道。天生萬物，自有其靈性。靈智一開，便已脫離凡塵，有望進軍大道。我等身為混元聖人，自當憐憫眾生疾苦，為有志於求道的生靈指明道路。豈可敝帚自珍，關門講道，將一顆顆嗷嗷仰望的求知之心拒之門外！此豈是我等聖人當為之事？我等聖人乃是天下萬物的聖人，受眾生景仰。若對眾生棄而不顧，豈不大失天下之望。貧道我沒有那麼多自重身份的矜持，恕不能與你等一般將眾生分個三六九等看待。”

老君聞言，沉默一陣，口中道：“封神大劫，乃是天意使然，本就要分根性。根性深者成其仙道，根性淺者成其神道，根性最次成其人道，仍入輪迴。此是天意如此，豈能說我等欺你？”

通天教主怒道：“何謂根性深淺？披毛帶角、濕生卵化之類便是根性淺者么？李耳，你掌人教，人族全族皆是由娘胎濕生。然而天道卻認人族為天地主角，你又有何說？”

老君笑道：“人族既是天地主角，有天道看顧，那便自然與眾不同。余者皆是自生自滅，只憑自身苦修努力，自然算不得什麼？況還有許多天生靈物，生而得天獨厚，比之披毛戴角、濕生卵化之輩自然高明許多。”

通天教主聞言，氣得不輕，當下怒道：“你我理念不同，話不投機。你既認為我截教門人根性淺薄，活該上榜成神。我截教有手有腳，卻也不能幹等着被你等滅教。多言無益，要打便打。我們自以道法分個真偽對錯。今日我截教即便不幸落敗，有教無類的教義也總有大放異彩，被眾生接受的一天。”

當下通天教主更不搭理太上老君，徑自迴轉萬仙陣坐回沉香攆上。

老君見狀氣急，憤憤地轉身回了玉虛宮。

原始天尊見老君迴轉，問道：“師兄此去如何？”

老君道：“通天冥頑不化，定要作此孽障之事。竟聽不進貧道半句勸解，反一通言語，將我搶白，想來令人痛恨！道理不通，只能明日見陣，再做理會。”

當下原始天尊見老君言語憤憤，心下暗喜。吩咐眾門人自去打坐靜修，整備齊整各自的法寶，只等明日與截教見陣。

至二日，原始天尊將眾仙排班定，魚貫出了玉虛宮，站在麒麟崖上觀看萬仙陣。

通天教主在陣內見了，手持寶劍，坐奎牛而出。

對着二聖冷哼道：“今日我闡截二教相約封神決戰。貧道顧念三清情分，不為己甚。今有三法，二位道兄可選一法而戰。其一，依次各出一名弟子比斗，至死方休，死者上榜成神。如此下去，待封神榜填滿則止。其二，使眾門人一擁而上，混戰一場，不到一時三刻，勝負俱分，死者上榜成神。其三，哼！若是你們覺得自己門下弟子不濟，想要親自下場，貧道自當奉陪。到時你我二教上至掌教聖人，下至洒掃童子，一起俱出，各憑手段。不知二位道兄意欲如何選擇？”

太上老君與原始天尊對視一眼，就聽原始天尊說道：“混戰難見各人手段。不如遣弟子依次比斗，方為良策。”

老君在一旁默然不語。

通天教主哼道：“既如此，我兩家可遣弟子下場。”

言罷，迴轉陣前去了。

不一時，只見通天教主身後萬仙陣中走出一人，長須黑面、身穿皂服、腰束絲絛，走入場中大叫道：“貧道乃是截教烏雲仙是也，不知闡教中哪位道友前來賜教？”

原始天尊知烏雲仙修行日久，道行高深，乃目視雲中子，令其上前。

雲中子出陣。

慕白元神之軀在萬仙陣中看見，暗道不妙，當下走到通天教主身邊說道：“雲中子手中有原始天尊搶自雲霄師姐的混元金斗，奪天地之造化。烏雲仙恐有不測！”

通天教主聽說，輕聲問道：“如之奈何？”

慕白元神之軀心下一頓，思忖一二，突然開口叫道：“烏雲仙道兄暫且請回，有事相告。”

烏雲仙聽見喊聲，轉頭見是慕白元神之軀站在通天教主身旁呼喊。當下不敢怠慢，對雲中子說了一聲后，自迴轉陣前詢問有何事？

慕白元神之軀乃將小芭蕉扇取出，交與烏雲仙，吩咐如此如此。

烏雲仙一一應諾，復又迴轉場中，與雲中子更不廢話，揮劍便砍。

只見陣中二人劍來劍往，殺氣森森。

自有三教聖人施法定住崑崙山脈，使之不被毀壞，因而二人放心打鬥。

闡截二教法術不斷施展開來，雲中子得了原始天尊諭令，有意拖延時間，只一味與烏雲仙纏鬥。

斗有半個時辰，烏雲仙不耐，將腰間混元錘解下，祭在空中來打雲中子。

雲中子哈哈大笑，當下顯出頂上慶雲，垂下彩雲朵朵，護住全身。又取了一面杏黃旗擋在身前。

那杏黃旗乃是雲中子仿五色五方旗中的戍己杏黃旗煉製而成，善能防禦，論威力自然遠遠比不過正版的戍己杏黃旗。被烏雲仙祭混元錘一錘打破，復又一錘打中雲中子頂上慶雲。

只聽雲中子大叫一聲，跌倒在地。

烏雲仙再待打殺雲中子，那雲中子其實受傷不重，當下便已爬將起來。見烏雲仙祭錘持劍上前來，欲要斬殺自己，不由怒從心頭起，抬手便將混元金斗祭出，欲要收了烏雲仙。

烏雲仙見是混元金斗，心下大驚，顧不得放混元錘，急忙將先前慕白元神之軀交與之物拿在手中，卻是一把玲瓏小巧的芭蕉扇兒。

當下烏雲仙將芭蕉扇一搖，顯出太極圖印護住全身。

那混元金斗射下一道金光，如閃電射目，直射烏雲仙，不期被太極圖印擋在空中，不得落下。

雲中子看見，急急念咒，用中指一指，只見那混元金斗在空中一晃，漫天金色毫光旋轉不休，欲將太極圖印收去。

這混元金斗能收人、收寶，奈何太極圖印並非實物，不是法寶，乃是鴻鈞道祖耗費千年將天地初開、大道衍生的道理和軌跡刻錄進去製成。

混元金斗雖然強悍，卻收不走太極圖印。

當下烏雲仙更顯出頂山慶雲，如濃墨重彩一般，垂下道道瓔珞，護住全身。隨又操縱太極圖印往混元金斗圍了上去。

斗到此處，烏雲仙心下大安，斜覷得雲中子一時頗有些失神，當下祭混元錘，招黃巾力士吩咐道：“速速將雲中子拿下。”

# 第1078章 風起的靈山

黃巾力士得令，持混元錘憑空將雲中子拿去，摔進萬仙陣中。

那混元金斗失了雲中子道法支持，金光一閃，便欲迴轉雲中子靈台識海。

太極圖印阻攔不住，眼看一道金光便要注入雲中子識海，通天教主突然抬手一招，將混元金斗抓在手中。

神念一掃，便將雲中子附着在金鬥上的靈識抹去。

當下通天教主招來雲霄、瓊宵道：“此物本是你們三仙島的鎮洞之寶，今日物歸原主，豈非天意！”

雲霄躬身接過混元金斗，與瓊宵一起謝過通天教主。

當下二位仙姑收了金斗，自回本陣祭煉不提。

且說烏雲仙命黃巾力士持混元錘將雲中子拿進萬仙陣中，自回陣來向通天教主交旨。

通天教主點頭道：“雲中子乃福德之仙，本不在劫中。今番既然拿下，當好生看管。待戰後再將雲中子送還闡教。”

那邊闡教諸人見雲中子被烏雲仙拿入萬仙陣中，生死不知，皆心驚不已。

原始天尊對通天教主道：“既是兩個門人鬥法，你如何橫加干預？”

通天教主聞言一愣，隨即笑道：“原始，你休得抹黑於我！那混元金斗本是我截教之寶，被你門下拿去逞凶，今番我自收回，正是天理循環耳。況我出手之時，雲中子已被拿住，豈得言我干預門下鬥法？真真好笑至極。”

原始天尊猶自怒氣不息，南極仙翁眼珠一轉，爭論道：“先前他二人鬥法之時，烏雲仙所用之芭蕉扇並太極圖印，並非其自己的法寶，這是何說？”

通天教主見南極仙翁開言，並不答話。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不錯！那是貧道的法寶。貧道我願意把它借給同門使用，你待怎的？大家都是各自教派的二代弟子，貧道我便借寶了，那又如何？反正用的又不是聖人法寶，並不違了規矩。”

闡教中人俱都不依，紛紛叫嚷，胡攪蠻纏一通，最後也只能不了了之。

時間卻在眾人吵嚷中過去了。原始天尊看看天色，對通天教主道：“今日見陣，未能盡興。奈何天色已晚，只得暫時罷手，明日再來相會。”

言罷，協同太上老君徑自領着眾仙迴轉玉虛宮內去了。

通天教主臉色一變，看看天色，默然不語。

慕白元神之軀在一旁怒道：“我等皆是神仙體，歷經千難萬劫方有如今修為。豈懼天晚，原始天尊這分明是借口拖延時間。不知打得什麼注意！”

眾仙聞言，皆譏笑闡教中人膽小生懼。

眾人嗤笑一陣，各回本陣，靜坐修養不提。

玉虛宮中，廣成子對原始天尊道：“今日見陣，雲中子道兄竟被烏雲仙拿進萬仙陣中，不知生死如何？”

原始天尊笑道：“雲中子乃是福德之仙，必不會有失，你只管安心便是。眼下截教勢大，我本欲取第三策，與截教不分師長門人，俱都混戰在一起，為你等爭得勝機。奈何通天教主手中誅仙四劍犀利絕倫，若是混戰，難免有所損傷，反為不美。你只今夜往西方極樂世界去面見西方教主接引、准提，讓其東來相助。我這邊再拖延一陣。到時便無需懼他通天教主了。”

廣成子領命悄悄去了，駕起縱地金光法不一時來到西方。

有使者將廣成子引進極樂世界，但見花果遍地，流水潺潺，草木森森，沿路無窮風景，與東土大不相同。

廣成子暗暗納異，隨使者穿過七寶妙樹林，來到八寶功德池邊，只見接引端坐蓮台，有丈六金身，無上莊嚴。當下拜道：“弟子闡教原始天尊門下廣成子見過西方接引聖人。”

接引含笑點頭道：“廣成子，你師遣你來，可是為破截教萬仙陣之事？”

廣成子道：“正是！教主明鑒，截教萬仙恃凶逞強，竟恣意狂為，圍困我闡教道場，擾我清凈神仙福地。因此我家老師命我到西方來請教主東行，共破截教，已完三教氣運。”

接引道：“你來的不是時候！前日血海冥河老祖突然發難，率眾攻我靈山。一眾教徒抵擋不住，准提道友已親自前往坐鎮。非我推諉，實是脫不開身。”

廣成子驚道：“何以冥河竟於此時來攻？二位教主自在清靜無為，法力無邊。難道也不能制服那冥河老祖么？弟子來時，我師曾言可拖延截教幾日。不知教主何時可以起行？”

接引點頭道：“冥河老祖雄霸一方，若論及輩分，與我等相若，實力自然強橫至極。麾下阿修羅族秉血海戾氣，人人殘忍好殺，勇力非常，僅在當年的巫族之下，實是勁敵！況又有妖師鯤鵬相助，更是狡詐陰狠，防不勝防。我二人雖是混元聖人，要拿下血海，卻也要頗費一番手腳。”

廣成子雖然也修行了數萬年，然而待其修道有成之時，巫妖大戰已過，三界之中眾多強者早已隱沒不聞。冥河老祖雖佔據血海，稱霸九幽之地，卻因避聖人鋒芒，一向少有進入四大部洲，廣成子如何能知冥河老祖過往的絕世凶名？

聞接引之言，心下大不以為然，暗忖：“聖人之下皆為螻蟻！那冥河老祖再強，又豈是聖人對手。接引這般言語，定是有意推脫。”

當下廣成子道：“既如此，弟子也想見識一下冥河老祖如何凶頑！請教主許我前往靈山一觀。”

這邊廣成子來邀接引、准提東去相助，奈何冥河老祖此時攻打靈山正急，准提已前往收服，一時半刻不得成功。西方教二聖暫時竟不能前往昆崙山相助於闡教。廣成子憂心如焚，當下欲往靈山一觀，看看冥河老祖是否果真如此強橫。也好確定自己要不要立即離開西方，回到崑崙去助戰。

接引見此道：“你既有此意，貧道自然不會阻攔。其實冥河老祖雖強，我西方卻也不會懼他。只是其多番騷擾，實在難纏得很。貧道我坐領西方極樂世界，不能離開。不過准提道友若是得空，倒是可以先行前往崑崙相助。”

廣成子拜服告退，隨使者來到靈山。

只見一向空明靈秀的靈山之上，此時卻是處處可見戰鬥的痕迹。

靈山上空一片晴朗，白雲悠悠，百里之外卻是另一番光景，黑壓壓烏雲迷漫，一片血光衝天，魔焰高熾。

來到靈山主殿，卻聽准提笑道：“廣成子，你此時前來，真是挑的好時機。”

廣成子聽得暗暗納罕，心道：前者接引說我來的不是時候，今准提卻說我來的正是時機，何以前後相違！不知何意？

當下廣成子強按下心頭疑惑，稽首作禮。

准提笑道：“今截教大舉圍堵崑崙，血海魔類卻來攻我靈山。二者如此呼應，豈是巧合？截教眾人與血海勾結，當確定無疑。如此我西方正可順理成章介入闡截二教之戰。雖說我等與原始天尊結盟，本當相助，但有這個借口，總是師出有名。”

廣成子稽首稱是。

准提道：“冥河老祖與鯤鵬神通廣大，修為之深，世所罕見，只在我等混元聖人之下。貧道自能敗之，卻難以殺之。彼二人各領一隊人馬，輪番擾我靈山，實是煩人至極。有朝一日，若將阿修羅族驅逐出四大部洲，趕回血海。必在九幽之地設一前哨，監視其動向。一有異動，則全力打壓，讓其永無出血海之日。”

准提口中恨恨不絕地說著，把個廣成子聽得心驚不已，對準提的手段深為佩服。

當下廣成子言道：“然而眼下截教圍我崑崙，如之奈何？”

准提笑道：“你先回去，貧道我隨後便至。這西方有接引道兄坐鎮，量那冥河老祖雖然凶頑，又有何能為！”

正說著，只見一團黑氣迅疾無匹地飄了過來，在靈山上盤繞一圈。

就聽“啊呀”之聲不絕，靈山上守衛的一眾佛子、佛兵倒下無數。

准提救援不及，氣得臉色鐵青，當下抬手一招，一朵蓮花憑空升起，散發出陣陣金光，將那黑氣照得無所遁形。

那黑氣一頓，瞬即捲成一團，化為人形，卻是妖師鯤鵬。在空中對準提大笑道：“准提，你仗你西方道法，於洪荒之中搶我鴻蒙紫氣。今番不將你西方教攪得天翻地覆，這口氣如何能消？”

准提大怒，更不答話，將金剛杵祭起，來打鯤鵬。

卻見鯤鵬將身子一搖，化為一隻大鵬，其翼若垂天之雲，廣不知幾千里也。高聲唳叫着伸出兩隻黑黝黝的爪子來抓金剛杵。

准提一見，將手一指，那金剛杵陡然間金光大放，旋轉不休，將鯤鵬爪子打得一陣疼痛。

鯤鵬大驚，不敢戀戰，一振羽翼，捲起漫天狂風，飛沙走石，將靈山樹木打得稀爛，鯤鵬趁機遁走。

廣成子見鯤鵬在聖人面前如此囂張，不由目瞪口呆，暗叫厲害。卻不知准提為何不去追擊。

正疑惑間，卻聽准提大叫一聲道：“賊子敢耳！”將七寶妙樹杖祭起，往後方猛刷。

廣成子轉頭看時，只見一道紅光閃現，沿路幾個佛子頓時血消肉化，變為一堆枯骨。

那紅光見准提祭七寶妙樹杖來，急忙顯出身形，卻是一個邪氣凜然，面色陰鷙，雙眼血紅，腥氣撲鼻的道人。

# 第1079章 公平之戰

准提認得是冥河老祖，當下怒道：“冥河，你不在血海納福，竟敢到我靈山道場來逞威風！”

冥河老祖嘿嘿笑道：“我血海兒郎們在家裡呆的膩了，想出來玩玩。誰想好不容易看中了西牛賀洲，以為可以逍遙自在一番。卻遇到了一群禿頭前來橫加滋事，好不呱噪！更將我族中小崽子們一陣打殺。貧道我身為血海之祖，不能不為他們出頭。嘿嘿，准提道人，你若今日指天發誓，承認我血海佔據西牛賀洲，從此西方教不得干預染指，我便率眾離去，否則我們便玩到底。”

准提大怒道：“血海魔物，只知一味好殺，殘忍嗜血，竟也妄想割據西牛賀洲？我西方教堂堂大派，福佑萬千信徒，如今也不過安於一隅。你冥河何德何能，也來跟我討價還價！”

言罷，將七寶妙樹杖連刷，捲起萬道青光，來刷冥河老祖。

冥河老祖哈哈大笑，搖身化為一團血霧，悠忽之間又逸出萬千血影，亂竄入靈山各處，見到生靈便撲上去吸血噬肉。將整個靈山搞得烏煙瘴氣，雞飛狗跳。

准提用七寶妙樹杖來刷，只刷得幾個血神子分身，又見冥河老祖萬千血神子分身四處肆虐，心下大怒。

當下兩手一搓，顯出一朵巨大的金蓮，籠罩整座靈山，金光閃閃，梵音陣陣。冥河老祖的血神子分身無處遁形，被那金蓮一照，發出一陣陣慘痛的呼叫，一個個消散於無形。

就聽遠處天空冥河老祖的聲音遠遠傳來道：“准提道人，今日先到此處，貧道改日再來！”

其音寥寥，張狂無比。

一旁觀戰的廣成子偷偷打量了准提鐵青的臉色一眼，小心地道：“今冥河、鯤鵬皆已遠遁，截教圍困崑崙甚急，弟子不敢久留，先行告辭！”

准提轉頭看了看廣成子，命人將陣亡的一眾佛子佛兵收斂火化，誦經超度。

這才對廣成子道：“冥河、鯤鵬之患，在於其防不勝防的偷襲手段。而我坐鎮靈山，一味防守，不得主動出擊前往追擊，故而屢屢受制。倒並非他冥河、鯤鵬真的有威脅我西方教存亡的能力。只是我二人要挂念封神之戰，不能放開手腳與敵爭持而已。今冥河、鯤鵬乃是小患，有接引道兄鎮壓。貧道不日自將前往崑崙相助，你可先行回山稟告原始天尊，請他暫且安心。”

廣成子領諾，稽首告辭而去。

廣成子迴轉昆崙山，面見原始天尊，稟告西方教之事。

原始天尊聞言默然良久，道：“如此，明日見陣，當好生鬥上幾場，以揚我教之威，使截教不能小視了你等。”

當夜無話，至二日。

原始天尊與太上老君將眾門人排班定，出了玉虛宮，在麒麟崖上列隊。

通天教主在萬仙陣中看見，騎奎牛出陣道：“今日我兩家交戰，不許借故拖延，不許第三人插手，勝敗生死自負，天地共鑒。原始，你可認可？”

原始天尊道：“既是賭鬥，正該如此！”

當下通天教主自回陣，目視門下弟子。

太極陣中走出虯首仙，作歌道：“大道非凡道，玄中玄更玄。誰能參悟透，咫尺見先天。”

歌畢下場，一揚手中仙劍大呼道：“截教弟子虯首仙在此，誰人前來共決雌雄？”

文殊廣法天尊應聲走出，對虯首仙道：“今日對陣，各顯其教，不必多說。”

當下仗劍直取虯首仙，虯首仙手中劍急忙還擊。

二人戰了半刻光景，文殊廣法天尊天尊將身子一縱，跳出圈外，抬手將遁龍樁祭起，要來遁虯首仙。

虯首仙見狀，大驚，他本體乃是一隻青毛獅子，修鍊萬載得道。雖拜入截教，本身卻並無厲害的法寶隨身，只將項上鬃毛多番淬鍊，成了千丈青絲。

當下虯首仙見遁龍樁來得甚急，不敢大意，急忙顯出頂上慶雲，垂下道道青光護住全身。

虯首一擺，青須飛出，如一團烏雲壓頂，將遁龍樁擋在一旁。

那遁龍樁在空中翻滾，只是落不下來。

文殊廣法天尊見狀，一手揮劍搶攻，一手連發神雷相應。

虯首仙身大力沉，雙手持劍猛劈猛砍，將文殊廣法天尊發出的神雷打散。當下更大踏步上前，欲要擊殺文殊。

文殊大怒，見遁龍樁被阻，抬手復又招出一根困妖索來，卻是原始天尊無意中得來的法寶，隨手賜予文殊防身的。文殊廣法天尊祭出困妖索，吩咐黃巾力士道：“速速將虯首仙拿下。”

黃巾力士領命，持困妖索憑空將虯首仙拿到麒麟崖下。

當下文殊廣法天尊天尊得勝，收了遁龍樁，耀武揚威一般迴轉麒麟崖向原始天尊交旨。

原始天尊含笑點頭，目視太上老君。

太上老君道：“既然拿下虯首仙，正可與截教交還雲中子。”

當下兩家約定，將雲中子與虯首仙換了回來，各歸本陣。

虯首仙滿面羞赧，不敢來見通天教主，只唯唯退回太極陣。

截教眾人見輸了一陣，盡皆吵嚷。

無當聖母上前道：“弟子請接下一陣。”

通天教主見是無當聖母，當下大喜點頭。

無當聖母持劍走入場中，稽首道：“貧道截教無當聖母，哪位道友前來賜教？”

闡教中人面面相覷，皆不吱聲。陣后一人大叫道：“無當聖母不要張狂，我來也。”

言罷，揮劍上前。

無當聖母定睛一看，不認得此人，乃道：“貧道劍下不斬無名小卒，你是何人？”

那人大叫道：“你不認得我，我乃姜子牙師兄，玉虛宮內第十七名弟子，名叫李常。”

無當聖母笑道：“無名之輩，自來取死。也罷，我先送你上榜，再找廣成子等理論。”

當下無當聖母揮劍上前，李常縱劍抵擋。

戰不數合，無當聖母架住李常仙劍，抬手將無回珠祭起，正中李常腦門，打得腦漿迸裂，死於非命。

無當聖母對麒麟崖上笑道：“可笑闡教一向自詡英明，竟使此修為淺薄之輩前來送死。天道昭昭，你們早晚都要上封神榜，又何必躲？快快下來領死！”

廣成子聞言勃然大怒，手持翻天印跳將下來，道：“你何敢口出大言，面辱我教。看劍！”

抖擻精神，與無當聖母戰作一團。

戰不數合，廣成子暗思：打人不過先下手。當下便祭翻天印來打無當聖母。

無當聖母早有防備，將頂上慶雲升起，垂下條條瑞靄，護住全身。卻也不敢硬接翻天印，又祭起無回珠來擋。

只見那翻天印在空中變如山嶽，兜頭向無當聖母砸下。

無當聖母祭無回珠，幽幽毫光閃現，從下而上，與翻天印撞在一起。

“轟”的一聲巨響，無當聖母與廣成子俱各倒飛而回，竟是兩敗俱傷。

二人各自收了法寶，恨恨地對視一眼，自回本陣療傷去了。場面一時沉寂了下來。

通天教主轉頭看了看身邊的慕白元神之軀，口中道：“如此打法，不知要到何年何月？”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暗笑，當下道：“依弟子之見，我們本就應該一擁而上。老師有誅仙四劍在手，足以擋住太上老君與原始天尊。我等師兄弟群起而攻，闡教不過頃刻便亡。何須如今這般麻煩！若等接引、准提來至，那便大勢去也。”

通天教主聞言沉吟未決。

慕白元神之軀知道通天教主一時難以接受要將闡教滅教之言，也不再說話。看看一時無人下場比斗，當下慕白元神之軀沉吟一陣，徑自走出萬仙陣，來至場中。對麒麟崖上稽首作禮道：“今日是我闡截兩教決戰，貧道豈能作壁上觀？你們哪位道友前來賜教！”

闡教眾人見慕白元神之軀出陣，一時臉色皆難看至極。

原始天尊瞪了慕白元神之軀一眼，轉目看向太上老君。

就見太上老君笑呵呵地站起身來道：“慕白，今日闡截兩教決戰，乃是為完封神殺劫。你已斬了惡屍，不在劫中，豈能再下場比斗。還是站在一旁，靜心觀戰才是正理。你可不要擾了大戰！”

慕白元神之軀道：“不然！弟子雖曾斬屍，然前為破混元一氣陣，惡屍化身已然消散，已算不得斬屍之人。況且今日乃是闡截二教決戰，貧道身為截教弟子，豈有不出上一份力的道理？”

太上老君聞言變色道：“一派胡言！你道行已到，道基又未曾遭半點損毀。只需靜坐用功，早晚自能重新凝聚惡念化身。尚在這裏巧言相辯，肆意逞凶，全無半分有道之士的悲憫情懷。你且退下，否則休怪我趕你走。”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一陣無奈，只得悶悶不樂地退回萬仙陣來見通天教主。

通天教主道：“今日既是完封神殺劫，你只管在一旁觀戰提點一下教中同門便好。出戰卻是不必！”

正說之間，那邊清虛道德真君奉了原始天尊法旨，已然下了麒麟崖來到場中，對截教這邊喊道：“貧道闡教清虛道德真君，特來一會截教高明。”

萬仙陣后羽翼仙看見，連忙跳出陣來，對清虛道德真君道：“貧道前來會你！”

當下從半空中揮劍直取清虛道德真君。

# 第1080章 羅宣亡

道德真君見是羽翼仙，大怒，罵道：“好孽畜！前者在我混元陣外裝模作樣，行那誑騙之事！今日復敢逞凶耶？”

心頭無名火起，當下將仙劍一揚，也飛將起來，就於半空中與羽翼仙大戰。

那羽翼仙本是大鵬金翅雕得道，天生神通不凡，翅膀一扇便是九萬里，煽動的又快，在空中騰轉如意，佔盡優勢。將清虛道德真君壓在下首，一陣好打。

清虛道德真君騰雲之術不如羽翼仙，被打的憋悶至極。當下虛晃一劍，發神雷阻了羽翼仙一阻，按下雲頭，祭出五火七禽扇望空中一扇。

漫天火光沖空，將天邊燒的通紅。

羽翼仙長震雙臂，捲起狂風抵禦，卻哪裡抵敵得過？被大火燒中了氈袖，皮肉灼灼生疼。

當下羽翼仙帶傷而回，清虛道德真君追趕不上，只得頓足痛恨。

萬仙陣中轉出羅宣，大叫道：“道德真君不要張狂，看我來制你！”

清虛道德真君認得是羅宣，乃是燧人氏鑽木取火之時，從人族第一朵火焰而生。當下不敢怠慢，凝神應戰。

那羅宣本是火德之體，不懼清虛道德真君的五火七禽扇。全無顧忌，只一味搶攻。將清虛道德真君打得半點脾氣也無。

只見那羅宣打得興起，搖身化為三頭六臂，一手持照天印、一手持五龍輪、一手持萬鴉壺、一手持萬里起雲煙、兩手使兩把飛煙劍，胯下坐赤煙駒，渾身上下火光升騰，一片通紅。

不一時，羅宣將萬鴉壺打開，飛出無數火鴉，齊往清虛道德真君面上撲騰。又將五龍輪祭起，顯出五條火龍盤旋不已，圍住道德真君，一起放火。飛煙劍紅光閃閃，赤煙駒蹄生烈焰。煙火瀰漫，遮天蔽日。

清虛道德真君不敢用五火七禽扇，生怕火上澆油。只得放出玉清仙光護住全身，手掐避火訣在烈焰中努力支持。

眼見煙火越演越烈，道德真君道行雖高，卻也經受不住這般灼燒。當下從懷中取出一物，名為混元幡，成傘狀。將混元幡祭起，罩住身形。

那混元幡自成空間，內有一座儀靜山，廣八百里，可供休憩。清虛道德真君便在儀靜山中躲避大火，自在逍遙。

羅宣縱火來燒道德真君，眼看真君抵敵不住，便要落敗。羅宣正自心喜，將火箭萬里起雲煙拿在手中，欲要擊殺道德真君。正要下手，卻見道德真君取出一面幡來將自己罩住，眨眼消失不見。

大驚，仔細查看，知道德真君已然遁走。

當下大怒，抬手將照天印祭將起來，發出滿天紅光，映照天地，灼灼生威。

那照天印飛上半空，光芒激烈如一輪紅日，耀人眼目。猛地蓋了下來，震動昆崙山，將地表陷下去一個四四方方巨大的坑洞，熊熊地火在坑內升騰。

羅宣祭起照天印震動周圍空間，那邊清虛道德真君在儀靜山中避火。突然山搖地動，混元幡內的空間一陣晃動，竟也漸漸熱了起來。

道德真君見狀大驚，暗道：羅宣真不愧是火德之體，人間火之啟源！

當下道德真君知不可躲避，急思解脫之法。遂從懷中取出一個葫蘆來，揭開蓋兒，取出裏面盛着的神砂。

這神砂乃是一點土之精華，被道德真君得到后，放入丹爐中多番煉製，頗有神妙。

道德真君取出神砂一捏，往儀靜山外灑去。

那神砂落地化為一人，容貌衣着與道德真君一般無二。在火中顯出身形，揮劍直往羅宣刺去。

羅宣見逼出了道德真君，心下頗為自得。縱兩口飛煙劍來取，竟將道德真君一劍兩段。

眾皆大驚！

羅宣見殺了道德真君，當下收了漫天大火，轉身迴轉萬仙陣向通天教主交旨。

通天教主皺眉道：“道德真君已遁走矣！”

當下將手一指，場中道德真君屍身一陣變化，復又變為幾粒神砂。

羅宣見狀，目瞪口呆，繼而暴怒不已。遙望見麒麟崖上道德真君顯出真身，與元始天尊交旨。大怒罵道：“道德真君，膽小懦弱！逞左道之術遁走，算什麼本事？快快下來與我重新比過！”

道德真君在麒麟崖上聽見羅宣呼喊，只是冷嘲不已。

太上老君道：“羅宣既是火德之體，當上封神榜執掌火部！”

原始天尊聽說，當下喚來慈航道人道：“羅宣當上封神榜。你今且去，我再賜你一物，可制羅宣。”當下原始天尊將琉璃瓶取出，倒了一滴三光神水於慈航道人的玉凈瓶中。

慈航道人領命，飄身下崖來至場中，對羅宣道：“道友不要呱噪！既是鬥法，各憑本領。落敗而走，而能逃出生天，亦是天道眷顧！今你既心內不服，我與你比斗一場，以決勝負。你看如何？”

羅宣道：“你來也是一樣！貧道先解決了你，再送清虛道德真君上封神榜！”

當下羅宣出陣與慈航道人戰在一起。

萬仙陣中慕白元神之軀知道慈航道人玉凈瓶中裝有五湖四海之水，水火相剋，不由暗暗為羅宣擔憂。

卻見羅宣與慈航道人相鬥，如前燒道德真君一般，縱火來燒慈航道人。

哪知慈航道人不躲不避，任他大火熊熊，只將手中玉凈瓶祭起，倒出漫天碧水，一時將大火撲滅。

羅宣見狀大驚，祭萬里起雲煙來殺慈航道人。

慈航道人微微一笑，抬手一指，道聲“疾”，只見玉凈瓶中飛出一滴三光神水，纏向萬里起雲煙，將之湮滅殆盡。

那三光神水仍不停息，直往羅宣而去。

羅宣知道厲害，然而其一身是火，並無半點法術、法寶可以抵擋神水。被三光神水兜頭落下，將羅宣罩在水滴之中。

頃刻之間，便化為煙塵。一道真靈往封神台上去了。

慕白元神之軀等見狀救援不及，當下大怒道：“三光神水乃是聖人之物！慈航道人，你何以竟使之逞凶？你闡教如此破壞賭鬥，將我截教顏面放在何地？今番若不說個明白，誓不與你等干休。”

萬仙陣中一干截教門人看見，俱都大怒，指責慈航道人濫用聖人之寶，破壞賭鬥。群情洶洶，皆要慈航道人給個說法。

慈航道人笑道：“三光神水乃玉虛宮之寶，貧道我如何用不得？況且我教掌教老師已將三光神水賜了一滴於我，便是屬於貧道自己的，再非聖人之寶。我用自家法寶上陣，有何不可？你們手中難道便沒有自家老師賜下的法寶么！”

慈航道人頗為理直氣壯地譏嘲了截教眾人一番，復又回陣。

原始天尊聽慈航道人如此說，也不叫慈航道人交回三光神水，算是默認了那滴三光神水已經賜予慈航道人了。

慕白元神之軀在麒麟崖下看得又好氣又好笑，暗道這慈航道人真不愧是闡教高足，一番話既搶白了截教眾人，又暗暗將原始天尊也堵了回去。致使眾目睽睽之下原始天尊不能犯眾怒收回三光神水，他慈航自可打着維護闡教臉面的旗號心安理得地得了這一件至寶。

當下慕白元神之軀冷眼看着闡教中人嘴臉，見其個個面露狠厲之色，而內懷憂懼之心。

不由暗道：闡教中人心已離散！若是今次原始天尊坦然應對封神大戰或可激起眾人同仇敵愾之心。若是一味以小手段依仗外人外力，即便度過了此劫，也必將輸掉人心。原本的時空中闡教門人在戰後紛紛或隱退、或轉投西方教就是明證！

慈航道人搶白了眾人一通，便要迴轉麒麟崖。忽聽萬仙陣中一人言道：“慈航道人不要走，殺我道兄，我與你勢不兩立。”當下仗劍而出，直取慈航道人。

慈航道人見此人黃臉長須，身着皂服，問道：“你是何人？”

道人答道：“吾乃九龍島練氣士劉環，素與焰中仙羅宣友善。今你打死羅道兄，貧道特來會你，為我道兄報仇！”

慈航道人不知劉環虛實，不敢大意，當下揮劍與劉環斗在一起。

不數合，慈航道人見劉環道行遠低於自己，只是腳下生一團紅焰，頗有些神異。當下放下心來，更不與劉環糾纏，將玉凈瓶祭起，一道碧光撒下，頓時將劉環吸入瓶內，不到一時三刻，化為膿水，一道真靈往封神台上去了。

慈航道人收了劉環，一時聲威大震，便要迴轉麒麟崖向原始天尊交旨。

只聽萬仙陣內一個清麗的聲音說道：“慈航道人，你依仗道法，肆意凶頑，殺我二姐。正所謂因果循環，今日便要你償命！”

眾人看時，說話之人卻是瓊宵。

只見瓊宵雲裳飄飄之間，已至場中。

粉面含煞，揮劍直取慈航。

慈航道人見瓊宵來勢洶洶，只得勉強擋住。

二人斗有片刻，瓊宵畢竟修為高深，三仙姑見識淵博，神通廣大，慈航漸漸抵擋不住。

當下慈航道人心下驚懼，只得祭起玉凈瓶來收瓊宵，瓊宵笑道：“此寶豈能傷我？”

當下顯出頂上慶雲，垂下道道流彩，護住全身，將玉凈瓶發出的碧光擋在外面。

慈航道人見狀，把牙一咬，用手一指，那玉凈瓶中放出漫天大水，來淹瓊宵。

# 第1081章 觀音

卻暗暗將那滴三光神水混在大水之中，欲伺機偷襲瓊宵。

卻見瓊宵掐定避水訣，腳下彩雲升騰，托住瓊宵香軟嬌軀。任它洪水滔天，只是漫不到瓊宵身上。

在水面上大笑道：“慈航，今番要你還我二姐之命！”

說著抬手祭出一物，在空中挺折如意，頭交頭如剪、尾交尾如股，正是三仙姑重寶金蛟剪。

慈航道人驚駭欲絕，轉身欲逃，卻哪裡逃得掉？

麒麟崖上原始天尊並一眾門人俱都救援不及，眼睜睜看着金蛟剪從空落下，將慈航道人一插兩斷，死於非命。

卻說慈航道人真靈逸出，有一圈佛光閃現，佛光之中，隱隱顯出一尊法身，三頭六臂、面如傅粉、兩耳生蓮、毫光閃閃。

慈航道人真靈在場中徘徊一二，竟是不知所措。

闡截兩教修士見狀大奇，不知這慈航道人不上封神榜，尚留此何為？而那封神榜又為何不來收取慈航道人的真靈？

正疑惑間，麒麟崖下太上老君的嘆息悠悠傳來道：“不意慈航道人竟是西方之客，註定當享西方香火，日後大興西法，不上封神榜。今日既然遭劫隕落，乃天意使之脫離道門，以歸西方極樂也！我等不可逆天行事。”

當下老君用符命將慈航道人真靈一指，洗去塵垢，對其道：“緣來緣自滅，來去了無痕。慈航，既是天命如此，你當歸西方。這便去吧！八寶功德池中，自能為你洗經伐髓，再聚法身。”

慈航道人稽首拜辭，持符命往西方去了。

原始天尊在麒麟崖上看見，臉色陰沉難看的嚇人。

他自己苦心培養的徒弟要投入西方教了，雖是天意如此，心下卻如何能夠好過？

不單原始天尊，就是太上老君、通天教主並三教門下一眾弟子見了都是沉默不語，眾人一陣無言，只覺甚為無趣。

場面一時難言的沉寂了下來。

原始天尊與通天教主各自不經意地掃了自己門下眾位弟子一眼。

總是通天教主脾性剛烈，門下弟子也大多親厚，金靈聖母、無當聖母等幾個大弟子個個目光堅定。萬仙之中雖也有些神色閃爍、故作鎮定之輩，卻不損截教太多。

麒麟崖上原始天尊看看身邊還剩下的幾個徒弟，卻是面無表情地迴轉了過來，不發一語。

太上老君看見，知原始天尊心中憂悶，當下解勸道：“一眾門人禍福去留，乃天數註定，非人力所能更改。有得有失，有去有回，天道昭昭，豈得無憑？我等乃是混元聖人，何必如此放不開！”

原始天尊聽罷，心中仍自鬱郁，強笑道：“我豈不知？雖是師徒一場，奈天數何？”

當下復又滿面微笑與太上老君說了一陣閑話，這才起身對通天教主說道：“今日賭鬥，各有勝負。今眾人皆已疲憊，不如暫且罷手，明日再戰，如何？”

通天教主這邊見了慈航道人去歸西土，也自心中戚戚。聞言道：“自無不可！”

當下原始天尊領着門人先自去了。

通天教主也迴轉萬仙陣，金靈聖母發一個掌心雷，眾仙將萬仙陣收了。一時俱都隱沒仙蹤。

麒麟崖下萬里無雲，清風徐徐，那裡看得出半點剛才的兇險之象？

萬仙陣內中慕白元神之軀輾轉反側，心中疑惑不能得解。

當下尋到通天教主問道：“鴻鈞道祖曾言，封神大劫牽連三界眾生。慈航道人即便與西方教有緣，卻也總是犯戒之仙。為何不上封神榜？即便是正宗西方教出身的屍棄道君，當年也被弟子用打神鞭送上封神榜。何以屍棄反不如慈航？”

通天教主笑道：“封神榜乃依天道而立。三界生靈無論是誰，只要踏足紅塵爭鬥便都會落入劫中。所以屍棄亦不能逃脫打神鞭之厄。然而其中卻也有一些得天獨厚之輩，受天道眷顧。即便身在劫中，也是有驚無險，能夠全身而退。這部分要麼是有大功德在身，要麼是福緣深厚，要麼是天數註定日後當擔當重任。故而皆不上封神榜。慈航道人便佔了第三點。而那屍棄道君，卻是三者全無，而又肆意逞凶，故而隕落，實是平常事耳！”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這才恍然，當下自回本陣靜坐用功不提。

卻說玉虛宮中，眾門人見慈航道人歸了西方，盡皆心生猶疑。

廣成子嘆道：“同門一場，不意中道分離，想來令人傷感！”

懼留孫與文殊廣法天尊、普賢真人俱都沉默不語。

雲中子卻道：“我道門弟子，各有玄妙不同。緣法一至，又不能解脫，便不論好惡都只能接受。今慈航入西方，亦是其機緣至矣！又何必喟嘆。”

眾人聽了此言，方才各自收攝心神，就在宮內靜坐不提。

且說西方極樂世界，八寶功德池邊，接引兀地睜開眼睛，滿臉喜色對身旁童子道：“此有緣人來歸，真我西方大興之兆也！”便命童子外出迎接。

童子去了，不一時領進一道虛影來，接引細看，依稀可見三頭六臂法身，有佛光流轉。當下笑道：“慈航道人此來，正應我八德池中，五百年花開之數。吾教兼行東土，當由你而大興。”

當下接引將慈航道人往八寶功德池中一指，頓時無邊功德聖水浴身，將慈航道人真靈洗凈塵垢，接引將池中蓮花摘了一朵，為慈航道人重鑄法身。

不一時，慈航復又返本還源，渾身上下佛光盈盈，有一顆舍利子衝天而起，金光撒下，一片莊嚴寶相。

慈航道人因成了大慈大悲感應隨世觀世音菩薩，立志普度眾生。宏願一出，天地感應，慈航因此竟生成了女像。

不說慈航道人自歸西方教，化為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只說昆崙山這邊，闡截二教相鬥之事。雙方因慈航道人之事，各休息了一晚。次日復又相會於麒麟崖前，依約再斗。

此次是九龍島四聖聯袂而出，四位乃是王魔、楊森、高友乾、李興霸，均有千年道行，聖人門徒，雖只千年，法力卻也不容小視。

四人形狀雖是怪異，卻是出身人族。各有奇獸做坐騎，使寶珠傷人，一時甚為兇惡。

闡教這邊見是四人出馬，定睛一看，四人不過羅天上仙修為。

當下走出靈寶大法師與道行天尊。二人法力遠勝九龍島四聖，戰不數合，道行天尊手起劍落，將王魔斬殺。

楊森急放開天珠，被靈寶大法師取出一柄寶傘擋住，復又將發神雷將楊森震死。高友乾、李興霸俱不脫此厄，一一上榜。

卻說慕白元神之軀在萬仙陣中，見闡截兩方到目前為止都是依約比斗，並無太大違規。加之昨日慈航西去，慕白元神之軀眼見天數如此，西方教必將大興，心內想法卻也漸漸有了些轉變。心知封神榜終須有人去填，闡教弟子本來已經不多。即便將之全部殺了，也不夠封神榜人數，反而道門失了闡教這一脈，顯得勢單力孤。

當下慕白元神之軀心中暗道：只要原始天尊不是做得太過，便也由他去了。殷商此時已滅，算來封神榜上不過餘下百十個清福正神的神位。若是就這般一場場打下去，倒也不失為一個好方法。當下打定主意，只要將清福正神神位填滿，便由通天教主提議，結束封神之戰。

當下眼見九龍島四聖隕落，慕白元神之軀也自不為所動。暗暗打量了萬仙陣中眾人一眼，見眾仙皆面有怒色，並未有絲毫退縮之心。截教的凝聚力並未離散，慕白元神之軀心下稍安，更留心觀戰。

雖則慕白元神之軀心中有了即便截教獲勝，也會留下闡教元氣的想法。

一則算是道心未虧，凡事留一線的慈悲心未曾泯滅；二則留下闡教，待日後西方教大興之時，方不至於勢單力孤。

此時慕白元神之軀思及通天教主平日言行，發現其從未有過要將闡教滅教的想法。此不止是通天教主重情，更是由於其混元聖人，道心淵深如海，真正做到以人心合天道的清靜無為境界。

大道五十，天衍四十九而缺一。天道尚且留有一線，何況天道之下苦苦追尋的眾修士乎？

彼時慕白元神之軀還暗暗埋怨通天教主。現在一想，若是真滅了闡教，道門失了一柱，必然不穩。

原本歷史中截教全滅，此是原始天尊自恃己能，西方教推波助瀾的結果。彼自毀道門牆角，失了大道均衡。及至後來西方教大行其道之時，道門落到何種境地那可是慕白元神之軀親自見識過的。為個西遊，道門中人個個把十分力氣當做半分來用，真真丟人現眼到家了。

然而放闡教一馬這個想法不過是建立在截教獲勝的基礎上的。

此時大戰正酣，若是稍有變故，那便是輸的下場。

慕白元神之軀一心想着怎麼早日結束封神之戰，即便有些想法也只是存在心裏，此時只是更加用心關注大戰進展，免得出現什麼變故。若是截教落敗，那邊一切成空。

慕白元神之軀存着這般想法，當下望望西方。

# 第1082章 遇接引

慕白元神之軀存着這般想法，當下望望西方。

心道：只要接引准提不至，那麼封神之戰便不會有太大變故。

然而如何才能在接引准提擊退冥河、鯤鵬，趕來東土之前將封神之戰完結呢？

當下慕白元神之軀心中記掛西方教之事，於是起身對通天教主道：“現今雙方依次對戰，並無弟子出力之處。弟子意欲往西一行，請老師允准。”

通天教主聽慕白元神之軀如此說，面色微微一變，隨即道：“你到了西方也擋不住他二人，又何必去！不如留在此地，為我執掌六魂幡。若是接引准提果真來至，至令大戰並起，你也可以助我一助。”

慕白元神之軀道：“弟子並非是要逞強，只是我截教萬仙俱困在此處，與闡教對峙。西方戰況如何，我等俱不知曉。如此，如何能夠隨機應變！弟子因此欲到西方一觀。”

通天教主聞言，將神念往西方一掃。

頓時變色道：“接引坐鎮極樂世界，准提使孔宣、毗婆屍等共守靈山，自領着一干佛子佛兵前往追殺冥河老祖，今冥河老祖與鯤鵬兵分兩路，鯤鵬進攻靈山，被眾人勉強擋住，冥河老祖卻已落荒而逃。”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大驚，心知通天教主聖人之尊，自然能夠探查的冥河老祖與鯤鵬動向，繼而推測出接引、准提所在，當並非難事。

當下急道：“如此，恐冥河等支撐不了多久，此時接引尚未動手。若其出手，血海一族必然頃刻便敗。弟子請往西方一觀，看看有無轉機？”

通天教主見慕白元神之軀注意已定，當下道：“你既定然要去，我也不便阻攔。只是你一人勢單力孤，此行兇險難測，你可有準備？”

慕白元神之軀道：“前者申公豹用三品金蓮防身，被接引察覺，因而來搶。幸得老師救回申公豹，三品金蓮方不曾有失。然而此寶行蹤已露，弟子恐申公豹法力低微，不能妥善保存，反被他人惦記，故而已將此寶收回。今我有太極圖印、聚寶盆、三品金蓮，足以護得自身周全。老師不須為我擔心！”

通天教主點頭笑道：“你倒是機靈，收得如此多好寶貝！只是你一人終是不妥。”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眼珠一轉，望瞭望陣后的長耳定光仙道：“既如此，便讓長耳定光仙和羽翼仙隨弟子一道前往，可好？”

通天教主奇道：“你一向與長耳定光仙不和，今何以主動相邀？”

慕白元神之軀心內暗道：“這長耳定光仙乃見風使托，口蜜腹劍之輩，原本的歷史中就是他吃里扒外，將六魂幡拿走，使通天教主無法可施。我如何能與他交好？只不過他既是這種人，與其將他留在此處禍害通天教主，不如帶在身邊，也好監視。”

慕白元神之軀心中嘀咕着，面上卻微微一笑，並不答話。

通天教主見狀，也不再問。

當下慕白元神之軀自去招呼羽翼仙與長耳定光仙，三人出了萬仙陣，徑往西方而去。

來到靈山之外，慕白元神之軀叫隱起身形，當下偷偷打量靈山之上的情形。

見靈山中處處皆是戰鬥痕迹。那邊鯤鵬領着他這數萬年來收攏的一干妖兵正與一眾佛子大戰。身旁相助者，卻是四大阿修羅王之一的乾達婆。

那乾達婆頗為悍勇，手持一柄血綻刀與毗婆屍、俱那含、迦恭弘=叶 恭弘三人裹住一團廝殺，即便帶傷，也自大呼酣戰，半步不退，連連搶攻。將三人打得束手束腳，狼狽不已。

那鯤鵬卻與孔宣戰在一起，孔宣道行比之鯤鵬自然遠遠不如，奈何五色神光厲害非常，無物不落。實令鯤鵬頗為忌憚，每每孔宣見不敵，便祭五色神光漫天刷來。幸得鯤鵬也自滑溜非常，依仗天下無敵的速度，每每遁逃開去，復又纏將上來。鯤鵬忌憚五色神光，孔宣道行又不如鯤鵬。當下二人一時竟相持不下。

慕白元神之軀看了半晌，心知若論放開手腳的真實打鬥，以鯤鵬的速度，五色神光是刷不到他的。反而孔宣逃不過，被鯤鵬陰魂不散似地纏住，久之必然落敗。

然而若要二人真正分出勝負生死，卻不知要到何時？

此時鯤鵬等人在西方教門口大戰，形勢對阿修羅族不利，久拖無益。

當下慕白元神之軀悄聲對羽翼仙道：“孔宣背師叛教，尚在這裏逞凶，你且下去阻他一阻，叫他知道背叛師門的下場！”

言罷，有意無意地掃了長耳定光仙一眼。

羽翼仙聽說，當下顯出本體，卻是一隻大鵬金翅雕，在空中展開羽翼，俯衝下去，高聲叫道：“叛教逆徒，快來領死！”

卻說孔宣正與鯤鵬交戰，見天空一團黑雲當頭壓下，不由吃了一驚。

當下見羽翼仙來的兇猛，只得舍了鯤鵬，將五色神光放出，來刷羽翼仙。

那羽翼仙乃是大鵬中的異類，號為金翅大鵬雕；孔宣卻是孔雀中的異類，背顯五色神光。

孔雀、大鵬皆是太古時期鳳凰所遺下的後代，各有許多奇異神通。

只見羽翼仙見五色神光刷來，忙把身子一挺，金翅震動，金芒漫天，狂風怒卷，與五色神光爭持。五色神光竟不能落羽翼仙。

只見二人大戰，空中有天崩地塌之聲，風雲變幻不定。戰有兩個時辰，羽翼仙支持不住，漸露敗象。

此時鯤鵬見羽翼仙橫空出世將孔宣擋住，自去相助乾達婆把毗婆屍等一干西方修士一陣好打。

毗婆屍等抵敵不住，只得後退收縮。

鯤鵬正自大喜，忽見羽翼仙落敗，當下鯤鵬覷準時機，飛劍刺向孔宣。

孔宣一心與羽翼仙大戰，全無防備，竟被鯤鵬一劍刺中背心，當下吐血重傷，轉身便逃。

鯤鵬見狀，得意洋洋地領着阿修羅族一干兵馬將靈山佛子佛兵一通好殺。把個靈山，化為血腥之地。

天空中慕白元神之軀看見，忙招呼羽翼仙回來，當下三人偷偷摸摸離去了。

慕白元神之軀等剛一離去，就見靈山之上金光大放，一顆碩大的舍利子衝天而起，漫天金光將正自肆虐的阿修羅族兵將殺了個乾乾凈凈。

只聽准提憤怒的聲音傳來道：“鯤鵬豎子，你何敢如此大興殺孽。”

追殺冥河老祖的准提終於忍不住舍了冥河，急沖沖趕回來了。

慕白元神之軀三人離了靈山，駕雲來到一處山頭，眼見下方旗幡招展，慕白元神之軀認得是血海阿修羅族旗號。當下按落雲頭，尋了此地的阿修羅小將問道：“我乃截教修士，與你家老祖是舊識。不知你家老祖今在何處？”

那阿修羅小將看了看慕白元神之軀，方才道：“老祖鑾駕在血隱山，道長可自行前往。恕小將軍務在身，不能相送！”

慕白元神之軀笑別而去，領着羽翼仙等尋路找到血隱山。卻聽山中戰將道：“老祖鑾駕雖在此處，實則不知何往。”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大笑，便在山前等待。

過不多時，只見遠處天空光芒一閃，鯤鵬已來到身前，對慕白元神之軀笑道：“在靈山時我便知必然是你到來。”

當下又轉頭看向羽翼仙道：“道友力拚孔雀明王，助我一舉成功，貧道在此謝過。”

羽翼仙不語，慕白元神之軀接口道：“貧道在昆崙山，觀我截教與闡教眾人賭鬥。聞冥河老祖被准提追趕，故而前來探視。靈山之事，乃是機緣巧合而已。今准提既已迴轉，冥河老祖當已脫困，不知現在何處？”

鯤鵬笑道：“為防備准提將我等一起堵住。貧道與冥河老祖一向並不在一起，有事但以玉符傳信耳！今冥河老祖已然覓地藏身，我來此是與你說一件事。”

慕白元神之軀道：“何事？道友直言無妨！”

鯤鵬正色道：“前兩日還好，只是近日我與冥河老祖輪番攻擊靈山，或抽空也闖入極樂世界。然而不管我二人攻得如何之急，都只有準提一人現身，接引竟不知所蹤。前時准提更是悍然離開靈山，追擊冥河老祖。我猛攻靈山，期望引准提回救。雖有孔宣相阻，不能盡得全功，然亦將靈山毀壞不少，接引如此沉得住氣？竟不前來阻止於我？其間必有古怪！我與冥河老祖商量，頗覺有異，恐怕接引早已不在極樂世界中了。”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臉色巨變，失聲道：“接引必是趁機往昆崙山去了。這二人如此處心積慮，算計我兩家，所謀者必定極大。貧道得立即趕回東土，先請告辭！”

當下慕白元神之軀領着羽翼仙並長耳定光仙匆匆忙忙往昆崙山趕去。

正行之間，忽見前方雲頭有一人端坐蓮台，丈六金身，無上莊嚴。在前阻住雲路，對慕白元神之軀道：“慕白道友！既然去了我靈山聖境，何不就留在我西方。日後大興西法，必有你一席之地。”

慕白元神之軀見是接引，當下收攝心神稽首道：“慕白見過接引聖人！聖人何以如此見事不明？世人皆知：金丹舍利同仁義，三教原來是一家。西方、東土，總是一體，都是修行大道。聖人何以強分彼此，屢將我道門弟子說成西方有緣之客？豈非遺笑天下！”

# 第1083章 斗接引

接引聞言也不發怒，只笑道：“我如今只是要你興西方大法，故此善善待你，好言相說。你何不順應天道，歸我西方。我與你做個佛陀，掌一方世界，何如？”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好大的畫餅！我聞天地之間，有群星列宿，有大地山河，各有經緯不同。三界之中，自有昊天玉帝統領眾生。不知你那一方世界又在何處？”

接引笑道：“我西方三千世界，俱各不同。所謂一沙一世界，豈是虛妄？你入得我門，自然修得清靜無為的無上妙法。”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輕笑道：“我自有師門，求那混元大道。西方大法雖妙，奈何與我無緣。豈能強求？”

接引聞言變色道：“吾乃大慈大悲，好言相勸，乃是不忍你現出本相。若是現時，遺笑天下，豈不有辱你平日修鍊功夫？還是及早悔悟，入我沙門，三乘妙法為你而開。你可知通天教主也已救你不得！你且看這又是誰？”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定睛一看，見接引蓮台之下，有一條金須鰲魚，被一串念珠釣住，剪尾搖頭，其狀痛苦，向慕白元神之軀喁喁含悲，甚是凄涼。

慕白元神之軀一見，認得是烏雲仙，如今竟被接引顯出真身，釣在蓮台之下！

當下心中無限悲惶，潸然落淚道：“道兄在碧游宮悟道，無數萬年歲月苦修，打熬功夫，已然功行圓滿。生平並未造半分惡業，今日竟也遭此橫禍，實令我等同門痛心疾首。”

當下抬手祭出打神鞭，一手招出芭蕉扇，對接引道：“慕白本是出身妖族，便現出原形，亦不為丟人！你只道我截教門人，出身淺薄，不知你自己又是何物所化！總是天地生靈，當只有心性好惡之分，哪有貴賤之別！你既要看我原形，我便顯給你看，又有何妨？”

當下慕白元神之軀將身子一滾，放出漫天耀眼的青光，晃人眼目。

羽翼仙與長耳定光仙俱都睜不開眼，正待後退，耳邊傳來慕白元神之軀的聲音道：“你二人速速遁走。羽翼仙伺機救人，不要勉強！”

話未落，只見漫天青光之中，顯出一隻巨大的松鼠形象，巨爪獠牙，金須赤眸。對着接引大叫道：“上不尊、下不敬，禮之常耳！我今日認不得你是聖人了。”

當下慕白元神之軀將毛茸茸的大尾巴一抖，三十萬支松針漫天飛出，遮天蔽日。

根根毫光閃閃，幽幽森寒，在空中往來縱橫，眨眼布成周天星斗大陣，將接引圍在裏面。

那松鼠復又一張嘴，吐出滄海明月珠來，蔚藍透明、奇幻非常。

只見那滄海明月珠在慕白元神之軀周身纏繞不休，寶珠有靈，感受到慕白元神之軀內心的激動，竟漸漸濕潤，緩緩流下一滴淚珠來，晶瑩剔透，彩暈隱隱，見之令人心神被奪，不由自主地沉淪進去。

眨眼布成周天星斗大陣，竟將接引罩了進去。

大陣之中，滄海明月珠上下浮沉，珠光點點，將星斗大陣內點綴的如真是幻，詭秘非常。

接引猝不及防，又見慕白元神之軀主動顯出真身，心下有些錯愕。

大抵修道之人，既然棄了妖道，便多不會顯露真身。除非本就是修妖的，以本體戰鬥，威力更加強悍，故而無所顧忌。

然而道門弟子，即便是出身異類，也早將妖氣煉化，一旦被人打回原身，那便是走投無路，任人宰割。除非你並不曾將妖氣煉化，或是本體出身不凡，如羽翼仙一般。

接引因見慕白元神之軀全身並無一絲妖氣，卻仍自悍然顯出真身，心下驚奇，竟被松針圍在當中，將坐下蓮台刺了幾下，頓時一片烏黑。

羽翼仙與長耳定光仙早得了慕白元神之軀之言，見此變故，不敢多留。

長耳定光仙化一道金光而走。

羽翼仙長振羽翼，飛來蓮台之下欲救烏雲仙。

奈何釣住烏雲仙的那串念珠被接引施了大法力，羽翼仙哪裡解得下來？反被一陣金光彈出老遠。

當下羽翼仙無法可施，看看慕白元神之軀勉力將接引擋住，當下不敢停留，也自走了。

接引短暫的錯愕過後，頓時回復過來。見漫天毫光犀利絕倫，歹毒非常，竟將蓮台污了，當下卻也只得喝了一聲，頂上三顆舍利子衝天而起，金光大放，梵音陣陣，一時竟將慕白元神之軀的松針定在空中，不得展動。

慕白元神之軀見狀大驚，當下低頭望饌地上把嘴張了三張，一抬頭，猛一口黃風吹出，頓時席捲天地。

這三味神風兇惡非常，吹入陣中，頓時將星斗大陣鬆動，復又緩緩運轉起來。

這黃風可以消解萬物，接引不願意硬破黃風，當下便將舍利子護在全身，三味神風吹不進去。

接引在陣中笑道：“慕白道友，莫道你法術神奇，貧道今便不動，任你施展，你也奈何不得我！今番叫你知道我西方大法，非是虛妄！”

慕白元神之軀看見，心內暗笑道：你乃聖人，我自然奈何你不得！有什麼值得誇耀的？面上卻露出一副氣急敗壞的模樣，在空中搖身回復人身，對接引道：“既如此，看我法寶！”

當下起身，將懷中一個黑不溜秋的袋子取出，飛出成千上萬隻六翅黑蚊，齊齊將接引圍住，便來咬那舍利子。

同時慕白元神之軀將黑袋傾倒，倒出漫天黃水，腥惡撲鼻，往接引頭頂兜頭潑下。

接引見狀大怒。

他聖人之尊，豈肯讓這腥惡之物污了金身！

當下大喝一聲，抬手一指，空中三顆舍利子金光大放，毫光閃動間，竟將一眾六翅黑蚊絞殺了個乾乾凈凈。復又一揚拂塵，顯出萬朵青蓮，將漫天黃水擋在外面。那黃水與青蓮相接，各自不斷消融。

當下慕白元神之軀哈哈大笑道：“接引聖人，你何以自食其言，又主動出手攻擊？西方大法，果是不凡！看來貧道與西方終究無緣，便不奉陪了，告辭！”

言罷，心念一動，收了三十萬松針並滄海明月珠，加放黃水阻了接引一阻，縱起滑雲術，便待遠遠逃離。

接引見狀冷笑道：“貧道正欲留道友共論大法，何以便走？”當下將手一指.

只見慕白元神之軀身前顯出一朵青蓮阻路，背後一顆念珠打來，腳下一朵金蓮升起，頭頂一個金缽盂罩下，身側兩旁皆有一朵白蓮阻住逃逸之路，鼻中有檀香之氣，耳邊有仙樂齊鳴。

接引打定主意要留下慕白元神之軀，催動眾寶齊往慕白元神之軀撞將過來。

慕白元神之軀在空中大叫一聲，金光連閃，人影晃動，便欲逃離。

左右兩朵白蓮一合，早將慕白元神之軀擠在裏面。

接引見狀哈哈大笑道：“道友實是與我有緣！”

將手一指，將一眾法器收了，抬手將兩朵白蓮收攏過來，正欲與慕白元神之軀再談論一番。不期定睛細看之下，當即臉色大變，怒道：“豎子安敢欺我！”

抬手一抖，白蓮中的“慕白元神之軀”頓時消散，化為一枚寶光瑩瑩的玉符，已然破碎不堪。內中有一點殷紅，醒目非常。

接引認得是碧游宮截教秘寶，通天教主親自煉製的替身符，當下更是面色難堪。慕白元神之軀用通天教主所賜之寶逃出接引圍堵，不是明擺着笑他接引不如通天教主嗎？

當下接引憤恨良久，也只得無奈嘆息。轉頭用手一指，那被慕白元神之軀松尾針刺成一團烏黑的蓮台復又回復潔白。

坐回蓮台，命白蓮童子道：“我還去崑崙走一遭，你將烏雲仙帶回西方八德池中。待我回來處置！”

白蓮童子領命，拉着珠串的一頭，牽着烏雲仙往西方去了。

慕白元神之軀擺脫接引，徑自來到崑崙，進萬仙陣對通天教主道：“接引已然到了，把烏雲仙道兄也捉了去，打回原形，釣在念珠串上。”

通天教主聞言嘆息道：“當烏雲仙逢難之時，我便已知之！奈何此處原始與太上二人虎視眈眈，因而我不得前去解救。前時羽翼仙與長耳定光仙二人相繼回來，稟告詳細，為師尚在為你擔憂。你能轉危為安，實是造化！”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默然，半晌乃道：“不知烏雲仙師兄何以竟出了萬仙陣去，至令被接引所獲？”

通天教主身後金靈聖母道：“前時十絕陣中餘生的白天君與王天君二人出陣，欲為那八位天君報仇。被懼留孫祭捆仙索、玉鼎真人用斬仙劍殺了，烏雲仙因而出陣，祭混元錘打倒了懼留孫。懼留孫向外逃離，烏雲仙因此追了出去。不想撞見接引，竟遭此難！”

眾仙述說烏雲仙逢難，皆嘆息不已。

慕白元神之軀道：“如今接引東來，形勢大變，恐怕原始天尊不會安心與我等正經賭鬥。依弟子之見，當遣門中修為高深的同門出戰，打下闡教氣焰。令其不敢妄動！”

通天教主頷首道：“此議正好！”當下轉頭看向門下弟子。

萬仙陣中法戒當先走出，叫道：“弟子願往場中走一遭！”

# 第1084章 明哲保身

通天教主見法戒作一頭陀打扮，微一皺眉，笑道：“你既願往，還須當心留神才是！”

法戒慨然道：“弟子在碧游宮中，數千年修行，頗有所得。今番必叫闡教中人知我截教大法！”

通天教主只得允其出戰，慕白元神之軀見法戒滿不在乎，不由暗暗擔憂。

法戒傲然來到場中，望麒麟崖上大呼道：“貧道乃是法戒！你等玉虛門下，在五關連殺我三名弟子。今日貧道在此，快快下來受死！”

道行天尊在崖上聽此喊聲，抬眼一看，那法戒此時修為並非頂尖，不過幾千年道行而已。當即飛身下崖，揮劍與法戒戰在一起。

道行天尊只道今番撿了個便宜，誰知道法戒平日用功，多在奇門法寶之上下功夫。與“痴仙”馬遂一般，手中奇門法寶甚多，令人防不勝防！

法戒與道行天尊戰了片刻，漸漸不敵，即收劍後退，抬手將甩出一物，卻是一瓶插花。

只見其落在地上，化為一片花圃，有奇花異草，曲徑通幽，香氣陣陣。

道行天尊站在花叢之中，但見小徑幽森，曲曲折折，不知通往何處。心知有異，不敢往前走，只得駐足原地，抬手發雷向四周擊去。

豈知一聲雷響，滿園鮮花搖動，化為一團彩霧，直往道行天尊籠罩過來。

一聲巨響，道行天尊大羅金仙之身，竟被打得皮開肉綻，鮮血橫流。又被法戒使一面落魄鏡一晃。

道德真君眼前一黑，當下一頭栽倒在地。

法戒大喜，正要上前結果了道行天尊。忽一道拂塵落下，將法戒砍下的仙劍阻住。

那拂塵復又一甩，將法戒並地上的道行天尊俱都纏住，一起拿上麒麟崖去了。

法戒在拂塵中大叫，截教眾人無不驚怒交加。卻見金光閃動，接引道人顯出金身，端坐蓮台，緩緩落到麒麟崖上。

原始天尊並太上老君連忙起身見禮，接引還禮，眾人落座。

接引指着法戒道：“道友，你名法戒，與我西方甚為有緣。我觀你行止，日後當大闡西方，成就非凡。你在道門只落得些煉器化鉛之舉，能識得什麼大道？我西方絕好景緻，無邊妙法，你何不皈依我教！”

法戒在拂塵絲線之中掙扎不脫，只得不發一語。

接引微微一笑，取了丹藥將道行天尊治好，一時痊癒。見法戒不發一語，眼中有憤恨不甘之色，嘆道：“你與我西方本有緣法，非我故作此言惑你，奈何你竟不明！於今只得將你暫且收下，待日後慢慢點化。”

說完，取一個乾坤袋將法戒囫圇裝了進去。對太上老君、原始天尊笑道：“貧道來此會這有緣之客，到讓兩位道兄見笑了！”

太上老君默默無言，原始天尊聽得接引說道“有緣之客”，想起歸了西方的慈航道人，心下一陣不快。然而還欲借重西方大法，當下只得強笑道：“接引道友此言，正合天數！今既到此，正可在旁觀戰，以收截教有緣。”

接引微微一笑道：“此故我所願耳！”

言罷，便在麒麟崖上坐定了。

萬仙陣中，通天教主等人原本見法戒獲勝，正自大喜。忽一柄拂塵落下，把道行天尊與法戒一併拿走了。

通天教主認得是接引到了，當下大怒，坐奎牛出陣大呼道：“接引，你屢次將我道門弟子強帶走西方，今日還敢來見我！快快將法戒並烏雲仙等送還，你再自回西方，我便不與你計較。”

接引笑道：“烏雲仙、法戒歸我西方，乃是天數使然，貧道豈得有半分勉強？通天教主你也是聖人之尊，為何不明天數！”

通天教主怒道：“他若自願歸你西方，我如何能夠阻攔！總是你強渡硬化，致生眾怒。我身掌截教，為道門三清之一，不得不來質問於你。”

接引道：“貧道順應天命而為，哪有半點不妥？通天教主你不要自恃己強，逆天而為。貧道此來專為渡有緣之客！我觀你截教門中，邪者多而正者少，根性深淺不一。沒奈何也自得隨緣相得。貧道惟願眾仙俱入極樂，安享清福，不惹紅塵劫難。你怎可言我強渡硬化？似你如此這般，應要將一眾門人推入劫中，受那刀兵之苦，何如我度盡世人，共享無邊福樂！”

通天教主聞言怒道：“一派胡言，尚敢在我面前巧言相辯！”

言罷，將青萍劍祭起，激起萬丈劍芒來砍接引。

接引將手一指，顯一朵蓮花將青萍劍托住。

通天教主大怒，揮劍猛砍猛劈。將那蓮花劈成粉碎，復又向接引當頭砍去。

接引無奈，只得將手中拂塵一甩，升起千朵金蓮復又將青萍劍擋住。

通天教主運劍如飛，一劍削落一朵蓮花，不片刻，便將千朵金蓮俱都削盡。

接引將頭頂一抹，三顆舍利子衝天而起，將全身護住，金光閃閃間，垂下無數金蓮，說不出的寶相莊嚴。

通天教主見狀譏嘲道：“接引，你只一味守躲，你西方大法又在何處？”

接引笑道：“我西方清靜無為，豈如你只知紅塵殺伐？你道我不如你，不知你反已落入下乘。須知道乃根本，術法只是末節旁門。我等修士知天命、合大道，非以殺伐任事耳！”

通天教主連揮青萍劍，皆被接引化出蓮花擋住，不得落下。

二人一番舌戰，接引又善能舌粲蓮花。

通天教主言語上被接引一通搶白，只是怒氣填膺，不得散發，不由更是暴怒不已。

最後反是太上老君看不下去了，揮扁拐將通天教主青萍劍擋住。對二人說道：“你等皆是一般的混元大羅金仙，輕易怎論得高下？如此胡鬧，落人笑柄！今日賭鬥，便到此處，我等休息一晚，明日再來！”

言罷，便與原始天尊、接引等人去了。

通天教主在身後叫道：“慢來！你等先說清楚，我道門內部比斗，接引來此算是怎麼回事！明日比斗又該如何？”

原始天尊笑道：“我兩教自管比斗，接引道人自收有緣，各不相干！貧道豈能管得了西方之事？你以此來問我，真是好笑！”

通天教主聞言一陣無語，連生氣都忘了。只見太上老君與元始天尊、接引等人皆回了玉虛宮去。通天教主默默迴轉萬仙陣中，在八卦台上坐定，不發一語。

慕白元神之軀見狀，上前小心地道：“今日接引甫一到來，便連收我教中烏雲仙、法戒兩大弟子。長此以往，我教中門人雖多，卻怎麼經得起接引強搶誘拐？況且接引既然到來，准提指不定何時便也會出現。到時我等勢單力孤，如何支撐？”

通天教主默然良久，問道：“依你之見，該當如何應對？”

慕白元神之軀心下嘆了一口氣，轉頭看看一眾門人俱都不在周圍，當下乃道：“我闡截二教相會於此，名為賭鬥分辨教義真偽，實則根源不過是為封神之事。今闡教門人達者不過屈指可數之數，余者皆是碌碌之輩，不足為憑！反我截教，人多勢眾。稍一思量便知上榜之人多數得着落在一眾同門身上——此是慕白斗膽胡亂猜測，老師勿怪！”

通天教主聞言，詫異地瞟了慕白元神之軀一眼，口中道：“情勢實是如此，不怪你多想！你接着說。”

慕白元神之軀見通天教主臉色並無異樣，這才小心地道：“我截教此次主動邀戰，未嘗沒有捨棄少數門人，以便早早完了殺劫，保下多數道友，為我道門留下元氣的意圖。說白了，此戰既是封神之戰，實際便是部分門人的送死之戰。”

慕白元神之軀說到這裏，抬眼打量通天教主臉色。見其似笑非笑地望着自己，不由心內咯噔一聲，心知此話說得太過了。

當下，轉口道：“此是為我道門留下一份元氣，犧牲小部分，保存多數。此實是當為之事，正該如此作為！”

頓了頓，又道：“然而我道門自完殺劫，自上封神榜。卻與那西方教何干？他們要尋訪有緣，何以只將目光放在我截教身上？他自己不會教導門人么！”

說到這裏，見通天教主臉色稍霽，接着道：“我道門弟子，即便全部上榜那也總歸是我道門之人。他西方借口有緣，平白無故將眾門人拿去興他的西方大法，把我道門置於何地？西方意欲滅我大教，收我徒眾，倚之成就西法。此乃是不勞而獲，真真立心歹毒！老師乃是道門聖人，豈可如了西方之意？”

通天教主聞言，默然道：“為師不過截教一教之主，道門一支而已。他二人又不與我相合，即便知道，又能如何？”

說話間，轉身看向陣中萬仙，人人仙氣盎然，氣象萬千，各個不同。

接着道：“但凡有我一日，自然儘力保得這些門人周全。若是天數有定，我截教終不能保，又何必拉着這些弟子陪葬！隨他去吧，我不強求所有門人都盡忠死節。隨機應變，明哲保身亦是修行之道。”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笑道：“雖是有虧於心。然人皆欲生，此也的確無可指責。不過老師掌此大教，門下萬仙，三界無不懸望，豈可坐視而委之於天命？縱是天數如此，我等也須抗爭一番，才能甘心。”

# 第1085章 萬仙陣運轉

通天教主聽了笑道：“你果然看得明白！為師又豈是甘受欺壓之人？明日見陣，當見機行事！你且退下。”

慕白元神之軀稽首辭回，自去陣中聯絡交好的同門道友，暗暗計較不提。

次日，闡教中靈寶大法師叫陣，因麒麟崖上有三位聖人在座，截教眾人多有心中猶疑者。

靈寶大法師叫了一陣，見無應者，當下得意非常，言語上頗為自誇。當下萬仙陣中頗有惱怒之者。

九龍島練氣士呂岳彈身而出，未及落地，在空中不由分說，便先祭列瘟印來打靈寶大法師。

靈寶大法師猝不及防，被打了一跌，栽倒在地。

大抵闡教弟子少，連日來往複出戰，早被截教中人知道詳細。呂岳道行又略高靈寶大法師一線，因此竟一舉奏功，將靈寶大法師打到在地。

呂岳見此哈哈大笑，也不上前搶攻，只冷眼看着靈寶大法師出醜。

只見靈寶大法師爬將起來，昏頭轉向，兩眼昏花，不辨東西。

不一時，復又面色紫漲，口吐白沫，雙目發直，口中呀呀怪叫，鬼迷心竅間竟將懷中無數法寶祭將起來，劈頭蓋臉往麒麟崖上打去。

眾人看得驚奇不已，呂岳大笑不絕。

原始天尊見靈寶大法師失心瘋似的，當下將手一指，把靈寶大法師祭出的一眾法寶俱都收了，懼留孫祭起捆仙繩將靈寶大法師拉回麒麟崖。

呂岳見了，也不阻攔，只是冷笑自回萬仙陣去。

闡教眾人查看傷勢，見其額頭一片烏青，滿布彩斑紅點。神情獃滯，偏偏身體激動非常，無名的力大無窮。

眾人見了頗覺驚奇，原始天尊轉頭對太上老君道：“此莫非便是行瘟之術？”

太上老君聞言，看視一陣，當下點頭道：“正是此術！此用瘟術殺人，故此不用兵器，反得將靈寶大法師救回。”

當下老君將葫蘆中丹藥取出，將靈寶大法師救回，雖解了瘟毒，猶自昏昏沉沉，一時不得康復。

太上老君嘆到：“呂岳於此行瘟之道可謂登峰造極也！又手握列瘟印，可執掌瘟部，為瘟部清福正神。”

原始天尊聽得此言，乃轉頭喚清虛道德真君道：“呂岳當上封神榜。你今且去，用五火七禽扇，正可以火攻之，可收呂岳。”

清虛道德真君領命下了麒麟崖，坐名要呂岳出陣相鬥。

慕白元神之軀在萬仙陣中見了，心下大驚，暗道：呂岳若出，必然休矣！當下欲待阻止，呂岳已應聲出陣去了。慕白元神之軀阻止不及，不由跌足長嘆。

呂岳出陣，來見清虛道德真君。

道德真君手指呂岳笑道：“你仗此行瘟之術，傷我同門。我聞封神榜上尚有瘟部眾神名額空缺，豈非是你正該上榜走上這一遭？貧道特來送你！”

呂岳聞言大怒，心內卻也被道德真君一番言語說的七上八下，甚不安寧。

強自靜心凝神，手提兩把指瘟劍對準道德真君分心就刺。

道德真君下場之前，先得了太上老君符印，全然不懼呂岳瘟術，仗劍與呂岳對砍。

二人打了片刻，呂岳心中挂念道德真君先前之言，心中頗有些慌亂。當下把心一橫，暗道：“不是貧道狠心，今番為保住性命卻也顧不得那許多了！”

當下呂岳手一揚，指瘟劍脫手而出，將道德真君擋得一擋。卻趁機取出一副陣圖，往地上一摔，頓時搓土為台，瞬間化為一座大陣，按三才、依五行、分坎離震兌，門戶森嚴，殺氣隱隱凝聚不散。

呂岳便在八卦台上坐定，對陣外道德真君道：“當日在青龍關，貧道為破姜子牙，絕西岐滿門，特意煉了這幅陣圖。不意今番先遭逢了你！道德真君，你口中大言不慚，能識我陣否？可敢進陣一試！”

道德真君把眼一看，見此陣渾然一體，陣門上又沒寫姓名，道德真君哪裡識得此陣？但思及老師既叫我出戰呂岳，又道呂岳該上封神榜，則我必然無憂！

當下道德真君口中笑道：“你這不過是微末小陣！貧道素習大道，哪裡認得這種陣法？你既然以之為惡，貧道便會一會你又有何妨！”

道德真君看了一遍陣法。

呂岳見了，偷偷將二十一把瘟癀傘按九宮八卦方位安放在陣內。

道德真君竟不知曉，只在陣外大叫道：“呂岳道人，貧道進陣來了。”便即舉步入陣。

且說萬仙陣中有兩人名叫李平、陳庚，二人素與呂岳相知，也對行瘟之術頗有心得。然而李平心地最是慈善，從不仗術欺人，屢勸呂岳不要用這些大殺傷之物，致生罪孽！

當下李平見呂岳布下瘟癀陣，又將瘟癀傘偷偷安放在陣內，不覺嘆息，出陣欲要勸解。

旁邊陳庚看見，知李平心意，當下阻攔道：“道兄欲出陣為呂岳道友助戰么？”

李平道：“呂岳道友布下瘟癀陣。此陣兇險非常，有干天和！故而貧道欲上前勸解。”

陳庚笑道：“既是賭鬥，事關生死，自然無所不用其極。若此陣不惡，如何能克敵制勝？道兄欲讓呂岳收了此陣，則呂岳又將何以自保？此豈非救了一人，又害了一人！假使呂岳道友竟隕落與此處，道兄心下何忍？”

李平聞言笑道：“呂岳道友瘟術通玄，他不來找別人，別人又豈會來招惹他？”

二人一番談論，竟雙雙來到陣前，便在瘟癀陣后觀看大戰。

清虛道德真君入了瘟癀陣，但見陰風陣陣，冷氣襲人，隱隱有鬼哭神嚎之聲。

心下也自心驚，更是小心翼翼，將周身防護嚴密。

呂岳在八卦台上看見，心中暗暗冷笑。當下覷準時機，發一聲雷，將大陣運轉開來。

道德真君見陣內雷光萬道，殺氣隱隱壓迫過來，透體生寒，心中驚駭非常。不敢託大，忙將五火七禽扇取出，也顧不得分辨東西南北，只將寶扇胡亂扇去。頓時只見烈焰千道，騰空萬丈，黑煙捲地，好一場兇猛大火，觸火之物無不頃刻化為飛灰，直將瘟癀陣煽了半邊去。那火猶自不停，徑往麒麟崖上燒去，差點燒了闡教眾人。

清虛道德真君見了大驚失色，忙將大火收了，對麒麟崖上跪拜道：“弟子一時失手，冒犯老師，罪該萬死！”

原始天尊微笑道：“此非你之過！你專心比斗為要。”

道德真君聞言，起身回望呂岳，大叫道：“呂岳，今番你還不受死！”

言罷，將五火七禽扇連煽，直取呂岳。

呂岳急急忙忙取了一把瘟癀傘撐起，往道德真君頭上罩去。被道德真君一扇煽作飛灰，呂岳連祭瘟癀傘，皆化為飛灰了，心下大驚，便要逃跑。

道德真君叫道：“呂岳，今番既破了你陣，還想跑么？”把五火七禽扇奮力一搖，漫天大火將呂岳燒成飛灰。

道德真君此時手持神焰寶扇，殺了呂岳，志得意滿。陡見萬仙陣前站着李平、陳庚二人，當下道德真君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口中大叫道：“你二人此時出陣，是來相助呂岳的么？今呂岳已上封神榜，你二人也隨他去吧！”

當下不由分說，將五火七禽扇連煽。

可憐李平、陳庚二人，竟遭此無妄火災，俱被化作飛灰，真靈往封神台上去了。

萬仙陣中眾仙見清虛道德真君如此作惡，無不大怒。一時群情洶洶，皆欲出戰殺了道德真君，局勢頗有些失控。

通天教主見狀，不及喝止，竟走出了上千門人，俱都不退，只要找清虛道德真君廝殺。

通天教主見狀，心下思忖一二，當下不發一語，靜待麒麟崖上原始天尊如何應對。

只見原始天尊變色道：“我把你們這些孽障，既是比斗，生死自負，與人無憂！你們既如此無禮，真是自取死地。”

當下將手一指，顯出一個太極符印定住滿場，吩咐清虛道德真君：“今你等門人皆犯了殺戒，還不動手，復待何時？”

清虛道德真君聞言大悟，急將五火七禽扇祭起，捲起漫天大火映照天地，眾仙被原始天尊太極符印定住，不得逃脫，只得眼睜睜看着大火捲來，身化飛灰，一時俱都哀嚎不已。

通天教主見狀大怒，及至救時，大火蔓延甚快，電光火石之間只救得百餘個門人，俱都被駭得心膽俱裂，驚魂甫定之下，兩股戰戰便欲逃走。

截教萬仙俱都不忿，群情洶洶，叫罵連天。

通天教主見門下人人皆切齒含恨，知道人心所向，當下長嘆一聲，騎奎牛仗劍出陣道：“原始天尊，門人比斗，你何以如此不自重？竟至於親自出手，對付門人小輩，你真枉為聖人！亦不配為道門師長！我通天竟與你並稱三清，真是羞愧無地。從今而後，我截教雖是道門，與你闡教卻再無一絲瓜葛。情分到此已絕，你我各自珍重！”

當下通天教主發一聲喊，截教萬仙俱都大震，齊齊施法，將萬仙陣運轉起來，在通天教主帶領下，直往麒麟崖緩緩逼了過去。

原始天尊看見，轉頭對太上老君和接引道：“今日之事，還須借重二位，方才能退得通天。從今之後，不單我道門清凈，接引道兄也可藉機收取有緣，以興西方之法。”

# 第1086章 潛入玉虛宮

太上老君不發一語，手提扁拐站起身來。

接引卻微笑道：“貧道既來此會有緣之客，豈得作壁上觀？”

言罷，也手持拂塵起身。

原始天尊又道：“萬仙陣內兇險萬般，一眾門人入內恐有疏訛！當得如何？”

太上老君聞言，看了原始天尊一眼，回望闡教眾門人，當下將手一抬，飛出太極圖將雲中子、廣成子等人護住，顯一座金橋直通萬仙陣內。

通天教主看見，心中大怒，仗劍直取老君，老君頭上顯出天地玄黃玲瓏寶塔，頓時諸法不傷、萬邪辟易。

老君全然不用防禦，持扁拐一味搶攻。

通天教主武藝非凡，然而似此傷不了老君，亦無可奈何！頗為被動。只仗着道術強悍，也自搶攻，並不落於下風。

太上老君有太極圖和玄黃塔，無論何時何地均進退自如，不會稍有損傷。

然而通天教主也自強悍，雖傷不了老君，也是戰意高昂。見與老君久戰無益，當下將劍勢一展，漫天劍氣沖霄，將麒麟崖打落了一半去，復將一旁觀戰的原始天尊也圈入戰團。

通天教主以一敵二，劍光赫赫。

三聖大戰，隱隱有龍吟鶴鳴鹿哞之聲相伴。原始天尊手持三寶玉如意，頂上顯出一輪金光，光上又生萬朵金蓮，與太上老君合戰通天教主，被通天教主看準破綻，一劍砍在原始頭上，削去了三五朵金蓮，飄飄落下地去。

原始天尊面色紫漲，大叫道：“今日不與你善了！”

抬手將盤古幡祭起，發出道道混沌之氣，來打通天教主。

通天教主取出青蓮寶色旗，顯出頂上千丈見方的一朵慶雲，落下道道瓔珞、朵朵金花，將全身護得嚴嚴實實。被盤古幡一打，卻也頗有些難受。

通天教主大怒，道：“你有盤古幡，我便沒有法寶了么？”

說話間，抬手將誅仙四劍祭出，在空中分列四方，按誅仙陣運行軌跡，往來衝突，將元始天尊並太上老君一起裹住廝殺。

通天教主用心神遙遙操縱誅仙四劍，轉頭看見接引領着闡教門人衝進萬仙陣中，使一朵青蓮將虯首仙拿走，又使一朵金蓮將靈牙仙拿走。

金光仙大怒仗劍來打接引，復被接引一朵白蓮又裹了起來。當下接引使三色蓮花，連拿截教三大弟子，俱招來五方揭諦命送往極樂世界去了。

通天教主見狀大怒，揮青萍劍對準接引便砍。接引慌忙使拂塵招架，終是通天教主以一敵三，雖有誅仙四劍之利，也免不了心神有些分散，一時竟奈何不得接引。

接引一邊擋住通天教主的青萍劍，一邊抽空將截教中看得中意的弟子收走。

不片刻間，已有十數名門人被蓮花裹往西方去了。

金靈聖母與雲霄、瓊宵、無當聖母、龜靈聖母等人主持萬仙陣。見老君用太極圖護住闡教弟子，萬仙陣雖將闡教眾人圍困起來，奈何竟不能奏功。當下截教萬仙依託萬仙陣與太極圖金橋之中的闡教眾仙各以法力對轟。

太上老君終是道門聖人，自重身份，雖護住闡教門人，卻也不出主動手對付截教弟子。因而眾仙雖奈何不得太極圖中的闡教眾人，然而萬仙陣威力巨大，擋住闡教金仙放出的各類法術卻也不在話下。

只是接引不時將陣中弟子拿走，金靈聖母等人看得無不大怒。眼見接引抬手便要將截教中另一名大弟子毗盧仙收走。金靈聖母大驚，將四象塔祭起，來打接引，雲霄抬手祭出混元金斗，將裹住毗盧仙的金蓮收了進去。

那混元金斗金光閃閃，不片刻將金蓮攪成粉碎，化為一陣煙靄。

雲霄將毗盧仙倒出金斗，毗盧仙神色恍惚地看了看周圍，知是雲霄等救了自己，當下連忙稱謝。

接引見金靈聖母使四象塔來打，當下將手一指，那四象塔定在空中，翻滾一陣，竟跌落在地。

金靈聖母大驚，連忙收了法寶，在七香車上站定，與雲霄、瓊宵、無當聖母、龜靈聖母、毗盧仙、金箍仙、羽翼仙、長耳定光仙、火靈聖母等人結陣固守。將萬仙陣運轉的飛快，數萬仙真齊齊施法，頓時異象紛呈，直教日月無光，天地震動。

萬仙陣乃是由無數個小陣連接而成，每個小陣各有玄妙不同，種種奇詭絕倫聞所未聞的手段施展開來，一時也叫接引頗為皺眉，竟有些無從下手。

慕白元神之軀在八卦台上看見雙方大戰，因手持六魂幡，唯恐六魂幡有失，壞了通天教主大事，故而不敢輕身下場參与爭鬥。只的眼睜睜看着金靈聖母、雲霄等人運轉萬仙陣，將太極圖中的闡教眾仙圍住廝殺，復又結陣自守，與接引相抗衡。

心中看得頗有些難耐，自思：一眾同門俱在大戰，唯我不得上前，豈不讓人笑話！

當下看了看身周，自己流波山中有倉頡與高明高覺、蘇妲己等人留守，六耳獼猴與敖春乃有神位，不能參加大戰。其餘蘇全忠、雷震子、黃天祥、申公豹俱在人間蘇護軍中為將，與姜子牙相持於巨橋。陸壓乃是客人，況且畢竟是女媧娘娘所託，故而慕白元神之軀也沒有將他帶來。袁洪等梅山妖族，慕白元神之軀更是不便指使。雖說袁洪等乃是記名弟子，但是也不過只是個名分而已。一則慕白元神之軀與他等確有授藝指點之實，可以為師徒；二者，他等終歸自北俱蘆洲學成歸來，與慕白元神之軀並無直接的傳承。故而慕白元神之軀並未將袁洪等帶來萬仙陣中。

因此慕白元神之軀身後竟只有伶倫、柏鑒、龍吉公主三人。

當然，還有一個流波山神獸夔牛。卻是慕白元神之軀因見截教中萬仙俱都有坐騎，或神獸、或是珍禽，至不濟也有一隻仙鶴，一匹梅花鹿的。慕白元神之軀身為通天教主親傳弟子，眾人都看着呢，卻不好輕身出馬，讓別人看了笑話。慕白元神之軀自己不在乎，流波山一眾門人弟子還在乎呢！當下柏鑒便不由分說將夔牛牽了出來。慕白元神之軀只得苦笑，卻並不騎乘，只是跟在身後，向別人显示我流波山也有神獸看家的。

當下慕白元神之軀看了看眾人，心念一動，將手中六魂幡遞與伶倫，對三人道：“此寶於我截教關係重大，你三人當好生看護，不得有失。現今大戰，俱不用你等出手，只安心端坐八卦台，靜等掌教老師召喚便是。”

伶倫、柏鑒、龍吉公主應了下來。

當下慕白元神之軀猶不放心，索性將三品金蓮拿出，交與伶倫道：“此物可善用之保身，切莫將六魂幡失落。”

伶倫接過三品金蓮，肅然應下。

慕白元神之軀知伶倫一向穩妥，道行高深，又有龍吉公主相助，況在八卦台中，有萬仙並通天教主在前，應當無事。當下放下心來，起身跳出八卦台。

但見通天教主祭出誅仙四劍，用心神操縱着與太上老君並原始天尊大戰，復一手持青萍劍牽制接引。接引又被萬仙陣纏住。闡教眾仙均被太極圖印護住全身上下，不曾有半點損傷。

慕白元神之軀見三處大戰，俱都激烈，卻只插不進手去。又見大戰到現在，他闡教竟沒有隕落一人，反倒是截教門人被接引拿去了十幾個。

心下甚是不忿，眼珠一轉，臉上嘿嘿笑了一陣。隨即搖身隱去身形，偷偷出了萬仙陣，上麒麟崖，來到玉虛宮前。

慕白元神之軀因身懷先天靈寶，元神之中更有一道鴻蒙紫氣鎮壓，有心斂跡藏形之下，即便聖人也無法算出行蹤。

當然，一直尾隨在後的人不算。

當年鯤鵬與冥河便是尾隨紅雲數百年，方才找到機會，一舉擊殺紅雲的。不意反到便宜了慕白元神之軀。

而且若是進了聖人道場，卻也瞞不過聖人耳目。

血海因是冥河老祖無數血神子分身棲身之地，與冥河心神相合，故而若到血海，也瞞不過冥河老祖。

除此之外，天下任可去的，不虞被人發現行蹤。

當下慕白元神之軀來到玉虛宮，思前想后，覺得原始天尊既被通天教主纏住，一時半刻不會關注玉虛宮之事，即便知道了，要趕回來時，也必遭通天教主阻止。

當下計較一番，放下心來。搖身化作白鶴童子形象，上前叩門。

玉虛宮內另有看門童子開門而出，門縫裡伸出個小腦袋向外打量，見是白鶴童子，當下那童子抱怨道：“師兄你既回來，直接開門進來便是，何必叩門？那邊掌教老爺並一眾小老爺們與截教萬仙戰鬥，真如天崩地裂，好生駭人！可憐我修為淺薄，比不得師兄你，如何經得起這般驚嚇！”

慕白元神之軀聽得心下好笑，口中逗道：“這玉虛宮大門禁制如此厲害，我不叫門，怎麼打得開？”

那童子聽見，不疑有他，只是更加抱怨道：“師兄何必說笑！你豈不知玉虛宮中布置？何故消遣於我！”

慕白元神之軀暗笑不已，打量的這小童不過乃是普通仙人的修為，當下心中暗暗計較，口中道：“老爺命我到宮中拿幾件寶物，我恐一人拿不過來，你且隨我一起去。”當下催促童子當先快行。

# 第1087章 火燒玉虛宮

那童子不疑有他，轉身在前引路，口中詫異地道：“老爺手中有盤古幡、三光神水、寶盒、三寶玉如意等物件，如何還要來取寶貝？”

秦華道：“為截教門人眾多，故此多取幾件寶貝備用！”

那童子不過是隨口一問，當下見秦華作答，也不管答得是什麼，只顧領着秦華往前走。秦華打量的童子不過普通仙人修為，當下隨口問道：“師弟你來玉虛宮多久了？”

那童子答道：“師兄何以竟糊塗了！當年我上山之時，還是你接我來的。算來於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了。若非來了這玉虛宮，我怕是早成了黃土一堆了。真是神仙不知歲月啊！”

秦華見那童子說到千年修道，言語感慨中頗有些得色，不由暗暗嘆息。當下二人來到玉虛宮存放寶貝的庫房，秦華走進去定睛一看，頓時驚得呆了。

入目處無數寶光盈盈的法寶擺放了一地，架子上宮燈、掛燈、四角燈，白玉盞，種種神燈整整齊齊擺放了一排。另一邊紫金葫蘆、白玉葫蘆、青葫蘆、紅葫蘆，種種奇異葫蘆整整齊齊又是一排。再一邊，琉璃瓶、白玉瓶、銀角瓶、紫玉瓶，種種寶瓶又整整齊齊擺放了一排。其他扇類、傘類、網類、珍珠寶石類……各各分門別類，擺放的規規矩矩。更有滿地的神兵利刃胡亂丟棄，各種珍貴難見的材料隨地可見。

秦華看得心驚，暗道：“貧道我平日里總誇耀自己的流波山家底豐厚，今日一見，才知道根本是小巫見大巫！”當下秦華心情激動，兩手顫抖，如抓錢之狀，對童子道：“這如許多的法寶我也懶得分辨哪個好、哪個壞。你既然在玉虛宮中千年，可將其中厲害的法寶挑幾樣與我。”

那童子聞言。上前去將燈類法寶中取了一盞四龍吐蕊燈，又往葫蘆中取了一個白玉葫蘆，往寶瓶中取了一個銀角瓶，又取了一把混元珍珠傘，一張滿布金絲銀線，鑲滿珠玉之物的網來。這才對秦華道：“觀我玉虛宮之寶，其實個個皆非凡品。只是老爺們眼高，不是靈寶或者後天至寶不要。這幾件法寶都算得是上品，不比小老爺們手中的差多少。我們一眾童子曾經趁老爺不在，偷偷試過的。師兄你可不要告訴別人去。”

秦華心中暗笑。打量這幾件法寶，見那四龍吐蕊燈乃是用地四條火龍真靈，吐出的乃是三味真火，果是厲害非常。又見那白玉葫蘆，內中裝載乾坤。可收人收寶。再看那銀角瓶，竟是用的太古麒麟頭上的獨角打磨而成，麒麟角可是麒麟一類的精華所在。難得的是這瓶中竟然盛有半瓶先天真水，真真是意外之喜。

秦華喜不自勝，當下收了三寶，又來看混元珍珠傘和金絲銀線網。只見那混元珍珠傘用的鳳凰尾作傘骨，傘柄卻是一截龍骨，用天蠶絲織成傘面，鑲嵌了九千九百九十九顆各類珠玉寶石。展動起來有龍吟鳳鳴之聲。收人、落寶不在話下，乃是可攻可守的一件好寶貝。

秦華心下更是喜悅，收了混元珍珠傘，又來看金絲銀線網。但見那網身不知用何物織成，寶光隱隱。可隱可現，結實非常，上有珠玉串成幾個小字。秦華定睛一看，卻是“纏綿”二字。當下心道：這網名叫纏綿，想是頗有神妙！原始天尊竟取的好名字！看了一遍，不識得此寶究竟根腳如何，當下也不着惱，收起來再說。

當下秦華得了寶貝，看看滿屋子的法寶，眼中閃過貪婪地神色。對童子道：“玉虛宮中。便只有這幾件寶貝可以稱道么？”

那童子聞言愕然道：“這幾件法寶尚且不夠么？此雖非先天靈寶，卻也耗費了許多先天材料方才煉製而成。若論別的法寶。便只有掌教老爺坐前那盞慶雲金燈了。”

秦華聞言眼珠一轉，口中道：“既如此，我等快走，好去相助老爺破敵！”當下轉身往外走，卻慢吞吞地掉在後面，抬手使出一個袖裡乾坤的神通將屋內法寶收得乾乾凈凈。二人出了庫房，只聽秦華口中道：“師弟你快去丹房，取幾粒保命靈丹來，大戰之時用得着，我在這裏等你！”

那童子聽了，不疑有他，徑自去了。秦華乃搖身變做一粒沙子，附着在童子身上，竟一路走進丹房。趁童子不注意，復又掉落在地，使天眼觀看，但見葯香陣陣撲鼻而來。雖是厲害，卻也比不過八景宮中太上老君的丹藥。秦華不由大失所望。忽抬頭望見正東架子上有一個紅葫蘆，上大書“九轉金丹”四字，秦華不由大喜過望。當初在八景宮時，秦華習練煉丹之術，一眾丹藥俱都會煉，只有這九轉金丹不知端倪，老君也從不教授，因而秦華不曾學得。此處的丹藥想是當年老君煉製了送與原始天尊地。推而廣之，想必通天教主的碧游宮中也當有此金丹才是！當下秦華眼見那童子不曾在意，偷偷從袖子中另取了個紅葫蘆放在架子上，將那九轉金丹地葫蘆收在寶囊之中。

秦華收了九轉金丹，先自回到原地等待。不一時童子來到，將一瓶丹藥交與秦華，就催促秦華快去助戰。

秦華笑道：“我正要外出，不過尚有一事未做，豈能便走！”

那童子疑道：“不知師兄有何事？師弟理當代勞！秦華笑咪咪地道：“那好啊！貧道我看這玉虛宮不爽得很，你便替我放一把火，將它燒了吧！”

那童子聞言驚恐萬狀，見秦華言笑晏晏，不是說笑，不由心內惶恐不安，手指秦華道：“師兄你……你怎得出此……出此忤逆之言，不……不怕老爺責罰么？”

秦華哈哈大笑道：“你家老爺自然是要責怪的，不過卻關我鳥事！你且看我是誰。”言罷搖身回復真身。

那童子見狀大驚，知道受騙，大叫一聲，轉身便逃。秦華抬手雷，將童子震倒在地，昏迷不醒。心下嘆息道：“非是貧道我心狠，實是原始天尊欺凌我教太甚，貧道不得不給他個好看！”

此時玉虛宮數十個童子俱都聽得喊聲，出來查看。秦華就把玉虛宮中得來地珠寶抓了一把，抬手出，每個童子賞了一顆，俱都打到在地。

當下秦華見再無人阻攔，抬手把這些童子移進丹房。邁步往玉虛宮主殿而去，進得殿來，見慶雲金燈安安靜靜地放在丹犀前的桌案之上。秦華上前拿了金燈，此金燈雖是聖人之物，平常卻並不使用，因而這些法寶都沒有設下禁制。秦華拿起慶雲金燈，轉身出殿，就着金燈燈芯上吹了一口仙氣，頓時三味神火溢出，落在宮中，將大殿引燃。秦華看着熊熊大火，心中舒暢，暗道：“今日方才出口惡氣！”

且說秦華放了大火，單隻略過丹房不燒，看看火勢大起，當下不敢停留，轉身出了玉虛宮去。堪堪到了宮門，就聽原始天尊怒吼聲傳來：“孽畜，你竟敢燒我道場，今番我不殺你，枉為混元聖人！”怒氣沖沖提劍而來，一臉兇惡之色，全無半分以往一貫的清高君子模樣。

原來秦華先前進入玉虛宮時，原始天尊正與通天教主相鬥，心神俱被吸引，本不曾注意。奈何秦華先收法寶，再取仙丹，后又將玉虛宮中一眾童子俱都打暈。此時原始天尊便心有所感，知道秦華作為。彼時通天教主與原始天尊糾纏正急，原始天尊只道秦華得了法寶靈丹便即離開，不意秦華竟作惡行兇到底，一把三味神火將玉虛宮燒着了。原始天尊這口怒氣如何能咽的下？當下便欲迴轉玉虛宮抓了秦華剝皮拆骨！不意心神一動，手中慌亂，被通天教主抓住機會，誅仙四劍往來削刺，竟將原始天尊頂上萬朵金蓮全都削落，復一劍砍中肩頭。雖然隨傷隨愈，卻也大失顏面。原始天尊自負智計，今番被人抄了老家，這口怒氣憋在胸口，不得散，竟噴出一口精血來，落下地去。這一口精血，落在昆崙山上，日後不知造就了此地多少仙草靈根，鳥獸蟲魚。昆崙山本就靈氣豐厚，這一下更是福澤綿長了。這倒是秦華等人始料不及的。

且說原始天尊拼着被通天教主的誅仙四劍砍傷，也要脫出身來，正巧竟將秦華堵在玉虛宮門口。秦華大驚欲走，卻是無路可逃。正是愉快之心未去，驚險之狀又來。人生無常，實是至理！

當下秦華當機立斷，一手持小芭蕉扇，一手持聚寶盆，放出三十萬松尾針布周天星斗大陣護住全身。口中大叫道：“原始天尊，你還不去救火？你那玉虛宮就要被燒成白地了！”

原始天尊聞言暴怒，抬手將三光神水祭起，往宮內潑去，一時滅了大火。卻已將主殿燒了一半，另燒着了三間側殿，損失不等。原始天尊抬手滅火，卻並不移步，只將一雙殺氣畢露的眼睛定定地看着秦華，直欲噬人！

秦華心中驚慌，這原始天尊明顯是要下殺手了。當下秦華大叫道：“師傅！大師伯！救命啊——！原始天尊要殺人了——！”

# 第1088章 元神之軀的心思

原始天尊聞言暴怒，抬手將三光神水祭起，往宮內潑去，一時滅了大火。卻已將主殿燒了一半，另燒着了三間側殿，損失不等。

他抬手滅火，卻並不移步，只將一雙殺氣畢露的眼睛定定地看着慕白元神之軀，直欲噬人！

慕白元神之軀心中驚慌，這原始天尊明顯是要下殺手了。當下大叫道：“師傅！大師伯！救命啊——！原始天尊要殺人了——！”

原始天尊冷笑道：“任誰也救你不得！今日便讓你知道聖人之尊，不是你等螻蟻之輩可以隨意挑戰的！”

言罷將盤古幡祭起，發一道混沌之氣來打慕白元神之軀。

慕白元神之軀大驚，一邊使太極圖印並聚寶盆護身，一邊向側向逃逸。

原始天尊見狀心念一動，頓時將周圍空間禁錮。

慕白元神之軀一頭撞上一面氣牆，用力過猛，竟倒飛而回，在地上翻滾了幾圈。不由心內一陣氣苦，心知今日玩的過了，恐怕不能善了！

他雖不想死，卻也不怕死！用本尊的話說：人死鳥朝天，不死萬萬年！媽的，誰怕誰啊！

更重要的是，這翻穿越之行，讓這尊元神之軀從最初的希望打開寶葫蘆空間，希望地書碎片開始轉動，到得如今已經不希望這一切發生了，更想如此長久下去，想着以這具元神之軀成就聖人之位。

其實，這種東西的出現，就連慕白元神之軀和本尊都未曾察覺到期間的不同之處。

也許某一天他會察覺，只是不知道到得那時還會不會太晚了。

此刻的慕白元神之軀自然不可能去想這些東西，就算是會在腦海中一閃而過，也會被他刻意的拋開這種思緒。

必定，想長久生存下去的是他！

只見他爬將起來，吐出口中的泥土，對原始天尊破口大罵道：“我呸——！你也算是聖人——？似你這般心思深重，只知背後算計，哪有半分聖人光明磊落的胸懷！我家老師通天教主憐憫三界眾生，眾生有心向道者，俱給指明大道。使彼得脫迷途，盡得悟道之樂。似此方是真真正正的天道聖人！你算什麼？心胸狹隘，敝帚自珍，你只要三界眾生把你高高貢起，你才高興！貧道我便燒了你洞府，那又怎樣？了不起一死而已！想人類不過百年壽命，慕白元神之軀這一世為妖，活了數萬年，也不算枉了！”

原始天尊見慕白元神之軀言語之中頗有冒犯之詞，又聞慕白元神之軀說道什麼這一世為妖之言，只覺荒誕不經，心下想不明白，只道是慕白元神之軀臨死之前驚慌失措，因而口不擇言，遂不在意。

冷笑一聲，道：“事到今日，尚敢如此言語褻瀆，真是天理難容！”

話音一落，揮手將盤古幡祭起，來殺慕白元神之軀。

慕白元神之軀瘋狂地提起全身法力，將太極圖印高高撐起，復又祭聚寶盆頂在頭頂，為第二道防線，更顯出頂山三花慶雲，為最後防護。

同在在心中暗思着，以自己的攻擊力，不過是給聖人撓痒痒，找找不自在而已，根本傷不了聖人。當下也就絕了攻擊的念頭，一心撐起太極圖印防守。

原始天尊含怒出手，一心要殺掉慕白元神之軀。盤古幡攻擊力三界少有，乃是混沌至寶。

慕白元神之軀撐起鴻鈞道祖所繪的太極圖印，內藏三十萬支松尾針布下周天星斗大陣，兩邊猛烈地撞擊在一起。

只見太極圖印一陣劇烈的抖動，卻也終於將這一道混沌之氣擋了下來。內中的慕白元神之軀卻是心神劇震，頃刻間口鼻流血，神情頓時萎頓了下來。

這一撞，慕白元神之軀當即明白憑着自己目前的修為，依靠太極圖印等一干手段，倒是足以擋得原始天尊七八下攻擊。奈何自己這幅肉身卻着實不太結實，承受不住如此大的力量衝擊。怕是再來得兩三下，就要肉身崩壞，化為一團爛肉了。

慕白元神之軀一陣無奈，眼看着原始天尊輕“咦”了一聲，他聖人之尊，一下不能奏功，便應當收手的。但慕白元神之軀火燒玉虛宮，已將原始天尊怒火惹起，哪裡顧得了那許多？只見原始天尊將手中盤古幡復又一搖，頓時又是一道混沌之氣打來。

慕白元神之軀在太極圖印之中更是被震得皮開肉綻，意識漸漸迷失，只是一股執念提醒自己，要撐住、撐住。

恍惚中，只見原始天尊又是一道混沌之氣打了下來。

慕白元神之軀暗道：我命休矣！本尊，看來是你回歸之時了。

思罷，便再無意識。

且說原始天尊連發三道混沌之氣，將慕白元神之軀打成飛灰，只聽一聲巨響，煙塵瀰漫。

原始天尊急忙查看時，連慕白元神之軀真靈俱都不見，只道已將慕白元神之軀打得魂飛魄散，不留半點痕迹，當下收了盤古幡。將地上散落的無數玉虛宮法寶全都收起，心神一掃之下，不見了慶雲金燈、四龍吐蕊燈、白玉葫蘆等幾件法寶。

不由得一愣，心下頗為疑惑。

四周查看，又不見有乾坤袋一類的儲物法寶存在，心下不由甚是奇怪。暗道：“今既將慕白打死，為何竟少了諸般法寶？周圍空間都被禁錮住了，為何連慕白乾坤袋都不見了？難道這麼短的時間那慕白便將諸多法寶都祭煉完全了么！但是慶雲金燈乃是先天靈寶，即便祭煉完全也不會隨着使用者的魂飛魄散而消失的啊！”

大抵法寶，都要被祭煉的與使用者心神相合。使用者若死，這等法寶若是還在靈台識海之中，便也會隨之消散。若是已經使用體外了，那便成為無主之物。但這隻是對後天煉製的法寶而言。若是先天靈寶那是怎麼都不會損壞的！

但是若使用者元神尚在，與其心神契合的法寶便也會隨元神而走，存在於識海之中。一般乾坤袋便是屬於這類與主人心神契合的法寶。但是乾坤袋作為空間類法寶，一般那是極難毀壞的，不會隨主人的消亡而消亡。因此三界之中才多有殺人奪寶的事情。便是乾坤袋有此妙用之故！

此時原始天尊見慕白元神之軀真靈不存，不但連乾坤袋不見，先天靈寶慶雲金燈以及慕白元神之軀平常所用的聚寶盆、落寶金錢、打神鞭等也跟着消失無蹤，只有袖子里的一眾法寶散落在地。

一時間，鬱悶憤恨難當？卻也甚為疑惑不解，不知為何如此，周圍空間都被禁錮住了的，縱然慕白元神之軀未死，那也應該還在場中才對啊？

原始天尊想不明白，心下又記掛麒麟崖上的戰事，只得按下心頭疑惑，顧不得尋找慶雲金燈，只抬手將此地布下重重禁制，防止有什麼意外遺漏。

當下收拾了一眾法寶之後，便急急忙忙趕往麒麟崖主持大戰去了。

且說截教眾仙，眼見原始天尊忽然拼着受重傷，也要發瘋似的往玉虛宮內趕去，眾人皆有些莫名其妙。

忽聽見麒麟崖后慕白元神之軀的聲音遠遠傳來：“師傅！大師伯！救命啊——！原始天尊要殺人了——！”

眾人聽得此喊聲，俱都大驚失色。

奈何接引此時突然大發神威，將頂上三顆舍利子飛騰起來，按三才方位猛烈地撞擊萬仙陣。

萬仙陣內眾仙抵擋不住，俱都心神大震，通天教主權衡利弊，只得先救萬仙陣中數萬門人弟子，將誅仙四劍舍了老君，徑往接引圍了過去，一陣猛攻。

太上老君見通天教主舍了自己，當下抽身欲退往麒麟崖后看個究竟。誰想此時截教眾仙因聽得慕白元神之軀呼救，俱都欲要救援。

眾人認定太上老君是原始天尊一夥，雖然先有慕白元神之軀呼喊老君相救，但都只道是慕白元神之軀一時情急之下口不擇言的緣故。故而此時見老君欲要去麒麟崖后，眾人俱都大急，金靈聖母、雲霄等人連忙催動萬仙陣悍然將老君圈進了陣內。

老君無奈，他自重身份，並不主動直接與一眾門人交手。觀老君出手對付門人，都是對方來攻，他隨後反擊。要麼直接收了對方的法寶，要麼祭寶命黃巾力士將對方抓走。

原始天尊也一般不會主動出手，但偶爾也會直接下殺手解恨。如原本世界中祭寶盒將碧霄殺了，還屢次賜寶教唆門人去殺人。相對而言，原始天尊比較血腥一點。

接引、准提都有出手對付小輩門人的例子。只有通天教主賜過一回法寶給余元，命他拿懼留孫，其他再無出手對付二代弟子的。通天教主脾性之剛烈，可見一般！

且說老君被金靈聖母、雲霄等人運轉萬仙陣擋住，在陣中大怒，又不好造過多殺孽，只將頭上玲瓏寶塔頂起，分毫不傷。

抬手將乾坤圖抖開，分天地陰陽，可包容世間萬物。又抖開乾坤圖，頓時一陣黑白陰陽之氣流轉。

萬仙陣中眾人盡皆心神恍惚，再看時，老君已然不見了。

眾人俱都大恨，無可奈何之下，只得轉身復又將接引圍住，以期助通天教主一臂之力。

# 第1089章 原始吃虧

且說原始天尊將秦華堵在玉虛宮門口，秦華只得大叫救命。原始天尊冷笑道：“任誰也救你不得！今日便讓你知道聖人之尊，不是你等螻蟻之輩可以隨意挑戰的！”言罷將盤古幡祭起，一道混沌之氣來打秦華。

秦華大驚，一邊使太極圖印並聚寶盆護身，一邊向側向逃逸。原始天尊見狀心念一動，頓時將周圍空間禁錮。秦華一頭撞上一面氣牆，用力過猛，竟倒飛而回，在地上翻滾了幾圈。不由心內一陣氣苦，心知今日玩的過了，恐怕不能善了！秦華雖不想死，卻也不怕死！前世的話說得好啊：人死鳥朝天，不死萬萬年！媽的，誰怕誰啊！當下爬將起來，吐出口中的泥土，對原始天尊破口大罵道：“我呸——！你也算是聖人——？似你這般心思深重，只知背後算計，哪有半分聖人光明磊落的胸懷！我家老師通天教主憐憫三界眾生，眾生有心向道者，俱給指明大道。使彼得脫迷途，盡得悟道之樂。似此方是真真正正的天道聖人！你算什麼？心胸狹隘，敝帚自珍，你只要三界眾生把你高高貢起，你才高興！貧道我便燒了你洞府，那又怎樣？了不起一死而已！想人類不過百年壽命，秦華再世為妖，活了數萬年，也不算枉了！”

原始天尊見秦華言語之中頗有冒犯之詞，又聞秦華說道什麼再世為妖之言，只覺荒誕不經，心下想不明白，只道是秦華臨死之前驚慌失措，因而口不擇言，遂不在意。心下更是冷笑，道：“事到今日，尚敢如此言語褻瀆，真是天理難容！”

當下原始天尊復將盤古幡祭起，來殺秦華。秦華瘋狂地提起全身法力。將太極圖印高高撐起。復又祭聚寶盆頂在頭頂，為第二道防線，更顯出頂山三花慶雲，為最後防護。心下只道以自己的攻擊力，不過是給聖人撓痒痒，找找不自在而已，根本傷不了聖人。當下也就絕了攻擊的念頭，一心撐起太極圖印防守。

原始天尊含怒出手，一心要殺掉秦華。盤古幡攻擊力三界少有，乃是混沌至寶。秦華撐起鴻鈞道祖所繪的太極圖印。內藏三十萬支松尾針布下周天星斗大陣，兩邊猛烈地撞擊在一起。

只見太極圖印一陣劇烈的抖動，卻也終於將這一道混沌之氣擋了下來。內中的秦華卻是心神劇震，頃刻間口鼻流血。神情頓時萎頓了下來。這一撞，秦華當即明白憑着自己目前的修為，依靠太極圖印等一干手段，倒是足以擋得原始天尊七八下攻擊。奈何自己這幅肉身卻着實不太結實，承受不住如此大的力量衝擊。怕是再來得兩三下，就要肉身崩壞，化為一團爛肉了。

秦華一陣無奈。眼看着原始天尊輕“咦”了一聲，他聖人之尊，一下不能奏功，便應當收手的。但秦華火燒玉虛宮，已將原始天尊怒火惹起。哪裡顧得了那許多？只見原始天尊將手中盤古幡復又一搖，頓時又是一道混沌之氣打來。

秦華在太極圖印之中更是被震得皮開肉綻，意識漸漸迷失，只是一股執念提醒自己，要撐住、撐住。恍惚中，只見原始天尊又是一道混沌之氣打了下來。秦華暗道：我命休矣！之後便再無意識。

且說原始天尊連三道混沌之氣，將秦華打成飛灰，只聽一聲巨響，煙塵瀰漫。原始天尊急忙查看時，連秦華真靈俱都不見。原始天尊只道已將秦華打得魂飛魄散。不留半點痕迹。當下收了盤古幡。將地上散落的無數玉虛宮法寶全都收起，心神一掃之下。不見了慶雲金燈、四龍吐蕊燈、白玉葫蘆等幾件法寶。原始天尊一愣，心下頗為疑惑。四周查看，又不見有乾坤袋一類地儲物法寶存在，心下不由甚是奇怪。暗道：“今既將秦華打死，為何竟少了諸般法寶？周圍空間都被禁錮住了，為何連秦華乾坤袋都不見了？難道這麼短地時間那秦華便將諸多法寶都祭煉完全了么！但是慶雲金燈乃是先天靈寶，即便祭煉完全也不會隨着使用者的魂飛魄散而消失的啊！”

大抵法寶，都要被祭煉的與使用者心神相合。使用者若死，這等法寶若是還在靈台識海之中，便也會隨之消散。若是已經使用體外了，那便成為無主之物。但這隻是對後天煉製的法寶而言。若是先天靈寶那是怎麼都不會損壞的！

但是若使用者元神尚在，與其心神契合的法寶便也會隨元神而走，存在於識海之中。一般乾坤袋便是屬於這類與主人心神契合的法寶。但是乾坤袋作為空間類法寶，一般那是極難毀壞的，不會隨主人的消亡而消亡。因此三界之中才多有殺人奪寶地事情。便是乾坤袋有此妙用之故！

此時原始天尊見秦華真靈不存，不但連乾坤袋不見，先天靈寶慶雲金燈以及秦華平常所用的聚寶盆、落寶金錢、打神鞭等也跟着消失無蹤，只有袖子里的一眾法寶散落在地。原始天尊如何不鬱悶憤恨難當？卻也甚為疑惑不解，不知為何如此，周圍空間都被禁錮住了的，縱然秦華未死，那也應該還在場中才對啊？原始天尊想不明白，心下又記掛麒麟崖上地戰事，只得按下心頭疑惑，顧不得尋找慶雲金燈，只抬手將此地布下重重禁制，防止有什麼意外遺漏的。當下收拾了一眾法寶之後，便急急忙忙趕往麒麟崖主持大戰去了。

且說截教眾仙，眼見原始天尊忽然拼着受重傷，也要瘋似的往玉虛宮內趕去，眾人皆有些莫名其妙。忽聽見麒麟崖後秦華的聲音遠遠傳來：“師傅！大師伯！救命啊——！原始天尊要殺人了——！”

眾人聽得此喊聲，俱都大驚失色。奈何接引此時突然大神威，將頂上三顆舍利子飛騰起來，按三才方位猛烈地撞擊萬仙陣。萬仙陣內眾仙抵擋不住，俱都心神大震，通天教主權衡利弊，只得先救萬仙陣中數萬門人弟子，將誅仙四劍舍了老君，徑往接引圍了過去，一陣猛攻。

太上老君見通天教主舍了自己，當下抽身欲退往麒麟崖后看個究竟。誰想此時截教眾仙因聽得秦華呼救，俱都欲要救援。眾人認定太上老君是原始天尊一夥，雖然先有秦華呼喊老君相救，但都只道是秦華一時情急之下口不擇言的緣故。故而此時見老君欲要去麒麟崖后，眾人俱都大急，金靈聖母、雲霄等人連忙催動萬仙陣悍然將老君圈進了陣內。

老君無奈，他自重身份，並不主動直接與一眾門人交手。觀老君出手對付門人，都是對方來攻，他隨後反擊。要麼直接收了對方的法寶，要麼祭寶命黃巾力士將對方抓走。

原始天尊也一般不會主動出手，但偶爾也會直接下殺手解恨。如原本世界中祭寶盒將碧霄殺了，還屢次賜寶教唆門人去殺人。相對而言，原始天尊比較血腥一點。

接引、准提都有出手對付小輩門人的例子。只有通天教主賜過一回法寶給余元，命他拿懼留孫，其他再無出手對付二代弟子地。通天教主脾性之剛烈，可見一般！

且說老君被金靈聖母、雲霄等人運轉萬仙陣擋住。老君在陣中大怒，又不好造過多殺孽，只將頭上玲瓏寶塔頂起，分毫不傷。當下老君將抬手將乾坤圖抖開，分天地陰陽，可包容世間萬物。老君抖開乾坤圖，頓時一陣黑白陰陽之氣流轉。萬仙陣中眾人盡皆心神恍惚，再看時，老君已然不見了。

眾人俱都大恨，無可奈何之下，只得轉身復又將接引圍住，以期助通天教主一臂之力。那邊太上老君迴轉麒麟崖，來到玉虛宮外，卻見原始天尊陰沉着臉往回走來。頓時心中一動，只覺不妙，開口問道：“我聞秦華闖入玉虛宮，宮內有何損壞，你將他如何處置了？”

原始天尊恨恨地道：“這孽畜誆騙守宮童子，偷我法寶靈丹不算，還放火燒我道場，實是可恨！貧道我已將他打殺了。”

太上老君聞言驚道：“果是打殺了？你怎不緩上一緩，等我處置！”

原始天尊訝異地看了看老君，道：“秦華不過是截教中普通門人，道兄何以如此在意？當年他指點燧皇鑽木取火，相助道兄立下人族大道之情，道兄前次誅仙陣中救他一命，又在八景宮中指點他煉丹之法，也算是還了情分了。秦華終是截教眾人，道兄何必牽扯不斷！”

太上老君本來是想留下秦華，以應對日後西方擴張之事。倒並非一意了卻人族大道那段情分，因而心下對秦華頗有些關心縱容。這些暗地里的算計，老君如何說得出口？聞言只得默然不語，知原始天尊聖人之尊，他說打殺了秦華則秦華必無幸理，只得惋惜不已。

當下聽得麒麟崖下萬仙呼喝之聲甚急，二人生恐接引獨木難支，只得慌忙回了萬仙陣主持大戰之事。

老君暗暗計較：今秦華既然已經隕落，截教中又有誰可以繼之扛起大旗，阻擋西方教入侵之勢？罷了，我與秦華終是相識一場，他那流波山貧道做主給他保下便了。唔，那萬仙陣中雲霄竟然也是斬了一屍的修為，倒也勉強可以了。可惜終是少了幾分機靈勁兒，不夠十分滿意！

# 第1090章 困准提、接引

【】，精彩無彈窗免費閱讀！

太上老君與接引相顧駭然！老君道：“既如此，如何可以破陣？”

原始天尊苦笑道：“道兄有天地玄黃玲瓏寶塔，又有太極圖，萬法不沾，出入隨意，自然是不懼他的陣法。然而若要破陣，卻也甚難！”

說著，轉頭目視接引道，“只今恐怕還須再將准提道友請來，我等四人聯手，或可破了他的陣法。”

接引躊躇道：“只是冥河老祖與鯤鵬攻打極樂世界正急，全仗准提道友支撐。若是准提也來了，恐怕我西方極樂世界不保啊！”

原始天尊解勸道：“極樂世界本是道兄用大法力演化，內中有九品金蓮鎮壓。即便冥河、鯤鵬攻了進去，也只損傷少許。憑鯤鵬與冥河，還能破了九品金蓮，壞了西方根基不曾？待准提東來，我等四人一起破了通天教主，到時你二人將東土許多有緣之人帶回，冥河老祖與鯤鵬自然便會退走。我與太上老君再相助於你，將阿修羅族趕回血海，西牛賀洲自然回到西方教手中。”

接引聞言，心下着實難以決斷。

思忖良久，終不能定下決心。

原始天尊乃目視老君，太上老君見狀，只得道：“西方教日後大興，乃是天數註定，不可更改！由此可見，今番冥河老祖之患，不過介蘚之疾。接引道友又何必放在心上！”

原始天尊亦道：“今日西方教相助我東土，自可任取有緣之客。他日西方教大興，我道門也必然鼎力相助。冥河與鯤鵬之患，待道兄空出手來，反掌可滅。有何懼哉！”

接引聞言，心下頗為遲疑，躊躇半晌乃道：“我那西方極樂世界，乃我證道之時，發大宏願所立，實是我證道的根基。前者被鯤鵬闖入大肆破壞，將其中佛子一通殺害，已然大違了貧道當日所立的誓言。幸是無心之失！後來貧道不惜耗費精血，用大法力將一眾無辜受戮的佛子起死回生，方才彌補了過去。今日若再棄守，豈不是自毀誓言？此大傷天下虔誠信徒之心，貧道實不能為此事！”

原始天尊道：“我聞西方極樂世界乃是道兄用大法力所化。既是擔憂有人搗亂，何不幹脆將山門關閉，待這幾日過後，再廣開山門，接納一眾信徒，豈不是兩便？”

接引聞言苦笑道：“道兄，你不知曉！貧道證道之時，曾發下四十八個大宏願，普渡眾生。若是關閉山門，將一眾信徒拒之門外，乃是自毀誓願。我恐那時天道感應，將我西方一教從此衰落凋零，我如何還能安心作此聖人！”

原始天尊聞言，也知道自己確實說的孟浪了，連忙致歉。

當下三人無法可想，只得對坐惆悵。

如此過了數日，太上老君也進萬仙陣內走了一遭，回來默默不言。良久，對接引道：“我等均是混元聖人，豈得被鯤鵬、冥河等輩戲弄糾纏住？現今想個辦法把極樂世界護得三兩日，待准提東來，我等共破了通天教主。再與冥河、鯤鵬計較。”

接引道：“我西方本就靈寶缺缺，前者青蓮寶色旗被通天教主恃強搶走。九品金蓮又被化為極樂世界本體，化無限佛光普照，一眾佛子俱都無病、無痛、無災，是為極樂世界真意。今要護住極樂世界，擋住冥河老祖並鯤鵬的進攻，沒有我二人親自坐鎮，實在頗為困難！”

太上老君聞言沉默良久，道：“如此，可將我道門之寶，帶去一二件到西方，鎮壓極樂世界數日。在再做理會！”

原始天尊接口道：“正是此理！我道門之中，無論太極圖、盤古幡，還是天地玄黃玲瓏寶塔，甚或是乾坤鼎均是神妙非常，道兄隨便帶的一樣，便足以將極樂世界護得周全。”

接引聞言，笑道：“道門之寶，自然是厲害非常！若我西方有這些寶貝，豈懼他鯤鵬冥河？”

太上老君心中暗道：“若你有這些法寶，不懼的何止是鯤鵬冥河，恐怕連我道門都早不放在心上了！”

心中如此想，面上卻和顏悅色地掃了原始天尊一眼，口中道：“如今太極圖要守住玉虛宮，玄黃塔貧道自用。盤古幡乃原始師弟所有，還要仰仗此寶攻破萬仙陣。得便的便只有乾坤鼎了。這乾坤鼎雖然本非攻擊守御之寶，但也是先天至寶，妙用無窮，想來足以擋得冥河老祖三兩日了。哎，其實若得人皇伏羲的河圖洛書、或者鎮元子大仙的地書那是更好的。可惜人皇伏羲遠在火雲洞，鎮元子大仙更是關閉山門，不見外客，真真可惜之極！”

太上老君絮絮叨叨地講了一通，直把原始天尊和接引說的有些不耐煩了，這才有些戀戀不舍地將乾坤鼎取出，交與接引，口中道：“今通天將玉虛宮圍困甚急，你出去須得小心在意。”

接引接過乾坤鼎看了看，口中道：“萬仙陣雖然厲害，貧道身為混元聖人，一味要走他量也攔不住我。”

言罷收了乾坤鼎，對老君和原始打一稽首，道聲：“貧道這便去了。”＝轉身向宮外去了。原始天尊與太上老君送出宮外方回。

且說接引頂上顯出三顆舍利子，有萬丈金光衝天，無數金蓮護身，覷准萬仙疏忽之機一舉衝出萬仙陣。

通天教主在八卦台上欲放混沌劍氣，接引早已走了，只砍了幾朵護身蓮花下來。

通天教主知道接引此去，必然將准提帶來，心中也不以為意。

接引到了靈山，見准提訴說昆崙山之事。

准提聞知萬仙陣如此厲害，也頗為驚訝。

當下二人領着一干教眾將乾坤鼎安放在極樂世界入口處，准提更抬手布下一個陣法。命孔宣、毗婆屍、俱那含、迦恭弘=叶 恭弘、比舍婆以及新歸的慈航觀世音菩薩等人好生鎮守，這才與接引一道往昆崙山趕去。

二人來到崑崙，駐足雲頭，打量了良久，准提默默無言，半晌乃道：“通天教主真不愧是混元聖人，掌截教之尊。果然胸有丘壑！竟能布出如此奪天地造化的陣法來。”

二人觀看良久，接引道：“今我二人既來，還是先入玉虛宮去，見了原始與太上老君，方才好商議共破截教之事。”

准提頷首應下。二人看準大陣運轉間歇，身化一道七彩流光便往玉虛宮而去。

眼看二人一頭闖進大陣，便要衝出陣去，忽一道混沌劍氣迎面而來，幽幽生寒。

二人吃了一驚，接引使手中拂塵擋住，被削掉了一截去，當下接引大怒，卻也不敢停留，一拉准提便要往外走。

但見劍光霍霍，殺氣瀰漫，萬仙陣中雷聲滾滾，眾仙齊聲吶喊，眨眼將大陣催動起來，竟將接引、准提二人裹在陣中，漫天混沌劍氣劈頭蓋臉打將下來。

通天教主八卦台上笑道：“接引，你前次出陣，我便已知你必然請的准提到來。今日果然被我逮個正着！你二人屢屢將我門下弟子拿去西方，又數次與我對敵，今番我看你們怎麼出陣！”

言罷，抬手發雷，運轉萬仙陣，將接引准提圍得水泄不通。

准提怒道：“通天教主你也不要逞凶！我二人均是混元聖人，清靜無為。你便把我等困在陣中，又能如何？總是逆天行事，有違大道！我勸你還是及早回頭，收了此陣，帶領門下萬仙自隱跡山林，潛修己罪，方能釋了今日之過。不然，待天理昭彰之日，落得個教滅人亡，孤家寡人之境，豈非可嘆可憐！”

通天教主聞言怒不可遏，道：“准提，你如今落得如此之境，尚能舌粲蓮花，又有何用？道如淵海，豈在口言！你既落入我陣，便施展你西方大法，我與你見個真偽！”

當下通天教主再不開口，只發雷震動寶劍，匯成混沌劍氣往接引准提當頭衝殺。

金靈聖母調度萬仙陣展開種種玄妙手段相助，一時萬仙陣聲勢大振。

接引顯出頂上三顆舍利子，放出漫天金光，垂下朵朵蓮花護身，手中只剩一半的拂塵勉強揮灑。

准提顯出法身，二十四首、十八隻手，執定瓔珞傘蓋、花罐魚腸、加持神杵、寶挫金鈴、金弓銀戟等件，各掐印訣、各念真言，揮舞七寶妙樹杖，兇悍絕倫，在萬仙陣中往來衝殺。

通天教主忙將混沌劍氣連打，接引准提舉步維艱，竟不能踏出半步。先還精神奕奕，最後知事不可為，只得駐足一味守御，靜待轉機。

只見二人盤腿坐在陣中，接引頭上現舍利子，准提頭上現七寶妙樹杖，皆有千丈方圓的一簇蓮花籠罩。

通天教主將混沌劍氣來打，被二人頂上蓮花擋住，每一劍無不削落無數，那蓮花卻也即時便又長出，削落不盡。

通天教主見狀，微微一笑。心知聖人不生不滅，根本不可能隕落，最多也就是困住了。當下見二人只是防禦，並不出手攻擊，知他二人已然認栽，不想再作無謂爭鬥，心下也自得意。

然而雖困了二人，通天教主一時也沒有辦法將他二人禁錮或是封印？只得將誅仙四劍震動，布下一道混沌氣牆將二人團團圍住，如此一有異動，通天教主立時便能知曉，再來與他二人爭持。

# 第1091章 四聖

【】，精彩無彈窗免費閱讀！

且說老君與原始二人在玉虛宮內安坐，忽聽宮外雷聲陣陣、電光萬道、殺氣沖霄。

二人知是接引、准提到來，都是大喜，原始天尊便要出陣迎接。忽聽得外面截教萬仙齊聲呼喊，聲勢震天，之後卻又沉寂了下去，接引准提卻始終不至。

原始天尊臉色一變，出宮門查看，半晌面色鐵青地迴轉宮內。

老君見了，知道心內猜測成真，接引准提竟被困在陣內。他

二人本是原始天尊與老君請來相助的，今番陷身陣內，老君與原始二人欠下西方教的因果那可真是大的沒邊了。日後西方教要他二人幫忙，即便再難，恐怕也無法推脫了。

當下老君長嘆一聲，道：“今日這番因果真是結的大了！恐怕你這玉虛宮中弟子終須再舍幾個與他西方教，方能善了。不然你欠了許多，日後如何與西方相處？先自底氣不足了！”

原始天尊聞言默然良久，道：“此終是無法之事！我觀門中弟子，確有幾人與西方有緣。但要我做老師的主動提出要他等歸西方教，心下如何能安？”

說到此處，搖搖頭，打不定注意，只得道：“這些都是后話！眼下最緊要的是想個辦法，怎生將接引准提兩位道友救出來才是。若我四聖不能聚齊，如何破他的陣法？”

老君思忖一二，道：“如此，我仗玄黃塔進陣去走上一遭。你可在陣外接應！待我救得他二人出來，再作理會！”

當下老君手提扁拐跨板角青牛出得玉虛宮來，徑入萬仙陣中。

通天教主在八卦台上看見，大叫道：“李耳，我與你本無大恨，你何以硬要相助原始，欺壓我教！我今布下此陣，實是為你等欺我太甚，不得不為耳。你若就此離去，我還認你是兄長，你若硬要偏幫原始，我手中寶劍須認你不得？”

太上老君笑道：“我不過為維護天道正統！今封神榜上神位尚有許多空缺，你截教門人不上榜，更讓何人上榜？原始門下現不過屈指可數之數，根本填不得了！此是天數着落在你截教頭上，豈能逃脫？你今既布下此惡陣，更將玉虛宮山門堵住，如此逆天行事，致聖人顏面於何地！既如此，你我各將胸中所學施展開來，分辨雌雄真偽也就是了。”

通天教主聞言暴怒道：“你們行兇殺人就是替天行道，貧道布下大陣便是逆天行事？舌粲蓮花之人看來非止准提一人！你我既已撕破臉面，你又進了我陣，欲破我陣法，我又豈能束手束腳，任你來去！”

言罷，將誅仙四劍震動，徑自來打太上老君。

太上老君頭頂天地玄黃玲瓏寶塔，那混沌劍氣砍來之時，均被擋在外面，或是引到一旁，太上老君分毫未傷，也顧不得與通天教主相鬥，徑來萬仙陣中四處查看，欲救回接引、准提。

奈何萬仙陣繁複無比，通天教主將大陣運轉，變化不定，其中又有許多小陣相連，太上老君如何知道接引准提是被困在哪個陣內？只得一邊查看，一邊闖陣。

如此過了兩個時辰，太上老君竟尋不到接引准提。萬仙陣也傷不了老君。

老君自思：還須得進誅仙劍陣查看一番，方能放心。只是誅仙陣厲害，上次還被他阻了片刻，今日在進陣，須得小心留神。

當下太上老君顯出頂上千丈見方的一朵慶雲，玄黃塔在其中上下浮沉，護住全身。

手持扁拐入得誅仙陣來，對通天教主道：“接引、准提乃是西方聖人，歷經萬劫，修成不壞金身。今你布下此陣，陷他二位於陣中，真可謂作惡尤甚也！賢弟，你聽我一言，早早撤了陣法，放他二位出來，然後自回你金鰲島潛修己罪。或可免了大禍臨頭！”

通天教主聞言怒道：“你不必逞口舌之利！今既入我陣，自然要見個分曉！”

抬手發雷，震動寶劍，發出無數先天劍氣，每四道先天劍氣匯成一道混沌劍氣，對準太上老君往來衝殺。

老君見陣中並無接引准提，心下不由大急。轉身欲走時，漫天劍氣已然殺到，四面八方密不透風將老君裹住廝殺。

老君雖有玄黃塔，並不曾受傷，但那混沌劍氣漫天殺來，將周身裹了一層，不斷流轉絞殺，頓時只覺身上重如泰山，竟是舉步維艱。

老君駭然不已，當下手持扁拐激起漫天紫氣朝四周猛劈了幾下，頓時打破了一個細小的缺口。

見狀，急忙施展遁術離去。

看看出陣，忽聞陣中有呼喊之聲，似是接引、准提二人。

老君抽空回頭一看，果見二人被困在一處大陣之中。老君認得那是九曜陣，忽而萬仙陣一陣轉動，那九曜陣又轉到別處去了。

老君無奈，只得先行出陣，再作打算。

且說太上老君回到玉虛宮，見了原始天尊述說詳細，言道：“今接引、准提二人被困在九曜陣中，我等今日先推演萬仙陣運轉詳細，明日出陣，尋到九曜陣一舉救回二人。”

原始天尊點頭應是，當下二聖便在玉虛宮中推演大陣運轉。但凡天下陣法，均在天地陰陽五行之內，老君與元始二人也是道門尊長，豈能不識？況且知易行難，通天教主演練大陣用了經年功夫，太上老君與原始天尊不過數日便推演的七七八八，尋到脈絡。這也是正常之事！

只見老君指着地上畫下的簡易圖譜一點道：“就是這裏了！那九曜陣明日辰時必然運轉到這裏，我等正可趁機進陣救人！”

原始天尊一看大喜，道：“此處正是陣中極陰之地，九曜陣屬陽，到了此處必然威力大減，正可一舉破陣救人！”

當夜二人籌劃良久，次日，仍由老君進陣，原始天尊在陣外接應。

通天教主見老君又來，更是大怒，不由分說祭劍來打。

老君哈哈一笑，將頂上魚尾冠一推，溢出三道清氣，化為三清道人，分正東、正南、正北而來，皆進入陣中，或持劍、或持玉如意、或持龍鬚扇，在萬仙陣內一陣好打。

通天教主見又是老子一氣化三清之術，笑道：“此術前已現出，今又用來破我陣法，豈非遺笑於人！”

震動寶劍發出混沌劍氣將三清道人一通絞殺，不到一時三刻俱都消散殆盡。

老君卻趁此時徑入九曜陣中，見接引准提皆被一團混沌劍氣包裹在陣內，動彈不得。老君抬手揮扁拐將混沌劍氣奮力打散，喚二人道：“二位道友，貧道特來接你等出陣，快隨我來！”

接引、准提本盤腿在陣中靜坐，忽見老君來至，二人大喜，忙隨老君出陣。

九曜陣中守陣的九位截教門人看見，忙催動陣法相阻，只見烈焰熊熊，黑煙升騰，三味神火往來撲騰。

接引、准提被困陣中良久，見九位門人催動陣法來燒自己，皆大怒。

准提將七寶妙樹杖連刷，瞬間將大陣破的七七八八，復又將九位道人刷進杖中，抬手一抖，頓時將九位道人震成飛灰，真靈往封神台上去了。

且說通天教主在八卦台上對付三清道人，忽見九曜陣中火起，知道有變，當下運轉陣法查看。

卻見老君已將接引准提放出，那准提更是破了九曜陣，將守陣的九位門人俱都打殺。

通天教主大怒，便震動誅仙四劍來殺准提等人，卻見老君將天地玄黃玲瓏寶塔一推，放出絲絲玄黃之氣將三人俱都護住。

.老君抬手發一聲雷，震動四野，頓時紫氣升騰。

陣外原始天尊看見雷光閃動，紫氣升騰，當下祭起盤古幡對準那處猛地一搖，一道混沌之氣破開萬仙陣，接應了太行老君與接引、准提等人出來。

四聖相聚，俱都喜悅，稽首稱賀。

原始天尊將三人讓進玉虛宮中，自有童子奉來香茗仙果。

四人寒暄了一陣，就聽原始天尊道：“二位遠來相助，竟困於萬仙陣中數日之久，貧道心下甚為不安！幸得今日太上道兄救得二位出來，方能稍減貧道之過。尚請稍息數日，讓貧道聊表寸心，然後再共破了萬仙陣！”

接引道：“雖是道兄盛情，但貧道西方極樂世界還在被冥河鯤鵬猛攻，危在旦夕，貧道不敢久待！不如明日便去破陣，早早完了紅塵殺劫，也好還天下一個太平。”

准提也隨聲附和。

原始天尊含恨笑道：“既如此，三位道兄，明日破陣，必盡除此教，已絕吾之虛妄。”

太上老君聞言嘆道：“可惜後來訪道修仙之人，絕此一路耳！仙路從此艱難矣！可嘆、可嘆！”

當夜四聖計議已定，次日將眾弟子排班定，共出玉虛宮來。

通天教主在八卦台上看見，知道四聖擬定今日破陣，也不敢怠慢，忙命金靈聖母將萬仙陣運轉起來，通天教主自出陣與四聖當面而立，道：“今日見陣，我兩家決勝負。原始，你請來諸多外人相助，今日莫說你必然不勝，就是勝了，那也不是你的手段！”

原始天尊怒道：“休說大話！今日與你共決雌雄，可憐萬仙都要遭難，此你之罪也！廢話不多說，你且進陣，我等這便要破陣來了。”

# 第1092章 四聖破陣

通天教主恨恨回陣，在八卦台上站定，吩咐伶倫道：“你將六魂幡拿上台上，就站在我身後。”

伶倫領命上台。

且說萬仙陣中長耳定光仙見今日四聖齊來破陣，心下頗有些惴惴，雙目四轉間，急思脫身保命之法，一時並無良策，只得勉強隨着眾仙運轉大陣，卻是出工不出力。

只見原始天尊等人進得陣來，闡教眾門人俱在一處，有老君的太極圖保護，跟隨四聖身後只管撿漏殺人。

四聖當先破陣，原始天尊手持盤古幡在前，太上老君頭頂天地玄黃玲瓏寶塔居中，放出玄黃之氣護住三人，接引、准提分居左右護持，成三角錐形向萬仙陣內攻去。

四位聖人一起發威，那是何等威勢？沿路所向披靡，所有小陣皆不能抵擋，紛紛被破。一旦陣破，失去了大陣保護，守陣的截教門人便被四聖身後的闡教金仙一通打殺，頓時勢如破竹，勇不可擋。

通天教主見狀大怒，在八卦台上抬手發雷，震動寶劍。

誅仙四劍放出漫天劍光，籠罩整個萬仙陣，只見劍氣縱橫，照原始天尊、接引、准提、太上老君四面八方劈砍過來。

老君有太極圖、玄黃塔，原始有盤古幡，接引現三顆舍利子，准提顯出二十四首法身，四聖匯聚，大不相同，誅仙四劍的混沌劍氣竟不能阻攔四聖前進。

通天教主見狀，叫道：“放開道路，讓他四人進來！”

金靈聖母在七香車上聽見，連忙發一聲雷，眾仙急忙施展法力，收了陣腳，放原始天尊等人進了誅仙劍陣。

等四聖進陣，萬仙陣中無數小陣復又運轉起來，繞着誅仙劍陣運轉不休。

四聖在誅仙陣前站定，就聽老君說道：“一眾門人進陣無益，便留他們在陣外。”

原始天尊見門下弟子都被太極圖護住，心下也頗為放心。

當下四聖進陣，四人知道誅仙劍陣有萬仙陣相輔，比前次更加厲害，也不託大分開，四人便在一處，均走誅仙門進陣，打定主意先合力定住一把寶劍，到時誅仙劍陣凝不成混沌劍氣，威力自然大減。

當下四人進陣，通天教主在八卦台上看見，發雷震動寶劍相迎，老君邁步走上前面，頭頂玄黃塔擋住。

通天教主將漫天劍光打來，太上老君在前做肉盾，揮舞扁拐與混沌劍氣爭持，原始天尊祭盤古幡發出道道混沌之氣也來與混沌劍氣對攻，接引、准提趁機展開西方大法去定誅仙劍。

通天教主看見，命雲霄、無當聖母、龜靈聖母、瓊宵、火靈聖母等人也發雷震動寶劍，一時只見誅仙陣內雷光萬道，霹靂聲聲，殺氣瀰漫。

四劍震動，發出先天劍氣，自按照誅仙劍陣圖內的軌跡漫天劃過，一時劍氣縱橫，密不透風，劍陣圖運轉開來，自然將四劍劍氣匯在一處，凝成混沌劍氣，往來攻殺接引准提等人。

眼見眾仙一起動手，混沌劍氣頓時密集了起來，竟將四聖裹成一團，一時只有招架之功，並無還手之力。

萬仙陣中無數小陣一起運轉，將各自的力量注入誅仙陣中，威力大增。

原始天尊等人見狀，一時俱都束手，拚命抵擋着四面八方打過來的混沌劍氣。

只見老君頂上的玄黃塔垂下道道玄黃之氣，護住全身，扁拐連揮，一時竟將大半攻擊都承受了去。

原始天尊顯出慶雲，垂下金花朵朵，手中盤古幡連發混沌之氣，也抵擋了許多。

准提顯出法身，二十四首、十八隻手，執定各類儀仗法器，漫天揮舞。

三人站定方位，布成一個三才陣將接引護在當中。

接引得空，當下將頭頂一摩，三顆舍利子飛騰而起，金光閃閃，直往那誅仙劍撞去。

通天教主見狀，急忙遙控混沌劍氣來打接引，皆被太上老君、原始天尊、准提三人展開三才陣奮力攔住！通天教主打不到接引，一陣焦急，急忙使青萍劍當頭往三顆舍利子砍去，卻被接引揚起拂塵，升起朵朵蓮花托住。

雙方使盡手段，終是原始天尊人多勢眾，相互掩護，接引無數歲月凝鍊而成的三顆舍利子威力非凡，分三個方位將誅仙劍牢牢地定住了，再也震動不了。頓時任他誅仙劍陣內劍光霍霍，少了誅仙劍這一支，卻再也無法凝成混沌劍氣，只有無數道先天劍氣各自為戰。

然而先天劍氣雖利，卻對聖人沒有多大損傷，實際到此，誅仙劍陣已經破了。

通天教主見狀，急忙命眾弟子加緊震動寶劍，自一手揮青萍劍，一手持青蓮寶色旗跳到誅仙闕下與四聖大戰。

此時先天劍氣對四聖傷害不大，因而只有接引在誅仙闕下戰定不動，牢牢將此門守住，太上老君、原始天尊、准提三人都來與通天教主纏鬥。

通天教主本意是要將誅仙劍鬆動，好再次運轉大陣。奈何接引在劍下不動，太上老君三人又糾纏甚急。幾次不得成功，沒奈何，只得振作精神與三人大戰。

通天教主固然劍術無敵，奈何老君有玄黃塔，不會受傷，手中扁拐又厲害，往來抵擋，倒把通天教主大半攻擊擋了下來。

准提顯出法身，手腳又多，戰力強悍，將通天教主裹作一團廝殺。

二人限制住通天教主，原始天尊得空，將盤古幡祭起，將誅仙劍陣內一通好打。

不知這誅仙劍陣乃是陣圖所化，也是一件寶貝，哪裡能夠破壞得了？

原始天尊氣糊塗了一陣亂打，方才醒悟過來，心內更是惱怒，徑往戮仙門來定戮仙劍。

無當聖母看見，震動寶劍來擋，卻哪裡擋得住，被原始天尊祭起盤古幡發一道混沌之氣將戮仙劍也自定住了。

無當聖母大怒，祭無回珠來打原始天尊，原始天尊氣笑道：“此物也能傷我？截教上下果然都是凶頑之輩！”抬手一指，那無回珠便掉落在地。

無當聖母大驚，轉身逃往陷仙門去了。

陷仙門下有龜靈聖母鎮守，原始天尊趕將過來，復把陷仙劍定住，龜靈聖母也不能抵擋，與無當聖母一起逃往絕仙門去了。

瓊宵與火靈聖母接着，眾人訴說原始天尊厲害，已往此處殺來。瓊宵先前在九曲黃河陣中知道原始天尊厲害，也不敢逞強。

眾人沒奈何，總是瓊宵一向膽大妄為，口中道：“今日誅仙劍陣終是破了！想上次陣破之時若不是慕白師弟門下將四劍搶回，恐怕此寶終究落到闡教手裡。今日我等既然守不住大陣，不如先將寶劍收起來，免得被原始天尊所趁！”

眾人聞言目瞪口呆，瓊宵見狀輕笑一聲，徑自去把絕仙劍收了。

正在此時，原始天尊已然到了絕仙門下，見絕仙劍不在闕上，截教數個門人俱都在此。大笑道：“今日破陣，當除滅截教，我門下眾人既已犯戒，我做老師的也顧不得許多了。”

當下抬手祭盤古幡來打眾人，眾仙姑見狀大驚失色，無當聖母一咬牙，復將無回珠祭起，龜靈聖母祭日月珠，瓊宵祭金蛟剪，火靈聖母祭起金霞冠和太阿劍，一起來擋盤古幡。被那混沌之氣一打俱都倒飛而回，口吐鮮血。

龜靈聖母大叫道：“今日之事不能善了！幾位道友快回萬仙陣守御，貧道為你等拖得片刻。”

眾人聞言，轉身出陣，徑往七香車上來尋金靈聖母去了。

原始天尊看見，忙祭盤古幡來打時，龜靈聖母顯出真身，卻是一隻巨大的玄武神龜，正所謂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是也，皆乃上古神獸。

故此龜靈聖母其實修行歲月並不甚久，遠遠比不上雲霄、金靈聖母、無當聖母等人，卻也已是大羅金仙上乘的修為，躋身金鰲島四大弟子之一，實乃出身不凡的緣故。

這玄武防禦力甚是驚人，奈何盤古幡威力不同凡響，龜靈聖母畢竟沒有修到金剛不壞的境界，一撞之下，被打得龜甲開裂，血肉模糊。看看這肉身要不得了，龜靈聖母元神逸出，頓時施展本族中傳承下來的秘法跑了，不知所蹤。

且說原始天尊打死了龜靈聖母，卻沒有能打散他的元神，顯出真靈，因此被龜靈聖母跑了。此是慕白元神之軀先收了六翅黑蚊的蚊袋在手中，輕易不能放出，因而龜靈聖母也免了黑蚊之災，卻終逃不過殞身之禍。

這邊原始天尊見跑了龜靈聖母，心下大怒，抬手發雷，招門下弟子一起進陣。

原始天尊便把戮仙劍、陷仙劍取下，用玉虛符印鎮壓了通天教主靈識，復又收好。當下將三寶玉如意交與白鶴童子，盤古幡交與廣成子，太極符印交與文殊廣法天尊，寶盒交與玉鼎真人，命他等出陣共破萬仙陣，當下眾仙去了。

通天教主在誅仙門下抽空看見原始如此行兇，心下大怒，奈何被太上老君與准提拖住手腳，竟不能阻止。

心下悲痛，大叫道：“原始，你怎敢如此！我與你月缺難圓！”

當下抬手祭漁鼓來打原始天尊，原始天尊笑道：“此物焉能傷我！”

抬手一指，顯出一朵青蓮，那漁鼓在空中上下翻騰，只是落不下來。

# 第1093章 長耳定光反叛

原始天尊復來取誅仙劍，通天教主見狀，胸中怒火萬丈，雙眼赤紅，直欲噴出火來。

大叫一聲，將青蓮寶色旗祭起，更不顧及自身，揮舞青萍劍對準准提的諸多手腳猛劈猛砍，准提不敢硬接，只得退走。

通天教主背上卻被老君打了一扁拐，教主也不在意，徑飛身上前與接引廝殺，一手將青蓮寶色旗祭起，直往誅仙劍裹去。

定住誅仙劍的三顆舍利子突然金光大放，將青蓮寶色旗擋住，青蓮寶色旗也自青光蒙蒙，直往誅仙劍裹去，兩邊相持不下。

就見通天教主心念一動，收了誅仙劍陣圖，那誅仙劍頓時憑空懸在空中，被通天教主心神一引，發出一陣悅耳的鳴叫，突然震動不已。

誅仙劍在內，青蓮寶色旗在外，兩邊夾攻，接引又被通天教主揮舞青萍劍一陣猛攻，心神不免分散。

三顆舍利子金光大放一陣之後，頓時失守，復又回到接引頂上。當下青蓮寶色旗卷了誅仙劍。

彼時通天教主與接引以及趕上來的老君、准提、原始四人糾纏甚急，乃大呼道：“雲霄快收了寶劍！”

老君看見，脫出身來，將乾坤圖抖開，命黃巾力士：“將雲霄拿到八景宮中，等我回來處置！”

黃巾力士領命，手持乾坤圖憑空將雲霄拿走了。

通天教主看見大怒，舍了接引與原始天尊又來打太上老君，老君揮扁拐抵擋，那邊准提覷准空擋復又纏了上來，通天教主幾番欲擺脫准提，奈何准提手腳眾多，竟是擺脫不了，旁邊又有老君將扁拐抽冷子打來，原始天尊竟也不知從何處尋了一把仙劍齊來夾攻。

通天教主如何能打得過三位聖人？即便手中有誅仙四劍那也須得布下誅仙劍陣方才能顯出威風，何況如今手中只有一柄青萍劍！原始天尊四人的道行法力並不輸於通天教主啊！

其實論及聖人的本領，雖是各有所長，卻也實在難分高下，只因當時形勢和手中法寶的強弱而有勝負之別，沒有人敢說自己能場場獲勝！

通天教主依仗誅仙四劍的犀利，與任何一位聖人正面相鬥都不會落入下風。

若是布出陣法，更是非四聖不能破。

然而陣法終究移動不便，若是別人不進你陣那又如何？所以誅仙劍陣雖然厲害，卻也不是任何時候都可以布的。

通天教主雖猛，但獨斗四聖卻也是險象環生，只是勉強支持而已。

當下太上老君、原始天尊、准提裹住通天教主廝殺。接引卻空出手來了，回望萬仙陣中廣成子用盤古幡連連破陣，太極圖所化的金橋之中，文殊廣法天尊、普賢真人、懼留孫、玉鼎真人、清虛道德真君、靈寶大法師、道行天尊、白鶴童子各施寶逞威，將截教中人一通好殺。

萬仙陣中，金靈聖母指揮眾仙運轉大陣，可惜攻，攻不破太極圖防禦；守，擋不住盤古幡攻擊，十分被動。

看看一眾小陣俱都被破，只有太極陣、兩儀陣、四相陣、八卦陣、二十八宿大陣、天罡陣、地煞陣等幾個大的陣法還在勉強支撐。

截教萬仙見使盡法力只是打不到闡教眾人身上，俱都心灰意冷，看看那邊通天教主被四聖圍住廝殺，七香車上金靈聖母等許多截教核心弟子均面色嚴峻，眾仙無不心內惶恐：似這般打法還有什麼意思？看看太極圖中闡教眾人肆無忌憚地打殺着截教門人，已有不下千人之數，眾仙無不驚恐，於是數萬門人四散逃走的十之七八，只留下不過五六千之數，俱都退往大陣之後，依託剩下的幾個陣法與闡教相抗。

眼見萬仙一哄而散，其中不乏一些正式入門的弟子，金靈聖母、無當聖母等人喝止不住，眾人對視一眼，俱都從對方眼中看到絕望的神色，心知此戰已將截教人心打散。

金靈聖母抬眼望瞭望那邊的通天教主，眼見通天還在與四聖爭鬥，當下命眾人道：“今日一戰，我截教已然戰敗。老師正為我等拖住對方的幾位聖人，我等門人，不能讓老師久陷險地。無當聖母、瓊宵、毗盧仙，你等速速率領餘下弟子退回碧游宮，貧道在此接應老師！”

一番指派定，無當聖母等人就待離去。

忽聽得那邊闡教眾人在太極圖中呼喊道：“今日誓滅截教，不要走了一個！”

截教眾人無不勃然變色，內中長耳定光仙面色卻是戰戰兢兢，心內計較道：“今日截教大敗，闡教必然追殺至碧游宮，方報我等圍困玉虛宮之仇！若如此，我命休也！只今小命兒為上，不如投了對方吧！拿幾個截教弟子作見面禮，原始天尊心喜之下，必然會將我收下。”

長耳定光仙計議定，對金靈聖母道：“道兄，貧道素蒙老師看重，今日只叫別人回宮，貧道與你在此共同接應老師歸來！”

金靈聖母聞言心下頗為感動，自然無不同意。

當下金靈聖母在七香車上指揮眾仙運轉二十八宿大陣、天罡陣、地煞陣、太極陣等幾個陣法，將太極圖金橋之中闡教眾人的進攻擋住。瓊宵、無當聖母、毗盧仙、羽翼仙、火靈聖母等人便要領着其餘數千弟子離開。

那邊接引看見，大笑道：“貧道東來實為渡有緣之客！今你截教敗落，真可謂患難見人心。其他淺薄之輩俱都走了，餘下的都是心性上佳之人。你等何不皈依了我西方極樂世界，共享無邊清福，豈不強似在這紅塵之中掙扎求生？”

金靈聖母等人聞言莫不咬牙切齒，只有長耳定光仙頗為意動，只是見周圍都是些截教中死忠之輩，長耳定光仙這才一時不敢妄動。

眾皆默默無言，接引看見，笑道：“天數註定我西方當收東南二處三千有緣之客，你等又豈能違逆天命！”

接引抬手將乾坤袋祭起，用手一指，放出漫天金光來收截教眾人。

只見截教數千弟子被這金光一照，竟有大半頭上冒出一道紅氣沖空，將天地映照的一片通紅。

接引大喜，乾坤袋一轉，便將這三千有緣之客盡皆收了。

金靈聖母欲待運轉大陣阻攔時，又被太極圖金橋之中的闡教眾人阻住手腳，只得眼睜睜看着一眾同門俱都被接引用乾坤袋收了去。

只有毗盧仙頭上雖現紅光，卻因在天罡地煞陣中，被大陣護住，接引大意之下，竟不能收走。

接引輕咦了一聲，心念電轉間收了乾坤袋，此是欲留毗盧仙作為繼續向截教進攻的借口。

且說接引收了截教中的三千有緣之客，心內暗道：今番總算不虛此行！只是原始天尊的闡教門下也還有幾位與我西方大有緣法，怎生想個辦法把這幾位收了才好！

接引心下思忖，卻也不再理會金靈聖母等人，復又回來與原始天尊等人合戰通天教主。

金靈聖母等人無計可施，看看還剩有兩三千個門人，金靈聖母恐再生變故，急忙催促無當聖母、瓊宵等人快走。

眾仙見事急，只得走了。

金靈聖母方才鬆了一口氣，復將餘下的幾個大陣全都運轉起來，專心與闡教眾人爭持。

長耳定光仙在陣中觀望良久，見大陣運轉，並無疏漏。有心將金靈聖母拿下去見原始天尊以求保命，又忌憚金靈聖母道行高強，當下不敢妄動。忽打量得八卦台上伶倫手持一面幡站定，長耳定光仙認得是六魂幡，當下大喜，暗道：此真是天數欲教我成功！

當下長耳定光仙徑往八卦台而去，對伶倫道：“今萬仙陣已破，金靈聖母命眾門人俱都迴轉碧游宮。貧道乃你師叔，不忍見你在此無辜殞命。你今將六魂幡與我，由我在此等候老師傳召。你自可隨眾仙一道迴轉，此惜身保命之道也！”

伶倫聞言稽首道：“弟子謝師叔看顧之恩！然而師傅有命，叫我看緊六魂幡，不得有絲毫疏失！弟子豈敢貪生怕死，置師命於不顧！”

長耳定光仙聞言一呃，見伶倫身旁還有龍吉公主與柏鑒二人，當下眼珠一轉，笑道：“既如此，六魂幡干係重大，貧道恐有差池，便留此與你一道看守。如何？”

伶倫哪知道長耳定光仙心有二心，當下不疑有他，反喜道：“有師叔相助，自然是好！”

長耳定光仙聞言嘿嘿一笑，上了八卦台便在伶倫、柏鑒、龍吉公主三人身後站定。

龍吉公主請定光仙前排就坐，以示師叔之尊，定光仙推脫不過，當下便邁步往前走去，正好擠在伶倫與龍吉公主中間，二人側身向外相讓。

定光仙見狀，暗道：機不可失！當下一手掐雷訣打向龍吉公主，一手揮仙劍對準伶倫腦後便砍。

旁邊柏鑒見狀大驚，慌忙揮劍來救，將定光仙手中劍打偏，只砍在伶倫肩頭，手中握不住六魂幡，掉落在地，被長耳定光仙一把抓在手中。

長耳定光仙發出的上清神雷卻已將龍吉公主打成重傷，栽倒在地。

這一下突生變故，眾人都措手不及。

伶倫慌忙去看龍吉公主傷勢，柏鑒揮劍上前對準定光仙便砍。奈何柏鑒武藝雖高，於修仙一道卻着實沒有什麼天分，仗着流波山靈果眾多，勉強成就了仙道便再無寸進，那長耳定光仙卻是大羅金仙的修為，柏鑒哪裡打得過？被長耳定光仙發一道雷打倒在地！

# 第1094章 六魂幡

長耳定光仙搶了六魂幡，又打倒三人，心道：今日破門叛教，已無回頭路走。今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將三人俱都殺了，免得今後因果循環，報應到我頭上！

當下長耳定光仙心中惡念陡生，提劍便欲砍殺伶倫三人。

不想八卦台後一聲獸吼，如耳邊生雷，將長耳定光仙震得跌了一跤，頓時骨疏肉麻。

只見吼聲停息，八卦台後轉出一頭凶獸來，蒼身而獨腳，正是流波山神獸夔牛，雙目赤紅罩定長耳定光仙，一時八卦台前風雨大作，雷聲滾滾。

長耳定光仙見只是一頭坐騎，雖是神獸，心內驚懼之心卻也稍減。當下跳將起來，仗劍來砍夔牛。

那夔牛也是數萬年苦修，尤其在流波山跟隨慕白元神之軀萬年，慕白元神之軀又不把它當做坐騎，心內早認了他是流波山的一份子，因而無論何事何時均不瞞它，夔牛因此早晚聽講截教道法，早已得了大道。

神獸本就神通不凡，這萬年潛修更是不可同日而語。

長耳定光仙將它與一般坐騎等同而視，存了輕視之心，豈能不吃大虧？

就見長耳定光仙仗劍來砍，夔牛將頭上角頂住，捲起獨腳一個飛踢，正中長耳定光仙胸口，頓時打翻在地，吐出滿口鮮血。

只見那夔牛搖頭擺尾，一陣雷電纏繞，竟直立起來化為一個身高丈八的雄壯大漢，一手將長耳定光仙提將起來兜頭就是一拳，被打飛出去，直有百米之遠。

長耳定光仙落在地上，鮮血狂噴，白白圓圓的腦袋一歪，頓時暈了過去。

夔牛彎腰將地上的六魂幡撿起，復又回來將伶倫柏鑒等人帶回八卦台上。

伶倫連忙將囊中丹藥取出，喂龍吉公主吃了一顆，又給柏鑒吃了一顆，這才取葯將自己傷口敷上。

三人一時痊癒，皆拿眼看着夔牛，眼神古怪詭異至極！

夔牛被看得不好意思，摸了摸腦袋上彎彎的長角，這才道：“我不是有意瞞着你們的！是慕白真人說當今正處封神大戰，恐有不測之災，故而叫我隱藏實力，以為奇兵，好暗中看護着你們。我實際早有大羅金仙的實力了，便不偷襲，那長耳定光仙也休想是我對手！”

眾人聞言一陣驚嘆，自己一方突然多出這麼一個強力幫手，均心下喜悅。

當下那夔牛打量的周圍眾人都沒有注意此地，復又搖身化為牛身，伏在八卦台下了。

柏鑒見了遠處地上的長耳定光仙，咬牙切齒道：“此人背師叛教，還要殺我們搶奪六魂幡，實在罪不容誅！待我前去將他打殺了。”提劍便欲上前。

龍吉公主道：“他論輩分乃是我等師叔，便是該死也應有掌教師祖或是一眾師伯們處置，豈能由我等打殺？有壞倫常！”

伶倫聞言躊躇，因先前見了夔牛厲害，下意識地轉頭看向八卦台下，只聽那夔牛打個響鼻，嘟囔道：“背師叛教之徒，人人得而誅之，哪還管什麼倫理綱常！”

伶倫聞言，當下更不遲疑，便示意柏鑒上前。柏鑒大喜，上前去一把提起長耳定光仙，手起劍落，便要砍殺！

忽聽得身後金靈聖母大呼道：“柏鑒，你安敢如此逞凶！那長耳定光仙乃是你師叔，你竟敢如此藐視尊長，暗下殺手，你想叛門出教么！”

原來金靈聖母指揮大陣將闡教眾仙擋的一擋，掩護了眾門人撤退，心下方安。轉頭不見了長耳定光仙，四下打量，猛見八卦台邊柏鑒手提寶劍便要斬殺定光仙，金靈聖母不知詳細，見此不由大怒，急忙厲聲出口阻止。

那邊柏鑒聽得喊聲，收劍道：“此人背叛師門，暗中偷襲我等，欲搶奪六魂幡，我故而殺之。師伯何以反來說我！”

伶倫也與龍吉公主也在一旁解釋，金靈聖母方才信了，怒道：“此賊如此可惡，真枉費平日老師多番眷顧喜愛之情！今日我截教亡者眾多，若是殺之不免讓眾門人生疑。使闡教聞之，也必然笑話我等。不如先將此賊收了，待來日回到碧游宮，稟明老師，明正典刑！”

眾人聞之，皆稱大善！

當下金靈聖母祭起四象塔，將長耳定光仙收入塔中。復對眾人言道：“今日之事，自不能善了。這邊幾個大陣已是搖搖欲墜，幸得闡教門人不多，廣成子等輪番搖動盤古幡，也已力盡。不趁此時離開，更待何時？”

當下金靈聖母高聲呼喚通天教主道：“老師！眾門人俱已退走，請老師定奪！”

只見那邊四聖將通天教主圍在當中，互相支援，你攻我守，將通天教主打得只有招架之功。

通天教主心內震怒，卻也無可奈何，看看再打無益，忽聽得金靈聖母喊聲，當下精神一振，將手中青萍劍對準准提猛砍猛劈，蓋因准提法身強悍，手腳眾多，通天教主屢受他糾纏，心內頗為惱恨他，因而持劍猛砍，打退准提。背後雖被老君抽冷子打了兩扁拐，又被原始天尊刺了一劍，卻也終於殺出圍困來。

通天教主催奎牛回到八卦台，喚伶倫道：“將六魂幡拿來！”

伶倫忙將六魂幡交與通天教主，通天教主乃收劍持幡，默運元神，大叫道：“今日你四人欺我太甚，看我六魂幡來！”

言罷將幡奮力連展了四下，只見幡上六尾之中，有四尾脫落，引動天雷地火，不一時燒個乾淨。

就聽那邊原始天尊與准提、接引俱都大叫一聲，只覺元神紊亂，眼前一陣天旋地轉，天昏地暗，三人俱都掉下雲頭，打了一跌。

只有老君頭頂天地玄黃玲瓏寶塔，顯一朵慶雲上下浮沉，未曾有半分損傷，卻也自吃了一驚，愣愣地站在原地，神情頗為錯愕！

通天教主見六魂幡成功，原始天尊、接引、准提三人俱都出此大丑，不由恨聲開懷大笑道：“今日方叫你等知道我截教大法，非是虛妄！”

笑了一陣，將六魂幡收起，對金靈聖母道：“我等回碧游宮！”

當下截教眾人士氣大振，皆隨通天教主走了。

原始天尊等三人掉下雲頭，昏昏沉沉，半晌方才迴轉過來，聖人不生不滅，自然不可能隕落。但三人受此重傷，俱都大恨。

接引嘆道：“不意截教之中，尚有如此厲害之寶，竟能傷得了我等混元聖人！”

三人齊來稱賀老君不曾遭此一劫，言語中頗有艷羡之色。老君謙遜一陣。復開口道：“當日紫霄宮分寶，通天教主便得了一件六魂幡，你等俱是知道的！今日展動起來的便是此寶了。若論及此寶，固然威力無窮，然而卻也有一大缺陷，使我等今日不須再懼他的六魂幡！”

眾人聽老君說六魂幡還有缺陷，當下急忙問道：“他六魂幡強悍之極，竟能把我等聖人，隨意傷害，終是一大禍害！不知究竟有何缺陷？”

老君乃到：“六魂幡可掛六尾，每一尾可寫一人姓名，寫好之後，尚須祭拜百日，方得成功！待祭拜完全，將幡展動，立時取人性命，全無倖免！今日是我等混元聖人，未曾防備之下尚着了他的道。若是別人，如何還能有命在！”

說到此處，嘆息良久。

原始天尊等人思及剛才之事，心中尚有餘悸，也自嘆息。

老君復又道，“只是這幡雖厲害，卻只能用一次，不能連用。每次用過，便須再次祭拜，祭拜完全之後才能再用。剛才通天教主已將六魂幡展動，現此寶已然無用，故而我說有此缺陷！”

眾人聞言，俱都大喜，暗道：若那六魂幡能接連使用，我等凝神自保尚且不及，那還能做其他？到時豈不是任他通天教主為所欲為了！幸得這六魂幡只能展布一次。

當下原始天尊便道：“他現在依仗六魂幡將我等阻住，自領着門下弟子逃回金鰲島了。此人與我等已是苦大仇深，不趁此時將他截教一舉剪滅，待日後他回復元氣，豈不再次作惡！各位道兄，我等正該趁勝追擊，盡除此教才是！”

接引准提自然並無異議，他二人巴不得道門越衰弱越好，心中暗道：今日不滅了截教，留待日後讓他阻礙我西方大興么？故而二人聞原始天尊之言，正中下懷。

當下三人皆拿眼看向太上老君。

太上老君笑道：“今截教萬仙死的死，跑的跑，人心已然離散。接引道兄已將截教中三千有緣之客收走，通天教主門下不過兩三千殘敗門人，聲勢已然大不如前。通天教主也是混元聖人，不生不滅。我等這次若是逼迫太過，恐日後不好見面！”

原始天尊冷笑道：“道兄還想和通天教主見面？可記得萬仙陣中他拿混沌劍氣砍傷你我之情！況今次大戰，我等哪個沒有損傷？仇恨已結，你今為他着想，他未必領你的情！”

太上老君聞言掃了原始天尊一眼，默默不言。

原始天尊見狀，又道：“大師兄心軟，莫非不想早日結束封神之戰么？”

太上老君閉口不言，原始天尊又道：“方才貧道默算，見封神榜上八萬四千群星惡煞之數大半均已湊齊，唯三百六十五路周天星神中的天罡地煞、二十八宿之數尚是空缺。截教萬仙陣中正有這幾個大陣未破，此豈非天數註定要讓截教中人上榜？道兄勿要推脫！”

# 第1095章 六耳上天請旨

【.】，精彩無彈窗免費閱讀！

太上老君原本是看接引准提有心滅掉截教，因而故意不鬆口，想讓他二人着急。接引准提若是因此苦勸太上老君共去滅截教的話，這便不是道門欠他西方教的人情，反是在還他的人情了。不想原始天尊不開竅，一味搶着相勸，這就成了道門求着西方幫忙滅掉截教，這便又欠了一份不大不小的人情了。

太上老君心下嘆息，知道西方教是不能容忍截教存在的。原始天尊心中嫉恨通天教主，也一定要滅掉截教。當然他太上老君對截教也沒有什麼好感！

一則，長久以來截教勢大，搶了他鴻鈞首徒、道門尊長的名頭；二者，老君對截教教義也頗多微詞，與原始天尊一般認為通天教主不分根性，一味亂收！今次截教萬仙大難臨頭各自飛便是明證！

太上老君對滅掉截教本來是沒有意見的。見故意拿捏姿態，以逼接引准提開口相求的意圖被原始天尊魯莽地破壞掉后，也不再矯情，淡淡地道：“既如此，我等這便往金鰲島追擊截教殘餘去吧！”

當下四聖計議已定，領着雲中子、廣成子等人氣勢洶洶齊往金鰲島而去。

且說流波山中，高明、高覺正密切地監視探聽着昆崙山中動向，忽然二人大叫一聲道：“不好，師傅被原始天尊殺了——！”

倉頡、六耳獼猴、陸壓、蘇妲己以及梅山袁洪等人俱都大驚，六耳獼猴厲聲問道：“怎麼回事？說清楚一點！”

高明高覺哽咽着將慕白元神之軀被原始天尊堵在玉虛宮門口打殺了之事說了一遍，眾人聞言無不悲痛。

六耳獼猴便要出山為慕白元神之軀報仇，被倉頡奮力拉住，道：“師傅行前吩咐，不准我們踏出山門半步！今師兄千萬不可意氣用事啊！”

六耳獼猴怒道：“師傅都死了，還窩在這山中有什麼意思！你既然懼怕，便不用出去，今日我一人出山為師父報仇！”

倉頡聞言氣急道：“師兄你何出此言！我流波山一門上下，豈有貪生怕死之人？只是你想一想，剛才高明高覺二人所說之言中頗有可思慮之處。師兄一向精明強幹，為何每次遇到師傅有事，便如此冒失衝動！”

六耳獼猴聞言，問道：“此事有何可思慮之處？”

倉頡道：“剛才高明高覺所言，道師傅被原始天尊所殺，隨身法寶卻一樣都沒被原始天尊找到，竟是憑空不見了。想師傅手中頗多先天靈寶，怎會憑空不見？雖然原始天尊聖人之尊，他出手打殺師傅，則師傅應該萬無幸理！但凡事都有例外，師傅一向謀定后動，每每逢凶化吉，這次也當吉人自有天相。總之，在沒有師傅確切的消息之前，不可妄動！”

六耳獼猴聞言，心念一動，暗道：“師傅元神之中有一道鴻蒙紫氣，此事除我之外人皆不知！今原始天尊既將師傅打殺，為何不見鴻蒙紫氣？連一眾靈寶俱都不見，豈不是說師傅元神無恙！師傅真的還活着？！！”

當下六耳獼猴細細盤問高明到：“你可真的看見原始天尊打殺了師傅？當時除了師傅的一眾法寶不見了以外，余者有無異樣？”

高明高覺對視一眼，盡皆搖頭，高明道：“我沒看見還有什麼異樣。”

高覺道：“我也沒聽到有什麼異樣的！”

六耳獼猴聞言心下長鬆了一口氣，暗道：“師傅果然無恙！”

當下六耳獼猴卻反過來安慰起一眾傷心的門人來，又對倉頡致歉。

眾人見六耳獼猴轉變如此之快，都不由驚訝。皆暗道：“難道六耳獼猴真的相信師傅沒死！在聖人的全力打殺之下還能保得性命，這可能么？”

眾人心中皆巴望着慕白元神之軀無事，有一份希望都想象成了十分。但這事兒的確也太過匪夷所思，心底實是不抱太大希望的。

只有六耳獼猴信心滿滿，漸漸也感染了眾人。

於是六耳獼猴命高明高覺仔細留心昆崙山大戰，自己卻回到密室靜坐去了。

眾人見六耳獼猴還能凝神打坐，都不由暗嘆。

且說六耳獼猴在密室中靜坐，靜心凝神，默運玄功，將心神沉入虛彌之境，暗暗放出神念，呼喚慕白元神之軀名字，期望能尋找到慕白元神之軀蹤跡。

要知慕白元神之軀與六耳獼猴師徒數萬年，早已心意相通，師徒二人之間，頗有默契。在六耳獼猴的異術被原始天尊破掉之後，慕白元神之軀唯恐自己或者六耳獼猴有什麼不測，而對方卻不清楚情況，致令行事盲目。於是遍尋三界各類秘法，最後選中了巫族之中一門告急傳訊的法門。

要知巫族中人不修元神，但是巫術卻自成一家，威力非凡，常有種種不可思議之功用。

當年巫族不過百萬之數，就能席捲洪荒，與人口數以億計的妖族分庭抗禮，除了巫族中人肉身強悍之外，巫咒的作用也是不可小視的。便是至今道門之中許多術法都有巫術的影子。

巫術自然也分許多種類，其中最普及、最廣泛、也是最龐大的一類便是血咒。

血咒，乃是以自身精血為引，契合大道，引動天地鬼神之力來達成目的。

慕白元神之軀便是選取了這一類血咒的方法，並結合道門寄託神念之術，將自己與六耳獼猴各一滴精血取出，混合封存在一顆靈珠之中，再各自剝離了一絲神念附着在精血之中。這樣便如同與自己血脈相連，不管對方遭受多大的重創，即便法力全失，元神受創，只要如巫族一般還有靈魂存在，便足夠與另一人聯繫了。

此時六耳獼猴便將那顆血靈珠祭起，懸在身前空間之中，散發出陣陣幽幽的血光，將整個洞府映照的詭異非常。六耳獼猴自將心神沉浸入血珠之中，默運元神感受着冥冥中那一絲若有若無的血脈聯繫。

良久、良久，六耳獼猴突然心神一動，隨即一陣狂喜。神色變化之間，突然站起身來，衝出洞府，喜滋滋樂不可支地蹦跳着對眾人道：“師傅有消息了！師傅有消息了！剛才師傅還給我傳信來着！”

眾人聞言無不大喜，圍住六耳獼猴詢問師傅在何處。

六耳獼猴笑嘻嘻頗為神秘地道：“師傅今在天下間最安全的地方，那地方實在太過特殊，師傅囑我不要向外說。只命我出外辦幾件事，先為師傅歸來作點準備！”

眾人聞言如何能夠甘心，皆眼巴巴地望着六耳獼猴，希望能再打聽一點內幕。

六耳獼猴見狀，不忍違了大家的意，當下抬手指天，口中道：“師傅就在那裡！”

眾人不解其意，只有陸壓經歷過洪荒之事，見識廣博，聞言臉色一變，面上不經意地閃過一絲莫名的笑意，顯然是有所悟。

六耳獼猴又問昆崙山大戰的經過，高明、高覺道：“今日原始天尊、太上老君會同接引、准提共破萬仙陣，只今已入誅仙陣中，形勢殊為不妙！”

六耳獼猴聞言大驚，道聲：“我去也！”

便駕雲離了流波山，直往天庭而來。卻不去拜見玉帝，徑往各部職司處尋找出身截教的神官。

少時，眾人聽得消息，俱都來了。

六耳獼猴一番清點，竟有一千多人，當下大喜，看看眾人聚齊，六耳獼猴高聲道：“今掌教老爺率一眾同門前往崑崙與闡教賭鬥，本是為完封神殺劫。奈何原始天尊賊心不死，直欲滅掉我教，將教中弟子，隨意打殺！現二教已然開始大戰，然闡教那邊有四位聖人，掌教老爺終究寡不敵眾。若有一個疏失，我截教果然被滅，我等縱然為神，也是無根飄萍矣！”

眾人聞言，無不激動，皆吵吵嚷嚷着要下界去助戰。

六耳獼猴連忙制止道：“我截教數萬門人，多我等千餘弟子也顯不出什麼來。然而我等既然為神，各有職司，自可設法從側向相助。”

眾神聽得此言，俱都恍然大悟。

內中有李德、金素二位天君，在雷部為官，算來也是清福正神之位。他二人早早上了天庭，卻是躲開了封神大劫，白得了個肉身成聖。今聽六耳獼猴如此言說，當下道：“我二人在雷部，待我前去發天雷將昆崙山擊毀，助老師一助！”

眾人七嘴八舌，皆願出力。正要前去付諸行動，有十二元辰之當值神官匆匆忙忙跑來，神情驚駭欲絕地道：“我剛才趁當值之便，查看昆崙山，見誅仙劍陣已被四聖聯手破了，原始天尊還將戮仙、陷仙兩口寶劍搶走。一眾門人死的死、逃的逃，又被接引使乾坤袋收了三千之數。今我截教加上我等神官也不過三四千弟子了。”

正說之間，另有神官來報：“掌教老師已然領着眾門人敗回碧游宮去了。”

眾人聞言無不大驚失色，默默半晌無言。

不一時，又有人來報說：“原始天尊等人自恃強橫，竟一心欲滅我截教。現已率闡教眾人往碧游宮殺去了！”

眾人聽得怒氣填膺，皆欲下界回碧游宮相助。

六耳獼猴思及慕白元神之軀之言，急忙阻止道：“今我等俱在天庭為官，若要下界，豈非荒廢職司？況且我等便要下界，也需向玉帝請得詔命，名正言順地下界，豈不是更好？”

# 第1096章 假聖旨

六耳獼猴用血靈珠與秦華聯繫，得知秦華果然無事，不由大喜過望。當下出洞府將此喜事告知一眾同門，眾人俱都大喜。六耳獼猴又問昆崙山大戰的經過，高明、高覺道：“今日原始天尊、太上老君會同接引、准提共破萬仙陣，只今已入誅仙陣中，形勢殊為不妙！”

六耳獼猴聞言大驚，道聲：“我去也！”便駕雲離了流波山，直往天庭而來。卻不去拜見玉帝，徑往各部職司處尋找出身截教的神官。少時，眾人聽得消息，俱都來了。六耳獼猴一番清點，竟有一千多人，當下大喜，看看眾人聚齊，六耳獼猴高聲道：“今掌教老爺率一眾同門前往崑崙與闡教賭鬥，本是為完封神殺劫。奈何原始天尊賊心不死，直欲滅掉我教，將教中弟子，隨意打殺！現二教已然開始大戰，然闡教那邊有四位聖人，掌教老爺終究寡不敵眾。若有一個疏失，我截教果然被滅，我等縱然為神，也是無根飄萍矣！”

眾人聞言，無不激動，皆吵吵嚷嚷着要下界去助戰。六耳獼猴連忙制止道：“我截教數萬門人，多我等千餘弟子也顯不出什麼來。然而我等既然為神，各有職司，自可設法從側向相助。”眾神聽得此言，俱都恍然大悟。內中有李德、金素二位天君，在雷部為官，算來也是清福正神之位。他二人早早上了天庭，卻是躲開了封神大劫，白得了個肉身成聖。今聽六耳獼猴如此言說，當下道：“我二人在雷部，待我前去發天雷將昆崙山擊毀，助老師一助！”

眾人七嘴八舌，皆願出力。正要前去付諸行動，有十二元辰之當值神官匆匆忙忙跑來，神情驚駭欲絕地道：“我剛才趁當值之便，查看昆崙山，見誅仙劍陣已被四聖聯手破了。原始天尊還將戮仙、陷仙兩口寶劍搶走。一眾門人死的死、逃的逃，又被接引使乾坤袋收了三千之數。今我截教加上我等神官也不過三四千弟子了。”

正說之間，另有神官來報：“掌教老師已然領着眾門人敗回碧游宮去了。”眾人聞言無不大驚失色，默默半晌無言。不一時，又有人來報說：“原始天尊等人自恃強橫，竟一心欲滅我截教。現已率闡教眾人往碧游宮殺去了！”

眾人聽得怒氣填膺。皆欲下界回碧游宮相助。六耳獼猴思及秦華之言，急忙阻止道：“今我等俱在天庭為官，若要下界，豈非荒廢職司？況且我等便要下界，也需向玉帝請得詔命，名正言順地下界，豈不是更好？”

金素大聲道：“我等乃是聖人門下，管他玉帝同不同意，今便下界了。又能怎的？”

六耳獼猴聞言嘿嘿笑道：“那自然不同的！若有玉帝詔命，我等便是奉旨下界，他太上老君、原始天尊明面上也不得不顧忌一二。若是私自下界。若被原始天尊尋個由頭反將我等打殺了，那豈不是太冤！”

當下六耳獼猴再不廢話，抬手打出一枚玉符下界，將龍吉公主和伶倫二人招上天庭來，六耳獼猴先自領着眾神往凌霄寶殿而去。眾人來到殿上，參拜玉帝畢，六耳獼猴稟到：“臣啟陛下！現今三界處封神之劫，人間混亂征戰尚未停息，修士之間又起紛爭。今原始天尊依仗闡教道法。聯合太上老君、西方教接引准提等人肆意欺凌我教！想我截教門人，一向奉公守法，為三界穩定可謂立下汗馬功勞，今乃不幸遭此禍殃，實原始天尊肆意凶頑之過也！陛下為三界之主，眾生仰望，豈能坐視此輩濫造殺孽！臣等懇請陛下發下諭旨，斥責原始天尊之罪，令其閉門思過。制止了闡教逞凶，還三界一個太平，則世間萬民無不歡欣鼓舞，稱頌陛下之德！”

六耳獼猴一本正經地將這番話說完，滿殿文武眾神俱都聽得臉色古怪，想笑又不敢笑，憋得兩腮通紅，皆拿眼瞅着玉皇大帝，看玉帝如何應對。

玉皇大帝龍椅上聽的六耳獼猴一口一個“凶頑之輩”地叫着原始天尊等人。長久以來受氣的心靈也是一陣舒暢。但玉帝雖是三界之主。又豈能阻止聖人行事，況且還要“發下諭旨。斥責原始天尊之罪，令其閉門思過”。想來確實令人神往，但玉皇大帝有這個本事么？恐怕這邊玉皇大帝若真的發下這道諭旨，那邊原始天尊轉眼就提劍打上凌霄寶殿來了。

況且玉帝為了自己能獨掌權柄。巴不得聖人們打得昏天黑地。最好所有聖人弟子全都死絕了才好。他日後才再不會有掣肘顧忌。又怎會發下諭旨制止大戰呢？此封神之戰說到底也是為他天庭充實實力啊！

當下玉帝心情舒暢。面上卻不動聲色地道：“唔。竟有此事！嗯。既是聖人爭鬥。我等皆是道門弟子。怎好乾預？況今正處封神殺劫。一眾修士地生死禍福皆由自取。此是天數如此。朕既是三界之主。又怎能違逆天命！”

六耳獼猴見此。領着眾神又是一通拜請。仙班之中有闡教南極仙翁也在天庭。見六耳獼猴等人如此編排闡教。如何能忍？當即出班與六耳獼猴等人爭論起來。天庭一時亂鬨哄地。

此時龍吉公主與伶倫二人卻已上了天庭。徑入瑤池來見王母。母女相見。自是喜悅不表。溫情過後。就聽王母娘娘道：“當年你父皇在三教聖人弟子面前受了氣。恰逢你有小錯。故而遷怒於你。將你貶謫下凡到了鳳凰山青鸞斗闕。你父皇也頗有悔恨。只是拉不下面子招你上來而已。後來又是封神之戰。不想你竟也捲入進去。更與截教中人結緣。”說著狠狠地瞪了伶倫一眼。伶倫只得賠笑。那王母復又說道：“這總是天數註定。已成事實。便也罷了！你今既然回來。便不要再走了。我聞原始天尊等四位聖人聯合攻打截教。你若此時回去。恐性命不保！”

龍吉公主急忙道：“今我既已入了截教之門。豈能坐視！況父皇將我貶下人間。又恰逢神仙殺劫。女兒已然沾惹紅塵。便是劫中之人。怎能逃脫？”

王母娘娘聞言厲聲道：“你在瑤池。誰敢動你半分！我與你父皇終歸是鴻鈞道祖親自敕封地三界之主。他原始天尊雖是聖人。也要看顧些情面吧！”

伶倫聞言插口道：“公主留在瑤池是為上策！截教之事，自有我去奔走，何須勞煩公主隨我輕身涉險？伶倫心下實不安

王母娘娘面帶讚許之色地看了伶倫一眼，又對龍吉公主一番軟硬言語，龍吉公主只得答應留在瑤池。當下王母娘娘對龍吉公主說道：“你這數百年來孤身一人在下界，你父皇也甚是想念，我去凌霄寶殿看看，今日你父皇為何還不回來！”

當下王母娘娘去了。龍吉乃對伶倫輕輕一笑，徑去書房之中尋了一張空白聖旨，因為玉帝與王母也常在瑤池處理事務，因此這裏也有聖旨留存備用。當下二人取了一張，伶倫便取案上御筆寫了一份詔書，卻找不到昊天玉帝的印璽。龍吉公主道：“天庭大印自有父皇身邊的掌印官隨身掌管，一向不離父皇左右，今瑤池之中只有一方私印。”

伶倫聞言道：“本就是假的，何分私印公印？”於是二人便取印蓋上，伶倫收了詔書，對龍吉公主道：“今我等做成此事，恐玉帝與王母回來責罰，如之奈何？”

龍吉公主笑道：“我本就是被貶之身，即便父皇責罰也不過將我再貶一次，總不會將我殺了！”伶倫聞言歉道：“若如此豈非讓你父女不和？若玉帝審問，你只管說是我自作主張所為。想我伶倫道行雖淺，卻也算是聖人門下。玉帝即便責罰下來，也終會看在掌教師祖面上，將我從輕發落！”

當下二人商議定，伶倫徑出瑤池，偷偷叫了截教中的一名當值神官去叫六耳獼猴，自在南天門下站定。

且說六耳獼猴等人在大殿上與南極仙翁等人大罵，昊天玉帝也不管不問，任他兩家聖人門徒自相爭執。既不表態，也不發旨。忽六耳獼猴接到同門傳信，當下嘿嘿一笑，對玉帝道：“既然此事不可為，臣等告退！然微臣甚是挂念師門之事，請旨回山拜見老師。”

玉帝心道：你什麼時候在天庭正經的當值過？現在又假惺惺地向我告假，真箇憊懶無賴！玉帝乃隨口道：“准了！”

六耳獼猴得令，徑出凌霄殿來到南天門，見了伶倫。伶倫乃將聖旨交與六耳獼猴，口中道：“此物雖是真品，終究是我等自己做地，騙不得許久！師兄既是神官，正可前去傳旨！只恐被人發覺，反惹不測禍殃！”

六耳獼猴道：“師傅既傳令要我等如此做，必有道理。想必拖得片刻，自然會有轉機！”

二人商議，不期被身後一人聽到，大怒道：“原來你等這般膽大妄為，竟敢假傳聖旨！截教眾人真是無所不為，奸險之甚！今日貧道便把你們拿去凌霄殿，將此事昭告三界，將你等明正典刑！”

# 第1097章 六耳傳旨

通天教主回到碧游宮，查點門下弟子，只剩兩三千之數，不由甚為悲傷，門下弟子個個垂淚。

金靈聖母道：“當日萬仙陣破，一眾門人見事不可為，自行離散，四下奔逃者十之七八，接引又用乾坤袋收走了三千，因此只有這兩千餘人了。

通天教主聞言默然良久，嘆道：“各人緣法，強求不來。他等既然惜身保命，自行離開，與我師徒緣分便已斷絕。從今之後，再無瓜葛，我也不再追究！”

眾人聞言，躬身應是。

金靈聖母從四象塔中放出長耳定光仙，奏道：“長耳定光仙背師叛教，竟還賊膽包天，意欲搶奪六魂幡，並打傷伶倫、柏鑒、龍吉公主三人，作惡尤甚，罪行滔天。弟子不敢擅專，特請老師處置。”

通天教主聞言勃然變色，用手一指，長耳定光仙頓時清醒過來，看清周圍情形之後，立馬一頭跪倒在地，對着通天教主痛哭求饒。

通天教主怒氣不息，一眾門人都憋了滿腔怒氣，皆要殺長耳定光仙泄恨。

長耳定光仙大驚失色，泣拜道：“弟子自知罪惡滔天，萬死難恕。但請老師顧念師徒數萬年，弟子每日侍奉，朝夕請安參拜之情，饒弟子一命！懇請老師大發慈悲！”

通天教主記起長耳定光仙數萬年來隨侍身邊，晨昏跪拜請安之景，慟道：“你既知師徒數萬年，情分深厚，何以今日卻要叛教！你走便走了，為何要搶六魂幡，還打傷同門！似此這般，我豈能饒你！”

言罷，命金靈聖母，“將長耳定光仙殺了，以正教規！”

金靈聖母領命，將長耳定光仙帶出宮外，按在紫芝崖上跪好，截教眾仙在一旁站定，金靈聖母一聲令下，眾仙齊齊抬手發雷，頓時萬雷轟頂，瞬間將長耳定光仙震成飛灰，一道真靈逸出，往封神台上去了。

金靈聖母回宮向通天教主交旨，通天教主也自嘆息不已。

瓊宵上前一步，將絕仙劍奉上，通天教主提劍悲道：“此四劍乃我鎮教之寶，不意今番被原始天尊收去兩把，雲霄又被太上老君帶回了八景宮。何以天不佑我道！”

正自嘆息間，忽見水火童子慌慌張張進來稟報道：“啟稟老爺，太上老君、原始天尊、接引、准提領着闡教門人進島來了。”

通天教主大驚，就聽碧游宮外原始天尊的聲音傳來：“通天，你圍我玉虛宮，今日報應就在眼前！此乃天理循環，快快出來見過真偽！”

通天教主聞言大怒，便領着眾仙徑出碧游宮，在宮外場中站定。

原始天尊、太上老君、接引、准提一字排開，身後跟着闡教門人。不過十來個弟子，自然是不夠圍住碧游宮的，只將宮門堵住，截教眾人若要出入，那倒也並非沒有辦法。

通天教主見了原始天尊，怒道：“原始，我與你兩家賭鬥，是你先壞規矩，我方圍你玉虛宮。今日你復賊心不死，又追來這裏，意欲何為？”

原始天尊笑道：“好教你得知，我等今日到來便是因你這一教上下均是肆意凶頑，人言獸行，不知順逆之輩，並無一個根性深重之人，至令生靈塗炭，三界遭此禍殃。我等順應天命，故而前來盡除此教，以浮天下之望！”

通天教主聞言氣急而笑，嘆道：“當日吾師一教傳三友，不意今日竟至於此！原始，你欲滅我教，可想好了怎麼將我封印么？”

原始天尊聞言色變，默默不言，接引、准提也自面面相覷。

要說這通天教主執掌截教，若要滅掉截教，那麼自然要首先將通天教主解決！否則一教之長尚在，隨時可以再次招收門人弟子，又如何算是滅了此教？

教義傳承不同於其他，那是講究薪盡火傳的，只要有人，那麼這個教派就還在。但是通天教主也是不生不滅的混元聖人，聖人最多只能被封印，那是不可能隕落的。

然而封印一個聖人又豈是等閑可以做到的？

原始天尊一時哪裡能想到什麼辦法，頓時被通天教主問得目瞪口呆。

倒是旁邊准提回過神來，稽首宣了聲佛號，道：“今日此來，雖不能將通天教主如何，但也得先將他門下一干凶頑之輩俱都打殺了，方才不枉走這一遭！”

通天教主聞言冷笑道：“現在貧道我門人眾多，為了看顧這個，不免失了那個，不能放開手腳，故而屢被你等所趁。若今日我門下俱都遭劫隕落，那貧道還有什麼顧忌的？除非你等將我封印，或者一直把門人弟子帶在身邊，否則你四人門下，貧道見一個殺一個，大家一拍兩散。貧道做不成教主，你們也一樣不能傳教。”

原始天尊等人聽得又驚又怒，接引、准提對視一眼，皆從對方眼中看到了驚駭之意，太上老君皺眉不語。

雲中子、廣成子等人俱都臉色震恐，心下惴惴不安地望着原始天尊。

原始天尊見眾人神色，知道不好，心下卻也着實沒有主意。

一直以來，通天教主都沒有什麼出格的舉動，凡是門人之間的比斗，通天教主都不插手，也從不出手對付門人小輩，每次只是在有其他聖人對付自己弟子的時候，他方才出手救援，显示怒氣。

這豈是通天教主心地善良，不忍心欺凌他教門人？

實是因為通天教主自己門人眾多，家大業大，因而一直不想與原始天尊等人撕破最後一層麵皮。

否則，到得那時，你殺我門下，我也殺你弟子，原始天尊不過十幾個得力弟子，太上老君更是只有一個，即便把他們的徒弟全都殺了，也不夠抵償自己的數萬門人，因而通天教主平常是能忍就忍了，只要面子上差不多能過得去也就是了。

但是今天，原始天尊竟公然當面說出滅教之言，通天教主如何還能忍得住，當即大怒出口，直言威脅原始天尊要來個魚死網破！當下便將原始天尊等人唬住了。

原始天尊心下躊躇，暗道：若滅了截教，他果然來殺我弟子，防不勝防之下，一眾門人哪還有命在？

接引准提也是此心，當下俱都不言。

場面一時陷入難言的沉寂，就聽老君開口道：“天下間能夠封印聖人的方法雖然不多，卻也總有那麼一兩個的！”

原始天尊連忙相問。

老君道：“天地萬物，總在陰陽五行之內。所謂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其實不過是一句誇大之言，本意乃是指本領高強而已，並非就是無所顧忌了。天地間除了鴻鈞道祖，又有誰不受這天道的約束？即便我等聖人也不能為所欲為啊！”

原始天尊點頭稱是，老君又道：“天地開闢，大道乃立！天道乃將不受約束的生靈俱都滅絕，即便將這天地開闢的盤古大神也不脫此厄！可見大道乃是無人可以超越的存在。老師鴻鈞道祖以身合天道，才是真真正正達到了無上至高的境界。我等聖人乃是經天道承認，不生不滅、不沾因果、不落凡塵。卻也不能逆天而為！”

原始天尊聞言，恍然大悟，道：“如今通天教主犯了眾怒，我等以四敵一。天道為了維護三界的穩定，必然會站在我們這一邊。通天教主必然失敗！”

見太上老君點頭，接引准提及闡教眾人無不大鬆了一口氣。

准提道：“雖是天道在我，然而今通天教主已放出狠話，我等終歸得想個辦法應對才是。”

闡教眾人聞言均想：“是極！總不能等着天道憑空將他通天教主收了吧！”當下都拿眼望着太上老君，期望他指點出一個辦法來。

太上老君卻對眾人視而不見，徑自閉目靜思了去，再不復言。

開玩笑！封印聖人的方法，即便是真有，那也是可以隨便說的么？說了豈不是大折了聖人的顏面？

太上老君不說，原始天尊、接引、准提三人自身也是混元聖人，略一思索之下，卻也各自想出了一點眉目。但無一不是條件苛刻，極難實現，一時之間都不可能做到！

當下原始天尊索性大叫道：“既是天命在我，還有什麼可顧忌的？即便通天教主要報復，那也是日後之事。說不定到時天道顯靈，便將通天收了去呢！”

老君也道：“即便我等一時無法封印通天，將他拿到紫霄宮去交與老師鴻鈞道祖處置也不失為一個好辦法！”

當下四聖計議定，原始天尊揮舞三寶玉如意上前，就要與通天廝殺。

通天教主見話說到這個份上，原始天尊仍然悍然動手，不由勃然大怒，立馬揮劍還擊。

太上老君將太極圖護住闡教眾人，自頂着玄黃塔上前來夾攻通天教主，接引、准提也來搶攻。

五聖大戰，看看打了數個回合，只聽天空傳來一聲大叫：“昊天金闕玉皇大帝有旨到——，太上老君、原始天尊、通天教主、接引、准提，接旨——！”

眾人聞言大奇，暗道這玉皇大帝吃了雄心豹子膽了？竟敢叫聖人接旨！連忙各自住手查看，忽抬眼一看那傳旨之人，竟是截教流波山慕白元神之軀真人門下弟子六耳獼猴。

# 第1098章 救雲霄

原始天尊大怒道：“六耳獼猴，你傳的什麼聖旨！”

六耳獼猴揚了揚手中的明黃色綢卷，笑道：“我自然傳的天帝旨意！昊天玉帝乃是鴻鈞道祖親封的三界之主。你等雖是聖人，總在這天地之間，如何不聽旨意行事？”

說話間，將手中聖旨捏了捏，笑道：“難道你們想抗旨么？原始天尊你可要想清楚，昊天玉帝乃三界之首，你違抗他就是違抗三界眾生，違抗三界眾生就是違抗天命，違抗天命就是與天道作對，就是不把鴻鈞道祖放在眼裡。上次你那十二大弟子藐視玉帝權威，結果導致身犯殺戒，搞得天下修士俱都遭逢封神殺劫。今番你若抗旨，可要想清楚後果！”

原始天尊被六耳獼猴一番話說得啞口無言，他聖人之尊，如何能受別人指派？即便玉皇大帝那也不行！而且說起來聖人的地位超凡脫俗，還在玉帝之上。根本管不到聖人頭上，相反，玉帝見了聖人還要規規矩矩地起身行禮，口中稱頌。

但話說回來，玉帝也的確是三界共主，鴻鈞道祖親封，地位與眾不同。若是他突然硬氣起來，身後有天道眷顧，聖人也不得不尊重幾分。

原始天尊不好說玉帝的不是，當下定定地看了六耳獼猴一陣，突然笑道：“你手中那是聖旨么，你再看看！”

六耳獼猴定睛一看，頓時傻眼了，手中哪還有什麼聖旨？左看右看分明就只有一張發黃的樹恭弘=叶 恭弘。六耳獼猴知道着了原始天尊的道，心中一驚，急思脫身之計，突然將那樹恭弘=叶 恭弘一扔，大叫道：“我的聖旨呢？我的聖旨掉哪兒去了？這叫我怎麼向陛下交代啊！”

一邊呼天搶地地大叫着，一邊東張西望做尋找之狀迅速往天庭而去。

原始天尊見六耳獼猴走了，心下疑惑玉帝怎會發如此一道旨意交與截教？可惜天機晦暗不明，算不出頭緒，原始天尊也就不再理會。反正昊天玉帝即便當面也不能把他原始天尊怎麼樣。

當下原始天尊復又回過頭來與通天教主繼續廝殺，闡教眾人在太極圖保護之下也各施術放寶往截教眾仙打去。

截教眾仙又攻不破太極圖防禦，被打得鬱悶非常。

金靈聖母只得領着門人退回碧游宮，不一時，通天教主也自回宮來。抬手將碧游宮大門層層禁制住，與眾門人相視無言。

原始天尊在碧游宮外，見通天教主退回宮內，當下祭起盤古幡，發出道道混沌之氣猛烈攻擊碧游宮大門，准提祭七寶妙樹杖從旁相助。

眼見碧游宮大門一陣晃動，通天教主大怒，便要出宮去與原始天尊再打。

眾門人之中轉出伶倫，乃是六耳獼猴傳旨之時混進碧游宮來的。

伶倫徑來拜見了通天教主，口中道：“今日弟子陪龍吉公主上天庭省親。不意遇到此人慾要阻我歸路，弟子因將其拿下，請師祖定奪！”

言罷，將手中竹簫一抖，掉出南極仙翁來。

通天教主大喜，便命：“將南極仙翁拿到宮外，看原始天尊如何應對！”

伶倫領命，就將南極仙翁帶到宮門，伶倫打開門，卻並不出去，只在門內手按南極仙翁命門大呼道：“原始天尊，你乃聖人之尊，前日先壞賭鬥，今日復仗勢圍我碧游宮，將我截教門人一通打殺！你闡教門下也有弟子，你能護得了他們一世么？你且看這是誰！”

原始天尊在碧游宮外定睛一看，見南極仙翁神情萎頓被伶倫抓在手中，當即大怒。對接引等道：“截教中人如此凶頑，若今日不滅此教，他日我等門人還能安生么？”

接引、准提聞言，肅然點頭，老君淡淡地道：“今南極仙翁被他等拿在手中，要挾我等，如之奈何？”

原始天尊等人見南極仙翁被伶倫抓住，以此要挾自己，當下大怒，然而顧忌門人性命，頓時又有些無從下手，只得停止了攻擊碧游宮，轉頭與太上老君等人商量對策！

准提望瞭望太上老君臉色，狀似隨意地道：“昨日萬仙陣中太上道兄將截教弟子云霄抓走，那雲霄手中還有誅仙劍與我西方的青蓮寶色旗。道兄何不將雲霄拿來，與通天教主交換南極仙翁！”

原始天尊聞言喜道：“如此甚好！請大師兄定奪。”

太上老君看了看原始天尊，又掃了准提一眼，這才緩緩開口道：“既是你等均有此意，貧道自無不可！”便命身後玄都大法師道，“你回宮去，將雲霄帶到此處！”

玄都大法師會意領命而去。

闡教弟子便在金鰲島上搭好蘆蓬，將原始天尊等四聖請了進去休憩。

且說玄都大法師駕雲回到八景宮，問金衣、銀衣兩位童子道：“昨日老爺拿回宮的那人在何處？”

銀衣童子答道：“在後園之中！”

玄都大法師乃直入後園，見桃林之中雲霄果然被乾坤圖裹來至此。當下玄都上前長嘆一聲，一手將乾坤圖的兩角提起，隨即返身出宮而去。

行不多遠，就見前方有一朵墨底金邊彩雲阻住去路。

玄都大法師定睛一看，認得是人族字聖，流波山門下倉頡。兩側前方各有一名七八歲模樣的童子，頭上各纏着一個碧綠的葫蘆，粉嘟嘟、胖乎乎的甚是可愛。

玄都大法師卻不認得這兩個童子是誰，遂不以為意，當下只對倉頡稽首作禮道：“道友乃是人族字聖，身份不同平常，不在山中納福，接收萬千生民朝拜，何故卻來阻我去路？”

倉頡稽首還禮，口中道：“我乃截教門人，今日眼見門中師伯被擒，豈能不來救援？玄都大法師，我敬你是道門二代弟子之首，不願與你為敵！你今將雲霄娘娘放下，自行離去便了。”

玄都大法師聞言失笑道：“貧道奉掌教老師之命拿雲霄到金鰲島去，豈能有失？道友之言，實是難為貧道了！道友今日既然將我堵住，何不施展手段讓貧道開開眼界！若能得勝，雲霄自然奉還於你！”

倉頡稽首道：“如此，貧道便得罪了！”

當下抬手祭出一卷竹簡，在空中展開，濃濃的書卷之氣散發開來，久久不散。

那竹簡飛舞一陣，陡然金光大放，展動之間，圈成一圈將玄都大法師圍在當中，頓時飛出無數斗大的文字，字字飽含天地至理，金光閃閃，徑往玄都大法師撞了過去。

玄都大法師乃三教首徒，修為高深，見狀卻也並不慌亂，顯出頂上慶雲，垂下道道珠花護住全身，手提寶劍揮舞，將飛來的金字一個個盡皆打碎。

然而文字無窮無盡，玄都大法師打了片刻，心內焦急，當下提劍上前，欲要破簡而出，旁邊高明高覺看見，高覺呼地一口黃風吹出，玄都大法師不曾在意，被這三位神風吹個正着，頂上慶雲頓時消散了個七七八八。

那邊高明覷準時機，張弓搭箭，一箭正中玄都肩頭，手中一松，乾坤圖頓時掉落下去。玄都大法師心下大驚，口中念念有詞，那乾坤圖聽此召喚，復又飛騰起來，回到玄都手中。

玄都大法師受此重傷，心內震怒，抬手將一張符印印在雲霄額上，復將乾坤圖取了下來，抬手抖開，就要來抓高明高覺。

三人見狀大驚，倉頡正要再放法寶，忽一道白光閃過，就聽玄都大叫一聲，栽倒在地，一條手臂齊根而斷，鮮血撒了一地。

眾人看時，卻是陸壓手持斬仙飛刀飄飄而來。

玄都大法師身受重創，心內驚怒，當下縱遁術逃走了。

眾人也不趕他，高明高覺上前將雲霄額上符印取下，雲霄方才悠悠醒轉，見了周圍情景，知是倉頡等救了自己，當下稽首稱謝。

倉頡三人連道不敢，陸壓卻鼻孔朝天，並不搭理雲霄，轉身便走。

雲霄在身後大呼道：“今日道友以德報怨，貧道銘記在心，先行謝過！”

陸壓冷哼道：“我不過看在慕白道兄面上方才出手，何須你謝？”當下徑自走了。

倉頡等不知其意，也不好多問，三人將原始天尊等四聖圍堵碧游宮之事說了一遍，就邀雲霄共迴流波山暫避。

雲霄也知道現今回碧游宮甚難，當下便與倉頡等共回了流波山等待消息。

且說玄都大法師帶傷來到金鰲島，進蘆蓬對太上老君稟報事情經過，眾人無不大驚。

太上老君用丹藥為玄都大法師治傷，將手一指，玄都斷臂之上復又長出一隻新的手臂來，運轉如意，並無半分不妥。

玄都連忙謝恩。

老君微微一笑，轉頭看了看準提，口中道：“不意雲霄竟被倉頡等人救走！那倉頡乃人族字聖，造字之功，德配天地，福澤萬代，實是非同小可，不可輕動。今雲霄又被救走，南極仙翁尚在對方手中，我等當如何應對？”

接引、准提對視一眼，皆從對方眼中看到懊惱之意。本想既然捉了雲霄，則他西方教失落的青蓮寶色旗自然能夠向老君要回來，誰想又有這番變故！

當下准提暗暗悔恨，心中責怪玄都大法師辦事不牢，乃開口道：“今日既然是倉頡救了雲霄，想必他等俱都迴轉流波山去了。那流波山也是截教一脈，我等今既然要滅截教，自然不可將流波山放過了。不如就此前去，將雲霄在次捉了，搜回法寶，豈不是兩便！”

# 第1099章 天將大亂

原始天尊當即點頭同意，太上老君淡淡地道：“今慕白已亡，流波山中不過是幾個截教三代弟子，我等身為混元聖人，豈能如此不顧身份顏面？”

原始天尊一愣，接引准提俱都低頭不言。

太上老君既然如此挑明了說，他三人自然誰也不肯丟這個臉面，頓時俱都有些臉色難看！

原始天尊乃道：“既如此，可教廣成子等人前往，但云霄手握混元金斗，今更有青蓮寶色旗、誅仙劍，又有流波山倉頡等人相助，實力也是甚強，恐廣成子等人不能成功。如之奈何？”

言罷，拿眼看着太上老君。

老君默然不語。

原始天尊無奈，只得命廣成子上來，將盤古幡付與說道：“今你等門人可去流波山，將雲霄捉來見我！”

廣成子領命，領着一眾門人俱都去了，只有雲中子與白鶴童子留在原始天尊身邊。

眾人俱都等待，不多時，只見廣成子等人垂頭喪氣地回來，去時是八個，回來卻只有七個，單隻少了靈寶大法師，廣成子手上着傷，原始天尊驚問緣故。

廣成子道：“我等尚未到達流波山，不知何故行蹤便已被他等知曉。半路竟有埋伏，雲霄祭混元金斗將靈寶大法師拿走，弟子未及祭寶，另有陸壓手持斬仙葫蘆將我打傷！倉頡、袁洪等人俱都來攻，我等抵擋不住，只得縱遁術回來複命。請老師責罰！”

原始天尊聞言看了看老君，默然半晌才道：“此是對方兇惡，與你等無干！今既回來，可下去養傷休息！”

廣成子去了。

原始天尊坐回蘆蓬，默默不言。

准提搖頭晃腦地道：“不想截教中一個弟子的山門都如此難攻，一眾門人齊出竟不能成功！厲害啊，厲害！”

接引道：“既然如此厲害，我等何不前去看看？”

原始天尊見門人丟臉，正憋了一肚子火，忽聞准提在旁先是冷嘲熱諷，接引又趁機慫恿，原始天尊面上掛不住，就要同意。

太上老君淡淡地道：“我等混元聖人，修成萬劫不滅之身，況且也是為人師長，豈可主動前往與一眾小輩計較？流波山中都是些三代弟子，我等門人落敗已是不堪，若再親自出馬，與一眾三代弟子對陣交手，豈不更是大丟臉面，遺笑天下！”

原始天尊聞言面色紫漲，氣悶之極。道理雖是，這口氣卻也着實鬱郁難出。當下借口辯道：“我非為拿流波山眾人泄憤，但我門下靈寶大法師被他等捉走，豈能不去解救？”

准提聞言看了看老君，面上閃過一陣恍然的神色，起身道：“既如此，此處還須原始道兄主持，貧道便代你往流波山走一遭。一則救回靈寶大法師，二則拿下雲霄交換南極仙翁，貧道也正好取回青蓮寶色旗！”

正說之間，忽聽外面有吵雜之聲，白鶴童子神色古怪地進來稟報道：“靈寶大法師已然回來！只是好像有些不妥！”

原始天尊聞言，叫將靈寶大法師帶進來。

不一時，廣成子等將靈寶大法師抗進蘆蓬，原始天尊四人一看，不由變色。

只見那靈寶大法師表情獃滯，雙眼無神，行動甚是木訥，宛如行屍走肉。

原始天尊咬牙道：“此必是拘魂之術！”

廣成子將一封書信奉上，原始天尊啟開看視，見其寫到：“截教流波山三代弟子倉頡等百拜闡教聖人闕下：今封神大劫，三界生靈無不惶惶難安。近日屢有宵小在我流波山逡巡，其狀詭秘。弟子等因而無時不在戒備，生恐為人所趁！前者誤傷高足，雖是無心，實是罪責彌深。今將靈寶大法師送還，誠惶誠恐！靈寶大法師傷重難治，二魂七魄離體而去，不知所蹤，只有一生魂在身，保留元氣。弟子等法力低微，竟解救不得，只得就此將靈寶大法師送還，待它日我流波山山門清凈，一眾宵小俱都斂跡之日，再為聖人設法尋回靈寶之魂魄。然魂魄離體，便即脆弱不堪，流波山又屢被宵小惦記，弟子等誠不敢擔保靈寶道兄之魂魄萬無一失。書不盡意，先且拜上。恭祝聖人萬壽無疆！”

原始天尊百~萬\小!說畢，怒極笑道：“任誰都敢來抓我弟子要挾於我，貧道是好欺的么！若是次次如此，尚能成何事？”

當即傳令廣成子等排班出列，對太上老君、接引、准提道：“今日我等齊出，攻打碧游宮，務必要勝，將截教滅絕在此！”

眾門人均知原始天尊是要狠心放棄了南極仙翁了，均默默不言。

少時，原始天尊等人出陣，來到碧游宮前，廣成子上前大呼道：“截教眾人快出來見陣！”

通天教主與眾門人在碧游宮內守御，忽聽廣成子呼喊，知是闡教叫陣。通天教主即領着眾門人出宮門，將陣勢排開。

伶倫自押着南極仙翁緊隨通天教主身後。

原始天尊看見大怒，大呼道：“通天，我等當日當紫霄宮商議，凡封神之前已得神位的弟子俱不遭劫，今你何以竟將南極仙翁拿去？況將一個二代弟子拿來護身保命，你碧游宮大法果然是與眾不同，不同凡響之極！你就不怕遺笑天下么？”

通天教主聞言也有些心虛，不由面色發紅，不能言語。

伶倫看見，大叫道：“原始，你屢屢出手對付我教中同門，不顧聖人麵皮，數壞約定，今日還有什麼臉面來指責我教掌教師祖？況而今乃是生死存亡之境，你早已不滿足於封神之事，而是存了滅掉我教之心。既然如此，那便不是封神之戰，而是教派存亡之爭了，自然是無所不用其極！”

原始天尊斥道：“無知小童，這裏哪有你說話的份！”

抬手一指，便要制住伶倫。

通天教主急忙將伶倫一拉，青萍劍劃過虛空，將原始天尊攻擊擋下。口中道：“原始，今日你我兩家已然撕破臉面，事涉教派存亡，自然沒有半分仁慈可言，一應繁瑣規矩那便都免了吧！你今既然叫陣，那便自然是存了開戰之心了，貧道留這南極仙翁也沒有什麼用處，正好拿他祭旗！”

言罷，通天教主抬手一揮，金靈聖母得令，發一聲雷號令眾仙，截教數千門人俱都抬手發雷，頓時將南極仙翁震死，一道真靈逸出，因封神榜上早將南極仙翁等原本佔據了神位抹去，因而南極仙翁竟真靈無所依存，只得徑入九幽地府，墜入輪迴去了。幸得後來姜子牙封神，有意將南極仙翁神位保留，因此未曾失了神格，故而才轉了一世便又重修成神了。只是此前無數萬年苦修之功，俱都化為流水。重修之後，一切重頭再來，道行法力自然大不如前。

且說通天教主命殺了南極仙翁，闡教眾人看見，兔死狐悲之下，俱都悲傷不已。

原始天尊手持三寶玉如意上前照準通天教主就打，太上老君復又祭太極圖將闡教眾門人護住，也自揮扁拐加入戰團，准提顯法身也來助戰，接引揮舞拂塵在旁牽制通天行動。

四聖將通天教主圍住，通天教主一手持青萍劍，一手持絕仙劍往來遮擋，闡教眾人在太極圖保護之下齊往截教眾仙殺去。

金靈聖母見此戰已是最後的決戰，打點精神指揮眾仙布陣守御，奈何闡教門人都被太極圖護住，分毫不傷，廣成子等人又輪番祭盤古幡猛烈攻擊，不片刻截教眾人便已支持不住。

柏鑒在陣后看見，他雖修為低微，但曾為黃帝麾下的總兵官，打戰自然是有一手的。當下觀望了一番形勢，徑對金靈聖母道：“闡教眾人有太極圖，我等攻之不破，便只得被動挨打！今須得想個辦法將闡教門人引出太極圖，化被動為主動才是！”

金靈聖母聞言，道：“我亦知此理！但闡教中人全仗太極圖護身，怎肯離開？”

柏鑒笑道：“用兵之道，須攻敵之必救！今我截教勝在人多，何必擠在一團與他等混戰一處？不如兵分三路，一路在此留守，與闡教眾人纏鬥；一路徑去人間蘇護軍中助戰，將姜子牙、姬發等人俱都殺了；一路或反攻玉虛宮或往西牛賀洲助冥河老祖攻擊極樂世界，每一路都有近千人馬。如此，何愁闡教眾人不驚慌失措，顧此失彼！他太極圖難道還能分成幾份不成？”

金靈聖母聞言大喜，當即命瓊宵、火靈聖母領着一干門人往巨橋蘇護軍中助戰，又命無當聖母、毗盧仙領着一干門人往攻西方極樂世界。伶倫與柏鑒對視一眼，也隨着瓊宵那一路人馬去了。

金靈聖母自領着二十八宿、天罡地煞等幾個大陣努力與闡教眾人纏鬥。

廣成子看見截教眾人分派，竟有大半都走了，不知何往，心下大急。

那邊四聖圍攻通天，自然是游刃有餘，原始天尊因此抽空觀看周圍情況，見此情景，心念一動，頓時明白過來，不由恨得咬牙切齒。對廣成子道：“截教分兵去殺姜子牙去了，你等速去救援！”

廣成子一聽，大驚失色，慌忙與眾門人一道催動太極圖往巨橋而去。

# 第1100章 又見鴻鈞

.，最快更新永恆仙尊最新章節！

金靈聖母自然不能讓他等就這樣離去，當下運轉大陣前來糾纏。

廣成子等人在太極圖中，竟不能輕易脫身而去。

原始天尊看見，嘆道：“今日不滅截教，我闡教門人日後哪還有立足之地！”

當下抽身而出，將手中三寶玉如意祭起，照準天罡地煞陣就是一下，頓時將連環相生的兩座大陣俱都打得崩潰了。

廣成子在太極圖中看見，連忙搖動盤古幡發出一道混沌之氣，清虛道德真君也祭五火七禽扇猛煽，齊往截教眾人打去，頓時將天罡地煞之數俱都打殺乾淨。只剩二十八宿大陣與太極陣、兩儀陣、八卦陣等幾個陣法孤零零地立在原地。

金靈聖母見是聖人出手，不由大慟，只得暫時退避！

廣成子等人因此催動太極圖也往巨橋而去了，金靈聖母自思，今日我金鰲島遭此劫難，四聖相逼，自然全無幸理！然而便死也得拉上兩個墊背，方不冤枉！轉頭看看通天教主正在奮力與四聖大戰，眾人全無留手，將金鰲島打得支離破碎，整個東海怒浪翻滾，水卷如刀，將無數礁石、島嶼、堤岸、高山打得粉碎，海中生靈死於此難者十之七八。

金靈聖母見那邊四聖大戰，自己如何插得下手？

當下自思：今日你等毀我山門，我便往昆崙山也放一把火，將崑崙燒成白地，出這口心頭惡氣。

思忖定，當下領着餘下眾仙駕雲直往崑崙而去，場中竟只剩下通天教主與四聖相鬥。

四位聖人打定主意要將通天教主拿住，送往紫霄宮交由鴻鈞道祖治罪。因此四聖俱都無瑕分身，只將通天教主圍在中心廝殺。

通天教主也是發了狠，揮劍往來衝突，左打右砍，五人漸漸離了金鰲島範圍，殺上半空，復又殺上四大部洲，四聖的真元仙力將一路山河俱都打得破碎不堪，無數生靈遭劫，死傷不計其數。

通天教主手中長劍揮砍，捲起萬丈劍芒，每一揮動間，無不山河動搖，大地開裂；原始天尊三寶玉如意落地便是一個巨大的坑洞；太上老君扁拐連揮，地陷山崩；接引拂塵一甩，風雲變色；准提搖動七寶妙樹杖，所到之處皆為灰燼。五聖大戰，所過之地盡成廢墟，四大部洲大地開裂，地水風火亂涌不息。

女媧娘娘在北俱蘆洲，一眾遠古妖族大神也都在此，各施法定住北俱蘆洲，雖猶自搖晃不息，卻也並無大的損傷。

女媧娘娘轉頭看向其他三洲，但見生靈塗炭，死傷不計其數，眾生驚慌失措，卻又逃無可逃，不由心下長嘆一聲。

當下將手中江山社稷圖抬手祭出，欲要護住三界眾生。

奈何江山社稷圖雖是先天至寶，定地水風火卻並非其所長，五聖大戰，女媧娘娘孤身一人又不能將其勸解分開。只得勉強護住三大部洲，不至於真的毀滅殆盡。

西牛賀洲五庄觀鎮元子大仙也從洞府中出來，將地書祭起，勉力護住大地。

火雲洞中三聖皇也自起身離洞，人皇伏羲祭河圖洛書護住人族聚居的東勝神洲。

天皇燧人氏大張法力，將地水風火吸收，地皇神農氏抬手招來神農鼎也來相助。

五帝齊出，各施法力救護人族。大禹顯聖，祭九鼎鎮壓九州。

一時三界大能俱都出手，奈何五聖法力無邊，原始天尊四人一意要捉拿通天教主，為自己教派以後的發展掃清道路。

通天教主又豈能束手就縛？自然揮劍狂砍！

五聖在天地間激烈交鋒，什麼都顧不得了。

通天教主固然連連被老君的扁拐打、被原始的玉如意砸、被准提的七寶妙樹杖刷、被接引的拂塵纏。但聖人不生不滅，隨傷隨愈，此時拋開了一切麵皮講究，那還管什麼受不受傷？因此通天教主仗着聖人之身，全不防護，往來衝殺，勇悍絕倫，將四人也各砍了十七八劍。

原始天尊等人俱都大怒，五人都打出了真火，更是不管不顧忘情廝殺，哪還管得了身外之事，自任他洪水滔天！

那邊金靈聖母在昆崙山四處縱火，復來攻擊玉虛宮大門，看看攻之不破，聖母自在玉虛宮門上題詩一首嘲笑闡教眾人，當下復領着一干同門揚長而去，徑往巨橋來殺姜子牙等人。

只見闡教眾人將姜子牙、姬發、哪吒、韋護等人俱都接到太極圖所化的金橋之上，瓊宵與火靈聖母等人攻不進去，只得四散開來，不與闡教中人相對。

地上蘇護眼見姜子牙、姬發皆不能指揮大軍，當下大喜，揮軍猛攻西周營寨，西周天子主帥俱都不在，軍心大亂，不一時便被蘇護攻破，揮軍大肆砍殺。

蘇全忠為大軍前鋒，看看己方大勝，不由喜上眉頭。

那邊鄧蟬玉與姜子牙有殺父之仇，看看姜子牙被闡教眾人護在太極圖中，當下覷的空擋抬手發五光石打去，她哪知道太極圖是何種至寶！五光石怎打得進去？反倒被闡教眾人發現行蹤，韋護將降魔杵祭起，頓時將鄧蟬玉打死。

蘇全忠與鄧蟬玉朝夕相處，早已是情投意合。眼見鄧蟬玉偷襲不成，反致身死，心下大為傷痛，揮舞畫戟上前就要與韋護廝殺。

韋護復祭降魔杵，蘇全忠怒氣沖空，奮力揮舞畫戟擋住。

哪吒看見，抬手將乾坤圈祭起，正中蘇全忠腦門，登時打死。是為流波山一門上下，至今唯一遭劫之人。

陣中黃天祥、雷震子看得悲傷，無不大怒，欲要上前報仇，皆被申公豹奮力攔住。

申公豹論道行實要高過二人，趁二人不注意，使個法兒將他等制住，當下也不向蘇護辭行，見機先溜迴流波山躲避去了！

此時天地已然震動不休，一眾生靈俱都心內惶惶，四散奔逃。

蘇護雖勝，卻也收不住兵馬，只得隨他去了。

片刻后，天翻地涌，整個巨橋戰場竟瞬間化為廢墟，只見地水風火翻滾，不論敵我兩方勝敗兵馬，俱都遭此一難，被埋葬的乾乾凈凈。

鄭倫、陳奇兩個哼哈二將道術在身，只將蘇護搶出，巨橋雙方兵馬共計六七十萬，竟無一得生，更有西周許多大臣也殞命此地。

一時間，封神榜上又添了許多忠勇之輩。

金靈聖母、瓊宵等人見此也自心驚，知姜子牙既被太極圖護住，欲殺之已然不可能了。

當下二人當機立斷，率領眾仙四散奔逃，廣成子等一時不知追擊何人，遲疑片刻，截教眾仙俱都跑的乾乾凈凈了。只得護着姜子牙又往金鰲島而去，欲要攻破碧游宮，佔領截教山門。

此時三界天翻地涌，水火齊至，風雲變幻。

四聖圍戰通天教主，通天教主寡不敵眾，落入下風，教主亦知今日之事不能善了，揮劍奮力廝殺，種種不可思議的強大神通施展開來，天地間頓時一片狼藉。

許多星辰破碎，相互撞擊之間，又有許多新的星辰誕生。

大地開裂，分為許多大大小小的版塊，許多版塊承受不住壓力從大地上分離出來，飛入浩瀚星空，頓時又是一個個星辰，戰況慘烈至極。

此時的慕白元神之軀卻在天外混沌之中吭哧吭哧地做着搬運工的苦力，口中不斷地抱怨着某個絕情絕欲、身份卻又至高無上的大神，臉上滿是焦急無奈的神色。

且說慕白元神之軀自那日被原始天尊堵在玉虛宮門口，心中急思解脫之法，奈何實力相差太過懸殊，非一應計謀可以挽回。被原始天尊祭盤古幡連搖數次，頓時打得肉身不存，意識全失。

不知過了多久，慕白元神之軀方才悠悠醒轉，微微動了動身體，只覺身上甚不自在，彷彿這身體不是自己的一般，行動甚為彆扭難受。

忽然記起前事，陡然驚覺自己不是被原始天尊打得肉身不存了嗎，怎麼還會有身體上的感覺？

當下睜眼轉目四顧，只覺周圍情景竟有些熟悉，再仔細打量周圍布置，泛着瑩瑩白玉光澤的牆壁，空曠的大殿，說不出的古樸大氣。

這……這不是紫霄宮嗎？

慕白元神之軀正自驚愕，就聽一個緩慢而不帶一絲感情的聲音說道：“你醒了，我給你新換的一副肉身，你起來活動看看。”

慕白元神之軀轉頭一看，鴻鈞道祖不知何時已然顯出身形，高坐蒲團之上，雙目低垂，一副懶洋洋的模樣，彷彿世間萬物都不足以打動他一般。

見是道祖在前，不敢怠慢，伸手蹬腿活動了一陣，頓時站了起來，不一時便熟悉了這幅身體，只覺運用自如，心下也頗為滿意。當下對着鴻鈞道祖拜倒：“弟子慕白謝過道祖救命之恩！”

口中如此說著，心中卻是在想着自己的身份和寶葫蘆等寶是否已經被鴻鈞發現。

經歷到如今，他曾經懷疑過許多人，甚至是地仙之祖鎮元子也在他的懷疑之例，可是到得如今，他已經將目光鎖定在鴻鈞一人身上。

在他看來，自己的一切，興許就是眼前這個傢伙所安排的。

又或者說，這一切是他特意安排，但是我卻是一個例外，是一個讓他都無法想到的例外。

# 第1101章 衝出紫霄宮

既然這才是自己的大敵，那麼無論是慕白本尊，又或者是這一具元神之軀，自然就最擔心暴露出來了。

必定，只要一旦暴露，就必將落得魂飛魄散的下場。

這一點，就算他只是元神之軀，也是非常明白的。

鴻鈞道祖雖然強大得恐怖，強大得難以形容，但是此刻似乎並沒有感應到慕白元神之軀的心裏變化。只見他悠悠開口道：“不必言謝，你有鴻蒙紫氣是得我承認了的，我自然不能讓你有殞身之禍。”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心中大喜，卻也暗暗埋怨：還有這種好事！你怎麼不早說，害得我整天提心吊膽的。

不過，這次的心卻是真的提起來了。必定，自己這份身太過敏感了。

鴻鈞道祖卻不管慕白元神之軀心下如何想，徑自說道：“今封神大劫已到尾聲，此乃為三界選拔神靈，以其職司輔助天道運轉，非同小可！你在其中的所作所為，實是不該！”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心中忐忑，失聲道：“難道我截教之禍，道祖早就知道，甚至是道祖一手安排的么？”

鴻鈞道祖緩緩地道：“非我刻意安排，實是天道運轉至此，合該截教遭此一劫。須知大道是向前不斷髮展演化的，其過程一要穩定、二要平衡。無論是誰干擾了這個過程，都會被天道所棄！今截教一家獨大，其他幾家聯手論影響力也不及截教的一半，已然大大失了平衡之道，造成那幾家心生怨懟，進而影響天道的穩定發展。天數權衡利弊之下，自然要削弱截教，祛除禍亂根源。”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驚愕了半晌，才道：“我截教影響了天道的運轉？好吧，就算如此，但道門三教總是道祖您親手傳下的，今真的要眼睜睜看着我截教一脈就此滅亡么？截教若滅，豈不是矯枉過正，更是失了平衡之道！”

鴻鈞道祖淡淡地道：“天道並未要將截教滅絕，但假手執行之人心有此念，一味不罷不休，他四聖皆有此心，所謂眾望不可逆，天道既然要求穩定，這一時之間自然也就隨他們去了。”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苦笑連連，嘆道：“果然是天心難測，天意如刀。天數如此縱容他等，若我截教今日真的被滅，天地間失了這一脈，大道豈不終是有失平衡？”

鴻鈞道祖道：“即便今日截教人亡教滅，有教無類、眾生平等的教義也終究不會為天道所棄，在適當的時候，自有得天道眷顧之人出世，將這教義以另一種形式傳承下去，大道缺陷自然也就補上了。”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想起後世百家爭鳴，有教無類、眾生平等這高度濃縮的兩個口號被人代代相傳，奉為經典，直至後世民主社會依然貫穿着教育、施法等生活的方方面面。不由明白了鴻鈞道祖所說彌補缺陷是什麼意思，這分明是要讓後世的儒家、法家、兵家、陰陽家等諸子百家將截教今日斷絕的教義承繼過去，重新創造出幾大流派來平衡大道。

天數運轉，果然是算盤打得叮噹響，半點也不吃虧。

但是慕白元神之軀雖知此理，卻也知天道至高無上，是沒有辦法與他計較的。

當下只得對鴻鈞道祖哀求道：“既然日後我截教教義仍然要讓別家傳承下去，還不如今日就將我教的元氣保留，省得日後麻煩，你爭我奪又生出許多事端。”

鴻鈞道祖默默不語，慕白元神之軀苦苦哀求。

道祖乃道：“今日你既在此，日後難道不能再興截教么？須知通天此時是真的惹了眾怒，失了天道眷顧了。你何必又去趟這渾水！”

正在此時，慕白元神之軀元神之中一陣紊動，隱隱有六耳獼猴呼喚聲傳來。心知是六耳獼猴以血靈珠相招喚，當即閉目沉寂，用心凝神感受着六耳獼猴的所在，兩人取得聯繫。

慕白元神之軀也知道了闡截大戰的經過，當下便對六耳獼猴說了幾個拖延的辦法。

六耳獼猴領命去了，慕白元神之軀這才又與道祖墨跡，希望能說動道祖出手，保下截教幾分元氣。

鴻鈞道祖只是不肯，不發一言，徑自靜坐。

紫霄宮中便只聽得慕白元神之軀口若懸河宛如大話中的唐僧一般說了個不眠不休，如此過了兩日，直說的口乾舌燥，喉內生煙。鴻鈞道祖卻依然是那一副懶洋洋什麼都不放在心上的模樣，半點不受慕白元神之軀疲勞轟炸的影響。

耳中又傳來六耳獼猴述說原始天尊不顧門下死活毅然發動了決戰之事。

慕白元神之軀心知截教現已是危急存亡之秋了，當下更是拜求。

看看鴻鈞道祖依然不發一語，慕白元神之軀心下也頗有些怒氣，因而道：“道祖，我截教一門上下也是道祖門人，今何以厚此薄彼？使天下修士聞之，豈不都說道祖無情，枉為師長！”

慕白元神之軀小心翼翼地說出了這麼一句，以試探鴻鈞道祖反應。但見道祖依舊雙眼低垂，一副懶洋洋的模樣。

慕白元神之軀見此更是心裏發涼，賭氣地道：“道祖合道之後，真的便無情無義，沒有自我意識了么？既如此，慕白亦是截教門人，豈能眼睜睜看着一眾同門遭劫而無動於衷？弟子請辭！”

鴻鈞道祖不發一語，慕白元神之軀也見怪不怪，徑自拜了一拜，起身便欲出宮而去。卻一路眼珠亂轉，希望能在紫霄宮中找到一兩件信物，好偷偷帶回四大部洲，唬一唬原始天尊等人。

奈何紫霄宮一片空曠，除了道祖坐下的蒲團，便只有四周泛着瑩瑩之光的牆壁。

慕白元神之軀尋不到什麼東西，心下一陣失望。

及至出得宮門，慕白元神之軀心下悲痛，又回頭對着紫霄宮拜了一拜，叫了幾聲：“道祖！”

鴻鈞道祖卻只是不應。

慕白元神之軀只得收拾心情，往人間行去。

行不數步，突然紫霄宮大門上的那塊金匾一陣光芒四射，耀人眼目，慕白元神之軀看得驚奇，就見那紫霄宮牌匾陡然脫落飛騰起來，在空中飛舞片刻，竟照準慕白元神之軀當頭壓下。

慕白元神之軀大驚失色，逃又逃不開，只得催動法力奮力頂住。

那匾結結實實地落了下來，竟是重如泰山，慕白元神之軀雙手撐不住，只得用肩頭扛住，這才勉勉強強接了下來，只覺身上甚為沉重難當，舉步維艱。

正沒奈何，就聽紫霄宮內鴻鈞道祖的聲音傳來道：“你如此不敬，竟敢編排於我！念你顧念師門恩情，姑且從輕發落。今日略施小懲，叫你知道天道威嚴。紫霄宮金字招牌，不容褻瀆，你好自為之。”

慕白元神之軀聽得一陣喪氣，心內發狠，努力調起體內法力，奮力將肩上牌匾扛起，當下更是搖搖晃晃地向前行去，那匾的重量實是已到了慕白元神之軀極限，只走得數步，便一個踉蹌栽倒在地。

那匾見此也不壓下來，只是懸在頭頂。

慕白元神之軀一陣輕鬆，便即起身欲走，那牌匾卻又當頭壓下，把慕白元神之軀壓得彎腰駝背，熱汗順着脊梁骨直流到地上。

如此摔了三五回，慕白元神之軀心內氣苦，看着懸在頭頂的紫霄宮牌匾，慕白元神之軀眼珠一轉，手上法訣連揮，移山之術、袖裡乾坤，甚至五鬼搬運大法都施展出來了，那牌匾只是不動。扛着牌匾又着實已將慕白元神之軀每一分力氣都用上了，連騰雲駕雲的力量都沒有，只得在雲路上一步一步地丈量着遠近深淺。

看着前路漫漫，不知還有多遠，慕白元神之軀有心就此放棄，但見那牌匾毫光閃閃，寶氣沖霄，似是在無聲地嘲笑自己一般。慕白元神之軀見此，暗罵自己沒出息，當下收拾了心情，復又站起身來咬牙將紫霄宮牌匾扛起，一步一挪努力向前行去。

紫霄宮遠在天外，身處混沌未化之中。這一路不時有狂暴的混沌之氣胡亂流動，稍不注意就可能被那混沌氣流捲走，屍骨不存，當真是危機四伏。

慕白元神之軀扛着紫霄宮牌匾，一路走來，那牌匾果是金字招牌，金光一照，所有混沌氣流俱都隔着三丈遠，漫不到慕白元神之軀身上，因此慕白元神之軀才得以平安。

當下記起鴻鈞道祖之言，說是紫霄宮金字招牌，不容褻瀆。那麼若是將這塊牌匾扛到四大部洲，往原始天尊面前一放，豈不是萬事大吉了！看他原始天尊還怎麼囂張！

慕白元神之軀想到此節，心內一陣歡快。只覺肩上也不是那麼重了，渾身也有勁兒了，當下努力背着牌匾，心內想着美好的前景，一步一挪、一搖三晃地努力支撐着往前行去。

一步一個腳印慢慢咬牙苦撐，一路歇息了無數次。看看就要走出天外混沌，能看到天地之間的一線曙光了，慕白元神之軀心下大喜，當下更不停息，咬咬牙一口氣走出混沌，滿臉驚喜地地迎接自己的第一步勝利。

但隨即，慕白元神之軀臉上的喜悅之情便被驚鄂取代，悲傷之意瀰漫心頭。

# 第1102章 牌匾成寶

入目處，天地之間一片狼藉，無數星辰碎片遊離在虛空之中，浩瀚的星空被一層血光與黑雲籠罩，大地之上地水風火亂涌，山河破碎，生靈百不存一，盡皆悲喊呼號，四處躲避，其狀慘烈至極。

慕白元神之軀看得心頭巨震，雙目含悲，心內直欲滴血。

這般情景，與當年巫妖大戰那場天地浩劫何其相似！

當年慕白元神之軀修為低微，自保尚且不足，只能躲在幕後，看着生靈罹難，兔死狐悲，默默哀嘆。

然而今日慕白元神之軀卻已是斬了一屍的准聖修為，聖人門徒，三界知名。再見到這般慘景心內那股自責和愧疚頓時不可遏止地洶湧上頭，一股深深的無力和無奈之感漸漸瀰漫開來。

眼見眾生受苦，天地變色，草木含悲，慕白元神之軀不由放聲大哭，一邊痛哭，一邊扛着紫霄宮牌匾急急忙忙往四大部洲而去。

奈何那牌匾重如泰山，慕白元神之軀咬牙扛起，踉踉蹌蹌地往前行走，眼見前路漫漫，眾生皆苦，偏偏自己行路艱難，一步一挪一跌，慕白元神之軀愈急愈悲，愈悲愈痛，愈痛愈怒，不由仰天長嘆道：“三界浩劫，生靈罹難，我等不能救民於水火，真枉為大羅神仙，萬年修行又為的那般？天道果無情邪！若我一死能止息干戈，我願意就死！”

此言一出，天地突然寂靜片刻，天道感其至誠，乃匯無邊功德降下，頓時天空異香陣陣，天花亂墜，慕白元神之軀因此心神晃動，元神一陣清明空靈，頓時斬出善屍。卻是一皓首老者，慈眉善目，一身素白，身上並無一絲煙火氣息，不沾半點凡塵，面上一片悲憫之色。對慕白元神之軀稽首道：“恭喜道友斬屍！道友，今天地大劫，既先有願救民水火，而天道亦生感應，致有貧道出世，今貧道先行一步，先阻止了禍亂根源，再為設法平息地水風火。”

言罷，那善屍徑自將慕白元神之軀肩上的紫霄宮牌匾接過，抗在肩上，彷彿沒有重量一般，頓時健步如飛，直往四大部洲而去。

慕白元神之軀揉了揉雙眼，尚未完全回過神來，只覺此事頗有些匪夷所思，自己不過抬頭髮了一個誓願，怎麼就引得天地感應了呢？這麼多功德啊！這就是救援三界眾生的報酬么？天可憐見，自己可從來沒有想過要什麼報酬的！

何況，自己本尊曾經可是誓言要滅了天道的。

慕白元神之軀神思恍惚了一陣，突然驚醒。

暗道：今日發願而得功德，若是救不得三界眾生，阻止不了這場浩劫，老天震怒之下不會真的要我去死吧！哎呀呀，我還愣在這裏干什麼？快去救人才是！當下慕白元神之軀神通連展，直往四大部洲而去。

此時通天教主與原始天尊等人復又從東勝神洲打到了南部瞻洲，沿路損傷無數。

慕白元神之軀的善屍慈悲老人背着紫霄宮牌匾徑直來到五聖身前，站在半空之中將肩上牌匾祭起，那牌匾懸在空中，大如山嶽，金光大放，紫霄宮三個金字毫光閃閃，將爭鬥中的五位聖人俱都照在金光之中。

慈悲老人大叫道：“你等身為混元聖人，今為各家私利，悍然爭鬥，引動天地浩劫，致令眾生陷水火之中，三界受無妄之災。今還不住手，欲待天罰耶！”

五聖驚覺有異，盡皆抽空查看，見紫霄宮三個碩大的金字毫光閃閃，懸在空中。

眾人認得是鴻鈞道祖紫霄宮大門之上的那塊牌匾，頓時無不大驚，心道：此時竟然驚動老師，自然是打不得了！當即盡皆住手。

眾人見慈悲老人手持紫霄宮牌匾，皆以為其乃是鴻鈞使者，不敢怠慢。雖都不認得此人，卻也不至於施法查探慈悲老人根腳，恐對道祖不敬。

原始天尊因問道：“道友手中乃我等老師紫霄宮中牌匾，今既持此來阻我等爭鬥，我等自然無不遵命。卻不知道友如何稱呼？”

慈悲老人張口欲答，忽聞慕白元神之軀的聲音遠遠傳來道：“道友好快的腳程，貧道竟追趕不上。道友稍等片刻，我來了。”

慈悲老人因而閉口不答。

五聖見來者竟是慕白元神之軀，盡皆驚訝不已。

接引等皆拿眼看向原始天尊，就見原始天尊面色一陣變化，忽紅忽白，顯然內心也頗為震驚。

也是，他聖人之尊，全力出手尚不能殺掉一個修行不過數萬年的二代弟子，如何能不驚怒交加，百思不解！

眾聖震驚，通天教主卻是喜悅非常。

卻見慕白元神之軀來到場中，先向五位聖人施了一禮，又拜見了通天教主，這才拉了慈悲老人一把，轉頭對眾聖道：“這位道友乃是慈悲老人，我與他奉鴻鈞道祖之命背負紫霄宮牌匾前來了結封神之戰。道祖有言，太上老君等聽宣！”

太上老君、原始天尊等人對視一眼，只得肅然靜聽。

慕白元神之軀見狀心下好笑，當下裝模作樣學着鴻鈞道祖的語氣緩緩地道：“封神大劫本為三界選拔神靈，以其職司輔助天道運轉。凡三界生靈，沾惹紅塵便在劫中，此非同小可！今你五人竟相互算計，悍然爭鬥不休，陷萬千生靈於水火，至生天地大劫，三界眾生盡皆蒙難，此非聖人憐憫眾生之情也！也大失天數穩定平衡之道。今特命慈悲老人及慕白二人將紫霄宮牌匾帶到，以為信物。爾等見此匾，不得再生事端。速速將天地間地水風火定住清理，拯救生靈於水火之中，事完之後，速來紫霄宮聽候發落。”

太上老君等人聽了，只得躬身領命。

五人回望天地，但見一片狼藉，心內也自愧疚不安。

太上老君長嘆道：“今日我等大戰，竟致生靈盡皆遭殃，心下真大為不安！”

當下原始天尊與通天教主也自施法傳令門下停止爭鬥。

太上老君抬手將太極圖收回，復又祭將起來覆蓋大地，將不斷涌動的地水風火定住。

慕白元神之軀見狀，也將太極圖印祭起相助。

原始天尊、接引、准提、通天教主等人也各施妙法救護受傷落險的一眾生靈。

眾聖一起努力，各施雨露恩澤、雷霆霹靂手段，修復着受創的四大部洲、漫天星辰。

女媧娘娘也從媧皇宮中走出，與眾聖一起救助萬民。

三皇五帝、鎮元子大仙等人也都努力施法。

眼看着一場大劫就這樣消弭，一手導演了此局的慕白元神之軀在旁邊看得心花怒放，也自加入進來儘力彌補戰後的局勢。

不一時，三界形勢便大為好轉，慕白元神之軀見三界生靈猶自驚魂不定，瑟瑟顫抖，不由心下大為悲傷。有心為眾生解除戰後的痛苦，一時又無計可施，忽覺心神一陣顫抖，滄海明月珠竟自行飛出，懸在空中，如一輪明月高掛，柔和的月光撒下，靜靜地撫慰眾生受傷的心靈。

一時三界生靈無不懸望，只見那滄海明月珠漸漸變得蔚藍迷濛，殷殷沁出滴滴淚珠，化無邊雨露恩澤撒下，眾生受此，盡皆眼內含悲，對月遙拜了數拜，方才各自散去，各尋生存之路。

至此，慕白元神之軀的功德方才算是真正落到實處了。

當下太上老君等人對視一眼，道：“今三界已定，我等當上紫霄宮聽候老師法旨。”

眾聖皆心下惴惴，稽首稱是。

慕白元神之軀心念一動，轉頭見六耳獼猴等流波山一眾門人俱都在一旁激動地看着自己，不由微微一笑。

抬手將六耳獼猴招了過來，對老君等道：“今日既是弟子領着慈悲老人一起前來阻止爭鬥，自然應該回紫霄宮向道祖交旨。師傅、幾位師叔伯，我們這便走吧！”

說著，一拉六耳獼猴，示意其跟在身後，又暗暗叫慈悲老人收了紫霄宮牌匾。

卻見慈悲老人抬手一指，那紫霄宮牌匾竟然化為一道流光注入其識海之內。

眾人看得大為驚奇，暗道：他怎的將這牌匾煉化為法寶了！那道祖宮門之上又該用何物作為招牌？

眾聖俱都奇怪，暗暗留心。

太上老君便當先往天外紫霄宮而去，原始天尊等人連忙跟上。

女媧娘娘也欲拜見道祖，故而隨同前往。

慕白元神之軀與慈悲老人假傳道祖之命，自然要去請罪，只有六耳獼猴名不正言不順地被慕白元神之軀拉着跟在眾人身後。

太上老君等人乃是聖人之尊，自然能夠尋找到紫霄宮所在。眾人在天外混沌之中行了許久，撥開重重混沌氣流的阻隔，終於來到紫霄宮前。

但見大門緊閉，門上懸樑卻是空白一片，果然不見了那塊牌匾，原始天尊、通天教主等人俱心下惴惴慌亂。

眾人在紫霄宮外站立良久，那門卻只是不開。眾人也不敢造次喧嘩，只是靜靜等待。

慕白元神之軀心下更是忐忑，暗道：鴻鈞道祖不會是因為我假傳旨意將眾聖騙來，而非是其本意，故而不欲見我等吧！那可慘了，鴻鈞道祖若真的不打開紫霄宮，原始天尊等人知道上當，那還不活剝了我的皮啊！

# 第1103章 鴻鈞定封神

慕白元神之軀正自心下胡思亂想，患得患失，忽見紫霄宮大門悠然洞開，鴻鈞道祖聲音緩緩地傳來：“你等既然來了，便進來吧！”

太上老君領着眾人進入紫霄宮，來到大殿，見鴻鈞老祖依舊鬆鬆垮垮地坐在蒲團之上，眾人連忙跪拜行禮，口稱：“弟子等拜見老師，祝老師萬壽無疆！”

慕白元神之軀等自然是稱呼“道祖”，夾雜在眾人的聲音中間，倒也並不顯得突兀。

鴻鈞道祖這才睜開眼睛看了看眾人，道：“不必多禮，都坐吧！”

老君等尋了個蒲團坐下，慕白元神之軀拉着六耳獼猴也徑自坐到通天教主身後。

鴻鈞道祖掃了慕白元神之軀一眼，把個慕白元神之軀看得一陣心慌，這才緩緩地道：“封神之戰，本為三界選拔神靈，原本只是神仙殺劫，即便有些牽連也並不太多。不意你等各自算計爭鬥之下，竟至於釀成這場天地浩劫，至令生靈塗炭，你等可知罪！”

五位聖人對視一眼，道祖當面，還能有什麼說的？況且這場浩劫雖沒有如巫妖大戰一般把天都捅破了一個窟窿，但也是地陷山崩，生靈百不存一，慘烈之甚，並不下於當年的巫妖大戰。

眾聖思及此事，均心有悔恨，遂躬身道：“弟子知罪，請老師責罰！”

鴻鈞道祖道：“此次大劫，均由你等各為維護自己門下，互不相讓，生了嗔痴之念，有了名利之心，致使三界遭此劫運。太上老君、原始天尊、通天教主，你三人分掌道門之尊，不思護佑眾生，乃因小事爭執不休，此豈是聖人之為？帶封過神后各在天外開闢道場，領悟清靜無為之無上大道，不得外出，亦不得干預門人之爭。”

三人聽罷，心有不樂，默然半晌，卻也只得應了。

原始天尊終是心有不甘，開口道：“但現今封神榜上神位尚有空缺，怎能就此封神？”

通天教主聞言變色道：“你既心憂此事，何不叫你門下弟子俱都上榜填了缺位。從此天下太平，再無干戈，豈不是你莫大的功德？”

原始天尊聞言發怒，就聽鴻鈞道祖斥道：“你二人到此時竟還在爭執！也罷，彼此報復，何日是了？通天，你門下萬仙，慣常橫行三界，惹事生非，至令人人嫉恨。你約束門下不嚴，況且此次天地大劫，也算由你而起。從今日起，你便待在我紫霄宮，隨我靜誦黃庭，參修大道，無令不得外出！”

又對太上老君等人道：“你等俱各有罪！若非你等逼迫太甚，欲滅他教義，他豈能如此無所顧忌，全力出手？你等身為聖人，不知為眾生解脫苦難，反將殺劫降臨。待封神之後，原始自回天外道場，無令亦不得外出。太上老君掌人族教化，日後可以掌理此事，除此之外，亦不得外出！”

三人聽了鴻鈞道祖法旨，不敢違抗，只得躬身領命。

接引、准提對視一眼，皆有些心慌，就聽准提道：“老師，我西方自有極樂世界，一眾虔誠信徒，均有無限佛光普照，乃是一等一的清凈之鄉。老師明鑒！”

鴻鈞道祖掃了接引、准提一眼，緩緩地道：“你二人創立佛法，自立沙門，西方教義已是自成一家，與他三人自然不同。雖不必留駐天外，也須鎮守極樂世界，不得隨意外出，亦不得出手對付其他門人等輩。你二人可服否？”

接引准提聽了，默然半晌，接引拜道：“老師，我西方地處偏遠，一向少與東土交流，故而教義有所不同，但終是老師門下，不知我教未來如何？請老師明示！”

鴻鈞道祖聞言緩緩地道：“沙門大興，乃是天數，不可更改！你二人自可放心傳教。一量劫之內，並無阻礙。”

接引准提聞言大喜，當下躬身道：“謹遵道祖法旨！”

鴻鈞道祖又轉頭對女媧娘娘道：“大劫之中，你能把持自身，不陷爭鬥之中；又能善保妖族上下，不使之為惡；在他五人大戰之時，又能當先救護萬民，不愧聖人之名，當得加勉！”頓時女媧娘娘又得了許多功德！

女媧娘娘連忙謙遜。

鴻鈞道祖這才轉頭看了看慕白元神之軀，悶了半晌才緩緩地道：“你假傳我命，膽大妄為，竟敢指使聖人做事，其罪莫大焉！況且封神之戰，又是你在其中生事，搞出許多事端！姑念你一心維護師門，假傳我令亦是為阻止三界浩劫，功莫大焉！功過相抵，總是功大於過！你因此功德而斬出善屍，亦是天道有憑，切不可自滿於是。須得勤修功德，靜誦黃庭，早日悟透大道玄理才是！你那善屍慈悲老人既能以大慈悲之心，力負紫霄宮牌匾。此亦是天數！那牌匾既已煉化為寶，我便不再收回，你須善善使用才是，勿得以之為惡！”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大喜，紫霄宮牌匾啊！天下間還有比這更好的護身符么？等改天老子扛着紫霄宮三個大字跑到原始天尊玉虛宮去再放一把火，看他原始還敢唧唧歪歪！

慕白元神之軀想到興處，頓時喜上眉梢，連忙拜倒謝恩道：“弟子多謝道祖慈悲！”

當下那慈悲老人也自謝恩，慕白元神之軀心念一動，那慈悲老人化一道流光注入慕白元神之軀眉心去了。

太上老君、原始天尊等人見了，又聽鴻鈞道祖一番言語，方才知道先前是慕白元神之軀假傳道祖法旨，阻止眾人爭鬥。不由心下頗有些憤憤！奈何道祖都說慕白元神之軀功大於過，不予追究了，原始天尊等人也無可奈何。只得看着慕白元神之軀得意洋洋地收了善屍。

鴻鈞道祖又到：“大劫之中，鎮元子、三皇五帝等大小眾仙聖，心懷慈悲救民之心，亦各有功德封賞！”

頓了頓，又道，“今你等既均無異議，太上老君、原始天尊，你二人可下界命姜子牙主持封神之事。通天教主留在此間，不得外出！接引、准提、女媧等各歸道場靜修，不得遲緩！”

眾人各自去了，只有通天教主留在紫霄宮。回頭見慕白元神之軀也端坐不動，通天教主笑道：“今日假傳法旨，竟將我也騙過了，你真是膽大妄為！”

慕白元神之軀亦笑道：“弟子失禮之至，老師莫怪！然若不如此，如何能將他四人糊弄住？”

說著，面色轉憂道，“只從今之後，老師便獨自一人在紫霄宮，我等截教門人即便日日仰望，也不能侍奉老師身邊，不能聽講大道，終是漂泊無依也！”

通天教主和聲道：“雖是如此，但他四人也不能出手。只要你等同門團結一心，守望相助，自然可以無恙！日後我等師徒也終有再見之日！好了，原始天尊已然前去準備封神之事，為師不能下界，從今之後，截教弟子之中以你為首，你也快去看看吧！”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收拾心情，轉頭一拉六耳獼猴對鴻鈞道祖拜道：“弟子有一事相求！還請道祖大發慈悲，救一救六耳獼猴。”

通天教主也在一旁開口道：“此神通奪天地造化，混世四猴生而不凡，若令三界失此奇珍，着實令人可嘆復可惜！”

鴻鈞道祖掃了六耳獼猴一眼，緩緩地道：“天生萬物，各有生存本領，豈得隨意抹殺？此非天地生養萬物之情也！”遂取了兩粒丹藥，用仙草調和了，兩指一彈，頓時敷在六耳獼猴雙耳之上。鴻鈞道祖道：“七日之後，藥效方顯，神通自然再現！”

慕白元神之軀與六耳獼猴喜極而泣，拜謝鴻鈞道祖之恩。二人又轉頭對通天教主拜了三拜，方才辭別下界。

且說慕白元神之軀下界，徑迴流波山找到雲霄，先將青蓮寶色旗並誅仙劍拿了，又轉到金鰲島找到水火童子道：“今掌教老爺被道祖留在紫霄宮，不知何時方能回來。你將此二物帶上紫霄宮交與老師，就留在那裡隨時侍奉。我命慈悲老人送你去！”

水火童子自無不從命，當下隨慈悲老人去了。

慕白元神之軀這才對金靈聖母等人道：“紫霄宮一番賞罰，老師竟被禁足。現道祖命闡教主持封神之事，師姐可將教中同門召集起來，隨時等候封神詔命！”

金靈聖母苦笑道：“我截教屢番大戰，現已只剩千餘弟子，都在此處了，余者無不隕落逃散。”

慕白元神之軀轉頭看了看一眾劫后餘生的門人，心內戚戚，然見眾人均士氣不振，當下振奮道：“我截教即便只剩千人，也是第一大教派。想那闡教如今不過九名弟子，況封神之後，西方大興，闡教還不知能留下幾人？這樣算來，我等其實也不算輸的太過！我等同門俱在此處，團結一心，何愁不能東山再起！掌教老師還在紫霄宮中等着我等前去迎接呢！”

眾人聞言，稍有振作之色。

當下慕白元神之軀與金靈聖母、雲霄、瓊宵、無當聖母、趙公明、羽翼仙、毗盧仙、金箍仙等商議，欲將截教所有弟子俱都留在金鰲島，以便相互照應。況且掌教老師不在，一眾門人聚在一處修行，也可以相互啟發，互相印證。

# 第1104章 參議封神

趙公明因前時受傷頗重，一直在碧游宮中潛修，因此竟免了隕落之禍，他素在人族走動，頗解人性，當下道：“我等若全不下山，則百年之後，天下無人知我截教之名也！今不如在金鰲島之外，再保留幾個山門。為我截教總攝教義傳承之事！”

眾人皆稱大善，當下議定金鰲島內眾弟子閉門潛修，流波山、三仙島、峨眉山趙公明洞府、驪山無當聖母洞府、蓬萊羽翼仙洞府向外開放。

金鰲島中截教眾門人俱在商議日後如何保全自身，傳承教義。昆崙山玉虛宮中太上老君與原始天尊及闡教眾弟子也在商議如何封神。

只聽姜子牙愁眉苦臉地奏道：“弟子奉掌教老師之命下山扶周滅紂，今殷商雖滅，奈何蘇護又擁立伯邑考建立北周。巨橋一戰，兩方數十萬兵馬俱都遭劫陷身，更有萬千黎民無辜慘死，百姓十不存一，至令國力空虛至極，今兵只數萬而已，實難有餘力滅掉蘇護，使天下一統。請老師明鑒！”

原始天尊聞言，皺眉不語，半晌乃道：“封神之事已然驚動道祖，豈能再拖！今人間王權之爭既然陷入僵局，無兵豈可為戰？不如暫時議和，待日後國力強盛，在圖一統！”

太上老君執掌人教，聞言不由皺眉道：“天無二日、民無二主，人皇豈得有兩？今伯邑考與姬發之中必有一人為真，一人為偽，若任其各自偏安一方，至令眾生躊躇不知所歸，非我等扶保正統之意也！”

原始天尊道：“既如此，大師兄有何法可定江山誰屬？”

太上老君聞言也自沉默，半晌道：“伯邑考與姬發皆有帝王之氣，二人又均是文王嫡子，實難決斷。”

原始天尊道：“我二人受道祖諭旨，不能再出手。今截教慕白、金靈聖母、雲霄等人又皆是凶頑之輩。有他等為蘇護撐腰，蘇護麾下尚有各地守關兵馬二十萬，如此實力，足以問鼎天下。又如何能逼迫蘇護投降？”

太上老君默然良久，道：“只好將截教門人招來，我等共商如何冊立封神榜之事，方能解決人間正統之爭！”

原始天尊聞言，揪然不樂，道：“截教不過是些二代弟子，殘敗人馬。老師既命我等主持封神，而拘禁通天，則截教弟子均是有罪，原該任由我等處罰，又豈能與之同席共商？”

太上老君淡淡地道：“截教門人，因為其多而不免有些淺薄之輩，橫行滋事，至令截教為眾人所忌。但也並非全部！此次大戰，截教所余千人均是心志堅定、修為精深之輩。慕白多智而堅毅、金靈聖母強勇、雲霄至誠、瓊宵敢作敢當、趙公明急公好義，此皆一時才俊，哪個都不是屈從威壓之人。我等受道祖之戒，原當隱跡天外潛修，師弟更欲如何處罰他等？”

原始天尊聞言默默半晌，恨恨地道：“慕白擅自搶奪打神鞭，此寶乃封神之權威，原該為姜子牙所有！今慕白強取不還，阻礙封神之事。我等受老師法旨主持封神，難道這也不能出手？”

太上老君道：“既如此，可叫慕白前來，當面責問！”

當下，太上老君發符命召慕白元神之軀來玉虛宮。

少時，慕白元神之軀到來，只躬身稽首，並不下拜。

太上老君也不以為意，徑自道：“前時大戰之中，你將姜子牙打神鞭收走，此物乃是封神法器，今我等奉道祖法旨封神，不可缺了此物，你可將打神鞭交還！此事非同小可，你切莫阻逆！”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看了原始天尊一眼，笑道：“聖人動問，原該拱手奉上。只是此寶並非弟子從姜子牙手中搶奪，而是以寶易寶，從魔家四將處得來。今若就此拿出，弟子豈不是吃虧了！”

玄都大法師聞言斥道：“聖人師長當前，你焉敢以營營小利，狡賴推脫！此豈弟子當為之事耶？”

慕白元神之軀撇嘴譏諷道：“你八景宮有聖人撐腰，家大業大，自然敢說大話！我截教門人如今已沒有老師護佑，自然得百般計算，斤斤計較，以為長久之計。不如把你八景宮中法寶賜給貧道幾件，則打神鞭自然奉送。”

原始天尊按耐良久，終於忍不住怒道：“孽障！時到今日尚敢言語支吾於我，你阻逆封神大事，貧道奉道祖法旨而行，難道制你不得？”

慕白元神之軀眼見原始天尊就要發飆，嘴角微微一笑，輕聲道：“道友還不現身？”

話音一落，就見一道祥光從慕白元神之軀眉心逸出，化為一個慈眉善目的道人，正是慕白元神之軀善屍慈悲老人。

只見那慈悲老人將手一抬，顯出紫霄宮牌匾豎立在慕白元神之軀身前，三個斗大的金字毫光閃閃。

原始天尊一看，頓時啞然，面色紫漲，不能言語。

老君見狀忙道：“慕白，師長當面，不得放肆！今日招你前來，是為共商封神榜之事。今道祖法旨已下，我道門三教不得再斗。然人間伯邑考與姬發各據一方，此非長久之計也。另封神榜中尚有二十八宿等數十個神位空缺。因你受通天教主之命暫領截教，故而招你來商討。對這些事你有何看法？”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笑道：“兩位聖人當面，想必自有主張，慕白乃弟子晚輩，何敢放肆？今我截教門人俱都隱跡金鰲島中潛修，不問世事。封神之事既是道祖法旨，兩位又是聖人之尊，慕白有何可效勞之處儘管吩咐就是，弟子無不躬身領命。”

老君聞言一愣，看了看原始天尊，良久才緩緩地道：“今既招你共商，便是承認了你代理道門截教這一支的地位，你切不可心有懷恨，至令諸事俱廢！”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沉默一陣，方才認真地道：“我截教如今不過千人之數，惟願隱跡金鰲島中潛修大道，靜誦黃庭，不想再沾惹紅塵殺劫。封神榜中神位有所空缺之事，恕我無能為力。至於人間伯邑考與姬發之爭，乃是兄弟爭位，而非爭霸！他兩人俱是文王之子，均是周家天下。如此算來，天下早已一統。兄弟爭位，古已有之，何足為奇？”

老君聞言，失聲道：“以你之見，便是隨他二人去了？”

慕白元神之軀正色道：“天命以周代商，今殷商已滅，大周建立，天數已完。至於諸子爭權，不過平常事也，何須聖人費心思慮！”

老君聞言不樂，熟視慕白元神之軀，慕白元神之軀坦然相對。

老君嘆道：“既如此，封神大劫之中凡人間橫死之英烈皆有緣上封神榜。今姬昌受釘頭七箭書而死，魂魄無歸，也在封神榜中。便叫伯邑考與姬發同上封神台，使姬昌明旨確定何人為繼嗣。”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心驚，口中卻道：“此法自然妙絕，原該如此！然姬昌受釘頭七箭書橫死，魂魄必然渙散，彼乃凡人之軀，恐神智已然不清，如何可以確立何人為儲？”

老君笑道：“起死回生於我道家而言不過平常之術耳，何況為一凡人凝聚元神，返本還源乎？好了，此事已有良法，封神榜之事尚待解決，我等還須繼續商議才是。”

慕白元神之軀默然不語，若讓姬昌親自指定誰為接班人，則指定之人立時就得了正統，那還有什麼可爭的，老君這招真是高啊！慕白元神之軀心內暗嘆，又聞老君提到封神榜之事，遂在一旁默默不言。

太上老君自與原始天尊計議了一陣，並無結果。

玉鼎真人見狀插口道：“當日萬仙陣中，截教門人見事不好，紛紛離散者十之七八，算來也有近萬之數，這些人各自逃歸山林，隱跡湖澤之間，各興風作浪，蠱惑百姓，強索供奉。今封神榜上既有空缺，何不叫這些人去填。”

原始天尊聞言道：“此言大善！”

老君便問慕白元神之軀之意，慕白元神之軀笑道：“當日他等自行離散，掌教老師已然將其盡數革除，不再是我截教門人，則死生禍福自己承擔，與我截教再無干係。貧道能有什麼意見！”

老君與原始聞言，默然半晌。

就聽原始吩咐廣成子等人道：“今你等可前往將此輩之中根性淺薄之徒打殺了，待湊齊封神榜人數，便可封神。”

廣成子等人領命去了，原始天尊這才又轉頭看了看豎立在慕白元神之軀身前的紫霄宮牌匾，面上閃過一絲恨色，隨即卻又隱沒，只口中淡淡地道：“打神鞭乃是封神法器，當由姜子牙以之號令眾神，以便使眾神畏服！今你如何才肯交出？”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打神鞭原該由應劫封神之人持有，弟子自然應當歸還。然而我截教之寶也有兩件失落在玉虛宮中，那戮仙、陷仙兩劍，聖人留之無用，若得歸還，則打神鞭雙手奉上。”

原始天尊聞言，怒視慕白元神之軀，半晌道：“也罷！但若廣成子此行仍不夠填滿封神榜人數，則你截教終須擔當下來。另外我門下靈寶大法師之魂魄是否該交還了！”

# 第1105章 封神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隨即道：“為早日完結封神之事，免得眾生終日心下惶惶不安，我截教可以擔下此事，但只肉身封聖，不得再另行約束！至於靈寶之魂魄，既然大戰已畢，自當交還。”

原始天尊盯了慕白元神之軀半晌，口中只得道：“如此甚好！”

卻聽慕白元神之軀又道：“然而我截教終須留下道統，即便肉身封聖也只少數，不得壞我根基，最多三五個便好了。”

原始天尊聞言正自面色黑沉，就聽姜子牙在一旁嘀咕道：“三五一十五，嗯，還可以多出十五個名額，如此一來封神之事便有着落了。”

慕白元神之軀一聽，一口氣差點沒悶過去，正待反駁，就聽原始天尊笑吟吟地道：“慕白果然深明大義，就以十五人為限。今日我等計議妥當，等廣成子等歸來，便可擇吉日舉行封神大典。”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憤憤地看着一臉無辜之色姜子牙，心中暗暗發狠道：“貧道今日陰溝里翻船，被你小小地擠兌了一把。待來日，有你好看！”

不說慕白元神之軀面上小小有些鬱悶，實則卻是大鬆了一口氣。

其實原始天尊奉道祖之命主持封神，若要將截教門人全都封個肉身成聖，那也沒有人敢說他什麼！

然而原始天尊自恃強盛，本不把截教一干殘餘放在眼中，而慕白元神之軀一來就言語強硬，擺明不合作的態度，倒令闡教中人有些急躁了。

打神鞭事關重大，又不能出手硬搶，原始天尊被慕白元神之軀這個小輩一頂，又用紫霄宮牌匾一壓，心中頓時便有些急躁了，結果先自一頭掉進陷阱里。

這番心眼耍的着實有些驚險，及至姜子牙在那邊自作聰明的嘀咕，原始天尊又一口接了過去，慕白元神之軀懸起的心這才放下，暗道：“總算為一眾門人爭取到了清凈自在、無拘無束的仙人身份。”

當下諸事議定，慕白元神之軀唯恐原始天尊反應過來，飛快地告辭離去了，及至走出老遠，方才取出戮仙、陷仙兩柄寶劍觀看，口中放聲大笑。

且說廣成子等人奉命打殺截教破門出教的近萬門人，這些人原是截教弟子，自然也不乏法力高強之輩。數量又多，分散又廣，廣成子等闡教金仙歷經數月，方才只尋找到近千人，將之打殺，闡教中人還屢有受傷之時。

其實若論闡教這個速度，那也是極快的了，九名弟子幾乎每天都各有斬獲。

然而門人太少，對方太多，終是有些殺不過來。

看看封神之期將近，原始天尊只得命眾門人加緊進度，闡教眾人每天累得跟狗一樣，還是只多殺得數百人，封神之期卻已到了，原始天尊也只得無奈地命廣成子等人迴轉。

如今二十八宿還是湊不齊，原始天尊又不願意隨意亂封，這一旦封神，便不能隨意更改，若有哪個神位名不符實，給三界眾生抓到把柄，豈不壞了玉虛宮名聲？

一時間，原始天尊心下大急，又悄悄找太上老君商議。

太上老君道：“你我二教加起來不過十人，此事還得着落在截教頭上。只是上次才與慕白議定，今又改動，這話卻不好出口！”

原始天尊聞言默然，恨恨不絕地道：“若早知老師鴻鈞道祖要將通天留在紫霄宮，當日我等便該舍了通天，先將截教門人俱都送上封神榜。若如此，哪有今日之難為事！那慕白也是姦猾，竟敢如此言語戲弄於我等，這口氣如何能消！”

太上老君道：“事情都過去了，多說無益！如今如何好生地了結了封神之事方為緊要之事！”

原始天尊皺眉道：“其實若論肉身成聖，乃是聽調不聽宣，雖是稍稍耽誤了修行時間，但若好生掌理職司，卻也有許多功德可拿。只是不得逍遙耳！截教之中便已有不下千人在天庭為官，也不見有什麼不滿的。”

老君道：“奈何截教只不同意，故意難為你我，如之奈何？道祖已有法旨，三教不得再斗，我等聖人也不能再出手。況且慕白有那塊牌匾，顯然是頗得道祖歡心，又怎能逼迫於他？”

原始天尊聞言，也頗為為難。

他與通天早撕破臉面，況且數次揚言要滅掉截教，前次用戮仙、陷仙兩劍才換取了打神鞭和那想起來就令人鬱悶非常的十五個肉身成聖名額。可見截教中人確實把原始恨到骨子里了，已全然不顧他的聖人威嚴了。

每每想起此事便恨得牙痒痒，連帶的對姜子牙也不待見起來，早早打發他回了封神台上看守。

心下暗暗發狠道：“你截教如此凶頑，不與你個報應，怎顯得我聖人威嚴！”

當下老君與原始天尊俱都不願意在找慕白元神之軀商議，顯得是在求他一般，又都無法可想。只得從上榜之人中隨意抽出幾個補進清福正神之位。即便有些不妥，卻也顧不得了。

這日，慕白元神之軀與一眾同門也到封神台前觀禮。

原始天尊坐九龍沉香攆垂一朵祥雲高掛空中。

姜子牙等一干闡教門人連忙跪拜施禮，慕白元神之軀等截教弟子卻俱都不為所動，徑自干瞪着眼睛看。

少時，原始天尊命白鶴童子將玉符金冊賜予姜子牙，姜子牙恭恭敬敬地接過。

原始天尊又命將打神鞭賜予姜子牙，姜子牙再拜接過。

羽翼仙在慕白元神之軀耳邊道：“素聞打神鞭在道兄手中，今何以竟被闡教拿去了？”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打神鞭被貧道換了戮仙、陷仙兩劍。此二劍乃我截教鎮教之寶，實不容有失！故而才與他交換。”

金靈聖母等人聽說，皆大喜。

就聽趙公明笑道：“這買賣不虧！”

眾人一通大笑。

就見那邊姜子牙自莊嚴肅穆地將玉符金冊供奉在台上，自焚香禱告，酌酒獻花，立八卦紙，排五方旗，繞台三周拜畢，方才上台打開金冊，宣讀敕書畢，開始封神。

頭一個，姜子牙便高呼：“截教流波山門下柏鑒上前聽封！”

柏鑒聽了大驚，忙看向慕白元神之軀。

慕白元神之軀也自面色難看，然而思及闡教主持封神，況先答應了他十五個名額的，當下只得忍了這口氣，對柏鑒道：“你本對修仙之道沒有天分，隨我在山中數千年也只得一個普通仙人修為，還不如入神道，將你一身征戰本領顯用，還可得些功德善果。只今是肉身成神，不必過多擔憂！”

柏鑒聽了，方才上台聽封，卻直立不跪。

姜子牙一手持杏黃旗護身，一手持打神鞭大叫道：“柏鑒跪聽玉虛宮封號！”

柏鑒看那打神鞭厲害，轉頭看向慕白元神之軀。

慕白元神之軀心內也自憤恨，暗道：“今日原始天尊聖人當面，好漢不吃眼前虧，還是要先且讓過他。”遂對柏鑒微一點頭，柏鑒這才跪聽。

當下姜子牙因柏鑒曾為黃帝總兵官，身份不同，封了個八部清福正神首領之職。

柏鑒聽封謝了，頓時得了神道法器百靈幡。

隨後三山五嶽正神、火部、雷部、瘟部、水部、太歲部俱都分封完畢，麻姑也在瘟部任職，位在呂岳下，水部由黃龍真人為主。余者尚留斗部、群星惡煞及一眾零散神仙未封。

姜子牙卻放下金冊，道：“今伯邑考與姬發均是文王嫡子，為爭位而各據一方，至令天下懸望，眾生遭刀兵之災。為正人皇之位，理清天地綱紀，人間倫常，特命清福神柏鑒將伯邑考並姬發一併領上封神台，聽先文王姬昌親指儲君之事。”

眾人聞言，俱都驚奇。

少時，柏鑒駕雲將伯邑考並姬發二人領上封神台。

姜子牙連忙拜見了姬發，口稱：“大王聖德！今日冒犯，死罪，死罪！”

那邊慕白元神之軀身後申公豹也自搶出，對着伯邑考拜稱大王。

柏鑒又去台下將姬昌引進台上，姜子牙與申公豹又是一通拜見。

原始天尊自施法將姬昌散亂的魂魄歸正，姬昌這才從渾渾噩噩中醒來，與伯邑考、姬發、姜子牙、申公豹等父子君臣相見，俱各痛哭。

姬昌聽了前因後果，看了看伯邑考、姬發二人，見伯邑考一臉孺慕之情，姬發麵上雖也激動，卻不時有焦慮之色閃現，顯然非常在意王位屬誰。

當下姬昌心下暗嘆，乃道：“我死乃是天命，不與他人相干！今你二人竟因此而生隙，至令生靈塗炭，豈是兄弟同胞之情？我意已定，姬發有王霸之器，當今亂世，當以姬發為繼嗣。然伯邑考乃是長子，可裂土稱王，世代相替，姬發亦不得擅自黜免。你二人從此之後當和睦相處，不得再相攻伐！”

伯邑考醉心音律，本不在意權利之爭，聞言並無異議，當下二人領命，由柏鑒送他二人回去了。

姜子牙復又開始冊封斗部正神，因此部群星惡煞絕大多數都是截教門人，當下點了金靈聖母上台，封為坎宮斗母正神，為群星之首。

金靈聖母無奈，也只得聽封。

# 第1106章 地球

當下大封星君，慕白元神之軀門下黃天祥、雷震子、蘇全忠俱都在內。

姬昌為中天北極紫微大帝，即紫微帝星。

闡教門下上榜的一眾普通門人如鄧華、蕭臻、李常等人也都在斗部，為群星惡煞，另有楊戩等闡教三代門人也入斗部填了些缺位。

另封太乙真人、赤精子二人各為一方天帝。

只有二十八宿星官，實在難封，不得已之下，只得隨意在台下指了二十一名截教門人，加上慕白元神之軀身後二十八宿大陣之中的七名弟子，共成了二十八宿星官，其中便包括奎木狼，亦是肉身成聖。

如此分封完畢，十五個名額便去了十一個。

當下姜子牙又封了趙公明為財運正神，碧雲仙子、瓊宵二人與碧霄共為感應隨世仙姑。

隨後又是元帥、將軍、西方護法、五方豆神等等一大通，及至將飛廉、惡來封了冰消瓦解之神。

姜子牙把手中玉符金冊一放，手中揮舞打神鞭大叫道：“截教流波山門下申公豹上前聽封！”

申公豹聞言一驚，隨即嘿嘿一笑，上前跪聽冊封。

姜子牙道：“敕封爾執掌東海、朝覲日出、暮轉天河、夏散冬凝、周而復始，為分水將軍之職。還不領命謝恩！”

申公豹聽得心下一緊，暗罵這姜子牙也封得太狠了，一天到晚、一年四季竟無片刻休息之時，況且還要周而復始，如此哪還有片刻安寧?

心下不忿，謝了封誥，起身便譏諷姜子牙半生修行，到頭來一場空，還不是得墜入輪迴！

因笑道：“你既封神，何不將自己也封個肉身成聖，如此豈不免了輪迴之苦！否則你若萬一投入了畜生道，來世你那玉虛宮聖人可就認不得你了！”

且說姜子牙封神，以流波山門下柏鑒始、又以流波山門下申公豹終，先折柏鑒立威，后辱申公豹出氣。慕白元神之軀雖知這本就是原本該他二人的封號，心中卻也着實不太舒服。但看看封神之劫馬上就要結束，也只好暫且忍一忍，挨過這段再說。

當下封神完畢，慕白元神之軀等截教門人也不等姜子牙將最後的敕詞念完，徑自騰雲駕霧離開，齊回金鰲島去了。

眾人到了金鰲島，入碧游宮，各自尋位置坐下。就聽趙公明道：“今日封神，貧道與金靈聖母、兩位妹妹俱有封誥，日後便當掌理職司。看來今後廣開山門，傳承教義之事只得落到慕白師弟、無當聖母、羽翼仙你等三人身上了。”

慕白元神之軀連道：“自當儘力，師兄放心！”

眾人俱在金鰲島中商議，此時的元始天尊卻手捧封神榜和太上老君一起上了紫霄宮，向鴻鈞道祖交旨。

二人見了鴻鈞道祖，拜倒：“弟子奉命主持封神，今已完成，所封八部三百六十五路周天清福正神，八萬四千群星惡煞俱已全部歸位。請老師查驗！”

鴻鈞道祖只淡淡地點了下頭，示意原始與老君二人坐下，這才緩緩地道：“自人族出世至今，歷三皇五帝，夏商兩朝，幾經治和、亂離，已積累了足夠自立的經驗和能力。大道分天地人三才，人族身為天地主角，不可久在仙神兩道修士的羽翼護佑之下，必使之完全獨立，成為真真正正的天地主角方才使天地人鼎立而圓滿。”

太上老君執掌人教，當下問道：“如何才能使人族真正獨立！”

鴻鈞道祖道：“如今仙凡兩道混居，凡人慕仙道神術、修士慕人間榮華，至令仙道領導人道。凡人所遇事，不論大小賢愚對錯，盡皆禱告於神靈，求的庇佑，此非人道自立之真意。若要人族獨立自主，首先便要仙凡分離。具體如何，你們幾位聖人商量着辦吧！”

太上老君與原始天尊領命，自思：若要仙凡分離，便要分別約束修士與凡人。但天地如此廣大，散修、西方、道門、妖族、血海阿修羅、九幽鬼道等等互不統屬，況且凡人中也有許多與修士有着扯不清的關係，如何才能使仙凡兩道分離？

二人思慮良久，就聽老君道：“只今最好最省心的辦法便是將仙凡兩道分隔兩地，斷絕之間的聯繫，則百十年後，人族將不復知仙道為何物，自然便仙凡分離了。”

原始天尊聞言喜道：“此論甚高！然四大部洲修士處處可見，該將一眾普通人族分置何處？”

太上老君笑道：“天地間自有許多星辰列張，幾次天地大劫，洪荒大地分崩離析，飛出許多版塊遊離在星空之中。今人族經歷天地大劫，所余不過數百萬眾，便將之一併移入一顆適合生存繁衍的星辰之上，從此設下結界，禁止修士隨意前往走動，放任人族自行成長壯大。則人族自立可期也！”

原始天尊聞言點頭道：“若有朝一日人族能憑自己的本事跨出所居的星辰，回到四大部洲，則人族方可謂真正獨立，成天地人三才鼎立之勢。”

當下二人計議定，自去紫霄宮稟報了鴻鈞老祖。

洪鈞老祖也點頭認可，乃發下法旨，詔女媧娘娘、接引、准提等一併到紫霄宮，通天教主也出。

六人領了道祖法旨，自去天地間尋訪最適合人族身存繁衍之地。

最後，選中了一顆蔚藍的星球，一應布局山川海洋竟與四大部洲極為相似。

六聖大喜，當即達成了共識，共同施展大法力於一夜之間將所有普通人族及其建築、生活、生產工具等全部移到了這顆藍色星球之上。

聖人大法，非同凡響，眾人一夜之間轉換了生存環境，卻都懵然不知。

有少數心智聰慧，學識淵博之人通過查看星象及山川走勢，發覺了不同，最終卻也無法解釋，只得自行修改了天文曆法，時間刻度等等來適應新的環境。

慕白元神之軀看着事情發展經過，心中頓時生出幾許荒謬之感，想當初人類一直堅信天圓地方，甚至因此產生爭論，導致殺人放火之事發生，最後才得出結論：地球是圓的！

媽媽的，地球也是一顆星辰，自然是圓的。

但是，盤古開天闢地所生出的大地那就是一片平坦的啊！

天圓地方這是天地開闢以來，所有大能為、大神通的仙聖巫妖所共見，哪是虛妄的！

不周山倒塌之後，天搖地動，女媧鍊石補天，斬玄龜取其四足煉製撐天巨柱這些事可都是慕白元神之軀親眼見證了的，哪還有什麼疑惑。

不過，經歷此事，他卻開始懷疑起自己所生活的地球，懷疑起那顆穿越而去的鬼星。

鬼星，真的存在嗎？會不會也是一樣的存在？又或者說，那個傳說中的雨仙界本就是一個虛無，就連冷雨也只是其中的一個虛幻而已。

慕白元神之軀搖搖頭，將腦中的胡思亂想剔除，徑自領着一眾同門靜修了去。

且說人族舉族被遷到地球之上，當然那時候還不叫地球，人皇姬發這一日在鸞殿之上接受百官朝拜，隨後便大封諸侯。

最後將伯邑考封為樂王，封地在偏遠的南方濕瘴之地，伯邑考無奈只得聽封去了。

姬發還欲發配蘇護，奈何蘇護擁兵二十萬坐鎮冀州，雄霸三關之險，姬發亦不敢逼迫太甚，只得勉強封了蘇護繼續做他的冀州侯，自成一國了事。

數十年後，蘇護終老，所轄之東伯侯領地方才漸漸被朝廷侵吞，最後只保留了冀州一地。

周朝建立，因西岐城早先地脈被打散，龍氣已泄，乃定都鎬京。

姬發駕崩之後，周公輔政，定禮樂立國之道。

所謂禮，便是等級制度，天子、諸侯、公卿大夫、士、貧民，各個等級之間規矩森嚴，禮制嚴謹，下對上該如何、上對下該如何，半點不容逾越。

所謂樂，便是思想教化之術，因為禮制的嚴謹導致人與人之間是不平等的，不免就會有些矛盾，緩解矛盾的手段便是用教化之術來奴化萬民，使各安於制度的約束。

禮樂治國之道乃是人族擺脫神權至上的開端。

在此之前夏商兩朝、甚至三皇五帝時代，人類每有大小事務俱都禱告於天，祈求神靈決斷，祭祀犧牲不斷。

從周公起，人類方才算是真正有了自己的制度方略，解決事務的規矩，教化育人的方法。

禮樂治國之道也算是闡教教義在人族思想上的傳承和體現。通篇充斥着等級概念，在這種制度下，有能力不如出生好，出身不好的要想出人頭地那是千難萬難，一但有人有任何舉動與禮制有違，則立即被打落凡塵。

不但如此，還要輔以教化，讓所有人都認同人生來就是不平等的，那些諸侯大夫們生來就高人一等，理應享受，剝削平民百姓，而平民百姓就應該心愿誠服地被剝削，還要歌功頌德。

這當然不是說禮樂治國之道就是萬惡的，相反它是有划時代的积極意義的。

但這種思想也不能持久，人族一旦擺脫神權的束縛，思想解放出來，又豈能在聽你一家之言？

況且這種制度將天下人才阻攔於權利之外，既沒有參政的權力，也沒有政治上的地位。久而久之必然引起天下不服，於是不到百年，禮崩樂壞，冀州侯蘇護後人率先舉旗聲稱不願奉行禮樂愚民之道，周王朝派兵征伐，眾諸侯各懷私心，俱都不出力，戰事綿延不絕，周朝威信大降！

# 第1107章 遇陸壓

至周朝建立以來便一直不服的南方荊楚政權也野心勃勃地向北擴張，東夷、南蠻、北狄、西戎俱都蠢蠢欲動。

原本就根基不穩的西周朝廷瞬間瓦解，諸侯各自為政，周天子完全成了擺設，百家爭鳴的春秋時代提前三百餘年便來臨了。

冀州侯蘇立當機立斷，發兵滅了周邊數國，威震天下，成了春秋時代第一個霸主。由此冀州稱霸長達一百八十年之久，國力日盛，天下只知有冀州王，不知有周天子。

隨後冀州諸子爭權，國力漸衰，后又權臣當道，各割地成了燕、晉等國。

冀州兩百餘年煊赫的國勢這才衰落，已至隱沒不聞。

此後再經過百年混戰，諸侯兼并，湧現出許多霸主強橫一時，曇花一現。

亂世之中，各國君主為了強大自己的國家，紛紛尋求治國強軍良策，於是各種思想漸漸地興盛了起來。

此時四大部洲之中因為普通人族俱都被送往地球，導致人煙稀少。雖有些法力低微之輩聚居在一起，漸漸也發展出了一些人口，卻終是太少，放到整個大地一看，基本可以忽略不計，四大部洲要以這些人口重新繁盛起來，恐怕還須上千年的時間積累。

因此眾人爭無可爭，俱都躲在洞府之中潛修，靜誦黃庭三兩卷。

這日，慕白元神之軀正在山中默運元神，突然心有所動，想起一眾同門之中還有一人不見，當下喚六耳獼猴過來道：“當年萬仙陣中，龜靈聖母被原始天尊打壞了肉身，只得以元神逃逸，不知所蹤，今已三百年矣！你可用心查探，看看龜靈聖母究竟到了何處？”

六耳獼猴聞言，頓時將六耳異術展開，遍查三界之事，少頃，面色古怪地對慕白元神之軀道：“龜靈聖母師伯至那日之後，原來一直沒有走遠，徑自到了金鰲島萬丈海底深處開闢了一個洞府潛修，如今看來應該快要功成出關了。”

慕白元神之軀聞說龜靈聖母便要功成出關，心下大喜，遂每日翹首等待。

這一日，六耳獼猴報說金鰲島海底深處有異常。

慕白元神之軀忙起身駕雲而去，來到金鰲島，但見島中千餘門人俱都出了各自的洞府，對着海中指指點點。

再看那大海，此時已是怒浪翻滾，黑風呼號，一個巨大的漩渦漸漸形成，天地靈氣不斷地被那漩渦吸收過來，順着漩渦中心滲透進去，巨大的壓力將這一片海域都壓的沉了下去，外圍數十米高的浪頭翻滾涌動，氣勢驚人，卻只是涌不到這一片海來。

截教眾門人俱都被這股精純的天地靈氣驚動，齊聚在海邊觀望，不知此處究竟有何事。忽見慕白元神之軀到來，金箍仙馬遂笑道：“慕白道兄來的正好，今日此地海浪翻滾，異象紛呈，不知主何吉凶！”

慕白元神之軀笑着對眾人稽首為禮，道：“不瞞各位道友，貧道正為此事而來。當年龜靈聖母重傷，只有元神逃遁，此後便一直在金鰲島海底開闢洞府修養，今日有此異狀，想必是聖母功成出關！此乃大喜之事，眾位道友只需靜心等待，為龜靈聖母護法，不必驚慌猜疑。”

眾門人聽說是龜靈聖母出關，俱都喜悅，當下眾仙腳步扭轉之下，隱隱布成了一個防護大陣，欲為龜靈聖母護法。

不一時，只見海面上那巨大的漩渦漸漸消失，海面停止了沉陷，卻又慢慢向上鼓動起來，無數巨大的水泡迅速升騰，激起層層浪花蕩漾，將這一片海域越抬越高，竟又反比外圍高出了十幾丈。

只見那浪花一層一層，不斷往高處簇擁盪開，無數水花綻放，在金鰲島煙靄一般仙氣的折射下，顯得瑰麗絕倫。

少時，只見水花中心處，一朵浪花衝天而起，激起千丈水柱，那水柱上頭如菊花分蕊一般四散開來，顯出一名身着水墨綵衣的道姑。身周煙霞蕩蕩、釵上珠光閃耀，一時仙靈之氣撲天蓋地而來。

慕白元神之軀見狀，領着一眾同門齊齊上前稽首稱賀，龜靈聖母也自還禮。

慕白元神之軀大笑道：“道友今番出關，斬卻嗔痴煩惱，成就自在無拘無束之身，真可喜可賀！”

龜靈聖母也自喜道：“貧道因禍而得福，得以斬卻惡屍，凝聚肉身，此乃天道眷顧，掌教老師平日教化之功也！今何以不見了掌教老師並金靈聖母、無當聖母等人？”

慕白元神之軀乃將一切前後事情俱都告知龜靈聖母，道：“今碧游宮被老師搬到了上清天，金靈聖母坐鎮坎宮，為斗母正神，無當聖母卻在驪山潛修，已百年未出了。”

龜靈聖母聽了默然半晌，道：“不意一番閉關修養，忽忽已過三百年，竟是物是人非。貧道出關，當先參拜老師，再走訪一眾同門，然後再定行止。”

當下龜靈聖母與眾門人相見畢，自去金鰲島中焚香向通天教主禱告請安，然後又上天庭去見了金靈聖母、趙公明等人，方才迴轉金鰲島。

此時，雲霄聽了消息，也從三仙島來與龜靈聖母相見。

一眾同門此時團聚，俱都歡欣鼓舞。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今龜靈聖母既然斬屍出關，正可坐鎮金鰲島，率領一眾同門參悟大道。老師不在，我等卻也不能把修為落下了。”

龜靈聖母應道：“貧道一向隨侍老師身邊，今掌教老師雖不在，我卻也不想再另尋洞府，留在金鰲島正我所願耳，況又能與一眾同門朝夕相處，研習大道，敢不從命！”

慕白元神之軀大喜道：“自當日金靈聖母、趙公明等人被封為神，無當聖母又自去了驪山潛修，偌大的金鰲島竟無一個修為通玄之人坐鎮。毗盧仙雖修為精深，但其心性了無掛礙，只知一味靜修，少與同門探討。余者金箍仙馬遂等人雖各有所長，卻都未到大圓滿之境，尚未到達兼修天道的地步，不足以稍稍為眾人傳道解惑。今道友歸來，實我截教上下之大喜事也！”

龜靈聖母稽首謙遜，眾門人歡宴良久，慕白元神之軀一時興起，就提議從此之後每隔百年均召開一次截教論道大會，由龜靈聖母主持，眾門人將自己百年間的悟道心得相互交流，並提出各自的疑難共同解決探討。

眾人聞言無不轟然應好！情緒越發高漲。

宴后，眾人暢談良久，慕白元神之軀與雲霄方才各自告辭，起身迴轉山門。

二人駕雲起行，雲霄一路默默不語，慕白元神之軀乃沒話找話地道：“今日龜靈聖母歸來，眾門人團聚，着實讓人高興。”

雲霄掃了慕白元神之軀一眼，不發一言。

慕白元神之軀見了，復又道：“當日同門相商，我流波山與三仙島俱都向外傳道。今人族全被遷到地球之上，教義傳承的方式已然不同以往，不知雲霄師姐可有什麼打算？”

雲霄乃駐足對慕白元神之軀道：“慕白師弟一向謀略深遠，今既有所問，心中必有定計，又何必問我？好了，貧道還要上天庭看望兩個妹妹，就不耽誤師弟時間了。”

言罷，徑自駕雲往天庭去了。

慕白元神之軀愕然望着雲霄遠走，不知自己何處惹了她不高興了。討了個沒趣，自然也不想追上去看她臉色，在原地氣悶了一會兒，方才往流波山行去。

此後數年，慕白元神之軀就在山中潛修，一邊與眾門人談論道法，閑暇時也拿出聚寶盆四處遊歷，收攏散落各地的珍寶，不時也開爐煉丹，看庭前花開花落，觀山中日升月合，察星辰山川之走勢，結合周天星斗大陣之理，靜心體悟玄而又玄的大道衍化生髮之道，只覺天道越見明晰，但卻也只是微有所感，看得到、摸不到，心下終是悵然。

這日慕白元神之軀正在流波山頂觀潮漲潮落，忽見陸壓緩緩而來，立在身前，欲言又止。

慕白元神之軀頗覺奇怪，乃問道：“道友有何事不凡直說，我與你之間交情莫逆，還有什麼好遲疑的！”

陸壓乃道：“貧道今日前來，實是請辭！”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驚訝地道：“道友要走！不知欲往何處？我流波山地方廣闊，道友若是欲開山門，儘管選一處地方就是。何必遠離！”

陸壓聞言，轉頭看向天邊紅日，口中飛快地道：“貧道並非欲開立山門，實是欲往西方而去。”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驚愕，看着陸壓，半晌無言。

陸壓話說開了，也就不再遲疑，索性對慕白元神之軀直言道：“我本為妖族十太子，當年父皇與叔父皆未能有緣證得混元大道，心中一直恨恨以為畢生遺憾。我秉承此遺志，一心求取大道。今西方沙門當興，道祖親口許諾，乃是天命所歸。我……我豈能不前往相投，以期借其大興之勢證得大道。”

慕白元神之軀聽了陸壓一番言語，想起當年妖族之事，心下也有些軟了。

看着陸壓，嘴角含起一絲苦笑道：“你是否以為當年接引准提搶了鯤鵬手中的鴻蒙紫氣，今西方當興，則這道鴻蒙紫氣必然會使一人成聖於西方，所以你才欲投入沙門？”

# 第1108章 傳道

陸壓聞言，頗有些心煩意亂煩躁地道：“我就是這樣想的！慕少監總要將人心底私密挖出來才甘心，這下你知道我不過是個心有貪念之徒，滿意了吧！”

慕白元神之軀大笑，陸壓卻神奇地在這笑聲中平靜了下來。慕白元神之軀這才抹了抹眼角，對陸壓道：“非我欲曝你隱私，實是人貴自知。能夠直指本心，看透自己究竟需要的是什麼，欠缺的又是什麼，讓一切心底的慾望、追求、怯懦、堅持全都無所遁形，你方能找到方向修正自己，這才是真正的大道。所謂修道之途，無論哪種教義方法，歸納起來，都不過是以人心合天道一句話而已。”

陸壓聞言默然不語，慕白元神之軀又道：“你有心向道，這是好事，貧道也不便阻攔。但西方教中，此時已多有修為精深之輩。我教中三千精英盡歸不說，就連闡教門人中的慈航、文殊、普賢、懼留孫等人也被原始天尊送入西方教以了因果。接引准提更將乾坤鼎據而不還，夜以繼日地為門人煉製法寶丹藥，西方極樂世界之中接引又每日講道，四方修士西去者絡繹不絕。可想而知，千年之後，西方教大開山門之時，將會何等興盛！你就此投入西方，不過佔得一席之地，又能如何？”

陸壓道：“去了總有一線希望，不去終是心有牽挂。”

又指着胸口道，“今我心已被拴住，若不能得解，如何還能坦誠面對修道中的各種心魔劫數？”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默然半晌，終於長嘆道：“修道修心，你既如此說，終歸還是要往西方走一遭。但我能否先與你定下約定：若這一量劫之內，你不能證得混元，待西方大興之勢已過，你便立即脫離西方，重回流波山。你可願意？”

陸壓皺眉道：“我去西方既是求道，便當誠心正意，方能心無掛礙，保留赤子情懷。今若定下此約，豈是求道之舉？”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接引准提當日算計妖族，出手對付東皇陛下，你莫非便忘了？你求道自可誠心正意，若西方不虧於你，你自然還是西方。但若你終究無法得道，又何必為西方作馬前卒？”

陸壓聞言不語，思忖半晌才道：“道兄此言也是！如此我便與你定下此約。貧道去了，道兄善自珍重！”

言罷駕雲而去，其音終於寥寥不聞。

慕白元神之軀送走陸壓，獨自一人站在山頂觀望良久，心下頗為悵然。

在這封神世界經歷如此之久，非但尋找到回去之法，反到是越來越迷茫錯亂了，好似過往的一切都是虛幻，這一切才是真實一般。

可是，寶葫蘆明明還在，地書碎片也明明還在。

這一切的一切，誰真誰假，誰對誰錯，不但不清晰，反到越來越亂了。

這種亂，亂得無論是他，還是本尊，都不願意思索下去，任由這一切繼續自然的發展着。

回頭忽見六耳獼猴不知何時站在身後，目光炯炯關切地看着自己。

慕白元神之軀心下煩悶，乃道：“我是否應該將鴻蒙紫氣之事告訴陸壓，則或可將之留下。”

六耳獼猴轉目四望，側耳傾聽了一陣。慕白元神之軀會意，抬手布下大陣，又將太極圖印顯出。

六耳獼猴方才放心地道：“鴻蒙紫氣關係重大，若是走漏出去，恐怕天下修士都要來攻打我流波山了。冥河、鯤鵬聞之又怎能罷休？接引、准提更是立馬就要殺上山門來了。師傅不說，實是正理！若說出去，我流波山一門上下哪還有安寧日子可過！”

慕白元神之軀苦笑一陣，道：“我亦知此理！但此事壓在心頭，不能舒展，終是有礙心境。知易行難！剛才我勸說陸壓要直視本心一切善惡慾念，可笑自己卻也終究不能完全做到。”

六耳獼猴取笑道：“師傅已是斬了兩屍的修為，若是再將本心拋卻了，豈不立時便成了混元聖人！若是如此，那倒是好了，我六耳獼猴還懼何人？”

慕白元神之軀笑罵道：“美得你！只今闡教教義在人族之中行不通了，他原始天尊百般計算，贏了封神之戰，於是各家都讓他盡情施為，結果所謂的禮樂治國之道不過百年便已是禮崩樂壞，天下越見生亂。今闡教已然收不住腳了，太上老君必然會另想辦法為人族立下一個新的指導思想，恐怕各家各門都會趁此時機將自己的教義轉化為人族精神思想宣揚出去。我截教雖然式微，但好歹也是名門大教，今須早做準備。你可將倉頡與伶倫叫來，他二人在人族之中頗有威望，可傳我教。”

六耳獼猴領命去了。

少時，倉頡、伶倫來到

慕白元神之軀便將欲叫二人隱匿仙蹤，混跡人族之中傳道的想法說了。

二人欣然領命，當下慕白元神之軀施展大法，為二人破開地星與四大部洲之間的禁制，將二人送到了人間界。

幾乎就在同一時間內，巫、妖兩族、血海阿修羅族也都有人偷偷打開禁制，將本族中人送了一兩個入人族傳道。

當然，人族之中三皇五帝的治國方略也有保存，傳自神農氏的農家學說、百葯之學，傳自伏羲的陰陽家學說，更多的卻是傳自黃帝的學說，林林總總不下十門之多，這些學派也漸漸興盛了起來。

倉頡入了人族，他雖了於世情，明知天地至理，但一向不善與人言語交流，只願述之文字，在人族之中轉了許久，竟是渺無頭緒。

最後只得傳下一支文道筆、一支春秋筆。

將春秋筆傳與當時魯國的一名史官，為歷代史家記事傳世之寶；文道筆埋於一處高崗，為後世書法一脈鎮壓氣運之器。

當下倉頡見無事可做，便自行回了四大部洲向慕白元神之軀復命。

伶倫到了人間，因西周禮樂治國，宮廷之中所謂大雅、小雅之聲甚多，伶倫聽之直皺眉頭。

暗道：難怪要禮崩樂壞，這音樂本是抒發胸臆、給民安樂愉快的。今卻將之奏得規規矩矩、千篇一律、嚴肅認真，不免失了真意，丟了感情。

當下伶倫暗笑，徑去天下間尋訪有緣傳道之人。倒還真的給他找到了兩名，正是俞伯牙和鍾子期。

伶倫大喜，便即化身為一名老樂師，將樂道傳與二人。

二人與伶倫相談，也對伶倫在音樂上造詣驚為天人，遂欣然拜師。

伶倫收了二徒，傳下道統，心中滿意，也回了地仙界向慕白元神之軀復命。

慕白元神之軀看着二人相繼歸來，聽其如何傳道，不由哭笑不得。

這哪是傳道，分明就是不折不扣的教徒弟嘛！雖也有些為人處世的道理，但那都是行業道德，比如史家的秉筆直書，比如書家的心正則筆正，雖都是至理名言，足以傳後世，但都太偏門了，不足以讓舉世奉行。

當下慕白元神之軀知道二人也儘力了的，況且這也算為截教開闢了門路，光大了教門。慕白元神之軀心下雖覺得有些不太理想，卻也轉念便接受了下來。

對二人慰勉了一番，吩咐他等下去休息。

心中自思：看來此事還得我親自出馬，方才能行。

於是慕白元神之軀駕雲直往金鰲島而去，尋了一眾同門一同編撰截教道藏，加上島中原有的典籍，共得書八千餘卷。

慕白元神之軀乃擇其中可以外傳的八百卷帶迴流波山，吩咐了六耳獼猴、倉頡、伶倫等看守山門之後，徑自破開人間界與地仙界的禁制，化一道流光入了人間。

且說太清境太上老君因人間禮崩樂壞，闡教治國思想已然行不通了，人間大亂，征戰兼并不休，故而對各家偷入人間界傳道的行為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然而人間依舊混亂不休，太上老君不得已，只得分了一縷元神，化一團紫氣徑入人間界投胎為人，傳下無為而治的治世理念。

一邊也約束各家各派傳道之人，不得放肆，至令人間更添殺戮。因妖族與巫族都只在人間界尋找本族的新生代成員，並未有思想傳世，故而老君也不理會，只將阿修羅族傳下的殺戮之道一舉封殺了。

那阿修羅族傳下殺道，立下鎮壓教義之寶：七殺碑！直言世間無不可殺之人。正所謂殺一是為罪，屠萬是為雄，屠得九百萬，是為雄中雄。

這樣的教義，老君如何能忍！直接將那傳道的阿修羅族化為灰灰了去，只是可惜七殺碑卻沒有能夠找到，最終隱沒，終是埋下了禍患。

慕白元神之軀來到人間界，也不先去拜見老君，徑自化身為一普通人族形象四處尋訪有緣。

忽一日，來到一處山谷，但見山川形勝，靈氣沛然，隱隱有五彩之光閃現。

慕白元神之軀大奇，降落雲頭觀看，卻見此間有一人隱居著書立說。

慕白元神之軀觀望良久，叩門問道：“我乃遊學士子，今路過此山，迷失了路徑，敢問隱士此山何名？往魯國怎麼走？”

那人開門應答，慕白元神之軀見之生的清奇古貌，體格健壯如猿，面上卻是朦朧一片，看不清面相究竟如何。

# 第1109章 見老子

慕白元神之軀大驚，心知此人要麼是以秘法矇騙了天機，乃是天命遺漏之人；要麼就是對大道的領悟到了一個極其高深的境界，已經達到了心境返璞歸真的境界，故而面相不顯。

當下慕白元神之軀運起目力查看，見其並無什麼道行修為在身，心下便知道此人是屬於後者。

不由心中大是驚嘆，暗道此人能僅憑數十年閱歷，遍查人間百態而將心境修鍊到這個地步，以其年齡而言，如此修為直可追當年造字時候的倉頡了。

當然，他與倉頡還是有不同的。

倉頡造字，包羅萬象，不只悟透了人之一字，還將天地萬物俱都悟透了，因而倉頡造字，泄盡天地之密，引得鬼神夜哭，那是何等修為？

此人自然是遠遠不及的。

不過一法通而萬法通，此人看破了世情，心境修為也近於圓滿了。

人族之中自有絕少數天資絕頂之人不過百年功夫便能將心境完滿，幾近於道，從而為大道所認可，直接肉身成聖，此人看來便距此不遠了。

當下慕白元神之軀心中驚嘆，面上卻不動聲色。

只見那人一雙看破世情的眼睛盯了慕白元神之軀片刻，面上也閃過一絲驚訝，當下斂容答慕白元神之軀之言道：“此谷名為鬼谷，老夫也便自號鬼穀子。你既是遊學之士，今日天色已晚，山野之間露宿不便，請入內稍息，容老夫奉茶。”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更是驚嘆，知道今番撿到了個寶貝，當下隨之入內，安坐堂上。

鬼穀子也不以為意，徑自奉茶相待，二人相談片刻。

鬼穀子方才笑道：“觀尊客言行，不是邪惡之輩！今至我家不知究竟何事？”

慕白元神之軀心知鬼穀子見微知著，自己說是遊學，身上卻沒有半點行禮之物，豈能不惹人懷疑。

當下笑道：“我其實並非凡人，今混入人間，實有要事待辦！”

鬼穀子面上一副瞭然之色，神態自若地抿了一口清茶，方才一臉熱切地望着慕白元神之軀道：“老夫今五十有六，嘗聽聞鄉間百姓傳說山精海怪之事，心下也頗為好奇，不知尊客可否讓老夫開開眼界。”

慕白元神之軀陡聞此言，噗地將嘴中一口清茶噴了出來，指着鬼穀子大笑道：“你以我為普通妖怪耶！哈哈哈，貧道雖不是凡人，卻也不是你口中的什麼山精海怪。我觀你也有幾手道術在身，想來你先輩之中也有道門中人，難道不知三百餘年前的天地與現在不同么？”

鬼穀子聞言面上現出驚愕之色，雙眼灼灼地看着慕白元神之軀道：“老夫祖上確實曾修道法，不過只學得皮毛法術，未聞大道。先祖常以此為憾，謂法、術、道三者，道乃根本，術只是手段。今未聞道，只得術，失其本源也！終不能成仙了道。今尊客既說自己不是妖怪，又知三百年前事，莫非，你便是得了大道的神仙？”

慕白元神之軀看了看鬼穀子，索性顯出真身道：“現今人世界道已不聞，唯術流傳，皆是些請神畫符之小道，所謂道士，皆成術士也！然術之一道，極難以之修成逍遙神仙之體。我來人世間實為傳道，今你與我有師徒之緣，你可願拜我為師，修習無上大道？”

鬼穀子聞言，欣然同意，當即行了拜師之禮。

慕白元神之軀乃將道藏八百餘卷盡數付與鬼穀子，令其用心研讀，又將截教修鍊之法傳下，取了一顆仙丹為鬼穀子築下道基，看看其修鍊之途已步入正軌，方才告誡道：“因你我乃是師徒，我方將修道之法傳授。然三百年前各方修士早有約定：修道者不得干涉人間之事。故而我截教教義思想自可以廣為弘揚，但修仙了道之法切莫輕易外傳。”

鬼穀子拜服領命，慕白元神之軀乃道：“你心境修為已然極高了，今又得了緣法，想必百年之內便能霞舉飛升。等你到了地仙界，為師自然接你上山。我流波山乃是聖人門下，你只管安心傳道，弘揚我教大法，余者皆不必顧慮。”

鬼穀子領命道：“老師這是要走了？然則弟子既是傳道，該傳何種教義思想？”

慕白元神之軀道：“我截教教義包羅萬象，概括起來講，便是眾生平等、有教無類八個字。教中上下均是重仁、重義之輩，主張兼容並蓄，不拘常格，與時俱進。唔，其他具體闡述皆在那八百卷道藏之中，你只需用心研讀，必有所得！其實你本就見識博大，只要在你宣揚的治國思想中以這些為基礎便可以了。為師不能在人間界久待，就先走了。你要用心傳道，他日你我自有相見之時。”

言罷，駕雲而去。

慕白元神之軀別了鬼穀子，心下也頗為得意。

鬼穀子啊，就這樣忽悠到手了！他可是一手開創了縱橫家一派，並且與兵家、法家、陰陽家均有千絲萬縷聯繫的人物啊？而且、似乎、好像還是一個頗為長壽的人物。找到了鬼穀子，今番傳道之旅便算走了一半了。

慕白元神之軀見道統傳承有望，心情也頗為輕鬆，自思既然到了人間界，還是得往周朝拜見一下老君的化身。

當下駕雲來到周都，但見城池上空有一團紫氣籠罩，紫氣旁邊又有一團五色雲氣凝結不散。

慕白元神之軀見了認得是孔宣的五色神光產生的異象，不由心下皺眉，暗道怎麼到哪裡都能遇見他！

慕白元神之軀心下不喜，卻也並不離開，反而徑自進城來到老君府邸，對門房道：“煩請通報你家老爺，故人慕白拜見！”

那門房道聲：“稍等！”隨即進門通報去了，不一時迴轉道，“老爺請你進去，跟我來吧！”慕白元神之軀遂隨之進了老子家門。

且說正當西周禮崩樂壞，天下兼并戰亂不休，地仙界各方勢力紛紛在人族之中傳道之時，西方極樂世界中接引、准提卻在加緊消化着封神之戰時獲得的巨大成果。每日對着收去的截教三千精英大闡佛法，晨昏正午各一遍，每次都大吹法螺，開壇講法無不天花亂墜、地涌金蓮、異象紛呈。三千紅塵之客見離去無望，接引准提所講之佛法又的確宏大深遠，心內傾慕者也越來越多，陸續有起身接收接引佛法灌頂，轉道為佛的。

另外地仙界各類修士投奔西方的也是絡繹不絕。當是時也，接引准提二人忙着消化整合自身的實力，以待來日之大興，也就沒有遣人進入人間界傳道。西方教中有兩大證道法門，一是接引的大宏願證道，一是准提的夢中寂滅證道。

大宏願證道要發願之人的能力足以完成誓願，天道方才會相機給與承認，降下功德。而夢中寂滅證道卻是要以大法力演化掌中佛國，甚或是一方世界，以一人之心力親身感受經歷億萬眾生各自不同的悲歡離合、人生際遇，以此錘鍊心志，達到身與天地合的境界，方稱大圓滿。前一法對自身實力和機緣的要求極高，后一法卻對自身實力和心境修為要求極高，這其中兇險絕倫、稍不注意便是走火入魔、魂飛魄散的下場。

接引准提對着極樂世界越來越多的徒眾們傳道，忙的不亦樂乎。內中卻有一人頗有些神思不定，此人正是孔宣。因得知人族之中各方均在努力傳道，故而心有所感，自覺自己機緣已到，當下又聽了接引大宏願斬屍之法，當即發下宏願，教化眾生，立時天道感應便給他斬出了一尊善念化身，這善念化身偷偷出了極樂世界，徑往人族之中轉世為人，漸漸長大，便開始宣揚自己的治世思想，世人皆稱為孔子。

先是，孔子從截教思想中取了重情重義的教義轉化為仁義治國的思想，奉行有教無類的教育方式，然而收效甚微。

及其三十餘歲，未能顯於當世，於是往周拜見老子。

老子見其果然得了天道眷顧，乃引其参觀了周朝禮樂之制，引薦了大夫萇弘。

萇弘將禮樂治國之道傳與孔子，於是孔子得了闡截兩家之長，自覺頗有所得，乃向老子告辭，正巧慕白元神之軀到來。

慕白元神之軀隨門房入了老子府邸，看看將進大廳，就聽老子正諄諄教導孔子道：“汝可切記：與世無爭，則天下無人能與之爭，此乃效法水德也。故聖者隨時而行，賢者應事而變；智者無為而治，達者順天而生。汝此去后，應去驕氣於言表，除志欲於容貌。否則，人未至而聲已聞，體未至而風已動，張張揚揚，如虎行於大街，誰敢用你？”

慕白元神之軀聽了此言，大笑進門道：“聖人此言真可謂正對某人之弊，真是一針見血啊！”

老子抬眼見是慕白元神之軀進來，和聲道：“你來了，坐吧！”

慕白元神之軀乃拱手執人族之弟子禮，道：“學生慕白拜見老子！”

老子頷首，慕白元神之軀抬眼見孔宣已將主客位佔了，當下也懶得跟他爭位，徑自去搬了個矮墩毫無坐像地斜倚在老子的案前，一眾下人俱都暗笑慕白元神之軀不懂禮儀，老子卻是見怪不怪，毫不在意。

# 第1110章 戰孫宣

慕白元神之軀拿眼覷着孔宣道：“聞你發願教化萬民，竟還得了天道感應，真是可喜可賀啊！不知你立身於世，又該宣揚哪種思想理念？”

孔宣聞言看了看老子，見其並無表示，只得回答慕白元神之軀之言道：“當以六藝為法，宣揚禮樂、仁義、忠恕之道，以仁德治國，以有教無類之宗旨教化萬民。”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愕然道：“禮樂、忠恕乃周公之所倡，傳承於闡教；其他仁義、有教無類之說皆出於我截教，則你自己又有何所闡述？”

孔宣聞言又看了看老子，見其悠然自得、不發一言，只得勉強應慕白元神之軀之言道：“此實乃我宣揚之儒家治國要旨！”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變色道：“你行禮樂之法得了闡教中人同意，我也管不着。但你將我截教教義搶去，則我截教又該以何種教義立身存世？你早已不是截教門人，今竟敢如此明目張膽壞我截教根基，真以為我截教無人了么！”

孔宣見慕白元神之軀厲聲詢問，不由頗有些局促，又轉頭看向老子。

老子乃笑着對慕白元神之軀說道：“此子行此治世之理念也算是把截教教義推廣傳承了出去，豈不省了你諸多麻煩？你只安坐山中截教教義便已流傳天下，何樂而不為？”

慕白元神之軀沒好氣地頂了老子一句道：“若有此好事，老君又何必親自降臨世間！不如將你那無為而治之道交給孔宣傳承，則你不是也省事了？”

老子聞言瞪了慕白元神之軀一眼，微微一笑，也就不再說話，只管冷眼旁觀。

慕白元神之軀轉頭對孔宣道：“我截教自有門人弟子可以傳承教義，不需要你這外人來越俎代庖。你若要教化萬民，請另尋手段，偷取別人家的思想算什麼本事？”

孔宣聞言諾諾，強辯道：“我教化萬民，亦是得了天道承認的，你何敢逆天相阻於我！”

慕白元神之軀冷笑道：“若我截教當初被滅，今日自然任由你施行，也無人來指責於你。然如今我教中一眾門人俱在，根基未失，教義傳承之大事豈容他人隨意覬覦！天道承認叫你教化萬民，卻沒有叫你偷取別人家的教義。你要施行教化貧道自然管不着，然而要用我截教的方法那就不行！你既然已經投入西方教，做了孔雀明王，何不宣揚你那西方教義，也好拍拍接引准提的馬屁！”

孔宣聞言雙臉漲紅，怒目而視慕白元神之軀，表情憤憤。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當日你為我徒，貧道雖道行淺薄，卻也將一應上乘修鍊法訣、仙丹靈藥等等俱都為你求來，未曾有半分虧待。及至你奔往截教，掌教老師每次開講大道無不開誠盡心傳授，毫不藏私。后你入了西方，我教中上下同門雖然齒冷，卻也只謂個人緣法，不能強求，也就未有苛責於你。然而你既入了西方，便當與我截教再無瓜葛。今不發一語便將我截教教義納為己用，你當你是什麼人了？又將我截教上下置於何地？今我與老君當面，你還不快快將你所傳之道改了，免得貧道動手捍衛自家教義的獨立性和威嚴，到時後悔無及。”

孔宣咬牙不發一語，只以目視老君，然而老君卻閉目不發一言。

慕白元神之軀冷哼道：“今日是我截教弟子維護自家教義傳承的清白地位，與旁人何干？你休要指望能有他人搭救於你！就算你那西方教主接引准提當面，貧道也絕不會有半分退縮！只今乖乖將你所傳之道改了便罷，否則我與你絕不干休！”

孔宣聽了慕白元神之軀之言，默然半晌，咬牙道：“我道豈能就此而斷？無論誰要阻止，說不得都要做過一場，方才罷休！”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仰天大笑，道：“痛快！教義之爭歷來就是如此，說不通便訴諸武力，直接將對方打服。孔宣，你若能將我截教上下俱都打敗，自然無人能追究你偷取截教教義之事。只今地星脆弱，你我去星空之中放手做過一場再說。”

言罷起身駕雲而去，孔宣也自搖身回復真身，孔雀明王從西方極樂世界飛出，與其化身合二為一，緊追慕白元神之軀身後而去。

老君卻不動如山，面色沉靜如水，彷如入定一般，只以心神遙遙牽引，靜靜地等着慕白元神之軀與孔宣之戰的結果。

卻說慕白元神之軀與孔宣來到星辰虛空之處，慕白元神之軀乃站定對孔宣道：“今日貧道為維護師門傳承，絕不會有半分留手，你我乃是不死不休，可要小心在意。”

孔宣默然不語。

慕白元神之軀大笑，便要出手，忽見遠處金光連閃，六耳獼猴、倉頡、伶倫、高明、高覺等人俱都來到，雲霄、龜靈聖母等截教二代門人也俱都到場。

六耳獼猴揮舞鐵棒大叫道：“師傅，如此絕情寡義之小人何必勞你動手？就交給弟子吧！”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今日此戰，是為我截教立威，向那些心存覬覦之心的宵小之輩显示我截教的實力。為師自當親自出手，你等只在一旁觀戰即可。”

當下慕白元神之軀心中自思：今日之戰，必當乾淨利落兼堂堂正正而且皆用道門手段解決，方才能显示出我截教大法！

思及至此，抬手招出小芭蕉扇，對孔宣笑道：“貧道今日除賊，便也顧不得許多了。”

揚手就是一扇，頓時有龍吟鳳鳴之聲響徹天際，一條數千丈的火龍和一隻巨大的火鳳飛舞盤旋而出，捲起漫天大火將孔宣圍在當中。

反手一扇，頓時大風呼嘯，風助火勢，火逞風威，只見那星空之間，儘是一片通紅。

孔宣見大火瀰漫，慌忙搖身一晃，顯出背後五色神光抵擋。

這五色神光原本是要作為鎮壓儒家氣運之寶的，原就厲害非常，今日儒家初現，更添威勢。

神光霍霍，護住全身，大火燒不進去。

孔宣心中大定，復又祭神光來刷慕白元神之軀。

慕白元神之軀長聲大笑，當下顯出太極圖印護身。

孔宣的五色神光能刷人、落寶，然而太極圖印並無實物，卻是刷不掉的。用五色神光輪番來刷，皆刷不動，心下也自慌亂。

這五色神光實乃孔宣最厲害的攻擊手段，今番無用，他如何能不驚慌失措？

就見慕白元神之軀將芭蕉扇連煽，頓時烈火熊熊將孔宣裹成一團。

孔宣只得以五色神光護住全身，雙目四顧便欲待逃跑。

慕白元神之軀抬手將聚寶盆祭起，對準孔宣當頭罩下。

聚寶盆在空中金光大放，逸出絲絲黃白之氣，見之令人忘憂。饒是孔宣有五色神光護身，也看得一陣迷糊，幾乎失了心智。

幸得五色神光的確神妙非常，光芒連展，頓時將聚寶盆金光擋在外面。

只見天空中烈火熊熊，另有一團晃人心神的金光財氣與五色神光各霸一方，相互爭持不下。

慕白元神之軀見狀心下大怒，抬手又將落寶金錢祭出，飛在聚寶盆盆口之上，絲絲毫光閃現。

落寶金錢兩翅震動，在空中劃出玄奧的軌跡，引領者聚寶盆的金光財氣直往五色神光逼迫下去。

想那聚寶盆與落寶金錢均是財運至寶，話說錢能通神，今番二者齊聚，光芒大盛，漸漸將孔宣的五色神光掩蓋了下去。

孔宣看得大驚失色，當下便欲待逃跑。

慕白元神之軀抬手取出混元珍珠傘撐開，頓時封住四面八方，那混元珍珠傘原本是用龍骨鳳翎製成，上面鑲金砌玉，一旦放開便有龍吟鳳鳴之聲，風火齊至，可裝載乾坤。

慕白元神之軀以之封鎖空間，轉動傘面，頓時九千九百九十九顆各類珠寶放出漫天毫光，宛如恆河星辰。

孔宣五色神光被聚寶盆金光擋住，再不能逞威風，今又被混元珍珠傘阻住逃逸之路，心下大急，正是惶惶不知所歸。

慕白元神之軀見狀，心下得意，催動各類法寶齊往孔宣逼了過去。

看看情勢危及，就聽孔宣大叫一聲，善念化身孔仲尼飛出，操縱五色神光猛烈地衝擊聚寶盆。

兩方相撞，頓時流光四射，五色神光與聚寶盆金光灼然大放，將混元珍珠傘的珠玉之光遮掩，那傘一頓之下，空間中頓時空出了一個縫隙。

孔宣見狀，身化一道流光而去。

慕白元神之軀大驚，急忙抖手將得自玉虛宮的“纏綿”網祭起來抓孔宣，豈知孔宣早已逃逸，只將其善念化身孔仲尼網在當中，纏的結結實實。

慕白元神之軀見狀大恨，用手一指，那纏綿網頓時一陣收縮，勒進皮肉，直接將孔宣的善念化身勒成飛灰。

空中飄飄蕩盪只有五根孔雀尾翎上下飛舞，那五根翎毛失了宿主，便要逃逸回歸孔宣本體。

慕白元神之軀暗道：趁你病、要你命！此時不收，更待何時？

當下一展袖袍，使出袖裡乾坤之術直接將那五根翎毛收了。又將聚寶盆收回，將五根翎毛放入盆中，施術禁制住，方才放下心來。

# 第1111章 遇多寶

慕白元神之軀轉頭看向雲霄、龜靈聖母、六耳獼猴等人，就聽六耳獼猴大聲叫道：“師傅打得好！揍死他個王八蛋！”

雲霄等一干同門俱都大笑，齊上前賀慕白元神之軀得勝兼且得了一件好寶貝。

慕白元神之軀乃笑道：“這五色神光另有妙用，今番歸我截教，實是天命所歸。好了，今日既然已經維護了我教教義的尊嚴和純潔，各位同門還請回山繼續潛修道法才是。”

一眾同門齊聲應諾，在龜靈聖母的帶領下俱都走了。

慕白元神之軀將六耳獼猴等人也遣送迴流波山，這才轉頭看向雲霄道：“今我在人族之中尋找傳道之人，頗有些勢單力孤，師姐何不與我一同去人間界，你我二人同行，相互也有個照應。”

雲霄微笑頷首。

慕白元神之軀見了心下也頗為喜悅，道：“既如此，此時老君有一尊化身在人族之中坐鎮，我等還須先去拜見，然後再去尋訪有緣。”

雲霄道：“悉聽師弟安排！”

當下二人破開地星禁制，進入人間界，徑入老子府邸拜見。

老君見慕白元神之軀歸來，一雙眼睛灼灼地盯了慕白元神之軀半晌，乃緩緩地道：“今你截教門人自欲傳承教義，天道自然不會阻攔。然而你忘了當日截教是如何而取敗的么？所謂日中則昃，月滿則虧。以截教的教義，是很容易凝聚起人心的。想來你今番傳道，以人族的學習接受能力，恐怕不到千年又會得到萬民參拜擁戴。到時侯，通天教主又不在，西方再挾大興之勢而來，你們一干門人弟子如何抵擋外人的覬覦敵視？”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與雲霄對視一眼，皺眉道：“然則我截教教義不能不流傳下去，如之奈何？”

老君道：“本來將截教教義分流出去，如此每一家都不會太過興盛，這樣自然安定，奈何你又不肯。”

慕白元神之軀正色道：“老師傳下諸般教義，我等身為弟子自當努力守住，豈能隨便送與他人。剛才聖人所說之分流之法，自然可以實行。但無論哪一家，都必須歸在我截教門下，方才可以。”

老君聞言默默半晌，乃道：“如此，恐怕衝突不免劇烈，徒自增添傷亡。你何不將所傳之教義再添加一些新的理念進去，使之不再那麼受人矚目嫉恨。”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疑惑地道：“以聖人之意，該添加進何種理念，方才能使我教教義完滿？”

老君閉目道：“上善若水，你何不學水之大德？”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聖人之意莫非要我將無為而治那一套學去！則聖人自己又該主張何種思想？”

老君瞪了慕白元神之軀一眼，這才又道：“你剛來之時，我與孔宣說的那番話其實你也可以善自深思，必有所得。”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沉默片刻，乃道：“大師伯之意是要我取中庸之道加進截教所傳的教義之中？然而中庸所謂不偏不倚、守中待時與我截教勇猛剛烈的教義不太相合啊！”

老君道：“此是你未能真正理解此中之奧義。”

當下老君就着中庸之道大談而特談，把慕白元神之軀說的暈暈乎乎的。

最後慕白元神之軀忍不住笑道：“大師伯說了半天，不就是要我們看清時勢，不爭先、也不落後嗎。不爭先則不會遭人嫉恨，所謂箭射出林鳥是也；不落後則不會被人嘲笑，從而為天道所棄。此乃為人處事明哲保身之道也！既不會太強，也不會太弱，永遠安安樂樂。”

老君聞言不語，半晌點了下頭。

慕白元神之軀啞然道：“此道果然精深，然而對心性要求還是挺高的，恐怕能安心於此道的人終不會太多。也罷！所謂剛極易折，我截教確實也需要一些中和的思想。大師伯良言相戒，慕白拜謝！”

老君聞言頷首，道：“今你既然將孔宣的五色神光收了，然而當日孔宣大宏願斬屍也的確得了天道承認。儒家教義已經算是建立起來了，孔丘此時便已有頗多門徒，你當如何應對才是？”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今孔宣善屍已然被我打散，雖然儒家教義建立，終歸還是得復歸我截教門牆。他搶我教義，我搶他基業，也算扯平了。只今另尋一人為我截教宣揚教義，掌管儒家也就是了。又有何難為之者？”

慕白元神之軀與雲霄二人在老子處逗留許久，也請教了許多疑難。

老子本為人教之主，掌人族教化，凡對人族發展有利的，便悉心傳授解惑，中間自然也不斷間雜了他自己對大道的感悟。

慕白元神之軀二人傾心聽講，雖然三人都避開了修鍊之道不談，但天下道理本就相通，二人以之與自家教義相互印證，當下也得益良多。

雲霄便欲告辭，慕白元神之軀也不欲久在老君處，恐惹人非議。

當下二人辭別老君，徑往天下各處遊歷，尋訪可以傳道之人。

慕白元神之軀心中雖早有定計，然而時機不到，也不與雲霄說，每日就帶着雲霄四處遊覽山川勝景，觀世情百態，日子倒也過得飛快。

如此數十年，天下終至大亂，兼并戰爭越演愈烈。

此時鬼穀子名聲日隆，拜師求道者絡繹不絕，然而鬼穀子卻擇徒甚嚴，非其人不傳，此時門下也不過三五個徒弟，其中便包括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另有孫武亦常來拜問，相與論兵。

慕白元神之軀聞之，心下喜悅，卻也不去管他。

且說老子在人間五十六年，看看無為而治的道統已然傳下，世間諸子百家已然漸漸興盛，三教九流都已有傳承，老子見諸事已定，便即跨青牛往西行，意欲了結道門與西方之事。

老子過函谷關，被尹喜留下，強拜為師。

那尹喜也是術士一流，善能望氣，故而能察覺老子非同凡人。

老子因在人族之中，又不能施法強行闖關，被逼不過，無奈之下，只得收下了他。於是寫了道德經上下兩冊，交與尹喜，令其自行研讀，並傳之後世。

當下老子過了函谷關，穿過秦州，看看過了人族聚居之地，這才展開大法迴轉地仙界，將當日從截教中抓去的多寶道人領出了八景宮，徑往西方而去。

路過驪山，有截教中無當聖母從中洞府中走出拜見，老君溫言勉勵。

無當聖母與多寶相見，大是痛哭。

彼時慕白元神之軀正與雲霄在人族中廝混，忽聞老君跨青牛出函谷關，當下急忙拉着雲霄追趕，遠遠望見無當聖母正與多寶道人述說別情，相對流涕，慕白元神之軀大叫道：“大師伯稍待，弟子有話要說！”

老君抬眼見是慕白元神之軀到來，微一皺眉，卻也並未刻意躲避。

慕白元神之軀與雲霄降落雲頭，拜見了老君，這才與多寶道人見禮，師兄弟等人分別四百餘年，自是悲喜交加。

慕白元神之軀轉頭對老君拜道：“大師伯，我還叫你一聲師伯。想我道門在封神之戰中死傷慘重，今日已是衰弱至極。多寶道兄乃我截教大師兄，身份不同尋常，我教中上下同門無不翹首望其歸來。今日師伯卻將多寶送入西方，豈不是自挖牆角、舉以與人？望大師伯明鑒！”

老君看了看慕白元神之軀，道：“我之心意，難道你不明白？”

慕白元神之軀道：“弟子自然知曉！但時勢不同，今我截教傳承未絕，多寶道兄又是截教首徒，以接引准提的精明，又豈會真心接受多寶師兄？如此，多寶師兄入西方要麼是被冷遇，要麼便只是傀儡。則大師伯又能得到什麼？”

老君淡淡地道：“你不必管我能得到什麼？多寶入西方，若能分走西方氣運那自然是好。若不能分走，便助西方大興也未嘗不可！須知盛極而衰，當年你截教為何會敗落莫非你不知么？”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心下大悲，起身站立對老君道：“大師伯是打定注意要將多寶送入西方了么？如此，弟子尚有一些話要對多寶道兄說。”

老君點頭，轉目他顧。

慕白元神之軀回頭對雲霄道：“我送送大師兄，你先回金鰲島等我。此事一完，我們再去尋訪有緣！”

雲霄聞言，美目掃了掃慕白元神之軀，點頭跨青鸞鳥而去。

慕白元神之軀轉身對多寶道：“我們邊走邊說。”

當下慕白元神之軀與無當聖母告別，與老君、多寶一道離了驪山。

慕白元神之軀於路對多寶連打眼色，多寶卻只是面色躊躇，猶豫不發一語。

看看行了三百餘里，慕白元神之軀只得駐足對老君道：“大師伯是一定要將我截教門人拿去還了你欠下的因果么？你有沒有問過多寶師兄自己願不願意？”

老君掃了多寶一眼，淡淡地道：“此去西方亦是他的緣法，他又怎能不願！”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回望多寶，見其面色猶豫地道：“行前大師伯曾告訴過我此行的目的。貧道心下也認為大師伯所言不無道理。我道門已然衰弱不堪，如不分走西方教一分氣運，日後這天下哪裡還能有道門立足之地？況且掌教老師已然不在，一眾門人俱都無依。我入西方或許能從另一方面保下截教一份元氣。”

# 第1112章 秦皇大巫

慕白元神之軀聽了此言，怒極氣道：“大師兄你好糊塗！我截教已然與西方仇恨難解，你入西方也不一定就能得到接引准提的重視，甚至可能羊入虎口，再無脫身之機。今你又何必為了他人的利益輕身犯險！徒讓我等同門痛心疾首。”

多寶聞言更是躊躇，復又望向老君。

老君對慕白元神之軀道：“料你有多少道行，能知什麼前事後因！多寶此去，自有緣法，亦是為我道門掙一分氣運。你再莫胡攪蠻纏，阻我大事！”

慕白元神之軀恨道：“我截教弟子就該給你們東搶西送么！你把我們又當成什麼了！今日貧道雖然勸不回多寶，但貧道也絕不會再遂你心愿，為你做抵擋西方東進的馬前卒。貧道也算想明白了，我教掌教老師既然不在，那麼即便西方教不能大興，這三界也不可能是我截教弟子的天下。既然如此，我截教退出，你們誰愛搶誰搶去吧！”

言罷，跺腳而去。

老君默然半晌，轉頭看着多寶臉上現出迷茫的神色，當下道：“大道衍化生髮，無論是誰都在這茫茫天數之中，豈能賭氣不幹了！即便是想躲又豈能躲得掉？你若什麼都不做，天道生你來干什麼，存在的意義又在哪裡？至古至今，未聞有一味閉關苦修而能得大道的。慕白如此言語，真如小孩子玩鬧一般。”

當下老君復騎着青牛，領着多寶往西行去。

此一番西行，老子化胡為佛，立多寶為多寶如來，就在靈山對面的一座山峰之上開闢了道場。

名義上是以此為契機，表示佛道一家，為佛法東傳打開了道路。日後佛法傳入東土，人人便都知道這是老子化胡為佛創立的宗門，不會生出排斥之心，實則卻是打着分走西方氣運的算盤。

接引准提得知此事，就聽准提大笑道：“妙極，妙極！多寶此來，我西方大興在望也！”

竟一口接納了多寶，承認了他多寶如來的地位。

老君見事如此，也有些意外，然而卻不動聲色，只開口欲要回乾坤鼎。

接引准提對視一眼，心知這乾坤鼎終是要還的，否則豈不與老君交惡！當下笑道：“此物在我西方近五百年，原該歸還道兄。”

言罷，將乾坤鼎取出還了。

老君取回乾坤鼎，這才又跨上青牛，慢悠悠地走了，徑往天庭三十三重天外建立了兜率宮居住。

從此，這一尊分身便常駐兜率宮，以坐鎮三界，掌理人族教化之事。

老子化胡為佛得到的功德也被煉製了一件後天功德至寶：金剛琢。

卻說多寶道人成了多寶如來，接引准提待之甚厚，一應西方修鍊之道無不盡心傳授，又以八寶功德池之聖水為之洗盡凡俗塵垢，凝聚佛門法身。多寶心下頗有些受寵若驚，漸漸對西方竟生不起半點恨意。只是心下挂念截教同門之義，師徒之情，不由頗為愁悶。

這日，多寶在山中坐禪修行，看日升月落、花開花謝，天地萬物無不欣欣向榮，各按其道向前運轉。心中有事，鬱結難解，仰天嘆道：“若能此身化為二，不負如來不負君！”

此言一出，天道感應，多寶竟因此心緒鬱結進而發願之下斬出一尊善念化身。

八寶功德池邊接引、准提對視一眼，盡皆心下長嘆，當下准提招來孔雀明王道：“你去助多寶一助，令他從此了了過往一切恩怨情仇，放下心頭鬱結。”

孔雀明王領命，飛身上前徑自把多寶如來的善念化身吞入腹中，直往靈山而去。

到了靈山佛門道場，多寶畢竟修行日久、道行高深，其善念化身竟破開孔雀身體而出，正巧落在靈山道場的蓮台之上。

自此，多寶知天數如此，乃令其善念化身一心向佛，徑入人間轉世，苦修佛法，最終證得佛果，成為釋迦摩尼如來佛，坐鎮靈山。多寶如來卻就此安心潛修，不問世事。

接引准提乃將皈依佛門的三千紅塵之客盡數撥與釋迦摩尼管理。以此為主體，佛門吸收了截教教義，轉化為佛法中佛門廣大、普渡眾生的理念，大乘佛法漸漸完善，就此現世。釋迦摩尼如來也成了大乘佛教教主。

從此釋迦摩尼如來一身將大乘佛教與小乘佛教連在一起，老子化胡為佛分走的氣運終究還是回到了佛門之中。佛門更以此為憑，向老君索得了東進傳道的開門磚，佛法大興終於不可避免地提上了日程。

慕白元神之軀聽得釋迦摩尼如來建立了大乘佛法，不由心內憤恨，卻又無可奈何，心下對老君更是怨憤。

怒道：“佛門大興，受損的豈止是我截教一家？你們都做好人，偏偏要我去做惡人，哪有這種便宜的事！”

起身入了人族，此時戰國已經形成。

孔丘雖死，其儒家思想卻已經基本創立起來了，只是尚未闡述完全。於是其弟子各執一說，漸漸分成了十餘流派，各有補充完善，但都未得要旨。

慕白元神之軀來到人間界，正是為尋找一個能將截教儒家學說傳承下去的人，卻存了偷懶的心思，當下直接便去找到此時尚年輕的孟子，一番忽悠將之收入門下，傳了基本教義之後，留下幾部道書便令其自行專研，當下甩手就走了。

孟子也的確非同一般，只短短數年便將慕白元神之軀籠籠統統所傳的教義思想研究了個透徹，並且自有所得，在原有基礎上進行了闡發。

孟子乃完全拋棄了禮樂治國之道，轉而談論起民貴君輕的民主思想，認為眾生平等，人性本善，遂积極推行仁政，重視個人修養。

同時，也將有教無類、兼容並蓄的教化之道廣為宣揚，提出智、勇、仁、義、信等五字君子修養。

最後，少少地提了一句中庸之道。

孟子之道，已近於圓滿，大道也予以承認，於是立身肉身成聖。

要說春秋戰國時代的諸子百家，雖各個不凡，然真正能以自己的思想契合大道，從而肉身成聖者卻也並不太多。

闡教門下便只有個周公，那都是以前的了。此後的老君門下有個庚桑子、列子、莊子，尹喜雖然入門，卻是修鍊得道。法家只有個韓非子，兵家有孫武子、孫臏二人，儒家也只有孔子、孟子、荀子三人。

當然，還有個不知歸於何類的鬼穀子自然也是肉身成聖的。其餘各家卻都鮮少有人能夠達到不用修鍊，直接肉身成聖的境界。

當然了，這其中還有一些虛的。比如莊子，便是玄都大法師的善念化身，孔子又是孔宣的善念化身。但都得了大道，也算是肉身成聖了。

這裏的成聖自然不是說成就了如太上老君、原始天尊等人一般的天道聖人。他們只是在各自的領域內契合了大道衍化生髮之道，從而在各自的領域走到巔峰，得到大道承認。從此為人代代尊奉，短短百年，便致永垂不朽了。

且說孟子傳承了截教儒家，頓時大放異彩。

闡教中人卻又坐不住了，奉了老君與原始之命，也入人間界尋找傳承之人，恰逢孔宣也重新凝聚了善念化身，入人族再次尋找傳道之人。

兩方一拍即合，最後共同選中了荀子，將當初孔子未能傳完的大道繼續宣揚，奉行禮樂治國之道，推行德治，大肆傳播中庸思想，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理念，宣揚階級門戶觀念，同時認為人性本惡。

從此紛亂的儒家思想終於歸於兩類，一是孟子傳下的後來與法家結合的法儒思想、一是荀子繼承了人闡兩道形成的禮儒思想。

最後秦以法家思想為指導，以縱橫家、兵家為手段，滅六國一統天下。至此，百家爭鳴時代宣告結束，各家各派傳教的行動也隨之告一段落。

慕白元神之軀因多寶入西方之事，心下一直有些鬱鬱不樂，故而也懶得理會人間界的爭爭奪奪，只留在流波山靜修。眼看着門下鬼穀子、孫武、孫臏、韓非子、孟子五人陸續從地仙界霞舉飛升而來，當下心中也頗為喜悅。

這五人論法力那是弱得可憐，但論聲望地位，卻又一個個高的嚇人。

慕白元神之軀乃將三千里方圓的流波山盡數開放，任由他等選擇地方建立修行道場。好生安置了下來。

那人間帝王秦始皇生性暴虐，用得了阿修羅族殺道傳承的白起為將，在天下掀起腥風血雨。嬴政卻暗中施展秘法將這些枉死戰士的生魂精血俱都拘禁起來，用巫族速成的秘法修鍊肉身，嬴政本就天資絕頂，如此逆天修行之下竟飛快地修到了大巫的境界。後為了平息天下之怒，堵住悠悠眾口，白起又被作為替死鬼斬殺，因而世人皆不知其中有嬴政搞鬼。

彼時天下已許久未有巫族中人現世，故而誰都沒有放在心上，以為只是白起一人殺戮成性。

然而待秦始皇一統天下之後，本性暴露，收天下兵甲，鑄以為金人十二。又修築地宮，按大地星辰排列，形成十二都天神煞陣，意圖重現當年巫族的輝煌。

# 第1113章 十二都天神煞陣

這一下，三界之中但凡經歷過當年滅巫之戰的人都知道嬴政是巫族中人了。

原本巫妖血脈融合之後，巫族血脈覺醒的人也不是不能做人皇，比如當年的大禹。然而秦始皇的所作所為卻显示出其心裏並不甘心做人皇那麼簡單，而是妄圖用十二金人重新布成十二都天神煞陣，以無數枉死的厲鬼冤魂煉製成十二個強大的鬼魄操縱，從而重現遠古巫族的榮光，進而稱霸三界。

這還了得！

昊天玉帝首先便雷霆震怒，命剛剛封神上天的一眾神靈下界收復嬴政。

然而闡截二教修士俱都不鳥玉帝，都推說自己公務繁忙，盡皆只顧埋頭打理自己該乾的職司，對於其他命令拒不執行。

玉帝手中又沒有打神鞭，闡截二教修士人多勢眾，況且又是聖人弟子，玉帝心下雖然憤怒，卻也實在沒有辦法調動。

當下只得命隆恩真君等一干原班人馬並封神之時一併招收上天庭的十萬天兵天將下界，收復嬴政。

奈何那嬴政修成大巫之身，依託地宮陣法，將十二金人按都天神煞陣排列，一時威力絕倫，奉旨下界的隆恩真君雖是大羅金仙上乘的道行，卻也抵擋不住，十萬天兵不到半日便俱都被打倒，化一道真靈復又回歸封神榜上去了。

隆恩真君頓時勢單力孤，被嬴政祭一個金人重重地敲在背上，重傷敗走。

天庭大敗，昊天玉帝大怒，便欲御駕親征。

一眾朝臣俱都勸阻，言陛下掌三界之重，豈可輕身犯險？

昊天玉帝怒氣沖沖地道：“那嬴政如此凶頑，朕不親征，如何能收復於他？”

太白金星李長庚奏道：“當日封神，並不只封了周天清福正神，還有許多高明之士被封為鎮守天王，各部將領。這部分的職司本就是以武力維護三界的穩定，今陛下何不教他等下界？何至於就要勞動陛下親征！”

昊天玉帝聞言，轉念也覺的有理，暗道：那巫族的十二都天神煞陣厲害非常，我今先不說，讓闡截兩教門徒去吃癟，也好小懲大戒！

當下詔命托塔天王李靖領兵，哪吒為先鋒，楊戩等為將，偕同王魔、楊森、高友乾、李興霸四位鎮殿大元帥，並沙門四大護法天王魔家四將一併下界，收復嬴政。

眾人復領兵十萬浩浩蕩盪來到人間界，布下天羅地網按住八方陣腳。

魔家四將先行前去挑戰，祭地水風火亂涌，那嬴政大巫金身，號稱不滅。任他地水風火亂涌，毫不懼怕。魔家四將見法寶無功，只得各持兵器與嬴政大戰。

嬴政將十二都天神煞陣運轉開來，裹住魔家四將一通絞殺，四人抵擋不住，看看便要落敗重傷。

魔里紅將當日用打神鞭從慕白元神之軀手中換來的化血刀祭起，猛地向撲面而來的金人砍去，頓時金鐵交鳴之聲不絕於耳，那金人竟被砍開了一條細微的縫隙。

嬴政操縱大陣，見此異狀心下也吃了一驚，大陣運轉頓時緩了下來。

魔家四將這才趁機脫身而去，只是所領兵馬俱都損於陣中。

四大天王戰敗而回，皆面有赧色。

一旁的哪吒大笑四人不頂用，當下招呼了楊戩一聲，齊齊飛身降落，往嬴政所居的十二都天神煞陣而去。

那楊戩雖是真靈封神，但一應神通本領俱在，二人一使八九玄功、一使九轉玄功，俱都神通不凡。

但十二都天神煞陣厲害非常，二人領兵衝殺一陣，損兵折將甚多。

哪吒蓮花化身，最見不得污穢之物，偏偏這嬴政所立之神煞陣中頗多血污冤魂厲鬼，哪吒心下頗為難受，大怒之下更是勇猛衝殺。奈何只是破不得陣法，反而孫兵則將，只得招呼楊戩退走。

二人神通不凡，嬴政卻也阻攔不住。

當下哪吒、楊戩又敗陣而回。

李靖見接連敗陣，麾下無將可用，當下看向王魔等四位鎮殿大元帥。

王魔等四人對視一眼，道：“當年我等在金鰲島學藝，見過無數陣法，然而今日嬴政所立之陣卻是聞所未聞。大凡陣法一道，不知根底貿然前去，無不兇險異常。我觀嬴政運行大陣的手法甚是生澀，想來他自己也未完全悟透此陣的運轉。因而先前幾位方才能夠全身而退。只今須得先打聽清楚此陣原委，才能再定對策！”

李靖聞言道：“既如此，何處可以打探到此陣？”

王魔等對視一眼，默然不語。

李靖連連相問，王魔乃道：“觀此陣大氣拙樸，了無斧鑿痕迹。況一應布局，全不與道門陣法相類，想來應是遠古巫族流傳下來的陣法。若要打聽清楚此陣根腳，恐怕還得另尋三界之中修行久遠的高明之士方可。”

李靖聞言頓首道：“既如此，當先按兵不動。回稟陛下，再拜求高明。”當下李靖修表俱述嬴政所立之十二金人之陣，命麾下天將送至凌霄殿。

玉帝得表，知李靖、哪吒等戰敗，雖心下本欲使這些聖人門徒戰敗受辱，以出心頭惡氣。但聽聞真的敗了，又覺得終是失了天庭威嚴。

當下心中頗有些悔恨，將戰表傳與凌霄殿中一眾文武觀看，便問計於眾臣。

眾臣觀表，見其中所記之十二金人之陣詭異古怪，大與道門陣法不同，眾皆無計。

玉帝見眾臣表情，大失所望，心下暗道：此十二都天神煞陣乃是遠古巫族最強殺陣，豈是等閑！然而此陣只在幾次巫妖大戰之中方才顯露過，巫族中人又未曾來紫霄宮聽道祖講道。當年我不過是紫霄宮中一童子，雖知此陣威名，然具體如何卻全不知曉。今滿朝文武俱都不知，人間嬴政又暴虐凶頑，怎能治之？

玉帝心下憂悶，見群臣無計，當下手提昊天鑒便欲御駕親征。

太白金星諫道：“三界之中，高明之士極多。陛下執掌三界，若事事親為，要我等群臣何用？今當傳旨各部，令其各獻良策，方是應對之法。”

玉帝問道：“依你之見，何人能知此陣虛實？若無人能知，終當以力強破之。”

太白金星聞言啞然，不能作答。

隆恩真君觀看戰表良久，忽對玉帝奏道：“李靖表中稱魔家四將沖陣之時，魔里紅曾用一把詭異大刀砍中金人，頗有成效。今何不將魔里紅召來詢問，或能知應對之法。”

玉帝聞言，默然良久道：“如此，傳召魔里紅上殿問對。”自有值殿仙官下界傳旨。

少時，魔里紅到來，參拜畢，玉帝便問其砍傷金人之刀從何而來。

魔里紅奏道：“臣啟陛下：此刀名為化血刀，鋒利嗜血，霸道非常。乃是當日封神之劫中臣奉命征伐西岐，用繳獲自姜子牙的打神鞭從截教上仙慕白真人手中換來。后常有人笑我換虧了，不意今番竟賴此物救了臣一命，此豈非天數有定！”

玉帝聞言，心下大喜，暗道：當年慕白為妖族重臣，幾次參与巫妖大戰，必能知曉十二都天神煞的詳細。朕怎麼把這事兒忘了！

當下玉帝命人持詔書將十二元辰之當值神官敖春喚來，令其往流波山請慕白元神之軀相助。

敖春也是聽調不聽宣的，但終歸是在天庭任職，況且四海龍宮也是歸玉帝管轄，因而不得不從命。

領了詔命，出了凌霄寶殿，徑往流波山來尋慕白元神之軀。

慕白元神之軀因多寶入西方之事，心下憤憤不平，截教道統又已經化為人族治世的思想傳承了下去。因而每日清閑，只與一眾門人談論道法，靜誦黃庭，不問外界之事。忽見敖春到來，問道：“此時正該你當值，何以竟私自跑回山中？”

敖春乃俱實以告，慕白元神之軀聞知嬴政之事，心下頗有些驚異，半晌乃道：“你且稍等，容我觀之。”

遂喚六耳獼猴過來，叫他查聽人族之事。

六耳獼猴面色古怪地道：“人間之事，弟子其實早已知曉。那嬴政身負大巫血脈，鑄金人十二，以為十二都天神煞陣，天庭屢次發兵，俱不能勝。弟子原以為師傅已無意三界之事，故而不曾稟報。”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默然半晌，長嘆道：“雖是如此，然人間皇者失其人，非領袖之主。三界戰火連綿，百姓怎能得安？”

六耳獼猴沉默片刻，嘀咕道：“嬴政為惡，自有人闡兩教並天庭處置，我截教本是戰敗之身，何必為他等作馬前卒？這些話師傅常掛在嘴邊，怎麼轉眼就忘了！”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啞然，思忖片刻，道：“我自有定計，總不會白白出力就是。”

當下對敖春道：“你去回復昊天玉帝，就說十二都天神煞陣非比尋常，貧道一時之間也沒有辦法，容我先徐徐思量。”

敖春領命，駕雲往天庭去了。

六耳獼猴看了看慕白元神之軀臉色，道：“當年師父為妖族知情司少監，也曾命我等下大力氣打探過十二都天神煞陣的詳細。此陣渾然一體，根本全無破綻，否則又怎能霸絕當時！今師傅欲攬下此事，豈不是自找麻煩！”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此陣雖強，奈何嬴政不過剛剛修得大巫之身，雖偶然得了遠古巫族傳承，然而其修行之法太過血腥逆天，至令萬民生怨，終是根基不穩。十二金人雖強，終不過是死物，豈能與當年的十二祖巫相比？不過，當年巫妖大戰，巫族眾人所用法寶，大多被刑天等收歸祖巫殿，以致隱沒不聞。這十二金人雖不是什麼靈寶之類，用之布陣，倒是勉強合用。”

# 第1114章 刑天之威

六耳獼猴笑道：“原來師傅是看中了人家的法寶啊！不過嬴政雖惡，卻並未惹到我截教頭上。況其終究乃是人皇，殺之不詳！”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誰說我要殺他了？”

當下，自飛身入人間界，來到李靖所統領兵馬之前。

王魔等見慕白元神之軀到來，連忙稽首見禮。

李靖哪吒等人對視一眼，皆依天庭軍禮相見。

慕白元神之軀也不以為意，只淡淡地道：“貧道得昊天玉帝延請，特來破嬴政所立之十二都天神煞陣，你等只管隨後發兵便是。”

當下慕白元神之軀駕一朵祥雲晃悠悠來到地宮之前，見一應星辰山川布局，果然像是當年十二都天神煞陣的陣圖。當下顯出頂上慶雲，垂下道道金光護住全身，徑自進了大陣。

嬴政在陣中見有人進來，當下運轉大陣，十二金人各站定方位，往來衝突，金光閃耀，個個力搖星辰，氣吞山河，果然威力絕倫。

慕白元神之軀見狀微微一笑，從懷中取出一物，道：“此物自隨我，尚未建功，今日正好開張。”

當下手持聚寶盆，盆口向外，放出五色神光連刷，不片刻便將十二金人俱都刷進神光中去了。

嬴政見狀大驚，拔腿便跑。

慕白元神之軀也不追趕，抬手使了個移山之術將整座地宮俱都移往流波山去了。又順手發一聲雷，震動山川，沙石俱下，將地上的大坑掩埋，復又成了一座土丘。

破了陣法，也不去管嬴政，徑自走了。

李靖等在雲端見慕白元神之軀孤身入了大陣，不到片刻便將陣法破了，俱都相顧駭然。

見慕白元神之軀徑自去了，嬴政孤身逃逸，於是揮軍追趕。

那嬴政亦是大巫之身，雖是取巧修成，根基不穩，但終究戰力非凡。

只見嬴政手持寶劍揮砍，將一眾天兵俱如砍瓜切菜一般，當下殺出一條血路，走還王宮。將一眾文武大臣俱都召集起來，圍侍在自己身旁。

李靖等見狀，恐誤傷大臣，投鼠忌器，只得罷手不攻，暗暗將天羅地網布置在王宮周圍。

嬴政微有察覺，當下下令出巡，於是文武百官俱都隨嬴政巡視天下，不得稍離片刻。

李靖等無奈，只得回報玉帝，玉帝聞報，也覺頗為難辦。當下只得命李靖等嚴密監視，若嬴政未有出格舉動，便不予理會。

且說慕白元神之軀得了十二金人並地宮，當下與六耳獼猴觀看大陣，直到完全吃透了，這才將十二金人之中圈禁的一眾厲鬼冤魂全部放出，作法復其本性，令其自往地府投胎轉世，一眾鬼魂俱都去了。

至此，十二金人威力大減。

慕白元神之軀乃手提金人，徑往常羊山來見刑天大巫。

刑天見慕白元神之軀到來，道：“你來又有何事？”

慕白元神之軀將十二金人往刑天身前一摔，道：“你巫族中人做得好事！”

刑天看了看金人，惑道：“這的確是我巫族法寶。但自古及今，未聞有哪個族人煉製了這十二金人的。你從何處得來？”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倒要恭喜你巫族又添了一名大巫了！”

遂將嬴政之事告知，因道：“今嬴政所為，已然惹怒了昊天玉帝。況大巫不死之身，嬴政若不能被收復，豈不是永作人皇？此終將為天道不容！你巫族好不容易出個大巫，故而我來相告於你，免得白白犧牲。”

豈知刑天聞言大笑道：“壯哉，此子！就令昊天親來，又有何能為。正好可以試試我這斧頭之威，以報當日之仇。”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愕然，見刑天逸興遄飛，顧盼之間頗有得意之色，不由笑道：“嬴政抗拒天威，摧折玉帝，於刑天大巫而言固然是大快於心，然對嬴政而言，卻是兇險異常。我觀那嬴政雖勉強修成大巫金身，但根基甚是不穩。現他有文武群臣並大秦國運相護，固然無事。但他如此恣意妄為，大秦國運恐怕也揮霍不了多久，十數年間，必然敗亡，遠遠不能與當年的禹夏王朝相比類了。”

刑天這才正色收聲，道：“那什麼國運、人皇的，不要也罷！人族現今受四方矚目，我巫族也不靠這個立身存世。但此子既為大巫，在三界之中大揚我巫族威名，更加折辱玉帝，大得我心，我卻不能眼看着他受人欺負。”

說著，似笑非笑地掃了慕白元神之軀一眼，譏笑道，“你既先破了他陣法，又來提醒我去救他，你這到底是什麼意思？想做個哪方都不得罪的爛好人么！一向膽大妄為的慕少監什麼時候變得如此膽小慎微了？”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笑道：“我之心意，豈是大巫能夠揣測？好了，我話已帶到，算是不負你我相交一場之義。該如何做，任由大巫自己決斷。貧道就先行告辭了！”

言罷，駕雲而去。

慕白元神之軀回到流波山，與六耳獼猴笑道：“今觀照十二金人之陣，印證當日從巫族中偷學所得，十二都天神煞陣終為我等所有矣！”

六耳獼猴亦笑。

且說人間嬴政被天庭追殺，心下憤恨，當下遍查人間所傳之諸子百家，得知道家儒家在天庭中頗有根基，當下遷怒，命令焚書坑儒。

丞相李斯乃是法家弟子，得了嬴政詔令，當下將禮儒一脈並道家之書盡行焚毀，坑殺禮儒儒生五六百人，道家之士盡行驅逐。

此舉將人闡兩教修士俱都激怒了，當下老君命玄都大法師下界，闡教廣成子、清虛道德真君、玉鼎真人三人也奉命而出，四人同往人間而來，欲要制服嬴政。

那嬴政卻也不是善茬，與玄都等人激戰數場，互有勝負，然其每每落敗，便逃入文武百官之中躲避。

如是數次，玄都大法師大怒，抬手施法將一眾文武百官俱都禁制住，清虛道德真君祭出混元幡命黃巾力士將文武官員全都移到儀靜山中。

嬴政失了屏障，只得仗劍復與玄都等人大戰。

李靖命一眾天兵天將布下天羅地網控制住戰場，擂鼓為玄都等助威。

玄都乃是道門二代弟子之首，修為高深，早就是斬了一屍的道行。戰國之時，又趁人族傳道之機斬了善屍南華真人，即莊子。因此道行大進，修為激增。

嬴政雖是大巫，但根基終究淺薄，如何能是玄都大法師的對手？戰有片刻，便即落敗奔走。

李靖領着天兵天將用天羅地網來困嬴政，哪吒、楊戩、四大天王等人也來助戰。

嬴政逃又逃不掉，只得回身復與眾人交戰。

廣成子在半空中看準空擋暗祭翻天印來打，正中嬴政背心，被打倒在地，哪吒等人揮舞兵器上前便欲斬殺嬴政。

忽然大地一陣震動，地表翻滾不休，天空一道金光閃現，一把斧頭飛來，后發先至，對準哪吒等人劈頭就砍。

哪吒、楊戩大驚，只得回身自保。

那斧頭猶自不依不饒地砍了一陣，方才飛了回去。

就見空間一陣晃動，刑天那龐大的身軀現了出來，揚手將斧頭抓在手中。對着天空中眾人罵罵咧咧地道：“是哪些不開眼的牛鼻子雜毛在這裏找我巫族的麻煩？欺負我後輩族人很威風么！來來來，下來跟老子打過一場再說。”

玄都大法師見是刑天到來，臉色瞬間頗為難看，心知今日不能善了，當下稽首道：“不知刑天大巫到來，貧道倒是失禮了。只因嬴政殘暴不仁，焚書坑儒，草菅人命，禍亂三界，故而我等奉掌教聖人之命、昊天玉帝法旨特來收復於他。此乃三界之大事，非同小可，刑天大巫還請莫要因私廢公，擾亂天庭執法。”

刑天聞言大笑道：“既是玉帝之命，此事又關乎我巫族大巫，說不得老子怎麼也要管一管了。你們那個什麼玉帝之命，關我鳥事！”

當下，一手提起嬴政，一手揮舞神斧，捲起漫天血光往天空中的十萬天兵天將衝殺了過去。

哪吒、楊戩等人大怒，各挺槍持刀上前抵擋刑天，皆被刑天奮起神威殺退。

玄都大法師見狀，只得揮劍上前，卻被刑天祭起神盾擋在後面，不得寸進。

刑天大發神威，一斧頭劈開天羅地網，提着嬴政化一道流光消失不見了。

玄都等人面面相覷，暗嘆：刑天之勇，無人可敵！當下只得自回太清境向太上老君交旨，廣成子等人對視一眼，清虛道德真君放出儀靜山中的一眾文武百官，將其這段記憶抹去，眾人也自回了玉清境。

李靖等一干天庭兵馬無奈，只得處理了一應掃尾的工作，也自灰溜溜地迴轉天庭去了。

至此，秦王朝實力大損，威望大跌。三界之中幾乎無人不盼其滅亡，於是不數年，天下義軍蜂擁而起，及至劉邦建立漢朝，人間方才又重歸安定。

漢初崇尚無為而治，藏富於民，收效甚為顯著。

數十年間，人口繁衍，國力雄厚，百業興旺。

此時，所謂無為而治的弊端便顯露出來了。

數十年治世，天下財貨堆積，豪強林立，而朝廷政令寬延，不能進行有效的約束。至令世家宗族勢力膨脹，橫行一地，州郡之力尚不及宗族之力，朝廷威權大失，不法之徒橫行。

# 第1115章 地藏王

漢武即位，改道家之策為外儒內法，尊奉儒學，罷黜其餘百家治國之說。由此之後，農家、兵家、商家等等皆獨立成各自行業的指導性技術性思想。以戰立國、以農立國、以商立國之道俱不聞也！

而陰陽家與術士結合，轉化為神秘的方術，墨家只有一些工匠技藝傳世，名家更是斷絕了傳承。諸子百家，真正流傳下來竟只有道、儒、法三家而已。

漢武帝自身權欲極盛，對孟子民貴君輕的思想頗為不忿，因而雖用法儒治國，卻大肆宣揚禮儒之道。

武帝之後，各繼任君主才幹不足，遂使禮儒學士從漢武時候的擺設漸漸成了掌握大權的朝臣。大漢尚武進取的精神由此漸漸衰弱，以致外族坐大而國內常有叛逆。

至光武帝中興，法儒學說這才復又佔了上風。

此時的西方極樂世界之中，接引准提等歷經千年，終於將封神之戰的龐大戰果消化殆盡了。

西方一時人才濟濟，強盛非凡，接引准提於是野心勃勃，欲要向外傳道。

准提笑道：“今欲傳道，須先正內事。”

於是接引大封諸佛、菩薩、羅漢、天龍八部眾、珈藍、揭諦等等。又將前時從截教萬仙陣中所撲得的虯首仙、靈牙仙、金光仙三人並烏雲仙一同叫至蓮台之下，接引問道：“前者你等追隨通天，禍亂三界，至令人神共憤。今既到我西方清凈之鄉，身被佛光千年，不知你等四人有何所得？”

虯首仙、靈牙仙、金光仙對視一眼，皆拜倒道：“弟子在西方千年，朝夕聽講大道，今已頗通佛法，實真心向我佛，求證菩提正果。弟子等願意皈依。”

接引聞言喜出望外，道：“你三人皈依，真我西方之幸也！”

當下，皆封三仙為佛。又問烏雲仙心意如何？

烏雲仙見三仙皈依，本就惱恨非常，又聞接引動問，當即勃然大怒，罵道：“我截教乃盤古正宗，三界知名，眾生無不仰望，乃是名門大教。你佛門偏安一隅，素仰我道門鼻息，今不過一時得志，怎敢欺滅我教！如此行事張狂，必有后報！貧道今雖被擒，但拭目看你西方之敗耳！”

接引聞言心中不喜，准提在旁邊循循善誘，烏雲仙只是大罵，准提無可奈何，便道：“你既如此冥頑不靈，我西方卻也不能白養閑人。你從此便為我西方清凈護法，每日打理八寶功德池，勿使沾染塵埃污穢！”

當下准提手握金剛杵對着烏雲仙頭上一敲，頓時將烏雲仙打回原形，便做一條金須鰲魚，投入八德池中去了。

虯首仙、金光仙、靈牙仙三人見此，對視一眼，皆默然不語。

准提笑道：“我如此處置烏雲仙，你三人以前與他乃是師兄弟，心下可為他抱屈？”

虯首仙面色微變，金光仙連忙拜道：“弟子等深慕佛法，今既身入沙門，過往一切便均成雲煙。烏雲仙雖與我等有舊，但其頑固不化，不知天時人事，理當受此懲戒。弟子等既是佛徒，自當以沙門興衰榮辱為念，心中只恨烏雲仙不識時務，忤逆掌教聖人，豈會為他抱屈。”

准提聞言看了看三人，見虯首仙面色微有不渝，金光仙一臉獻媚，靈牙仙木訥獃滯，皆拜服在蓮台之下。

當下准提笑道：“如此甚好，你三人既為佛，虯首與靈牙二人可為過去佛，金光仙入靈山侍奉釋迦摩尼如來，輔助我西法大興。”

三人領了封誥去了，接引這才對準提道：“此三人皆不心誠，恐未完全順服於我西方。委之以高位，是否不妥？”

准提笑道：“這三人既願意皈依，又豈能拒之門外？況且其心意到底如何，尚不知曉。或許只是存有觀望猶疑之心，而未有相圖之意呢。方今我西方正當大展宏圖之時，不可因此小患而失眾人進取之心。今委之以高位，示之以誠，再徐徐收其心，他日此三人未必不能盡心竭力為我所用。即便真不能用，尊之一旁可也，我佛門也沒有什麼損失。”

接引聞言頷首，當下繼續分封諸佛、菩薩。

且說當日封神之戰結束，截教落敗，通天教主被鴻鈞道祖禁在紫霄宮。截教門人俱思自保之計，當此之時，接引准提大獲其利。待回到西方，二人便開始着手剿滅血海阿修羅族。

冥河老祖知自己勢單力孤，不能與接引准提相爭，勉強在西牛賀洲經營了一段時間，便也只得敗回血海。為使阿修羅族教義傳承不失，又命麾下阿修羅族分成無數股小部隊，分散在西牛賀洲各地，各自傳教，相互聲援。

彼時接引准提忙着消化封神戰果，見冥河老祖退回了血海，阿修羅族不復為患靈山，也就暫時隨他去了。

然而現在西方諸事完畢，正將大興之時，接引准提便開始思量徹底剿滅血海之計了。

法旨傳到靈山，釋迦摩尼如來當即將坐下三千佛陀分派出去，各領了一支佛兵四處剿滅阿修羅族殘餘。更請了准提佛旨，派出上古七佛領重兵到九幽血海之外駐守，將冥河老祖派出救援西牛賀洲的援兵擋住。

西方沉寂千年，一朝出世，三界皆驚。

冥河老祖率領血海大軍猛烈反彈，上古七佛抵擋不住，如來佛祖乃親自領着諸佛、菩薩、羅漢、珈藍、護法尊者計有十萬餘，浩浩蕩盪地開往九幽血海，與冥河老祖激戰三場，斬殺大小阿修羅王百餘人，四大阿修羅王之首的羅睺重傷敗走，摩羅、乾達婆等等盡皆帶傷，血海死傷慘重。

當然佛門也自有損傷，在冥河老祖和鯤鵬二人的瘋狂攻擊之下，一眾羅漢、菩薩、護法也死傷頗巨。三萬珈藍更是僅有三千倖存，是後世所謂之三千珈藍尊者是也。

然而血海百萬大軍卻也死傷殆盡，再無餘力與佛門爭勝。

釋迦摩尼如來又命一眾佛徒俱都在血海之外高聲念誦佛經，显示佛門大法，頓時檀香陣陣、天花亂墜、地涌金蓮，異象紛呈。

此本是示威，不想卻有許多阿修羅族被誘惑到了。

阿修羅族心性本就尊奉強者，見佛門勢大，兼且佛法如此精微奧妙，許多族人心下便有羡慕之心，於是陸續有阿修羅族人走出血海，皈依佛門的。

如來佛祖見狀大喜，將這些皈依的阿修羅族編入天龍八部，號為阿修羅部，至此，天龍八部眾終於湊齊完滿。

此時分散在西牛賀洲的一眾阿修羅族殘餘見事不可圖，只得四處躲避，其中絕大多數都被佛門弟子找到收復，只有少部分隱跡深山，將阿修羅族修練功法躲躲藏藏地傳了下去。

佛門在九幽血海高誦佛經三月，超度了所有戰死的英靈之後，看看血海再無餘力走出交戰，於是如來佛祖也下令退兵。

眾人退回靈山，如來佛祖坐回蓮台之上便開始論功行賞，所有參戰之人幾乎都有封賞，眾人無不大喜。

末了，就聽如來佛祖緩緩地道：“今雖打敗血海，但冥河老祖凶頑成性，恐他日血海賊心不死，復又卷土重來，終是禍患。況今次大戰，我佛門圓寂者眾，此中舍利不滅者自然可以回八寶功德池重鑄法身。但根基全毀、只余真靈之徒眾便只得墜入輪迴，轉世重修。今我欲令一修為精深之人坐鎮九幽，監視血海動靜，兼領我佛門一眾虔誠信徒之靈轉生佛國之事，使之不再托於六道輪迴，承受紅塵轉劫之苦。”

眾佛徒聞之，齊齊稱頌如來之德。

內中便有一人走出，拜倒合什道：“弟子願意永駐九幽，為我佛門監視血海舉動，兼且接引一眾虔誠信徒。”

如來佛祖見了大喜，道：“只是九幽荒涼之地，兼且直面冥河老祖之敵，兇險異常，非大毅力、大智慧、大神通之人不能鎮守，你可真的願意！”

那人從容正色答道：“地獄不空，誓不成佛！”此言一出，頓時天地感應，降下無邊功德，如來佛祖見狀，大為頷首，便封其為地藏王菩薩，永駐九幽，監視血海，超渡一切惡鬼及血海阿修羅族。

地藏王菩薩領命，徑往九幽之地，就在血海之旁建立華蓮凈土，領着坐下一干佛子佛兵鎮守，日日誦經，超渡地獄惡鬼，並誘惑阿修羅族前來皈依。

西方教主准提聞知，對接引道：“華蓮凈土干係重大，乃我佛門大興之後盾，不容有失。今地藏王勢單力孤，冥河老祖狡詐力強，可將諦聽賜予地藏王，輔助其監視血海動靜。”

那諦聽本是巫族所養，巫妖大戰之時妖族起重兵欲殺諦聽，豈知諦聽知機，預先跑了，卻被接引逮了個正着，就一直豢養在西方極樂世界之中。

今接引聽准提如此說，當下頷首道：“有諦聽輔弼地藏王菩薩，華蓮凈土自當萬無一失！”

當下，命人將諦聽送往地藏王菩薩處。

自此，華蓮凈土實力完備。每日使諦聽查探血海動靜，若冥河老祖揮軍來攻，則諦聽先知，地藏王菩薩便即求救於靈山。

# 第1116章 與老君談交易

如此數次，血海終不能佔得半分便宜，反而傷亡慘重，皈依佛門的絡繹不絕。冥河老祖無奈，只得施法關閉了血海與外圍的聯繫，嚴防死守不出。

且說西方擊敗冥河老祖，傳道之路再無大的阻礙，便使慈航觀世音菩薩、文殊、普賢等人四處傳道，以靈山為中心，佛門勢力漸漸擴展到整個西牛賀洲。將各類妖王、阿修羅族殘餘、一眾散修等等不願皈依西方教的統統趕入深山之中。

看看西牛賀洲漸平，如來佛祖乃將佛陀法戒喚來，對其道：“今我西方諸事俱平，當往東土傳道。你可先行，以探東土之民對我佛門態度如何！”

法戒領命，徑往東行，來至人間。

時值東漢中期，百姓素知有道門，不知有西方佛教。及至法戒等將佛骨舍利東來，眾人皆相傳乃是當年老子西出函谷化胡為佛所創立的宗派，遂不排斥，漢帝更命作寺廟享祭瞻拜。由是佛門東來，毫無阻礙便站穩了腳跟。

此後，如來佛祖陸續命馬王佛馬元，定光歡喜尊者等東行傳道，佛門勢力漸漸擴大。那定光歡喜尊者實際便是長耳定光仙，當年雖被通天教主下令萬雷轟頂而死，真靈入了封神榜。但此後姜子牙封神，原始天尊亦素來看不起此人，便道此人與西方有緣。當下封了他個小官，命輔弼西方教典，如魔家四將一般。

要知真靈封神，是沒有辦法成聖作佛的，法力道行也不能通過修鍊來增長。微一的辦法便是努力於職司，通過接受香火功德來凝鍊元神。長耳定光仙入了西方，每日聽講大道卻也不甚專心，唯其本性善淫，倒是給他意淫琢磨出了一套功法，足可延年益壽，強身健體，與道門雙修之法頗有異曲同工之妙。

接引准提見其如此，也只淡淡一笑，顧謂此手段亦可用來教授萬民，使陰陽調和，家業興旺，益壽延年，足可輔助西方大興了，也算是一個支流。

此時西方欲要東進傳道，當下如來佛祖也順便命定光歡喜尊者將歡喜禪之道傳入。

此時西方傳道尚還小心翼翼，傳的是小乘佛教，也就是老子化胡為佛那一套，生怕引起什麼反彈，致生意外。

及至後來，見東土之民俱都欣然接納，這才慢慢又將別的教義流派傳入東土。

於是達摩東行，一手開創東土禪宗，佛門漸漸廣為流傳，遍布東勝神洲處處，大興之勢已然成矣。

然而佛門此時在東土卻又不查時事，還以為是在建立佛國。除了朝廷賞賜的田地之外，還將一眾信徒所布施的錢財用來廣置田地，併為諸佛廣造銅像，大塑金身。最繁盛的南北朝之時，天下土地十之七八均歸佛門，百姓無地可種，盡皆依附寺廟，成為佃農，朝廷戶口賦稅等大為流失。而佛門獨富，猶不知收斂。

於是天下有識之士無不忌憚怨恨。奈何無為而治者高坐堂上談玄論道，不治國事。禮儒之脈自己就是斂財聚地的所謂士家大族，此等人掌理朝政，外托以不宜得罪鬼神之理論，坐視佛門兼并天下土地而不管。

慕白元神之軀在山中聽得佛門如此肆無忌憚，心中大怒，然而既然老君與原始都不出手，自己一個晚輩又何必出手？況且一旦出手，豈不是又為他兩家做了馬前卒，徒自落入算計。

因此約束眾門人，安坐不動，靜等那兩家如何處置，看看太上老君是不是真的任由西方佔據東土而無動於衷。

然而慕白元神之軀終是失算了，他儒門弟子並法家弟子如此之多，況且因為人道獨立，這些門徒雖然學習的是截教教義，但實際上身為仙道的慕白元神之軀等人並沒有上好的辦法可以遙控命令，能夠受到關注的門人畢竟只是少部分，因而慕白元神之軀雖有意不管，卻也沒有太好的辦法可以約束人族中的普通門人。

況且法家講究依法治國，法儒傳承於孟子，講究以天下為己任，養一身浩然正氣，是所謂進亦憂退亦憂，而非只是窮則獨善其身。孟子之道，慷慨赴義，是不能有半分退縮的。

前時法家眾人雖見佛門侵土之弊，但那也是以錢購買，或是一眾愚民自願供奉給佛門的，少有強取豪奪之事，因而法家頗有些無從下手。而法儒因其治世理念不為帝王和一眾世家大族所喜，故而兩方合力將之拒於權力之外。因而法儒門人雖四處奔走，強烈呼籲，奈何手中無權，卻也毫無辦法。況且若是真的相鬥，一眾普通門人又怎麼斗得過佛門修士呢？

及至佛門真的將天下土地蠶食鯨吞殆盡，眼看着東勝神洲就要變成另一個西方極樂世界，成為完完全全的佛國了，太上老君終於坐不住了，借巡遊天下為名晃悠悠地來到流波山。

慕白元神之軀聞聽老君到來，心下既驚且喜，打定主意今番要獅子大開口了，當下卻也連忙領着流波山一眾門人出山來迎接，取果奉茶相待。

老君抬眼觀看了流波山中景緻，笑道：“你這裏倒還的確不錯，比之一眾二代弟子的洞府要強的太多了，我那兜率宮也要稍遜三分啊！”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太清聖人的兜率宮中除了一個丹爐便只有滿屋子的丹藥等物，論及景緻那自然是不能和弟子這凡塵洞府相比的。但其中精微奧妙，卻着實令弟子羡慕非常。”

老君笑道：“你是羡慕我那滿屋子的仙丹吧！你自己又不是不會煉，閑暇之時也開爐煉製幾壺也就是了。”

慕白元神之軀嘆道：“可惜最好的終究是不會，奈何奈何！”

老君聞言失笑道：“當日你在我八景宮，除了九轉金丹之外，一眾丹藥煉法俱都學全了。莫非你還要將我看家本領俱都學去方才罷休么？你可真是貪得無厭了。”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技多不壓身！若是哪天我流波山遭了無妄之災，突然敗落了，會煉幾顆丹藥終究也能博得一席之地不是。”

老君聞言淡淡地掃了慕白元神之軀一眼，再不開言，只顧低頭品茗。

慕白元神之軀也不先開口說人間之事，着急也輪不到他，當下一味只邀請老君在流波山中為眾門徒開講大道。

老君卻不過，也就講了兩個時辰。

慕白元神之軀尚不滿足，還要請老君再講。

老君道：“今日天晚，待來日得空，你可率門下一齊到我兜率宮聽講，今日就免了吧！”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方才罷休。

當下慕白元神之軀將六耳獼猴、高明、高覺、倉頡、伶倫、鬼穀子等人俱都打發回去靜修去了，獨獨把孟子留了下來，對老君笑道：“此便是一手開創了法儒學說的人族孟聖。”

老君聞言，也微微頷首為禮，孟子連忙稽首還禮。

老君轉頭對慕白元神之軀道：“九轉金丹煉製之法，我可以傳給你。”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一愣，笑道：“弟子其實意不在此！”

老君聞言沉默一陣，道：“地星之上的人族終須獨立，此時是為傳教，故而各家都入人族，鬧得沸沸揚揚。但三界各家的目光終究還是要轉回到四大部洲之上。況且現在四大部洲殘餘的人族經過千餘年繁衍，又漸漸繁盛了起來。這部分人族不在地星，自然也就仍然還要受我等修士庇護。如此，我將南部瞻洲的一半交由你截教打理，如何？”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那感情是好，然而南部瞻洲原本也不是我道門三教固有的地盤。老君雖是聖人，此舉卻頗有些慷他人之慨的意思呢！”

老君淡淡地道：“我道門三教自古以來便在東勝神洲，你截教自然也可以繼續傳道，我的意思並不是要趕你走。”

慕白元神之軀道：“可惜有原始天尊在，我截教在東勝神洲也難得有太大發展。今大師伯只要同意我截教在東勝神洲保留幾個道場，並將沿海一片任由我截教傳道，闡教不得干涉，再有南部瞻洲一半。如此，弟子便滿足了。”

老君道：“你總算又叫了我一聲大師伯！也罷，這些都可以同意。如此，將南部瞻洲大荒山以西交與你，你可好生打理。”

慕白元神之軀聽到大荒山一名，心中一動，隨即卻又愕然道：“大荒山以西太遠，我截教門人均在海外，如何好管理？弟子只要大荒山以東便可。”

老君掃了慕白元神之軀一眼，不發一語。

慕白元神之軀也沉默以對。

半晌，老君終是因為南部瞻洲素來不是道門範圍，遂也不甚在意地道：“如此，便將大荒山以東歸你截教掌理。”

頓了頓，又掃了慕白元神之軀一眼，道，“其實你雖在我面前做出一副力爭的模樣，實際卻早就已經在暗暗着手這些地方了，花果山那塊靈石之事，你以為我不知道么？”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訕笑，故作不解，驚訝地道：“那花果山地處東勝神洲沿海，原本並不十分出眾。弟子見它突然靈氣充裕，花果繁盛，因而起了查看的心思。不想竟發現了當年女媧娘娘鍊石補天所遺留下來的那塊靈石，實是機緣湊巧。原本弟子是打算找個適當的時間將此靈石送還女媧宮的。今大師伯既有問，難道這塊靈石還有什麼關礙不成。”

# 第1117章 靈猴出世

實則，只怕就算是道祖鴻均都不知道，慕白元神之軀還有一個自己的驚天秘密，除了本尊之外，自然就是那個在花果山東海里的珠兒了。

彩珠，一個慕白本尊心中永遠都過不去的坎。

多少魂牽夢縈，多少次午夜夢回，都會見到那個光着腳丫，歡快叫着慕哥哥的小女孩。

無盡歲月流逝，千彎百轉，走過了一個又一個世界，尋找了一次又次的拯救之法。

直到今日，彩珠依舊只是殘魂之軀。

這些年來，元神之軀一直在封神世界不願意離去，除了本尊的原因外，其實他還有一個想法，那便是想要試試能不能進入西遊時代，去見見孫悟空，去見見讓他魂牽夢系的女孩。

這到底是不是愛？又或者真的只是孩提時的懵懂？

其實，到得如今，他自己都不明白。

上官玲瓏，那個在鬼星上的女子，是他進入紫霞宗一眼千年的女人。可是，彩珠給他的呢？卻是一份最真的純真，一份讓他難以忘卻的愛。

在封神世界經歷千年、萬年，時光輪轉，歲月無痕迹。今時今日，當一步步接近那個西遊時代，他更加的期待，更加的不安起來。

兜兜轉轉之後，他終於知道，他在愛着，在愛着那個女孩，那個光着腳丫喊着慕哥哥的女孩。

可是他卻越來越不安和害怕，因為他不知道在這個世界里，自己這尊元神之軀，是否能夠與彩珠相遇，是否還有那份幸運去再愛一次，去拾起曾經不知道珍惜的愛。

許多的思緒在慕白元神之軀的腦海中閃過，讓他這許多年來，第一次變得心緒極為不寧靜。

老君定睛看了看慕白元神之軀，笑道：“我其實也不信你能算的那麼長遠。這靈石之事還是西方几次傳信於我，讓我來叫你歸還，我方才知道西方是要用此實現他大興的意圖。今你既知機先取了，西方眾人無法，只得央求我出面轉圜。”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心中暗道：我既先取了，豈有再吐出來的道理！現今鴻鈞道祖有旨，聖人不得主動出手。既如此，這三界之中，我還怕何人？

思及至此，心中暗笑，面上卻頗為不忿地怒道：“他西方先搶了我截教三千弟子去，還不滿足，今又來搶我先得到的寶貝！我截教又不是他的后花園，可以隨他予取予奪的。這塊補天的頑石貧道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就是沒有看出有那點與他西方大興有關的。分明就是他接引准提視我截教無人，故意找借口前來羞辱於我。如此，貧道豈能罷休！”

話未落盡，只聽一聲巨響，震天動地，將三千里方圓的流波山整個都震得抖了一抖，前方山谷之中飛沙走石，磨盤大的石塊衝起千丈之高。正自在老君面前慷慨陳詞，表達着自己內心無限憤慨的慕白元神之軀瞬間臉色變的十分精彩起來。尷尬、不信、驚喜、期待之情不斷閃現。

慕白元神之軀也顧不得招呼老君，徑自飛身前往查看，老君也緊隨其後，六耳獼猴等流波山一眾弟子聽得聲響，也齊齊往那邊山谷而去。

眾人來到山谷，就見一隻瘦小精悍的猴子正在山林之中翻滾為戲，原先那塊靈石卻不見了。

眾人無不驚訝，就見那毛猴子忽抬頭看見慕白元神之軀到來，面上顯出大喜之色，嘰嘰喳喳地翻滾撲騰了過來，口中大叫道：“爹爹，爹爹！”

眾人聞言無不大驚，皆望向慕白元神之軀。

慕白元神之軀面色難看，頗為鬱悶地道：“哪個是你老爹，你別亂叫認錯人了！”l心中卻是暗嘆，回想起來，當初在穿越回西遊世界時，與這猴子的機緣就已經不淺，今番再次相遇，到也是機緣再致了。

實則，連他自己都弄不明白，到底那一個世界才是真正的機緣。

甚至說，他已經有些迷茫了，不知道自己到底應該活在哪一個世界里。

那猴子聞言頗有些委屈地道：“孩兒自三百年前得了靈識，爹爹便每日前來探望，為我開講道法，又將天地靈氣、日月精華俱都引來滋潤於我。今日孩兒破石而出，何以爹爹竟不認孩兒了。”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想起當日高明高覺之事，不由轉頭看向他二人。

只見他二人看着那石猴，面上顯出同病相連的神色，頗為幽怨委屈地看着慕白元神之軀，竟是泫然欲滴。

慕白元神之軀不覺大是頭痛，只得狠心不理，轉頭對石猴道：“我不是你老爹，你可千萬別這麼叫我。你乃天生地養，既然在我流波山出世，倒是可以拜我為師，學那長生不老之術。”

那石猴聞言，呆怔了半晌。

慕白元神之軀對着六耳獼猴打個眼色，六耳獼猴本來看着這靈明石猴出世，也自驚奇。見慕白元神之軀使眼色，連忙上前拉着靈明石猴之手道：“嘻嘻，小猴子，你終於也出世了。這下我混世四猴可就湊齊三個了，真是便宜了師傅了。來來來，我們先不理師傅，大師兄先為你引薦門中幾位師兄。”

那石猴見六耳獼猴與自己相類，又似乎對自己頗為友好，心下先就有了親近。當下任由六耳獼猴領着去與高明、高覺、倉頡、伶倫、鬼穀子等人相見。

高明高覺同病相憐，對石猴更是親切，與別人不同，當下眾人便與石猴打成了一片。

只聽高明高覺拉着石猴在一旁嘀嘀咕咕，不時對着慕白元神之軀指指點點，那石猴也連連點頭。

不一時，高明高覺竟拉着石猴徑自去玩耍去了，半點也不理會眾人。

眾門人見狀，俱都在心頭憋着笑，各自離去了。

慕白元神之軀方才一臉鬱悶地看向老君，口中道：“猴子生性頑皮，不同世情，到讓聖人見笑了。”

老君掃了慕白元神之軀一眼，淡淡地道：“今日見此靈物，也算不虛此行。這猴子既然已經在你流波山出世了，則與你便有了脫不開的關係，想來西方也沒有理由要你將他歸還了。此事就此作罷，我自去與西方解說。然而人間之事，還得你門下出面才是。你那法儒門人若不憤然起行，終究不能得道。”

慕白元神之軀拜道：“多謝大師伯成全之恩！想那西方如今人才濟濟，實力雄厚。便要傳道，直接派出門人將他教義宣揚過來也就是了。我截教雖然不喜西方，但終歸只是一干弟子。大師伯與原始天尊又都欠了西方的，則東勝神洲已然對佛門開放，他接引准提又何必故意惺惺作態，這也不傳、那也不傳，還要弄個什麼取經之行出來，硬是要拿喬作弄折辱我道門一番方才罷休。也虧得大師伯你真能忍得下這口氣！想當年我截教強盛之時，他接引准提敢如此么！恐怕我道門稍微露點口風，他西方便屁顛屁顛地跑過來了。真不知道當日師伯你是怎麼想的，打垮了我截教，就為了今日受他西方的鳥氣么？”

老君聞言，默然半晌，抬手將一卷丹書交與慕白元神之軀道：“此便是九轉金丹煉製之法，我今交與你了。從今之後你凡事不可再行推脫，躲在山中什麼事都不聞不問，像什麼話！你可謹記？”

慕白元神之軀喜滋滋地接過老君遞過來丹書，稽首躬身道：“若大師伯不自相辱我截教，弟子身為道門弟子，凡事自當儘力。”

老君點頭，駕板角青牛而去。

慕白元神之軀回身對眾人道：“今日聖人駕臨，我等既得其利，不可怠慢。滅佛之事，當作速行。”

當下孟子、韓非子等各顯聖昭告人間門徒，使其奮起滅佛。人、闡兩教也暗中打開方便之門。

於是法儒兩家門徒執政，大肆打擊佛門並一眾兼并土地者，沒收土地收歸國有。查封寺廟數千家，搜得金銀財寶價值巨億，融銅佛像鑄錢，則錢堆積如山，國庫瞬間充盈。以之賑濟民生、修葺弓矛、招募甲兵、畜養士馬，不數年，國力大震，江北諸國莫敢正視。

此時佛道兩門弟子在人間激烈論辯，摩擦日漸生巨，時有以法術顯聖相鬥之事。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大怒，便即命高明、高覺二人牽夔牛入人族，显示道門大法。

二童得令，欲要蘇妲己同往，六耳獼猴也說蘇妲己千年修行，已得大道。況且頗為聰慧，有智計。

於是慕白元神之軀便命蘇妲己與高明、高覺同往。

三人一牛徑往人族而來，每有佛門弟子顯聖惑民，則趁勢破其術，驅逐其人，謂之以左道邪術。

道門截教一眾仙長神聖的廟宇均不佔地、不塑金身，凡有人來禱告，其求善者無不有求必應，道門聲勢一時大震。

高明、高覺更是以其乖覺、正義、救世的形象得到了世人的讚揚，蘇妲己的美麗聰慧也漸漸為人所知。人間處處有為他三人建廟祭祀的，因夔牛每每隨着三人出現，故也隨之享祭。

# 第1118章 高明高覺頓悟

其塑像以蘇妲己絕世姿容當前，高明高覺一持射日神弓、一持白玉葫蘆隨後，身後一頭蒼身獨腳神牛悠閑地張望四周。

這一組塑像遍布人間，每有禱告，無不應驗。人人奔走相告，香火一時繁盛非常。

佛門見此如何甘心？乃整理佛藏，炫耀於世，稱其正宗。

慕白元神之軀聞之，遍尋道門弟子，無論聖人門徒還是散修，均收錄其言行，編成道藏九萬餘卷，宣揚於世。

佛門見高明、高覺等人出世破其法術，於是遣人東行，欲要抗衡二人。

馬王佛馬元此時在人間頗有香火，於是當先出馬。

這日高明、高覺應南鄉百姓禱告，正要降雨抗旱。二人站定雲頭，高明道：“我們今日降雨，要不要先發符命上天庭，知會雨部眾神一聲？”

高覺滿不在乎地道：“一場及時雨而已，何必那麼麻煩！看我施法。”

當下取出頭上碧綠葫蘆，收聚四方之水，高明見狀，張口怒叱一聲，頓時天空有一道霹靂閃過，雷聲滾滾而來。高覺將手中葫蘆傾倒，大雨瞬間傾盆而下。

看看下了半個時辰，高覺道：“夠了！”

當下收了葫蘆，與高明一道欲轉身回廟。

忽然高明輕咦了一聲，轉目看向底下。就見瓢潑大雨依舊毫不停息，反而越下越大，天空風雲四合，竟漸漸匯聚了一海之水。

高明高覺見狀大驚，暗道：若這一海之水全都落到人間，豈不釀成大災！

二人慌忙施法驅散烏雲，那雲卻直往中間匯聚，驅之不盡。

高明高覺知道有人搞鬼，當下就見高明大叫一聲，雙目圓睜，放出無限金光照射四周空間。

金光過處，一切陰影污穢盡皆無所遁形。

就聽前方一人大笑道：“兩位賢侄真是好本事！貧僧今日算是見識了。”

高明、高覺看時，認得是馬王佛馬元，當下高覺罵道：“呸！誰是你賢侄？背師叛教之徒，尚敢在此耀武揚威，真是恬不知恥！”

馬王佛聞言勃然變色，道：“貧僧到此好言與你二人解說，何以張口就罵！今你我分屬佛道，各為其教。既是為爭奪信仰，不必多說，道高者勝。”

當下額生三眼，腦後生手，徑來抓高明、高覺二人。那手乃是大法力凝聚，又在西方以八寶功德池之水萃洗，諸法不沾，一抓一個准，厲害非常。

幸虧高明高覺也是出身不凡，二人心意相通，互擊一掌，分左右退了開去。

當下高明拽開射日弓對準馬王佛三眼便射，那邊高覺一口三味神風吹出，直往馬王佛抓來的手吹了過去。

就見馬王佛將手一揚，欲要抓高明之箭，誰想那箭寒氣迫人、威力極大。馬王佛抓箭在手，瞬間一股寒意直透心脾，身子俱都被凍住了。

高覺一口黃風正巧到來，直接將馬王佛裹在風中。那三味神風能消融萬物，乃是風之極致。

馬王佛頓時只覺身上有萬隻螞蟻啃噬，疼痛難當，不由又驚又怒，大叫一聲，身上金光連閃，顯出一尊法身，人頭馬身、額上三眼、腥舌長伸、手腳頗多、兇惡非常。

觀其形狀，真有止小兒夜哭之效。

那法身佛光閃耀，脫開三味神風，怒氣沖沖地對着高明高覺殺來。

其實若論道行法力，高明高覺此時也算是勉強踏入大羅金仙境界了，只差最後臨門一腳而已，因而慕白元神之軀將他二人放出人間遊歷，以期尋得機緣突破。

二童道行既高，又天生神通，手握上等法寶，聯起手來即便不能打敗馬王佛，那也絕對不會落敗。

那馬王佛其實也不過是大羅金仙中上游的修為，又無靈寶在身，實力雖也強悍，但在慕白元神之軀等人眼中看來，其實並不足慮。

奈何高明高覺二人小孩兒心性，一見馬王佛那兇惡的模樣，頓時便有些害怕了，手腳伸展不開，竟瞬間便落入下風。

二人驚慌失措，攜手逃跑，馬王佛在後窮追不舍，展開大手遮天蔽日，直往二人頭上慣下。

眼看二人便要被擒，只聽一聲獸吼，震天動地，風雨大作，雷聲滾滾而來。一道霹靂從下而上，往天空中大手激射而去，瞬間將其斬斷為兩截，救了高明高覺二人。

高明高覺見來了強援，盡皆大喜，膽氣驟升，回身住腳復與馬王佛相對而立。

馬王佛見有人破了自己的法術，不敢大意，也自住手不動，留神查看。就見一丈八大漢手持丈二長刀飛身來到，轉目見天地間依舊大雨傾盆，不由皺了皺眉頭，張嘴猛地一吹，頓時雲收霧散，大雨止息。

馬王佛見此更是驚異不定，開口道：“不知這位道友如何稱呼？因何救這兩個無知小童。”

那大漢笑道：“你枉稱佛陀，到此時仍然不知我是誰耶？”

馬王佛聞說，定睛一看，着實不知此人是誰。但看高明高覺與這大漢頗為親近，忽一轉念，想起人間廟宇之中有一神牛，當下恍然大悟道：“原來你就是那頭夔牛，流波山慕白道兄把你藏得真是緊啊！不意一頭坐騎，也有這般道行了。”

夔牛聞言笑道：“慕白真人視我如徒，從未以坐騎待我。真人仁心如海，豈如你等這般凡夫俗子一般！”

當下又轉頭對高明高覺道，“其實若論道行，你二人自然稍差了一些。但聯手鬥法，卻也絕對不會輸給這個馬王佛。皆因你二人心性不定，因此先自生怯。今我在此為你等掠陣，你二人可再上前打過。”

高明高覺聞言，頗為羞愧。

當下二人站定方位，皆放出頭上碧綠葫蘆，升起一層青蒙蒙的光罩護住全身上下。

高覺口吐黃風，手持白玉葫蘆放出絲絲毫光來收馬王佛；高明運起玄功，拽開射日神弓對準馬王佛面門就射。

馬王佛知道射日弓厲害，再不敢硬接，只得回身躲避，但高明羿射之法傳於當日的大巫后羿，端的是非同凡響。連珠九箭，馬王佛躲無可躲，只得仗着佛門法身強悍伸手硬接。

此時高覺手中白玉葫蘆放出絲絲毫光正巧將馬王佛罩定，馬王佛只覺心神一陣晃動，身子一時收束不住，竟有被收走的趨勢。心中驚駭非常，奮力一震，顯出額上一顆舍利子沖空，金光閃閃，將白玉葫蘆擋在外面。

這邊高明連珠九箭射到，馬王佛分心二用，頓時便有些捉襟見肘。勉強擋得七箭，終於還是漏了兩箭進來，破開馬王佛護身佛光，其中一箭正中其胸口念珠，將其擊成粉碎，復一箭射入胸口，頓時金血橫流。

馬王佛吃痛，慘聲大叫一聲，見對方人多勢眾，夔牛更在一旁虎視眈眈，當下不敢戀戰，急忙收了法身化一道金光遁走。

眾人也不管他，就見高明、高覺對視一眼，眼中頗有欣喜之色，對夔牛道：“多謝道兄援手之德！今日我二人心境突破，桎梏已去，大道在望，此皆道兄指點之恩也！”

夔牛笑道：“俱是流波山一脈，理當守望相助，何必如此見外！今你二人突破在即，為免節外生枝，還是先迴流波山潛修，待成就了大羅金仙修為再出來普救世人，積累功德。想來慕白真人知道你二人之事，必然也大為歡喜。”

高明高覺聞言也自喜形於色，對夔牛稽首道：“如此，我兄弟二人就先回山了。此間之事，還請道兄與妲己師妹多多費心。”

言罷，二人喜滋滋地往流波山向慕白元神之軀報功顯能去了。

慕白元神之軀見二人藉著擊敗馬王佛突破了心境，將要成就大羅金仙修為了，心下不由甚是喜悅。暗暗盤算道：“如此，我流波山便有六耳獼猴、倉頡、伶倫、夔牛、高明、高覺六名大羅金仙了。另外記名弟子中尚有梅山七怪中的袁洪也是大羅金仙，其餘六人也到了突破的門檻上。龍吉公主雖是九天玄仙，離大羅金仙還有段距離，但其法寶眾多，見識頗廣，便是遇到一般的大羅金仙也足以應對。我流波山實力越來越強，如此一來，應對佛門挑戰的信心便更充足了。”

當下好言撫慰勉勵了高明、高覺一番，令其二人自回洞府靜修，慕白元神之軀與六耳獼猴親自交替着為他二人護法。

且說那靈明石猴自出生以後，便與六耳獼猴、高明高覺頗為親善。眾人對着慕白元神之軀參拜，他也跟着參拜，眾人談論道法，他也在旁邊跟着聽得津津有味。平素總纏着六耳獼猴要學神通法術，把個六耳獼猴纏得煩不甚煩，只得稟告了慕白元神之軀之後將九轉玄功傳授於他。

然而其對慕白元神之軀卻因為那個特殊的原因，反而有些敬而遠之了。

此時見高明高覺閉關，慕白元神之軀與六耳獼猴俱都在一旁護法。靈明石猴無事可做，便偷偷來到後園，看看那黃中李樹上尚有三五十個果子，黃橙橙的，甚是喜人。靈明石猴偷眼望瞭望四周，見四下無人，便即伸手上去摘了兩個，滿心歡喜地送進嘴裏。

入口只覺香甜無比，一股精純的靈氣順着脊梁骨直流到尾椎上，全身上下每一個毛孔都舒張了開來，真箇是渾身通泰，舒爽無比。

# 第1119章 孫悟空

靈明石猴得了如此好處哪裡還忍得住？徑自上前將那樹上剩下的數十個果子一股腦兒摘了下來，就斜靠在樹枝上一手一個俱都送進嘴裏，吃了個不亦樂乎。

正自得意間，就聽身後一人大叫道：“你是何人，竟敢在此偷吃靈果。如此放肆，還不快快束手就擒！”

靈明石猴聽此喊聲，心下也自唬了一跳，急忙回頭看時，卻見兩個身披金鱗軟鎧的少年立在身後，一人持銀槍、一人持黃金棍，皆對自己怒目而視。

靈明石猴不認得此二人，當下膽氣立壯，暗道：“你兩個外人有何資格教訓於我！”大喝道：“你們兩個哪裡來的毛賊，竟敢到我流波山撒野！識相的速速離去，否則便叫你等知道我的手段。”

二人聞言對視一眼，盡皆忍俊不禁。就聽那持槍的少年道：“你我師兄弟因為做了星官，在天庭日日當值，故而千餘年未迴流波山拜見師傅。卻不知師傅什麼時候又收了只猴子為徒了？”

那持棍的少年笑道：“我觀這猴子與六耳獼猴師兄倒有幾分相像，莫不是大師兄的什麼人？”

持槍的少年聞言亦笑道：“偏你就沒個正經！大師兄平素待你我如此之好，你也敢調笑，待我告你一狀，看大師兄怎麼罰你！”

二人徑自旁若無人地對話，靈明石猴在一旁聽得是心驚肉跳，暗道：乖乖個不得了！原來這兩個還真是我師兄，卻怎麼從來沒見過？哎呀，不好！只今被他二人撞見我偷吃靈果，告到師傅哪兒去，師傅又不喜歡我，想必今番不會輕饒我的了。只今怎樣想個辦法逃脫罪責才好！

靈明石猴正自胡思亂想，就聽那持槍少年道：“喂，那小猴子，你叫什麼名字？你是怎麼做賊的，難道大師兄沒有教過你盜亦有道么？偷人家東西是要留下一小部分給主人家應急的。比如這滿樹的靈果，本來就是要給人吃的，你偷偷取了幾個那自然是沒什麼，但若是一下子摘完了，萬一遇到師傅要煉製什麼緊要丹藥需用到此物，那可怎麼辦才好？想我們當年偷靈果的時候……，喂，小猴子，你有沒有在聽我說話！”

原來靈明石猴先聽到持槍少年問自己叫什麼名字，心下頓時就懵了。想起自己出世至今，師傅和一眾同門就只叫自己石猴，竟無一個響亮的名字。況且師傅爹爹又不認自己，明明就是不喜歡我。既然如此，我偷不偷吃靈果那又有什麼關係！只今師傅要罰便罰吧，我又何必想着怎麼脫逃罪責，徒自讓他人看了笑話！

當下靈明石猴見那持槍少年瞪着自己發問，遂道：“兩位道兄也是流波山門人么？卻不知為何我沒有見過！”

那持槍少年笑道：“我們千年前被封神上天做了星君，一向並不在山中，你自然是沒見過我們的。我叫黃天祥，他叫雷震子，都是流波山慕白真人門下弟子。你應該是我們的小師弟吧！走，先帶我們去拜見師傅。”

靈明石猴點了點頭，像模像樣地稽首道了聲：“見過師兄！”

當下放開心懷，領着黃天祥、雷震子一道來尋慕白元神之軀。

三人來到洞府之外，慕白元神之軀在洞中便已有所覺，當下起身笑道：“是天祥和雷震子到了么？還不快快進來！”

黃天祥和雷震子聽得這個聲音，都不由心頭一震，便即快步搶進洞府，看了慕白元神之軀半晌，拜倒泣道：“弟子自上天庭，日日忙於職司，未能侍奉師傅左右，實是有愧於心。師傅，弟子真是想你啊！”

慕白元神之軀扶起二人，擦了擦他等的眼淚，笑道：“今你我師徒相見，何必啼哭！你等為星君，本來就要日日當值，公務繁忙，不得擅離，不必以我為念！你們在天庭過得如何了？”

雷震子道：“天庭一切都還好，就是心下甚為想念流波山，只望日日在師傅身邊聽講大道。哦，對了，原本蘇全忠師兄也想來拜見師傅，奈何他是真靈封神，不得擅離天庭，只得托我等問候師傅！”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默默半晌無語，嘆道：“當年蘇全忠遭劫，為師尚在天外混沌之中，不及救護，誠為可惜！”

黃天祥與雷震子聞言，齊齊上來解勸。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好了，你二人難得回來一趟，就不要說那些傷感的話了。只今我流波山中又來了許多門人，待為師給你們介紹一下。”

二人對視一眼，笑道：“我們來時，正巧遇到這個小猴子。師傅，這個是小師弟吧！什麼時候收進門的，倒是頗有幾分我們當年的風采。”

慕白元神之軀笑罵道：“什麼風采！只知道一味頑皮惹事，偏你們還沾沾自喜。他乃是靈明石猴，亦是混世四猴之一，端的是不凡。我流波山日後大興，恐怕還少不得要他出力。”

那石猴見慕白元神之軀在二人面前讚揚自己，不由喜得抓耳撓腮，心下原本對慕白元神之軀的怨懟之情也消減了兩三分，只是那個疙瘩總是解不開。當下見三人都望向自己，頓時逮着機會跪拜道：“師傅，弟子自出世以來，尚未取名。求師傅慈悲賜個姓名下來，弟子以後遇到他人，也好有個名字可報。”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沉吟片刻，道：“你本是混世四猴之靈明石猴，就以此為號難道不好么？你大師兄六耳獼猴也是如此的啊！”

石猴拜道：“靈明石猴不夠響亮，弟子要個響亮大氣的名字。”

慕白元神之軀心道：這猴子精靈古怪，偏生自尊心極強。如今他對我有幾分怨望，還是順着他些吧！只是他原本的名字有些關礙，也罷，我如今看他自己的意思如何？

當下道：“既如此，我這裡有兩個名字，任你挑選。一個因你看着像猢猻，故而取個孫姓，道號為悟空；一個因你從石中而生，就用個石姓，名為敢當。你看喜歡哪個？”

靈明石猴聽了這兩個名字，翻來覆去念叨了半天，道：“弟子隨師傅及一眾師兄學道，覺得悟空二字頗有道境。但敢當之名弟子也實在是喜歡，不如兩個都要了吧！”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暗道：這猴子倒還有幾分靈性，可惜孫悟空這個名字終究有些掛礙。慕白元神之軀思及此，遂沉吟未決。

旁邊黃天祥笑道：“你這小猴子倒是真不貪心！你既想兩個都要，不如將孫悟空用作大名，將敢當二字當作小號，豈不是兩便？”

靈明石猴聞言大喜道：“我聞人間之人均是有名有字有號，今我大名孫悟空，小字敢當，豈不甚好！”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不由小暈了一下，沒好氣地脫口道：“你怎麼不再來個號稱齊天大聖呢！”

靈明石猴聞言，頓時雙眼放光，目光灼灼地盯着慕白元神之軀，顯然內心裏對這個稱號着實頗為渴望。

慕白元神之軀不由暗道不妙，岔開話題對黃天祥道：“今你二人回山，向玉帝告了多久的假？”

黃天祥道：“只有三天！師傅，弟子這次回山，主要是想告訴師傅一聲天庭的動向。”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疑惑地道：“天庭有何動向？”

黃天祥道：“現今天庭中談佛論禪之風日漸盛行，佛教中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彌勒佛、迦恭弘=叶 恭弘佛等人常來天庭走動，名為拜望玉帝，實則暗中拉攏一眾仙官。玉帝先前還慍怒於色，後來不知何故，卻又不聞不問了起來。每日上朝，只坐在凌霄寶殿之中應付敷衍而已。今天庭仙官，除了出身我截教的之外，十有六七都已暗中倒向了東門。弟子見此事蹊蹺，故而舍了公務，也要來告知師傅一聲。”

慕白元神之軀聽了黃天祥之言，心中大驚，問道：“何以玉帝前憤怒而後退縮，態度相差如此之大？”

黃天祥道：“弟子正是不知何故，覺得事有蹊蹺，故而才來稟告師傅，看能不能找出其中原委。”

慕白元神之軀沉吟片刻，道：“此事你等先不要聲張，容我細細查探。你二人難得回來一趟！走，先去見見一眾同門再說。”

說完，領着黃天祥、雷震子去與鬼穀子、孫武子、孫臏等人相見，私下卻招來六耳獼猴，細細探聽天庭情況，果然探知玉帝心緒鬱結，鬱郁寡歡。天庭仙官聚在一起談佛論禪的比比皆是，也沒有人來管。

慕白元神之軀心中大訝，對六耳獼猴道：“你當值的時候沒有察覺些端倪么？”

六耳獼猴道：“弟子職務清閑，每次都是快去快回，又沒有和天庭眾仙有什麼交集來往。故而一無所覺。”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沉吟道：“如今事有蹊蹺，你去將伶倫喚來，待我吩咐他一二。”

六耳獼猴去了。

不一時，伶倫來到。

慕白元神之軀道：“天庭之中頗有變故，你與龍吉公主以省親為名，先往瑤池拜見王母，探聽一下內情，再回來稟報。”

伶倫領命，隨龍吉公主去了。

慕白元神之軀轉頭看了看遠處與黃天祥和雷震子打得火熱的孫悟空，心中一時思緒萬千。

# 第1120章 見昊天

慕白元神之軀，走上前去，對鬼穀子等人道：“如今地仙界經過千年發展，人口也漸漸繁盛。當年六位聖人將所有普通人族一夜之間全部送往地星，留在四大部洲的都是些身有道術，卻又未能真正得到大道的。這部分也有數萬人，分別聚居在三大部洲各處。千年繁衍，如今東勝神洲也有八九百萬人口了，其他南部瞻洲、西牛賀洲也各有二三百萬，建立國家是足夠的了。可以預見，日後這個人口數目還會迅猛激增。今我截教當掌理南部瞻洲東部，東勝神洲沿海一帶也算我教的勢力範圍。你們可趁此時出山，往這兩地建立道場，宣揚自家的治世之道。”

鬼穀子等人聽說，無不大喜，當下眾人計議如何外出傳道。

孫武子道：“欲要傳道，先選道場為上。今當往四大部洲遊歷一番，看看何處適宜建立基業再說。”

鬼穀子深為點頭，旁邊孟子道：“我道與別不同，倒是不用特別挑選地方，人口密集之處便是我最好的道場。”

韓非子聞言，撫掌笑道：“道兄此言，正合我意。今四大部洲以東勝神洲最為繁盛，三山五嶽又以泰山為首。正巧泰山剛好在我截教勢力範圍之內。我意於泰山之上，擇一處山谷為道場，谷前開一書院，就於此傳道授徒。未知道兄意下如何？”

孟子拱手道：“此正合我意！我二人當可結伴而行。”

當下韓非子與孟子計議定，往泰山去各自選了一處山頭建立道場去了。

鬼穀子對孫武、孫臏笑道：“他二人倒選了個好地方！可惜我們終究與他等不同，我等之兵家、縱橫、陰陽之術，須得慎重。若是傳非其人，一旦以之為害，必將荼毒天下。今須選一處山明水秀，遠離塵囂之地，以其空靈之氣，方能洗去門人弟子們心中的執念殺意，使之秉持正道。”

孫武點頭道：“一切聽從道兄吩咐！”

孫臏輩分還小，自然更無異議。

當下鬼穀子領着孫武、孫臏往四大部洲遊歷去了。最後選中了南部瞻洲大荒山以東千里之處的霧隱山，此山終年雲霧裊繞，有碧波煙霞升騰，倒是一塊天然的道家福地。

三人便在霧隱山中選了一處靈氣沛然之地建立道場，三人也不希求有多少門人弟子，凡來求學的都一律接待，但真正傳下大道的卻只是渺渺數人而已。

這些都是后話，且說當時慕白元神之軀吩咐他等外出傳道，鬼穀子等人去后。慕白元神之軀便靜心等待着伶倫的消息。

半日之後，伶倫回山，面色頗有些驚慌。

慕白元神之軀見狀奇道：“你為何如此神色！天庭情況到底如何了？”

伶倫看了看慕白元神之軀，把嘴張了張，方才猶豫地道：“弟子隨龍吉公主上天庭，入瑤池拜見王母。王母娘娘雖嬉笑自若，但弟子觀之，內中卻有股淡淡的憂慮。弟子因暗叫龍吉公主探問，王母娘娘禁不住女兒接連詢問，這才說了緣故。原來前些時候佛門突然不斷地有人上天庭拜見，昊天玉帝原以為此是佛門尊重他三界之主的地位，遂欣然接納。不想卻慢慢發現佛門在繞過玉帝大肆拉攏仙官，宣揚西方教義。玉帝因而大怒，很是發了一通脾氣。後來玉帝又微服出巡，不知何往，待回來之時卻是身受重傷，精神萎靡。自此之後，玉帝便開始不理朝政，顯得昏昏庸庸了起來。”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心內暗暗吃驚，但見伶倫滿臉驚慌，當下故作輕鬆地笑道：“三界之中大能為的修士極多。玉帝雖是准聖修為，也不能保證每戰必勝。只是能逼得玉帝只能私下解決，兼且還敢打傷玉帝的，卻是不多。聯繫前後情況，相信下手的必然是佛門無疑。今佛門仗着他大興之勢，行事頗有些肆無忌憚了。也罷，所謂上天欲其滅亡，必先叫其瘋狂。今人闡兩教見了西方佛門弟子就矮了一截，我截教掌教老師又被禁在紫霄宮中，佛門自然毫無顧忌了！罷了，我們先求自保，再論長遠。你可再往瑤池一行，探探玉帝是否已經心如死灰，還有沒有振作報復的念頭。”

伶倫聞言，拜別慕白元神之軀，復又上天去了。此番又是大半天方才迴轉，卻悄悄地在慕白元神之軀耳邊如此如此地說了一通。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當即收拾了一番，悄然離了流波山，往天庭行去，卻不去凌霄寶殿，徑往太陽星而來。

慕白元神之軀入了太陽星，來到扶桑神木之前，就見一個身着明黃色龍袍的身影落寞地站在樹下，神情蕭索。

當此情景，慕白元神之軀恍惚中憶起當初東皇太一就是這樣站在扶桑樹下緬懷逝去的帝俊，又對自己諄諄教誨，促膝討論布置着與巫族大戰的事宜。

往事歷歷在目，如在昨日。

記起東皇，慕白元神之軀不由大是悲傷，緩步上前撫摸着扶桑神木斑斑的樹榦，心神沉醉，默默半晌無言。

良久，慕白元神之軀方才收拾了心情，回頭望着昊天玉帝，稽首道：“貧道睹物思情，一時失態，還請陛下勿怪！”

昊天玉帝嘆息道：“慕白真人思念故人，真情流露，感人肺腑。朕感動還來不及，又怎會怪罪？”

慕白元神之軀道：“數萬年修道，還是免不了小兒女之情，到讓陛下見笑了。貧道此來與陛下相會，當先談正事要緊。卻不知陛下傷勢如何了？貧道這裡有九轉金丹一顆，願獻於陛下，以作覲見之禮。”

昊天玉帝聞言，輕輕一笑，道：“慕白真人出手還真是大方！如此，朕便卻之不恭了。”

玉帝袖袍一抹，將慕白元神之軀遞過來的金丹收了，方才接着道，“此次朕約真人相見，所謂何事，真人想必也已經知道了。說來慚愧，朕身為三界之主，卻事事受制於人，每有大事皆不得自主。前有道門三清，如今又來個西方二聖，朕這個天帝，不過有名無實而已。”

說到這裏，嘆息了片刻，又道，“三清乃是道門聖人，鴻鈞道祖的入室弟子。真人也知，朕其實不過是道祖身邊一小童，受命掌管天庭。三清聖人當面，朕自然恭敬遵從，不敢有違。但接引准提乃是西方，別立佛門。佛道雖是同源而出，但畢竟有別。朕雖該尊重聖人，但尊重歸尊重，三界之事卻輪不到西方插手指點。奈何人闡兩教都對西方一味退縮，朕勢單力孤，正是無可奈何。故而邀真人前來一唔，推誠以肺腑之言相告，望真人勿要猶疑觀望，慨然施以援手。”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沉吟道：“今西方勢大，難以力敵。貧道經歷妖族、截教，兩次大劫。巫妖之戰，兩族敗落，道門得利。封神之戰，道門三教敗落，西方得利。鷸蚌相爭者，終難免為他人做嫁衣。今西方一家獨大，虎視三界。我等若是直纓其鋒，身後沒有聖人撐腰，必然難得成功。前次滅佛，是老君暗中默許，故而貧道才放手施為。今要制衡佛門，須得扶植一個新的、強大的勢力出來方可。”

昊天玉帝道：“真人的意思朕也明白，但現今三界之中還有哪家勢力足以與西方抗衡？唔……，妖族避居北俱蘆洲，數萬年發展，想必實力也絕不弱於佛門了。但天道終是站在人族一邊，妖族歸隱是必然的。朕身為三界之主，是絕對不能讓妖族復出的。其他，血海一族元氣大傷，巫族人丁稀薄，皆難以成事。算來算去，還是只有真人的截教勉強有這個實力。此三界大事，真人切莫推辭！”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陛下看重，貧道本不該推卻。但我截教經歷封神大劫，一眾同門俱都心灰意冷，只願閉關靜誦黃庭，潛修大道。貧道雖在三界活動，不過是為了將教義傳承下去而已。掌教老師通天教主不回來，我截教在金鰲島潛修的千餘門人是絕對不會出山的。其實陛下何必四處尋找外援，想陛下為三界之主，手中大權在握，細心謀划之下，未必不能遏制佛門之勢。”

昊天玉帝聞言急切地道：“想必真人已有定計，還請開誠坦言，朕願洗耳恭聽。”

慕白元神之軀遂輕笑道：“當年我道門一分為三，人闡兩教合流，此是所謂二教闡截分者也。當時三清各立大教，聲勢一時無兩，眾生無不仰望。誰能想到禍根就此便埋下了！道門三分，彼此之間免不了就會產生一些隔閡。你說你的好，我說我的是。各顯其能，意氣之爭漸漸擴大，以致不可收拾，最後刀兵相見，同室操戈，至令親痛仇快，思之令人心傷。”

昊天玉帝聞言，也沉默不語。

想當年正是他硬要逼闡教十二仙首屈服，一手點燃了封神之戰的導火索。雖然封神之劫遲早都會來，闡截二教的矛盾也早就有了。但大戰如此這般開始，卻怎麼都與昊天玉帝脫不了干係。後來三教眾人都打紅了眼，故而誰也顧不上他玉帝。但現在面對截教中的慕白元神之軀，又提起往事，昊天玉帝心中也有些再回首已百年生的感覺。

# 第1121章 玉帝性情大變

慕白元神之軀似笑非笑地掃了昊天玉帝一眼，笑道：“當年之事，是我道門自己的矛盾不可調和，以致不死不休，與陛下本沒有多大幹系。今佛門大興，威逼天庭，垂涎東土，搶佔九幽之地，其勢銳不可當。只在人間被我法儒門人當頭一棒，算是稍稍挫折了一下。但地星之爭，本非道統之爭，而是為了整肅人道綱紀，保持人族的獨立性，故而不能長遠，也無損其大勢。”

玉帝聞言皺眉道：“既如此，該如何遏制佛門之勢？”

慕白元神之軀道：“我道門三分而內鬥，自相取敗。今佛門一家獨大，外敵已基本不足為患。要遏制他，只能從其內部下手。我觀佛門之中派系林立，結構複雜。闡截二教均有，妖族散修也有，血海阿修羅族也躋身天龍八部眾，自成一系。有原本出自西方佛國的，也有更多四方來歸的。這些人能夠同登一門，所依賴的不過是佛門二聖及一眾核心佛陀強大的實力，所希求的不過是佛門大興所能帶來的好處。然而龍蛇混雜，聲勢固然浩大，卻不免稂莠不齊，免不了要各自拉幫結派。想那准提聖人智計深遠難測，卻也只能大封諸佛，將這些人分門別類地分封了出去，各自掌理一方世界了事。此策固然能夠奏效一時，但出身不同的各類門人之間的矛盾卻是根深蒂固，不可調和的。只要有足夠的外因利益誘導，不怕他佛門不滋生內亂，實力內耗不斷，無瑕擴張。”

昊天玉帝聞言表情變化不定，似喜似憂。

半晌，才對慕白元神之軀道：“真人的意思是分而治之，以佛抑佛？然而准提智深如海，兼且又是聖人之尊。從古至今，除了真人能與他稍稍抗衡、逼得他不得不拋開身份以力相鬥之外，准提無不是算無遺策，謀無不中。若要想在西方搞分化，恐怕瞞不過他的耳目。”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心中苦笑道：那也是因為我仗着先知的優勢！若剔除了這個優勢，恐怕還是得給他耍的團團轉。哎，這准提智計神鬼難測，偏偏又是聖人之尊，實力強橫絕倫。智、勇相輔，那還不是擋者披靡？西方有如此人物，能夠大興，其實也不冤。但他大興卻不該拿我截教當做墊腳石！

思及至此，對昊天玉帝道：“陛下為三界之主，身份擺在那裡，明面上接引准提也不得尊重一二。”

昊天玉帝聞言怒哼了一聲，慕白元神之軀一頓，接着道：“陛下受三界眾生仰望，一舉一動無不倍受矚目。故而一切私下見不得光的陰謀手段都是不必，這些終究逃不過有心人的目光，徒然被人詬病。”

昊天玉帝聞言愣了一下，稽首道：“朕受教了！還請真人繼續指點。”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不敢！如此貧道就大膽直言了：陛下如今已經展現了昏庸的一面，何不再展現出喜怒無常的一面，有時更是不妨蠻不講理一下。如此一來，漸漸必然使眾人生怠，覺得有機可趁。這時候陛下便可拉一方而打一方了。”

昊天玉帝道：“此時佛門勢大，該拉哪一方，打哪一方？”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佛門也分了許多宗派，什麼禪宗、心宗、密宗、凈土宗等等一大堆。這其中盡有文章可做，具體該怎麼拉攏打壓，就看陛下的手段了。當年太上老君化胡為佛，原意也是要將西方氣運一分為二。可惜老君主意雖好，卻做得太過明顯，反被准提抓住機會，以此成就了開啟西方大興的契機。但老君的思路卻是沒有錯的，在其他聖人無法出手的情況下，要制衡西方，最好的辦法莫過於分化瓦解。”

昊天玉帝聞言恍然大悟，沉吟片刻，笑道：“看來朕今後還得做一個喜怒無常，昏庸糊塗的天帝啊！只是如此一來，雖或能遏制西方之勢，但一味退縮，何日是個頭！”

慕白元神之軀沉默片刻，落寞地道：“畢竟實力才是王道，若道門聖人不出手，我們儘力能保全自身不受辱便已是萬幸。哪還能說其他？”

玉帝聞言也自沉默，良久方才嘆道：“大盜聖人，莊子此言真是一語中的。想朕自龍漢初劫便隨道祖在紫霄宮聽道，到如今大道卻依然遙遙無期。想開天闢地以來，三界大能為的修士何其之多，其中也不乏心志堅毅，智略優長之輩，卻仍然免不了一個個含恨隕落在追尋天道的路上。最後也只有女媧娘娘、三清、西方二聖脫穎而出。大道無情，果如是也！”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也自心有戚戚，二人一時無言。

良久，慕白元神之軀乃道：“事已談完，貧道就不耽誤陛下的時間了。慕白重遊故地，還欲在此緬懷一下故人，陛下請自便，不必招呼貧道。”

昊天玉帝聞言，面上閃過一絲瞭然的神色，遂整整衣袍，徑出太陽星，迴轉瑤池去了。

慕白元神之軀獨自一人在遼闊的太陽星上站了許久，扶桑神木枝恭弘=叶 恭弘婆娑，與慕白元神之軀顧影對立，一時靜謐無聲。

良久，慕白元神之軀方才伸出手去，欲要撫摸扶桑樹的樹榦，入手只覺灼熱難當，卻隱隱有一股溫暖的感覺順着手臂傳入心脾，滲入四肢百骸，有種說不出的舒服之感，不由頗覺驚奇。

暗道：何以此處如此奇異，以前也未有過。莫非是東皇陛下顯靈么？

轉目四望，凝神細查，卻又毫無所獲，只得暗笑自己痴心妄想，收拾了心情，駕雲迴轉流波山去了。

昊天玉帝與慕白元神之軀相見傾談之後，回到天庭果然開始變得喜怒無常起來。時常無故怒斥近臣，又暗暗疏遠一些暗中投靠了西方的大臣，卻不時將禪宗門徒請上天庭好生問候對待，對佛門其他宗派卻是不聞不問，毫不理會。有昊天玉帝明裡暗裡的支持，大開方便之門，禪宗一時極盛，佛門其他宗派卻被拒之門外。

於是其他宗派也開始向天庭示好，玉帝表面上任憑喜好，實際卻有選擇性地收容褒獎了一小部分宗派，對另一些卻大為排斥。一番厚此薄彼之下，佛門內部果然頗有怨言，暗生亂象。雖在接引准提的巨大影響力之下，各個派系之間尚不至於刀兵相見，但互不相服，暗中爭辯，拖拖後腿之事卻是免不了的了。

昊天玉帝見此計奏效，不由心中暗喜。當下一方面假扮昏庸，另一方面卻暗暗叫瑤池金母把持大權，招納心腹，積蓄實力，勿令大權旁落，其中便有許旌陽等四大天君。由此昊天玉帝與瑤池金母一唱一和，雙簧表演，不但暗中將天庭權柄掌的牢牢的，更伺機在佛門內部挑起不和，坐收漁翁之利。

天庭乃是各方勢力交匯之地，形勢複雜，波雲詭譎。昊天玉帝身處風暴中心，本身又不是天下無敵，能做到這個份兒上，其實也已經算是不錯了。

慕白元神之軀在流波山中養氣煉丹，不時抽空看看三界動向，見昊天玉帝如此手腕，卻也禁不住暗暗讚歎，心下盤算道：“西方諸佛、菩薩、羅漢等等加在一起不下百萬之數，若是這些人人同一心，三界哪裡還有其他勢力的立足之地？還好那些佛陀也是各有出身，或各建宗派，或隱居西方建立佛國潛修，不問世事。如此一來，西方雖然龐大，底蘊深厚，卻也並非不能與之慢慢周旋。”

收回關注三界的目光，對倉頡、伶倫道：“今鬼穀子等人已在三大部洲建立道場傳道，你二人若有意，也可以出山建立各自的道場。”

倉頡稽首道：“弟子傳下文道筆、春秋筆足矣，就不必再行出山了。弟子願在山中潛修！”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點頭，又看向伶倫。伶倫笑道：“我與龍吉公主卻想四處走走，調劑一下感情。”

慕白元神之軀頷首道：“既如此，你與龍吉公主便可外出，順便宣揚我截教教義。”

伶倫領命，告辭而去。與龍吉公主一道出外遊歷去了，最後又回到鳳凰山青鸞斗闕開闢了個八音閣，專門收徒傳授樂理，其他什麼教義思想全都不傳，完完全全成了一個以樂入道的宗派。

慕白元神之軀聞之，淡淡一笑，對六耳獼猴道：“伶倫本性與世無爭，既醉心樂理，便隨他去吧。今南部瞻洲大荒山以東，雖有老君符命歸我截教，但卻也不能不派人前去打理。只有鬼穀子三人在那裡頗有些勢單力孤，待我前往布置一番。”

慕白元神之軀與六耳獼猴駕雲往南部瞻洲而來，先駐足雲頭縱觀此處山川形勢，見大荒山以東一馬平川，中間雖間隔了幾座山脈，卻更添幾分靈性，不由暗嘆此地果然是一塊養人的好地方。

仔細打量了半晌，六耳獼猴突然道：“師傅，大荒山以東的土地似乎沒有西邊那麼多！”

# 第1122章 黑山老妖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當日不過是粗略分化，哪能算的那麼清！況且這邊沃野，足以養育巨億人口，雖只三分之一不到，卻是最為膏腴之地。又靠近我截教大本營，北邊更貫通東勝神洲，正可互通有無。我截教佔據此地，還有什麼不滿足的？只今先取的立足之地，等日後掌教老師回來，再論其他。”

六耳獼猴聞言，撓了撓頭，道：“然而此地終須有人鎮守才是，今鬼穀子、孫武、孫臏三人雖足可傳道，道場距離大荒山也不足千里，但三人實力尚弱，終究有些不妥。”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笑道：“待高明高覺此次出關，便可派他二人下山，在大荒山開闢洞府。我再為他二人尋幾個幫手，如此，只要不是聖人親來，想必也足夠擋得片刻了。今大荒山雖大，卻還不足以完全分割東西兩邊。待我施法移來幾座大山，將此山脈續接起來。”

當下慕白元神之軀大展移山之術，將南部瞻洲與東勝神洲交匯之地的許多山脈都攝了過來，一一錯落分佈在大荒山上下。

頓時一座縱貫南北，西面壁立千仞，東面綿延數百里峰巒疊翠的龐大山脈片刻之間便形成了。

由於有新的山脈加了進來，大荒山靈氣瞬間也變得豐厚起來，再不復以往的荒涼模樣。

慕白元神之軀想了想，還是覺得完全封閉終究不好，遂將中部山勢移了一移，露出一個寬達百丈蜿蜒的谷口，以供日後東西交通，並建立雄關駐守。

卻說慕白元神之軀如此大的動作自然瞞不過三界眾人的耳目，西方極樂世界中接引准提對視一眼，皆冷笑而已。

兜率宮中太上老君掃了下界一眼，不聞不問。

只有天庭魚龍混扎，卻對此事吵了個不休。那些與佛門親近的仙官俱都吵嚷起來，欲要玉帝下旨治慕白元神之軀擅自改動山川之罪。

豈知玉皇大帝今番充分發揮了他喜怒無常的本性，對着值班小吏呈上來的地圖看了半晌，突然笑道：“如此地形深合朕意！傳朕旨意，從今之後此山就此排布，不得更改。”

眾皆愕然。

且說慕白元神之軀做成此事，便與六耳獼猴降下雲頭，就落在當初自己服食靈果化形的那處山頭。

慕白元神之軀對六耳獼猴道：“此峰險峻奇詭，正乃大荒山腹心之地，當可在此建立洞府。”

當下慕白元神之軀將手一抬，心念動轉之間，立時便建成了一個洞府，前蓋道觀。

慕白元神之軀又將當年從嬴政手中搶來的地宮暗暗布置在洞府四周，鑄仙劍十二柄安放畢，以為護山大陣。

諸事完畢，方才施法隱藏了這個洞府，與六耳獼猴往霧隱山來見鬼穀子等人，便命他等扶持人間真命之主建立國家，以便管理百姓民生。

鬼穀子等領命，遂將一眾門徒俱都遣出，挑選人族之中的豪傑之士，最後選中了當年的蘇護遺留在四大部洲的後人名為蘇譫的為帝，建國號為大宋。

此時孟子、韓非子也各自將門徒送到南部瞻洲為臣，因此大宋便已法、儒兩道治國，兼取兵家、陰陽家為手段。不斷開擴進取，國力蒸蒸日上。只是限於人口數目稀少，土地又廣大無垠，因而只埋頭發展，一時並無向外征戰之事。

此時的東勝神洲早在太上老君的符命扶持之下建立了統一的國家，國號為大唐，甚是強盛。

西牛賀洲也有許多妖王自己拉起幾千至數萬妖兵，裹挾些人族百姓佔地為王，或是乾脆自己稱王，或是扶持人族傀儡登位，不一而足。

佛門自然也不閑着，仿照西方極樂世界的架構開始在四大部洲試探性地建立佛國。但最終卻又遇到了問題，佛國之中要不要帝王？若要帝王，該以帝王為尊還是以佛陀為尊？若不要帝王、政教合一，那還是真正意義上的國家么？

最後還是准提出於對日後佛門進軍東土的長遠考慮，提出帝王掌管眾生、佛門掌管信仰的說法，兩者分治肉體和靈魂，才算勉強將這個矛盾解決了。

佛國之中，佛門終究是隱隱站在眾生之上，超然世外。

西方在靈山腳下試探性地建立了佛國，那佛國帝王本身也是佛門弟子，自然對一眾佛陀恭敬有加，不敢稍有怠慢。

當下佛門卻覺得頗為滿意，便即行推廣，因西牛賀洲此時人口稀少，雖然建國，卻也沒有什麼好爭的。因而接引准提皆把目光放到了東土。

此時東土大唐在人闡兩教修士的扶持下與民休息，埋頭發展，百姓安居樂業，頗有些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治世感覺。

准提遙望東土，凝神細思了一番，對接引笑道：“我教大興，終須再有一個契機。前者流波山慕白將靈明石猴提前取走，導致我佛門失了一個大揚威風的好機會。今東土之民不知我佛門大法精微奧妙無窮，終不能吸引其轉信我教。而展示佛法無邊最直觀最快速的方法莫過於將東土眾人認為無敵的一人打敗！這個人可以是英雄，也可以是魔王。原本貧僧想給東土創造一個桀驁不馴的英雄，今既被截教餘孽破壞，那就給他創造個混世魔王，禍亂三界，最後由我西方佛陀收復。則東土之民還不對我佛門心存敬畏，頂禮膜拜？”

接引聞言道：“你想給東土弄個什麼樣混世魔王？切莫出格了，否則激怒了太上老君，恐怕不可收拾！”

准提笑道：“老君當年也曾親口許諾我西方大興。出口有願，他豈能反悔！但他總是私底里動些手腳，雖是徒添笑料，卻也頗為麻煩。今順便敲打提醒一下他，免得他還以為我西方真的被他蒙在鼓裡。”

接引聞言，沉吟片刻，道：“如此也好！但適可而止，切莫太過。而且這個人選也要好生考量。那慕白先前在地星滅佛，此時恐怕還是緊盯着我西方，欲要尋我佛門的錯處。”

准提道：“當時他佔了大義名分，理直氣壯，又有老君在背後暗中支持，況且地星之爭本就不長遠，故而也就隨他去了。”

頓了頓，准提又笑道，“當時老君叫動慕白出手，下得本錢可是豐厚呢！套句人間的俗話，那慕白也是個無利不起早的傢伙，又對人闡兩教充滿了怨懟之情，不願意作馬前卒。可以推想，只要我佛門不去惹動截教，他還是會不理不睬，任由人闡兩教先行應對的。何況慕白一人勢單力孤，若真想出頭，我佛門諸佛菩薩百萬，難道就怕了他么？所以先且不必管慕白，到時自有應對之策。”

接引聞言，點頭道：“此言也是！那麼道兄欲要從何處下手？”

准提笑道：“遍觀東勝神洲，此時風頭最盛的乃是梅山七聖。這七妖在最後關頭拜入截教，倒正好免了封神之苦。然而這七妖一向行善積德，並未傷天害理，又是慕白門下，兼且更與女媧娘娘頗有關聯。故而只得暫時舍了此七人。我聞東土之中這數百年來又另出了個大妖自號為黑山老妖的。噬人成性，兇惡非常，天庭屢次派人剿除，皆被他逃脫。今可先將此妖養成力氣，再由我佛門弟子在萬民面前堂堂正正地收復。不愁我教不為世人所識！”

接引聞言，皺眉道：“佛門廣大，自然可以接納此人。但他畢竟凶頑，若養成力氣，損傷了生靈，豈不是我佛門的罪過！”

准提笑道：“自有一眾佛陀監視，此人固然能逞凶頑，但若要真的造孽，自然制止於他。”

接引這才釋然，道：“如此，便可速行。”

當下，准提一抬手，將七十二般變化神通單獨編成一卷道書，又胡亂拼湊了些阿修羅族修練功法，頓時成了八九玄功的縮減版。便施展大法，將此書悄無聲息地送到了東勝神洲黑山老妖的洞府之中。

那黑山老妖也是個修鍊萬年的妖王，若論其本事，那自然是根本不再三教修士的眼中的。但自從封神大戰之後，三教厲害的修士死的死、隱的隱，反倒讓此妖闖出了偌大的名聲。

此妖歷經萬年苦修，實力也算勉強達到了玄仙境界，更兼化風逃遁之術防不勝防，故而天庭幾次清剿都被他跑掉了。

這日，黑山老妖正在洞府中進食血食，忽然心神一動，遂往前廳行去，卻見石台之上安靜地擺放着一卷道書，上大書“地煞七十二變神通秘要”十個大字。

心下疑惑，不知此書何來，隨意翻看之下，心下卻是震驚不已。不知如此神術何以會無緣無故落到自家洞府中來，欲要放下，卻又着實舍不得。

一番躊躇之後，索性把心一橫，暗道：管他三七二十一，如此高深的神通法術，不練的是傻子。就算有什麼關礙那也是以後的事了，只今先顧眼前，把一身本領學到手才是正理。當下黑山老妖思量定，索性也不管此書何來，便即急匆匆地閉關練習去了。

黑山老妖得了道書，閉關數十年苦修，將七十二般變化並附載的阿修羅族修練功法俱都學全了，因修成了個不倫不類兇悍古怪的法身。

他本性凶頑，見此也不以為意，反而滿心歡喜。

# 第1123章 眾仙之心

當下，黑山老妖修成神通，只覺實力大進，便欲出山揚威耀武，闖一番名聲事業。

於是糾合舊部，又施展啟靈術將山中飛禽走獸化為低等小妖，得了十萬餘眾，就在太行山一帶劃地稱王，建立妖國，並不斷擄掠周邊人族百姓，充實自己的實力。

黑山老妖如此行徑，惹得周邊人族大為驚恐，紛紛逃離家園。

大唐朝廷延請了許多有名的散仙、術士並集合軍隊前往征討，盡皆大敗而歸。

黑山老妖氣焰更加囂張，竟一度直入皇宮，當面威脅人皇。

唐皇驚惶交加，無計可施，只得禱告上天，請求神靈庇佑。

昊天玉帝聞之，心下也頗覺訝異，暗道：那黑山老妖數十年前也不過爾爾，雖然幾次捉拿都被他逃脫，但卻也根本不足為患。何以如今竟這般囂張？

當下派桃精柳鬼查探，昊天玉帝自己卻暗暗將昊天鑒祭起，細查黑山老妖根源。

只見昊天鑒中顯出黑山老妖一尊法身，兇悍古怪非常。

昊天玉帝心下大訝，知道此必有人在背後做手腳。卻是不動聲色收了法寶，靜等桃精柳鬼回報。

少時，桃精柳鬼回報黑山情況，眾仙官有先得了風聲的，知道黑山老妖與西方有些關礙，故而都只是沉默不語，三教修士至封神戰後即便在天庭為神那也是埋頭做事，凡事都不發表意見。

但玉帝身為天地之主，卻是不好不表態的，當下拍案大怒道：“如此妖孽，膽敢危害人間！傳旨，命李靖為帥，哪吒為先鋒，領三萬天兵下界收服此妖，務要斬殺，不留後患！”

李靖原本與西方關係頗為密切，自然隱隱知道黑山老妖與那些教主級的大人物有關礙的。心知此戰根本不能也不敢取勝，為將者老是要打些必敗之仗，李靖不由頗為鬱悶。

然而若是別人領兵，不知根底之下全力出手，黑山老妖抵擋不住，如此又恐壞了西方教主的算計。

因此李靖只得勉強點齊兵馬，調集了哪吒等將，怏怏領兵往太行山征剿黑山老妖去了。

戰況自然是毫無進展，雖不至於損兵折將太過，卻也是陣陣敗北。

敗報傳到天庭，玉帝默然不語，氣氛頗為低沉。

太白金星試探性地提了一句招安，隆恩真君立馬頂了回去：“黑山老妖殘害生靈，萬民生怨，理當千刀萬剮，豈得反封其為神？如此，天庭威嚴何在！”

太白金星只得閉嘴不言。

玉帝轉目四顧，道：“招安之事不必再說！只今何人可以制服此妖？眾卿請暢所欲言，各獻良策。”

眾仙官啞口無言，玉帝於是借勢指桑罵槐大發了一通脾氣，將暗中投靠了西方、平素貫會耀武揚威的那一眾仙官俱都罵了個狗血淋頭，安了個屍位素餐的名頭很是處罰了幾個。

昊天玉帝這才長出了一口氣，又問眾仙該如何應對。

一眾仙官這下不敢不開口了。但既又不敢得罪玉帝，又不敢亂出主意壞了西方的事。只得七嘴八舌地胡亂說了一通。

玉帝見那些原本並不服自己的一眾仙官現在俱都戰戰兢兢，不由心下暗樂。

出言道：“卿等所言皆不無道理，但目今黑山老妖氣焰滔天，卻不得不即行征討，卿等看該派何人領兵下界啊？”

眾官莫知所對，昊天玉帝正要再行發怒，只見南天門外佛光閃閃，檀香陣陣撲鼻而來。

眾人視之，來者卻是佛門慈航觀世音菩薩。因見玉帝遷怒一眾心慕西方的仙官，故而只得前來暫行為眾仙開脫。

只見慈航道人來到凌霄寶殿，腦後一圈佛光巍巍，甚是莊嚴肅穆，見之令人不由自主地心生敬仰。合什為禮對昊天玉帝道：“貧僧見過玉帝！”

昊天玉帝見慈航觀世音菩薩親來，不由心下冷笑，面上卻一副和藹的表情道：“菩薩駕臨，倒是有失遠迎了！今菩薩不再道場納福，來我天庭不知何干？”

慈航菩薩合什道：“特來為陛下收復黑山老妖！”

昊天玉帝大笑接口道：“菩薩是欲親自出手？那真是求之不得！朕先預祝菩薩馬到功成，將黑山老妖手到擒來。不知菩薩去收復此妖，需要多少兵馬？朕已先派了李靖統領三萬天兵下界，這些都可以歸菩薩節制。若是還不夠，朕尚有百萬天兵，也可以再調撥一些。菩薩身份尊貴，可千萬不能有什麼閃失啊！”

慈航菩薩被昊天玉帝連珠炮似的夾槍帶棒的一番話說得怔呃不已，顯然沒有料到一向老實的玉帝也有如此一面。

因此怔了一怔，終是菩薩心思細密，急忙反應過來道：“我佛門大法化戾氣為祥和，原不好斗。今因黑山老妖肆虐，殘害百姓，對抗天庭。故而貧道前來助玉帝收復此妖，還天地一個乾坤正道。今我保舉一人，足可收復此妖。”

昊天玉帝道：“菩薩欲保舉何人？”

慈航觀世音菩薩乃道：“真君楊戩，足可收復此妖！”

昊天玉帝心道：“這楊戩雖是修鍊八九玄功，欠了西方的因果，但終歸也是我天庭的人。況與我有親，若由他收復黑山老妖，倒也不是不可以接受。”

當下昊天玉帝欣然同意，就命楊戩出戰。

楊戩乃是真靈封神，況且又是將官一系，不得不應。只得領旨下界，與黑山老妖一番打鬥。

黑山老妖雖然兇悍，但他那功法本就是殘次品，再怎麼修鍊也到不了高深的境界。

反而楊戩修鍊八九玄功多年，在封神之時戰力便已不弱於普通大羅金仙。雖然真靈封神，但本領卻是完完全全的保留了。況且是又是菩薩舉薦，因而出手毫無顧忌。

只見二人在空中各自施展神通，無窮變化。

黑山老妖終究不敵楊戩，被楊戩一把三尖刀劈中肩背。正待要逃，站在雲端觀戰的李靖看見，將手中令旗一舉，頓時天羅地網罩將下來，正巧將黑山老妖網在裏面，捆了個結結實實。

眾天兵奏得勝鼓迴轉天庭，向玉帝報功。

玉帝也自心下喜悅，礙於觀世音菩薩當面，不好表現的太過明顯，只輕描淡寫地說了句：“將此妖押上斬仙台，明正典刑，砍頭示眾！”

自有鎮殿神將黑山老妖押下去了。

少迄，將一個血淋淋的頭顱送上殿來。

玉帝見了，方才放心。正要封賞有功之臣，忽聞南天門外的守兵來報：“黑山老妖在南天門外叫陣！”

玉帝聞言大怒，卻也知這些值殿天兵都是自己在封神之前精心挑選的，不可能欺騙自己。

心中自思：三界之中奇術甚多，這黑山老妖不知從何處學來的替身法，竟能逃過斬仙台那一刀，真真不凡。要破此術卻也不難，只是難保此妖還有別的手段，況且西方菩薩當面，若接二連三失手，豈不叫她笑話！

當下玉帝強按下提劍出宮將黑山老妖砍個十七八段的念頭，復又一副愁容地對慈航觀世音菩薩問道：“菩薩遠來助我天庭，奈何那黑山老妖着實猖獗，殺而不死，不知菩薩有何良策？”

觀世音菩薩聞言緊蹙雙眉道：“貧僧也無上好的辦法！既能捉此妖，難道天庭便無一法可以殺之么？”

玉帝聞言心中暗怒，因想起慕白元神之軀之言，遂按下心頭怒氣，笑道：“我天庭眾仙個個神通廣大，其中也不乏與西方交厚之人，這些仙官更是個個法力無邊。豈得不能殺一妖？”

當下玉帝又命眾仙前往征剿黑山老妖，不一時，楊戩又將其捉拿上天。玉帝便在龍椅上掃了眾仙家一眼，看似胡亂地指了一人道：“你去將黑山老妖明正典刑了報來！”

眾人視之，所指之人正是屍棄道君，因其被慕白元神之軀打殺，真靈上了封神榜，故而也被封為神。

原始天尊因見其是西方弟子，故而封了個清閑的差事，令其輔弼西方教典。但其終歸是神官，雖然平常都是在西方極樂世界鎮守。

今因天庭有事，故而也前來探聽消息。不想卻被昊天玉帝點了個正着。

屍棄道君見玉帝點中自己，不由心下大是不忿。奈何自己身為神官，又是出身西方，眾仙都看着呢，卻是不好當面違逆玉帝旨意，否則西方的名聲可就不好聽了。哦，你們看那佛門教的什麼徒弟，既已為神，卻不尊臣節，竟敢頂撞君上！——若真這樣被人指着罵，屍棄道君可就什麼面子都丟光了。

當下只得勉強接旨，轉身往斬仙台而去，一路頻頻目視慈航觀世音菩薩，奈何觀音菩薩卻一臉慈悲肅然，並不理會屍棄道君。

屍棄道君只得往殿外行去，不片刻，回來稟報道：“那黑山老妖身上一團血光升起，護住全身，刀砍不進、雷劈不死、火燒不滅。小臣因為真靈封神，失了法身，實力受損太重，卻是殺不死他。臣有罪，請陛下責罰。”

眾皆嘩然，玉帝望瞭望慈航道人臉色，心下也頗覺古怪。

暗道：這西方什麼意思啊？竟然連屍棄道君的面子的都不顧了！乖乖個不得了，看來這次恐怕不僅僅是針對朕來的。看這個架勢，莫非竟是想要折辱我整個東土道門一番么！

# 第1124章 老君的態度

玉帝看了旁邊一臉風輕雲淡的慈航觀世音菩薩一眼，暗自驚道：佛門今番竟連屍棄道君的臉面都不顧的，所謀之大，恐怕非唯我這天庭了！當下玉帝不由回頭望瞭望三十三重天外的兜率宮一眼，暗道：卻不知老君會如何應對！

眾仙聽了屍棄道君回復，俱都驚愕不已，一時都面面相覷，凌霄寶殿里沉悶的嚇人。就連原本抱着看戲姿態的三教門人也都收起了玩笑之心。當下截教眾仙對視一眼，皆聚集到一處，與其餘眾仙隔絕開來，冷眼旁觀事態發展。

有那出身闡教的幾個仙官見機，更是腳底抹油，轉身就走了，乾脆地來個眼不見為凈。

昊天玉帝在龍椅上看着眾仙表情，內心冷笑不已，暗嘆道：道門式微，朕雖為天帝，但上頭還有三清聖人。今別人欺負上門，受辱的難道只我一個么？跑，跑了就能安心么？

當下昊天玉帝見聖人門徒們都是如此，索性也糊塗昏庸到底。裝模作樣惶急地問眾仙道：“各位仙家平素總誇耀自己道法神奇，今何以不能斬殺一個妖孽？從今之後，爾等勿要自誇其能，徒然遺笑天下。”

眾仙平素看輕玉帝的，跋扈妄為的，聽了此言，無不羞慚無地，看着慈航觀世音菩薩的眼神可就不那麼友好了。——你西方什麼意思啊！哦，你自己要抖威風，就拿我們來當墊腳石。真是枉我等平素如此巴結奉承！

慈航菩薩見了眾人表情，也自心下糊塗，不知准提聖人今番何以會玩這麼一出。面上卻仍然一副風輕雲淡的表情，看不出喜怒哀樂。

眼看天庭眾仙皆不出手，面上卻都是一副束手無策的神情，昊天玉帝輕嘆一聲。

就聽觀世音菩薩皺眉道：“不意此妖如此難纏，天庭諸般刑法，竟無一樣可以制服於他！”自個兒喟嘆良久。

玉帝臉色一變，低頭盯着案上天庭大印，默默不發一語。

忽聽天空有鹿鳴之聲，一道紫氣撒下，顯出太上老君身影。

這兜率宮中的老君雖然只是一尊化身，但畢竟也是代表了聖人，因此眾人也不敢怠慢。

當下昊天玉帝連忙率領眾仙參拜，慈航觀世音菩薩也合什躬身為禮。

老君微一稽首，對玉帝等還禮，這才望了慈航一眼，口中淡淡地道：“黑山老妖就由我帶回兜率宮處置，不必再談，你等都散了吧！”

眾仙齊齊稱諾，當下老君命童子押了黑山老妖，徑回兜率宮去了。

昊天玉帝心下這才長出了一口氣，慈航觀世音菩薩也隨即告辭而去。

眾仙你望望我、我望望你，都覺得此事竟然驚動老君，恐怕還不會就此了結。眾人都有些心事重重，不知事態會如何發展。

且說老君將黑山老妖兜率宮，對金衣、銀衣兩位童子道：“你二人先將此妖打兩百鞭子，再好生看守，勿令其逃脫。等我處置！”

二童領命，將黑山老妖押下去了。

老君在蒲團上默坐了半晌，方才眼望西方低語道：“當年我曾許諾西方來東土傳道，況終究是我欠了佛門因果。也罷，今番便先曲己成全了你佛門。待今番你佛門將教義傳了過來，我人教便與佛門再無瓜葛。”

喃喃低語了半晌，老君方才起身飄然出了兜率宮，霎時不知何往。

且說黑山老妖被關在兜率宮中，身上捆着繩索，上面滿是符印，將全身鎮住，半點法力也提不起來。

黑山老妖正自慌亂間，忽然覺得渾身一松，低頭看時，發現那符印竟然無風自落，掉在了地上。

黑山老妖大喜，當下運起法力一振，震斷繩索，因身上鞭傷疼痛，因此深恨老君。他那功法雖是殘次品，但七十二般變化之術卻是實打實的。

當下搖身化為一隻蚊子，偷偷摸摸地出了監押之地，在兜率宮中徑自尋找了起來。

不一時，便給他尋到了丹房所在地，黑山老妖大喜，便即閃身闖了進去。猛地現出身形將看守丹房的兩個童子打暈，頓時一屋子的仙丹妙藥完完全全對他敞開了懷抱。

黑山老妖不由心花怒放，上前去取仙丹，拿起個葫蘆倒了半晌，卻只倒出一顆碧綠的丹藥。

老妖頗覺不爽，又去取其他葫蘆，十個裡面倒有七八個是空的，餘下的三兩個也不過只有一兩顆仙丹。卻又叫不出名字，但看那濃郁的仙靈之氣卻也知道不凡。

黑山老妖從未經歷過這等場面，雖然丹藥不多，但對他而言卻是顆顆價值連城。況且還是在聖人道場偷東西，只覺一生之中從未有過如此刺激之事。不由大嘆此事做成，也足夠萬古留名了。

當下黑山老妖將丹房之中的仙丹一顆不落地送進嘴裏。只覺渾身力量充盈，彷彿要爆炸了一半，頓時只想毫無顧忌地發泄一番。戰鬥，無盡的戰鬥慾望熊熊燃燒了起來。

那老妖此時丹藥的藥性發作，變得戰意高亢，渾身充滿了戰無不勝的勇氣和信念。

當下飛起一腳踢開丹房大門，手中大刀胡亂劈砍，將兜率宮中的擺設打得稀爛。

金、銀二童聽得聲響，連忙前來看視，見黑山老妖如此瘋狂，不由大驚。

二人聯袂上前欲要制服老妖，卻被老妖揮動大砍刀一刀劈退。

二童大驚，不知這老妖從何處得來如此神力。

金衣童子正要上前再打，銀衣童子忽然臉色大變道：“不好，這妖孽將丹房之中的丹藥偷吃了。又不知調劑龍、坎、虎，好生煉化，丹藥藥性發作，故而瘋狂如斯！只今先暫避鋒芒，快去請老爺回來。”

金衣童子聞言轉身去尋找太上老君去了，銀衣童子見黑山老妖此時兇悍絕倫，不敢硬碰，當下閃身進了煉丹房，取了那把煽火的芭蕉扇，對準黑山老妖就是一扇。

頓時三味神火瀰漫，將黑山老妖裹住焚燒。

黑山老妖被這大火一激，頓時也有些清醒，不敢再兜率宮多留。當下快步出了兜率宮，身上又着實憋得難受，欲要酣暢淋漓地發泄一通。當下黑山老妖思及數次被天庭追剿，遂往南天門而來。

那老妖到了南天門，也不廢話，直接揮刀開打。

南天門守將連忙整兵抵抗，一面派人飛報玉帝。

消息報入凌霄寶殿，玉帝大為震驚，不知此妖是如何從兜率宮中逃脫的。卻也不敢怠慢，急忙調集了鎮殿天兵前往收服，又命太白金星傳旨，召李靖並哪吒、楊戩等人上天庭拱衛。一面驚疑不定地望向兜率宮方向，不知老君究竟何意！

忽金衣童子來到天庭，玉帝問道：“仙童不再聖人身邊服侍，到此何為？”

金衣童子道：“因黑山老妖掙脫束縛，偷吃了兜率宮中仙丹，戰力大增，打壞宮中許多物件，故而我來尋老爺回宮收服於他。因到天庭來尋老爺，不想老爺不在，反倒撞着黑山老妖逞凶。只今如何是好！”

玉帝聞言，默默半晌，不發一言。就聽殿外喊殺聲震天。

少時，有天兵前來稟報：“黑山老妖厲害，一眾兵馬俱都抵擋不住。還請陛下定奪！”

玉帝心下大怒，又暗恨老君把這麼個燙手山芋丟給自己。驚怒暗思道：你身為道門尊長尚且不顧惜自己臉面，難道我反還替你掙面子么？

當下，低沉着臉，不發一語。

不片刻，只見敗兵如潮退入凌霄寶殿，黑山老妖渾身血光衝天，戰意凜然地揮舞大刀殺將進來。

哪吒、楊戩等將都只是對陣片刻便即退走，其餘諸將更是抵擋不住。竟縱容那老妖長驅直入，直殺到玉階之下。那老妖也是凶狂，竟揮刀向玉帝砍去。

隆恩真君此時正在丹陛之下，見狀急忙拔劍直刺，頓時劍光耀眼如驚鴻一閃，一劍便將黑山老妖逼退。

隆恩真君還待追擊，忽見昊天玉帝對自己使了個眼色，隆恩真君不由一怔，當下只得默默收劍而回。

卻說黑山老妖被隆恩真君逼退，心下也自驚慌。但見真君並未追趕過來，方才放下心來。卻也不敢再往玉帝殺去，只在凌霄殿中左沖右突，如入無人之境。所在之處，一眾仙官俱都退避。

遠遠望去，大殿之中喊聲震天，一片混亂。只有正東角落上聚集了數百個道人，冷眼看着這場鬧劇，卻是紋絲不動。

那黑山老妖殺得性起，只覺天庭眾仙無一人是自己十合之敵，不由頗為志得意滿。忽轉目見正東邊上數百個道人盡皆望着自己冷笑，不由心中大怒。

此時那老妖正覺的天下無敵，見有人如此輕視自己，哪還忍得住，揮刀便往那邊殺去。

玉帝見狀暗喜，天庭中許多仙官卻是面色大變，暗道若是黑山老妖真的往那邊去了，這場戲可就算是演砸了！頓時便有許多仙官兵將彷彿一下子振奮起來了一般，齊往黑山老妖圍殺上去。

黑山老妖受此阻撓，只得舍了正東邊上的截教眾仙，回身復與眾天兵廝殺。

一時間，黑山老妖在天庭縱橫馳騁，所到之處眾仙盡皆退避。更有那出身闡教和已經暗投了西方的一眾仙官暗中引導，數次將黑山老妖往玉帝所在的方向引去。

# 第1125章 佛門揚威

如是數次，玉帝心下冷笑，此時玉帝見老君終是不露面，也自漸漸失望，看着凌霄寶殿之中眾仙神態各異的表演，嘴角噙起一抹譏嘲之色，暗道：道門聖人自壞名聲，一眾仙官兵將俱都放水，賣力表演。莫非朕就是該被耍的么！莫非以為朕就不會演戲了么？

當下玉帝見黑山老妖又一次在眾仙的引導下往龍椅這邊殺來，頓時面上譏嘲之色一閃而逝，顯出一副驚慌失措的表情，慌里慌張地將手中御筆一甩，頓時濃濃的墨汁撲了陛階之下一眾仙官滿身，黑山老妖更是被撲的一臉糾花，只得退了下去。

玉帝卻趁此時長聲驚呼了一聲道：

“妖孽猖狂！快去請西天如來佛主——”

這一聲驚呼聲情並茂，震天動地。在有心人的推動下霎時響徹了三界，餘音寥寥不絕，頗有些盪氣迴腸、驚心動魄的感覺。

流波山中慕白元神之軀忽聽了這個聲音，頓時臉色一變，長聲大笑了起來，彎腰笑得眼淚都流出來。

這一聲長笑慕白元神之軀也未有刻意收聲斂氣，頓時元氣流轉之下，也瞬間響徹了三界。

一眾生靈先聽了玉帝的驚呼，尚自驚愕獃滯，忽又聽了這一串飽含譏諷之情的大笑，頓時不知情的頗有些摸不着頭腦，知情的卻是臉色狂變，生怕慕白元神之軀就此出山來壞事。

天庭眾仙見效果已經達到了，雖說被慕白元神之軀這麼一笑，打了些折扣，卻也顧不得了。

頓時眾仙皆望向太白金星，太白金星苦笑了一聲，只得領旨往西方去了。

一眾心懷鬼胎的仙官見了這才各自收身後退，將戰場留給一眾天兵天將並幾個實力強悍忠於天庭的仙官。

少了這些人的暗中相助，頓時黑山老妖便舉步維艱了起來。又勉強戰了半晌，看看終無進展，黑山老妖心下便有了退意。

於是揮刀向南天門殺去，堪堪出了南天門，黑山老妖正要展開身法下界，就見一陣耀眼的金光閃現，頓時檀香陣陣飄來，天空中金蓮朵朵紛紛而落，有梵音仙樂齊鳴，金蓮落處，顯出如來佛主金身，佛光盈盈，寶相莊嚴，說不出的慈悲肅穆，道不盡的威勢赫赫。

黑山老妖見了如來佛主，卻也知道西方如來這千年來已被眾人追捧尊為聖人之下的第一人，心下也自大為驚慌。不敢對戰，欲要尋路逃跑，卻見周圍一眾仙官兵將圍了個水泄不通，如來佛主更是佛光耀眼，將自己全身罩定，卻哪裡能夠逃掉！

此時眾仙大展仙法，將此中情形原原本本清清楚楚地展現在三界眾生面前。

四大部洲之上的生靈只要一抬頭便能清晰地看到遙遠的天空中如來佛門萬丈金身威勢赫赫，逼得不可一世的黑山老妖驚慌失措。

眾人見了佛門法身，果然金光閃閃、不同凡響，都是羡慕非常，一見之下便傾心西方的大有人在。

此時雲霄、無當聖母、龜靈聖母等人也來到流波山與慕白元神之軀討論黑山老妖之事。

就聽龜靈聖母道：“佛門如此欺壓天庭，分明欺我道門一般，我們便在一旁干看着么？”

慕白元神之軀轉頭淡淡地道：“太上老君都不出手，我等身為門人弟子，何必逞強出頭，徒自去做人家算計的靶子！”

無當聖母道：“但這終究是有損我道門聲望！我們都是道門弟子，這一來豈不是連我截教的臉面都丟了么？”

慕白元神之軀望瞭望天庭，又望瞭望兜率宮方向，方才笑道：“想當年我截教戰敗，掌教老師又被禁在紫霄宮，那時候我截教可謂危機四伏，風雨飄搖。為了在三界之中，在接引、准提和原始天尊的眼皮底下立穩腳跟，那什麼面子貧道早就已經不放在心上了。況且當日掌教老師在昆崙山已然明言：從今之後與闡教再無一絲瓜葛。今日之事，人闡兩教自取其辱，我等又何必冒着自己陷身的危險前往拉他一把！以我之見，正好趁着這個機會秉持掌教老師遺命，將闡截二教進行完全分割，讓三界眾生知道誰的單獨行動都不能代表整個道門。今番只是人闡兩教失勢，於我截教無干，更不是道門整體都落在了佛門的下風。如此便足夠了！”

眾人聞言，對視一眼，皆點頭稱是。

雲霄問道：“既如此，如何行事方能收此成效？”

慕白元神之軀思忖一陣，笑道：“今日之事，恐怕是老君與西方達成了默契，想來老君也頗有所得。先且容得佛門把人闡兩教欺辱下去，到時我截教再設法大舉揚威，三界眾生聞之，兩相對比之下，不就知道我截教與人闡二教終究是不同的了么！”

眾人聞言點頭，無當聖母乃思忖着道：“那准提一向智深如海，卻不知今番為何如此大舉出動，明顯的欺我道門無人。如此動作，他就不怕老君與原始天尊心中不滿么。”

慕白元神之軀也自低頭沉思了良久，方才道：“准提行事一向詭異難測，從不無的放矢。今番此舉，恐怕正是要借逼迫天庭之舉來與老君了斷一些因果。好為人闡兩教減減壓！”

眾皆疑惑地盯着慕白元神之軀，雲霄便問道：“師弟此言何意？”

慕白元神之軀抬頭望着天空，見如來佛祖大展神威，不過反手之間便將黑山老妖收服。

那黑山老妖禁不住佛主威嚴隱隱的逼迫，只得不由自主地揮刀來攻，卻被如來佛主身上的佛光一彈，便即倒飛而回，打倒在地，當下佛祖抬手甩出一個金缽盂將黑山老妖收了。

眾仙齊齊稱德，皆道若非佛祖前來，終不能收服此妖！

昊天玉帝也在眾仙的簇擁下前來稱謝，如來佛祖也自是合什為禮，宣了聲佛號，道聲不敢。當下道：“此妖既天庭無法斬殺，便由貧僧帶回西方靈山，做個夜叉尊者，日日巡守山門。必不令其逃脫，以致再次為禍三界！我佛門清凈無為，三乘妙法極樂無邊，自能感化於他，使其棄惡從善，日誦佛經以懺往愆！”

昊天玉帝聞言，沉默了片刻，放才又笑容滿面地道：“佛門大法，自然不凡！有佛祖親自出手，想必此妖也再不能為害，朕當高枕無憂矣！”

於是大奏凱歌，胡亂地封賞了一通。又宴請佛祖，不在話下。

流波山中，慕白元神之軀見此事終是了結了，這才對眾人道：“佛門在封神之戰中大獲其利。不僅廣納徒眾，壯大了自身。還使道門自斗，瞬間便凋零敗落了下去。更施恩於人闡兩教，兩教都欠了西方好大的恩情，這因果不能不還。但接引准提也是聖人之尊，一般情況下也沒有什麼事能難住佛門的，因此如何還這份因果便成了老大的難題。這筆滔天巨債壓在人闡兩教頭上，闡教是債多了不愁，反正慢慢還就是了。但老君欠西方的其實不多，先用乾坤鼎為西方鎮壓了五百年。后又將……，后又將多寶師兄送入西方。眼看着這份因果已經還得差不多了，偏生最後一點又怎麼都無法還掉。因此不能不急在心頭！老君又是道門尊長，西方恐他因此暗中生事。比如挑動我截教去挑戰佛門，他再出手相助，以此來還因果。因此佛門索性便借其大興之事來做文章，為老君創造出機會來還因果，一邊還明裡暗裡羞辱了道門一番，為他佛門造勢。此舉既宣揚了佛門大法，又欺壓了道門一番，偏生還隱隱有為太上老君着想的感覺，令得老君不得不甘心應他。准提把握人心之妙，可謂入骨三分。”

眾人聞言，盡皆驚嘆。

默默半晌，嘆息良久，方才開始討論如何具體地大揚截教名聲之事。

且說太上老君經此一事，名望大跌，眾多不知情的芸芸眾生都道老君不過是只會煉丹坐禪，其他毫無用處。

老君卻也不分辨，徑自回了兜率宮煉他的丹藥去了。

西方極樂世界八寶功德池邊，接引卻頗有些埋怨地對準提道：“今番雖是大揚了我佛門威風，令三界眾生都見識了我佛法精微奧妙無窮。但卻削了老君的面子，甚是不妥！”

准提看了看接引，方才笑道：“道兄勿憂！此乃我刻意為之。豈不聞‘恩大反成仇’乎？封神戰後，人闡兩教見了我西方，不自覺的就象矮了一截似的，道兄見此難道不覺得不自在么？想道門靈寶無數，三清更是盤古正宗、道祖嫡傳，豈是久居人下之人？若是這份因果沉甸甸地壓在老君頭上，不能清還，難保他不會生出異心，面上和善而心實恨我！如此豈非弄巧成拙？今藉此機會既宣揚了我教大法，又敲打了老君一番，更將人教本來就已不多的因果了結，一舉數得，何樂不為？”

接引聞言，半晌點了點頭。又問道：“然則老君既已不欠我的，日後我西法傳入東土，不會有所關礙么？”

准提笑道：“老君當年親口許諾我佛法東傳，豈得反悔！況還有道祖明旨，我佛法當大興盛一量劫。更兼闡教一門上下欠下我佛門無數因果，老君向與原始交厚，豈能不顧忌一二？此雖了了人教因果，老君心結放下，但有闡教拴在我佛門的戰車上，他老君想放開手腳，卻也困難！”

# 第1126章 悟空初出山

且說佛門借黑山老妖肆虐之機大揚聲威，老君為了斷因果不得不自損名聲來應他，人闡兩教今番可算是把面子削盡了。

流波山中慕白元神之軀便與眾門人商量怎麼藉此機會正好將截教與他二家完全區分開來。

此時闡截雖然反目成仇，但因同屬道門，三清之名一向連在一起，明眼人自然知道其中內情，但更多的人不曉得其中糾葛，只知道闡教與截教都是道門，一損俱損、一榮俱榮，卻不知其實兩家在封神之時早已分流，互不相干了。

眾人商量着怎麼既能大揚截教威名，又不引起那幾位聖人的反彈。

慕白元神之軀沉吟片刻，指着遠處嬉鬧的孫悟空道：“此事須得着落在此小徒身上！”

當下叫敖春領着孫悟空過來，對其道：“悟空修習九轉玄功也有些日子了，卻不知進境如何？”

孫悟空拜道：“弟子自得了玄功，日日練習，雖還比不得大師兄，但七十二般變化之術卻也俱都學全了，玄功也有小成。師傅如此問，可是有用弟子之處？”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我正欲令你出山做一事，只不知你本領究竟如何了？那九轉玄功不甚太看重道行境界，為師卻不知你戰力如何。”

敖春在旁忍不住接口道：“小師弟進境神速，此時實力已經大不下與我了。只是少了一件趁手的兵器，打了些折扣。”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點頭笑道：“混世四猴天生不凡，悟空能有這般進境，實是正理。想當年六耳獼猴與我雖是師徒，但他的修行速度卻遠超過我。你其實也不必羡慕於他，徒自增添不必要的煩惱，致使心境不穩，有礙修行。”

敖春聞言，稽首稱是。

慕白元神之軀這才轉頭對靈明石猴道：“我今欲叫你出山揚我截教威名，你可願意？”

孫悟空大喜道：“弟子自然願意！但師父，弟子沒有趁手的兵器，奈何？”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轉頭對無當聖母、龜靈聖母道：“當日多寶道兄曾煉製了一根能夠如意屈伸變化的棒子交由大禹丈量水深，此物沾了人皇功德，頗為神妙，做為兵器使用是一等一的了。只是多寶道兄入了西方，此物是否有些不妥？”

龜靈聖母怒道：“有什麼不妥！若不是老君強拿了多寶道兄，他又怎會到了西方？莫說那如意金箍棒是在我截教中煉成的，就算不是，拿了他的又怎樣。反正我截教與西方因果糾纏難解，也不差這一件，怕他怎的！”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笑道：“師姐此言極是，是我着相了！”

當下，吩咐敖春領着孫悟空往東海將如意金箍棒取回來。敖春領命，與孫悟空一道去了。

半晌，果見孫悟空一臉大喜之色地駕雲回來，手中卻空空如也，無當聖母忍不住問道：“你那兵器呢？”

只見孫悟空得意地嘿嘿一笑，伸手從耳朵中拈出一根細小的鐵針，金光閃閃。

孫悟空道聲：“變！”

頓時，那針長成碗口粗細，果然光滑珵亮，有絲絲玄黃功德之氣逸出，實是不凡。

眾皆大喜，悟空將手中金箍棒舞了一陣，對慕白元神之軀叫道：“弟子隨敖春師兄在龍宮，見一眾水族兵將袍鎧耀眼，甚是威武雄壯。弟子也要一套！”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那不過是些普通貨色，就算是金絲銀線穿成，又怎能比得上仙家寶物！我流波山一眾以勇力揚名的弟子均有一套螣甲軟鎧，既輕便舒適、美觀威武，又水火不侵、刀槍不入。今你既要出山，自然賜你一套。”

便命敖春入洞中取了一套金鱗鎧甲賜予。

孫悟空得了鎧甲，自覺甚為合身合意，不由大喜。

慕白元神之軀又道：“你乃石中而生，以金石之利，自然無堅不摧。但五行之中，火能溶金，此乃你一大弱處。我今賜你一件法寶，你可好生使用，足可防身。”

說著將那得自玉虛宮中的銀角瓶取出，交與孫悟空道，“此中裝有半瓶先天真水，你將此寶煉化了，即便遇到火中至強的太陽真火也足以保你全身而退。”

孫悟空聞言大喜，拜謝接過。

慕白元神之軀這才笑道：“今我欲令你出山，為法、儒兩家護法，巡視我截教東勝神洲和南瞻部洲地界，你看如何？”

孫悟空拜倒道：“弟子自當盡心竭力！”

慕白元神之軀道：“如此，你便可就此出山。如今東勝神洲泰山以東，並梅山、驪山、丘鳴山地界皆是我截教勢力範圍。南部瞻洲大荒山以東，也歸我截教管理。你幾位師兄也都在這幾處建立道場，傳道授徒，你可前往相見。”

孫悟空聞言，對慕白元神之軀拜了一拜，轉身便欲出山。

慕白元神之軀忽然想到一事，急忙叫道：“你且慢走，你雖修行九轉玄功，但時日畢竟太淺，恐法力終有不足。我這裡有幾顆九轉金丹，可助你一臂之力。”

說著，取出一個葫蘆將其中丹藥數了數，笑道，“巧了，正好有九顆！你便都拿去了吧。”

遂連葫蘆盡數付與孫悟空。

悟空接了丹藥，這才走了。

慕白元神之軀轉頭對眾同門道：“今太上老君既已了了與西方的因果，恐怕人教的動作將會大起來了。我門下一眾弟子俱都已下山傳道，但終究勢單力孤，幾位師姐可有門人可以相助么？”

雲霄笑道：“我門下女娃足可出山，因其曾化身精衛鳥，故自名精衛。今也頗有神通，更兼與師弟門下高明高覺二人相善，我欲令其往大荒山助二人守山，你看如何？”

慕白元神之軀道：“有高足相助，自是最好不過！”

無當聖母道：“我門下幾個弟子都修行日淺，尚不堪用。待日後其修道有成，貧道自會遣她下山。”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嘆息一聲道：“想當年我截教數萬門人，那些未有成就仙道因而在人間走動的弟子更是數不勝數。誰想今日凋零至此！連幾位大師姐都門人寥落，後繼可謂乏力也！”

龜靈聖母也嘆道：“當年門人最多的是多寶道兄，其次乃是金靈聖母，我等幾人卻並未收下弟子。誰想一場大劫，竟至於此！金靈聖母門下便只有個余元還在，雖是道行頗高，奈何為人太過木訥。多寶師兄雖有還有十幾個門人，奈何他卻入了西方。誠為可嘆！”

慕白元神之軀聽龜靈聖母如此說，忍不住問道：“未知多寶道兄門下聽得多寶入了西方，心思如何？”

龜靈聖母掃了慕白元神之軀一眼，沉默片刻，方才道：“火靈聖母曾經單獨往西方拜謁過多寶道兄，隨即又回來了，並未去拜見釋迦摩尼如來。因此一眾門人心思尚穩！”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放下心來。復又道：“西方既已展示了佛法，怕是隨即便要着手大舉傳道之事了。此乃天命西方當興盛一量劫，況且人闡兩教都承認了他的，大勢難改，我等也不用管他！只傳承好我教道統也就是了。”

無當聖母問道：“但佛門若是要在我南部瞻洲大宋國傳道，當如何應對？”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道：“只接納佛門禪宗，其餘宗派一概擋駕！如此也算我截教尊重天命，順天而行了。且看佛門之中只有禪宗一脈顯赫，究竟會不會生亂。”

眾人聞言，皆是失笑。

當下無當聖母、龜靈聖母等人便起身告辭而去，慕白元神之軀直送至山外，方才迴轉。

且說孫悟空拜別慕白元神之軀，來到四大部洲，自思：師傅要我為法、儒兩家護法，奈何現今並無戰事。我何不先往大荒山看望高明高覺兩位師兄，再定行止。遂往南部瞻洲而去。

不想行至兩洲交匯之地，忽見下方好山好水、花繁恭弘=叶 恭弘茂、密林之中果實累累，香氣芬芳，着實誘人至極。

那猴子頓時就走不動路了，舔了舔嘴唇，立馬飛身按落雲頭，徑入山中採摘果實解饞，果然甜美可口。

孫悟空一時忘形，不覺吃了個大飽，看看再也吃不下了，方才摸了摸滾圓的肚子，念念不舍地欲要駕雲離去。心中自思來日定要在此建立個洞府，好好享受一番。

這般思量着，當下駕雲欲走，忽覺一陣頭昏腦脹，精神恍惚不定，竟駕不住雲，一頭栽倒在地。

掙扎了幾下，竟渾身鬆軟，力氣全失，越發不濟了起來，連站都站不起來了。

只覺眼前山搖地動，好一陣暈眩，頓時意識漸漸迷失。

恍惚中只聽得有人在自己耳邊低語道：“不是我欺負你！誰讓九轉金丹實是與我有大用呢？今也不白得你金丹，你可回山轉告慕白真人，那太陽星中藏有寶貝，叫他去取。這就算是我還了取丹的因果了。請真人日後切莫來尋我報復！”

言罷不見了。

可憐孫悟空甫一出山，便遭此大難，連對手是個什麼形狀都沒看清，只迷迷糊糊聽了這麼一段話，便即意識全失了。

不知過了多久，悟空方才悠悠醒轉，急忙搜尋腰間，那九轉金丹連葫蘆俱都不見了。

# 第1127章 又見東皇太一

悟空轉目打量四周，入目處只見窮山惡水，儘是一片荒蕪石灘，哪裡有什麼繁花果實？

不由怔了半晌，只覺一切恍然如夢，一夢醒了，竟是失落非常。

良久，那孫猴子這才收拾了心情，又不知對手到底是誰，連恨都沒處恨！心裏窩火憋悶至極，越想越氣，越氣越急，當下取出如意金箍棒對準四周猛砸猛打，直把周圍數百里都打成了一片白地，心中方才舒服了一些。

當下咬牙憤恨了良久，卻也只得垂頭喪氣地駕雲往流波山而去，欲向慕白元神之軀報警：有大敵臨頭了！

慕白元神之軀聞聽孫悟空支支吾吾地說了前後經過，不由大驚，急忙喚六耳獼猴過來道：“你可能查知奪丹之人是誰么？”

六耳獼猴側耳傾聽了半晌，對着慕白元神之軀搖頭道：“那賊人早已潛匿，又沒有留下一點馬腳，弟子無法探查！”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心下鬱郁，對孫悟空道：“你也忒的貪嘴，你說那紅彤彤香噴噴果子乃是醉仙果。就是為師吃了也得迷糊半天，何況你如今道行尚淺。只是那醉仙果十分罕見，就我所知只有鎮元子大仙和太上老君、女媧娘娘處各有一株，但這三家都不大可能搶你丹藥。此人究竟是誰？你連是男是女都沒看清楚么！”

孫悟空臉一紅，道：“聽她說話的聲音，應該是個女的。具體是什麼摸樣，弟子當時已然迷糊在地，卻實在沒有看清。”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與六耳獼猴細數了三界之中的女妖仙聖，卻沒有一個相符的。

只得對六耳獼猴：“日後留心慢慢細查。一有此人消息，立即報我！只今此人既說太陽星中有寶貝，不管是不是誆騙於我，為謹慎起見，還是先往太陽星中一觀，即便無寶。便當故地重遊，也沒有什麼損失！”

當下慕白元神之軀吩咐孫悟空在山中好生潛修，當日從玉虛宮中偷來的九轉金丹現只有三顆，也盡數付與悟空，就命他在山中服下煉化了之後，再行出山。慕白元神之軀卻與六耳獼猴一道駕雲往太陽星而去了。

二人到了太陽星，當即分頭尋覓，聯手幾乎將整個太陽星翻了個遍，卻是一無所獲，最後又在扶桑樹下匯聚在一起。

六耳獼猴笑道：“莫非那小賊所說的寶貝就是這顆扶桑樹么，這倒也的確是一件寶貝！奈何卻是不能離開太陽星的。那小賊定是在胡說八道，尋我們開心。”

慕白元神之軀盯着扶桑樹默默半晌無言，良久，對六耳獼猴道：“你伸手摸摸樹榦，看看有沒有什麼動靜。”

六耳獼猴聞言，當下運起玄功，伸手搭在扶桑樹上，回頭對慕白元神之軀笑道：“只覺灼熱難當，並無異樣！”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心中自思：何以我摸上去便有股溫暖的感覺？

遂細細看視了扶桑樹上下，並無絲毫異樣。復又伸手撫摸樹身，閉目凝神靜心查探，頓時只覺心神忽一陣抖動，隨即元神在一股莫名力量的牽引下順着樹榦直下，徑直來到那扶桑神木的根部。

只見根須繁盛，幾乎布滿整個太陽星內部，竟是無處不在。

那根須正中最為濃密之地，卻頗為巧奪天工似地組成了一間藤屋，將一切泥土污物俱都掃在外面，雖在地心，那屋子卻甚為古樸潔凈。

慕白元神之軀心中大奇，遂催動元神緩緩上前，欲一探究竟。

只聽一個宏亮威嚴而不失慈和的聲音傳來道：“慕白，既已來了，還不快進來！”

慕白元神之軀猛聽得這個熟悉的聲音，不由一怔，半晌方才如夢初醒一般快步走進藤屋，只見屋中正中蒲團之上坐着一位身着龍袍的道人，身材雄壯高大、面龐俊削、眼如星辰、鼻如隆山，望着慕白元神之軀微笑不語。

慕白元神之軀獃獃地看了此人半晌，終於抑制不住心頭激動，拜倒泣道：“東皇陛下，慕白今日再得見尊顏，無憾也！陛下既然健在，何以卻隱居在此，我妖族雖退居北俱蘆洲，但實力猶在。若有陛下領導，未必不能團結一心，再開創一番事業。陛下何忍心棄我妖族上下於不顧！”

東皇太一卻一臉微笑紋絲不動地道：“好了，慕白，不必再傷感！朕其實在巫妖大戰之時便已然死了，此不過是借混沌鍾壓下的一絲執念而已。”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睜大眼睛仔細打量了東皇太一許久，方才抹了抹眼淚，坐直道：“陛下還有什麼心愿未了！此間並無二人，可與臣細說。臣雖力微智薄，但也一定盡心竭力，為陛下了了最後的願望。”

東皇太一雙目如劍盯了慕白元神之軀半晌，道：“此間被我用混沌鍾設下禁制，非我妖族斬了兩屍，已經證道在望的後人不得進來。想不到不過短短數萬年，你便已經修鍊到如此境界，可謂神速！”

慕白元神之軀苦笑道：“一番辛苦，雖然一事無成，總算天道眷顧，算是勉強觸摸到了天道的門檻。然而離證道成聖卻還頗有一段距離。”

東皇太一看了看慕白元神之軀，微笑道：“修道之路本就艱辛，從來就沒有一帆風順。想開天闢地以來，龍鳳麒麟、巫妖各族、各類大神通者無可計數，除了三清出自盤古，與眾不同之外，哪個不是歷經千難萬劫方才修鍊得來。所謂大浪淘沙，最後鴻鈞道祖門下也只出了六位聖人，其他眾人盡皆含恨隕落。即便朕手持混沌鍾，也折戟中途，朕心實恨之！”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張了張嘴，卻又想到面前不過是東皇一絲執念所化，頓時什麼安慰的話都說不出口，只得默默無言。

東皇太一繼續道：“你說你一番辛苦，一事無成。若真的一事無成，你這身道行又從何而來！一味苦修、躲避世事，莫非老天會將那機緣砸到你頭上么？朕從開天闢地至今，見過無數神通廣大之輩，卻從未見有誰是一味閉關苦修能證得大道的。所謂天生萬物以養人，而人無一以報天。此言實是大謬不然！芸芸眾生各自努力生存，各以其道詮釋着天道的演化生髮。萬物有靈，以其勃勃生機推動着大道向前不斷髮展。此便是人以報天的方式！你若是畏難，凡事躲避，一味閉關潛修，那才是真正的蛀蟲了，天道養你何用？這等人朕也見過無數，無不是被飛來橫禍、死的不明不白。恐怕這就是天道在清理垃圾了！所以，朕要告訴你的是，不要怕輸，不要怕難。沒有百折不撓的勇氣，又有何資格做那混元大羅金仙！汝且勉之。”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稽首拜道：“聽陛下此言，慕白受益匪淺！多謝東皇陛下開解愚魯！”

東皇太一乃點頭道：“我之所以念念不肯就此消亡者，實是為我妖族無數年執掌天庭，兢兢業業，可說是德配天地。但十日並出之殃、屠滅人族之愆、巫妖大戰之禍、身撞不周之罪，身死故是當然。唯朕與帝俊自開天闢地而生，縱橫宇內，披荊斬棘而有天庭，竟不能得大道之基，反被准提等西方宵小之輩算計逼迫，心實不甘！我妖族只有女媧一位聖人，偏生女媧娘娘女流之輩，兼且又是人族聖母，身屬兩難之間，行事不免縛手縮腳。雖地位尊崇，卻更易為他人所逼！朕心中放心不下，更想再次力爭一番，報當日五位聖人相逼之仇！”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心有戚戚，遂問道：“陛下既有如此雄心壯志，着實令慕白讚歎！然准提等乃是聖人之尊，此恨卻是難報！不瞞陛下，慕白元這數萬年來也與西方二聖並原始天尊頗有仇怨。陛下若有何定計，慕白願傾力相助。”

東皇太一微笑道：“朕已僅有一絲執念，尚能有何為？只想以自開天闢地以來參悟所得的大道，為我妖族造化出一位足可與聖人相抗衡的絕代人物出來。今你既然有此實力、也有此機緣找到這裏，自是天數使然。你可看清楚、記牢實了！”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連忙定睛細看，只見東皇太一微笑着忽然化着無數流螢，如漫天星辰一般，不斷組合變化，細細地演化着天地初開之後世間萬物地生成、衍化、消亡歷程，其間包羅萬象，精微奧妙無窮，那是一個開天闢地便已存在的絕代強者傾其所有最後的傳承。

慕白元神之軀顧不得傷感，定睛細看，一一留心牢牢記住。

不知過了多久，只見藤屋之中大放光明，一切俱都煙消雲散，只有一個蒲團安安靜靜地擺放在那裡，東皇太一卻早已不見蹤影。

慕白元神之軀從大道領悟的沉迷中醒來，慌忙起身尋找，卻聽東皇太一餘音寥寥地道：“朕心愿已了，自當復歸天地。混沌鍾送與你，汝且善用。勉之、勉之！”

漸漸地，其音終至不聞。

慕白元神之軀正自大悲，忽見金光一閃，一口拙樸大氣的古鐘顯露出來，懸在慕白元神之軀面前。

# 第1128章 打上門來

慕白元神之軀生恐引來別人覬覦，連忙施法收了。

走出藤屋，拜了三拜，方才離了扶桑神木樹根，回到地表。

慕白元神之軀因見東皇太一，引動舊事，一時感慨萬千。

卻也不動，就這麼手摸扶桑神木樹榦，保持靜立姿態緬懷了良久。

忽轉頭看見六耳獼猴在一旁抓耳撓腮，一副想要叫醒自己卻又有所顧忌的表情。

慕白元神之軀道：“你怎麼了？何事如此！”

六耳獼猴這才大叫道：“師傅你沒事吧！怎麼突然就一動不動入定了去？弟子百般查探卻又不知詳細，着實心急！師傅，這扶桑樹可是有古怪，要不要弟子將他挖出根兒來看看？”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問六耳獼猴道：“你一直在此，可有發現異樣？有他人來否？”

六耳獼猴道：“就只有師傅無故入定，其他並無異樣，也無人前來！師傅，可是有所發現？”

慕白元神之軀不置可否地點了點頭，對六耳獼猴道：“從今之後，當好生看護這株扶桑神木。此乃太陽星之靈，不容有失！好了，我們先回去再說。”

慕白元神之軀與六耳獼猴迴轉流波山，隨即將一應禁制全都啟動起來，吩咐六耳獼猴等人各自用功，無事不得打擾之後，便即閉關祭煉東皇鍾，並參悟東皇遺留下來的大道感悟。

藉助東皇所傳，慕白元神之軀又隨即將星斗大陣布出，兩相對照，更加有從通天教主處聽道所得，只覺以前一切障礙全都迎刃而解。

星斗大陣所有一切變化始末俱都瞭然於心，以前是知其然，現在卻已是盡知其所以然。

只覺前途一片坦蕩，道行如長河奔涌，一日千里，日盛一日。

以前慕白元神之軀雖然也是斬了兩屍的修為，但斬屍是首重機緣，其次才是實力的。斬不了自身，即便把善惡兩屍盡皆斬卻了那也說明不了什麼！

遙想開天闢地以來的那些大神通者，尚未有道祖傳下的斬三屍證道法門之前，哪個又曾刻意追尋着要去斬什麼善屍惡屍？

東皇、帝俊、鯤鵬、伏羲、十二祖巫、冥河老祖……等等，這些舉世公認最接近天道的強大存在，又曾見有哪個斬了善惡二屍?

就連三清、女媧等人，也從未見其有什麼善屍惡屍存在。他們埋頭追尋的是對大道的感悟，考量的是心境修為的得失。而非是一味的法力積累，追求低層次的斬屍進階。

就像你還在學習一加一等於二，人家卻是在研究一加一為什麼等於二了。看起來兩者都是知道一加一等於二的，沒有什麼差別，實際上卻是雲泥之別。

以前的慕白元神之軀雖然斬了兩屍，似乎就要大道在望了，實際上卻還差得遠。剔除了一應法寶的助力，即便慕白元神之軀是斬了兩屍的修為，論法力積累，論對大道的理解感悟，卻仍然還是比不上多寶、比不上玄都、比不上刑天，更加遠遠比不上鎮元子大仙、鯤鵬、冥河等人。

當然，若有一應法寶在手，慕白元神之軀卻是不懼怕聖人之下的任何人的。

那個時候的慕白元神之軀以自己與別人對照，心下卻是困惑無比的：難道斬三屍之法是走了彎路的么？難道道祖傳下的證道法門是在和門人弟子們開玩笑？可惜心中雖是困惑，奈何通天教主卻已經被禁在了紫霄宮，竟是無處可以尋找解惑之人。只得強按在心頭，欲待他日拜訪女媧娘娘詢問。此雖有門路，卻終究是不方便。

現今慕白元神之軀得了東皇太一傳承，細細領悟着大道衍化生髮之道，見識博大了、思路開拓了，大道感悟日深，已漸漸向著真正的天道靠攏，這才恍然明白所謂‘大道三千，條條皆可證道’其中的真正含義。這是那些過來人剔除了一切斧鑿方法痕迹之後高屋建瓴的總綱式論點。

道祖最後歸納的三條證道法門實際上都只是手段而已。

所謂斬屍，成固可喜，不成也沒有可悲傷的，其實不必要看得那麼重要。

斬去善惡二屍雖說也算是進了一步，卻也並不說明什麼問題，了不起是多個分身，打架的時候有個幫手，遇到危險了有個替死鬼，悟道的時候少了善念惡欲得煩惱，變得更容易精進而已。

斬三屍的的確確是向著天道邁了一步，而且好處多多。

但，不修大道，一味追求機緣和法力的累積，那卻又是走了歧路。

修鍊一途，悟道始終才是根本，其他每日用功積累法力，外出積累功德，盡心做事以尋求機緣等等莫不只是手段，是領悟大道的方法。

混元大道，是一條艱辛漫長的道路。

這，就比如建立一個國家，對大道的感悟便如是具有指導意義的大政方針，而其他積累法力便如蓄養士馬、積累功德便如爭取民心、爭奪機緣便如與別國激烈交戰，攻城略地。這其中，你有什麼樣的施政方略便先天的決限自身的發展空間。

此時的慕白元神之軀得了東皇太一傳承，只覺眼前豁然開朗，大道已然清晰可見。

再回過頭去看自己先時的情況，只覺以當初的對大道的理解，身邊又沒有通天教主可以隨時諮詢解惑，恐怕最多也就是斬了兩屍，之後便蒙頭亂撞，進境龜速遲緩。這是個人格局所限，雖也可以慢慢積累摸索，但凡事事倍功半，時不我待啊！

只見他全身光芒閃耀，彩光盈盈流轉，顯出無數法相，或嗔或喜、或怒或悲，每一個角度看去，都各個不同，所謂無相無我，身與道合，算是真正進入此中殿堂了。

到這個時候，他才算將多寶、玄都等人遠遠拋在了身後，進而足可與冥河老祖、鯤鵬、伏羲和當年的東皇太一、帝俊等人並駕齊驅了。

再加上元神之中的那一道鴻蒙紫氣，原本遙遙無期的大道已經是抬首可望。

在洞府之中，只見他手捧東皇鍾，感念東皇太一造化成全之恩，不由感慨萬千。

嘆息了良久，方才又將周天星斗大陣布出，將當日東皇太一所傳的大道一一重新衍化，細細感悟。

一時間，只覺此中奧妙無窮，學之不盡，竟醉心其中，不知身外何事了。

不知過了多久，慕白元神之軀忽然心神一動，側耳傾聽了一陣，似乎有六耳獼猴的呼喚之聲傳來。

心神一動，連忙收了陣法，將身上整理乾淨，徑自走出閉關之地。

入眼，只見六耳獼猴、高明、高覺、倉頡、伶倫、夔牛、蘇妲己、孫悟空、敖春等人俱都聚在門外，一臉急切欣喜地看着自己。

慕白元神之軀不由疑惑地道：“你們不在各自的道場潛修傳道，何以聚在此處，有何大事發生么？”

六耳獼猴指了指山外，道：“確實是大事！我流波山都被人打上門來了。師傅你要再不出頭，我們可就連立足之地都沒有了。”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抬頭望瞭望山外，只見流波山護山大陣果然已經全力運轉了起來。

山外雲霧之中，影影綽綽有無數人影。

不由大奇道：“何人如此大膽，竟敢來我流波山找事，活得不耐煩了么？”

六耳獼猴道：“除了佛門，還有哪家敢如此囂張！師傅，你這一閉關就是百年，我們遵從你的命令並不外出惹事。即便有外人主動挑釁，只要不是太過分也都由他去了，南部瞻洲大宋國境也向佛門禪宗開放了，算是給足了佛門面子了。誰想佛門見我們一味退縮，竟步步緊逼了過來。藉著一個鬧劇般的西遊取經，辱了人教辱闡教，折辱了闡教又折辱天庭，最後不知何故，又將目光轉向了我截教。先是設計令奎木狼喜歡上了一個不知從何處冒出來的妖冶仙子，此是觸犯天條，因而被情愛沖昏了頭的奎木狼竟就此下界為妖，當時我們不知詳細，還以為是奎木狼自己的抉擇，遂不好干涉。誰知卻被佛門逮住機會，派出佛陀將奎木狼很揍了一頓，奎木狼的妻子那個賤人又背後倒插一刀，致使奎木狼大敗。妻離子亡之下，精神大受打擊，竟就此一蹶不振。”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默默半晌，看了看一旁的孫悟空，嘆息道：“原以為此時依然人事大變，此事不會發生了的。不想竟還是如此，莫非天意？”

搖搖頭，遂問六耳獼猴佛門已何人西行取經。

六耳獼猴道：“金蟬子轉世為僧，另有豬八戒、沙和尚、小白龍及大唐皇帝派出的兩名身有道術的大將相隨。三大士隨時救護，五方揭諦隨行保駕。將一路上的妖王散修盡行收編打殺，掃清日後傳教的道路。”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道：“此乃應有之義，但除了奎木狼之事以外，還有何事與我截教相關。怎麼就被打上山門來了？”

六耳獼猴道：“奎木狼之事，引得我截教上下俱都大怒。一眾在天庭為官而又不受封神榜管轄的門人俱都掛印而去，迴轉金鰲島來央求龜靈聖母出面報復。龜靈聖母脾氣火爆，當即便提劍入西方，直入靈山道場質問釋迦摩尼如來。因言語不合，最後大打出手，寡不敵眾之下大敗。若非羽翼仙前往接應，靈山對面的道場之中的多寶如來又適時出手暗助了一臂之力，恐怕龜靈聖母就要隕落在西方了。”

# 第1129章 又見黃風妖聖

六耳獼猴一通講述，慕白元神之軀聞言，面色鐵青地道：“後來呢？”

六耳獼猴道：“後來一眾門人又俱都來我流波山請師父出馬。但師父正在閉關，弟子以忍讓之言相告。一眾同門這才走了，卻又有數人憋不住跑去尋西行的金蟬子等人晦氣。不想皆被埋伏在四周的佛門弟子殺敗，今番佛門更是作惡尤甚，竟將我門人殺了三個。只有真靈留存，轉世重修去了。”

“此事一出，更不能善了了，一眾同門俱都要報仇。齊往驪山邀了無當聖母，又往三仙島邀了雲霄師伯，更將金鰲島中潛修的千餘門人俱都鼓動起來。現今都聚在金鰲島中，準備一起出山，教訓一下佛門中人。”

慕白元神之軀道：“那麼佛門賊子怎麼又到了我流波山門外了呢？”

六耳獼猴望瞭望慕白元神之軀臉色，這才不無奇怪地道：“當日佛門中人不等金鰲島中眾位師叔伯們出山便先行來我流波山挑釁。打出的借口卻是要來借定風丹一用。”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心中一動，急忙問道：“你可知佛門借定風丹何用？是不是，是不是為了破三位神風？”

六耳獼猴聽慕白元神之軀如此問，當下道：“是的，師傅！弟子沿路監視那西行人馬的動向，黃風嶺上阻住金蟬子等人的確實便是久不露面的黃風妖聖。不過以弟子觀之，黃風妖聖的實力卻是下降了許多，不知何故！”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心下頗有些激動地道：“當年巫妖大戰之後，黃風妖聖等十數個妖族大神俱都不見了蹤影。眾人本以為他們已經灰飛煙滅了去，不想今日竟再現於世。當年黃風大哥對你我頗有恩情，於我更有救命傳藝之恩，不敢忘卻。今我將此寶於你，你當好生守把山門。我趁隙而出，先去見見黃風大哥，問明原委，再與佛門中人計較！”

遂將落寶金錢交與六耳獼猴。六耳獼猴領命接過，與前來助拳的梅山七聖以及孫悟空、高明、高覺等人各揮舞兵器衝出流波山外，大殺了一陣，掩護慕白元神之軀離開。

慕白元神之軀偷出了流波山，一路斂跡藏蹤來到西牛賀洲黃風嶺地界。

抬眼看去，只見天空中佛光隱隱，有五方揭諦、三千珈藍暗藏於雲路之中。此是受命沿路保護金蟬子等人取經的，因此慕白元神之軀也不以為意。徑自展開神通尋路往黃風妖聖所在的洞府而去。

來到洞府之外，搖身變作一鼠頭小妖形象，體內元氣流轉之下，刻意放出了絲絲淡淡的妖氣，就趁便混入黃風嶺巡山的一眾小妖中間，瞞過了佛門眾人耳目，隨着大隊進了黃風洞。

只見這黃風洞也是大變了模樣，慕白元神之軀隨着一眾小妖七拐八彎地走了一陣，那領頭的妖將自要去向妖王回報巡山經過，慕白元神之軀遂緊緊跟隨。

不片刻，來到洞府大堂之中。迎頭只見一人，精瘦悍捷、兩頰微陷，幾縷長須直挺挺地垂下，一雙細小的眼珠子精光四射，正自與小妖們呼喝着喝酒吃肉。

慕白元神之軀一見之下，不由怔了一怔，只覺一切如在昨日，不由失聲叫了一聲道：“黃風大哥——！”

只見那黃風妖聖忽抬頭看了看慕白元神之軀，眼中精光一閃而逝，眉頭皺了半晌，隨即又與眾小妖玩樂去了，竟不搭理慕白元神之軀。

良久，一應酒筵俱都散了，那黃風妖聖方才慢吞吞地走了過來，道：“本大王要去休息了，看你還挺機靈的，提攜你一下，跟我去鋪床疊被！”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默默跟隨着去了。

到了內室，黃風妖聖方才嘆息了一聲道：“你不該來！”

慕白元神之軀轉頭看着黃風道：“大哥何出此言？你我至巫妖大戰之後之後數萬年未見，今我得知大哥消息，豈能不來探望？大哥何以如此鬱郁，可是有難言之隱？還請直言，你我之間非同泛泛，對我還有什麼不能說的么！”

黃風妖聖聞言躊躇嘆息了良久，方才道：“我知你這數萬年來闖出了好大的名聲，即便接引、准提聖人之尊，說到你時也是頗為慎重。作為故人，大哥真為你高興。”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不語，直視黃風。

黃風妖聖轉目他顧，半晌緩緩地道：“我已是毀了，你又何必以我為念。快走吧，回去好生潛修，不要再趟這灘渾水了，你斗不過他們的。”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這灘髒水已經潑到我面前了！你以為準提放你出來只是為了不痛不癢地給西行人馬增添一點麻煩么？西方滅我截教之心一直不死，況且我手握三品金蓮，這是西方絕對不可能放棄的東西。前者更手殺屍棄道君，又搶奪西方青蓮寶色旗。接引、准提怕是恨我入骨了，又怎會讓我安安穩穩地潛修道法？今他二人將你放出來，又明目張膽地到我流波山來借定風珠，分明就是以引誘加威逼的手段令我不得不出手。他好趁機搶回三品金蓮，補足他西方的氣運。更可以此為契機，擴大戰果，將我截教前來救應的一眾門人一網打盡！從而滅我截教，徹底了斷佛門與我截教的因果。此一舉多得之計，即便我截教能設法逃脫此劫，他西方至少也算為西行增添了一難，也不算冤枉！”

黃風妖聖聞言，眼珠轉了幾轉，顯出絲絲莫名的神采，對慕白元神之軀道：“說來真是精彩至極！可惜我身有束縛，竟不能放手參与這些事，真真遺憾！今你既然已經猜到我是被西方禁制住了，我便也不瞞你了。”

說到此處，嘆息了一聲，方才接着道，“當年巫妖大戰，東皇陛下和巫族共工同撞不周山，巫族帝江等九大祖巫同時隕落，我妖族周天星斗大陣被迫解體，場面一時混亂不堪。我與十幾個妖族大神皆被四散的力量波動逼得逃逸離開了主戰場，等到一切平靜，我等正要施法迴轉助戰，不想卻正撞見西方教准提偷偷在不周山殘骸之中尋找東皇鐘的蹤影。因被我等撞見，准提遂將我等一併刷進了他那七寶妙樹杖中。從此，我們便被帶到西方，圈禁至今。那准提每日命童子將燈油黃泥等物來灌我等，欲要蒙蔽我等心智，趁機收復。幾個妖神受不住煎熬，接連自殺。幸得我出身鼠族，一應食物俱都來者不懼，不曾受制。准提見我不懼，又不歸服西方，只得在我元神之中設下了禁制，前不久更命我來此地假裝阻攔西行人馬，以增添取經的困難，讓東土之人知道真經得來之不易，我是不得不應他。不想聽你這麼一分析，其中竟還有如此多的瓜葛。准提那廝真是無處不設計，又以聖人實力為後盾，實在防不勝防！今你既識破他計，可有良策應對？”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准提只以為我教掌教老師通天教主不在，我們一眾門人便是任他搓圓捏扁的泥團。卻不知士別三日當刮目相待，有時候計劃是趕不上變化的。今番那准提聖人怕是要大吃一驚，賠了夫人又折兵了。黃風大哥，你相不相信我！”

黃風妖聖聞言熟視慕白元神之軀，半晌方才嘆道：“在我見過的人之中，若說有誰能與准提智計相抗衡的，當年的鯤鵬、伏羲都可算是一時之選，但猶不及你之奇詭巧思。我黃風與你相交莫逆，連兩位妖帝都對你讚賞有加，我自然對你信任非常。只是此事實在太過兇險，若一個不慎，反將你套了進去，豈非大大不妙！”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你相信我便好！只今金蟬子是否在你手上？”

黃風妖聖道：“不但金蟬子，連豬八戒等俱都已被我拿下。只是外面有五方揭諦，三千珈藍守護，更有三大士隨時救援，賢弟切不可輕動。”

慕白元神之軀道：“既金蟬子在你手上，你可將他交與我。准提禁制了你元神，心念一動，你便要死，所以你不能要挾准提。但我卻沒有這個顧忌，今金蟬子若被我拿走，豈不正好可以反過來要挾佛門？或可藉此解了你的束縛！”

黃風妖聖道：“只恐准提不願受欺！”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他如今家大業大，凡事都有顧忌，若不想損傷太巨，受不受欺卻由不得他了。想當年他就是看準此點，屢次逼得我掌教老師縛手縮腳，今番正好讓他也嘗嘗滋味！”

說話間，又看了看黃風妖聖，見他面色猶豫，顯然底氣不足，當下只得打氣道，“黃風大哥且宜振作！小弟前不久得了東皇陛下傳承，足可自保無虞！”

黃風妖聖聞言，精神果是一震，急問道：“賢弟可是得了那混沌……。”

慕白元神之軀急忙點頭，微笑不語。

黃風妖聖大笑道：“既如此，賢弟自然可保無虞！我便放心了。我在西方數萬年，吃盡了苦頭，生死早已看得淡了。與其受制於人，不如聽你一言，搏上一搏，即死無恨！”

# 第1130章 戰眾佛

慕白元神之軀撫掌道：“正是此理！大哥且放寬心，當日封神戰後，道祖有感於聖人出手極易引發天地大劫，故而曾發下明旨：從今之後聖人各歸道場，不得擅離，亦不得主動出手對付各家門人！因此西方雖有接引准提為後盾遙控指揮，但實際出馬操作的卻仍然還是一眾佛陀菩薩等人。我等實是大有機會！”

黃風妖聖聞言，再無顧忌，轉身將五花大綁的唐三藏提了過來，付與慕白元神之軀道：“賢弟既有定計，此人便請拿去。”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既已與西方翻臉，大哥留此無益，乾脆隨我一道走了吧！”

黃風妖聖道：“奈何這一洞小妖，雖是我開啟靈智方才成形，卻一向與我頗為相得，棄之不忍！”

慕白元神之軀道：“東勝神洲梅山地界，乃是我幾個妖族記名弟子的道場，可將這一干小妖打發到那兒去，萬無一失！”

黃風妖聖這才釋然，當下轉身吩咐去了。

慕白元神之軀遂百無聊奈地等着，忽聽地上唐三藏口中叫着阿彌陀佛說道：“這位妖怪施主！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佛門廣大，普渡眾生，三乘妙法極樂無邊。你何不皈依我佛，尋求正道！須知因果循環，你今為惡，他日必然墜入阿鼻地獄。何不，唔……唔……！”

卻是慕白元神之軀嫌他羅嗦，直接一張黃符封了他嘴巴。

這才笑道：“你那佛法是怎麼來的貧道我清楚的很，不需要你唧唧歪歪！我可不是什麼善男信女。你前世雖是金蟬子，是多寶道兄的徒弟，但既已歸了西方，又已轉世為僧，西行取經，那便與我截教再無瓜葛。今我正想看看你那阿彌陀佛到底在不在意你這個虔誠信徒！”

黃風妖聖遂遣散了一洞小妖，命他等往投梅山。

慕白元神之軀自施了個袖裡乾坤的法術將金蟬子、豬八戒等人收了，二人收拾停當，轉身出洞。

只見天空佛光盈盈，三千珈藍、五方揭諦並十八羅漢將整個洞府圍了個水泄不通。幾聲佛號響起，慈航觀世音菩薩、文殊菩薩、普賢菩薩三大士齊齊顯出法身，各坐蓮台之上，懸於佛門眾人之前。

觀世音菩薩道：“阿彌陀佛！慕白真人，你乃截教高士，何以竟如一眾妖魔一般，阻我西行取經之路。如此逆天而行，與邪魔外道為伍，不怕天譴么？”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譏笑道：“慈航菩薩此言大不由衷！所謂妖魔鬼怪究竟是怎麼回事，你且不知？都不過是世間一脈生靈而已，本來只是個種族名稱，並無褒貶之意。偏生你佛門為了宣揚自己的佛法便將為善者統稱為佛，為惡者統稱為妖魔，以此混淆概念，誤導眾生。使之背棄本性，心生懼怕而盡皆依附於你佛門。佛門既作此下作之事，復口吐堂皇之言，真是好不要臉！”

觀世音菩薩聞言變色，怒道：“我佛門大興乃是天數，你焉敢逆天強阻！還不快快將唐三藏放下。否則，我佛門大法雖然慈悲，卻也有金剛怒目的降魔神通！”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有何神通使出來就是！你佛門苦心布下此局，不就是欲對付我么？今我便在此，所謂逢真人不說假話，你就不要再唧唧歪歪了。即便能舌粲蓮花，也不過徒添笑料而已！”

菩薩聞言，輕笑道：“我知你道行高深，但你一人能擋得住我百萬佛陀么？”又轉頭對黃風妖聖道，“你跟着慕白走，可是想好了！到時候落得灰飛煙滅的下場，豈不可嘆！”

黃風妖聖淡淡地道：“不勞你費心！你還是先顧好自己吧。”

慕白元神之軀接口笑道：“啰里啰唆，金蟬子在我手裡，若是黃風大哥有事，你們便等着為唐三藏收屍吧！”

說話間，轉頭看了看遠方天際，笑道，“好了，你那援兵也該到了吧！讓我猜猜來者到底是誰？莫不是上古七佛？”

只聽一聲佛號響起，毗婆屍等人顯出身影，果然是上古七佛到了。

另一邊，未來彌勒佛也領着一干佛陀到來了。

慕白元神之軀見狀，不經意了掃了虯首仙、靈牙仙一眼，笑道：“佛門果然是看得起我！大小佛陀百餘個，另有三大士、十八羅漢、五方揭諦、三千珈藍。如此陣容，實是罕見的大手筆啊！看來你西方的目標果然並非我一人而已。”

毗婆屍雙手合什宣了一聲佛號，道：“慕白真人，貧僧有禮了！想真人自洪荒出世以來，三界之事，若有真人參與，則無不攪得天翻地覆。貧僧這次前來，准提佛母曾面授機宜，盛讚真人乃是三教二代弟子中的第一人。我西方求賢若渴，兩位老師也嘗恨不能得真人相助。若非必要，貧僧是真不願與你對敵！”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不無譏諷地道：“誰若被你家兩位老師惦記上，那可真是睡覺都會做噩夢！貧道雖得准提如此稱讚，卻是毛骨悚然，如芒在背。豈敢更入西方，天天看着准提那張苦瓜臉，那不是活受罪么！”

旁邊俱那含見慕白元神之軀言語放肆，絲毫不顧忌佛門臉面，聖人體統，不由大怒。對毗婆屍道：“今我等人多勢眾，何必與他啰嗦！乾脆一擁而上，先把他拿下再說。”

毗婆屍沉吟未決，慕白元神之軀笑道：“俱那含，你可真是有勇無謀。豈不知今日此局黃風妖聖不過是個魚餌，釣我這條魚兒來的。可惜貧道我也只是條小魚，今佛門大舉出動，正是還想以我這條小魚，來釣我截教上下數千弟子這條大魚。准提想一網打盡，來個一勞永逸了。對不對，毗婆屍佛！”

毗婆屍聞言愕然道：“慕白真人何出此言！我佛門一向慈悲濟世為懷，豈得作此殺伐算計之事？真人切莫多心，壞了我佛門名聲是小，真人自己落得個多疑的罵名可就是貧僧的罪過了！”

說著雙手合什宣了聲佛號，一副慈悲莊嚴之相。

慕白元神之軀失笑道：“你不承認也罷！反正今日我已經如你所願的插手了。你若真的慈悲為懷，何不讓開一條路放我離去。”

慈航觀世音菩薩插口道：“真人要走，自然不敢阻攔，但請將唐三藏等歸還。這黃風怪違逆天命，阻我西行求經之旅，罪在不赦，也須一併留下，以我佛門大法感化，使之不再為惡一方。”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打量了佛門眾人隱隱有些得意陰笑的神情一眼，笑道：“我懶得跟你們磨嘴皮子！實話說了吧，貧道早已與雲霄等人約好，他們是不會前來墜入圈套的了。所以呢，你們就不要白費心機了，將外圍設伏的那些人一併叫出來吧！也讓貧道看看今番佛門為了滅我截教到底出動了多少人馬！就憑你們這三四千人，哼，想來准提也沒有那麼自大！”

毗婆屍聞言臉色一變，旋即笑道：“真人說笑了！我素知截教門人一向重義氣、輕生死，今真人在此，硬要與我佛門為難。想來你若陷入困境，截教一眾門人即便明知危險卻也不會袖手旁觀的。”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臉色一變，就見毗婆屍抬手取下項上念珠，一百零八顆珠子蘊含着毗婆屍無數年法力，向著慕白元神之軀劈頭蓋臉打將下來，竟是不宣而戰了。

慕白元神之軀見狀大怒，隨即顯出頂上慶雲，垂下道道金光護住全身。復抬手取出聚寶盆，將盆口向外，放出五色毫光連刷，頓時將毗婆屍手中一百零八顆念珠俱都收了。

毗婆屍大怒，轉頭見十八羅漢也欲要放法寶，當下大叫一聲道：“不要放法寶，小心被他收去！”

隨即卻運轉法力一搖，顯出佛門法身，手持降魔杵飛身而來，直取慕白元神之軀。

慕白元神之軀長聲大笑，復將聚寶盆祭起，五色毫光連閃，直往毗婆屍刷去。

毗婆屍大驚，知道厲害，不敢怠慢，大喝一聲，降魔杵化作一根通天巨柱往慕白元神之軀當頭砸下。卻被五色神光分了一道擋住，另一道紅光直往毗婆屍刷去。

毗婆屍驚慌失措，只得棄了降魔杵，身化一道金光遁走。

慕白元神之軀大笑，將聚寶盆橫在胸前，對佛門諸人道：“什麼過去七佛，還是佛門大弟子呢，真是不堪一擊！爾等身入佛門，便是為了追隨這等人么？”

慈航觀世音菩薩大怒，轉頭對俱那含道：“臨行之時二位教主曾賜下法寶，為何不用？”

俱那含道：“剛才交手，不過一瞬之間，尚不及祭寶！”

只見毗婆屍遠遠的復又駕一朵祥雲回來了。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敗軍之將，尚敢再來么？”

毗婆屍怒道：“慕白不要張狂！料你不過仗着法寶逞威風，莫非我佛門便無寶貝么？”

只見其手合什，口中念念有詞，神情甚為虔誠。

半晌，大喝一聲，頓時一陣七彩光芒閃現，准提證道之寶七寶妙樹杖被祭了出來，懸挂空中。

# 第1131章 收走十六位羅漢

毗婆屍一手抓起七寶妙樹杖，復又來與慕白元神之軀交手，佛門中人俱都在一旁助威。

慕白元神之軀屢次放五色神光，皆被七寶妙樹杖擋住，反要時時防備毗婆屍祭七寶妙樹杖來刷自己，戰況頓時膠着起來。

戰了片刻，毗婆屍因前輸了一陣，急於扳回一城，因此縱七寶妙樹杖連刷，自身卻不免疏於防範。

慕白元神之軀久在巫妖二族中廝混，眼界何等高明，頓時覷得空擋暗暗將滄海月明珠祭起，正中毗婆屍肩胛。

一聲慘叫傳來，只見其頓時打倒在地，在塵土中滾了一滾，弄得灰頭土臉。

俱那含、迦恭弘=叶 恭弘、比舍婆等急來救援，毗婆屍敗陣而回。

慕白元神之軀將聚寶盆祭起，逼得眾佛左支右拙，不由又急又愧。當下抬手一招，三千珈藍、十八羅漢、五方揭諦得令，頓時各占方位，三千珈藍布成一個降魔陣在外，十八羅漢布成羅漢陣在內，五方揭諦往來救應。毗婆屍自手持七寶妙樹杖在陣眼處督陣。此陣頗為龐大，直接便將慕白元神之軀等人罩在了陣中。

只聽毗婆屍大叫道：“慕白，你不要張狂！看我佛門陣法如何！”

說話間，抬手發一聲雷，俱那含等人聽得雷響，俱都掉頭迴轉。

慕白元神之軀欲待追時，早被毗婆屍運轉陣法，祭七寶妙樹杖來打，只得回身自保。

慕白元神之軀見佛門中人布陣，心知陣法大多兇險，不敢怠慢，遂取出小芭蕉扇，顯出太極圖印護住自己與黃風妖聖二人。當下冷眼打量佛門陣法。

三千珈藍在外，十八羅漢在內，五方揭諦往來救應，上古七佛居中調度，三大士在一旁掠陣觀戰。

彌勒佛笑呵呵地領着一干佛陀在陣外，側身向外，似是隨時準備應付一應意外突發事故。

慕白元神之軀暗道：佛門因將我截教三千弟子拿去，故而學的諸多好陣法。只今此陣便頗有天地交泰之勢。若是從前，我欲破陣而出也還困難。不過現在么，哼！這個陣法雖是看起來厲害，陣中套陣，又是數千人布出，二陣相合，陰陽相輔，實則卻是不倫不類，只得其形而已。

慕白元神之軀見了佛門陣法，雖大卻又不倫不類，不由暗笑。

陣法一道豈是那麼容易便能掌握的。即便有截教三千精英入佛，但這三千佛陀原本也是各有所得。況且即便入了佛門那也是弟子，同門之間雖有相互交流，但又不是盡心傳授，因此佛門雖有所得，恐怕卻也不多。因此才將此陣布成了個紙老虎。明說是陣，卻也只是憑着人多勢眾欺負別人罷了。

慕白元神之軀見西方舍了他厲害的法身、真言兩類手段不用，卻偏偏班門弄斧地布陣來圍困自己，大笑道：“毗婆屍，你西方手段便止於此么！”

當下回頭對黃風妖聖道，“等會兒我先放火，你覷準時機吹一口三味神風破敵。”

黃風妖聖點頭。

慕白元神之軀抬手取出慶雲金燈，就着燈芯上吹一口仙氣，頓時三味神火噴涌而出，映照的漫天通紅，直往羅漢陣和降魔陣中間燒去。

五方揭諦不能抵擋，只得四散奔逃，頓時大火瀰漫天際，將佛門眾人一分為二，相互不得救援。

毗婆屍欲待祭七寶妙樹杖來刷，被慕白元神之軀祭起五色神光擋了一擋，口中大叫道：“黃風大哥還不出手，更待何時！”

只見黃風妖聖眼中一抹紅光一閃而逝，面上顯出痛苦之色，微微張嘴露齒不能言語。

慕白元神之軀連叫了數聲，不見黃風妖聖動靜，急忙回頭看時，卻見黃風妖聖雙眼通紅，喉內低吼之聲不絕，雙手持兵刃，手臂上青經暴露，熱汗點點而落，顯然是在痛苦掙扎。

慕白元神之軀大驚，不由問道：“黃風妖聖，你怎的了？”

黃風妖聖突然仰天怒吼一聲，雙眼紅光射天，口內獠牙長突，竟瘋狂了一般對着慕白元神之軀兜頭就打。

慕白元神之軀一時懵了。

此時太極圖印雖然祭起來了，但卻是將慕白元神之軀和黃風妖聖一起保護在裏面的。況慕白元神之軀兩手皆在對敵，不及防護，只得側身躲避，被黃風妖聖一把打在肩頭，頓時皮開肉綻，鮮血橫流。

慕白元神之軀大驚，心知黃風妖聖必是被佛門中人做了手腳，當下只得舍了外面的毗婆屍等人，回身將聚寶盆祭起，五色神光一刷，收了黃風妖聖。這才一手取出丹藥草草敷了傷口。心下大恨，抬頭看向佛門眾人，怒吼道：“准提，若黃風妖聖有事，我必殺唐三藏。”

吼聲未絕，只見慕白元神之軀將身子一搖，飛出三十萬支松針，用心神操縱直往外圍的三千珈藍激射而去。

太極圖印護身，聚寶盆加五色神光防備毗婆屍手中的七寶妙樹杖。

彼時慕白元神之軀怒氣填膺，分心三用，一時大發神威。

那三十萬根松針乃是慕白元神之軀本命法寶，數萬年不知耗費了慕白元神之軀多少心血，用了多少極品材料錘鍊，每一根都煉製的歹毒犀利非常，每一根拿出去都算是了不得寶貝了。

況慕白元神之軀新近得了東皇傳承，對大道的領悟已然到了一個極高的境界，隱然已經躋身於世間最接近聖人的那少數幾個絕頂高人中間了。

三十萬松針看似漫天撒出，實則每一根的運轉軌跡無不暗合天道。況那松尾針鋪天蓋地而來，偏偏每一根又都細小刁鑽。

三千珈藍雖強，卻哪裡能夠擋得住，就聽天空中驚叫慘呼之聲不絕於耳，三千珈藍眨眼之間俱都重傷。更有當頭數十個珈藍尊者身上不知被刺了多少針，只見全身上下青黑一片，不片刻便有黃水膿血溢出，腥惡之氣撲鼻。看看這肉身便要不得了，那數十個珈藍尊者只得棄了肉身，天靈之中飛出本命舍利，直往西方極樂世界逃逸。

佛門中人見此無不駭然。

三千珈藍俱都帶傷，眼見前面數十個如此光景，急忙打量自己傷勢。只見傷口無不瞬間青黑化膿，三千珈藍相顧失色，當下轉身便跑，自回西方尋求解救之法去了，竟連招呼都沒打一聲。

毗婆屍等人臉色頓時甚為難看，慕白元神之軀收了松尾針，大叫道：“我截教乃盤古正宗，道門正統！你佛門只能欺負一下道門之中的軟弱之輩罷了。貧道縱橫三界，誰能攔我！”

當下一手持聚寶盆，一手持一柄化血刀，顯出太極圖印護身，望着天空中佛門眾人猛衝過去。

毗婆屍手持七寶妙樹杖往來架隔，十八羅漢結羅漢陣守護，俱那含等盡皆從旁相助。

慕白元神之軀一時攻之不破，轉頭見三大士站立一旁掠陣觀戰，似乎面帶猶疑之色。

慕白元神之軀遂大叫道：“你三人一向為虎作倀，慣會欺矇些痴男怨女，博取名望。今既到此，何不出手？尚想免了劫數么！”

舍了毗婆屍等人，揮刀上前猛攻三大士。

三大士大怒，見慕白元神之軀手握聚寶盆，三人不敢祭寶，只得站定方位各揮仙劍來迎。

慕白元神之軀猛劈了一陣，以一敵三，終究不能即時取勝。當下復又放出三十萬支松針在天空中呼嘯着往來衝刺，直往三大士殺去。

慈航等既不敢祭寶，又打不過慕白元神之軀。眼見松針來勢洶洶，三人料敵不過，只得運起縱地金光法，身化一道金光跑了。

慕白元神之軀大笑，回身復見彌勒佛領着十數個佛陀站在一旁，不由笑道：“笑彌勒，看你一副和藹可親的樣子，何必也來此打打殺殺。你乃是未來佛，又不掌現在之事，何必越俎代庖，徒然替他人受辱！我今不打你，你快走吧！”

彌勒佛笑眯眯地道：“多謝慕白真人好意相勸！今日真人大發神威，將我佛門眾人殺的落花流水，震動三界，真不愧萬載聲名！今日已然無能為矣，貧僧自當離去，先且告辭！”

言罷，看了看毗婆屍等人，徑自作歌駕雲而去了。

慕白元神之軀轉頭看着毗婆屍道：“今日之事古佛還有何說？”

毗婆屍揚了揚手中的七寶妙樹杖，沉默半晌乃道：“今日我佛門失機，貧僧自當回山潛修。但你也不要猖狂，我佛門弟子百萬，自有能者前來問你要回唐三藏等人。我佛法大興乃是天數，豈是你螻蟻之輩能夠阻攔得了的？”

言罷，招呼眾人便要離去。

慕白元神之軀大怒道：“想來就來，想走就走，哪有那麼好的事！”

話音一落，三十萬松針滿天飛處，五色神光閃爍吞吐不定。卻暗暗將“纏綿”網祭將起來，趁着佛門眾人都被松針和五色神光晃花了眼的當頭將纏綿網一撒。

毗婆屍手持七寶妙樹杖連刷，護得身邊上古七佛俱都無恙。但十八羅漢卻只走了降龍、伏虎二位，其餘十六人皆被網在纏綿網之中，頓時纏的結結實實。

慕白元神之軀見狀大喜，當下收了十六位羅漢。

毗婆屍等人無奈之下，只得先行退走。

# 第1132章 黃風禁製得解

慕白元神之軀也不去追趕，轉目打量的黃風嶺周圍再無一絲異樣，想來佛門即便還有埋伏，此時既已失機，也不會再出來丟人現眼了。

當下將一應法寶收拾整齊，也自駕雲迴轉流波山去了。

流波山中，雲霄、無當聖母、龜靈聖母、羽翼仙、毗盧仙、火靈聖母等人以及截教原本在天庭為官的千餘弟子俱都聚在流波山中等候。

眾人見慕白元神之軀歸來，皆大喜稱賀。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今次雖勝，實是因為準提小視了我等實力，故而被我強行打破了他的算計。只恐西方不甘心失敗，佛門實力強大，底蘊深厚，下次再來，必然如雷霆風暴一般。今我已將西行人馬拿下，又抓了十六位羅漢尊者在手。若西方投鼠忌器，與我講和，從此他傳他的佛，我修我的道，大家好說好商量的來。貧道我也就不為己甚！若是佛門再要逞凶算計我截教，那便先殺了唐三藏並十六位羅漢祭旗。難道我截教便怕了他西方了么？總不過兵來將擋，水來土掩而已。我金鰲島和流波山兩處的防禦陣法也不是吃素的！”

一眾門人俱都稱善，慕白元神之軀頓了頓，方才對一眾仙官道：“你們既在天庭為官，不去掌理職司，何故下界來此！”

眾仙都道因佛門算計奎木狼，氣憤不過，故而掛印辭職下界，欲向西方討個說法。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沉吟良久，道：“諸位顧念同門義氣，守望相助，雖入情入理，然已為官，便當忠職守，克己奉公。豈能輕離，荒廢三界職司，使眾生怨望！亦讓他人笑我截教門人不守臣節，不尊法度，有虧於德行。今諸事已然告一段落，你等宜上天庭向昊天玉帝請罪。不要讓別人說我截教門人朝三暮四，壞了天地綱常，損了三界職司。我自當修書一封，向玉帝討個情面，原宥你等。從今之後，不得意氣用事，凡事三思而後行。遇有急難先向同門諮詢，免得越鬧越大，至於不可收拾。我截教掌教老師終究是不在，雖不能受辱，卻也不得恣意妄為，惹是生非！”

眾仙知道慕白元神之軀先前得了通天教主法旨，代掌截教。此事連太上老君這些外人都承認了的，況雲霄、無當聖母、龜靈聖母、羽翼仙、毗盧仙等也以慕白元神之軀為首。

因此聽慕白元神之軀誡言，俱都領受。

眾人又慶賀得勝，鬧騰了一陣，方才散了。

慕白元神之軀修書一封，交與眾仙帶上天庭面見昊天玉帝請罪，各復歸本職不表。

且說西方極樂世界中，接引、准提此時卻頗有些相對無言的感覺。

良久，准提才幹笑一聲道：“這慕白屢屢出人意表，雖是後生晚輩，卻是常有意外的驚喜突破！不至於使事情太過無聊，倒是有意思的緊！今既破了此局，當圖後計。”

且說西方極樂世界八寶功德池邊，接引嘆道：“人間有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之語，今見慕白，信之矣！想千年之前，他尚在苦苦打熬功夫，追求個人修為的圓滿，封神之時雖接連斬屍，卻也不過剛剛開始接觸天道而已。當時雖強，卻只是憑恃着一身法寶厲害，尚不足以為大患。不想今日卻有如此修為，觀其手段，游刃有餘，談笑退敵，卻是遠遠超過了毗婆屍等人了。今通天教主雖不在，但截教有此人坐鎮，恐非急切可圖！”

准提沉吟片刻，笑道：“道兄此言雖是，不過卻還有些小看慕白了！此子智略優長，前在妖族，后在截教，無不隱然居於謀主之位。不但逼得原始天尊算計成空，名雖勝實則卻是一敗塗地。而且數次對我西方設謀，使得你我屢屢被動，接連受制。彼時慕白實力尚弱，雖然麻煩，卻也不足為大患。然今日觀之，此子全憑力斗，殺敗毗婆屍等三千餘眾，游刃有餘，談笑風生。其眼光之准，手段之奇，已然不弱於當年你我初得鴻蒙紫氣之時了。加之又是道門高足，似乎鴻鈞道祖也對他青睞有加，連紫霄宮牌匾都賜予他，使其能有機會阻止那場封神浩劫，以此得到天道承認，斬卻善屍。此子出身妖族，本體也不過是普通至極的松鼠，卻不知為何如此得天獨厚，不但修行速度驚人，兼且運勢如此之強！”

接引道：“世間出身平凡但心志堅毅之輩多有。此等人的修行之路比之天生神異之人自然更為坎坷，更加曲折。唯其以百折不回的勇氣，揚長避短的智略，堅忍不拔的品格，未必便不能走出自己的一方天地。所謂厚積而薄發，這種人越到後來，其路越寬，最終至於翩然翱翔，人莫可制。慕白或許便是這種人吧！”

准提聞言，沉默片刻，隱隱間一直覺得慕白元神之軀有些不同，其身上更是一直以來有種朦朧的感覺。

遺憾的是，就算是道洪鴻都無法真正看透慕白元神之軀身上的天機。

准提在心中嘆息一聲，方才開口，道：“只今此子已露其崢嶸頭角。其智勇相輔，若不早圖，必為大患！我佛門頭號勁敵自然是通天教主，其次乃是冥河老祖，再次鯤鵬等人。今慕白可超過鯤鵬冥河等人，成為通天教主之下，我西方第二號對手。他前時既以武力強破我計，今我佛門亦當以超絕的實力將其一舉收服，如此方能洗刷前恥，震懾三界。”

接引道：“但他手中有紫霄宮牌匾，我佛門弟子打上門去，恐於道祖面上不好看！”

准提道：“我並非師出無名！慕白將西行之人拿去，阻我佛門大興之勢，此乃逆天而為。以此為借口打上流波山，相信任誰也說不出什麼來。況且十六位羅漢尊者亦被慕白抓走，豈得不救？”

接引道：“只恐逼之太急，反喪了唐三藏等人性命！”

准提聞言沉默了半晌，方才淡淡地道：“生死由命，成大事者不拘小節！”

接引聞此說，無言，閉目靜坐了去。

忽而，白蓮童子進來稟報道：“女媧娘娘遣碧雲仙童持信來見！現在靈山道場。”

接引准提對視一眼，就聽接引道：“領進來吧！”

白蓮童子去了，接引轉頭對準提道：“女媧娘娘此時遣人來此，必是為妖族黃風妖聖等人之事！該當如何應對？”

准提聞言，沉吟片刻，嘆道：“不意一時輕忽了慕白實力，至令如此被動！今我佛門當全力掃清截教餘孽，不可在此緊要關節上開罪女媧娘娘並一眾上古妖神。黃風妖聖之事，便即作罷了吧！”

接引聞言，心知北俱蘆洲一眾遠古大妖俱在，實力強橫至極。若是聖人不得出手，一眾門人卻是無法與妖族爭衡的。尤其在與截教開戰前夕，更不能再豎強敵。當下也只得點頭同意准提之言。

少時，碧雲童子進來拜見，呈上女媧娘娘書信並妖帝太昊親筆要求釋放黃風妖聖等一干妖族大神的公文書函。准提便順勢解了黃風妖聖等人禁制，算是買了女媧娘娘並上古妖族的面子。

碧雲童子見此，拜首而去。

接引准提對視一眼，就聽准提吩咐白蓮童子道：“你去將釋迦摩尼如來帶來，我有吩咐！”

童子去了。

不一時，釋迦摩尼到來，准提便如此如此地吩咐了一通。釋迦摩尼如來自領命而去。

且說雲霄因兩個妹妹都在天庭為神，受封神榜束縛，輕易不得回山，一個徒兒精衛又整天和高明高覺混在一起。況且近期佛門仗着他大興之勢步步緊逼，屢屢針對以慕白元神之軀為首的截教一眾同門。她在三仙島本也無事，索性便搬來流波山，一者有諸多同門一起，相互之間論道談玄，可以相互啟發；二者也是助拳的意思。

這日黃風妖聖忽覺元神之中一陣清靈，無限自在，閉目默運妖法，毫無阻礙，乃大喜對慕白元神之軀道：“我禁制已解，想必是女媧娘娘與太昊陛下與佛門交涉有了結果。我今得脫樊籠，皆你之助也！大哥真是不知該如何謝你！”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當年小弟初入洪荒，若非大哥救我一命，又傳我妖法，使我能有自保能力，我焉能有今日！你實乃我良師益友，何必見外，顯得很生分了！”

黃風妖聖大笑道：“兄弟此言極是！然今你因為我而開罪了接引、准提，恐怕佛門報復不日便來。為兄不才，自當與你共進退！正所謂打虎不離親兄弟也。”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道：“大哥實不須如此！我乃截教門人，與西方本就有解不開的因果，哪裡是因為你才開罪了佛門的？接引准提明着雖是折辱你，實則打得卻是引我上鈎，進而搶回三品金蓮；再以我為餌，引誘我截教一眾同門出山，進而一舉殲滅的主意。大哥其實只是整個事件的引子而已，我截教與佛門因果難解，即便沒有大哥，准提也會用別的方法算計於我。而能藉此事使大哥脫困，實是意料之外的大喜事！今番准提可謂賠了夫人又折兵，輸了個面上無光，實是痛快！大哥身為遠古妖族大聖，封疆鎮守一方，原該歸隱北俱蘆洲。況且今番也是女媧娘娘、妖帝太昊出面與西方交涉，你方能夠徹底擺脫樊籠。於情於理，都該往北俱蘆洲拜見娘娘和陛下，當面致謝！至於其他，乃我截教與西方之事，小弟自會處理。若真力有未逮，自然會去請大哥相助。大哥切莫迂腐，太過掛心，反為不美！”

# 第1133章 不凡的孫悟空

黃風妖聖聞言道：“此言也是！我當往北俱蘆洲拜見女媧娘娘聖駕。太昊陛下繼位為帝，我亦未能恭逢盛會，今日正當補足臣禮！況一眾舊友，久未相見，說起來也甚是想念！如此，我先往北俱蘆洲一行。兄弟，若有甚事千萬給大哥帶個信，雖說你如今道行已遠超過我，但大哥自龍漢初劫得道，見識還是有一二分的，必不會給兄弟你拖後腿！”

慕白元神之軀道：“大哥說的什麼話！小弟自然不會和你客氣。今日良辰，大哥既欲拜見女媧娘娘，正宜早行！”

黃風妖聖聞言，張了張嘴，被慕白元神之軀一瞪，終於沒有說出什麼來。只得收拾了一下，往北俱蘆洲去了。

慕白元神之軀送走黃風妖聖，在流波山頂站立良久，忽聽身後雲霄輕柔的聲音道：“你急急忙忙的把黃風妖聖送走，是不是知道佛門立馬就要打上來了？”

慕白元神之軀回頭注視了雲霄良久，方才道：“接引准提聖人之尊，況且又正值佛門大興之機，受此當頭一棒，挫動銳氣，他豈肯干休。女媧娘娘身份尊貴，遠古妖族實力雄厚，佛門放了黃風妖聖等人，乃是向女媧娘娘示好之意。既服軟穩住了妖族，這股怒火自然要發泄在貧道頭上。想來不日之內，佛門便該對我流波山有動作了。”

雲霄看着慕白元神之軀，輕輕地道：“你有應對之法么？要不，我們把唐三藏還給西方吧！”

慕白元神之軀看了看雲霄，感受着這份淡淡的關切之情，眼中不由閃過一絲感動，嘴上卻輕笑道：“師姐是糊塗了！佛門大興乃是天數，然而怎麼大興，興盛到哪種程度，這些卻都是變數。以封神之前西方的落魄狀態來對比，佛門如今諸佛菩薩百萬，三界無不知其名，已然是大大的興盛了。西方之所以還要弄個西遊出來，不過是想藉此宣揚威風，示之三界眾生真經得來之不易，以期能使其大興之勢更為猛烈罷了。即便沒有西遊之事，佛門難道便不傳他的經文教義了么！所以唐三藏的重要性其實並沒有西方吹捧的那麼高。若是准提一旦改了主意，換一種方式宣揚他西方大法，唐三藏更是立刻便成了個笑話！便沒有此子，佛門依然會來打我流波山的主意！既如此，又何必還他？”

雲霄道：“但我們扣押了佛門中人，總是給了西方借口，說起來還是阻礙他西方大興的逆舉。佛門來打，理直氣壯。若是放了唐三藏等人，西方還要來攻，不就是師出無名了嗎？或許西方顧忌自身聲名，便罷手了呢！”

慕白元神之軀看着雲霄，忽然道：“師姐今日如此心緒不寧，可是擔心我嗎？”

雲霄聞言，卻沒有分辨，只是一雙美目看着慕白元神之軀。

半晌，慕白元神之軀才道：“佛門滅我之心不死，該來的終究會來。所謂兵來將擋、水來土掩，我自接着就是了。我截教乃盤古正宗，豈能向西方旁門服軟投降！”

忽六耳獼猴來報：“小師弟偷偷出山去了！”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道：“當此之時，你可知他意欲何往？”

六耳獼猴抓了抓頭，嘿嘿笑道：“他將師傅新近煉成的一葫蘆仙丹拿走了。恐怕是因前次被人打劫，心中不服，故而想以此將那小賊引出來，出口惡氣吧！”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哭笑不得地道：“那九轉金丹非同小可，若是能將其藥力完全煉化，每一顆都頂得近萬年苦修。就是太上老君要煉製一爐九轉金丹那也得耗費百年功夫，況其中要用的一些材料堪稱絕品，世所罕見，豈是一般仙丹可比？這猴子忒的會搞事！”

六耳獼猴不好意思地笑道：“這主意還是弟子出的呢？嘿嘿，弟子也不過是好奇，那小賊到底是何方神聖，竟能逃過我的探查。故而才叫孫悟空如此，希望能得到一點線索罷了。”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看了看六耳獼猴，笑道：“此賊人能探知我將九轉金丹交與孫悟空，進而設下陷阱搶奪，還能全身而退，連你的六耳異術都不能尋他出來，的確不凡得很！此人既看重九轉金丹，想必自身修為不是很高，否則也不會希求用丹藥來補足。這三界之中能只憑法力算出你我不經意間的行事的，恐怕也只有那幾位聖人了。”

六耳獼猴道：“這點弟子也想到了，若是她法力高強的話，那太陽星中寶貝早就被她設法取去了。她既不能取得寶貝，想來一則是實力不夠，二則或許她並非東皇陛下所認為的妖族後人。”

慕白元神之軀點頭，接着道：“而且從她隨口說出太陽星中有寶這件事來看，她必然是不知道太陽中到底有什麼寶貝的，否則也不會如此隨意！而且此人既怕與我結下解不開的因果，又貪九轉金丹之利，想必身後並沒有什麼大的靠山。也就是說，她今是個無拘無束的自由身，並不屬於任何一個勢力。如此一來，便很明顯了。她能查知如此隱秘之事，必然是有什麼推算查探的異能。而世間探查之術最為巧妙地，從古自今，成名人物也不過三人而已。妖族白澤、巫族諦聽和你六耳獼猴。你側重於聽音、諦聽側重於分辨、白澤側重於通情，各有巧妙不同。但觀此人行事，又與你三人為異，似乎更側重於推算之術。世間能以此異術達到如此境界的，自古未有。算來算去，為師也只想到了一個人。”

六耳獼猴聞言精神一振，忙道：“師傅想到了何人？”

慕白元神之軀看了看六耳獼猴，面色古怪地道：“說來若真是此人，到與你和悟空、袁洪等人頗有淵源。便是混世四猴之中的赤尻馬猴，亦是天生神通，趨吉避凶之術神鬼難測。”

六耳獼猴聞言，怔了片刻，忽然嘆道：“若真是此人，孫悟空此去必然無功！”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那赤尻馬猴貫會趨吉避凶，避死延生，悟空雖然隨機應變，奈何卻是找不到此人的。今將悟空召回來吧！赤尻馬猴之事，容日後慢慢計議。”

六耳獼猴領命，當即展開六耳異術，尋找孫悟空蹤影。

忽然，臉色一變，道：“不好，有佛門中人盯上了小師弟！”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臉色一變，怒道：“豎子焉敢如此！若我流波山弟子每一下山，便被佛門盯上，還能做成何事？”

當下吩咐倉頡等人好生看守山門，請雲霄看護着些，隨即便與六耳獼猴一道出山去了。

孫悟空手提一個裝着仙丹的黃葫蘆，慢悠悠地在南部瞻洲和東勝神洲交匯之地的群山中來回飛着，心下直念叨着今番若抓到那小賊必要剝皮拆骨，以泄心頭之恨。

忽見前方群山疊翠，樹木蔥鬱，與別處大不相同。

那樹顆顆高大婆娑，枝繁恭弘=叶 恭弘茂。

孫悟空見此，心下大喜，暗道：小賊故技重施！當下飛身而下，徑自投入林中。四下尋找，卻未見有什麼果子，也不見那小賊蹤影。孫

心下疑惑，乃大叫一聲道：“何方小賊，膽敢盜我金丹！今我又得了一葫蘆丹藥在此，你若有本事便再搶去，我便服你！你可有此膽量么！”

只見四周風吹樹搖，只聞枝恭弘=叶 恭弘摩挲之聲，哪有半點響動！

孫悟空暗道不妙，急忙飛身而起，飛了半晌，卻見身旁樹木還是那麼高。再看腳下，腳底不過離地三尺而已。

心下大驚，急忙使出玄功變化，法天像地，變做萬丈巨人。轉目打量四周，只見那數木也一般長大，還是將悟空困在林中。

孫悟空大怒，取出金箍棒對準周圍樹木一陣亂打。

突然山搖地動，周圍成千上萬顆樹木全都匯聚起來，將孫悟空圍在當中，虯結的樹枝將其身體箍得死死的。

空間中一人說道：“為抓這隻小猴子，竟動用此寶，真是下了大本錢了！”

另一人道：“誰讓他師傅厲害呢！只今先抓了此子，換回十六位羅漢尊者，方能毫無顧忌地攻打流波山。”

前一人道：“道兄此言正是！”

當下將手一招，將那困住孫悟空的樹枝取下。卻正是准提法寶七寶妙樹杖。

前者悟空所見之高大稀奇的樹木，正是七妙寶樹也！

再看那二人，卻是古佛迦恭弘=叶 恭弘和尊者阿難。

迦恭弘=叶 恭弘佛身為過去七佛之一，卻被接引准提派來常駐靈山，名為相助釋迦摩尼如來，實則未嘗沒有監督之意，不過平常都不管事而已。那阿難尊者卻是佛祖身邊之人，被迦恭弘=叶 恭弘暗中拉攏過來，以作耳目之用的。

當下只見迦恭弘=叶 恭弘古佛收了七寶妙樹杖，便欲與阿難一道離去。

忽聽身後一人笑道：“你兩個既來拿我，為何便走？”

二人大驚，急忙回頭看時，只聽得兵器破風聲響起，“嗵”的一聲悶響，阿難早已被打倒在地。

迦恭弘=叶 恭弘急忙救援，抽空一看，面前之人不是孫悟空又是誰？

原來悟空本意便是要抓賊的，又豈肯再次輕身涉入險地？前時看見樹木蔥鬱，知道有異。隨將九轉玄功運起，使了個障眼法將一根毛髮變作自身模樣，進入林中，欲要吸引那小賊出來，他好從背後下手，一舉成擒。

# 第1134章 議和

孫悟空未曾想到的是，不想小賊沒有看到，卻撞見了兩個大賊！

當下孫悟空一棒子敲暈阿難，復揮舞鐵棒來打迦恭弘=叶 恭弘。

迦恭弘=叶 恭弘大怒，手提七寶妙樹杖激起漫天青光，直往孫悟空刷來。

孫悟空雖有玄功在身，奈何修行畢竟尚淺，如何是迦恭弘=叶 恭弘對手？

戰了數合，悟空知道不敵，眼珠一轉，遂將身上毫毛抓了一把，漫天灑出，變作數千猴子，漫山遍野而來。

迦恭弘=叶 恭弘急忙看視，分不清哪個是真，哪個是假。只得手握七寶妙樹杖凝神應對，片刻之間將數千猴子俱都收了，還是不見真悟空。

不由暗暗叫苦，又不確定那孫悟空是不是已經跑遠了。只得小心翼翼地上前將阿難尊者扶起來，一手持杖戒備，緩緩往西方而去。

行不數步，只見天空中兩道金光激射而至。

迦恭弘=叶 恭弘睜眼一看，見來者是慕白元神之軀和六耳獼猴，不由更是心焦。

就聽慕白元神之軀稽首道：“迦恭弘=叶 恭弘古佛，貧道有禮了！古佛身份尊貴，何苦竟在此為難我那小徒！還請古佛網開一面，將悟空放了，貧道今日便不為己甚，任你離去。”

迦恭弘=叶 恭弘聞言怒道：“慕白，你少說風涼話！你看我二人形狀，像是抓了你徒弟的么？師傅奸詐，徒弟也跟着狡猾，貧僧今日雖然辦事不力，卻也不能憑空栽贓於我！”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盯了迦恭弘=叶 恭弘一眼，見其果然士氣低迷，不似作偽。

當下笑道：“古佛自當在道場潛修，接收萬千信徒朝拜，今輕身來此窮山惡水之地，不免與身份不符！我看你背上阿難尊者似是有傷在身，貧道洞府之中多有療傷聖葯。古佛何不屈就敝山，養好了傷勢，在離去不遲！”

迦恭弘=叶 恭弘怒極笑道：“慕白不要凶狂，想當年你也不過是個小小妖物而已，今不過一旦得志，何敢逼迫於我！貧僧也不是任人搓圓捏扁的泥人兒！”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將聚寶盆取在手中，輕笑道：“古佛既不願做客，可是想做階下囚乎？”

迦恭弘=叶 恭弘大笑道：“你若能擊敗我，自然任你處置！”

說完，將阿難放在身後地上，自也盤腿坐下，將七寶妙樹杖祭在頭上，放出漫天青光護住自己和阿難全身。卻是打定主意堅守待援了。

慕白元神之軀見此，微微一笑，一手持聚寶盆放出五色神光抵擋七寶妙樹杖的青光，一手招出一把化血刀照前猛砍。

只見刀影重重，層層疊疊，片刻之間便砍出數千刀，卻仍然攻不破迦恭弘=叶 恭弘防禦。

慕白元神之軀見攻擊無效，只得暫時抽身後退。

迦恭弘=叶 恭弘見此心下大定，頗為得意地掃了慕白元神之軀一眼。

卻見慕白元神之軀嘴角突然擒起一抹譏笑，手中長刀斜舉，聲勢赫赫，迦恭弘=叶 恭弘正凝神戒備慕白元神之軀的下一波攻擊，忽聽慕白元神之軀口中大叫道：“你還不出手，更待何時？”

迦恭弘=叶 恭弘大奇，轉目看向六耳獼猴，卻見六耳獼猴在原地靜立不動，絲毫沒有上前幫手的意思。四周也並未見對方還有什麼幫手，心下正自疑惑，忽聽腦後惡風突起，猛然想起身後的阿難尊者莫不是被對方做了手腳。

此念頭剛一升起，迦恭弘=叶 恭弘尚不及做出反應，早被一棒子敲中後腦，眼前一黑，只得頗不甘心地栽倒了下去。

在其背後持棒打暈迦恭弘=叶 恭弘的，竟是阿難尊者。

只見那阿難尊者捂嘴嘿嘿一笑，顯出一個毛臉雷公嘴來，不是孫悟空又是誰？

原來悟空前時見打不過迦恭弘=叶 恭弘，遂將九轉玄功變化之術使出，將一把毫毛變作無數個悟空，漫山遍野糾纏住迦恭弘=叶 恭弘。

真身卻早已化作阿難模樣，躺在地上。

正巧慕白元神之軀與六耳獼猴到來，迦恭弘=叶 恭弘全副心神都在慕白元神之軀身上，不曾防備身後，遂被悟空一舉偷襲得手。

當下孫悟空一把提起迦恭弘=叶 恭弘，復將阿難現出來，喜滋滋地到慕白元神之軀身邊報功。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你今日隨機應變，做得不錯！只是日後還須小心，三界之中大能極多，若論正面相鬥，這迦恭弘=叶 恭弘古佛的實力便遠遠超過了你。今你雖勝，切不可自滿！嗯，前些日子伶倫與龍吉公主上天庭看望王母，還帶了幾個蟠桃回來，今便一併給你了吧！”

這般說著，試探性地伸手欲去抓那七寶妙樹杖。

卻見那七寶妙樹杖陡然之間光芒大放，蔽人眼目。

慕白元神之軀早有防備，當下急忙將太極圖印顯出，將己方三人俱都護住。

片刻之後，光芒隱去，睜眼一看，只見地上的阿難尊者早已不見。

天空中七寶妙樹杖青光蒙蒙，靜立不動。

慕白元神之軀一邊小心戒備，一邊稽首道：“西方聖人顯聖，貧道截教慕白有禮了！”

卻見那七寶妙樹杖在空中微微點了一點，算是應答。

慕白元神之軀正要在開口，忽見四周金光連閃，檀香陣陣，梵音大作，青蓮朵朵飄飄而落。慕白元神之軀轉目四顧，不由暗暗乍舌。

只見四面八方彩光盈盈，點點如繁星閃爍。蓮台座座、佛光熠熠，煙霞簇擁之地，人頭涌動，怕不下萬人之數，將慕白元神之軀三人圍得嚴嚴實實，竟是水泄不通。

但見前方佛光閃耀，顯出釋迦摩尼如來萬丈金身，威勢赫赫。

慕白元神之軀乃稽首道：“佛祖不再靈山道場納福，來此山野之地何干！踏足凡塵，若是沾惹了濁氣，豈非不美！”

如來佛祖聞言，也自合什道：“我佛慈悲，雖是清凈無為，又怎能看得信眾逢難受苦！故而不得不前來為他等解脫。”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既是佛祖當面，貧道便給你幾分面子。這迦恭弘=叶 恭弘雖說鬼鬼祟祟欲要算計我小徒，不過反被爆揍一頓，也算是遭了報應了。今我也不為己甚，就將他還給你吧！”

說著對孫悟空打一眼色，悟空嘿嘿一笑，隨手將迦恭弘=叶 恭弘往外一丟，自有佛門中人施法接住，好生照料去了。

如來佛主見此微微一笑，頓時光風霽月，無限慈悲威嚴，那空靈寂寥的聲音緩緩地道：“慕白真人果然不愧是有道真修，曉天時、知順逆！今何不將唐三藏等人一併歸還，從此你我井水不犯河水，可好！”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頗有些意外地道：“握手言和么？那敢情是好！佛祖此言可能代表了整個佛門么？”

釋迦摩尼如來宣了聲佛號，道：“此便是我靈山上下十萬佛陀的意思！”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心下恍然。如來佛祖的意思其實也就是說他靈山道場之中受他管轄的十萬佛門弟子不再參与進與截教的爭鬥之中，以此為條件，換回唐三藏和十六位羅漢尊者。

但佛門之中其他派系，比如過去佛、未來佛、三千大千世界的一切種種諸佛，他們在佛門中的地位或者作用雖然比如來佛祖稍低，但卻並不直接受釋迦摩尼如來管轄。

換言之，日後他靈山一脈不再與截教作對，轉而專心在四大部洲傳道，以實現他佛門的大興。而負責拖住截教腳步的，從此便替換成了三千大千世界的其他諸佛。

佛門打得好算盤，兼且堂而皇之的說了出來，自然是不怕慕白元神之軀不答應的。他截教身為一個教派，自然也是需要傳教的。

這段時間以來，因為與佛門摩擦日漸生巨，慕白元神之軀為了安全起見，不得不將在外傳道的一眾門人召回了流波山。

兩方交戰，若是天長日久地糾纏下去，佛門固然不能真正大興，截教同樣不能安心傳道。

慕白元神之軀聞聽釋迦摩尼之言，心下思忖片刻，便已有定計。

笑道：“如此，你佛門倒是騰出手來傳道，我截教能得到什麼？”

釋迦摩尼如來合什道：“截教乃道門一脈，教義傳承之事我佛門自然不會幹涉！我之所以親自來此，便是怕你不信，欲與你當面詳說！”

說到此處，又抬頭望瞭望懸在空中的七寶妙樹杖，接着道，“我來之前，掌教聖人曾言：若不先降服慕白，則我西方再不動你截教門下一人！如此，真人可是放心了！”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大笑道：“准提聖人真是好胸襟、好氣魄、好威風、好煞氣！既然如此，我慕白也不是沒有擔當的！待我回山，便即將唐三藏等人放歸。從此再不干涉你佛門西行取經之事！”

周圍萬佛見釋迦摩尼如來慨然說出准提之言，不由都為那話語中表現出的那股強大的自信所振奮。一時因屢屢受制於慕白元神之軀而顯得有些低落的士氣瞬間便回升了一大截，竟是人人踴躍了起來。

慕白元神之軀見此，不由暗嘆准提把握人心之妙！卻也暗自笑道：繞你奸似鬼，今番還是只有吃我洗腳水的份兒！貧道我已將東皇鍾祭煉純熟了，別說你佛門百萬弟子，就令准提聖人親來，貧道也足以自保無虞！

當下慕白元神之軀與釋迦摩尼如來兩方都自以為得計，他佛門可以騰出手來傳道，繼續將他大興的勢頭往上推高。而對付慕白元神之軀的，從此變成了那些原本在所謂的三千大千世界之中潛修的佛陀們，進而也還避開了由截教入佛的那三千紅塵之客。真是傳道制敵兩不誤！

# 第1135章 狂笑戰眾佛

慕白元神之軀自恃手持東皇鍾，本身道行又已臻至絕頂，更是毫無懼怕。況且以一身抵擋佛門，截教其他門人弟子便可安心傳道，當此敵強我弱之時，慕白元神之軀哪還有不同意的！

當下兩方一拍即合，達成協議。

慕白元神之軀轉目四顧，見佛門萬餘人將四面八方全都堵住，當下笑道：“莫非在貧道回山之前，還得再與諸位印證一下道法么？”

釋迦摩尼如來微笑不語，佛門萬佛皆不移動腳步。

慕白元神之軀乃笑道：“釋迦摩尼如來佛，似乎你誠意不足啊！”

如來佛祖微微一笑，道：“今我佛門大舉出山，必然逃不過有心人的耳目。若是什麼都不做，就此打道回府。恐怕世人都會說我佛門怕了你截教，如此，教我日後還怎麼傳道！只今不論大小，也得先做過一場，方才有個台階可下！”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笑道：“你佛門真是小家子氣！走便走了，還要什麼台階？既然如來佛你也這麼說了，那我可就不客氣了。還請待會兒留神些兒，切莫傷了我這兩個徒弟！”

如來佛祖寶相莊嚴地微笑道：“真人放心，這一局真人若能全身離去，我佛門絕不反悔！”

慕白元神之軀淡淡一笑，現出太極符印護住自己與六耳獼猴、孫悟空三人。當下六耳獼猴居左，孫悟空居右，慕白元神之軀自手持聚寶盆居中，放出五色神光漫天刷去。

只見佛門眾人立時陣型變換，三千佛徒各自顯出法身當前，五千佛徒放出舍利子，顯出萬丈佛光匯聚在一起抵擋五色神光。另有兩千餘人各自站定方位，雙手結印，口吐真言為一眾佛陀加持了各種狀態，一時俱都威風凜凜，強悍絕倫。

萬佛匯聚，齊心合力，那是何等威力！

一時，竟將五色神光壓制了下去。

慕白元神之軀大驚，急忙將聚寶盆金光也放了出來，方才堪堪穩住陣腳，不至於被佛門眾人的佛光一舉衝破。

但壓力卻也是極大的，舍利子本就是佛門中人一身元神法力的凝結，五千個佛陀同時放出舍利子顯露佛光，那股隱隱的威壓是何等的巨大。慕白元神之軀勉強支撐了一陣，不由也暗叫吃不消。

更有三千佛陀各憑仗法身強悍，在佛光的掩護下直衝到慕白元神之軀等人面前，各自揮舞佛門法器，或是降魔杵、或是金剛杵、或是金缽盂、或是舍利塔、或是戒刀、禪杖、木魚等物，齊往慕白元神之軀三人身上招呼。

幸得太極圖印防禦力超強，倒也不虞有失！只是被人壓着打，漫天法器撲天蓋地而來的那種震懾感覺卻是大大的不爽！

慕白元神之軀前在妖族、后在截教，無不是自己一方人多勢眾去打別人，哪裡經受過這般陣仗？頓時便有些眼花繚亂的感覺，腦袋一陣淡淡的暈眩。

反觀旁邊的六耳獼猴和孫悟空二人卻似乎頗為喜歡這種場面，一個二個興奮地不得了，各揮舞着鐵棒伸出太極圖印之外與佛門眾人激烈地碰撞糾打在一起，玩的不亦樂乎！

慕白元神之軀不由一陣無語，心下卻也有些淡淡的憤怒。

這佛門中人分明就是全力出手，欲要試探一下自己究竟有多少斤兩了。若是能吃得下，恐怕今番就會幹脆一鼓作氣將自己拿下。若是吃不下，反正前面已經有了協議，到時候打個哈哈，來個不認賬也就是了。

慕白元神之軀思及此，不由暗道：既然你佛門懷得這種主意，就不要怪貧道要給你留點紀念了！當下抬手甩出一物，照着佛門中人漫天打去。

那不是它物，正是那口蚊道人的肚囊做成的袋子。

慕白元神之軀遂放出其中黃水向外漫天灑去，此水甚是污穢，腐蝕效果驚人。正好是一切慶雲、法身等物的剋星。

放出此物，頓時佛門中人有沖在前面的立馬便被潑了個正着，只聽“呲呲”之聲不絕於耳，一眾佛徒們便眼看着自己的法身一點一點地化為膿水，無不相顧駭然。當下這部分人急忙後退！

如來佛主見此，宣了聲佛號，抬手祭出一個金缽盂，倒出漫天碧水，那水的仙靈之氣甚是濃郁，色澤清幽，隱隱有彩光流轉，暗香撲鼻，卻正是西方八寶功德池之聖水。因知道慕白元神之軀有此手段，故而預作準備，今番正好用上。

只見那聖水與黃水在漫天佛光與五色神光中間對沖在一起，頓時引起了巨大的反應，噼啪吱嗤之聲不絕，兩方竟不能相溶，各自消解了開去。

慕白元神之軀見黃水與對方的聖水相剋，只得收了袋子。只見那三千原本顯出法身的佛陀此時俱都顯出蓮台，各掐印訣，念動真言，將自身成千上萬年苦修而成的法力不要錢一般的釋放出來，在慕白元神之軀頭頂匯聚成一股光團，凝重厚實，壓力迫人，光芒灼然大放，一時將日月之光也掩蓋了下去。

頓時只見三千佛陀佛光映照，另有七千佛陀分列前後，齊心合力念動真言，手掐印訣，將全身法力放出，匯聚起來，直往慕白元神之軀壓迫過來。

無數真言，各類法術一起涌至，在慕白元神之軀三人周圍形成一層厚厚的七彩光團，將三人裹得嚴嚴實實。

慕白元神之軀只覺身上沉重無比，竟是舉步維艱。

太極圖印也被壓迫的不斷收縮，漸漸竟只能護住三人所在的一個狹小的空間。

太極圖印之外，萬佛釋放出的法力越聚越多，竟漸漸有了實質化的趨勢，彷彿成了一層堅固的牢籠。

慕白元神之軀手持化血刀試探性地攻擊了一下，竟立馬便被彈了回來，絲毫不能奏效，不由大是驚駭！

當下三人被萬佛困在中間，僅憑太極圖印勉強護住全身。慕白元神之軀幾次欲要祭出混沌鍾，卻又費力地按下了這個念頭。只是將混元珍珠傘取出，撐起來加固防禦。

轉頭對六耳獼猴道：“不意萬佛匯聚，竟有這般威力。今日方知血海冥河、鯤鵬等人失敗之由！只今力斗不能取勝，當思退計！”

六耳獼猴道：“師傅，要不要招呼雲霄師伯等人來援！”

慕白元神之軀道：“既前已有協議，我們先行退走就是了。不必一定要與對方爭個勝負輸贏！”

說完，將手中小芭蕉扇一搖，飛出一龍一鳳兩頭凶獸，各吐三味神火往來撲騰，直往佛門中人燒去。不想卻被萬佛各展開佛法，形成一道厚厚的氣牆擋住，竟是燒不出去。

慕白元神之軀大怒，搖身放出三十萬支松針，毫光閃閃如滿天繁星閃耀。

用心神操控，將三十萬松尾針匯聚成一條直線，對準萬佛用法力布下的牢籠一點猛烈地撞擊下去。以點破面，一瞬之間便刺破了一個缺口。

慕白元神之軀見狀大喜，急忙拉着六耳獼猴與孫悟空二人身化一道流光而去。

及至飛出佛門眾人的包圍，慕白元神之軀方才顯出身形來。但見身後萬佛因突然不見了慕白元神之軀蹤影，法力一時收束不住，那匯聚了無數法力形成的光團罩因慕白元神之軀走後，內部空出了一片，竟然猛地向內壓了進去，頓時萬佛法力劇烈地碰撞交纏在一起，轟的一聲巨響，爆炸了開來。

聲響傳出，周圍空間受不住這突然而來的狂暴力量，竟撕扯出一個巨大的裂縫。幾個佛陀不及躲避，頓時便被破碎的空間亂流攪了進去，瞬間被撕扯成碎片，只有本命舍利逃了出來，直往西方逃遁去了。

這一下佛門中人自食惡果，劇烈的法力碰撞，炫目的光芒閃耀，狂暴的力量餘波，讓得萬餘佛陀俱都或大或小地帶了傷。

眾人眼見如此，又不知慕白元神之軀到哪裡去了，不由俱都面面相覷，頗為費解！

慕白元神之軀在圈外見此情景，不由失聲大笑道：“厲害、厲害！佛門一眾佛陀果然不是吹出來的，真真是好強的法力！嘖嘖嘖，真是讓人驚嘆啊！可惜，這麼強的法力居然打在了空處，只打壞了幾具肉身，竟沒有弄死一個人！真是可惜啊！”

佛門眾人聽得慕白元神之軀如此嘲笑，俱都不忿，奈何此時已然俱都帶傷，士氣全無、戰意全消。眼看着慕白元神之軀三人滿臉堆笑，佛門眾人愣是不能接口。

半晌，就聽釋迦摩尼如來微笑道：“今日切磋印證道法，真人手段果然不凡，實令我等大開眼界！既如此，還望真人守約，交回唐三藏等人，則我靈山上下在不與你截教為難！”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既已說定了的，豈得反悔！貧道回山這便放了唐三藏等人，且容的他西行取經。只是我截教上下之事，貧道一身擔之，佛門亦不得再算計我教中一眾同門！”

如來佛祖聞言微笑點頭，目視慕白元神之軀。

慕白元神之軀輕笑一聲，當下道：“既如此，貧道先行告辭！”

說完，與六耳獼猴等人揚長而去。

佛門中人見慕白元神之軀去的遠了，方才在釋迦摩尼如來的帶領下迴轉靈山去了。

# 第1136章 見女媧

且說釋迦摩尼回到西方道場，徑往極樂世界八寶功德池邊來見接引准提。

拜倒道：“弟子奉命東行，萬佛出動，已然探清了慕白實力。今又與慕白定下君子協定，我佛門大興再不受阻，特來交旨，請兩位老師示下。”

接引點頭微笑道：“你東行辛苦，這便回去好生休息去吧！西行取經之事，須得上心打理，不得再出差錯！”

釋迦摩尼如來領命去了。

准提道：“不意萬佛齊出，竟還是拿不下慕白。此子實力竟至於此，實是出人意料！”

接引聞言點頭道：“論及群戰之術，聖人以下，最不怕以一對多的當首推當年的東皇太一。其人手持混沌鍾，攻防兼備，一聲鐘響，萬仙俯首，莫可擋者。其次乃是血海冥河老祖，血神子分身遍布血海處處，吸人精血魂魄，防不勝防，於混戰之中，更顯得威力巨大難敵。於今再看，這慕白三十萬松針犀利歹毒，專破法身肉體，兼污慶雲元神，更有周天星斗大陣相輔，足可稱強絕一時。”

准提聞言，笑道：“幸得謹慎，先叫釋迦摩尼與他定下了約定。此子道行如此，非一時可制。若是因此耽誤了我佛門大興之機，那可就得不償失了。”

接引道：“今日觀之，萬佛合力雖留不下他，卻也足以擊敗他了。只今欲要收復此子，搶回三品金蓮，當先逼得他逃無可逃！萬人留他不下，我欲再將各方世界之中的佛陀調來三萬，一起出手，你看如何？”

准提聞言，笑道：“我佛門近期連連受制於彼，三界眾人俱都看着呢。今番釋迦摩尼東行，雖未能盡全功，但總算將唐三藏並十六位羅漢尊者帶回來了，也算扳回了一些面子。但此事已然引得眾生懸望，不得不謹慎對待，若是再次失手，我佛門的面子可就掉光了。”

接引道：“以你之見，該當如何？”

准提道：“我二人不能出手，一眾門人又均非慕白之敵！唯今之計，只能以眾擊寡，一舉克平其人。三萬人固然足夠敗敵，但恐慕白姦猾，萬一失手，失天下眾人之心也！”

接引道：“如此，你欲起多少門人弟子？”

准提道：“大小佛陀菩薩、天龍八部眾等共計十萬！一舉出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擒殺慕白，順勢克平截教。搶回三品金蓮，了斷因果。免得爭鬥連綿，更添變數，使三界看我佛門笑話！”

接引聞言，面上閃過一絲驚訝，道：“當年擊敗血海冥河老祖，也不過出動了十餘萬佛徒。今為對付慕白，如此大的動作，可謂過矣！”

准提道：“趁機亦可大肆宣揚我佛門實力，示之三界眾生我西方底蘊之深厚，以此震懾宵小，保我佛門名聲萬代不衰！”

接引聞言，思忖了半晌，終究是習慣了聽從准提的意見，遂點頭表示認可。

慕白元神之軀與六耳獼猴等人回到了流波山，將唐三藏等人放了，隨即又召集其一眾門人弟子吩咐道：“今我與佛門有約！你等可各回道場傳道，不必擔心。”

眾門人聞言，歡慶一陣，方才俱都散了。

六耳獼猴和孫悟空卻留了下來，就聽六耳獼猴道：“師傅，大戰在即，你將一眾門人俱都遣散，豈不是自削實力！”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今日一戰，佛門首先要針對我來！若我不敗，則截教滿門俱都安如泰山。況且佛門徒眾百萬，我截教兩千餘人即便全上也不過杯水車薪。只今當不以人眾多寡為要！我有那件寶貝，必然無恙！人多反為牽挂，你又何必擔心！”

二者聽了此言自覺也有些道理，便不再多問，自行離去。

慕白元神之軀，自思：今雖與西方定了約，奈何卻沒有定下戰期，西方什麼時候打上門來着實說不準！此事掛在心頭終究不能靜心悟道，安坐山中空等又甚是浪費時間。想封神戰後一應故人俱都少有相見，不如趁此機會走訪一下吧！

思及至此，便吩咐倉頡等人好生看守山門，自駕一朵白雲往北俱蘆洲而去，先來至女媧宮前站定。

少時彩雲童子出來道：“慕白真人，娘娘請你進去！”

慕白元神之軀乃隨之進了女媧宮，立於丹犀之下拜見女媧娘娘。

女媧娘娘笑道：“近來你聲名如日中天，數次摧折佛門，又救下黃風妖聖等人，可是威風的緊！”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娘娘說笑了，慕白不過因勢利導而已，焉敢稱得威風！說到底，我截教不過是封神戰中的失敗者罷了。能保全自身已經算是萬幸了，豈敢奢望其他？”

女媧娘娘聞言，笑道：“你這個失敗者倒是意氣風發，昆崙山那個勝利者卻寂寥無聞。這事兒說來也是好笑！想道門三清同源而出，從開天闢地以來無不是同進同退，無數年的情誼，竟至於在封神戰中打得翻臉成仇，勢成水火，豈不可嘆！”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默默半晌，亦嘆道：“我家老師屢屢忍讓，就是顧全大局，不欲同室操戈！奈何別人卻緊緊逼迫，不肯放鬆。我截教後來一舉出山，也是形勢使然，乃是不得不為。可惜，可惜！”

女媧娘娘看了看慕白元神之軀，笑道：“好了，我們在此閑話，何必又扯到那上面去了，徒自增添傷感！你今日來此可是有事？”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我哪裡有什麼事！只因近來佛門步步緊逼，前時更與釋迦摩尼如來照了一面，定下了一個約定。看看留在山中也沒有什麼事，便想着四處走訪一下故友，因而先來娘娘處看望！”

女媧娘娘聞言，看了看慕白元神之軀，微笑道：“什麼約定，可有關礙么？”

慕白元神之軀道：“娘娘放心，我自有分寸。總之不會吃虧就是了！”

女媧娘娘笑道：“也是，若非實力相差實在太過懸殊，也很難得看你什麼時候吃過虧。但現今聖人雖然不能隨意出手，但佛門實力雄厚，前者一舉擊敗血海冥河老祖，便可見一斑。你還要小心在意，提防人家人多勢眾。”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沉吟一陣，道：“若弟子說我並不懼怕佛門百萬佛陀，即便准提聖人親來，我也足以自保，娘娘會怎麼想？”

女媧娘娘聞言凝視慕白元神之軀，半晌乃道：“你有如此自信，可是有什麼憑仗么？”

慕白元神之軀張了張嘴，卻又不知究竟該從何處說起。

女媧娘娘緩緩地道：“世間能與聖人抗衡的人是沒有的，能在聖人手下保住性命已經足以自傲了。你既說有能力擋住准提，必然是有什麼依仗。而能作為給你如此信心的，想來想去，也只有當年東皇太一手中的混沌鍾。”

慕白元神之軀見女媧娘娘已經說開了，當下也不再顧忌，坦然道：“在娘娘這裏，慕白也沒有什麼好隱瞞的！況且我既與佛門有約，此寶不久之後也必然是要用出來的。今先給娘娘說明此寶得來的原委，慕白的本意乃是想娘娘給我做個見證，免得太昊陛下等一干妖族舊人以為是我當年心懷二心，私匿重寶，圖謀不軌！”

女媧娘娘聞言，看了慕白元神之軀半晌，柔聲道：“你有此顧慮，也算正常。混沌鍾干係太大，恐怕妖族中人打它主意的也不會太少。你可將此鍾得來經過對我細說，我自然為你擔保！”

慕白元神之軀遂將太陽星之事說了一遍。

女媧娘娘靜靜聽了，半晌，方才嘆道：“東皇太一不愧是妖族大帝，胸襟博大，眼光遼闊，立足長遠！為妖族後事安排，可謂苦心孤詣。你能得混沌鍾，也是實力與機緣俱至的結果，實非僥倖！東皇既然看中了你，選你做了衣缽傳人，你切不可辜負了他的一片深意！”

慕白元神之軀稽首道：“我本出身妖族，妖族之事自然責無旁貸！只今還請娘娘在一眾妖族大神面前為我善為解說，切莫使一應舊人誤會了慕白才是！”

女媧娘娘微笑點頭道：“此乃我份內之事，必不會使妖族中人對你產生什麼怨懟之情。即便有那麼幾個不曉事的，你也不必放在心上，我自會處理！”

慕白元神之軀躬身道：“娘娘厚德，慕白拜謝！”

女媧娘娘頷首道：“好了，不談這個了。我聞陸壓入了西方，卻是何故？”

慕白元神之軀遂將陸壓入佛前後經過解說了一遍。

女媧娘娘沉吟片刻，道：“此子一心向道，固是好事。去了西方也好，修行之路，總要博採眾家之長，然後方才能走出自己的一條新路。拘於一隅，終究不能開闊眼界。西方正當大興之時，想來陸壓入佛也不會有什麼關礙。”

慕白元神之軀道：“他哪能有什麼關礙！准提雖然對他人下手毫不留情，但對自己人還是很不錯的。基本上是有求必應，毫不藏私！西方在這一點上，的確做得足以稱道！所謂佛門廣大，普渡眾生！不得不承認，接引准提的胸襟還是很廣闊的！不管你以前怎樣好怎樣壞，只要有心入他西方門牆，他都一概接納，好生安置！只是可惜，對不願意向佛的人，卻會想盡辦法甚至有些不擇手段地讓你倒向西方。西方在初期傳道的手段，實是讓人詬病痛恨！”

# 第1137章 太昊謀划

女媧娘娘聞言，道：“能聽見你稱讚接引准提，我也就放心了。他二人能證得混元大道，亦非僥倖！接引一手創建極樂世界，自稱阿彌陀佛，建立佛門。准提更是智計無雙。從洪荒而至今，二人埋頭經營，才終至有了這番興盛的景象。其間付出的艱辛努力，你也是看到了的。雖說手段未免不那麼光明，有些損人肥己的感覺。卻也不得不承認他二人確實有他可取之處！”

慕白元神之軀點頭應是，二人又轉而談論了一些三界之中的閑話。

良久，慕白元神之軀方才告辭，出了媧皇宮，徑往北俱蘆洲妖族王庭而去。

眾妖神聞聽慕白元神之軀回來，俱都喜悅，出殿來迎。

老狐狸塗山和黃風妖聖一人抓了慕白元神之軀一個肩膀，就聽塗山笑道：“好你個慕白，千餘年未見，你在外面可是威風了，把我們這些老友都忘在腦後吧！”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塗山大哥你說的什麼話！你可是太監大人，我的頂頭上司。小弟忘了誰也不敢忘了你啊！”

塗山聽得這話，臉色瞬間變得頗為精彩起來，訕訕地笑道：“那什麼太監大人的，不提也罷！”

繼而又暴怒道，“奶奶的，誰能想到人族之中有那麼多齷齪之事！好端端的男人竟硬是被割斷了根兒，那不是存心破壞天地陰陽平衡么？那人族身為天地主角，竟堂而皇之做出這種事來，真是，嘖嘖，卑劣至極！那也罷了，閹人就閹人吧！卻偏偏還要稱作太監，那不是存心找爺爺我的不自在么？看我哪天給他個報應，讓那人間帝王業嘗嘗做不成男人的滋味！”

眾人聽得塗山滿口抱怨之詞，俱都大笑。

當下相互之間打了招呼，便即呼喝着往妖族大殿而去。

眾人進了大殿，分班站好，慕白元神之軀遂稽首躬身為禮，拜見太昊。

太昊道：“慕少監不必多禮，你也難得回來一次，就不要太拘束了！”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陛下為妖帝，威嚴不得不善加維護！”

當下還是做足了禮儀。

太昊見了，方才道：“慕少監久不歸來，今日到此，可是有事？”

慕白元神之軀道：“臣因思念諸位舊友，故而前來看望。另外前次拜見伏羲聖皇，得蒙指點周天星斗大陣奧妙。我觀當年巫妖大戰之後，妖族的星斗大陣已不完全，故而欲將此中秘要為陛下詳為解說。”

妖帝太昊聞言，大喜道：“慕少監竟將周天星斗大陣學全了么？那可真是我妖族的大喜事啊！想當年伏羲做了人族聖皇，不僅將河圖洛書帶走了，還使得我妖族再無一人能得知周天星斗大陣全貌的。伏羲、河圖洛書、周天星斗大陣，我妖族一日而失三寶，誠為痛惜！今日慕卿請的周天星斗大陣回來，當大慶三日！”

眾妖神聞言，俱都喜悅。

當下太昊也暫時放下了一應公務，命令就於大殿之中排宴。

眾人歡飲良久，一眾妖神俱都來找慕白元神之軀痛飲。

慕白元神之軀來者不拒，酒是數萬年的好酒，慕白元神之軀今番又不曾以法力壓制，只是一杯一杯地接着仰脖子，只覺數萬年來從未有今日這般放鬆，不覺大醉。

等到慕白元神之軀醒來，但見四周帷幔重重，雕梁畫棟，甚是威嚴大氣。認得是太昊陛下宮中，當下急忙起身。

就聽寢宮之外妖帝太昊的聲音道：“朕欲與慕少監商談一些事情，你們都退下吧，好生守把四周，勿令他人接近！”

眾侍臣領命去了，慕白元神之軀凝神等待。

少時，太昊陛下輕輕推門而入，見慕白元神之軀好整以暇地站在宮中，不由笑道：“朕正怕打擾了慕卿休息，不意已然先醒了！”

慕白元神之軀見太昊進來，當下稽首道：“臣宿醉放浪，實是有罪！”

就聽妖帝太昊笑道：“君臣皆醉，大殿之中放浪形骸之人不知多少，我妖族並不講究這個，慕少監又有什麼罪！好了，說起來朕還要叫你一聲叔，就不必太過見外了。”

慕白元神之軀輕笑道：“陛下仁慈睿智，慕白拜服！”

太昊笑道：“慕少監乃是明理之人。況又是我妖族重臣，父皇與叔父素所倚重，視為肱骨，托以身後重事！故而朕凡事也皆不隱瞞少監。還請少監切莫對朕生分才是！”

慕白元神之軀道：“我亦是出身妖族，妖族之事，自當儘力。之所以對陛下禮敬者，乃是為明示陛下之威權！非是心有隔膜，陛下勿疑！”

太昊聞言點頭道：“朕素知慕少監用心良苦，心中實是感動！我聞近來佛門屢屢逼迫截教，折辱天庭並人闡兩教。前者少監還與佛門鬥了幾場，大揚聲威！如今三界之中以佛門一家獨大，人闡兩教都在不斷讓步，截教也僅能自保而已。如此，豈是長久之計！當此道門虛弱，佛焰大漲之際，我妖族若是衝出北俱蘆洲，復歸天地之間，少了三清的阻擋，是否大有機會！”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看了太昊半晌，乃道：“這主意是陛下自己想出來的，還是其他有人在陛下身邊慫恿的？”

太昊道：“有一些近臣皆持這種想法，朕為妖帝，也不得不慎重考慮！”

慕白元神之軀道：“那些人持這種意見？”

太昊默然不語。

慕白元神之軀道：“是否都是些妖族新臣？”

太昊點頭。

慕白元神之軀道：“兩位先帝留下的老臣中有人持這種意見嗎？”

太昊道：“約有三一之數！”

慕白元神之軀嘆道：“諸公何以如此急躁！方今人族獨立出了四大部洲之外，大地之上便皆是修士的天下。按理說，我妖族也不是不可以走出北俱蘆洲。但當年之事，陛下也是親身經歷的，那是五位聖人聯手迫得巫妖兩族同時退隱。更有鴻鈞道祖在後暗暗推動。今我妖族欲要復出，實是非同小可之事。一旦出世，便意味着同天庭、同佛門、同道門、同巫族，甚至是同人族，幾大勢力一起開戰。況且我妖族人口眾多，實力雄厚，乃是一大種族，又並非秉持某種思想教義的一個教派。若是出世，置人族於何地，置天庭於何地？昊天玉帝乃道祖親封，若是反了天庭，道祖必然怪罪！若是順服天庭，則我妖族今日超然的地位便將蕩然無存！陛下只看到了明面上的實力對比，我妖族確實強於任何一方勢力。但卻沒有真正認清這裏面的厲害關係。須知，只從有了聖人以來，天下之事便再也不是靠簡單的力量對比能夠理清的了。”

太昊聞言，沉默片刻，半晌乃道：“如此，我妖族便要永遠拘於北俱蘆洲一隅么？”

慕白元神之軀嘆道：“陛下若真欲使妖族復出，亦當徐徐圖之。首先便要確定我妖族復出之後的身份問題，不能對天道確立下來的這個大格局有太大的衝擊。如此方能有個明確的努力目標。其次還須爭得女媧娘娘同意，然後至少還得另有一名聖人對此表示支持，方才能將復出之事提上日程來討論。”

太昊道：“若如此，則我妖族豈非居於他人之下！”

慕白元神之軀道：“人族畢竟才是天道所承認的天地主角！這是誰都沒有辦法與他爭的，除非有朝一日人族也失了天道眷顧，否則其他種族都只得靠邊站。天道至高無上，乃我等修士孜孜以求的目標，誰敢忤逆！所以若我妖族以一個種族的身份復出的話，即便實力強橫，恐怕也只得排在人族之後。”

太昊聞言，沉默不語。

慕白元神之軀乃道：“陛下，此時佛門正當大興，人教又剛剛了了因果，不久必將有大的動作。以我看來，妖族即便要復出，也需找一個相對平靜的時期，此時實在有些敏感啊！”

太昊道：“朕明白了！今日就此事請教少監，原本就是朕心有猶疑，不能決斷。今聞少監之言，我妖族自是還當隱居下去了！”

慕白元神之軀見太昊神色頗有些落寞，不由微微有些不忍，遂道：“陛下切莫太過掛心此事！我妖族雖是避居北俱蘆洲，但畢竟四大部洲已得其一，足夠妖族繁衍生息了。眾人慾要外出的，不過是希求建功立業，名揚天下罷了。其實這卻是大可不必的。我妖族雖是一個種族，但卻也是修士一脈。既是修士，便當以參悟大道為要。而人道不同與天道，兩者根本就不是一路的。陛下又何必耿耿於懷，一定要將人族壓在下風呢？”

太昊聞言，眼前一亮，道：“少監此言極是！人族自有人族大道，我妖族乃是追尋天道，兩者根本就是不矛盾的。”

轉念沉吟一陣，忽又道，“然而我妖族若要興盛，必然要進駐四大部洲，還是要與人族起衝突啊！”

慕白元神之軀見太昊仍然咬着搶佔地盤這一點不放，不由心下暗自嘆息，索性道：“陛下，若我妖族復出，搶了人族的生存空間，必然會招致各方不滿的。女媧娘娘雖然不好說什麼，但恐怕也會心下不喜。今北俱蘆洲廣闊無比，天地之間更有無數星辰可供棲息，足夠妖族繁衍生存了，何必念念不忘要去那三大洲與人族相爭！”

# 第1138章 拜見鎮元子

太昊聞言，道：“我非欲與人族爭，實是我妖族起於天地間的各類生靈，若是不將那些地方進行有效的治理，如何能好生看護那些新生的妖族？這數萬年來，外面三大部洲之中的妖族後輩過得日子可是苦啊！若非後來少監親自掌管招妖旗收束了一批送往北俱蘆洲，又將梅山七聖着力培養了起來，隱隱執三洲妖族之牛耳。恐怕外面三洲的新生妖族更是不堪！”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道：“陛下心繫妖族上下，實是我妖族的幸事，但凡事切莫急躁！其實若是女媧娘娘肯立一大教，將妖族上下俱都納入這個教派之內。學西方靈山一般，由陛下總攝諸般事務，自在北俱蘆洲建立妖國，在外則以教派的名義前去傳道並吸納妖族後人以為新鮮血液。如此，或許可以將阻礙減到最小。只是女媧娘娘身份尊貴而又敏感，若非必要，她是肯定不會立教的。況且一旦立教，陛下的權威必將受損。而且雖然名義上說得通了，但新教出世，必然衝擊佛、道兩門，恐怕困難依舊不小。這些卻都是不得不考慮的！”

太昊聞言，沉吟半晌無語，良久才道：“看來此事終究是急不來的，且容日後在慢慢商議！”

忽轉念又問道，“少監此時在截教頗有威望，若我妖族復出，截教可否為一大助力？”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面色一變，遂笑道：“慕白在截教不過是門人弟子，一切諸事乃是代掌教老師打理而已，豈得擅自做主？若是妖族終究要復出，我自己自然是沒有什麼話好說的。但掌教老師那裡，實是不敢保證！”

太昊聞言，點頭道：“朕亦知此是難為少監了！說起來截教的教義倒是頗對我妖族的脾胃，到時候尋求合作，想來阻礙應該不是會很大。”

慕白元神之軀無言。

太昊道：“好了，此事談完，朕就不打擾少監休息了。”

言罷，轉身去了。

慕白元神之軀自在屋中盤算了半晌，終是一團亂麻，理不清楚。只得暫時放下，自出外尋找一眾舊友去了。

在北俱蘆洲流連了數日，將周天星斗大陣細細地對妖帝太昊講解完全了，又四處遊玩了幾日，看看再無事做，慕白元神之軀方才與眾妖神們一一告別。

眾人甚為不舍地相送，慕白元神之軀笑了笑，一咬牙復駕起一朵白雲晃悠悠地走了。

出了北俱蘆洲，轉目四顧，但見西牛賀洲群山莽莽，不由暗自笑道：“家中那株靈果被一眾家賊給偷吃光了，弄得貧道我一時嘴饞卻也只得干挨！今日既是訪友，不如到鎮元子大仙那裡打打秋風，弄兩個人蔘果來舒爽舒爽，豈不是美事！”

話是如此說，但是心裏到底打的什麼主意，實則也只有他自己清楚了。

只見他嘿嘿一笑，便是駕雲直往五庄觀而去。

這一去，就算是他這個本尊來自現代社會，也不曾想來到五庄觀，正好給他看見一件稀奇事，頓時這面色便精彩了起來。

想開天闢地以來，鎮元子大仙便一直以個老實和善的面孔出現，但他那手底下確實是有本事的，又是地仙之祖。故而雖是和善，卻也一直沒有什麼人敢來打鎮元子的主意。

所以弄得鎮元子大仙法力雖高，但他本身的名聲反倒卻有大半都是那株人蔘果樹給他帶來的。

一提到鎮元子，人家首先想到的不是他道行有多深，法力有多高，人家首先便是吞一吞口水，不無羡慕地道：“鎮元子大仙么，知道、知道，他那人蔘果可是了不得的寶貝啊！”

只是可惜人蔘果雖好，萬年來也不過結幾十個果子，鎮元子大仙一直寶貝得什麼似的，只有遇到真正的朋友貴客方才會取出那麼一兩個來使賓主盡歡。

但仙界之中，又有幾人能當得鎮元子大仙取人蔘果相待的？

而眼下，偏生有人硬是要仗着他大興之勢前來削一削鎮元子大仙的面子。

此時的五庄觀後園之中，便有個豬腦袋鬼頭鬼腦四處張望了一通，對身後的沙和尚、小白龍、兩員唐將說道：“此時正好無人，沙師弟，你快去取幾個靈果下來，師兄在這裏給你放風！”

慕白元神之軀在半空中眼看得豬八戒等人賊兮兮地用金擊子去摘人蔘果，不由心下大感有趣。

心念一動，抬手隨意施了個障眼法。就見那沙和尚接連投了五個人蔘果，豬八戒還要叫他再摘，沙和尚卻似乎隱隱有些知道厲害，不敢摘多了。取了五個便即回來，也不理豬八戒抱怨，徑自偷摸回了自家居住的小院兒。

當下五個便將戰利品分而食之，只見豬八戒兩手捧果，大嘴猛地一咬，就聽“咯蹦”一聲，用力過猛之下竟將上下兩顆門牙磕掉了。

豬八戒手捂嘴巴痛呼道：“招瘟的鎮元子，竟敢欺騙三界！這人蔘果比石頭還硬，怎麼能吃！”

沙和尚、小白龍等俱都不信，沙和尚將鼻子湊到人蔘果前，聞了一聞，只覺馨香撲鼻，當下笑道：“這分明就是上好的靈果，偏你搞怪！”

說完，張嘴就是一口，直碰的牙齦生疼，不由也是暗叫奇怪！

小白龍等人也俱都小心地試了一試，那果子果然堅硬如鐵，不由俱都失色。

暗道：此必是鎮元子大仙知道了，施法警戒我等呢！眾人經此挫折，不敢再造次，只得規規矩矩地休息去了。

其說此時的慕白元神之軀在天空中卻是滿臉堆笑，手捧五個人蔘果，得意非常。

忽然，前方佛光一閃，顯出五方揭諦對慕白元神之軀合什道：“慕白真人，貧僧等有禮了。真人既與我家佛祖有約，今何以又來干涉我西行之事？”

慕白元神之軀笑眯眯地道：“貧道什麼時候干涉你西行之事了？貧道與鎮元子大仙素來交厚，今日到此本是尋訪道友的。見有賊人在友人家中行偷盜之事，安能不出面阻止？貧道也顧忌你佛門面子，並未將此事聲張，也不打算找那小偷的麻煩。哪裡有半點干涉了你西行之事？”

五方揭諦不能言語。

慕白元神之軀道：“好了，看見你們就煩。貧道就在此歇息一陣，待唐三藏等人走後，再去五庄觀拜訪，這樣可以了吧！”

五方揭諦這才小心翼翼地離去了，卻暗暗將唐三藏一行人保護的嚴密非常，當夜無話。

第二天，西行眾人便急匆匆地告辭走了。終究沒能在五庄觀搞出什麼事端來。

看看佛門眾人去得遠了，慕白元神之軀方才笑眯眯地來到五庄觀前叩門。

清風明月開門，見是慕白元神之軀到來，二人認得是自家老師的朋友，遂熱情地迎了進去，至大堂烹茗相待，二人述說自家老師不在莊上。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你家老師就快回來了！”

言未畢，就聽堂外鎮元子大仙的聲音道：“清風、明月，唐三藏等人走遠否？”

慕白元神之軀大笑。

鎮元子進得堂來，見慕白元神之軀安坐堂上，笑意盈盈地看着自己，不由微微有些尷尬。隨即卻又釋然，當下笑道：“慕白真人可是稀客啊！什麼時候來的？”

慕白元神之軀道：“來倒是昨日便來了，不過卻是剛剛進門。倒是給我看了一場好戲！”

鎮元子打了個哈哈道：“佛門勢大，貧道也是無法啊！惹不起還躲不起么？所以呢，呵呵，到讓真人見笑了！貧道我這五庄觀家小力弱，可不能和真人相比啊！”

慕白元神之軀輕輕一笑，伸出大袖在面前案上一抹，顯出一排五個人蔘果，道：“若非貧道恰好到此，恐怕大仙今番是惹不起也躲不起了！”

鎮元子看着桌案上的五個人蔘果，面上顯出愕然的神色。轉頭對清風明月道：“我不是吩咐你們取兩個人蔘果招待金蟬子么，這又是何故？”

清風明月對視一眼，驚慌失措地跪倒下去，就聽清風稟道：“弟子遵照師命，將人蔘果奉上。可拿唐三藏見了人蔘果形狀，竟然懼怕不敢吃！因而……，因而……。”

“因而你二人便自己吃了！卻偏偏惹得他徒弟們不高興，弄得他們算計我這人蔘果？”鎮元子大仙怒聲接口道。

清風明月二人聞言低頭連聲請罪。

鎮元子自己生了一會兒悶氣，方才道：“罷了，我不是怪你們吃了人蔘果。而是見佛門行事如此囂張，心中一時氣悶罷了。此事也並未鬧至不可收拾，你們二人起來吧！”

清風明月拜謝退下了。

鎮元子方才又轉過頭來，稽首謝過慕白元神之軀維護之恩。

只不守，那笑容，那動作，在此刻的慕白元神之軀眼中看來，怎麼看怎麼覺得不真實，覺得有些假。

心念動間，望瞭望封依舊的寶葫蘆，想了想寶葫蘆中的本尊。自己在此間過去如此多年，雖然地書碎片一直靜止着，但是他真不知道如今的本尊到底如何？

實則，在許多時候，他甚至暗暗期待本尊就此永遠不再醒來。如果不是因為本尊滅，他就將魂飛魄散的話，只怕他早就已經將寶葫蘆扔入血海之中，又或者將其送入萬劫不復之地了。

# 第1139章 劫后入血海

所有的思緒在慕白元神之軀的腦海中一閃而逝，望着鎮元子，微微一笑道：“我本是恰逢其會，举手之勞而已，何敢當大仙之謝！不過這幾個人蔘果么……？”

鎮元子笑道：“既是道友得來的，自該奉送道友！”

慕白元神之軀大笑道：“如此，貧道便卻之不恭了。”

說話間，收了人蔘果，又道，“今佛門勢大，道兄身處西牛賀洲，正當衝要之地，免不了要與佛門有些牽連。道兄欲如何應對？”

鎮元子聞言，沉吟片刻，道：“貧道一向安居五庄觀，不問世事。即便佛門大興，那也管不到我頭上來吧！我只靜誦黃庭便了，哪管他世事紛紜。”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心知鎮元子本性如此，當下笑道：“只恐樹欲靜而風不止，道兄還宜小心才是！”

話雖然如此說，但是在面對鎮元子時，他的心中隱隱間總有一些莫名的情緒出現。

一開始時，他以為是因為地書碎片的原故，可是隨着時間的流逝，他發現只怕這種情緒的出現並不止單單地書碎片那麼簡單。

只是，這到底是什麼，別說是他自己，就算是道祖鴻均只怕也無從知曉了。

鎮元子道：“道友提醒的是，貧道自當在意！我聞道友數次與佛門大戰，今日何以有閑暇來我這五庄觀做客？”

慕白元神之軀笑着將前次與如來佛祖相約之事說了一遍。

鎮元子嘆道：“道友倒真是豪氣！只是佛門實力雄厚，前者一舉擊敗血海冥河老祖、鯤鵬等人，便可見一般了。道友才是應該小心在意的啊！”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貧道閉門家中，禍事從天而降。乃是西方不肯放過我，又不是我自去招惹西方。貧道雖然不想惹事，但事到臨頭，卻也絕不懼怕！反正兵來將擋也就是了！”

鎮元子聞言，嘆道：“你截教與西方的因果糾纏如此之深，真不知道他日該如何去解。兩方你來我往地相鬥，受苦受難的還是這三界的芸芸眾生啊！”

慕白元神之軀沉默片刻，道：“此固然亦非我所願！誰不想安心潛修道法，靜誦黃庭，追求大道。只是身在天地之間，有些事卻是身不由己的。”

鎮元子大仙聞言亦是感嘆。

二人談了許久，慕白元神之軀方才告辭而去。自思既然拜訪了鎮元子大仙，看來還是得往九幽血海去見見冥河鯤鵬等人。話說當年冥河老祖出兵西牛賀洲，雖是為他自家的發展，卻也實實在在幫了我截教一個大忙。雖說最後還是失敗了，但身為當年的盟友，卻不能就此對人家不聞不問。今前去拜訪一下，把話說開，免得對方心生不滿。

當下慕白元神之軀身化一道流光直入九幽之地，但見血海之外廟宇處處，最大的一間乃是地藏王菩薩的道場。果然金碧輝煌，晃人眼目。

慕白元神之軀不由暗叫這佛門忒的會浪費，那金身塑來有什麼用啊！還不如融了鑄成錢幣，救濟天下萬民，那才真是無上功德了！

慕白元神之軀暗暗腹誹着，徑自來到血海邊上，但見血浪翻滾不休，兇險非常。正要飛身進入，只聽身後一人道：“阿彌陀佛！這位施主，九幽血海污濁兇險，我觀你渾身仙氣纏繞，必是有道真修。何必輕身入內，若是沾了煞氣豈非大大不妙！今我華蓮凈土渡盡地獄一切惡鬼，施主何不隨貧僧前去做客。談一談金丹舍利大道，也省了進入血海的辛苦。”

慕白元神之軀回頭，見是一個面貌俊俏的年輕和尚，一臉誠懇之色，不由笑道：“你這和尚倒是好心，可惜要我去做客，怕是終究還想將我度入佛門。你們這些和尚一個二個的整天呱噪，也不嫌煩么？貧道入血海乃是拜訪故人，可不是為了觀望風景的！”

那和尚聞言愕然道：“還有人敢去血海拜訪故人！不知施主那位故人是誰，可是被阿修羅族的妖魔們劫持去了的么？”

慕白元神之軀大笑道：“地藏王菩薩，你就不要裝模作樣了。惹惱了貧道，乾脆將你一併抓入血海，做個見面禮。那時可就悔之晚也！”

只見那和尚聞言，面上微微一笑，頓時光風霽月，顯出一尊法身，不是地藏王菩薩又是誰？

就聽地藏王菩薩笑道：“貧僧見一道金光徑至血海邊上，故而前來查看，不想正遇真人。今血海阿修羅族已然退居巢穴，不敢為惡。真人乃道門高士，不再山中潛修，何故來此？”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我的事本與你沒有干係！不過看你駐守這荒涼之地也不容易，兼且你那個誓願雖然得了天道承認，卻根本就無法完成，故而你是永遠也不可能成佛做祖的了。貧道我看你可憐，索性便告訴了你，也好安你的心。”

地藏王菩薩微微一笑，道：“貧僧洗耳恭聽！”

慕白元神之軀乃道：“貧道此次不過是因為與佛門有約在身，故而想在戰前四處走訪一下故友。當年冥河老祖於我定有盟約，雖說時過境遷，盟約早已自動作廢。但貧道卻不得不前來解說一番，免得他人笑我截教行事毛躁！貧道可不是來拉攏血海一起對付你佛門的。你現在可以放心了吧！”

地藏王菩薩笑道：“雖有真人如此說，但貧僧受命鎮守華蓮凈土，卻不得不忠於職守。今血海一族已被困於一隅，往來不通。若是真人前去，難免挑起冥河老祖復出的慾望，恐怕終究不妙！還請真人迴轉，血海污穢之地，何必履足！”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心下暗怒，道：“地藏王菩薩，你入了佛門竟抖起來了么？竟敢對我指手划腳，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的份量！”

地藏王菩薩雙手合十道：“貧僧既入佛門，過往一切便即盡皆斬斷了。真人當年在道門中的地位雖比貧僧高，但今日我為菩薩，乃是佛徒，執掌一方，不敢稍有懈怠！亦不敢循舊私而費大事！”

慕白元神之軀冷笑道：“既如此，我偏要進血海，你待怎樣？”

地藏王菩薩雙手合十高誦佛經，一臉慈悲莊嚴之色，並不答話。

慕白元神之軀見了，更是冷笑，當下便欲出手好好教訓一下他。忽見一道金光從天而降，飄落下法旨一張。

地藏王菩薩接過看視了一遍，恭敬地宣了聲佛號，對慕白元神之軀合什施了一禮，竟就此轉身一言不發地走了。

慕白元神之軀大奇，料想是釋迦摩尼如來見地藏王與自己說僵了，生怕動起手來地藏王菩薩吃虧，故而發下法旨前來解說。

遂不以為意，徑自身化一道流光進入血海去了。

堪堪行了十數里，便見陰風呼號，血浪翻滾，一望無際的海面破濤洶湧，無邊血浪直往慕白元神之軀兜頭撲來。

慕白元神之軀伸手掐印，往下一按，頓時將無邊血浪打落下去，口中大叫道：“貧道乃是截教流波山慕白，特來拜訪冥河老祖，非是敵人。還請通報！”

話音落處，就見血海之內血泡翻滾簇擁而上，顯出一個阿修羅族小將的身影來，看了看慕白元神之軀，方才笑道：“果然是慕白真人，千年以前，真人來過血海，還是小將接待的呢？”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熟視之，認得是當年引自己進血海的那員小將，不由笑道：“原來是你！你我倒是有緣，這一段海域是你的轄區么？”

那小將笑道：“托真人眷顧，小將當年法力大進，因而委了我這個職司！今既是真人前來，我當親送真人前往血魔殿！”

當下吩咐了其他士卒好生看守海域，自飛身而上，在慕白元神之軀前頭領路。

慕白元神之軀道：“一路行來，血海防禦倒是森嚴！”

那小將嘆道：“自從我血海被佛門擊敗，我族實力大損。我家老祖只得率領一眾族人退居血海堅守。如今地藏王菩薩堵在門外，佛門亡我之心不死。因此不得不嚴加防備！”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默默點頭。

少時，只見冥河殿已然在望。那小將先前去通稟了一聲，就見阿修羅族大將摩羅飛身而來，看了慕白元神之軀一眼，口中嘀咕道：“這個時候還敢來，倒是個有種的！”

慕白元神之軀輕輕一笑，對摩羅稽首為禮。

摩羅也自連忙還禮，口中道：“我家老祖聞真人來至，頗為喜悅。現在大殿內等候，命我前來迎接。真人請隨我來！”

慕白元神之軀遂隨之入了冥河殿，但見殿內人頭涌動，紛紛而望，怕不下數百人之眾。儘是奇形怪狀，法力強悍之輩。慕白元神之軀不由大奇，不知冥河老祖這是演的哪一出？

遂，暗暗留心。

直至進了大殿正中，就見殿上冥河老祖大笑而來，口中道：“慕白真人千年未至，今番到來，實是我血海之大喜事！”

說話間，又轉頭對殿下一眾血海徒眾道，“慕白真人乃是截教高士，通天聖人親傳弟子，執掌截教千餘年，數次摧折佛門，打得如來佛祖等人抱頭逃竄，非同凡響。真人千年之前便與我血海定下攻守同盟協議，今日來至，必是帶來了好消息。爾等還不見禮！”

一眾血海強者俱都稽首為禮。

# 第1140章 血海論道

慕白元神之軀眼看着眾人眼珠咕嚕嚕地望着自己，不由暗自嘆息道：血海竟然衰敗至此么？冥河老祖竟還要拿我這個並不太鐵的“盟友”來激勵士氣！心下嘆息着，面上卻堆滿了笑，神情自若地向血海眾人稽首還禮。

轉身對冥河老祖道：“貧道來的匆忙，並未備下厚禮。今藉此物奉上，以為拜訪之禮。”

抬手捧出兩個人蔘果，並一葫蘆上好的仙丹，交與冥河老祖。

冥河老祖笑呵呵地接過，這才揮手叫一眾血海強者退下。自拉着慕白元神之軀手臂直入後堂去了。

到得後堂，只見鯤鵬已然等候在彼，旁邊站立一人，正是阿修羅王羅睺。

兩人見慕白元神之軀到來，皆起身稽首見禮，慕白元神之軀也自稽首還禮。當下各依賓主坐下。

鯤鵬道：“當年封神大戰，其實整個道門都算是戰敗了。只有佛門一家得利，大興之勢一旦開啟，四方修士去投奔西方教者絡繹不絕。而佛門秉持普渡眾生的宗旨，也一概予以接納。至令短時間內，便將三界修士吸納去了十之六七。佛徒百萬，實力瞬間便強大起來。更加西方大肆傳道以來，一眾虔誠信徒死後俱都被接引入極樂世界轉生佛國，脫離了輪迴之苦。千餘年來，一代代累積，至令西方佛子佛兵無數，這其中也不乏天資卓越之輩。如此一來，西方更是底蘊深厚了。前者釋迦摩尼如來率領靈山之上的諸佛、菩薩、羅漢、護法、珈藍等等十餘萬人攻打血海，此皆是佛門中的主力精英，乃是佛門網羅了三界歷年來的無數英傑匯聚而成。更有你截教入佛的那三千佛陀為中堅力量，接引准提更時時指點，屢屢賜寶。因此血海雖有百萬大軍，卻又如何能敵得這股匯聚了三界無數精英的組織嚴密的佛門力量。戰敗退守血海，實是不得已。今血海各族見佛門勢大，人心浮動。更有華蓮凈土擋在門口，欲出不得。雖有大志，卻也實在難以伸展。真人此來，若是要藉助血海之力，那可是要失望了。”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轉身對冥河老祖深施一禮，認真地道：“當年貧道說動老祖出兵西牛賀洲，為我截教擋住接引准提。當時約定，若我截教獲勝，則必然前來相助老祖同攻佛門。誰想我截教竟然戰敗，掌教老師又被禁在紫霄宮，一眾同門俱都惶惶無依。自保尚且艱難，實無餘力前來相助血海。此是慕白對不住老祖，老祖勿怪才是！”

冥河老祖笑道：“我知道你截教戰敗后的光景，即便有心相助，也是無力，又豈會怪你！況且老祖我也不是不講道理的，我血海出兵西牛賀洲本為自身發展，與你結盟，乃是互惠互利耳！今你我兩家都敗於佛門之手，豈得再互相埋怨，徒讓親痛仇快！”

阿修羅王羅睺插嘴道：“只是你截教入佛的三千佛陀下手那是真狠啊！實力又強，法寶又多，更兼布成陣勢，好幾次我血海兒郎看看就要擊潰佛門了。都在那三千佛陀布下的大陣之前折戟頓足，不得前進。佛門因此才有機會數次重整旗鼓前來，收攏敗兵復來交戰。如此糾纏如此，佛門西方極樂世界有八寶功德池中的聖水和蓮花為後盾，一眾死傷的佛徒大多被重鑄法身，短時間內便恢復了過來。如此持久交戰下去，我血海如何消耗得過佛門？西方有身隕的，舍利子回了一趟極樂世界，便又完好無損地跑了回來參戰。我血海兒郎戰死十個，西方還不曾損傷一個，這樣的打法又怎能取勝？若是沒有那三千佛陀，我血海必定能夠擊潰佛門，再一路追殺下去。他那些佛徒又豈能有機會迴轉極樂世界？”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默默無言，嘆道：“我截教本就是盤古正宗，法寶多多，更兼鎮教之寶乃是老師手中的誅仙劍陣。因此一眾同門平日都會花大力氣在陣法一道上下功夫，三千門人布下的大陣，若非聖人親來，或者像當日封神戰中的闡教一樣，用太極圖護身，盤古幡攻擊這種無賴手法，否則又有誰人能破得了？佛門將我截教門人拿去，做了他西方大興的基石，真是可嘆、可悲！想來令人惆悵不已！”

鯤鵬見慕白元神之軀一臉哀愁之色，當下頗為詭秘地笑道：“久聞慕少監一向謀略深遠。當年西方教屢屢威逼誘拐道門弟子入佛，后更一舉收了截教三千弟子。這其中，真人莫非便沒有做下手腳么？”

慕白元神之軀愕然道：“鯤鵬道兄何出此言，莫非貧道還要主動將自己的同門送到西方去么？”

鯤鵬見慕白元神之軀不承認，卻也不逼迫，不以為意地笑了笑，道：“當年接引准提只顧收人，以充實他西方的實力，也顧不上管這其中有沒有心懷鬼胎的。及至後來，貧道見此情景，也故意送了幾個忠誠的手下入佛門，可惜盡皆只傳回了一次消息便再不聞聲息了。慕白真人若真的有和我一般的做法，可千萬要小心行事才好。莫要露了馬腳，徒然送了自己人的性命？”

慕白元神之軀詫異地掃了鯤鵬一眼，道：“鯤鵬道兄可真是心眼活絡！這樣的漏洞都被你給抓住了。多謝道兄好意提醒，可惜貧道當日一直在掌教老師身邊，忙着分派算計大戰的事宜。一心求勝，倒的確是沒有想得那麼深遠！”

鯤鵬聽見慕白元神之軀咬緊牙關就是不承認，不由哈哈大笑道：“真人做事果是滴水不漏。也罷，我話已點醒，也便不再迫你承認了。今佛門勢大難敵，血海已然退居一隅。人闡兩教又屢屢退縮，三界之中，便只有你截教首當其沖，被佛門視為眼中釘，欲除之而後快！真人雖數次擊敗佛門，但恐你截教仍舊寡不敵眾耳！真人可有定計？”

慕白元神之軀遂將與釋迦摩尼如來定下的約定說了一遍。

羅睺叫道：“也就是說，靈山上那十萬佛徒皆不參戰？那截教入佛的三千佛陀也不出手了么？”

慕白元神之軀點頭道：“正是如此！佛門為了騰出靈山這一脈來安心傳道，故而才與我定下此約。兼且那三千佛陀原是我截教門人，若是反過來對付我截教，誰知道會不會有什麼關礙！這點接引准提也是不得不考慮的。”

冥河老祖笑道：“那三千佛陀乃是一個整體，實是佛門的中堅力量。若是他們不出手，其他佛陀雖強，卻一向並無聯手的默契，形不成強大的合力，應付起來，倒是輕鬆了許多。”

羅睺亦道：“正所謂精騎三千，足可當羸卒數萬！此次靈山精銳力量不出手，壓力倒也的確小了許多。然而佛門吸納了三界數萬年來積累下來的各類修士不下百萬，分別掌理三千大千世界，每一方世界都自成一系，實力可謂雄厚！雖然避開了靈山一脈，但也不得不小心在意。蟻多也能咬死象啊！”

冥河老祖亦道：“三界之中雖然任我來去，但貧道也不敢誇口說能戰勝十萬佛徒。若是一不小心，落入圍困之中，那可就大大不妙了！慕白道友，你還得小心才是啊！”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老祖提醒的是！雖然靈山一脈不出手，但佛門其他世界中的佛陀菩薩羅漢等等也不少。這些人雖然原本不是出身聖人門下，但入佛之前也無不是散修之中縱橫一方的強者。想當年的渡厄真人，便是神龍見首不見尾。更有如陸壓一般，想借西方大興之勢來成就自己大道的人。這些人入佛之後，又習得佛法，練成法身，實力無不更上一層樓。實在也不容小覷！”

鯤鵬等人皆點頭稱是。

慕白元神之軀頓了一頓，看了看鯤鵬，冥河老祖，笑道：“佛門之中有法身、有真言。真言一道，古已有之，西方雖強，尚不及巫族之巫咒！法身之道，卻甚是神秘。我聞血海阿修羅族也盡皆有法身煉製之法，不知老祖可否為我開解一二。”

冥河老祖聞言笑了笑，指指阿修羅王羅睺。

羅睺道：“我阿修羅族法身與佛門法身其實是一體兩面的。佛門法身秉持了蓮花之潔，以八寶功德池之水洗浴，以佛法熔鑄，乃是屬陽；而我阿修羅族法身以血海無邊孽氣澆溉而成，乃是屬陰。這一陰一陽，相生相剋。其實說起來，佛門與我血海，倒的確是一對天生的冤家！”

慕白元神之軀細細聆聽，羅睺侃侃而談，將佛門與血海兩種法身之道深入淺出地細細解說了一遍。

慕白元神之軀方才恍然大悟，道：“今日方知此中之艱深奧妙！非道兄開解愚魯，慕白終不能領悟！”遂稽首拜謝！

思忖一陣，將懷中玉瓶取了一個，交與羅睺道：“今日得道兄開誠講道，慕白無以為謝！道兄剛才曾說阿修羅族法身若能有大巫精血為引，必將更為強悍。只是可惜大巫個個神通廣大，其精血至為難得！碰巧慕白手中還有一滴取至大巫刑天顱內的精血，便送與道兄，以為回報。”

羅睺聽說大喜，連忙接過。

# 第1141章 準備閉關

鯤鵬眨了眨眼睛，笑道：“當年刑天被昊天玉帝砍了腦袋，鎮壓在常羊山底。後來不知何故，那刑天之頭竟然完好如初。今日見道友如此，貧道方知此中原因。”

慕白元神之軀亦笑道：“道兄見笑了！當年貧道恰逢其會，不忍見刑天這麼一個頂天立地的漢子就此沉寂下去。因而出手助了一臂之力，倒也並非刻意要追求得到些什麼。”

鯤鵬大笑。

慕白元神之軀亦笑着道：“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今我兩家皆與佛門為敵。前者聞羅睺道兄解說，貧道已盡知法身始末。真言、舍利子之道貧道早已知曉。惟今尚有一事不明，請幾位道兄為我解惑！”

冥河老祖道：“道友請但講無妨！”

慕白元神之軀乃道：“西方證道之法，一為大宏願斬屍，一為夢中寂滅證道。大宏願斬屍之法，先要得天道承認，然後還要有這個實力還願，才算得道，否則反會禍及自身。這一條路清清楚楚，貧道也曾有過體會，故而並無疑惑。有疑惑的恰是夢中寂滅證道之法，想來想去，貧道都搞不明白他是怎麼用自身法力演化出一方世界的。以靈寶來演化一方世界這個沒問題，靈寶之中本就蘊含了無數規則，莫大的空間。但純以法力來演化，那個要求可是實在太高了。佛門之中能達到圓通慧覺，理清天道運轉軌跡，從而將之演化到自己這一方世界中的人並沒有多少。但三千大千世界卻又似乎實實在在存在，更有許多佛陀隱居起來，自己演化一個小小的掌中佛國，以此參悟大道。說起來，實在有些匪夷所思！說他是假的吧，准提又實實在在證道成聖了，更立下三千大千世界供後來的佛陀們掌理參悟。說他是真實的吧，他又是以法力演化的，一旦被人打破，瞬間便會化為無形，其中居住的佛子眾生也將面臨末日，偏偏如此大的殺伐還沒有罪孽因果纏身。這其中實是難解！”

冥河老祖、鯤鵬等人聞言，俱都沉默不語。

少時，鯤鵬笑道：“西方夢中寂滅證道之法，我也曾下大力氣打探過。卻都只得一鱗半爪，未窺全貌。但據我所知，這千年以來，西方因為自身道行不夠而強行演化掌中佛國，從而走火入魔，業火焚身而亡者也不在少數，可見這其中實是兇險絕倫。看起來似乎是一條捷徑，實則卻是半點也不敢冒進的。不過若是有靈寶在手，用靈寶來演化，想來該當安全許多才是。”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默默半晌，嘆道：“正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今日與各位道兄談道，貧道所獲匪淺！佛門之法終究是別家旁門，稍有涉獵已然足夠，不過是相互印證而已，貧道也不奢望能全部弄懂。修行之法，一條已然足夠，其他都只是參考而已。”

冥河老祖笑道：“道友此言甚是！你乃是截教高徒，一應修鍊之法皆是上乘，還有什麼不滿足的。今佛門大法雖妙，但他那演化一方世界之法又不能拿來爭鬥。對你即將到來的大戰並無掛礙，只管放心就是。”

鯤鵬亦笑道：“不論哪種證道方法，都需要自身對天道的感悟到了那個境界方才能夠實行。所謂證道之法，不論是大宏願，還是夢中涅槃寂滅，亦或是斬去自身、博取大功德等等，都只是跨出那臨門一腳的方式。接引若不是有那個實力能夠將所有虔誠信徒俱都妥善安置在他那西方極樂世界之中，天道也不會給他承認。准提若非對天道的感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把握住了大道演化生髮的方向脈絡，他又怎能成功的演化出自己的一方世界？所謂實力要與自己的道行相符，方才能夠穩定。”

慕白元神之軀撫掌笑道：“道兄所言，深合道理。想佛門大興不過千餘年，雖有三界無數大能前往投奔。但千年時間對我等而言不過眨眼一瞬，這些人雖有八寶功德池之聖水蓮花鑄就法身，又得接引佛法灌頂，轉道為佛。但畢竟時日尚短，西方大法雖妙，但一切不過剛剛步上正軌，恐一眾門人得之不多也。”

鯤鵬笑道：“雖然如此，但西方二聖，其麾下徒眾也有許多在入佛之前原本就厲害非常，如大日如來、孔雀明王、渡厄真人等等。這些人實力也不容小覷。加之數量巨大，實在難以力敵！道友孤身一人，貧道實是為你擔憂啊！”

慕白元神之軀道：“打不過貧道我還躲不過么？保命的手段貧道還是有那麼一點的，反正與佛門糾纏下去就是了。”

說著，面上閃過一絲詭笑，道，“若真的打不過，貧道也並非無路可去。北俱蘆洲的妖族、女媧娘娘的媧皇宮，還有老祖這九幽血海，貧道任意去的一個，都足以保住性命。說起來貧道此時倒是真不怕他西方的！”

冥河老祖笑道：“若是道友來我血海，貧道必掃榻相迎八百裡外。只恐我無此福分耳！”

鯤鵬笑道：“老祖有無此福分，還要看西方准提有沒有哪個能力將慕白道友逼迫的無路可去啊！”

眾人皆笑！

慕白元神之軀起身道：“貧道此來本為解釋當年結盟之事，是怕老祖心中埋怨於我。既然此事已然說開，你我兩家並無芥蒂，貧道身有要事，不敢久留，先請告辭！”

冥河老祖道：“前途莫測，道友身系一教之安危，身擋佛門兵鋒，可謂重責在肩。還請好生保重，他日我等再烹茗煮酒，縱談三界之事。”

慕白元神之軀稽首謝過，與冥河、鯤鵬等作別，自駕雲而去。

離了血海，徑自往陰司大殿而去。

陸判看見，忙上前來道：“慕少監今日怎麼有空來此！”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閑逛到此，便來看看！我聞這地府之中又增設了許多機構，什麼閻羅殿、枉死城、望鄉台等等的，看你可是被人欺負了？”

陸判笑道：“慕少監說的哪裡話！當年地府草創，機構簡單。便只我這陰司、孟婆湯、奈何橋、轉生台這幾處。十八重地獄都尚未建起，遇有罪大惡極的鬼魂還得送往豐都鬼帝那裡處罰。如今倒是什麼機構都齊全了，雖有十殿閻羅等分掌權柄，佛門華蓮凈土也分了一些去，但我這陰司拘魂審判之責到還保留着，除了要受天庭管轄之外，受到的衝擊不算太大。倒是豐都鬼帝那裡，被閻羅王仗着自己有天庭敕命，搶了許多小鬼去，日子過得有些不順心。”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道：“豐都鬼帝自身道行既高，兼且他麾下一眾鬼王鬼將，實力雄厚。他是自己不願意與別人爭，旁人如何管得了他！只今你這裏既然沒有受到多大衝擊，那便不必去管別人！”

頓了頓，慕白元神之軀忽然想起一事，道：“當年封神之戰中，道門隕落者眾。其中有無辜受戮，由仙道掉到神道的；有原本就該成神道的；也有一些墜入了輪迴之中的。這些打入人道，重入輪迴的門人去了何處，你這裏可能查的到么？”

陸判聞言笑道：“當年我便預感到你會來詢問此事，因此這些人的動向都記錄在案了。”

說著將一卷書冊遞與慕白元神之軀道，“慕少監請看！”

慕白元神之軀連忙接過細細了看視了一遍，道：“怎麼只有這麼點人，我截教門人竟只有三個。其他散修等眾加起來也不到千人，這是何故？”

陸判笑道：“原本該成人道的也有許多，不過後來昊天玉帝發了一道諭旨，說是天庭兵馬太少，不足以維護天地秩序。故而命把所有封神戰中隕落而又不上封神榜的修士、戰死的人族普通兵將一併收攏起來，擇其中勇猛精壯之輩敕命上天做了天兵天將，或是分派各地做了土地、山神、城隍等等。只有少數修士躲過了這次天庭的徵召，故而也就只有這麼點人了。”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道：“這些人轉世之後，不知去處如何？”

陸判笑道：“這些修士說來也都是有些道行的人物，死後轉生那自然也不會差了。都是些人族之中天資卓越的俊傑，不至於有所虧待！只不過慕少監若是要把他們都找回來，那可就有些困難了。”

慕白元神之軀點了點頭，心知這些人大多都是人族之中名書竹帛的人物，已然完完全全歸了人族，求得人族之道，被代代相傳。那又何必將他們找回來面對三教紛爭，勞心勞力呢？

思及此，對陸判笑道：“如此，打擾判官大人了。貧道身有他事，這便告辭了。”

言罷，轉身出了陰司大殿，自駕雲去了。

回到四大部洲，眼見四方天地空茫寂寥，心中挂念與佛門之戰，故而不願就此回山。

遂自思：前者在血海聞聽了法身修鍊之法，今不如找個清靜地方，也將法身練來試試。

當下轉目四顧，暗道：既與佛門有約，此戰必然不可避免。又不能躲在山中，避而不出。今不如我先選一處地方好生布置妥當，免得事起倉促，應對不便。

心下思忖良久，駕雲在西牛賀洲各處慢悠悠地飛着。

# 第1142章 黑風嶺

慕白元神之軀駕雲在西牛賀洲各處慢悠悠地飛着。忽抬眼看見前方一處山嶺之中黑氣盤旋，定睛一看，認得是黑風嶺。

當下大喜，遂飛身而下，顯出一陣耀眼的金光立於洞府之前。

黑風洞中那黑熊精正自與兩個小妖戲耍，忽見一陣金光灑在洞外，當下急忙操起兵器起身出洞查看，只見一個道人笑意盈盈地立在門口。

黑風怪抹了抹眼睛，認清面前之人是誰后，當即扔了兵器跪拜施禮道：“弟子不知是真人前來，有失迎迓，還請真人恕罪！”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至大禹治水時候，招妖旗下一別，算來也有近三千年了。你倒是不求名也不爭利，洞府之中就只三五個小妖，逍遙自在的很啊！”

黑風怪拜道：“真人當年手持招妖旗整合三大部洲妖族，弟子得蒙看重，得授上等修鍊法訣。真人又令我等潛伏下來，無令不得外出。因而弟子不敢張揚，只隨時聽候真人調用！不想轉眼已然過了兩千七百多年了。”

當下黑風怪將慕白元神之軀迎進洞內，坐於上首。

慕白元神之軀點頭笑道：“你倒是個有心的。當年和你一併潛伏下來的還有幾位，你可知他等動向？”

黑風怪道：“只知道有一隻蜈蚣精善會使千眼金光，隱於一處道觀之內，行事也並不張揚，料想應是於我一道的。其他諸人都沒有消息了。”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沉吟道：“前些時候佛門西行之人該是從這裏過了。他們竟沒有打你的主意！”

黑風怪笑道：“弟子一向不理外事，因而名聲不顯，想來佛門中人並未注意到我。倒是山下廟中的主持見了唐朝和尚的袈裟心生貪念，結果玩火自焚，被活活燒死。那袈裟倒也着實漂亮，可惜弟子又不是佛門中人，卻是用不上的。不然弟子恐怕也忍不住要去搶奪的。”

慕白元神之軀道：“也虧得你沒有出手，否則現在你就該被戴上金箍，為人家看門掃撒去了。”

黑風怪笑道：“以弟子看來，佛門中人也沒什麼了不起的。那西行之人就沒有一個是我對手，真人何必如此看重於他？想真人不是三番兩次擊敗了佛門么！”

慕白元神之軀見黑風怪言語之中頗有些輕視佛門之意，不由道：“你切莫如此自大！佛門能夠稱雄三界，逼得太上老君、昊天玉帝都不得不讓步，豈是等閑？今我要借你這一塊地方來修鍊法身，以應付日後的大戰。你可願為我護法？”

黑風怪拜道：“能為真人效勞，乃是弟子的福分，豈能不願！”

當下黑風怪便即準備靜室為慕白元神之軀閉關所用。

慕白元神之軀從懷中取出一個包袱，顯出三百六五柄仙劍，又取出一副陣圖對黑風怪道：“你將此劍按此陣圖方位排布在山嶺之中，可為護山之用。”

黑風怪接過，自去安放去了。

慕白元神之軀又將滄海明月珠祭起，合在山嶺之中，以防不測！自去閉關潛修去了。

且說慕白元神之軀將羅睺所解說的法身煉製之法在腦中細細地回放了一遍，理清了步驟。當下試探性地分了一縷元神出來，現出三品金蓮，心神一動，將那蓮台擴大，顯出一朵三丈方圓的青蓮，嬌嫩欲滴。

眼見如此，復抬手將聚寶盆祭起，在空中滴溜溜地打着旋兒，一道金光撒下，聚寶盆中充沛的靈氣源源不斷地注入三品金蓮之中。

只見那三品金蓮旋轉不休，花蕾之中竟漸漸生出一彎清泉來，清泉之中，又生出一簇蓮花，頓時滿室生香。

慕白元神之軀見狀大喜，當即將蓮花摘了一朵，將那清泉匯聚起來，雙手掐印訣，全副心神沉醉其中，按照當日羅睺所講的方法祭煉了起來。

百日之後，就聽靜室之中，慕白元神之軀大喝一聲，將手一指，顯出一尊法身來，金光閃閃、六頭十八臂、額生三眼，眼中紅光一束，上通於天；周身金蓮朵朵纏繞。

慕白元神之軀見狀大喜，活動了一陣，只覺甚為如意。

取出化血刀對準法身猛力一砍，竟只損傷了表皮。不由心下甚是滿意，當下看着這幅屬於自己的法身，心下盈盈歡喜，不能言表。

慕白元神之軀心喜了一陣，隨即將這具法身收起。復又將蚊袋取出，倒出其中黃水，取了當日從刑天大巫顱內得來的一滴精血，溶進黃水之中。復又將從血海收集來的無邊孽氣放出，依照羅睺所講，分了一縷元神開始煉製阿修羅族法身。

如此又是百日，阿修羅族法身練成，只見其血光陣陣閃耀、隱隱顯出八首二十四臂，亦是額生三眼，眼中紅光一束，下通九幽；周身黑色鱗甲覆蓋，堅硬如鐵，刀槍不入。

慕白元神之軀見此法身，不由更是大喜。

當下復又將佛門法身顯出，將兩座法身並排在一處，只覺兩者之間一陰一陽，相輔相成，隱隱有股莫名的聯繫。

慕白元神之軀心念一動，索性盤腿掐印，將聚寶盆高懸空中，放出無邊靈氣滋潤兩具法身。

只見那兩具法身在聚寶盆金光照射之下如雙子星座一般相對旋轉不休，漸漸靠近，漸漸升高。

最後金光一閃，竟皆被收進了聚寶盆之中。

聚寶盆嗡嗡之聲大作，光芒內斂，再不復往日耀眼。在空中不住旋轉，瘋狂地吸收着天地間的靈氣

片刻之間，就將周圍千里之內的靈氣吸納一空，整個空間顯得灰白一片，似乎要斷裂開來。

慕白元神之軀急忙施法將全身法力調動起來，不要命一般注入聚寶盆之中，方才堪堪穩住了這股勢頭。

良久，就見慕白元神之軀額上汗珠顆顆掉落，雙眼血紅，牙關緊咬，其萬年法力，竟然有些支撐不住，不由心下大駭。

感受到聚寶盆中兩具法身聯繫越來越緊密，合二為一已然到了關鍵時刻。把心一橫，索性將懷中仙丹盡數取出，一股腦兒丟進嘴中，隨即便催動法力開始煉化，將那丹藥效力發揮出來，以藥力強行催動自身的元氣，補充自身的損耗，近乎自殘地支撐着聚寶盆的消耗。

且說慕白元神之軀煉製法身，欲將佛門法身與阿修羅族法身兩者合二為一。不料二者相生相剋，不但所需的法力巨大，而且兇險至極，稍不注意便將前功盡棄。

幸好聚寶盆乃財運至寶，內中蘊含的靈氣驚人。慕白元神之軀本身又道行極高，一應意外都能夠處理得了。故而總算有驚無險，雖是累得筋疲力盡，總算是將那兩尊法身完美地契合在一起了。

新煉製而成的法身卻是詭異非常，時而陽剛祥和、時而邪性凶戾。肩頭有蓮花朵朵，腳下卻是一片血浪翻滾。面色冷峻，雙眼一紅一藍，上通天穹，下視九幽，紅的熱烈似火，藍的柔和似水。全身布滿了神秘莫測的詭異紋路，顯出觸動眼球的質感，甚是惹眼。

慕白元神之軀見此的法身，心下大喜，顧不得自身法力消耗過巨。心念一動，操縱法身活動起來，只覺甚為如意。渾身上下力量充盈，自覺仗此法身天上地下大可去的。一時雄心萬丈，竟生出就此衝出山外，闖入靈山，與佛門大戰一場的念頭。

慕白元神之軀陡然驚覺，心知這法身結合了佛魔兩家於一身，力量雖是強橫，但卻更加霸道，恐怕一不小心就要受這法身氣勢的影響。佛門法身本就給人一種無所畏懼，勇往直前的氣勢，而阿修羅族法身卻有一種狂暴肆虐的影響力。今二者合一，陰陽相生，氣勢更是駭人，對操控者的影響尤為巨大。

慕白元神之軀暗暗驚喜，遂緩緩收攝心神。復將法身收了，當下盤腿靜坐，自用功調劑龍、坎、虎，將先前囫圇吞下的許多仙丹好生煉化，理順了自身的法力。

如此又過了百日，方才功行完滿。

遂功成出關，迎面正撞見黑風怪慌張地在靜室之外來回走動，一臉焦急之色。

慕白元神之軀奇道：“黑風怪，你何事如此驚慌？”

黑風怪聞言，抬頭見慕白元神之軀出關，不由大喜道：“天幸真人竟於此時出關！若是遲緩，弟子可是不知道該如何處理了。”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道：“此言何意？”忽抬頭望望洞府之外，笑道，“原來是佛門中人找上門來了！來得倒是很快。”轉頭對黑風怪道：“你隨我出洞去見來者！”

當下邁步出洞府，只見黑風嶺上空佛光閃耀。顯出一個光頭跣足的佛陀來，端坐蓮台飄然落下，對慕白元神之軀合什為禮道：“貧僧佛門東方珍珠世界寶光月嚴智威光妙音自在王如來見過慕白真人。”

慕白元神之軀聽了這一長串名號，不由笑道：“又來了一個羅嗦的！你佛門中人就不會好好的給自己起個名號么？弄得又拗口又難記，豈不是存心難為你們那一眾虔誠信徒？可憐見的，天天都要念這種繞口令，實是自找罪受！”

自在王如來聞言，微笑道：“佛在心中，心誠則感應隨生。凡我信徒，虔誠呼我佛號，頂禮供奉，則無不受我佛庇佑，無病無災。佛號雖長，正顯信徒至誠向佛之心，來世自然享得無邊福樂。”

# 第1143章 黑風嶺修鍊

慕白元神之軀大笑道：“都說佛法無邊，以貧道看來，卻有大半要着落在這張嘴上。正所謂舌燦蓮花動人心，賣妻散財供金身。今世顛沛苦難重，反求來世享尊榮。佛修來世，來世尊榮顯貴了，那麼再來世呢？我家老師曾有偈道：西方佛事屬逃禪！此言誠不虛也。”

自在王如來聞言也不着惱，一臉微笑地道：“真人口出惡言，貧僧便不能接口了。你截教平素宣稱天生萬物，皆有其道。今何獨對我佛門持有如此大的偏見？豈非有違自家教義！”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我道門之道，任其自然而已。豈如你佛法剝離本性，大違眾生本源！貧道我自然是看上不的。”

自在王如來聞言合什宣了聲佛號，道：“真人心中執念已深，心魔難除，非用我佛門大法不能感化！看來你我兩家終不免要印證一下所學。貧僧此來，實為代表我佛門三千大千世界一切種種諸佛來向真人照個面。免得真人心有掛礙，埋怨我佛門做事拖拖拉拉。”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如此說來，你此來是來下戰書的了？想不到佛門今番倒是做得隆重。卻不知時間地點約在何處？”

自在王如來道：“地點隨意！時間么，就定在西行取經之事完結之時。真人看可好？”

慕白元神之軀道：“取經之事完結，你佛門正好可以全無顧忌地出手。不過貧道也懶得跟你爭，就按你說的辦吧！只是此事了結之後，你佛門切不可在尋我截教的麻煩，否則休怪我不講情面。”

自在王如來雙手合什笑了笑，駕起蓮台便欲離去。

慕白元神之軀忽然道：“我聽你言，你似乎乃是佛門東方珍珠世界之主，你那三千大千世界的佛陀們都有與你一般的法力么？”

自在王如來笑道：“我佛門修為精深之人多有，在我之上者不勝枚舉。貧僧算起來不過中游而已，算不得什麼！”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沉吟一陣，笑道：“佛門高手果然不少，底蘊着實深厚。卻不知你們掌理那所謂的三千大千世界，有沒有功德可拿？”

自在王如來合什宣了聲佛號，道：“真人既對我佛法有興趣，何不皈依三寶，洗去貪嗔痴之心，斬卻心魔，享無邊福樂，豈非大善！”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你倒是會見縫插針！貧道懶得聽你呱噪，既來下戰書，先接我一劍再說！”

言罷，招出一把化血刀激起千丈刀芒照準自在王如來當頭劈下。

自在王如來見此，忙將將額頭一抹，顯出一顆碩大的舍利子衝天而起，舍利子上又生蓮花一朵，托住化血刀。

慕白元神之軀催動法力猛力一劈，頓時將那蓮花劈碎，長刀余勢不息，直往自在王如來頭頂的舍利子斬落下去。

自在王如來大驚失色，慌忙將手上一串念珠祭起來擋，也顧不得保持形象，急急收了蓮台身化一道金光去了。

慕白元神之軀長刀落下，只劈碎了一串念珠。不由長聲大笑，與黑風怪一道迴轉洞府。

就聽黑風怪道：“真人法力果是不凡，那自在王如來竟不能支撐片刻，佛門真是不足為慮！”

慕白元神之軀看了看黑風怪，道：“說起來這自在王如來的道行也算是很高了，至少也該有大羅金仙上乘的實力。只是為人不夠機警，被我突然出手試探，故而才一招落敗。論起來，他的道行可是超過了你的。佛門一方世界的如來便有如此實力，他那三千大千世界，加起來不知該有多少強悍之輩。若真如自在王如來所說，他在佛門之中不過中游的角色，那佛門的實力可真是有些嚇人了。”

黑風怪聞言道：“真人何必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我想天地間歷代以來積累下來的修士不知有多少，但無不以三教為尊。佛門論起來也不過是吸收了三界之中歷代的強者方才有如今氣象，又不是他西方自己培養的。算起來這些佛陀各有來歷，身入佛門也是各有目的。形不成真正統一，便是烏合之眾，人雖多，又有何懼哉！”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看了看黑風怪，笑道：“不意你還有這般見識！理雖如此，但佛門如今正當大興之時，一應佛徒正是齊心合力，借勢而起的時候。這個時候的佛門是最團結的，若是想各個擊破，分而治之，那還得以後局勢平緩之時方才能夠施行。不過佛門徒眾雖多，貧道如今卻也並不懼他。今你可為我好生關注着西行之人動向，看看他等何時方才能夠走到靈山。到時便該輪到貧道給他西方當頭一棒了。”

黑風怪笑道：“真人說的是！弟子這便前去聯絡一路上的妖王們，好為真人打探消息。”

轉身走了幾步，復又回來拜道，“有一事還得稟告真人。西牛賀洲千年以前出了一個大妖名為牛魔王的，端的是法力無邊，神通廣大。闖出了好大的名聲，聽眾妖王們傳說，那牛魔王似乎與截教頗有關係。可是真的？”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長嘆一聲道：“牛魔王么，他本是我教掌教老師通天教主的坐騎奎牛。因老師被禁在紫霄宮，故而將此坐騎留在金鰲島着我等看守着。不想一日卻跑了出去逍遙，一眾門人看在老師面上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去管它。它倒也混得風生水起，自在的很。怎麼，你既如此問，可是這牛魔王有什麼關礙么？”

黑風怪道：“他倒是還沒有什麼，只是他兒子紅孩兒卻正巧與佛門西行之人起了衝突，今還正在糾纏着呢！弟子是想問，既是與真人有關，要不要救他一救？”

慕白元神之軀沉吟一陣，取了一張截教玉符交與黑風怪道：“你持此物去玉面狐狸處尋牛魔王，叫他自去救他兒子。此事了后，便命他攜帶自家的妻妾兒子回金鰲島去潛修。免得再與佛門中人扯上關係！”

黑風怪接過玉符，道：“若是牛魔王不肯回山，如之奈何？”

慕白元神之軀怒道：“他敢！也罷，這牛脾氣上來，恐怕你也制不住他。今我將此物與你。若他敢不回山，你便將此物制他！”

說著抬手將一個金環交與黑風怪，黑風怪一看，認得是栓牛的鼻環，不由大喜，當即拜謝轉身去了。

慕白元神之軀自思：西行這一路上遇到的妖怪好些都是與漫天神佛有關的，但也有一些自己成長起來的妖王可堪造就。若是就此被西方打殺收編去了，那可也算是一大損失了！

當下默默盤算，計較着這其中有哪家妖王可以救下來。

盤算了半晌，除了那個被打了又打的白骨精和那七隻蜘蛛精之外，似乎哪個都與別人有掛礙。要不然就是心性不好，本領不佳，這部分妖王慕白元神之軀也懶得費手腳了。

心中思忖定了，慕白元神之軀就於洞府之中靜靜等候黑風怪消息。

不兩日，黑風怪回山復命。言說牛魔王已然救了紅孩兒，只是鐵扇公主與玉面狐狸不和，不願意同牛魔王回金鰲島，因而牛魔王也有些躊躇不肯回山。弟子將金環取出相威脅，鐵扇公主終是心愛牛魔王，只得應了。如今他一家已然回山去了。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道：“此事了結，我還有用你之處。今你本事如何？現來我看！”

黑風怪聞言，便即提起兵器，耍弄了一番，又施展了幾手得意的道術，最後將胸脯一拍，顯出一個斗大的妖丹。

慕白元神之軀一看，妖元果是豐厚至極。當下笑道：“論起來，你這數千年修成的本事也不弱了。只是可有幾手保命的神通？”

黑風怪道：“當年真人授我修鍊法訣，內中也載了幾個神通。法天像地、移山倒海、縮地成寸這些弟子都會。另還練了一樣本事：雙掌撲地，可使山崩地裂。”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點頭道：“你本體乃是一隻黑熊，五行屬土。我今再傳你地行之術並三十六般變化神通，想來只要不是被人家刻意盯上，保命也是足夠了。”

黑風怪聞言大喜拜謝，慕白元神之軀乃將一應神通盡心教授。

忽一日，慕白元神之軀正在黑風洞中靜坐，黑風怪突然急沖沖地跑將進來。

慕白元神之軀道：“你不好生練習神通，亂跑什麼？”

黑風怪道：“因真人前時曾命弟子好生打探西行之人動向，若遇有心性本領俱佳的妖王逢難，便來稟告真人。今唐三藏等人已然行到盤絲嶺上，那七個蜘蛛精雖然本領不高，但卻與黃花觀毗鄰，百眼魔君正巧是黃花觀之主。弟子因而特來稟告真人。”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道：“此事辛苦你了！既如此，你隨我去一趟，看看此人心性如何？值不值得救他一救！”

當下二人駕雲離了黑風山，直往黃花觀而去，卻見佛門五方揭諦正與那白眼魔君與七個蜘蛛精大戰。

慕白元神之軀遂與黑風怪隱起身形，站立雲頭細細看視。

# 第1144章 大戰至

慕白立與雲頭細細看視，這一看，但見五方揭諦各施法夾攻，白眼魔君等人依仗法術無法取勝，七個蜘蛛精頓時退回黃花觀中，閉上門戶。

不一時，只見無數雪白的絲繩從黃花觀門縫窗檐之中伸展出來，依縱橫經緯一圈圈纏繞不休，將整座黃花觀俱都遮掩住。絲繩往來穿梭，復又往五方揭諦圍了上去，欲要綁縛眾人。

慕白元神之軀在空中見了蜘蛛絲繩，突然想起自己手中的纏綿網原不知何物製成，今觀蜘蛛精吐出之物，卻頗為相像。莫非那纏綿網就是出自蜘蛛網么？

豈不知這番猜測倒真是八九不離十了。想當年盤古開天闢地，身化山河星辰並一眾最初的生靈。那些生靈又互相衍化，天地靈氣更逐漸孕育生髮，已至萬物生靈，爭奇鬥豔。

當是時也，各種凶獸橫行無忌，洪荒大地兇險異常。天地間孕育的第一隻花背蜘蛛也自橫行一方。后被遊歷在外的三清撞見，方才合力將之擊殺。太上老君遂取其臨終所吐的最後一團絲線為緯，用天蠶絲線為經，更以麒麟腹下絨毛穿以珠玉之寶點綴，方才製成。

且說當時慕白元神之軀見了蜘蛛絲，心下生疑，不覺細看。

那邊五方揭諦被蜘蛛網漫天湧來，不及防備，一時盡皆慌了手腳。又不知這蜘蛛絲到底有多厲害，遂急忙化作一道金光離了黃花觀，飛上半空查看。

看了半晌，五方揭諦共說既是蜘蛛精，必然怕火，只今當以火燒之。於是五方揭諦俱都放起火來，燒了半晌，不見動靜。

眾人嘆道：“這是個得道的妖精，凡火怎能燒得到她！”

當下五方揭諦運起神通，各催動本命丹火來燒。

那七個蜘蛛精本領其實不高，如何能敵得過五方揭諦。頓時丹火到處，將那蛛絲盡皆燒化。那丹火卻也神異，並不去燒黃花觀雕梁畫棟，直入裏面將七個蜘蛛精圍在火勢之中。七妖支撐不住，盡皆求饒。

五方揭諦內中一人笑道：“若你等束手投降，放回唐三藏等人，皈依我佛，做個洒掃使者，倒也不是不可以放了你們。”

七妖於是齊聲呼喚白眼魔君道：“師兄，你快救我們一救，放了唐三藏等人吧！”

卻見白眼魔君從觀眾施施然走出，對七妖道：“妹妹，我正要吃了唐三藏呢，救不得你們了！”

此言一出，眾皆變色。

慕白元神之軀暗怒道：“如此薄情寡義之輩，救之何益！”

七個蜘蛛精俱都失色驚慌不已。

五方揭諦對視一眼，宣了聲佛號，道：“既如此，此妖孽留之無用！”遂各催動丹火欲要燒殺七妖。

七妖無不花容失色，盡皆在大火中凄凄惶惶，哀求不已。

白眼魔君面色微有猶豫，卻又轉瞬不顧。看看七妖便要被打回原形，燒成飛灰。

慕白元神之軀將混元珍珠傘交與黑風怪，令其出面救下七妖。

黑風怪得令，當即飛身而下，撐開混元珍珠傘將七妖護在當中，復又一收。頓時七個蜘蛛精俱被收在傘中。

這一下變故突生，五方揭諦大怒喝道：“何方妖物，如此大膽！”

白眼魔君卻似乎認得黑風怪，面露思索之色。

黑風怪對白眼魔君投以一個憐憫的眼神，轉頭對五方揭諦笑道：“本大王山中空曠，欲來收幾個手下回山。並不與你佛門相干！你們自去打鬥，莫要管我！”

言罷，手持混元珍珠傘駕起一陣狂風而去。

五方揭諦見了混元珍珠傘，原有些眼熟，不知黑風怪究竟出身如何，遂皆不追只圍攻白眼魔君，欲要救回唐三藏。

兩方自去大戰，最後五方揭諦請來毗藍婆菩薩破了白眼魔君的千眼金光，方才止息戰鬥，放出唐三藏等人繼續西行。

且說慕白元神之軀見白眼魔君心性不佳，雖然本領還算不錯，卻也並不救他。由得他自與佛門眾人糾纏，只命黑風怪救了七個蜘蛛精迴轉黑風山。

黑風怪將混元珍珠傘交回，慕白元神之軀將傘撐開，放出七妖。

那七個妖精迷迷糊糊睜開眼睛，這不經意間的動作倒是嬌懶有萬般風情，奈何慕白元神之軀見慣了三宵等人出塵脫俗的美麗，自家山中也有兩個青春靚麗的美女徒弟，況且數萬年修行，七情六欲早就看得淡了，故而紋絲不動。

旁邊的黑風怪卻忍不住睜大了眼睛，失神了好一會兒。

那七妖抬眼打量了周圍情景，認得是黑風怪最後關頭救了自己，不由皆來稱謝。

黑風怪笨拙地退卻着，鬧了個大紅臉。

慕白元神之軀暗自好笑，開口道：“好了，救你們回來不是為了聽你們說幾句感謝的。今佛門藉著西行之機，沿路行兇。也時常去請漫天神佛放出自家的坐騎等物，下界為妖，禍害百姓。以此來增加妖族的惡名，显示他佛門的慈悲。如今已有許多妖王遭劫！救你們回來，非為其他，欲為三大部洲妖族保留幾分元氣而已。今你們那盤絲洞已然被毀，日後便在黑風山好生修鍊，總有用到你們出力的時候。”

七妖見慕白元神之軀開口，雖然認不得慕白元神之軀是誰，但見黑風怪都對慕白元神之軀恭敬有加，也只得應聲答應，卻都面上疑惑。

慕白元神之軀也不去管他等，自回靜室靜坐悟道去了。

七個美女妖精見黑風怪恭恭敬敬地送慕白元神之軀離去了，這才七嘴八舌地問黑風怪道：“黑風大王，哪個小白臉道士是誰啊？怎麼架子那麼大！連你都要聽他的。”

剛剛走入靜室之中的慕白元神之軀不由跌了一跤，暗道：貧道我哪裡白了！有我這樣充滿男子漢氣概的小白臉么？不過想到黑風怪那張滿是長毛粗獷無比的大臉，再看看自己這張英俊的面龐，不由悻悻地感嘆那七個蜘蛛精真是不懂欣賞，難怪法力那麼低！

不說慕白元神之軀自去靜修，這邊黑風怪見七個美女妖精皆圍着自己打轉，不由喜得手足無措，心下甜蜜非常。勉強清醒着解釋了一下慕白元神之軀身份，告誡七妖不得招惹慕白元神之軀生氣之後，便即把最後一絲清明拋到九霄雲外去了，頓時在美女堆中樂不思蜀，不辨東西了起來。

那七妖聽得原本認為的小白臉道士竟然是截教慕白元神之軀真人，不由驚得目瞪口呆。俱都心下後悔不該為了拍黑風怪的馬屁而去詆毀慕白元神之軀，遂央求黑風怪勿要告狀並代為在慕白元神之軀面前說好話。

黑風怪自滿口答應。

此後慕白元神之軀便在黑風山穩坐，也吩咐黑風怪持寶去救回了好幾個妖王，便命皆在黑風山中潛修。

如此，看看西行之人便要到達西方靈山了。慕白元神之軀自思與佛門約定之期已然到來，若是還將這些妖族後輩留在此處，終究不便。

當下將其等召集起來，吩咐盡往南部瞻洲大荒山投奔高明高覺，就在大荒山中潛修，併為大宋國護衛。

眾妖皆領命去了。

慕白元神之軀送走眾妖，自將山中那三百六十五柄仙劍好生安放了一遍，這才收回滄海月明珠。遂每日吟風弄月，酌酒彈琴，靜候大戰之期。

那邊六耳獼猴也知道戰期將近，每日留心探聽慕白元神之軀動靜，與一眾門人俱都隨時準備。若慕白元神之軀一有閃失，便即前來救援。看看唐三藏等人這日已然行到了靈山腳下的玉真觀，被金頂大仙接待着。靈山腳下西行眾人一片喜悅之情，三界之中此時卻是靜寂一片，幾乎所有大能都在觀望着這場即將到來的佛截會戰。

此時的慕白元神之軀卻是每日採藥彈琴，觀風弄月，似乎並未把與佛門的約斗放在心上。

而佛門眾人雖也在頻頻調動，不過他那三千大千世界說起來又不在三界之中，故而表面看來也並無絲毫異動。

雙方竟是皆保持了一個靜默的姿態，分毫不露大戰的緊張氣氛。

反倒是一眾三界大神通者們憋了一口氣在心頭，又看不到半點動靜，不由頗有些氣悶。

時間一點點地過去，眼看着唐三藏等人行到凌雲渡之前了。

慕白元神之軀在黑風山松柏之中點頭笑了笑，抬頭望瞭望了天空，道：“佛門中人果是守約，今日唐三藏到西方靈山取他的佛經，你們便即來了。可是想在取經成功之時將我擊敗，以此昭告三界，來個錦上添花，盡善盡美！”

只見萬里無雲的天空霎那間佛光閃耀，雲頭翻滾涌動之處，顯出無數蓮台，梵音陣陣，金蓮朵朵漫天飄落，異香撲鼻。

蓮台之上，各顯一尊法身，放眼望去，遮天蔽日，絕不下十萬之數。

佛號陣陣響起，十萬佛陀齊聲唱諾了一長串佛名之後，就見一朵蓮台緩緩上前，坐上卻是前次照過一面的佛門東方珍珠世界寶光月嚴智威光妙音自在王如來，雙手合什對慕白元神之軀道：“慕白真人，我們又見面了！想真人為道門高士，卻為何硬要與我佛門為難，至令生出今日之事。今你我兩方欲罷不能，我佛門十萬佛徒現世，真人必無幸理！何不就此皈依我佛，得悟三乘妙法，安享無邊極樂。此實乃明哲保身之金玉良言，真人切宜深思！”

# 第1145章 獨戰眾佛

慕白元神之軀大笑道：“自在王如來，你也不必廢話。今日一戰，你佛門欲揚威名，兼搶三品金蓮，除我這個眼中釘。貧道我亦欲揚我截教聲威，保我一教上下諸多門人平安，更是為自保之計。今你我雙方會齊，三界懸首倚望，你若一味廢話，舌粲蓮花，若是耽誤了你那西行之人取經之期，罪過可就大了！”

自在王如來聞言，輕嘆一聲，合什宣了聲佛號，對慕白元神之軀道：“如此，貧僧便多言了。只是天地間從此少了真人，必將黯然失色不少。想來誠為可惜！”

當下自在王如來，回身指着一眾佛陀對慕白元神之軀一一介紹，這位是南方月嚴世界花光遊戲神通如來；這位是西方錦寶世界花開娑羅樹如來；這位是北方珍寶網覆世界月殿清凈如來；這位是下方尊幢主世界善寂智威光妙音自在王如來；這位是上方善分別世界無數精進正住如來；這位是橫三世之東方琉璃光世界藥師琉璃光王如來；這位是頂髻世界寶髻如來……。啰啰嗦嗦介紹了一大通，什麼無垢世界、蓮上世界、寂靜世界、無憂世界、無畏世界……等等的一大堆如來、佛陀，每個世界又有數十上百個菩薩、羅漢不等。

林林種種，慕白元神之軀一一默記在心，果然有十餘萬之數。

待自在王如來籠統地介紹完畢，復又對慕白元神之軀合什道：“今我佛門十方三世諸佛奉我佛法旨，大半集於此地，以會真人。此誠為盛事！想真人雖為截教高徒，聖人弟子。然當我佛門如此之盛大相待，即便隕落於此，也該心下自得，不覺含冤才是！”

慕白元神之軀大笑道：“你佛門真是會高看自己！既是前來行兇，多說無益，那便動手吧！”

當下顯出頂上慶雲，取出小芭蕉扇將太極圖印升起，復又將聚寶盆提在手中，擺出一副標準打鬥的姿態。

就聽那邊藥師琉璃光王佛合什笑道：“真人何以如此心急！也罷，我佛門既大舉出動，自然不敢空手而回。所謂長痛不如短痛，各位佛友，我等便齊心合力先送真人超脫苦海，再回去觀禮靈山傳經之盛事！”

眾佛陀俱都合什宣佛號，口稱大善。

當下只見一眾佛陀按其分屬各站定南北東西方位，里三層、外三層，將侵華圍了個水泄不通。

藥師琉璃光王佛唱諾了一聲佛號，十萬佛陀俱都將額頭一抹，顯出一顆舍利子衝天而起，頓時佛光萬道，晃人眼目。

慕白元神之軀大驚，急忙祭聚寶盆顯出五色神光抵擋佛光。

佛門眾人見慕白元神之軀的五色神光被壓制住了，當下便各祭法器來打，只見漫天法寶這鋪天蓋地飛了過來。

或是燈僮寶盞、或是念珠木魚等物，擊打在太極圖印之上，蕩漾出陣陣光芒。

慕白元神之軀心下大叫道：乖乖個不得了，看這聲勢，比之當年准提親自出手的威力也不差多少了。卻不知貧道我現在的實力能夠當得幾次攻擊？

當下慕白元神之軀有意檢驗一下自身的法力，遂不還擊，只一味固守。

佛門眾人見慕白元神之軀如此，只道自己一方萬佛齊出，慕白元神之軀自然已經支撐不住了，不由更是肆無忌憚地攻擊。

就見漫天法寶不住打下，將太極圖印打的晃動不休。更有幾個佛陀眼見慕白元神之軀並無還手之力，竟駕蓮台飛身而上，顯出法身，手持戒刀欲要全力破開慕白元神之軀防禦。

如此約莫有小半個時辰，慕白元神之軀只覺渾身被震得肌肉酸痛，骨骼酥軟。暗暗估計自身實力，只覺已然不能在支撐下去了。若是再挨打，待會兒必定連反擊的力量都沒有了。

當下慕白元神之軀在太極圖印之中大喝一聲，顯出搖身放出三十萬松針，亦是撲天蓋地向外漫天撒出。

瞬間將那幾個託大走到近前的佛陀刺成刺蝟，骨銷肉化了去。

一眾佛陀見此，無不大驚，藥師琉璃光王佛大喝一聲，號令眾佛徒各歸本位，不得擅離，齊心合力壓制慕白元神之軀。

眾佛陀眼見前有遭難者，哪還敢大意。連忙聽從調令，結陣圍住慕白元神之軀，各施法來困慕白元神之軀。

慕白元神之軀長聲大笑，心神操縱松針按布周天，列成周天星斗大陣護住全身。將佛門眾人擋在陣外，一眾法寶俱不能打進來。

此時西方靈山之上，唐三藏已然過了凌雲渡，正在禮拜一眾比丘、菩薩等等。突然見佛光閃耀，飛回幾顆舍利子直往極樂世界而去，眾人不由大是驚駭！

靈山腳下，唐三藏一步一步走上山去。

黑風山前，佛門三千大千世界十萬佛陀圍住慕白元神之軀卻是一陣猛攻。

慕白元神之軀在松針布下的周天星斗大陣之中長聲大笑，陡地將大陣範圍擴大，一瞬間把佛門中人漫天放出來法寶中的千餘件俱都圈在陣內，運轉大陣，努力阻隔了一阻法寶與佛門中人的聯繫，隨即又突然收縮，反將太極圖印放在外面抵擋攻擊。自己卻躲在陣內收拾那千餘件法寶，不一時俱都收了個乾淨。

如此周天星斗大陣與太極圖印彼此收放，接連將佛門法寶走了數千件去。

最後佛門眾人皆不放寶，慕白元神之軀心下大是得意，操縱周天星斗大陣往來飛舞，一時囂張至極。

佛門眾人沉默了一小會兒，忽然放出數十個閃亮亮的物體。

慕白元神之軀見狀大奇，不認得是何種寶貝，當下試探性地收了一個進陣，欲待切斷與外界的聯繫收取時，那物竟陡然一下爆裂開來。

一時強光閃耀，震天動地。

巨大的衝擊波將慕白元神之軀也打得一歪，站立不不住倒退了幾步，周天星斗大陣一陣散亂。

慕白元神之軀心下大驚，不知這是佛門之中的何種神通，竟然有如此威力。

眼見陣外數十個閃亮亮的物體上下飛舞，直往自己撲來。

慕白元神之軀大怒，抬手甩出一把化血刀，直往其中一個飛劈而去。

不想光芒一閃，那化血刀竟然了無聲息地被佛門眾人放出的法寶吸了進去。

慕白元神之軀看得目瞪口呆，一時頗有些束手無策的感覺。

此時佛光漫天閃耀，將慕白元神之軀手中聚寶盆的金光和五色神光壓制在一隅之內，不得伸展。又放出不明強大法寶在周天星斗大陣之外相威脅，慕白元神之軀一時無計，只得固守，將身形牢牢釘在空中，紋絲不動。

少時，佛門眾人見慕白元神之軀不再出招，雖看起來被壓制住了，但卻也並未露出敗象，眾佛陀也不敢再大規模胡亂地放法寶了。

就聽藥師琉璃光王佛嘆道：“若論及法寶，我佛門比之道門三教皆要失色不少！我等人雖多，卻並無一件先天靈寶在身。今不必與他斗寶，當以壓倒性的力量優勢一舉擊垮他。貧僧倒要看看，他那法寶能不能扛得住我十萬佛陀的合力攻擊！”

當下藥師琉璃光佛宣一聲佛號，眾佛陀齊聲唱諾，各各坐回蓮台，顯出法身，放出佛光，手掐印訣，口吐真言，各施法力。

但見無數光芒犹如一顆顆流動的彗星從佛門眾人口中、手上散發出來，在慕白元神之軀頭頂匯聚成了一張巨大的光團，顯出一個凝重厚實的佛字，緩緩向下壓了過來。

慕白元神之軀將太極圖印撐起，勉力抵擋，卻是力有未逮，被逼得步步退後。當下心中大怒，大喝一聲，顯出一尊法身來，邪氣凜然，肩頭有蓮花朵朵，腳下顯一片血浪翻滾。面色冷峻，雙眼一紅一藍，上通天穹，下視九幽。全身布滿了神秘莫測的詭異紋路。

此法身甫一現身，即睜開雙眼，顯出一紅一藍兩道幽光，穿透佛光，直射天穹九幽。

慕白元神之軀仗此法身，更是全無畏懼之心。即飛身而起，手持化血刀猛地與天空的佛字撞擊在一起。

就聽一聲巨響，佛字一陣蕩漾，震動不休，慕白元神之軀的法身卻是倒飛而回，顯然不能攻破對方的聯手。

此時佛門眾人見慕白元神之軀也現出一尊法身來，竟是詭異莫測，眾皆驚疑不定。

南方澄清世界無盡慧如來奇道：“法身之術，從未聞道門有之。今何以慕白竟煉出了一尊！兼且如此古怪，似乎頗為強悍。”

南方文殊世界真受伏邪除疑如來合什道：“這慕白乃是截教高士，又是出身妖族，在妖族之中掌管知情司，見識不可謂不廣博，豈能以常理度之！臨行之時，准提教主曾有言：慕白真人手握三品金蓮，乃我佛門不得不取回之寶！想他既有三品金蓮在手，煉製出一尊厲害的法身來也沒什麼奇怪的了！”

眾佛陀這才釋然，當下更是努力施法，意欲齊心合力除了慕白元神之軀這個禍害。

且說慕白元神之軀在太極圖印之中看着天空中巨大的佛字緩緩壓下；低頭望去，地上金蓮朵朵，無邊無際，竟連個落腳點都沒有。

# 第1146章 三界觀戰

當下慕白元神之軀大喝一聲，抬手放出蚊袋中黃水。

頓時一陣腥惡的大雨如瓢潑一般落下，將滿地金蓮盡皆玷污沖走。

慕白元神之軀見此，心下稍安。正要施展土遁之術脫離佛門眾人包圍，再佔據有利位置重新打過。就見那邊佛門中人盡皆從懷中取出一個紙包，將包中散發著檀香氣息的灰土傾倒在地，霎時覆蓋了方圓數千里的地面。

另有數百菩薩將來時從八寶功德池中帶來的聖水灑下，頓時將黑風山形成了一個汪洋澤國。

湖澤之中復又開出朵朵蓮花，清香撲鼻。

慕白元神之軀見狀，頗有些無奈，心道佛門中人還真捨得下本錢。那灰土看樣子似乎是佛陀們燃香用的香灰，那倒還沒什麼，只是這聖水可就是每一滴都珍貴無比了！自己的本事多次展現，人家佛門家大業大，幾乎都想出了應對之策了。

當下慕白元神之軀見地上這一條路又被佛門眾人堵住，只得回身操縱法身上前與佛門眾人近戰，自祭起太極圖印並周天星斗大陣擋住頭頂的佛字。

那邊佛門中人見慕白元神之軀放出法身來戰，俱都見獵心喜，也各自放出法身來敵，就在半空中渾戰成一團。

慕白元神之軀法身兩眼紅藍之光不斷揮舞吞吐，陰陽生化之間，凡所觸者，皆化為灰燼。

不到一時三刻，便擊破了佛門數十具敢來圍攻的法身，一時威風無兩！

佛陀們也是發了狠，藥師琉璃光佛道：“今日若連慕白元神之軀一具法身都不能打破，更何談收復於他。”

於是，一眾佛陀俱都努力操縱法身向前。

慕白元神之軀壓力漸漸增大，當下兩手一搓，操縱法身殺了回來，有眼中兩道幽光開路，一種佛陀們倒也不敢硬要阻攔它回去，以致無謂犧牲。

因此慕白元神之軀法身順利地殺了回來，當下慕白元神之軀將聚寶盆祭起，盆口向上，顯出一抹金光托住自家法身，靈氣升騰之處，那尊法身竟一分為二，一陰一陽。

一個宏大陽剛，祥光瑞靄纏繞；一個陰柔冷冽，血浪慘霧籠罩。一個六頭十八臂，周身金蓮朵朵；一個八首二十四臂，全身黑鱗覆蓋。

慕白元神之軀將陰陽法身顯出，站立在聚寶盆金光之上。

二者如雙子星座一般不斷纏繞旋轉，越轉越快，越轉越急，最後竟化為一團陰陽二氣的氣旋。

那漩渦轉動不休，漸漸凝聚成實體，形成了一個陰陽雙魚形象，漸漸升高，向著佛門眾人法力凝聚起來的佛字迎了上去。

只見那陰陽氣旋旋轉不休，沿路將佛門眾人釋放出來的佛光盡皆吸納了進去，溶為自身的力量。

一時眾佛陀盡皆黯然失色，慕白元神之軀趁此機會急忙將五色神光漫天刷出，眾佛陀見狀，急忙躲避，早被慕白元神之軀收了三十幾個進去。

餘下者見勢不妙皆化一道金光逃逸開去，倒是坐下蓮台尚來不及帶走，被慕白元神之軀當做法寶喜滋滋地收了近千個。

慕白元神之軀還欲抓緊時間擴大戰果，就見藥師琉璃光王佛抬手甩出一物，漫天青光撒下，阻住五色神光。

慕白元神之軀看時，卻是准提法寶七寶妙樹杖。

當下笑道：“你佛門來來去去也就這幾樣本事。若有一回不靠你那兩位聖人賜寶，那可真是做不成事情了么。”

取笑了一回，卻也只得收了五色神光。更留心操縱陰陽氣旋與天空中壓下的佛字爭持。

只見那佛字緩緩壓下，陰陽氣旋慢慢上升，佛門眾人齊齊施法將那佛字凝聚的厚實非常，金光耀目。

慕白元神之軀也自將全身法力調起，更將三品金蓮顯出作為後盾。

抬手一指，聚寶盆旋轉不休，將先前收取的佛門法寶蓮台等物一瞬之間俱都煉化，復轉歸為磅礴的天地靈氣，浩浩蕩盪地注入陰陽氣旋之中，將之不斷加固。

慕白元神之軀依仗聚寶盆這件靈寶之助，反將佛門法寶煉化為靈氣來對付他等。更有三品金蓮為後盾，一時並不缺少力量的來源。陰陽氣旋又沿路吞噬了佛陀們舍利子放出的許多佛光——這也算是一種力量的形式，也壯大了不少。看看佛門萬字便要和道門陰陽氣旋撞擊在一起了，眾人無不翹首企盼。

三十三重天外，太清境中太上老君放下手中的扇子，轉目看向下界，一時竟連丹爐都顧不上照顧了。

玉清境中原始天尊面無表情地掃了一眼下方，眼中一絲複雜難明的意味一閃而逝，卻不知他究竟是希望慕白元神之軀為代表的道門獲勝、還是希望昔日的盟友今日的債主佛門獲勝。

北俱蘆洲媧皇宮內，女媧娘娘卻是頗為輕鬆自在的微微一笑，徑自擺弄着丹犀之上的一盆萬年君子蘭，將幾個奇石點綴在盆景之中。

偶爾抬眼望望下界，卻也閑適安詳，半點不帶急躁之色，顯然成竹在胸。

笑話，慕白元神之軀連自己的底牌都翻給女媧娘娘看了，女媧娘娘還需要擔心么？

西方極樂世界八寶功德池邊接引准提卻是面色沉靜，不發一言，皆凝神等待這最後一擊。

二人算計許久，倒是自信滿滿，只不過不到最後關頭，兼且此事已然關係到他佛門聲望，因而卻也顯得頗為凝重。

其他血海冥河鯤鵬等人也俱都展開大法細心探聽着這一場大戰的結果。

天庭更是直接罷了朝會，昊天玉帝將昊天鑒顯出來，將大戰的情況原原本本一絲不漏地展現了個清清楚楚，來了個現場直播。不過卻也經常被漫天耀眼的光芒照射得白茫茫一片，看得不甚清楚。

饒是如此，一眾仙官仍舊看得津津有味。

北俱蘆洲妖族大殿之上，白澤將戰況聽來之後，一一解說。

三界各地的大神通者們也各自靜心凝神打探着戰鬥的進展。倒是西方靈山道場此時一片熱鬧之景，看不出半點大戰的緊張氣息。

唐三藏等西行之人歷經劫難，終於走到靈山，求取真經，標志著佛門終於全面開始大興起來。

如此盛大的喜事，即便現在還在戰鬥，但十萬佛陀出馬，更有準提賜下的法寶、精心安排的針對性方針，那慕白元神之軀即便有一千條命，那也該死了。還有什麼好擔心的么？

因而靈山之上的一眾佛陀接了教主法旨，盡皆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接待取經人。將個傳經的佛會搞得是盛大空前，空前絕後！

不過釋迦摩尼如來卻也始終掐着傳經法會的進度，務要在慕白元神之軀被擊敗，眾佛陀帶着得勝的消息趕回之時方才真正完成傳經大事，以求造成一個震撼的效果，显示佛門大法之無敵，一舉將大興之盛勢推到頂點！

總之，這雖然表面只是一場解決慕白元神之軀與佛門因果的戰鬥，實則卻是截教與佛門的一場大會戰。慕白元神之軀雖是孤身參戰，但因其身份之敏感，聲望之隆重。尤其更將陰陽雙魚現了出來，隱隱然卻似乎成了整個道門的代表。由此將這場大戰上升到了關係到佛道兩門氣運之爭的高度。哪家強、哪家弱，都被擺在了明面上做成了對比。

陰陽氣旋，道門之正統；降魔萬字，佛家之神通。

慕白元神之軀能夠施展出這般道法，显示他已然得到了道法的真髓，已然站在了天道的門檻，觸手可及。

儘管太上老君與原始天尊不願意相信，但也不得不承認道門二代弟子之中，慕白元神之軀以其道行修為，已然足以代表道門正統的傳承了。

雖然一向以來，都是以玄都大法師為代表。但那是他道門首徒的身份使然，卻不是他的道行境界足夠。

當然，慕白元神之軀如今雖有了這個資格，卻始終沒有證道混元，道門之中真正當家的還是那三位聖人。只不過以慕白元神之軀如今的修為，卻是足以名正言順地在外代表道門行事了。再不是如封神之戰時候一般，與血海結盟還只能以自己流波山一脈的名義。

不過，如今道門三教反目，慕白元神之軀再能，卻也只能代表自己一家而已，說起來除了身份更加敏感，隱隱然成了道門的又一面旗幟之外，實質上的權利卻並未增加多少。

當下三界各大勢力無不翹首靜心凝神等待陰陽氣旋與佛門萬字的最後碰撞。

慕白元神之軀見使盡了手段，雖接連擊傷收取了佛門中近百人。奈何對方人多勢眾，絲毫不懼。最後還是逼得不得不全力進行最後的大對決，不由心下隱隱嘆息，也有心在三界眾生面前展示自己的道法，大揚截教聲威，显示道門正統誰屬。

故而卻也不想過早暴露自己最後的依仗，只將數萬年苦修領悟所得的大道在陰陽氣旋之中盡情展示演化出來，雙掌上抬，催動氣旋升高，緩緩地與佛門萬字接近、接近、再接近。

佛門眾人也各自緊張地施法催動那碩大的佛字向下壓來。兩方皆蘊含了無量大法，又都慎重非常，最後一擊務求光明正大，竟是凝重非常。

共同壓迫得天地轟隆作響，日月黯然失色。

# 第1147章 東皇鐘響

這一場戰鬥說來似乎極長，其實卻也極短。從唐三藏等來到凌雲渡之前渡河走上靈山開始，到此時唐三藏來到靈山道場大雄寶殿之中，算來也不過一個半時辰。這其中還夾雜着兩方開場對話，佛門介紹諸佛等等諸般雜事，真正激烈戰鬥的時間不過一半而已。

終於，在兩方似慢實快，虛實難辨的道法比拼最後，那陰陽氣旋終究還是與佛門萬字撞擊在了一起。

論起來，天地萬物無不在陰陽五行之中，陰陽氣旋自然比之佛字要高明了許多許多，雙方根本不在一個層級上。但畢竟佛門有十萬佛陀，聯手施展佛法。慕白元神之軀雖能，靈寶雖多，卻也不過一人而已。雖說精騎三千足可當羸卒數萬，但數十萬呢？況且當面之敵也均是佛門高手，並非什麼羸弱之兵啊！

就見天空中陰陽氣旋與佛門萬字對撞，讓慕白元神之軀大感驚愕的是，那場面竟然並不激烈動人，光芒耀眼。相反，卻是一片沉寂，詭異非常。

兩方相碰，陰陽氣旋扭動不休，發出呲呲的聲音，欲要緩緩旋轉之下，欲要收了天空中的佛字，分解其中靈氣為己用。

而佛門萬字乃十萬佛陀法力匯聚，豈是等閑！那佛字凝重厚實非常，威勢極大，並無一絲不穩，靈氣毫不外泄，向下當頭壓來。

兩方相接之處，電閃雷鳴，一團黑光漸漸升起，整個空間顯得甚是蒼白無力。

雙方爭持有一刻多鍾，就見慕白元神之軀臉色越來越紅，汗珠顆顆掉落。最後汗盡燥熱，臉色又越來越黃，最後終於“噗”地一聲，吐出滿口鮮血，神情萎頓至極。

氣勢一衰，天空中陰陽氣旋抵擋不住佛字衝擊，陡然間反向旋轉，越轉越快，最後復又化歸位兩尊法身。卻已是破爛不堪再戰，緩緩掉回聚寶盆之中去了。

一眾佛陀見此，不由大是稱賀！

當下在藥師琉璃光王佛的號令之下，齊齊加大法力，操縱佛字向下壓去，欲要一舉擊殺慕白元神之軀。

卻見慕白元神之軀在遙遙欲墜的太極圖印和松針布下的周天星斗大陣之中抹了抹嘴角的血跡，對着佛門眾人恨恨地笑了笑，仰天狂吼一聲，身上金光陡然大放，一個金色鐘形光罩從體內應聲飛出，直往天空中碩大的佛字激射而去。

一聲鐘響，震天動地。

一時三界失色，日月無光！

天空中一時金光大放，將那碩大的佛字震成粉碎，化為無數碎片湮沒在空間之中。佛門中許多佛陀經此巨大震動，心神受到損傷，吐血散瘀的大有人在。盡皆驚疑不定地盯着慕白元神之軀，欲想看看他到底用了什麼手段。

此時的三界之中卻已然亂成一鍋粥了。眾人只見一團金光，一聲鐘響，十萬佛陀的聯手便告破了。不由都甚是不敢相信，大多不知情的紛紛打探慕白元神之軀到底用了什麼手段。少數隱隱有些知情的卻又都閉口不言，忌諱如深。

三十三重天外太清境的太上老君眼睛睜了半晌，良久方才回過神來，面上上過一分喜意，三分蕭索，六分茫然，卻才發現手中的搖扇已然掉落在地去了。

玉清境中原始天尊更是面色複雜難看，眼中精光不住閃爍，似有幾分不甘，幾分悻然。動了動嘴皮子，旁邊的雲中子、白鶴童子等人急忙凝神欲聽原始天尊指示。卻見原始天尊終於沒有說出什麼來，只是嘆氣閉目靜坐了去。

昊天玉帝、血海冥河、鯤鵬等人卻是面色既喜且憂，既在慶幸終於有人能夠擋住佛門腳步了，又在憂悶自己實力與慕白元神之軀差距越拉越大，感嘆修行之路的艱辛，天道的無情，一眾大神通者俱都心情複雜。

金鰲島和流波山中一眾門人自然是驚喜至極，倒是慕白元神之軀一直擔憂的北俱蘆洲妖族王庭之中，此時是靜悄悄一片。

太昊陛下面色平靜如水，望着遠方，不發一言。

一眾遠古妖神俱都小心翼翼地互相打量着臉色。

最後，還是黃風妖聖站了出來道：“陛下，慕白乃是臣看着成長起來的。當年在天庭之中一直奉公守法，毫不藏私！兩位先帝對他信任有加，東皇陛下臨終之時臣雖不在身邊。但也聽聞是托以了身後重事，令其扶持陛下穩定妖族。想來即便他手中有混沌鍾，那也絕不是自己偷取的。臣願以身家性命擔保慕白清白！”

白澤、鷹眼雷神、塗山和剛剛與黃風妖聖一道被救回來的黃眉妖聖等數十個與慕白元神之軀交好的上古妖神盡皆附和，願意擔保慕白元神之軀絕無私心。

另有計蒙等人不發一言，既不求情，也不說壞話。只看着太昊，聽其決斷。

反倒是一些妖族新臣在剩下的幾個遠古妖神的帶領下猛地指責慕白元神之軀私藏重寶，圖謀不軌！況且東皇之寶，理應交給陛下掌理，豈得給慕白這個外人？

黃風妖聖怒道：“你們少胡說八道！當年我等在帝俊與東皇兩位先帝麾下為妖族大業奮勇征戰。在那段時間里，慕白的所作所為誰不是盡皆看在眼裡。其雖未衝鋒陷陣，但功勞之大，卻絕對在我等眾人之上。先帝臨終托以大事，一眾妖神俱知，豈得任由你來胡亂詆毀大臣！”

忽聽一人道：“那麼為何慕白私藏重寶而不宣！太昊陛下也曾幾次詢問東皇鍾動向，若是慕白手中之寶來得名正言順，為何不敢坦然說出！”

此言一出，黃風妖聖也不知如何回答，只得說先帝英名睿智，慕白元神之軀深謀遠慮，如此作為必然是有深意。

眾人吵得一團亂麻，龍案之上的太昊聽得一陣心煩意亂。正混亂間，忽見一道七彩光芒閃耀，女媧娘娘鑾駕。

太昊急忙率領眾臣前往恭迎，女媧娘娘進了大殿坐下，太昊等盡皆陪侍一旁。

太昊問道：“女媧娘娘聖駕來此，不可有何鈞旨？我等恭聽聖意！”

女媧娘娘微笑道：“太昊，你等可是在為慕白手中混沌鍾之事起了爭執？”

太昊陛下躬身應道：“娘娘明鑒！我等正為此事爭議。一眾妖神各執一詞，朕委實難以決斷。幸得娘娘到來，還請大發慈悲，為我妖族上下做主。”

女媧娘娘笑道：“不知陛下心下就此事如何看待？”

太昊思忖一陣，道：“慕少監素來忠義，從未做過對不起妖族之事。當年父皇和東皇叔父也對他信任有加，東皇叔父臨終更托以大事。若說叔父把東皇鍾付與了慕少監，也不是沒有這個可能。但慕少監為何一直不說，其中原因朕實是難解！莫非懷疑朕沒有容人之量么？”

女媧娘娘微笑道：“此事原委我早已知曉，並非慕白有意隱瞞。實是他得了東皇鍾也不過百餘年時間而已！”

當下女媧娘娘將慕白元神之軀得了東皇傳承之始末解說了一遍，道，“慕白得了東皇鍾，生怕妖族舊友懷疑他用心，因而央求我來為他解釋。你們今日既已知曉原委，切不可再生事端，冷了他的心。知否！”

太昊聞說東皇顯靈，不由淚涌如泉，泣道：“叔父苦心，朕自然不敢忘懷。既有娘娘為慕白解說，朕又哪還有疑惑。絕不敢對慕少監絲毫不敬不滿！娘娘放心。”

女媧娘娘笑道：“我知你氣量宏大，不然也不會被東皇臨終選為妖帝。這數萬年來，你執掌妖族，兢兢業業，發憤圖強，眾人都看在眼裡。你且勉之！慕白既是得了東皇傳承，自然與妖族更是割捨不斷了。不管他日他有何成就，始終都是我妖族造化了他。用佛門的話說，此是善因種下，他日必然會有善果。無須耿耿於懷！”

眾妖神俱都唯唯領諾，女媧娘娘見事了，方才起身離去，眾皆出殿相送。

這邊妖族之中有女媧娘娘出面擺平了一切，倒是並未引起多大波瀾，那邊西方極樂世界之中卻是一片難言的寂靜。

良久，接引才道：“事情何至於此？！我佛門十萬佛陀出世，原該無往不利才是。何以天不佑我道！”

准提霍地起身，舉步欲走。接引急忙道：“道友欲往何處？”

准提道：“今日之戰，關係太大。我佛門絕不能輸，一旦輸了，大興之勢必然就此阻斷。多番算計，西行取經，我佛門上下一眾人等盡心儘力了這麼多年方才形成的大好局面一遭喪盡。道兄心下可能甘心么？貧僧意欲親自下山一趟，收復慕白。”

接引沉默片刻，道：“道友莫非忘了當年紫霄宮中鴻鈞道祖親口所說，告誡我等今後不得出手對付一眾門人弟子，我二人也不得擅離西方極樂世界半步。今日道友若是出手，豈不是明着與道祖作對？大大的不妥！”

准提跺腳長嘆道：“事已至此，如之奈何？”

接引聞言翻了翻眼皮，心道：一直以來都是我問你如之奈何，今日你反來問我。貧僧我一時之間哪裡能想出什麼注意？當下沉默不語。

准提思忖了半晌，方才仰天嘆道：“當日紫霄宮中，道祖曾有言：我西方當大興盛一量劫！今何以如此？人闡天庭血海皆不敢與我佛門為難了，偏偏又冒出個慕白來，打又打不死，算又算計不到。莫非真是天意！”

# 第1148章 勝

准提長聲嘆息了一陣，吩咐白蓮童子道：“你去將彌勒佛叫來。”又吩咐青蓮童子道，“你去好言將多寶如來請到此地來。”

二童子去了。

少時，將二位尊佛請到，拜見了聖人，准提忙命起身，就對二人吩咐如此如此。

只見彌勒佛面色狂變，多寶如來如是眼中閃過一絲喜悅。二人皆領命而去了。

准提還在嘆息，接引在旁解勸道：“如今慕白手握混沌鍾，一眾門人俱都不是他的對手。今先不與他爭，待來日再有劫數，再與他計較。他畢竟不是證道混元的聖人，機會有的是。”

准提道：“此子道行增長太快！更手握三品金蓮，掐住了我西方一份命脈。如今又有東皇鍾在手，更是如龍游大海，虎入山林，實是棘手的很。然而我等不能出手，也只得先與他講和了。哼，他雖手持混沌鍾，卻也不敢打我佛門道場的主意，量他也不敢不敢答應和議！”

且說黑風山下，慕白元神之軀將手一抬，天空的那一團金色鐘罩緩緩落下，顯出真身，卻是一口拙樸大氣的古鐘。

眾佛陀皆不識此寶，只見藥師琉璃光王佛皺眉苦思了一會兒，突然失聲驚呼道：“東皇鍾！那是東皇鍾！”

慕白元神之軀大笑道：“不錯，正是東皇鍾！藥師琉璃光王佛，你倒還有幾分見識！今日你還想圍殺我否？”

藥師琉璃光佛聞言一陣苦笑，回頭望瞭望西方，正要出言再說幾句，拖拖時間，以等待自家兩位老師的應對之策。

慕白元神之軀卻早已不耐，哪還能給對方留下反應的時間？左手上翻，拖住混沌鍾，右手握拳猛地一擊，頓時響亮的鐘聲震天動地，將十萬佛陀震一震手軟骨酥，東倒西歪，陣型不穩。

藥師琉璃光佛見此，急忙號令眾佛陀撤了圓圍，結成方陣，各施法防護。努力齊心將混沌鐘的傷害減到最小。

慕白元神之軀大笑，將混沌鍾連續敲擊了數下，那鐘身甚是堅固。饒是慕白元神之軀道行高深，也被震得拳頭髮麻，那邊佛門眾人更是不堪。一個個萎靡不振，許多修為較低的怡然是口鼻流血，看看便支撐不住了。

慕白元神之軀正待勉力再加把力氣徹底擊垮佛門眾人，卻聽一聲佛號響起。

未來佛笑彌勒遠遠來到場中，高聲叫道：“慕白真人且住手，貧僧有話要說！”

慕白元神之軀只道這是佛門中人的緩兵之計，更不理他，提起體內元氣猛地一擊東皇鍾，一道道幾乎肉眼可見的衝擊波直往前方佛陀們布下的方陣衝擊了過去。

十萬佛陀結陣相抗，卻哪裡能頂得住東皇鐘的威力，吐血重傷者比比皆是，陣型已然鬆散開來。

慕白元神之軀見此，也不管自己也是法力告馨了，強行提起體內的每一分元氣，集中起來，欲待再努力敲擊了一下。

彌勒佛見勢危急，也顧不得許多了，大叫一聲道：“慕白真人，你不想救烏雲仙等人的性命了么？”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一頓，轉目看了彌勒佛一眼，大喝一聲，三十萬松針飛騰而出，布成周天星斗大陣堵住佛門中人退路。

方才問彌勒佛道：“你此言何意？莫非你家教主打算放了烏雲仙等人了么！”

彌勒佛見慕白元神之軀終於住手不攻了，方才笑眯眯不慌不忙地道：“真人神通廣大，道法無邊。貧僧……，唔，你干什麼？放開我！”

卻原來是慕白元神之軀見彌勒佛啰里啰唆，生怕他打着拖延之計，因而將手中東皇鍾虛晃了一下，把個佛門眾人俱都駭了一跳。心神吸引之下，慕白元神之軀卻暗暗將纏綿網祭將起來，兜頭將彌勒佛網在裏面，捆得結結實實。

慕白元神之軀一招手，將彌勒佛提在手中，惡狠狠地道：“笑彌勒，貧道一直對你好言好語，你可不要以為貧道就不敢殺你！今好生將事情說清楚，若是再有一句廢話，貧道我手中寶刀可就認不得你了。”

彌勒佛嘴角含起一絲苦笑，在纏綿網中蠕動着宣了聲佛號，這才道：“貧僧奉我家教主法旨，特來與真人講和！怕真人不信，已然將多寶如來請了出來，便在前方三百里處。烏雲仙道友也在哪裡！真人切莫多疑，我佛門今番可是真心實意與你講和的。”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狐疑地看了看彌勒佛，道：“貧道怎麼知道你是不是在那邊設下了陷阱給我鑽？”

彌勒佛苦笑道：“貧僧不是在真人手裡嗎？若那邊真有陷阱，貧僧就任由真人處置，如何？況且真人就算不相信貧僧，也該相信多寶如來才是啊！”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思忖一陣，抬頭見前方十萬佛陀俱都帶傷，一臉驚駭地看着自己，想來准提今番也是不得不誠心的了。

況且自己也不可能真的就毫無顧忌地把這十萬佛陀俱都殺了。若真是那樣，接引准提恐怕拼着違反鴻鈞道祖戒令也要提劍衝出極樂世界來先把自己砍成肉泥再說。至今不如藉此得勝之勢與佛門講和，待的日後自家掌教老師回來，再與佛門算賬。畢竟自己一人就算能擊敗佛門眾弟子，也絕對不敢跑到靈山佛門道場去放肆的。

當下慕白元神之軀沉吟着緩緩收回東皇鍾，佛門眾人方才盡皆舒了一口氣。

彌勒佛道：“真人既然已同意講和，那還請收了周天星斗大陣，讓一眾佛陀們離開。”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你倒是打得好主意！既是議和，你先說說佛門的條件！”

彌勒佛面露為難之色，良久方才嘆息道：“也罷，今番我佛門可是栽到家了。真人也不要太過份才是，我家兩位教主可也不是那麼好脾氣的。”

慕白元神之軀道：“廢話真多！你才入佛門多久？貧道和你家那兩位打交道的時間比你還長，自是知道關礙的！你且先說說怎麼個議和法？”

彌勒佛聞言，習慣性地想要合什。不想在網中動彈不得，手上一動，那纏綿網一陣收縮，纏得更緊了，勒得皮肉甚是疼痛，不由更是一陣苦笑。

只得就此說道：“我家教主說，今日講和。我佛門放歸烏雲仙等人，從此決不再主動與你截教門人為難。你我兩教以往結下的因果若是真人願意放下，那就一筆勾銷。若是真人依然念念不忘，那便等日後再有大劫，通天教主從紫霄宮回來，我兩家再清算清楚。日後我佛門傳道，也只在東勝神洲傳，你那南部瞻洲的大宋國，便依真人的意思，只傳禪宗一脈。真人看如此可好？”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心下冷笑道：“因果一筆勾銷？說的好聽！顯得自己好像很無辜、很大度一樣。喵喵的，難道我截教受了如此重的打壓，反倒是應該的么？”

想到此間，便欲斥責彌勒佛一番，卻見彌勒佛小心地瞅了瞅自己一眼，忽然道：“真人可是不想講和？真人即便不為自己想一想，也該為你教中一眾同門們想一想啊！即便真人自恃神通廣大，能夠護得一眾門人周全。但請真人低頭看看這片戰場是何等景象。若是你我兩家糾纏不休，受苦受難的還是三界眾生啊！”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低頭一看，卻見地上的大片湖澤已然退去，露出光滑的地表，放眼望去，竟是一片荒蕪。忽一陣大風吹來，高大的黑風山竟陡然間化為無數沙礫，轟然坍塌，隨風飄揚起來的沙塵這天蔽日。好端端一個風景如畫的地方，竟被大戰的餘波摧殘成了一片荒漠。

慕白元神之軀不由嘆道：“果然是神仙打架，凡人遭殃！然而這卻也不能完全怪到貧道我頭上。你佛門該當的責任更大！是你們硬要與我為難，貧道不得不應耳！”

彌勒佛苦笑道：“真人說什麼都好，今貧僧已傳達了講和之意。真人的意思如何？”

慕白元神之軀望瞭望已然盡皆帶傷的眾佛陀一眼，面上閃過一絲不甘之色。

彌勒佛連忙道：“真人可別太過分了！我佛門好歹還有百萬佛徒，兩位掌教老師更是混元聖人，法力無邊。今雖與你講和，乃我家老師大慈大悲，不忍見兩家交戰，眾生受苦，卻不是真的怕了你。”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面上微微一笑，輕舒了一口氣，道：“你廢話真多！既然如此，還不叫你們的人快走！不過你可得留下來陪我了。”

彌勒佛微一苦笑，示意前方眾佛陀們離去。

慕白元神之軀一招手，收了三十萬松針，一眾佛陀方才面面相覷地駕着蓮台走了。

眼看眾人去的遠了，彌勒佛回頭道：“前時真人還收了數十個佛陀進聚寶盆之中。今既已同意講和，還請一併放出。”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此時貧道尚未見到多寶與烏雲仙兩位道兄。你佛門的誠意未顯，着什麼急啊！既是講和，總要雙方步調一致才行嘛！”

彌勒佛聞言，便即催促慕白元神之軀快行。

慕白元神之軀笑了笑，就當著彌勒佛面從懷中取了幾顆仙丹送進嘴裏，微微運功散發開藥力。方才在彌勒佛目瞪口呆的表情中笑道：“現在我們可以去了！”

當下，一手提着彌勒佛駕雲往南而去。

# 第1149章 請彌勒佛作客

三百里雲路眨眼便到，遠遠望見多寶與烏雲仙站立在前方山峰之上，慕白元神之軀老遠便大笑道：“兩位道兄，別來一向可好？”

烏雲仙彈身而起，飛來迎接慕白元神之軀。

慕白元神之軀接着，烏雲仙泣笑道：“你我師兄弟封神戰中一別數千年，貧道本來已經心灰意冷，不意今番還有再見之日。”

慕白元神之軀安慰一陣，道：“當年貧道眼看師兄被接引聖人帶走，卻是無能為力，只能徒嘆奈何！今日幸得師兄脫困，乃是我截教上下的大喜事。師兄正宜振作起來，不必如此傷感！”

烏雲仙笑道：“貧道一時情緒波動，按耐不住，師弟勿怪。今難得重聚，多寶道兄也在，我們師兄弟好好談談。”

慕白元神之軀微笑點頭，與烏雲仙相攜着往下落定，就見多寶如來合什笑道：“兩位道友，今番同門匯聚，實是可喜可賀！”

慕白元神之軀見多寶合什為禮，心下微微有些不喜。

那多寶道人本是截教大師兄，一向頗有人緣，與一眾同門俱都情分很好，對交際之道頗為擅長。早打量得慕白元神之軀臉色，當下笑道：“慕白師弟切莫看到我這幅裝扮便心有阻梗。當年大師伯太上老君化胡為佛，立我為小乘佛教教主，本是包藏禍心。為兄既然做了這個教主，便也只得暫時做着了。佛門之事自有釋迦摩尼如來打理，與我並不相干！”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沉默一陣，道：“若是有朝一日，掌教老師回來，我截教與佛門再起爭端，道兄當如何？釋迦摩尼如來又當如何？”

多寶如來合什閉目靜立了一會兒，方才說道：“釋迦摩尼如來乃是佛門現在佛，掌此一量劫。未來彌勒佛今在道友手中，該掌下一量劫。釋迦摩尼如來曾有言道：我之後，未來佛出世之前，該由地藏王菩薩統領佛門。這其中糾葛到底如何，一切還要看事態發展，卻不是為兄現在所能預測的了！”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記起佛門傳出的經卷之中似乎的確有這麼一句，當下心中稍稍安定，對多寶的處境也有些體諒了。口中仍舊抱怨道：“若是當日老君化胡為佛之時，道兄聽我良言相勸，何至於今日身處兩難之地！那佛門籠絡人心的手段可不是假的！我截教三千門人入佛之後，竟都一心一意修持起佛法起來。道兄身為金鰲島四大弟子之首，還宜堅定心志才對。”

多寶聞慕白元神之軀之言，不覺肅然道：“我隨老師多年，這一身道法皆是老師手把手教出來的。當年掌教老師尚未證道成聖，我與趙公明、金靈聖母、三宵等人還是從昆崙山跟過來的。掌教老師與我情分深厚，恩同父子。佛門之事，已有釋迦摩尼如來報答之，為兄自然可以心無掛礙。今掌教老師不在，我又是受太上老君符命入佛的，輕易脫身不得。還是得日後掌教老師回來，才能再作打算。”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嘆息不已，卻也知多寶雖然凡事都能圓慧通透，但實則卻是個心眼實誠、嚴於自律的人。要不然當年太上老君也不會選中他入佛，准提也不會欣然接納了他，通天教主也不會將一切教務俱都交給他打理。多寶道人是個在哪裡都能讓人放心的主兒，任誰都不會防範他會出壞招。

慕白元神之軀看着多寶，眼中光芒不時閃爍。

心道：唯有最實誠的人才能辦成最奸險狡詐的事！況且這多寶又在佛門做了如來，掌理小乘佛教，這可更是名正言順啊！只是不知道我若提出要多寶暗中捅佛門一刀，他這個實誠的有些迂腐的人會不會答應。

心中胡思亂想了一陣，忽回神見多寶與烏雲仙並纏綿網中的彌勒佛俱都面色古怪地望着自己。

多寶如來更是關切地問道：“慕白道友可是身體不舒服？莫非剛才的大戰之中受傷了么？我這裏還有些療傷的丹藥，你可拿去！”

慕白元神之軀見多寶如此，反倒有些不好意思了，當下收了那些胡亂的心思，訕訕地接過多寶遞過來的丹藥。

倒是旁邊的彌勒佛一副笑眯眯的模樣，眼中卻是精光閃爍，似是能洞察人心似的。看得慕白元神之軀心裏一陣不爽。

師兄弟眾人各敘了些別來的情況，當下慕白元神之軀回頭對彌勒佛道：“既然你佛門果然守信，貧道也就不與你們為難了。”

遂取出聚寶盆將抓入其中的三十餘個佛陀俱都放了出來，卻早已是精神萎頓，雙眼無神，全身破爛不堪了，身上全然感覺不到一絲佛法的氣息。

彌勒佛見狀大驚，回頭質問慕白元神之軀道：“我兩家既已講和，真人何故如此摧殘一眾佛徒。竟將他們一身道行法力全部廢了，打成凡體！如此作為，實在太狠毒了！殺人也不過頭點地而已啊！”

慕白元神之軀看了看地上慘叫不已的一眾佛陀，面上也閃過一絲不忍。

聽得彌勒佛如此說，卻硬起心腸道：“雙方交戰，無所不用其極。況且你眾我寡，貧道我只能全力出手，豈敢有所保留？他們的法力也不是貧道刻意廢掉的，只不過當時為了支撐陰陽氣旋的龐大消耗，貧道我施法將聚寶盆中收取的所有法寶俱都煉化為靈氣了，想來就是那時候把他們的法力也同時化掉了。事到如今，貧道我也沒有辦法。想你佛門有兩位聖人掌理，極樂世界更是被吹的有無邊福樂。自然有辦法能救回他們，即便不能復原。你們佛家一向吹噓着修來世，讓他們轉世重修一次不就行了。”

慕白元神之軀輕描淡寫地說了這一番話，把個彌勒佛噎的半死。面上也不再笑了，瞪了慕白元神之軀半晌，方才硬邦邦地道：“既然如此，你我兩家從此各行其道。你還不放了貧僧！”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你乃是佛門和談的使者，也是佛門和談的誠意，更是貧道我的俘虜，豈能如此便放你走啊？”

彌勒佛聞言愕然，盯了慕白元神之軀半晌，道：“莫非你還想把貧僧關起來么？”

慕白元神之軀點頭笑道：“聰明、聰明！是極、是極！笑彌勒啊，你乃是未來佛，現在這些事說起來都是不與你相干的，你又何必參合進去呢？還是趁此時機多結結善緣。貧道保證，你若是跟着我，必然會很快與三界眾多大神通者們打好關係。對你日後接掌佛門那是大大的有利呀！”

彌勒佛驚奇地道：“你不怕我佛門以此與你截教再起爭端？若是爭端再起，那可就是全面開戰了啊！你雖然神通廣大，卻又能保護得了截教多少人？”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現在又不是在大劫之中，全面開戰恐怕是絕對不會的！”

彌勒佛又道：“難道你不怕我家兩位老師來找你要人？”

慕白元神之軀驚奇地笑道：“找我要什麼人？我只是邀請你到我流波山做客而已，現今我兩家講和，你代表了佛門的誠意，難道我還會虐待你么？再說你那佛門這個時候找你回去干什麼，你還不是個吃閑飯的，在那兒獃著不是一樣？”

彌勒佛瞪了慕白元神之軀半晌，低頭看了看身上纏得甚緊的纏綿網，面上皺起一絲苦笑道：“看來這個客人貧僧是不做不行了？也罷，所謂修行不問地方。慕白真人既有雅興聽我每日誦經，貧僧一心宣揚佛法，便在流波山住上一陣子卻也無妨！”

慕白元神之軀大笑道：“此言甚當！放心，貧道絕對不會阻攔你這未來佛在下一量劫接掌佛門的。算起來，你在我截教住上這麼一段，我兩打好關係，豈不是為你我兩家下一量劫也打好關係了么？你佛家不是講善因善果，你這未來佛就不能受受罪，種種善因？”

彌勒佛聞言，面上復又是一副笑眯眯的表情，道：“多謝真人開解，貧僧茅塞頓開。所謂心中有佛，世間處處皆是樂土。貧僧今番為了解開你我兩家無量量劫的因果糾纏，便與你同往流波山去也罷！”

慕白元神之軀心中嘀咕着：我兩家因果那是雙方的掌教聖人結下的，豈是你能解得了得？面上卻笑道：“正該如此！彌勒佛果然胸懷慈悲普渡之心，貧道佩服得很啊！”

當下擺平了笑彌勒，慕白元神之軀回頭與多寶告辭。

卻見多寶如來看了看笑眯眯的彌勒佛，再看看笑意吟吟的慕白元神之軀，忍不住道：“慕白道友，你將彌勒佛強行帶走，不怕佛門面上不好看么？”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那佛門的臉面自己維護，貧道我哪裡管得着！再說笑彌勒在我流波山是做客，可不是階下囚。佛門有什麼面上不好看的？”

旁邊烏雲仙恨恨地笑道：“的確，就是做客嘛！想貧道不是在西方數千年，今不過禮尚往來而已。再說，兩家雖然講和，但因果糾纏甚深，也不得不防備一二。有彌勒佛在，方顯佛門誠意不虛。”

# 第1150章 眾門大興

多寶見烏雲仙也贊同慕白元神之軀之舉，不由長嘆一聲，合什為禮道：“既如此，為兄便告辭了。還要向西方教主回報這邊之事，兩位道友還請善自珍重。”

慕白元神之軀與烏雲仙稽首為禮。

多寶抬手一招，將地上的數十個法力全失的佛陀一併收了，這才駕雲而去。

慕白元神之軀手提彌勒佛，與烏雲仙相攜着迴轉金鰲島去了。

來到金鰲島外，卻見雲霄、無當聖母、龜靈聖母、羽翼仙、毗盧仙等一眾同門俱都出山來迎，眾人與烏雲仙相見，述說別情，盡皆泣涕不已。

龜靈聖母笑道：“今日烏雲仙道兄脫困歸來，正是喜事。我等先且不必傷感，當回島祭告師傅才是。”

當下眾人迴轉金鰲島中，焚香禱告通天教主，將烏雲仙歸來並與佛門暫時講和之事說了一遍。

紫霄宮中，通天教主正自閉目靜坐，忽然心神所覺，不由嘴角含起一絲笑容。抬眼看看鴻鈞道祖似乎並未注意到自己，方才將手一招，一抹金光灑下金鰲島，示意自己已然知道。

眾門人見了掌教聖人顯聖，盡皆喜悅。當下歡慶了良久，烏雲仙便在島中原本自家的洞府之內潛修。

眾人談道論玄了許久，方才漸漸散去。

慕白元神之軀也自欲迴流波山，烏雲仙等數人相送，看看走了數步，慕白元神之軀忽然指着島中正中間的一顆斑駁的柳樹對眾人道：“此樹再島中許久，看起來雖然靈氣蔥鬱，卻一向並無神異之處。不知為何老師要將他種在正中地脈旺盛之處？”

烏雲仙與雲霄等人對視一眼，就聽烏雲仙道：“此樹還是老師從昆崙山中帶過來的。我等也不知老師為何如此看重於它！師弟是怎麼注意到它的？”

慕白元神之軀道：“當年我進八景宮，見八景宮後園景緻幽森之處，也有這麼一株楊柳，與此一般無二。後來入了玉虛宮一趟，見大殿之外，也有一株楊柳。我想聖人家中便是普通物事也是不凡，況如今三家均有。我因此心下疑惑，不知此柳樹來歷根腳，故而向諸位打聽。”

烏雲仙道：“此事我也不知，當年我入門時，此樹便已然存在了。只是一向並無神異，故而也就沒有在意。今聽你此言，倒的確奇怪。”

眾人皆上前觀看柳樹，看了半晌，並無異樣。

慕白元神之軀嘆道：“世間之事物，每多難解之謎。倒也不必盡數掛在心上，欲要強求弄明。今三界當有一陣平靜的日子了。我等還應加緊修鍊，提升自己的修為方才是正理。”

眾皆稽首稱是。

慕白元神之軀將痴仙馬遂帶到一邊，嘟噥了半晌。就見馬遂將一個金燦燦的物事交與慕白元神之軀，慕白元神之軀急忙收了。這才與雲霄辭別眾人，駕雲去了。

回到流波山，慕白元神之軀將彌勒佛放出。

只見彌勒佛在纏綿網中掙扎一小會兒，眼見越纏越緊，不由失聲道：“慕白真人，如今已經到了真人的地頭上，為何還不將我解開？”

慕白元神之軀將包袱打開，取出一個金箍兒來，對彌勒佛笑眯眯地道：“你將此物戴上，貧道便即放了你。”

彌勒佛知道厲害，只是搖頭不肯。

慕白元神之軀哪裡有耐心與他廢話，不由分說強行給他戴在了頭頂。

頓時，將泥丸封住，元神禁制。

彌勒佛頓時一張臉笑得都皺了起來，苦澀地道：“真人如此作為，可是有失大度啊！就不怕三界知道后笑真人無容人之量么？”

慕白元神之軀見彌勒佛戴上了金箍，一把將纏綿網扯下來收起，放出彌勒佛，口中笑道：“你從今之後便在我流波山修行，又不外出，誰人能知道啊？放心，我這也只是預防你在我山中搞破壞而已，不會對你怎麼樣的。”

彌勒佛只得合什閉目誦經，不理慕白元神之軀，來了個眼不見為凈。

慕白元神之軀嘻嘻一笑，轉身便召集起在山中的一眾門人，對眾人說了金箍咒語，卻不說松箍的法兒。

一眾門人於是隔三岔五的都要去找找彌勒佛的麻煩，弄得彌勒佛一天到晚都在嘮叨，說要找個清靜地方修行。

慕白元神之軀被纏得實在無法，只得在山中隨意給他圈了一塊地方，建了個小廟，禁制一眾門人入內打擾。

那彌勒佛有了自己的一方小天地，便即每日躲在裏面，躲避六耳獼猴、孫悟空等一班愛捉弄他的瘟神。

截教這邊算是一場危機過去，凡事都步上了正軌。

而，佛門靈山道場卻是一片愁霧慘淡，原本好端端的一個取經法會，卻被一場意料之外的大敗仗將滿腹喜悅沖的乾乾凈凈。

釋迦摩尼如來強打起精神鼓舞眾佛陀的士氣，命令眾菩薩羅漢等等俱都高聲誦經，展露佛法，一時靈山之上梵音陣陣，仙樂齊鳴，從外看倒是看不出一點頹喪的氣息了。

可是，他自家卻知道這不過是欲蓋彌彰，咬牙強撐罷了。

雖說大戰的最後一截被佛門中人施法掩蓋，外人無法查探。但三界之中也總有那麼幾個神通廣大的人是瞞不住的，佛門最後求和方才不至於敗得太慘的事迹也悄悄地傳開了。

佛門聲望這下可真是從巔峰一下子跌到谷底，一場莊嚴肅穆的傳經法會最終卻也草草收場，搞了個有頭無尾。

經書倒也是傳下去了，可惜以此大揚佛門聲威的目的卻沒有達到，反而大大的有損名聲。

一時間，天下道觀興盛，談道論玄者比比皆是，盡皆揚眉吐氣。參禪修佛的，卻是籍籍無名，無人問津。

當此情景，佛門也無可奈何，只得再次開始了艱難的傳經之旅。

由於禪宗一脈在東土一向暢通無阻，萬民欣然接納。因而釋迦摩尼如來便命禪宗弟子努力宣揚佛法，將佛陀們也放下了身段，開始認真接受信徒祈禱，消災解難。

如此數百年，佛門聲望方才漸漸回復過來，再次興盛。這卻是后話了。

佛門眾人努力消弭着戰敗的後續影響，回復大興的勢頭。人教太上老君看看佛門傳經之事已完，雖說有些不盡如人意。但是老君那邊卻已是仁至義盡了。又了了因果，於是老君心無掛礙。有感於截教衰落之後，道門弟子稀少，不足以宣揚道門實力，維護道門的聲望。況且三界之事已然越來越複雜，老君門人稀少，許多事都要親力親為卻也忙不過來。

因而，老君也起了多收幾個門人好自己偷懶的主意。

當下隨便找了個由頭，上洞八仙於是橫空出世。況且當年老君胡亂指點了一二的長眉真人所在的蜀山一派也漸漸興盛了起來。也可以勉強算是掛在了他老君的名下。

於是人教聲望一時大漲，從當年大貓小貓三兩隻的窘迫狀況，猛然成了三界數一數二的人口大教。而老君也對蜀山一脈態度曖昧，不置可否。算是默認了蜀山是他人教的地盤。

太上老君一時之間將他的人教壯大了起來，玉清境原始天尊自然也坐不住了。

不過他闡教比起來卻是低調了許多了，昆崙山山門雖然重新開始。卻是一向以蜀山派為先，不顯山、不露水，只一味埋頭發展，忍氣吞聲。

這也是不得已啊，他闡教欠了佛門的，又與截教鬧翻了。老君雖然開始大肆擴張了，但論起來畢竟時日尚短，門人的實力參差不齊。他闡教說來那頭都不討好，自是仗着聖人門徒的最後的面子，別人倒也不得不買賬而已。

闡教掌理昆崙山的卻也是個熟人，正是當年無緣仙道，轉世重修的姜子牙。

姜子牙雖被申公豹詛咒轉世為畜生道，不過聖人弟子，哪會讓他真的做了畜生，原始天尊不是面子都丟到家了？

他在人間轉了兩世，最後又被雲中子接上山去拜了原始天尊為師。

這一世到頗有仙緣，如今道行在同期修行的人裏面還算不錯。今番昆崙山再開山門，原始天尊便敕命他做了個掌門。

雲中子等人見此，也各自在自己的道場開宗立派，傳下了道統。

一時間，三界之中的散修也趁着這個難得的機會各自搶佔山頭，建立宗派，道門竟是大大的興盛了起來。

不過西牛賀洲因為三教的勢力都不前去觸碰，因而仍舊是佛門一家獨大。

南部瞻洲大荒山以西也盡歸了佛門，只有東勝神洲和南部瞻洲大宋國佛門的影響力稍弱。

東勝神洲還好，各種寺院林立，佛法各流派的思想都有傳承，當然傳的最廣，影響力最大還是禪宗一脈。

南部瞻洲佛門卻只有禪宗在艱難地生存，一眾王公平民等等俱都只尊道門，崇尚积極有為的法家、儒家治國思想。佛門傳道甚是艱難。

當此之時，佛門也是改變了策略，不再奢求一家獨大。在東勝神洲凡事皆以人教馬首是瞻，更放下身段與蜀山派聯合，建立攻守同盟。

佛門因此更是如搭了順風車一般，竟就此一路順風順水地回復了聲望，在東勝神洲頗為興盛了起來。

# 第1151章 此蜀山非彼蜀山

其實三界之中有遠見的人都知道，至當年西行取經之後，佛門聲望本該達到頂點，然後保持一段時間，再然後便該漸漸趨於平緩。

可惜同一時間的一場大敗，確然他聲望不升反跌，眼看着大興的勢頭被生生地打壓了下去。

到如今雖然比較起來，在三界之中還是他佛門地盤最廣，信徒最多。但論及在東勝神洲和南部瞻洲的大宋國的聲望，卻始終是不如人教和截教。這不得不說是一個非常遺憾的結果。雖然也算大興，卻是差強人意的很。

這邊佛門垂足頓胸，哀嘆自己的痛失了一個重大機會。可惜眾人都不敢明着說，生怕惹得准提聖人不高興了。其實話又說回來，誰能想到那慕白元神之軀手中竟然有混沌鍾這麼一件該死的寶貝的，佛門中人又是不甘又是嫉妒的想着。

那邊佛門中人酸溜溜地想着，這邊三界眾人眼見又是一場修士大大興盛的黃金時期，那還管你佛門心情如何？都只管搶佔地盤，開宗立派，积極地積累起了實力。

北俱蘆洲妖族也開始蠢蠢欲動，試探性地派出了一些人來整合三大部洲妖族，建立山門。然而卻受到了人闡兩教聯合佛門的三方打壓，太上老君的態度很是清楚，三大部洲妖族要聯合，可以，我們不管。但就是不能要北俱蘆洲的上古妖神們出來。

否則三界還不大亂？他幾家的利益還怎麼保證？

妖帝太昊多番試探，人闡佛三家就是不鬆口，慕白元神之軀在這件事上發言的權利卻也不大。因而幫不上妖族多大的忙，只是勸解老君克制，命令梅山七聖等妖王克制，不要與那三家鬧大。

然而蜀山一派不知道吃錯了什麼葯，還是有人暗中推動。一向以來仗着是人教老君門下便為所欲為，人人卻也退讓，佛門更刻意奉承。因而蜀山門人似乎都有些飄飄然了，殺妖取丹奪寶的事兒平時就沒少做。幸得梅山七聖一向聲名極隆，將東勝神洲妖族管理的也頗有章法，所有心性上佳的新生妖族皆被好生保護了起來。方才沒有造成什麼損失，又看在太上老君面子上，不與他蜀山相爭。

今番經過了幾次與北俱蘆洲妖族的短兵相接，那三教均是得勝，蜀山門人變更時得意的不行。行事愈發囂張起來，竟數次將受梅山管轄的妖族打殺了取丹。又一次竟一路追殺到了梅山還不罷休。

袁洪聞報大怒，朱子真更是怒不可遏，直接下山將那幾個蜀山弟子殺了，更打得魂飛魄散。方才出了心頭惡氣。

此舉自是解氣，卻也激怒了蜀山門人。於是齊漱溟召集起蜀山人眾大舉出山，欲要攻打梅山七妖。更打出了斬妖除魔的旗號，聲勢鬧得破為浩大。

消息傳到梅山，袁洪等人哈哈大笑，根本不以為意。倒是朱子真雖然本體是豬，卻並不愚蠢，反倒頗有幾分聰慧，知道這一旦開打可就是人教與截教敵對了。因而勸袁洪先稟告一下流波山慕白元神之軀真人再說。

袁洪聞言，也覺得有理，當下便命人往流波山傳遞消息。恰逢孫悟空到來梅山遊玩，聽了袁洪等人說起蜀山派要打上門來了。

那還了得！孫悟空當場便踢翻了凳子，興奮不已地道：“那還等什麼，我可早就看蜀山那般兔崽子不滿了。只今竟然還敢上門，那還不先教訓他們一下再說？”

孫悟空與梅山七聖吵吵嚷嚷着要給蜀山劍派一個好看。雙方劍拔弩張，更有佛門中人推波助瀾，一時鬧得三界側目。

流波山中，六耳獼猴將情況一一報給慕白元神之軀。

慕白元神之軀嘆道：“自當年與佛門一戰，千年不到。三界各家修士倒是都興盛起來了，不想而今卻又起了爭端。蜀山劍派實力雖淺，但卻是在人教老君名下。而梅山一脈又是掛在我名下的。今兩方若是開打，蜀山派固然不是袁洪等人對手，但恐老君面上不好看。此時佛門氣焰復漲，我教與人教交惡，殊為不智。”

六耳獼猴道：“然而蜀山劍派慣常以大義為名殺妖取丹，以此來煉製法寶靈丹。此舉大傷天和，若不及早制止，衝突必然是無法避免的。即便能過得了這回，也保不準下次什麼時候又爆發了。”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默然良久道：“自封神之後，道門修士原本平和安樂的修道生活被打破。危機之下，同道相殘者比比皆是。妖族因為得天獨厚，一旦靈智開啟，便有許多神異。同時卻又因為遠古大妖們歸隱北俱蘆洲，致使一眾新生妖族失去了強大的靠山。雖有我和梅山袁洪等人救護，卻也只能護得少許。當此情景，別人為求壯大自己，向一眾小妖們出手便是順理成章的了。加之佛門和人、闡兩教在傳道的過程中總是有意識地貶低妖族，將妖族的形象邪惡化，致使百姓聞妖色變。到而今，殺妖竟然也成了博取名望，積累外功的方法。實在是好笑！”

六耳獼猴道：“雖然好笑，卻也可憐。受蒙蔽的百姓可憐，無辜受戮的許多妖族更是可憐。妖族之中雖然也有一些的確是惡貫滿盈，但大多還是好的。況且這也是因為沒有一個統一的領導，致使各自為政，這才使一些妖族失了管束，變得為所欲為。再說了，就是那標榜慈悲為懷的佛門之中也有許多敗類的，佛門阿鼻地獄常常人滿為患那就是明證。”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佛門將一眾虔誠信徒俱都接往極樂世界轉生佛國，可是那信佛的也不是個個都是善人。然而阿彌陀佛卻又護短，凡是虔誠信徒俱都引渡。這其中素有惡行的與那些真正行善的若是一般對待，豈不壞了名聲？故而也就只好創出個阿鼻地獄來安置那些行惡卻又信佛的了。說來阿彌陀佛倒也真是煞費苦心。”

六耳獼猴笑道：“世人皆以為佛門乃是樂土。一些惡人也起了投機的心思，一邊男盜女娼、一邊虔心念佛。以為如此便能轉生佛國，逃脫陰司的追捕制裁。卻不知天道昭彰，即便入了極樂世界，始終還是要了了因果，方才能夠真正解脫。否則佛門成了惡人庇護所，接引准提那還有臉面見人？”

二人說笑了一回，就聽慕白元神之軀道：“今蜀山大舉進攻梅山。梅山乃是東勝神洲地界，封神戰後，我截教在那裡的勢力較弱。雖然蜀山劍派不足為慮，但也要防備有心人在其中混水摸魚。況且孫悟空在那裡，他性子有些野，受不住別人激將挑唆。你先過去看看，防止有什麼意外。其他的我自有主張！”

六耳獼猴笑呵呵地領命去了。

且說梅山之上，袁洪等人聞聽蜀山劍派的打上門來了，當下無不大怒。遂大舉召集起數千年來收服的一眾妖王們，準備好好教訓一下行事囂張的蜀山派。

做客在此的孫悟空見眾人忙碌，自己插不上手，竟是無所事事，不由有些抓耳撓腮。

心念一轉，暗道：蜀山劍派才幾個高手？鬧得這麼大排場！不如我先去將蜀山人馬殺敗，回來也好威風威風！

當下想到就做，也不告訴袁洪等人一聲，便自駕雲而去。

一路行來，遙望見前方劍光閃閃，孫悟空心知這是蜀山劍派御劍飛行的獨家招牌。

當下眼珠一轉，想起當日慕白元神之軀為其取名之時曾說過一個齊天大聖的外號。遂抬手一招，變出一桿長幡，上大書“齊天大聖”四字。

孫悟空便在旗幡之下吊兒郎當地翹起二郎腿，優哉游哉地等着蜀山眾人到來。

這邊齊簌溟等蜀山人馬並其他一些以蜀山馬首是瞻的門派前來助拳的人等御劍踏寶而來，忽見前方一面旗幟高高飄揚，上大書“齊天大聖”四字，眾人面面相覷，皆暗道這人好大的口氣。眾皆不知齊天大聖是誰，遂上前小心地探問。

兩方一陣言語，蜀山派眾人被孫悟空囂張的神態語氣激怒，雙方於是開打。

料蜀山眾人的道行有多高，怎能敵得過孫悟空。被悟空一陣金箍棒打得落花流水，最後蜀山祭出了紫青雙劍，方才堪堪穩住陣腳。不敢再前進，後退三百里在崤山地界駐紮，使人打探孫悟空來歷。

那蜀山派本來起源於地星。雖說地球之上修士沒落，但自從老君傳下道德經之後，一些天資卓越之輩整理術士們流傳下來的術法，研習道德經等道門經卷，卻也漸漸摸到一些修仙的門徑。況且當年長眉真人又親自得了老君點撥，因而雖然地星修真越來越沒落，真正能夠得道的渺渺無幾，不過蜀山劍派飛升入四大部洲的倒也有不少。

正是由這些人組成了新的蜀山劍派，又掛着人教的名頭，誰都讓他三分。因而在危機四伏的四大部洲迅速站穩了腳跟，大肆發展起來。

但正因為此，蜀山崛起的時間畢竟還短，對三界大神通者所知不詳。又有一些心懷鬼胎的巴不得拿蜀山劍派當槍使，把這四大部洲攪得越混亂越好。

# 第1152章 長眉

於是，一心想要發展壯大的蜀山派便免不了要落入套中，做了別人踏腳石了。也幸虧孫悟空雖然好胡鬧，愛打架，卻也並不是殘忍好殺的。故而一場混戰，蜀山眾人雖然敗得稀里嘩啦，死傷卻是寥寥無幾。算是留有餘地了。

當下齊漱溟溟等人暫停了前進，四處打探孫悟空來歷。

那悟空因為做了法儒兩家護法，千餘年來混跡四大部洲，交遊頗廣，倒也有許多人認得。

不一時，便七拼八湊的將孫悟空千餘年的事迹打探了清楚。

蜀山眾人這才吃了一驚，此時又有人說了梅山七聖當年封神戰中的風采。齊漱溟這才知道今番踢了鐵板，心下甚驚，面上卻不動聲色地吩咐眾人好生戒備，自己卻迴轉靜室，焚香請師門的前輩高人們前來相助去了。

且說這邊蜀山眾人大舉進攻，尚未到梅山地界便被人半路揍了一頓，只得駐足不前。

三十三重天外，正在侍奉太上老君的長眉真人卻是聽到了齊漱溟的禱告，不由面上失色。

老君微微睜眼看了長眉真人一眼，口中緩緩地道：“梅山之事我已盡知。你先往兜率宮等候，不日當有轉機。”

長眉真人聞言，拜服而去，自往兜率宮拜見。

剛到不片刻，就見宮門之外一陣金光閃耀。

長眉真人心下大奇，不知是何人敢在聖人門前如此隨意，竟不懂得收斂一下。

就聽丹犀之上老君道：“長眉，要等的人來了。你前去迎接一下！”

長眉真人領命而出，只見門外站立一青年道人，看面相不過二十許。然而一身精華內斂，氣息淵深如海，瞬息萬變。不但連道行看不清，就連人家上表情都看不真實，只覺一片朦朧。

長眉真人不由大驚，連忙稽首上前問禮。卻見那青年道人稽首回了一禮，打量了長眉真人一眼，笑道：“你便是蜀山劍派的長眉真人吧！正好，貧道此來與老君所議之事與你也有莫大關聯。你既在此，也省得麻煩了。老君可在宮內么？”

長眉真人見來人言語隨意，即便在聖人門前也毫不粉飾作態，不由暗暗稱奇。聞言忙道：“貧道正是封了掌教老師之命前來迎接道友。請跟我來，卻不知道友如何稱呼？”

那青年道人笑了笑，稽首道：“貧道流波山慕白。”

說完，大有深意的看了長眉一眼。

然而，長眉並沒有其它特殊的反應，其更是根本識不得慕白元神之軀的面孔。

如此一幕，讓慕白元神之軀有些失望。原來，在他聽到蜀山劍派之事時，便以為這個與本尊曾經去過的蜀山乃是一地，何況長眉的名字都是如此一致。

可是到得如今，他方才明白，名卻是一樣，但是人卻不是那個人。又或者說，是那個人，只是境不同了，人也就不同了，心就不同了。

甚至在這一瞬間，慕白元神之軀開始懷疑起，難道這一切都只是平行世界的一個縮影？又或者說，自己要想真正的走上高峰，又需要重新走回曾經的路。

這一點，在他看來，無非是，在鬼星是，自己本尊所經歷的乃是地星穿越到鬼星，踏入修仙一途，穿越西遊、葫蘆兄弟、新白娘子傳奇、倩女幽魂、蜀山傳等等世界，經歷一個個攀登高峰的修鍊之途。

而本尊當穿越到封神世界時，一切就發生了改變，成了反走之路，也就是從洪荒時代開始，經龍漢初劫，巫妖大戰，封神之劫，西遊之事，而後又有了蜀山，以後還會怎麼樣，他不得而知。

不過，他卻是覺得，這一切雖然看上去混亂不堪，但是冥冥中卻有着非常強的規律。好似這一切，都是由誰安排好的一樣。

一時間，在他的腦海中浮現出許許多多的思緒來。

長眉真人自然不知道慕白元神之軀此刻所想，在聽聞其言時，聞一驚。

他雖然沒有經歷龍漢初劫，巫妖大戰，封神之劫等等，但是慕白元神之軀的名聲他卻是聽聞過的。

長眉得道飛升的比齊漱溟等人要早，又一向侍奉在太上老君身旁，自然知道的多些。隱隱也聽聞梅山七聖與慕白元神之軀關係不一般。如今梅山與蜀山交惡，慕白元神之軀此時來兜率宮，長眉真人心下便有些琢磨不透了。——莫非這慕白元神之軀還敢來兜率宮找我興師問罪么？

長眉真人心下嘀咕，二人不一時來到丹犀之下。

慕白元神之軀稽首向老君見禮。

老君笑道：“你倒是難得來一次。今日登門，可是為了蜀山劍派與梅山七聖之事？”

慕白元神之軀微微一笑，口中道：“大師伯明鑒！慕白俗事纏身，少有來向大師伯問禮，實是不該。然而梅山袁洪等人乃是我記名弟子，而蜀山劍派卻是大師伯門下。說起來都是同出一門，而今兵戎相見，鬧得三界側目，人人震恐。以為封神之事又將重演。前者小徒悟空不懂事，將蜀山派的道友們打傷，大違同道之情。弟子想雙方解釋道門，有了爭執，理應由師門長輩處置約束。因而今日特來拜見聖人，聆聽教誨。”

老君聞言微微一笑，指了指長眉真人道：“後輩門人之爭，不過是些義氣之爭，無用的嗔痴煩惱而已，當得什麼？只今你二人都在這裏，什麼話說開了不就好了嗎！”

雙方於是在平和的氣氛中進行了友好的磋商。原本這次紛爭就來得有些莫名其妙。說起來還是因為蜀山派的弟子首先闖入梅山挑釁，袁洪等人方才忍無可忍，憤而還擊。

這樣把前因後果一理清，長眉真人心下倒是犯嘀咕了，抬眼看向太上老君。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此事你我兩方均有不是。蜀山劍派不該胡亂殘害生靈，尤其是那些開啟了靈智，已經開始追尋大道的妖族後輩。當然這其中也有受了別人挑唆的原因，這個就不是貧道我能管的了。梅山眾人也不該不報我一聲便擅自與蜀山開戰，這個貧道自會好生約束。幸得雙方傷亡不大。大師伯你看是不是發下法旨，將兩方人馬斥退回去，免得事態擴大？”

太上老君看了慕白元神之軀一眼，笑道：“此言甚當！長眉，你便下界好生約束住蜀山一派的人馬，令其回山潛修，不得再胡亂生事。慕白，梅山這邊你也要好生勸解才是。不要讓他們心有芥蒂，致使雙方敵意越濃。”

長眉真人領命而去。

慕白元神之軀卻留了下來，對老君稽首道：“蜀山派算起來是個劍仙門派，由劍入道，戰力在同輩修士裏面可算是頂尖的了。然而正因為此，不免在大道領悟上有失偏頗。其行事作風，更與大師伯所傳之清靜無為之道大相徑庭。一味好鬥，四處殺妖取丹，樹敵必多，必至眾生怨懟。蜀山畢竟是挂名在人教門下的，大師伯還應好生管束才是！”

太上老君道：“我正欲藉助蜀山劍仙的戰力。然而你所說也不無道理，今蜀山人雖多，實力卻是參差不齊，實在難以大用。我當派玄都、列子等去蜀山開壇講道，勿使這些門人因為一心修劍而偏離了大道。”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皺了皺眉，道：“我看蜀山劍派的殺性太重，這才入了四大部洲幾百年啊，他那蜀山周圍方圓數千里之地竟然沒有一個小妖和一個敢不聽話的修真門派或是散修存在。如此作為，實非修道者體悟天心的胸懷。還請大師伯不要一味想着提升他等的道行修為，好生約束教導方才是當務之急啊！”

太上老君聞言笑道：“此言甚是！只是積累外功也是修道者很重要的修行手段。尤其對於劍修而言，更是有助於培養自身的凜然之氣。若是約束過甚，恐不利於修行！”

慕白元神之軀道：“世間生靈，無不有善惡慾念的纏繞。為惡者無論人妖仙神皆可殺之，並無不妥。但妖族之中也有一些純粹只是貪玩，還有的更是並無一絲惡行，反而积極行善去惡，豈能一概而論之。”

太上老君看了看慕白元神之軀，笑道：“你倒是看得明白！然而妖族今日的名聲已然大壞，要扭轉過來卻非一日之功。我乃人教之主，自當約束門下分清善惡。但恐此偏見由來已久，一時難收成效。”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大師伯只要約束門下即可。其他諸事，弟子當自行處理。”

太上老君聞言微微頷首，道：“前者，北俱蘆洲遠古大妖們蠢蠢欲動，欲要回歸。幸得我道、佛兩門聯手，方才打壓了回去。我知你與遠古妖神們相交莫逆，但也切莫意氣用事。至令生出不必要的變故，成為我道門的罪人啊！”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默默半晌，無言稽首而退。

出了兜率宮，慕白元神之軀心下思忖老君之言，只覺心亂如麻。

一路來到梅山，眼見下方妖氣瀰漫，無數妖族後輩來往上下，人人一臉喜悅之情。

慕白元神之軀不由長嘆了一口氣，遂降落雲頭，來到梅山之上。

# 第1153章 妖族初出

袁洪等眼見一道熟悉的金光撒下，知道是慕白元神之軀到來，連忙出洞府來迎，將慕白元神之軀讓到了上首尊位。

見禮畢，慕白元神之軀道：“聽說你們與蜀山派起了衝突，近來可有什麼變數？”

袁洪道：“只從小師弟出手將蜀山人馬半路殺敗，倒是再沒有什麼動靜了。”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點頭笑道：“我剛從兜率宮來，太上老君已命長眉真人前去約束蜀山人馬，想來解決此次衝突當不成問題了。你們也不要再去挑惹蜀山之人，免得再生事端。今當從根本上解決一眾妖族們的不利地位，使那些心懷鬼胎的人看到殺妖是沒有好處的，是要遭到眾生唾棄的，更輔以強大的力量威懾。這樣方才能立於制勝之地。”

朱子真聞言忙問道：“老師如此說，可是有了定計？”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世間之事，本無定論。想人族起源之初，我妖族也是大力扶持的。雖然後來有一些妖神為了使妖族氣運長久而屠戮人族，但這些人也盡皆隕落。後來伏羲也入了人族，那個時候人妖雜處，大家相安無事。許多行善的妖族還被當地百姓建廟祭祀。只是後來封神一戰，三界混亂，群魔亂舞。再之後又是佛門大興，大肆詆毀妖族，搶奪人族信仰，妖族這才漸漸被邊緣化，人人談而色變。今欲要改變妖族地位，須得先從眾生的觀念入手。先改變妖族的形象，使人類接受妖族。這樣別人再要不分青紅皂白的殺妖取丹，就要顧忌一二了。”

眾人聞言，俱稱大善。

朱子真便問：“只是妖族兇惡之名已然深入人心，今要改變這個認識，該從何處着手？”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數百年前，白素貞與許仙之事鬧得沸沸揚揚，三界震動。最終世人還是稱讚同情他二人的真情，痛恨佛門的多事與霸道。他二人歷經苦難，最終還是由白素貞與小青的師傅無當聖母化身驪山老母出面，與佛門交涉，方才算是圓滿解決。人間之真、善、美與假、丑、惡雖然同時存在。但只要真心付出，就不怕得不到認同。”

袁洪道：“只恐別人從中作梗！想數千年來，佛門與闡教便在貶低我妖族，我等也自努力向善，但收效甚微。今師傅既要改變我妖族的形象，恐非易事！”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移風易俗，說難也難，說易也易。只要抓住了人心，便可抽絲剝繭，一舉奏效。今白素貞與許仙之事在人族之中廣為流傳，人族不也接受了白素貞么？這雖然只是個例，但卻是個大好的榜樣。照着這個模式下去，最終必然會喚醒人族對妖族認同之心的。”

當下慕白元神之軀傳令，教鬼穀子、孟子等人來梅山議事。

不一時，眾門人來到。

慕白元神之軀便吩咐如此如此。眾門人領命而去。

不數月，南部瞻洲大宋國便有許多志怪傳奇故事流傳，講的都是些人妖相戀、誓同生死的故事。無一不是可歌可泣，感人肺腑。

比如當年的大禹與女嬌之事，比如柳毅與龍女的故事，再後來的白娘子與許仙的故事等等等等。

百姓聞之，無不掬一把同情之淚，為人妖共處所遇到的種種艱難困苦而心生憐意，為其中誓同生死的情誼所感動，更對由於世俗觀念而造成種種悲劇而嘆息痛恨不已。

及至後來，慕白元神之軀將蒲松齡也搬了出來，聊齋誌異於是橫空出世。世人方知妖族也有七情六欲，愛恨糾葛。其實也並不是那麼可怕，反而更是親切。

聊齋的出世，將人族對妖怪的觀念大大轉變了過來，甚至有的人還故意到那荒郊野外去尋找妖族，欲要也來一段人妖際遇。如此刻意尋找，卻又哪裡能夠得到，只是徒添惆悵而已。

慕白元神之軀見此，又命梅山七聖並孫悟空以及黑風怪等等一眾妖王好生管束各方妖王，勿使之下山為惡。有真正為惡的，也搶先一步自行處罰，不要留待他人，給人口實。

一眾妖族門人更時常下山與人族接觸，呼風喚雨為各地消災解難。

如此百年，雙管齊下，果然大收成效。人族已然開始試探性地接納妖族了。在南部瞻洲大宋國，更有妖族大白天上街也沒有人覺得奇怪了。

而約束妖族的結果，也使得那些妖族漸漸接受了人族的處事方式。其中最有名的一個乃是當年西遊之中慕白元神之軀順手救回來的妖王黃獅精。

那黃獅精當年便是個一心與人族和平共處的，竟然還命手下的小妖們去放牛養鴨，種地砍柴，以此來換取銀錢，在人族之中廝混買賣。

慕白元神之軀聞之，大呼真是妖族中的極品另類。

當下大力為其宣傳，三界眾人聞之，無不會心大笑。

妖族與人族關係改善的效果也漸漸展現出來了。時常有殺妖取丹的，消息一傳開，百姓無不痛罵。便不痛罵，卻也不再認同。

殺妖不再能夠得到百姓尊敬，因而也就無法積累外功。

同時梅山七聖為首的一眾妖王得了慕白元神之軀之命，對那些不問青紅皂白便打殺妖族的人大力制裁追殺。

如此數次，殺妖之事方才漸漸絕跡。

數百年間，經過艱難的輿論宣傳和身體力行，又暗中與蜀山、佛門鬥了幾場，妖族的名聲方才漸漸恢復了過來。此舉也得到了三界諸多大神通者們的稱讚，暗暗感嘆慕白元神之軀之能。贊此舉實是化解仇恨，使天地復歸祥和安樂一大功德之事。

至此，妖族的名聲回復。沒有了這份被別人強加上去的偏見敵視，殺妖也完全成了自私的惡行。三界爭鬥之事竟是大大減少，頗有一片祥和的意思。

這邊慕白元神之軀忙着為妖族正名，與佛門、闡教和蜀山的輿論宣傳戰打得如火如荼。最終還是慕白元神之軀這邊佔了理兒，雖然艱難，卻也大獲全勝。一眾沒有自保能力的小妖終於也不用再躲躲藏藏，整天提心吊膽了，可以堂而皇之地行走在三界之中。

事情是辦的漂亮，這般化戾氣為祥和，功德也是不少。

然而慕白元神之軀卻煩惱得很，因為他的大力作為，妖族翻了身，卻引來了道門內部的質疑之聲。

蜀山派首先傳出慕白元神之軀與妖族勾結，不安好心的謠言。

佛門再暗中推波助瀾，崑崙派為首的闡教也偷偷摸摸地四處造謠。

本來這些事都是別人敵對勢力的胡言亂語，慕白元神之軀倒也並不放在心上。可忽然有一天，羽翼仙徑入流波山來質問慕白元神之軀，說慕白元神之軀怎麼吃里扒外了。弄得慕白元神之軀心下大怒，狠狠地罵了羽翼仙一通，羽翼仙這才諾諾而退。

事情雖然不大，卻也足夠慕白元神之軀頭疼得了。思前想后，坐卧不寧。

一時想起東皇、帝俊、黃風、塗山等人的恩情義氣；一時又想起自己在金鰲島學藝的點點滴滴，通天教主的言傳身教、授藝解惑，一眾同門的守望相助。不由心下亂成一團！

以前的慕白元神之軀雖是截教，但修為並非絕頂，一言一行並不太受關注。當然是來去自由，想做什麼便做什麼。但現在卻已隱然成了道門的有一面旗幟，一舉一動無不大受關注，身份上的敏感便立時顯現出來了。

況又手握東皇鍾，又確確實實是從當年的妖族天庭之中出來的，正兒八經的妖族重臣出身，也怪不得別人要拿來大做文章了。

當此情景，慕白元神之軀也細細思索自己未來的歸屬，只覺難以取捨，不由甚是愁悶！

六耳獼猴解勸道：“師傅，以咱們師徒現在的修為，三界大可去得。又何必在意別人怎麼說！今尚只是佛門、闡教等外人謠傳言說你便如此了，若是日後妖族果真復出，師傅將如何？”

慕白元神之軀嘆道：“為師正是心憂此事！想當年我入截教，乃是求道學藝。然而既入截教，拜師得傳道法，師徒之名分便已定下。何況數萬年來，一眾同門幾經劫難，早已溶為一體，難以分開了。但是我又確實出身妖族，如今更得了東皇傳承，手持東皇鍾，與妖族更是割捨不斷。若真到了妖族復歸的那一天，為師才真是不知如何是好啊！”

六耳獼猴聞言道：“不如兩不相幫，任由兩家打鬥。”

慕白元神之軀氣道：“餿主意！兩不相幫，便要受兩家埋怨，到時更是兩頭都不討好了。”

六耳獼猴訕訕地道：“那怎麼辦？依照通天教主的脾氣，很難說服他與妖族聯盟的。哎，若是師傅能儘快證道成聖，到時便一切都不成問題了。”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默然，半晌乃道：“雖說三界之中已有流言，但終是別人的惡意流傳罷了。事情也許並非不可收拾！畢竟我截教的教義與妖族頗為相得。而且封神戰中，闡截反目。今人闡佛三家皆不願遠古妖族們回歸，想來我截教眾門人即便心中也不願，卻也不會與他三家同流合污。況且妖族人數雖多，卻只有女媧娘娘一名聖人，偏偏又是人族聖母。妖族要回歸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此事日後再說吧！至於流言，只當放屁，不去理他！”

# 第1154章 各自準備

慕白元神之軀看看並無大事發生，遂在山中潛修，不問外界之事。

眾人見慕白元神之軀不與回應，謠言之事也就漸漸淡了。但這根刺卻是埋了下來，實在說不準哪天又冒出尖來，扎你一下。

至此之後，三界紛爭日漸減少。大戰已經基本不見了，只有些門派之爭的小小紛爭不斷，倒也並無大礙。眾修士俱都大力發展壯大自身，四大部洲日漸興旺，人口繁盛。如此又過了數百年，平靜的生活因為一件小事又再度熱鬧了起來。

今番的事端卻是從天庭鬧出來的，就是那二郎神楊戩的妹妹與書生劉彥昌相戀之事。

原本也沒有什麼，四大部洲人妖相戀的多了去了，仙妖相戀的也有不少，仙人相戀的雖然不多，但從古至今，也有那麼十來起。

每一次都是天庭壓了下去處置了也就完了。但其中偶爾也有反抗的，而且反抗最激烈的還正是昊天玉帝的親近之人。

比如當年的楊戩、牛郎織女等等。

楊戩是反抗成功了，救回了自己的母親雲華夫人，但那也是靠了他聖人門下的身份和實力。其他的卻是全都失敗了。

說起來，天庭的條款其實也並沒有錯。

既然為神，又是追尋大道的修士，便理應一心掌理職司，造福三界眾生。

修士可是沒有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說法的！談什麼情啊愛的，這分明就是寂寞難耐，道心不穩的表現嘛！

你去談情說愛，放棄神位，白頭偕老了，職司誰來掌理？

況且神仙壽命無盡，人族長壽的也不過百年。

若是要天長地久，勢必就要將人族那一方也拉入仙道之中。

然而人有人道，仙有仙歸，這卻是不能胡亂突破的？

若是如此，天下修真還不都是成雙入對的了？一味亂為，逾越人仙妖三界的法度，勢必攪得三界大亂。

然而天庭的打壓卻也的確做得太過了。凡遇此事，為人的一方直接殺掉，為神的那方鎮壓關押起來。雙方若育有後代，也是追殺到底，毫不留情。

這也難怪，仙人結合的血脈，往往與眾不同：生而神異，卻又不是天生地養或是辛苦修鍊得來。天庭身為正統，也難能容下這等“怪胎”。

而楊戩又被打成真靈封神，凡事無能為力。只能眼看着三聖母被鎮壓，劉彥昌被打死，央求了一眾執法的仙官手下留情，這才勉強護得沉香逃跑。昊天玉帝復又下旨追殺。

楊戩無奈，只得將沉香送往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處，請師父出面保下沉香。

玉鼎真人見此，想起楊戩已然真靈封神，不由長聲嘆息。然而想起當年封神之事，卻又不敢明着得罪昊天玉帝。只得懷抱沉香直入三十三重天外，尋找原始天尊。

不料原始天尊見了沉香，卻是滿臉堆笑地道：“此子生而不凡，他日必成大器。既是楊戩的外甥，也算是我闡教門下。你持我符命往天庭，就說沉香已歸我闡教，從此在我玉清境中修行，叫他撤了追捕。”

玉鼎真人聞言大喜，急忙去了。

昊天玉帝雖然心下不滿，卻也無可奈何。又不敢與道門聖人對着干，只得領了法旨，撤了追捕。

不想數十年後，沉香出世，他原本就出身不凡，更有原始天尊全力栽培，一身法力實是驚人的強悍。更加手握靈寶寶蓮燈，后又尋回了當年雲華夫人借與大禹開山治水的開山斧。

兩件靈寶在身，九轉玄功變化無窮，爐中練成一身法力。將個天庭鬧了個天翻地覆，比之當年的楊戩、黑山老妖等等鬧得都還要厲害。

最後佛門出面從中牽線，天庭放歸三聖母，方才平息了事端。

經此一戰，一向低調的闡教大揚聲威，道門先有截教慕白元神之軀威勢赫赫，復有人教上洞八仙橫空出世，蜀山劍派聲勢浩大，今再有闡教沉香大展威風，一時道門聲望持續上升。

不過最後佛門出面牽線勸和，兩方不得不買他面子，也是大大的威風了一把，讓慕白元神之軀甚是不爽。心中暗道：莫不是我命弟子們也來一場大鬧天宮，壓壓闡教的氣焰？

不過看看一眾門人俱都潛心修行，日子過得甚是平和安樂，隨即便打消了這個念頭。

暗道：一切平穩便好，何必為一時意氣，挑起爭端呢？再說昊天玉帝夾在各家的中間已經是很難過日子了。自己又何必橫插一腳，加重他的負擔，徒讓親痛仇快。哎呀，說來那天帝的位置看着威風，實則卻難熬的很啊！時不時的就要被別人算計，成了人家大揚聲威的踏腳石，偏偏人家又有聖人撐腰，得罪不起。想來實在鬱悶。

慕白元神之軀這邊胡思亂想着為昊天玉帝默哀，那邊昊天玉帝與瑤池金母受了如此打擊，心下自然難受得很。昊天玉帝由此更加昏庸糊塗起來，一應政事俱都不理，暗地里一心潛修。

瑤池金母卻充分發揮了女強人的本色，將天庭眾仙官貶得貶，斥得斥，大肆提拔親信。一時天庭之中又是一番權力更跌。

此事一過，三界之中復又回歸了平靜。各家都已經宣揚了威風，各有成敗得失，但卻都步上了正軌。各自傳道授徒、積累實力、吟風弄月、體悟大道，不表。

如此平靜地過了無數年，看看這一良劫已然過去大半，三界之中復又開始暗潮洶湧起來。

首先是佛門坐不住了。他本來是得了鴻鈞道祖承認，該當大興盛一量劫的。但看看時間過去大半，如何又還能安心甘願。

佛門轉目四顧，尋找延續他大興勢頭的方法。最後目光卻又重新回到掌握了三品金蓮的截教慕白元神之軀身上。

三界一時暗潮洶湧。慕白元神之軀也知道自己手握三品金蓮，一旦再有大劫開始，必然是佛門第一個對付的目標，因而心下也早早防備。

可惜一番苦修，雖然天道已經觸手可及，但終是差了最後一步，無法證道混元。

慕白元神之軀也知這事急不來的，眼看佛門復起了針對自己的算計，只得先將潛修之事放在一邊，凝神應對起來。

開天闢地以來，天地間幾經大劫，無不鬧得死傷遍野，生靈大規模絕跡。

仔細算起來，第一場大劫應該是開天之劫，所有先天神祗全部遭劫隕落，只余鴻鈞道祖一人，就連身為混沌神祗的盤古也在最後一刻身化山河星辰。

再之後乃是龍漢初劫，之後又是巫妖大劫，之後封神大劫。

三界修士，如今是聞劫而色變，雖然新一輪的大劫尚未到來，但卻已經有所徵兆。眾生無不惶恐難當，心驚膽顫地關注着三界之中的所有細微異動，以求推測出這一輪的劫數到底該應在誰家身上，又該是以什麼方式開啟。

關注的目光自然都不約而同地投放在了幾家聖人教派身上。畢竟若是真有什麼震動三界、不可收拾的大事，也必然只有聖人門徒才能搞得出來。

幾乎所有經歷過當年封神之戰的人，都把目光集中在了佛門、闡教與截教頭上，欲看當年的因果該如何了結。仔細分析着雙方的實力對比，以使日後大劫臨頭逼不得已之時，自己不會站錯了隊。

慕白元神之軀自然是眾人重點關注的目標。

然而，此時他卻並未在流波山潛修，反而神不知鬼不覺地去了常羊山一趟，找到刑天。

二人相見，各自言語譏諷了一番，慕白元神之軀方才將來意告知。

刑天聽了，瞪着慕白元神之軀半晌，方才吐出兩個字道：“你狠！”

慕白元神之軀淡淡一笑，道：“當年我為大巫尋回頭顱，大巫言明以三事報我。今日拜託之事若完，你我再不相欠。今看大巫表情，可是不敢去做？”

刑天怒道：“老子有什麼不敢的？想當年巫妖大戰，被算計的也不是只有你妖族一家。老子這還一肚子火呢！”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如此甚好！貧道就知道大巫神勇，必然是無所畏懼的。此事由你來做，貧道放心的很吶！”

刑天瞪了慕白元神之軀半晌，方才冷哼了一聲道：“又不是你去做，你當然放心了。好了，老子答應你的事自然會做到。還不快滾！”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笑了笑，也懶得跟刑天計較，當下駕雲去了。

這邊慕白元神之軀在緊鑼密鼓地做着準備，以防佛門突然發難，措手不及。那邊人闡兩教也在慢慢地收縮人馬，聚攏力量。

反倒是佛門，看不出半點動靜，仍舊是努力傳道，似乎根本不在乎即將到來的大劫。

其實眾人也只是憑藉過往的經驗和從時間上推算又一場大劫應該要到來了。但這場大劫具體什麼時候發生、又以什麼方式來進行，卻是誰也說不準的。

真正的天地大劫，是連聖人都要受到一定影響的，又豈是提前能夠推算出來的！只能憑藉一些蛛絲馬跡猜測罷了。

而且佛門不同於道門。道門雖然是以三教為尊，但總的來說，組織形式是較為鬆散的。真正入門了的三教弟子其實不多，絕大多數道門修真都是散修出身。因此一旦有事，很快便能召集起核心力量。

# 第1155章 蜀山災難

佛門卻是分了許多宗派，各有地盤。雖然都是在靈山釋迦摩尼如來管轄之下，但其實卻是各有祖師，上下傳達較為困難。看起來是個緊密的團體，實則卻是分散的。

當然，佛門因其人數之多，常駐靈山的機動力量也是很強大的。隨時可以出動應付各種危機。而且十方三世諸佛各自掌理一方世界，後備力量強大無比。

當此情形，佛門的確是用不着太着急。

流波山中，慕白元神之軀卻是眉頭緊鎖，細細推測着佛門會從何處發難。

六耳獼猴在旁邊抓耳撓腮了半晌，看了看慕白元神之軀，眨巴着眼睛道：“師傅，我們就不能主動出擊么！幹嘛一定要等佛門先出招，我們再想應對之策？”

慕白元神之軀眼前一亮，掃了六耳獼猴一眼，笑道：“你有什麼主意，說來聽聽！”

六耳獼猴撓了撓頭，不好意思地道：“師傅說笑了！你要讓弟子去打架，那是沒問題的。要算計別人，那可是不行的了！”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笑道：“就你會皮！不過你倒是提醒我了。只是如何主動出擊，卻還要好生捉摸，我可不想先把自己卷了進去。再說了，上次封神戰中，他三家聯合，莫可抵擋。今我若是逼之太急，難保他們不會再次聯合起來。”

六耳獼猴道：“師傅是想先打破他們聯手的可能么？”

慕白元神之軀看了六耳獼猴一眼，忽然道：“六耳，上次大劫之中，原始天尊將你六耳異術破去，情殊可恨！如今你可練好了護耳神通？”

六耳獼猴跳起來道：“師傅，弟子怎會在一個坑裡跌倒兩次？我自有手段護得自己周全。師傅放心就是！”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點頭道：“既如此，你去叫一眾門人小心謹慎，但不要太過刻意。一切行動如常就好！”

六耳獼猴領命去了。

慕白元神之軀這才微微一笑，起身往半山腰中那小廟行去。

不一時，來到廟中，只見那大肚笑彌勒佛正在那裡笑眯眯地敲打木魚，口誦佛經。

慕白元神之軀也不打擾，徑自尋了個蒲團坐下。

少時，一遍經完，彌勒佛睜眼笑呵呵地道：“慕白真人今日怎麼有空來聽貧僧誦經？”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你在我山中住了這麼久，不知有沒有怨恨我啊？”

彌勒佛撫肚笑道：“大肚能容容天下難容之事；笑口常開笑世間可笑之人。我佛慈悲，對天下蒼生只有愛，哪有恨？”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指着彌勒佛大笑，口中道：“此語若是真心，你可真算是得道了！莫非你就不怕貧道我出爾反爾，不放你走。讓你永遠無法接掌佛門，斷了你佛門的未來？”

彌勒佛合什笑道：“天道有憑！真人想怎樣做貧僧現在自然不能反抗。但因果循環，有些事註定了，便無法更改！真人道行高深，觀風弄月，無數年來，順逆之事想必早已見慣。又何必與貧僧說笑？”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不住頷首贊道：“彌勒佛果然見識過人。想不到這麼多年的與世隔絕，你不但沒有意志消沉，反而修為更加精進了。可喜可賀啊！”

彌勒佛笑呵呵地道：“真人用金箍禁制了貧僧元神，貧僧也只好每日里觀風弄月，參禪念經了。拋開了打磨法力的功夫，不想卻更能照見本心，證見我佛如來。”

慕白元神之軀見此，不由收了隨意散漫之心，誠心正意地與彌勒佛探討起了道法來。

蜀山，自從當年與梅山七聖起了爭執，不想卻半路被人殺了個落花流水之後。太上老君發下法旨，命玄都大法師、列子等人前往蜀山開壇講道。

因此蜀山派上下發奮用功，洗去了浮躁之心，以中正平和之道駕馭手中長劍，以凌厲無匹的劍氣磨礪氣節傲骨，一時更顯名門大派的煌煌氣象。

尤其至那之後，蜀山直接得了太上老君照拂，一應丹藥練劍之物俱都不缺，加之殺妖也不再能博得好名聲了，因而蜀山劍派也就少有張牙舞爪地向外擴張了，只是积極地派出門人協助天庭去消滅一些肆意行惡的魔頭。

而世人都知道蜀山是人教名下，更是無人敢主動招惹。

長此以往，蜀山劍派畢竟沒有親身經歷過什麼大劫難，因而對自己山門的防禦也就有些疏忽了。

這日幾個巡山弟子巡完了山，正待駕起飛劍迴轉。忽見天空一陣佛光閃耀，眾弟子抬頭看時，只見一個閃亮亮的圓形物體從天而降，正巧落在蜀山派山門之前。

眾弟子正自驚奇，不知那是什麼寶貝。正欲上前探視，只聽一聲巨響，震天動地，炫目的光芒閃耀得人俱都睜不開眼睛，只隱約聽見耳邊有一聲輕微的佛號響起。

一時亂石紛飛，天旋地轉。

等到一切塵埃落定，眾人抬眼一看，不由大驚失色。

只見巍峨的蜀山已然被這場突如其來的爆炸轟的七零八落，數百個山頭消失不見。

而蜀山劍派的山門也早也消失了。牌匾、門坊，俱都化為飛灰。

幸得蜀山派護山陣法兩儀微塵陣還算精妙，再受到攻擊的一剎那便即啟動起來，護得山中一眾弟子俱都無恙。

饒是如此，兩儀微塵陣也是強弩之末，搖搖欲墜，蜀山大殿被震動的搖晃不休。此時尚在外巡山的弟子更是直接死了十餘個，剩下的盡皆帶傷。

齊漱溟等大怒，當即召集眾弟子問話。

有巡山弟子將佛光之事告知，蜀山眾長老無不怒氣填膺。

此時出外查探的弟子回來稟報道：“不知對方用的何種寶貝，威力巨大無比。細聞之，有檀香暗暗傳來。看情形，絕非道門之寶。反倒好像是佛門中舍利子自爆之術。”

齊漱溟聞言，心知今番事情鬧大了，必然無法善了，當下焚香請長眉真人等下界。

長眉真人細細看視了現場，又聽了輕身經歷的眾弟子講述，沉吟半晌，方才道：“你們所言，的確像是佛門所為。那閃亮亮的物體，卻不時舍利子，而是佛門掌中佛國之術。佛門中人慣常演化掌中佛國，以此領悟大道潛修。一旦誤如歧途，那一方佛國便衍化不下去了，只好收了法術，或是乾脆廢棄不理，直接將那掌中佛國煉化為寶。威力巨大！你們所言，這個攻擊而來的佛國倒也不是太強，想來是佛門中那個潛修的佛陀煉廢的。想當年，佛門十萬佛陀與慕白大戰之時，貧道聽說佛門眾人也曾用過這種手段，打得慕白一時束手無策！”

齊漱溟聞言怒道：“那麼說，此事必然跟佛門脫不了關係了！”

眾弟子無不大怒，皆叫囂着要佛門給個說法。

長眉真人沉吟未決，齊漱溟也越想越覺得不對勁，屏退了一眾普通門人之後，方才對長眉真人道：“佛門一向與我蜀山交好，雙方並無讎隙。今何以毫無徵兆的向我挑釁！這其中可是有詐？”

長眉真人聞言，道：“然而掌中佛國的手段乃是佛門不傳之秘，一向珍而重之，便連佛門之中也只有少數修為精深的佛陀菩薩得授此秘術，從未聽聞有外人習得。今日之事，明明白白，就是有人用掌中佛國之術攻擊我蜀山。若非佛門中人所為，又會是誰呢？”

眾人商議良久，不得要領。最後還是決定，先向佛門發出質問，求個合理的解釋。若是佛門支吾，包庇兇手的話，那便沒說的，直接打上門去。

這邊吵吵嚷嚷，尚未來得及行動，忽聞守山弟子來報：“有佛門寶達菩薩求見。”

齊漱溟怒道：“我正要問罪於佛門，他來的正好，讓他進來！”

少時，寶達菩薩到來，合什為禮道：“貧僧寶達，見過諸位仙友。”

長眉真人稽首道：“不知菩薩來此，所為何事？”

寶達菩薩道：“貧僧從諍論地獄來，欲上九華山地藏王菩薩道場拜見。不期山上廟宇已被人毀壞，一眾比丘死傷慘重。貧僧見那惡人出手的手段，與蜀山劍派飛劍傷人之術甚是相像。因而特來此詢問各位仙友，可知此事是何人所為？”

蜀山眾人聞言大怒，齊漱溟道：“你佛門被飛劍所傷，便要怪到我蜀山頭上。那我蜀山山門被佛門手段所毀，又該怎麼說？”

寶達菩薩聞言大驚，失聲道：“竟有此事？”

沉吟片刻，又道，“我佛門與蜀山一向交好，今同時被人攻擊，其中必有陰謀。諸位蜀山的道友還請三思！不要中了別人的圈套啊！”

齊漱溟陰沉着臉問道：“掌中佛國之術可是你佛門的不傳之密？”

寶達菩薩點頭道：“的確是的。掌中佛國之術乃是佛門上乘悟道之法，非大法力、大毅力、大智慧之人不可學。貧僧愚鈍，也未曾學到這般神通。想必外人更是無從學得。”

齊漱溟怒道：“既如此，你還敢狡辯！你佛門一處小小的道場被毀，便來我蜀山要個說法。今我山門被人無故攻擊，貧道是不是更該要個說法！”

寶達菩薩愕然道：“貧僧此來並非責問蜀山。想蜀山創派以來，三界新興的修真幾乎是人手一把飛劍，雖然都不及蜀山派諸位道友劍法通神，但飛劍之術卻也不是什麼奧秘。貧僧又豈會以此來責問諸位，只是前來通報一聲，看看蜀山諸位道友能否提供一些線索罷了。實非問罪！”

# 第1156章 鬼穀子巧言

齊漱溟道：“你不是前來問罪，貧道卻要問罪你佛門了。說，何故無緣無故打壞我山門，擊傷我弟子！”

寶達菩薩聞言，轉目見蜀山眾人盡皆怒氣沖沖的望着自己，不由暗暗叫苦，只得合什道：“此事貧僧實不知情！掌中佛國的手段貧僧更是無緣習得。今既然諸位道友心中疑我佛門，我當往靈山稟報如來佛祖。我佛如來神通廣大，必然知道此中始末，給諸位道友一個滿意的說法。”

長眉真人道：“既如此，勞煩菩薩了。還請快去快回，我蜀山靜候回信。”

寶達菩薩合什而去，來到靈山，拜見了釋迦摩尼如來，述說九華山地藏王菩薩道場被毀並蜀山山門被攻擊之事。

釋迦摩尼如來聞言，沉吟片刻，吩咐阿難、迦恭弘=叶 恭弘查探一下此事是哪位佛陀所為。

二人領命去了，不一時，回報道：“弟子奉法旨，檢查一眾佛陀菩薩。蜀山劍派被攻擊之時，並無一人外出。諸佛陀的化身佛也並無一尊到過蜀山地界。”

釋迦摩尼如來聞言，頷首道：“果然如此！我想佛門之中，也不至於有人行此惡事。”就命阿難、迦恭弘=叶 恭弘隨寶達菩薩一起，往蜀山派解釋。並追查到底是何人栽贓陷害，務必要追出元兇！

三人來到蜀山，迦恭弘=叶 恭弘便向齊漱溟等人解釋了一番。

蜀山眾人聽罷面面相覷，齊齊把眼睛看向上首的齊漱溟與長眉真人。

齊漱溟陰沉着臉道：“你們的意思是打壞我蜀山山門的並非佛門中人？”

迦恭弘=叶 恭弘合什道：“正是如此！我佛門與蜀山一向交好，又怎會無緣無故攻擊蜀山山門。況且我佛如來曾經細查，當時並無一個佛陀外出。此事斷然不是我佛門所為！”

齊漱溟冷冷地道：“我蜀山遭受攻擊，而對方攻擊的手段確實佛門不傳之密。若非佛門所為，迦恭弘=叶 恭弘佛，你倒是說說又該是誰下的手？”

迦恭弘=叶 恭弘聞言默默無言，道：“然而我佛門的確沒有做過此事！此必是他人的嫁禍之計，欲要挑起我兩家不和。道兄切莫中了他人算計，至令親痛仇快啊！”

齊漱溟冷哼一聲，轉頭不顧。

長眉真人皺眉思量了半晌，方才緩緩地道：“既然迦恭弘=叶 恭弘古佛親來解釋，足見佛門也不願與我蜀山關係破裂，為何卻要包庇此惡人？我知佛門三千大千世界修為精深者無數，也不是全都受釋迦摩尼如來直接管轄。你們是否有檢查錯漏的？”

迦恭弘=叶 恭弘合什道：“雖然有十方三世諸佛，但我靈山擔負行走三界、宣揚佛法的重責。凡三界沙門弟子，不論來自何方，均要受我佛如來管轄。前已全部查看了，並無一人做下此事。並非我佛門故意推諉責任！”

齊漱溟聞言大怒，道：“既如此，難道我那山門牌坊是自家打到的么？不是佛門所為，三界之中還有誰會使掌中佛國之術？分明就是巧言支吾，推卸責任。我蜀山派難道是好欺的么？”

迦恭弘=叶 恭弘道：“道兄勿要發怒！我佛門與蜀山一向交好，從未有過衝突！請道兄看在多年的情分上，給我等一些時間，我佛門一定將此事查個水落石出，給道兄一個滿意的交代。”

正說之間，守山弟子來報：“山門外有一人求見，自稱截教鬼穀子！”

眾人一聽，俱都心下大奇，人截兩教雖然沒有如人闡兩教一般反目成仇，但一向也是井水不犯河水，雙方心中頗有芥蒂。今何故卻派人前來求見？偏生還是出了如此一件大事之時。

眾人心下思忖着，齊漱溟忙叫將鬼穀子好生請進來。

不一時，鬼穀子到來，稽首與長眉真人等見禮。

眾人還禮，齊漱溟便問鬼穀子來意。

鬼穀子笑道：“貧道此來非為別事！我教中趙公明師伯的道場原在峨眉山，正巧與蜀山派山門相近。當年封神之時，趙公明師伯做了正一龍虎玄壇真君，為財運正神，故而將道場關閉。近來師伯發下符命，說是經過一量劫苦修，兢兢業業掌理職司，功德圓滿。即將斬卻惡屍，代行職司。而本尊即可脫身出來，專心潛修。故而命我等為他開啟山門，好生打掃看守一番。貧道想兩家既然相近，又同屬道門。必然免不了要有些來往，因而特地前來見禮。卻不想佛門中人也在。看情形，似乎有什麼事情發生。不知貧道能否聽聞一二。”

齊漱溟聞言暗暗心驚，他蜀山劍派獨霸此地，方圓萬里早已沒有一家敵對勢力。今硬生生要查一個截教門人進來，那可不是件小事。

不過論起來，趙公明的道場的確是在峨眉山，那是比自己還要早的。蜀山派也沒有什麼理由不要人家回來。

當下齊漱溟心下微微不喜，但見鬼穀子笑意吟吟，也不願口出惡言，只得將自家山門被打壞之事說了一遍。

鬼穀子聞言，面上一陣驚奇，看了長眉真人並齊漱溟半晌，又瞪了瞪迦恭弘=叶 恭弘等人，只是微笑不語。

齊漱溟道：“道兄何故只是微笑？莫非知道這其中的因果！還請講來，貧道感激不盡。”

鬼穀子道：“我截教雖是道門，但一向少與蜀山相交，而佛門卻與蜀山派走的甚近。所謂疏不間親，貧道不想枉作小人，實在是無話可說！”

齊漱溟笑道：“你我同屬道門，都是參拜三清。雖然少有來往，但卻無論如何也算不得外人。今道兄知道什麼，只管說來，貧道絕不怪你。”

鬼穀子看了看齊漱溟，笑道：“也罷，貧道一點拙見，可就說了。道兄可聽可不聽，全憑自願。”

齊漱溟點頭應是。

鬼穀子方才侃侃而談了起來。

此時的流波山中，彌勒佛與慕白元神之軀談興正隆。

忽然，慕白元神之軀看看天色，對彌勒佛道：“不想時間過得如此之快，今日與你相談，頗有所得，改日再來向你請教佛法！”

彌勒佛笑眯眯地送慕白元神之軀離開，突然說道：“真人數次向我打聽掌中佛國之術，可是修行遇到了難題？”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三界之中，六位聖人，只有你家那位準提教主證道之法頗為奇妙難解，令貧道想之不透。不瞞道友，貧道也算是到了天道的門檻，卻遲遲不能邁出那最後一步。因而想借鑒佛法，以成就我道。”

彌勒佛聞言，合什笑道：“我佛法的確精微奧妙無窮。真人既然在道門無法尋找到證道良方，而寄希望於佛法，何不轉投我教？貧僧保證，真人若是皈依，兩位教主必定掃榻相迎，厚待真人。到時我佛門兩位聖人親自指導，解惑排憂。真人又何愁不能邁出那最後一步，證得混元。”

慕白元神之軀聞彌勒佛招攬之言，微微一笑，也不回答，徑自轉頭去了。

蜀山劍派之中，鬼穀子沉吟一二，開口對齊漱溟等人說道：“此事是不是佛門所為，貧道實在是不好說。不過既然迦恭弘=叶 恭弘古佛親自前來解釋，那就是說佛門不願意與蜀山交惡。然而蜀山派山門被人用佛門手段攻擊，損失慘重。更重要的是顏面大失，若不找出元兇，必然威名盡喪，遺笑天下。偏偏佛門遍查諸佛，又查不出兇手是誰。這就奇怪了，掌中佛國之術外人無從學得。按迦恭弘=叶 恭弘佛的說法，下手的又不是佛門中人。貧道愚鈍，實在想不出其中緣由。”

蜀山眾人聞言皆怒視迦恭弘=叶 恭弘等人。

阿難合什道：“鬼穀子，你乃截教，與我佛門向來頗有讎隙。今藉此事挑撥我佛門與蜀山關係，居心可謂險惡！”

鬼穀子淡淡地道：“貧道有言在先，所謂疏不間親。貧道本不欲言，是齊道友再三問我，我方才照實直說，並無有一點誇大不實，何謂挑撥？你如此着急撇清自己，亂扣帽子欲封人口。卻不知是何居心？”

阿難聞言，惱怒道：“若說有誰最可能作此事，莫過於你截教了。我兩家恩怨，舉世皆知。你截教作此事嫁禍於我，也不是沒有可能。”

鬼穀子嗤笑道：“下手者用的是佛門手段，明明白白。阿難尊者如此胡亂攀咬，居心何在呀？我截教與蜀山同屬道門，一向並無往來，即便有些摩擦也早已說開了。何用此等手段。倒是你佛門如此急吼吼地撇清關係，甚至不惜犯了妄語之戒，欲要移禍於我，實在令貧道百思不解。”

阿難語塞，怒道：“你截教與我佛門雖是敵對，但兩方也可謂知根知底。我佛門之中有你截教之人，那也是說不準的。”

鬼穀子蔑視了阿難一眼，譏笑道：“你佛門之中自然有我截教門人。當年封神大戰，我截教三千門人被你家掌教聖人強行收去。這些人可都是我截教派到佛門的卧底！阿難尊者法眼分辨玉石，何不就此稟明了你家掌教聖人，將這三千卧底解到蜀山來向人教賠罪？”

阿難聞言，一張臉漲得通紅，張口結舌不能言語。

旁邊迦恭弘=叶 恭弘合什斥道：“阿難，休得妄語！還不退下。”

阿難退下。

迦恭弘=叶 恭弘復又合什對鬼穀子道：“道友詞鋒銳利，貧僧佩服。今佛門受此無妄嫁禍，致使與蜀山不和。貧僧當回復我佛如來，請旨定奪。必給蜀山派的諸位道友一個滿意的答覆。”

鬼穀子在旁嗤笑不語。

# 第1157章 慕白的態度

齊漱溟陰沉着臉道：“若是今番佛門再行推脫，勿怪我兩家從此斷絕來往！古佛還請將貧道之意好生轉達，莫要壞了我兩家的情誼才是。”

迦恭弘=叶 恭弘合什稱是，領着阿難、寶達二人離去了。

鬼穀子見此亦笑道：“貧道此來不過是為趙公明師伯重開山門之事與諸位道友打聲招呼。不想恰逢此事，實是讓人氣憤。幸得佛門中人已經服軟，相信以蜀山劍派之威，迦恭弘=叶 恭弘此去，必然將真兇帶回。蜀山劍派今番不但能維護自己的威嚴，還保存了人教臉面，進而讓我道門也跟着揚眉吐氣，實可傳為佳話。”

齊漱溟稽首道：“不敢當！我蜀山山門被人攻擊，貧道只欲找出兇手而已。什麼佛道之爭，哪有那麼嚴重！”

鬼穀子淡淡一笑，稽首告辭而去。出了蜀山派，迴轉自家山門，便即命一眾同門、徒眾等四處宣揚佛門攻擊蜀山派之事，務必要逼得他兩家不能私了。

眾門人在輿論宣傳上面也算是輕車熟路了，一時間，鬧得三界沸沸揚揚，人人側目以待佛門將元兇押解至蜀山問罪。

當此情景，佛門便越來越被動起來了。

釋迦摩尼如來聽了迦恭弘=叶 恭弘等人回報，沉默了半晌，道：“你們再仔細查查，看看是否有疏漏的。”

阿難、迦恭弘=叶 恭弘領命去了，半晌復又回報：“並無疏漏，當時的確沒有一個佛陀及其化身佛外出。”

釋迦摩尼如來聞言，只得道：“既如此，迦恭弘=叶 恭弘，你往極樂世界將此事稟告阿彌陀佛，請掌教聖人決斷！”

迦恭弘=叶 恭弘領命而去，來到極樂世界拜見接引、准提，述說前事。

接引道：“此事我已知曉，絕非我佛門弟子所為。”

迦恭弘=叶 恭弘聞言，拜道：“還請老師明示，元兇到底是誰。弟子願捉之交付蜀山，洗刷我佛門的污名！”

接引聞言，與准提對視一眼，道：“我也無法查知此人是誰。三界之中能做到這個份上的不多，我看多半是截教慕白所為，然而卻苦無證據。貿然指責，恐怕三界眾生都要說我佛門妄語了。”

准提道：“雖是如此，但卻不能不給蜀山派一個交代。況且此人使出掌中佛國之術，乃我佛門不外傳之密，此事關係重大，也不得不細查。”

接引道：“怎麼查？會掌中佛國之術的都是我佛門中修為精深的弟子，一旦鬧得風聲鶴唳，必將人心浮動，殊為不智。”

准提道：“雖是如此，暗訪還是必要的。今眼看一量劫將過，此時實不能與人教交惡。此時已然鬧得三界皆知，該當好生處理才是，免得鬧到不可收拾。”

接引聞言道：“此事並非我佛門所為，想來太上老君也應該知道的。今當繞過蜀山，直接向太上老君解釋，由老君出面彈壓住蜀山劍派，方能平息禍亂。”

當下，接引吩咐迦恭弘=叶 恭弘持符命往兜率宮拜見太上老君。

迦恭弘=叶 恭弘領命，徑往三十三重天來拜見，述說事情始末。

太上老君笑道：“此事我已知曉，想來佛門也不會對我門下做出這種事來。既非佛門所為，強要你們給個說法也是難為你們了。你先回去，此事我自有主張。”

迦恭弘=叶 恭弘聞言，喜道：“如此，貧僧拜謝聖人，這便告辭了。”言罷而去。

待迦恭弘=叶 恭弘走後，太上老君喚來金衣、銀衣兩位童子，對金衣道：“你去蜀山將長眉真人叫來。”

復又對銀衣童子道，“你去流波山將慕白請來。”

二童子領命去了。不一時，將長眉真人領進兜率宮。

太上老君道：“長眉，近來蜀山可是有事？”

長眉真人道：“不敢隱瞞老師，蜀山山門前被佛門打壞。此事已然鬧得沸沸揚揚，我蜀山顏面大失。今正與佛門交涉，希望能討個說法。”

太上老君道：“剛才佛門迦恭弘=叶 恭弘古佛來過，言說此事並非佛門中人所為，央求我主持公道。你意下如何？”

長眉真人聞言拜道：“蜀山劍派乃是老師門下，一切全憑老師做主，弟子並無異議。只是此事若非佛門所為，弟子也實在想不到還有誰會掌中佛國之術。今一切證據都指向佛門，而佛門卻只會蒼白無力地辯駁說不是他們所為，提不出半點具有說服力的理由。蜀山劍派上下數千弟子，俱都義憤填膺。恐怕此事若是就此了結，不但眾弟子不服，三界眾生也會笑話我蜀山無能。畢竟這不是一兩個門人弟子的生死問題，山門被毀，放到哪個門派那也是生死之仇啊！”

太上老君聞言沉吟片刻，道：“既如此，你可叫齊漱溟等與佛門減少往來也就是了。若是兩家開戰，最終必然鬧得不可收拾。此非我所願！”

長眉真人小心地看了看太上老君，道：“老師的意思可是要與佛門斷交？佛門的實力雄厚，沙門弟子遍布三界各地。一旦斷交，牽連必大啊！其實弟子的意思，只要佛門做出賠禮道歉的姿態，讓我們能有個台階下也就算了。”

太上老君閉目緩緩地道：“你不懂！照我的話去做吧。我人教也不欠他西方什麼，不必委曲求全。但也不能作出頭的椽子。從今之後，約束門下好生修鍊。三界，就要再次亂了。你去吧！”

長眉真人聞言，心中一動，拜服而去。正巧見殿外轉出銀衣童子對太上老君道：“弟子奉命，已將慕白真人請來，現在宮外等候。”

長眉真人更是驚奇，不知老君這是何意。

太上老君道：“快領進來！”

銀衣童子去了出殿而來，長眉真人不敢久留，只得去了。

不一時，慕白元神之軀進得兜率宮，立於丹犀之下拜見老君。

老君笑道：“你來了，找個位置坐吧！”

慕白元神之軀微微一笑，徑自尋了個蒲團坐下，閉目凝神靜坐。

半晌，就聽老君道：“今日將你叫來，可知為得何事？”

慕白元神之軀稽首躬身道：“聖人相招，弟子不敢不來。着實不知有何教諭，還請大師伯明示！”

老君盯了慕白元神之軀半晌，笑道：“你當真不知？”

慕白元神之軀一臉驚奇地道：“弟子着實不知！”

老君頷首片刻，道：“蜀山山門被佛門攻擊之事，你有何看法？”

慕白元神之軀稽首道：“兔死狐悲！弟子自然為蜀山一眾道友傷感，亟盼找出元兇，繩之以法！”

老君笑道：“你認為真兇是誰？”

慕白元神之軀愕然道：“剛才大師伯不是說蜀山山門是被佛門攻擊么？那兇手自然是佛門中人。具體是誰，大師伯該向佛門問罪才是，何故來問弟子？”

老君笑道：“你果然不錯！今我已命蜀山與佛門斷絕往來，你看如何！”

慕白元神之軀聞老君之言，心下一陣激動，面上卻是一副風輕雲淡的表情道：“此乃大師伯家事，弟子如何能管！只是佛門勢大，信徒遍布三界。若是斷交，恐怕牽連太大。大師伯可是考慮周全了？”

太上老君緩緩地道：“佛道兩門雖是同出道祖門下，但畢竟是有不同。我道門乃盤古正宗，佛門只是一個補充罷了。封神戰後，鴻鈞道祖曾有言，佛門當大興盛一量劫。如今一量劫將過，若是佛門不甘心，必將引起爭執。故而我命蜀山與佛門斷絕來往，免得到時候牽連自己，反束縛了手腳！”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嘴角噙起一抹譏笑，隨即隱沒，正色道：“大師伯果然高瞻遠矚，弟子拜服之至！只是佛門勢大，若是他不願意退出，我道門恐怕還真的沒有什麼辦法。”

太上老君笑道：“若是佛門不願意退出東勝神洲，以我道門實力，也並非就趕不走他。我已約束門下不與佛門來往。你意下如何？”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笑道：“大師伯乃是道門尊長，一切自然全憑師伯做主。大師伯這才與佛門不相往來，我截教卻早已與佛門沒有半點沾惹了。今大師伯還是多多關照闡教原始天尊哪裡，免得到時候拖了師伯後腿。”

太上老君頷首笑道：“闡教哪裡不去管他，自有原始師弟主持。你截教與佛門因果頗大，難道不想趁此時機與佛門了斷一二么？”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弟子等乃是當年封神戰中的戰敗之身，況且掌教老師也不在，托天之福，能有一塊地方安身也就算不錯了。哪還敢想其他？掌教老師不回來，我截教是絕對不會主動出手的。今一眾同門俱在金鰲島潛修，若是真的三界大亂，不可收拾的話。我想三十三重天外，我家老師也曾開闢了個上清境，到時候將一眾門人俱都送往上清境潛修道法，靜誦黃庭也就是了。想來即便接引准提再狠，也不可能追到上清境來將我門人趕盡殺絕吧！”

太上老君聞言面色凝固了少許，半晌才嘆道：“你截教教義講究勇猛剛烈，絕不退縮。今何故如此？”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敵強我弱，逞強出頭必然失敗。我截教只餘一干門人弟子，本就是殘喘度日。只盼有一方凈土能供棲息，每日靜誦黃庭就好。不想再打打殺殺的，做哪些無謂爭鬥了。”

# 第1158章 前往上清境

太上老君聞言，盯了慕白元神之軀半晌，方才嘆道：“我知道你心中對我不滿，但切莫意氣用事！今佛門勢當衰落，正是你大展身手的時候，此乃順天應人之事，你可千萬不要輕易放過了。”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既是順天應人，大師伯執掌人教，門下實力雄厚，何不親自出馬！若是大師伯出手，貧道願意在旁搖旗吶喊。否則，沒有聖人撐腰，弟子卻是萬萬不敢與佛門全面敵對的。至於大師伯所說的截教與佛門的因果，若是日後我家掌教老師歸來，自有處置。弟子卻是不敢擅自做主的。”

太上老君聞言緩緩地道：“那麼說你是打定主意今番要看熱鬧了？”

慕白元神之軀道：“大師伯講無為而治，又講中庸明哲保身之道。弟子愚鈍，不能識其中奧義。不過按圖索驥、照本宣科卻還是難不倒我的。反正大師伯怎麼做，弟子便跟着怎麼做。大師伯攻打佛門，弟子便搖旗吶喊；大師伯安坐不動，無所作為，弟子便也安坐不動，無所作為。反正天命佛門該當衰落，我們便在這裏等着看老天究竟是怎麼憑空把那一眾佛陀一個個弄死的。”

太上老君被慕白元神之軀一番話噎得張口結舌，偏偏慕白元神之軀又說得恭敬非常，這一口氣憋在心頭，硬是發作不得，盯了慕白元神之軀半晌，才道：“你就不怕佛門為了延續他大興的勢頭，先來對付你么？”

慕白元神之軀滿不在乎地道：“弟子雖然不敢與聖人敵對，但自保還是綽綽有餘的，倒是不勞大師伯費心。如果大師伯沒有什麼事，弟子可就先告辭了。”

言罷，也不管太上老君臉色難看無比，起身稽首告辭而去。

回到流波山，慕白元神之軀閉目靜思，只覺心亂如麻。現在太上老君明擺着是要想抽身事外了。看意思，老君是不會與佛門聯手了。然而即便如此，西方教兩位聖人，再加上欠了佛門無數因果的闡教原始天尊，自己這邊仍然遠遠不是對手，除非通天教主從紫霄宮回來。今太上老君是個光佔便宜不出力，一心只搭順風車的。要他出馬與佛門爭鬥，那是難上加難。

哼，無為而治，他倒是享的好清福。把我們推到前面去送死，哪有那麼好的事！

慕白元神之軀越想越氣憤，打定主意老君不出手，自己便絕不出手。當下吩咐眾弟子聯絡在外的一眾門人，使之俱都迴轉金鰲島避避風頭，免得被人算計，無端捲入陰謀之中。

眾門人會齊，慕白元神之軀提出將金鰲島一併搬入上清境中，免得在即將到來的大劫中遭別人算計。

眾門人聞言，俱都面面相覷。

龜靈聖母道：“師弟此言可是有些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啊！現今聖人不能隨意出手，雖然佛門弟子眾多，但卻還沒有放在我等師兄弟眼中。又何必怕他？”

慕白元神之軀道：“只恐大劫來臨，聖人們不能出手的規矩也要被打破了。到時，我們拿什麼抵擋接引、准提？”

眾人聞言默然，無當聖母道：“身處劫中，什麼事情都有可能，聖人也的確可能出手。但佛門興盛了一量劫，今便該衰落。此正是我截教雪恨良機，豈能退縮？”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佛門當衰落，但卻也不會憑空衰落。你們看哪家有這個實力打掉佛門的氣焰？”

無當聖母道：“觀三界各方勢力，沒有哪一家敢打包票可以單獨擊敗佛門。若是我教掌教老師回來，到是可以穩操勝券。可惜……。”

慕白元神之軀道：“這就對了！既然誰都不能擊敗有兩名聖人坐鎮的佛門。那麼我等又何必做這出頭鳥，徒然讓別人得利。”

龜靈聖母道：“如此，我們便不作為，一味退縮，眼看着佛門囂張下去么？”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當然不是！前者我到兜率宮去了一趟，太上老君似乎也在為這事兒煩惱。言語之中，慫恿我前去挑戰佛門。被我給推了！”

無當聖母道：“既有老君撐腰，事情便好辦了。師弟何不應下？”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若是就此應下，對我有什麼好處？”

眾門人面面相覷，羽翼仙道：“道兄，我們與佛門因果糾纏甚深。今與佛門為難，怎言沒有好處？”

慕白元神之軀道：“你們只看到了眼前。別忘了，太上老君在封神戰中可是站在闡教一邊的。雖然後來老君了了與佛門的因果，在闡教卻還欠着佛門的呢？一旦開戰，誰也說不準原始天尊會不會橫插一腳。到時候可就是三位聖人了！他太上老君倒是可以見勢不妙，拍拍屁股走路。我們就要被推到前台，成為佛門發泄的靶子了。”

眾人聞言，皆沉默不語。

半晌，烏雲仙低聲泣道：“卻不知掌教師尊何時能夠回來！我等門人夾在其他幾位聖人的夾縫之中，實在不好過啊！”

眾門人聞言，俱都情緒低落。

慕白元神之軀見此笑道：“正因為此，貧道才提議讓所有門人俱都退回上清境潛修。如此一來，三界少了我們這一支，佛門必然氣焰大漲。而天命卻是佛門當衰落下去的，而今闡教是不會與佛門敵對的，人教太上老君又是個慣常愛清凈無為的。凡事都想縮在後面，送死別人去，得利有他一份。這就是問題了：誰來擋住佛門繼續大興？佛門又如何衰落？鬧到最後，最有可能的就是我教掌教老師從紫霄宮中放回來，由通天教主主持大局。到時候，才該輪到我等報仇雪恨。若是現在就出去與佛門叫板，只會便宜了別人。”

眾門人聽說如此可以逼得鴻鈞道祖放回通天教主，無不大喜，皆願隱居上清境。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既如此，當先焚香禱告掌教老師！”

當下眾人排開香案，祝告通天教主。

祝畢，只見一抹金光撒下，從天外直通金鰲島。

眾門人大喜，當下各自收拾一番，展開大法，將整座金鰲島升了起來，順着金光指引，直往三十三重天外上清境而去了。

截教門人，以此行動表明了自己置身身外的立場。就連慕白元神之軀門下，如今出了哪些有神職的之外，也只有孫悟空、袁洪等人還在了。

當然，倉頡、鬼穀子、孟子等人在人族之中身份顯赫，肩負傳道之責。他們一般來說確實沒有危險的。因此，不在隱退之列。其他如伶倫、高明、高覺等人俱都去上清境潛修去了。

截教這個舉動，立馬在三界中颳起了一股恐慌大風潮。

太上老君又氣又惱，卻是無可奈何。只得吩咐眾門人安心靜修，等待局勢變化，竟不再搭理慕白元神之軀了。

此時的西方極樂世界八寶功德池邊，接引准提對視一眼，就聽准提道：“慕白好快的手腳。我們這邊剛一準備，還沒有發動呢。他倒先一步送走了眾門人。如今他是輕裝上陣，又手握東皇鍾，實在分外棘手！”

這邊准提抱怨自己磨刀赫赫，正準備拿截教開刀呢，誰想那慕白元神之軀竟然將一眾門人俱都送往上清境去了，頓時頗有些找不到敵手的茫然感。

愣了半響，就聽接引道：“截教退了也好，省得老是隔三岔五的起摩擦。而今三界之中能有實力與我佛門相抗的，只有人、闡兩教和女媧娘娘為首的妖族。妖族避居北俱蘆洲，想出來也難。闡教與我相交莫逆，絕不會與我為敵。只有人教太上老君似乎有些不穩。近來雙方的來往也少了，蜀山派的見到我佛門中人也是橫眉冷對，拒人千里之外。此當慎重應對才是啊！”

准提聞言笑道：“老君總想借別人的刀成事，他自己不溫不火地在背後得利。若是沒有人衝鋒在前，他是不會做這個出頭鳥的。今截教既然退走，我佛門再無憂慮，倒是不用擔心太上老君會使壞。只是北俱蘆洲妖族實力雄厚，一直蠢蠢欲動，欲要復出。恐怕太上老君會趁此時放妖族出來，與我佛門相爭。”

接引道：“即便沒有太上老君，你、我加上原始天尊也足夠擋住妖族復出了，倒是不用太在意。說起來，截教這一退走，眼下的形勢倒是一片大好啊！今當努力維繫修復與人教的關係，不要太過與老君撕破臉面。”

准提道：“道兄此言甚是！既如此，那麼慕白該如何處置？現而今，他截教還留在四大部洲的可就那麼幾人了，還真有點無從下手的感覺。”

接引笑道：“此事你看着辦吧！只要先穩住他，讓他不能來壞我佛門的事就好。至於他手中的三品金蓮，雖然是我佛門必須要的，但也不急在這一時。況且那三品金蓮畢竟當初被蚊道人吃下去，污了金身，品階已然降了不少。搶過來，也只是略盡人事而已。”

准提道：“雖然如此，但一有機會，還是要拿回來的。我西方本就靈寶缺缺，豈能再便宜外人？再者，慕白手中法寶眾多，東皇鍾更是三界至寶。絕不遜色於太極圖、盤古幡，落在慕白手裡實在有些冤枉！”

# 第1159章 算計妖族

接引看了准提一眼，緩緩地道：“道兄還是放不下東皇鍾么？”

准提笑道：“三品金蓮是我佛門不可缺之寶，混沌鐘有德者居之，慕白乃我西方心腹之患。今三者會齊，正可一戰而定。豈能說放就放？”

接引聞言沉默片刻，點頭緩緩地道：“雖是如此，還須從長計議。慕白早已今非昔比，若我二人不出手，恐怕也沒有誰能拿得住他。今當趁着截教退走的空擋，將我佛門教義廣為流傳。即便日後我佛門不得不衰落，也不至於會摔的太慘。”

准提聞言含笑點頭。

此時的三十三重天外太清境中，太上老君卻是眉頭緊皺，半晌不發一語。

良久，玄都大法師方才小心地道：“老師，今截教眾門人已然隱居上清境中。三界勢力陡然空出了這麼一大片，恐怕難免惹起有心人覬覦，我們該當如何應對？”

太上老君道：“慕白這是在與我賭氣呢！不過截教既然退走，佛門又該衰落。看接引准提的樣子，也不像是願意主動退出的。如此一來，三界之中還有哪一家有實力可以打敗佛門？”

玄都大法師聞言，笑道：“老師門下諸多弟子，又有太極圖、玄黃塔、乾坤鼎，足以成事！不必委之他人了吧？”

太上老君掃了玄都大法師一眼，緩緩地道：“佛門與我人教本無仇恨！前者因蜀山山門之事雖然鬧得有些不愉快，但也並未翻臉成仇。佛門雖然要衰落，但接引准提也是混元大羅金仙，不生不滅。西方極樂世界更是自成一體，不在三界五行之中。佛法教義，那是滅之不絕的。我人教雖有維護天道的重責，一切皆要順天而行，但還是不要與他結成死結的好！”

玄都大法師聞言稽首道：“弟子受教了！只是闡教欠了佛門的，原始師叔恐怕還想着趁此時機還了佛門的恩情，恐怕是不會站在佛門的對立面的。今截教門人俱都退走，擺明了不想捲入爭端之中。三界之內，除了我人教便只有北俱蘆洲妖族了。老師你看……？”

太上老君聞言沉默半晌，道：“妖族早有復出之意，不過被我佛道兩門強行壓了回去罷了。今若讓他們出來，雖然可以對付佛門，但只怕妖族實力雄厚，更有女媧娘娘為後盾，日後難以收拾啊！”

玄都大法師聞言靜坐了半晌，看老君臉色依舊緊繃著，不由笑道：“老師何必如此心憂！佛門雖然該當衰落，我道門正該一枝獨秀。然而現今佛門勢大，闡截二教又不與我齊心。當此之時，把妖族拉過來也是合情合理的啊！妖族復出，必然要搶佔地盤，傳播教義，這就自然要衝擊原有的勢力格局。正巧佛門該當衰落，妖族這一出來，兩家豈不是正好撞在一起！待到雙方兩敗俱傷之時，老師再出面收拾殘局，何愁我道門不能氣運長久？”

太上老君道：“妖族復出，牽涉太大。一旦復出，會不會對人族產生什麼衝擊那可是不好說的。想當年巫妖二族橫行三界，勢力何其龐大！現今的妖帝太昊也不是個省油的燈。妖族之中想着奪回天庭，重現遠古妖族榮光的怕也是不在少數。還須謹慎決斷才是！”

玄都大法師笑道：“既然老師心下不能確定妖族復出的利弊。弟子願意往北俱蘆洲一趟，當面拜見妖帝太昊，探清虛實，再做決定。若是可以掌握住妖族，便讓他們復出無妨！若是妖族野心太大，而實力又超出我們掌控，一旦復出會對三界造成極大的傷害的話，那便舍此而另尋良策。”

太上老君聞言，點頭道：“如此甚好，你當速去速回！我料你此行必當大有收穫。”

玄都大法師領命而去。來到北俱蘆洲，進殿拜見妖帝太昊。

太昊聞知人教玄都到來，大會群臣接待玄都大法師。

殿前問對，太昊道：“道兄乃是人教大弟子，道門二代之首。來我妖族不知何事？”

玄都大法師稽首道：“因妖族數次照會我教，欲要復出。北俱蘆洲邊界時有摩擦，故而貧道前來拜見陛下，看看事情能否妥善解決。”

太昊聞言大笑道：“道兄此言，方是解決問題的正道！朕也數次遣使求見太清聖人，可惜皆無功而返。今道兄親自來此，我兩家開誠布公，何愁不能解釋雙方的誤會，求同存異，達成共識。”

玄都大法師稽首道：“陛下所言極是！貧道臨行之時，掌教老師曾有言：妖族隱退上十萬年，而今人族獨立，地仙界當是修士的天地，妖族復出並無根本性的障礙。只是人族畢竟是天地主角，妖族若出，必須在不衝擊人族地位的前提之下，方才可以考慮進行下一步的商議。未知陛下以為如何？”

太昊大笑道：“此事朕早已考慮妥當了！我妖族復出，日後在北俱蘆洲之外，不以種族為名，而是以教派的名義向外發展，絕不衝擊人族的天地主角地位！北俱蘆洲雖是妖國，但也願意接納一些敢於前來居住的百姓。道兄看如此可好？”

玄都大法師聞言一愣，倒是沒有想到妖族竟然這麼爽快，準備的如此充分，聞太昊發問，連忙稽首道：“陛下高瞻遠矚，貧道佩服。然妖族出世，不知以何為名？教主又是誰？”

太昊笑道：“當年巫妖二族隱退，巫族致力於與人族融合，立巫教以籠絡萬民。後來巫教被道門三教擊敗，又被帝嚳取締。后雖時有反覆，不過曇花一現。但巫師畢竟還隱隱約約有着傳承，雖然邊緣化，但也能勉強被人族接受。今我妖族既然復出，便仿巫族而立妖教，教化收容保護一眾新生小妖，致力於三界和諧共存，免生干戈。我妖族雖然是一個種族，但全族修真，求的是混元大道，本就與人族不同，兩者其實并行不悖！並無根本性的矛盾。唯所慮者，三大部洲一些新生的妖族後輩缺少教化、野性未脫，致使生出傷人之事。但靈智開啟，便能學得大道。好生教化，自能一心向道。前者知情司少監慕白約束三大部洲妖族，消弭人妖之間的仇恨，化戾氣為祥和，使我妖族在人族之中的形象大大改觀，已經為我妖族復出打好了堅實的輿論基礎。今道兄來此，還請代為向太清聖人轉達我妖族誠意，請其網開一面，給我妖族一條出路。”

玄都大法師聞太昊之言，呆了半晌，方才稽首嘆道：“陛下之言，字字珠璣，見識廣博，切中要害，貧道深為佩服。妖族求天道，人族自有人族大道，兩者並無根本性的矛盾。此言深合道理！陛下之意，貧道已盡知，當原原本本轉告我家老師。陛下器量宏大，想來我家老師聞之，也必然讚賞陛下通情達理。”

太昊笑道：“道兄為我妖族之事奔波，實是感激不盡。還請代為拜上太清聖人，早早賜還佳音！”

玄都大法師稽首而去。

太昊與群臣在殿中盡皆喜氣洋洋，卻見殿側屏風之後轉出慕白元神之軀大笑道：“恭喜陛下！玄都此去，必然帶來佳音。妖族復出有望了！”

玄都大法師奉命拜訪妖族，探清妖族復出之意，滿意而去。回到太清境，拜見太上老君，述說妖族情況。

太上老君聞言點頭道：“既然妖族並無爭奪天地主角之意，那麼復歸於天地之間便無礙了。”

頓了頓，又道，“太昊要立妖教，女媧娘娘知否？”

玄都大法師道：“弟子倒沒有問這個。只是看太昊之意，似乎只要打破了北俱蘆洲與其他三洲的結界阻隔，使得妖族大神們能夠自由出入天地之間，將其他三洲的新生妖族們管理起來便好，並沒有太大的擴張意願。想來如此好事，女媧娘娘身為妖族聖人，又是人族聖母，眼看二族相安無事，當樂於成全才是！”

太上老君聞言點頭笑道：“此言正是！說起來女媧娘娘身處二族之間，長期以來既要約束照顧妖族，又要維護人族正統，也真是難為！不過妖族若是復出，她恐怕更要難為才是！今既然太昊似乎並未通過女媧娘娘，那我們便也不要與女媧娘娘聯繫，等到妖族復出，與佛門打起來的時候，女媧娘娘自然是要出手的。到時候我們在旁邊推一把也就是了！”

玄都大法師道：“此事恐怕瞞不過女媧聖人的！”

太上老君笑道：“自然瞞是不過的。只是妖族復出，乃一眾妖神之意。女媧娘娘雖然地位尊崇，但畢竟與一眾妖神沒有直接的師徒直屬關係，若是強行壓制，必然大失人心。況且又有我的符命，妖族復出在望，女媧娘娘即便有些躊躇，也多半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等到日後妖族與佛門起了衝突，那時為時已晚！她是不得不出手了。”

玄都大法師陪笑道：“既然老師主意已定，弟子這就往北俱蘆洲傳法旨，允許妖族復出，同時相助妖族驅散北俱蘆洲邊緣的死氣。”

# 第1160章 穩步擴張的妖族

太上老君點頭道：“你去吧！務要弄清楚妖族立教之後，以誰為教主。另外，引導妖族與佛門爭執。”

玄都大法師領命而去，復往北俱蘆洲拜見。傳太上老君法旨，允許妖族復出。

妖帝太昊領了法旨，大喜，召集群臣大慶三日，設宴請玄都赴會。

賓主暢飲，玄都大法師道：“今妖族得得以重見天日，走出北俱蘆洲復歸天地之間，此誠為大喜之事。不知陛下準備何日祭告天地，舉行復出之禮？”

太昊大笑道：“我妖族得以復出，道兄勞苦功高！我妖族上下皆感念道兄之恩。不過復出之事，乃我妖族大事，須得慎重。況且北俱蘆洲邊緣死氣糾結，我等妖神自可自由出入，但既是重歸天地，便不能再設障礙。朕欲命一眾妖神先驅散了死氣，舉行復出之禮。”

玄都大法師聞言笑道：“貧道早已想到此點！北俱蘆洲地方廣闊，死氣籠罩邊界，厲害無比，非一時可除。若遷延日久，恐怕耽誤了妖族復出之期。因此貧道拜求我師，賜下法寶，可先驅散邊界中的一段死氣，供北俱蘆洲與外界相通。餘下的，再徐徐圖之！陛下看可好？”

太昊聞言撫掌大笑道：“道兄真是想得周到！不過驅散死氣，乃我妖族義不容辭之事，怎可勞煩道兄，使我妖族上下俱都心下不安。這樣吧，朕即刻命人前往驅散北俱蘆洲與東勝神洲之間的一段死氣。使我妖族可以自由出入。”

玄都大法師聞言一愣，笑道：“東勝神洲妖族一向由梅山七聖打理，更有慕白道友在後指點，俱都規規矩矩，並無半點錯處。倒是西牛賀洲地方廣闊無邊，許多妖族各立山頭為王，鬧得雞犬不寧，屢屢受到佛門與其他散修的打壓。今妖族既要復出，整合四大部洲妖族後輩，化解紛爭。正該先出西牛賀洲才對，舍需要之地而就安逸之所，非建功立業之道也！”

妖帝太昊聞言掃了身後的屏風一眼，笑道：“道兄所言極是！既如此，便在三洲交界之地先行打開一段通道。如此東西兼顧，進退有據，方是行事之道。”

玄都大法師見太昊如此，也只得笑道：“陛下此言正是！既如此，陛下派何人前往驅散死氣啊？那死氣糾結數十萬年，濃郁非常，等閑之人觸之即死。收服不易啊！”

太昊笑道：“我妖族雖然比不得道門底蘊深厚，靈寶多多，但神通廣大之輩也是不少。驅散區區一段死氣倒也並非難事！只是我妖族復出畢竟得了太上老君符命，還請道兄請出太清神符，我好鎮壓死氣。”

玄都大法師聞言，從懷中取了太清神符，交與太昊。

當下太昊即轉頭吩咐白澤、塗山二人道：“你二人持我印璽並太清神符前往驅散死氣！”

白澤、塗山領命而去，來到三洲交匯之地，眼見結界之內一層厚厚的死氣糾結纏繞，厲害非常。

二人對視一眼，就見白澤抬手將妖帝印祭起，那印起在空中，玄黃功德之氣灼然大放，飛入死氣之中，滴溜溜不住旋轉。

不一時，將那死氣驅散了十里寬的一段通道。

頓時封閉了數十萬年的北俱蘆洲終於重見天日，再次與外界聯繫在了一起。

二人見驅散了死氣，各施法鎮住一邊，建立星陣。

白澤將妖帝印祭起，兩邊各印了一下，壓住陣腳，又在道口立一石塔，將太清神符供奉其上。表示北俱蘆洲妖族復出是得了聖人符命的，並非自作主張。

二人立起石塔，對視一眼，又在其旁另立一方石塔，跪拜向天祝禱。

只見一道金光從天而降，女媧娘娘玉符也到了，緩緩落到石塔之上。

頓時，滾滾死氣再也不能合攏。

二人見事做成，大笑而回，面見妖帝太昊交旨。一眾妖神俱都喜悅不已。

玄都大法師見此，亦稽首稱賀道。

太昊道：“今日我妖族復出，誠當大慶。太上老君之德，朕銘感於心。不日即當遣一眾妖神外出，整合外界小妖，巫妖減少三界爭鬥。”

玄都大法師聞言喜道：“陛下之言甚善！貧道當回復掌教老師，言明陛下之意。妖族復出之後，四大部洲各方勢力都將有了管束，日後必然萬世和睦。好了，貧道還要向我家老師交旨，先請告辭。”

言罷，駕雲而去。

眾妖神送走玄都，復回宴席。

就見屏風之後轉出慕白元神之軀，對眾妖神笑道：“今日我妖族藉此機會名正言順地復出，真是可喜可賀！然而老君的算盤卻是要借妖族之力與佛門爭鬥，消耗兩家之力，他好坐收漁翁之利。陛下之意如何？”

太昊道：“前日少監說老君必然會前來允准我妖族復出，我等還將信將疑，不想今日果然。朕也知太上老君此舉必然有他自己的道理，但我妖族被困數十萬年，一眾妖神俱都等不及要外出。今既打開通道，便當大舉出世，揚我妖族威名才是。”

慕白元神之軀道：“不可！如此則正中老君算計。妖族是要復出，但要緩出，一步一步、穩紮穩打的來。畢竟一眾妖神被困北俱蘆洲，對外界之事不夠熟悉。而且妖族復出，必然與此時風頭正勁的佛門較上勁。佛門雖說該當衰落，但實力猶在，不可小視。接引准提聖人之尊，法力無邊，我等之中更是無人能敵！若與佛門衝突，必然兩敗俱傷，到最後即便女媧娘娘親自出手恐怕也難能保住妖族上下如此多人的周全。得利的，還是人教太上老君。而且闡教也可能趁機相助佛門，以此來了斷欠下佛門的因果。若果真如此，則我妖族必敗。徒然被別人當了槍使！”

太昊聞言，沉默了一陣，道：“如此，我妖族莫非還要隱退么？先前是佛門兩門圍堵，我妖族欲出不能。現在太上老君親自發下符命，同意我妖族復出。此時機萬載難逢，怎能臨機退縮？”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我什麼時候說過不能復出了？只是要小心在意罷了！妖族數十萬年不出，而今首要之務當是收攏三大部洲新生妖族，好生管束，嚴明紀律。而不是急吼吼地搶佔地盤，揚名立萬！與那幾家聖人教派起衝突。此殊為不智！”

太昊道：“然則我妖族何時才能大規模復出？”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待到太上老君無計可施，佛門天怒人怨，闡教心急火燎之時。那時天道必然有大變，妖族按耐住陣腳，能出而不出。太上老君算計成空，獨木難支，則我家掌教老師通天教主必然要從紫霄宮回來主持大局。此時妖族在大規模復出，則順理成章，水到渠成。也不怕他佛門勢大了。”

太昊聞言道：“怎麼如此麻煩？不過聽慕少監的說法，三界形勢好像不容樂觀啊！”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妖族雖說有好些大神也曾在紫霄宮聽道，但真正入了鴻鈞道祖門牆的也不過女媧娘娘一人而已。女媧娘娘又不立教，我妖族雖說也要順天行事。但凡事也不必強出頭，只要表明態度就好了。此時三界將有大變，佛門該當衰落，但又不能憑空衰落吧？所以自詡正統的太上老君才如此心急。闡教也想藉機還了佛門因果，因此默許了人教的做法，即便要放出妖族也不發一言。今該急的人闡兩教，你又何必這個時候去出風頭，被他兩家當槍使？今雖打開通道，但也只按兵不動，以沉默之勢壓迫人闡兩教。三界形勢便會越來越緊，越來越激烈。當此之時，人闡兩教皆不能頂用，天道有常，就不怕我家老師不能回來。此乃形勢使然也！”

太昊沉思一陣，便點首稱是。

這邊太上老君發下符命，允許妖族復出，欲讓妖族作為打擊佛門的急先鋒。原始天尊也想借佛門衰落之劫還了佛門的因果，因此對老君的作為不聞不問，算是默許承認了。接引准提雖然心下不甘，卻也無法反對太上老君的符命。畢竟太上老君才是鴻鈞首徒，道門之長。不到萬不得已，佛門是不會與老君撕破臉皮的。當此之時，佛門也只得憋了一口氣，欲要給剛剛復出的妖族當頭警示一棒，讓妖族不敢輕易與佛門作對。

偏偏妖族雖然打出了復出的旗號，卻並沒有大規模的派出那些隱居的遠古大妖們出來搶佔地盤、宣揚教義。倒是一支支妖帝信使在三大部洲四處尋訪各地的妖王，傳達妖帝太昊之命，短時間內便將外部三洲的絕大部分妖族整合起來。盤踞各地的妖王們領了太昊之命，紛紛棄了原有地盤，率眾趕往北俱蘆洲，接受整編和嚴格的教導。

有了遠古大妖們系統性、針對性的教導，三大部洲一眾妖族俱都實力大增，士氣鼎盛，再不復以往的烏合之眾模樣了。

然而眼看着時間一天天過去，妖族卻始終穩紮穩打，擺出一副人畜無害、小心翼翼的模樣，慢慢地、試探性地與外界接觸。太上老君是急在心頭，恨不得親自前去推他一把，讓妖族與佛門立馬開打。偏偏這些心底的算計又不能明說，他身為聖人也不好做的太出格。只能看着妖族以蝸牛一般的速度、萬分謹慎的姿態，慢吞吞地進行着他復出的歷程。又急又氣，恨得牙痒痒！可那妖族就是不動窩。

# 第1161章 妖族的態度

此時的西方極樂世界八寶功德池邊，靜坐中的接引睜開眼睛緩緩地道：“妖族復出，雖然看起來動作謹小慎微，但妖族的實力卻不容小覷。今截教退走，老君此時放出妖族，用意不問可知。道兄，你看該如何應對？”

准提笑道：“當年鴻鈞道祖曾言我佛門該當大興盛一量劫。今一量劫將過，依道兄之意，我佛門是否就此退出？”

接引看了看準提，雙手合什，低頭默默不發一言。

准提見此，乃笑道：“我佛門原本該當大興。然而這一量劫以來，雖然我佛法教義傳遍三界，卻始終不能臻至完美之境。先有慕白逞威，後有人教擴張，大大地搶了我佛門的風頭。至人教蜀山建立之後，我佛門在東勝神洲更是低調行事，一切以人教為先。而今眼看危難將近，老君卻翻臉不顧情義，引出妖族欲圖我佛門。想我佛門經此一量劫發展，而今阡陌之地，亦有蘭若小寺；村巷之間，皆聞比丘說法。根基如此深厚，豈能盡數放棄，讓你我二人無數心血付之流水？即便我佛門要衰落，但佛法教義卻始終還要傳承下去。若是別人逼迫太甚，說不得，也只能爭一爭了。”

接引聞言點頭嘆道：“此言深合我意！只是太上老君自詡正統、貫會替天行事，今難免要與他起衝突，深為不美！”

准提笑道：“細細算來，我佛門其實大佔優勢！首先闡教原始天尊是友非敵，關鍵時刻可引以為援。其次太上老君一向持重，少有親自出手，又愛惜羽毛，一眾門人俱都舍不得派出來死命爭鬥——也即與人教的爭鬥，絕不會太過激烈。這樣算起來，老君這邊雖說要小心應對，但他頂多只算半個對手，或許還只能算是潛在的對手。現今截教對人闡兩教生恨，門人俱都退走上清境，北俱蘆洲妖族又只有女媧娘娘一位聖人，況且女媧娘娘畢竟與妖帝太昊等人沒有直接的師徒傳承關係。即便有心袒護，那也是要分情況的。妖族因此也行動謹慎。依我之見，只要小心與妖族接觸，未必不能暫時將他們穩住。”

接引聞言沉吟一陣，道：“當年巫妖大戰，因你我二人出手方才使得妖族不能一舉擊敗巫族，二族兩敗俱傷，盡皆隱退，更直接導致了東皇太一的隕落。一眾遠古妖神對我佛門的怨恨可想而知。要想穩住妖族，不與我為敵，恐有難度！”

准提笑道：“我亦知此事難為，僅憑三言兩語化解仇怨那自然是不可能的！但要暫時穩住妖族，使之顧不上與我為敵卻也容易。只要移花接木，轉移掉妖族的注意力就好了。”

接引聞言，看了看準提，半晌乃道：“要將妖族的注意力從我佛門身上移開可不容易！轉移的目標最好不過於巫族。但巫族也隱退了多年，全族上下不過只有數十名大巫存在。雖然個個實力強橫，卻終究人數太少。巫族再也不是遠古鼎盛時期的巫族了，恐非此時妖族的敵手！”

准提笑道：“又不是要他們重新獨霸大地！當年巫族與人族融合，建立巫教。巫教之中，也有許多巫師並非巫族中人，但一樣學得巫術。巫族人丁雖然不旺，而今更是只有數十名大巫和極少量的普通巫人存在，但只要給他們一個發展的空間，想必很快就會有許多徒眾。雖然整體實力不可能上升多少，但吸引妖族注意力、關鍵時刻擋住妖族一時還是能做得到的。大巫金身之強悍，道兄也是知道的！”

接引沉默了一陣，道：“然則巫族復出，當以何地為根基？”

准提笑道：“既是要引出巫族與妖族爭鬥，併為我擋一擋道門可能的鋒銳，那麼這塊地方就不能距離北俱蘆洲和東勝神洲太遠。但又不能太富庶，免得日後巫族真的發展起來不好控制。我觀南部瞻洲與東勝神洲交匯之地群山錯落，綿延十萬餘里。從東往西，還接通了西牛賀洲。此地山川險惡，人口不稠。更兼連通三洲，與北俱蘆洲遙遙相對，將南部瞻洲大宋國與東勝神州大唐一分為二。此地貧瘠，原本就有一些巫師隱秘活動。道兄看將巫族放到此處，可好？”

接引聞言點頭道：“此地甚好！然而如此貧瘠之地，雖然地方還算得廣闊，但巫族中人可願意去么？”

准提道：“巫族能有一根本之地，豈有不願之理？待我遣人往祖巫殿說之，必然能成！”

接引聞言,點頭表示同意。

當下，准提即命慈航觀世音菩薩往祖巫殿說動巫族復出。

慈航菩薩領命，駕一朵祥雲直往祖巫殿而去。

來到祖巫殿，但見四周紅光繚繞，一片詭異之景。

慈航觀世音菩薩暗暗心驚，當下雙手合什朗聲道：“貧道慈航，特來拜訪巫族眾位道友，還請不吝賜見！”

少時，只見祖巫殿大門轟然洞開，走出風伯、雨師道：“慈航菩薩，你乃佛門中人，與我巫族一向並無往來。今日來此，所為何事啊？”

慈航菩薩合什宣了聲佛號，道：“奉我家掌教老師之命，特來與大巫商量要事。”

風伯上下打量了慈航一眼，口中嘖嘖嘆道：“真是稀奇啊！闡教原始天尊坐下十二金仙之一，入了佛門不算，就連性別都變乾乾凈凈、徹徹底底了。佛門大法，果真是不凡的很，真讓我輩大開眼界！”

慈航菩薩聞言面色一變，微笑道：“我佛慈悲，貧僧志願普渡眾生，因而男生女相，到讓兩位道兄見笑了。今貧僧奉聖人之命而來，可否進到殿中再說？”

雨師笑道：“祖巫殿乃供奉一眾巫族先輩之所在，實乃我巫族聖地，從不許外人入內，還請菩薩原諒接待不周之罪！有什麼事就在此說也是一樣，我們聽得到的！”

慈航菩薩心下暗怒，然而想到准提的囑咐，強按下心頭火氣，對風伯雨師合什道：“既如此，貧僧也不為難二位了。貧僧來此，是奉我家二位掌教老師之命，請巫族諸位大巫復出，重現巫族輝煌的。”

言罷，將准提交代的話說了一通。極力鼓動巫族復出，再次與妖族爭鬥。

風伯雨師對視一眼，面上閃過一絲驚訝，一絲意動。

風伯轉頭問道：“三界之事，皆由鴻鈞道祖作主。鴻鈞道祖以身合道，則以聖人為尊。聖人之中，又以鴻鈞首徒、道門之長太上老君為首。今西方二聖要我復出，何以卻沒有太上老君符命，亦沒有昊天玉帝聖旨？”

慈航觀世音菩薩笑道：“莫非各位大巫不願意復出，亦或是怕了昊天玉帝？”

風伯嗤道：“昊天玉帝雖然受鴻鈞道祖符命掌管三界，卻還沒有放在我等眼中。當年我巫教被取締，更是道門直接下手打壓所致。我們不求別人！西方二聖好意，恐怕只能心領了。”

慈航菩薩奇道：“莫非諸位道兄不想重現巫族榮光，復歸於天地之間？”

只見祖巫殿中轉出一人，哈哈大笑道：“我巫族即便要復出那也是自己的事，絕不至於會依附他人，做了別人的打手走狗。再說東勝神洲與南部瞻洲交界之地的十萬大山原本就沒有多少各家的勢力，我們要佔領早就去佔了，何須你來做這個順水人情！”

慈航菩薩抬眼一看，見來者身着龍袍，器宇軒昂，顧盼生威，心念電轉之間，陡然想起一人，不由失聲驚訝地道：“道友莫非是當年的秦始皇帝嬴政么？”

在慈航道人驚訝的目光中，那身着龍袍之人傲然點頭道：“不錯，朕便是始皇帝嬴政！哼，慈航菩薩，方今三界之中暗潮洶湧，你佛門眼看着就要步入衰落期了。佛門自己不甘心，欲要垂死掙扎也便罷了，卻還想將我巫族拉出來陪你們一起瘋狂，哪有這麼便宜的事？”

慈航菩薩聞言合什宣了聲佛號，道：“道友此言差矣！想巫族隱退了數十萬年，而今妖族既然復出，巫族難道還要繼續隱退，眼看着昔日的仇敵縱橫三界、風光無限么？我佛慈悲，不忍見天地失衡，因此欲要扶持巫族復出，再現輝煌。此實是為你巫族着想啊！”

嬴政聞言大笑道：“既是如此，你何不將西牛賀洲土地讓給我巫族？想那十萬大山土地貧瘠，人口稀少，佛道兩門在那裡的勢力本就薄弱。我巫族要佔領那裡，可說不費吹灰之力。然而數十萬年以來何以我巫族卻不去佔領呢？還不是因為此地雖貧，卻是戰略要地。不僅能扼住東勝神洲與南部瞻洲要道，還能依託山勢，覬覦西牛賀洲，隱隱然將東勝神洲半包圍了起來。若是我巫族真的佔領此地，必將引起道門三教強烈反彈，以我巫族現在的實力，自保有餘而進取不足。若是與道門開戰，殊為不智？慈航菩薩，你佛門此時要我巫族復出，可是想拿我巫族當槍使？”

慈航觀世音菩薩聞言，看了看嬴政，微笑合什道：“嬴政大巫果然不愧是人族始皇帝。然而世事本就艱難，兇險與機遇並存。巫族此時復出至少還能得到我佛門的鼎力支持，阻力可說是最小的。一旦錯過了此次機遇，巫族欲要復出可就更加艱難了！大巫以為如何？”

# 第1162章 風起雲涌

嬴政聞言笑道：“菩薩此言也是！然而要依附佛門，卻是萬萬做不到的。我巫族源自盤古父神，亦是三界正統。自有祖巫帶領，豈能為他人打手？”

慈航觀世音菩薩笑道：“大巫此言差矣！我佛門並非要奴役巫族，雙方頂多算是互利合作罷了。哪談得上役使二字？”

旁邊風伯插口道：“佛門果真願意扶持我巫族復出？卻不知兩位聖人符命可在！”

慈航觀世音普薩微笑道：“巫族若真要復出，我家掌教聖人自然發下符命，絕不會空頭稱諾！”

那邊風伯、雨師、嬴政三人對視一眼，就聽嬴政對二人笑道：“我巫族遲早都要復出，有沒有聖人符命都是一樣！若領了西方符命，從此便算是打下了佛門的標籤。二位兄長可要想清楚了！”

風伯雨師看了看嬴政，眼中一抹狡黠的精光一閃而逝，就聽風伯轉頭對慈航觀世音菩薩笑道：“妖族復出，我巫族如何就不能復出？既如此，我巫族願意領受佛門符命。只是凡事自由，絕不是佛門的附庸！慈航菩薩，不知如此可行？”

嬴政聞言愕然。

慈航觀世音菩薩卻笑道：“自無不可！我佛門也並未有想過要將巫族變成佛門的附庸，諸位大巫還請放心就是。”

當下雙方談妥，慈航觀世音菩薩合什領命而去，自去西方極樂世界回稟接引准提，言說巫族有些遲疑之事！

接引准提對視一眼，就聽准提道：“巫族中人一向心高氣傲，如此言行倒也正常。巫妖世仇，今巫族復出，必然要與妖族發生衝突。我等之意，本就是要巫族拖住妖族，到也並非要將其收入門牆。至於巫族所提之符命之事，合情合理，答應無妨。”

當下商議妥當，接引、准提便即發下符命，讓慈航觀世音菩薩捧着，往巫族宣聖人法旨。

巫族中人卻也不含糊，就在東勝神洲與南部瞻洲交界之地的十萬大山之中建起石塔，將西方二聖符命供奉其上。巫族至此宣布復出！

消息傳來，三界震動。

妖族復出，因為北俱蘆洲原本就是妖族的地盤，而且行事謹慎，對三界衝擊還不算太大。

而今巫族憑空復出，將二洲之間的土地硬生生地挖了一塊去，雖然那方土地本就貧瘠，人口稀少，但也是直接衝擊了道門的勢力範圍。

當下三界眾人剛剛鬆弛的神經再度緊繃了起來，密切關注着道門和妖族對此事的反應。

太清境太上老君自然是心下大怒，立馬命玄都大法師往玉清境與原始天尊聯絡，派長眉真人往流波山請慕白元神之軀議事。

不想原始天尊雖然也心下惱火，但看此事是佛門在背後推動，當即便三緘其口，不發一言。

長眉真人到流波山，卻被六耳獼猴和孫悟空擋駕，告知慕白元神之軀正在閉關參悟大道，沒空理會三界之事。

太上老君聽了兩方回報，當即大怒，陰沉着臉半晌不發一言。

玄都大法師解勸道：“老師不必如此介懷！我人教實力卻也不弱，足可應付巫族復出了。請老師發下法旨，弟子這就率領一眾同門前往趕走巫族。”

太上老君掃了玄都大法師一眼，淡淡地道：“你可命蜀山劍派嚴密監視巫族動向，不許其踏出十萬大山、進入東勝神洲一步。另外，給妖族打一聲招呼，讓他們出手對付巫族。這兩家乃是世仇，見面必然死掐。去吧！”

長眉真人應聲去了，玄都大法師卻端坐不動，對太上老君道：“老師，妖族復出是要用來對付佛門的，今轉而與巫族糾纏。佛門豈不是失了牽制，該當如何應對？”

太上老君默然半晌，道：“妖族與巫族若是再次大戰，我可暗助妖族一臂之力。想此時的巫族已然遠遠不是妖族對手了，佛門見巫族危急，必然要出手幫扶。到時就不怕妖族不與佛門鬥起來。”

玄都大法師聽得一陣獃滯，嘆道：“如此混戰，恐怕越演越烈，最終至於不可收拾，眾生就得再次受苦啊！”

太上老君淡淡地道：“形勢如此，不得不為！天地不仁，以萬物為騶狗。劫難臨頭，本就該坦然面對。”

玄都大法師聞言，只得稽首退下，徑往北俱蘆洲挑動妖族與巫族相爭。

二族仇恨本深，三言兩語，便將妖族上下的怒火挑動起來了。皆叫囂着要給巫族一個好看，將他們打回祖巫殿去。

太昊信誓旦旦地表示，不日就出兵與巫族交戰，當下玄都大法師滿意而去。

不料時間一天天過去，眼看着巫族在十萬大山之中迅速站穩了腳跟，發展了許多信徒，培養了一大批巫師出來。妖族卻始終沒有動靜，只是緊鑼密鼓地秣馬厲兵，擺出一副隨時準備出擊的姿態，但就是不發一兵一卒。

玄都大法師屢次催促，妖族滿口答應，但卻總有借口拖延。

終於，在巫族一次試探性地走出十萬大山，向東勝神洲傳道之後，太上老君忍無可忍，命玄都大法師領着列子、庚桑子、尹喜、長眉真人、上洞八仙並蜀山上下千餘弟子大舉出動，在東勝神洲十萬大山邊界耀武揚威了一通，將走出十萬大山的巫師盡數打殺，並與前來救援的幾名大巫大戰一場，有太極圖護身，巫族中人只得知難而退，雖然不服，卻也不再敢輕易向東勝神洲擴張了。

不向北，自然便要轉向南了。

南邊有截教扶持的大宋國，慕白元神之軀手持混沌鍾在大宋國上空遊玩了一圈，頓時巫族中人雖然恨得牙痒痒，卻也不敢向大宋國去觸霉頭了，只得往大荒山以西發展。

偏偏大荒山又是佛門的地盤，這一下兩家觸到了一起。頓時大眼瞪小眼，頗為無奈。

佛門自然不可能為巫族讓路，於是巫族只得困守十萬大山，成了幾家勢力眼中的一顆釘子。

要拔除，很難；但不拔除，卻又很難受。

對佛門而言，巫族雖然是一柄強大的利器，卻也似乎有些尾大不掉之勢，對道門而言，那可就是完完全全的眼中釘了。

對妖族而言，是世仇，但卻非新恨。雖然有心徹底打殺巫族，卻還能按耐住不動，靜待三界大勢再次向著更好的方向發展。

眼看巫妖二族俱都復出，三界之中卻似乎更有種微妙的平衡，誰都不想先出手。

慕白元神之軀卻是心下越來越樂，留心關注着事態發展。計算着如何才能再把三界攪得亂一點，以其形勢逼得鴻鈞道祖不得不把通天教主放回來。

事情到目前為止進展的還算順利，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太上老君已經有些力不從心的感覺了。闡教原始天尊也克制着自己，只等佛門遭殃的時候他再前去幫扶一把，以此了結因果。因此凡事都忍着不動，倒是忍得好生辛苦。

佛門也預感到形勢不妙，但算來算去，此時的三界之中卻也着實沒有哪一家有實力與佛門和闡教的聯合體為敵。

接引准提一邊心下得意，一邊密切關注三界異動，暗地里緊張不已。

巫族雖然復出，但困守十萬大山不得伸展。實力雖然有一點，卻還沒有強到能夠大舉擴張的地步。只能算是一方次要的勢力，當然卻也是絕對不能輕視的。

另外一方大勢力妖族雖然游刃有餘，底蘊深厚，力量強大。卻偏偏與慕白元神之軀約好，暫且按兵不動，等待時局往更好的方向發展。

一時三界之中雖然暗潮洶湧，偏偏卻是安靜的詭異。人人緊張萬分，只等着大戰爆發，卻都不知道大戰的導火索究竟在哪裡。

昊天玉帝最近比較煩，他這三界之主的位置本就是因為巫妖二族退隱之後，鴻鈞道祖有鑒於三界不能沒有管束，故而敕命其做了天帝的。

換言之，對昊天玉帝而言，巫妖二族都是他統治的威脅。

儘管這二族或許早已沒有了搶奪三界之主的心思，但眼看着巫、妖相繼復出，昊天玉帝這心裏卻總是有些不舒服。

昊天玉帝心煩，直接表現就是他突然之間更加的昏庸了。

這一下子,不只是親佛門的那些仙官遭殃被貶，就連一些道門人闡二教的仙官也在貶斥之列，一時鬧得人心惶惶。

不管怎樣，三界格局確實發生了重大變化。

然而,巫族自保有餘而進取不足，自能困守十萬大山一隅。妖族雖然實力雄厚卻又行動遲緩，雖然秣馬厲兵，擺出一副逮誰咬誰的姿態，但其實卻是克制的很，就是不率先與別家起爭執。人闡佛截四家各有打算，誰都不願先出手。

佛門倒是想先拿截教開刀，以震懾人教太上老君。奈何慕白元神之軀搶先一步將一眾門人俱都送往上清境潛修，佛門一下沒有了目標，又不願意惹其他幾家背後有聖人撐腰的門派，只得暫時熄了立威的念頭。

眼看三界雖然風起雲涌，但表面卻是平靜的詭異，眾人算來算去，都是佛門大佔優勢。他西方二聖加原始天尊，至少都能聚起三位聖人。若是太上老君統領人教與女媧娘娘統領的妖教通力合作，再有截教相助的話，倒也大有幾分勝算。

奈何老君是個“不為最先、不恥最後”的，妖族更是有着自己的算盤。慕白元神之軀將局勢看得分明，早早把截教抽身而去。

# 第1163章 通天回歸

一時間，佛門轉目四顧，竟沒有發現一家足以威脅到自己的力量。

漸漸地，佛門的舉動由謹慎小心，慢慢加大幅度，看看並無不妥，沒有哪家能夠阻止自己，於是更加賣力地宣揚其他的佛法教義起來。

佛門此番大肆傳道之機，挂名在佛門名下的一個分支教派婆羅門教也在南部瞻洲大荒山以西大肆發展了起來，漸漸將其勢力範圍擴展到了西牛賀洲佛門原有的地盤。眾人只當是佛門各個分支流派之間的相互競爭傳道，遂不以為意，任其自由發展。

此時三界的形式是佛門不衰反盛，挾無可抵擋之勢雄霸三界。甚至就連巫族的巫師、妖族的小妖之中，深慕佛法的也大有人在。佛門的強盛，令三界側目。

當此之時，老君是愁眉不展，無計可施。他有太極圖和天地玄黃玲瓏寶塔兩件防禦至寶，倒是可以保得門下周全，然而有些事卻不是一味自保就能做得成的，還需要進攻的力量。

而這一方面，雖然蜀山劍派一眾門人俱都戰力不弱，然而與佛門、妖族相比，卻還是遠遠不夠。

當此之時，三界眾人俱都“認清”了形勢，依附佛門的比比皆是。截教退走之後，道門信徒又一次開始了大規模流失。

太上老君無奈，只得一面大力扶持天庭，欲用昊天玉帝這塊正統牌子保住道門的實力。一面命蜀山劍派大舉出動，尋訪三山五嶽之間隱藏的各類修士，連成一氣，擴大影響。

流波山中，慕白元神之軀將三界形勢細細地思考了一遍，見所有情況都在掌握之中，頓時長長地舒了一口氣，仰天凝神沉吟了良久,方才嘆道：“萬事俱備，卻不知掌教老師何時才能回來！看現今的三界情形，已然大大失控了。若是要再度恢復天道的穩定和平衡，必然還需要一方強橫的勢力。如此一來，掌教老師，應該就要回來了吧！”

如此又過了一段時間，看看三界眾人的神經已然繃緊的不行了。天外混沌之中，紫霄宮鴻鈞道場之內，通天教主端坐蒲團之上，細細體會着天地衍化生髮之理。

忽然心神一動，抬眼望向上首位。

只見高處蒲團之上，鴻鈞道祖不知何時已然顯出身形。

通天教主急忙稽首躬身作禮，口稱：“老師萬福！”

只見鴻鈞道祖點點頭，緩緩地道：“通天，你在此靜修一量劫，可有何感悟？”

通天教主稽首道：“蒙老師慈悲開解，當年之事，弟子深愧於心。想封神之戰，本為三界選拔神靈，掌理職司，以維護天地乾綱，三界秩序。本是有無量功德之事，不想卻因弟子等的意氣之爭，為了一家一派的教統傳承而大開殺戒，至令生出天地大劫，生靈塗炭。弟子身為混元聖人，受眾生頂禮膜拜，卻不能指引眾生擺脫苦海，反造此惡業。實是慚愧之至，弟子有負眾生之望，有負老師教導。”

鴻鈞道祖道：“你在此一量劫，卻不知有沒有生怨啊？”

通天教主道：“老師此言，弟子惶恐！弟子懺悔過往錯失還來不及呢，又怎會對老師生怨。即便對原始天尊、接引、准提等人，弟子心中也早沒了怨恨。弟子而今只想參悟大道，至於其他嗔怒哀怨之事，乃小兒女之所為，弟子早已不放在心上了。這一量劫以來，弟子每日打坐悟道，只覺心神舒暢，天道演化生髮知道俱都瞭然於心。這還要感謝老師成全造化之恩吶！”

鴻鈞道祖頷首道：“你果真是悟透了！如此，我便放心了。如今一量劫將過，我欲讓你外出，復統領截教，宣揚天地正道。你看如何？”

通天教主聞言稽首喜道：“多謝老師！弟子定不負老師厚望！”

正說之間，童子稟報道：“啟稟道祖，五位聖人到了。”

鴻鈞道祖叫領進來。

不一時，太上老君、原始天尊、接引、准提、女媧娘娘走進殿內，皆稽首（或合什）躬身對鴻鈞道祖施禮，口稱：“弟子等見過老師，老師萬福金安！”

鴻鈞道祖點頭道：“你們都來了，坐吧！”

眾聖皆尋位置坐下。

鴻鈞道祖道：“今日找你們來，是為一量劫將過。對爾等的懲罰也算夠了。你們都是混元大羅金仙，該當為眾生排憂解難，指引他等脫離苦海。順天行事，使天道運轉更加穩定和諧。不可再生事端，至令眾生受苦，三界大亂。爾等可謹記！”

眾聖稽首稱是！眼看鴻鈞道祖說完這話，便即閉目不再言語。

准提急忙開口道：“老師！當年老師曾說我佛門該當興盛一量劫。今一量劫將過，卻不知我佛門歸着如何？”

鴻鈞道祖緩緩地睜開眼睛道：“佛法教義，普渡眾生，亦是天地正道一脈。極樂世界不在三界五行之中，亦是大樂之所、導人向善之地。佛法是斷之不絕的，你二人不必驚慌。”

此言一出，太上老君面上微變，接引准提喜形於色。倒是原始天尊眼中精光一閃，隨即隱沒，通天教主微微一笑，女媧娘娘左右看了看，也不發一言。

太上老君道：“老師，從今而後，是否我等聖人也可以出手了？”

鴻鈞道祖掃了太上老君老君一眼，緩緩點頭道：“你們仍然各歸道場，不得在三界之中胡亂滋事！雖不禁止爾等出手，但也要自矜身份，不可太過隨意，至令引發不可收拾之亂局！”

六聖聞言，俱各稽首躬身稱是。當下看看諸人均無事，鴻鈞道祖便道：“既然如此，你們都去吧！”

太上老君領着眾人稽首躬身而退。

出了紫霄宮，女媧娘娘前來與通天教主賀喜道：“恭喜道友總算得脫此厄！”

太上老君也在旁邊對通天教主稱賀。接引、准提、原始天尊三人卻是冷眼相對，不發一言。接引准提徑自去了，原始天尊倒是留下來與太上老君打了聲招呼也自走了。

女媧娘娘道：“道友今番脫困，不知可有什麼打算？”

通天教主微笑道：“貧道一量劫不出，三界人事已然大變。我那上清境雖然開闢，卻是從未住過。今老師要我等各歸道場，貧道自然是先回上清境召集一眾門人再說。”

女媧娘娘稽首稱是，道：“既如此，我便不多打擾了。待日後得空，再來拜訪道兄。”

言罷駕一朵彩雲而去。

太上老君與通天教主也自寒暄一陣，分別各回道場。

通天教主離了紫霄宮，只覺身心自在舒爽無比。留戀不已地看了看天地壯麗的美景，這才駕一道金光迅疾無匹地直入三十三重天外上情境中。

但見金鰲島懸浮空中，仙氣瑞靄，瑰麗絕倫。

通天教主一時百感交集，痴站半晌無言。

金鰲島中，龜靈聖母、無當聖母、烏雲仙等人正自率領一眾門人靜誦黃庭，忽見一道金光直入上情境中，仙樂齊鳴、環佩之聲不絕，聲勢浩大。

眾門人一見之下，俱都心頭大震，只覺這氣息熟悉親切無比。

當下俱都站立起來，尋跡而去，遠遠果然望見通天教主孤身站立，腳下有一簇蓮花托足，毫不沾地。

眾門人見是通天教主，俱都驚喜不已。人人死命掐了一把自己手臂，只覺疼痛難當，方才信了是真的。當下眾門人連忙上前跪拜見禮，師徒眾人相見，俱都痛哭失聲。

通天教主一一扶起，好言撫慰。看看一眾門人少了許多，不由大是嘆息。

轉頭對烏雲仙道：“當年你被接引帶走，為師無力救援，心實痛恨。幸得慕白得力，將你救出，方使我心下稍安！今我既歸來，爾等不必再退避躲藏。佛門欠我的，為師自當帶領你們一一討還！”

說完，抬手發下符命，召集還在外的一眾門人俱都來上清境會齊，師徒眾人方才簇擁着回了金鰲島碧游宮中。通天教主坐回丹犀之上，眾門人又正式地參拜了一通。

正熱鬧間，慕白元神之軀領着六耳獼猴、孫悟空、倉頡等門人到了，還在為神官的趙公明、瓊宵、金靈聖母等人也隨便給天庭留了個請假的話語便即不管不顧地趕來了。

眾門人會齊，俱都喜悅不已，齊齊向通天教主稱賀。

通天教主見一眾門人俱都到來了，方才不住頷首笑道：“好、好、好，你們都很好！我不在這段時間，你們打理教務，不墜我教威名。勤修道法，參悟天道之理。你們都做得很好，我很滿意。”

轉頭對慕白元神之軀笑道，“尤其是你，不但修為精深，道行大進，更能撐起大局，保得一眾門人不失，使我截教即便戰敗依然能夠與其他三教鼎足而立，你實在居功至偉！為師現在都不知道該怎麼嘉獎你了。”

慕白元神之軀稽首笑道：“老師回來就好！弟子這一量劫以來可是寢食不安，生怕一個不小心便將眾門人推到萬劫不復之地。整日里提心吊膽，提防着原始天尊、接引、准提的算計，到今天總算是可以放心了。老師不用怎麼嘉獎我，容我逍逍遙遙地自在一回便好！”

# 第1164章 打壓佛門

眾門人聞言俱都大笑，通天教主頷首笑道：“你們的確是不容易的很！不過從今之後，便不用太過擔心了。有為師在，相信接引、准提也不敢太過放肆。”

烏雲仙趁勢說道：“老師，而今我等眾門人俱都會齊，是否就此時向佛門與闡教宣戰，一雪前恥！”

通天教主沉吟片刻，對眾人笑道：“為師出紫霄宮時，鴻鈞道祖曾有言，佛法教義那是滅之不絕的。我觀此言一出，接引准提俱都面上得意。卻不知這話卻還有另一層意思，那就是佛門該當衰落。若不先衰落，又談何滅絕？我們道家說天道有常，佛門講因果輪迴，今日論道佛門衰落，正該我截教雪恨。你們可早作準備，待休整一時，便即着手將佛門趕出東勝神洲！”

眾門人聞言大喜，慕白元神之軀卻是微微一笑，暗道：通天教主這個目標定的可是太低了。趕出東勝神洲就算完了么？那算什麼報仇！也罷，待我試探一試。

當下眾門人歡慶良久，通天教主發下符命，令眾人各回山門，只定期前來拜見並聽掌教聖人開講大法。眾門人聞言，俱都去了，各回自家原有的道場，開啟山門，傳揚截教道法，一時截教大舉復出，鬧得三界震動。

待眾門人走後，慕白元神之軀獨自留了下來。

通天教主笑道：“眾人皆走，你何以還在此，可是有事？”

慕白元神之軀稽首笑道：“老師剛才說要準備與佛門開戰了。弟子因而想就此事問個明白，以免將來行事出格，誤了老師的安排。”

通天教主道：“哦，你有何疑惑？”

慕白元神之軀道：“老師說要把佛門趕出東勝神洲。卻不知趕出東勝神洲之後又該如何？是就此收手，放佛門一馬，還是除惡務盡，乘勝追擊，徹底洗刷當日四聖威逼之仇？”

通天教主看了慕白元神之軀半晌，突然哈哈大笑道：“我就知道瞞不過你！不錯，當日四聖圍殺於我，欲要滅我教派。如此趕盡殺絕，我又豈能干休！只是天道有憑，佛門西方極樂世界普渡眾生，功德無量，是不可能滅絕的。我等道家當上體天心，不可強自逆天而為。因此為師才只說要趕走佛門，卻不能說要滅掉佛門。只不過具體行事之時，故意把事態鬧大，弄成不得不繼續打下去之勢，那可就怪不得我們要直接打上靈山了。”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拜服笑道：“老師明鑒，弟子現在便心安了。而今太上老君發下符命，允許妖族復出。妖族在北俱蘆洲之內建立妖國，在外則以妖教之名收攏保護一眾小妖。算起來並不與我道門衝突，況且妖族與佛門之間也有些仇恨未了。老師看是否可以與妖族聯合，共同對付佛門。畢竟佛門三千大千世界，門徒眾多，實力雄厚。一眾佛陀菩薩犹如恆河沙數，外人難以計算究竟有多少。單靠我截教一家的力量，恐怕有些勢單力孤。反觀妖族，全族上下，不下千萬之數。經歷過當年巫妖大戰的遠古大妖，也有百萬之眾。其他修鍊萬年以上的妖王更是數不勝數，足可與佛門抗衡而不落下風。只要老師出面，又有女媧娘娘相助，或許太上老君也會幫一把手。三聖聯合，擊敗接引、准提、原始天尊可說是輕而易舉之事。到時佛門還不如岸邊沙塔，一衝就垮！”

通天教主聞言笑道：“我亦有聯合女媧娘娘之意。想着一量劫以來，妖族也漸漸走出了原有的低谷，開始面向了求取天道的正道。本來就是嘛，身為修士，何必去與人族爭那什麼天地主角之位呢？一心一意求取天道豈不是更好！現今妖族復出，我截教可以與妖教聯合。就在為師剛剛出了紫霄宮之時，女媧娘娘還說要抽空前來拜訪呢。今既是要與她結盟，嗯，慕白，你就先代為師前往女媧宮拜見一下女媧娘娘，申明為師之意。免得讓別人說我截教拿大！”

慕白元神之軀稽首笑道：“老師之言深善！此事極易，乃是互利之力，必然一說便成，弟子樂意前往。”

通天教主頷首笑道：“我知你與妖族關係甚好！今番前往，正合心愿，故而叫你前去。另外據說巫族也出山了？還是奉西方二聖的符命復出的？”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小心地看了看通天教主，方才稽首笑道：“老師，巫族雖然是奉西方二聖的符命的復出的。但其實卻並非佛門的附庸！我們當前首要之敵乃是佛門，巫族是絕不會死力相助佛門的。是不是先將巫族的事放上一放，日後再說？”

通天教主道：“巫族盤踞之地正好將東勝神洲與南部瞻洲分為兩段，此乃戰略要地，巫族又是奉佛門符命復出的，又怎能不相助佛門？不能放鬆！嘶——，你不會與巫族有什麼私底下的協議吧？”

慕白元神之軀訕笑道：“當日弟子不能確定老師是否真的能夠回來，又生怕佛門先拿我截教開刀。因而不得不做些準備，以備不時之需。如今看來，卻是大有用處。到讓老師見笑了。”

通天教主輕笑道：“此乃大好之事，我又怎會怪你！只是巫族又怎會聽你的？”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此時的巫族已然今非昔比，實力根本不夠在三界之中爭雄。弟子又與巫族此時的領軍人物刑天有些交情，約定事成之後在南部瞻洲劃一塊富庶之地與巫族作為根基，因此巫族欣然同意。此舉有失光明，老師勿怪！”

通天教主不以為意地揮了揮手，道：“既如此，可派一些門人前去與巫族小小地做過幾場，免得佛門生疑。嗯，與女媧娘娘結盟之事還得抓緊，你快去吧！”

慕白元神之軀見通天教主嘴上只說與女媧娘娘聯盟，卻總是不說與妖族結盟，心知通天教主心下還是有些芥蒂，也只得隨他去了。反正事實上能夠達成聯合作戰，不至於成為仇敵便好。

當下慕白元神之軀稽首離去，駕雲直往北俱蘆洲媧皇宮而來。

來到宮外站立片刻，就見彩雲童子出宮來道：“慕白真人，娘娘請你進去。”

慕白元神之軀隨彩雲童子進了媧皇宮，來到丹犀之下稽首拜見女媧娘娘。

女媧娘娘笑道：“慕白，你倒先來了。今番可是帶來了通天教主之命？”

慕白元神之軀道：“娘娘明鑒萬里，慕白佩服。我此來，正是奉老師之命來為娘娘奉達結盟之意。對着娘娘，多餘的話我也不說了。不知娘娘意下如何？”

女媧娘娘看了看慕白元神之軀，輕笑道：“兩家結盟之事你都對我提了好幾回了，還有什麼好談的？說起來，截教教義於我妖族頗為相得，結盟是沒有問題的。但恐通天教主身為道門三清之一，自恃盤古正宗身份，心有芥蒂，反為不美！”

慕白元神之軀稽首道：“掌教老師雖然確實有些剛烈，不通情理，但事情卻是看得明白的。一旦結盟，那便絕對是說一不二，絕不會背後搞些小動作。這點請娘娘放心。”

女媧娘娘笑道：“我故知通天教主性情如此！既如此，我可發下符命，讓妖教與截教結盟。命太昊等人配合你行動，你看可好？”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如此甚好！我兩家今日結盟，必將大放異彩，轟動三界。慕白這就迴轉上清境回報我家掌教老師，發下符命，方才算得正式結盟。

女媧娘娘含笑點頭，當下慕白元神之軀稽首告辭而去。徑往三十三重天外上清境稟告通天教主，述說女媧娘娘同意結盟之事。雙方約定時日，同時發下符命。

此事一出，三界震動。

通天教主復歸，截教大舉出山，宣揚教義就已經是驚世駭俗，震得三界眾人目瞪口呆了。而今更傳出截教與妖教結盟之事，頓時所有心思活絡的人都嗅到了這事情背後的不尋常之處。

兩教結盟，必然是有所圖謀。

三界又要大亂了！

通天教主歸來，截教一時聲勢大漲，一眾門人領了掌教聖人符命各自去開啟自家原有的自封神之戰後便封閉了的山門。

截教門人山門所在之地自然都是靈氣豐厚之所，這一量劫以來，因為封山隱遁，故而這些地方又多被後來的散修佔領，開宗立派，傳下了道統。其中也不乏一些佛門寺院，佔地廣闊。

眾門人強勢回歸，自然會對這些勢力產生衝擊。

經過了一連串的鬥法之後，便將那些散修宗派大部分收編，不願歸順的便趕跑，死硬着不走的直接打殺，短時間內便清理了個乾淨。

而對於那些敢於在自家山門的勢力範圍內宣揚佛法的，更是下手毫不留情，焚燒寺院，打殺有修行的僧眾。

一時鬧得雞飛狗跳，沸沸揚揚。如此旗幟鮮明針對佛門的行動，三界為之側目。

截教打壓佛門，佛門自然不能無動於衷。佛截兩家摩擦不斷升級，漸漸從一個個小小山頭之爭，發展成為地區性的碰撞。

# 第1165章 多寶回歸

截教門人潛修一量劫，個個都憋了一肚子火，猛然之間爆發出了強大的戰鬥力，與佛門之戰幾乎場場獲勝，佛門在東勝神洲的勢力迅速縮水。

消息傳到西方極樂世界，接引、准提怒不可遏，二人遂緊急商量對策。

接引道：“是我們太大意了，通天教主既然歸來，必然要拿我佛門發泄怒火。原該暫避鋒芒，就不會有如此大的損失了。”

准提合什笑道：“道兄此言差矣！通天教主歸來，必然是要與我佛門為難的。一味避之並非上策，還該迎難而上才是。今截教率先發難，我佛門可是被迫應戰，有什麼好擔心的！”

接引聞言嘆息一陣，道：“我亦知與截教不能善了！但如今通天教主歸來，截教已然不可小覷，該如何應對才是？”

准提看了看接引，一字字緩緩地道：“道兄，當年我等將截教三千門人帶回西方，宣揚我佛門大法。后老子化胡為佛，多寶如來為小乘佛教教主，釋迦摩尼如來坐鎮靈山。當時通天教主不在，多寶如來自然十分安分，凡事循規蹈矩。但而今，通天教主歸來，以多寶的脾性，恐怕我佛門是留不住他的。他必然要回到截教去參拜通天教主。若果真如此，對我佛門聲望可是一大打擊啊！多寶或許不會刻意對我佛門使壞，但他若走，必將鬧得人心惶惶，再要挽回聲望可就難了！”

接引聞言道：“依你之見，該當如何？”

准提道：“今既要與截教開戰，則應對多寶或殺或禁，總之不能讓他跑了。釋迦摩尼如來坐鎮靈山，乃是多寶化身，若是有變，我佛門將損失巨大，更不能再讓他統領佛門了。”

接引聞言默默半晌，點頭道：“不想還是要走到這一步！既如此，我當發下符命，招多寶與釋迦摩尼如來來此，便即拿下。”

准提道：“如此甚好！”

當下，接引便命白蓮童子去招多寶與釋迦摩尼如來前來議事。

此時靈山對面的小乘佛教多寶如來道場之中，多寶如來緩緩睜開眼睛，對坐下兩列數十名弟子道：“我本乃截教通天教主坐下大弟子，奉太上老君之命入佛，本意是要分走佛門氣運。不想受我佛重恩，恩仇糾葛在心，不能決斷，故而有釋迦摩尼如來出世。今佛門氣運將衰，我留此已無用處。想我家老師既已歸來，我自當前往拜見，侍奉左右。佛截兩家交戰，我久留必然遭劫。今當離此而去，再不歸來。你們有願同往的隨我，不願去的留此，我絕不勉強！”

言罷，身化一道金光徑往東去。

坐下弟子你望望我，我望望你，從之而去者十之三四。

眾人駕起金光，直往東去。

忽見前方一朵蓮花升起，花上長出一顆古樹，散發出青蒙蒙的光芒阻住去路。

多寶一見大驚，認得是准提法寶七寶妙樹杖，慌忙合什為禮道：“弟子多寶見過准提聖人！卻不知為何阻住弟子去路？”

只聽虛空中准提的聲音緩緩地道：“多寶，你乃佛門一方教主。何故擅離職守？欲要何往啊！”

多寶聞言，沉默半晌，突然將身一挺，輕輕除下身上袈裟，搖身換了道門裝束，對着前方七寶妙樹杖打一稽首，嘆道：“弟子本為截教門人，當年我教瀕臨滅絕，我被太上老君送來佛門，此實是身不由己，固非我所願！弟子在西方，感念兩位聖人厚恩，一向安分守己，並未有半點對不起佛門之處。更有釋迦摩尼如來統領靈山一眾佛陀菩薩，主持宣揚佛法，大興沙門。一量劫以來，兢兢業業，任勞任怨，從無半點徇私，而今佛法傳揚三界，人人皆知我佛威名。佛門對我恩遇親厚之情，我已報答了。但通天教主乃我授業恩師，當年洪荒之中兇險異常，若非恩師將我收入門下、傳我道法，我又豈能有今日？貧道的根在截教！今恩師歸來，我又怎能不前去拜見？”

准提怒道：“自你入我佛門，我對你不可謂不厚！你為小乘佛教教主，本想分走我佛門氣運，我豈不知？即便如此，我亦任由你掌理小乘佛教。還讓釋迦摩尼坐鎮靈山，為大乘佛教之主。如此推誠相待，坦然不疑。即便對毗婆屍等親傳弟子也遠不及你之親厚。通天教主待你未必過此！今何以聽通天歸來之信便即棄我佛門而去？你果真如此薄情寡恩乎！”

多寶聞言，仰天長嘆，泣涕俱下，半晌乃慟道：“非我薄情，忘恩負義！實是師恩深重，不得不去。我在佛門，與兩位聖人不過上下職屬關係，又非主從。只得盡忠職守，弘揚佛法教義，以此報答聖人恩遇之重。我在截教，與通天教主卻是師徒之情。人間尚有‘一日為師，終生為父’之言。何況我等修士，追尋無上大道，三跪九叩的拜師之禮已然許下，豈能一旦有所更改？還請聖人廣開釋義之門，放弟子前去拜見恩師，弟子感激不盡！”

准提聞言心下實是惱怒不已，看多寶泣涕俱下，身後徒眾俱都面帶同情悲憐之色，不由嘆道：“你在西方，盡知我佛門虛實，況且為一方教主，身份尊崇，若是出走，影響必大。若我就此放你離去，豈不是說日後其他佛門徒眾也可以想來就來、想走就走？此例斷不可開！”

多寶聞言長聲慟道：“聖人此言，亦深合道理！然為人弟子聞恩師脫困歸來而不去拜見，亦枉生天地間也！弟子離去之後，絕不再提半句佛門中事，絕不使半分佛門法術，佛門隱秘，也絕不外傳半句。聖人看如此可好？”

准提聞言沉默片刻，道：“今通天教主歸來，處處與我佛門為難！兩家分屬敵對，你復歸道門雖是侍奉恩師，但總是投敵之舉。縱然你不想與我佛門為敵，亦難保截教上下人等不會逼迫於你。倒時如何作為恐怕也由不得你了。”

多寶聽了准提之言，宛如晴天霹靂，呆立了半晌，兀地仰天大叫一聲，體內元氣升騰，頓時天地變色，雷鳴萬道，山崩地裂。

眾人正驚疑不定，就見多寶泥丸宮內飛出一具法身，懸在半空，金光萬道，映照天地，威勢赫赫。

只見多寶抬手一指，口中大叫一聲，那金燦燦佛光籠罩的法身頓時轟然破碎。

眾人驚得目瞪口呆，眼看得多寶眉心之中復又飛出三顆斗大的舍利子，在空中飛旋一陣，亦盡皆爆裂。

心神牽引之下，多寶仰天狂噴了一口鮮血，神情頓時萎頓了下去。

此時的靈山道場之中，釋迦摩尼如來端坐蓮台之上正與眾佛徒講經，一時大吹法螺、天花亂墜。

眾佛徒們聚精會神，忽見釋迦摩尼如來抬眼望瞭望東方，微笑不語。

眾佛徒不解何意，正要詢問。就見連台之上釋迦摩尼如來渾身金光大放，和煦的佛光映照的整個靈山道場生機勃勃。

一眾佛陀、菩薩、羅漢並靈山之上所有飛鳥蟲魚盡皆沐浴在這一片佛光之中，只覺心神通明，舒泰無比，元神沉醉。

等到佛光消散，一切雲收霧霽，眾佛徒抬眼一看，蓮台之上早已空空如也。

這邊多寶將自己在佛門中煉製的法身、舍利子等俱都毀去。滿口金血，強打起精神對準提道：“今我將這一量劫以來從佛門學到的盡數捨棄，還與佛門。以此明志，絕不透露半點佛門之事。准提聖人看還滿意么？”

准提見此，亦默默半晌，嘆道：“你這又是何苦！我本意只是要留你在此，待過了這一劫自然無事，並無相害之意。今你如此，世人該都說我佛門無情了！也罷，既然你去意已決，強留無用，我亦信你不會對我佛門不利。你走吧！”

話音落處，前方七寶妙樹杖飛騰而起，直入西方極樂世界去了。只留下一朵蓮花幽幽生光，忽地飛入多寶體內。

眾人正自驚駭，就見多寶面上萎靡之色一掃而光，稽首對着西方道：“弟子多謝聖人治傷之情。當此大變之時，佛門前途難測。此去是敵非友，還請兩位老師善自珍重。弟子告辭！”

言罷，領着十數個門人駕雲直往東而去。

通天教主歸來，與女媧娘娘申明聯合之意，共同對付佛門。太上老君本來與佛門沒有仇怨，兩家反倒一直友好。前者因為天命佛門氣運當衰，偏生三界之中又沒有一家可以抗衡佛門的。因此自命正統，一向替天行道的人教方才不得不四處找人來與佛門敵對。如今通天教主歸來，直接就於佛門掐上了，他太上老君可就落得清閑的。整日里優哉游哉地看着兩家打鬥，逍遙的很。只等到了關鍵時刻再出頭推他一把，來個名利雙收。

老君渾然忘了當日三界沉寂、誰都不動之時他是如何心急如焚的。

老君之道，乃是明哲保身之道，順勢而為。等到別人不動，無勢可借之時便只有干著急了。只不過天道衍化生髮，利益驅動之下，即便鬼神也難以自矜。不動始終只是一時一地相對的，動才是絕對的。而三界眾生的動作選擇歸集起來所指明的方向，便是所謂的大勢所趨。因此老君之道方才無往而不利。

# 第1166章 進攻普陀山

慕白元神之軀思索着如何才能把老君拉下水來，即便不要他與佛門死掐，至少也不能讓他舒舒服服的看熱鬧，最後撿便宜得利吧！

正苦苦思索着，忽然心神一動，抬眼望向西方，面露驚訝之色。

半晌，回過神來，駕雲出了流波山徑往三十三重天外上清境而去。

來到上清境，但見金鰲島中人聲鼎沸，眾門人俱都喜笑顏開。

慕白元神之軀見此直入碧游宮，果見多寶道人涕淚俱下跪拜通天教主，述說這一量劫以來的傷心之事，眾門人俱都在旁含笑抹淚看着，不發一言。

慕白元神之軀見此，也默默站立一旁。

許久，通天教主與多寶師徒相見，述說別情完畢。眾門人方才上前與多寶道人見禮，當下眾人各尋位落座。

通天教主道：“今多寶歸來，佛門必然人心不穩。靈山之上失了坐鎮之人，必將生亂。趁此時機，正可大舉出動，先將佛門徹底趕出東勝神洲再說！”

隨即便開始分派任務，命一眾門人俱都前去主持滅佛之事。

慕白元神之軀看看眾人均未注意自己，轉頭悄悄對多寶道人道：“貧道恭喜道兄歸來了！道兄在西方一量劫，一身兼領大小乘佛教，對佛法理解應該很深吧！能否跟貧道透露一二？大家交流交流，以期融會貫通嘛！”

多寶掃了慕白元神之軀一眼，微笑道：“為兄才剛回來，你便找上來了！實話說，佛們大法貧道雖然知道，但離開西方之時卻已發下誓願，絕不透露半點。請恕為兄不能為你開解了！”

頓了頓，看慕白元神之軀滿臉失望之色，不由笑道：“師弟，你也算是身兼數家之長了。佛門法身之術與掌中佛國之術不都習得了么？還有什麼不滿足的！”

慕白元神之軀愕然道：“法身之術乃是從血海阿修羅王羅睺那裡學來。至於掌中佛國之術，貧道可是半點也不會。道兄從哪裡聽來的閑話？”

多寶笑道：“師弟還是如此小心，對為兄也不說實話么？當年蜀山山門被人用佛門掌中佛國之術攻擊，為兄卻是知道此事的確不是佛門中人所為的。想這三界之中，能為此事的除了你還能有誰？其實接引、准提、太上老君他們都知道是你做的，只不過沒有證據，你實力又足以自保，他們不能憑空賴你罷了。說起來，為兄真是佩服你的緊！在形勢如此困難的條件下，你還能做到這個地步，真令我汗顏！為兄不想對你扯謊，佛門之事我已有誓願，不能透露半點。還請不要逼我！”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心下頗為不甘，但知多寶心性如此，也只得笑道：“如此，貧道便不為難道兄了。只是眼下我截教便要與佛門開戰了，道兄如此猶疑，該當如何才是？”

多寶聞言，皺眉嘆道：“佛門恩情，已有釋迦摩尼如來報答之。臨行之時，又將一身佛法俱都廢去！這般蠻橫施為，為兄這身法力已然十去六七，只能苦修以求恢復了。”

慕白元神之軀看了看多寶，遲疑道：“如此也好！你安心休養，我觀戰事發展下去，闡教必然很快就會與佛門聯合了。到時候道兄出手對付闡教門人，便沒有什麼障礙了吧！”

多寶聞言道：“若是有對付闡教之處，為兄自當出力。其實我為截教大弟子，理當作為榜樣，便是對上佛門中人，亦絕不會退縮。師弟放心就是。”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心下稍安。轉頭見通天教主已然分派完畢，當下眾門人俱都散去。慕白元神之軀領了協調截教與妖教統一行動的任務，也只得去了。

通天教主之意是東勝神洲佛門的勢力由截教門人全力拔出，而妖族則派出人手在兩洲交匯之地嚴陣以待，攔截西方派出的援兵。待截教清除了佛門在東勝神洲的力量后，在迅速西進，與妖教匯合。佛門被擊敗之後空出的地盤和信仰，則由兩家共同瓜分。

不是通天教主存心讓妖族去做擋住佛門援兵這件危險困難之事。實是東勝神洲有許多地方都是當年由截教入佛的那數千門人的道場。通天教主這是欲要自己動手對付這些人，因而才有如此分派。況且東勝神洲一眾佛門徒眾的實力也不弱，其原本出身道門，各有保命神通，手段層出不窮。稍不注意便要萬劫不復，因此相互知根知底的自家人出馬，勝算自然大增。

截教開始出手，佛門自然也不閑着。早已知會了一眾門人，叫他等小心在意，應付截教可能的攻擊。

接引更發下符命:

令東方琉璃光世界之主藥師琉璃光王佛統領東勝神洲一眾佛徒。

令地藏王菩薩暫領靈山佛門事務，代行如來佛主之職。

令慈航、文殊、普賢三大士出山，聯絡闡教原始天尊，與藥師琉璃光王佛共同對付截教門人。

令毗婆屍等上古七佛率領十餘萬佛陀下山，前往東勝神洲救應。併發下符命，叫盤踞在十萬大山之中的巫族出兵襲擊截教之後。

一時三界風起雲涌，戰雲密布。

巫族接令之後，整頓兵馬往南部瞻洲攻擊了一下，遭到雲霄率領的六耳獼猴、高明、高覺、夔牛、孫悟空等人的嚴陣以待，雙方象徵性地打了一場。各受了點小傷，巫族便即退回十萬大山，再不出兵。反向佛門要求支援。

地藏王菩薩統領佛門，不想接引、准提符命剛到，老奸巨猾善於把握機會的血海阿修羅族便大舉出動，冥河老祖領着羅睺、乾達婆等阿修羅王在血海邊境耀武揚威了一通。

地藏王菩薩只得調來麾下一眾佛陀嚴陣以待，與冥河老祖激戰了一場。

最後血海退走，佛門也損失慘重。眼看血海移動頻頻，地藏王菩薩再不敢輕易派出手下人馬，只得嚴密防備血海再出。

此戰冥河老祖小勝一場，雖沒有將華蓮凈土毀滅，卻也大大鼓舞了血海各族低落的士氣。

此時，截教與佛門的大戰也正式拉開了序幕。

戰端前期，一眾門人四處拜訪佛門道場，欲要將那些入佛的截教門人全都拉回來。

有多寶道人這個榜樣在前，脫離佛門的倒也有一些，但卻是絕少。

這些門人局都是心志上佳之輩，當年在截教，便能誓同生死。今日入了佛門，一量劫以來早已融入佛教，做了一方佛陀菩薩了，要再易其志節那也是困難無比的。

但，其中也有大半表示身處兩難，不願與截教門人交手，亦不願背叛佛門，自願從此隱居，不問世事。

即便通天教主或者接引、准提親來，也再不出世！

如此作為，截教門人也就聽之任之了。

只有卯日星官之母毗藍婆菩薩被兒子親自勸說，頗為痛快地脫離了佛門，復歸了截教門牆，通天教主也欣然接納。

如此一番動作下來，佛門在東勝神洲的實力銳減，只有一些死硬分子還在頑抗。

當下通天教主便即發下符命，令眾門人不必留手，全力出擊。

頓時，大戰開啟。

無當聖母與龜靈聖母、火靈聖母三人率領了一干門人先行前往燒了佛門九華山地藏王菩薩道場，又要往普陀山去燒慈航觀世音菩薩道場。

眾門人駕雲來到普陀山，但見下方雲霧隱隱，看不清形狀。眾皆知慈航入佛之後法力道行俱都大進，實力不容小覷。今見普陀山如此光景，都不由有些奇怪。

就聽火靈聖母笑道：“普陀山一向晴空碧雲，慈航觀世音菩薩自詡得道高士。今觀此地，卻是雲霧籠罩，不見天日。想來必是知道我們到此，因而龜縮不出了。待我放一把火，看他還不出來！”

說著將手中法杖一揚，一簇火苗升騰而起，往下落去。

越往下越大，最後直如大火球一般，飛入普陀山雲霧之中。

半晌，卻是了無動靜。

火靈聖母大怒，欲要下去看個究竟。

無當聖母一把拉住，道：“慈航觀世音菩薩乃佛門大菩薩，修為非比等閑。我等在九華山得利是因為地藏王菩薩不在，但在普陀山卻須得小心在意。你可別忘了當年慈航擊殺羅宣道友之事！那慈航玉凈瓶中之水可是不容小覷的。”

火靈聖母默默點頭，只得隨在無當聖母之後。

龜靈聖母領頭，眾門人緩緩按落雲頭，徑入普陀山去。

落雲頭，進了普陀山地界。

但見前方一片青翠的紫竹林擋住去路，內中靈氣升騰，按五行、依八卦，隱隱有殺氣流轉。

龜靈聖母因而遲疑不前，轉頭對無當聖母道：“道兄看此竹林可有古怪？”

無當聖母看了看紫竹林，口中道：“的確厲害！待我試探一下。”

言罷將手中藜杖祭起，激起千丈青光，直往紫竹林打去。

只聽一陣“沙沙”聲不絕，那紫竹林無風自動，枝恭弘=叶 恭弘搖曳不已。一蓬蓬、一簇簇，直向外伸來，將無當聖母藜杖擋在外面。

眾人大奇，火靈聖母看得大怒，抬手將太阿劍祭起，連連劈砍，將那紫竹林一根根俱都砍到。

火靈聖母正自喜悅，卻見一層淡淡的青光由地而生，那竹根之處復又長出一根根竹子來，迎風便長。

# 第1167章 妖族出山

不片刻，復又是一片茂密的竹林。

火靈聖母看得目瞪口呆，就聽龜靈聖母道：“此紫竹林亦是一脈靈根，又有人家暗中救治，是滅之不絕的。待我施法！”

言罷大袖一展，使出移山之術將泰山攝了過來，大喝一聲，對準紫竹林當頭壓下。

此舉果然奏效，一舉將紫竹林壓在了泰山之下。

無當聖母大笑道：“還是道兄神通不凡！”

正說之間，只見那泰山腳下，復又伸展出根根竹子，密密麻麻，將整座泰山頂得不住搖晃。

無當聖母見此，抬手將無回珠祭起，轟然落下，將整座泰山打得往下一沉，方才終於將那紫竹林瘋長之勢壓了下去。

眾人見此，邁步往前行去，遠遠望見前方蓮花池邊有兩個小童戲水。

眾人不由面面相覷。

龜靈聖母怒道：“這慈航也真會拿大！我們前來，鬧出這麼大動靜。他不出來迎戰也便罷了，卻叫兩個童子在此戲玩。豈不是藐視我等！”

言罷，怒發衝冠，手持寶劍上前一劍一個將那兩個童子俱都砍死。抬腿欲要將此二童屍體踢入蓮花池中葬了，不想腳一挨着屍體，頓時就被粘住了。

龜靈聖母大驚，揮動仙劍欲要斬斷屍體。

忽然一道霞光閃過，腳下哪還有什麼童子，分明是文殊菩薩法寶遁龍樁。

捆住龜靈聖母一腳的，正是遁龍樁上一環。

龜靈聖母見此大驚，正沒奈何，忽見另一童子亦化作一條繩索，直往龜靈聖母纏繞過來。

龜靈聖母一足被捆，行動終究不便，見狀不由失色。

眾人正驚慌間，只聽空中一人大叫道：“師伯不要慌，我來了！”

頓時一道金光閃過，正纏向龜靈聖母的長虹索已然不見了蹤影。

眾人抬眼看時，來人卻是流波山慕白元神之軀門下弟子孫悟空。手中還十分得意地把玩着流波山重寶落寶金錢。

原來佛截開戰，那邊雲霄領着一干門人在南部瞻洲與巫族假模假樣地打了一架之後，便再無戰事。眼看着無當聖母等人在東勝神洲打得熱熱鬧鬧，孫悟空哪裡還忍得住？

因為慕白元神之軀去了妖族，因此孫悟空便央求六耳獼猴放他前往助戰。

六耳獼猴也是個好戰分子，只是因為做了神官，加之經歷的事多了，因此才收斂了一些。

見孫悟空請戰，頓時欣然同意。便即將前時慕白元神之軀交與他的落寶金錢轉交於孫悟空，令其好生使用，因說道：“我流波山門下不戰則已，戰則必勝！不但要打倒對手，還得搶回幾件法寶作為戰利品！你看看師傅和我，那次出戰不是要帶點東西回來啊？今日輪到你出馬了，你可得給師兄我爭口氣啊！最好把那什麼遁龍樁、羊脂玉凈瓶什麼的都給師兄我拿回來。師傅和我才高興呢！”

孫悟空聽了此言，頓時樂不可支！一把接過落寶金錢，滿口答應着駕雲直往東勝神洲來尋無當聖母等人，不想正巧在此救下了龜靈聖母，兼且收了普賢菩薩之寶長虹索。

眾人抬頭見是孫悟空到來，盡皆大喜。

龜靈聖母道：“敢當，可是你家師傅叫你來的么？”

孫悟空笑道：“非也，是我自己要來，稟明了大師兄，師兄同意了方才來的。龜靈聖母師伯，你腳上怎麼被圈住了？”

龜靈聖母聞言面上微微一紅，惱怒道：“佛門賊子，只會奸計暗算！待看到文殊，貧道必一劍斬之！”

眾門人一湧上前來看視龜靈聖母，眼見那遁龍樁將聖母一腳捆得死死的。眾人使盡神通均不能除下，頓時鬧在一起，不知如何應對。

忽聽前方一人大叫而出道：“罷了，收我法寶，豈肯干休！孫悟空，識相的快把長虹索還來，貧僧便網開一面，不與你計較。”

眾視之，乃是普賢菩薩是也。

孫悟空嘻嘻一笑道：“既已被我收了，豈有再還你的道理？你有什麼手段，儘管使來就是！”

只見普賢菩薩背後又轉出慈航與文殊菩薩二人並數十個護法明王。

文殊菩薩笑道：“孫悟空，料你能有多少道行，竟敢如此張狂！”

龜靈聖母見了文殊，“呸”地一聲罵道：“奸賊小人，暗算害我，算什麼得道高士！想你棄道入佛，名重當時，還以為你真的悟道了呢，不想還是沒什麼長進，只會暗中下手而已！”

文殊菩薩聞言怒道：“你已被我制住，還敢如此張狂！看我如何制你。”

言罷，用手一指，口中念念有詞。

龜靈聖母頓時只覺腳下疼痛難忍，越捆越緊，直勒得元神暴躁，渾身乏力，不覺痛呼失聲。

無當聖母看見大怒，急祭無回珠來打文殊菩薩。

普賢看見，將額頭一抹，泥丸宮內飛出一尊法身，雙手持金剛杵、其餘諸手結印與無回珠硬碰。戰不片刻，雖是落在下風，不過卻非短時間內能夠分出勝負。

火靈聖母見此，祭太阿劍前來相助，卻被文殊亦祭出法身擋住，不得寸進。

火靈聖母大怒，將頭頂金霞冠一推，顯出十五六丈霞光籠罩戰場，復揮劍上前欲要斬殺文殊菩薩。

忽前方一道佛光升起，將佛門眾人周身方寸之地照亮。原來卻是慈航菩薩見金霞冠厲害，目不能視物，因此急忙放出自家舍利子顯露佛光。

火靈聖母一劍劈來，每每在即將觸及慈航觀世音菩薩之時被其間不容發地擋住。

如是如此，雖然慈航不能視遠，無力反擊，要想拿下卻也不易。

這邊孫悟空見兩邊開打，嘿嘿一笑，顯出金箍棒興奮無比地也加入了戰團，照準還在念咒的文殊菩薩當頭打下。

文殊菩薩見孫悟空來勢兇猛，只得停了念咒，揮劍迎戰。

孫悟空怪招頻出，毫無常規，饒是文殊菩薩見多識廣，竟也不能摸清孫悟空出手的路數。一時也只得見招拆招，打得頗為鬱悶。

這邊三對大戰，兩邊麾下的一眾人馬也自出手相助，頓時開始了一場大混戰。

龜靈聖母雖被眾人拉到後方，但腳下疼痛難忍，無法上前助戰。只得一邊忍痛，一邊凝神觀看眾人交戰。

只見得孫悟空與文殊菩薩大戰，口中哇哇叫着，興奮非常。看來憑着這股子戰意，即便有些不如文殊，但也絕不會太過吃虧。況且孫悟空身上穿着寶甲，手上拿着上等法寶。倒是應該不會有什麼閃失。

那邊無當聖母與普賢對戰，無回珠威力絕倫，無當聖母道行也比普賢高上一線，因此倒是穩穩佔據了上風，取勝只是時間早晚而已。

火靈聖母對上慈航觀世音菩薩卻似乎有些力不從心，仗着金霞冠迷人眼目雖然大戰上風，壓着慈航一陣好打。但慈航卻是不慌不忙，手持柳枝隨意揮灑，將火靈聖母的攻擊擋住，玉凈瓶法寶都尚未使用，顯然游刃有餘。

至於其他帶來的散修人眾與一眾佛門護法明王的戰鬥雖然也是激烈，不過卻非龜靈聖母所關心的了。

只見那邊火靈聖母與慈航觀世音菩薩交戰，那慈航穩問站在中間，待又一次讓過了火靈聖母寶劍之後，忽然將手中玉凈瓶傾倒，放出漫天碧水估摸着往劍來的方向席捲而去。

火靈聖母觸不及防，頓時被卷在當中。

慈航大喜，正欲用玉凈瓶收了火靈聖母。

龜靈聖母不由大驚，抬手將日月珠祭起，兜頭往慈航打去。

只可惜腳下生疼，失了準頭，因此只打中了慈航肩頭。

慈航觀世音菩薩正要收了火靈聖母，不及提防。頓時被日月珠打中，跌了一跤。手中玉凈瓶一歪，火靈聖母因此脫了出來，又驚又怒，祭起太阿劍對準慈航猛砍猛劈。

慈航菩薩有傷在身，料難以取勝，急回頭招呼文殊、普賢二人退走。

不期文殊被孫悟空纏住，普賢卻被無當聖母壓着打，怎能脫得了身？

遲疑片刻，火靈聖母復又趕了上來，與慈航對戰在一起。旁邊又有龜靈聖母手持日月珠虎視眈眈，佛門眾人頓時陷入苦戰。

這邊無當聖母、龜靈聖母領着一隊人馬在普陀山與三大士交戰，漸占上風，取勝似乎只是時間早晚問題。

那邊羽翼仙、烏雲仙、毗盧仙等也領着一干門人四處尋找佛門中人打殺。

另有餘下的一干主力齊聚一處，在痴仙馬遂的帶領下隨時準備出動攔截可能到來的藥師琉璃光佛所率領的佛門援軍。雲霄領着一干門人在南部瞻洲大宋國守御。

妖族大舉出動，封住了西牛賀洲與東勝神洲交匯之地。

頓時妖、截兩教對東勝神洲佛門徒眾形成了關門打狗之勢！

此時的慕白元神之軀隨着妖族大軍也來到了兩洲交界。

妖族沉寂數十萬年，今朝復出第一戰，可謂精英薈萃。不但上古妖神俱出，妖帝太昊也親臨戰陣，麾下至妖帥白澤、計蒙之下共計三十餘萬之眾，皆是修為精深、法力高強之輩。

竟是在雲路之上立起轅門，排兵布陣。

如此強大的陣容，當真是世所罕見。

眾妖匯聚，大舉走出北俱蘆洲，聲勢甚為浩大。強大的氣勢逼迫的天地風雷變幻，日月暗淡無光，三界眾人見之無不心驚膽顫。人人都對妖族展現出來的實力驚愕不已。

# 第1168章 算計慕白

當此之時，妖帝太昊意氣風發，對旁邊的慕白元神之軀道：“慕卿觀我妖族軍容，世間可還有敵手么？”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妖族軍容嚴整，士氣高揚。自然可以縱橫天下，莫可誰何！然而聖人之下，皆為螻蟻。妖族雖強，卻終究不能與聖人相抗衡。陛下還宜戒驕戒躁，謙虛處事才對！”

太昊聞言正色道：“慕少監教訓的是！是朕失態了。然則依少監之見，佛門援兵何時會來？接引准提又會不會親自出手？”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佛門絕不會坐視東勝神洲一眾佛徒們遭劫，即便明知不敵也必然是要前來救援的。以我看來，恐怕接引准提現在也有一些猶豫不決。欲要全力救援東勝神州吧，他佛門本該衰落，恐怕到時候不但救不了東勝神洲，還會損失慘重。欲要不救吧，那又等於直接認輸，更會寒了一眾門徒的心，致使教派凝聚力大降！以我看來，恐怕在東勝神洲的戰局中接引准提是不會親自出手的。有上古七佛前來便已經是足夠了。畢竟如今有我家老師出面，有太上老君暗中使壞，又有女媧娘娘支持，對東勝神洲，佛門恐怕是已經不抱太大希望了。之所以還在苦苦掙扎，只不過聊盡人事而已。”

太昊聞言道：“那豈不是說我們接下來這一戰不會太過激烈了？”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太激烈恐怕是不會，但也絕對不會小了。佛門畢竟還想保住西牛賀洲和南部瞻洲。那就必然要展示出足夠的實力，用以震懾我等。使我等拿下東勝神洲之後不敢輕易再向佛門進攻。”

太昊聞言笑道：“儘管來吧！當年我妖族被迫退隱，大半倒要歸咎在准提身上。今日復出，便絕不會再怕了他。”

一眾妖神看太昊戰意十足，談笑風生，俱都士氣高昂。一時旌旗獵獵，殺氣瀰漫天地，宛如實質，使人見之膽寒。

且說上古七佛領了接引准提法旨，率領各方世界佛陀菩薩共計十餘萬前來東勝神洲支援。遠遠望見前方雲霧升騰，殺氣漫天。各類各色耀眼的光芒爭奇鬥豔。眾佛陀暗暗心驚，當下毗婆屍命眾人頓住腳步。

上前合什朗聲叫道：“貧僧西方極樂世界接引聖人坐下毗婆屍佛見過諸位道友。不知前方是哪位主事，還請出來答話！”

鷹眼雷神正巧在轅門守候，當下報入中軍，也不說是叫出去答話，直接言說佛門毗婆屍佛在外叫戰。

太昊聞言大怒，轉目看向麾下群臣，道：“誰去出此第一陣！”

話音一落，一眾遠古妖神俱都跳了起來，爭着要去，互相爭持不下。

慕白元神之軀微微一笑道：“既然大家都想立功，那便都去！兩家大戰又非比武鬥法，有什麼規矩好講的？”

太昊聞言愕然，黃風妖聖、鷹眼雷神、塗山等人卻是大喜，都道：“此言甚是！”

當下眾妖神一涌而出，亂鬨哄地叫道：“毗婆屍不要走，你家爺爺我來了！”

眾妖神法力既高，人尚未到，漫天法寶便已經撲天蓋地向毗婆屍打了去過。

毗婆屍驚愕無比地看着妖神們一涌而出，漫天法寶散發著駭人的氣勢，威猛無比地砸了過來，不由頓時傻眼了。半晌方才醒轉過來，當下轉頭撒腿就跑。

邊跑邊罵道：“殺千刀的賊子，為何不明不白就放寶來打。佛爺哪裡惹到你們這般妖孽了！真是孽障啊——，孽障！”

一邊喋喋不休地罵著，一邊玩命地往回跑。

俱那含等人望見毗婆屍狼狽不堪地回來，身後竟然跟着一大串寶光盈盈，威勢赫赫的法寶，不由俱都傻眼了。及至毗婆屍跑了過來，口中大罵。眾人方才如夢初醒一般也各放出法寶抵禦。

兩方法寶相撞，光華漫天，轟隆之聲不絕，直如天崩地陷。

慕白元神之軀在陣后看見，不由大是感嘆道：還是人多勢眾打起來才爽啊！看這法寶丟得，那真是要多痛快就有多痛快！哎呀呀，自從當年巫妖大戰之後，三界可好久都沒有見到過這般景象了！打啊，直接用法寶砸死佛門這班王八蛋！

慕白元神之軀想起當年十萬佛陀用漫天法寶來打自己之仇，心中邪氣陡生。

長聲而起，笑道：“這般互砸法寶真是有趣的緊，待貧道也來玩玩！”

說話間，飛身上前，將手中滄海明月珠祭將起來，猛烈地往那邊蹦躂的正歡的寶達菩薩砸了過去。不想竟正中鼻樑，頓時打倒在地，生死不知。

慕白元神之軀心下大樂，一眾妖神參与進來的越來越多，最後妖帝太昊不得不苦笑地看着麾下三十萬妖神俱都瘋狂了一般結成陣勢，與對面的佛陀們對拼法寶。

如此拚鬥，三界之中實是罕見的很。

只聽得一眾妖神們不時發出歡呼，不時咬牙切齒地怒罵。

妖帝太昊也禁不住悄悄地站了起來，偷偷將手一甩。

頓時只見一方古印滴溜溜飛了出去，散發出絲絲玄黃功德之氣，正巧將佛門珍寶世界妙寶主尊如來打倒在地。

慕白元神之軀眼見得對方一名修為精深的佛陀被擊倒，不由詫異地回頭望去。正好看到一向頗有王者之風的太昊嘴角那一抹偷吃了母雞的狐狸一般得意的壞笑。不由心下大是愕然。

三十萬妖神與十萬佛陀的法寶對轟，結果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妖族大獲全勝，砸死打傷佛門中人無數——的確是不知道有多少，佛門傷亡的都被人家收走了。自家損失雖然也有點，但相對於斬獲而言，卻是可以忽略不計的。畢竟混戰之中，一眾妖神雖然實力強悍，絕不輸於佛門佛陀，但也難免有些時運不齊的要中招。

當下佛門大敗，退走三千里休整。

妖族這邊也懶得追趕，只將兩洲邊界看護的嚴嚴實實，一副誰也別想通過的模樣。着實讓毗婆屍等人頭疼不已。

眾佛陀正皺眉苦思之間，就聽虯首力王佛瓮聲說道：“何必如此驚慌！我看前方眾妖神雖強，卻已妖帝太昊為尊。另有慕白坐鎮，方才無懈可擊！今不若先除去慕白與太昊二人，妖族自然瓦解！”

毗婆屍看了看虯首力王佛，眼中閃過一抹金光，不動聲色地笑道：“你既如此說，可是有了良策？”

虯首力王佛笑道：“我本出身截教，與慕白頗有交情。今以探訪故人為名前往妖族營地求見。若慕白見我，便即趁與其親近之機刺殺之。如此則大事可定！”

眾佛陀聞言，俱都面色古怪地看着得意洋洋的虯首力王佛。

毗婆屍當即道：“力王佛獻此計的確不錯！然則慕白實力非同小可，你怎能刺殺得了他？”

虯首力王佛捋了捋自己頜下的長須，笑呵呵地道：“貧僧在佛門，早已練成神通。這一抹長須摧金斷玉，等閑事耳。若是驟然發出，慕白必死無疑。”

毗婆屍聞言大笑道：“既然力王佛要去，當有一人同行！”

虯首力王佛道：“外人同行恐被慕白懷疑。靈牙慧光佛（與我同出截教，當可同行。做成此事！”

說著，捅了捅身邊的靈牙仙。

靈壓慧光佛立馬叫道：“既是為佛門立功，貧僧願往！”

毗婆屍看了看二人，突然哈哈大笑道：“既然你二人對我佛忠心耿耿。欲要作此危險之事，貧僧自然無不答應！若是今番果真刺殺了太昊與慕白，當記你二人一大功！”

眾人商議定，於是二人趁夜來到妖族營前。此時輪到塗山門下幾個狐狸精當值，當真是男的俊、女的美，看得人神魂顛倒。

眾狐狸精見虯首力王佛與靈壓慧光佛來到，連忙喝問。

虯首力王佛合什笑道：“各位道兄不要驚慌聲張。貧僧二人乃是慕白真人的故友，今番陣上見真人在此，因此特地前來求請一唔。還請眾位道兄替我二人通報一聲。感激不盡！”

眾太祖祖輩的狐狸精聽虯首力王佛如此說，方才狐疑地看看了二人，喝道：“既如此，你們站着別動。待我前去通報，看慕少監大人是不是真的認識你們。”

“好！還請道友快去快回。”虯首力王佛與靈壓慧光佛對視一眼，笑眯眯地說道。

慕白元神之軀聞知，心下大喜，忙命請進來。當下便尋了個僻靜之地等候二人。

不一時，輪值的守衛將二佛帶到。

慕白元神之軀大笑道：“二位道兄別來無恙啊！今趁夜到此，可是欲要棄佛歸道？這可是大喜之事啊！想當年我截教三千門人入佛，皆是受了西方接引准提逼迫迷惑，固非你等本意！二位道兄若肯歸來，貧道願在掌教老師跟前一力保奏。”

虯首力王佛與靈牙慧光佛對視一眼，就見虯首力王佛當即將做了一半的合什禮生生改成了稽首禮，滿臉激動地對慕白元神之軀躬身道：“慕白師弟啊，為兄這一量劫在佛門過得好苦啊——！整天提心吊膽不說，還得裝模作樣的給人當孫子。就這樣，那毗婆屍、俱那含等人還時常提防着我們。這日子可真是不好過啊！現在好了，掌教老師回來了，為兄這裏可就有了盼頭了。我與靈牙仙師弟今夜偷偷前來，就是要脫離佛門。你可千萬要在掌教老師跟前為我二人美言幾句啊！”

靈牙仙也在一旁抹淚附和。

# 第1169章 龜靈聖母受困

慕白元神之軀見二人果然情真意切，當下上前拍拍二人肩膀，和聲道：“二位道兄不必如此傷感！所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現今掌教老師已然歸來，佛門氣運當衰。我截教正當有仇報仇，有冤抱冤！我等師兄弟齊聚，給佛門一個好看，也讓他等知道我們截教門徒不是好欺負的。”

虯首力王佛就勢一把抱住慕白元神之軀，泣道：“道兄，你們今天與佛門一戰，可是滅了千餘佛門徒眾啊！真是大快人心！妖族實力果然是不可小覷。卻不知妖帝太昊何在，我二人還想去拜謝他為我等出了一口惡氣呢！”

慕白元神之軀臉色一頓，隨即放鬆笑道：“太昊陛下已然休息了，明天再為你們引見吧！今你二人既然來了，那便先換了道門裝束，我再領你們去拜見掌教老師！”

說著，便要掙脫虯首力王佛的手臂。

虯首力王佛面上詭秘一笑，頜下長須忽地根根豎立，宛如金針，趁着二人面對面之機，直往慕白元神之軀咽喉射去，口中大叫道：“靈牙慧光佛還不出手，更待何時！”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大驚，大喝一聲，奮力掙脫虯首力王佛。來不及祭寶施法，只得將本命法寶松針心隨意動、漫天飛出。

只聽叮噹之聲不絕，那松針與虯首力王佛的長須針撞擊在一起，將虯首力王佛長須擊斷了十數根，堪堪擋住了穿吼之厄！

局勢剛一稍解，靈牙慧光佛卻飛身上前，手掐印訣結結實實在慕白元神之軀背上按了一印。

慕白元神之軀吃痛，頓時只覺五內俱焚，“噗”地吐了一口鮮血，回身一腳，踹飛了靈牙慧光佛，大喝一聲，只見一抹劇烈的金光閃過，東皇鍾已然顯了出來，懸挂慕白元神之軀身前。

虯首力王佛與靈牙慧光佛大驚失色，忽聞外面吵吵嚷嚷，卻是眾妖神聽得打鬥之聲，前來探視。

二人對視一眼，心知不能得手，當下身化一道金光衝出妖族營地，眨眼遁走。

少時，眾妖神來至，見慕白元神之軀一臉蠟黃，倚倒在地，嘴角邊殷殷有血，不由俱都大驚失色！急忙上前來探視，見慕白元神之軀精神萎靡，果然傷的很重。當下一邊取丹藥救治，一邊送往安全之地修養。

眾人聽得佛門遣人前來刺殺，俱都痛罵不已。

妖帝太昊聞知慕白元神之軀被刺重傷，大驚而來，詢問傷情。

見慕白元神之軀喘息陣陣，語不成聲，不由甚是焦慮，遍問群臣有何辦法可以治慕白元神之軀之傷。卻見群臣束手，盡皆緘口不言，為首的妖帥白澤卻是面帶微笑。

太昊見之氣道：“你與慕少監亦素有交情，今見其受傷，不怒反笑，非仗義之舉也！”

白澤笑道：“陛下勿急！慕少監傷勢雖重，並無性命之憂。待將養一段時間，自然痊癒。急有何用？陛下既然挂念慕少監傷勢，臣等先且告退，容陛下君臣獨處。”

言罷，領着一眾妖神俱都退走了。

看看眾人皆走，太昊一愣，頓時對白澤的表現頗為氣惱。忽聽一聲輕笑傳來，太昊心中大訝，轉頭一看。

卻，原來是慕白元神之軀斜倚在榻上，精神奕奕地望着自己發笑。

太昊不由奇道：“少監原來無事？怪不得白澤發笑呢！卻何故要來瞞朕？”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白澤妖帥能通萬物之情，當著他面自然是瞞不過他。剛才人多嘴雜，也不好顯露出來，讓陛下着急了，實是罪過！”

太昊道：“少監無事便好，又有何罪！然則又為何要裝的重傷不治呢？”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今日一戰，佛門膽寒。上古七佛所率領的十萬佛陀本就不是妖族大軍對手，更兼有我在這裏，佛門哪還敢越雷池一步？必然會小心謹慎，對我等多番試探。兩方若是拉開架勢慢慢打，佛門有八寶功德池為後盾，一眾死傷佛陀的本命舍利逃走之後，俱都能夠很快恢復過來。殺了等於沒殺，實在浪費力氣。因此我才故意裝的傷重不治，欲要使佛們中人覺得有機可趁，能夠衝破妖族攔截，救援東勝神洲的一眾佛門徒眾。等到毗婆屍等人真的來了，我們再一舉殺出，讓他有來無回！”

太昊聞言大喜，撫掌笑道：“此計甚妙！我當命眾臣露出哀傷之意，這樣顯得士氣低落，進一步迷惑佛門眾人。”

此時的佛門營地之中，虯首力王佛與靈牙慧光佛慌慌張張地跑了回來。

眾佛見二人頗為狼狽，皆以為二人並未得手。

就聽毗婆屍佛冷臉問道：“虯首、靈牙，你二人自告奮勇要去刺殺慕白與太昊，可得手了么？”

虯首力王佛面上顯出黯然之色道：“不想那慕白道行竟到如此境界！我二人趁其不備，突下殺手，也只是擊傷了他。當時場面混亂，一眾妖神俱都前來。我等也只得跑了，尚來不及查看慕白到底傷的如何了。實是慚愧！”

眾人聞聽果真打傷了慕白元神之軀，俱都面露驚喜之色。

善現世界眾生樂見如來合什宣了聲佛號道：“當年我等與慕白大戰，卻也不過是重傷了他。但卻並未傷了他元神，致使他還有一戰之力，祭出混沌鍾反敗為勝！今二位尊佛能夠出其不意刺傷慕白，已是大為難得！卻不知究竟有沒有傷到他的根本？”

虯首力王佛躊躇了半晌，道：“貧僧二人本是要刺殺他的，自然下手毫不留情。當時只是全力出手，並未顧忌其他。慕白傷的究竟如何了，確實未曾細驗！靈牙慧光佛那一手印倒是結結實實打在了慕白後背心命門之上，想來應該傷的不輕才是！”

眾佛陀聞言大喜，就聽毗婆屍佛笑道：“既然如此，明日我等再前往邀戰，觀其虛實，再做應對。”

此時的西方極樂世界之中，接引緩緩睜開眼睛對準提道：“道友看此事如何？是不是慕白故意設下的陷阱？”

准提沉吟一陣，道：“那慕白一身靈寶眾多，更兼有混沌鍾、三品金蓮、聚寶盆等等重寶，要瞞過我等探查並非難事，實在難以知道他確切的傷勢！不過靈牙慧光佛打出的那一手印倒是實在得很，這卻是不假的。這虯首力王佛與靈壓慧光佛、金光威聲佛三人乃是截教入佛的三千門人中我最不放心的。今日他二人所為，倒显示出對我佛門一片忠心，實在令我大為驚訝。”

接引聞言點頭道：“虯首與靈牙今日之所為確實難得！能到此時還對我佛門忠心耿耿，他二人當是至誠心向我佛的。今東勝神洲我佛門已是岌岌可危，若是慕白傷重，毗婆屍等人倒是未必沒有機會衝破妖族阻攔，前往東勝神洲馳援。到時局勢將大為改觀！或許我們便不用放棄東勝神洲了。”

准提聞言道：“道兄此言甚是，無論怎樣也值得試上一試。便任由毗婆屍做主就好了。”

接引緩緩點頭。

此時的南海普陀山上，無當聖母等人與三大士的交手已然接近尾聲。

有無當聖母壓制着普賢菩薩、孫悟空糾纏住文殊菩薩、火靈聖母仗着金霞冠困住慈航菩薩，再有龜靈聖母手持日月珠在旁虎視眈眈，隨時準備給三大士致命一擊。

雙方激戰一日，三大士門下一眾護法明王死傷慘重，漸漸支持不住。

慈航觀世音菩薩大喝一聲，將玉凈瓶中之水漫天倒出，頓時將整座普陀山淹沒。

截教眾人只得暫退，三大士因此回到落迦洞中堅守。

無當聖母等人也自清點傷亡，一眾前來助戰的散修死傷千餘，截教門人卻是一個不損。

佛門中也有四百餘名護法、門人等戰死。雖然傷亡比例有些大，但三大士麾下佛徒都是些修為精深的，而截教這邊的散修們卻是實力參差不齊，因此倒也說不上誰得了誰的便宜。只是截教這邊將落迦洞圍了個水泄不通，倒是明顯佔了上風。

三大士退入洞中堅守，截教這邊卻也忙着給龜靈聖母解開束縛。

文殊菩薩在洞中遙遙念咒，把個龜靈聖母疼的不行。憤怒難當之下，便要揮劍斬斷自己被捆的那一足。

無當聖母見此連忙拉住，斥道：“師妹這是何苦？不過是一時受制，待我派人將你送往上清境找恩師相救，必然能除下這件物事！到時再來報此仇也就是了。如何就當得你自斷一足？”

說到此間，轉首對孫悟空道：“敢當，你可將你鬼靈師伯送往上清境請掌教老師救治。路上小心在意，提防遭了別人算計。若是那文殊菩薩施法要收回法寶，你可趁機出手，就收了他法寶罷了。哼，膽敢算計我教門人，怎麼都要叫他付出點代價！”

孫悟空領命，嘿嘿一笑，當即攙扶着龜靈聖母駕起一朵祥雲往上清境而去。沿路果然小心在意，生怕龜靈聖母腳上的遁龍樁突然不翼而飛了。

龜靈聖母見孫悟空如此神情，不由又氣又惱，暗啐慕白元神之軀這真是教的好徒弟！一個個的都是這副德性！

# 第1170章 貪婪的悟空

孫悟空卻是懵然不覺，一邊扶着龜靈聖母慢悠悠地走着，一邊還暗暗祈禱那文殊菩薩早一點收回法寶，好讓他可以大得一利。至不濟也跳出幾個不開眼的毛賊前來擋路吧！那樣也可以大打一場，活動活動筋骨。

這般想着，果見前方有一朵白雲攔路。

孫悟空上前一看，卻見一個俊朗少年手持厚重開山斧站立雲頭，雙眼炯炯有神，虎視來路。

上下打量了半晌，孫悟空兀地笑道：“你是哪家的娃娃？好不曉事！怎的在此阻住雲路？還不快快回家找你母親撒嬌去？”

那少年聞言大怒道：“孫悟空，休得猖狂！我乃闡教門人劉沉香，奉掌教老爺之命特來此地侯你的！”

孫悟空嘿嘿一笑道：“你就是劉沉香！嘖嘖嘖，楊戩倒是有了個好外甥！小娃娃，看你細皮嫩肉的，我也懶得下手打你。快且快走吧！”

沉香怒道：“你有何本事，膽敢小視於我？看打！”

說罷，不由分說，揮動開山斧便打。

孫悟空連忙揮棍擋住，只覺沉香手中的開山斧勢大力沉，威力絕倫，不由暗暗心驚。

暗道：這沉香不愧是劈山救母、摧折玉帝的人物，這本事倒也不是虛的。

當下抖擻精神，與沉香在半空中大戰。

二人斧來棒往，一時打得難解難分。

要論道行法力，孫悟空固然比之沉香高出一大截！但沉香手中開山斧卻是上品靈寶，本身就威力絕倫，每一揮動間，無不自帶開山劈地之力，罡氣撲面生寒，割得人肌骨生疼，實是難敵。

饒是孫悟空神通廣大，在這刺人的罡氣之中卻也感覺頗為棘手。可惜落寶金錢只能落寶，不能落兵器。只得頗為憤怒地看着沉香用開山斧大逞威風，打得自己連連後退。

戰了片刻，孫悟空見戰不倒沉香，心中又挂念龜靈聖母，不敢戀戰。當下急忙虛晃一槍，飛身後退，扶起龜靈聖母便走。

沉香在身後大叫道：“孫悟空不要走，是好漢的就來再戰三百回合！”

一邊喊，一邊駕雲緊追不舍。

孫悟空見此大罵道：“劉沉香，我與你素無冤讎，何故追我不放！你若要打，等我救了師伯，再來尋你打個痛快！”

沉香叫道：“我奉掌教老爺之命，專來堵你歸路，豈能讓你離去？快快回來再打！”

二人一個在前面跑，一個在後面追。終是孫悟空手中扶着一人，不免慢了一拍，被沉香漸漸拉近了距離，當下只得回身復戰。一邊又心下挂念龜靈聖母，既生怕有別人來了傷害聖母，又怕那文殊菩薩趁機收走了遁龍樁，讓自己白忙活一場，因此不能放開手腳，勉強戰了十餘回合，復又回身拉起龜靈聖母便走。

沉香大怒，緊追不舍。

一路追趕了數萬里，忽見前方兩朵青雲飄浮而來，二人一前一后俱都駐足細看。

只見來人老遠便大叫道：“悟空師弟，大師兄探知你這裏出事，命我二人前來接應。你且先走，沉香交給我們了。”

原來來者卻是流波山高明、高明二人。

孫悟空聞言大喜，告誡了一聲小心沉香的斧頭，便即扶着龜靈聖母去了。

沉香在後大怒道：“不要走，再來與我大戰三百回合！”

說話間，揮斧上前，欲要追擊孫悟空。卻見一道箭芒帶着無可抵擋的威勢，迅猛無比地激射而來。沉香大驚，急忙將斧面擋在身前。只聽“叮”的一聲脆響，沉香竟被這一擊打的倒退了三步，不由詫異不已地看向前面。卻原來是高明用射日弓將沉香打退。

高明、高覺堵住前路，對沉香稽首道：“沉香小友，你亦是道門。今我截教與佛門開戰，與你何干？不念道門一家之情前來相助也便罷了，竟反來相阻我等，是何道理？”

沉香垂首默然，半晌乃道：“我奉命而來，豈得空手而回！所謂‘金丹舍利同仁義，三教原來是一家’，你截教興此無名之師，挑動三界戰亂。我為維護天地正道，豈得不來相阻！”

高明高覺聞言哈哈大笑，就聽高覺道：“你這話是原始天尊說給你聽的吧！果然是大義凜然，冠冕堂皇。你修行時日尚短，不知三界原有的一些恩怨糾葛，因此才被原始天尊一番話說的熱血上涌。今我二人也不與你為難，你走吧！回去問問你母親，看看三界之中這些事到底是怎麼發生起來的。免得以後再出來說話時，被別人笑話了去。”

沉香聞言，心下無由的有些煩惱，怒道：“廢話少說！你們又算什麼人，也配來教訓我？”揮斧上前，欲要斬殺高明、高覺二人。

高明兀地後退千步，猿臂長舒，開弓射箭。

箭出如流星，眨眼之間，便鋪天蓋地而來，將沉香整個籠罩在了箭雨之中。

沉香大驚，大喝一聲，手中開山斧舞動的水泄不通，將全身護得嚴嚴實實。等到過得片刻，箭雨落盡，沉香抬眼一看，晴空萬里、白雲悠悠，哪還有半點敵人的蹤影？當下只得垂頭喪氣地走了。

且說這邊孫悟空扶着龜靈聖母小心地往上清境而去，沿路眼觀四路、耳聽八方。忽見前方一人作歌而來，歌聲甚是清亮，隱有殺伐之聲。

孫悟空暗暗稱奇，凝神細看。

只見來人手持一柄奇形長劍，甚又古風。正要問其姓名，就聽身邊龜靈聖母喝道：“玉鼎真人，想你也是闡教高士！竟也在此做那攔路之事，豈不有失身份！”

玉鼎真人笑道：“龜靈聖母，當日萬仙陣中你逃得性命，便該藏蹤隱跡，潛修悔過才是。今再次作惡，遭此縛足之厄，豈非可嘆！”

龜靈聖母怒道：“當年之事，若非你闡教自己犯了殺戒，何至於鬧出三界大劫。你們自己的劫數，牽連到三界眾生，讓眾生代你等受苦，該懺悔的是你們！今還敢如此狡賴，肆行猖獗，貧道看你死期不遠了。”

玉鼎真人聞言，掃了孫悟空一眼，道：“殺徒之仇，今日正可一塊報了。那遁龍樁原本也是我闡教之寶，今殺了你，一併收回，豈不大妙！”

言罷，哈哈大笑。

龜靈聖母憤怒不已，氣道：“若我並未受制，哪容得你如此張狂！”

孫悟空笑道：“師伯勿要氣惱！他要報殺徒之仇，弟子卻也不是任他欺負的。我倒要看看，所謂十二金仙到底本事如何？”

言罷，揮棍上前便打。

龜靈聖母急忙道：“千萬小心，不可大意！”就見那邊二人已然劍棒相碰，結結實實地戰了一個回合，孫悟空竟然並未落了多大下風。龜靈聖母心知孫悟空修鍊玄功，又有九轉金丹補充法力，雖然道行欠缺了點兒，但戰力倒也不容小覷，當下稍稍放心。然而有忽覺腳下生疼，疼的鑽心一般難受。又恐影響了孫悟空比斗，只得咬牙堅持。

孫悟空卻是暗暗留神這四周——他是生怕一個不小心那遁龍樁跑了呢！忽見龜靈聖母面色有異，不由心下一驚，連忙將手中棍棒一晃，脫出戰團來看視龜靈聖母。

就此片刻，玉鼎真人又殺將了過來，孫悟空只得一手扶着龜靈聖母，一手持棒支應，頓時落在下風。

此時的上清境中，通天教主緩緩地對多寶等人道：“慕白果然收得好徒弟，這孫悟空本領心性俱是上佳，當真不錯！多寶，你且前去救他一救。”

多寶道人領了通天教主法旨，當即起身而去，遠遠望見孫悟空被玉鼎真人壓制着猛砍，當下大呼道：“玉鼎真人不要逞凶，看貧道來會你！”

言罷，將百寶囊內法寶取了一件黃金梭，祭起來打玉鼎真人。

玉鼎真人急忙回身自保，遠遠望見多寶道人來至，不由大驚失色，慌忙稽首道：“既然是道兄親自前來，貧道便給你一個面子，改日再來討教！”

言罷，駕起一道金光去了。

孫悟空見狀大喜，卻見龜靈聖母腳下遁龍樁忽然發出一道紅光，脫了開來。紅光一閃，便要下界而去。

孫悟空大笑道：“到了此時，那還能容你跑了！”

將手一揚，祭出落寶金錢，頓時一道金光撒下，將頓龍樁收了去。

多寶道人笑道：“恭喜、恭喜！你這猴子倒是十分機靈，如今又得了一件重寶，可真算一場大捷！另外也恭喜龜靈聖母師妹脫了此厄！此一量劫之中，將再無劫數。”

二人聞言俱都大喜。

龜靈聖母道：“多謝道兄善言！既已到此，還須入上清境拜見掌教老師，聆聽教誨。然後再去普陀山，收服三大士。”

多寶道人頷首稱是，當下三人駕雲直入上清境去了。

龜靈聖母脫了遁龍樁之厄，眾人原本以為在回上清境的途中，會遇到藥師琉璃光佛率領的東勝神洲佛門主力攔截。誰想藥師琉璃光佛未曾出現，闡教門人倒是接連前來找茬。此大出眾人意料之外，龜靈聖母當即隨多寶道人入了上清境，請示通天教主之意。

通天教主道：“闡教出手相助佛門是遲早的事，只是沒有想到會出手的這麼早！闡教在東勝神洲根基深厚，我們退隱了一量劫。雖然並不懼他，但既然首要目標是佛門，便暫時不要和闡教搞得太緊張的好！今人教一直在一旁看戲。他太上老君不是一貫以天道正統自居，為此當初不惜引進西方接引、准提來對付我么？今既然佛門氣運當衰，闡教這就叫逆天行事了。我當傳書太上老君，請其出面擋住闡教，看他怎麼對我！若是老君果真出手，那就說明他的確是對事不對人的，我便不與他計較，還認他這個大師兄。若是他仍然遲疑不肯出手，可就休怪我真的不講情面了。”

眾門人聞言，俱都拜服。

# 第1171章 太上老君的態度

龜靈聖母與孫悟空自回了普陀山助戰，通天教主卻命多寶道人持了碧游宮符命前往太清境拜見太上老君，請其出面擋住闡教原始天尊。

多寶道人來到太清境，行至八景宮前，就見一童子早在那裡等候，見多寶到來，連忙稽首道：“弟子奉掌教老爺之命，特在此等候多寶老師。請隨我來！”

多寶道人遂隨之入了八景宮，立於丹犀之下拜見太上老君。言說闡教逆天相助佛門之事，因道：“我家老師順天應人，與佛門相抗。奈何闡教門人不明順逆之理，屢屢前來相阻！大師伯身為道門尊長，為眾生敬仰。弟子因此奉師命前來拜見，祈請大師伯出面約束闡教門人，維護天道正道！否則一旦開戰，玉石俱焚。”

太上老君聞言沉默半晌，嘆道：“通天賢弟還在記恨當年之事么？也罷，原始師弟那裡我去對他說。只是你們日後爭鬥，若遇有闡教門人，還須謹慎對待才是。他們也是我道門弟子啊！”

多寶朗聲道：“前者闡教沉香、玉鼎真人趁我教龜靈聖母身有不便之時前來阻住求救之路，此事已然引得我教中上下門人俱都大怒！我家老師在紫霄宮蒙道祖開解了一量劫，深知忍讓和氣之道。因此告誡我等，此事先不與闡教計較！今我截教已然是做的仁至義盡了，即便鬧到鴻鈞道祖那裡也不是我截教的錯！請大師伯轉告原始天尊，若是他闡教門人再度出手算計我教一眾同門，那就休怪我等為求維護天道順逆之理，對他闡教門下再不留情了！”

太上老君聞言凝視了多寶道人半晌，輕嘆道：“我知道了！此事的確是原始師弟做的差了。但他也是還佛門因果，也是情有可原！”

多寶聞言，起身冷臉稽首道：“這所謂因果是怎麼欠下的大師伯自然清楚，那每一分因果都是我教中同門的斑斑泣淚、累累血債！而今大師伯竟要用這個理由來為闡教開脫，欲置我截教上下於何地？”

太上老君聞言，垂首沉默不言，半晌乃道：“爾等之意，我已盡知！你且去吧，此事我自有主張。”

多寶道人稽首而去。

太上老君即招來玄都大法師道：“去牽我青牛來，我要往玉清境走一趟！”

玄都大法師領命而去，少時，復來丹犀之下請太上老君起駕。

太上老君上了青牛，玄都大法師牽着，當下鶴鹿齊鳴，祥雲相隨，往玉清境去了。

原始天尊正在玉清境玉虛宮中靜坐，忽聽外面有鹿鳴之聲，急忙領着眾門人童子出宮來迎太上老君。

兩家相見，原始天尊稽首笑道：“道兄今日怎麼得空到我這裏來了？”

太上老君道：“大劫已至，聞你有意出手相助佛門，因而前來勸阻！”

原始天尊一邊將太上老君讓進玉虛宮中，一邊笑道：“非我有意相助佛門，實是當年所欠的因果太大，不得不如此！大師兄既為此而來，還請體諒一下貧道的難處，替我這一門上下多多擔待一點兒！”

太上老君輕嘆道：“我又如何能替你擔待？前不久通天師弟命多寶來我太清境，言說你命人相阻龜靈聖母之事。通天師弟的意思很明白，此事就此作罷！若是你門下再有人出手，他便不會顧忌情面了。通天師弟這般作為，已然是大大的留有餘地了。不說我，就是鴻鈞道祖當面也說不出他的不是來！”

原始天尊怒道：“他這是做戲再給道祖看！他豈會那麼好心？當年封神之事他就是耿耿於懷，不能放下，想趁着此時將我闡教也一併打散！做出一副大度的模樣，不過是博取個好名聲而已！大師兄可千萬別被他騙了！”

太上老君嘆道：“通天師弟心底是怎麼想的，貧道不好揣測。但就其這番行事作為來說，卻的的確確無可挑剔！通天師弟在紫霄宮一量劫，看來是沒有白過啊！而今順逆之勢已然很明顯了。原始師弟，你還要慎行才是啊！”

原始天尊看了看太上老君，笑道：“不知大師兄對佛門態度如何？”

太上老君聞言，覷了原始天尊一眼，低頭不發一言。

原始天尊笑道：“佛門這一量劫雖然興盛，但自從西遊取經之後，便對大師兄一向恭謹，在東勝神州凡事皆已人教為先。接引准提的善意，大師兄莫非感受不到？”

太上老君聞言嘆道：“佛門的確比較聽話！但其終究乃是旁門，雖說也是天地間不可或缺的一脈，卻也不能與我道門相提並論，衰落是必然的。不過上天有好生之德，此教教義卻也是正道，該當永存於世才對。當日鴻鈞道祖也曾有言：‘佛門不能滅絕’，此亦是天命！”

原始天尊撫掌笑道：“正是如此！那麼大師兄再看通天教主之所為，全教上下俱出不算，還拉上了妖族。如此作為，難道只是為了趕走佛門么？貧道是看通天教主有些矯枉過正了，因此才命弟子出手，本也是想着為維護天道出一份力。”

太上老君看了看原始天尊，淡淡地道：“兩方之戰不過才是開端，通天師弟如何打算的還得再看，切不可妄自猜測！再者說，妖族復出亦是順天應人。既然復出了，那麼三界之事他們便也就有了一份責任。有所作為並非壞事！”

原始天尊聞言，心知妖族復出乃是太上老君當時為了推動三界大勢的發展而發下的符命，此既成事實，即便老君現在有些後悔那也絕不會容忍別人指責。

況且當時形勢所逼，此事也是自己默許了的。

當下只笑了笑，算是認同了老君之言。

老君道：“佛門當衰，此事不可改變，東勝神洲之事你還是少插手。你要還因果，也不急在這一時。若是日後佛門果真走投無路，需要你去幫一把時，你再出手，豈不是如雪中送炭？何須此時出手，徒然將自己陷了進去！”

原始天尊道：“文殊、普賢三人本是我的弟子，與玉鼎真人、廣成子等本就頗有交情。今眼看三人受窘，出手幫扶一二，聊盡人情而已！”

太上老君聞言，點頭道：“既如此，你還需好生約束門下。不可在此時滋事，否則通天師弟哪裡恐怕真的不會留手，我也不好插手了！”

說完，起身告辭而去。

原始天尊稽首相送道：“貧道知道了，自當約束門人。大師兄走好！”

眼見得老君去了，原始天尊這才領着眾門人回了玉虛宮。

玉鼎真人道：“老師，我們真的不再相助佛門了么？然則文殊、普賢、慈航、懼留孫四位師弟我們也不管了么？”

原始天尊道：“文殊等四人既已入佛，自當與佛門同生死、共休戚。太上老君說的不錯，我們此時出手不但還不了佛門多少因果，反而會把自己陷了進去，此殊為不智！我們雖然要了因果，卻也首先要自保。現今接引准提都還沒有親自出手，的確不是我們插手的好時機！”

眾門人聞言，盡皆沉默。

此時的上清境碧游宮中，多寶將去太清境拜見太上老君的經過稟了一遍。

通天教主笑道：“你此行做得很好！想來人闡兩教也將會收斂一點了。呵呵！他們想要等待時機，卻不知此事已然一環一環早已扣緊了，哪還有什麼合適的時機？我截教潛伏一量劫，慕白可是從一開始便苦心經營了這幅局面，豈會給他們空子可鑽？等着吧，等到最後還是得一個一個跳出來受死。”

普陀山中，龜靈聖母與孫悟空回來，截教實力大漲，無當聖母當即決定攻打落迦洞。

火靈聖母道：“普陀山乃是佛門在四大部洲除了靈山之外最大的幾處道場之一，攻下它意義重大！然而落迦洞防禦陣法卻也強悍的緊，一時恐難以打破！若是藥師琉璃光佛率領的佛門援兵到來，我們便要功虧一簣了。”

龜靈聖母笑道：“我們還正怕佛門援兵不至呢？痴仙馬遂師弟等率領的教中主力正摩拳擦掌，藥師琉璃光佛來了正好一網打盡！我等只需設法打破落迦洞即可！”

火靈聖母道：“然則落迦洞防禦非比等閑，如何才能攻破？”

龜靈聖母笑道：“我觀普陀山山明水秀，落迦洞正處坎水之地。慈航觀世音菩薩號稱大慈大悲，正應水之親厚潤養之德！今要攻破落迦洞，需用火攻！”

火靈聖母聞言看了看落迦洞防禦，面色為難地道：“師叔，弟子道行淺薄，恐怕力有不逮！”

龜靈聖母道：“論道行，你確實不如慈航！況且慈航手中玉凈瓶非比尋常，又有當初從原始天尊那裡得到的一滴三光神水，非等閑可敵！”

孫悟空抓了抓腦袋，搶着道：“我們雖然沒有能克制對方的神通，但師伯既然說了出來，想必是有人能破他三光神水的。師伯快說，弟子願意前去將這人請來！”

龜靈聖母正色道：“三光神水乃是水之極致。五行之中水火相剋，然土亦能掩水火。大抵天生大法之人，必有大法之人可制！況慈航不過仗了一樣屬性單一的寶貝，雖然一時厲害，但其實算不得什麼！女媧娘娘的九天息壤、妖帝太昊的太陽真火都足以克制了他。女媧娘娘乃是聖人之尊，非我等能輕易打擾的。只今妖帝太昊在西邊與上古七佛大戰，你師傅慕白真人也在那裡。你可前往稟明詳細，想必你師傅必有說法。你去吧！”

# 第1172章 太陽真火之威

孫悟空領命，欣然前往。駕雲直至妖族營地，轅門官聞說是慕白元神之軀弟子拜見，當下報入。

太昊聞之，笑道：“既然是慕少監弟子，叫他進來吧！”

少時，孫悟空來到，拜見了妖帝太昊，轉目四顧，卻不見慕白元神之軀，不由問道：“陛下，我家師傅何在？”

太昊笑道：“你家師傅身有要事，不便見你。朕聞你在普陀山大揚威名，不知卻又來此何干？”

孫悟空見慕白元神之軀不在，不由厥了厥嘴巴，道：“算了，我本就是來拜見陛下的！我們在普陀山大敗三大士。奈何慈航等人仗着有三光神水固守落迦洞，因而龜靈聖母師伯命我來請陛下出手，用太陽真火對付慈航的三光神水。”

太昊聞言笑道：“這有何難！”

說話間，垂首凝神一陣，兀地張嘴吐出一朵閃爍着耀眼光芒的火焰來，用一個火盆盛着，交與孫悟空，道：“此是從我本命真火中分出的一簇火焰，你可小心拿去。待破了慈航，朕還要收回的。”

孫悟空聞言，小心翼翼地接過火焰，但看那太陽真火果然不凡，便在火盆之中，也灼的眼角生疼。不由越看越喜歡，心下嘀咕道：“這麼一簇火焰還要收回，妖帝太昊可真是小氣！不過么，掉到我手裡的東西么……，嘿嘿！”

轉目四顧了一陣，見慕白元神之軀始終不出現，只得向太昊告辭。

孫悟空走後，太昊微微一笑，徑入後堂去了。卻聽慕白元神之軀在一方桌案之上一邊品着香茗，一邊笑道：“我那徒弟走了？”

太昊點頭笑道：“走了！不過朕看他見不到你，神情失望的很！弄得朕都有些不忍心了。這個徒弟倒是個有心的！”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那是，我也不能收一些白眼狼啊！”

太昊聞言微微一笑，繼而正色道：“今日毗婆屍等率眾前來叫戰，我已命人全力出手將他們打了回去。慕少監看，佛門若是想要與我等決戰，將會在什麼時候？”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按常理來說，己方大將受傷，必然士氣衰落，兵無戰心。今我反其道而行之，作出一副哀兵必爭的姿態與佛門大戰一場。佛門必然更加堅信我已重傷難治！然而十萬佛陀也決計不是妖族對手，佛門見有機可趁，必然還要增添援兵，而且恐怕會行偷襲之事。以我看來，佛門還得要再試探一次，最遲今明兩夜，便應有所行動。”

太昊聞言點頭道：“慕少監高見！然而佛門若是前來偷襲，攻擊力必強。一時之間，我們恐怕攔不住他們，若是被他們突破了，該何如做？”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陛下率領一眾妖神努力攔截一陣即可，不必刻意圍剿！若攔截不住，可將他們往蜀山驅趕。此地原本是我截教地盤，但現在卻歸了人教。老君想要看戲，把我們都當成戲子，哪有那麼便宜的事！我倒要看看若是兩邊在蜀山決戰，太上老君還能不能沉的住氣。陛下放心，蜀山那裡，我截教一眾門人也早就做好準備了。”

太昊聞言笑道：“一切有你謀划，朕有什麼不放心的？但慕少監可能沒有發現，這個包圍圈可是還有一處漏洞的！東勝神洲南部的十萬大山如今在巫族手裡，他們可是奉了接引准提符命的。若是佛門中人真的無路可去，還可以從此處逃走。這恐怕才是佛門有恃無恐，能夠沉着地與我兩家在東勝神洲爭鬥原因吧！”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此地貧道早有應對之策，陛下不必憂慮！若佛門中人果真從此地過，必叫他等死無葬身之地。”

太昊聞言，面上一陣疑惑，但見慕白元神之軀臉色有些古怪，像是不願對自己細說，當下也就不再追問，只得復又出去指揮眾妖神惑敵去了。

這邊妖族緊鑼密鼓地準備大戰，那邊孫悟空得了妖帝太昊賜下的太陽真火，回到普陀山無當聖母等人見了大喜，當即準備攻打落迦洞之事。

眾人行至落迦洞前，就聽無當聖母大叫道：“慈航，你三人號稱佛門大菩薩，身份尊貴還在許多佛陀之上。今竟然避戰不出，豈不令三界眾生恥笑？識相的乖乖出來受死，否則休怪我們要攻打洞府了。”

等了半晌，不見動靜。

無當聖母大怒，轉頭對孫悟空道：“既然他們不出來，那也不必與他等客氣，放火！”

孫悟空聞言，當下將火盆取出，小心地念動口訣。

只見那一簇太陽真火冉冉而起，火光漫天，照得人灼然升疼，與天空中的紅日相應生輝。

眾人連忙運功抗熱，卻見那太陽真火在孫悟空的操縱下猛然間火光大盛，直往落迦洞燒去。不論山石草木，觸之者盡皆化為灰燼。

片刻之間，便已將落迦洞洞門燒毀。

眾人正自大喜，就見落迦洞中水光突現，一層閃着淡淡的藍色水波紋狀光芒的罩子將整個洞口封住，正是三光神水。

水火相遇，呲呲之聲大作，忽聽轟隆一聲巨響，終是太陽真火量多為勝，破了三光神水。

眾門人大喜，孫悟空更是一不做、二不休，操縱太陽真火直往落迦洞中燒了進去。

忽聽半空中一人大叫道：“佛門清凈之地，賊子安敢如此行兇？還不快快住手！”

就聽破風聲響起，孫悟空急忙停了念咒，抖手將落寶金錢祭出，收了這件法寶。卻原來是一顆念珠！

當下無當聖母等人抬眼望去，只見半空中密密麻麻，簇立着許多佛門徒眾。

為首一人，正是佛門東方琉璃光世界藥師琉璃光佛。

其左右二人，自是日光菩薩與月光菩薩。

無當聖母急忙領着眾人後退一陣，讓出一片地方來。

落迦洞中三大士也自領着眾護法灰頭土臉地走了出來，與藥師琉璃光佛匯聚在一處，皆拿眼憤恨無比地盯着孫悟空等人。

就見孫悟空無所謂地嘿嘿一笑，無當聖母朗聲譏笑道：“藥師琉璃光佛，你可終於出現了。貧道還以為你貪生怕死，不敢前來呢？”

藥師琉璃光佛淡淡一笑，合什道：“我佛慈悲，本不願做爭鬥之事！但而今魔焰滔天，褻瀆我佛尊嚴。貧僧也不得不前來作此嗔怒之象，維護我佛門清凈。”

無當聖母大笑道：“貧道聞你佛門中人所言，總是好笑！割肉飼鷹是佛，以身飼虎是佛，如今嗔怒殺人也是佛。割肉飼鷹，鷹飽而去，終有再來之日，此養惡之舉也。嗔怒殺人，更是犯了殺戒惡業！佛經講戒怒戒殺，卻又堂而皇之將金剛怒目掛在嘴邊，豈不是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你佛門自相矛盾，矇騙信徒，還敢在貧道面前逞威風。你且看看你背後是什麼？”

藥師琉璃光佛被無當聖母罵的七竅生煙，聞聖母之言，急忙回頭看時，不由面上變色。

原來卻是烏雲仙、羽翼仙、毗盧仙，痴仙馬遂等人率領着截教主力到了，正巧堵在佛門眾人後面，與無當聖母這邊形成了兩面夾擊之勢。

藥師琉璃光佛見狀大怒，看清多寶道人沒來，不由又稍稍放心。

轉頭對無當聖母怒道：“你原來是早有所謀，想要將我等一網打盡！可惜就憑你們，恐怕還做不到！”

無當聖母笑道：“做不做得到總要打過才知道！而今我截教門人大半在此，藥師佛，你還想跑么？當年我徒弟白素貞剛剛出山歷練，便被你門下法海恃強抓走。後來貧道親自出面，你還包庇於他。今番你被我截教堵在此處，還有什麼話要說么？”

藥師琉璃光佛笑道：“莫以為你們就必勝，貧僧這邊既然敢出現，便自然有取勝之道。閑話少說，你們既然早有預謀，要想一舉殲滅我等。那邊動手吧！鬥法、斗陣，貧僧都奉陪到底！”

無當聖母、龜靈聖母、烏雲仙等人對視一眼，就聽烏雲仙笑道：“若是斗陣，你們肯定不服。若是鬥法一個個的來，又太費時間。還是混戰一場，早早送你們往生極樂，省得你們還在這紅塵之中受苦受難！”

藥師琉璃光佛聞烏雲仙之言，不由面上變色，怒道：“你原是我佛門階下之囚，賴我佛慈悲，方得以苟活於淤泥之中。今不過一旦得志，竟也敢在此逞凶恃強！”

一番話打擊了敵人，提升了士氣。

當下藥師琉璃光佛見眾護法、菩薩士氣高昂，忙指揮眾佛徒齊往烏雲仙那邊殺將了過去。

三大士卻領着一干護法金剛前來擋住無當聖母等人。

烏雲仙憋了一肚子火，迎面揮劍直往藥師佛斬去，羽翼仙攔住日光菩薩、毗盧仙攔住月光菩薩，痴仙馬遂率領其餘門人與佛門眾人混戰在了一起。

只見馬遂奇門法寶層出不窮，什麼金箍、銀圈、木馬、石魚，最厲害的還是五個傀儡金人，那可真是刀槍不入、水火不侵，布成五行陣護在馬遂身周，擋者披靡。

整個戰局之中，倒是馬遂躲在傀儡陣中，最為輕鬆自在。

無當聖母擋住慈航，龜靈聖母挑上了文殊，火靈聖母對上了普賢，孫悟空看看四周，只得無奈地揮舞金箍棒與一眾佛門護法戰在一起，一時打得哀嚎遍野。

# 第1173章 毗婆屍滅

論及在場的高手，自然是截教佔據着絕對的優勢。但論及人數，截教門人卻是太少，雖然加上前來助戰的散修，數目上也不比佛門一眾佛徒少多少，但佛門眾人累世修行，法力高強道行精深者比比皆是，整體實力卻是比一眾散修強了不少。雖然有截教門人壓制對手，但戰局依舊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僵持。

慈航、文殊、普賢三人原本是闡教金仙，當年封神戰中與無當聖母等人多次交手，早已知對方虛實。三人道行原本就差了無當聖母一線，更經九曲黃河陣之劫，差的就更遠了。只是三人入佛以來，學了許多佛門神通，法力大漲。三人兼修佛道兩門之長，實力遠勝從前。純以道法相鬥，無當聖母與龜靈聖母竟不能占絲毫便宜。火靈聖母更是早早祭出了金霞冠，仗着金霞冠封閉了普賢真人視覺，方才勉強立於不敗之地。

戰不片刻，龜靈聖母記恨文殊菩薩以遁龍樁暗算之仇，首先按耐不住祭日月珠來打。

二珠一紅一藍，在空中交纏而進，光華漫天，照準文殊菩薩腦門落下。

文殊菩薩大驚，抬手一指，半空中升起一朵蓮花，阻住日月珠片刻。復又將額頭一抹，泥丸宮內衝出一尊法身，面如藍靛，赤發紅髯。眼看得那朵蓮花已被日月珠打碎，文殊菩薩急忙操縱法身上前，與日月珠糾纏起來。

無當聖母見龜靈聖母祭寶，當下也跳出圈外，抬手將無回珠祭起，往慈航菩薩劈頭打去。

慈航大驚，急忙將手中玉凈瓶祭起，瓶中碧水衝天而起，水上又生蓮花，無窮無盡，竟將無回珠攔了下來。

烏雲仙與藥師琉璃光佛之戰也開始進入高潮，烏雲仙仙劍連連揮砍，藥師琉璃光佛手持葯鏟架隔還擊。

烏雲仙在八寶功德池中囚禁千餘年，全仗這一身深厚的法力抵擋佛法的侵襲，及至救出來時，一身道法已然所剩無幾。幸得在金鰲島苦修了這許久，又有慕白元神之軀供應的大量上品仙丹，如今道行法力也算勉強修了回來，但要打敗藥師琉璃光佛卻還是不夠！

烏雲仙見此，心下長嘆了一口氣，當下跳出圈外，抬手祭出隨身法寶混元錘，照準藥師琉璃光佛腦門就打。

藥師琉璃光佛大驚，急忙將一個葯鼎祭起來擋，卻哪裡擋得住？

不過幾下，那葯鼎便已搖搖欲墜。

藥師琉璃光佛見狀，急忙顯出法身，面如敷粉，兩耳生蓮，三頭六臂，手持利鏟、葯鋤、葯鼎、降魔杵等物，奮力與混元錘爭持。

藥師佛還能抵擋得住，但旁邊的日光菩薩與月光菩薩卻已是險象環生。

羽翼仙天生神通，毗盧仙道行深不可測，二人本就是截教中修為精深、名聲高隆之人。日光菩薩與月光菩薩二人如何能敵得住？不一時便被打成重傷，栽倒一旁，失去了戰力。

羽翼仙與毗盧仙見打倒了日光菩薩與月光菩薩二人，當即轉身與烏雲仙合攻藥師琉璃光佛。

三人聯手，藥師佛頓時大敗，背上被羽翼仙砍了一劍，深可見骨。胸口更被烏雲仙祭混元錘狠狠地敲了一錘，滿口金血。

佛門陣型頓時大亂。

毗盧仙繼續攻擊藥師佛，烏雲仙祭混元錘殺入佛門眾人中間，一錘一個，如入無人之境。

羽翼仙長伸羽翼，捲起漫天亂流，將當面之敵俱都吸納進去，瞬間便被混亂的氣流割成肉末。

當此之時，佛門已然是潰不成軍。

藥師琉璃光佛大叫一聲道：“賊子猖獗，快撤！”

當下兩手一摩，掌中升起一顆舍利子，炫目的光芒閃耀升騰之間，隱隱彷彿托起了一方世界。

就見藥師琉璃光王佛掌中的舍利子陡然間幻化出一個掌中佛國，內中亭台樓閣齊備，只是卻沒有一個生靈，看起來甚是蒼涼。藥師琉璃光佛顯出掌中佛國，往截教人群密集之處一丟。

只聽一聲巨響，整天動地。

烏雲仙、羽翼仙、毗盧仙急忙護着一眾門人躲避。

三大士也趁機脫開身來，扭頭就跑。

等到塵埃落定，眾人定睛一看，佛門眾人早已退得乾乾凈凈，諾大的普陀山也是一片狼藉。

眾門人也來不及清點傷亡，當即率眾追殺了下去。

且說此時的妖族營地之中，妖帝太昊面色頗有些緊張地對慕白元神之軀道：“慕少監，你說佛門會在今夜殺過來嗎？”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應該會吧！若是佛門不想看到藥師琉璃光佛和三大士等人戰死，或者還對保住東勝神洲存有幻想，那就肯定要放手一搏。今我截教門人已然攻破普陀山，上古七佛已經沒有等待的時間了。若要動手，必在今夜！”

慕白元神之軀看太昊似乎有些緊張，不由笑道：“陛下何必如此？當年巫妖大戰，那場面可比這還要兇險緊張的多了，不是也經歷過來了嗎？陛下身為妖帝，為萬妖之首，受眾生矚目，還該穩重才是！”

太昊聞言笑了笑，道：“朕倒不是害怕，只是朕至接手妖族以來，一直困居北俱蘆洲，這還是第一次親自指揮大軍征戰。眼看決戰在即，因而有些按耐不住罷了。”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陛下放心！陛下如此氣量宏大、英明神武，一眾妖神俱都忠心耿耿，奮不顧身。況且不是還有我教掌教老師通天教主和妖族聖人女媧娘娘么？放心吧！此戰已然謀划的甚為周全。佛門若來，正好盡數斬之以揚陛下虎威！”

太昊聞言大笑，二人正說之間。忽見外面華光漫天，喊殺聲動地而來。

太昊忙走出帳外喝問何事。

有鷹眼雷神麾下傳令的妖神前來稟報道：“佛門中人襲擊左營，攻勢極猛。”

太昊問道：“佛門出動了多少人？何人領頭？”

那妖神道：“密密麻麻，不下數萬人之眾，領頭的是上古七佛！”

太昊點頭道：“既如此，朕知道了。你且前去通知塗山，命其帶人前往支援左營。”

那妖神領命而去。

太昊這才又轉回帳內，對慕白元神之軀道：“上古七佛親自領人前來襲營，看來當真是想要從左營突破！少監看朕是否將右營兵馬調往左營合殲敵人？”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此處其實並非我們設計的最後戰場，放佛門中人過去本也沒有什麼！但數萬佛陀卻絕對不是佛門主力。毗婆屍等上古七佛本就率了十萬人前來，而今欲要與我妖族決戰，恐怕還會要調來援兵！佛門今番應是用了聲東擊西之策，正是欲要我們全力狙擊毗婆屍等人呢！”

太昊聞言愕然道：“如此，便不增援左營了么？”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當然要增援，而且還要大力增援！陛下先前已經命塗山率領一支人馬前往了，而今可以再命右營的妖帥計蒙盡起大軍前往左營。如此，左營便有了十五萬人馬，足可應付一切問題了。妖帥白澤可領中軍，在此策應，一旦佛門主力前來，放其前鋒過去，只管旁敲側擊、尾隨追擊。佛門欲要救援藥師琉璃光佛，必然不肯戀戰，向前直走。如此一來，我們不用有太大傷亡就能起到不斷疲弱敵人的目的。等到了那裡，我看他佛門徒眾還能有多少戰力！”

太昊聞言大喜，當即傳令計蒙盡起右營七萬妖神前往左營合擊上古七佛。

不一時，傳令兵來報，計蒙妖帥率眾前往左營，已與塗山、鷹眼雷神、黃風妖聖等人會合，將上古七佛所率領的六萬餘佛門徒眾圍在當中

然而佛門中人甚為勇猛，己方頗有些傷亡。

太昊聞言大怒，轉頭望向慕白元神之軀，見慕白元神之軀微微點頭，當下怒道：“既然如此，待朕親自前往主持大戰。剿滅這班逆天行事的佛門賊子！”

當下太昊駕起鑾駕去了。來到左營，果見毗婆屍等人率領一眾佛徒在陣中左右衝突，彷如不要命了一般。所到之處，妖族中多有傷亡者。

太昊見狀大怒，抬手一指，頓時一道烏光從太昊指尖激射而出，恍如驚鴻一瞥。

眾人尚未回過神來，就見場中毗婆屍已然栽倒在地，氣絕身亡了。泥丸宮內飛出毗婆屍本命舍利，明顯也有些茫然地看了看四周，方才醒悟了一般直欲往西方逃去。

毗婆屍的舍利子一動，場中眾人方才盡皆從震駭之中清醒了過來。

就見鷹眼雷神將手中雷神錘一敲，頓時一道天雷發出，直往毗婆屍佛的本命舍利打了過去。

眾妖神也彷彿打了雞血一般盡皆敬畏了看了一眼妖帝太昊，隨即便奮不顧身、前仆後繼地往毗婆屍佛的本命舍利沖了過去。一副不把毗婆屍打得灰飛煙滅誓不罷休的姿態。

俱那含、迦恭弘=叶 恭弘、比舍婆等人連忙救援，卻是架不住妖族人多勢眾啊！

毗婆屍的本命舍利在空中上下飛舞了一圈，險之又險地避過了鷹眼雷神發出的天雷，眼見妖族眾人將去路堵得嚴嚴實實，俱都“獰笑”地望着自己，那本命舍利有毗婆屍的真靈存在，自也知道厲害。

金光一閃，徑自投入上古七佛之中的俱那含懷中去了。

# 第1174章 多寶出手

俱那含趕緊收好毗婆屍本命舍利，當下眾佛陀經此一變，士氣大失，戰意全無。

迦恭弘=叶 恭弘、比舍婆、俱那含、懼留孫等人對視一眼，情知再打下去必然全軍覆沒。

遂率領一眾佛陀猛攻妖族后陣，欲要突圍而走。

妖帥計蒙急忙率軍圍堵，鷹眼雷神、黃風妖聖、塗山等人從后掩殺。

佛門眾人急於逃命，只往前猛攻，對身後防護不免疏漏，不一時便死傷慘重。有本命舍利逃出的，也只得遁入其餘佛陀懷中暫避。

戰鬥一時激烈至極。

妖帝太昊端坐龍攆之上，細心看視這大戰經過。

身旁侍者說道：“那邊在比舍婆、俱那含、迦恭弘=叶 恭弘三人之後者，便是前日刺殺慕少監的虯首力王佛與靈牙慧光佛！”

太昊聞之，定睛一看，見二人在陣中奮力廝殺。雖然身上甚為乾淨，看起來似乎並未傷人，但也阻住了許多妖神的攻擊。

太昊見狀當即大怒，將手一抬，掌中顯出前時擊殺毗婆屍的寶貝，卻是一根泛着黝黑紋路，通體毫光閃閃的細長尖針，正是當年取至蚊道人身上的蚊吻針。

那蚊吻針拿在妖族先帝帝俊手上，連祖巫金身都能擊破，可見其鋒銳程度。而今被太昊祭出，擊殺佛門幾個佛陀那還不是手到擒來？

當下太昊認準虯首力王佛與靈牙慧光佛，將手中蚊吻針一放。

頓時只見一道烏光激射而出，早將虯首、靈牙二人擊倒在地！

傷口瞬間化膿，肉身隨即崩壞。

虯首力王佛還好，他頰下長須本就是一件法寶，遮住了胸口，將蚊吻針擋了一擋，雖然還是被刺傷，卻不至於送命。只驚慌無比地提刀將傷口之處連皮帶肉削了一大塊去，露出森森的白骨，方才堪堪保住性命。卻已是血流如注，奄奄一息，只得被其餘佛陀們收在了缽盂之中帶走。

靈牙慧光佛卻是直接被蚊吻針穿胸而過，登時死於非命。只有本命舍利被旁邊的俱那含好生地收了起來。

迦恭弘=叶 恭弘大怒罵道：“太昊，你身為妖族帝王，竟作此暗算偷襲之事，算什麼英雄好漢？”

太昊大笑道：“迦恭弘=叶 恭弘，你也不要說大話！今既然你不服氣，那就站好了接我一擊。”

說著抬手將隨身妖帝印祭將起來，起在空中，頓時五彩金光閃耀，有龍騰虎躍之勢。

金光之外，又有一層太陽真火猛烈燃燒，灼熱非常，照準迦恭弘=叶 恭弘古佛當頭壓下。

迦恭弘=叶 恭弘見狀大驚，然而眾目睽睽，卻也不能躲避，只得大吼一聲，將額頭一抹，頓時顯出一尊法身，赤發紅髯，黑面獠牙，三頭八臂。各持降魔杵、寶挫、銀戟，結印而上，直往天空中的妖帝印迎了上去。

只聽“轟”的一聲巨響，炫目的光芒射的人眼角生疼，只得低頭閉目。

等到眾人睜眼一看，卻見半空中妖帝印已然化為一道金光倒飛而回，直入太昊懷中去了。反觀迦恭弘=叶 恭弘，面色沉靜如水，吶口不發一言，其法身卻早已消失不見了。

眾人正驚疑不定，忽見陣外一位妖神飛奔而來，面稟太昊道：“啟稟陛下！佛門主力大軍共計十五萬佛徒已在金剛手菩薩、虛空藏菩薩、除蓋障菩薩、大勢至菩薩等幾位大菩薩的率領下由右營突破，妖帥白澤正率兵截殺追趕。命我來請示陛下旨意！”

太昊聞言，轉頭看了看場中。

就見一眾妖神俱都面露驚疑之色，佛門眾人卻是一臉喜色。

只聽古佛俱那含大呼道：“大勢至菩薩他們已經得手了，妖族終究是中了我們的計了！大家快齊心合力衝突出去啊！”

此言一出，佛門士氣大漲，當下眾佛陀一心離去，就見佛陀之中，走出數十名修為精深者，各抬手托出了一方掌中世界。照準前方的妖族眾人不管不顧地丟了出去。

佛門這般手段慕白元神之軀早已對眾妖神說過。塗山見狀，急忙大叫道：“此物厲害，不可硬接，快快閃避！”

於是眾妖神盡皆讓開，佛門因此打開了道路，徑往西而去。

太昊見佛門眾人往西退走，心知這股敵軍傷亡太大，必然是要回西方極樂世界修養的。那些肉身崩壞、只余本命舍利的也需要及早回到八寶功德池中返本還源。

眼見得如此，太昊乃輕嘆道：“佛門大法，果是不凡！若不布出周天星斗大陣，還真難能困得住這許多佛陀。算了，這不過是一支偏師，我等還須掉頭追擊佛門主力才是！”

遂下令，整軍進入東勝神洲，合圍佛門虛空藏菩薩等人率領的十五萬主力大軍。

行至天山，卻見前方吵吵嚷嚷，一片混亂。

太昊忙喝問何事。

不一時，白澤麾下妖神前來稟報道：“陛下，我等一路追擊佛門主力來到這裏。誰知前方卻有闡教雲中子、廣成子、清虛道德真君、玉鼎真人、道行天尊、靈寶大法師等人手捧玉虛宮原始天尊符命攔住道路。言說我妖族世居北俱蘆洲，不通禮儀，不識倫常。若要就此進入東勝神洲，必然驚擾一眾生靈。因而硬要我們停下聽其講授三綱五常、父子君臣的道理。說是學不會就不許進入東勝神洲道門地盤！”

太昊聞言大怒道：“我妖族大興之日，他闡教還沒有建立起來呢！他算什麼東西，我妖族自有規矩，所謂禮儀倫常，何須他來教授？”當下便要傳令硬闖過去。

旁邊塗山急忙拉住道：“陛下，我們與闡教素無深惡！若是開戰，因果可就結下了。我們雖與截教結盟，但畢竟是兩家。無端與闡教結下解不開的仇怨，殊為不智啊！”

太昊聞言，躊躇不定地道：“然則我大軍被阻，無法前往支援截教，不能參与對佛門的圍殲。恐怕截教門人獨力難支啊！”

塗山也自心急，對太昊道：“慕少監可隨軍來了？他是截教能做主的門人，若在可叫他前去應付闡教諸人。”

太昊遲疑道：“你稍待片刻，待我詢問少監之意。”

不片刻，太昊迴轉，對塗山道：“命眾妖神後退一箭之地。”

眾妖神領命而退，闡教諸人正得意間，就聽半空中一人大呼道：“雲中子，爾等乃是闡教高士，竟在此阻住妖帝去路。如此逆天行事，恃強妄為！就不怕天譴么？”

眾人抬眼一看，來者卻是截教多寶道人，身後跟着通天教主坐騎牛魔王奎牛。

闡教諸人見之大驚，就聽雲中子道：“多寶，你乃是佛門如來，掌一教之主。我等奉掌教老師之命，阻止妖族進入東勝神洲，乃是為天下萬民着想，與你截教何干？你還是快快退走才是！”

多寶道人聞言冷哼一聲道：“爾等阻抗妖族進軍，便是阻逆天命！前者貧道奉師命往八景宮面見太上老君，已然說明事態。今日爾等還要如此逞凶，須怪不得貧道不留情面了。”

說話間，回身招呼妖帝太昊只管率人進入東勝神洲，妖帝太昊見此微微一笑，當下領着眾妖神追下去了。

雲中子見狀，欲要上前阻攔。

多寶道人當即抬手招出仙劍，飛身上前照準雲中子便砍。

雲中子大驚，手中劍急忙招架。

戰不多時，雲中子非是多寶道人敵手，眼看招架不住，只得抬手將通天神火柱祭將出來。

四十九根通天巨柱將多寶道人困在當中，烈焰熊熊。

多寶在通天神火柱中掐定避火訣，大笑道：“此物豈能傷我！雲中子，你阻逆天命，今番即便有福也變成無福了。你且看打！”

抬手祭出一物，只見半空中一團紫芒，有電光流轉纏繞，迅疾落下，正中雲中子肩頭，打得倒翻在地，渾身痙攣酥麻不已。

畢竟雲中子福德之仙，況且修行多年，一直未曾遭劫，一身道行法力極高，因而尚保得性命。

眾人大驚，定睛看時，原來傷了雲中子的法寶，卻是通天教主隨身佩戴的飾物紫電錘！亦是一件靈寶。今交由多寶帶來，專為收復闡教諸人。

闡教眾人見多寶擊倒雲中子，盡皆大怒。

玉鼎真人與廣成子、清虛道德真君對視一眼，玉鼎真人手持斬仙劍飛身上前，清虛道德真君持五火七禽扇緊隨在後，廣成子亦揮劍上前來夾攻。

多寶怡然不懼，揮舞仙劍將全身護得嚴嚴實實，腳下一朵蓮花，煙霞蕩蕩，就於半空中與三人大戰。

身後牛魔王見狀，急忙揮動牛叉前來助戰，卻被一旁的道行天尊揮劍擋在一旁。

道行天尊法力非比等閑，牛魔王雖然久隨通天教主，學的七十二變神通。但畢竟長期處於坐騎地位，並未真正系統地修習過上乘道法。

頓時，便被道行天尊壓制着一陣好打。

那邊靈寶大法師慌忙上前照顧雲中子，取了丹藥救治之後，雖然傷勢並無大礙了，但云中子卻依舊全身酥麻無力，不時痙攣顫抖。

靈寶大法師看得既驚且怒，對多寶深為忌憚。眼見得廣成子三人圍住多寶猛攻，當下靈寶大法師把牙一咬，亦揮劍上前參与對多寶道人的夾攻。

# 第1175章 群毆佛門

多寶以一敵四，終是因脫離佛門之時自身元氣損傷太重，雖有紫電錘這等法寶在手，卻也頗覺吃力，雙方頓時陷入僵持戰中。

且說藥師琉璃光佛、文殊、普賢、慈航等人率領的東勝神洲佛門主力被無當聖母、龜靈聖母、烏雲仙等擊敗，只得向西逃遁。

一路來到蜀山地界，藥師琉璃光佛方才微微鬆了一口氣，道：“此地乃是人教地盤，太上老君為道門尊長，身份尊貴不比尋常。想必截教門人即便再瘋狂，到了此地也須得顧忌一二！”

文殊菩薩道：“因前次蜀山山門被毀之事，人教與我佛門鬧得有些不愉快，雙方已經頗有些生分了。今我等戰敗而來，蜀山派會不會落井下石？”

慈航菩薩笑道：“蜀山劍派才幾個高手！若是老君不發符命，他們豈敢與我佛門為敵？我料老君必然會隔岸觀火，看我等與截教、妖族相爭。他若要親自出手，恐怕還得等日後局勢更加明顯之時，而絕不會是現在！”

藥師琉璃光佛聞言道：“既如此，我們快速通過蜀山，前去與大勢至菩薩等人率領的援軍匯合，再返身與截教決戰。哼，這截教賊子追的還真緊！他們這次趕着來送死，貧僧也不能不成全了他們了。”

眾人一邊駕雲、一邊談論，正說之間，忽然半空中憑空砸下十數個光團，有五色毫光閃現，威勢赫赫。

眾人急忙躲避，卻哪裡逃得掉？頓時便被砸死了十數人，余者盡皆驚慌失措。

慈航觀世音菩薩看得分明，當下驚呼了一聲道：“定海珠——！”

就聽半空中一人大笑道：“慈航菩薩果然好記性！還沒忘了貧道的定海珠。難得、難得！”

話音落處，顯出身形，正是財運正神趙公明。

三大士見是趙公明到來，不由俱都微微變色。

慈航菩薩上前合什道：“道兄當年被封為神，做了金龍如意正一龍虎玄壇真君。正該在天庭侍奉玉帝，盡忠職守。教派之爭，並不與你相干！何故在此阻住我等去路？”

趙公明聞言哈哈大笑道：“慈航，你也曾是闡教金仙，今更是做了佛門大菩薩。難道不知肉身成聖與真靈封神有什麼不同么？貧道雖然被你闡教敕封為神，但一量劫以來，兢兢業業，而今功德圓滿，斬去善屍，代行職司。本體自然可以脫身出來，專心潛修道法。你休想用天庭法規、三界綱常來壓我！”

慈航聞言吶口道：“道兄也斬屍了？”

文殊、普賢俱各愕然。

藥師琉璃光佛大聲道：“趙公明，貧僧不管你是不是違反了天地綱常，天庭法度。總之阻住佛門去路的便是敵人。你可別忘了，此地乃是蜀山，是人教的地盤。你竟敢在此行兇，不怕太上老君面上不好看么？”

趙公明聞言上下看了看藥師琉璃光佛，大笑道：“藥師佛，你腦子壞了！怎麼不給自己配副葯吃吃？莫非忘了峨眉山原本就是貧道我的道場？貧道在自家山門抵禦外敵，大師伯太上老君又怎麼管得了我！”

藥師琉璃光佛聞言一愣，這才想起趙公明在封神之前便是以峨眉山羅浮洞為道場的。

幾個修行久遠的佛陀對視一眼，都從對方眼中看到了深深的驚訝，皆在心中暗道：截教連趙公明都出山了，似乎專在此等候我等。今番將蜀山設為與援軍匯合的地點莫非是錯了？！

藥師琉璃光佛正自躊躇，忽聽身邊慈航觀世音菩薩道：“是禍躲不過！今事到臨頭，最忌猶疑！是戰是走，當速作決斷才是。”

藥師琉璃光佛方才大悟，急命眾護法前沖，欲要倚仗人多勢眾，上前將趙公明亂拳打死。

趙公明不慌不忙，抬手祭出一件法寶，起在空中，熠熠生輝，金光奪目。照準沖在最前的舍舌如不退菩薩當頭砸下，正中腦門，打得腦漿迸裂，登時死於非命，連本命舍利都被一擊打散。

眾佛徒大驚，急忙住步看視。

卻見趙公明手握一隻金龍玉如意，此乃是成神之時所得的神道法器，威力極強。

眾佛徒見趙公明手中強力法寶層出不窮，不由暗暗心驚。

忽聽慈航朗聲道：“今我佛門前有攔截，后又追兵，進退維谷。然而掌教聖人已然派出援兵在前接應，此正是後退則死、前進則生、猶疑無益之時。趙公明不過一人，我等何不一湧上前將之斬殺，何苦在此停留？”

此言一出，眾皆應諾，當下便要一涌而上。

忽聽旁邊一個清麗出塵，宛如空谷鳴鸞的聲音笑道：“大兄，小妹本想來賀你脫了神職之困，不想卻遇見此事！慈航，多年不見，還是沒什麼長進啊！來來去去就是一擁而上這一招，不嫌煩么？”

眾人聞言驚訝不已，轉頭看去，卻見一美貌道姑腳踏彩雲面帶微笑顯出身形，站立趙公明身旁，笑意吟吟地稽首作禮。卻是三仙島雲霄到了。

三大士更是面色瞬間難看至極，藥師琉璃光佛也是繃著一張臉，緊盯着面前旁若無人地述說著兄妹之情的趙公明與雲霄二人。

心中暗忖：截教高手不知還有多少，恐怕此時都在往此處趕來。此二人雖然厲害，卻終究只有兩個。不趁此時攻擊更待何時？

如此思量着，當下口中大喝一聲，便待領着麾下一干佛徒前沖。

卻聽一陣低沉婉轉的簫聲傳來，旁觀之人聽了無礙，佛門眾人聽了卻是失魂落魄，正巧接着藥師琉璃光佛的大喝聲將其剩下來的話堵了回去，憋得喉嚨甚為難受。

眾佛徒連忙運功抵擋簫音，卻見簫聲落處，瀟瀟洒灑地走來一個清雅道人，博帶綸巾，面色清俊，不是伶倫還有誰？

眾人正自大奇，忽見伶倫身後有一團墨底金邊彩雲冉冉而來，眾視之，卻是流波山倉頡到了。

眼見得截教高手接二連三到來，藥師琉璃光佛終於忍不住了。也失去了與對方繼續答話的興緻，當下抬手一揮，佛門徒眾於是一涌而上，喊殺聲震天。

趙公明、雲霄、伶倫、倉頡等人便要被如流水一般的佛門大軍淹沒。

就見一瞬之間，異變突生。

天地之間突然風雲變幻，整個空間震動不休，峨眉山地表劇烈翻滾涌動，有四柄寶劍出土，伴隨龍吟虎嘯鳳鳴鶴唳之聲。

劍光霍霍，甫一出土，便即發出攝人心魄的寒光。

一時日月消退，山河失色，天地之間彷彿就只剩下了這四柄寶劍！

狂暴凌厲的劍氣橫亘天地，直壓得人喘不過起來。

慈航、文殊、普賢一見此景，頓時面色蠟黃，驚恐至極。

就聽文殊喉中艱難地憋出了四個字，就這四個字，一瞬之間便把佛門眾人的信心擊垮，盡皆顯出絕望之色。

誅仙四劍！

的確就是誅仙四劍，截教鎮教之寶。

此次決戰，實乃截教雪恨之戰。鑒於截教此時可用的人手不過千餘，卻要面對數萬乃是數十萬佛門徒眾，因此通天教主也顧不得許多了，直接便將誅仙四劍賜了下來。便是想以絕對的力量優勢，一舉鼎定勝負。

誅仙四劍現世，佛門眾人大驚。

慈航、文殊、普賢三人轉目四顧，便待逃跑。但見四劍分列四方，劍氣恢弘，隱隱然已將眾人去路封死。

三人左看右看，還是覺得待在眾人中間更安全，於是不約而同不着痕迹地向後退了幾步，將藥師琉璃光佛現在了前面。

趙公明笑道：“藥師琉璃光佛，佛門本該衰落，你等原該隱退潛修才是。今竟反來我山門逞凶，豈不是自投死地？此乃天意，須怪不得貧道代天行事，誅戮爾等了！”

言罷回身與雲霄、倉頡、伶倫站立在一處，四人俱各掐印念咒，操縱誅仙四劍在空中飛舞盤旋，劍鳴之聲大作，頓時先天劍氣道道激射而出，直往場中佛門眾人圍殺了過去，一時血染蜀山。

此時，無當聖母與烏雲仙等人率領截教主力也趕到了。

眼見趙公明等人祭出誅仙四劍將藥師琉璃光佛與三大士等人砍得七零八落，當下大喜。便即率領眾門人呼喝上前，布成陣勢將佛門眾人的退路徹底堵死。藥師琉璃光佛已然真正成了瓮中之鱉。

西方極樂世界八寶功德池邊，接引准提對視一眼，就聽准提氣怒道：“通天教主竟敢如此明目張膽賜寶門下來殺我徒眾，真是欺人太甚！此事已然甚為明顯了，截教門人想必是要在蜀山於我佛門一決勝負了。只今闡教沒有能夠攔住妖族。若是截教、妖族會齊，必將兇猛難敵。即便我佛門再派多少援兵過去恐怕也無濟於事。道兄看，我二人何時出手？”

接引聞准提之言，沉吟道：“通天教主此舉雖有些意外，卻也在情理之中。但他如今發下誅仙四劍，自己在背後虎視眈眈，並不親自出手。此卻有些難以應對。以誅仙四劍之犀利，我佛門並無一件法寶可比。若我二人不出手，門中弟子任誰也經受不起！但你我若率先出手，通天教主便更是再無顧忌了。而今我佛門徒眾無數，分佈三界各地，我要坐鎮極樂世界，輕易不得離開。若是打破了聖人不得隨意出手的默契，單你一人難免會顧此失彼。到時候吃虧的還是我佛門啊！”

# 第1176章 蜀山遭劫

准提聞言，默然半晌道：“當時以為慕白果真重傷，加之從古至今，通天教主也沒有主動出手對付門人弟子的先例，若我們不出手，他多半也不會出手。因此才命大勢至菩薩、金剛手菩薩、虛空藏菩薩等人加派援軍前往匯合上古七佛，欲要一舉衝破妖族攔截，進入東勝神洲與截教決戰。若得勝，則我佛門當繼續強盛不衰。誰想闡教原始天尊親自發下符命都沒有能夠攔下妖族大軍，至令我佛門無法對截教形成優勢兵力。而今更有誅仙四劍肆意誅戮佛徒，此戰看來已然是有敗無勝。若你我不出手，恐將全軍覆沒啊！”

接引聞言，垂首瞑目。

半晌方道：“我佛門氣運當衰，若通天教主不回來也還罷了。但而今通天教主既然回來，而且在旁虎視眈眈，欲要一口吞下我佛門。當此之時，暫時放棄東勝神洲未必便是壞事。畢竟來日方長，今日既然失利，便不要勉強去爭，將那一眾徒眾俱都接回來也就是了。”

准提聞言，合什道：“既如此，待我施法。”

此時的蜀山，趙公明、雲霄等人操縱誅仙四劍大肆砍殺佛門徒眾，無當聖母與烏雲仙率領眾人將佛門退路封死。

雙方正大戰間，忽聞西北方向喊殺聲震天。大勢至菩薩等率領的佛門主力援兵終於趕到了。

遠遠望見截教門人大肆屠殺佛門徒眾，大勢至菩薩等無不大怒，皆施法祭寶向著趙公明等人漫天打來。

趙公明與雲霄、倉頡、伶倫等人一心操控誅仙四劍，眼見身後佛門大軍到來，聲勢震天。人尚未到，漫天法寶已然席捲而來。

當下四人大叫一聲，連忙收了誅仙四劍避讓。且容得大勢至菩薩欲藥師琉璃光佛兩方匯合。無當聖母也率人涌了上來，頓時佛、截兩家陣營分明了起來。

雙方粗略地清點了一下傷亡。

截教門人到目前為止尚未損失一人，只是前來助戰的散修頗有些傷亡。

反觀佛門，藥師琉璃光佛麾下在普陀山敗了一陣，到得蜀山又被誅仙四劍一陣屠戮，已然傷亡過半，潰不成軍了。

而大勢至菩薩等人率領的佛門十五萬佛徒長途奔襲，一路上被妖族攔截追殺，也是死傷數千，士氣低落至極。

另一支上古七佛率領的近六萬佛陀更是被妖帝太昊親自領兵圍殺，早已潰不成軍，敗回西方療養舔舐傷口去了。

那邊多寶與廣成子、清虛道德真君等人大戰，短時間內卻是難分勝負。

眼見得妖族大軍已然去的遠了，廣成子長嘆一聲道：“今日再打無益！多寶，你敢恃強攔截我玉虛宮符命，私自放妖族進入東勝神洲。此二罪皆罪在不赦！貧道當回復掌教老師，言明今日之事。打傷雲中子道兄之仇，必有叫你償還之日。”

言罷，脫出戰團，一把扶起雲中子，與一眾師兄弟聯袂去了。

多寶不以為意地微微一笑，將手中紫電錘交與牛魔王，對其說道：“你可往蜀山助戰。我與佛門有些掛礙，卻是不能再出手了。自當回上清境向掌教老師復命。”

牛魔王接過紫電錘，躬身領命而去。駕雲直至蜀山，卻見前方妖氣沖霄之處，隱隱然矗立起一座大陣，星光滿天，殺氣瀰漫，看得人透體生寒。

牛魔王一見之下，驚了一身冷汗出來，心內驚呼道：“媽媽呀！這莫非便是妖族的周天星斗大陣么？果真是厲害啊！想慕白真人用松針布出的陣法也夠厲害的了，可是終究還是太小了一些。而今妖族三十萬妖神全力布出此陣，方知天下第一大陣的名頭果然不虛。”

不說牛魔王一邊驚嘆，一邊飛身上前查看戰況，伺機出手。且說當時大勢至菩薩率領佛門主力到來，與藥師琉璃光佛兩面夾擊。趙公明等人只得退走，放他兩方匯合。自己也去與無當聖母匯合。雙方遂在蜀山之上拉開架勢戰在了一起。

佛門勝在人多勢眾，截教勝在靈寶多多、陣法強悍。

雙方大戰，趙公明、雲霄、伶倫、倉頡四人操縱誅仙四劍居中，擋者披靡，將當面之敵盡情誅戮，手下從無三合之將，直殺的佛門人人退避。

但混戰之中，佛門這一量劫以來累積的深厚底蘊便顯露出來了。

幾乎個個都有羅天上仙以上的修為，截教門人雖然整體法力高強，全無畏懼，但畢竟人數太少，其餘散修卻又實力參差不齊。

不到片刻，雙方都是傷亡慘重。即便截教門人也有幾個重傷隕落，看得無當聖母等人大怒。

如此下去，即便截教將這近二十萬佛徒俱都殺了，恐怕最後也只是慘勝而已。

一眾門人正焦躁間，忽見佛門后陣一陣混亂，喊殺聲起，慘叫之聲此起彼伏。卻是妖帝太昊領着妖族大軍趕到了。

眼見得佛門人多勢眾，妖帝太昊微微一笑，對旁邊的白澤道：“佛門依仗他人多勢眾，卻不知我妖族比他還多！今混戰難免多有傷亡，傳令下去，布成周天星斗大陣，朕今番要全殲當面之敵！”

白澤領命，當即將手中招妖旗展開，在空中一揮。

眾妖神望見，齊齊發一聲喊，俱各站定方位，在招妖旗指揮下眨眼間布成了周天星斗大陣。

眾妖神運轉秘法，只見天空之中頓時星光燦爛，群星閃爍，齊與日月爭輝，天地間俱被無數星光籠罩。

一團懾人的殺氣凝而不散，橫亘於天地之間，直往佛門眾人逼了過去。

眾佛徒見狀大驚失色，就見妖帝太昊長嘯一聲，彈身飛入周天星斗大陣之中，親自主持陣法向著面前的佛門大軍壓了過去。

無數星辰之光灑落下來，吸入陣中，匯聚成一道道流動的星光劍，組成一張綿綿密密無窮無盡流動的大網，照準佛門眾人絞殺了過去。

眾佛陀眼見周天星斗大陣厲害，也盡皆結成方陣，欲要抵擋妖族進攻。

但見無數星光彷如活物一般從星斗大陣之中射出，遊動而來。

密密麻麻，遮天蔽日，無窮無盡，一層一層將佛門徒眾一排排地擊殺而死。

漫天星光流動，越涌越多，不到一時三刻，便只見佛門方陣越來越薄，前排阻敵的佛徒早已被殺的乾淨了。並不斷向著縱深推進。

當此之時，前有截教門人手持誅仙四劍肆意殺戮，後有妖族周天星斗大陣威力無窮。

佛門眾人進退無路，身處重圍之中，一時兇險萬分。

藥師琉璃光佛叫道：“諸位佛陀，今我等身處絕地，若不奮力衝突，哪有生理？眾佛陀聽我號令，一起往截教門人攻擊。打出缺口，向南突圍。”

眾佛徒聞言，精神一振。齊齊施法朝着截教這邊打去，趙公明等人奮力擋住，立馬予以還擊。

佛門也是發了狠，根本不計較傷亡，不要命一般朝着截教眾門人衝殺過來。

短兵相接，不片刻，雙方便又增加了上千傷亡。

截教門人被這一波攻擊也損傷了七八個，看得趙公明心疼不已，操縱誅仙劍奮力揮砍。

雙方正自大戰，忽見西方突然飛來一截樹枝，照準空中的誅仙四劍迅疾無匹地撞了過去。正是准提法寶七寶妙樹杖。由准提親自操縱着，不片刻便將誅仙四劍擊退。

趙公明等人唯恐有失，連忙收了四劍，懸在身前。

七寶妙樹杖甫一出現，佛門眾人無不大聲歡呼，士氣大振。就見那七寶妙樹杖擊退誅仙四劍，復又青光一閃，直入后陣給了妖族周天星斗大陣狠狠一擊。

眾妖神受此一擊，只覺心神大震，大陣運轉不由一滯，只得眼睜睜地看着佛門徒眾脫離了周天星斗大陣的追擊。

當下太昊也沒有那心思在攻擊一眾佛徒了，只凝神應對天空的七寶妙樹杖。

眾佛陀見七寶妙樹杖擊退了誅仙四劍，又擋住了妖族的周天星斗大陣，無不大喜。當下在藥師琉璃光佛及幾個佛門大菩薩的帶領下，佛門陣營之中忽地丟出了百餘個閃亮亮的光團，直往截教門人這邊砸了過來。

眾門人自然認得是佛門掌中佛國之術，就見雲霄輕笑一聲，從懷中取出一面旗，迎風招展開來，頓時白氣懸空，金光萬道將截教眾門人護住。

此正是青蓮寶色旗。

佛門眾人發出的光團打在青蓮寶色旗上，雲霄微微一笑，將旗角向旁邊一帶。

頓時那百餘個光團盡皆被引往側向飛去。

只聽“轟隆”之聲不絕於耳，眾人抬眼望向掌中佛國轟擊之處，頓時無論佛、道、妖三方之人盡皆傻了眼了。

就聽那邊硝煙瀰漫之處，傳來一聲怒吼道：“佛門的王八蛋！你們自打你們的，本不與我蜀山派相干！何故再次毀我山門？”

話音落處，近千道劍光衝天而起，蜀山劍派齊漱溟率領着門下劍仙御劍而來，盡皆拿眼怒視藥師琉璃光佛等人。

蜀山劍派遭了池魚之災，被上百個佛門修為精深的佛陀放出的掌中佛國轟擊，一瞬之間便將整座蜀山掀翻了個個兒。兩儀微塵大陣也經受不起這般劇烈打擊，勉強支撐了一小會兒，便即土崩瓦解。

# 第1177章 巫族的等待

諾大一個蜀山劍派，一量劫以來興盛不已，門徒早已上萬，如今卻在掌中佛國劇烈的轟擊之下僅僅只有千餘門人生還。眼看復出了無數心血的基業毀於一旦，齊漱溟如何不怒？當即便領着眾人御劍而來，雙眼血紅地盯着佛、截兩家一眾人等。

齊漱溟此時雖然怒火上涌，卻也並未失了理智。知道憑自己的實力哪家他都惹不起，更別說同時向兩家報復了。他也是聽長眉真人說過佛門氣運不長久的，況且自家山門的確是被佛門手段擊毀，因此齊漱溟心下權衡一番便即有了決斷，乃率領眾門人氣勢洶洶地質問起了佛門一眾佛陀。

藥師琉璃光佛聞言一呃，但見自己一方身處截教、妖族圍攻之下，若是再添上蜀山一派，那可就大大的不妙了。蜀山劍派雖然高手不多，但終歸是挂名在了老君門下，若是因此惹得老君敵視佛門那可就得不償失了。

當下合什宣了聲佛號道：“齊道友，請聽貧僧解釋。皆因截教、妖族肆行兇頑，無端的在此遭下無邊殺孽。因而我等不得不顯出佛門金剛怒目的降魔手段，本欲擊殺截教賊子。誰想截教賊眾凶狂成性，復又奸狡如狐。將我等攻擊引到貴派身上，此實是賊人凶戾，非我佛門之罪。還請道友明辨是非，不要一時衝動，壞了我兩家的情誼。”

齊漱溟聞言大怒道：“你還敢提我兩家的情誼？三番兩次攻擊我山門不算，而今更將我根基滅絕，我派中數萬弟子而今只剩得這千餘。豈是你三言兩語便能脫得開干係的？”

藥師琉璃光佛看看前後，截教、妖族不斷調整陣型，欲要再度合圍自己，形勢大大不妙，不由甚為焦急。

對齊漱溟道：“如此，道友欲要如何？”

齊漱溟怒道：“你佛門之中剛才有誰下手的站出來受死，此事便罷了。如若不然，休怪貧道劍下無情！”

藥師琉璃光佛聞言面色一變，他佛門之中能學得掌中佛國之術的本就不多。無不是修行久遠，道行精深之輩。皆是佛門中各方世界，各個宗派之中的領軍人物。若是交與蜀山處置，不說佛門實力將大損，便是這名聲也全毀於一旦了。他藥師琉璃光佛也不用再混了。

佛門眾人聽得齊漱溟惡狠狠地說出這個條件，皆知此事已然不能善了。

藥師琉璃光佛面色陰晴不定，旁邊慈航道人低聲道：“今我等陷入絕境，幸得准提聖人來救，方得了一線生機。與蜀山劍派之因果已然結下，一時解釋不清。久留無益，今不如先衝殺出去，回到西方稟明掌教聖人，再來向蜀山派解釋。”

藥師琉璃光佛聞言，把牙一咬，當即下令衝突。

佛門眾人也不管前方還站立這蜀山門人，一個個只管奮力前沖，不時有修為精深的佛陀丟出幾個掌中佛國。恨得蜀山劍派上下一眾人等牙痒痒。

眼見的佛門眾人竟然不在理會自己，齊漱溟大怒，將手一招，門下千餘弟子盡皆揮劍山前，參与進了對佛門的圍殺。

雙方戰況膠着，但有準提親自操縱七寶妙樹杖擋住妖族周天星斗大陣，佛門眾人只管放心前沖。若是趙公明等祭誅仙四劍來攻，七寶妙樹杖也會趕來抵擋。

眼見得七寶妙樹杖陣前陣后不斷來回攻擊，囂張至極，截教門人這邊終究是人單勢孤，漸漸抵擋不住。

就見誅仙四劍忽然嗡嗡之聲大作，盡皆飛騰起來，劍光霍霍，殺氣沖霄而起，直往空中的七寶妙樹杖衝殺了過去。

卻是上清境通天教主忍不住親自操縱誅仙四劍開始攻擊了。

七寶妙樹杖見狀，急忙迎戰誅仙四劍，半空中只見杖劍相交，激起電閃雷鳴，風雲變幻不休，兩邊爭持不下。

截教這邊見自家老師出手，無不大喜，更是士氣大振，人人勇猛向前。

雙方交戰頓時更加激烈，幾乎是刀刀見血，劍劍奪命。

一場修士大戰，殺的是昏天黑地。

陣后的妖族少了七寶妙樹杖的攔阻，當下在妖帝太昊的率領下復又朝着佛門眾人壓了過來。

前後夾擊之下，佛門復又開始了巨大的傷亡時期。

妖族的周天星斗大陣實在是群戰的利器，不過片刻之間，復又有數百名佛徒被滿天星光劍氣穿透肉身，擊碎本命舍利，打得魂飛魄散。

一時間，眾佛陀無不驚慌失措。

忽見一朵金蓮憑空升起，攔在妖族與佛門之間，將周天星斗大陣的攻擊盡數攔住。

星光漫天，不一時便將這多金蓮擊破。

卻見兩軍陣前復又長出無數金蓮，層層疊疊，無窮無盡。

妖帝太昊在周天星斗大陣之中看得目瞪口呆，不由破口大罵道：“西方教接引、准提還真是不要臉！門人相鬥竟還親自出手，如此作為，朕到底是在與聖人對戰還是在與一眾普通門人對戰？”

太昊正自懊惱之間，卻見西方復又飛來一支金剛杵，直往前面截教陣營砸了過去。

雲霄急忙祭起青蓮寶色旗抵擋，終究是道行法力比之聖人差了太多太多，這一擊之下，將雲霄真的幾乎吐血。

腳步一錯，頓時退了七八步。

雲霄本是站立在前，與趙公明、無當聖母等幾人作為截教陣營的尖刀的。

這一後退，一下子便將截教陣型缺了一角。

佛門眾人見狀大喜，急忙施法祭寶照準這個缺口猛打，很快便撕開了一個口子。

當下佛門眾人大喜，盡皆歡呼着從這個缺口一涌而出。及至趙公明等人慾要再度封堵住這個缺口時，卻哪裡還能堵得住？佛門眾人早已經不要命了一般滾滾沖向這裏，直將截教門人沖成兩半，雖然拚命廝殺，趁着佛門中人一心逃命，無暇自保之機殺了不少佛門徒眾，但卻也再也無法合攏了。

眼見得天空中七寶妙樹杖與誅仙四劍激烈爭鬥，無數金蓮又擋住妖族周天星斗大陣去路。

一根金剛杵威勢赫赫地停在半空，復又往截教門人砸了下來。

眾門人正自大驚，忽見三十三重天外一道劍光迅疾而至，將金剛杵攔在半空。

眾人一看，卻原來是通天教主隨身兵器青萍劍。

眾門人見此方才鬆了一口氣，眼看佛門徒眾順着撕開的那一道口子跑了個乾乾凈凈，卻又俱都忍不住大怒。

當下趙公明、烏雲仙等人便即領着一眾門人尾隨追擊了下去。與佛門后陣咬得死死的，竟無片刻放鬆。

雙方一路逃、一路追，天空中不時有佛門徒眾的屍體落下，沿路儘是斑斑血跡。

這一條逃亡之路，早已演變成了一條佛門徒眾的泣血之路！

沿途不斷有修士見得截教獲勝，趁機加入截教陣營，痛打落水狗，搶奪舍利子等佛寶。

眾佛陀看得咬牙切齒，然而兵敗如山倒，身後截教門人追殺甚急，眾佛陀也顧不及許多了。只將一路上那些落井下石的散修宗派們一個個記在心裏，暗暗發誓等來日必要報此血仇。

眾佛徒一路遁逃，就見文殊菩薩左右望瞭望，忽對身旁的慈航觀世音菩薩道：“我們這條路不對啊！向南乃是南部瞻洲大宋國，那裡是截教地盤。我們前去豈不是自投羅網？”

慈航笑道：“你莫非忘了南部瞻洲與東勝神洲之間的十萬大山此時乃是巫族的地盤？我想巫族乃是奉我佛符命出世的。我們從此路過，自然安全無比。”

眾佛徒聞言放下心下大安，當下也不是那麼驚慌了。開始有組織地分批阻擊身後的截教追兵。

如此一來，安全性倒是大大增加了。

雙方一追一逃，又皆是修為精深之輩，眨眼萬里，不到一時三刻便已來到十萬大山地域。

佛門眾人一頭扎了進去，徑去尋找巫族中人，欲要調起巫族一眾大巫擋住後面的追兵，他們好穩住陣腳，再與截教大戰。

行不多遠，便見前方風伯、雨師、嬴政以及久不露面的大巫相柳領着數十個大巫並千餘巫師站立前方一座險峻的山峰之上，結成陣勢彷彿等待着什麼。

藥師琉璃光佛見狀大喜，急忙上前道：“貧僧佛門橫三世之東方琉璃光世界藥師琉璃光佛見過諸位大巫！今我佛門蒙難，身後截教賊子追殺甚急，凶狂成性。還請諸位大巫不吝援手，為我等當得截教片刻。待我等整頓好陣型，再返身與截教廝殺。”

藥師琉璃光佛滿以為巫族既是奉了佛門符命復出的，那自然是與佛門站在一條陣線上的。那麼佛門有什麼指令巫族自然不會推辭。

話一說完，便即轉身欲要招呼一眾佛陀讓開道路，容得巫族中人前往抵擋截教。

卻聽嬴政大巫笑道：“藥師琉璃光佛，你看我們結陣在此，自然是聽得你佛門戰敗，因此才前來接應的。你可叫你拿一眾佛陀們趕緊過來，站到我們身後。如此，我們才能更好地依託大陣擋住截教門人的攻擊，為你們爭取時間啊！”

藥師琉璃光佛聞言不疑有他，當即大喜。便即招呼眾佛陀依照嬴政所言，分兩邊從巫族中人身旁快速先後撤退。

# 第1178章 巫族出手

眾佛徒急急忙忙從巫族軍陣兩邊向後撤退。

眼看行到一半，就聽大巫嬴政撮嘴長嘯了一聲，原本平靜的巫族軍陣一下子便沸騰了起來，眾巫師聽得嬴政號令，猛然間俱都祭出自家的法寶、兵器，向著身旁的佛門眾人砍殺了過去。

這一下變故突生，眾佛徒猝不及防，根本沒有料到巫族說翻臉就翻臉，頓時死傷慘重。

尤其那數十名大巫，個個修為精深，以一擋數十，驟然發難，瞬間便將佛門眾人分割成了兩段，首位不能相顧。

只聽藥師琉璃光佛怒喝道：“嬴政，你要干什麼？莫非忘了你們能夠復出還是我家掌教老師發下的符命！你何敢如此忘恩負義，難道不怕天譴么！”

嬴政抬手祭出十二金人，猛地將面前的喜王菩薩砸成肉醬，口中笑道：“我巫族復不復出全憑自願，豈是你佛門能夠主宰得了的？當日我等也有言在先，即便西方二聖發下了符命，我巫族依舊是獨立的，並非你佛門的附庸，所謂恩義，根本就是半點也無。我們有義務為你們攔截追兵么？反倒是當年巫妖大戰，我巫族與妖族一般亦遭了西方二聖的算計，導致后羿、夸父兩位大巫含恨隕落，並直接釀成了巫妖二族最後的大決戰。有仇不報非丈夫！今日該是了結因果的時候了。”

佛門眾人聽得大怒，藥師琉璃光佛恨恨地道：“原來你們竟如此處心積慮，真真是立心歹毒！我佛門今日落難，你們趁此時落井下石，此罪彌深，此恨猶大。我佛門上下必然牢記在心，他日必報此仇！”

藥師琉璃光佛正自惡狠狠地發誓，忽覺身後惡風突起，寒氣透體而來，一股危險的顫慄感覺直侵入骨髓。只來得及條件反射一般回身看了一眼，入目處只見一片炫目的刀芒，旋即藥師琉璃光佛便被一劈兩半，死於非命了去，連本命舍利都沒有逃出來。

眾人大驚，卻見刀光消散開來，顯出一人，長得極為粗壯，濃眉大眼，渾身肌肉虯結，顯出力量的美感，令人見之心生讚歎。

一手持斧，一手持盾，渾身上下戰意衝天，氣勢狂傲至極。

正是巫族大巫——刑天！

刑天一斧頭砍死藥師琉璃光佛，口中“呸”地吐了一口唾沫，不屑地道：“呱噪！你要找我巫族報復，老子便先殺了你，一了百了！”

左右望望，見佛門眾人本就士氣低落，被巫族這一近距離偷襲，更是死傷慘重，再無戰心，不由心中甚是痛快。吩咐了一聲風伯雨師好生照顧一眾普通巫師之後，便即揮動斧頭朝着佛門眾人密集之處殺了過去。

這邊巫族臨陣倒戈，殺了佛門一個措手不及。佛門屢遭打擊，雖然士氣低落，但畢竟人多勢眾，巫族連普通巫師加一起不過千餘。

片刻之後，眾佛陀便即穩住了局勢，開始對巫族展開了反擊，巫族壓力陡增。

然而此時沿路尾隨追擊的截教門人也趕到了。眼見得前方巫族、佛門混戰成一團。

許多截教門人不明究竟，看得是一頭霧水，無不目瞪口呆。

領頭的趙公明、雲霄等人卻是毫不驚奇，心裏只暗暗驚嘆慕白元神之軀的算計，當下趙公明環顧四周，大喝一聲，招呼一眾門人加入了戰團，與巫族夾擊佛門。

如此一來，形勢頓變。

佛門早已被巫族分割成兩半，再經刑天一衝，截教門人如今一擠，一向作為領頭的藥師琉璃光佛又已隕落，短時間內沒個統一的指揮，於是瞬間便被擊打的七零八落，不成陣型了。

群戰之中，一方組織嚴密而另一方混亂不堪，結果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就見趙公明一手持金龍玉如意，一手持定海珠飛身上前照準佛門眾人猛砸猛打，殺傷力着實驚人。

最後大勢至菩薩、金剛手菩薩、虛空藏菩薩、除蓋障菩薩、無憂世界離憂如來等十餘個修為精深的佛陀菩薩聯手圍住趙公明廝殺，方才堪堪僵持了起來。

另一邊雲霄一手持青蓮寶色旗不斷救護遇險的同門，一手持混元金斗伺機收取佛門之中戰力強悍的囂張之輩。連收了須彌山佛、大無憂嗏佛、不可降伏佛、增上信威德佛等七八位，如此定點清除之下，佛門眾人人人自危，皆不敢在雲霄面前表現的太過囂張了。

這邊巫族、截教與佛門一眾殘兵敗將大戰，蜀山之上的戰鬥卻也接近了尾聲。

妖族被接引遙遙施法，用無數蓮花阻住前進之路，眼看佛門眾人已然衝出重圍，去的遠了，追之無及。妖帝太昊無奈，只得命眾妖神保持陣型，緩緩退卻。到了鐵籠山紮下營寨，一面打探後續戰事。

蜀山劍派眾門人卻是彷徨無計，看着一片狼藉的蜀山山門欲哭無淚。眼看自己的心血毀於一旦，齊漱溟是心疼不已。

轉頭看看一眾門人俱都有些精神恍惚，彷彿隨着蜀山山門的毀滅盡皆失去了信心一般。

齊漱溟不由大怒，暗嘆道：今番若不儘力報此仇，人心必散！

當下大喝一聲道：“佛門毀我山門，還包庇兇手，此不共戴天之仇！眾門人聽令，隨我追殺兇徒，今番不討個說法，決不罷休！”

眾蜀山劍仙聞言精神一振，齊聲應諾。

當下在齊漱溟的帶領下亦往佛門逃走的道路追殺了下去。

天空中誅仙四劍與七寶妙樹杖，金剛杵與青萍劍的爭鬥也已經接近了尾聲。

畢竟今番截教佔據了天時地利人和，大獲全勝。七寶妙樹杖不過勉強支應而已，看看眾佛徒去得遠了，七寶妙樹杖頓時青光閃閃，與誅仙四劍狠狠地撞擊了一下之後，便即化一道流光飛回西方去了。

卻見天空中的誅仙四劍盤旋一二，卻出乎意料地直往南邊十萬大山而去。卻是通天教主打定主意今番定要全殲這股佛門主力了。

西方極樂世界八寶功德池邊，接引准提對視一眼，就聽接引道：“巫族什麼時候與截教這般要好了？不應該啊！”

准提冷哼道：“不過都是些利益的交換罷了！巫族受我二人符命復出，卻反過來幫助截教。卻不知截教許了巫族什麼樣的好處，值得他這般賣命！今巫族之事雖然出人意料，但通天教主的反應卻更是令人費解。誅仙四劍直接殺到十萬大山，看來是真的想要對我佛門趕盡殺絕了！道兄，看來我還得親自走一趟了。”

接引聞言，點頭道：“既如此，你可前往，我當遙遙相助。通天教主法力非比等閑，太上老君又態度曖昧。今蜀山劍派於我佛門反目成仇，老君是不能指望的了。你看是否請原始天尊出山相助？”

准提道：“可知會一聲，約其在適當的時候助我一臂之力。”

當下，准提起身去了。

十萬大山之中，巫族將佛門截成兩半，截教隨後掩殺。

佛門陣型大亂，頓時死傷慘重，只是仗着人多勢眾殊死抵抗，敗亡不過時間早晚而已。

雙方正大戰間，就見東北方向兀地飛來四口寶劍，劍氣橫亘天地，懾人心魄。

眾視之，正是誅仙四劍。

無當聖母、龜靈聖母、烏雲仙、毗盧仙抬頭望望四劍，忽然心神一動，遙領了通天教主法旨，便即飛身而上，一人手握一柄寶劍，按四相方位站立，監視整個戰場動態。

若有佛門中人偷偷溜走的，便即毫不留情地予以斬殺。

當此情景，眾佛徒也知道截教今番是不想留活口了，絕望之下竟反倒人人拚命了起來。

然而誅仙四劍犀利絕倫，便如砍瓜切菜一般由外至內將佛門眾人盡情誅戮。

後邊趙公明手持定海珠，雲霄手持青蓮寶色旗和混元金斗，領着一眾截教門人猛攻猛打。

戰場正中刑天、風伯、雨師、相柳、嬴政等數十位大巫結成陣勢固守。

以大巫金身之強悍，倒是自保無虞。只是麾下千餘巫師卻已在激烈的交戰中死傷殆盡。

其實在蜀山決戰之時，佛門便已經是傷亡過半了。這其中大多卻是死在妖族周天星斗大陣和截教誅仙四劍之下的，這二者簡直就是個殺戮機器，誰能承受得住！

及至佛門退到巫族地盤中時，近二十萬大軍已然只有不到八萬了。又被巫族突襲，再被截教這麼一掩殺，更是傷亡慘重。

但是經歷過這般大戰活下來的，卻無疑都是修為上佳之輩，數萬佛陀也比截教與巫族兩邊加起來的數目還多了。幸虧大巫金身果然是厲害無比，巫族曾經稱霸大地，雖然沒落，但底蘊也着實深厚。眾大巫將當年十二祖巫所遺留下來的靈寶俱都使了出來，什麼咫尺杖、天磐、地芒之類的，件件威力無窮。

截教這邊靈寶也自不少，更兼有誅仙四劍這等殺伐利器，和青蓮寶色旗這等上品防禦靈寶。真是進可攻、退可守，穩穩立於不敗之地。將本來就潰不成軍的佛門打得七零八落，屍橫遍野。

雙方正大戰之間，齊漱溟率領着蜀山人馬也趕到了，二話不說便即揮劍砍向佛門眾人，一時殺的天昏地暗。

# 第1179章 准提出手

眼看佛門便要最終崩潰，忽見一道金光從西而至，顯出准提身影站立眾人之前。

眾人眼見聖人親至，無不心下駭然。俱都不由自主停了打鬥，各歸本陣，結陣凝神應對。

原本已經被沖得七零八落的佛門眾人也趁機聚攏到了一起，勉強結成了個方陣。

半空中准提合什道：“貧僧此來，非為爭鬥，而是解斗。今我佛門自願退出東勝神洲，再打下去根本毫無意義。我佛門經此一劫，損傷者眾，並不比當年封神戰中截教的損傷少。兩家就算再有什麼仇怨那也應該解開了。不如就此罷手，如何？”

趙公明等人聞言面面相覷，就聽虛空中傳來通天教主的聲音道：“我截教順天應人，講究兼容並蓄，並非是要追求一家獨大。佛門教義，普渡眾生，雖然實屬逃禪，卻也是終生自家的選擇，亦是天地正道一脈。既然准提佛母願意和解，貧道我上體天心，自然也不會殺伐過甚！這樣吧，今番大戰實是你佛門挑起。而今鬧得三界震動，各方俱都死傷慘重。既是佛門主動求和，那麼總的給各方一個說法吧！只要大家都滿意了，那麼停戰也無不可！”

准提聞言面色一僵，隨即微笑道：“通天教主想要一個什麼樣的說法？”

通天教主笑道：“貧道的要求卻也不高！首先妖族今番大戰，為民請命，不辭辛苦轉戰萬里，多有損傷。我想妖族復出之後在北俱蘆洲之外還沒有一塊根基，那便將西牛賀洲劃一半土地交與妖族傳播教義，想來妖帝太昊也該滿足了。”

此言一出，眾皆變色，准提面色微一抽搐，隨即卻又平靜了下來。

卻聽通天教主不緊不慢地繼續說道：“蜀山劍派這次遭了無妄之災，全因你佛門眾佛陀胡亂施法之故。嗯，貧道身為道門聖人，卻也不能不為他等做主。齊漱溟小童也已經開出了條件，那就是將那施放了掌中佛國之術的百餘名佛陀盡數獻出，交由蜀山處置。如此，想來蜀山派的諸位小童也該滿意了。”

准提眼中閃過一絲忿恨，面上卻是微微一笑，正要說話。就聽通天教主的聲音繼續說道：“巫族本來困守十萬大山，與世無爭。你佛門戰敗潰逃，闖入人家的山門。至令雙方大戰並起，戰火綿延不息。此亦佛門之罪也！我想巫族今番遭了大難，原該好生休養。你們便將南部瞻洲大荒山以西的佛門地旁劃一塊給巫族休養生息吧！”

“至於我截教么！哎，貧道我不為己甚。雖然今番也多有傷亡，一眾門人盡皆開了殺戒，犯了道門清規。不過算了，就當是替天行道，就不要報酬了。准提道友，你看如此可還能夠接受么？”

准提聞言面上一僵，心內着實恨怒不已。

通天教主所說的條件根本就不用考慮，那是一條都沒有辦法答應的。

准提一邊暗怒，一邊卻也暗暗心驚：這通天教主被關了一量劫，果然是學會做人了。一番話說的冠冕堂皇至極。將妖族、蜀山、巫族全都拉攏了一番。最妙的還是最後點名了我截教殺人乃是替天行道，還十分大度地表示不要報酬。

這麼一來，他截教沒有得到一點實利，便站在了道義的至高點上，直接堵住了別人可能會說截教為利開戰的風言風語。反坐實了佛門逆天而行的罪名。

他准提又不是傻子，怎肯答應！

當下沉默了半晌，放聲道：“通天教主，貧僧是抱着和解的誠意而來的。你何苦如此步步緊逼，不留半點餘地？若是開戰，我佛門並非沒有一戰的實力。何必一定要鬧得兩敗俱傷呢？”

通天教主怒道：“巧言開脫，你是不願意答應我等的條件了！想巫、妖、蜀山等人今番為了維護天地秩序損傷了多少人馬？莫非你要他們白忙活一場么！我截教不要求一點利益已經是很給你佛門面子了。你還要得寸進尺，既然你依仗自己人多勢眾，覺得還有一戰的實力，那麼就再繼續打下去吧！”

話音落處，虛空中一陣晃動，通天教主已然來到了場中，手持青萍劍與准提相對而立。

眾門人見狀大喜，知道自家老師是絕不會與佛門和談的，當下便在趙公明等人帶領下不管不顧地向著佛門眾人衝殺了過去。

佛門經過這一小段時間調整，也已經結成了陣勢。雖然士氣還是低落，但看準提聖人來至，又沒有發下撤退的符命，因此也只得迎戰。

截教門人這邊以誅仙四劍並雲霄的混元金斗、趙公明的定海珠在前，宛如一併鑽心的尖刀，直插佛門陣營的心窩。

巫族眾人居左，蜀山門人居右，眼見截教動手，那兩家也自揮舞兵器上前，痛打落水狗。

眼見誅仙四劍犀利無比，殺人便如砍瓜切菜。

准提坐不住了，便要祭起七寶妙樹杖來打。

通天教主看見，揮舞青萍劍上前擋住，兩位聖人便在半空中你來我往大戰了起來。

二聖此番之戰，卻是平淡無奇。無非便是劍來杖往，雙方都小心翼翼地控制着力度，可不想再引發一次天地大劫了。

然而，平淡之中卻也蘊含着無窮玄奧。

二聖糾纏一陣，眼見得佛門徒眾死傷劇增，准提首先忍不住了。大喝一聲，顯出一尊法身。

二十四首、十八隻手，執定瓔珞、傘蓋、花罐、魚腸、金弓、銀戟等物，照準通天教主劈頭蓋臉打將下來。

十八隻手，將通天教主裹在當中廝殺。

通天教主大怒，顯出一朵千丈方圓的青雲，現七色毫光，熠熠生輝，護住全身上下，手中青萍劍連連揮砍，逼得准提也自束手束腳。

二聖大戰，底下普通門人的交戰便即混亂的多了。

總的來說，佛門傷亡較大。

巫族前期已然將一眾普通巫師死傷的差不多了。現在只有數十名大巫參戰，倒是個個兇猛，無一損傷。

蜀山劍派卻開始了巨大了傷亡，交戰半個時辰，便即傷亡過半，這還是截教這邊不時救應的結果。

截教門人也有幾個重傷，退了下去療養。

前來助戰的普通散修更是死傷慘重。但形勢畢竟卻是朝着截教獲勝這邊在發展。

用慕白元神之軀的話說：我截教門人安全便好，至於巫族和蜀山，管他去死！

准提拖住了通天教主，眼見得無當聖母、龜靈聖母、烏雲仙、毗盧仙將誅仙四劍肆意殺戮佛門徒眾，當者披靡。就見兩軍陣前突然升起無數蓮花，青、白、金、紅均有，一簇簇，橫在截教門人與佛門徒眾之前。

誅仙四劍全力劈砍也只一劍削落一朵，根本無濟於事。

眼見得截教門人被蓮花擋住，佛門徒眾發一聲喊，在三大士和大勢至菩薩等人帶領下轉頭向著蜀山劍派發動了猛烈攻擊。

齊漱溟等人抵擋不住，瞬間便死傷過百。眼見身邊的同門越來越少，齊漱溟不由悲從中來，仰天長嘆，揮劍猛砍。

忽見三十三重天外飛來一物，落在蜀山門人中間，顯一座金橋將餘下的三百餘門人盡皆護住。任他佛門如何攻擊均是毫髮無傷！

蜀山門人見此情景，知道是太上老君發下太極圖相救。無不跪拜泣告，拜謝老君之德。

眾佛陀見老君出手了，心中大驚，不敢再攻擊蜀山劍派眾人了。只得分出一部分防禦，主力轉移到左邊攻擊巫族眾人去了。

奈何巫族卻不向蜀山那麼好欺負，一眾大巫俱都修為精深，戰力強悍至極。

大巫金身防禦力驚人，等閑攻擊根本不放在眼裡。又有巫族法寶在手，一時倒是並無危險。

截教門人猛力攻擊半空中的蓮花，奈何那蓮花無窮無盡，一朵才滅、一朵又生。眾門人打了一陣，俱都有些氣餒。

就聽趙公明轉頭問雲霄道：“大妹，今我等門人俱都已經出手。妖族也已退卻，為何還不見慕白前來助戰？”

雲霄道：“小妹也不知他在哪裡！當日妖族中人只傳出他被佛門虯首與靈牙二人刺殺，身受重傷，具體如何卻並不清楚。想來慕白若真的不來，必然是傷重的很了。到讓小妹着實有些掛心。”

趙公明笑道：“此戰過後，為兄陪你一起去看看他吧！傷的這麼重么？如此大戰竟然都不來！”

一邊嘀咕着，一邊祭起定海珠猛烈攻擊身前的蓮花。

大戰遷延日久，截教這邊手腳被束縛住，無法騰出手來繼續戰鬥。

太上老君雖說發下了太極圖，卻吝嗇地只護住蜀山派人馬，對別人不屑一顧。

巫族眾人站立雖強，奈何人單勢孤，勉強戰了半個時辰，便只得向後退走。

於是戰場形勢便是截教門人被無數蓮花纏着突兀地顯露在了前面，成了佛門肆意進攻的活靶子。

截教門人每一攻擊，都有一朵蓮花好巧不巧地擋住。眼見得佛門攻擊漫天打來，眾門人只得回身自保。暗自咒罵之餘，卻也慶幸經歷過當年封神之戰之後，聖人出手果然是有顧忌的多了。

那漫天蓮花只保護佛門眾人，卻並不參与進攻。總算是不幸之中的萬幸了。

# 第1180章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當此之時，佛門聲勢大漲，眾截教門人只得依仗誅仙四劍和青蓮寶色旗結陣固守，等待轉機。

眼見形勢似乎已經逆轉，就聽天空中准提的聲音道：“通天道兄，你我皆是混元大羅金仙，掌一教之主。這般爭鬥下去，何日才是盡頭？不如聽我一言，就此罷手如何？”

通天教主聞言哈哈大笑道：“貧道也不欲多造殺孽！只是巫、妖二族的道友們今番損傷慘重，貧道安得不為他們討個說法？准提，你若依我前面所提的要求便罷。若是不依，今番自然月缺難圓！”

准提聞言大怒道：“好個月缺難圓！貧僧倒要看你有何本事能夠盡誅我佛門弟子！”

言罷，低頭對三大士等人道，“你等只管率眾退回西方，截教這邊我自擋之。”

眾佛徒聞言長鬆了一口氣，當即在慈航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等人帶領下，脫出戰團，往西方去了。

趙公明、雲霄等截教門人卻被空中無數蓮花阻住，無法前往追擊，只得眼睜睜地看着佛門眾人遠去。

通天教主在半空中看見，對準提微微一笑道：“走了也好，待貧道打敗了你，自然率領眾門人前往西方為巫、妖二族及三界一眾受你佛門荼毒的生靈討個說法。”

准提聞言一怔，心內暗恨不已，怒氣也漸漸被通天教主挑動起來了。當下心中暗思：與其等他帶人來砸我靈山道場，倒不如現在先給他個好看，也讓他知道我佛門不是好欺的！

當下准提冷哼一聲道：“通天，你也不要誇能斗舌！說起來我佛門今日之敗，實是天意使然，雖亦有你門下慕白苦心經營之功，但也是貧僧一時大意，誤判了形勢。你不過是刑釋之囚，剛剛得見天日，便該潛修，謹慎做人才是。今卻復張爪牙、逞凶恃狂，我看你再次囚禁之日不遠了。”

通天教主聽得此言，不覺勃然大怒，氣得三屍神暴躁，須彌山紅了半邊。

抬手往下一招，誅仙四劍呼嘯而至，在空中往來飛舞，將困住截教門人的蓮花瞬間絞殺的乾乾凈凈。

當下通天教主手持誅仙四劍，雙眼血紅地望着准提。

大戰一觸即發，聖人心與天地合，感受得通天教主內心的憤恨和滔天的殺意，天地間早已是雷鳴閃電，血雨紛飛了，渲染出一幅蒼涼的意味。

眾門人見狀大駭，不敢在此停留，急忙退避了開去，盡皆小心翼翼遠遠地站立雲頭觀戰。

只見通天教主被准提言語激怒，誅仙四劍激起千丈劍氣，俱往准提身上招呼。

有誅仙四劍在手，形勢頓時大為改觀。

准提即便手腳眾多，卻也不敢直纓誅仙四劍之鋒。

每每准提上前欲要仗着十八隻手裹住通天教主廝殺，通天教主便即操縱誅仙四劍對着准提的手腳猛砍。

准提法身雖然強悍，卻也經不起誅仙四劍這等殺伐利器啊，頓時便被打得縮手縛腳，瞬間處於下風。

准提卻是不慌不忙，凝神應對。

戰了片刻，眼見通天教主越戰越勇，漸漸將准提壓制住了，就見西方忽然飛來一個紫金缽盂，缽底朝下，直往通天教主砸了下來。

通天教主抬手揮舞青萍劍將那缽盂打飛，復又上前與准提交戰。

兩家戰到酣處，西方復又飛來一朵蓮花，金光閃閃，照準通天教主落了下來。

通天教主只得騰出手來，一劍復又將這朵蓮花劈碎。

如是數次，通天教主大怒，用心神操控、放任誅仙四劍與准提激斗，手握青萍劍一邊凝神應對接引接二連三的偷襲，一邊抽冷子給准提幾劍。

如此一來，雖然站穩了腳跟，一時卻也難能擊敗准提了。

卻說那邊三大士與大勢至菩薩等人領着佛門徒眾快速撤退，內中多有受傷者，也有隻余本命舍利被其他佛陀帶着走的，一干殘兵敗將境況甚是凄涼。看看就要行出十萬大山了，卻見前方一座高峰直入層雲。

峰上白雪皚皚，遠遠望去，甚是美麗。

就聽虛空藏菩薩道：“過了此峰，便是西牛賀洲了。”

眾佛徒大喜，當下加緊趕路。駕雲至峰上過，眾人都是道行高深之輩，但見白雪映日，散發出千條瑞靄，瑰麗絕倫，景緻着實迷人。不覺心神沉醉，皆不由放慢了腳步，細細品味此中真意。

眾人正觀看美景，忽聽得耳邊一聲嗡嗡的鐘響，底下雪峰之中，兀地飛出無數細小的尖針，一根根漆黑如鐵、幽幽生寒，不時有毫光閃現，鋪天蓋地直往佛門眾人彈射了過來，衝進眾佛徒中間，不斷來回飛舞，毫不留情地穿刺絞殺。

這一下變故突生，眾佛徒尚來不及反應，頓時便有上千傷亡。

眾人急忙顯露佛光、招出蓮台防禦。

卻見那漫天尖針盡皆順着一個奇妙的軌跡飛舞盤旋了起來，眨眼之間便即布成了一個大陣，將數萬佛徒全數困入陣中。

眾佛陀一見之下，盡皆失聲驚呼道：“周天星斗大陣？松針？來者是截教慕白！大家小心，結陣應對。”

虛空中金光一閃，顯出慕白元神之軀身影笑吟吟地對眾佛徒說道：“諸位尊佛竟然如此記掛貧道，真令貧道有些受寵若驚！此番大戰，貧道因為要假裝受傷，引爾等上鈎，因此未有趕上開頭，甚為遺憾。我想佛門信徒既然皆願轉生佛國，得享極樂無邊。那不如就讓貧道送你們最後一程，讓你們早日脫離苦海、往生極樂，豈不美哉！”

眾佛徒聞言大怒，欺慕白元神之軀孤身一人，當下數萬佛徒二話不說，聯手往前衝殺，欲要一舉攻破慕白元神之軀防禦，逃出生天。

就見慕白元神之軀微微一笑，雙掌一抬，顯出東皇鍾托在掌中。

心神一沉，泥丸宮內飛出滄海明月珠懸挂在周天星斗大陣的陣眼之內，當下三十萬松針按布周天，大陣運轉開來。

根根尖針，歹毒犀利，部分前後左右上下，只漫天打來。

不片刻，便擊破了佛門許多佛徒的肉身。但眾佛徒卻仍不管不顧地向著慕白元神之軀沖了過來。

眼看着眾佛陀在此等危險之下仍舊奮不顧身地衝殺，狀若瘋虎。慕白元神之軀不由長嘆一聲，心知今番把眾佛陀逼到了絕境，已然不能善了了。

當下一抬手，復又將小芭蕉扇祭將起來，顯出太極圖印護住周天星斗大陣。便站在陣中，將東皇鍾祭起，提起法力握拳猛地一擊。

只聽得一聲鐘響，震天動地。

強大的衝擊力頓時將眾佛陀前沖之勢硬生生阻住，許多佛徒反被打得倒飛回去，七竅流血，頓時死於非命。有那傷重不死的，也被漫天松尾針穿透肉身，隨即一命嗚呼。

眼見東皇鍾如此威勢，眾佛徒頓時皆有些絕望。當下再不敢分散，只得結陣緩緩前突。

慕白元神之軀握拳復又連續擊打了東皇鍾三下，頓時將佛門陣型擊垮，周天星斗大陣瞬即發動，復又吞噬了數千佛徒。

當此之時，佛門原就是些殘敗之兵，如何經得起松針與東皇鍾同時的攻擊？

不到片刻，被慕白元神之軀用東皇鍾配合周天星斗大陣，便將這股大軍徹底擊垮，剩下的，也只是清理殘敵而已了。

當時碧游宮中通天教主與慕白元神之軀等人商議今番大戰之時，通天教主便隱隱透露出要將佛門一網打盡的念頭。

慕白元神之軀也不想看到此戰之後，還有一個強盛的佛門與截教繼續彼此爭鬥。

既然要打，那就一舉打到底。打得他再無餘力在三界爭霸。

因此慕白元神之軀下手毫不留情，務要將所有佛徒一一擊殺。

眼看着七萬餘佛徒漸漸減少，被東皇鍾和周天星斗大陣蠶食鯨吞，只剩得千餘。

慕白元神之軀心下大喜，當下拚命一般繼續攻擊。重點照顧那幾個領頭的，三大士、大勢至、虛空藏等人。

卻見這千餘佛陀個個均是神通不凡，身上佛光閃耀，甚是濃郁。腳下蓮台，毫光閃閃，金身光芒四射，護得全身上下並無一絲破綻。但隨着其餘佛徒的隕落，這些修為精深的也被周天星斗大陣分別困在了許多個角落，彼此之間不能相互就應。

雖然松尾針已經很難再傷到這些全力防範的佛陀了，但他們卻也無法打破周天星斗大陣逃走。還得隨時應對東皇鐘的突襲，很快便被慕白元神之軀一個一個地收拾了。

但慕白元神之軀也有些心急，畢竟西方教兩位聖人，雖然有通天教主在那邊大戰，拖住了准提，吸引了接引注意力。自己出手之時也甚是小心翼翼，但終究是紙包不住火。這麼多佛徒被困在陣中，突然就消失無蹤了，相信接引很快就會察覺並找過來。到時候慕白元神之軀也就只得放手了。

大戰還在繼續，在復又連敲了九下東皇鍾后，即便以慕白元神之軀如今的法力也自大感吃不消。

東皇鍾雖強，但卻也太消耗法力了。

眼見得陣中眾佛陀已然只有三百餘名倖存，無不已經是佛光暗淡，奄奄一息。

當下慕白元神之軀也便收了東皇鍾，全力運轉其周天星斗大陣，漫天松針在空中呼嘯飛舞，顯然是欲要一舉解決了剩餘的佛門殘兵。

# 第1181章 吃聖人念珠

眾佛陀經過連番大戰，又被困在周天星斗大陣之中被東皇鍾捂着敲打了二十餘下。早已是強弩之末，眼見慕白元神之軀不再敲響東皇鍾，許多佛陀微微鬆口氣之餘，竟就此再也凝聚不起法力護身了，只想就此沉睡休息下去。

眾佛陀察覺此點，不由暗叫不妙，尚來不及再次調動起自身那點殘存的法力，便被漫天松尾針打成了篩子，一命嗚呼了去。

慕白元神之軀大笑，一邊操縱周天星斗大陣肆意攻擊，一邊取出聚寶盆在一邊虎視眈眈，瞅見哪個佛陀身上的佛光黯淡了下去，不是用松針呼嘯着攻擊過去，便是用聚寶盆直接收取。

一時打得眾佛陀丟盔卸甲，狼狽不堪。

這邊大戰，西方極樂世界之中原本一心關注着通天教主與准提廝殺的接引卻也察覺到不妙了，三界之中竟然尋不到三大士等人的蹤影了。

接引不由大怒，此明顯是遭了別人家的算計了。

當下接引凝神細查，強大的神念瞬間掃過三界之中的每一個角落，終於定格在了十萬大山邊緣的哪一出雪峰之上。

此時正自大發神威追着大勢至菩薩猛打的慕白元神之軀突然心神一動，瞬間也感覺到了接引那股強大的意念，不由心中暗叫不妙。

當下顧不得三七二十一，提起全身法力運轉起了周天星斗大陣，三十萬松針鋪天蓋地，直往大勢至菩薩擊打過去，瞬間便將已然是強弩之末的大勢至菩薩打成飛灰。

慕白元神之軀正要回身在殺三大士，就見碩大的念珠金光閃閃，從西方激射而至，猛烈地撞擊在慕白元神之軀先前釋放出的太極圖印之上，盪起陣陣漣漪。

那太極圖印一陣蕩漾，竟將接引此番攻擊擋了下來。

慕白元神之軀大喜，暗道自己的修為果然是上漲了。

當年在十萬佛陀的攻擊之下能夠撐上小半個時辰。今日即便聖人親來，應該也能擋得一時三刻吧！

有前次的試驗，並這一擊的檢驗，由是慕白元神之軀信心大增。

當下將聚寶盆向外，放出盆中的無邊靈氣，浩浩蕩盪地支撐着太極圖印消耗，以抵擋外部攻擊，專心操縱三十萬松尾針努力擊殺被困陣中的佛門徒眾。

但見慕白元神之軀將額頭一抹，衝出陰陽法身，殺氣衝天，雙眼一紅一藍兩抹幽光，威力無窮。

放出法身，任其上前追殺眾佛陀，當下復又招出慶雲金燈，一手持纏綿網，就於陣中放起火來。

一時三味神火憑空亂舞，燒的眾佛陀狼狽不堪。

慕白元神之軀用心神操縱周天星斗大陣不斷疲弱敵人，趁隙擊殺法力耗盡的佛陀。

法身飛身上前近戰。一手持慶雲金燈放火，一手將纏綿網祭起伺機網羅佛門之中落單的佛陀。

如此不要命似的全力出手，成效甚為顯著，不片刻便將剩餘的三百餘名佛陀擊殺收去了近兩百個，算得上是收穫頗豐！便連佛門金剛手菩薩，珍珠瓔珞普凈世界梵天自在王如來等十餘個修為精深的佛陀亦被慕白元神之軀收入囊中。

慕白元神之軀還欲擴大戰果，卻見外面太極圖印已然快要支撐不住了，不由大是嘆息聖人實力果然不可以常理揣測！原本預計還能當得一刻，誰想卻是半刻也支撐不到。

當下欲要撤了陣法離開，但看看只是勉強堅持的三大士等人，心中又着實舍不得這到手的肥肉。

心下略一躊躇，就見外面陡然間光華漫天，從西方一次性地飛出了一百零八顆念珠，顆顆金光閃閃，顯然是接引隨身之物，被灌注了無邊法力的。

一百零八顆念珠擊打在太極圖印之上，蕩漾起無數流光，震蕩的天地轟然變色。

只聽一聲巨響，那太極圖印承受不住接引攻擊，終於在第三十七顆念珠打下來之時消散了開去，復又回到小芭蕉扇之上，落到慕白元神之軀手中。

聚寶盆勉強接下了剩餘念珠的攻擊，慕白元神之軀將手一指，盆中五色神光連閃，將剩餘的念珠俱都收了進去。

就見那聚寶盆在空中震動不休，不住旋轉。

慕白元神之軀急忙施法壓制，卻哪裡能夠壓得住？

只聽盆中轟隆隆之聲不絕於耳，犹如山崩地裂。

慕白元神之軀不由大驚失色，急忙將全身法力調動起來，欲要祭起聚寶盆將盆中收取的數十顆念珠盡數煉化。

然而聖人隨身之物豈是等閑？

況且今番還是由接引親自操縱的，若是還被慕白元神之軀如此輕易便煉化收走了，那接引也不用再混了。

就見聚寶盆在空中不住震蕩，內中那數十顆念珠顯然盡皆掙扎不已。

慕白元神之軀依仗着五色神光厲害，聚寶盆更是財運至寶，分屬先天，盡全力壓制。打定主意今番一定要與接引爭個輸贏，免得自己日後每遇聖人便心裏打鼓，只想着逃跑而不敢正面相爭。

此是建立自信心的一戰。

雙方爭持了半響，慕白元神之軀漸漸覺得力竭。

當下大喝一聲，將周天星斗大陣之中正自追殺佛門徒眾的陰陽法身收了回來，懸在聚寶盆之上，現一抹金光，在金光之中旋轉不休，一分為二，不住旋轉，最終復又化為了一個陰陽氣旋，兀地將聚寶盆全數封住。

頓時聚寶盆再不能抖動，慕白元神之軀卻已是大汗淋漓，神情蕭索。急急忙忙收了聚寶盆，撤了周天星斗大陣。並瞬間取出東皇鍾祭在頭頂，小心防範着接引的偷襲。

當下縱起滑雲術，身化一道流光向東方激射而去。卻是再也顧不得擊殺剩餘的三大士等數十個佛門修為精深的佛徒了。

此次大戰，截教千餘門人盡數出動，遭劫隕落者近三十名。

妖族至妖帝太昊以下，出動三十萬修為精深的妖神，遭劫隕落者也高達數千。

蜀山劍派遭了無妄之災，數萬門人只得三百餘生還。

巫族至復出之後培養的千餘名厲害的巫師亦盡數遭劫，一眾大巫卻並無一個損傷。

其他應截教之邀或主動前來助戰的一眾散修由於實力參差不齊，死傷卻是最為慘重的，在佛門拚死反擊之下，共計傷亡不下八萬之眾，算得上是一場震蕩三界的大戰了。

三界之中經過一量劫發展積累下來的修士無數，此次佛門與截教、妖族的大戰幾乎都或多或少地被卷進來了。

由於其中闡教曾經出手暗助佛門，而蜀山山門被擊毀，人教卻是站在了佛門對立面，截教與佛門更是水火不容。妖族、巫教盡皆旗幟鮮明地表明了立場。

三界之中一時風起雲涌，眾多弱小的勢力開始重新選擇依附的對象，或是親佛、或是親道，要麼便關閉山門再不出世。

總之，大戰來臨，卻是容不得有一家強大的中立勢力存在的。

當然，如果這家中立勢力足夠強，強到可以忽視各家的威脅那又另當別論。

總之以這場轟動三界的大戰為契機，截教、妖族聯盟算是真正意義上正式地與佛門展開了爭奪地盤與信仰的戰鬥。

這場大戰，無論規模還是影響都是深遠而巨大的。

然而，在通天教主和慕白元神之軀心裏，這卻還僅僅只是個開端。

且說當時慕白元神之軀拼盡全力，吃下了接引的數十顆念珠。本身卻也是法力即將耗盡，不敢停留，只得舍了三大士等人，身化一道流光遠去了。

此時的十萬大山之中，通天教主與准提之戰也已經打到了高潮。

少了接引的相助，手持誅仙四劍的通天教主頓時便大占上風，將准提打得節節敗退。

准提法身雖然強悍，非常適合戰鬥。奈何卻不敢與誅仙四劍硬拼，只得縮手縮腳地被動挨打。發揮不出手腳眾多的優勢。

反觀通天教主，卻是游刃有餘，進退自如。

全力出手之下，不片刻，便已將准提打得只有招架之功。

眼見誅仙四劍反過來裹住自己廝殺，森森的劍氣撲面生寒。

准提無奈，只得將手中七寶妙樹杖與金剛杵往來遮架。

眼見通天教主復又揮舞青萍劍殺了過來，准提無奈，只得將瓔珞、傘蓋、花罐、魚腸等物來打，這些東西雖然也是威力無窮，但不過是聖人儀仗，並非什麼靈寶，如何能擋得住通天教主？

通天教主祭起誅仙四劍猛力絞殺，一個一個有條不紊地將那瓔珞、傘蓋等物打的粉碎，復又向著准提殺了過去。

眼見誅仙四劍犀利無比，此戰再無勝理，准提勉強爭持了一會兒，只得將手中七寶妙樹杖一刷，虛晃一下，跳出圈外。

對通天教主合什說道：“今日之戰，實是道兄欺人太甚，我故不得不應。你我皆是混元大羅金仙，雖分屬佛道，但終是鴻鈞道祖門下一脈相傳。道兄何苦如此相逼？你我聖人之戰，難分勝負。再打下去，犯了嗔痴煩惱，作此意氣之爭，徒然讓三界生靈看了笑話！貧僧不為己甚，今日之戰就此了結。若通天道兄有意指教，他日可以開壇講法，你我兩家在悟道一途上爭個高下。豈不強如在這裏刀兵相見，直如屠夫一般！”

# 第1182章 來自通天的關愛

通天教主聽了准提之言，大笑道：“我截教乃盤古正宗，論及大道感悟，豈是你西方旁門可比？准提你只管劃下道來，無論是論道、鬥法還是斗陣，我截教都一一接下。”

准提聞言微微一笑道：“既如此，我們擇日開俱法會，各闡教義，讓三界眾生評判！”

言罷，駕一道金光而去。

通天教主哈哈一笑，轉身命眾門人一同回山。

眾人忙忙亂亂地救治了一番傷員，便即簇擁着通天教主迴轉了碧游宮。

卻見慕白元神之軀與多寶二人並肩站在宮外閑談，見眾人回來，二人連忙上前迎接。

通天教主領着門人凱旋迴來，自然甚是喜悅。當下便是論功行賞，各各慰勉了一番。

諸事處理畢，就聽通天教主道：“慕白，你在最後關頭出手，擊殺數萬佛徒，功莫大焉！可曾抓俘虜？”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弟子出手之時，西方眾佛徒早已是強弩之末，因此才得以成此大功，實是得了諸位同門先前戮力破敵之力也！至於俘虜，倒是抓了幾個。老師既有問，弟子自當獻上，請老師處置！”

當下將聚寶盆和纏綿網取出，放出了虛空藏菩薩等二十餘個佛陀。個個都是修為精深之輩，但而今卻無一不是萎靡不振。癱倒在地，無力站立。

眾門人見之，無不大笑。

旁邊多寶道人見了這許多佛陀慘狀，想起當日自己在西方之時的情行，心下不免有些不忍。

躊躇再三，終究是心中有些掛礙，忍不住小心翼翼地問道：“老師，不知老師欲要如何處置虛空藏菩薩等人？”

通天教主看了看多寶，不由笑道：“今我與佛門勢不兩立，門中多有隕落於眾佛陀之手者。本該將虛空藏等人萬雷轟頂，已安眾人之心。不過我等終究是修道之人，鬥法之時你死我活自然是沒有顧忌。但既然分出勝負，就沒必要再造殺孽了。可將虛空藏等人元神禁制，罰去看守園林。待日後破了佛門，在定其歸屬。爾等以為如何？”

眾門人見老師發話，還能說什麼？

皆道：“老師慈悲，弟子等謹從尊命！”

當下,便定下了虛空藏等人園丁的命運。

慕白元神之軀稽首道：“弟子聽說老師與准提約定開壇論道，不知老師作何打算？”

通天教主笑道：“此是准提敗陣，故而欲要以此挽回顏面。他西方慣會舌燦蓮花，以為己能。鬥力不行，便想鬥口。論及大道感悟，我道門盤古正宗，莫非還會怕他么？”

眾門人俱都大笑。

慕白元神之軀卻心下暗思：這算什麼？君子動口不動手么！那些佛陀個個臉皮上都貼了一層金磚的，難不成還能把對方憑空說死？不過既然都是修道之人，人家提出了論道，自己這邊卻也不能不應。而且說起來這還應該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畢竟修道者不是殺手，悟道才是正經功課。爭鬥之能雖然也很重要，但卻是被三界之中的正統修士認為是下乘手段的。若是截教在這場論道大會之中輸了，那麼即便最終截教在日後的大戰中將佛門殺了個片甲不留，人們也還會認為佛門大法才是正宗的。

當此情景，慕白元神之軀也有些無可奈何，只得心下暗自盤算着該派何人出場。

通天教主掃了眾門人一眼，微微一笑道：“此次論道，直接關係到我截教能不能徹底擊垮佛門，剪除佛門這一量劫以來在三界之中留下的強大影響力。爾等皆宜小心準備，務要得勝而歸。”

眾門人連忙應諾。

通天教主復又開始安排眾門人搶佔佛門退出東勝神洲之後空出的勢力事宜。

當年的截教也曾經是三界第一大教派，做這個倒是輕車熟路。眾門人很快便領略了通天教主的意圖，紛紛領了法旨而去。

慕白元神之軀也欲離去，就聽通天教主道：“慕白留下。”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遂留了下來，靜聽通天教主吩咐。

通天教主笑道：“這一量劫，你進步不小。為師自回了碧游宮，亦未曾見你有什麼疑難拿來問我。混元大道，你可是悟透了么？”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一愣，旋即道：“弟子不是不想問，而是不知道如何問。近數萬年來，弟子道行已然是止步不前。但思前想后，卻找不到半點原因。弟子也曾閉關潛修千年，毫無所獲。每當俯仰於天地之間，細查眾生百態，卻也隱隱感覺大道在望——卻始終是可望而不可及。這種感覺甚是玄奧，使弟子既喜且憂，實在不知道如何描述。因此隱在心頭，不知該怎樣開口向老師請教。”

通天教主聞言笑道：“你道行精進，我亦歡喜。你能到得這個境界，實是出乎為師意料。觀你所言，已然是大道在望。然而這一步之差，有時便是咫尺天涯。當此之時，切宜保持平常心境，莫要患得患失。須知修道修心，看似觸手可及，實則卻是欲速則不達。越是緊要關頭，越是要把持得住自己。所謂人心合天道，天道可有愛？可有恨？可會喜於有所得？可會憂於有所失？”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恍然如夢醒，怔了半晌，方才對通天教主稽首躬身道：“弟子多謝老師開解愚魯！自此之後，自當調整心態，不會再有半分急躁，亦絕不再憂心於得失之間。”

通天教主聞言頷首笑道：“這就對了！我截教講究天生萬物，各有其道，並不要求門人弟子們一定要恪守成規。象人、闡兩教，教出來的弟子們都是說同樣的話，做同樣的事，學也學得同樣的道，彷彿一個模子刻出來的。這才實是失卻了天道的真意。但人闡兩教也並非沒有可取之處，他那修身養心、培養沉穩氣度的方法便頗值得效法。我道門三教，其實同出一源。我知你身兼數家之長，不妨也靜下心來揣摩一下人、闡兩教的心法。以為借鑒，當有所得。”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心中不由大是嘆息：通天教主果然不愧是天道聖人，胸襟氣度非常人可比。若是別人，與闡教結下了這麼深的梁子，那必然是一個勁兒地往對方身上潑髒水，哪還會去肯定對方的優點？難怪能創出截教這麼博大精深的教義。天生萬物，萬物皆在天道之中。截者，斷也。截取天道之中適合自己的一斷，以成就自己的道。如此教義，這恐怕才是真真正正的普度眾生吧！

通天教主，在剛烈的外表之下，卻是真正藏着一顆對天地各類生靈的大愛之心。偏偏這無差別的愛，卻正是自詡正統的太上老君和原始天尊所詬病、所深惡痛絕的。

慕白元神之軀望着通天教主，心頭一股激動的感情止不住澎湃，只得低頭沉默不言。

通天教主忽然說道：“當年紫霄宮中，鴻鈞道祖曾言：‘天道之下聖位有九，我門下有七’，現今已有六位出世。你道行至此，已然足以問鼎聖位。然而這第七份鴻蒙紫氣卻隨着紅雲的隕落也隨之消失不見。為師原本也以為是鯤鵬得了去，誰想後來鯤鵬卻忽然出世，毫無來由地對佛門出手，我想那鴻蒙紫氣恐怕是落到了佛門手中去了。”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心中咯噔一下，看了看通天教主臉色，眼珠子不由自主地轉了轉，當下小心翼翼地問道：“老師為何無來由的提起這事？”

通天教主笑道：“怎麼是無來由呢？你是我徒弟，便也算是鴻鈞道祖門下。而道祖門下聖位已定，只有七位。若是那道鴻蒙紫氣被西方得了去，你拿什麼來證道？莫非要為師將你逐出門牆，去爭奪另外那兩個渺渺茫茫的成聖之機么？我看你道行已至，只差臨門一腳而已。若是有了這道鴻蒙紫氣，為師便可助你早日得證混元，豈不強如在外面苦苦追尋？”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心中一時感動無比，眼見得通天教主為自己的事如此上心，心中着實躊躇着要不要將最後那道鴻蒙紫氣在自己身上的事說與通天教主知道。

正艱難地取捨猶豫間，就聽通天教主繼續說道：“慕白，你知道為何為師這次一定要想徹底地擊敗佛門么？”

慕白元神之軀道：“自然是因為封神戰中接引、准提欺我太甚，此仇不可不報。因此一眾同門方才同仇敵愾，欲要一雪前恥。”

笑了笑道，又道：“當然，打倒了佛門，我截教這次出山才有更加廣闊的空間傳承教義。”

通天教主笑道：“此其一也！一眾門人也盡皆以為是這個原因。當然，這也足夠我截教向佛門開戰，學着當初他們對我們一般，將他們打回靈山道場去了。但若只求這般結果，以為師的脾性，自然傾盡全力領着你們直接殺上靈山，殺佛立威也就是了。又怎會改了以往的行事準則，同意與妖族結盟，還不問情由接納了巫族，更默許了你與血海冥河老祖的私下盟約？在為師心裏，其實都是為了另一個重要原因。”

# 第1183章 佛門的計劃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心頭一震，衝口而出道：“是為了那道鴻蒙紫氣？”

通天教主點頭道：“正是！我意欲最終殺上靈山，以滅教相威脅，迫使接引、准提交出道祖發下的這最後一道鴻蒙紫氣，以之助你證道混元。”

慕白元神之軀聞通天教主之言，心內着實有些感動，一時不知該說什麼。

思前想后了半晌，還是覺得此時不是表露自己得了那最後一道鴻蒙紫氣的時機。畢竟此寶得來的有些不光彩，若是消息傳了出去。不說三界眾生會怎麼看待自己，單單是鯤鵬、冥河二人恐怕立即就會暴怒。若是那二人在此時反戈一擊，掉轉矛頭對付我截教，豈不是會打亂了滅佛的部署。得此二人惦記騷擾，自己日後也不會再有清凈日子可過了。

當下慕白元神之軀思慮定，打定主意等此次滅佛之戰過去之後，在向通天教主說明原委。

到那時，截教外敵已去，即便鯤鵬來找麻煩，也足可應對了。況且兵凶戰危，誰知道這段時間還會發生什麼事？

師徒二人在碧游宮中絮絮叨叨地聊了半晌，慕白元神之軀方才拜辭而去。徑往鐵籠山妖族大軍駐地拜見妖帝太昊，轉達了通天教主的慰勉讚賞之意。

太昊笑道：“既是結盟，便該同舟共濟。況且佛門屢次針對我妖族，當年巫妖大戰，亦是接引准提攪局。此戰出力，自是應該的。”

頓了頓，妖帝太昊復又笑道：“慕少監最後出手，給予佛門致命一擊，可謂大快人心。今大戰方息，不知接下來該當作何打算？”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東勝神洲現今只有些佛門殘餘，不足為患。我想妖族在東勝神州的勢力一直較弱，只有梅山七聖等人未免有些不夠。陛下可將妖族後輩之中，修為心性上佳的調來一些，建立幾處山門，與梅山相互呼應。如此可好？”

太昊聞言笑道：“東勝神洲乃是道門的地盤，闡教原始天尊可是不歡迎我們的很吶！這些天朕實地考察探視了一番，東勝神洲果然是勢力錯綜複雜之地，立足艱難。朕也沒想過要在此地建立多大的勢力。天下四大部洲，我妖族獨佔北俱蘆洲一洲之地，已然是雄霸一方了。只今我妖族復出，便在各地建立幾處山門，設置聯絡點，能夠傳承教義，收容一眾小妖便好了。慕少監不必覺得太過為難！”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不由心下長嘆。

當下道：“陛下放心，東勝神洲之事因為有人闡兩教，我截教一家不能不有所顧忌。但與佛門之戰絕不會就此罷休。待日後徹底擊敗佛門，西牛賀洲自然任由妖族馳騁。”

太昊聞言大笑，點頭不語。

慕白元神之軀忽然嘆息道：“當年東皇陛下臨終，一絲執念卻始終不肯消散。不只是放不下妖族的存亡發展，也念念不忘要尋准提保那算計之仇。今番陛下親領大軍，截殺佛門徒眾上萬，令得三界側目，接引、准提束手。東皇陛下若有靈得知，必然大為欣慰。”

眾妖神聞慕白元神之軀之言，追思上古妖族榮光，盡皆哀悼不已。

太昊垂首哀思一會兒，方才抬頭對慕白元神之軀道：“慕少監，當日虯首力王佛與靈牙慧光佛刺殺於你，雖邀天之幸，並無半點損傷，但卻令我妖族上下身為痛恨。朕還沒有告訴你呢，朕隨後便給你報了此仇。那虯首與靈牙二人中了朕的蚊吻針，想必已是元氣大傷。即便有西方八寶功德池之聖水相救，恐怕也難能恢復到以往的水準了。哈哈！”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臉色一變，隨即打着哈哈賠笑道：“陛下道法不凡，貧道佩服——此二人果真傷的如此之重？”

旁邊鷹眼雷神笑道：“那是！靈牙慧光佛直接被打得只有本命舍利留存，虯首力王佛也傷重難治，只得被其他佛門守在缽盂之中帶走。那一戰，佛門無不喪膽，實在讓我等大快於心。”

眾妖神俱都大笑，慕白元神之軀也只得擠出幾分笑容相陪，眼中卻是止不住的有幾分焦躁。

且說西方極樂世界八寶功德池邊。接引准提親自施法，救治那些傷重的佛陀。

八寶功德池果是神奇無比，又有聖人親自施為，不一時，一眾傷者盡皆完好如初。只有那一干只余本命舍利的，雖然重塑肉身，但實力卻也大為降低，精神甚是萎靡。

接引對眾佛陀一一慰勉了一番，發下了許多丹藥、佛寶，眾佛陀齊齊稱頌。

接引方才緩緩地道：“此次大戰，誤遭奸賊算計，至令我佛門圓寂者眾。我當親自誦經，超度一眾門人。”

當下接引顯出丈八金身，佛光閃閃，雙手合什誦經，無限慈悲莊嚴。

眾佛徒見此，俱都端坐蓮台，跟着接引一道合什誦經。

少時，經完，眾佛陀睜眼一看，相視一笑，俱都彷彿輕鬆了許多。

眾人都是修為精深、精神境界足可稱光風霽月之輩。被接引這一領頭靜心誦經，竟都放下了戰敗的包袱，一個一個顯得從容鎮定了起來。

接引緩緩地道：“此次大戰，乃我佛門從未有過之大劫。魔頭至東方而出，侵襲我佛門清凈之鄉。爾等更要好生修行，護衛我沙門。此劫來的突然，大劫之中，一眾佛陀智、勇、仁、愛之行不斷湧現，捨身衛道的精神值得讚揚。”

當下便大肆了封賞了一通，三大士、除蓋障菩薩等人俱都領了封誥。毗婆屍、俱那含、懼留孫、比舍婆、迦恭弘=叶 恭弘等人也得了賞賜。

眾人眼見大敗之後竟然還有如此豐厚的嘉獎，無不既驚且喜，連忙拜謝。

接引復又道：“此間功勞最大的卻還是虯首力王佛與靈牙慧光佛。你二人出身截教，入我佛門之後潛心修持，深明大道。能夠在危難之際挺身而出，捨生取義，刺殺強敵。雖功敗垂成，反致陷身重傷，命懸一線。然有勇有謀，果敢機智，亦大揚了我佛門之威。當有封賞！”

當下，復又大大了賞了二人一番。

虯首力王佛連忙拜道：“弟子功敗垂成，刺殺慕白不成，反被他抓住機會，施行詭計。此次大敗，我二人實是有罪，還是教主收回嘉獎，責罰我二人。以為後來者之戒！”

接引笑道：“慕白狡詐，神鬼莫測。況當時做主的又非你二人，罪不在你等。你二人能夠挺身而出，深入敵營，捨生忘死刺殺敵首。已經是了不起的大功了，豈能單以成敗論英雄？”

二人聞言，泣涕俱下，拜倒在地，半晌無言，顯然感動至極。

旁邊毗婆屍佛卻面色一變，強打起精神拜服道：“弟子判斷失誤，臨陣決事不密，致有此敗，罪皆在我。請老師責罰，以安上下同門之心。”

接引看了看毗婆屍，微微一笑道：“此是我佛門該有這一劫，怪不得你等。好了，此戰雖敗，但你等俱都已經儘力。乃是天意，非是人力所能挽回，不必再來此請罪。只要今後好生修鍊，將我佛門大法發揚光大也就是了。余者皆不必再提。”

眾人聞言，躬身應諾，齊齊稱頌接引聖人之德。

慈航觀世音菩薩道：“此戰我佛門大敗，失去了東勝神洲。不知接下來該如何應對，是否集齊實力，再去與截教爭奪。巫族領我西方符命復出，卻臨陣反戈一擊，此不可輕恕之罪。是否先行滅了巫族，以懲戒他人，揚我佛門不可侵犯之威？”

接引准提對視一眼，就聽准提道：“既已退出東勝神洲，此時通天教主又虎視眈眈，那便沒有必要再去爭奪了。今東勝神洲也還有一些佛徒，我佛法教義早已深入人心，短時間內那是滅之不絕的。特別禪宗一脈，在東勝神洲頗有基礎，相信有闡教暗中扶持，即便我佛門其他宗派在東土都不能發展了。禪宗也會繼續傳承下去。此不足憂也！至於巫族，背信棄義，必有果報。但此時龜縮十萬大山之中，背靠南部瞻洲大宋國，與截教成犄角之勢，暫時不可輕動。前者我與通天教主相約開壇論道，以分辨玉石。此事關係我佛門能否在大義上站住腳跟，實是當前之大事。爾等皆要好生準備，待我與通天教主定下時日，必要在法會之中大闡我佛門大法，壓下截教氣焰，讓三界眾生皆知我佛法之精微奧妙。”

眾佛陀聞言，齊齊領諾。

開法會？那敢情好啊！我佛門別的不會，講經說法、大吹法螺那可是老本行啊！看到時候說不死他截教門人。眾佛陀俱都心情輕鬆，自認必勝。

准提道：“雖然暫時不能向截教動手，但我佛門經歷大敗，卻也急需一場大勝來振奮士氣。近來血海冥河老祖蠢蠢欲動，不斷窺視我華蓮凈土。地藏王菩薩繼承了靈山大部分實力，全數布置在血海前線，方才遏制住了冥河老祖的囂張氣焰。然一味防守大不利於我佛門安全，我意讓上古七佛與三大士共同前往華蓮凈土，相助地藏王菩薩抗擊冥河老祖，打一個漂亮的勝戰。也讓三界眾生看看我佛門並非沒有實力。”

眾佛陀轟然領諾。

# 第1184章 相助血海

毗婆屍佛笑道：“老師何不親自出手，徹底剿滅血海阿修羅族。省得常年要駐紮大軍在華蓮凈土，花費精力無窮，還拖住了佛門的手腳。使得不能集中全力在四大部洲與截教爭勝。”

准提看了看毗婆屍佛，淡淡地道：“血海乃是開天闢地而生，無邊無際。蘊結了天地間無數凶孽之氣，乃是至凶至陰之所在，非同小可。況且天地間陰陽互生，此地若是有失，必然鬧得天地失衡。因此對血海，打壓可以，但滅絕卻不行。”

且說截教與佛門約定開壇論道，雙方於是陷入了暫時的平靜時期。妖帝太昊領着眾妖神在東勝神洲巡遊了一番，選擇了幾處地方建立起山門，派出麾下妖族後輩之中修為精深的機靈之人坐鎮之後，便即領着妖族大軍回了北俱蘆洲。妖族內部自然也有一番賞功罰過，不表。

而佛門卻趁着這個時機积極地集結實力，欲要首先拿血海阿修羅族立威，解除了後顧之憂之後，再全力與截教爭鬥。

鯤鵬與冥河自然也非等閑之輩，很快便察覺到了佛門的意圖。當下二人也開始整軍備戰，一面加固血海防禦，一面思量對策。

二人商議良久，就聽鯤鵬道：“前者聞佛門大敗於截教、妖族之手，損失二十餘萬人馬，元氣大傷。佛門受此挫折，不潛修積累實力，反來血海挑釁，無非是想立威。但佛門方遭大敗，實力必然受損。此次來犯，應該不難應對才是。”

冥河老祖聞言，微微一笑道：“佛門把我當軟柿子捏，那可就是打錯了算盤。我血海當年敗於佛門之手，固然元氣大傷。但經過一量劫發展，實力也恢復了七八層了。料佛門新敗，能有多少戰力？憑藉血海天險，必叫他等有來無回。”

二人交換了意見，信心大增。

鯤鵬忽然道：“今截教聲威大振，我們是否將此事告知慕白，讓其率領截教門人前來助我一臂之力？”

冥河老祖思量了半晌，方才道：“慕白終究不能完全代表通天教主，今通天聖人歸來，恐怕由不得慕白自己作主。可先遣人往截教賀其大勝之喜，看他如何回應，再作道理。我們這邊积極備戰，畢竟就算截教來援，最終打退佛門還得靠我們自己。”

鯤鵬聞言，微笑點頭表示認可。

當下冥河老祖便即招來摩羅，令其持賀表往流波山去見慕白元神之軀。

摩羅領命，遂施展神通，偷偷出了血海，隱跡藏蹤避過華蓮凈土耳目，快速出了九幽之地去了。等到盡心打探血海動靜的諦聽查知不見了摩羅，將消息報給地藏王菩薩之時，摩羅早已去的遠了。

且說至前次大戰之後，妖族大軍回了北俱蘆洲。東勝神洲實力雖然還在重組之中，當這些瑣事自然用不着慕白元神之軀出面。因此慕白元神之軀也回了流波山靜誦黃庭，修身養性去了。

這日，慕白元神之軀正在園中打理那幾株靈果，以慕白元神之軀的實力，自然早早就將消散了的惡屍復又凝聚了出來。先天靈根鱗翅五針松也隨之煥發了生機，一顆小樹苗破土而出，漸漸長成了原來的模樣，讓慕白元神之軀喜不自勝。

正自興緻勃勃地觀賞間，忽然心神一動，抬頭望望山外。

旁邊六耳獼猴看見，凝神細聽了片刻，笑道：“師傅，是阿修羅族大將摩羅來了。”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點點頭，笑道：“當年我不過是截教門下一普通弟子，第一次入血海之時，冥河老祖身為一方霸主竟親自出殿來迎，禮遇甚厚。今摩羅作為冥河使者而來，不可怠慢。傳令山中弟子，齊集洞府前迎接。”

六耳獼猴嘿嘿一笑，領命去了。

摩羅駕血遁來到流波山地界，只見萬里碧波，海浪翻滾，茫茫大海無邊無際，哪裡有什麼島嶼仙山？摩羅心知此必是對方用了大法遮掩，當下默運元神，開了天眼探視。

找了半晌，卻仍是了無所獲，不由大是驚訝。

正彷徨無計間，忽見眼皮底下一陣碧光蕩漾，頓時顯出一座島嶼，通體便是一座大山，果然是險峻非常、奇詭絕倫。

摩羅正自暗暗心驚，就聽一聲大笑傳來道：“摩羅道友遠來，貧道有失迎迓，實是罪過！道友還請進山來敘話。”

摩羅一看，來者正是慕白元神之軀真人，當下大喜，按落雲頭入了流波山,與慕白元神之軀稽首見禮畢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道友這可是初次來我流波山，該當四處看看。”

遂引之進了洞府，命眾門人前來見禮，捧來靈果仙茶相待。

敘禮畢，就聽摩羅稽首道：“聞通天聖人歸來，率領截教上下一舉擊敗佛門，大揚聲威。貧道奉我家老祖之命，特來恭賀。奉上表文，請慕白真人代為引見通天教主。”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笑道：“既是前來賀喜，自是美事！我家掌教老師聞之必然歡喜。摩羅道友，在我這流波山便不須顧忌了，你此來可真是單單為了賀喜么？”

摩羅聞言，輕笑道：“真人法眼如炬！當日真人駕臨血海，與我家老祖訂立同盟，約定共同抗擊佛門。今截教聲勢大漲，我血海卻依舊被華蓮凈土圍堵，近聞佛門調兵遣將，似欲對我血海不利。因此我家老祖命我來通報真人一聲，共商對策。”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點頭道：“既如此，你可隨我前往上清境，拜見通天教主。請得法旨，貧道便與你同往血海走一趟。”

摩羅聞言大喜。當下二人聯袂往三十三重天外上清境而去，慕白元神之軀先入碧游宮通報。

通天教主坐在丹犀之上微微一笑道：“既是前來賀喜，叫他進來吧！”

當下摩羅進了碧游宮，拜見通天教主，獻上賀表。

通天教主笑道：“我截教與血海一向少有來往。今你前來，兩家互通聲息，直接言語對話，省去了多少猜忌和隔閡？好了，冥河老祖之意我已知曉。既是你主動前來相賀，慕白，你可隨摩羅小友前往血海，當面向冥河老祖答禮。”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大喜，稽首躬身道：“弟子領命！”

當下與摩羅一道出了碧游宮，聯袂往九幽血海而去。

二人越過華蓮凈土，來到冥河殿上。

冥河老祖見慕白元神之軀果然前來，大喜道：“慕白道友來此，我血海無憂矣！道友請坐，卻不知今番道友前來，可是得了通天教主符命？”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今番是老師命我前來血海答禮！我聞佛門欲對血海不利，卻不知現在情況如何？”

冥河老祖笑道：“佛門欲滅我阿修羅族久矣！但有這無邊血海為天然屏障，他佛門卻也只得望洋興嘆而已。即便佛門大舉來攻，也不過是在血海邊緣耀武揚威一通。你只不去管他，過不多久他也就自行退去了。我阿修羅族已然困居血海之內一量劫，這情況再壞又能壞到哪裡去？”

言語之中，頗有些自嘲的意味。

慕白元神之軀聽得冥河老祖頗有些憤憤不平的言語，不由微微一笑道：“老祖就沒有想過抓住機遇，大敗佛門一次，徹底扭轉而今的不利局面？”

冥河老祖瞅了瞅慕白元神之軀，嘆道：“我是想啊！可那佛門也不是任人揉捏的泥團，想怎樣就能怎樣的啊！我血海經過當年一敗，元氣大傷，至今沒有恢復。這一旦與佛門開戰，勝負難料啊！”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如何聽不出冥河老祖的弦外之音。

心中只是暗笑，有機會能削弱佛門的實力，我自然是求之不得。

當下應聲說道：“老祖何必憂慮？當年封神大戰之中，老祖出兵西牛賀洲，大大減輕了我截教的壓力。這份恩情貧道時時牢記在心，不敢或忘！今血海既有難，貧道豈敢袖手旁觀？自當約三山五嶽之中的道友前來助老祖一臂之力。”

冥河老祖聞言喜道：“得道友相助，何事不成？道友既有意援手，可就此時商議兩家聯合事宜。”

當下冥河老祖命將鯤鵬及大阿修羅王羅睺等人請來，眾人就在殿中商議如何應對佛門進攻之事。

慕白元神之軀心下暗自盤算：佛門方遭大敗，一眾佛陀死傷慘重。因為通天教主的強勢回歸，截教入佛的三千精英也便大半隱遁不出。當此情景，若是接引、准提不出手，以血海和自己聯手的實力，倒有七八層勝算。

若是接引准提出手，自己這三人雖然都算得上是聖人之下有數的強者，但也不過都只能支撐片刻而已。恐怕到時候還得要通天教主出面方才能夠穩住局勢。但是通天教主身為道門聖人，若是主動出手相助血海阿修羅族，那可是大不符合身份的。

說到底，這阿修羅族好戰、嗜殺的名聲實在是不算太好，其實血海早已被佛門大肆宣揚的臭不可聞了，幾乎是人人唾棄。自己出手相助倒還影響不大，若是通天教主出手了，那可就有些不妙了。

# 第1185章 佛門進攻血海

慕白元神之軀心下思慮，想要找出一個既能狠狠地打擊佛門，又不能將通天教主攪進來的好辦法。

當下心中思量着，轉目看了看旁邊笑意吟吟的鯤鵬，不由眼前一亮，遂輕笑道：“此戰關係到血海能不能打破佛門的圍堵，復翩然翱翔於天地之間，血海自身的實力至關重要。算起來，佛門主動進攻，我們乃是不得已自衛，佔了人和。在血海作戰，我們又佔了地利。佛門從當初三五個門人，靠着陰謀算計經營發展到如今信徒遍布三界的地步。這般損人利己的投機取巧，其間不可避免地便幾乎將三界各方勢力都得罪光了。而今我家掌教老師出面登高一呼，三界響應者雲集。佛門已是四面皆敵，衰敗的大勢已定。此天時亦不在佛門也。天時、地利、人和三者皆無，佛門還敢恃強挑起大戰，實是自取滅亡。二位道兄，此正是與佛門決一死戰的大好時機。二位切宜抓住機會，萬萬不可留手。否則時機稍縱即逝，悔之無及啊！”

冥河與鯤鵬聞慕白元神之軀之語，不由相視一眼。

冥河老祖道：“佛門來攻，我血海自然傾盡全力，豈敢有所保留！道友此言卻是何意？”

慕白元神之軀見二人一臉疑惑，不由笑道：“二位道兄何必如此相欺，你這冥河殿此時被我們幾個聯手施法，相信也沒有誰能探聽得到什麼，何不開誠布公地談一談？”

冥河老祖道：“實不知道友所指為何？”

慕白元神之軀乃笑道：“當年佛門搞出西遊取經之事時，約定與我鬥法。貧道先來了血海一趟，與諸位道兄仔細分析了各種佛家手段。當時鯤鵬道兄曾問我，‘有沒有在佛門之中安插人手？’還坦然自承自家在佛門埋有暗樁。呵呵，所謂凡事就怕有內鬼。今此戰關係到血海前途，這些潛伏在佛門中的人手也該適時發動了。若有人從內接應，此戰必然輕鬆許多。”

鯤鵬與冥河對視一眼，就聽鯤鵬道：“不瞞道友，貧道的確派了不少人手入佛。但幾個得力的早在歷次我血海與佛門的爭鬥中暴露隕落了，餘下的都是些修為淺薄的，並未在佛門之中佔得高位，實在難堪大用！”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輕笑道：“道兄何必欺我！四大部洲有新興的一支教派名為婆羅門教的，雖是依附在佛門名下，但暗地里卻是發展迅速，實是古怪的緊，屢屢搶佔佛門的信徒。莫非不是二位道兄的手筆？”

冥河老祖與鯤鵬聞言，眼中止不住的閃過驚駭愕然之意。

冥河老祖忍不住問道：“道友如何得知？”

慕白元神之軀莫測高深地一笑，道：“實不相瞞，想到從佛門內部搞垮佛門的可不止二位道兄而已。貧道也曾着手做過，昊天玉帝更是不遺餘力地推行對佛門各宗派區別對待的政策，效果還很不錯。不過在貧道開始做的時候，卻發現佛門之中已然有婆羅門教這麼一支古怪的流派了。貧道怕搞得勢大引起接引准提注意，因此才收手，只在旁邊暗暗推動着婆羅門教的發展。並非有意探聽二位道兄的隱密，還請勿要怪罪才是！”

鯤鵬苦笑道：“還以為這事辦的神不知、鬼不覺，誰想竟然還是沒有瞞過真人的耳目。以此推之，恐怕准提也早就發覺不妙了。可他又為何遲遲不揭穿呢？”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恐怕准提發覺此事也不過是近期的事情而已，畢竟近期婆羅門教發展的實在太快，搶了許多佛門地盤和信徒。准提對此事隱忍不發，恐怕是想以此布置一個陷阱，引誘二位道兄上鈎吧！”

冥河老祖稽首謝道：“非真人之言，我等必然中計。今既然知道了准提的算計，那麼想出應對之策可就容易的多了。”

說著，看了看鯤鵬和慕白元神之軀，笑道，“此事還得幾位道友共同參詳，務要讓准提今番算計成空。”

鯤鵬沉吟道：“准提隱忍不發，無非是想實行反間計。以我血海的實力，應對不難。今貧道最關心的，倒是那婆羅門教上下一眾門人。既已被准提察覺，那便是危如累卵。還該想個辦法怎生保全他們才好。”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笑道：“此事易耳！既然准提想用婆羅門教設計，那麼在這之前自然就會不動聲色。可讓婆羅門教趁此時機大力發展，盡可能多地搶佔佛門地盤和信徒，把聲勢鬧得大大的。等到最後准提忍無可忍，決定對婆羅門教動手之時，便可以婆羅門教自己的名義向三界各方勢力發出求救信。如此，我截教便可順理成章地介入其中，到時候即便打上靈山那也是受邀相助婆羅門教。而婆羅門教卻是一向依附佛門的，我們受邀前去調解他兩家內部爭執，正是名正言順啊！哈哈。”

冥河老祖聞言，看慕白元神之軀笑得甚為得意，不由道：“然則現今佛門已經打算向我血海動手了。此役一過，在准提眼裡婆羅門教便將再無用處，必然會立即予以剷除。哪還有時間供婆羅門教再大肆發展？”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一愣，暗道：今通天教主與准提約定開壇論道，在這個時候開啟大戰有些不合規矩。不過難道論道大法一日不開始，便由得佛門集結實力，消滅異己么？

顯然是不行的！

今不如趁着佛門進攻血海之機，讓婆羅門教在背後發難，並以婆羅門教的名義邀請截教出手。把所有的事都趕在一起，先打完了，然後再與他西方坐下來好生論道，豈不痛快！

思忖定，對冥河老祖道：“今此戰，拘束於血海一隅之地，尚不足容我幾家全力施展手腳。依我之見，要打就打一場大的。准提想要騰出手來各個擊破，我們便一擁而上，看他能夠應付那邊！”

當下，把自己的想法一一解說了一遍。

冥河老祖與鯤鵬聞言，俱都撫掌大讚。

慕白元神之軀辭別二人，出了血海，徑自往三十三重天外上清境而去。將自己的打算面稟通天教主，徵得同意，方才施行。

慕白元神之軀走後，冥河老祖與鯤鵬對視一眼，皆從對方眼中看出了止不住的驚疑之色。

半晌，鯤鵬道：“這慕白膽大心黑，每次都能借勢而起，搞得三界風風雨雨。而今更是實力出眾，若與他作對，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冥河老祖聞言深以為然。

當下二人照準先前商議的結果，開始加緊布置人手。

不多久，鯤鵬接到婆羅門教內線傳來的訊息：佛門已調集了慈航、文殊、普賢、除蓋障等大菩薩，匯合上古七佛一道率領三千大千世界之中修為精深的佛陀六萬餘名，三日後當至華蓮凈土，配合地藏王菩薩麾下近十萬佛徒共同出擊血海。隨訊附上佛門進軍路線、各路領頭人物等等。

冥河老祖當即請來鯤鵬商議，二人將此消息翻來覆去看了半晌。

鯤鵬嘆道：“好嚴密的部署，若非慕白來此，提醒了我們，恐怕今番必然要中准提算計。今正好將計就計，讓他有來無回。”

頓了頓，不由幽幽嘆道，“只是如此一來，倒成了我們拖住佛門主力，讓截教可以從容攻擊靈山了。”

冥河老祖笑道：“算了，此戰本來就是佛門要來打我們這才開的頭。截教能夠插手，已經幫了我們很大的忙了。反正我們也必須要擊垮華蓮凈土，算是互惠互利吧！”

三日之後，佛門地藏王菩薩率領着接收自靈山的近十萬佛徒開出了華蓮凈土，浩浩蕩盪地向著血海挺進。

一路斬殺血海各類生靈，朝着冥河殿而去。

行了半晌，地藏王菩薩忽然覺得不對勁兒。

平日里血海無風還要起三尺浪，層層關口守得嚴嚴實實。今大軍到此，殺氣衝天，怎麼血海反倒風平浪靜看不出半點大戰的跡象？

當下,地藏王菩薩轉頭看向蓮台之下的諦聽道：“你可能查知阿修羅族動向？”

諦聽道：“耳中一片混亂，所聽到阿修羅族兵馬聚集之地不下三百餘處，沒處都有數萬人馬。”

地藏菩薩冷哼道：“此是冥河老祖血神子分身所化，他那血海哪來這麼多兵馬！你仔細聽聽，分清何處才是血海主力真正的聚集之地？”

諦聽凝神細查了半晌，苦笑搖頭道：“這血海本就是阿修羅族的大本營，阿修羅族之人在此地倍加的厲害。況且冥河老祖與鯤鵬又都是天地間有數的強者，一味隱匿，我卻是查不出來。”

地藏王菩薩聞言暗恨，心中自思：准提教主命我進攻血海。但而今血海搞得疑兵處處，分不清哪兒是真，哪兒是假，該如何誘敵才是？難道真要直撲冥河殿不成，若是直撲冥河殿，血海斷我歸路，豈不是會全軍覆沒！

當下,地藏王菩薩頗有些躊躇不定，率領麾下佛徒沿着血海邊緣三千里範圍內掃蕩了一陣，殺了些阿修羅族的散兵游勇，卻終究不敢深入險地。

# 第1186章 地藏王菩薩被困

一時間地藏王菩薩有些進退兩難，想起當日准提曾言只管進兵，血海阿修羅族必然會落入套中的話語。

當下一咬牙，領着眾人繼續向著血海中心處挺進。

此時在血海深處，冥河老祖將玄元控水旗祭將起來，小心翼翼地遮掩住自家大軍的氣息。對旁邊的摩羅道：“你可領軍殺出，阻擊地藏王菩薩一陣，將他們繼續往裡面引。”

摩羅聞言，當即率領一隊人馬去了。

且說地藏王菩薩等人正行之間，忽見腳下血浪翻滾涌動，慘淡的血霧升騰起來，瀰漫了整個空間。

急忙道：“此霧毒性甚烈，勿要沾惹上身。”

眾佛陀聞言，急忙招出蓮台、顯出腦後一圈佛光，將血霧擋在外面。

卻見無邊血海一時震蕩不休，地藏王菩薩正自慶幸阿修羅族的兵馬終於出現了。

血浪翻滾之間，忽然凝聚起無數血箭，道道鋒利無比，直往天空中眾佛徒射了過來。

眾佛陀連忙施法抵擋，然而血海無邊，血箭也無窮無盡。

眼見那血箭頗俱消融腐蝕之性，地藏王菩薩大怒，將身上袈裟除下，高聲宣了聲佛號。

只見那袈裟升起一層金光，在眾佛徒腳下展開，將來至血海的血箭盡數擋住。

眼見血箭無功，眾佛徒卻也知道阿修羅族兵馬就在周圍，不敢怠慢，當下凝神待敵。

只見下方血海涌動之間，忽然升起道道血牆，將佛門眾人四面圍定，就聽空間中傳來聲聲阿修羅族的魔咒。

魔音陣陣，惑人心魄，伴隨着血牆不斷推進，直欲吞噬人心，勾人魂魄，一時兇險無比。

地藏王菩薩大驚，當下領着眾佛徒猛烈攻擊一面。

只見無數佛寶飛騰而起，撞擊在那血牆之上，瞬間打開了一處通道。

眾佛徒見此，急忙退出了血牆籠罩範圍，聚集在地藏王菩薩身後緊張地注視着腳下的血海。

血波蕩漾之間，走出阿修羅族大將摩羅，指地藏王菩薩道：“血海乃我阿修羅族生養之地，爾等擅自闖入，可知死罪！”

地藏王菩薩笑道：“正要將你等一干兇殘頑劣之輩一網打盡，還世間一個清平世界。廢話少說，快快將你家老祖叫出來受死！”

摩羅聞言大怒，吼道：“地藏王菩薩，你找死！”

當下，招出飲血刀，發出千丈刀芒，往地藏王菩薩當頭砍下。

地藏王菩薩急忙揮劍抵擋。

摩羅狀若瘋虎，將手中大刀揮舞的血光紛飛，宛如桃花朵朵。景狀艷麗非常，偏偏卻又煞氣逼人，將阿修羅族好戰的性格發揮到了極致。

地藏王菩薩搶攻了幾劍，竟落在下風，不由又驚又怒。

就聽地藏王菩薩宣了聲佛號，端坐回蓮台，放出護身佛光，腦後一圈金輪，莊嚴肅穆。左手結印，右手拈起一朵蓮花，口中念動真言。

摩羅頓時只覺萬鈞重量憑空壓在肩頭，彷彿時間在自己身邊停滯了一般，每一举手投足無不緩慢非常。不由甚是駭然，驚慌不已。

正忙亂間，卻瞥見地藏王菩薩扔出右手蓮花，花心向下，直往自己罩了下來。

摩羅大驚失色，只得一咬牙，將全身精血逆轉，一口熱血頓時噴薄而出，化為一團血霧，摩羅真身便在這血霧之中漸漸隱沒，消失不見。

地藏王菩薩見走了摩羅，面上微微一變，當下指揮眾佛徒衝殺了下去。

主將敗走，摩羅領來的一干阿修羅族兵將頓時群龍無首，相互之間望了一眼，只得一哄而散、四散奔逃。

佛門大勝，地藏王菩薩似乎不願放過一個活口，追殺敗兵甚急。

眾阿修羅小兵亡命奔逃，不覺又向血海深處行了萬餘里。

地藏王菩薩正殺的興起，忽聽身後諦聽道：“小心，此處恐有埋伏。”

話音未落，就見血海之中突兀地伸出無數只手，手心白嫩如玉，在紅日血海的映照下，一眼望去，當真是詭異非常，白的令人心悸。手背卻密布黑毛，根根豎立，宛如噬人惡獸，見之令人心下滲得慌。

那無數怪手伸出血海，一隻只，齊往半空中佛門徒眾的腳抓去。

撕心裂肺地慘叫嘶鳴之聲不絕於耳，一瞬之間便有近百名佛徒被抓走，被那怪手拖進無盡血海之中，湮沒不見。

地藏王菩薩大怒，暗暗心驚，急忙將懷中一把神砂取出，乃是當年准提用乾坤鼎煉化了一點戍土之精而得，后乾坤鼎歸還太上老君，這神砂卻賜予了地藏王菩薩。

神砂一出，漫天撒下，打得血海水花迸濺，那無數怪手俱都皮開肉綻，露出森森的白骨，卻是再也不敢伸出水面了。

地藏王菩薩見穩住了陣腳，凝神喝道：“是阿修羅族哪位魔王在此偷襲，可敢報上名來！如此藏頭露尾，就不怕遭人恥笑嗎？”

血海翻滾涌動，一根水柱突兀地衝天而起，上面顯出一人。

只見此人生有九頭，每頭千眼，九百九十手，八足，長的甚是奇異兇惡。

那人張口吐出一串黑焱，悶哼了一聲，聲若巨鍾，震得腳下血海盪起無數漣漪。

如雷轟鳴的聲音說道：“本王乃是阿修羅王毗摩質多。地藏王菩薩，莫非你就認不得我了么！”

地藏王菩薩聞言冷笑道：“貧僧還當是誰？原來卻是你在這兒藏頭露尾地偷襲！你毗摩質多堂堂四大阿修羅王之一，竟作此小人行徑，豈不令人恥笑！本該慚愧無地，掩面奔走才是。今反在此高聲揚名，張顯陋容於天地之間，令得天地亦為你赧顏失色，當真是無恥之極！”

毗摩質多聽了這番話，氣得暴跳如雷，滿面赤紅，青筋暴突，哇哇大叫之間，噴出一團團烈焰，往地藏王菩薩席捲而來。

此乃陰火，不傷皮肉，專燒人魂魄，沾上一點，便即魂飛魄散，死狀痛苦，外表卻看不出半點傷痕，最是陰毒。

地藏王菩薩也知道厲害，不敢硬接，只得將額頭一抹，顯出一顆舍利子懸在頭頂，舍利子上又生蓮花，垂下道道金光，護住全身。坐下蓮台也散發出溫暖的光芒，一時竟將毗摩質多的陰火擋在外面。

便見半空中無數火焰圍着地藏王菩薩不住旋繞灼燒。地藏王菩薩卻在蓮台之上端坐不動，周身金光閃閃，毫髮無傷。

毗摩質多大喝一聲，九頭翻轉，將每頭千眼盡數對準地藏王菩薩，發出漫天血光，籠罩天地。

地藏王菩薩突見對方使出這般神通，躲閃不及，竟被罩在血光中去了。

地藏王菩薩麾下一眾佛徒眼見得此，俱都大驚失色。

須焰摩佛道：“這毗摩質多道法高深，非等閑可比。眼中紅光進攻時可摧金斷玉；若是籠罩一片，又如鐵桶一般堅固，着實厲害。今地藏王菩薩被他困在眼光里，如何解救？”

眾佛陀俱都彷徨無計，忽聽金光威聲佛嘆道：“若是毗藍婆菩薩在此就好了。他那繡花針專刺人眼，豈容得這毗摩質多如此囂張！可惜毗藍婆菩薩卻復歸了截教。”

當此時，金光威聲佛連嘆了幾聲可惜，把身邊幾個原本也是出身截教的佛陀心裏都勾起了思念，一時俱都無心戰事。

旁邊其他的佛陀們卻都心生厭煩，意味難明地盯了金光威聲佛片刻，就聽光明功德佛冷颼颼地道：“金光威聲佛此言何意？莫非眷念截教恩師，也想背叛我佛，前去侍奉通天教主么？”

金光威聲佛聞言一愣，隨即掃了光明功德佛一眼，不屑地道：“你算什麼東西，也敢來質問我。莫非有人叫你監督貧僧的么？”

此言一出，幾乎在場的所有出身截教的佛徒俱都變了臉色，齊齊拿眼看向光明功德佛。

光明功德佛見此，不由有些手足無措，面色漲紅地道：“貧僧只是看不慣你長阿修羅族志氣，滅自己威風罷了。你們這些人平素仗着自己修為高深，一個個的不把別人放在眼裡。連成一黨，排擠他人。今地藏王菩薩也是你們同門，見他遇險，為何不救？對着我凶算什麼本事！”

金光威聲佛聞言，冷冷一笑道：“我們在佛門地位本就敏感，兼之大道無常，即便一師所授，亦是各有所得。因此平素言行與眾不同，卻又關你甚事？你只看到地藏王菩薩被困血光之中，卻不知他有無量功德護身，雖然看似兇險，實則卻似危實安。貧僧又為何要過多擔心！”

光明功德佛聞言氣怒不已，指着金光威聲佛半晌不能開口。卻見前方血光之中此時卻在發生着異變。

大抵天地之物，相生相剋，沒有哪一種可稱為絕對的強悍。水火可以相剋這是常理，但從嚴格的定義來講，不同的水與水之間其實也可以互溶相剋。就如冰水可以使人凍傷，熱水可以使人灼傷。但二者相遇成了溫水，便是無害的了。

因此聚寶盆的金光可以壓制五色神光，萬佛匯聚的佛光也可以壓制五色神光。這便是所謂同類相剋，以量多為勝。

地藏王菩薩被毗摩質多困在九千隻眼睛所發出的血光裏面，危機重重。但他身為華蓮凈土之主，“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的宏大誓願感天動地，早已身具無量功德，一身修為精純之至。

# 第1187章 冥河老祖

在佛門之中，聖人之下，釋迦摩尼如來圓寂之後便是當之無愧的第一人。

雖然觸不及防之下被毗摩質多困在血光之中，但地藏王菩薩卻是不慌不忙，顯出舍利子垂下道道金光護住全身，佛光盈盈閃耀，沉着地試探周圍的情景。

只覺這血光籠罩範圍極廣，而且一道一道，組合的嚴絲合縫，根本沒有半分空隙。

地藏王菩薩見此心下焦急，忽然心神一動，醒悟出此血光破綻。當下大喜，大喝一聲，顯出一尊法身，周身金蓮朵朵，遍生瑞靄。在血光之中不退反進，直往毗摩質多殺了過去。

用手一指，身上一圈佛光激蕩而出，破開血光，直往毗摩質多千眼之間的縫隙射了過去。身後法身隨即跟上，竟是欲要一舉擊殺毗摩質多。

毗摩質多本對自己的血光頗有信心，欲要加把勁一舉制服了地藏王菩薩。不想變故突生，觸不及防之下被地藏王菩薩佛光刺傷了一處眼角，急忙閉目用手去捂，血光隨着毗摩質多閉目便即告破。

九百九十手慌亂地捂摸傷口之間，倒是正好無意間將隨即殺來的地藏王菩薩法身擋了下來。雖然傷了幾隻手，卻並無大礙。

毗婆屍多受此打擊，不敢戀戰，化一道血光去了。

地藏王菩薩卻也追之不及，只得心下暗恨。回頭招呼眾佛徒跟上，繼續向著血海深處挺進。

此時的西方極樂世界八寶功德池邊，接引緩緩地道：“地藏王菩薩深入血海數萬里，緣何冥河老祖還未現身而出？他不是收到消息了么，還在如此小心地試探什麼？”

准提道：“冥河老祖與鯤鵬二人都是老奸巨猾之輩，遇事再三試探也是常理。我們故意叫上古七佛等人偷偷摸摸地去了華蓮凈土，他冥河老祖從內線處得到這個消息，必然以為上古七佛是要出奇兵襲擊於他，自然不肯出主力與地藏王菩薩對戰。唯一的選擇是在摸清楚上古七佛等人的位置之後，他再趁着華蓮凈土空虛出奇兵一舉攻佔華蓮凈土。卻不知道今番我佛門是下定了決心，必要絕此一患。他若一直退縮不出手，我們便直接殺上冥河殿逼他出手，他若來華蓮凈土，也必然叫他有來無回。”

接引聞言點頭，頓了頓，復又道：“婆羅門教可安排好了？”

准提道：“已安排妥當了，命天龍八部眾前往剿滅，婆羅門教必無幸理。”

卻說那邊地藏王菩薩率領眾佛徒長驅直入，沿路又遇到幾波前來攔截的阿修羅族兵將，皆被殺散，不由心下犯了嘀咕：這血海不該這麼弱啊！冥河老祖和鯤鵬到哪兒去了？不會真的反過來攻擊我華蓮凈土去了吧！

地藏王菩薩心下嘀咕，血海深處冥河老祖與鯤鵬卻沉思了良久，就聽鯤鵬道：“始終不見上古七佛等人，莫非他等真如線報中所說在華蓮凈土等着我們？”

冥河老祖道：“既然婆羅門教已然暴露，那麼消息必然便是假的。上古七佛等人定然是不知埋伏在哪裡，等着我們攻擊地藏王菩薩之時他再一舉衝出，殺我們個措手不及。不如這樣，貧道帶人前往華蓮凈土抄他後路。道兄在此擋住地藏王菩薩片刻，等我回來。”

鯤鵬聞言沉思道：“道兄，今番佛門出動人手甚眾。況且接引、准提也不是沒有出手的可能。道兄憑藉這無邊血海的凶孽之氣或可與聖人相抗，還是你在這裏擋住地藏王菩薩，由我前往華蓮凈土。若是事有不諧，貧道憑藉著迅疾的速度，脫身也不難。”

冥河老祖聞言也覺有理，當下也便不再爭論。

於是冥河老祖命阿修羅王乾達婆率眾隨鯤鵬去了，約定這邊先動手，將上古七佛逼出來之後鯤鵬在出擊華蓮凈土。

血海上空，眾佛徒也是越往裡面走心下越是心驚，不知道阿修羅族到底準備了什麼詭計對付自己。不知不覺間眾人便放慢了腳步，显示出越加小心翼翼的心態。

忽然，諦聽驚呼一聲道：“小心，有埋伏！”

此聲一出，只見他縮着脖子直往後面退。

眾人急忙四下探視，卻見前方一陣血光衝天，雲升霧合之間簇擁着一朵碩大的血蓮懸在半空。上面端坐一人，雖是邪氣凜然，卻也甚有威儀，正是血海冥河老祖。左邊羅睺、右邊羅騫馱，將佛門眾人隱隱包圍了進去。

冥河老祖將手中元屠、阿鼻二劍左右一劃，頓時帶動周圍空間，只見天空中風雲變幻不休，顯出一個巨大的血色漩渦，那氣旋瘋狂地吸收了一陣血海的凶孽之氣，忽然從中飛出無數陰雷，直往佛門眾人打了過去。

眾佛陀急忙施法抵禦。

陰雷漫天打下，卻也只是傷了幾個修為較淺的佛徒。

地藏王菩薩見此微微鬆了一口氣，忽見腳下的血海之中血光連閃，飛出許多血影，鑽入眾佛徒中間，直往佛陀們身上撲去。

慘叫之聲不絕，有那被血神子分身上了身的，瞬間便被吸食乾淨了精血魂魄，死狀甚是凄慘。

地藏王菩薩見狀大怒，合什虔誠地宣了聲佛號，隨即將手一抬，顯出一截樹枝，青光蒙蒙，散發開來，籠罩住所有佛徒。

青光激蕩之間，所有血神子分身盡皆無處容身，被這青光一照，扭曲着消失於無形。

眾佛徒大喜，定睛一看，原來卻是准提法寶七寶妙樹杖，不由俱都合什虔誠地宣了聲佛號。

冥河老祖見此，也似乎錯愕了一下，繼而大笑道：“佛門果然是來來去去就這一招。准提既然賜寶，便是不想看到你們戰敗而亡。既然知道打不過，又為何要派你們前來？豈不是徒然送死而已！”

地藏王菩薩喝道：“除魔衛道，乃我等出家人本分。即便捨去這身皮囊，又有何所惜。”

冥河老祖聞言哈哈大笑道：“地藏王菩薩，你衛的什麼道？”

地藏王菩薩道：“自然是天地正道！剷除你們這幫邪魔外道，免得為害人間！”

冥河老祖道：“天生萬物，各有生存之道。我阿修羅族生於血海，長於血海，這無邊血海便是天道賜給我阿修羅族的繁衍生息之樂土。地藏王菩薩，你今殺進血海欲要滅我阿修羅族，可曾想過這也是違反了天道的。貧道便將血海讓給你佛門，你們能在此地居住么？”

眾佛徒聞言面面相覷，就聽地藏王菩薩道：“邪魔外道就是邪魔外道！總有一天會不安於現狀，若是再次衝出血海，必將為禍三界。貧僧等秉着除惡務盡的原則，將這禍害消滅在萌芽之中，免得造成大患，此豈非大善之事！”

冥河老祖大笑道：“你我話不投機，不必再言。既要滅我阿修羅族，那便放馬過來吧！也讓貧道看看你地藏王菩薩到底有什麼本事，敢說這般大話！”

地藏王菩薩聞冥河老祖之言，當下飛身而起，手握七寶妙樹杖向著眾阿修羅族兵將漫天刷去。

冥河老祖自然也不是吃素的，抬手將玄元控水旗祭將出來，護住一眾手下。

隨着玄元控水旗的展動，整個血海頓時翻滾涌動不休。

一條條水龍凝聚起來，激起衝天沛然的真龍之氣，悠遠的龍吟之聲震天動地。

碩大的水龍，一條條，直往眾佛陀衝殺了過去。

地藏王菩薩急忙揮動手中的七寶妙樹杖，運起全身法力大吼一聲，照準一條水龍的腦門便打。

只聽“啪”的一聲，那水龍受此一擊，頓時在虛空中碎裂成無數鏡面，“嘩”地掉落了下去。

眾人見此，無不大喜。

金光威聲佛兀地張開巨嘴，狀似吞日一般仰天狂吼，聲浪震天，直接將面前的一條水龍震成碎片。

其他眾佛陀也急忙施法抵擋水龍。那光明功德佛見金光威聲佛建功，也欲上前與水龍交戰，不期然手中法寶剛與水龍相撞，自己便被打得吐血倒飛而回，不由甚是駭然。

金光威聲佛的譏笑道：“就這水平還敢逞強？也不看看自己幾斤幾兩！沒本事還嫉妒他人，就是找打！”

光明功德佛聞言面上變色，卻傷重在身，情知不是金光威聲佛的對手，只得忍氣吞聲，心中着實深恨。

戰了片刻，佛門屢有被玄元控水旗所傷的。

地藏王菩薩將手中七寶妙樹杖祭起，以一化二、二化三，及至無窮無盡，滿空中一片七寶妙樹林，將眾佛徒護在林中。

水龍雖然厲害，卻也始終打不破七寶妙樹杖的防禦，俱都在樹林之前撞得粉身碎骨。

冥河老祖見此，冷哼一聲道：“地藏王菩薩，你不是率眾來攻打我血海的么？怎麼反倒在此做了縮頭烏龜了！就不怕被三界眾人恥笑么？”

地藏王菩薩在七妙寶樹林中笑道：“冥河老祖，你也不必用激將法。你我之間鬥法豈是等閑？一時的成敗算不得什麼！今先且讓你得意一會兒，誰能最終獲勝才是真正的贏家。”

冥河老祖笑道：“貧道就看你如何獲勝於我！”

說話間，將玄元控水旗護住眾阿修羅族兵馬，手持元屠、阿鼻二劍，便即向七妙寶樹林砍去。

# 第1188章 鯤鵬被困

天空中，七妙寶樹林突然變幻不休，每一顆樹都不斷異動，玄奧非常。

冥河老祖一劍砍去，卻被一股詭異的巨力反震了回來。心中不由大是驚駭，當下急忙回身，口中怒罵道：“准提你好不要臉！明明就是自己出手，偏生還要裝作是地藏王菩薩在操縱七寶妙樹杖。你真是枉為聖人！”

虛空中隨即傳來准提的聲音道：“冥河道友，別來無恙？你我當年共同在紫霄宮聽道，雖非同門，亦屬舊交。本來你我之間並無深恨，血海也原本就該是阿修羅族領地。然而道友卻不該屢屢覬覦人間，至令戰亂不止，干戈處處。血海一出，便是群魔亂舞。阿修羅族在血海固然是得其所也，但出了血海，便只能給三界帶來災難。而道友卻貪戀世間榮華，一意外出，因此貧僧才不得不來阻止。道友今日若是指天發誓：阿修羅族從今永駐血海，再不外出。則你我兩家便可放下刀兵，毗鄰友好，豈不快哉！”

冥河老祖聞言大罵道：“一派胡言！世間陰陽互生，有安樂平和便有殺戮仇恨。你不過為一己之利，託詞為民，實則就是想獨尊自己的教義罷了。可惜呀，天道昭昭，你佛門教義始終也是旁門，任你智計過人，詐術欺天，也無法挽回佛門衰敗的命運。”

准提聞言半晌沒有回應。

冥河老祖不由微微有些不耐，提劍怒道：“你要沉默到什麼時候？把我們干晾在這兒好玩的么！”

准提聞言微笑道：“只有你一人在此，想必鯤鵬是去了華蓮凈土了，玩這種小把戲你以為能得勝么？”

冥河老祖面色一變，道：“能不能得勝暫且不說，至少絕不會讓你佛門好過。別忘了，這裡是血海，可不是你那靈山道場。”

准提道：“是嗎？本來對付血海也用不着太過費力，不過我還是對你們下了番功夫。你們在背後偷偷摸摸的做些下三濫的手段，自以為得計。卻不知是自作聰明，徒然落入羅網之中。”

冥河老祖不置可否地道：“何以見得？”

准提笑道：“到了此時你還如此平靜，實在難得！也罷，反正也已經刀兵相見，索性就讓你輸個明白。你密遣人投入我佛門，借勢組建婆羅門教，欲壞我佛門根基，偷取機密。而今事情敗露，婆羅門教覆滅在即，豈不為天下所笑！”

冥河老祖聞言道：“卻不知准提聖人派了何人前去剿滅婆羅門教？”

眾人聞聽准提輕描淡寫地說出婆羅門教之事，無不驚慌。但看冥河老祖一臉平靜，眾阿修羅也不由強按下心中的猜疑躁動，靜待事態發展。

冥河老祖的神色也讓准提頗覺得有些意外，頓了片刻，方才道：“天龍八部眾齊出，可能滅婆羅門教否？”

冥河老祖笑道：“准提聖人不是很有信心么？何必又來問我！婆羅門教本就是依附於佛門的一個小教派，他自家野心膨脹，欲要反吞滅佛門自立，與我何干？你們佛門只管與婆羅門教自相爭鬥，打得越熱鬧越好。不必顧忌貧道。”

准提一呃，隨即笑道：“冥河道友果然不愧是一方霸主，談笑間壯士斷腕的豪情令我佩服。就是不知道你那阿修羅族的兒郎們見了你如此冷血的一面，會不會對你失望！”

冥河老祖不置可否，淡淡地道：“我血海兒郎個個都是熱血敢死之士，為保衛家園而死正是死得其所。貧道又有什麼好擔憂的。倒是你佛門此時強敵環視，不固守靈山，反來我血海挑釁，就不怕兩頭皆失嗎？好了，廢話少說。想必此時鯤鵬已經攻入華蓮凈土了。准提，你既然不回救，就不要怪我冒犯了。”

當下冥河老祖將元屠、阿鼻二劍祭起，往七寶妙樹杖殺了過去。搖身一晃，飛出無數個血影，或飛入九天，打下無數陰雷；或遁入血海，捲起道道血浪；或飛身上前近戰，鑽入眾佛徒身體裏面，吸食精血元神。准提遙祭七寶妙樹杖抵擋元屠、阿鼻二劍，並漫卷而來血神子分身。

冥河老祖果然不愧是血海之主，瞬間將整個血海攪得的巨浪排空，一道一道的血浪彷如鋸齒一般不斷地吞噬着佛門徒眾。

血海至開天闢地以來不斷蘊含累積的無邊凶孽之氣被他整個的調動起來，就見天空中黑雲密布，直欲壓頂而下。

腳下血海翻騰不休，天地間灰濛濛一片，肉眼可見的詭異氣流在眾佛徒周圍匯攏起來，不斷地侵蝕着眾佛徒的法身。

天地被黑雲血海擠壓的很低，遠遠望去，在黑天紅底之間，數十萬修士浴血奮戰，色調甚為蒼涼，氣息充滿了暴虐。

那狂暴詭異的孽氣被冥河老祖驅趕匯聚，漸漸形成了一片恐怖的濃霧。

濃霧之中，有鬼哭神嚎之聲不斷，撕心裂肺的叫聲讓得人肝膽俱裂。

眾佛徒見了那霧，不由俱都臉上變色。

降龍羅漢合什道：“好濃郁的凶孽之氣，恐怕開天闢地以來天地間大半的孽氣都匯聚在這裏了。這血海果真是萬惡之源，諸邪之根。阿修羅族時時與這凶孽之氣為伴，豈有不為惡之理？正該用我佛門大法化解這孽氣，剷除兇惡之源，還世間一個清平。”

金光威聲佛小聲嘀咕道：“什麼都不懂的傻子！天地間陰陽化生，萬物演化生髮之間都保持着微妙的平衡。若不是血海將這無邊凶孽之氣吸收匯聚了去，三界早就是群魔亂舞，人人都如野獸一般縱慾廝殺了。那還能像現在這般講什麼禮義廉恥，求什麼拜佛參禪！若是真的把這孽氣驅離了血海，則不但血海將不再是血海，孽氣散逸出了四大部洲，那才真正的是流毒天下了。”

眾佛徒都是修為精深之輩，隱隱聽得金光威聲佛的嘀咕，不由俱都臉上變色。

降龍羅漢也情知自己說錯了話，面上一紅，當下大喝一聲，衝出去與阿修羅族戰在了一起。

然而那無邊孽氣無處不在，沐浴在這股氣息之中，阿修羅族個個精神百倍，宛如瘋狂一般，人人悍不畏死，戰力大增。

而眾佛陀有不小心吸入了凶孽之氣的，眼中也漸漸冒出了紅光，殺意外露。不知不覺間便變得殘忍好殺起來，心魔漸漸滋生。若是不好生處理，遲早是個走火入魔業火焚身而亡的下場。

大阿修羅王羅睺獨戰地藏王菩薩，只見那羅睺兩手大如山嶽，往來上下，威勢赫赫，虎虎生風，每一揮動均有千萬斤巨力。

地藏王菩薩近身不得，不敢硬接，一時也只得游斗而已。

冥河老祖放出無數血神子伺機偷襲佛門眾人，祭起元屠、阿鼻二劍與七寶妙樹杖猛烈交戰。手持玄元控水旗招展開來，驅動血海無邊孽氣不斷向著這邊匯聚，漸漸侵蝕着眾佛陀的佛光，干擾着眾佛陀的心境。

佛門眾人既要防備血神子偷襲，又要小心翼翼不能沾染了孽氣，還要與漫天湧來、戰力大增的阿修羅族兵馬激戰，頓時便落入下風，陷入苦戰之中。

此大出眾人意料之外，誰也沒有想到准提親自出手竟然還拿不下冥河老祖。

這無邊血海果然與冥河老祖相得益彰，戰鬥力驚人的強悍。在血海與冥河老祖相鬥，實際上便是在與整個血海相鬥。

在這血海之中，他冥河老祖便是一切的主宰，心隨意動，便能調集起這一方地域所有的靈氣和孽氣，轉化為強橫無比的力量，一時竟足可與聖人爭鋒。

不得不說，與阿修羅族在血海之中作戰，的確不是一個明智的選擇。

那邊鯤鵬與乾達婆領着大軍偷偷來到華蓮凈土之前，二人觀望良久。

乾達婆回頭望望血海深處，對鯤鵬道：“老祖已與地藏王菩薩開戰了。”

鯤鵬聞言道：“既如此，我當趁此時攻擊。為防萬一，你且在此隱藏。若有埋伏，也好有個接應。”

乾達婆點頭應是。

鯤鵬飛身上前，闖入華蓮凈土之中，將幾個看門的童子一劍砍翻在地，正要施法將華蓮凈土打成廢墟之時，忽見站立之地四周一片金光閃耀，八座石碑拔地而起，上面滿布真言，字字流動如玉，按八卦方位將鯤鵬圍在當中。

金光連閃，顯出上古七佛並佛陀法戒身影，各站一方石碑之後。

鯤鵬見狀大驚，急忙施展遁術欲要離開，卻見八塊石碑光芒大盛，無論鯤鵬用水遁、木遁、土遁等術皆不能走脫。

眼見得此，鯤鵬反倒是靜下心來了，望着陣外八人冷笑道：“佛門什麼時候也用起了道家八卦陣法？”

法戒合什笑道：“我佛門也是道祖一脈相傳，八卦陣法如何就用不得了。此陣乃是貧僧設計。由我佛接引聖人親自刻畫了這八塊石碑，就是為了限制你鯤鵬的速度。鯤鵬道友看可還入得了方家法眼否？”

鯤鵬掃了一眼那石碑，冷哼一聲，不屑地道：“雕蟲小技而已！欲要制服我，卻還不夠！”

毗婆屍笑道：“鯤鵬道友的確是三界少有的強者，不過如今落入我等之手，陷身陣中，便要隕落此地，真是可惜、可嘆！”

鯤鵬聞言只是冷笑而已。

# 第1189章 混沌鍾之威

毗婆屍回身道：“眾佛聽令，速去攔住乾達婆，勿使之干擾我等收復鯤鵬。”

只見虛空中佛光連閃，走出東方珍珠世界寶光月嚴智威光妙音自在王如來等三千大千世界佛陀萬餘名，對着毗婆屍合什為禮，宣了一聲佛號，齊往華蓮凈土之外乾達婆等人藏身之地殺了過去。

當下八位佛陀站定方位，運轉陣法，欲要一舉擊殺鯤鵬。

就聽半空中一人笑道：“鯤鵬道友，怎麼如此不小心，竟被人家困在陣中了！可要貧道助你一臂之力么？”

眾視之，半空中一朵祥雲慢悠悠垂下，卻是流波山慕白元神之軀真人笑意吟吟地站在雲頭之上。

眾佛陀無不大驚！

慕白元神之軀的到來讓鯤鵬大喜，毗婆屍等人大驚。

毗婆屍合什道：“慕白真人，當日我家准提教主曾與通天教主約定，雙方開具水陸大會，以論道定輸贏，便是不再動刀兵之意。今我佛門剿滅血海，為三界除此一大患，乃是順天應人之事。還請真人上體天心，不要助惡為虐。否則傳揚出去，截教與血海阿修羅族乃是一丘之貉，可對通天教主的名聲大大不妙！”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毗婆屍，你少給我扣帽子。鯤鵬、冥河二人乃我故交，紫霄宮一併聽道的道友。我與他們來往與你何干？貧道我走親訪友，見到你們欺負故交，焉能袖手旁觀啊！毗婆屍，你且吃我一刀！”

話音一落，不由分說，招出一把化血刀向著毗婆屍砍了下去。

毗婆屍大怒，然而八位佛陀布陣困住鯤鵬，他也不能擅自離開方位。只得將額頭一抹，衝出一顆舍利子放出千丈金光，光上又生蓮花，層層疊疊來擋慕白元神之軀。

慕白元神之軀大喝一聲，長刀劈下，將那蓮花盡數劈碎，余勢不息，直往毗婆屍佛頭頂的舍利子落下。

刀光一閃，竟將那舍利子一劈兩半。

毗婆屍大叫一聲，口吐鮮血，萎頓在地。

陣中鯤鵬見狀，長聲大笑，兩手結印，發出陣陣烏光，烏光之中顯出兵刃無數，照準八座石碑漫天打去。

由於毗婆屍的重傷，佛門主持大陣的少了一位，陣法運轉頓時便不靈光了。眼見鯤鵬便要破陣而出，忽聽天邊傳來一聲佛號，那八塊石碑陡然間金光大放，上面的真言符文如玉般盈盈流動，將鯤鵬攻擊盡數擋下。

一朵白蓮由西而至，飛入毗婆屍體內。

只見毗婆屍渾身上下青光流轉，傷勢竟瞬間恢復，復又生龍活虎地主持陣法圍困鯤鵬去了。

慕白元神之軀看得大驚，知道是西方接引聖人出手，當下急忙祭出太極圖印護身，一手托起東皇鍾凝神戒備。

就聽接引道：“慕白，你乃截教。今番是我佛門剷除血海凶孽之輩，姑念你是道門高士，速速退去，免得禍及自身。”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笑道：“多謝接引聖人慈悲！不過貧道既然已經插手，便不會置故友於不顧。貧道自知道行淺薄，修為低微，本不敢在聖人面前放肆。然而每每與西方站在對立的立場，此亦天意，實非我所願。既然無法改變，貧道也只有坦然面對了。還請聖人原諒！”

接引聞言道：“你轉身迴流波山去潛修，這有多難！卻反硬要在此阻擾我西方之事。慕白，你奉了誰的指令，竟然如此大膽！”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接引聖人說笑了。貧道我與誰交好莫非還要受別人指令不成？難道在佛門就有不得隨意與別家修士結交的規矩？那可真是笑話了！貧道想當年的紫霄宮故人而今便只有渺渺幾位還在，因此相互之間走得近些，礙着你西方什麼事了？”

接引聞言一頓，嘆道：“一眾故人的確隕落者眾！然而自古正者成仙、邪者墮落，理數之長也。你既然知道一眾故人多有隕落，何不修身養性，以保真元！卻反來此刀山火海之地，履足紅塵爭鬥，自惹殺伐臨身！”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亦嘆道：“貧道何嘗不想吟風弄月，悟道長生。本願也只是逍遙自在而已。然則身邊恩義情重之人一一遭劫隕落，貧道又豈能安心躲於山中，做個自欺欺人的閉門仙人？接引聖人在上，貧道卻是不能接受你的好意了。”

接引聞言道：“既如此，慕白真人道行高深。照實講，我佛門的確沒有一名弟子能與你對敵。不得已，貧僧也只好親自出手了。”

慕白元神之軀道：“躬領賜教！”

就見天空中異象紛呈，檀香陣陣，蓮花朵朵飄落。

慕白元神之軀見狀，當下顯出頂上慶雲，垂下道道珠玉之光護住全身。提起胸中五氣，握拳猛地一擊東皇鍾，頓時悠揚的鐘聲響徹天地。

天地間原本閑適地飄飄而落的蓮花盡被震成粉碎，化為道道煙靄。

蓮花散盡，一顆數珠從天而降直擊慕白元神之軀。

慕白元神之軀將手一抬，太極圖印流轉而上，將那數珠擋在外面。巨大的力量將慕白元神之軀壓落雲頭，直接壓到地面。慕白元神之軀咬牙苦撐，終於不至於倒下，仍舊直直地站立着。

察覺到聖人威壓的強大，慕白元神之軀不敢怠慢，當下並指如刀，在自己眉心處點了一點，一道流光隨即逸出，一分為二，化為兩具法身，一左一右護衛在慕白元神之軀身旁。復又握拳一擊，又一聲鐘聲響起，其音聊聊，經久不息。

就見華蓮凈土所有的房屋殿閣以慕白元神之軀為圓心，一間接着一間轟然倒塌，變成一片廢墟。

慕白元神之軀尚來不及得意，就聽天地間傳來一聲怒喝：“咄！”彷彿接到了冥冥中的號令一般，天地頓時風雲變幻，梵音陣陣，一股無形的壓力直往慕白元神之軀壓了過來。

在慕白元神之軀的感知中，天地似乎霎那間變成了一座牢籠，所有的事物俱都不存在了，只有這個和自己貼的很近的天地牢籠擠壓的元神一陣痛苦。举手投足，莫不費力非常。

慕白元神之軀不由大驚，自己可沒有冥河老祖那般調集整個血海的力量和聖人相抗的能力。就這麼瞬間被接引壓制了，一身法力發揮不出來，那還怎麼打下去？

當下慕白元神之軀猛地一咬舌頭，劇痛激得元神一陣清明，趁機握拳猛地一擊東皇鍾。

鐘聲洪亮悠遠，肆意地沖斥着天地間的每個角落。

頓時將那聲聲陣陣的梵音打亂，慕白元神之軀只覺身上一陣輕鬆，被囚禁的感覺瞬間消失，天地又復歸了平靜。

眼見慕白元神之軀竟然脫了出來，八寶功德池邊接引不由大是吃驚，當下冷哼一聲，抬手結印向下一壓。

慕白元神之軀只見得天空中一個碩大的佛門萬字凝聚成形，五彩光芒閃耀一陣，不斷地吸納着天地靈氣，半晌之後，停止了轉動，卻對這慕白元神之軀轟然打下。

慕白元神之軀大驚，將太極圖印一抬，向著天空中的佛門萬字迎了上去，正要去取聚寶盆，就聽轟隆一聲。那太極圖印和佛門萬字撞擊在一起，頓時變得稀薄無比，漸漸消散了開去。佛門萬字卻不過頓了一頓，便即繼續迅速地壓了下來。

慕白元神之軀見狀不由大是感嘆聖人出手果然不同凡響！想當初十萬佛陀聯手使出的佛門萬字雖然也是威力絕倫，但卻沒有這麼運轉如意，攻擊迅疾，打得自己連後續法寶都來不及祭出。

眼見太極圖印已然被接引打散，慕白元神之軀也就絕了再祭出聚寶盆的念頭，將手中東皇鍾一揚，猛地又是一擊。

鐘聲悠揚，震蕩的天空中佛門萬字也是晃動不休。

然而那佛字卻依舊堅挺如昔，旋轉一陣，吸納了天地靈氣補充之後，繼續向著慕白元神之軀壓來。

慕白元神之軀眼見佛字已至，當下只得大喝一聲，將手中東皇鍾祭起，不退反進，直往那佛門萬字撞了上去。

眾人只聽得一陣天崩地裂之聲，半空中光滿耀眼非常。

仔細一看，佛門萬字早已消散了開去，天地間卻不見了慕白元神之軀蹤影。只有一個巨大的人形大坑出現在地表，深不見底，視之一片黑暗。

半晌之後，卻見一道金光從坑洞之中激射而出，顯出慕白元神之軀身影，噗地吐了口混雜着泥土的唾沫，對着西方大笑道：“接引聖人，貧道可還沒死呢！有什麼手段就繼續使出來吧！”

眾人大驚，鯤鵬在八卦陣中羡慕非常地盯着慕白元神之軀手中的東皇鍾兩眼放光地看了半晌，終究還是按下了貪婪躁動的心緒，凝神應對起八卦陣來。

虛空中傳來接引的聲音道：“混沌鍾——，果然不凡！東皇太一倒是好心機，竟然選中了你做他的傳人。不過有混沌鍾卻並不意味着天下無敵。慕白，貧僧勸你還是早早抽身而去，免得枉自送了性命。”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笑道：“貧道的事不勞接引聖人費心！聖人還是多關心一下自己吧！你佛門為了清除異己，達到稱霸三界的目的，暗中下手欲要剿滅婆羅門教的事以為貧道不知道么？你卻不知婆羅門教為了自保已然向三界各方勢力發出了求援信，更向天庭遞交了要求庇護的請求。你佛門以強凌弱已然弄得三界生怨，我家老師、妖帝太昊、巫族刑天、天庭昊天玉帝已然俱都決定扶助婆羅門教，以對抗你佛門的暴行。人教太上老君雖然並未出兵，但卻也明確表示了對你佛門這種行為的譴責。接引，你佛門的末日已然不遠了。我勸你還是早早從血海抽身，放棄華蓮凈土，否則兩頭皆失，豈不後悔無及！”

# 第1190章 堵截佛門

眾人聞言盡皆大驚，接引一頓，凝神默算之下，果然幾乎在前一刻天龍八部眾動手剿滅婆羅門教的一瞬間，通天教主便在碧游宮中出示了婆羅門教的求救信，併當場決定支援。妖族、巫族、天庭隨即響應出兵。

人教太上老君也給予了聲援，蜀山劍派也积極地聯絡交好的道友一併出兵。各方聯軍已然分數路浩浩蕩盪地向著西牛賀洲開了過來。

一時間，接引、准提大驚。

然而此時大軍皆在血海，與阿修羅族混戰在一起，雙方咬得死死的，欲退不能。接引、准提不由大是震驚，急忙調整對策，欲要重新集結人手，以應對突然這場而來的進攻。

然而大戰迫在眉睫，一觸即發，時間已經不多了。

查知截教聯合巫、妖、天庭、蜀山幾路人馬，打着“鋤強扶弱”的旗號浩浩蕩盪地往西牛賀洲開來，接引、准提無不大驚。

接引當機立斷，立馬決定從血海撤軍，集中全力搶在截教到來之前先滅了婆羅門教，造成既成事實，讓通天教主再沒有借口出手。

若是婆羅門教都沒有了，你通天教主還能幫誰啊！

接引、准提打定主意，當下就聽虛空中傳來接引的聲音道：“毗婆屍，你等速回靈山！”

毗婆屍等人聞言，當即舍了八卦陣，脫出戰團去了。

脫困而出的鯤鵬欲要率眾追殺，卻見一朵蓮花從西而至，向著鯤鵬狠狠地撞了過去。

鯤鵬大驚，他可是個姦猾分子，能夠用兩分力氣就絕不會用三分。

就見鯤鵬將身體詭異地擺動了一下，黑光一閃，便即逃了開去。

那蓮花卻也並不追擊，只將眾阿修羅兵馬阻了一阻，便即飛回了西方。

慕白元神之軀見狀不由微微點頭嘆道：“取捨果斷，毫不拖泥帶水，真不愧是西方教主！”

只見黑光閃現，顯出鯤鵬身影站立慕白元神之軀身旁笑道：“看來佛門是要退走了！血海中還有地藏王菩薩率領的佛門主力在與冥河老祖交戰，我等何不前去相助？”

慕白元神之軀點頭道：“不擊殺地藏王菩薩，並徹底打敗佛門，則華蓮凈土隨時都可以再次建立。今佛門棋差一招，陷入被動，血海正該趁機死纏爛打才對！今冥河老祖力抗准提，恐不能持久。你我當往相助，務必不使佛門能夠從容離開。”

當下鯤鵬命乾達婆留下少量阿修羅族兵士徹底將華蓮凈土焚毀，自與慕白元神之軀領着大軍回援冥河老祖，對地藏王菩薩形成夾擊之勢。

這邊冥河老祖調集整個血海之力與准提相鬥，一時打得天昏地暗，日月無光。

然而准提始終是聖人，雖然冥河老祖在血海戰鬥能發揮出的實力無限接近於聖人，但也只是接近而已，始終不是真正的聖人，還做不到調動天地規則來壓制對手的地步。

如果不是准提不時要抽空救援一下遇險的佛門眾人，冥河老祖也絕對支撐不到現在。

原本佛門布置良久，更有接引准提隨時準備親自出手，今番血海大戰，冥河老祖是必敗無疑的。可惜婆羅門教的暴露被慕白元神之軀提前得知，提醒了冥河老祖，至令算計成空。不但不能一舉聚殲阿修羅族大軍，反使得預料中的殲滅戰變成了拉鋸戰、消耗戰。

不過准提也並不着急，單憑血海一家的力量遠遠不是佛門的對手，即便冥河老祖能夠調動整個血海之力，但也不過多費一點手腳罷了。

然而事情的發展卻是大大出乎意料。婆羅門教竟然神不知鬼不覺地先聯繫上了截教。

雖然婆羅門教實質上是血海暗中一手組建的，但別人卻是不知道的啊！婆羅門教的實力雖然算不上強大，但卻始終也是得到三界承認一方勢力。截教以此為借口相助婆羅門教卻是名正言順。

事態的突變實令准提大為震驚，此時自然是顧不上剿滅血海了，收縮實力應付通天教主的進攻才是首要大事。

因此接引毫不猶豫地放棄了華蓮凈土，轉而着手儘快消滅婆羅門教的事宜。至

於華蓮凈土么，只要佛門不滅，地藏王菩薩不死，什麼時候都可以重新建立起來。只是廟宇被毀倒也並非什麼大事！

接引那邊可以從容地讓上古七佛等人撤退，但准提這邊形勢卻是頗有些微妙。

地藏王菩薩率領麾下近十萬佛徒深入血海，與冥河老祖親領的阿修羅族大軍混戰在一起，雙方激戰正酣，戰場呈現膠着的態勢，況且冥河老祖大發神威，不但阻住了准提的進攻，還不斷以血神子分身偷襲一眾佛徒，半點不在乎自己也是一方霸主的身份，讓地藏王菩薩心中暗恨，卻沒有絲毫辦法。

佛門大軍一時很難組織起有效的撤退。若是盲目地下令退走，必然會遭到阿修羅族大軍的尾隨掩殺，那個損失卻是佛門無法承受的。

然而准提也知道隨着上古七佛的回救靈山，鯤鵬與慕白元神之軀必然很快就會殺回血海，到時候與冥河老祖成夾擊之勢，佛門將會敗得更慘。

這時聖人的實力便顯然出來了。

聖人心與天地合，心神一動，便無所不至。慕白元神之軀等人實力雖強，但大軍前行，速度卻始終快不起來的。而這一點時間差卻足夠聖人做很多事了。

當冥河老祖正與准提大戰之時，接引忽然插了一手進來，雖然沒有厚着臉皮與准提合擊冥河，然而卻打下了無數蓮花，將籠罩在戰場中的無邊孽氣驅散，蓮花飄舞之間，將混戰中的佛門弟子與阿修羅族兵將盡數分開。

當下地藏王菩薩急忙聚集起一眾佛徒，脫離戰團，向血海之外逃去。阿修羅王羅睺率軍在後窮追不舍。

眼見佛門大軍退走，冥河老祖不由甚是焦急，大喝一聲，血海隨之震動不休，從中飛出無數血神子分身，密密麻麻、撲天蓋地地往地藏王菩薩等人涌去，欲要阻攔眾佛陀撤退的腳步。

然而接引的蓮花將地藏王菩薩等人嚴密護住，那血神子分身不等近前，便盡數在與蓮花的相撞中消散於無形。

冥河老祖這等於是同時在與准提和接引叫戰，如何能得勝？

血神子分身損失大半不說，七寶妙樹杖的猛烈一擊也讓他大不好受，瞬時便心神重傷，大吐了一口金血。只得凝神自保，眼睜睜地看着地藏王菩薩等人逃離。

正無可奈何，卻見前方一道金光和一道烏光急速而至，那烏光速度甚快，不一時便來到，圍着撤退中的眾佛陀轉了一圈，打落了幾朵蓮花之後，便即現出身影，堵在地藏王菩薩之前，正是號稱三界速度第一的鯤鵬。

虛空中突然飛下一個紫金缽盂，直往鯤鵬頭頂罩下。

鯤鵬正要逃離，就見一道金光激射而至，擋在鯤鵬頭頂，有五色神光閃現，靈氣沛然無比。卻是落後一步到達的慕白元神之軀眼見鯤鵬遇險，當下抬手祭出聚寶盆擋下了接引的紫金缽盂。

聚寶盆一出，頓時一掃周圍的陰暗凶孽之氣，金光財氣一閃，激蕩的天地一片絢爛。

盆中五色神光陣陣閃耀，直往天空中紫金缽盂刷了過去。

鯤鵬眼見慕白元神之軀擋住了接引的攻擊，當下哈哈大笑一聲，搖身一變，化作一隻大鵬，雙翅一展，宛如垂天之雲。

眾人只覺頭頂一團陰影，尚來不及做出反應，早被那大鵬伸出一雙黑黝黝的爪子抓了兩個佛陀去。

地藏王菩薩定睛一看，只見大鵬雙爪一緊，那兩名佛陀頓時血流如注，死於非命。

當下鯤鵬仗着其無與倫比的速度及強悍的實力，不斷襲擾着佛門大軍，令人防不勝防。

慕白元神之軀祭起聚寶盆，顯出東皇鍾，努力與接引爭持。

冥河老祖也強打起精神，調動整個血海之力拖住准提。

羅睺、羅騫馱、毗摩質多、摩羅等人也各自領着大軍殺向眾佛陀。

片刻之後，乾達婆領着最後一支血海兵馬終於也趕到了，配合鯤鵬完成了對佛門的堵截。

至此，阿修羅族終於對佛門形成了合圍之勢，但這也只是暫時的罷了。

慕白元神之軀也知道在接引准提聯手出擊的情況下，自己這邊被擊敗是遲早的事情。唯一可以希冀的戰果便是鯤鵬能夠趁着慕白元神之軀和冥河老祖拖住准提和接引的時機，搶先擊殺地藏王菩薩。

地藏王菩薩若死，則華蓮凈土將徹底瓦解，被束縛了無數年的阿修羅族便要解放了。

就見鯤鵬雙翅連揮，捲起颶風陣陣，大浪排空，不斷衝擊着佛門的陣型。兩支黝黑的爪子如毒蛇吐信一般不斷伸出，每一次抓出都有一聲慘叫隨之響起，代表着有一名佛陀的隕落。

然而數次閃電般的攻擊，卻始終無法拿下地藏王菩薩。

那地藏王菩薩修為精深，難得的是難后一圈功德金輪，巍巍閃耀。便是一對一單挑要想拿下都還頗有些難度，更何況此時地藏王菩薩身處佛門眾人之中，端坐蓮台之上，將全身上下護得嚴嚴實實，半點破綻也無，着實令鯤鵬大感頭痛！

# 第1191章 強戰接引

幾次攻擊無效，鯤鵬也頗為焦急了起來，口中不住發出清唳之聲，陡然全身一抖，將身上無數羽毛盡數抖落，根根豎立如箭，不時有毫光閃現，撲天蓋地地往地藏王菩薩射了過去。

羽毛脫落，鯤鵬自然不能再保持大鵬的形象，搖身一擺，鑽入血海之中，化作一隻巨鯤，脊背露出海面，便如一座碩大的島嶼。

微微擺動身軀，攪得整個血海翻騰不休。

那巨鯤在水中調整了一下姿態，尾部猛地擊水，捲起千丈巨浪，身子借勢一擺，頓時碩大的尾部翻轉上天，犹如一個油亮亮的蒲扇，直往地藏王菩薩擊打過去，氣勢強橫無比。

這一下攻擊甚是出乎眾人意料，只聽得“啪”的一聲，竟一舉將佛門陣型打散。

地藏王菩薩本是主要的攻擊對象，更被着巨大的抽打力量打得倒飛而起，遠遠脫離了佛門大部隊。

天空的羽毛箭頓時更是得理不饒人，撲天蓋地地朝着地藏王菩薩激射而去，一副不殺地藏王誓不罷休的姿態。

地藏王菩薩修為也非等閑，半空中很快便穩住了身形，來不及鬆口氣，就見無數羽箭撲天蓋地朝着自己激射而至，根根快如流星，根本無處可躲。

心下大驚，猛一咬牙，兩手結印，身化一道流光去了。羽箭射來，只將地藏王菩薩蓮台擊成粉碎。

只見血海在翻騰一陣，顯出鯤鵬真身衝天而起，面色古怪地看了看地藏王菩薩逃走的方向，突然哈哈大笑道：“好你個地藏王菩薩，你不是佛門大菩薩么！怎麼事到臨頭還是用了道門手段逃生？連自己佛家的蓮台都捨去了，果然是深受佛法熏陶的大德高僧啊！”

阿修羅族眾人聽得鯤鵬之言，無不大笑，眾佛門弟子卻盡皆臉色難看，不發一語。

卻見地藏王菩薩腳踏一朵祥雲遠遠地復又回來了，眾人正自驚奇，那地藏王菩薩卻甚是從容地合什高聲宣了聲佛號，道：“金丹舍利同仁義，三教原來是一家。貧僧本就是由道入佛，會一些道家手段又有什麼稀奇的！我佛門廣大，佛法慈悲，但為了除魔衛道，用什麼手段也不算過分。鯤鵬，你至開天闢地而生，原為妖族之師，可惜本性姦猾，肆行不道。見利忘義、殺戮同道、叛離妖族、背後偷襲、助惡血海，真可謂罪行累累，百死猶輕。貧僧今日便大展我佛門降魔手段，收復你這惡賊！”

當下揮舞手中仙劍照準鯤鵬便砍。

鯤鵬被地藏王菩薩一番話氣的五內生煙，也不依仗速度為勝了，亦招出一柄清幽幽的仙劍衝上前去與地藏王菩薩戰在了一起。

二人都是修為頂尖之輩，常規鬥法短時間內卻是難以分出勝負。

地藏王菩薩有心顯露佛門大法，以挽回剛剛被迫逃跑的陰影。戰不片刻，便即放出法身，上前擋住鯤鵬。一手結印，口中念動真言，頓時光風霽月，聲勢大振。

鯤鵬竟漸漸落入下風，彷彿自己每一次攻擊都被對方預知了一般，處處受制，打的頗為鬱悶。

鯤鵬越打越窩火，想他鯤鵬縱橫三界無數年，今日若不能擊敗地藏王菩薩這麼一個小輩，況且還是當著冥河老祖和慕白元神之軀的面，他二人都在力抗聖人，自己連個地藏王菩薩都收拾不了，顏面何存？

當下大喝一聲，抬手祭出手中寶劍，道聲：“變！”

只見那寶劍在空中一分為二、二分為三，最後密密麻麻、不可計數，細細看來，寶劍的排布卻是頗有章法，共分三百六十五路，門戶森嚴，儼然一座大陣。

那邊正與接引相抗的慕白元神之軀眼角一瞟，不由面上微微變色。

這鯤鵬布出的不正是妖族周天星斗大陣么？

這鯤鵬當年身為妖師，地位僅在兩位妖帝之下，與未成聖之前的女媧、聖皇伏羲等人相若。妖族周天星斗他也是有份參与設計推敲的，盡知大陣全貌自然也是正常的。

因此慕白元神之軀只是微微皺眉，便即釋然。

雖然鯤鵬被逐出了妖族，但這麼多年過去了，兩位先帝也早已隕落，身為妖族天庭創始人之一的鯤鵬，其功過可不是自己好評說的。

況且這周天星斗大陣也的確有他的一份心血在裏面，自己卻沒有那個資格叫他不要使用。

鯤鵬布出周天星斗大陣，將地藏王菩薩困在陣中。

佛門眾人正自大驚，欲待救援，早見鯤鵬口中念咒，一手指天道聲：“疾！”

頓時漫天星辰之光撒下，落入陣中，映照的劍光霍霍，殺氣森森，磅礴厚重的劍氣壓得周圍空間不住斷裂，天崩地塌之聲大作。

那周天星斗大陣運轉一陣，只聽得一聲巨響，早將地藏王菩薩震成飛灰。

眼見得此，眾人無不大驚。

冥河老祖早先重傷，只是為了給鯤鵬製造機會才拚死勉強擋住准提而已。眼見得地藏王菩薩身死，心中頓時一喜，精神一松之下，勉強壓下的傷勢陡然發作。

准提卻是暴怒，下手更是毫不留情。

這一正一反之間，頓時冥河老祖便吃了大虧，被准提祭七寶妙樹杖突破元屠、阿鼻二劍，重重地擊打在了冥河老祖胸口。

只見冥河老祖宛如一發炮彈一般被打得呼嘯而飛，口中噴出的鮮血在空中劃出了一個血紅的線條，凄慘至極。

以冥河老祖的修為，竟然被這一擊打得無影無蹤，生死不知了。

眾阿修羅族獃獃地等了半晌，不見冥河老祖回來，不由俱都焦急不安，當下摩羅首先按耐不住，率隊脫離了戰場，前往尋找冥河老祖。

羅睺、乾達婆等人對視一眼，也不甘落後，相繼脫出戰團尾隨去了。

開玩笑，冥河老祖為血海之主，若是就此隕落，血海恐怕是真的沒有機會在三界稱雄了。再說了，若是冥河老祖沒有隕落，自己更該积極地前往尋找了。否則豈不是大大的失去了一次表忠心的機會。

至於與佛門的爭鬥么……，自家老祖都生死不知了，我管他佛門去死！再說擊殺了地藏王菩薩，毀滅了華蓮凈土，此次大戰的目的卻也是達到了。

因此眾阿修羅族兵馬不管三七二十一，盡皆尋找冥河老祖去了。

接引准提挂念着通天教主親自率軍攻擊西牛賀洲之事，也不想追擊，當下准提護着眾佛徒也去了。

鯤鵬姦猾，眼見得阿修羅族大軍走了，他更是早就身化一道烏光跑的不知所蹤了。場中便只有慕白元神之軀還在勉力與接引鬥法，眼見得四周一霎時人影皆無，不由頗有些愕然。

虛空中接引的聲音道：“慕白，你在此死命廝殺，阿修羅族和鯤鵬卻早已走得遠遠的。今你孤身一人，還有什麼好說的么？”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面上一陣苦笑，隨即淡然地道：“當年血海出兵西牛賀洲，雖是為了自家發展，但也的確幫了我截教大忙。貧道此來相助，亦有了結那因果之意。因此阿修羅族顧不顧及到我，倒也沒有什麼。貧道想若是冥河老祖還在此地，以其一方霸主的胸懷，也決計不會將我乾涼在這兒。罷了，因果既已了結，些許小事倒也無須放在心上。今日得蒙聖人親自出手指教，貧道獲益良多。接引聖人若是想要繼續指點，慕白自然不勝榮幸，當一一接下，決不讓聖人失望就是。”

接引聞言一頓，隨即微微笑道：“慕白，當年你首次上不周山時，雖與我西方有些小摩擦，但那也並非什麼解不開的大事。況且糾其因果，還是血海首先挑起，道門三教也有參与其中。其後的巫妖大戰插手的也並非我西方一家，你何以獨對我佛門抱有如此大的敵意？”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大奇，道：“我是截教門人，當年封神之戰你西方欠下我截教無數血債，不用我一一列舉了吧！聖人又何必再要問我，說出來豈不徒然傷了聖人臉面！”

接引道：“慕白小友說笑了！當年封神大戰，我西方不過應邀出手，截教阻逆天命，我等乃是順天而行，豈能傷了臉面？但小友對我西方的敵視卻似乎從很早就開始了。巫妖大戰之時便曾嚴密監視防範我與准提道友，此後更是對我西方沒有半點好臉色。其實幾次與道友接觸，都能感覺得到小友是有慧根的。因此我西方才數次欲要招攬道友，可惜道友可似乎對我西方偏見甚深。不知何故？”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笑道：“接引聖人到是看得起慕白。可惜慕白福薄，承受不起。實話說，當年對西方其實並無什麼偏見。只是身擔妖族知情司少監之位，不敢不盡忠職守。偏偏接引聖人法力無邊，准提聖人智深如海，二位又一向和睦，不像道門三清各自立教。乃是當時除巫族之外，妖族最大的隱患。慕白身處其位，因此才不得不嚴密監視防範，實由心中忌憚之故。果然，巫妖大戰被准提聖人穿針引線，最終終於爆發。兩位妖帝隕落，我妖族之中許多情義深重之輩也盡皆遭劫。若是轟轟烈烈的戰死那也罷了，可惜這其中被人算計的味道卻怎麼也掩蓋不掉。東皇陛下更因此至死不甘，一絲執念久久不肯消散。慕白軀既為人臣，又蒙東皇陛下看重，以兄弟相待，剖肝瀝膽，豈得再以平常心來看待西方？此後之事，便順理成章了。”

# 第1192章 憶過往，走火入魔

接引聞言默然，半晌乃道：“今日聽慕白道友肺腑之言，果然忠義重情之人，可惜竟不能歸我佛門！慕白道友，你若就此離去，表示不再與我佛門為敵，我便做主，將你我之間的因果一筆勾銷如何？從今之後，即便是我也不再找你生事！你便可安心潛修，悟道長生，豈非樂事！否則，以今日之時勢，我卻是不能放你安然離開了。”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嘆道：“與聖人為敵自然非我所願，奈時事何？接引聖人若是想要抓我來要挾通天教主，那可就要出全力了。否則讓慕白僥倖拖得一時三刻，恐怕准提一人非是我家老師敵手，到時候我截教殺上靈山，威逼西方極樂世界。你佛門可就半點機會也沒有了。”

一番言語，接引也知慕白元神之軀心志堅定，當下便欲趁慕白元神之軀孤身一人之機將其擒獲，以之要挾通天教主。

然而慕白元神之軀也非善茬，自然不會束手待斃，打定主意既然接引欲要活捉自己，那麼便與其纏鬥，自己一人拖住對方一名聖人那可是一筆大大划算的生意啊！憑什麼不做？

當下就見慕白元神之軀心神一動，將三十萬松針現出，眨眼布成周天星斗大陣護住自身。

眉心一簇亮光閃動，現出滄海明月珠懸挂陣眼之處。

隨即金光一閃，聚寶盆緩緩飛出，懸在頭頂，垂下道道金光，護住全身上下。

手持東皇鍾，表情淡然地看着西方。

眼見得慕白元神之軀這番動作，接引不由頗有些無語。

慕白元神之軀卻懶得去體會接引聖人的心境，全副心神早已綳得緊緊的，密切地注意着周圍的異動，生怕聖人有什麼出人意料的攻擊方式。

似是一瞬，又似滄海桑田，慕白元神之軀只覺得眼前情景不住變換，星辰轉動、山河雲涌，世間百態，人情冷暖俱都齊齊浮上心頭。

初入封神世界的惶惑、被人追殺的無助、不周山下任人宰割的無力、東皇帝俊的含恨隕落、巫妖大戰的悲壯慘烈、封神大戰徒勞的奔走呼號……

一切的一切，盡皆在腦海中盤旋，眼看着身邊的同門朋友一個個隕落，一股深深的自責和無能為力的絕望縈繞心頭，揮之不去。

一瞬之間，慕白元神之軀似乎看到了親如兄弟的六耳獼猴雙耳流血，倒地翻滾哀號，痛苦不堪。

看到了流波山彷彿火山噴發一般燃燒震動，最後緩緩沉入海底，消失不見。

看到一眾同門俱都滿臉鮮血，伸出染血的手掌用那同時帶着希冀和絕望的眼神望着自己。

看到通天教主一臉頹敗之色，長聲嘆息着進入紫霄宮中，任自己如何呼喊卻再也沒有回來。

看到了一直深埋在內心深處柔軟之地雲霄嘴角帶着血跡，用那萬古不滅的美麗眼睛深情地望着自己，虛弱地訴說著心事。她微笑着說她一直在等待着自己的表白，可是自己卻始終在逃避內心的呼喚。她也說她不怪他，因為她相信，他將擔負起更大的責任——追求天道，追后得證混元。而聖人，卻是需要斬卻七情六欲，只以維護天道的平衡和穩定為己任的。聖人高高在上，若是被私情纏繞，豈不被三界眾生笑話，又如何還能安心證道？天道恐怕也絕不會承認這樣的聖人。她說看到他好便高興了，兩個妹妹都已隕落，她也要去尋找她們了。

慕白元神之軀眼看着懷中的雲霄越來越虛弱，美麗的眼睛漸漸無神，內心的傷痛無以言表，淚珠顆顆滾落在地。

終於，在懷中的女人了無聲息之後。

慕白元神之軀也幾乎崩潰了，他恨天道的不公，恨自己的無能，恨自己的懦弱，直到最後一刻都不敢直面自己的感情，不敢表述自己的愛，讓她帶着濃濃的傷感、希冀和失望離去，他簡直想一頭撞死自己。

悲憤中他恨天道的不公，恨敵人的殘忍和狡猾，也恨自己面對感情的優柔寡斷。

憤怒將他燃燒起來，懷着復讎的心愿殺上靈山，一路斬殺了數萬佛陀之後，卻被准提一抬手便輕飄飄地擋了下來。直從雲端打到土裡，渾身泥土，失魂落魄至極。

准提看着他冷笑，接引在一旁合什宣着佛號，念叨着：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再回頭望去，太上老君表情淡然地看了看自己，不發一語。

原始天尊微笑着，似乎對自己現在的處境非常滿意。

遠處，女媧娘娘似乎激烈地與准提等人爭辯着什麼，眾人卻並不理會她。

這一霎那，慕白元神之軀滿心都是絕望，只覺一陣天旋地轉，便要昏倒在地，偏偏一聲佛號響起，讓自己神志無比的清晰，摸摸胸口，傷痛無處不在，早已深入骨髓。

然而，無力的絕望卻也已深入骨髓，無處不在。

在這股絕望之中，在四周眾人的冷漠譏笑之中，慕白元神之軀終於忍不住仰天發出一聲撕心裂肺的慘叫，渾身通紅，肉眼可見的火苗密布全身，火苗熊熊燃燒，瞬間便將慕白元神之軀身上防護力超強的道袍燒成了飛回，接着便是毛髮、皮肉。業火焚身，無物不消。

血海上空，只見得慕白元神之軀表情刻畫出深深的痛苦、神色卻似是解脫了一般，竟是被業火焚身而不覺，反而一臉的平靜淡然。

天地間一片寂靜，風輕雲淡，星河靜謐，只有慕白元神之軀沉寂在了自己的心神之中，萬念俱灰，無法自拔。

西方極樂世界八寶功德池邊，接引嘴角含起一抹微笑，一時佛光萬道、光風霽月。身邊的青蓮童子看見，瞬時便被吸引了心神，只覺聖人修為果然高深莫測，一時心中原本就有的無限的敬仰更加拔高了。

此時的通天教主卻率領着一眾門人飛速趕往婆羅門教道場。

那婆羅門教因為早有準備，故而雖被天龍八部眾攻打竟也撐了下來。只是後來上古七佛、三大士等人來至，隨後准提更親自出手，瞬間便將婆羅門教殺滅殆盡。

幸虧通天教主察覺不妙，遙祭青萍劍將婆羅門教教主救了下來。

雖然婆羅門教只有這光桿教主一人了，但終究是沒有被滅絕，截教自然也就是師出有名了。

而且那光桿教主一口一個復讎、一口一聲悲嘆，哀求着通天教主主持公道。

通天教主那還會客氣，當下便在婆羅門教山門之中匯齊了妖族、天庭、蜀山、巫族諸路人馬，欲要聯合行動，一同打上靈山。便以婆羅門教教主為導引官。

因巫妖世仇，雖然仇恨已經過了許久了，但兩方相見，還是橫眉怒目相對。

通天教主也知這兩方若在一起必然壞事，當下權衡利弊之後，便命刑天率領巫族人馬在外全力掃蕩佛門留在南部瞻州大荒山以西的勢力。務要清除乾淨，將佛門根基掃清，日後便是他巫族自家的地盤了。

打發走了巫族，通天教主環顧內部各方，只覺再無阻礙，當下便欲揮師靈山。

忽然心神一動，抬眼望向九幽血海，面色大變。

同一時間，流波山六耳獼猴也是大驚失色，高叫了一聲：“師傅！”之後，便即身化一道流光迅速衝出流波山去了。

通天教主坐下雲霄也是心神恍惚，眼見得通天教主面色有異地望着九幽血海方向，雲霄眼中也是掩不住的驚恐。

對於慕白元神之軀來說，這一翻封神世界的穿越，可以說是大大出乎他的意料，更是在他本尊的計劃之外。

誰也未曾想到，一旦進入封神世界，便無法自拔，便一直留在這個世間。

這一留，已經過去無盡歲月。

初時，他還曾想着打開寶葫蘆空間，想着放出本尊，想着開啟地書碎片。而到得如今，他已經無限的接近於聖人修為，那初時的想法便被徹底地拋卻了。

甚至在如今他看來，自己才是真正的本尊，而被困在寶葫蘆空間的慕白不過是一道殘念分身而已。

實則，不但是他，就算是如今盤坐於寶葫蘆空間的葫蘆山寒冰洞府中的慕白，只怕在知道如今的情形之後，除了不能捨棄鬼星世界的永恆仙宗，不能捨棄那一個個與自己有着宿命着際的女子外，只怕也會選擇以這具分身為尊了。

要知道，修士窮其一生，不就是為的長生嗎？

長生是嗎？在如今看來，能夠達到聖人之境，那便是長生了。

然而，聖人就真正的能夠人生嗎？

這一點，只怕就算是如今身為聖的太上、通天等人也是不知道的。

封神世界悠悠數百上千乃至數萬年過去，漫長的時間足以讓一個渾身充滿慾望的人變成六根清凈的泥塑菩薩，單純的貪婪和肉慾在無盡的時間面前早已變得一錢不值，唯有大道才是永恆的追求。

每一個修士都要求自己不斷錘鍊心境，只有心境修為到了，才能有效地克制心魔，消除修道途中的種種障礙，修為才能穩步增長。然而七情六欲卻又哪裡能夠說斷就斷？有時候知道和做到根本就是天壤之別！尤其是對時間漫長的修士來說，稍不注意可能就是千萬年修行一朝喪盡。

# 第1193章 被擒

“做一件好事很容易，難得的是一輩子都做好事。”

對修士來說，這一輩子也許就是滄海桑田。

慕白元神之軀的心境修為也算得頂尖的了，他也一直認為沒有什麼情況是可以令他心防失守的。

然而他卻忽略了，原來在不知不覺間，雲霄的身影早已經刻進了自己的心裏。

等到驀然回首，這才發覺原來在內心深處，她的份量竟如此之重。

不過所幸的是，此番景象，卻是沒有鬼星的一切，更沒有穿越前的種種。

也就是說，慕白的一切對於封神世界的所有人來說，依舊如同迷一樣，依舊無人能夠看得透徹。

雲霄可算得是慕白元神之軀來到這個世界之後見到的第一個品貌俱佳的女子，更兼前世看封神演義之時慕白元神之軀就對她姐妹三人頗有敬佩同情之心，因此一見之下，自然而然就有種宛如故人的親近之情。尤其是雲霄那美麗的不沾一絲煙火氣的眼睛，讓得初入異世的慕白元神之軀怦然心動，情根便已種下。

當時的慕白元神之軀修為低微，況且來到這個世界不過數年，如何能抵擋情愛的誘惑，頓時便中招了。只是可惜也是因為自己的修為低微，一場混亂之後雲霄便洒然而去，自己在見識了洪荒的兇險之後又忙着保命及提升實力，因此這事便擱置了下來。

等到入了截教，又因為巫妖大戰之中的一些芥蒂不願意麵對三宵。

及至後來，修為日深，境界越高，七情六欲都成了追求天道途中的羈絆，都成了純粹理智之外的心魔。

誠然，世間有所謂雙修之術，但雙修之術其實是在傳道的過程中三教各家的修士們為普通人族創造的。說他神奇也的確神奇，但對於真正得了大道的修士來說，雙修卻實實在在不是什麼上乘選擇，準確的說是落了下乘。人體自身便是一個小宇宙，如果還需要藉助他人的力量來使自身達到平衡的話，那這個人的修為可想而知也絕對不會太高。

況且真正經過千萬年修行還在急吼吼地為自己找道侶的，除了巫族必須要種族延續之外，其他的算來算去也就只有個黃龍真人了。但是龍性本淫，而且黃龍真人的修為么，也的確不算高。

雙修並一定需要雙方都有情有意，只要二人都覺得自己控制不住自身的陰陽平衡了。或者走火入魔，亟需救援而也有人願意相救的時候，那麼便可以結成道侶，以二人的力量共同對付修行中的障礙。這是互惠互利的，但也是不得已才會使用的下下之策。畢竟如果自己修行順利，沒有什麼太大阻礙，又何須藉助外物！

其實基本上達到了金仙修為的人便已經是心境近乎圓滿，很難再被外物羈絆的了。

然而慕白元神之軀此時卻因為初入異世之時對雲霄生起的一絲愛慕，而終至於成了接引徹底摧毀壓垮慕白元神之軀心防的最後一根稻草，最後還是走火入魔，業火焚身。

七情六欲！慕白元神之軀即便斬卻了惡屍，這一絲真情卻始終斬卻不掉。

慕白元神之軀的心境始終還是沒有真正達到聖人那種超脫萬物之外，俯瞰眾生百態的境地。以致被接引一舉擊垮，竟然毫無還手的餘力。

血海上空的慕白元神之軀此時已經是渾身通紅，皮肉漸漸消融了，眼看便要灰飛煙滅。

婆羅門教道場之中的通天教主大喝一聲：“咄！”

聲音震天動地，突兀地響徹了血海上空。

然而虛空中盪起陣陣漣漪，彷彿道道回聲的牆壁將通天教主的醒世真言攔了下來。

慕白元神之軀依舊不醒。

通天教主大怒，腳步一抬，直入血海，手中青萍劍一揮，一道劍氣隨即在虛空中激蕩開來。

頓時只見空氣中有崩塌之聲，走火入魔之中的慕白元神之軀也顯出了身影。

眼見得慕白元神之軀這般模樣，通天教主更是怒不可遏，飛身上前便欲將慕白元神之軀元神禁制，好帶回去慢慢救治。

忽見虛空中一截樹枝落下，直擊通天教主。

通天教主揮劍便砍，復又上前去抓慕白元神之軀。

半空中一柄拂塵垂下，早將慕白元神之軀捲起，一時消失不見了。只有通天教主的怒喝聲傳遍三界：“接引、准提——，你二人若敢動我徒兒半分，我誓滅佛門。”

西方極樂世界八寶功德池邊，接引准提對視一眼。

准提道：“今既擒獲了慕白，該當如何處置？”

接引道：“可殺、可囚、可放？”

准提笑道：“若殺了他，恐怕通天教主真做得出提劍堵我山門的事。況且此人有紫霄宮牌匾，顯然頗得鴻鈞道祖歡心，不可殺！此人修為絕頂、手握重寶、更兼智計無雙，乃我佛門大敵，亦不可放！”

接引道：“不可殺、亦不可放，然則將之一直囚禁？”

准提道：“慕白在我手中，通天教主便一日不敢動彈。況且慕白手中有東皇鍾、三品金蓮、聚寶盆等等重寶，我們也可以慢慢逼他交出來。”

接引聞言，默然半晌，點頭道：“待得日後戰事稍息，亦可用慕白換回被截教囚禁的彌勒佛等諸多佛陀。”

准提聞言不置可否，轉頭看向八寶功德池中，只見碧綠的池水中慕白元神之軀被幾朵蓮花圍簇着只露出半截身子飄浮在水面上。表情安詳，並無半分痛苦，顯然走火入魔的狀態也已經解除了。

接引抬手一指，一道青光射入慕白元神之軀眉心之中。

只見慕白元神之軀緩緩睜開眼睛，蘇醒了過來。轉目看了看周圍的情景之後，不由艱難地裂嘴笑了笑，對接引准提道：“慕白見過兩位聖人！想不到慕白還真能到這極樂世界來轉一轉，可惜卻是階下之囚，誠為可嘆！世間之事，實是變幻莫測。一覺醒來，往往叫人目瞪口呆。”

接引微微一笑道：“真人的表情卻似乎並未有半點驚奇，反倒甚為安閑自在。真人屢屢詆毀我這極樂世界，今日來此，親眼目睹，可還覺得滿意？”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微微閉目，感受得四周佛光照耀，讓得人渾身暖暖的甚是舒服。八寶功德池之聖水清涼滋潤，讓人身心俱醉。不由開口贊道：“西方極樂世界果然是享樂之所，養懶人的好地方！”

接引聞言面上的微笑陡然一頓，隨即復又笑道：“真人這番言語可是貶大於褒啊！我這極樂世界不在三界五行之中，無憂、無懼、無怒、無妄、無災、無病、無痛，是善善之所，極樂之鄉。真人還有什麼不滿意的？”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就是因為太好了，所以才覺得虛妄。不過這地方用來療養倒是合適。貧道就多謝兩位聖人不計前嫌，耗費心神來救我了。”

言罷，徑自閉目養神去了。

接引准提對視一眼，齊齊合什誦起經來，一時天花亂墜、地涌金蓮、異香陣陣撲鼻而來。

誦經聲句句入耳，直透靈魂。

鬧了半晌，慕白元神之軀無奈，只得睜着眼睛定定地看着二人，一副怕了你的表情。

良久，接引准提誦經完畢，抬眼看向慕白元神之軀。

慕白元神之軀道：“兩位聖人老爺，你們不會讓我永遠呆在這八寶功德池之中吧？我想這佛門聖境、清凈之仙鄉，住上了我這麼個俗人，萬一憋不住來個五穀輪迴，那可就糟糕透頂了。”

接引聞言面色果然一變，當下將手一指，一朵蓮花托起慕白元神之軀，緩緩出了八寶功德池，那蓮花金光一閃，化作一件薄薄的衣裳，套在慕白元神之軀身上。

慕白元神之軀也不以為意，徑自來到池邊整理了一番。不期然對水一照，頓時心下大驚，撫頭回身對着接引怒道：“貧道乃是道門弟子，又沒有入你沙門，何故擅自將我剃度！”

接引掃了慕白元神之軀一眼，淡淡地道：“你再看看，還少了什麼？”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往水裡定睛一看，頓時傻眼了。

原來不但頭髮，便連眉毛、眼睫也盡數不見了，當下心道：看來不是這接引趁我昏迷給我剃度了。話說這剃度也沒有要連眉毛鬍子一起剃的！恐怕是業火焚身那會兒給弄沒的了。

當下不自然地摸了摸腦袋，復又回身找了個位置坐下。

看了看接引准提二人，稽首宣了聲無量天尊，方才道：“不知兩位聖人抓我來這極樂世界所謂何事啊！看這樣子貧道似乎性命無憂啊。這可真是奇怪了，莫非你二人不想殺我么？”

接引合什道：“慕白道友說笑了，我們乃是混元聖人，豈能對你下殺手！今番請你來此實為化解我佛門與截教的仇恨。論起來，佛道兩門皆出鴻鈞道祖門下，原是一家。只是因教義之爭，強分彼此，致使生出隔膜。今通天教主率領一干門人堵住我靈山山門，佛門在外的一干弟子也遭到肆意殺戮。眼看三界腥風血雨，便要弄得天怒人怨。因此請道友前來，欲與通天教主通氣說和而已。”

# 第1194章 囚禁靈山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這可就奇了！你們要找我家老師說和，不好生禮尚往來，卻反把我抓住，是何道理？不如聖人放我東歸，貧道自然在掌教老師處美言幾句。說不定我家老師一時高興，便來個撤兵三十里，豈不是美事！”

接引聞言瞪了慕白元神之軀一眼，道：“你在這裏，通天教主便不會進攻。我佛門有何憂？”

慕白元神之軀道：“你這極樂世界是要引渡一切虔誠信徒的吧！若是我家老師一怒之下，施展大法將這極樂世界與外界的聯繫堵住。那可就有的玩了！我知聖人乃是大宏願證道，不知道若是那些宏願完不成，天道會不會降下什麼懲罰！哎呀，頭痛啊，頭痛！”

旁邊准提笑道：“慕白真人你也不必頭痛，這極樂世界經營多年，自有手段可以護得一眾信徒無恙。若是這都做不到，貧僧等也枉為聖人了。所謂心中有佛，世間處處皆是樂土！這極樂世界不再三界五行之中，卻也沒有必要一定將靈山道場當做與外界聯繫的通道。”

慕白元神之軀愕然道：“二位聖人竟然捨得放下靈山道場！”

接引合什道：“出家無家，所謂靈山道場也不過是一處俗居之地，讓四方信徒有個瞻仰的地方而已。其實世間何處不能是靈山？”

慕白元神之軀嘆道：“聖人眼光獨到，胸懷廣大，非慕白所能及也！實在佩服得五體投地。”

頓了頓，又道：“既然如此，那麼二位聖人是願意放棄在外傳道了？也對，信徒多了，要一一接引入極樂世界也是一件麻煩事。不如不要信徒，那麼接引聖人的宏願便永遠不會被打破，永遠做個安安樂樂的聖人，豈不是逍遙自在的緊！”

接引聞言面色一變，不發一語。

准提笑道：“貧僧剛才所言不過是說我佛門絕不會怕了通天教主，卻不是要放棄道統。事實上，兩家之爭，鹿死誰手尚未可知！所以才要慕白真人在中間做個緩衝，免得真的鬧到不死不休的地步。重演當年三界浩劫的故事。”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笑道：“說了半天，卻不知兩位聖人到底要我做什麼？只是在這裏聽你們誦經念佛么，那日子倒也逍遙。”

准提道：“前者我西方至寶十二品金蓮被蚊道人吃了三品去。可惜那蚊道人卻是個不知好歹的，吃了卻消化不了，反倒成全了道友。今道友既來我西方，何不將那三品金蓮歸還。以為兩家和好之意？”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笑道：“原來打得這個主意，可惜啊，你怎麼不早說？那三品金蓮貧道早已送人了，哪還有的來給你？真是不湊巧的很！”

准提笑道：“那三品金蓮雖然被蚊道人污了，降了品階，但也是不可多得的寶貝。貧僧卻不信你捨得送人！”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那要看送給誰了！若是那人值得你送，便是再好的寶貝也是捨得的。”

准提聞言面色一頓，道：“你把它送給誰了？”

慕白元神之軀道：“貧道的東西，自然想給誰便給誰，關你甚事！莫非你還想套出話來，把那人也抓進極樂世界么？你做夢吧！”

准提怒道：“十二品金蓮乃我西方之物，物歸原主乃理所當然。你肆行狡詐，莫非真以為貧僧不敢拿你開刀么！”

慕白元神之軀嘆道：“佛門金剛怒目的手段貧道是見識過無數次了的，死在聖人手底也不算冤枉！殺了我，你自然就可以看到三品金蓮是不是在我手裡了。當然，還可以看到紫霄宮金字招牌是不是依舊那麼閃亮。”

准提被慕白元神之軀氣的不輕，只得轉頭不言。

接引笑道：“慕白真人看來是有恃無恐啊！卻不要忘了，此地終究是極樂世界，乃是貧僧的道場。在此地若是惹惱了我，便是殺了你，鴻鈞道祖也不會說什麼。聖人威嚴也是不容褻瀆的。”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正色道：“貧道什麼時候不顧聖人威嚴了！身為階下囚，毫無反抗之力，莫非還得對你感恩戴德么？豈非笑話！”

接引淡淡地道：“既如此，休怪我要用攝魂大法，強行收束你的三魂七魄了。畢竟三品金蓮與我西方關係太大，貧僧也是不得已。至於使用什麼手段那也顧不得許多了。”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大駭，若是用了攝魂大法，自己身負鴻蒙紫氣的事必然就要泄露了。

當下急忙道：“且慢！三品金蓮的的確確不再我這裏。只因當年封神大戰之中，六耳獼猴被原始天尊算計破了六耳異術。貧道生怕它再有什麼閃失，因此早將三品金蓮賜予六耳獼猴煉化了防護耳朵去了。你再搜魂也決計搜不到的，徒然壞了名聲。”

接引聞言與准提對視一眼，皆點了點頭，表示接受了這個說法。

接引轉頭對慕白元神之軀道：“既如此，你可將一件寶貝留下，待六耳獼猴送來三品金蓮，再交還回去。”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大恨，道：“我雖是俘虜，卻不是奴隸，可以由得你們搓圓捏扁。惹急了我，大不了自爆元神。貧道就是死也決計不會讓你們得利！”

准提道：“這是在極樂世界，即便你自爆元神又能怎樣？正好可以免了我們出手殺生的罪過。你的那些寶貝依然會一件不落地落到我們手裡。你捨得自爆么？”

慕白元神之軀恨極，卻是半點辦法也無。

其實說自爆也只是強撐着壯壯膽而已，自己的法力早就被接引也封住了。便連祭寶攻擊都是困難，那還能自爆元神？不過本命法寶松針倒是還能招出來，可惜沒有法力的支持卻又怎麼能用呢！難道要拿着松針跑上去和接引准肉搏么？

慕白元神之軀暗自生恨，眼見接引准提對視一眼，似乎便要對自己下手。忽聽外面一人說道：“稟兩位聖人老爺！通天教主率領一干門人並巫、妖、天庭、蜀山各路人馬圍困靈山。聲言若不放出慕白真人，便踏平靈山，將我佛門殺的雞犬不留。請兩位老爺定奪。”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大喜，抬眼一看，見來人竟是虯首力王佛，不由心下一動。神色平靜地注視着接引准提的反應。

接引准提對視一眼，知道即便最終要放棄靈山也必須先與通天教主做過一場，否則被人家知道佛門被人欺上門來了還不敢反擊，那他佛門也不用混了。

反擊失敗是一回事，反不反擊又是另一回事。

當下二人也暫時放下了慕白元神之軀，命青蓮童子和白蓮童子好生看守之後，便即隨着虯首力王佛出了極樂世界，前往靈山道場去了。

慕白元神之軀見此，心下稍安，然而身有禁制，一身法力無法調動，眼見得那青蓮、白蓮二童子不高不矮也勉強有個玄仙的修為，不由甚是鬱悶。

暗暗詛咒接引准提沒事幹嘛將兩個童子的修為也弄得這麼高了呀！渾然忘了自家流波山中不說童子，便連坐騎也是大羅金仙修為了。

然而此時接引准提都不在，不趁機做點什麼又實在不是慕白元神之軀的風格。

當下就見慕白元神之軀沒事找事地與那兩個童子搭訕道：“二位仙童，貧道有禮了。這極樂世界貧道可是第一次來，二位就在聖人身邊，想來見識不凡，能否跟貧道說說這極樂世界有什麼美景么？也好讓貧道臨死開開眼界！”

二童聞言對視一眼，皆把眼轉到別處，竟不理會慕白元神之軀。

慕白元神之軀不由乾咳了一聲，復又繼續搭訕道：“二位仙童怎麼不說話！莫非是你家聖人老爺管得嚴么？哎呀呀，連話都不讓人說，你們的聖人可真是嚴厲吶！”

青蓮童子看了看慕白元神之軀，忽然不屑地道：“慕白真人也不必套我們的話。我家准提老爺曾說‘若遇慕白，千萬不要與他有過多的糾纏，要麼直接遁走，要麼立即開打，否則必受算計。’你休想騙我們二人放你走。”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一陣無語，暗道這准提的防患意識還做得真是到位，連兩個童子都不放過，話說貧道有這麼可怕么！

當下慕白元神之軀見青蓮童子答話，心中暗喜，口中道：“准提聖人還真是危言聳聽了，貧道若真有那麼可怕就不會成為階下囚了。說說話就能被算計了去，那被算計的人不是白痴就是笨蛋。這世間又有誰真有那個本事！二位仙童一看就是聰明伶俐之人，該不會真的相信了准提聖人的話吧！他那是哄你們的呢，只是怕你們涉世不深，故而編些話來唬你們！”

青蓮童子叫道：“不准你說我家老爺的壞話！我家老爺那也是為我們好，不想我們被人算計了去罷了。”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對啊！就因為你們涉世不深，所以准提聖人才不放心你們吶。你看，外面通天教主率領大軍前來攻擊靈山道場，此是人人都該出力之時，卻偏偏把你們二人留在此處看守貧道。貧道早就被禁制了元神，連這肉身都被一朵蓮花包着，可說是手無縛雞之力了。還需要勞動二位仙童大駕來看守么？”

# 第1195章 劫由心生

青蓮童子與白蓮童子對視一眼，就聽白蓮童子道：“那又怎樣！反正老爺們叫我二人看守你，我們便不能擅離職守。你想花言巧語騙我們放了你，那是做夢。”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那是，話說當年貧道也曾去過八景宮和玉虛宮，見那兩宮的童子都不如二位仙童這般的才思敏捷，想來二位也是深受接引准提看重的吧！”

青蓮童子道：“看重倒是不敢當，不過侍奉的聖人老爺滿意就是我們的福氣了。”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我在八景宮時，那些仙童們個個都有仙丹吃，每人每天十顆，吃的那個咯蹦脆啊！顆顆仙丹都是靈氣沛然啊！我在玉虛宮時，但見仙童們不時拿出一些強大的法寶戲玩，什麼縛妖索、銀角瓶啊的，數不勝數，令人稱羡。今到了這西方極樂世界，卻不知兩位仙童平時都有什麼好玩的呀？”

青蓮童子道：“我們每日便是參禪、念經、打坐、悟道，並聽候聖人差遣。道門的童子們不是這樣的么？”

慕白元神之軀眯着眼睛笑道：“當然不是！我道門童子可玩的多了去了。豈是你們說的那麼枯燥乏味！我道門講究任性自然，最是不願拘束了門下眾人的天性。想怎樣就怎樣，盡情的很。等有空閑，貧道自然可以領着你們外出遊玩一番，倒是你們也就知道天地有多麼的廣闊無邊了。”

青蓮童子和白蓮童子面上露出嚮往之色，慕白元神之軀心下卻微微有些苦澀，暗自嘲笑自己竟然落到了要討好兩個童子的地步。

抬頭正要再接再勵，一舉將兩位童子忽悠的找不着北。忽見一道長虹激射而至，兩位童子大驚，正要喝問，早被來人打暈在地。

慕白元神之軀看得大奇，卻見那長虹在空中一頓，顯出一個佛陀身影，卻是大日如來佛的化身烏巢禪師。

慕白元神之軀不由大樂，暗道早知道你要來，我還費力忽悠這兩個童子幹嘛？

卻見那烏巢禪師見了慕白元神之軀，不發一語，徑自上前拉着慕白元神之軀便走。

身化長虹之術的確高妙，速度極快，不一時便出了極樂世界，來到靈山。

烏巢禪師在極樂世界這般作為，自然瞞不過接引准提的耳目。

就見二人甫一現身靈山，兜頭便被上古七佛並佛陀法戒圍了起來，八塊閃着盈盈流光的石碑豎立，布成了一個八卦陣。

烏巢禪師身化長虹竟不能闖出去，不由甚是焦急。

就聽毗婆屍佛叫道：“烏巢禪師，我佛門待你不薄，何故背叛我佛？”

烏巢禪師忘了眾人一眼，冷冷地道：“我入佛門，本為求道。一量劫以來，兢兢業業，為佛們大業也算是立下汗馬功勞。雖然也得授了佛門大法，但卻遠遠沒有達到我的期望。西方明明就有那第三道鴻蒙紫氣，為何到了這個時候，瀕臨滅教邊緣了卻還不拿出來呢？若是佛門出了第三名聖人，天下間還有哪家敢對佛門不敬？接引准提如此自私，不知為得何故！想來都這個時候了，即便有那鴻蒙紫氣也絕對落不到我的頭上。既然如此，我又何必要相助佛門與我兄長為敵？不如趁機反了佛門，重歸本族，豈不是好？”

毗婆屍聞言大怒道：“想不到你竟然是個白眼狼！既然如此，休怪我們無情了。”

一聲唱諾，便要運轉陣法，將烏巢禪師並慕白元神之軀拿下。

虛空中突兀地飛來一個繡球，猛烈地撞擊在八卦陣上，將那八塊石碑盡數打飛在地。復又有一張圖顯出，圖山山水明晰，宛如活物。正是女媧娘娘手中法寶山河社稷圖。

五彩光芒一閃，早將烏巢禪師並慕白元神之軀收入圖中，與繡球一道迴轉媧皇宮去了。

此時的准提被通天教主揮舞誅仙四劍砍得自顧不暇，根本抽不出手去阻止烏巢禪師。

接引卻陷身妖族完本的周天星斗大陣之中，被妖帝太昊指揮三十萬妖神引動漫天星辰之力死死拖住。

為防意外，通天教主更將青蓮寶色旗交與了太昊，六耳獼猴也將三品金蓮取出，參与了周天星斗大陣的排布。

兩件防禦靈寶壓陣，加之周天星斗大陣的確玄奧無窮，一時竟將接引也攔了下來。

況且陸壓的突然反叛，女媧娘娘突兀迅疾地出手，事情發展皆是太快，一瞬之間便成定局，接引准提也來不及抽身前去阻止。

當此之時，慕白元神之軀固然是大喜，通天教主也是心下大鬆了一口氣，回頭望向妖帝太昊方向，眼中閃過一絲讚賞的神色，顯然對太昊等人如此重情義的表現頗為滿意。

周天星斗大陣號稱聖人亦可殺！但也不過是說他威力的確不錯而已，並非真的就能殺滅聖人了。

若是帝俊或者伏羲親自出手，用上了河圖洛書壓住陣眼，周天星斗大陣自成空間，或許還能困住聖人，但也絕對不能困上太久。然而有些時候一小會兒便足夠做上很多事情了。

當年巫妖大戰，妖族雖然損失慘重，但周天星神保留下來的也有三分之一。以之為主體，吸納了一些新生的妖族後輩精英，又有從伏羲處取得的妖族周天星斗大陣原本，太昊手中的陣法已然十分完善了。

唯所缺者，便是壓陣的河圖洛書被伏羲帶到了人族，成為鎮壓人族氣運之寶，讓得周天星斗大陣失色不少。雖有青蓮寶色旗和三品金蓮，卻也只是差強人意而已。面對其他人倒也罷了，但對上聖人，卻勉強的很。

然而太昊卻是一聲不吭，拚命了一般指揮一眾妖神全力出手，纏得接引聖人沒有片刻喘息之機。

眼見得慕白元神之軀已然被女媧娘娘帶走，妖族上下俱都鬆了一口氣，卻已是盡皆帶傷，精神萎靡至極。

所幸接引的攻擊打在周天星斗大陣之上，被大陣也抵消了許多，平均分散傳導到眾妖神身上時，已然弱了許多了，因此到還沒有人送命。

通天教主道：“太昊陛下，慕白已然救出，你可率眾結陣自守，不必再拚死搶攻了。待我布下誅仙劍陣，與陛下的周天星斗大陣成犄角而立。今番我兩家聯手，匯合三界各方精英，必然圍死靈山。看他接引准提還怎麼破我陣法！”

此番大戰，自不用多說。

此刻，慕白元神之軀被烏巢禪師帶着出了靈山，又被女媧娘娘救走，來到媧皇宮。早見陸壓立於一旁，對烏巢禪師打一稽首，二人頓時便合二為一了。

慕白元神之軀看得陸壓反了佛門，心中甚喜。轉頭對丹犀之上女媧娘娘稽首躬身道：“慕白多謝娘娘救命之恩！”

女媧娘娘笑道：“我不過举手之勞，算不得什麼。你先放鬆，待我為你解開禁制。”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大喜，當下閉目沉靜，元神空明。

只見女媧娘娘抬手一招，頓時一團彩光籠罩慕白元神之軀全身，霎時之間破了包裹在慕白元神之軀身上的蓮花，盞茶光景之後，慕白元神之軀只覺腦海中一陣轟鳴，原本禁制的元神頓時再無阻礙。

心念微微一動，一身法力流轉，頓時金光萬道。接引施加在自己身上的禁制卻是破了！

感受到自己體內磅礴的力量，慕白元神之軀不由大是鬆了一口氣，急忙拜謝女媧娘娘。

女媧娘娘凝神道：“以你的修為，怎麼會如此輕易便走火入魔了去？況且還是在與接引對戰之時！”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沉默了一小會兒，方才緩緩地道：“情劫臨身，由內而發。此非是外魔入侵，一旦引動，洶湧澎湃，無可遏制。”

女媧娘娘聞言愕然望了慕白元神之軀半晌，道：“情劫！你什麼時候沾惹了情劫了？為何從未聽你提過。”

慕白元神之軀話已說開，便也不再遲疑地道：“原本我以為自己能處理好的，誰知一旦被打開心防，卻才發現，原來那份感情一直都在的，只是被強行壓抑住了。說起來，也真得感謝接引。要不是他，恐怕不知還要多久我才能真正直視本心，找到制約我道行進境的原因。”

女媧娘娘看了看慕白元神之軀，道：“情劫之兇險你當是知道的。當年東華上仙轉世呂洞賓，不過是惹了千年情劫，便幾乎墜身魔道，萬劫不復，無數年修行差點毀於一旦。照你所言，你這情劫實是非同小可。你可想好了怎生渡劫？”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我道門講究任意自然，既然找到了癥結所在，想來破除心障卻也不難。娘娘放心就是！”

女媧娘娘聞言皺了皺眉，半晌乃道：“情劫之事非同小可，況且以你現在的道行足以衝擊聖位。一旦渡過情劫，雖未必能直接證道混元，但想來也不遠了。當此之時，更要小心在意，莫要有半步行差踏錯才是。你這次走火入魔乃是受了接引暗算，尚還能救。若是再有下次，便未必能有這麼好的運氣了。”

慕白元神之軀稽首躬身道：“多謝娘娘關心！我想劫由心生，只要慕白潛心修鍊，未必便不能突破此劫。”

# 第1196章 見老君

女媧娘娘道：“聽你此言，似乎是想揮劍斬情絲！此雖是一個法子，但卻是非常之舉。一個弄不好便是傷人傷己的下場，你可想好了！”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沉默半晌，咬牙道：“此法雖狠，卻是眼下最好的選擇。長痛不如短痛！”

女媧娘娘看着慕白元神之軀，良久嘆道：“當年鴻鈞道祖傳下證道三法，我是以無量功德成聖。他們卻都是在功德之外，另闢蹊徑。或立下大教、或發下宏願，卻沒有一個是真正斬盡了三屍的。斬去自我不僅太難，而且匪夷所思。你既然有這個想法，欲要斬斷情絲，自然是想以此為契機，進一步斬卻自我，從而證道成聖。然而斬卻自我卻並非那麼容易，首要的一個根本問題，便是要弄明白‘我是誰？’若是不知道我是誰，你又如何斬卻自我？”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愕然，看着女媧娘娘目瞪口呆。

怔了半晌，面上不由露出一絲苦笑對女媧娘娘稽首躬身道：“慕白愚鈍，還請娘娘開解！”

女媧娘娘聞言，微微一笑道：“截教講究天生萬物，各有其道。我的道不一定是你的道。有些問題必須要自己去想明白。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誰，別人又如何能夠知道？”

慕白元神之軀聽得一陣獃滯，宛如失魂落魄。

女媧娘娘輕笑一陣，道：“一向足智多謀的慕少監竟然也會露出這種表情，實在是難得的很。可惜啊，若是接引准提在這裏，必然非常愉悅。”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只是苦笑，道：“娘娘就不要取笑慕白了。小子我愚鈍，看來是沒有那個福氣斬卻自我了。哎——，天道艱深，連鴻鈞道祖清清楚楚傳下來的證道之法我都沒法做到，看來要想邁出那最後一步，還是遙遙無期啊！”

女媧娘娘看了看慕白元神之軀，忽然道：“鴻鈞道祖曾說‘天道之下聖位有九，我門下有七’。慕白，你乃通天教主弟子，也算得上是道祖門下。若是沒有那最後一道鴻蒙紫氣，恐怕再怎麼努力都無法證道混元。除非你脫離道門，另尋證道之路。”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微一遲疑，道：“若是得到了那道鴻蒙紫氣呢？”

女媧娘娘笑道：“鴻鈞道祖以身合道，自己就是天道的代表。若是有了鴻蒙紫氣，並得到道祖親自承認，那麼證道之路便會輕鬆的多了。斬卻自身無論對誰都是一件的殘忍的事情，一旦真的斬卻了，那便是絕情絕性，一心只裝着天道。成為……，成為維護天道運轉的工具。便如是……。”

“便如是鴻鈞道祖第二，對不對？”

慕白元神之軀見女媧娘娘說道鴻鈞道祖之時，言語之中頗有些顧忌，當下接口道。

女媧娘娘一臉讚揚之色地看着自己，慕白元神之軀不由微微有些鬱悶。

頓了半晌，心中實在煩躁不安。女媧娘娘說的對，若是認不清我是誰，又何談斬卻自我！

然而，要說清楚我是誰這麼高深的命題，慕白元神之軀卻是非常明智地選擇承認自己的確是沒有辦法。

慕白元神之軀心中一團亂麻，忽然驚醒過來，若是自己再這麼糾纏着這問題不放，恐怕等待自己的不是混元大道，而是再一次的走火入魔。

猛地甩了甩頭，竭力讓自己清醒一點，對女媧娘娘笑道：“此事是慕白想的簡單了，不過我會小心的，多謝娘娘提醒！慕白還有一事不明，不知娘娘能否為我解惑？”

女媧娘娘笑道：“你一向都是一副成竹在胸的模樣，今日雖屢屢失態，不過卻也怪不得你。畢竟事情太大，一時難以承受也是正常。在我這裏，你有什麼事便直說吧，若我知道，自然告訴你。”

慕白元神之軀稽首道：“多謝娘娘體諒！在娘娘面前，慕白倒也無所謂什麼形象。前時接引仗着他聖人修為，強行突破我心境，引動情劫降臨。我因先前太過自信，措手不及之下，已然走火入魔，醒來之時便已在西方極樂世界之中了。慕白不明白的是，接引准提雖然不斷言語逼迫，欲要我交出三品金蓮等重寶，但卻似乎隱隱的地有些顧忌。當時我已經沒有自保的力量了，接引准提要殺我易如反掌，為何不直接將我擊殺？他們在顧忌什麼！”

女媧娘娘聞言盯了慕白元神之軀半晌，方才緩緩地道：“你是身在局中而不自知！當年你偷入玉虛宮盜寶盜丹，更放火燒了玉虛宮聖人道場。當時原始天尊盛怒之下殺你，那是名正言順，誰也不能說他不對。然而你卻偏偏沒事，反倒毫髮無傷地從紫霄宮中出來，阻止了一場天地浩劫，得到好處無數。當時原始天尊的臉都綠了，誰也沒有想到鴻鈞道祖竟會在那種情況下還要保住你的性命。那個時候便連我心中都有些不敢相信。鴻鈞道祖已經非常明確地表明了袒護你的態度，他接引准提又豈能不顧慮重重？再加上還有通天教主在外虎視眈眈，你這條小命兒能夠保住其實也是正常的。最多不過損失幾件靈寶，再被他接引准提囚在極樂世界永不見天日而已。”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大悟，道：“原來如此！我說呢，原來接引准提是在顧忌鴻鈞道祖的態度。”

女媧娘娘看看慕白元神之軀，忽然道：“慕白你可知道為何鴻鈞道祖如此看重於你？”

慕白元神之軀一頓，看了看旁邊的陸壓，心念電轉之下反問道：“娘娘以為是為何？”

女媧娘娘嘆道：“我要知道為的何故便不用問你了！算了，天道艱深，想來鴻鈞道祖既然救你必然是有他的理由，或許你日後該有一段大緣法也不一定。好了慕白，今既然已經脫困，你有何打算？”

慕白元神之軀道：“此次走火入魔雖然兇險，但總算讓我認清了心裏的桎梏。從這方面講，我還得多謝接引聖人。此戰之後，不論結果如何，我亦當放出未來彌勒佛，也算順天行事，給佛門留一線生機。不過接引的目的卻是抓我，此仇也不可不報。現今我家老師通天教主率眾圍困靈山，我這做弟子的正該前往相助。在此次大劫結束之前，盡可能地削弱佛門的實力，為下一量劫我截教和妖教的大興做準備。我想戰事演變至此，原始天尊為了了結他在封神之戰中欠下佛門的因果，也該出手了。因此我欲先前往太清境拜見太上老君，看能否說動他與闡教反目，至少要保證他不會出手拖我兩家後腿。然後再去靈山助戰！”

復又轉頭對陸壓道：“今大戰正酣，妖帝太昊率大軍圍攻靈山，聲勢赫赫。道友可願前往相助？”

陸壓側身稽首道：“我雖叛出佛門，乃是不願兄弟相殘，況且在佛門終究也無望證道，故而不如歸來。但我終究曾身在佛門，學得精微佛法。這份因果是始終存在的。我雖不願相助佛門與妖族和截教為敵，也不能在這個時候落井下石。請恕我不能前去助戰了。”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點頭道：“此言也是！既如此，我不逼你。”

說完對女媧娘娘稽首告辭，出了媧皇宮，徑往三十三重天兜率宮而去。

來至兜率宮，立於丹犀之下拜見了老君。

老君笑道：“禍福相依，你大難不死，想來必有所得啊！卻不知來我八景宮所為何事？”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大師伯就別取笑弟子了。說來真是慚愧，修道無數年，悲歡離合也見過不少了，原以為自己早已對這些看得淡了。誰想心境卻還是如此脆弱，被接引輕輕一引，便遏制不住了。”

太上老君掃了慕白元神之軀一眼，道：“你一向機靈，怎麼在這方面卻如此遲鈍！情劫之事，若是提早發覺，及時化解，尚不至於造成多大危害。而今事態發展至此，劫數已至，心魔已生，兇險非常啊！不過你有混沌鍾在手，性命或許無憂，然而此事不解決，便隨時都會受制於人。道行停滯不前還是輕的，更有甚者，心性大變，癲狂妄為也不是不可能的。”

慕白元神之軀大驚，隨即笑道：“竟然如此厲害！呵呵，有了防備也壓制不住么？”

太上老君見慕白元神之軀頗有些滿不在乎，不由嘆道：“不用在我面前裝了，你其實也是心中驚駭的！此劫若是好生應對，倒也不是不能化解。只不過截教教義卻不適合渡此劫，你不如在我這裏潛修千年，聽我為你靜誦黃庭，修身養性。豈不強如在外苦苦掙扎？”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笑道：“多謝大師伯關心！只不過慕白終究乃是截教，眼下大戰正酣，慕白俗事纏身，還得前往助戰。待來日有暇，一定向大師伯請益。而今佛門被困靈山，闡教蠢蠢欲動，似乎欲要逆天而行，相助佛門。弟子想請大師伯出面約束原始天尊，莫要一錯再錯，致使我道門在封神之後，又起刀兵。”

太上老君看了看慕白元神之軀，沉吟道：“原始師弟欠下許多佛門因果，必然是要趁此時機了結的，任誰勸也沒用！況且佛門氣運雖然當衰，但卻也並未到了應該滅絕的地步。截教如今大圍靈山，究竟作何打算啊！”

# 第1197章 又見姜子牙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佛門恃強凌弱，欲要滅絕婆羅門教。我截教天體天心，慈悲為懷，受婆羅門教教主之邀前往主持公道，乃是順天應人。巫妖二族均為羽翼，天庭昊天玉帝也頒下詔書，派出天兵相助，譴責佛門暴行。蜀山更是全派出動，深得急公好義之名。佛門已然是四面皆敵，勢難持久。我截教舉義兵誅暴虐，三界眾生無不交口稱讚。當此之時，大師伯可不該來質問我截教作何打算吶！”

太上老君道：“當日紫霄宮中，鴻鈞道祖曾有言‘佛門雖當衰落，但卻不能滅絕’。今觀通天教主的動作，似乎太過了吧！”

慕白元神之軀道：“我截教既是為婆羅門教討公道而來，則佛門若不認錯道歉，此事便不算了結。我道門做事總不能虎頭蛇尾吧！”

太上老君聞言沉默片刻，忽然抬眼看了看西方，緩緩地道：“原始師弟已然出手了。誅仙劍陣加周天星斗大陣，卻不知能否真的擊敗三位聖人！”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大驚，隨即卻又淡笑道：“即便不能擊敗三位聖人，也絕對不會反被他三人擊敗。即便原始天尊也出手了，也絕對破不了誅仙劍陣。他去了也好，正好將闡截二教的恩怨也一併清算清楚。”

太上老君看了看慕白元神之軀，忽然閉目淡淡地道：“既然如此，你還不前往靈山助戰？在這裏陪着我算什麼意思！”

慕白元神之軀稽首笑道：“大師伯德高望重，慕白特來見禮啊！闡教不順天命，妄自相助佛門為惡，敗亡是遲早的。卻不知大師伯意下如何？”

太上老君卻並不再瞧慕白元神之軀一眼，淡淡地道：“蜀山也在參与進攻佛門，此事我也不想插手了。只不過凡事留一線，不可太過。否則物極必反，重演當年的天地大劫之事，對誰都沒有好處。”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心下一松，稽首道：“有大師伯此言，事則成也！大師伯放心，我截教也是盤古正宗，既然鴻鈞道祖有言在先，那就絕對不會對佛門趕盡殺絕。只要接引准提肯認錯道歉，我截教自然退兵。”

當下慕白元神之軀見老君不置可否，便即稽首告辭而出。

出了兜率宮，轉目四顧，暗道：當日在血海，冥河老祖被准提打飛，卻不知傷勢如何？不過算了，幫他毀滅了華蓮凈土也算了了與血海的因果。如今佛門將敗，若是阿修羅族出了血海，四大部洲真的淪落到群魔亂舞的地步，那可就是我的罪過了。最好冥河老祖傷重不起，再無力擴張勢力，那便皆大歡喜！

慕白元神之軀一邊毫不自覺地詛咒着昔日的盟友，一邊駕雲往西方飛去。在西牛賀洲慢慢悠悠轉了一圈，果然讓他給堵到了闡教支援佛門的大隊人馬。

待看清了闡教領頭之人是誰之後，慕白元神之軀不由大是好笑，道：“原來是你！姜子牙，聽聞你轉世重修之後倒是頗有仙緣，原始天尊更敕命你做了昆崙山掌教，風光的很啊！不錯，看你如今也有個大羅金仙的修為了吧！如今率領着這麼多弟子，是要到哪兒去呀！”

姜子牙雖然轉世重修，但早已知悉了前世過往，自然是認得慕白元神之軀的。

眼見慕白元神之軀在前堵路，不由暗暗叫苦，心道怎麼在哪兒都能遇到這個煞星！

收拾了心情，對慕白元神之軀稽首道：“貧道見過慕白真人！你乃截教，我乃闡教。貧道要去何處輪不到真人來管吧！還請真人讓開道路，則貧道必然承你的情。”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姜子牙，你……。”

“住嘴！掌教的名諱也是你能叫的？”一個聲音突兀地打斷了慕白元神之軀的話。

慕白元神之軀一愣，轉頭望去，卻見姜子牙身邊一個長相精幹的中年道人一臉大義凜然、忠心耿耿地站在姜子牙身側，其餘闡教門人也盡皆對着自己怒目而視。

當下不由對姜子牙笑道：“看不出來，你在昆崙山威望還蠻高的嘛！治教有方啊。佩服、佩服！不過么，你的修為雖然還勉強過得去，你身後的那些門人可就差的遠了。昆崙山乃是聖人嫡傳，不該這麼弱吧！”

姜子牙聞言先回頭斥責了一番身後眾人，放下對慕白元神之軀微微一笑道：“真人見笑了！至貧道執掌昆崙山之後，一向低調行事。今番只不過是帶着門人之中幾個不成器的弟子出來歷練而已，還請真人給個面子，讓開道路。”

慕白元神之軀見姜子牙如此言語，心下也有些懶得跟他廢話的意思了，當下笑了笑，道：“你是欲要往西方靈山去相助佛門吧！歷練么，什麼地方不可以？反正你都要往西方助戰，不如就先與貧道玩玩，保管讓你姜子牙滿意。”

姜子牙聞言心下也暗自生怒，心道：貧道我故意帶些修為低微的弟子們出來，雖然看起來聲勢浩大，但其實卻並沒有多少戰力。就是為了在此次大劫之中做出捨命救助佛門的樣子，以了結欠下佛門的因果。你慕白明明就是一看就明了的，卻還要刁難於我，你雖然法力高強，但我闡教卻也不是任人欺凌的。

當下姜子牙道：“慕白真人，貧道敬你是道門高士，修行久遠，見識廣博，因而才好言相向，你可不要太多分了！難道你有教主，我無恩師么！”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大笑道：“我截教門人在外與人鬥法，從來都是贏得起、也輸得起。什麼時候搬出聖人的名頭嚇人了？倒是有的人三番兩次請動聖人出手對付同輩，卻還在此假惺惺，豈不令人恥笑！姜子牙，我勸你還是乖乖的打道回你那昆崙山，否則休怪不客氣了。”

姜子牙怒道：“慕白真人好不講理！貧道欲往何處與你何干？既如此，說不得貧道也要討教討教真人的手段了。”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姜子牙，如今有些道行了，便連說話也硬氣許多了，不錯嘛！既然如此，有什麼本事儘管使出來看看，也讓貧道看看他原始天尊精心培養的得意門人有什麼過人之處。”

姜子牙聞言冷哼一聲，抬手招出一柄仙劍，只見劍光一閃，已至慕白元神之軀身前。

慕白元神之軀連忙側身避過，口中笑道：“飛劍之術！蜀山劍派的影響力還真大啊，便連你這崑崙掌教也學得使用這般手段了。”

口中笑着，心念電轉間早將頂上慶雲升起，垂下道道珠玉之光護住全身。運起巫族玄功，伸出二指迅疾無比地一夾，頓時只見那飛劍宛如一彎秋水在慕白元神之軀之見流動掙扎不休，卻是任憑姜子牙如何用勁也收不回去了。

眼見得姜子牙憋得面色漲紅，慕白元神之軀屈指一彈，將那飛劍彈飛回去，笑道：“姜子牙，你也算是上古仙人，雖說當時修為不怎樣，但見識總還是有的吧！這飛劍之術不適合你，還是將你壓箱底的本事使出來吧！”

姜子牙眼見飛劍之術被慕白元神之軀破了，心中卻也不甚驚訝。他姜子牙本就是上古仙人，飛劍也不過是平常練着玩的，其實並非其強項。

眼見得慕白元神之軀一臉譏笑地望着自己，姜子牙臉一沉，抬手祭出戍己杏黃旗，升起朵朵金蓮護住全身，口中笑道：“慕白真人既然願意指點，子牙榮幸之至。”

兩手一翻，顯出一套玉符金印寶劍之物，赫然竟是全副元帥儀仗。

慕白元神之軀一見之下，不由奇道：“姜子牙，你昆崙山法寶也不少了。怎麼你卻費心神將這些凡間儀仗之物練成法寶了？豈不是太不划算！”

姜子牙面上微微一笑，也不答話，口中念咒，兩手結印。

只見那玉符金印寶劍斧鉞等物俱都金光大放，隱隱有股莫可名狀的威壓傳來，殺伐之氣甚是濃烈。

慕白元神之軀正自驚奇，就見姜子牙念咒完畢，將手一指，道聲：“疾！”

頓時一道紅光灑下，那玉符金印寶劍斧鉞等物竟在空中按三才、依五行，布成一個陣勢將慕白元神之軀圍在當中，隱隱有風雷之聲。

慕白元神之軀看了半晌，點頭道：“姜子牙，你果然不錯。這布陣之術你算是學到精髓了，比之我截教門人也不遑多讓。可惜啊，你怎麼就是闡教弟子呢？看你這不務正業的樣子，必然是深受元始天尊詬病的吧！呵呵，闡教教義的確太過無趣，也真難為你能受得了。”

聽的慕白元神之軀這般調笑，姜子牙眼中一抹怒色一閃而逝，隨即聲音平淡地道：“我闡教乃是道門正統，封神戰中便有定論。你不過截教，區區旁門左道之徒，何敢猖狂。看我大法制你！”

當下兩手上翻，口中輕喝一聲，只見金光連閃，那玉符金銀斧鉞等物迅即轉動，陣法運轉開來。

慕白元神之軀在陣中長聲大笑，現出頂上慶雲，垂下道道金光護住全身，任他陣中萬仞齊飛，風雷涌動恭弘=叶 恭弘子分毫不傷。抬手招出一柄化血刀照準四周猛劈下去。

# 第1198章 誘發姜子牙的心魔

一陣金鐵交鳴之聲，化血刀狠狠地劈砍在玉符金銀斧鉞等物之上，將大陣擊打的抖了一抖，陣法運轉頓時一頓。

按說這陣法便算是破了，陣法一停，慕白元神之軀便可脫身而出。

然而眼見得自己全力劈砍竟然還不能完全破的這個陣法，慕白元神之軀心中卻不由大是驚訝。

望瞭望前方的姜子牙，眼中止不住的的讚揚之色。

這姜子牙本是將相之才，一旦法力提升之後，陣法排布更是得心應手，威力絕倫。竟然已經大大不輸於截教門人了。殺伐果斷更是猶有過之，不由得不讓慕白元神之軀刮目相看。

當此之時，慕白元神之軀心中也被激發起了好勝之心，口中笑道：“姜子牙，你果然今非昔比了。只是佛門當衰，你前往相助乃是逆天而為。勸你早早退走，免得枉自送了身後一眾門人性命。此是貧道良言相勸，你可三思！”

姜子牙聞言不為所動，凝神操縱陣法繼續圍殺慕白元神之軀。

慕白元神之軀不由大笑一聲，當下站穩身形，抬手招出慶雲金燈，笑道：“用玉虛宮之寶，破玉虛宮門人，倒也算是物盡其用。”

說話間，就着燈芯之上吹一口仙氣，頓時三味神火瀰漫天際，不到一時三刻，便將姜子牙祭出的玉符金印斧鉞等物燒融了個乾淨，頓時破了姜子牙陣法。

眼見得此，姜子牙惱怒非常。

慕白元神之軀確實長聲大笑，道：“姜子牙，你法力的確增長極快，可惜卻遠不是貧道對手。我勸你還是聽我一言，早早退走，免得落得個含恨隕落的下場，起步大大有負故人之情！”

姜子牙聽得慕白元神之軀口中說出“故人之情”四個字，眼中閃過一絲怨毒，口中道：“慕白，你也不必假惺惺。我闡教相助佛門那是必然的，有道是金丹舍利同仁義，三教原來是一家。佛門乃是慈悲清凈之鄉，豈容的你截教凶頑之輩玷污。截教果然就是截教，即便過了一量劫也依然做這些擾亂三界的惡事。”

慕白元神之軀聽得大怒，道：“既是你冥頑不靈，就休怪貧道下手不留情面了。”

當下一揮手中化血刀，便要上前斬殺姜子牙。

姜子牙將手中杏黃旗招展，升起朵朵金蓮護住全身，舞動手中仙劍，不退反進，更向這慕白元神之軀殺了過來。

劍光霍霍，功夫竟然還不弱。

慕白元神之軀心中一時頗為驚奇，渾沒有想到姜子牙也有如此生猛的一天，一時被打了個措手不及，竟被姜子牙搶了先手去，當下只得凝神應對。

姜子牙前世命數不好，一心求道卻偏偏沒有仙緣，只得了人間富貴。

轉世之後，被元始天尊再度領上昆崙山，因此越發珍惜機會，刻苦修道，方方面面俱都有所涉獵。修為早已今非昔比，此番出山雖然明知可能會敗。

然而闡教為了了卻因果也不得不出，他姜子牙心下卻也不無藉此機會揚名三界，洗刷封神戰中給人留下的武藝不精、道術不全的恥辱影響。

因此面對慕白元神之軀卻也毫不顧忌，連連強攻，直欲將滿心的憤怒委屈發泄出來。

當年慕白元神之軀屢屢下山阻擾姜子牙，姜子牙心中那股怨念也的確是頗為強大的。

然而慕白元神之軀又豈是等閑？今番與姜子牙相鬥本就是存了摟草打兔子的意思，打算將闡教大隊援兵現行解決，讓他們俱都到不了靈山，好大大刷一下元始天尊的面子。因此下手之時務求舉重若輕，風輕雲淡。給人一副闡教很弱，可以隨便欺負的影響。

卻沒料到姜子牙心中的怨念如此強大，被慕白元神之軀破了他精心布置的陣法還這麼生猛，竟然搶攻了過來，讓慕白元神之軀大是鬱悶。當下只得凝神應對，手中化血刀猛劈一陣，終究慕白元神之軀道行遠高姜子牙，不片刻便又站穩了腳跟。

只見慕白元神之軀嘴角微笑道：“姜子牙，貧道再給你一次機會。你若率領一眾門人就此離去，貧道便不與你計較。任你安全退走，如何？”

姜子牙咬牙不以理會。

慕白元神之軀大笑一聲，心神一動，放出本命法寶三十萬松針，在空中呼嘯着鋪天蓋地地朝闡教弟子殺了過去。

姜子牙見狀大驚，欲要救援，然而被慕白元神之軀牢牢纏住，又如何能脫得開身？

松針犀利絕倫，姜子牙今番帶出來的弟子有都是炮灰，如何能夠抵擋的住，片刻之間，便被慕白元神之軀操縱松針殺了個乾淨。

有那闡教弟子見勢不妙欲要逃走的，也被慕白元神之軀分神祭起松針追殺殆盡了。

慕白元神之軀大笑，姜子牙大怒。自他接掌昆崙山后，便將當年帶兵打仗的那一套也帶進了治教方略之中，本着多多益善的原則，一量劫以來收了數萬弟子。大大壯大了昆崙山的聲勢。

當然，姜子牙不是聖人，他收來的門人雖多，但修為卻並非個個都高，難免有些良莠不齊。

今番闡教欲了因果，姜子牙心知此戰兇險，多半九死一生，便將其中修為低微的數千弟子帶了出來，即便在大戰中損失慘重那也並不損闡教實力。

然而，轟轟烈烈的戰死和一邊倒的屈辱的屠殺卻是不同的。即便姜子牙做好了損失慘重的準備，但看見慕白元神之軀如此肆無忌憚地屠殺闡教門人，姜子牙卻仍舊氣的吐血。

慕白元神之軀卻並不理會他的感受。當年闡教門人仗着太極圖護身、盤古幡攻擊這種無賴手法破了截教數萬門人，不斷追殺。致使眾門人鬱悶非常地含恨隕落。若論怨念，截教眾門人的怨念比之姜子牙不知高出多少。

但見姜子牙一臉怨毒，手中劍不斷揮砍，狀若瘋狂。慕白元神之軀不由嘴角含起一抹冷笑，口中悠悠地道：“姜子牙，如今你們人盡絕，我也不逼你。只要你就此離去，退回崑崙，貧道便不為己甚，讓你離去，你看可好？你雖苦修一量劫，但卻還不是我對手，聽我良言相勸，退走吧！”

姜子牙聽了慕白元神之軀之言，卻是越加瘋狂，雙眼一片血紅，渾身殺氣衝天，口中“赫赫”低吼，泥丸宮上卻是一末黑氣盤旋，若隱若現。

慕白元神之軀見狀不由心下暗笑：“元始天尊，當日看着我被接引弄得走火入魔你心下很爽吧！今日貧道也引動姜子牙心魔，看你如何救治！哼哼，貧道的笑話是那麼好看的么？”

姜子牙心神不穩之下被慕白元神之軀輕輕引動心魔，殺氣畢露，依然全無闡教中人一貫宣揚的仙風道骨了。

其實姜子牙的心魔基本上從當初封神大劫之中時便有了的。身為闡教門人，聖人親傳，卻偏偏沒有仙緣，任誰一個山野散修都能追着他打，受盡了嘲笑。勉強有個人間富貴算是有個安慰吧，偏偏卻又被慕白元神之軀一番算計弄得大周朝實際上南北分裂，千秋功業大大打了個折扣，姜子牙心的怨恨可想而知。

然而那時候的姜子牙雖是應劫之人，卻偏偏實力低微，凡事皆要仰仗一干師兄、師侄輩。沒本事你讓他安安穩穩也還罷了，偏偏又命中註定要經受七死三災之苦。

可以說，姜子牙的確是有足夠的理由怨恨。

幸好轉世重修之後的新身份天賦還算不錯，原始天尊也並未忘了他這個小徒弟。

玉虛宮搬到三十三重天外玉清境之後，還專門敕命他姜子牙做了昆崙山掌教，按說也夠風光的了。

可惜當時的四大部洲各家各派都在搶佔山頭，開宗立派。便連十二金仙中剩下的那幾個也各自在自家道場傳下道統，根本不買他姜子牙的帳。

昆崙山作為闡教正朔，也必須承擔起償還佛門因果的義務，因此凡事都不能搶了佛門的風頭，在佛門與其他本土的宗派起了衝突之時，還要負責前去調解。

調解好了，是你的本分；調解的不好，兩家都會怨恨你；調解的偏頗佛門很了，道門內部又會罵你是奸賊！

總之，姜子牙感覺做這個昆崙山掌教根本就是受罪，初掌崑崙之時的滿腔喜悅也就漸漸轉化成了淡淡的憤怒。

慕白元神之軀正是看準了姜子牙心底的這絲破綻，才敢放手施為。真正的本意是想找個走火入魔的對象來當面研究一下，以使自己更有把握度過這次的情劫。至於用姜子牙來向接引、原始等人表示自己的憤怒，只不過是順帶的罷了。

當然，姜子牙的心魔和自己的情劫是兩回事，不過慕白元神之軀只是借鑒而已，畢竟親手導演、親眼見識了一次走火入魔，相信之後自己應付起來該會輕鬆許多才是。

其實慕白元神之軀到此時都沒有打定主意要怎麼去應付這場意料之外卻又在情理之中的情劫。

當時在媧皇宮，慕白元神之軀好不容易鼓足勇氣，下定決心要來個揮劍斬情絲，幻想着可以藉此進一步斬卻自我，證得混元大道。雖然他心中也是止不住的隱隱作痛，但若真能證得混元大道，日後自己身邊就不會再有那麼多的不幸了，相比起來，自己失去的也不是不能接受。狠狠心，傷痛一陣，得證混元之後以聖人的心境或許便會看得開了。

# 第1199章 圍困靈山

女媧娘娘一句“我是誰”的提問，卻直接將慕白元神之軀問懵了。

的確，既然想要斬卻自我，就必須首先要弄懂我是誰？

可是對與慕白元神之軀來說，我就是我！但這個理解卻是不夠的。因為要斬卻自我，若是“我就是我”的話那還怎麼斬，拿把刀子自殺么？

但這個高深的哲學命題卻基本上是無解的，無論怎樣總能找到悖論之處。

慕白元神之軀在前世早就聽過了無數了，因此他第一時間便放棄了這個不切實際的方法。

既然斬卻自我這一條路行不通了，就自然必須要走其他的證道之路，那麼斬斷情絲自然就並非是必須的了。

既然並非是一定要斬斷，那麼慕白元神之軀也絕對不會讓它就這麼不明不白的吊著。

他已經打定了主意，等這場大戰過後，便去尋雲霄說清楚二人之間的情感，合力想個辦法解決！這畢竟是兩個人的事，二人又都是三界知名的修士，修為菲比尋常。若是不關證道，慕白元神之軀在心底認為，自己單方面做什麼決定都是對雲霄的不尊重。

然而既然並不急着也沒有那個能力立時便斬斷情絲，那麼就意味着情劫隨時都會有可能降臨，那麼對於慕白元神之軀來說，預先積累經驗便是必要的了。

而姜子牙，恰好就是送上門來的經驗。

眼見得姜子牙嚴重紅光越來越盛，自己卻彷如渾然不覺一般將手中仙劍舞得虎虎生風，劍氣滿天。

慕白元神之軀一邊隨意地招架，一邊留心觀察姜子牙的變化。

只見那姜子牙因為久戰不下，漸漸煩躁，情緒控制不住，走火入魔的癥狀慢慢表現了出來。竟開始全力進攻，對自己的防護不再那麼注重起來，雙眼的血色也越加的濃厚，宛如一頭擇人而噬的野獸。

眼見得姜子牙漸漸失去理智，全身心的投入到砍殺慕白元神之軀的偉大事業之中。

慕白元神之軀不由心中暗暗驚訝，由此及彼，想到當日自己被接引引導的走火入魔之時恐怕也是這般的傻乎乎的不知進退，不由心中更是淡淡的憤怒。

然而此時的慕白元神之軀卻沒有那所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高尚情操了，仔細觀察着姜子牙的狀態，適時還回去撩撥一番，讓姜子牙走火入魔的更深一些。

直到最後，一抹淡淡的幽火在姜子牙身上燃燒起來，將其全身映得通紅，慕白元神之軀這才皺着眉頭不再挑撥姜子牙了。

到了此時事情卻又不是慕白元神之軀能控制的了，姜子牙走火入魔已然很深，不要命一般朝着慕白元神之軀攻擊着。

心魔，已經無可遏止了。

當然，此時若是慕白元神之軀全力出手救助的話，還是能夠將姜子牙救回來的。

不過，姜子牙的死活跟慕白元神之軀有關係嗎？他們還是敵對的呢！

這個時候的慕白元神之軀已經沒有在與姜子牙打下去的興趣了，之所以還在興緻盎然地應付着，無非是看中了姜子牙手中的防禦至寶戍己杏黃旗罷了。

杏黃旗雖強，但姜子牙卻已經失去了理智，根本全不顧忌自己的防禦了。眼見得那靈氣沛然的旗子在姜子牙手中漸漸失去了光彩，慕白元神之軀不由心中暗暗激動地道：如此靈寶，此時不奪，更待何時？

當下頗為小心翼翼地盯着姜子牙的狀態，強壓下直接用五色神光收取戍己杏黃旗的念頭，畢竟中央土系的戍己杏黃旗防禦力是五色五方旗中最為強大的，雖然此時基本上可以算是無主狀態，但誰知道它會不會自動對五色神光生出排斥啊！

畢竟五色神光雖強，也只是分屬後天罷了。

況且杏黃旗還是側重於防禦的，與一般攻擊型法寶大不相同。

既然不能用法寶收取，那就只能看準機會，硬生生地從對方手中搶奪了。

所幸姜子牙此時的狀態，要搶奪也並非什麼難事。

慕白元神之軀只是希望原始天尊一心撲在靈山戰事之上，不會注意到這邊之事，那他便有足夠的把握拿下戍己杏黃旗。

果然，慕白元神之軀並沒有等待多久，姜子牙此時的狀態實在是糟糕透頂，只知道一味發泄毀滅一般的猛烈攻擊，強大的法術不斷施展出來，也不管會不會落到地面上去，誤傷到普通的生靈，打壞了山川靈脈。

當此之時，慕白元神之軀便不得不接下這個爛攤子了。不時要接下姜子牙無意識之下打響四大部洲的攻擊，而慕白元神之軀的每一次出手，都會引得姜子牙更加發狂地攻擊。

漸漸地，戲劇性的一幕出現了。

那姜子牙因為失去了理智，滿心只想殺死慕白元神之軀洗刷這麼多年的憋屈，也為剛剛死在慕白元神之軀手裡的數千門人報仇，一手揮劍猛攻，一手結印施法，至於防護用的杏黃旗，對於這個時候的姜子牙來說那就是不折不扣的累贅，是阻攔他發揮出更強攻擊力的絆腳石。

那結果，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只見姜子牙將手一甩，頓時向丟垃圾一般將那戍己杏黃旗丟了開去，全力出手對付慕白元神之軀。

那戍己杏黃旗卻也不愧是先天靈寶，雖被姜子牙無情地拋棄，但依舊忠心耿耿地護衛在姜子牙的身旁，如影隨形。

但這隻是寶物的自動護住罷了，並非是有人激發了法寶的全部力量。姜子牙也並沒有出一分力在杏黃旗之上。沒有了人器合一的強悍，威力自然是大大的降低了。

當此情景，慕白元神之軀如何還按耐得住？當下飛身上前，一手結印照準杏黃旗抓了過去，另一手手持聚寶盆一接，上下齊手地夾擊，頓時便將戍己杏黃旗裝進了聚寶盆之中，封了個嚴嚴實實。

聚寶盆也是先天靈寶，功能聚寶，尤其曾作為鴻鈞道祖的分寶崖，雖說不能收聚先天靈寶，但只是裝載倒也不在話下。

當下就見慕白元神之軀一把將戍己杏黃旗裝入聚寶盆之中，抬頭左右望瞭望，隨即便向透了人家萬貫家財的賊一般，小心翼翼而又迅疾無比地——拔腿就跑了。根本不顧及那還在深度走火入魔的姜子牙一點兒。

可憐的姜子牙，若是慕白元神之軀沒有收走戍己杏黃旗的話，有杏黃旗的庇護，即便他走火入魔那也絕對不會有生命危險。然而偏偏走火入魔之後的神智不清，卻讓他失去了杏黃旗的控制權，白白便宜了慕白元神之軀。

當然，姜子牙也並非沒有絲毫生還的希望，此時的佛門道場靈山之上，端坐九龍沉香輦上的原始天尊突然霍地睜開眼睛，滿臉怒色地望着東方，眼神中止不住的驚怒之色。卻不知他究竟是在心疼走火入魔的姜子牙，還是在心疼那先天靈寶戍己杏黃旗。

姜子牙的死活慕白元神之軀自然不會去管他的，只不過自己搶了闡教的杏黃旗，並殺了昆崙山這麼多弟子，慕白元神之軀着實不感保證原始天尊會不會親自提劍追殺過來。雖說此時原始天尊還要再靈山襄助佛門，但忙裡偷閑來一趟到也耽誤不了太多時間。

慕白元神之軀料也料定了原始天尊此時不會費心神來追殺自己，頂多把姜子牙救回去也就頂了天了。

若他真的頭腦發昏追殺自己的話，恐怕等到抓到自己的時候，靈山早就被通天教主夷平了不知多少次了。

果然，原始天尊雖然氣的怒火衝天，卻也只是救回了姜子牙邊淡淡地吩咐雲中子轉駕回了靈山。

雲中子疑惑地道：“老師，杏黃旗乃我闡教重寶，莫非便任由慕白將之奪走么？我闡教經此一敗，顏面何存？”

原始天尊掃了雲中子一眼，淡淡地道：“慕白也須上靈山助戰，到時在出手對付他不遲。何須大動干戈？”

雲中子聞言恍然，當下原始天尊興味不明地看了慕白元神之軀遁走的方向一眼之後，金光一閃，復又迴轉靈山去了。

果然，慕白元神之軀跑了一陣，看看原始天尊並未追上來之後，這才好生將杏黃旗收好。

此時思前想后卻又犯了難，最後還是決定非常鬱悶的發現自己還得前往靈山面對原始天尊的怒火。不過到了靈山之後也算到了通天教主的庇護之下，倒也並非是那麼的兇險。

慕白元神之軀既然無法放下那一眾同門，當下不在猶豫，駕雲徑往西方靈山而去。

來到靈山，遠遠望見一座大陣矗立在前，按布周天，殺氣瀰漫，正是妖族周天星斗大陣。

大陣兩邊，卻又立有許多小陣，個個威力不凡，想來必是截教門人布出的陣法了。

在這些陣法之前，卻另有一座大陣，門戶森嚴，森嚴的劍氣衝天而起，四門之上，各懸挂一把寶劍，正是截教鎮教大陣誅仙劍陣。

以兩座大陣為依託，截教與妖族兵馬將靈山圍了個水泄不通。要不是陣法運轉移動不便，恐怕靈山早就被摧毀了。

接引准體自然也看出了這點，因而在第一次三位聖人齊出無果之後，便困守靈山，堅守不出了。到讓通天教主一時頗有些焦急。

# 第1200章 原始天尊的詭計

慕白元神之軀到來，通天教主不由大喜，急忙叫慕白元神之軀進來。

慕白元神之軀進陣拜見通天教主，聽了通天教主述說當前戰事，不由笑道：“師傅虎威，嚇得三名聖人均不敢出手，放眼三界，足可稱雄了。我截教今番算是大打出風頭了。”

通天教主聞言笑道：“誅仙劍陣非四聖不得破，此事人盡皆知！算起來我們圍了靈山，卻不能攻打下來，曠日持久，恐怕三界眾生笑話。”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師傅此言差矣！我們圍了靈山，大占上風，誰敢笑話！反倒是佛門，無力禦敵，軟弱的形象是逃不掉的了。原始天尊親自出手相救，卻也束手無策，那才是大大丟了面子，該當遭受眾生嘲笑。而今我截教乃是勝利的一方，該着急的是接引准體，我們又何須着急？師傅還請放寬心就是，接引准體躲不了太久的。”

通天教主聞言大笑道：“既然如此，那便先圍着靈山吧。只是卻不知接引准體要躲到什麼時候！既然敗了便痛痛快快地認輸吧，偏生還要縮在老巢之中死硬，真不痛快！”

誅仙劍陣和周天星斗大陣聯合，互為犄角，將靈山堵了個嚴嚴實實。

接引准提無奈，好不容易望穿秋水等來了原始天尊，雖說穩定了形勢，三聖聯合卻也依然破不了誅仙劍陣，只得就這麼毫了下去。

然而僵持的越久，對佛門的名聲就越是不利。

況且妖族人多勢眾，巫族也不是吃素的，更加許多散修宗派眼見的佛門勢弱，落井下石的不計其數。佛門在三界的勢力急劇縮水，隱藏在民間的佛門修士幾乎已經被清理的差不多了。

當此情景，接引准提如何還座得主？只是苦於實力不足以擊敗截教而已。

正當此時，又傳來姜子牙率領的大隊人馬被慕白元神之軀殺滅的消息，便連杏黃旗這等重寶都被他搶了去，原始天尊當場便忍不住了。救了姜子牙之後，便陰沉着臉不發一言。

半晌，方才道：“誅仙劍陣厲害非常，如今更有妖族周天星斗大陣相助，我等三人卻是破他不得。若不再請來一人相助，恐怕終究不能擊退強敵。”

接引准提聞言道：“話雖如此！但此時還能請誰來相助呢？”

原始天尊道：“鴻鈞道祖門下如今有六位聖人，女媧娘娘雖然到目前為止都沒有明確表明態度，但觀其言行，必然是站在妖族那一邊相助截教的。剩下的，便只有我大師兄太上老君了。我欲往太清境走一遭，請大師兄出山共同對付通天教主，重演當年封神之故事。”

准提聞言道：“如此甚好！道兄還請速去速回，我二人靜候佳音。”

原始天尊聞言道：“只是大師兄一向以天道正統自居，而今形勢大不利於佛門，恐怕大師兄輕易不肯出手。”

接引見此急忙道：“既然如此，如之奈何？”

原始天尊看了看接引准提二人一眼，忽然道：“二位道友，請恕貧道冒昧。當年紅雲被鯤鵬、冥河算計隕落，可是鴻蒙紫氣卻並未落到鯤鵬手裡，反而鯤鵬卻對西方佛門地勢非常。貧道大膽猜測，是否是二位道友將那鴻蒙紫氣奪了去？”

接引准提聞言對視一眼，就聽准提笑道：“雖有鯤鵬的行為可作猜測的佐證，但原始道兄卻為何認為是我西方做的？竟還問了出來！”

原始天尊道：“這一量劫以來，二位道友都未否認過這事。自然便讓眾人都認為是真的了！”

准提道：“然則這又與當前的局勢有何關聯么？”

原始天尊笑道：“若有鴻蒙紫氣在手，貧道便有十足的把握說動大師兄太上老君出山相助。”

說著，又頗為小心地看了看二人，接着道，“這鴻蒙紫氣在西方一量劫，都沒有成就一位聖人。而今佛門氣運當衰，那自然更不會再有聖人出於西方了。可以說，鴻蒙紫氣對二位道兄而言是可有可無。既然如此，何不用此物求得大師兄太上老君出手相助，到時候四聖齊聚，徹底擊敗截教與妖族，貧道可以保證，那時佛門的活動決不會在受到任何影響。”

接引准提對視一眼，從對方眼中看到了複雜南明的意味。就連欠下了佛門無數因果的原始天尊都如此說，那麼看來這所謂鴻蒙紫氣的確已經成了佛門的枷鎖了。弄得各方窺視，接引准提心下是頗不是滋味，畢竟自己也是混元聖人，卻要處處受制於人。這是自己沒有鴻蒙紫氣，若是真有，今番恐怕還真的要被道門也奪了去。不是通天教主便是太上老君。

他西方本就荒涼，偏偏天數還如此薄待，接引准提心中自然不是滋味。

原始天尊見二人神色變換不定，不發一言，還道接引准提舍不得鴻蒙紫氣，不由道：“二位道兄，今通天教主仗着誅仙劍陣厲害，將靈山堵住。我三人無計可施，遷延日久，依然是無法。與其眼睜睜看着佛門根基被毀滅，不如博上一博，請動太上老君出手，一舉擊敗通天教主，豈不是大妙！”

准提聞言心中暗自生怒，暗道：有你這麼幫人的么！分明就是存着消弱我佛門的注意。面上卻不動聲色，嘆了一口氣道：“非我佛門不願，而是那道鴻蒙紫氣其實並未在我西方手中。當年有關此事的謠言傳出，貧僧認為可以藉此吸引一眾志在得道的修士前來投效，因此採取了不予否認的默認態度。純粹只是為了壯大實力罷了，那鴻蒙紫氣的確不在我西方教手中。便是想要交與太上老君，那也無物可交啊！此事千真萬確，貧僧絕無半句虛言矇騙道友。”

原始天尊聞言愕然望了二人良久，方才吶吶地道：“既然如此，那麼那道鴻蒙紫氣卻落到何人手上去了吶？細數當時以有能力搶奪鴻蒙紫氣的大神通者，而今還在的已經並不多了，卻也沒有誰像是有那道鴻蒙紫氣的呀？既然不在西方，那可真是怪事了。”

接引准提聞言對事一眼，就聽接引苦笑道：“道兄此言正是！若我佛門昌盛不衰，自然也沒有什麼。而今我佛門落難，打這莫須有的鴻蒙紫氣的群小們便活動起來。但我西方又哪裡有鴻蒙紫氣與他？只是事到如今，解釋怕是無用，也只得聽之任之了。”

原始天尊聞言，面上卻是止不住的一陣淡淡的失望。

准提道：“原始道兄，你看相請太上老君之事，可還有成功的希望？若是太上老君能來相助，我佛門必然感念恩德，永世不忘。”

原始天尊稽首道：“貧道也只得儘力一試了，成與不成全看天意，貧道實不敢保證。不過相信大師兄也絕對不想看到佛門被滅，想來一定是會出手的。”

接引道：“既然如此，還請道友辛苦一趟，前往太清境請動太上老君相助，我佛門上下必然承道兄盛情。”

原始天尊聞言愕然，良久方道：“當年此事傳的沸沸揚揚，人人皆道是佛門得了那鴻蒙紫氣，而兩位又不曾辯解，反倒以此引誘各方強者加入佛門，實力急劇增強。原來竟是一場謠言！兩位道友瞞得三界眾生好苦啊！”

准提苦笑道：“當時我佛門亟需擴張，因此才將錯就錯。然而到如今，這謠言卻成了又一道催命符。眼下恐怕任由我二人如何辯解，三界眾生也不會相信我佛門沒有那鴻蒙紫氣，因此便索性不再解釋了。”

原始天尊聞言沉吟半晌，道：“佛門既然並未得到那鴻蒙紫氣，然則鯤鵬也似乎的確將那鴻蒙紫氣丟了。這可就奇了，為何鯤鵬就認定了是佛門搶了他的？而那道鴻蒙紫氣又是如何不翼而飛的？”

准提聞言又是一陣苦笑，道：“此事可算得上是三界第一大無頭公案了！當年三界各方勢力都曾調查過此事，貧僧私下里也追查良久，卻仍是渺無頭緒。其他各方都認為是我佛門吞了那鴻蒙紫氣，但貧僧卻是自家知道自家之事，當年紅雲道友之事，絕對與我佛門沒有半點干係。這黑鍋背了一量劫，若非今日道友親自相詢，貧僧恐怕也沒有這個臉面主動去解釋。”

原始天尊道：“既如此，佛門是果真沒有那第三道鴻蒙紫氣了。然而又該如何請動大師兄太上老君出山相助？”

接引合什聞言道：“若得太上老君相助，我佛門必然銘感五內。從今之後，三界之事，一切以太上老君馬首是瞻。”

原始天尊聞言，看了看接引，點頭道：“既如此，容我前往太清境探聽太上老君之意。”

當下原始天尊出了靈山，駕一朵祥雲而去。來到八景宮，見了太上老君稽首道：“見過道兄！道兄這太清境可是清閑的很啊，可惜了下界萬民盡皆遭遇刀兵之禍，殺氣貫通天地，再不見半分祥和安樂。”

太上老君看了原始天尊一眼，笑道：“師弟此言何意？四大部洲雖有爭執，但也不過是修士之爭。通天賢弟今番做事還是有分寸的，並未將戰事波及到普通生靈。所謂殺氣貫通天地，說的太過了。”

# 第1201章 形勢突變

原始天尊笑道：“道兄，當年封神之戰，接引准提可是兩次應邀前來相助。而今雖然佛門氣運當衰，但鴻鈞道祖也曾說佛門教義、滅之不絕。那通天教主自恃己能，聯合妖族擺下誅仙劍陣和周天星斗大陣兩座惡陣，將靈山福地圍了個水泄不通，可憐一眾佛門信徒拜佛無門，終日哭號，怨聲上達天聽。天地間整日里愁雲慘霧，靡雨菲菲。還望道兄大發慈悲之心，匡正天地正道。”

太上老君笑道：“師弟也知佛門氣運當衰，通天賢弟今番進攻佛門乃是順天而為，若是佛門承認失敗，自此關閉山門潛修，自然無事。若是一味逞強，即便貧道前往，也幫不了他，又何必去！”

原始天尊道：“道兄此言何意？誅仙劍陣雖強，我等四聖合力如何破他不得？周天星斗大陣雖橫，卻也敵不過我等混元聖人。道兄若去，我等必然勝券在握。”

太上老君笑道：“師弟此言差矣！妖族既出，此戰又不關乎人族氣運，若到危急時刻，女媧娘娘出手乃是順理成章的。到時便是四聖對二聖，哪還有什麼勝算？況且周天星斗大陣乃是妖族第一大陣，威力不容小覷，非一時可破。慕白手握混沌鍾，攻防兼備。而今更是小心鞏固心防，幾無破綻，亦是一時之選。此時已然不是封神之戰時候了，佛門戰敗已是必然之局，回天乏力。貧道也無能為力。”

原始天尊道：“貧道來時，接引曾言若得大師兄相助，今後佛門便一切聽從大師兄吩咐。我想佛門終不能滅絕，若得接引准提為羽翼，三界之中還有誰是大師兄敵手？還請師兄三思！”

太上老君聞言看了原始天尊一眼，沉吟片刻乃道：“的確很是誘人！佛門有那道得至紅雲的鴻蒙紫氣，假以時日，未必便不能培養出第三名聖人。到時自然再有一番興盛光景，何必依附於我？”

原始天尊聞言笑道：“大師兄有所不知，西方根本就沒有那什麼鴻蒙紫氣，此時純屬謠言！”

當下原始天尊將准提之言複述了一遍，笑道，“因此，擔心佛門會再度興盛是完全沒有必要的！而今佛門氣運已衰，再無可能大興。大師兄，一個保留有一定實力的佛門比一個殘敗不堪的佛門更加有用。還請大師兄明鑒！”

太上老君聞言點頭道：“通天教主今番大圍靈山，也的確夠了。但他是為婆羅門教討公道，得了三界各方勢力的鼎力支持。可說天時、人和均占，不可強自阻逆。西方若要保留實力的化解此厄，須得接引准提主動認錯，則我便有充足的理由勸通天教主撤退。否則貧道無端插手，也是逆天行事了。”

原始天尊聞言，面色為難地道：“接引准提也是聖人之尊，豈能主動認錯？如此一來，顏面何存！道兄可為他二人想過？”

太上老君閉目淡淡地道：“慕白前時也來過我八景宮，他便曾當面與我說過，若是接引准提不主動認錯，此戰便不算完！他的意思足可代表通天教主的意思了。當時我也默認了他的。”

原始天尊聞言急道：“道兄糊塗，怎能默認了此事！道兄還請三思啊，若是日後有接引准提鼎力支持，再有貧道從旁相助。加上道兄可就是四聖一體了，三界之中還有誰能與道兄相抗？道兄雖是鴻鈞首徒，道門之長。但通天教主一直不尊道兄法旨，他截教也永遠那麼愛出風頭，分光無限。若是道兄得了我三人支持，那便是名符其實的鴻鈞之下第一人了。”

太上老君聞言默然不語，原始天尊續道：“當時道兄雖是默認了慕白之言，但並未宣之於口。道兄竟可作其他選擇。”

太上老君此時其實已經意動，聞言道：“雖然如此，默認也是認，不能欺他呀！”

原始天尊笑道：“大師兄聖人之尊，豈會欺他慕白？道兄可發下法旨調解兩家之戰，通天教主必然不允。然而昊天玉帝那裡卻由不得他不允。只要昊天玉帝收回聲討佛門的聖旨，則此戰大義名分便要消弱的多了。此時你我再陸續發下法旨，叫蜀山劍派等一干前往助戰的散修門派盡數回山，消減截教的羽翼。造成截教人心離散的局面。此消彼長之下，世人便都會認為佛門不該滅絕，截教才是逆天行事。道兄便可趁此勢頭親自前往靈山勸和。到時候若是通天教主還不應允，道兄再行出手，便不算食言了。道兄看如此可好？”

太上老君聞言默然不語，良久方道：“此戰本非我道門內戰，你我二人插手進去已然是大大的對不住通天了。即便要相助佛門，破了他的誅仙劍陣便可，不可濫殺截教門下一人。”

原始天尊聞言大喜，笑道：“道兄放心，我自省得。既然如此，容貧道先行迴轉靈山向接引准提轉達道兄之意，專侯佳音。”

太上老君點了點頭，長嘆一聲，閉目靜坐了去。

原始天尊乃出了八景宮，徑自駕一朵祥雲回了靈山，向接引、准提轉達太上老君之意。

接引、准提聞言對視一眼，就聽准提道：“如此甚好！道友為我佛門之事奔走，可謂勞苦功高。先請歇息，容我二人商議一番，再與道兄商議如何迎接太上老君的事。”

原始天尊稽首笑道：“二位請便！”

當下自回了所居的蘆蓬，召集雲中子、廣成子、清虛道德真君等一干弟子，吩咐眾人齊出，務必將相助截教的所有散修宗派盡數拉走。

接引、准提待原始天尊走後，就聽准提嘆道：“可惜我佛門基業，日後盡屬道門了。”

接引笑道：“此不過權宜之計！雖然名聲上不好聽一點，但卻也遠遠強過了向通天教主認錯道歉！況且還能將太上老君拉下水來，三清再次內鬥，豈非大妙之事！說起來，也還是賺了。”

准提聞言亦笑道：“我豈不知！太上老君本就是鴻鈞首徒，道門之長，依附於他雖說有些難堪，倒也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況且有我二人和原始天尊相助，他太上老君才有這個膽量敢與通天教主一爭長短。可以說我佛門今番是以自己為餌，引動道門再次內鬥。如今原始天尊已經來了，若是太上老君再來助我，造成當年封神之戰的四聖齊聚的局面，相信通天教主必然會大受刺激。或許我們會有什麼意想不到的收穫也不一定。”

形勢變幻莫測。截教大圍靈山，聲威大振，四方修士景從，一時風光無限。

然而數日之間，先是蜀山劍派一言不發便即全派退走。

然後昊天玉帝發下聖旨，召回了前來助戰的一眾天庭兵馬。有這兩家開頭，截教、妖族聯軍內部漸漸生出了一股恐慌的浪潮，人人驚疑不定。不時有散修辭別，宣布退出這場征討佛門的大戰。

當此之時，通天教主心下大怒，心知事有蹊蹺。

召集一眾門人，道：“近來前來助戰的散修宗派屢有退走者，必是受了闡教門人蠱惑爾等要加緊巡查，一旦發現可疑之人，即行格殺。”

眾門人轟然應是，就聽趙公明稽首道：“前者天庭撤兵，蜀山劍派退走。天庭乃三界正統，蜀山劍派份屬人教。此二者齊齊抽身而走，影響極壞！如今我等圍困靈山，勝利在望，為何天庭與蜀山卻於此時退走？弟子着實有些想不透，還請老師指教！”

通天教主聞言沉吟片刻，轉頭看向下首一眾弟子，見眾人皆面有疑色地望着自己，唯有慕白元神之軀心不在焉，雖然端端正正地坐在那裡，眼睛卻不時瞟向旁邊的雲霄，面露微笑。

而雲霄似乎也並未注意其他眾人在討論什麼，不時轉頭看向慕白元神之軀，微笑以對。

眼見得此二人旁若無人地“眉目傳情”，通天教主不由心下大是皺眉，頗為憂慮地看了慕白元神之軀和雲霄一眼，忽然開口道：“慕白，你對此事怎麼看！”

聲音甚是洪亮，震得慕白元神之軀耳鼓發麻。

慕白元神之軀驀然驚覺，面上不由閃過一絲不自然的神色，隨即笑道：“老師大法無邊，明見萬里，必然早有定論，還請示下，弟子躬聆教誨。”

眾人聞言翻了翻白眼，通天教主似笑非笑地道：“哦，你先說說你的看法？”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不由一愣，他剛才心不在焉，哪裡知道通天教主問得什麼？

本想給通天教主戴戴高帽，把皮球給踢回去，不想通天教主卻認準了要他回答。

慕白元神之軀無奈，只得轉頭看向一眾同門求助，就見身側的趙公明壞笑着偷偷對他揚了揚手掌，掌心一行字跡一閃而逝。

慕白元神之軀見了大喜，這才迴轉頭來。

微微一笑，道：“老師，天庭退走，無非是受了別人脅迫。而今佛門氣運當衰，能脅迫天庭的也就只有我道門三教了。這事不是我們做的，那麼必然便是人教或者闡教。而蜀山劍派卻份屬人教，原始天尊管不到他們頭上，如今蜀山劍派也走，那麼答案也就顯而易見了，此是人教太上老君……。嗯——！太上老君在背後使壞！”

# 第1202章 封印聖人之法

慕白元神之軀原本是不假思索地隨口分析，不想卻順理成章地得出了這般結論，不由頗有些目瞪口呆，愕然地望着通天教主。

眾門人聽了慕白元神之軀之言，一時也盡皆鴉雀無聲，人人皆面露憂慮憤然之色地望着通天教主，顯然是記起了當年封神之戰中四聖聯合威逼截教的舊事。

通天教主見狀冷笑道：“你們也不必憂慮！如今不是封神之戰的時候了。我截教今番乃是順天而為，即便有太上老君插手，佛門也必敗無疑。若是太上老君真的不顧聖人顏面，強要逆天阻逆於我，正好一併報了當年之仇。”

眾門人聞言大是解氣，人人振奮。

慕白元神之軀道：“弟子曾數次前往拜見老君。幾番試探，太上老君都從未有要插手此戰的意思，對我截教攻打佛門也一直持默許態度。前次去八景宮見禮之時，太上老君也默認了我截教是佔了大義名分的。何以如今卻出爾反爾？此事大為可疑！莫不是佛門許了人教什麼好處？”

通天教主聞言眼中精光一閃，淡淡地笑道：“佛門有什麼寶貝能打動太上老君的！鴻蒙紫氣么……？倒也有幾分可能！”

眾人聽得說到鴻蒙紫氣，均沉默了。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絕對不可能是鴻蒙紫氣！不要說西方沒有，就算有，也不可能拿出來交與別人。他自家留着培養出一名聖人來豈不是好，何必要便宜了他人！”

通天教主點頭道：“確實不太可能會有人願意交出鴻蒙紫氣！然而佛門又該是如何請動太上老君的呢？罷了，此事不必再想！趙公明、無當聖母、龜靈聖母、烏雲仙，你四人各領一隊人馬四處巡查，若遇闡教門人前來鼓動一干散修撤走，便即殺無赦！其餘弟子也需得小心防範。此戰已到決定勝負的關鍵時刻，切不可有絲毫的馬虎大意。好了，爾等退下吧。慕白留下。”

眾門人聞言稽首退走，蘆蓬之中便只剩的通天教主與慕白元神之軀二人。

慕白元神之軀眼見通天教主望着自己，半晌不發一言，不由稽首躬身道：“老師單獨留下弟子，可是有事？”

通天教主道：“你至入我門下，道行一路飛升，如今已足可問鼎聖位。加上混沌鍾等一干法寶之助，便稱聖人之下第一人也不過分。說起來為師也真是慚愧，這一量劫被困紫霄宮，竟沒有對你等講過一次道，你這身道行多半倒是你自行摸索修鍊得來。東皇太一成就了你，你可切莫辜負了他。”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不知通天教主為何提起這些事，當下稽首躬聲道：“東皇陛下之恩，慕白銘記在心，不敢或忘！老師教導之情，點點滴滴皆深入弟子肺腑，弟子亦銘感五內。老師有何教誨還請示下，弟子必恭然領諾。”

通天教主點頭道：“前次你與接引在血海一戰，引動心魔，導致情劫降臨。修道者遇有劫數，這本是平常之事，沒有什麼大不了的。我本想等此次大戰過後，再好生開解於你，引你與雲霄共同渡過此劫。然而今日觀你二人神態，似乎大異往常。須知情劫之事，可大可小，一個不慎，萬劫不復也不是沒有可能。為師心下擔憂，故而叫你來，你我師徒好好地談一談。”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乃道：“弟子累得老師費心了！前者在媧皇宮，女媧娘娘也曾開解過弟子。當時弟子抱着斬斷一切羈絆，以求證道成聖的信念，一心想要揮劍斬情絲。然而女媧娘娘卻說即便斬斷了情絲也並不意味着斬卻自我。弟子愚鈍，不知道‘我’到底是誰，卻是無法做到斬卻自我，證道混元。因此弟子便只得暫時放棄了斬三屍之法，欲要坦然面對情劫，畢竟這劫數也算是兩個人的事情，先徵求一下雲霄師姐的意思也是必要的。”

通天教主道：“那麼你二人到底作何打算？”

慕白元神之軀稽首道：“大戰在即，況且情劫之事也不是三兩日便能解決的。因而我與雲霄約定，待得此戰之後，心無牽挂，再安安穩穩地處理情劫之事。”

通天教主聞言默然半晌，道：“你可曾想過，若是今番能夠拿下佛門，搶回鴻蒙紫氣，那麼你便有極大的可能證道成聖。到時候你為混元聖人，又如何與雲霄相處？”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心內一陣茫然，良久乃道：“當年弟子化形不久，心性不定。驀然遇到雲霄師姐，便即傾心。數十萬年來，此情早已生根發芽，到如今已然是避無可避，只能坦然面對。其實，弟子心裏實在是很珍惜這段感情的，弟子現在實在不知該如何回答老師！”

通天教主見慕白元神之軀面色茫然痛苦之色，不由嘆道：“大道無常，天道何以要降下如此之多的考驗。不過你且放寬心，我截教講究任意自然，有為師在，一切都能解決的。”

慕白元神之軀稽首道：“多謝老師！老師，弟子分得清輕重緩急。情劫之事不急在這一時，如今大戰在即，形勢變幻莫測。若是太上老君的真的撕破臉面相助佛門，形勢便嚴峻起來了。當此之時，弟子能夠把握得住自己的。老師不必為我分神！”

通天教主看了慕白元神之軀半晌，嘆道：“從今之後，你便待在我身邊吧！一則你若有事，我可以從旁照應；二者你我師徒也可以隨時商議戰事；三者你有混沌鍾在手，關鍵時刻或許能助我一臂之力。哎！求大道以強兵兮，凌萬物而超脫。然而超脫塵世，超越自我，方才能有望大道啊！”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心下淡淡地苦笑，暗道：超脫塵世，超越自我，自然是海闊天空，任意遨遊。

然而要割捨情緣，卻也是一件令人痛徹心扉的事啊！

修行了數十萬年，這感情一旦爆發，來的卻是如此的洶湧澎湃，難以遏制。

老天啊，莫非你真要玩死我嗎！

慕白元神之軀心內糾結，頗有些不知所措。眼見得通天教主憂慮地望了自己一眼，當下不由強自笑道：“老師，太上老君出手的原因不明。此時少一個敵人也就多一分勝算，弟子認為還是有機會爭取到太上老君中立的。還請老師准許弟子再往八景宮走一趟，打探清楚太上老君究竟為何偏幫佛門，再定對策。”

通天教主聞言淡淡地道：“他那裡你也去過好幾次了，我也曾命多寶前往照會過，但他既然還是一意孤行地出手幫助佛門了。那就是說他太上老君根本沒有把我截教放在眼裡。他想怎樣就怎樣，當我截教一定要求着他的嗎？你不必再去了！免得丟了我截教的臉面。我倒要看看，他四聖處心積慮的再次會齊，到底又能有什麼作為！”

慕白元神之軀心下盤算一陣，也就聽從了通天教主的意思。既然他太上老君不甘心清凈，硬要插一手進來，引動道門內戰。正所謂兵來將擋水來土掩，我截教接着就是。何必再一再二的去八景宮見禮？搞得好像求着他一樣！

只見他埋頭思索一陣，突然抬頭問通天教主道：“老師，當年封神之戰時候，他四人聯合出手，似乎是想將老師封印或者囚禁。弟子孤陋寡聞，卻不知聖人可真能被封印么？”

通天教主聞言看了看慕白元神之軀，默默半晌無語。

慕白元神之軀也自知是問的孟浪了，封印聖人之法豈是能隨便說的么？然而話已出口，又收不回來，只得也沉默以對。

良久，通天教主幽幽地道：“聖人不生不滅，與天地同壽，然而卻也並非沒有辦法封印。只是條件太過苛刻，而且封印一位聖人的代價也是很高昂的。聖人心與天地合，即便暫時封印了，也指不定哪天就又跑了出來。以聖人的修為，即便只跑出一縷元神，那對於封印他的敵人來說也是極為可怕的。所以此事不僅極難，而且極不保險。”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笑道：“若能封印聖人，即便只是暫時的封印，那也足以震懾他幾個心懷叵測的人了。老師可否將封印之法告知？若我截教今番能夠給他四人留個永久難忘的教訓，相信他們日後做事將會收斂許多。”

通天教主看了看慕白元神之軀，嘆道：“封印聖人豈是等閑？況且對方有四位聖人，你封印了一位，其他三人勢必立馬就要前去解救。不過是白做功夫而已！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雖然如此，也足以讓他等膽寒，從此不敢再正視我教了。老師，我截教經歷過封神之戰的敗績，若不打出一場曠古爍今的大勝，如何再在三界立足？”

通天教主聞言凝視了慕白元神之軀半晌，良久方才嘆道：“封印聖人，必須得先天靈寶之助，而且還須是五行俱全。以先天五行之氣，轉化為凝重厚實、威力絕倫的混沌之氣。取天地將開未開之時，陰陽乾坤顛倒混亂、生機蘊於息機之時的蓬勃狂暴氣勢，使其自成一方天地。想開天闢地之時，天地間是何等的兇險？所有的先天神祗生而又死，最終也只得天數註定的鴻鈞道祖一人存活。聖人，是天道確立之後才有的。開天闢地之前，和毀天滅地之後，聖人也一樣和螻蟻沒有什麼區別。如果創造出了這麼一方法陣空間，封印聖人便不再是奢望了。”

# 第1203章 逼玄都借寶

慕白元神之軀聽得心潮澎湃，不能自已。

良久才按耐住心頭的激動，問道：“需要何等樣的靈寶才能布出如此強大的陣勢？”

通天教主看了慕白元神之軀一眼，淡淡地道：“至少也要先天五色五方旗齊聚方才可能！先天五行靈燈便要差上一籌了。另外，若有開天三寶也可能做到。我的誅仙劍陣其實也能困住聖人，便與封印相差不多。只是若是要困住對方的聖人，卻須得自己主陣，等於是同時把自己也束縛住了。殊不值得！用開天三寶壓陣，也一樣需要有人鎮守。雖說封印了別人，自己也跟着束縛在那裡看守，不得擅離，不智之甚。所以最好的選擇還是用五色五方旗。”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面上一喜，隨即又是一憂。

通天教主見狀，笑道：“我知你搶了姜子牙的戍己杏黃旗，封神大劫之中又搶了西方的青蓮寶色旗。但這才兩面，卻是遠遠不夠的。算了，聖人豈是那麼容易封印的。即便你聚齊了五色五方旗，還得會用才行啊！”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弟子雖然不會用，但老師會用啊！封印聖人，想想都讓人熱血沸騰。既然有辦法，那麼就可以去做。哪怕是只能封印他接引或者准提一天，也足以大揚我截教聲威，讓三界各方宵小不敢正視我教了。”

通天教主聞言道：“話雖如此，五色五方旗又豈是那麼容易聚齊的！況且要封印聖人非是等閑之事，至少要兩名聖人齊心合力方才能夠做到。”

慕白元神之軀心下一驚，道：“還需要兩名聖人？”

通天教主道：“你以為這事是那麼容易的么？本來最好是五名聖人齊出，分立五行方位各掌一面，那是最好的。但而今六位聖人已經有四位是連成一氣的，便只好退而求其次，以兩位聖人分掌陰陽造化之功，雖也能成，但卻頗為勉強了。”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沉吟半晌，道：“女媧娘娘乃是妖族聖人，又是人族聖母。而今此戰並不與普通人族相干，無關天地主角之爭，女媧娘娘是可以出手的。這方面弟子與妖帝太昊可以聯合去請她，倒是問題不大。素色雲界旗在天庭瑤池金母手中，昊天玉帝幾番受佛門欺壓，雖然如今有人闡兩教站在佛門一邊，天庭不好親自出面，但想必我們前去借寶一用還是可以的。玄元控水旗在血海冥河老祖手中。呵呵，那冥河老祖恐怕巴不得接引准提吃癟，應當會欣然借寶才是。只有離地焰光旗，乃是人教所有，有些棘手。”

通天教主眼中帶笑地看了看慕白元神之軀，笑道：“你倒是一樣一樣算的清清楚楚！離地焰光旗乃是太上老君之物，不過他平素也並不用此寶。一副太極圖，頭頂玄黃塔，手中掄扁拐，便是他一向的裝戴了。想來這離地焰光旗雖妙，卻並不太受太上老君重視。此寶多半應該在玄都大法師手中！”

言罷，閉目不再言語。

慕白元神之軀聽得一愣，隨即大喜，喚伶倫、夔牛、高明、高覺、孫悟空等人，吩咐如此如此。

眾門人領命而去。

之後數日，截教門人的除奸行動取得了重大成果，設計將前來鼓動一眾散修撤退的闡教弟子宰了一大批。

負責此事的雲中子也被趙公明祭定海珠打成重傷，只得借縱地金光法勉強逃得性命。

經此之後，闡教也不再敢明目張膽地前來離間了。一場風波似乎終於漸漸平息。

然而這卻只是剛剛開始，就在人心將穩未穩之時，人教玄都大法師帶着太上老君的符命打着調解爭鬥的旗號到了。

通天教主在蘆蓬之中聽得玄都大法師求見，聳着眼皮看了慕白元神之軀一眼，淡淡地道：“叫他進來吧！”

少時，玄都大法師進了蘆蓬，稽首躬身拜倒道：“弟子玄都拜見師叔，師叔萬壽無疆！”

通天教主聞言笑道：“玄都，你今日至此，有何事見我？”

玄都大法師乃雙手奉上太上老君符命，躬身道：“弟子奉我家老師之命，致書師叔：佛道雖是兩門，但同出一源，皆是鴻鈞道祖門下。今佛門雖有小劫，師叔不辭辛勞，順應天命。佛門氣焰已消，傷亡過半，元氣大傷。師叔便有什麼怒氣，也該平息了。當日紫霄宮中，鴻鈞道祖曾親口言道佛門不該滅絕。今師叔圍了靈山，猶自不依不饒，擺下誅仙劍陣，欲要爭個生死對錯，豈非太過了？未免有干天和，使眾生靈受苦，我家老師願為兩家說和，從此各自修行，安安樂樂地體悟長生之道，豈非大善！願師叔三思！”

通天教主聞言不置可否，旁邊慕白元神之軀笑道：“玄都大法師，你好大的膽子。我家老師做事也需要你這晚輩來指手畫腳么？當日貧道上八景宮，太上老君已經表明了不願參与此戰的態度。何以如今又出爾反爾，欺矇於我，不怕遺笑天下么？”

玄都大法師稽首道：“慕白道友慎言！我家老師乃是聖人之尊，道門之長，身份何等尊貴，豈容你胡亂詆毀！當日我家老師乃是不願三界再增添無謂的殺伐之意，哪裡又曾應下了你什麼事？而今截教大圍靈山，三界修士分成兩大陣營浴血拚殺，鬧得三界大亂，人心惶惶不知所歸。因此我家老師天體天心，慈悲為懷，命我前來勸和。還請師叔體察我家老師一番美意。”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大笑，眾門人也跟着笑，直笑得玄都面上變色，然而身處截教陣營之中，玄都大法師也只得忍氣吞聲，對通天教主稽首道：“師叔，弟子奉命而來，還請師叔給個回話，我好回去復命！”

通天教主睜眼看了看玄都大法師，突然道：“玄都，你八景宮都有哪些法寶？”

玄都大法師聞言一愣，小心地道：“我人教好無為，法寶雖然也有一些，但卻非是殺人利器。師叔如此問，可是欲要借寶？若果是借寶，請恕弟子不能做主，還得回宮請示掌教老師，方能答覆。”

可憐的玄都大法師卻沒有看到站在旁邊的慕白元神之軀眼中已經是金光閃閃了。

玄都大法師見一眾截教門人皆似笑非笑地望着自己，心下正自忐忑，就聽旁邊慕白元神之軀笑道：“道友何必推脫！八景宮靈寶多多，件件皆是奇珍。我們也不白借你的，以寶易寶，日後再還回來，如何？”

玄都大法師見截教眾人皆神色不善地望着自己，似乎只要自己說個不字，立馬便會拔劍相向，而台上通天教主卻是不置可否地一臉微笑，不由額上微微冒汗。

當下道：“我八景宮中確有幾件寶貝，但未得老師法旨，貧道卻實在不能擅作主張。不如這樣，哪位道友隨貧道一同回八景宮，面見我家老師，當面呈情。我家老師念在道門一家的情分上，想必定會答應。”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道門既是一家，又何分彼此！玄都大法師有隨身帶的寶貝，借與我用用，那便也就是了，何必再大費周章地到八景宮叨擾大師伯呢？”

說著抬手招出混元珍珠傘，笑道，“貧道也不白借你的！這把傘便作為報酬如何？”

玄都大法師見狀心下不由暗自嘀咕：這混元珍珠傘雖非先天，但也是上好的寶貝！如今卻被隨意地用來充作報酬，那他到底要借什麼寶貝！只是借用一下便值得拿出如此法寶來作交換，貧道身上可沒有這麼厲害的法寶啊！莫非借寶是假，實質是想訛詐！

慕白元神之軀見玄都眼珠子轉了又轉，顯然舉棋不定，不由笑道：“玄都大法師不必猶疑！貧道只是想向道兄借離地焰光旗一用罷了，此等小事，道兄該不會推脫吧！”

玄都大法師原本看截教上下擺出一副緊張的氣勢，還以為要故意刁難着借什麼寶貝呢。自己身處截教陣營之中，心下正自忐忑，此時忽聽得慕白元神之軀是借離地焰光旗，不由莫名的長鬆了一口氣。

離地焰光旗么，雖是上等靈寶，但在八景宮倒也算不得什麼，便借了給他，也應該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吧！況且身陷此處，若是截教眾門人來硬的，貧道今天走不走得出去還是兩說呢？但就怕他以借寶為名，據而不還，那就糟糕了。話說截教也不缺法寶啊，怎麼巴巴的要來借寶呢！到底有什麼陰謀？

玄都大法師思慮了半晌，着實猜之不透，眼見慕白元神之軀目光炯炯地望着自己，面露不耐之色地道：“這離地焰光旗又非是人教的鎮教之寶，貧道素知它在道兄手裡。今日貧道以混元珍珠傘為報酬，只為借寶以為眾門人護身之用。道兄該不會如此吝嗇吧！”

慕白元神之軀這麼狀似不經的一解釋，讓玄都大法師以為慕白元神之軀真的知道離地焰光旗在自己手中，那便推脫不得了。又點明了是要借來防身。當下玄都大法師心下一想，也覺得合情合理。

# 第1204章 太上老君驚醒

玄都眼見慕白元神之軀面上的不耐之色越加明顯，不由笑道：“我道門三教，本是一家，互借法寶亦是平常之事，貧道豈能問道兄要什麼報酬？只是離地焰光旗給了道兄，貧道自己也就沒了護身法寶。因此貧道也只能赧顏接受了。還望道兄善自使用此寶，早日歸還。”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貧道豈敢相欺！大師伯太上老君還不吃了我？”

說著，隨手將混元珍珠傘遞與玄都大法師道，“說是報酬便是報酬，貧道也是豪爽之人，決不會問你要了。”

玄都大法師接過混元珍珠傘，隨即也將離地焰光旗取出交與慕白元神之軀。

慕白元神之軀大喜接過。

玄都大法師轉目四顧，見一眾截教門人盡皆收聲斂跡退了回去，不由長鬆了一口氣對座上通天教主稽首道：“不知師叔如何答覆我家老師的調解之意？”

通天教主這才緩緩睜眼看了玄都大法師一眼，淡淡地道：“既然要調解爭鬥，那他自己為什麼不來。此是我與接引、准提、原始天尊之爭，他倒是輕鬆，輕飄飄地傳了一句話來便要我撤走。此豈是處事之道？”

玄都大法師聞言稽首道：“弟子不過先行前來探聽師叔之意，若是師叔有意和解，那麼我家老師自然會親自前來主持兩家罷手言和之盛事。”

通天教主淡淡地道：“若我不願和解呢，你家老師便要如何？”

玄都大法師聞言心下又是一陣忐忑，壯着膽子稽首道：“家師之意，弟子不敢妄自揣測！”

通天教主哼了一聲，道：“既如此，你便回去告訴太上老君，佛門若不認錯，貧道便絕不和解，看他如何對我！你且去吧。”

玄都大法師聞言，只得無奈去了。就聽蘆蓬之中，慕白元神之軀大笑道：“老師神威，離地焰光旗輕鬆到手，大事成矣！”

通天教主笑道：“雖然離地焰光旗到手，但出口有願，講明了借來，到時還須得歸還的。可惜你那件混元珍珠傘！”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若能封印聖人，一把混元珍珠傘算得了什麼！況且老師，你何曾見我做過賠本的交易？他玄都大法師既然拿了我的法寶，貧道自然有辦法讓這離地焰光旗從此屬我截教。”

通天教主聞言大笑，也沒有問慕白元神之軀欲要如何做，慕白元神之軀也不解釋。當下師徒二人相對閉目靜坐了去。

玄都大法師迴轉太清境向太上老君復命，言說通天教主不欲言和之事。

太上老君也知曉此是必然的，當下只微微點頭，隨即問道：“以你觀之，眼下截教、妖族聯盟的實力如何？”

玄都大法師道：“通天教主聖人之尊，手持誅仙四劍，布下劍陣，佛門束手無策。更兼有妖族周天星斗大陣從旁策應，二陣聯合，強悍絕倫，比之當年的萬仙陣與誅仙劍陣的結合更強。若是老師不插手，佛門久之必敗無疑。但若老師出手，太極圖和天地玄黃玲瓏寶塔一出，首先便立於不敗之地。徐徐設法，擊敗截教也是遲早的事。只是……。”

太上老君道：“只是什麼？”

玄都大法師遲疑片刻，方才道：“只是弟子觀截教上下眾人，似乎皆心懷憤怒，戰意高昂，似乎並不懼怕我人教也與佛門聯手。何況如今截教慕白真人手握混沌鍾，前次大戰，已經顯露出了非凡的戰力。雖有情劫未除，但已有防備。大戰之中，嘈嘈雜雜，也沒有機會再次引動他的心魔。此是一大變數！而且截教與妖族結盟，妖族精銳盡出，若到危急時刻，女媧娘娘會不會出手也是難說的緊。若是女媧娘娘也出手了，此戰便危險了。”

太上老君聞言點頭道：“此言甚是！既然我們決定出手了，便決不能讓女媧娘娘插手到此戰之中。但女媧亦是聖人之尊，況且更是出身妖族，該如何才能使她束手不出呢？”

玄都大法師沉默片刻，道：“可否以老師的名義，直接知會女媧娘娘一聲。女媧娘娘一向並不參与三界爭鬥，老師出面，她應該會買個面子。”

太上老君笑道：“那你可就太不了解女媧了。當年東皇太一和帝俊創立妖族，立下招妖旗網絡天下高手，女媧娘娘以一介女流，位居眾妖之上，傲視群妖，成為妖族之中，渺渺幾個不受招妖旗束縛的大妖之一，身份尊貴，任誰都要給幾分面子，豈是等閑！只不過後來女媧功德證道，成為人族聖母，身處人妖兩族之間，身份敏感，被准提借勢逼迫的死死的。恐怕她心中對準提的怨恨也不是一星半點兒。今日之戰，無關人族，僅是一眾修士的爭鬥。要想再束縛住女媧的手腳，難啊！”

玄都大法師聞言嘴角抽了抽，小心地看了看太上老君臉色，終於忍不住開口道：“老師請恕弟子說話孟浪了。世人皆道准提謀略過人，神鬼難測。幾乎是以一己之力使佛門憑空壯大了起來。但而今看來，他先前的所作所為卻似乎件件皆是錯着。亂逞算計，幾乎將三界各方勢力都得罪光了。實在讓人不敢恭維！”

太上老君聞言笑道：“你這又冤枉准提了。他西方荒涼，靈寶缺缺，人才稀少，先天的局限使得他必須使盡手段方才能走出一方天地。他要壯大自己，但別家也不會憑空給他讓位吧！得罪別人也是不得已。但這般算計終究不是正道，而今天道合回，也是他佛門該有此一劫。不過佛門壯大自身的手段雖然令人詬病，他的教義也有失偏頗，卻也的確是天地正道一脈，鴻鈞道祖親傳。雖然要受此一劫，但也不能滅絕。此亦是天意，因此為師才有這個打算欲要救援佛門。免得截教做的太過分了。當然，這也是施恩佛門，以求后報的意思。你是我首徒，日常也是你在打理教務，我也就不瞞你了。”

玄都大法師聞言，道：“弟子受教了！既然老師沒有把握讓女媧娘娘不出手，何不更以他事將女媧娘娘拖住。”

太上老君聞言看了看玄都大法師，嘆道：“天下間又有何事能夠拖住女媧娘娘！況且她亦是非比等閑，豈能不知輕重緩急？若是一味要前往靈山相助佛門，又有誰能攔住？”

玄都大法師笑道：“老師忘了女媧娘娘也還有一個兄長的么？伏羲聖皇身份尊貴，又與女媧娘娘親厚。正好老師乃是人教之主，掌人族教化之功。老師發下法旨讓伏羲去拖住女媧娘娘，豈有不成之理。”

“讓伏羲去拖住女媧娘娘？那伏羲乃是人族聖皇，身份尊貴，做這種事情是否太屈了！況且他曾是妖族首腦，又是女媧娘娘兄長，不大可能會願意前往阻止女媧啊。”太上老君沉吟着說道。

玄都大法師稽首道：“弟子也知有些不妥，但除此之外，弟子卻又實在想不出還有何策可以阻止女媧出手參与此戰。弟子愚魯，實是慚愧！”

太上老君聞言微微一笑道：“你也曾化身莊子，亦是人族一聖，何必太過貶抑自己？雖說道門眾弟子中，先有多寶道行精深，後有慕白後來居上，但他們都是在激烈的爭鬥拼殺之中走出來的。你其實並不比他們差，不必妄自菲薄！”

玄都大法師道：“弟子多謝老師庇護之恩！弟子並非自謙，實是見老師心中煩憂，弟子卻無能為力，因而自責罷了。”

太上老君笑道：“罷了，所謂盡人事、聽天命。即便最終拖不住女媧娘娘，也好過無所作為。你這就前往火雲洞好生請伏羲聖皇出面。”

玄都大法師稽首領命，走了幾步，忽然想起一事，回頭道：“老師，弟子尚有一事稟報。”

太上老君奇道：“還有何事？”

玄都大法師道：“弟子奉命前往靈山調解兩家爭鬥，面見通天教主之時，截教上下強要向弟子借寶。看當時情景，恐怕若是弟子說不借，立馬便有殺身之禍。最後慕白元神之軀真人更以混元珍珠傘作為代價將我離地焰光旗借了去。弟子無奈，只得應允。弟子思前想后，總覺得此事蹊蹺。離地焰光旗雖是上等靈寶，但也不值得截教如此大動干戈吧！”

太上老君聞言悚然道：“截教恃強將你離地焰光旗借了去？”

玄都大法師見太上老君面色有異，當下不敢怠慢，急忙應道：“正是！老師，這其中莫非真有什麼陰謀？要不弟子這就前去將離地焰光旗索要回來！”

太上老君看了玄都大法師半晌，乃道：“既落入他手，怕是要不回來了。罷了，你速往火雲洞相請伏羲聖皇，此事由我處置。”

玄都大法師領命去了。

太上老君當即命金衣銀衣兩位童子將上洞八仙招來。

少時，上洞八仙來至，稽首拜見太上老君。

呂洞賓躬身道：“不知掌教老師召見，有何吩咐？”

太上老君道：“你們可前往天庭，拜見昊天玉帝和王母娘娘，將聚仙旗借回來，便是大功一件。此事關係重大，切不可有半點閃失！”

# 第1205章 聚仙旗之爭

上洞八仙見太上老君說的甚是慎重，均稽首拜倒應是。

當下八人辭別太上老君，離了八景宮，駕雲徑往天庭而來。

瑤池金母正慵懶不勝地觀看一眾仙娥跳舞，忽聽值殿仙官來報：“人教上洞八仙在外求見。”

王母娘娘聞言隨口道：“哦，請進來吧！”隨手將一眾仙娥揮退了下去。

少時，上洞八仙到來，稽首拜見王母娘娘。

王母娘娘道：“幾位上仙今日怎麼有空來我這瑤池見禮？”

鐵拐李上前道：“小仙等今日前來，實為奉我家掌教老師太上老君之命，前來求借聚仙旗一用。還請娘娘大發慈悲，賜下仙寶，讓我等能早日迴轉八景宮復命。”

王母娘娘聞言笑道：“區區一件法寶，既是聖人需要，遣一童子前來便可，何必勞動諸位上仙大駕。”當下轉頭吩咐九天玄女道，“你可去我宮中，將素色雲界旗取來。”

九天玄女領命而去，不一時急匆匆回來稟報道：“娘娘，不好了。剛剛到娘娘宮中，卻不見了聚仙旗。詢問守宮女官，皆言龍吉公主和截教伶倫剛剛來過，二人已將聚仙旗帶走了。”

眾人聞言大驚，王母娘娘大怒，拍案道：“豈有此理！龍吉這孩子真是越來越胡鬧了。聚仙旗乃我天庭重寶，豈是玩耍之物！你速傳我懿旨，追上龍吉，將聚仙旗帶回來！”

九天玄女領命去了。

王母娘娘看下首眾仙面面相覷，盡皆面露愕然焦急之色，不由心下暗笑，面上卻一臉歉意地道：“幾位上仙代表太清聖人前來借寶，本不該推脫。奈何事發突然，聚仙旗已被龍吉帶走，本宮也無可奈何！幾位請稍息片刻，相信九天玄女若是追上龍吉，一定能夠將聚仙旗帶回。”

上洞八仙聞言大急，韓湘子道：“那伶倫乃是截教慕白真人的得意高徒，一身道行深不可測。若是與龍吉公主一道將素色雲界旗帶到截教交與了通天教主或者慕白真人，那麼素色雲界旗可就要不回來了。今九天玄女勢單力薄，不如我們八仙齊出，前去助她一臂之力。拿回素色雲界旗，也好向掌教老師復命。”

漢鍾離等人聞言正中下懷，當下八仙向王母娘娘呈請，欲要協助九天玄女捉拿伶倫。

王母娘娘見八仙如此积極，當下笑道：“既然八位仙家願意出手相助，本宮求之不得。”

呂洞賓稽首道：“既如此，事不宜遲。臣等先行出發，這就告退了。”

當下八仙魚貫出了瑤池，看準方向，駕遁術急追龍吉與伶倫二人。

且說當日慕白元神之軀聽得通天教主說需要五色五方旗布陣之後，便即招一眾弟子前來吩咐。

伶倫當時得令，便即與龍吉公主一道前往瑤池求取素色雲界旗。

然而此時三界的形勢微妙，人教太上老君的突然出手，讓得原本大占上風的截教不再有那麼明顯的優勢了。夾在各方勢力之間的天庭在這種微妙的平衡之下，便也只得按兵不動，小心地保持中立的局面。

因此天庭不得不撤消了對佛門的聲討，自然也不能悍然借寶與截教，免得得罪了老君和原始等人。

然而昊天玉帝打心裏也對西方頗有微詞，既不敢明着得罪人、闡、佛三家，便只得暗示龍吉與伶倫二人施展先斬後奏的妙手空空了。

因着這些私下的原因，致使今日上洞八仙前來借寶，龍吉與伶倫二人方才不得不倉促出手，搶先一步盜了聚仙旗下界去了。

要說二人的修為也非比等閑，既然先走一步，那麼九天玄女和上洞八仙等人那是萬萬也追不上的。奈何此事早已驚動了太上老君。

太上老君深知素色雲界旗決不能在落入截教之手，在派出上洞八仙前往借寶之後，便早早地另遣了長眉真人、庚桑子、列子三人率領數十名蜀山派高手前往堵截。果然將伶倫與龍吉二人堵在了半路之上。

伶倫與龍吉公主正自匆匆忙忙欲要前往靈山將聚仙旗交與慕白元神之軀。不想半路殺出了長眉真人、庚桑子等人，氣勢洶洶地堵住去路。

當下伶倫心下暗驚，稽首道：“貧道截教流波山練氣士伶倫，見過諸位道友。我等往日並無仇怨，不知各位因何在此堵住我夫妻去路？”

庚桑子稽首還禮道：“伶倫，你乃截教高士。卻為何如此膽大包天，作此下作之事！竟敢在瑤池偷盜重寶，欲致煌煌天威於何地？貧道等雖是替天行道，但也不為己甚。你只需將聚仙旗留下，貧道願意在王母娘娘面前保你無事。否則若我等出手捉拿了你，道友偷盜之名傳遍三界，日後還有和顏面立足於天地之間？”

伶倫聞言大笑道：“庚桑子，你休說大話！不要說孩子拿了家中長輩的東西於情於理都算不上是偷。即便是偷，也輪不到你來管！你算什麼，也敢在此說替天行道？胡亂干涉天家之事，真是膽大包天！”

庚桑子笑道：“道友錯了！偷盜便是偷盜，豈分親疏？天家無私事，我等又如何不能管了！況且想必此時事已暴露，王母娘娘懿旨定然隨後就到。我等也不算師出無名！”

伶倫聞言大怒，取出竹簫道：“貧道好說歹說，你們卻左右刁難。真以為貧道是好欺的么！廢話少說，若是你們能擊敗我二人，聚仙旗自然雙手奉上。”

言罷，將手中竹簫一晃，飛出偏偏翠綠的竹恭弘=叶 恭弘，一片一片宛如飛劍一般直往庚桑子、長眉真人等人殺了過去。

旁邊龍吉公主也招出二龍劍，不由分說照準眾人便打。

那二龍劍有二龍纏繞，揮舞起來有陣陣龍吟之聲，現兩條巨龍呼風喚雨，威力無窮。二人法力高強，又是突下殺手。庚桑子等人雖早有防備，但也未料到二人的攻擊如此迅猛，一時落入下風。

伶倫大叫道：“公主，我擋住他們，你速往靈山將聚仙旗交與師傅。”

龍吉公主聞言，將懷中霧露乾坤網祭出，望着面前的數十名蜀山劍派高手兜頭撒下，眾人正自退避間，龍吉公主早已衝出重圍。回頭看看伶倫，面上顯出一陣擔憂之色，隨即一咬牙，便欲駕遁術而去。

忽聽前方一人叫道：“公主不要走，先把聚仙旗留下！”

龍吉公主定睛一看，只見面前一少年擋住去路，手持開山巨斧，甚有威勢。龍吉公主認得是闡教門下沉香，不由笑道：“這可真是奇了！人教的在此堵我們，你闡教的也在此堵我們。這素色雲界旗乃是瑤池之寶，又與你二教有什麼相干了。真是多管閑事！”

沉香笑道：“天庭乃三界正統，我等身為修士，正該出力，豈有推脫之理！”

龍吉公主聞言正自氣怒，就聽一人笑道：“你這小娃娃，怎能這麼跟你姨娘說話！如此不孝，真是該打！吃我一棒！”半空中顯出一根金光閃閃的棒子，照準沉香腦門就打。

原來卻是孫悟空到了。

那孫悟空前次為了照顧龜靈聖母，因此一身本事施展不開，被沉香瞅准機會糾纏了個不勝其煩。

今日相見，自是分外眼紅，不由分說揮舞金箍棒便打。

沉香見孫悟空來的兇猛，只得回身應戰。

但這麼一阻隔，終究是耽誤了時間，身後庚桑子與列子拖住了伶倫，長眉真人卻率領剩下的蜀山派高手圍了上來。

龍吉公主無奈，正欲放手再戰。就見幾道金光激射而至，半空中顯出高明、高覺、夔牛並慕白元神之軀的幾個記名弟子梅山七聖的身影，這十人皆是大羅金仙，甫一現世，身上強悍的氣勢散發出來，便即讓長眉真人等人暗暗心驚。慕白元神之軀本身法力既高，一眾門人也盡皆不凡。照這樣的實力，他流波山便是獨立出去自立門戶，也足以在三界之中爭得一席之地了。

高明、高覺、袁洪等人的到來讓長眉真人大感棘手，正自躊躇間，就聽身後一人道：“伶倫，交回聚仙旗，饒你不赦之罪！”

長眉真人抬眼一看，見來者是上洞八仙，不由心下大喜，膽氣立壯，率眾將截教眾人退路堵住。

上洞八仙來至場中，左右望瞭望，盡皆疑惑地道：“九天玄女奉王母之命，先我等一步前來捉拿伶倫。何以卻不見蹤影？”

長眉真人稽首道：“我等並未見九天玄女來過，不知何故！想是追錯了方向。”

漢鍾離笑道：“管他九天玄女到了何處！反正我等是奉了王母娘娘懿旨前來追回聚仙旗，名正言順！今伶倫就在眼前，先打了再說。”

言罷，一揚手中芭蕉扇向伶倫殺了過去。

伶倫又豈是善茬！立馬還以顏色。

那漢鍾離手中芭蕉扇便是當日紫霄宮中鴻鈞道祖分與人教的那把火芭蕉扇，威力倒也頗為可觀！

每一煽動，真火瀰漫。

伶倫手中竹簫屬木，雖然威力還在芭蕉扇之上，但也不敢逞能。只得將竹簫放在嘴邊，悠揚低沉的簫音頓時流淌出來，道道音壁將漢鍾離來路封得死死的。片片竹恭弘=叶 恭弘凌空飛舞，使得漢鍾離半點不敢大意，生怕一不小心便被那翠竹恭弘=叶 恭弘偷襲得手。

# 第1206章 道門內戰初顯

伶倫道行遠勝漢鍾離，並無大礙。那邊呂洞賓等人見漢鍾離被壓制的頗有些束手束腳，當下皆欲上前助戰。

袁洪大笑道：“久聞上洞八仙之名，今日一見，不過如此！莫非還想以多為勝么？看我等兄弟來會會你們！”

當下袁洪揮舞一氣風火棍上前，呂洞賓見袁洪來的兇猛，深恐眾人不知輕重，當下不退反進，反手拔劍，竟與袁洪對攻起來。

二人棒來劍往，一招快似一招，一時打得難分難解。

呂洞賓本是東華上仙轉世，那東華上仙修行久遠，若仔細論起輩分，只在三清、接引、東皇、女媧等人之下，亦是當年紫霄宮聽道的一員。雖轉世呂洞賓，但早已記起了前世，又在人教門下重修，論實力，乃是當之無愧的八仙之首。實力強悍，三界皆知。

然而袁洪卻是出身混世四猴，天生神通不凡，力大無窮，八九玄功變化萬端。長期以來執掌梅山，執三大部洲妖族之牛耳，也是三界威名遠揚的強橫惡神。

二人相鬥之激烈，一時攪得天翻地覆。兵器碰撞之聲，震動九天。正是棋逢對手，一時難分勝負。

那邊金大升對上了何仙姑，常昊對上了鐵拐李，吳龍對上了藍采和，戴禮對上了張果老，楊顯對上了曹國舅，朱子真對上了韓湘子，頓時半空中便是一場混戰。

金大升對何仙姑，正所謂牛嚼牡丹，何仙姑在他金大升眼裡根本就是一盤菜啊！

那金大升也是憨，全無半點憐香惜玉之心，渾身蠻力發作，直殺的何仙姑香汗淋漓，嬌喘噓噓。

常昊對鐵拐李卻微微處於下風。

那鐵拐李也似乎知道常昊本體乃是長蛇，手中鐵拐指東打西，專照常昊七寸打來。

常昊雖然身子靈活，手中長槍宛如一條玉帶，蜿蜒流動，護得全身上下周全。但面對鐵拐李神出鬼沒的鐵拐，卻也是心中忌憚，頗為束手束腳。

吳龍對藍采和，戰不數合，便即口中口吐七彩煙霧，欲要毒殺藍采和。

豈知藍采和手中花籃散發出陣陣清香，頭腦清醒無比，半點不受毒煙影響。

吳龍雖然道行比之藍采和要高出不少，但見本命神通被破，心中驚疑不定，一時慌了手腳，竟被藍采和搶了先手，一時壓制在了下風。

好在吳龍久經戰陣，對敵經驗豐富，心知毒不到對手，當下也便一刀一刀實實在在地拼殺，漸漸卻也穩住了陣腳，開始反擊。

那戴禮對張果老，雙刀揮砍，打得張果老連連退避，不期張果老坐下毛驢兒突然長嘶一聲，陡然提起前蹄一踢，正中戴禮刀面，被打的倒退連連。張果老抓住機會，迅疾搶攻。卻見戴禮雖亂不慌，張嘴吐出一顆紅珠，光華漫天，照準張果老當頭打下。

張果老見狀大驚，觸不及防之下被打落毛驢。戴禮見狀，急忙揮舞雙刀上前，欲要結果了張果老。正危急時，那張果老忽然從懷中取出一面漁鼓，叮叮咚咚地敲響了起來。一聲一聲，擊打在戴禮心頭，頓時只覺元神一陣混亂。只得駐足不前，凝神抵抗張果老手中的漁鼓。

楊顯對陣曹國舅，手中鐵戟搖曳，曹國舅在八仙之中修為較淺，如何是楊顯的對手？不數合便即手忙腳亂。曹國舅無奈，只得將手中玉板祭起來打楊顯。那楊顯卻也不是善茬，搖身化作一隻碩大的山羊，頭上兩角齊出，頂住玉板。一道白光閃過，曹國舅頓時敗陣，只得落荒而逃。

朱子真對陣韓湘子，韓湘子法力雖也不錯，不過朱子真卻更要勝上一籌。不過韓湘子道法卻也神奇，一隻笛子吹的是柔腸百結。可惜了朱子真是個混人，雖然不傻，卻也絕對是個不解風情的大老粗。雖然聽得那依依呀呀的聲音甚不舒服，不過卻領會不到那其中的意思，也就不會被韓湘子的音樂帶入靈魂深處的險惡之地。話說對牛談琴，對豬怕也是一樣的效果吧！韓湘子又不曾有伶倫那般造詣，能夠做到大音希聲、萬物絕殺的境界。反觀朱子真，本就是吃了睡、睡了吃的樂天派，頗有幾分“赤子之心”的意思，竟對韓湘子的音殺之技置之不理。縱起寶劍對準韓湘子沒頭沒腦地猛砍，打得韓湘子鬱悶非常。

八對大戰，截教這邊有戴禮、常昊略處下風，袁洪目前不勝不敗，其餘諸人盡皆穩穩佔據了主動，取勝只是時間早晚而已。

眼見得上洞八仙出手，局勢竟還是如此險峻，長眉真人和庚桑子等人站不住了，眾人對視一眼，反身向著一旁的龍吉公主殺了過去。

龍吉公主正自觀看伶倫與漢鍾離大戰，未免有些分神。眼見眾人打來，欲要應戰，長眉真人的飛劍已至面前。

龍吉公主驚駭欲絕，只道今番休矣！卻見一道寒芒閃過，叮的一聲，插着眉心嬌嫩的肌膚將長眉真人飛劍打落在地。卻是高明眼見長眉真人偷襲，因而以射日弓相救。

龍吉公主到此時方才驚醒，眉心依然火辣辣的疼痛，一時后怕不已。

到得此時，龍吉公主心頭的凶戾之氣也被激發起來了。她也實在沒有想到，這些人口口聲聲為王母尋回聚仙旗，竟還會對自己這個天庭的公主下殺手。

心中大怒，抬手將四海瓶祭起，照準長眉真人當頭就砸，手中二龍劍斜斜向天，口中念咒，道聲：“疾！”

頓時那二龍劍龍吟之聲大作，嗡嗡震動着飛舞上天，光分兩股，現出兩條巨龍扭動不休，纏繞而進，聲勢震天地往長眉真人殺了下去。

長眉真人正自用心抵擋四海瓶，眼見二龍劍如此威勢，不由心下大驚，連忙現出頂上青雲，手中仙劍扭動，劃一道劍光迎上二龍劍，欲要以自己高深的飛劍之術迎戰二龍劍。

庚桑子見狀，大驚失色，失聲道：“不可造次！”

當下急忙上前救援，卻見一道青光灑下，將自己的身形照定，一股莫名強悍的吸引力傳來，引得自己不由自主地向前飛去。

原來卻是高覺眼見庚桑子欲要救援長眉真人，恐他二人聯手攻擊龍吉公主，遂祭出白玉葫蘆照定庚桑子。

庚桑子心下駭然，顧不得救援長眉，只得回身凝神定住身形自保。那邊列子也被夔牛大發神威，一聲咆哮打了回去。

剩下的數十名蜀山劍派高手也盡皆被高明以迅疾無比的手法連射神箭，擋在外面，不得救援。

場中龍吉公主顯然恨極，出手半分不留情面，二龍劍與四海瓶雙管齊下，長眉真人金光劍術通神，修為高深，卻也經受不起這般靈寶的打擊。不一時便支持不住，被四海瓶突破進來，打中肩頭，栽到在地。

龍吉公主恨長眉真人剛才偷襲，明擺着是要取自己性命，因此毫不留手，眼見長眉掉落在地，猶自不依不饒地祭出二龍劍追着激射而去，直欲將長眉真人斬殺當場。

此時人教諸人皆被拖住，眼見長眉真人再無幸理。三十三重天外突然飛來一個金剛鐲，“鐺”的一聲打在二龍劍上，金鐵交鳴之聲響徹天地。就見那二龍劍瞬間光芒黯淡，掉落塵埃。

眾人見狀無不大驚，太上老君終於出手了！

眾人眼見太上老君出手，盡皆大驚失色，伶倫、梅山七聖等人不敢戀戰，迅速擺脫對手，相互掩護着聚在一起。

伶倫稽首躬身道：“弟子伶倫率一眾師兄弟拜見大師伯！幾位道兄阻我去路，弟子不得已出手，得罪之處，還請大師伯原諒。”

伶倫說完這話，正等着太上老君回應，就聽虛空中傳來通天教主的聲音道：“道兄，伶倫等人是我派往天庭借寶的，剛剛我已知會了王母娘娘。卻沒有想到師兄也會去借寶，倒是大出意料之外！不過么，此聚仙旗既然已被我門下弟子先借了來，道兄若要用，看來也只得等日後了。貧道一定會儘快歸還的，師兄何不先等一等？”

眾門人聽得通天教主開口，盡皆大喜。

太上老君的聲音道：“賢弟，你也是混元大羅金仙，何竟如此包庇門人弟子？如今你圍了靈山，將一眾佛子佛兵打殺無數，造下無邊殺孽。尚還不知足，又四處借寶，此是何意？須知凡事不可做的太過，物極必反，過猶不及啊！”

通天教主的聲音淡淡地道：“道兄不必危言聳聽！貧道做事自有分寸。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我心裏有數的很。今只因道兄一念之差，我道門內部又再一次刀兵相見，實在令人嘆息痛恨。道兄該知道如今形勢不比封神之戰，佛門氣運當衰，我截教乃是順應天命。道兄既已天道正統自居，何故反助佛門為惡，而阻逆貧道？實是大為不該！”

太上老君默然半晌，只聽虛空中通天教主的聲音道：“伶倫，你還不率眾門人回來，站在那裡象什麼話！”

伶倫聞言大喜，當即領着一眾門人駕雲去了。

上洞八仙和庚桑子等人面面相覷，心頭大不是滋味。

良久，才聽太上老君的聲音意興闌珊地道：“你們也回來吧！”

# 第1207章 傲慢的羽翼仙

人教諸人這才打道回府。

此時的八景宮中，卻是玄都大法師一臉忿忿不甘地對太上老君回報着前往火雲洞請伏羲聖皇的經過。

原來玄都大法師來到火雲洞，報名求見伏羲，卻被童子告知伏羲聖皇正在閉關參悟大道，任何人不得打擾。

玄都大法師心下頗為無奈，再三請求通報，最後還是天皇燧人氏和地皇神農氏接見了他。

那燧人氏感念慕白元神之軀當年指點的情誼，神農氏也感念流波山救助自己小女的恩情，況且此戰又不關乎人族氣運，誰勝誰敗對三聖皇而言並沒有什麼關礙，因此樂得做個人情，對玄都大法師甚為冷淡。

言談片刻，便即開口請玄都大法師離去。

玄都大法師請見伏羲，也被神農氏推脫了，只得憋了一肚子氣迴轉八景宮復命。

太上老君聽了玄都大法師之言，心中也頗有幾分不滿。

然而三聖皇地位尊崇，便是天道聖人也得禮敬三分。而今伏羲擺明了不想插手修士之爭，燧人氏與神農氏更隱隱然站在截教一邊，太上老君也沒有辦法可以改變。

太上老君道：“罷了，此戰通天教主把它拘束在了修士這個圈子之內，若我再把人族攪進來，也是徒添戰火，殊為不智。伏羲既然不願出山，也不必強求。而今五色五方旗均落入截教之手，形勢甚為不妙。女媧娘娘出手也似乎不可阻擋，勝負之數，實在難料。形勢越發的複雜了！”

玄都大法師聞言沉默半晌，稽首道：“老師，既然形勢不妙，我等何不置身事外？如此一來，便可保持超然的地位。若日後截教果真打壓佛門太過，我們再前去調解，依然能夠施恩佛門。況且還不得罪截教，豈非兩全齊美！”

太上老君道：“到時候恐怕佛門已經沒有幾個門人了！若是佛門再一次回到封神之戰以前的窘迫狀態，那時也用不着咱們救了！”

玄都大法師聞言道：“然而此時出手，老師卻要擔起挑動道門內戰的罪名。雖救了佛門，卻失了人心，殊為不智啊！”

太上老君默然良久，嘆道：“我之本意，乃是欲使截教知難而退，並非要再次與通天教主刀兵相見。不想這才剛剛表露出一絲態度，便激起了截教上下如此劇烈的反彈，大出乎意料之外。而今佛門氣運當衰，此時為佛門與截教交惡，非明智之舉。所幸兩家尚未有傷亡，事態尚不至於不可收拾。罷了，而今以女媧娘娘、妖帝太昊為首的妖族堅定地站在了截教一邊，巫族此時也忙着搶佔佛門的地盤，天庭支持截教之心，更是路人皆知。就連三聖皇，也如此偏護着截教。人心所向，已經是昭然若揭了。想不到這一量劫以來，截教聲勢不降反升，竟還擁有如此強大的號召力，實在讓人驚嘆！”

玄都大法師道：“若非此次外出相請伏羲聖皇，弟子也不知三界各方勢力竟然都已隱隱然站在了截教這邊。想來佛門的確是失了天命！老師，若我人教此時反助佛門，恐怕大失人望啊！”

太上老君默然半晌，方才緩緩地道：“截教此時更聚齊了五色五方旗，此非同小可。若到危急之時，通天教主真的……，那可真是驚天動地了。罷了，玄都，你且持我符命前往求見通天教主，便說為師要在太清境為一眾門人講道百年，讓他慎重使用離地焰光旗。”

玄都大法師領命，稽首而去。徑至截教蘆蓬之中拜見通天教主，轉達太上老君之意。

通天教主聞言大是驚訝，轉頭看了看旁邊的慕白元神之軀，眼見慕白元神之軀面上也露出愕然的神色。當下不由對玄都大法師道：“而今大劫降臨，你家老師何故突然宣布講道不出？”

玄都大法師道：“啟稟師叔！我家老師見三界紛擾、征戰不休，殺氣瀰漫天地，血光充盈寰宇。因此欲要以慈悲之心，化解這無邊孽氣。此次講道，將面向三界各方修士。凡有心向道的，皆可前往三十三重天的兜率宮聽講。凡聽講者，自然安安穩穩渡過大劫。老師慈悲，特遣弟子通報師叔知道。另請師叔慎重使用離地焰光旗，切莫沾惹了紅塵殺伐之氣。”

通天教主聞言眼中精光一閃，忽然仰天大笑道：“大師兄果然身懷慈悲普救之心。既然於此時開壇講道，我當相賀！”

當下轉頭對趙公明吩咐道，“你且持我賀表隨玄都往兜率宮拜上太上老君。另，告訴老君，離地焰光旗待此戰過後，貧道必親自送往八景宮。”

趙公明領命，與玄都大法師一道拜別通天教主去了。

蘆蓬之中，截教眾門人面面相覷，皆拿眼看向通天教主。

慕白元神之軀道：“太上老君忽然宣布講道一百年，顯然是表明了不再參与此戰的態度。前一刻還氣勢洶洶，派出上洞八仙對我門下弟子大打出手，現在卻又如此。這變化也實在太快了吧！”

通天教主聞言微微一笑，見眾門人都望着自己，當下道：“好了，太上老君總算是正式表明了立場，而今他要講道一百年的消息已是三界皆知。此戰，我們將只會面對接引、准提和原始天尊三位聖人，可說是勝券在握了。爾等各自散去，好生休養，擇日與佛門決戰。”

眾門人見通天教主不解釋太上老君之事，只得稽首散去。雖然眾人心下都有些疑問，但卻都知道太上老君是不會出手的了。有這個消息便已經足夠，至於這其中的因果糾葛，自有掌教老師和那個一向高深莫測的師兄弟慕白元神之軀真人處理，那自然是萬無一失的。倒也不必追問太多！

待眾人走後，通天教主與慕白元神之軀相視一眼，就聽慕白元神之軀笑道：“看來太上老君是被我們這番動作嚇到了，權衡利弊之下，覺得相助佛門得不償失，因而終於還是決定保持中立。哎，可惜！”

通天教主笑道：“可惜什麼？”

慕白元神之軀道：“可惜如此一來，封印聖人的想法便只得暫時擱置了。太上老君叫我們慎用離地焰光旗，明擺着是警告我們不要兵行險招。既然他都已經決定不出手了，那麼投桃報李，我們也只得聽他建議，慎用五色五方旗了。也正好，省了我們還要向冥河老祖借玄元控水旗，再欠下血海一份因果。”

通天教主點點頭道：“血海阿修羅族並非不可結交，但凡事也需要有個原則。阿修羅族在血海是得其所也，但出了血海，便是三界生靈的災難了。當年封神之戰，你引出了阿修羅族。彼時我截教形勢嚴峻，況且西牛賀洲地處荒涼，人跡罕有，為師也就不說什麼了。但現在再要引出阿修羅族，那可就是大大的罪過了。既然你與冥河老祖的因果已經了結，日後來往便須謹慎了。”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稽首道：“老師所言甚當，弟子省得。私交歸私交，弟子也不會再同意阿修羅族走出血海了。我雖不好出面阻攔血海阿修羅族復出，卻早已安排了阻攔之人。老師放心就是！”

通天教主聞言點頭道：“你既有此信心，為師自然放心。而今太上老君已經決意不出，我截教、妖族聯軍大舉出動，圍困靈山也有好些日子了，是該到了決一勝負的時候了。你且將羽翼仙叫來，讓他前去下戰書。”

這日，佛門眾弟子所在之處，忽見一道金光激射而至，顯出一個道人立於場中，手持玉簡傲然道：“貧道乃是截教羽翼仙，奉我家掌教老師之命特來下戰書，快去通報你家聖人，就說貧道我來了！”

場中諸佛以智光不動如來為首，眼見羽翼仙態度囂張，不由沉聲道：“既是來下戰書，便請稍侯片刻，容我稟報。”

智光不動如來狠狠地盯了羽翼仙一眼，轉身去了。

眾佛子佛兵也知道截教是不想再進行什麼論道了，當下也結陣凝神應對。

羽翼仙冷眼旁觀，嬉笑不已。

少時，智光不動如來複回來對羽翼仙道：“我家掌教聖人叫你進去！”

羽翼仙聞言，遂整整道袍，隨智光不動如來上了靈山。

眼見大雄寶殿之中接引、准提端坐蓮台，原始天尊卻坐在主客位蒲團之上。

羽翼仙見此乃稽首道：“貧道截教通天教主門下羽翼仙見過西方聖人！”卻單單對原始天尊不理不睬。

原始天尊見狀神色一變，身後雲中子見狀，喝道：“羽翼仙，你好大的膽子，我家老師在此，為何不來見禮！”

羽翼仙聞言面色驚訝地道：“此處乃是佛門靈山道場，貧道代表道門截教來下戰書，怎會在此反遇到道門聖人？雲中子，你休要誑我！此處乃是兵凶戰危之地，貧道我好意奉勸你一句，早早抽身離去，免遭大禍！言盡於此，你且三思！”

雲中子見羽翼仙如此言語，顯然是不想向原始天尊見禮了，不由大怒，叫道：“你膽敢對聖人無禮，該當何罪！”抬手一個掌心雷便打。

# 第1208章 金光威聲佛反

羽翼仙急忙顯出頂上慶雲，指尖一抹烏光閃現，將那掌心雷接下，口中笑道：“貧道來此下戰書，佛門便是如此接待使者的么？”

接引聞言道：“羽翼仙，原始天尊乃是混元大羅金仙，身份尊貴。你藐視聖人威嚴在先，雲中子打你也是應該！念你代表通天教主來下戰書，且饒你性命。原書批回，明日前往破陣。”

羽翼仙得了回信，轉身徑出了大雄寶殿，迴轉蘆蓬向通天教主復命。通天教主自調度門下布陣衛護誅仙劍陣不提。

且說靈山之上金光威聲佛聞知羽翼仙來下戰書，知道此戰已到關鍵時候。當下摸了摸自己的光頭，看看身上袈裟、坐下蓮台，不由冷笑了幾聲。

宣了幾聲佛號，起身徑至三大士住所。

慈航、文殊、普賢三人既同出闡教，入佛之中又同為菩薩，平素自然親近有加，慣常住在一起。當下三大士見金光威聲佛來至，不由心下大奇。因着分別出身闡截二教，因此他等與金光威聲佛平素並無什麼往來。

慈航觀世音菩薩道：“不知金光威聲佛來此何干？”

金光威聲佛笑道：“貧僧此來，專為尋三位菩薩，有事相求！”

慈航觀世音菩薩聞言道：“尊佛說笑了！尊佛法力高深，深得兩位掌教聖人器重，能有何事要我等幫忙？尊佛可先明言，若貧僧等能做到，決不推辭！”

金光威聲佛合什躬身道：“貧僧便先行謝過三位菩薩了！貧僧深慕闡教教義，此次冒昧前來，是想請三位菩薩代為在原始天尊面前引薦一二。”

三大士聞言對視一眼，文殊菩薩喝道：“金光威聲佛，你此是何意？”

金光威聲佛笑道：“貧僧並無他意！只是而今大戰在即，佛門眼看朝不保夕。貧僧當年雖是被接引強行帶到西方，但改換門庭，做了截教叛徒卻是事實。我恐日後通天教主清算舊事，放不過我。因此想要央求原始天尊師伯到時候看顧貧僧一二罷了。”

三大士聞言嘴角含起一抹譏笑，就聽慈航菩薩道：“你要尋求原始聖人的庇護，徑可前往拜望，何故反來找我等？我們三人皆已棄道歸佛，與道門的聯繫早已斷了。又憑什麼身份替你引薦！”

金光威聲佛聞言賠笑道：“三位菩薩雖然入了佛門，但卻是得了原始天尊默許的，自然不同於貧僧這個貪生怕死、自主主張的不肖弟子了！貧僧在截教是不可能得到原諒的，但三位在闡教卻是被奉為上賓。況且三位菩薩與雲中子、廣成子等幾位道兄交情匪淺。有三位引薦，相信原始天尊師伯一定會樂於接受貧僧的。”

三大士聞言對視一眼，忽聽普賢大喝道：“金光威聲佛，你好大的膽子。我等與你一般，皆是佛門弟子！你竟敢在此胡言亂語，說，是誰讓你來試探我們的？”

金光威聲佛聞言大是叫屈地道：“貧僧雖然貪生怕死，但行事卻一向光明磊落！我不過是為自己將來尋條出路。而今截教聯合妖族、巫族圍困靈山，天庭暗中相助，人教也不再來援，可謂是山窮水盡！但凡有一絲希望，貧僧也不想走其他的路子。我亦不是要背叛佛門，只是想在佛門敗落，性命危急時刻，能在闡教有個遮風擋雨的地方罷了。貧僧坦誠相待，也不怕三位菩薩笑話了。還請三位菩薩看在以前皆屬道門的情分上，大發慈悲，拉貧僧一把。貧僧必然感念大恩！”

慈航觀世音菩薩聞言，默然良久，嘆道：“大難臨頭，人心離散，我佛門真到了這種地步了么？金光威聲佛，你雖是接引聖人強行抓回，但既已做了佛陀，一量劫以來，掌教聖人待你也算不薄。你如今三心二意，作此等自保的打算，真是枉為大德高僧！”

金光威聲佛聞言訕笑了一陣，轉頭看向文殊、普賢二人。

見二人面色猶豫，不發一言，不由心下暗喜。

一臉不甘地道：“貧僧當日在道門，也是聖人嫡傳弟子，未必便比在佛門差了。入了佛門，乃是不得已。貧僧也感念佛門一份香火情，並未有背叛的打算。但事到臨頭，給自己找條退路也是理所應當的。凡事有因有果，佛門崛起之時搶了這麼多弟子過來，待其衰落之時有些門人離去也是自然而然的事。貧僧卻也並未把事做絕，闡教乃是佛門盟友，貧僧央求原始天尊庇護，雖然於德行有虧，卻無損大義情分。三位菩薩可認同貧道之言？”

文殊、普賢聞金光威聲佛之言，面上神情不住變化。旁邊慈航觀世音看見，心下長嘆，知道大敵當前，佛門怎麼算都必無勝理，人心已然離散，心懷去意者不知凡幾，那是禁止不住的。當下意興闌珊地道：“罷了，這些事貧僧懶得聽，也懶得管！貧僧入佛，那是天命如此，不敢有違。你既心懷二意，當此大難來臨之際，也是人之常情。貧僧可以不管，但也絕不會助你。你且走吧！”

金光威聲佛聞言罷不自然地笑了笑，又轉頭看向文殊與普賢二人。

但見二人目光閃爍，神情有異，不由笑道：“貧僧雖然入了佛門，但一身本領卻是從截教帶來的。若非貧僧還有幾分道行，又豈能做得了佛陀！佛門與我，並無養育教導之恩。所謂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做佛陀之時自然參禪念經，潛心誦佛，宣揚佛法。但若有哪一天不想做了，貧僧卻也沒有理由為佛門殉葬！生我者天地父母，教我養我者截教通天聖人。而今中道捐棄恩師，無顏再回截教，卻也不敢對授業恩師刀兵相向，只好另謀他處容身。二位菩薩當年也是闡教高士，為了因果方才被原始天尊送入佛門。而今闡教與佛門的因果眼看便要了結，此戰之後，佛門敗落，道門興旺。闡教雖是相助佛門，然人闡相互護持，根基深厚，必然不會受損太過。到時候，二位菩薩復歸原始師伯門下，還望多多提攜貧僧。則貧僧感激不盡。”

文殊、菩薩對視一眼，默然不語。

慈航看見，心下煩悶，側身走了開去。

文殊見狀，乃偷偷對金光威聲道：“眼下大敵當前，雖然局勢艱難，但諸事尚未有定論。你如此胡言亂語，不怕有心人告密么？速速離去，小心在意。”

金光威聲佛聞言心下暗喜，滿臉堆笑地道：“貧僧明白！多謝二位菩薩挂念。二位菩薩，貧僧禪房之中有件異寶，十分奇特。想起菩薩前往觀賞，共同品鑒品鑒！可好？”

文殊、普賢對視一眼，微笑道：“異寶么，既是尊佛有心相請，貧僧等自當前往。尊佛先請！”

金光威聲佛笑了笑，轉頭對慈航觀世音菩薩道：“慈航菩薩，一起去看看吧！大家在佛門共事多年，都不曾有什麼親密來往。今正好趁這個機會好生親近親近。”

慈航觀世音菩薩聞言，冷哼一聲道：“人各有志，不必強求。有什麼異寶你們三人自行鑒賞也就是了，貧僧還有功課，便不奉陪了。”

言罷，徑入自家禪房去了。

金光威聲佛面色難堪地看了看文殊、普賢二人，小聲地笑道：“慈航菩薩還真是用功！那麼二位菩薩，請隨貧僧來吧！”

文殊、普賢二人笑道：“慈航觀世音菩薩深得掌教聖人看重，一量劫以來，闡釋佛法，大展沙門，功德無量。佛門能有那番興盛景象，釋迦摩尼如來之下，慈航菩薩功莫大焉！不願意與我等同流，實是常理。尊佛不必放在心上！我們還是去禪房看那件異寶去吧！”

金光威聲佛笑道：“正是如此，二位菩薩請隨我來！”

不一時，三人來到金光威聲佛禪房，金光威聲佛奉茶相待之後，神神秘秘地從後堂取出一個盒子，交與文殊、普賢。

二人抬手接過，正要打開。就聽金光威聲佛道：“此物在背光處看，更能看出奇異不凡之處。”

二人聞言，不疑有他，當下轉身背對房門，擋住光亮。

文殊菩薩抬手揭開盒蓋，二人齊伸頭細看。卻見盒中陡然間放出五色華光，耀人眼目。

二人正欲閉目待光芒散開，忽聽身後金光威聲佛發出一聲得意的大笑，心知要遭，欲待逃走，早被金光威聲佛鼓起胸中元氣，猛地一聲大吼，強大的聲波將文殊、普賢二人打飛起來，一頭跌進了面前的盒子之中。

金光威聲佛眼疾手快，眼見二人落入盒中，當下抬手一指，盒蓋瞬間翻轉蓋了個嚴嚴實實。

手捧寶盒，口中喃喃地道：“本欲將三大士一同除去，以消心頭之恨。不料慈航竟然不來，也是天數如此！也罷，有你二人，也足以讓原始天尊心驚膽顫了。”

當下金光威聲佛兩手結印，渾身法力不要命一般注入盒中。那寶盒被金光威聲佛多番祭煉，內中暗藏了一個四相陣法，乃是金光威聲佛處心積慮布置的手段。文殊、普賢二人觸不及防被打入此中，豈有幸理！被金光威聲佛運功催動陣法，含恨隕落。

# 第1209章 金光仙歸來

當時金光威聲佛催動陣法，猶覺不甚放心。生怕二人道行高深，不能立刻便死，又不敢在靈山久留。當下急忙收拾了隨身物件，出了禪房。化一道金光直出了靈山，往截教蘆蓬而來。

且說靈山大雄寶殿之中，接引准提因大戰在即，截教與妖族聯盟勢大，因此與原始天尊苦思對策。

二人也知大戰將起，門下難免有些心志不堅之徒會臨陣退縮。但這也是無法之事，畢竟若是人心散了，強留也是無用，反倒可能壞事。

修道之人唯憑本心，出家還俗照理來說本也隨意。

況且當初佛門興盛，三界眾生入佛的本就各有打算。如今大難臨頭各自飛，也無法一一顧及得到。緣來緣滅，聚散離合，本來也就是那麼回事。

因此接引准提不願意看到門下弟子不斷離散的糟心事兒，因此便也難得耗費心神去監視一門佛陀們的動向。每有弟子離去，接引准提心有所感，只是對坐嘆息而已。

然而金光威聲佛的離去，卻讓接引准提大為意外。

眼見一道氣勢強盛的金光倉惶飛出靈山，直投入山下截教蘆蓬之中。如此明目張膽的陣前投敵行為讓得接引准提大為憤怒，氣的暴跳如雷。

二人對視一眼，心中皆苦澀地想道：當年截教有長耳定光仙陣前變節，想不到今日我佛門也要遭遇這種事情！

此時的接引准提尚還沒有想到金光威聲佛是殺人之後方才離去，只是在那裡嘆息。

原始天尊見此情景，輕聲道：“金光仙臨陣投敵，非同小可！二位道兄，不可再等閑視之了。須得嚴加查探一眾門人，防止再有此種事情發生！”

准提道：“道兄所言極是，我們即便不阻止心有二志的門人離去，也不能任由他等臨陣投入截教，反過來對付我們！”

當下准提神念籠罩靈山，重點查探了出身截教的一眾佛陀，眼見並無異樣，方才心下稍安。

神念一轉，這才突然發現不見了文殊、普賢，不由心下大是驚訝。

准提正躊躇不定，心中不知文殊、普賢何在，就聽殿外慈航觀世音菩薩的聲音道：“弟子慈航，拜見掌教聖人！弟子有要事稟奏。”

准提忙叫進來，詢問何事。

慈航乃將文殊、普賢被金光威聲佛帶走之事說了一遍，道：“而今金光威聲佛投敵，二位菩薩卻不知所蹤。弟子覺得蹊蹺，故而不敢隱瞞，恭請兩位老師處置。”

接引聞言跌足嘆道：“二位菩薩絕矣！想不到金光威聲佛竟如此凶狂成性，投敵不算，還處心積慮殺害同門。孽畜就是孽畜，野性難馴，反噬主人，實是該殺！”

原始天尊聽得慈航說出金光威聲佛與文殊、普賢對話之事，面上也大是掛不住，一臉歉然地道：“此事貧道也有不是，是那文殊普賢二人自取，貧道對不住兩位道兄啊！”

准提道：“道兄安坐此間，他二人之事豈能怪到道兄頭上！窺一斑而知全豹，如今靈山上下人心惶惶之狀可想而知。當此之時，不是追究責任的時候。還是先想個法子怎樣收束人心才是正理。貧僧也不要求所有門人都有與佛門同生共死的覺悟，但總要凝聚起最後一絲力量，以免讓三界眾生看了笑話！”

接引嘆道：“此事你去辦吧！哎，當年萬仙陣中，截教數萬門人眼見戰敗，逃散者十之六七，生死之間，又有幾人能真正看得透徹。即便有些人心懷去意，都不過是為自己求一條活路罷了。卻不知去不一定就是活，留也不一定就是死。當年截教大敗，離散者還存世的又有幾人？天理循環，真是至理。”

聽得接引如此嘆息，原始天尊與准提盡皆默然不語。

半晌，准提道：“今日我佛門氣運如此，也是天數。但紫霄宮中，鴻鈞道祖親口允諾，我佛門不會滅絕。他通天教主即便再狠，也須得顧及一二。而今一眾門人不斷離散，我佛門氣勢已衰。我們卻任其離去，便是以這種態度表明順從天命的意思。我佛門如此作為，若那通天教主還要趕盡殺絕。便怪不得貧僧了，便是鬧出個天地大劫來，鬧到鴻鈞道祖那裡，我也要討個說法！”

當下准提沉着臉面，一言不發地出了大雄寶殿，召集一眾門人訓話去了。

接引面上不由閃過一絲憂慮，望瞭望旁邊的原始天尊，道：“若通天教主果真逼迫太過，恐怕准提道友真能做出引發天地大劫的事情來。這段時間以來，他可是憋屈的厲害。因着我佛門大劫的事，既想要保全實力，又怕處理不當，引發更大的劫數。因而處處被動，患得患失。實在難為他了！”

轉頭問原始道：“通天教主與道兄同出一源，彼之優劣短長道兄應知之甚詳。可否為我謀一取勝之道？”

原始天尊聞言嘆道：“道兄，誅仙劍陣非四聖不能破，單憑此一樣，通天便已立於不敗之地！今女媧娘娘擺明了站在截教一邊，太上老君又顧慮重重，不肯來援，與之硬拼顯然是勝不了的。唯今之計，只有不理會他的誅仙劍陣。他那劍陣布在山下，我們不進陣，他也沒有辦法。雖然被他堵住靈山，道兄的根本重地極樂世界卻可另尋出口，不會有絲毫損傷。”

接引聞言訝道：“不理會他的誅仙劍陣又如何能夠破敵？”

原始天尊道：“當此之時，佛門首先是要自保，破敵乃是其次！反正佛門氣運已衰，通天教主要圍困靈山便由得他去吧！他如此興師動眾，能夠在靈山腳下呆多久？一年、十年、百年還是千年、萬年？總之，若是要鬥法咱們便應下，若是要破陣，便堅決不出。如此一來，截教占不到什麼便宜，自然便會退去。雖然對佛門名聲有些打擊，但實力卻可以得到保存！”

接引聞言沉吟未決，半晌乃道：“道兄所言，甚為有理！我佛門接連大敗，如今更連靈山道場都被圍了，這名聲再跌又能跌倒哪兒去？若能保得一眾門人周全，已是邀天之幸。不瞞道兄，若真到不能支撐的時候，便是要貧僧放棄靈山道場也是可以的。”

原始天尊聞言聳然動容道：“道兄心懷慈悲，為一眾門人周全甘願如此屈辱，貧道佩服之至！天道昭彰，佛門必然會安安穩穩渡過此劫！”

靈山之外截教蘆蓬之中，由於金光仙的歸來，截教上下盡皆齊聚一堂。待水火童子通報之後，金光仙走進蘆蓬，眼見通天教主高坐蒲團之上，神色慈和威嚴。金光仙滿心激動，張嘴深吸了一口氣，猛撲在地泣告道：“不肖弟子金光仙拜見恩師，祝恩師萬壽無疆！”

通天教主見狀尚未來得及開言，就聽坐下烏雲仙怒起斥道：“金光仙，你還有臉回來！當年屈膝轉投佛門，做了佛陀，可是風光的很吶！今見我截教勢大，又來相投！如此見風使舵、朝秦暮楚之輩，尚敢來我截教重地，你可真是厚顏無恥之極！”

眾門人聞言盡拿眼看向金光仙，面露不屑之色。

金光仙抬眼望瞭望一眾同門，一臉委屈之色，正要開口辯解。

通天教主身旁慕白元神之軀忽然笑道：“各位同門，稍安勿躁！你們都冤枉了金光仙了。他轉投佛門實是由我指使的，並非叛徒！相反，金光仙這一量劫在佛門忍辱負重，可謂勞苦功高，爾等切莫再冤枉了他！”

眾人聞言，皆驚疑不定在看向慕白元神之軀，面露狐疑之色。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當年萬仙陣中，接引忽然出現，不斷伺機收取我等門人。當時形勢危急，佛門日後註定大興。而接引准提卻不聞出身，自管四處收人以擴充實力。因而貧道便與金光仙暗中約定，若是他被接引強行帶去了西方，便索性佯歸佛門，以為內應，探取佛門虛實，以備我等日後防備佛門。金光仙果然不負所託！而今歸來，同門匯聚，實乃喜事一件，此事千真萬確，爾等勿疑！”

眾門人聽得慕白元神之軀如此言語，方才恍然大悟，看向金光仙的眼神也由厭惡迅速轉化為親熱，一個個的上前問好見禮，烏雲仙自然也頗不好意思地當眾道歉。

金光仙道：“當年道兄寧死不屈，身入八德池中，藏於黃泥之內，節義感天，讓貧道深為佩服。嘗恨力有未逮，不能救道兄脫離苦海！天幸慕白師兄大法相救，道兄苦盡甘來，貧道當時心下着實為道兄高興！雖不能宣之於口，卻也是整日激動難安。道兄剛才責怪於我，乃因不知我本心，實屬正常，貧道又豈會反怪道兄！”

眾門人聞言皆心下喜悅，通天教主見此，乃道：“值此大戰來臨之際，金光仙歸來，意義重大。佛門敗亡可見，我截教實力再度增強。此消彼長，人心所向一目瞭然。金光仙，你可就坐，待為師再賜你道袍！”

當下金光仙接過通天教主賜下的道袍，換下佛門袈裟，便在通天教主身前坐下。稟告來時計賺三大士，殺了文殊、普賢二位菩薩之事。

眾門人聞言，無不大喜。

# 第1210章 大戰初顯

羽翼仙道：“這三大士個個心狠手辣，不知有多少同門喪生在他等之手。今日道兄一舉斬殺其二，真可謂奇功一件。不由不讓貧道大是嘆服！”

金光仙道：“可惜漏了慈航，未盡全功，誠為可嘆！”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已經大出乎意料了！那三大士身兼佛道兩門，道行高深，非比等閑。一眾同門多次憋着一股勁兒要殺了他三人，皆未成功！今你一舉斬殺了文殊、普賢，已然是大快人心了。相信接引、准提和原始天尊現在的臉色必然非常難看！”

眾門人大笑。

金光仙道：“全靠道兄深謀遠慮，才得以成此大功。說起來，若非貧道在佛門一量劫，兢兢業業，他二人也不會對我毫無半點防備，被我一舉偷襲得手。貧道其實甚是僥倖！”

蘆蓬之中另一尊位就坐的妖帝太昊見截教上下因着金光仙的歸來一片歡欣鼓舞，不由也開口笑道：“今佛門人心惶惶，我聯軍士氣高昂。明日一戰當可勢如破竹，一舉擊垮佛門。只是佛門那邊加上原始天尊共有三名聖人，非同小可。雖說我們有陣法之利，但無論周天星斗大陣還是誅仙劍陣都有移動不便的缺陷。若是他等不入我陣，反而提出鬥法論輸贏，又該如何？”

眾人聞聽此言，皆沉默不語，抬眼望向通天教主。

通天教主沉吟片刻，道：“太昊陛下可率領一眾妖神布下周天星斗大陣，相信即便面對一位聖人，也足以自保無虞。若是按規矩一個個的鬥法，我截教倒是並不懼怕佛門。若他一擁而上，貧道的誅仙劍陣有誅仙劍陣圖，隨時都可以布出，方便得很。混戰之中圈他一些門人進陣，我就不信接引准提還坐得住？”

說著又轉頭看了看慕白元神之軀，道：“況且而今我截教手持五色五方旗之四，隨時可以前往血海借來玄元控水旗。在防禦力上也可稱得強悍，見勢不妙，自保還是可以做到的。倒是無須擔心太多！”

慕白元神之軀也笑道：“反正我們有誅仙劍陣為後盾，已經立於不敗之地。量他佛門再耍花招也逃不脫敗亡的命運，只不過垂死掙扎而已！再說，女媧娘娘也隨時可以出手相助，此戰必然是有勝無敗，區別只在勝利的大小而已。”

眾門人聞言盡皆放下心來。

通天教主乃道：“大戰在即，爾等皆宜好生備戰，各自下去收拾法寶，明日決戰務要全力以赴。你們都下去吧！”

眾門人皆稽首而退，妖帝太昊也告辭去了。

金光仙卻留了下來，見通天教主和慕白元神之軀皆拿眼疑惑地看着自己，金光仙不由微微一笑，道：“老師，弟子在佛門一量劫，多番打探。見一眾佛陀私下里都對那可能存在於佛門中的鴻蒙紫氣垂涎不已。可以說，當年入佛的許多修為高深的佛陀們都是衝著那所謂的鴻蒙紫氣去的。然而接引、准提卻對此事隻字不提，彷彿並未有這麼回事一般。令弟子百思不得其解！幾經打探，前不久弟子終於得到接引親口傳出的確切消息：西方其實並未有什麼鴻蒙紫氣。弟子當時着實驚訝的很！想當初謠言沸沸揚揚，西方卻不理不睬，等於是默認，以此吸引的三界修士競相投奔。呵呵，若是我們把這個確切消息傳播出去，我想佛門恐怕將會更加的人心離散，說不定立馬便會有一個逃散的浪潮。老師看，此計可好？”

通天教主聞言愕然道：“你說西方並沒有鴻蒙紫氣！消息確切么？”

金光仙點頭道：“千真萬確，乃是接引、准提親口對原始天尊承認的。老師你怎麼了？”

通天教主聞言轉頭看了看慕白元神之軀，見慕白元神之軀一臉淡然，不由頗含歉意地道：“若果真如此，此戰再打下去又有何意義？”

慕白元神之軀聞通天教主如此說，不由笑道：“老師不必如此，佛門有沒有鴻蒙紫氣對弟子而言並沒有什麼區別。請老師靜下心來想一想，當年封神之戰接引、准提和原始天尊如此逼迫我教，此恨深植一眾門人心裏。此戰開始的時候，老師便把鴻蒙紫氣當做了一個目標，或許便是自己被自己迷惑了——如果一開始便沒有鴻蒙紫氣，老師便不會開戰了么？如果老師認為我們對佛門的報復已經夠了，那麼我們現在也可以撤退，說不定接引准提還會對我們暗暗感激。”

通天教主聞言默然半晌，道：“此次大戰，是了結因果，也是為搶鴻蒙紫氣。了結因果可以有很多方法，但鴻蒙紫氣卻只能硬搶，為師也做好了準備與佛門死戰一場。而今佛門既然沒有鴻蒙紫氣，那可就真是奇了，當初搶劫紅雲的莫非另有他人？然而當時有那個實力又還存世的，也就這麼幾位了，都不像啊！此事實在有些奇怪！”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心下暗笑，不由道：“沒什麼好奇怪的！所謂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黃雀之後卻也還有獵人！想鴻蒙紫氣這等寶貝的爭奪，其中再怎麼譎詐激烈也是正常的。不過這第七道鴻蒙紫氣終究也是鴻鈞道祖所傳，不管是誰得了，終須得到道祖的認同，否則也必不長久！遲早也有浮出水面的一天，老師不必着急！”

通天教主見慕白元神之軀表情輕鬆，不由道：“你倒是想得開！若這道鴻蒙紫氣被他人得了去，並搶先得到道祖認同，你當如何？無論怎樣，為師也要弄清楚那鴻蒙紫氣到底在何處！既然接引准提沒有，以他聖人之尊，應當不會說謊，那麼此事終須還得着落在冥河與鯤鵬身上。說不得要將鯤鵬抓來問問了！”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心下暗驚，面上笑道：“老師，其實鴻蒙紫氣之事弟子早已有些眉目了！此事先不急，容此戰過後，弟子再與老師詳細說明。老師就不用太過費心了。今日與佛門之戰，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如今沒有了鴻蒙紫氣，此戰便有了許多選擇了。究竟打到何種程度，還請老師慎重決斷。”

通天教主聞言看了慕白元神之軀半晌，頗有些驚疑地道：“你說鴻蒙紫氣已經有眉目了！為何不早告訴為師？”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弟子是想等此戰過後，再慢慢稟告此事！”

通天教主聞言道：“糊塗，鴻蒙紫氣之事何等重大，豈能稍有遲緩？至於與佛門的爭鬥，什麼時候不行？”

慕白元神之軀道：“老師不必再提鴻蒙紫氣的事了，此戰過後，弟子自然將一切詳細稟告老師。”

通天教主看了看慕白元神之軀，半晌乃皺眉道：“已然約定明日決戰，看來鴻蒙紫氣之事也只得暫時押后了。也罷，既然你已有了頭緒，又滿有把握。便聽你的，待這邊的事了結之後，再着手鴻蒙紫氣的事吧！”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笑道：“正該如此！老師，而今拋開了鴻蒙紫氣的因素，我們此次大圍靈山，一旦取勝，該當如何處置佛門？”

通天教主默然半晌，眼中精光不住閃爍，良久方才緩緩地道：“沒了鴻蒙紫氣這個目標，再加上這段時間打壓佛門，皆大獲全勝。佛門已然是元氣大傷，幾次大戰隕落在我截教、妖族聯盟手中的佛陀、菩薩、羅漢、護法金剛等佛門精銳已然接近三十萬。其他散落在三大部洲的佛門修士被趁亂而起的散修、巫族、妖王斬殺的更是不計其數，佛門根基已壞。我們又圍困了靈山，令接引准提束手無策，顏面大失。為師現在對佛門的恨意倒是沒有多少了。”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面上微笑，動了動嘴角欲要說話，就見通天教主轉頭看了金光仙一眼，用低沉的聲音緩緩地道：“今日金光仙歸來，對我說計殺了文殊、普賢二人。為師心頭陡然一動，這才發覺原來這麼些年之所以對封神之事耿耿於懷，最主要的卻不是因為接引准提的橫插一腳、落井下石。而是對原始天尊勾結西方，背叛我三清情分的憤怒！此是為師心底的傷痛，一直不願面對。想我三清，同出一源，至開天闢地而生，原是兄弟一體。誰料一場封神殺劫，竟落得如此結果。接引、准提的落井下石，為師不覺得奇怪。因為他二人本就是外人，損人利己在他西方做來時理所當然！但原始天尊身為道門聖人，卻勾連外人，更在我一再退讓的時候步步緊逼，直欲置我截教上下與死地。此仇不報，如何能消我心頭之恨！”

慕白元神之軀聞通天教主吐露心聲，見通天教主面上極力遏制的隱隱痛楚之色，不由道：“老師，現今與佛門之戰已經約好，形勢所在，不得不戰。所幸原始天尊也在靈山，此一大劫，他闡教已然不能獨身事外。老師若要雪恨出氣，我們還有的是機會！”

通天教主聞言看了慕白元神之軀半晌，忽然微一笑道：“這一量劫，你潛心經營。如今已然逼得太上老君束手，蜀山劍派元氣大傷，算是報了人教之仇。前次截擊姜子牙，力奪戍己杏黃旗，也算出了闡教的一口惡氣。太上老君當日雖然站在闡教一邊，為惡尚輕。如今他已然心生忌憚，講道不出，為師也便不與他計較了。但原始天尊乃是首惡，接引准提更是惡毒的幫凶。如今佛門元氣大傷，闡教卻只損失了數千修為低微的弟子和一件戍己杏黃旗。文殊普賢雖出身闡教，但已經做了菩薩，便不算是原始門下。這一戰，我們與原始天尊的因果，是該了結了！”

# 第1211章 戰鬥方式

慕白元神之軀道：“老師既如此說，可是想把攻擊的重點轉到闡教這邊？”

通天教主默然半晌道：“闡截二教在封神之戰結下了莫大的結果！不趁此時了結，難道要留待日後么？為師也不想讓一眾門人征戰殺伐不休！既然原始天尊自己插手進來了，那便索性趁着此次大劫，將一應因果盡數了結。免得沒完沒了的糾纏下去，讓一眾門人永無寧日。”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嘆道：“老師慈悲！其實弟子也早有止息干戈之念。只不過這一量劫，我截教身處弱勢，弟子不得不做些安排，以為自保之計。而今老師已經回來，佛門氣運當衰，三界之中我截教可說是穩如泰山了。只要了了因果，從此一眾門人各回洞府，守性修心，不再惹紅塵之難，自得逍遙自在，豈非樂哉！”

金光仙也俯首拜道：“老師明鑒！弟子雖然是受慕白道兄之計，佯歸佛門以為內應。但這一量劫以來，接引准提其實待我等不薄。弟子今日雖然歸來，但心裏對佛門的感覺卻着實有些微妙。弟子心有惑亂，請老師責罰！”

通天教主看了金光仙一眼，道：“你也不必如此！你心裏有所思、有所想，告訴我這個當老師的，我只會高興，又怎會怪罪！說起來，接引、准提為自家教派發展，如此處心積慮，倒也不愧是一教之主！”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笑道：“他要發展，便該自己積累實力，培養門人，這才是正道。雖然他西方荒涼，但天下代有人才出，用心搜尋，自然也能找到出路。四處搶人，打壓別的教派，妄想不勞而獲，將別家的成果據為己有，那便是不對！而今佛門遭劫，當初那一眾投奔佛門的、原本就修為頗高的修士們紛紛離散便是明證——本來不是他西方自己培養教導出來的，自然沒有義務為它殉葬！不過接引准提也似乎發現這個缺陷了，在他沙門大興的過程中，從萬千虔誠信徒當中培養出了大批的忠誠弟子。這些弟子因為修行時日的原因，雖然大多隻證得羅漢果位，但勝在數量眾多。相信此次大劫過後，若我們不追求趕盡殺絕的話，佛門雖然不會再像以往那麼興盛，也絕對不會就此一蹶不振。相反，恐怕很快便會重新站穩腳跟。當然，前提是我們不會對佛門趕盡殺絕！”

金光仙聞言大是點頭，道：“慕白道兄此言真是切中要點！佛門現在的情況的確就是這樣的。”

慕白元神之軀轉頭笑道：“不過道友也不必心中耿耿於懷，以為對不起接引准提。你本就是假裝皈依的，只是受我之命在完成你的任務，沒有什麼對不對得起佛門的。你還要放寬心態才是！”

金光仙稽首道：“道兄所言極是！貧道也只是一時心生感慨罷了。”

慕白元神之軀點頭，當下轉頭看向通天教主道：“老師既然想要調整主攻目標，那麼相應的，我們的部署便也該做出調整了。老師，我們還該好生斟酌、斟酌！”

通天教主聞言道：“此言甚是！金光仙，你速去將趙公明、雲霄、無當聖母、龜靈聖母、毗盧仙、金箍仙、烏雲仙幾位叫來，聽我吩咐！”

金光仙領命去了。

通天教主轉頭對慕白元神之軀道：“局勢發展至此，不由得不讓人心生感嘆。想不到打來打去，打到最後，這場佛截之戰還是要演變成闡、截之戰。一飲一啄，實是天意！”

慕白元神之軀道：“所謂種因得果！封神之戰，便是此戰的前因。佛門氣運當衰只是個引子罷了！一切因果終有了結的時候。了結了因果，我等門人才能真正心無掛礙，從此逍遙山水，悟道長生。”

當日截教上下連夜商討，調整了策略。各人打坐，靜待天明。

次日，通天教主領着一眾門人出了蘆蓬，會齊了妖帝太昊所領的一眾妖神之後，便即在靈山腳下凌雲渡旁、誅仙劍陣之前排開陣勢。

少時，只聽得靈山之上鐘聲響成一片，一眾比丘念經之聲大作。

鐘聲落處，接引、准提率領着佛門一眾佛陀、菩薩、羅漢、護法金剛、天龍八部眾、珈藍、揭諦等一步一步走下山來，旁邊一隊人馬卻身着道袍，為首一人，與接引、准提並排而行，正是闡教原始天尊。

雙方人馬，不是佛陀菩薩，便是道德清高之士。

這邊佛光與日月爭輝，那邊仙氣凝成煙霞瑞靄。

一時靈山腳下百花齊放、萬物爭春，一片生機勃勃之景。金蓮朵朵至眾仙佛腳下升起，異香陣陣，天花亂墜。

通天教主上前一步，手中青萍劍一揮，頓時牽動場中氣機，一股肅殺之氣撲天蓋地而來，先前一切異象瞬間統統消失不見，回復天朗氣清的模樣。

通天教主稽首道：“三位請了！你我兩方的因果世人皆知，不說也罷！今我盡率門人，邀合妖族、巫族及三界各大散修宗派，在靈山腳下立下誅仙劍陣。一為佛門仗勢橫行天下，眾生飽受其苦；二受婆羅門教所請，為其討回滅教血債；三者佛門氣運當衰，貧道乃是順天應人。接引、准提，你二人也是混元聖人，當知天命不可違逆！趁早繳械投降，明告三界以懺悔己罪，並向所有受你佛門欺壓的宗派一一認錯。貧道慈悲為懷，便可網開一面，念上天好生之德，容你佛門弟子在靈山誦經傳道。若是不然，便是逆天而為，須怪不得貧道要替天行道了！”

接引聞言合什道：“道兄此言差矣！我西方乃是清凈之鄉，極樂之所。佛門廣大，普渡眾生。乃是以救苦救難為宗旨，豈能說‘橫行天下，眾生飽受其苦’？至於婆羅門教，乃是血海阿修羅族暗中組建的教派，本意是要顛覆我佛門，其教義偏頗，頗多乖悖之處。若放任此等教派流傳天下，必將禍害眾生。我佛門滅之有何不妥？至於說我佛門氣運當衰么……！既是天命，又何必勞動道兄前來逞施刀兵，肆意殺伐？道兄是假託天命之名，實藏報復之私心。立心既邪，又如何能教三界眾生服氣？這靈山道場，一向是清凈福地。而今被你弄得殺氣瀰漫，而道兄卻還如此理直氣壯，真不知誰是正，誰是邪？”

通天教主聞言，笑道：“事到如今，還敢逞口舌之利。而今三界形勢明朗，你佛門處處皆敵。所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誰是正、誰是邪，自然一目瞭然。”

接引合什道：“我佛門尚有原始天尊這一強援！原始天尊乃是聖人之尊，盤古正宗，見識過人，受眾生敬仰，一向德高望重。有原始道兄助我佛門，何言我佛門處處皆敵？也可見我西方並非失道寡助。”

通天教主笑道：“你兩家乃是一丘之貉，狼狽為奸！封神之戰他原始天尊乃是主惡，你佛門便是幫凶！而今你佛門遭劫，他原始又來橫插一腳，正是自取死路！”

原始天尊聞言稽首道：“通天，你也莫要張狂！如此口出惡言，全無半點聖人體統，如何還能做一教之主？道如淵海，豈在口言！貧道與接引、准提二位道兄在此，三界之中六位聖人已到其半，天命在誰已然是清楚可見。通天，你還是早早退去，一味恃強作惡，必然落得敗亡下場。封神之戰的前車之鑒你莫非便忘了嗎？”

通天教主聞言不慌不忙地笑道：“貧道只知道紫霄宮中，鴻鈞道祖他老人家親口說過，佛門大興盛一量劫，如今氣運當衰！貧道今日如何不是順應天命了？你三人結成一團，妄圖以私心抵抗天命，還想混淆視聽？順逆之體，勝負之數，天命有定，豈在人多？”

通天教主身後一眾散修妖神聞聽此言，盡皆心頭大振。既有鴻鈞道祖此言，那自然便再無顧忌，一時人人士氣高昂。

准提道：“紫霄宮中，鴻鈞道祖也曾言我佛門不會被滅絕！天數如何，豈在你通天教主一人所言？你既恃凶逞強圍我靈山，我佛門也不是任人欺凌的。有本事，你便直接攻上靈山，何必要在此擺下什麼誅仙劍陣？”

通天教主聞言道：“准提你此言何意？莫非心中膽怯，不敢來破我劍陣！”

准提冷哼道：“除了誅仙劍陣，你還能有什麼依仗？”

通天教主笑道：“單打獨斗，貧道卻也未必怕了你！”

准提接口道：“好啊！你我皆是混元聖人，不生不滅，原本分不出什麼高下。便各遣門下弟子下場鬥法，生死自負，你看可好？”

通天教主笑道：“有何不可？”當下轉頭對眾門人道，“第一陣務必取勝，無當聖母，你去出一戰。”

無當聖母領命而出，來至雙方陣前，稽首道：“貧道截教無當聖母，佛門哪位高僧前來賜教？”

只聽一聲佛號響起，走出比舍婆古佛，合什道：“貧僧前來領教！”

說話間，雙掌翻騰，盪起陣陣佛光，無數佛手印激蕩而出，撲天蓋地向無當聖母擊打而來。

# 第1212章 鬱悶的原始天尊

無當聖母見狀，顯出頂上慶雲，垂下道道瓔珞護住全身，手中仙劍揮舞，發出道道劍氣，犹如手握萬千光龍。

比舍婆的佛手印與無當聖母的劍氣撞擊在一起，就聽轟的一聲巨響，二人齊齊倒飛而回，盡皆嘴角溢血。竟是不分勝負！

無當聖母抹了抹嘴角的血跡，眼中精光一閃，左掌上翻，顯出隨身法寶無回珠來，照準比舍婆便打。

比舍婆見狀，急忙將額頭一抹，一尊法身衝出，紫發藍錠，飛身上前擋住無回珠。

無當聖母見此微微一笑，抬手發雷，頓時雷聲滾滾，往比舍婆兜頭打下。

比舍婆兩手結印，一一接下。忽見前面劍光一閃，原來卻是無當聖母趁機揮劍刺來。

比舍婆急忙招架，忽聽的背後風響，心中大驚，急忙向旁躲避，頓時臉頰被無當聖母長劍劃破，肩頭也被背後之人用黎杖擊中，打得骨骼碎裂。

比舍婆受此重傷，無力再戰，眼見無當聖母緊追而來，當下化一道金光去了。

無當聖母見狀也不追趕，長劍向上一劃，頓時磅礴的劍氣將半空中失了比舍婆操控的法身劈成兩半。

無當聖母得勝，收劍後退。

比舍婆逃回佛門陣營，這才得空觀望那背後偷襲之人是誰。

卻見那人是一慈眉善目的老婦人，手中一根黎杖，幽幽生寒。

比舍婆這才恍然大悟，原來偷襲自己之人卻是無當聖母三屍化身之一的驪山老母。

無當聖母收了化身，轉身向通天教主交旨。

通天教主笑道：“首戰告捷，大揚威風，打得着實不錯！”

揚聲道，“接引，比舍婆乃是你親傳弟子，名列上古七佛之尊。如今已然大敗，你還有何說？”

接引聞言道：“此不過才比斗一場，勝負算不得什麼！通天教主你也不必得意，我們再來打過就是。”

當下接引與准提對視一眼，轉頭道：“虯首力王佛，你去出下一陣。”

虯首力王佛聞言，垂首合什，眼中精光一閃，應聲道：“弟子謹遵法旨！”

宣了一聲佛號，腳下蓮台升起，飄飄落入場中，揚聲道：“貧僧恭領賜教。”

截教上下眾門人眼見虯首力王佛出陣，盡皆大怒，人人皆欲出戰。

妖帝太昊道：“此人曾潛入我軍營，刺殺慕少監。天幸少監無恙，朕當日欲要殺了他，可惜未能成功。今此人復逞強施能，且容我妖族接下這一陣。為少監除此一恨！”

通天教主聞言看了看太昊，沉聲道：“此子乃是貧道逆徒！陛下心意貧道領了，但此事卻不能假手於你。”

回頭望向一眾門人，欲要選出一名合適的弟子前往收復了虯首仙。

慕白元神之軀眼見得此，心中微微一急。忽抬眼見身後站着金靈聖母門下高足余元，不由大喜。當下用腳踢了踢余元小腿，對其微一示意。

余元會意，當下前趨幾步道：“弟子金靈聖母門下余元，願意出戰虯首力王佛，擒之獻於掌教師祖坐前。”

通天教主看了看余元，沉吟未決。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余元乃是金靈聖母弟子，雖然是三代門人，但實力卻也不弱。而今金靈聖母不再，他代師出手也是正理。”

通天教主聞言道：“既如此，余元你便出此一陣，務要生擒此僚。”

余元領命而出，來至場中，通報自家名號。

虯首力王佛勃然怒道：“余元，你乃是三代弟子，何敢與我動手。速速你去，免遭大禍！”

余元聞言也是大怒，道：“叛教之徒，還敢張狂！我截教之中便是洒掃童子也能擒得你，何況於我？看打！”

當下不由分說，抬手便祭出自家鎮洞之寶一尺三寸金光挫，宛如流星一點，直刺虯首力王佛。

虯首力王佛本是截教門人，自然知曉余元法力高強，雖是三代弟子，卻也不可小覷，早已凝神戒備，眼見金光挫來勢洶洶，就見虯首力王佛將胸口一拍，頸項之上飛出無數金色長須，組成綿綿密密一張大網，將余元發出的金光挫攔在半空。

口中大笑道：“余元，你不自量力，今番讓你知道貧僧的厲害。看打！”

話音落處，無數長須飛出，尖如鋼針，尾如絲線，流動自如，直往余元兜頭打下。

余元法力雖高，奈何本身卻是個實在人，不知變通活絡，慣常吃虧，一身本事臨陣對決發揮不出五分。本來憋了一口氣要好好表現，一舉拿下虯首力王佛。但眼見自己的法寶一尺三寸金光挫被攔在半空，頓時便傻乎乎地愣了一愣。

就這一愣，虯首力王佛爆射而出的長須針已然激射而至。

到此時，余元方才回過神來，然而卻已經沒有反擊的時間了。

眼見余元便要被長須針爆射而亡，眾人正自驚怒。就見余元不退反進，硬是挺起胸膛，以大無畏的精神直接迎上了激射而至的長須針。

只聽叮叮噹當之聲不絕於耳，那長須針擊打在余元身上，發出金鐵交鳴之聲，盡皆掉落在地。余元卻是渾身上下毫無半點損傷，爆喝一聲，操起仙劍便往虯首力王佛砍去。

虯首力王佛見狀也傻了，這才想起因余元心眼實誠，故而金靈聖母遍尋了三界各家煉體之法與他，早已修成金剛不壞之身，五行道術，皆不能傷他分毫。

當下虯首力王佛手捧長須針，眼見針頭被打的開叉，正自神傷。陡見余元仗劍飛來，不由心中大驚，他自家法寶長須針都不能傷的余元，一時頗有些無計可施。

心中慌亂，手中仙劍招架的也毫無章法。被余元一口氣追着打了半個時辰，終究虯首力王佛法力高出余元不少，倒是漸漸站穩了腳跟。奈何卻又傷不了余元，頓時場中呈現出了詭異的僵持狀態。

打了半晌，虯首力王佛越打越惱火，明明一劍砍去，正中余元，偏偏一聲金鐵交鳴之聲，不但未曾傷的余元分毫，自己的寶劍反被崩壞了一個缺口。

如是再三，虯首力王佛大恨，收劍後退，口中大叫道：“不打了，不打了！憋氣，實在憋氣！”

當下，不管不顧地怒氣不息地化一道金光迴轉佛門陣營去了。

眾人見狀無不愕然！場中余元也愣了一愣，他雖然有些不善爭鬥，但卻也知道自己雖然練就金剛不壞之身，卻也是拿不下虯首力王佛的。面色變幻了一陣，也沒有說什麼，默默迴轉本陣去了。

場面一時頗有些安靜，半晌，就聽通天教主道：“此陣打和！原始天尊，你既前來相助佛門，執意與我為敵，何不也遣門人下場印證一番？”

原始天尊聞言笑道：“你既有此意，當得奉陪！”轉頭命清虛道德真君，“你去下場走一遭！”

清虛道德真君領命，作歌而出，稽首為禮道：“貧道奉命前來，不知哪位道兄下場指教？”

趙公明應聲而出，稽首笑道：“貧道前來會你，何如？”

清虛道德真君見是趙公明，面色微微一變，稽首道：“道兄乃是天庭神官，怎麼也來此紅塵殺伐之地？若是道友有什麼損傷，貧道的罪過可就大了。”

趙公明笑道：“你不必搬舌鬥口！今日既是鬥法，若貧道輸了，自然就此離去，再無顏留此。貧道可是不會留手的，你可小心了！”

言罷，手中神鞭揚起，虎虎生風，重重鞭影往清虛道德真君當頭壓下。

清虛道德真君見狀，急忙招出仙劍架隔。

趙公明執掌財運正神之位一量劫，甚有虎勢，神威凜凜，猛不可擋。

清虛道德真君暗暗心驚，自思：趙公明非等閑之輩，不先下手，待他祭寶之時，豈不反為他所制？偷偷將五火七禽扇祭出，往空中猛地一扇。

頓時大火瀰漫，五種異火迅猛燃燒，觸之者無不盡成灰燼，大火瞬間將趙公明吞沒。

清虛道德真君見狀心下大喜，正欲收劍後退，向原始天尊交旨，忽然異變突生，只見大火之中霞光萬道，瑞靄紛飛，一派仙靈之氣，將那大火撲滅。

清虛道德真君正自驚疑不定，忽然霞光之中飛出一物，金光奪目，迅如流星。

清虛道德真君躲不及，正中腦門，頓時栽倒在地，死於非命。

霞光散去，顯出趙公明身形，一手持素色雲界旗，一手持金龍玉如意，長的頗為討喜的圓臉上堆滿笑容。看着清虛道德真君屍身，稽首宣了聲無量天尊，道：“道友依仗五火七禽扇之利，肆意燒殺我教門人。今日因果循環，也是你該有一劫。貧道上體天心，留你真靈，還望你來世潛心修行，少造殺孽！”

言罷，這才施施然迴轉本陣向通天教主交旨。

通天教主大喜，原始天尊卻是大怒，那清虛道德真君乃是他得意門人，一向頗為得力，今日戰敗隕落，如何不叫他心傷。

正自黯然神傷之間，忽聽通天教主笑道：“原始，此戰你可服氣？若是不服，可再遣門人下場，貧道一定奉陪。”

原始天尊聞言大恨，默然不語。身後廣成子道：“老師，對方公然叫陣，我等不得不應！弟子願意下場比試，為道德真君報仇。”

# 第1213章 心善的通天

原始天尊聞言，思忖一陣，點頭道：“你可小心在意，切莫再有閃失！”

廣成子聞言，道：“弟子省得！”當下仗劍而出，立於雙方陣前叫戰。

通天教主見狀，回頭對慕白元神之軀道：“原始天尊連廣成子都派下來了，顯然是急了。”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他原始天尊就這麼幾個親傳弟子了，如今眼睜睜的損了一個，豈能不心痛！老師，可遣龜靈聖母上場。”

通天教主聞言點頭，回身吩咐龜靈聖母出戰。

龜靈聖母領命，仗劍而出。

廣成子見是龜靈聖母，不覺大笑。

龜靈聖母知他笑自己出身，不由大恨，不由分說揮劍直取。

廣成子曾為黃帝之師，不但道行極高，武藝也是不凡。

龜靈聖母雖是神獸得道，戰力強悍，一時半會兒卻也拿不下廣成子。

就見廣成子手中寶劍矯若游龍，時而如繁星點點，將龜靈聖母全身籠罩在劍網之中。

龜靈聖母怡然不懼，仗着本身強悍，招式大開大合，猛劈猛砍，劍劍深諳大道。彩袖翻飛之間，極盡柔美與矯健完美結合之能事。

近身搏鬥，廣成子漸漸處於下風。當下長劍一晃，跳出圈外，抬手發雷，玉清神雷如雨點一般灑落。

龜靈聖母見狀大笑，單手結印，頓時呼風喚雨，風雲涌動之間，在龜靈聖母身前結成道道水幕，將漫天神雷盡數擋住。

廣成子見狀，手掌一翻，顯出寶光瑩瑩的一方古印，正是防身法寶翻天印。祭將起來，光華漫天，玄黃之氣流動不休。威勢赫赫，直往龜靈聖母陡兜頭砸下。

龜靈聖母見狀，手中印訣連揮，頓時水光漫天，蔽人眼目。

翻天印打入水中，竟半晌不見動靜。

眾人凝神細看，忽見水花之中，有萬朵金蓮現出，廣成子正自驚訝，陡見一紅一藍兩件物體飛出水幕，交纏而進，直往自己腦門而來。

廣成子因見清虛道德真君前車之鑒，一直不敢怠慢。雖然祭出翻天印，猶自凝神戒備。忽見龜靈聖母並未受制，反倒祭出日月珠來。廣成子不由大是吃驚，急忙現出頂上慶雲，垂下道道瓔珞護住全身。手中仙劍揮舞，另一手結印應對。

只聽得一聲巨響，日月珠擊中廣成子，饒是廣成子早有防備，也被打得倒飛出去，噴出老大一口金血。

廣成子暗叫厲害，正欲收拾心情再戰，忽聽得腦後風響，猛然想起無當聖母打比舍婆的前車之鑒，不由大叫不好，急急忙忙矮身就地一滾，躲過身後襲擊，眼見日月珠又至面前。廣成子知勢不可擋，只得先借縱地金光法走了。

龜靈聖母知廣成子逃走，當下收了水幕，一手持戍己杏黃旗，一手持日月珠，對前方場中一美貌道姑稽首道：“多謝道友相助！”

那道姑抿嘴一笑，道：“本是一體，何須多謝！”當下搖身一變，化一道金光注入龜靈聖母眉心去了。原來卻是龜靈聖母斬卻的三屍化身。

眼見自己坐下兩名徒弟皆被打敗，原始天尊心下大恨。左右望望，身後還剩得有玉鼎真人，道行天尊，雲中子，靈寶大法師、姜子牙等幾個門人，及眾門人門下一些低輩弟子。但廣成子和清虛道德真君乃是他門下的佼佼者，二人既敗，原始天尊心下彷徨，不知是否該繼續派出門人下場比斗。

正猶豫間，就聽對面慕白元神之軀笑道：“玉清聖人在上，貧道慕白元神之軀有禮了。聖人門下而今已連敗兩陣，若是就此認輸，領着門下弟子各回山門，從此遠離紅塵殺伐，豈非美事一件？三界眾生聞知，也會說聖人識時務，知天時，順天命。若是繼續在此愚頑抵抗，豈不徒自送了性命？到時候眼見得門人一個個隕落，聖人做成了個光桿聖人，豈不是悔之無及！亦將遺笑天下爾！”

原始天尊聞言大怒，道：“慕白，你何敢如此張狂！竟敢取笑於我，你可知聖人之威，不可褻瀆！”

慕白元神之軀淡淡地笑了笑，道：“貧道只知道照實直說。忠言逆耳，既然玉清聖人不聽，貧道也沒有辦法。那麼就請聖人繼續派出門人下場，我截教必然一一接下就是。當然，若是玉清聖人覺得自己門人本事不濟，欲要親自出手指教。貧道不才，雖是道門二代弟子，倒也可以勉力恭領聖人賜教。”

原始天尊聞慕白元神之軀之言，氣的五內生煙。這慕白元神之軀分明是譏笑他教徒無方，更笑他只會以大欺小，況且還大言不慚地表示願意恭領他原始天尊賜教！——眾目睽睽之下，他原始天尊能夠主動出手與一個二代弟子上場鬥法么？還要不要臉了！

原始天尊氣急，怒視慕白元神之軀。

慕白元神之軀卻怡然不懼，徑自與旁邊的通天教主和妖帝太昊笑談去了。

原始天尊恨極，轉頭目視掃了接引准提一眼，最後目視玉鼎真人，道：“玉鼎，你可下場走一遭，務要取勝！”

玉鼎真人領命，飛身來至雙方陣前，稽首道：“慕白真人不要張狂！爾等皆是封神戰中的敗軍之將，一時得志，便猖狂忘形，卻不知夕陽晚景，終不長久。今貧道在此，誰人前來賜教？”

慕白元神之軀見玉鼎真人出手，微微一笑道：“玉鼎真人道行高深，手中斬仙劍威力絕倫，不可直纓其鋒。其出身玉石，金水相連，一身道法剛柔並濟，全無破綻，倒是有些難辦！”

眾門人聽慕白元神之軀如此誇讚玉鼎真人，盡皆不服，皆願出戰、人人踴躍。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你們也不必爭，玉鼎真人雖強，卻也並非不可制。痴仙馬遂，你可下場擊敗玉鼎真人。”

馬遂聞言，稽首道：“還是道兄慧眼，讓貧道出戰。看我如何取勝！”當下馬遂飛身下場，拔劍在手，對玉鼎真人笑道：“向聞道兄法力高強，道術非凡，乃是玉虛宮名士！今日相見，可能識寶否？”

玉鼎真人大笑道：“貧道在玉虛宮中，見過無數寶貝。三山五嶽之間，也有諸多道友。豈能不識寶乎？”

馬遂道：“你既識寶，可觀此物！”

抬手取出一件木牌，質地黝黑，幽幽生寒。

玉鼎真人見此笑道：“此乃太陰星上桫欏木所制，有何為奇？”

馬隧隨手將桫欏木牌丟棄在地，道：“你果識寶，再看此物！”

復又取出一物，卻是一截尾骨，遍體通紅。

玉鼎真人笑道：“此乃鳳凰尾骨，何足道哉！”

馬遂微微一笑，復又將鳳凰尾丟棄在地，更取一物在手，只見那物透明晶瑩，流動如玉。

玉鼎真人不待馬遂開口詢問，便道：“此乃上古奇寶，名為水玉。使之可呼風喚雨，霞舉飛升。”

如是八次，馬遂每取一寶，玉鼎真人既張口說出來歷，分毫不差。

次後有漓龍蘭草、鬼玉、紫金丹砂等物，皆是一時難見的奇寶。

眼見玉鼎真人一一道出名字來歷，馬遂面上的笑容越發和藹。

最後取出一個金箍，一個玉馨，笑道：“真人果然見識廣博，這八件寶貝分別代表什麼，真人可曾知曉？”

玉鼎真人聞言低頭望去，但見那馬遂隨手丟棄在地的八件寶物隱隱布列八方，站住八卦坎離震兌方位，將真人圍在當中。

觀望良久，突然醒悟，這八物分別代表了乾金、兌金、坤土、艮土、震木、巽木、坎水、離火，八物齊聚，若是布成陣勢，那還了得！當下玉鼎真人大怒，急忙抽身而退。

卻見馬遂抬手將金箍祭起，直往玉鼎真人頭上落下。

玉鼎真人知道厲害，只得顯出頂上慶雲，升起胸中五氣，揮劍抵擋金箍。

馬遂遂將手中玉馨投擲於地，只聽得一聲馨響，地上八件寶貝頓時大放光華，連成一氣，飛上半空，層層光影將玉鼎真人團團圍住。

玉鼎真人大怒，手中斬仙劍猛烈劈砍，將這八卦陣打得震動不休。

卻見馬遂微微一笑，抬手取出八個木偶，咬破手指各滴了一滴鮮血，隨即摔在地上，就勢吹了一口仙氣。

頓時那八個木偶迎風生長開來，化為八個金甲戰將。分列八方，守護住陣腳。任憑玉鼎真人如何掙扎，八卦陣依然巋然不動。

眾門人眼見玉鼎真人被困陣中，敗亡在即，盡皆大喜。

慕白元神之軀偷偷望向那邊原始天尊，見其臉色鐵青，難看至極，不由轉頭對通天教主道：“玉鼎真人將敗，原始天尊恐會惱羞成怒。老師小心！”

通天教主淡淡地道：“為師看着呢！看原始天尊的臉色還真是解氣的緊！你只注意場中情形便好。”

慕白元神之軀聽通天教主言語雖輕，但聲調之中頗有些異常，不由悄悄抬手打量。

見通天教主嘴角微微抽搐，眼中滿含淡淡的憂憤哀傷之意。

不由心頭一震，知道通天教主雖然怨恨原始天尊，但卻終究有些放不開。畢竟三清同出一源，今日落得自相殘殺的局面，這對一向主張同門友愛的通天教主而言，不得不說是一個打擊。

# 第1214章 慕白出戰

當下慕白元神之軀心中暗暗嘆息。然而場中激戰正酣，雙方已然交上了手。慕白元神之軀雖然理解通天教主的心情，卻不代表就會接受。只得默然不語，裝作不知而已。心中突然也有些難受！

此時場中的爭鬥也越見明朗，玉鼎真人被困八卦陣中，欲出不得，只有招架之功。馬遂卻優哉游哉地在陣外遊走，伺機再放出幾件法寶偷襲干擾玉鼎真人一番。玉鼎真人已然是應接不暇，敗象畢露。

當此情景，任誰也知道馬遂是贏定了。只是玉鼎真人卻謹記原始天尊之言：務要取勝！因而不肯開口認輸。只將手中斬仙劍舞動起來，護住全身，勉力拖延時間。

雲中子、道行天尊等左右門人眼見得此，皆拿眼望向原始天尊。

卻見原始天尊面上煞氣一片，嘴角肌肉鼓突，顯然心中火大至極。

當此情景，眾皆不敢開口，只有雲中子素來對同門頗好，稽首對原始天尊道：“老師，玉鼎師弟已然不行了。是否救他下來，弟子願意替他下場，贏下下一局。”

原始天尊聞言猛一握拳，恨聲道：“你還沒有看出來嗎？截教此次明着是來與佛門約戰，實者卻將矛頭對準了我闡教。擺明了是想禍水東引，藉著佛門氣運當衰的勢頭，把我闡教拖下水去，他好趁機報了當年封神之戰的仇恨。當此情景，我等如何能夠認輸，堅決不行！”

雲中子道：“然則我們就眼看着玉鼎師弟隕落么？”

原始天尊怒道：“他不仁、我不義！既是他通天教主欲要一併清償了當日封神之戰的因果，為師便陪他做過一場就是！”

當下只見原始天尊一揚手中拂塵，前出幾步，口中笑道：“通天賢弟，今日比斗，到此為止，何如？”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轉頭望向通天教主，但見通天教主被原始天尊叫了一聲“賢弟”，面上陡然一紅，默然半晌，突然怒喝道：“原始天尊，你閉嘴！我與你早已恩斷義絕，賢弟之稱，愧不敢當！你還是收起你假惺惺的這一套吧！門人比斗，尚未分出輸贏。不過貧道念在終究是道門弟子的份上，可以叫馬遂收手。但你我兩家的恩怨因果，卻終須有個了結。原始天尊，貧道在此，你可敢與我一戰？”

原始天尊聞言笑道：“莫非貧道便怕了你了么？你只有誅仙劍陣還可一看，其他還有什麼？哦，對了，你還有個徒弟不錯！”

說著掃了慕白元神之軀一眼，滿臉譏笑地道，“你當然也可以叫他再給你出出主意，乾脆不用出手就把我們這些人都弄的伏地投降。那你通天教主才不愧是一教之主，聖人之尊。”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愕然，心底實在哭笑不得，沒有想到原始天尊竟然連這麼拙劣的離間計都使出來了。想要挑動通天教主的為人師表的自尊心，讓他反過來對我生出厭煩的心理么？慕白元神之軀心中淡淡地冷笑着，乾脆默然不語，微笑以對。

通天教主笑道：“原始天尊，我門人就是強，那又怎樣！你不是一直說我門下不分披毛戴角、羽毛禽獸之類皆可同群共處，你不是很看不順眼么！如今又怎麼了？你可是場場皆敗啊！呵呵，我門下弟子就是不錯，我這個做師傅的感到欣慰和驕傲，那又怎麼樣？收起你那些虛偽的算計吧！我截教講究任意自然，絕不壓制門人的天賦。豈會如你闡教一般，如此的等級森嚴，上下不敢越軌！所謂禮儀道德，狗屎爾！”

通天教主話音落處，眾皆愕然相望。唯有佛門之中以濟顛和尚為首的幾個禪宗佛陀拍手笑道：“通天聖人此語，至真至性也！禮儀是狗屎，道德是牛糞，大道也是狗屎，聖人自然也是狗屎！哈哈哈。”瘋瘋癲癲地大笑了一通。

眾人也不理會他等，就聽慕白元神之軀笑道：“正所謂有事弟子服其勞！我家老師安坐蒲團之上，事情便已辦的妥妥帖帖。我們做弟子的能力出眾，難道不是老師教導有方嗎？原始聖人，你剛才那番話我截教上下一眾門人那是深感榮幸，甚覺榮耀啊！”

眾門人盡皆大笑，原始天尊瞪了慕白元神之軀一眼，面色難看地道：“通天，你教的好徒弟！如此目無尊長，不知尊卑上下，皆你之過也！”

通天教主聞言淡淡地道：“上不尊、下不敬，理之常爾！我截教教義本就漠視生命道德，乃是真性情！你若看見他們不尊敬你了，便先檢討一下自己吧！”

原始天尊聞言大怒道：“你此言何意？莫非你門人反騎在我頭上了么！通天，看來你所傳教義着實偏頗，有失大道。如此教義，流傳天下，豈不是誤人子弟，教人行惡！封神之戰，你截教戰敗，實是天數正道。豈意你竟不思改過，反變本加厲，怙惡不遜。莫非你想重蹈封神戰敗之覆則么！”

截教上下聞聽原始天尊飽含威脅的話，俱都心下大怒。

慕白元神之軀卻是心中微微疑惑：按說現在截教勢大，原始天尊該當示弱收斂才是，如今卻反而言語挑釁，句句擊打在截教門人的痛處。他難道不知道這樣只會讓所由截教門人更加的同仇敵愾，更加的敵視他闡教么？

當下慕白元神之軀悄悄左右觀望，卻始終不見異常，但見原始天尊冷着一張臉不住言語打擊通天教主，通天教主面上風輕雲淡地微笑，藏於袖中的左手卻微微顫抖，顯然內心頗為憤怒。那邊接引准提卻似乎事不關己，笑容滿面地看着原始天尊和通天教主相互言語攻訐。

慕白元神之軀心中暗暗盤算：佛門與闡教應該沒有什麼后招了才對啊！原始天尊為何卻如此的有恃無恐？莫非是在強撐着唬人的么！

當下慕白元神之軀心中疑惑，小聲對通天教主道：“老師，原始天尊言行有異，似在激怒於你。不知其中是否有詐？”

通天教主聞言，身子一松，輕聲道：“我知道了！他能有什麼依仗？無非是詐我而已！無須心中猶疑。”當下通天教主面上一笑，朗聲道：“原始，你也不要逞口舌之利。貧道今天非是來找你論道的，天命在我，已是不可更改。你既要強自阻逆，便是自尋死路。只今你門下三戰皆敗，可還敢再來？若是心中膽寒，便速速退下。戰又不戰，退又不退，你意欲何為？”

原始天尊聞言一呃，他本來的打算是掐准通天教主的火爆脾氣，用言語逼得他不由自主地出手，到時候自己拉上接引准提上去一通圍毆，將通天教主打得縮回誅仙劍陣之內，那麼今天的戰事便算告一段落了。等挨過了截教調轉矛頭對準他闡教的觸不及防的這一天，日後便可以早作準備，自然也就不會再這麼狼狽了。

但通天教主竟然能忍得住，不由得不叫原始天尊心中吃驚。眼見通天教主再次叫戰，原始天尊卻眼角一皺，他連敗三場，明顯可以看得出來截教門人的臨戰水平比之他闡教門下要高出不少了。況且五色五方旗至少有四面已經到了截教手中，以此為憑恃，足以讓下場鬥法的截教門人立於不敗之地了。

到的此時，原始天尊自然不會再派出弟子下場自取其辱。然而通天教主叫陣，他卻也不能不與理會。當下轉頭看了看接引、准提，默然不語。

准提見狀，心下瞭然。雖然此時截教似乎將矛頭轉向了闡教，他佛門也樂得看一些小小的熱鬧。但原始天尊終歸是來相助佛門的，闡教已連敗三陣，若是在自家門前再敗，輸了個面上無光，那麼他佛門也沒有什麼光彩。雖然樂得看道門內鬥，但當此之時，盟友的面子還是要照顧的。

當下准提上前一步，微微笑道：“通天道兄，今日一戰，道兄算是搶了先手，微微佔據上風。現今天色已晚，我們既是鬥法，便不須急在一時，明日再戰可否？”

通天教主聞言笑道：“你們今日是敗，明日也是敗，何必拖延時間！天色早晚與我等而言有什麼關礙？若是准提道友覺得你佛門神通不行，黑夜之下目不能視物，貧道受受累，再將太陽星升起來就是了。相信只要照亮靈山這方寸之地，也不會對三界眾生有什麼擾亂。”

准提聞言一呃，他這樣說只不過是找個借口，本來這般基本算是公平的鬥法，一般都會延續很長的時間，中間有些調整中斷是很平常的事情。況且聖人出口，同是聖人的對方也一般都會給幾分面子。畢竟不是大混戰，說起來鬥法也是一種比較文雅的戰鬥方式，並不限制“中場休息”！

但通天教主卻一口回絕了他的提議，不由讓准提心中甚為不滿，口中道：“既然通天教主執意如此，貧僧當得相陪。不知通天道兄是自己出手指教還是繼續派遣門人下場相鬥？”

通天教主尚未開口，旁邊慕白元神之軀搶先道：“所謂有事弟子服其勞！此戰便由貧道前來領教，如何？當然，若是准提聖人願意親自出手指教，貧道也願意接受。絕不會說聖人以大欺小！”

# 第1215章 全勝的截教

准提聞言一呃，本來截教門中幾個聲名赫赫的弟子，如雲霄、多寶、金靈聖母、趙公明幾個，在二代弟子之中都是穩穩佔據上風的。任誰一個弟子碰上了他們若是單挑的話，幾乎都沒有勝算，只能靠着人海戰術才能有取勝的希望！

唯有慕白元神之軀，是個渾身是刺，讓人無從下手的頭疼角色。不但單挑無人是他對手，便連群攻也是無用。自己與接引或者原始天尊出手，倒是可以穩穩壓制住他。但要將之收服，不僅須要大費一番力氣不說，還得背上以大欺小的罪名。以大欺小便以大欺小吧！最可氣的是以大欺小還拿不下來，那就大大的丟面子了。

本來所謂道無先後，達者為先。慕白元神之軀現在的修為已然遠超一般二代弟子，又是同在紫霄宮聽道的，便被聖人稱作道友，給其他弟子喊做老師那也是使得的。可他偏偏卻又是正兒八經入門拜師的截教門人，他要叫陣，准提卻是沒有半點理由不應的。

當下准提眼見慕白元神之軀出場，面上無奈之色一閃而逝，不過卻也並不見慌亂，顯然對這種情況早就預料到了。

准提面上笑道：“慕白小道友，以你今日的道行，可為三教門人之翹楚！貧僧一向對你那都是讚賞有加的。能得道友指點，倒是門下弟子們的榮幸了。說起來，我佛門之中敬仰小道友的弟子那可是數不勝數啊！得此機會，恐怕人人都想上場了。”

當下准提轉頭看了一眾門人一眼，狀似不經意地道，“機會難得，應者雖多，可惜有緣者卻只有一位啊！凈壇使者，你便上場請慕白真人指點一二吧！記住，你是去請教，不可造次！”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愕然，呆愣了半晌，顯然沒有想到准提竟然會玩這麼一手。這不明顯耍賴嗎？喵喵的，當我真下不去手宰了那肥豬啊！……不過話說回來，豬八戒憨是憨了點，可真沒有什麼大惡啊！況且宰這麼一個腳色，慕白元神之軀心中也實在提不起興趣。

准提這招着實是狠啊，深得田忌賽馬之精髓！由不得慕白元神之軀愕然之餘，不對準提萬分的佩服。

然而佩服之餘，卻也有種被愚弄的感覺怎麼都揮之不去，心頭彷彿吞了一隻蒼蠅一般難受。這讓慕白元神之軀甚是憤怒！

慕白元神之軀卻也沒有辦法，總不能對準提說：“豬八戒不行，換你上吧！”先前在言語中挑戰聖人乃是取笑和擠兌，這時候真的該上場了還如此說，那可就是自己找抽了。

豬八戒雖差，但從身份上講也確實是佛門弟子，入佛之前還是天蓬大元帥，完全有資格代表佛門出戰了。讓得慕白元神之軀想以豬八戒為唐三藏弟子便是佛門低輩弟子為由，拒絕他出戰的話都說不出口了。畢竟道門出身的天庭元帥，跑到佛門去做了凈壇使者，也的確是一件丟臉的事情。

所幸豬八戒出戰的姿態放得的確很低。准提叫他來請教，他便實實在在地做足了請教的架勢。合什躬身氣勢十足地宣了聲佛號，兩隻眼睛又小心翼翼地看了慕白元神之軀一眼，露出一副無辜之色道：“貧僧凈壇使者豬悟能見過慕白軀真人！多年不見，真人風采更勝往昔，實在讓貧僧心中無限歡喜。貧僧本來是不敢與真人為敵的，今日上陣，純粹只是討教！還請真人不吝指點，則貧僧感激不盡！”

說著，使出了童子拜佛的姿勢，搶先向慕白元神之軀發起了攻擊。

慕白元神之軀見豬八戒使出這般招式，饒是他心中氣悶，不由也忍俊不禁。

童子拜佛？這不是凡間武師們慣常使用的招式么！這豬八戒這時候將他搬了過來，也的確是煞費苦心了。

慕白元神之軀被豬八戒弄得哭笑不得，眼見豬八戒恭恭敬敬地打了過來，也只得出手小心地“指教”一番了。

說起來豬八戒經歷過西遊取經之後，也得了許多功德，法力道行頗有提升，也算得上是一大高手了。

然而遇到慕白元神之軀他也實在不夠看的，被慕白元神之軀取了蚊袋，放出數萬隻六翅黑蚊，將那豬八戒滿身肥肉叮了個乾乾凈凈。

眼見得肥頭大耳的豬八戒變成了個皮包骨頭的清瘦小生。慕白元神之軀心頭的那股悶人方才消散了開去，口中大笑道：“凈壇使者，貧道見你腰肥體胖，不知道的還以為你天天破戒開葷呢，此豈不是大大的有損佛門聲望！因此替你重塑體型，這樣就好看的多了嘛！哈哈，不用謝我。”

說著歪頭打量了“瘦身版”豬八戒一眼，覺得甚為滿意。方才拍拍手，施施然走回了截教陣營。

那豬八戒卻也並非凡物，儘管心中指不定怎麼咒罵，面上卻是一副和善的面容合什道：“貧僧多謝真人！貧僧也早就覺得這副皮囊不夠好，不過也只是一副皮囊而已，因此覺得沒有必要也懶得去改變。今真人施以援手，貧僧真是感激不盡啊！”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轉頭笑道：“既如此，日後你佛門之中還有這種活儘管來找我。貧道可是樂意幫忙的很。好了，鬥法已完，你還不退下！不要耽誤了下一場比斗。”

看着豬八戒“瘦弱”的身體邁着明顯不自然的步伐飄忽忽地迴轉佛門陣營，眾門人盡皆大笑。

趙公明、羽翼仙、黃風妖聖、鷹眼雷神等人皆忍不住向慕白元神之軀伸出了大拇指。便連雲霄也嗔怪地白了慕白元神之軀一眼，讓得慕白元神之軀忍不住小暈了一會兒。

反觀准提，卻是面色平靜，合什微笑道：“一副臭皮囊而已，竟也勞動慕白真人出手，實是罪過！今日我佛門數戰皆敗，鬥法之事不在一時，且容明日再來。何如？”

言罷准提抬手一揮，身後一眾佛徒盡皆迴轉靈山去了。

通天教主見狀大怒，手中青萍劍一揮，凌厲無匹的劍氣激射而出，直擊佛門眾人。

准提見狀，祭起七寶妙樹杖發出道道青光將通天教主的青萍劍攔下。

左邊接引，右邊原始天尊，共同護着眾佛徒去了。

通天教主率眾追殺一陣，看看始終無法攻破三聖人聯合的防禦，也只得無奈地率領眾門人迴轉蘆蓬。

這一天戰果頗豐，連戰連捷，大揚威風。雖然最後讓佛門眾人退走了，但眾門人仍舊興緻頗高。

慕白元神之軀道：“今日一戰的確足以自傲了！但接引、准提和原始天尊卻也不是善茬。今日匆匆離去，明日再來，必然難於應對！諸位同門還須小心在意的好！”

通天教主聞言點頭道：“今日約戰，雖則大勝，卻也的確不可大意。勝不驕、敗不餒，方是成事之道。”

慕白元神之軀道：“今日之戰，若非顧忌對方三名聖人，混戰之中勝負難料，未免傷亡過大，因此不得不與之鬥法。最後他佛門退走，我們也沒有上好的辦法可以阻止。說到底，我們依仗誅仙劍陣和周天星斗大陣之利，雖然佔據上風，但這優勢卻並不明顯。因此不得不小心翼翼，讓得佛門自來自去。我想，若是將女媧娘娘請來，我們便無需顧忌這許多了。”

趙公明遲疑道：“今日雖然未盡全功，但也是連戰連捷。這時候去請女媧娘娘，未免有炫耀之意。恐怕娘娘多心！”

妖帝太昊笑道：“女媧娘娘胸懷博大，慈愛之名播於八方。豈是多心之人，道兄過慮了！”

趙公明也自知失言，稽首道：“貧道也素知娘娘慈悲，只是不想以小事叨擾耳！言語冒犯，實是無心。”

通天教主聞眾人言語，沉吟片刻，道：“相請女媧娘娘之事，可容后再議。女媧娘娘畢竟是人族聖母，身份尊貴。請之出手，參与紅塵殺伐爭鬥，此非同小可之事。若非必要，還是不要打擾女媧清修。門人鬥法，雖則頗為耗時。但對我等修士來說，卻是較為公平的一眾方法了。誰強誰弱，一目瞭然。豈不是好！”

慕白元神之軀聞通天教主如此說，不由心下暗嘆。當下也不再堅持，口中道：“既然老師認為鬥法決勝負的方式比較好，那弟子們自當謹遵師命。只是佛門、闡教今日戰敗，很難說明日鬥法他們會不會使出什麼別的手段，不得不防啊！”

通天教主聞言道：“哼，諒他們也翻不出什麼大浪來！我有誅仙四劍，你有混沌鍾，如今更有五色五方旗之四在手。雖說對方三名聖人，卻也完全不必怕他。若他原始天尊和佛門勾結，再使出什麼鬼魅伎倆，那我們也不必講什麼道義。直接一擁而上，踏平靈山就是了。妖族的周天星斗大陣可以緩緩向前推進，為師的誅仙劍陣隨時可以收起、布出。咱們步步為營，也未必就打不進靈山大雄寶殿。”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思忖一陣，也覺得是自己太過患得患失了，當下也就不再言語。眾人各各靜坐運功去了。

# 第1216章 赤尻馬猴的蹤跡

靈山大雄寶殿之內，接引、准提、原始天尊卻一臉憂愁地圍坐一團，商量今日戰敗之事。

接引道：“今日門人鬥法，我兩家竟然大敗虧輸，一場未勝，此實是大出人意料！截教門中即便有幾個弟子法力高強，但也不至於強到這個地步呀！場場皆勝，若是照此下去。即便最後我們打退了截教，保全了靈山道場，恐怕也再沒有臉面向外傳道授徒了。”

准提聞言也嘆息道：“截教這些經歷過封神之劫存活下來的門人原本就是三教弟子中的佼佼者，之後更是在金鰲島潛心苦修了一量劫，從不理外界之事，實力之強悍也就可想而知了。而今通天教主歸來，正是截教上下士氣如虹之時，人人奮勇爭先，實不可小視。況且五色五方旗落入了截教之手，也沒有哪個門人弟子能夠將之打破。兩方鬥法，我佛門戰敗也是可想而知的了。只是沒有想到我佛門連同原始道兄的闡教竟然均是連戰連敗，不由得不讓人心中憂慮！”

原始天尊嘴角微笑地看着接引、准提二人，默默不語。

准提又道：“幸得貧僧早有準備，讓凈壇使者出戰將慕白拖住了。否則又要白白折損一名得力弟子，那可就大大的不划算了。但終究是敗績，明日之戰，若想不出什麼好辦法，莫如不要出戰的好，徒自掉了顏面！”

接引聞言默然不語。

原始天尊淡淡一笑，也不說話。

准提掃了二人一眼，只得道：“原始道兄，今日之事，你可有什麼看法？”

原始天尊聞言笑道：“觀今日形勢，再一味鬥法下去我們也討不了什麼好！即便勝得一兩場，亦於事無補，又何必再斗？”

接引聞言道：“然則依道兄之意，該當如何？”

原始天尊笑道：“只今截教最大的優勢是陣法強悍。門人修為雖高，卻也起不了決定性的作用！我們最大的優勢是三聖匯聚，以三對一，還是大有勝算的！而今眼看鬥法不勝，又何必再執着於此。不如我三人聯合，前去叫戰。只要拖住了通天教主，此戰何憂不勝！”

接引聞言，沉吟道：“通天教主手握誅仙四劍並劍陣圖，隨時可以布出劍陣，如何能夠拖得住他？況且我等終歸是混元聖人，即便拖住了通天教主又能如何？莫非還要我等直接下手屠戮那些普通門人么！”

原始天尊笑道：“此戰乃是事關佛門存亡，請兩位道兄自行決斷！他那誅仙劍陣么，即便他布了出來，我們不進陣，他又能如何？”

接引聞言默然，准提道：“原始道兄所言甚是！截教大圍我靈山，此是他欺我，非是我欺他！我佛門自保，即便出手對付他門人也並非越規！畢竟是他來攻打我，難道還不准我們還擊么？”

接引默然半晌，嘆道：“我亦知此理！罷了，通天教主便交與我吧！不過誅仙劍陣貧僧卻也沒有把握能擋得住，只能勉力而為。”

原始天尊笑道：“只需道兄拖住通天教主一時三刻，我等自會前來相助。上次封神大劫，未能將截教一舉殲滅，以致留下大患，生出今日之事。佛門靈山道場被圍，隕落者不計其數，聲望大跌。我昆崙山弟子也隕落數千，折損頗大。這可都是封神之戰的餘殃！天道循環，若是我等不將截教一舉全殲，日後兩方糾纏不休，勢必將會繼續生出無窮禍端！”

接引聞言道：“道兄的意思，我們轉守為攻，趁着今次大劫之期徹底殲滅截教？”

原始天尊微笑不語，准提接口道：“以攻代守，滅掉截教，一了百了，這的確是一個不錯的注意！也是一勞永逸的良法！如今我等三聖聚會，又佔著自保的名義，只要不與通天教主糾纏，當是大有可為。道兄，不可遲疑啊！”

接引聞言沉默良久，道：“冤冤相報何時了！通天教主也是聖人之尊，不生不滅！我之本意，只要能與截教了斷了因果，便是我佛門犧牲大一些也無妨！不然，終不能把通天教主如何，反倒弄得兩家不可收拾，永成深仇！”

原始天尊笑道：“道兄莫非忘了封神之後鴻鈞道祖是如何處置的么？所謂法不責眾，我們三人在一起，鴻鈞道祖也自然會偏向一些。況且戰敗之後，若是通天教主猶自不依不饒，相信鴻鈞道祖也必將會再次將之禁在紫霄宮，又何須懼他報復？其實上次封神之戰，我們若知道鴻鈞道祖會囚禁通天的話，截教也早就不存在了。可惜了一次大好機會！這次若是再放過了，想要後悔可就沒有機會了！”

准提聞言大是點頭。原本准提在接引的影響下也是準備息事寧人的，然而近來的一系列變故，將佛門瞬間從巔峰跌倒了低谷。

數十萬精英隕落，四大部洲傳道的根基也基本被截教、妖族、蜀山和巫族給聯手毀了個乾淨，華蓮凈土毀滅，現今更連靈山道場都有保不住的危險。

這讓心高氣傲的准提如何不怒從心頭起！早就有拋開手段大肆反擊截教的念頭了。只是接引卻深有顧忌，一時無法說服他，因而只得暫時將這個念頭埋在心底罷了！

而今由原始天尊說了出來，准提自然毫不猶豫拍手贊成，大有知己之感！眼見接引還有猶疑，當下急忙開口幫忙勸解。

接引見准提也是這個意思，默然半晌，不由長嘆道：“罷了！與截教的因果既然已經結下，如今通天教主又步步緊逼，若是我們在一味退縮，那也的確是太軟弱了。況且我們三聖齊聚，若是戰敗，顏面何存？既然如此，我意已決。便趁此劫，與截教論個高低輸贏，一舉了結了這樁因果。”

這邊原始天尊獻計，准提拍掌支持，接引思忖再三，最終拍板決定：與截教決一勝負，發動滅教大戰！

當下佛門上下各各準備，只待來日決戰。

且說慕白元神之軀這日思慮戰局，想起日間陣前原始天尊的反應和准提的臉色，總覺得心神不寧，遂默默在心中傳訊與六耳獼猴。

六耳獼猴因做了天庭神官，雖然職位清閑，但慕白元神之軀出於保護的心理，卻也並未叫他參与大戰。因此在流波山中與倉頡一道看守洞府，心實挂念靈山戰事。忽聽慕白元神之軀傳訊，當下大喜。急忙收拾了隨身法寶，駕雲徑往西牛賀洲靈山而來。

行至半途，忽見下方紅光不住閃現。六耳獼猴心下疑惑，當下駐足細看。只見下方好山好水，花繁恭弘=叶 恭弘茂，密林之中果實累累，香氣芬芳，着實誘人至極。

六耳獼猴看了半晌，忽然笑道：“當日悟空師弟貪戀美味果實，在這密林之中丟了九轉金丹。今日這小賊又來賺我，真是膽大包天！”

當下好勝心起，側耳聆聽了半晌，卻並無一絲異動。

六耳獼猴暗道：依師傅猜測，此賊當是赤尻馬猴無疑！藏蹤隱跡，趨吉避凶的本領到着實了得！哼哼，但把主意打到我流波山弟子頭上，那便絕對不能饒恕！也罷，我先抽空解決了這小賊，再去靈山助師傅一臂之力。

當下六耳獼猴身形一晃，按落雲頭，進入密林之中，裝作中計一般將滿樹果實盡情送入嘴中。正欲假裝昏迷，引赤尻馬猴現身。忽見四周山林搖曳，天旋地轉，密林茂果盡化為道道金光，在六耳獼猴身前組成了把個金閃閃的大字：此去兇險，道兄保重！

六耳獼猴見狀心下大驚，轉目四顧，凝神細探，只覺鴻機渺渺無法探知前途如何。

轉目四顧，欲探赤尻馬猴蹤跡，眼中頓時精光一閃，隨即卻又悄然隱沒。

看着眼前把個大字緩緩消失，六耳獼猴心下既驚且疑。既心驚於前途的莫測，也疑惑這赤尻馬猴為何示警買好與己！然而時間緊迫，不容六耳獼猴多想，當即便駕起雲頭，風馳電掣一般趕往靈山去了。

此時慕白元神之軀正於蘆蓬之中心神不寧，忽聞六耳獼猴來至，急忙起身出了蘆蓬，師徒二人相見，甚是喜悅。

一番敘禮問安完畢，就聽慕白元神之軀道：“今日鬥法，我截教大獲全勝，然而為師卻總覺的心神不寧。遍問同門，皆道並無異樣！因而將你招來，你我師徒好生商議一番！”

六耳獼猴聞言道：“弟子得師傅傳喚，不敢怠慢，沿路留心佛門動靜。奈何此時靈山之上三位聖人齊聚，盡皆小心防範。弟子無能，卻是難以探聽得到消息。不過弟子來時，卻曾遇一怪事！”

慕白元神之軀忙問何事。

六耳獼猴乃將半路所遇之赤尻馬猴示警之事說了一遍。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沉吟良久，道：“此猴曉陰陽，會人事，善出入，避死延生。想來對預測未來之事頗為精通！他既向你示警，必然事出有因！看來為師的擔心的確是有道理的。想想也是，原始天尊和接引、准提今日吃了大虧，豈會不不想法扳回來？”

六耳獼猴聞言道：“師傅既知他等必有異動，自當早有準備，何必怕他！”

# 第1217章 冥河危機

慕白元神之軀道：“哪有這麼簡單？今最要緊的是不知道對方到底打得什麼主意，無法做出針對性的部署。然而對戰聖人，卻又容不得半點馬虎，實在讓為師頭疼！”

六耳獼猴笑道：“咱們把女媧娘娘請來，加上有兩大陣法和師傅手中的混沌鍾。便任由他佛門如何算計，也是勝券在握。師傅何必憂心！”

慕白元神之軀道：“難就難在女媧娘娘從未出手參与過聖人之爭，冒昧請她出手，參与這樣的大戰，還有些掛礙！畢竟女媧娘娘乃是人族聖母，身份尊貴而又地處兩難！一旦與闡教和佛門撕破臉面交上了手，那麼她超然的地位便不保了，日後難保不會被對方藉著人族或妖族的勢壓制。我們不能不為娘娘考慮啊！”

六耳獼猴聞言，沉默半晌，小心地道：“師傅應該在佛門還有些暗着吧！事到如今，何不啟用？”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看了看六耳獼猴，笑道：“什麼都瞞不過你！只是以現在的形勢，接引准提都對靈山看管的很嚴了，卻是很難聯繫到他們！”

六耳獼猴笑道：“師傅，你忘了弟子的本事了？雖說聖人有了防備弟子便無法探聽，但監聽幾個門人弟子還是沒有問題的！弟子可以為師父聯繫他們。”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沉默片刻，道：“還是算了！現今不比平時，一有異動，恐怕反倒送了他等性命。這樣，你速往血海求見冥河老祖，請其率眾來靈山助戰。若是冥河老祖推說傷重不能成行，便向他借玄元控水旗一用。就說我截教欠他一份人情，日後必有重報！”

六耳獼猴領命去了。

慕白元神之軀回身進了蘆蓬，在通天教主下首坐好。

半晌，就見通天教主睜眼看了看慕白元神之軀，道：“剛剛可是六耳獼猴到來？”

慕白元神之軀點頭道：“弟子今日總覺不對，因而傳召他來商議。為防萬一，弟子已遣他往血海請冥河老祖去了。”

通天教主沉默片刻，道：“也好！所謂有備無患，若能將玄元控水旗先弄到手，底氣也充足一些。明日之戰，你心下還是覺得勝算不大么？”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弟子倒是沒有想過會輸！只不過對方三名聖人，若是稍有閃失，一眾門人傷亡必大。若是眾門人都隕落了，此戰即便得勝也是得不償失！老師，我們是要了因果，但卻不能為了了斷因果而不顧門人的死活啊！”

通天教主聞言點頭道：“你有此心，很好！不過以今日之戰觀之，眾門人的實力皆可自保無虞。即便與佛門混戰，也絕對不會有太大傷亡。倒是不必太過憂心！”

慕白元神之軀苦笑道：“若是門人相鬥，弟子倒是絲毫不擔心！但就怕他三人一怒之下，擺脫老師之後放手打殺我教中門人。如此一來，恐怕傷亡巨大，難以承受！”

通天教主聞言眉毛一挑，不怒自威地喝道：“他敢！”

頓了半晌，忽而又嘆道，“以原始天尊的脾性，你之顧慮倒也的確不得不防！為師雖有誅仙劍陣，卻是堂堂正正的斗陣之法，況且一座劍陣又不能分散。若是他三人分散開來，為師也的確難以將之一一擋住。也罷，明日出戰，你可叫眾門人結成陣勢，皆退於我身後。若是佛門與闡教並無異動那便罷了，若果真打着以大欺小，打殺我門人的主意。那便儘快退入誅仙劍陣，咱們依託陣法，步步為營，殺上靈山，毀了他的大雄寶殿。也讓他接引准提知道我截教大法的厲害！”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大鬆了一口氣，點頭道：“老師此言，正合我意！門人鬥法，弟子並非不願，也覺得實是檢驗雙方實力的大好方法。但卻也太曠日持久了，其中變數猶大。這樣的鬥法打上幾場，揚揚威風也就是了。弟子其實一直以來便傾向於傾力一戰，快刀斬亂麻，一舉鼎定勝負。”

通天教主聞言道：“必要的試探還是要的！明日一戰，當小心在意。若是原始天尊、接引、准提果真有異動。我當儘力擋住他三人，你須的全力護住一眾門人不失。然後再徐圖勝敵之計！”

慕白元神之軀點頭應是，當夜無話。

且說六耳獼猴駕雲來到九幽血海，但見血海邊上原本繁盛一時的華蓮凈土而今只剩得些殘敗光景，那不知花了多少心血和信徒供奉方才建成的大佛像金身也早被憤恨的阿修羅族也敲打成零碎，耳朵、手臂、斷腿，散落了一地，猶自金光閃閃。六耳獼猴見此微微一嘆，也不過多停留，徑直進入血海去了。

此時的血海卻是一片寂靜，六耳獼猴一路走來，竟沒有發現一名巡邏的阿修羅族兵將，不由心下大是疑惑。按說毀滅了華蓮凈土，血海該是歡慶一片才是，何故卻反倒如此的冷清？

六耳獼猴暗暗驚奇，凝神戒備，側耳查探血海詳情，只聽的血神殿中一片嘈雜之聲，似乎冥河老祖與鯤鵬起了什麼衝突，而冥河老祖卻有傷在身，鯤鵬顧忌血海人多勢眾，因此雙方都不願動手，只是言語爭執而已。而最近的阿修羅族兵馬卻是在入海七千里之外了。

六耳獼猴心中大為疑惑，不知冥河老祖因何與鯤鵬起了衝突。欲要細查，又覺得時間緊迫，還是正事要緊。當下六耳獼猴思忖一陣，駕雲直往冥河殿而去。血海深處也遇到一些阿修羅族兵馬，不過卻被六耳獼猴一一避過，免得耽擱。

來到冥河殿外，顯出身形，頓時嚇了殿外一眾值殿武士一大跳。皆不知六耳獼猴從何而來。當下眾阿修羅族兵將一擁而上，將六耳獼猴圍了個嚴嚴實實。

六耳獼猴不慌不忙，稽首笑道：“貧道乃是流波山慕白真人首徒六耳獼猴是也！奉師命，特來拜見血海冥河老祖！還請各位行個方便，替貧道通報一聲。”

眾阿修羅族聽聞是慕白元神之軀徒弟，盡皆猶疑，手中兵器倒是不知覺的都放了下來。

就見一阿修羅族小將道：“你果真是慕白真人門下，便在此處稍息，容我前去替你通報。”

六耳獼猴好整以暇地等着那自稱對慕白元神之軀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連綿不絕的阿修羅族小將前去冥河殿通報，心裏盤算着待會兒見到冥河老祖的時候該怎麼說。畢竟此時來的似乎有些不是時候，冥河老祖竟然會與鯤鵬起衝突了！若是他二人相鬥，恐怕要想請出冥河老祖參戰是難上加難的了。

少時，那前去通報的阿修羅族小將出殿來到：“上仙請了，我家老祖請上仙進去，隨我來吧！”

六耳獼猴聞言嘿嘿一笑，隨之進了冥河殿。

但見冥河老祖端坐大殿之上，下手兩排阿修羅族大將，個個凶神惡煞。轉目四顧，卻不見了鯤鵬。

六耳獼猴心下瞭然，見冥河老祖抬眼望來，急忙稽首道：“貧道流波山慕白真人門下六耳獼猴見過血海冥河老祖！”

冥河老祖眼中神光一閃，面露微笑用親近而又不失威嚴的聲音道：“久聞大名，一直無緣得見，深為遺憾！今日算是見識了慕白真人門下得意弟子了！我與你師傅交情匪淺，你也不必拘禮，坐下再說吧！”

六耳獼猴也不矯情，徑在主客位坐了下來，口中笑道：“冥河老祖雄霸一方，威名震動三界，我家師傅每每說起老祖那都是贊不絕口！貧道今日能來血海拜會老祖，實是幸事！”

冥河老祖聞言笑道：“那是慕白真人客氣了！卻不知真人此次遣你來所謂何事？”

六耳獼猴稽首道：“奉我家老師之命，特請老祖率領血海阿修羅族兵馬共同討伐靈山，徹底殲滅佛門！”

冥河老祖聞言訝道：“我聞通天聖人親自出手，巫妖兩族也從旁相助，截教上下可謂是人才濟濟，近期以來也是連戰連勝，何故又來請我！此可是通天教主的意思？”

六耳獼猴道：“老祖勿疑！你我兩家有着佛門這個共同的對手，我家師傅常講‘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因此特命我來邀老祖共襄滅佛之盛舉。至於掌教師祖那裡，卻是絕對沒有問題的！我家師傅早已說服了掌教聖人了。”

冥河老祖聞言眼珠轉動不休，面色躊躇不定。半晌方道：“當此滅佛之盛舉，貧道實有襄助之心。奈何身受重傷，血海又累經大戰，元氣未復，實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啊！”

六耳獼猴笑道：“我家老師也擔心老祖身有不便，因此特命我代為問候。既然老祖不能親身前往，貧道也不敢強求。只是現今三界動蕩，佛門衰落，各方都在搶佔佛門的勢力，時機萬載難逢。若是老祖此時不出，日後可就很難再有這般機會了。”

冥河老祖聞言躊躇片刻，眼神漸漸堅定了下來，嘆道：“我與慕白真人也算也算患難之交了！前次佛門來襲，真人捨身救援。當時貧道被准提打得人事不省，一眾阿修羅族兒郎挂念我的安危，盡皆脫離戰場，前來尋我。害得慕白真人孤身暴露在戰場之上，這才被接引引動心魔，抓去了極樂世界。說起來，還是我血海對不住慕白真人。然而攘外必先安內！內部不靖，豈能外擴？今我傷重無力，血海元氣大傷，須當修養才是！不過么，嘿嘿，我冥河雖然凶名卓著，卻也不是不義之人。今次我血海對不住慕白真人，也只能日後補報了！”

# 第1218章 機警的六耳獼猴

六耳獼猴聞言笑道：“既然老祖如此說，貧道也就不勉強了！不過老祖之言，卻讓貧道頗為疑惑：所謂攘外必先安內，必然便該有內亂才是！血海之中，卻又還有誰敢於老祖作對？”

冥河老祖聞言不語，看了六耳獼猴半晌，方才道：“此事乃我血海家事，就不勞你費心了！替我拜上慕白真人，轉致不能應邀之歉意！”

六耳獼猴笑道：“我家師傅臨行之時囑咐我，說老祖興許有些不便，不能前來助戰。因而命我若遇此等情形，便向老祖借一件法寶，務必請老祖應允！”

冥河老祖聞言惑道：“截教門中法寶無數，慕白真人手中靈寶更讓三界眾人讚歎，還須向我借寶？卻不知慕白真人慾借何物？”

六耳獼猴道：“願借玄元控水旗一用！我家師傅曾說，老祖若肯借出玄元控水旗，可儘管開出條件！”

冥河老祖聞聽是借玄元控水旗，面色一變。

半晌乃道：“慕白真人與我頗有交情，此戰又是對付佛門，按理來說貧道不該再提什麼要求。只是我血海被佛門壓制了一量劫，雖沒有參与攻擊靈山，但也才與佛門大戰一場，毀了他的華蓮凈土。而今眼看佛門破滅，三界之中自當以截教為尊。但我阿修羅族也不能永困於血海一隅。東勝神洲和南部瞻洲大宋國貧道是不想了，但在西牛賀洲和南部瞻洲大荒山以西么，卻不知能否給我血海留一塊降息之地！”

六耳獼猴聞言眼珠一轉，笑道：“老祖此要求甚為正當，這三界也並非我截教一家所有，自然是不限制別家如何傳道的？至於戰後的劃分么，至少婆羅門教那一份便絕對是跑不掉的。”

冥河老祖聞言緩緩點頭，婆羅門教乃是血海暗中組建的教派。但而今只剩得教主光桿一人，隨時可能被別人捏死，基本等同於滅教。若是戰後截教不管他婆羅門教死活的話，那他冥河老祖也沒有辦法可想。而今既然六耳獼猴代表慕白元神之軀許下了承諾，那他血海自然可以通過婆羅門教再四大部洲佔得一席之地。

冥河老祖笑道：“既如此，貧道又何惜一件法寶！”

當下從懷中取出玄元控水旗交與六耳獼猴，道，“此物借與貴教，還望善用之。早日歸還！”

六耳獼猴喜不自勝地接過玄元控水旗，稽首笑道：“貧道多謝老祖！此戰之後，必定親自捧寶歸還，絕不敢有絲毫褻瀆！”

說著，滿含深意地掃了大殿之後一眼，笑道，“還望老祖善自珍重，早日安平內患！貧道告辭。”

六耳獼猴辭別冥河老祖，駕雲而去。

待得六耳獼猴走遠，冥河老祖面色陡然一變，喝道：“鯤鵬，還沒有在後面躲夠么！當日你襲擊極樂世界，后被接引、准提追殺，走投無路。若非我收留了你，你早被接引、准提剝皮拆骨了！今日你若不將鴻蒙紫氣原原本本交出來，莫怪我翻臉不認人了！”

只見殿後轉出鯤鵬，聲音尖梟地道：“當年你我聯手擊殺紅雲，搶奪了鴻蒙紫氣。奈何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隨即貧道便被人算計，打暈在地。鴻蒙紫氣也隨之不見了蹤跡！貧道明察暗訪，最終於靈山西方道場之外找到了砸我之物，因此才認定是接引、准提所為！此事千真萬確，絕無半分虛假！若我真有鴻蒙紫氣，早就躲起來參悟天道了，何必還要襲擊極樂世界，惹得天大的麻煩！冥河道兄，我鯤鵬縱橫三界，雖然也自知名聲不怎麼好，但所謂出口有願，面對道兄，貧道可絕對不敢有半句假話的！你要相信我。”

冥河老祖怒道：“我還不夠相信你么？至你入我血海，我便以上賓之禮相待，一應秘密皆不瞞你。你倒好，竟然打着拿我血海做擋箭牌的主意。而今佛門已經傳出確切消息，接引、准提親口證實他佛門沒有這道鴻蒙紫氣，不是你栽贓是什麼？難道接引准提聖人之尊還會說謊么？還需要說謊么？你既栽贓佛門，必然是有所圖謀。而能讓你狠下心來冒着得罪聖人的危險也要栽贓的理由，除了掩蓋鴻蒙紫氣的真實去向之外貧道可就是在想不出還有別的什麼了！怎麼樣，你還有什麼話說么？”

鯤鵬還能說什麼，只能苦笑而已，笑得甚為艱澀，面上滿是荒唐和無力的意味。

見冥河老祖不斷追問，心頭不由湧起一股深深的悲涼。

說實在的，他到現在也還迷糊着呢！

本來認準了是佛門搶了鴻蒙紫氣，而佛門也一直沒有解釋，這邊正憋着一股勁兒要報仇呢！誰知忽然之間被告知報仇的對象原來並非自家的仇人。

當此之時，鯤鵬只覺得天道再給他開了個巨大的玩笑！原來一直的努力竟然是一場夢幻，一個圈套。而自己，自負智計過人，卻是傻乎乎地在那個真正的賊人作嫁衣裳！

鯤鵬心裏充滿了對自己的諷刺，着巨額這一切荒唐如夢。然而冥河老祖也同樣覺得很受傷，你鯤鵬憑什麼想要把我玩弄於股掌之間，若非我收留你，你早就如喪家之犬一般無家可歸了，能不能活到現在都還未可知呢？你竟敢向我隱瞞鴻蒙紫氣的下落，欺騙三界眾生，騙的我血海來做你的保護傘！

接引、准提站出來說一句“鴻蒙紫氣不在我西方手中”，那便絕對不再！沒有人會懷疑聖人說謊，因為那根本沒有必要。況且以聖人心與天地合的境界，怎麼可能說謊，天道也不容啊！既然聖人沒有說謊，那麼必然有人說謊。作為對立面的鯤鵬自然便難脫干係了！

本來修士，又尤其是向冥河、鯤鵬、慕白元神之軀這等大道在望的修士，基本上是絕對不會說假話的。凡一言一行，無不是本心所想，絕無半點虛妄，不敢讓心境沾惹半點污垢塵埃。若是遇有為難之事，寧願不說不做，也絕不會違背本心去說假話，可說信譽是絕對有保障的。

但是事實擺在眼前，謊言明明白白。不是聖人說謊便是鯤鵬說謊，兩相比照，自然是鯤鵬說謊讓人信服的多了。這不由得不讓鯤鵬百口莫辯，撞天叫屈。也不由得讓冥河老祖深覺被傷害了，因而與鯤鵬大生隔閡！

然而誰也不知道，鯤鵬實在是冤啊！

血海之中，冥河老祖忙着逼問鯤鵬鴻蒙紫氣的動向，顧不得向外擴張。

鯤鵬卻也不是善茬，而今佛門氣運當衰，鯤鵬已經基本不再需要依附於血海了。眼看着冥河老祖逼迫日甚，當下便打着率部離去的主意。雙方一時不斷扯皮！

血海之外，六耳獼猴收回側耳傾聽的異術，口中止不住笑了幾聲，面上顯出得意的神色，暗道：“鬧吧，鬧吧！看你們還能鬧到什麼地步！鬧得越歡實，我家師傅便越安全！嘿嘿！”

越想越樂，神采飛揚地迴轉靈山向慕白元神之軀復命去了。

慕白元神之軀聞六耳獼猴稟報，不由心中一愣，隨即恍然。

鯤鵬與冥河本就是利益結合，共同對付佛門的。而今佛門氣運將衰，鴻蒙紫氣的問題又冒了出來，外患既去，他二人之間不起衝突才怪了！

慕白元神之軀接過六耳獼猴奉上的玄元控水旗，口中笑道：“此事我已知曉，不要張揚。好了，有五方五方旗在手，為師這心裏就有底氣了！你可速迴流波山，你乃是天庭神官，可速迴流波山靜修。待此戰結束，為師自然回山。”

六耳獼猴聞言笑道：“師傅，弟子既然都來了，便該出戰揚名，何故又要趕弟子走？”

慕白元神之軀道：“非是為師趕你走！此戰並無太大兇險，你留此也發揮不出多大作用，反倒給闡教和佛門以口實。不如歸去，安心等我消息！”

六耳獼猴聞言眼珠一轉，笑道：“師傅，你可是嫌弟子沒用么？”

慕白元神之軀瞪了六耳獼猴一眼，道：“想什麼呢！只不過此戰已到白熱化趨勢，確實用不到你的異能。你還是回到後方比較好！”

六耳獼猴笑道：“老師，弟子還有一個消息，你可想聽？”

慕白元神之軀看着六耳獼猴得意的神色，不由笑道：“還有什麼消息，快快講來！反了你了還，敢在為師面前裝樣！”

六耳獼猴笑道：“師傅，這消息告訴你也行，不過你的答應此事要交給我去辦。”

慕白元神之軀看了六耳獼猴半晌，乃道：“你不說也罷，我是不會讓你參与攻打靈山的。”

六耳獼猴聞言急道：“不是攻打靈山！”

隨即眼珠一轉，笑道，“而且這事兒除了弟子出馬，還真沒有人能有把握辦得成！”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疑惑地道：“哦，還有這種事？不會你在自吹自擂吧！說來聽聽，若果真能做，為師便讓你去做！”

六耳獼猴笑道：“便是那個偷了悟空師弟九轉金丹，今次又來向我示警的‘小賊’赤尻馬猴。這小賊藏身隱跡的功夫實在了得，也虧得是我，抓住他當時向我示警那一霎那釋放出的動靜，方才找到了他！師傅，你說我們是不是該把他抓回來！”

# 第1219章 周天星斗大陣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大笑道：“你做的不錯！此人屢次與我流波山門人產生交集，又來無影去無蹤，三界之中根本找不到他半點存在的痕迹，今番還是得要落在你手裡！好了，此事你盡可放手去做！若抓到了他，千萬不要虐待，好生帶迴流波山，為師要親自接待他！”

六耳獼猴笑應道：“弟子遵命，這就出發了。那小賊狡猾難纏，弟子也只是查到他一點蹤跡。若是不小心讓他察覺到危險跑了，那可就冤了！”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笑道：“既如此，你快去吧！可千萬別讓他跑了。”

六耳獼猴領命去了，慕白元神之軀笑吟吟地看着六耳獼猴身影消失，方才迴轉蘆蓬，向通天教主告知玄元控水旗借來之事。

次日，通天教主領着眾門人出了蘆蓬，會齊了妖帝太昊並一眾妖神之後，齊往靈山而去。

原始天尊、接引、准提也領着麾下一干弟子下了靈山。雙方便在昨日相會之處排開陣勢。

通天教主見雙方會齊，當下大笑道：“三位請了，不知一夜休養，你們調整過來沒有。昨日完敗，今日可還能戰否？”

接引前出一步，合什道：“通天教主，貧僧一向對截教並無惡意。封神之戰雖有誤會，但我佛門也是順天行事，之後便再未主動與你截教為難！反倒是慕白，屢次將我佛門逼到難堪的境地，我亦並未與他計較！通天教主現今又何必對我佛門苦苦相逼！”

通天教主笑道：“貧道今次也是順天行事，並未有刻意為難佛門的意思！事實上，佛門如今的教義倒有許多事脫胎於貧道的截教。論起來，你我之間也本不該有這麼多的隔閡！可惜啊，你們卻偏偏要違逆天命。貧道出手也是不得已！你放心，此劫過後，貧道也絕不會再主動與佛門為難。”

接引聞言一呃。

准提怒道：“通天教主，我佛門並非怕你！你如此步步緊逼，貧僧卻不是好欺的！大不了大家魚死網破，貧僧倒要看看，你如何能將我三人一舉擊敗！”

通天教主頓了一頓，轉頭看了看慕白元神之軀，面上笑道：“你的意思，我們今日不再遣門人鬥法，我們掌教對掌教，聖人對聖人，一戰定勝負？”

原始天尊聞言笑道：“我等皆是聖人之尊，哪裡有什麼勝負分別！不過教派氣運之爭，卻也的確要分出個正邪對錯才行！既是教派之爭，只是門人相鬥或者只是你我聖人相鬥那也顯不出真實本領。不如你我兩方排開陣勢，來場對決，一戰定勝負，如何？”

通天教主聞言沉默半晌，忽然大笑道：“原始天尊，你打得什麼主意莫非以為我不知道么！哼，既然你三人有此意，便休怪貧道下手無情了！”

言罷，回首道，“太昊陛下，妖族既然來援，貧道感激不盡！然而今日之戰，觀原始之意，顯然是要拋開一切規矩，雙方各憑本事，全力出手了。你可率領一眾妖神結周天星斗大陣固守自保，其他不必憂心！”

太昊聞言，轉頭看了看慕白元神之軀，見其微笑點頭，心中也知若是真的混戰，眾妖神也只得結成周天星斗大陣，引動周天群星之力方才能有機會擋住聖人攻擊。

思及至此，也不矯情，領着麾下一干妖神緩緩退卻，與后隊妖族大軍回合之後，迅速布成陣勢，復又向前壓了過來。

此時截教眾門人也在慕白元神之軀的率領下結成陣勢，列陣於通天教主身後。

通天教主不知什麼時候將誅仙四劍現了出來，懸挂身前，劍光霍霍，映照天地。

口中道：“我本不欲多造殺孽，若是安安穩穩的鬥法決勝負多好，何必要自來尋死，徒自將佛門上下一眾門徒推入萬劫不復之地！”

准提聞言笑道：“通天，你也不必說大話，既是你率領圍我靈山，就不必做出這等受欺負的姿態！你若心中生懼，便就此退去。從此三界太平，你我兩家各自修行。豈非美事！”

通天教主笑道：“貧道倒是不想爭鬥，奈天數何！便是你三人齊上，貧道又有何懼！准提，你莫非忘了當日昆崙山上玉虛宮前，你是如何被我困在萬仙陣中的么？”

准提聞言面色一變，怒道：“當日封神之戰，你截教僥倖獲得一線生機。我等上體天心，慈悲為懷，並未趕盡殺絕。你原該心存感激，潛修己罪才是。豈意你竟不思悔改，變本加厲。到如今，竟敢糾結一幫烏合之眾，前來攪擾我靈山聖地。是可忍，孰不可忍！你既欺到我佛門頭上，須怪不得我等下手不留情面！”

通天教主聞言哈哈大笑，聲音甚是蒼涼悲傷，天地為之低昂，風云為之激蕩。

聞之者，莫不感受到其中蘊含的強烈悲憤之意。

慕白元神之軀見此，前出一步，道：“老師不必傷悲，我等門人俱已做好準備。佛門無恥之徒再囂張也只能狂妄一時罷了。待我們徹底擊敗了他們，看三界眾生還有什麼話好說！”

接引見截教和妖族都已運作起來，淡淡地道：“通天，你圍我靈山，乃是你截教挑釁我佛門在先。今我三人並佛門之下諸佛菩薩俱在此處，你我兩教的因果便做個了結吧！免得糾纏不清，遷延後輩！”

慕白元神之軀接口道：“此已是教派之爭，兩家決戰勢不可免！你我雙方連續進行了論道，鬥法，皆以我截教獲勝！今你佛門不過是困獸之斗，冀圖萬一之勝機。說起來，誰家教義更符合大道已然是路人皆知。順逆之勢，天命有定。即便今次被你佛門依仗詭計，僥倖弄險得勝，亦終不長久！”

准提聞言大怒，手中七寶妙樹杖一揚，發出一道青光直射慕白元神之軀。

慕白元神之軀淡淡一笑，把手一翻，顯出小芭蕉扇兒撐起太極圖印。將准提這道攻擊擋住，口中笑道：“准提聖人竟然欲要親自指點貧道？真是榮幸之至！”

准提聞言，也顧不得身份，眼睛掃了原始天尊和接引一眼之後，便即乾脆地飛身而出，口中道：“慕白，你依仗手中法寶，屢次藐視聖人威嚴。今番看我如何教訓你，也讓你知道知道天高地厚！”

言罷，手中七寶妙樹杖照準慕白元神之軀猛刷。

慕白元神之軀見狀心下大驚，卻也知道自己這時候不能後退，若是後退，一眾門人必然暴露在准提的攻擊之下。通天教主為了救援門人，必然便會出手攔住准提。而准提卻是出名的難纏，若是通天教主被准提纏住，一時脫不開身。到時候一眾門人豈不是任由原始天尊和接引宰割了么！

當下，慕白元神之軀心中一番取捨，不退反進，頂上慶雲升起，隨即眉心金光一閃，顯出聚寶盆懸挂空中，轉動不休，盆中蘊含的無邊靈氣浩浩蕩盪地支撐着太極圖印的消耗。

做好了防禦，慕白元神之軀方才單掌一翻，招出混沌鍾托在手中，飛身上前，欲將准提攔下。

卻見旁邊通天教主手中青萍劍一揮，頓時森森劍氣瀰漫，搶在慕白元神之軀前頭將准提擋了下來。

接引見通天教主動手，急忙揮動拂塵，升起朵朵蓮花，向通天教主當頭落下。

通天教主見狀，只得回身應付接引。

卻見那接引顯出丈八金身，渾身佛光萬道，頂上三顆舍利子沖空，顯一朵千丈方圓的蓮花，甚是莊嚴肅穆。手中拂塵揮灑，伴隨着梵音陣陣，無邊威勢。每一举手投足，無不厚重凝實非常，讓通天教主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精神小心應對。

通天教主眼見得此，抽空往慕白元神之軀處一瞄，見其雖與准提相抗，稍處下風，但攻守之間卻甚有章法，顯得進退自如。即便偶有不敵准提時，慕白元神之軀身周的太極圖印和手中東皇鍾也會發出層層光芒將慕白元神之軀護住。

當下，通天教主放下心來，凝神與接引對戰。

原始天尊見慕白元神之軀竟能與准提糾纏，心中也暗暗吃驚。眼見接引已出手將通天教主纏住，當下更不遲疑，手中盤古幡一搖，發出一道混沌之氣直往妖族周天星斗大陣打去。

一眾妖神卻也不是善茬。

當年巫妖大戰，妖族本來是大占上風的。只惜幾位聖人橫插一腳，使得巫妖二族盡皆元氣大傷。但居於上風的妖族還是佔了很大的便宜，加之原本就數量眾多，經歷大劫而存活下來的上古妖神不下數百萬之多。無數年修行，個個皆是法力強悍之輩。若是拋開聖人，單論各方勢力，妖族而今是佔據了絕對的優勢。

此次征戰，妖帝太昊特別精選了三十萬修為最為高深的妖神以為主力，其中中軍近十萬大軍便是周天星斗大陣的成員。

論起來，妖帝太昊手中的周天星斗大陣在主體上已經不輸於當初遠古妖族時期的周天星斗大陣了。只可惜少了河圖洛書壓陣，威力卻降低了不少。

當日周天星斗大陣在帝俊手中，盡顯王霸之氣，當面之敵無不如摧枯拉朽一般敗落，打下了赫赫威名。

# 第1220章 強悍的慕白

至帝俊隕落之後，伏羲執掌周天星斗大陣，一改先前的凌厲之氣，大陣變得更加的靈活多變，讓人覺得難纏和頭疼。

再之後，河圖洛書被伏羲帶到了人族，成為鎮壓人族氣運之聖物，周天星斗大陣一度湮沒不聞。

就在眾人皆以為周天星斗大陣就此失傳之時，慕白元神之軀突然崛起，三十萬松針犀利歹毒，雖沒有遠古妖族大陣那般的氣勢磅礴，卻勝在收發隨心，如臂使指，令人防不勝防。

此後，妖帝太昊，妖師鯤鵬也相繼布出了周天星斗大陣。

可惜鯤鵬手中無人也無適合布陣的法寶，雖然對大陣的理解很深，威力卻是有限的很。

妖帝太昊手下倒是人才鼎盛，陣法強悍，可惜卻又缺少了河圖洛書，威力大減。

所幸妖帝太昊氣度宏郭，陣法規規矩矩，盡顯大家氣象，倒也不容小視。

如果說當初帝俊和東皇可以驕傲囂張地宣稱周天星斗大陣“聖人亦可殺”的話，那麼太昊手中的周天星斗大陣在對上聖人之時，恐怕便只能異常保守地打着糾纏保命的主意了。

當下只見原始天尊祭盤古幡來打，太昊急忙指揮眾妖神防禦。

只見龐大的陣法渾然一體，十萬妖神各各催動秘法，引動漫天星光閃耀。灑落陣中，匯聚成無堅不摧的強大星力。

頓時只見妖族大陣之中，光芒耀天，星光閃成一片。

原始天尊祭盤古幡來打，竟被周天星斗大陣連連擋住，不由大是驚怒，當下冷哼一聲，邁步欲要進陣。

妖帝太昊在陣中看見，心中暗喜，叫道：“放他進來！”

眾妖神聞言，打開陣門，放原始天尊悠然進陣。

只聽得陣中一聲雷響，頓時喊聲震天，大陣運轉開來，無數星光從眾妖神手中流動而出，綿綿密密，無窮無盡。直往陣中的原始天尊絞殺而去。

原始天尊頂上顯出千丈方圓的一朵慶雲，有瓔珞垂珠，金花萬朵，絡繹不絕，五彩神光，遠近照耀，將漫天星光劍氣盡皆擋在外面，分毫不沾。

妖帝太昊見狀大驚失色，急忙凝神細看。

卻見原始天尊雖然在周天星斗大陣之中應付自如，行動卻隱隱有些遲滯緩慢，不由心下大鬆了一口氣。

暗道：看來我這周天星斗大陣也並非完全無用，至少也能讓他原始天尊感覺到壓力了。

當下太昊心中大定，凝神指揮眾妖神圍困原始。

原始天尊在陣中緩步前行，尋找陣眼所在，似乎欲要一舉破陣。

太昊見狀，乃暗暗將蚊吻針祭起，照準原始天尊后心猛然一放。

只見一抹烏光閃爍，饒是原始天尊聖人之尊，觸不及防之下也被這蚊吻針刺破護身神光，穿透慶雲瓔珞，直往本體而來。

原始天尊至進陣之後，雖暗自驚訝於周天星斗大陣威力絕倫，竟然能讓他感覺到壓力，不由自主地放慢了前進的速度。

但周天星斗大陣卻也始終傷不了他，因此心中卻是甚為放鬆。

只覺妖族周天星斗大陣吹得神乎其神，卻也不過如此。

不想陡生變故，大意之下竟被被人暗算。眼見那法寶迅疾無匹激射而至，瞬間穿透護身神光，直往後心射來。原始天尊只覺后心窩處冒起一陣寒氣，隨即心頭卻是暴怒不已。想他堂堂聖人之尊，竟然被人如此明目張膽殺氣畢露地暗算，況且還幾乎暗算成功，心底如何不怒，如何不惱？

大喝一聲，一陣金光由體內散發，帶着毀天滅地的氣息向著四周激蕩而去。

卻見后心處那激射而至的蚊吻針陡然間止住前突之勢，在原始天尊道袍之前一線之隔，便再難有寸進。

幸得那蚊吻針也非凡物，若論硬度乃是世間一等一的堅實。雖非先天，又是原始天尊含怒出手，也並未損壞，只是余勢耗盡，跌落在地。

妖帝太昊卻是實實在在吃了一驚，至他掌理妖族以來，雖是事事小心，加之妖族避居北俱蘆洲，一眾妖神皆對他禮敬有加，從未出過任何差錯。便是此次率眾征戰，也是連戰連捷。今番被原始天尊含怒一擊，竟將無往而不利的蚊吻針輕鬆擊落，不由心中大是駭然。

心中有了驚懼，生怕原始天尊發起狂來，急忙運轉大陣，頓時陣法變幻不休，方位移轉，饒是原始天尊聖人之尊，卻也再難能查探得陣眼所在之地。

這邊原始天尊在周天星斗大陣之中左沖右突，欲要尋找大陣薄弱之處，以期一舉攻破。奈何周天星斗大陣卻也實在非凡，在太昊的主持下，不斷變化，窮盡天數。一時雙方不免僵持了起來。

那邊通天教主與接引一戰，也陷入了僵持之中。

接引道行深不可測，一向甚少出手，隱秘的令人忌憚。通天教主卻是聲名赫赫，任誰都知道戰力非凡。按說通天教主若是祭出誅仙四劍，那便絕對立於不敗之地。奈何此時對方三位聖人分別出手，通天教主雖是準備着要支援門人弟子，因此誅仙四劍不敢隨意使用，只用隨身法寶青萍劍與接引對戰，一顆心十分倒有三四分放在了那邊准提與慕白元神之軀之戰身上。

慕白元神之軀也知自己雖然手握混沌鍾等至寶，然而畢竟並未證道混元，還不能完全發揮出這等至寶的威力。憑之自保或許可以，但要想長久地拖住或者進一步擊敗聖人那卻是不可能的。

只見准提指天踏地，手中七寶妙樹杖隨意揮灑，將慕白元神之軀周圍空間封鎖住。

慕白元神之軀卻彷彿陷在了泥沼中一般，举手投足無不困難無比。只能憑藉太極圖印和東皇鍾苦苦支撐。每到危急時刻，便即握拳猛敲東皇鍾，將周圍空間震松。

然而准提的攻擊卻如影隨形一般，每每慕白元神之軀不過剛剛逃出圍困，便被准提再次施法困住。

如此往複數次，慕白元神之軀心中漸漸焦急。

東皇鍾雖然強悍絕倫，然而要使用東皇鍾需要消耗的法力卻也不是一星半點兒。饒是慕白元神之軀如今法力高深，也不能做到永無休止地使用。便是當年的東皇太一，開天闢地而生的第一批生靈，任他天生神通，卻也只能連續敲響數十下而已，之後便得喘口氣兒了。

慕白元神之軀如今論道行或許比之東皇太一隻強不弱，然而論法力積累，卻是無法與東皇相比的。

說到底，混沌鍾這等至寶，本來就該是聖人才能完全發揮出威力的。

饒是如此，准提卻也是大感驚異了。

幾次交手，明顯能感覺道慕白元神之軀進步神速。又豈是自前次血海一戰，引動了慕白元神之軀情劫之後。雖然慕白元神之軀還沒有能夠破劫而出，但明顯心性修為比之以前已經上升了許多了。修道修心，到了慕白元神之軀這個層次，一點點的上升都是很困難的。但只要有一點點的突破，便又是另一番景象了。

慕白元神之軀實力的提升是如此的顯著，不由得不讓准提大感驚訝之餘，心中暗暗警惕。手中七寶妙樹杖揮動的也越來越凝重，每一刷動，無不引導的風雲突變，似乎要將整個天地攪亂一般。

眼見准提收起了小視之心，一招一式，無不慎重非常，幾乎就是把慕白元神之軀當作了同量級的對手來對待了，每一举手投足皆如狂風卷狼，威勢赫赫。

然而，慕白元神之軀在這般攻擊之中卻始終屹立不倒，眾人無不大是驚駭！

准提攻擊半晌，終於將慕白元神之軀外圍的太極圖印破去。尚來不及高興，慕白元神之軀手中的混沌鍾便升起道道金光，將准提攻擊盡數擋住。任由准提七寶妙樹杖猛刷，混沌鍾只旋轉不休，將七寶妙樹杖的勁道大半消去，即便消之不盡，也絕對攻不進去。

雖然如此，這股余勁也將慕白元神之軀衝擊的東倒西歪，連連後退。

准提見此心下大怒，看了看慕白元神之軀手中的東皇鍾，心下輕嘆了一口氣。也知道有東皇鍾在手，想要擊殺慕白元神之軀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眼中精光一閃，凝神看了片刻，左手一揮，撤去強加在慕白元神之軀身上的空間禁制。

慕白元神之軀只覺渾身上下一松，壓力大減，知道是准提主動撤去了周圍空間的禁制，不由大是訝異地抬頭看向准提。

卻見准提抬手祭起七寶妙樹杖，順着自己掌上東皇鍾旋轉的方向猛力一抽。

頓時慕白元神之軀只覺一股龐大的力量撲天蓋地連綿不絕地傳來，立時站立不住，尚還來不及反應，便被准提一下拍飛了出去，眨眼便消失在了天際。

截教眾門人見狀大驚失色。

准提擊飛慕白元神之軀，口中宣了一聲佛號，轉頭看了看那邊正與接引對戰的通天教主，面上閃過一絲猶豫。但見下方截教眾門人結成一個個的陣勢與妖族剩餘的二十萬妖神並一眾散修連成一氣，將靈山之上一眾佛陀隱隱圍住，大肆打殺，准提卻也顧不得那許多了。

當下就見准提抬手祭出金剛杵，起在空中，變作一根通天巨柱，伴隨着轟隆隆之聲直往截教軍陣砸下。

# 第1221章 戲耍准提

通天教主本來便時時刻刻關注着准提，眼見得此，不由心下大怒，正欲抽身擺脫接引，以救援眾門人。卻不料接引陡然間大發神威，手中拂塵連揮，犹如漫天雪絲，綿綿密密向通天教主纏繞過來，犹如囚籠一般，封鎖住了通天教主四周的空間，竟是欲要將通天教主囚禁在他那拂塵之中。

通天教主眼見得此，心中大怒，爆喝一聲，誅仙四劍應聲而出，凌厲無匹的劍氣頓時貫通天地，只見劍光連閃，頓時將接引手中的拂塵須子絞斷，根根雪絲飄飄而落。

接引大驚，急忙後退。

通天教主顧不得趁勝追擊，回身操控誅仙四劍欲要救援門人。

准提見狀，將額頭一抹，頓時眉心一抹金光映照天地，顯出法身，二十四首，十八隻手，執定瓔珞、傘蓋、花罐、魚腸，金弓、銀戟等物，直往誅仙四劍迎了上去。

眼見誅仙四劍被准提放出法身攔住，那金剛杵卻毫不遲緩地向著一眾門人壓了下去。

通天教主大驚失色，口中喝道：“准提，你何敢如此！”轉身揮舞青萍劍便要前去擋住金剛杵。

然而身後接引卻不會再給通天教主這個機會了。

通天教主剛一轉身，便覺腦後生寒，知曉接引偷襲，心中不由暴怒不已，卻又無可奈何，當下抬手將青萍劍甩出，直射金剛杵。身形卻猛然一頓，胸中五氣升騰，頓時顯出頂上千丈方圓的一朵慶雲，有瓔珞纏繞，金花飄落，五色神光，映照四方，將全身護住。

接引眼見通天教主回身救援門人，急忙取了一顆數珠照準通天教主後腦便打。

通天教主陡然間顯出頂上慶雲，將接引祭出的數珠擋住。那數珠雖是接引隨身之物，本身卻並非什麼極品材料做成，雖然聖人之物，也算不凡，但在通天教主看來卻終究算不得什麼。只聽通天教主輕喝一聲，腦後陡然間金光一放，頓時將那數珠擊成飛灰。

准提以法身擋住誅仙四劍，眼見通天教主又將青萍劍祭出，當下急忙將手中七寶妙樹杖一刷，將青萍劍擋在半空。

頓時只見那大如通天巨柱的金剛杵從天而降，帶着無邊威勢直往眾截教門人砸去，再無阻擋，眾人無不大驚！

截教眾門人自然也不是等死之人，人人都是有血性的，若是害怕面對聖人，便不會前來報仇了。眼見大難臨頭，眾人盡皆存了拚命之心。就見趙公明飛身而起，手中五色神光連閃，一團團，直往金剛杵迎了上去。正是趙公明鎮洞之寶——二十四顆定海珠。一眾門人急忙結陣施法相助，各放法寶加強抵禦。

只見趙公明祭出定海珠，起在空中，五彩繽紛。

那定海珠彷彿疊羅漢一般豎成一列，光華過處，眾門人頭頂的空間陡然一變。朦朦朧朧，觀之不明。遠遠望去，彷彿空間摺疊起來了一般。

卻是趙公明眼見准提聖人祭寶來打，心知不可抵擋。當下只得將定海珠祭出，每一顆定海珠便化為一重天地，擋在眾門人頭頂，將一眾同門護得嚴嚴實實。

那金剛杵迅猛砸下，打在定海珠之上，頓時只聽得天崩地塌之聲不絕於耳。

終究是聖人之尊，非比尋常。

饒是定海珠也算得上等先天靈寶，竟也被准提祭出的金剛杵接連打落了一十三顆，只見得空間不住崩塌，天地震蕩不休，狂暴的力量餘波橫掃了整座靈山。

只見得山石草木一瞬之間盡皆化為灰塵，靈山之上，方圓數百里內所有生靈，無論飛禽走獸、草木蟲魚盡皆絕命。便連佛門之中留守在靈山道場的許多修為低微的比丘也無一倖免。

可以說，這一擊，將整個戰場所有實力不入流的修士或者旁觀無辜的生靈全數清場了。

准提雖是聖人之尊，但定海珠終究並非凡品。雖然被打落十三顆，剩下的十一顆卻終究是將那金剛杵擋了下來。眼見得整個靈山因這一擊弄得生靈絕跡，血光漫天。准提心下不由大怒，抬手一指，那金剛杵再一次祭將起來，以更加迅猛的姿態照準眾門人當頭砸下。

半空中通天教主看得目赤欲裂，怒火中燒，大叫道：“准提，你好不要臉！如此欺負我門人弟子，真是枉為聖人！”當下通天教主從腰間取下紫電錘，祭將起來，欲要攔住准提。

准提見此微微一笑，抬手一指，指尖顯出一道白光，光上升起一朵青蓮，將紫電錘擋在半空。

隨即准提身形一晃，早已來到通天教主身前，手結佛印與通天教主戰在一起。

通天教主身後接引也揉身上前，與准提一道，夾擊通天教主。讓得通天教主再也無力救援一眾門人。

通天教主大怒，當下指天踏地，大喝一聲，半空中誅仙四劍陡然間光華漫天，四劍交纏而進，照準准提法身絞殺過去，頓時將那法身擋在身前的十八隻手盡數絞斷，余勢不息，穿胸而過。准提法身，瞬間告破！

只見准提悶哼一聲，嘴角溢出一絲金血，顯然法身被破，本體也受創頗重。他准提既想盡數打殺截教門人，又要分出法身抵擋誅仙四劍，又要與通天教主交戰。一心三用，如何能是通天教主敵手？

然而准提雖然受創，卻並不沮喪，反而微笑着對通天教主道：“通天，你雖破了我法身，卻等於是放棄了救援門下弟子。以你門下上千弟子，換我這一次受創，倒也不算太虧！”

通天教主面上一笑，道：“准提，你何不看看下面！”

准提聞言面色一變，當下低頭望去。

只見犹如通天巨柱的金剛杵再次砸下，彷如摧枯拉朽一般將餘下的十一顆定海珠盡數打落在地。無當聖母隨即祭起無回珠，龜靈聖母祭起日月珠，烏雲仙祭起混元錘，雲霄祭起混元金斗，其餘門人各各祭寶，皆不能阻擋金剛杵。便是混元金斗，也只是削弱了金剛杵部分威力。便被那金剛杵所帶的聖人威壓壓制下來。懸在雲霄頭頂一隅之地，金光閃爍，宛如黑暗中的如豆明燈，始終倔強地不肯掉落在地。

然而混元金斗也只能護得雲霄一人而已，眼看着准提全力祭出的金剛杵便要砸下，將一眾門人盡數打殺。便見雲霄、趙公明、無當聖母、龜靈聖母、烏雲仙五人對視一眼，安東西南北中站定五行方位，齊齊從懷中摸出一面旗子來。卻正是先天防禦靈寶五色五方旗。

只見雲宵手持戍己杏黃旗居中，趙公明等人皆從其號令，齊齊將手中五色五方旗祭起。

頓時有霞光萬道從截教陣營中放出，金蓮朵朵升騰，煙霞蕩蕩，瑞靄千條，異象紛呈，將所有截教門人、散修、妖族盡數護住。

衝天沛然的靈氣升騰起來，內中所有修士盡皆精神大振，只覺狀態前所未有的良好。

見此情景，准提和接引面色大變。就見那金剛杵重重地砸下，下方五色五方旗升起朵朵金蓮，道道祥光，向上一托，金剛杵下落之勢頓止。不單如此，反被那五色五方旗自動生成的防禦金蓮擊打的倒飛而回，以不弱於下落之勢的速度迅猛地往天空中准提打去。

兩方眾人見此異狀盡皆大怔，皆未想到自家的法寶竟然會被反彈回來攻擊自己，而且還是聖人的法寶，不由俱都駭然不已。

眼見那金剛杵迅猛無匹地向著准提倒飛而回，就聽准提冷哼一聲，抬手一指，頓時顯出一朵青蓮將金剛杵來勢阻住。口中宣了聲佛號，那金剛杵隨即便乖乖地落入了准提掌中。

眾人見此，也不驚奇。畢竟是自家煉化的法寶，若是反傷了自己，那可就真的是要遺笑天下了。

反倒是截教眾門人，眼見祭出五色五方旗竟然能夠將金剛杵反彈回去攻擊准提，盡皆愕然。

大驚之後，無不大喜！

眾皆暗道：此寶既如此神奇，便是面對聖人，又復有何懼！

念及此，截教門人士氣陡然大盛。

准提卻是面色鐵青，半晌不發一言。

通天教主笑道：“准提，你如此不顧身份，自恃己能，欲要打殺我門下弟子。如今勞而無功，辱及自身，徒令天下人恥笑耳！”

准提聞言大怒，道：“五色五方旗又有哪一件是你截教的法寶？不過是巧取豪奪，坑蒙拐騙方才得來！你截教門人手段卑劣，還有什麼臉面來指責貧僧！須知天數有定，因果循環。你如此強搶拐騙別家的法寶，早晚必有果報臨頭。”

通天教主聞言淡淡一笑，正欲開口反擊准提幾句，就見遠處天空中一陣金光閃過，顯出慕白元神之軀身影。

卻是慕白元神之軀被准提打飛之後，昏昏沉沉了半晌，方才清醒過來，又急急忙忙趕了回來。

慕白元神之軀來至場中，正巧聽到准提言語，不由嗤笑道：“搶了你的又能怎樣？兩家交戰，屬於敵對，一着不慎，便是性命不保也是平常之事，更何況不過是搶了幾件法寶！若論及因果，你佛門、闡教欠我截教的還少么？這幾件法寶可是還遠遠不夠抵償的呢！”

# 第1222章 激通天

准提聞言，氣得不輕。

怒喝一聲，手中七寶妙樹杖照準慕白元神之軀猛地又是一抽。

慕白元神之軀這次卻也學了個乖，看準了准提來勢，手中東皇鍾護在身前，巧妙地一引。

頓時，便將准提攻擊大半消去。雖然那餘力仍然讓得慕白元神之軀連連倒退，但准提想要將慕白元神之軀再一次抽飛卻是不可能的了。

眼見截教門人以五色五方旗防禦，便連聖人法寶亦能反彈回去，接引、准提對視一眼，當即便也死了擊殺眾門人的念頭。

接引手中印訣連揮，復又纏上了通天教主。

准提卻一邊壓制着慕白元神之軀，一面轉目四顧，欲要尋找截教陣營中的薄弱處。

然而，通天教主先前打碎了准提的法身，令得准提戰力大損，此時又不需要分心照顧有五色五方旗保護的一眾門人，出手再無顧忌。手中青萍劍照準接引猛劈猛砍，誅仙四劍在空中往來飛舞，把接引裹在當中廝殺。

接引左沖右突，卻始終顧忌誅仙四劍犀利，縮手縮腳，頓時落在了下風。

誅仙四劍之利，便連聖人也須退避三舍。

通天教主壓制着接引，慕白元神之軀纏着准提，一眾門人有五色五方旗防禦。雖然因為門人眾多，移動不便。但如今是攻打佛門靈山道場，眾門人結成陣勢，緩緩推進，強大的防禦力使得眾人可以毫無顧忌地出手。

一時間，佛門徒眾死傷慘重，從凌雲渡到大雄寶殿，一路染血。

好在准提雖然難能攻破有東皇鍾在手的慕白元神之軀，但卻終究是游刃有餘。雖是可以騰出手來護衛一眾佛陀，佛門漸漸敗回大雄寶殿，但實力猶存。

然而那邊周天星斗大陣之中此時卻是萬分不妙。原始天尊手持盤古幡，威力絕倫。洒然進陣，便被妖帝太昊當頭一棒，用蚊吻針偷襲。雖然並未傷了半點皮肉，卻也是惱羞成怒，當下原始天尊憋了一口氣欲要一舉攻破周天星斗大陣。

但十萬妖神也非凡品，在妖帝太昊的指揮下，把個周天星斗大陣運轉的變化萬千，窮盡天數造化之能。原始天尊一時也難以辨清周天星斗大陣玄奧，撐着頂上慶雲在陣中走了半晌，依然不知陣眼究竟何在。當下原始天尊心中暗怒，駐足凝神細查。

就見原始天尊閉目沉寂，心神陡然擴散開去，口中念念有詞，半晌霍地睜開雙眼，望向側前方笑道：“妖帝陛下乃是三足金烏，生於太陽星中。既是陛下親自主陣，必然身處太陽星位。貧道可有算錯？”

原始天尊話音一落，周天星斗大陣陡然一頓，便即便以更迅猛的速度運轉了起來。

原始天尊見狀長聲大笑，手中盤古幡猛地一搖，一道混沌之氣激射而出，向著周天星斗大陣打去。

陣法雖然變化，但原始天尊卻早已牢牢鎖定了太陽星所在的位置。盤古幡攻擊力世所罕有，瞬間穿透陣中無數的星光，直擊太陽星位。

妖帝太昊見狀大驚，周天星斗大陣拚命地運轉起來。

頓時只見陣中群星璀璨，無數星光流動而出，層層疊疊，直往那混沌之氣擊打而去，欲要將之擋下。

然而原始天尊全力出手的一擊又豈是等閑，周天星斗大陣失了河圖洛書，本來防禦力就弱了太多，又如何能夠擋下聖人祭盤古幡的一擊？

就見那混沌之氣一路勢如破竹，將撲天蓋地而來的星光劍氣盡數擊散，猛烈地撞擊在了周天星斗大陣之上。

只聽得一聲轟鳴，宛如山崩地裂，整座周天星斗大陣瞬間雷光萬道，萬象繽紛。從太陽星方位傳來一陣熾白的熊熊大火，天地間陡然熱如火爐。

只聽得一陣鴉鳴鳳翔之聲，周天星斗大陣瞬間解體，十萬妖神各各身化流光而去，一時間宛如朵朵梨花飄落枝頭，四散蓬飛而去。

眼見得此，原始天尊微微一怔，顯然沒有想到妖族竟然會在遭受了打擊之後便如此乾脆地放棄周天星斗大陣。使得他欲要擴大戰果，將這布陣的十萬妖神盡數斬殺的願望落了空。

當下原始天尊也顧不上去搭理那些身化流光四散而走的妖神，眼睛微微一眯，凝神看向半空中的那一蓬散發著熾白光亮的火焰。

那是天地間火之極致——太陽真火，三足金烏的本命神通。

妖帝太昊顯然也被激起了憤怨之心，竟然不管不顧地顯出本相，只見得天空中一輪紅日冉冉升起，與原本便高懸天空的太陽一東一西相對而立。

灼熱的氣息頓時席捲三界，一時風聲鶴唳，天地震驚。所有生靈，無論飛鳥蟲魚盡皆驚慌失措，被恐懼驅使着盲目地亡命奔逃。

原始天尊眼見得此，心下大怒，喝道：“太昊，當年你兄弟十日並出，弄得三界生靈塗炭。你既邀天之幸，得以偷生，便該潛修己罪，造福萬民。豈意你竟不思悔改，今日復又恃能逞凶，禍害三界。二日並出，擾亂天地綱常，藐視大道衍生之法則。此罪不容恕！貧道今日便為三界除你這一害！”

當下原始天尊猛地搖動盤古幡，接連發出十三道混沌之氣，帶着毀滅一切的氣息直往太昊擊打而去。

十三道混沌之氣將太昊所有的躲避路線全數封死，顯然原始天尊今次是絕對不會放過妖帝太昊的了。

妖帝太昊見狀，大罵道：“原始天尊，若非你苦苦相逼，朕又何至於此！莫非朕便是該任你欺凌的么？”當下將身形一展，分出十三道火焰徑往激射而至的混沌之氣迎了上去。

只聽得一陣轟鳴，妖帝太昊所化的那一輪紅日頓時在天空中顫抖不休，光芒漸漸黯淡了下去。

金血點點灑落，化作無數火球從天而降，將大地砸出一個個泛着焦灼氣息的大坑，火勢不滅，漸漸蔓延。四大部洲頓時有了不穩的跡象。

正與准提纏鬥的慕白元神之軀聽得這邊驚天動地的響動，急忙抽空一望，頓時大驚失色。

若是妖帝太昊有個什麼閃失，那可就得不償失了。

然而慕白元神之軀本來就不是聖人對手，雖說仗着東皇鍾可以保得自家周全，但也只能與聖人糾纏而已。准提還可以有餘力時不時的抽手幫助一下一眾佛陀，但慕白元神之軀卻是不得不全力以赴了。眼見妖帝太昊處境危難，慕白元神之軀也顧不得那許多了。抬手將聚寶盆祭出，直往太昊扣了過去。

妖帝太昊仗着本命神通非凡，與原始天尊硬拼了一記，已然是元氣大傷，命懸一線。眼見原始天尊又再次攻擊而來，太昊心下大驚，正欲拚命設法逃走。便見眼前金光一閃，慕白元神之軀祭出的聚寶盆已然懸挂太昊頭頂，道道金光垂下，將原始天尊這一次攻擊擋了下來。

太昊雖得聚寶盆護持，也還被余勁擊打的口中噴血。當下憤恨地瞪了原始天尊一眼，身化一道烈焰而去。

原始天尊見狀大怒，本來妖帝太昊已然身負重傷，只消再有一擊便可取其性命。如此一來，妖族勢必大亂，截教陣營失此一大臂助，必然士氣衰落。

如此一來，便是勝利在望了。

然而卻被慕白元神之軀橫插一腳，讓得太昊逃得性命去。那慕白元神之軀在准提的攻擊下竟還分心救援他人，簡直是不把原始天尊和准提放在眼裡之極了。莫非真以為手握東皇鍾便殺不了你了么？

原始天尊越想心下越恨，轉頭看向慕白元神之軀。

一來欲要追究准提輕忽之罪，竟然會讓與之對敵的慕白元神之軀從容出手救援太昊。二來也想看看慕白元神之軀究竟有什麼本事敢如此囂張，竟敢同時出手挑惹兩名聖人。

然而待其轉頭看清面前情景之後，心底的不滿情緒立馬就消失了。換之以滿心的憤怒和無助。

原來慕白元神之軀眼見太昊身處危難之中，顧不得自己也身處准提的攻擊之下，施展全力祭起聚寶盆救了太昊，自然免不了對自身的防禦便出現了疏漏。被准提看準破綻，祭出七寶妙樹杖重重地擊打下來。因慕白元神之軀並未全力防守，故雖有東皇鍾在手，十層力道消去了五六層，但剩餘的力量也不是慕白元神之軀能夠輕易承受的起的。

先天靈寶固然有自主的護主功能，但這種自發的能力卻並不是很強。法寶總是需要人來驅動的！同一件法寶放在不同的人手裡能夠發揮出的威力更是大不相同。東皇鍾固然是天地間最頂級的寶貝，慕白元神之軀此時的道行也足可稱得上是三教之中聖人之下的第一人。即便如此，慕白元神之軀卻也仍然不能完全發揮出東皇鐘的威力。更何況，慕白元神之軀此時一心救人，疏於防範。而對手卻是聖人，戰敗重傷自然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就見慕白元神之軀重重地受了准提一擊，被打得滿口金血。兇悍之氣立時迸發，猛地一拍額頭，泥丸宮內飛出陰陽法身，護衛在身側。

仰天大叫道：“老師，再要婦人之仁，此戰便敗了！”

# 第1223章 血腥殺戮

通天教主也看見了妖族周天星斗大陣被破，太昊重傷而逃，慕白元神之軀身處危機。只是這一切發生的太快，加之他並未刻意留心妖族那邊的勝敗，因此他的救援反倒不如慕白元神之軀一般及時。

然而的慕白元神之軀的怒吼卻也讓他心中大為震動！

的確啊，難道自己真要眼看着接引、准提、原始天尊三人肆無忌憚地出手打殺一眾普通門人嗎？

而今雙方大戰，他三人仗着人多勢眾四處出擊，而自己處處被動，四處救火而火勢卻越燃越烈。

如此下去，自己被他三人牽着鼻子走，此戰勢必大敗！

通天教主思及此，心中大怒。

暗道：既然你三人如此不顧顏面，竟然主動出手打殺我門下弟子，貧道卻也不是好欺的。真當貧道就不會殺人了么！

當下通天教主回頭望瞭望一眾門人，再看看下方佛門徒眾，面上閃過一絲痛苦黯然之色。仰天怒吼一聲，原本圍裹着接引廝殺的誅仙四劍頓時光華大放，在空中往來飛舞，嗡嗡劍鳴之聲震天動地，攝人心魄。

一手掐印，道聲：“去！”

誅仙四劍頓時宛如游龍如海一般殺入佛門陣營之中，無數劍氣激蕩而出，霎時覆蓋全場。觸之者盡皆肢解，或被斷頭，或被腰斬，或被斷足。

一時間，靈山道場宛如地獄一般，殘肢斷臂混合著紛紛血雨，渲染出一副泣血哀鳴的慘酷圖景。

道道先天劍氣過處，大地紛紛開裂，亂石迸飛，穿雲破霧而起，整座靈山陡然向著地底下陷了百米。

塵埃滾滾而起，原本靈氣盎然的靈山道場一瞬之間變成了荒蕪一片。

眼見通天教主突然之下大開殺戒，瞬間屠殺了近萬佛門弟子，接引准提無不看得心如刀絞，怒火萬丈升騰。轉過頭來欲要問責於慕白元神之軀的原始天尊也看得目瞪口呆，心底生寒。

就聽准提怒喝道：“通天，如此殺戮我弟子，真枉為混元聖人，吾誓不與你干休！”言罷，竟舍了慕白元神之軀回身，不管不顧地回身向著通天教主撲了過去。

通天教主見狀怒笑道：“難道我怕你！你出手對付我門人的時候，便沒有想過今日么！我弟子便該給你殺！”當下通天教主一手持青萍劍抵擋接引，一手持紫電錘抵擋准提，口中大罵。誅仙四劍翩若游龍，復又往場中幾名闡教弟子殺了過去。

原始天尊見狀大驚，抬手祭出三寶玉如意直擊誅仙四劍，口中大喝道：“通天，你不要逞凶，我來也！”當下原始天尊生怕通天教主再次祭寶攻擊自己門人，急忙揉身上前，與接引、准提一道夾擊通天教主。

卻見通天教主以一敵三，怡然不懼。

眼看着接引、准提雙眼血紅，狀若瘋狂。通天教主不由心下大是快慰，乃笑道：“早知今日，何必當初！你三人從封神之戰開始便屢次主動出手對付我門人。貧道上體天心，顧念聖人憐憫蒼生之德，不與爾等計較。豈意你等竟以我為可欺，更變本加厲。當你等打殺我門下弟子之時，便沒有想過貧道也可以反過來殺你們的門人么！”

接引、准提、原始天尊對視一眼，默默不語。

三人眼中皆滿含憤怒，殺別人自然很爽，但輪到自己人被殺、被屠戮，那准提等人可就怒了！

准提憤恨地等着通天教主，手中七寶妙樹杖猛刷，根本不發一言。

接引輕嘆一聲，也不知從何處招了一把仙劍出來，捲起漫天劍影向著通天教主當頭斬下。

原始天尊卻是面色微黃，心中暗暗叫苦。形勢已經很明顯了，通天教主已經被撩撥出了真火，開始大開殺戒了。但看接引、准提臉色，二人顯然也是怒火中燒，理智全無，誓要大戰一場了。

原始天尊此來相助佛門，原本的目的自然是為了斷因果。但既然來了，為了自家的臉面名聲，那就自然是要努力求勝的。然而若是終究不能取勝，便須努力保存住佛門的實力，以此了斷因果。

原始天尊雖然做好了損失一些實力的準備，卻也不想為了救援佛門而致自己的闡教傷筋動骨。但慕白元神之軀一出手便滅了崑崙門下數千弟子，搶去了戍己杏黃旗，還將姜子牙引得走火入魔。兩家之時，截教門人更是屢屢挑釁，接連戰敗擊殺自己本就碩果僅存的幾個門下親傳弟子，這讓原始天尊如何不怒！

為出惡氣，也是因為看透了通天教主實際將矛頭轉向了自己的現實，原始天尊方才索性來個先發制人，挑動接引、准提與自己聯手，欲要一邊拖住通天教主，一邊迅速料理了截教陣營的普通門人。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原始天尊萬萬也沒有想到，截教竟然真的將五色五方旗拿了出來，而且五色五方旗匯聚，威力竟是詭異的異乎尋常的強大。如果僅僅是這樣那還罷了，通天教主竟也宛如換了一個人一般，陡然間殺氣畢露，以雷霆之勢兇惡絕倫地斬殺了近萬佛門徒眾。決絕的姿態，狠辣的手法，狂猛的霸氣，看得人心寒、心悸！

原始天尊立馬便意識道此戰恐怕會以此為轉折，無可阻擋地向著不可收拾的方向發展了。

然而事已至此，卻也容不得原始天尊仔細計較得失了。無論將要造成什麼後果那都得打過了再說。佛門一下子被通天教主斬殺了近萬門人，若是不幫着接引准提好好發飆一會，三界眾生都會笑他原始天尊不仗義了。

當下原始天尊心下盤算定，一手持三寶玉如意，一手持盤古幡，也飛身上前，參与進對通天教主的圍攻之中。

通天教主大笑一聲，道：“來得好！爾等終是聚在一處了。”

抬手一招，誅仙四劍盤旋飛舞而上，在通天教主身周形成一層層劍罡，四劍光華漫天，往來上下，飛舞不停，將通天教主全身護得嚴嚴實實。

准提等人見狀大驚，從未見過通天教主如此使用誅仙四劍。三人試探性地攻擊了一下，竟被誅仙四劍發出的罡氣擋了下來，發出悅耳的叮噹嗡鳴之聲。靈動犀利的劍氣，竟將三人的攻擊盡數擊擋了下來，身處其中的通天教主分毫未傷。

三人見狀大驚，誅仙四劍攻擊力之強世人皆知，但誰也沒有想到用之防禦竟也如此的滴水不漏，眼看那重重劍影將通天教主圍護在當中，當真有水潑不進、針插不進之勢。

原始天尊不由嘆息道：“陰極陽生，至柔之盡處便是至剛，至強之巔峰也可是至弱。原本這誅仙四劍雖然犀利，畢竟卻乃是兇器，雖然咄咄逼人的厲害，甚至號稱誅仙劍陣非四聖不能破，但終究是有象之陣，落了下乘。與我等而言，尚不如何！不想而今卻……！哎——，進攻是最好的防守，信之矣！”

接引、准提也是面色鐵青，看着通天教主默默不發一言。

本來道門便是得天獨厚，天地間絕大多數先天靈寶皆被他道門三教佔了。通天教主用不完還拿紫電錘、漁鼓掛在腰間當飾物。原始天尊也是把上好的法寶隨意擺放，結果便宜了慕白元神之軀這個偷兒。太上老君更是離譜，法寶多的沒處放了，門下隨便派出個什麼童子、坐騎的下界便是成批量的帶着寶貝護身。也不知道他八景宮寶庫中的法寶們發霉了沒有。

反觀佛門，因為先天不足，靈寶缺缺。便連准提聖人成聖之法寶亦是自家取了靈根七妙寶樹——此樹雖好，卻也非先天靈根。再嵌以佛門七寶方才辛辛苦苦煉製而成。雖然威力也算不俗，但與道門三聖相比卻終究有些上不得檯面。

而接引，饒是有證道之寶十二品金蓮，卻也還被那個已經千刀萬剮了的蚊道人吃了三品去。即便如此，那九品金蓮也還是的化為西方極樂世界本體，無法祭出戰鬥。

相比之下，道門可算得上是富的流油了。

通天教主有個非四聖不能破的誅仙劍陣還不算，而今竟然將誅仙四劍的防禦能力也發揮出來了。叫心底本就極不平衡的接引准提如何不怒！

眼見那重重劍影將通天教主圍護的嚴嚴實實，劍花朵朵閃耀，接引與准提對視一眼，心底皆大呼天道之不公。同是混元聖人，為何卻要厚此薄彼？道門靈寶用不完，佛門卻幾乎無寶可用！

接引、准提心底怨嘆，原始天尊也一時躊躇不前。

准提道：“通天教主，你既聲言替天行道，更恃凶逞狂圍我靈山，屠殺我佛門弟子。今何故卻又一味防守？如此畏懼避戰，豈不令天下人恥笑！”

通天教主聞言哈哈大笑道：“貧道何曾畏戰？今我在此，你三人齊上，我亦不懼！准提、原始，若是好生鬥法便罷了。若你等還要恃強逞凶，殺我門下弟子，須怪不得貧道下手不留情面了。”

准提咬牙恨怒，道：“誅仙四劍誠然犀利，但以之防守卻僅僅能護得你一人。你若還作此情態，我等可就不奉陪了。這就率領眾弟子迴轉道場，且由得你在此空自炫耀你那誅仙四劍。”

# 第1224章 破開佛門

通天教主聞言大笑，道：“以一敵三，貧道還真是沒有什麼把握啊！罷了，且看我誅仙劍陣！”

言罷，抬手祭出一物，正是誅仙劍陣圖起在空中，招展開來，化作一座門戶森嚴的古樸大陣，直接便把接引、准提、原始天尊三人裝在了陣內。

只見通天教主對着身前一指，誅仙四劍頓時呼嘯一聲，分光掠影一般瞬間便懸挂上了四門之上。一座誅仙劍陣眨眼布成！

接引三人眼見得此，對視一眼，皆暗暗心驚。

然而事態發展至此，卻也容不得他三人退縮。

接引朗聲道：“道兄這誅仙劍陣誠然威力無邊，但封神戰中早已被我等連破了兩次，鋒銳之氣已喪。今道兄再度布出，實為取辱也！”

通天教主端坐八卦台上，笑道：“爾等不過依仗人多勢眾罷了！你等勝之不武，貧道敗之無愧。今你只三人在此，貧道叫你等知道我這誅仙劍陣之利害。”

言罷，抬手發雷，震動四劍。

只見那四劍不住晃動，應聲發出道道先天劍氣，順着誅仙劍陣圖走向，匯聚成一道道混沌劍氣，然後對準陣中接引三人狠狠地劈下。

接引、准提、原始天尊大驚，急忙施法抵擋。

只見接引將額頭一抹，衝出三顆舍利子沖空，佛光陣陣閃耀，金蓮朵朵飄飛。迎面而來的混沌劍氣迅猛斬下，將接引身前的蓮花斬落一大簇，飄飄落下，化為陣陣瑞靄。

接引眼見得此，面色一變，凝神一望，周身佛光復長，護身蓮花復又朵朵顯出，回復原狀。

原始天尊顯出頂上慶雲，垂下道道瓔珞垂珠顯五色神光護住全身。手中盤古幡一搖，一道混沌之氣打出，向著激射而至的混沌劍氣迎面撲去。二者相撞，頓時激烈消融，只見得混沌之氣瞬間化為五彩繽紛的先天靈氣，兩邊余勢不息，蕩漾開去。先天靈氣受此激蕩，又迅速轉化為後天靈氣。隨即消失在了天地之間。原始天尊仗着盤古幡強悍，以攻對攻，一時倒是分毫未傷。

准提眼見混沌劍氣打來，當下腦後顯出一輪金光，光上又生蓮花，一簇簇生長開來，光芒四射，將全身護住。手中七寶妙樹杖連揮，欲要當下混沌劍氣。奈何那混沌劍氣實在非凡，饒是准提聖人之尊，也難以完全擋住。混沌劍氣劃過，如破敗革一般割去了准提身側的一簇蓮花。一時讓得准提心中有驚又怒！

通天教主抬手發雷，雷神滾滾，經久不息。

不一時，誅仙劍陣之中便皆是劍氣往來遊走，道道先天劍氣順着誅仙劍陣圖軌跡匯聚在了一起，形成了威力絕倫的混沌劍氣。

整座劍陣之中，劍光霍霍，鬼哭神嚎之聲不絕於耳。

無論先天劍氣或者混沌劍氣，盡皆有條不紊，看似滿場皆是劍光，雜亂無章，其實卻并行不悖。劍氣與劍氣之間，絕無相撞虛耗之事發生。誅仙劍陣圖之妙，可見一斑。

隨着混沌劍氣越匯越多，接引、准提、原始天尊三人的壓力也越來越大。

原始天尊猛烈地搖動盤古幡，片刻不息，道道混沌之氣激射而出，與四面八方迅猛地撲刮過來的混沌劍氣對撞在一起。

三人之中，便數原始天尊還算不傷分毫，能夠以攻對攻。

然而劍陣之中，通天教主只需抬手發雷，震動寶劍便可，其他先天轉混沌，混沌劍氣循跡攻擊敵人都是誅仙劍陣圖自主分配的，攻擊強度、角度和密度都是隨機而作，絕不重複，根本不勞通天教主費心思量。但應對之人面對着千變萬化，根本沒有半點規律的攻擊卻是不得不凝神應戰，疲於奔命。

原始天尊雖然手握盤古幡，但要將道道混沌劍氣一一攔下，時間一長，耗費的心神便巨大了。尤其隨着通天教主隨心所欲地不斷髮雷，誅仙劍陣之中的劍氣與聚越多，攻擊的越來越密。饒是原始天尊聖人之尊，也漸漸有些顧此失彼，生出力不從心之感。

原始天尊手持盤古幡尚且如此，接引、准提便更是不堪了。尤其准提，先前便被通天教主和所有截教門人聯手算計了一道，將他引以為傲的法身打破。准提仗着這件戰力強悍的法身，一向橫行無忌，便是面對通天教主的誅仙四劍也敢正面大戰。可惜一着不慎，偷雞不成蝕把米，法身的破碎，令得准提戰力大失，本體受創。面對鋪天蓋地而來的混沌劍氣，准提已經是左支右拙，身周的護身蓮花被削得漫天飄飛，好幾次都感覺到了誅仙四劍插着皮肉而過的犀利寒氣。

接引比之准提倒是稍好一點，但也是漸漸不支。

當此之時，接引大叫道：“如此下去，混沌劍氣無窮無盡，最終全陣皆是混沌，必將淹沒我等，讓得我等進退不得，舉步維艱，只能被困於陣內！二位道兄，何不趁此時全力一搏，將那誅仙四劍定住。便是有些損傷也是值了！”

准提和原始天尊聞言皆道：“正該如此，敬聽道兄之言！”

當下原始天尊頂上慶雲流轉，垂下無數瓔珞，金花飄蕩，絡繹不絕，護住全身。邁步往離自己最近的誅仙劍而去。

通天教主在八卦台上看見，心中暗暗冷笑。手上更不停頓，無數並不太消耗法力的掌心雷擊出，將四劍震動的嗡鳴不斷，道道先天劍氣隨之激蕩而出。匯聚成混沌劍氣，直往三人擊殺了過去。

卻見三人不管不顧，仗着聖人不生不滅，即便受傷也隨傷隨愈，竟不顧激射而至的混沌劍氣，一心直往誅仙四劍撲去。

原始天尊率先來到誅仙劍下，身周的護身瓔珞、金花也不知被削落了多少。但原始天尊卻咬牙硬撐着，抬手祭起盤古幡發出道道混沌之氣欲要直接定住誅仙劍。

通天教主見狀，也不再隨意發雷了。心神一動，誅仙劍陣心隨意轉，頓時陣中的混沌劍氣大半皆往原始天尊身上殺來。更有道道混沌劍氣阻住盤古幡攻擊。將那盤古幡發出的陣陣混沌之氣擊散。

當下原始天尊與通天教主展開了對誅仙劍的爭奪。

通天教主自然是大占上風，無數混沌劍氣不盡阻住了盤古幡的進攻，還一度將原始天尊的護身金花削得乾乾凈凈。趁着原始天尊新的防禦尚未布起那電光火石的一瞬，犀利的混沌劍氣早已狠狠地刺了過去，帶起一蓬血珠，在原始天尊肋下留下了一處標記。

原始天尊頓時驚怒交加，周身神光閃動，瞬間復又煙霞蕩蕩，蓮花朵朵護住了全身。然而面色卻是難看至極，雙眼血紅地盯了陣中八卦台方向一眼，憤恨之情毫不掩飾。

面對原始天尊一人通天教主自然大占上風，好處佔盡了。

片刻過後，接引卻也來到了陷仙劍下，顧不得防護自身，頭頂三顆舍利子陡然發出，向著陷仙劍激射而至，欲要一舉將其定住。

通天教主在八卦台上看見，只得復又分出心神來對付接引。

兩邊一分，通天教主餘力便不多了。雖然也還是佔了上風，卻終究對他二人沒有太大的傷害。十道混沌之氣之中，倒有六道是用來防守二劍不被定住的，還有三道是準備着防備准提的，剩下一道要分別攻擊三位聖人，已經是力不從心了。

不一時，准提也來到了戮仙劍下，此時通天教主分心三用。

幸得誅仙劍陣威力絕倫，劍陣圖自行運轉，省了通天教主不少心力。雖然既要抽空發雷震動誅仙四劍，又要分心三處，牽引混沌劍氣守護、攻擊。但每處都只是略費心神牽引一下便好，倒也支撐的住。

只是如此一來，誅仙劍陣之中每匯聚成一道混沌劍氣便會迅速地消耗在與三位聖人的攻守之中。劍陣之中的混沌劍氣數量無法得到提升，長此下去，便不能最終擊敗三人，甚或是直接留下三人，戰況開始僵持了下去。

幸好雖則如此，接引准提卻並沒有絕頂寶貝在手，混沌劍氣犀利絕倫，二人雖然能夠抵擋，但自身的消耗卻是甚為巨大。往往一道混沌劍氣便須二人連發數次攻擊方才能夠完全當下，遠遠不如原始天尊祭盤古幡來得便宜，也不如通天教主隨手發雷來得輕鬆。算起來通天教主還是微微佔據了上風的！

通天教主此時有些些微的遺憾，若是布陣之時先叫四名弟子進來，任由四名弟子發雷震動寶劍，自己一人專心操控混沌劍氣攻擊，或許此時便可大勝了。但現而今大陣已然發動，說什麼都晚了。

通天教主心底雖有淡淡的遺憾，但卻並不強烈，不管怎樣，此戰到目前為止是他佔了上風。

三名聖人被拖在了誅仙劍陣之中，而外面截教陣營有五色五方旗為防禦，又有慕白元神之軀壓陣，妖族除開周天星斗大陣那十萬妖神之外也還有二十萬大軍在場，加上各門派的散修。如此強大的陣容佛門弟子是無論如何也斗不過的。勝利已經沒有懸念了。

事實也的確如此。失去了接引准提的不斷救護，佛門弟子先前又被通天教主陡然祭出誅仙四劍狂殺了一陣，整個陣型早就被打亂了。截教門人又如何會放過這個機會，直接一頭殺進佛門陣營之中，來个中段突破、分割包圍。

# 第1225章 佛門顯敗

千餘截教門人一分為五，分別簇擁着一面五色五方旗，牢牢佔據了整個戰場的東南西北中五個方位。以此為支撐點，眾門人不斷出擊，將戰場的主動權完全占握在了手中。

佛門眾人已然被分割成了一小塊一小塊的小股勢力，只能被動地各自為戰，被掌握了主動權的截教、妖族大軍慢慢吃掉。

眼看着面前的數十萬佛門弟子一個個的隕落，數量急劇減少，而今已經只有十餘萬了，半空中的慕白元神之軀卻沒有半點喜悅之情。

佛門這一量劫大興，那西方極樂世界、三千大千世界之中的佛門信徒不知積累了多少。佛門在封神之戰以前是要法寶沒法寶、要人才沒人才。但現而今，雖然像樣的法寶依舊不多，但人才卻着實不少。眼前這數十萬佛徒固然是佛門中堅、核心精銳力量。但相對於佛門龐大的人口基數而言，卻是九牛一毛了。

鴻鈞道祖說佛門“不可滅絕”，實際上也的確沒有人能夠將這麼一個擁有兩位聖人坐鎮，信徒遍布三界，教義已經深入人心的教派徹底乾淨地滅絕。

眼下這場爭鬥，追溯歷史往前面說是為了了結封神之戰遺留的因果，展望未來往後面說是三教在下一量劫的氣運之爭。往大了說是替天行道，往小了說實際就是報仇雪恨。

當年截教苦苦支撐着沒有被滅教，現在通天教主和慕白元神之軀卻也沒有想過要將佛門完全消滅掉。

之所以還要如此殺戮，只不過為了盡量消弱佛門實力，讓得在下一量劫的爭鬥中截教可以穩穩地壓制住佛門，不使佛門有半點翻盤的機會罷了。

接引、准提自然也是心疼這些門人的，二人也知道若是佛截開戰，截教若勝，必定不會放過這數十萬佛門精英弟子。

但接引准提卻也不能因為這個原因而將這數十萬門人盡數藏在極樂世界。不僅是不戰而逃的名聲不好聽，更重要的是這些佛徒都是這一量劫以來時常在三界之中行走的，都或多或少沾染了紅塵之劫。

說到底，佛門這一量劫的興盛很大程度上就是這數十萬門人不斷傳教、四方活動奔走的結果。

而今佛門要衰落，他們自然是首當其沖需要被清理的。若是避劫不出，必將使心境蒙塵，日後修行將難有寸進。並且劫數不完，遷延日後，恐怕將會更加厲害。面對大劫，最好的辦法不是躲避，而是面對。全力以赴以求破劫而出。

眼看着佛門陣營已然潰不成軍，再無還手的餘力，慕白元神之軀心中大定。轉頭看向誅仙劍陣方向，只見得陣中殺氣隱隱，半點不露，顯然激戰正酣。

慕白元神之軀有心入陣相助，奈何誅仙劍陣已經發動起來，慕白元神之軀在陣外又不知曉那三位聖人究竟在哪處陣門。不知陣內情況，又沒有與通天教主事先約好，貿然進陣，恐怕會壞事。

當下慕白元神之軀心中暗道：誅仙劍陣非四聖不能破，而今不過面對三聖，即便不勝，也應該不會有什麼閃失的。

遂按下心中急躁，轉頭專心留意起戰場的動靜來。

既然下面截教聯軍已然佔盡了上風，慕白元神之軀也沒有了參与屠戮的興趣，只是留神四周，生怕有什麼變故發生，則自己便可提前應對。畢竟對手也是不凡，難保沒有什麼後手。

在此過程中，先前周天星斗大陣被破之時四散奔逃的一干妖神也陸續返回了戰場。

大陣雖然被破，但眾妖神見機得快，知道抵擋不住，遂主動撤陣，因此損傷倒不是很大。

眼看十萬妖神漸漸匯聚，卻始終不見妖帝太昊蹤影。慕白元神之軀心中不由暗暗着急。多番詢問不果，只得又將這十萬妖神盡數派出，沿着太昊逃離的方向尋找了下去。

不說慕白元神之軀這邊心下擔憂太昊，且說誅仙劍陣之中此時已然漸漸分出了勝負。

接引、准提、原始天尊雖然強橫一時，但遇到誅仙劍陣這麼一個變態的殺陣卻也是束手無策。久攻不破之下，就聽准提叫道：“此誅仙劍陣乃鴻鈞道祖秘授，威力絕倫，非一時可破。現今我等皆在陣中與通天糾纏，卻不知陣外情形如何。今日形勢殊不利於我等，不如先行出陣，整頓人馬，以待日後。”

接引聞言，思及截教門人又五色五方旗防護，又有慕白元神之軀壓陣。若是自己三人久留誅仙劍陣之中，恐怕一眾佛門弟子要不了多久就會被殺的一干二凈了。當下憂心如焚，也沒有再戰下去的心情。應諾了一聲，轉頭招呼原始天尊道：“道兄，今日先且不要糾纏，容日後再來破此陣！”

原始天尊聞言，思忖一陣，也覺得再打下去徒勞無功，反倒會使陣外的一眾門人全軍覆沒，遂應道：“道兄所言甚是看，來日方長。”

當下接引三人意見統一，各各施法。也不理會撲天蓋地而來的混沌劍氣，自顧自地防護好自身之後，便即腳踏蓮花，飄飄向陣外而去。

通天教主在八卦台上看見三人要走，如何肯輕易捨棄。抬手打出了無數掌心雷，震動誅仙四劍，發出無數劍光，層層疊疊，直往三人撞了過去。

只見得接引、准提身周蓮花朵朵飄落，紛紛紜紜，煞是好看。

接引准提卻是面色鐵青，不發一言，法力催動，身周蓮花復又長了出來，無窮無盡。

二人也不與通天教主糾纏，任由誅仙四劍劍光斬落護身蓮花，奮力出陣去了。

原始天尊卻不願意丟這個面子，仗着手中盤古幡威力絕倫，一面駕起蓮花飄出陣，一面奮力搖動盤古幡翻出道道混沌之氣與撲面而來的誅仙四劍劍氣對攻。

只是這樣一來，速度便不可避免地慢了下來。待得接引、准提都出陣而去了，原始天尊卻仍然還在陣中。

通天教主見接引准提出陣，心中正鬱悶着呢，不期轉頭竟看見原始天尊還在，心中頓時大喜。顧不得許多，抬手將青萍劍祭起照準原始天尊便砍，另一手迅猛發雷，誅仙劍陣之中此時只有原始天尊一人，不需要通天教主分神操控那漫天的混沌劍氣便直往原始天尊一人身上颳了過來。

原始天尊頓時便感覺到壓力了。只覺身周處處皆是混沌劍氣，手上雖有盤古幡，同一時間卻不知道該抵擋那一道劍氣方好。

轉目一瞟，心知接引准提此時必然已經出陣，通天教主才能這般全力對付自己。當下心念一動，猛一咬牙，祭出三寶玉如意擋住青萍劍，手中盤古幡連揮，到道混沌之氣迅猛打出，將身周的混沌劍氣擋下，實在擋不下的也側身相避，任由護身金花被削得朵朵飄落。

待避過了這一陣，眼見通天教主不斷髮雷，陣中先天劍氣越匯越多，原始天尊不由大笑道：“通天，你先前以誅仙四劍斬殺佛門近萬弟子。而今接引、准提在外，你卻在此與我糾纏。不怕你那門人盡數遭劫么？”

通天教主聞言心中一驚，手上頓時緩了一緩。

原始天尊見狀，當即得空飄然出陣去了。

通天教主自然隨之撤陣而出，趕緊查看一眾門人情況。

且說接引、准提出了誅仙劍陣，心中也自暗暗心驚，二人對視一眼，這才轉目看向四周情況。

一見之下，不由又驚又怒。

只見原本人多勢眾的數十萬佛門徒眾而今不過剩的近十萬。還被截教、妖族聯軍分割包圍，數量急劇減少。東一團、西一片地作着零星徒勞的抵抗。

放眼望去，佛門已然是敗得慘不忍睹了。便連上古七佛之中比舍婆、俱那含二人也被趙公明、雲霄斬殺當場。本命舍利破碎，只餘一縷真靈轉世重修去了。

接引、准提見此情景，不由勃然大怒。

當下准提抬手祭出七寶妙樹杖往下方截教聯軍猛烈地刷了過去。

接引兩手一搓，無數蓮花飄飄而落，將所有佛門弟子盡數護住。那蓮花金光閃閃，護得一眾佛徒到了安全之地，復又重新匯聚起來。

這邊接引、准提一現身，原本在半空中掠陣的慕白元神之軀便發現了。但見准提陰沉着臉一言不發便祭七寶妙樹杖打下，慕白元神之軀不由大驚失色，當下大喝一聲，祭起東皇鐘身化一道金光迅猛上前，將七寶妙樹杖攔了下來。

口中大叫道：“准提，你佛門已然戰敗，何敢在如此逞凶！”復又轉頭對眾門人道，“眾門人聽令，結陣自保，不得妄動！”

眾門人陡見蓮花朵朵飄落，將當面所有佛門弟子盡數救走，已然是盡皆驚疑不定了。又陡然聽得上空法寶相撞的巨大轟鳴，慕白元神之軀的示警又隨之傳來。眾人哪還不知道發生了變故？當下急忙收縮陣型，依靠在了一起，截教門人憑藉五色五方旗勉強結成了個五行陣將眾人盡數護住。雖然因為要護得人數太多，又是倉促布陣，陣法未免有些瑕疵。但也顧不得那許多了。

眼見眾人反應迅速，半空中擋住了七寶妙樹杖的慕白元神之軀心下大鬆了一口氣。當下手握東皇鍾，在准提憤恨的注視下緩緩降落到了眾門人陣前，便在五行陣外站穩了腳跟。

# 第1226章 暫時停戰

如此一來，慕白元神之軀既可以隨時出手彌補倉促布陣的不足，也可以見勢不妙隨時躲進陣中，與眾門人合力對抗接引准提可能的攻擊。倒也勉強可以算是進可攻、退可守了。

看着接引、准提難看的臉色，慕白元神之軀心下猜想必然是他等在誅仙劍陣之中吃了虧，又見佛門中弟子大敗，死傷慘重，因而憤恨難當。

當此之時，慕白元神之軀雖然心中暗喜，卻也不敢再多出言撩撥二人了。只是靜靜地站在五行陣之前，擺出一副凝神戒備的模樣，不發一語。

此時大戰已然過半，佛門傷亡慘重，兩家都已經打出了真火，一切言語都是多餘的了。

半空中接引、准提眼看着下方結陣戒備的截教和妖族眾人，也是沉默不語。剛剛還一片混亂的戰場上此時卻是難言的寂靜。只見接引、准提對視一眼，都從對方眼中看到了憤怒、不甘而又無奈的神色。

截教眾門人表現出來的道行和素養極高，幾乎在發現變故的一瞬之間便即調整了陣型，擺出五行陣將自己一方的眾人全數護住。竟沒有一點拖泥帶水的猶豫，也沒有一個拉後腿的。這就已經很難對付了，更兼還有一個道行高深，只在聖人之下的慕白元神之軀手握東皇鍾在旁虎視眈眈。如此一來，要想擊殺截教眾門人便絕對不是短時間內能夠辦到的。

而通天教主卻隨時可能撤了誅仙劍陣出現。到時候讓他發現自己二人在攻擊截教門人，難保他不會再次發飆斬殺佛門弟子。截教門人有五色五方旗和東皇鍾防護，等閑難以殺得。但眾佛門弟子卻是沒有這樣的寶貝防禦的，若是落到聖人手裡那還不是任人宰割？

此時佛門敗象畢露，傷亡慘重，僅余的這十萬佛徒在接引准提心中的地位直線拔高，若再有損失，必然心痛無比。因此接引准提儘管恨不得出手把截教、妖族聯軍殺個乾淨，卻也只得按耐住心頭的衝動，在慢慢從長計議。

果然，不片刻，原始天尊腳踏蓮花也出了誅仙劍陣，倒是沒有顯得太狼狽。急急掃了一眼場中的形勢之後，看了看接引、准提臉色，原始天尊便也默然不語地站立在了半空之中。

隨即只見那誅仙劍陣一陣抖動，瞬間化為了一副陣圖，四柄寶劍。

通天教主顯出身影，抬手一招，收了劍陣圖，卻仍舊將誅仙四劍懸挂半空，發出懾人的氣息籠罩天地。之後通天教主方才轉目四顧，發現雙方依然壁壘分明地分割了開來。一眾門人雖然個個都在小心戒備，但卻並無損傷。

當下通天教主放下心來，轉頭看向接引、准提、原始天尊，口中淡淡地道：“論道、鬥法、斗陣、教派決戰爾等皆敗，現今還有何說？”

接引合什道：“道兄既然已佔上風，何不就此退去！封神之戰我佛門雖與截教為敵，但當時乃是身處大劫，我等也算是順天而行。而今道兄率眾來我靈山，戰端開啟，生靈塗炭，雙方皆是大有損傷。道兄即便再心有怨憤也該撫平了！人間有所謂‘冤家宜解不宜結’之語，道兄雅量，何不將我兩家因果就此一筆勾銷？此戰，我佛門便算是敗了，道兄之威名已然三界皆知。你我兩家就此罷手，如何？”

旁邊准提與原始天尊聞言面色微變，准提驚訝地看了看接引，原始天尊眼中閃過一抹精光，皆不發一言。

通天教主聽了接引之言卻是沉吟未決，半晌乃道：“佛門在下一量劫能否避世不出，絕不侵犯我截教、妖族及一眾散修宗派？”

接引聞言皺眉，准提接口道：“我佛門若是避世不出，又如何傳教？通天，你這分明就是強人所難，欲要滅絕我教！”

原始天尊也在一旁笑道：“佛門也是鴻鈞道祖一脈，雖非盤古正宗，卻也是聖人嫡傳，道祖門下，廣受眾生讚譽敬仰，且能聽你一言便即避世不出？你有何德何能，竟然敢不許佛門傳教，欲使佛門教義斷絕傳承？便連鴻鈞道祖也說佛門不能滅絕，你憑什麼！”

通天教主聞言笑道：“原始，你也不用撥弄是非！既然是來相助佛門，為何就只帶了這渺渺幾名弟子？我可是聽說姜子牙執掌崑崙之後廣收門徒，如今昆崙山卻是好生興旺的呀！如今就你們這師徒數人來此，這誠意可是不足的很吶！莫非你是不願全力出手相助佛門么？可憐佛門當初為助你闡教，二聖齊出，門下五位弟子也頻頻出動。奮不顧身，竟至於西方極樂世界被鯤鵬偷襲，靈山道場遭阿修羅族玷污。而今佛門遭劫，你原始竟如此吝嗇，不願全力出手，妄想沽名釣譽，保存實力。貧道深為接引、准提二位道兄嘆息啊！”

原始天尊聞言大怒，道：“一派胡言！你門下慕白殺我崑崙弟子數千，搶奪戍己杏黃旗。此事三界皆知！你截教行此強盜之事，復來挑撥我闡、佛二家關係，用心可謂險惡也！須知那戍己杏黃旗乃是鴻鈞道祖所賜，識相的快快交還，則貧道便可不再追究此事。否則天道昭昭，因果循環，必有果報臨頭！”

通天教主大笑道：“真有果報也該先報到你闡教頭上！用你的話說，此寶唯有德有能者居之。你闡教自己保不住自家的寶貝，便是合該我截教所有。此亦是天數也！”

通天教主話音一落，截教眾門人盡皆大笑。

闡教一向自詡正統，高高在上，自以為是，凡事都能為自己找出許多理由與借口。這句“唯有德有能者居之”不知為闡教門人掩蓋下了多少欺壓其他修士、強搶法寶靈脈的強盜事兒。若是無主之物倒也罷了，但明明是欺壓弱小，卻偏偏還要道貌岸然地說一句“唯有德有能者居之”，那便是虛偽了。

原始天尊聞聽通天教主之語，心中不由大是憤恨。

冷哼一聲，將截教眾門人的笑聲壓住之後，便即盯了通天教主一眼，笑道：“既然你說我保留實力，不願意全力救援佛門。那麼為了闢謠，也為了显示我闡教與佛門同進同退的誠意，貧道這就傳令將昆崙山門下弟子調來靈山助戰。通天，三日後再來決戰，你可敢么？”

通天教主聞言一愣，顯然沒有想到原始天尊竟然真的應了自己的擠兌之言。本來那些話都只是隨便說說，譏笑一下原始天尊而已。打得主意是原始天尊若果真加派人手，那麼便可藉機給闡教一個難忘的教訓。原始天尊若不與理會那也沒有什麼損失。實際並未抱有太大希望！畢竟原始天尊聖人之尊，親自前來相助佛門，已經是給了佛門面子了。雖說當年佛門是二聖齊出，但佛門在封神之戰中撈到的好處卻也着實是不少的。闡教僅只有原始天尊一位聖人都已經來援了，算起來佛門並未吃虧！

但卻沒想到原始天尊竟然應了下來，這不是真的把自己的闡教完全陷入戰火之中么？原始天尊為了救援佛門真捨得下這樣的血本？

通天教主思之不明，心中暗暗警惕。轉頭看向慕白元神之軀，見慕白元神之軀也是一副驚訝的表情。不由暗嘆了一聲，轉念一想：闡教自來尋死，何不成全了他。趁着此次大劫，一併將闡教收拾乾淨了。也好真正了了因果。

當下通天教主思慮定，開口笑道：“既然你要另約時間決戰，貧道自然也絕不會推辭！好在如今大戰暫且告一段落，便容得你兩家殘喘數日又有何難？”當下通天教主轉頭道：“慕白，你可率領眾門人先行迴轉蘆蓬，切記小心！”

慕白元神之軀稽首道：“弟子領命！”當下命眾門人將五行陣不便，其他妖族、散修眾人間雜其間，慕白元神之軀自手持東皇鍾押后，緩緩下山去了。

眼見眾門人離去，通天教主方才稽首笑道：“今日一戰實是痛快！三位道兄還請保重自身。三日後，貧道將率領眾門人再來求戰。還望不要讓貧道失望才是！”

言罷，駕一朵祥雲飄然而去。

接引、准提也自率領着眾佛門弟子迴轉大雄寶殿，一面收斂隕落者肉身，救治傷者，並一眾肉身毀滅、只余舍利子的徒眾。

忙亂了好一陣子，方才收拾乾淨。眼看着被打得支離破碎的靈山聖境，接引准提盡皆面色難看，半晌不發一語。

良久，准提方才回過神來，對原始天尊合什躬身道：“道兄大力援手，我佛門深為感激！只是今日已然戰敗，道兄雖得了三日期限，但若沒有良方，便是道兄崑崙門人盡數來此，恐怕也免不了重蹈今日戰敗之覆轍。道兄還請三思！”

原始天尊聞准提之言，笑道：“今日之敗，實非戰之罪！截教依仗五色五方旗，全無顧忌。我等為護門人，不得全力出手。若非准提道兄法身被破，致使戰力有損，誅仙劍陣之中勝負還很難說！”

准提點頭道：“三日之內，貧僧倒是可以重新煉製出法身來。只恐倉促之間，未能盡善盡美，於事無補！”

# 第1227章 見女媧

原始天尊笑道：“道兄儘力而為便是！以今日之狀觀之，若不能擊破誅仙劍陣，我等終究難有勝算。而若不能找到辦法克制五色五方旗，我三人也勢必難以放開手腳全力與通天教主相鬥。誅仙劍陣非四聖不能破，大師兄太上老君已經明確表明了中立的態度。既然如此，我等便也不奢求能夠滅掉截教了。但若是要保持不敗，使得通天教主無功而返，最後黯然撤離靈山，倒是大有希望的。”

接引聞言，急忙道：“還請道兄賜教！”

原始天尊道：“以今日之戰觀之，截教之所以取勝其依仗無非是先有慕白的東皇鍾、妖族的周天星斗大陣，再有五色五方旗，最後由誅仙劍陣鼎定勝局。然而五色五方旗原非截教所有，周天星斗大陣已破。東皇鍾雖強，慕白卻終究不是聖人。雖也頗為棘手，卻非決定性的力量。誅仙四劍僅能單體防禦，雖然防禦力超強，卻同時失去了進攻性——這對誅仙四劍這等殺伐利器而言實在是得不償失！誅仙劍陣雖強，我等若不進陣莫非通天教主還能勉強我等不成？”

准提聞言沉吟道：“然今日之勢，我等最終卻也不得不進陣。若是三日後之戰，重演今日之局，又當如何？”

原始天尊笑道：“妖族周天星斗大陣已破，不去管它。東皇鍾在慕白手裡，乃是東皇太一所傳，也不去管他。誅仙劍陣乃截教鎮教之寶，本就是截教所有，我等對此是無可奈何！唯有五色五方旗，可以突破！”

接引聞言道：“道兄所言有理！戍己杏黃旗和青蓮寶色旗乃是你我二教之寶，然而今我與截教乃是敵對，不可能叫截教還我法寶。玄元控水旗乃是冥河老祖之物，亦無能為力。唯有素色雲界旗、離地焰光旗二寶，分為天庭和玄都所有。倒是可以一試！若五色五方旗被打破，我等倒是不必與誅仙劍陣對上了。”

准提沉吟道：“只是此二寶現已在截教之手，只怕即便是太上老君或昊天玉帝親自討還，截教也不會在這個時候交回！奈何？”

原始天尊聞言輕笑道：“以通天教主的個性，若是有人向他討回法寶，他必定是二話不說，直接將那寶貝給你丟回來！不過有慕白在就不同了，那小童兒姦猾的緊。通天教主收了這麼個人做徒弟，真乃天數啊！”

接引、准提聞言對視一眼，面上一抹苦笑的意味一閃而逝。

原始天尊接着道：“此戰結束之前，五色五方旗是要不回來了！但他費盡心機湊齊了五色五方旗將自己一眾門人盡數護住，妄想毫髮無傷地打殺我等門人，我們卻也不能被動挨打。貧道欲往八景宮尋大師兄借一件寶貝。”

准提聞言眼神一亮，撫掌笑道：“太上老君先前借了離地焰光旗於截教。而今道兄再去借寶，他必然不好厚此薄彼。此計甚妙！若得太極圖，何懼他通天教主！”

原始天尊笑道：“眼下我等連敗，士氣衰落。得寶之後，還該好生安排一番，扭轉形勢才好！”

接引准提對視一眼，合什道：“此事全憑道兄做主便是。”

當下原始天尊招來廣成子道：“你可持我符命往太清境八景宮走一遭，面上太上老君，求借太極圖等法寶。”

廣成子聞言稽首道：“弟子謹遵鈞命！但只恐弟子無能，借不得法寶。即便借了來，這一路山水迢迢，若有閃失，重蹈姜子牙師弟失落戍己杏黃旗之覆轍，豈非罪過？”

原始天尊聞言笑道：“你倒是思慮得當。不過卻不用當心，為師自會護着你，你只管去借寶便是。”

廣成子這才放心去了。

原始天尊復又招姜子牙來道：“我既已應允了通天教主，便不可食言！你可回昆崙山召集三千弟子來此，便與截教一決高下可也！”

姜子牙聞言，面色一變。

今日之戰兇險萬狀，佛門死傷慘重。管你是大羅金仙還是菩薩佛陀，稍不留神便是萬劫不復。姜子牙心中大是舍不得將門中精銳弟子帶來送死，然而接引准提在側，原始天尊金口已開，姜子牙也不敢表露心中所想。只得強按下心中的不滿與雜念，稽首領命去了。

打定主意回去之後好生遴選，在從那數萬門人之中選出三千修為較低的來靈山助戰。——話說這些也都是自己的門人啊！就這麼來送死？

姜子牙心中拔涼拔涼的，卻也不敢違背原始天尊之意。當下展開縱地金光法直往昆崙山而去召集門人去了。

卻說截教眾人迴轉蘆蓬，各分座次坐下。

通天教主轉目四顧，不見了慕白元神之軀，乃問眾人。

趙公明答道：“妖族周天星斗大陣被破，妖帝太昊重傷而逃，至今不知所蹤。慕白師弟領着眾門人迴轉之後，心中挂念妖帝安危，便也趕去尋找去了。”

通天教主聞言笑道：“這孩子！妖帝太昊法力高強，雖則重傷，必無性命之憂。而今妖族昌盛，三界之中又有誰敢對妖帝不利？或許迴轉了北俱蘆洲將養也不一定。”

趙公明道：“老師所言甚是！只是師弟受妖族重恩，心中放不下也是常理。待他找到太昊，見其無事，自然迴轉。”

通天教主點頭笑道：“慕白重情重義，卻又不拘泥常規，行事往往出人意料。觀其行事，雖譎詐多變，卻絕少為自己私心考慮，反而身邊之人常常得利。布局如羚羊掛角，無跡可尋。甚至時常算計到我等聖人之前，實是不凡，甚為難得。他與你等不同，原是出身妖族天庭，在妖族之中也算大權在握，寵遇不凡。而今挂念妖帝太昊安危，也是人之常理。為師聽聞三界之中有些流言傳播，意圖陷慕白於道門、妖族的兩難之中。爾等身為同門，切不可有疑心！”

眾皆稱是。

趙公明轉頭望了羽翼仙一眼，笑道：“慕白師弟修為精深，見識高遠，非我等能及。說起來，這一量劫全仗師弟支撐着我截教，不僅保存積累了實力，還威名不衰，與人、闡、佛三家分庭抗禮。世人無敢輕視我教者，此皆慕白師弟之功也！我等欽佩感念還來不及，又豈會有懷疑之心！”

通天教主聞言點頭道：“如此便好，切不可門人相疑，自亂陣腳。好了，今日之戰我教大勝，爾等可各抒己見，闡述利弊，以待來日之戰。”當下截教上下開始了熱熱鬧鬧的論述。

此時的慕白元神之軀卻是心中大為焦急。

北俱蘆洲妖族王庭傳來的消息是太昊並未迴轉，派出去尋找的十萬妖神也皆未尋到妖帝太昊蹤影。

慕白元神之軀領着高明高覺四處搜尋了一番，亦無功而返。心中失望，無計可施之下只得往媧皇宮來見女媧娘娘。

女媧娘娘聽得慕白元神之軀來意，不覺笑道：“此事怪我！當時我見太昊重傷奔走，便施法將之救回了媧皇宮，由陸壓看護着。他兄弟二人力量同根同源，有陸壓救治太昊，恢復必快。當時見靈山之上大戰正酣，便沒有通知你，省得你分心。而今你既找到了這裏，也是我思慮不周，原該早早告知你的才是！”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心下鬆了一口氣，稽首笑道：“娘娘說得哪裡話？太昊得娘娘救護，乃幸事也！既然太昊在娘娘這裏，我便放心了。卻不知他傷勢究竟如何了？”

女媧娘娘聞言臉上閃過一抹怒色，道：“元氣大傷，本體重創，恐非短時間內能夠復原！原始天尊出手實在太過！”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小心地看了看女媧娘娘臉色。被女媧注意了，笑道：“你有什麼話便直說就是，何必如此作態？”

慕白元神之軀乃笑道：“慕白是在想此戰若是娘娘出手，會不會有什麼掛礙？”

女媧娘娘聞言一愣，隨即笑道：“我觀此戰你截教大有勝算，可是又有了什麼難解之事？”

慕白元神之軀道：“我來之時，為尋太昊蹤跡，一路打探。得知姜子牙去了昆崙山，廣成子卻去了三十三重天外八景宮。姜子牙回昆崙山自然是召集門人前去援助佛門，但廣成子去八景宮的意圖卻着實費思量。按理說太上老君已然昭告三界，表明了中立之意。廣成子此時前去，又能如何？”

女媧娘娘聞言眼波流轉，隨即笑道：“老君那裡還有什麼？他既然明說了要講道百年，便絕不會自己食言。廣成子此去，多半不是去求借法寶，便是要丹藥去了。無須過多擔憂！”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眉頭一皺。

女媧娘娘見狀，輕笑道：“慕少監莫不是要中途攔截，發一筆道左之財？”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苦笑道：“娘娘說笑了！慕白雖說也有幾分本事，卻也知道輕重厲害！我截教與佛門、闡教身處敵對，自然要使盡手段打擊對方。但太上老君即便借寶與闡教，卻也還算不上敵人。若搶了他的，恐怕反為不美。況且凡事可一不可再，前次劫了姜子牙，今次原始天尊必有防備。慕白卻還不會笨到自投羅網！”

# 第1228章 定下大計

女媧娘娘聞慕白元神之軀之言，不覺笑意吟吟地道：“你倒是好算計！前次抄了原始天尊的玉虛宮，奪了慶雲金燈等寶貝，這次又搶了戍己杏黃旗。恐怕原始天尊心中都氣的不行了！不如這次出手，乾脆把廣成子所借之寶也搶了下來，算是落一落原始天尊的面子。若你怕太上老君怪罪，大不了戰後將那法寶還回八景宮也就是了。呵呵，我也可以出手助你一臂之力！”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詫異地看了看女媧娘娘，見其面上微有怒意，不覺恍然。

女媧娘娘這是嫌原始天尊出手重傷了太昊，破了沒有河圖洛書鎮守的周天星斗大陣，致使妖族失了面子，因此想要出手給他個教訓呢！

當下笑道：“娘娘何必與他計較？若是當路攔截，原始天尊又早有準備，必然難以成功。為這勝算不大的些許小事，反倒將娘娘暴露了出來，實在不划算的很！”

女媧娘娘聞言笑道：“那依你之見，該當如何？”

慕白元神之軀眨了眨眼睛，道：“娘娘是欲出手了么？”

女媧娘娘聞言面上一陣躊躇。

慕白元神之軀乃笑道：“娘娘可是擔憂一旦與原始天尊等人撕破了臉皮，人族那邊無人照應？”

女媧娘娘看了慕白元神之軀一眼，不發一語。半晌乃道：“人族而今已然自立。地星之上的人族在這一量劫之中也早已走出了地星，進入了人族所謂的星際時代。雖然依舊未能突破結界，復歸大地，但也並非奢望了。人族的獨立乃是天數註定，不可更改。況且又有人教太上老君等人在，爭相在人族之中傳道。我雖為人族聖母，實則人族之事，倒多半不能插手。只能心中挂念而已！”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撫掌笑道：“這就是了！人族獨立之勢不可阻逆，誰要真敢動人族，便先要與太上老君這個人教之主為敵！即便不是種族之爭而僅是各教的傳教之爭，太上老君不好插手，但至少傳教之爭必然牽涉幾方面的勢力。而今妖族已然立教，不再執着於爭奪所謂天地主角。娘娘自可統帥妖族雄兵，或相助一方、或嚴守中立，實在是進可攻、退可守！完全不必有太多顧忌！以慕白看來，對於人族，現今的六位聖人都看得很緊。娘娘大可不必憂心有人以人族來要挾娘娘！封神之戰時侯畢竟情況特殊，當時的人族還在各方修士的護翼之下，不得不聽從擺布。而今時局變幻，娘娘身為人族聖母，又為妖族聖人，已然是超然物外，無有鉗制了。娘娘育化萬民，功德澤被萬世，自當從心所欲，方不負聖母之名才是。”

女媧娘娘聞言，看了慕白元神之軀半晌，笑道：“你倒是會鼓動人！不過所言卻也不無道理。若不給他等一些教訓，難保日後原始天尊和接引、准提不會再次算計於我。依你之見，我當如何？”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喜道：“娘娘是真欲出手了么！以娘娘的身份，自然不必參与到普通殺伐征戰之中。原該光明正大，轟轟烈烈才是！娘娘久不出手，三界之中已然少有人知娘娘威名。今番必要大張旗鼓，震動三界不可！等閑爭鬥也顯不出娘娘本事，不如如此如此……。”

且說這邊廣成子駕雲來到八景宮求見太上老君。

太上老君此時正與眾門人講道，聞玄都大法師來報廣成子求見，笑道：“叫他進來吧！”

少時，廣成子進殿稽首拜見。

太上老君問道：“聞你在靈山相助佛門與截教爭鬥。今日來此，不知所謂何事？莫不是厭倦了殺伐，欲來聽我講道？”

廣成子聞言稽首躬身道：“回稟大師伯，因截教大圍靈山，肆行殺戮。前者太昊現形，二日並出，日月倒懸，天地失衡。截教門人更犯下無邊殺孽，沙門佛陀死傷慘重，靈山千里之地生靈絕跡。我家掌教老師因此遣弟子來此，求師伯大發慈悲救世之心，解救萬民於倒懸，維護天地祥和之正氣！”

太上老君看了看廣成子，淡淡地道：“佛門氣運當衰，此乃天數，當有此一劫，貧道亦無能為力。貧道不願陷身紅塵殺伐之中，便在此靜誦黃庭，講道宣化，以稍解天地殺伐之氣便了。”

廣成子聞言，心裏本也知道太上老君是不可能出山的，當下也不在意，稽首接着道：“大師伯慈悲！但不懲治了兇徒，則暴行便永不可止。我家老師知大師伯仁慈，此等俗事原也不敢叨擾師伯。只是那截教門人依仗五色五方旗，行事肆無忌憚，驕橫異常。常將離地焰光旗等法寶取出顯擺，大肆吹噓，洋洋得意，以貶抑玄都道兄來彰顯他截教道法。弟子等看着也甚是不忿的很！”

廣成子說完頓了一頓，見太上老君一臉淡笑，不置可否，當下道：“現今截教之勢身為猖獗，五色五方旗防禦至強，佛門已顯不支之象。若佛門大敗，我闡教也必將元氣大傷。到時三界之中還有誰能阻擋截教兵鋒？大師伯執掌人教，大法無邊，自然是不用顧忌的。只恐截教不知好歹，轉而禍亂天下，豈非大為不妙？因此我家老師遣弟子來此向師伯求太極圖一用，還請師伯顧念蒼生疾苦，看在我家老師一心只願早日結束爭戰殺伐拳拳之心的份上，慨然應諾。則三界佛子向善之民盡仰大師伯之德也！”

太上老君聞言默然半晌，淡淡地道：“佛截相爭，貧道本不當插手。只是截教以我人教之離地焰光旗逞威，便是我人教的罪過了。既如此，太極圖借給你倒也使得。此乃我人教至寶，你要好生保管，妥善使用，早早歸還，勿有褻瀆！”

言罷，取了太極圖交與廣成子。

廣成子大喜接過，稽首拜道：“弟子多謝大師伯借寶之恩，絕不敢有絲毫褻瀆！弟子告辭。”

當下，躬身出了八景宮去了。

廣成子倒也用心，一路之上盡皆小心防範，不敢有絲毫大意。偶有風吹草動，便即凝神細查，全無半點破綻。

他廣成子也是上古大仙，闡教十二金仙之首。雖說被九曲黃河陣削了三花、消了五氣，后又被原始天尊施展秘法強行回復了修為，致使根基有損，難以窺測混元大道，但一身修為那也是精深至極，非等閑可比。

這般小心防範之下，誰還能下手？

一路之上雖也有些覬覦者，也盡皆不甘地不敢動彈，倒是有驚無險地回了靈山大雄寶殿向原始天尊交旨。

原始天尊見廣成子安安穩穩地將太極圖帶了回來，心中雖有些遺憾沒能藉機引出幾個不長眼的蟊賊剷除了，面上卻對廣成子大是微笑讚賞。不提！

此時的媧皇宮中，女媧娘娘和慕白元神之軀相視一笑。

就聽女媧娘娘道：“原始天尊和太上老君果然都在暗中關注着廣成子的行動，他們那兩股神念若有若無地跟着廣成子，盡然這般的着急！想來也是害怕一個不留神被人真的將太極圖偷走了。卻沒有想過如此一來又如何還能騙得來別人？”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原始天尊就指着這太極圖扭轉戰局呢，小心一些也是常理。好了，既然廣成子也已經迴轉了靈山，慕白也該告辭了。娘娘保重！”

當下慕白元神之軀探視了太昊，辭別女媧娘娘駕雲徑往靈山而去。

回到靈山，眾妖神齊來探問情況。

慕白元神之軀將太昊在媧皇宮養傷之事說了一遍，眾妖神方才放心，各自散去。慕白元神之軀遂徑入蘆蓬來見通天教主。

通天教主見慕白元神之軀回來，笑道：“你回來了，太昊無事否？”

慕白元神之軀稽首道：“太昊蒙女媧娘娘相救，現已無事。今日之戰大勝，佛門元氣大傷。然原始天尊與我等約定三日後再戰，今已往八景宮求得太極圖。此分外棘手，老師可有良法應對？”

通天教主聞言微微一笑道：“即便他有太極圖，我截教也不用懼他！太上老君明着中立，實則還是偏向闡教居多啊！盡然連太極圖都借與了闡教，真是捨得！”

慕白元神之軀道：“太極圖乃是防禦至寶，非等閑可比。若有太極圖護着一眾佛陀，便再無性命之憂。到時候接引、准提、原始天尊三人便可任意施展，恐非老師一人能擋！我截教雖有五色五方旗，卻也難有勝算。”

通天教主道：“依你之見，該當如何？”

慕白元神之軀道：“而今佛門元氣大傷，僅餘十萬徒眾，還盡皆戰力大失，我方士氣如虹。但佛門若得太極圖，必然安如磐石，難以再有斬獲。而今五色五方旗雖可護得一眾門人，但妖族、散修加在一起數十萬眾。雖是聯軍，卻各有統屬，人多反而礙事！以弟子之見，不如趁着妖帝太昊重傷之機，將三十萬妖神大半送走，只留十萬拱衛我截教兩翼。散修之中實力較低的也盡數遣返，大戰打到這個時候，已經用不着他們拚命了，此也算給這些依附於我截教的散修宗派留點元氣。如此一來，我方輕裝上陣，又都是高手，若論真實實力也已經穩壓佛門一頭，行動之間更如意得多了。”

# 第1229章 赤尻馬猴入網

通天教主聞言點頭道：“此事你看着辦吧！只是即便如此，他有太極圖，我有五色五方旗，要想保證不敗倒是容易，若要取勝卻是難為了。”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轉目看了看四周，輕笑道：“那便要看原始天尊如何運用此寶了。”

靈山大雄寶殿之中，接引、准提、原始天尊聞知截教遣返了大半妖族、散修，不覺甚為詫異。

接引道：“通天教主這是作何打算？他連番大勝，士氣正旺，何故卻自削羽翼？”

准提笑道：“他這是顧忌我等有了太極圖保護眾門人之後，會反過來大肆斬殺他的門下，因此索性集中精銳力量，剔除不必要的累贅，以使大戰之時更加能得心應手地掌控戰局罷了！”

原始天尊聞言點頭嘆道：“只是如此一來，我們安插在截教陣營散修之中的人便不好發動了。他們論道行本就比不得截教門人，如今連混水摸魚的機會都沒用，便更難以發揮大用了，實是有些可惜！”

接引准提對視一眼，合什道：“道兄果是目光長遠，既在截教之中安排了內應，何不早做準備？”

原始天尊笑道：“不過是趁着截教復出大肆擴張之機拉攏了幾個散修而已，根本算不得內應。通天教主門下弟子多有，又豈會真正倚重那些所謂散修宗派？只不過用這些人壯壯聲勢罷了，哪裡能探聽到什麼機密？截教集齊了五色五方旗這樣的大事都沒能事先打探到，遑論其他！本想下次約戰之時乾脆讓他們亂中取利，攪亂截教陣型算了，誰知通天教主竟於此時遣散了大半人馬。想來到時即便發動，截教陣型也不會大亂了。可惜！”

准提合什道：“道兄為道門聖人，闡教名門大教，一量劫以來傳教四方，自然根基深厚，受天下修士尊崇。既然早早安插了人手在截教陣營，至今還未被通天教主發覺，想來必非尋常之人。截教門人所依仗的也不過是五色五方旗所布成的五行陣，只要大戰之時趁機發動，將那五行陣打亂，哪怕只是一點小亂，我等也必勝無疑了。又有何可惜的！”

原始天尊聞言笑了笑，道：“也只能做到這些事兒罷了！”

接引准提聞言愕然！

於是雙方各自修養，佛門這邊忙着養傷，截教這邊忙着操演陣法，使得妖族、截教門人、散修等各方面的勢力相互之間熟悉起來。至少要能在大戰之中混亂的場景之下相互配合才行。

此時南海之外八萬里之處的深海之中，六耳獼猴微闔雙目，六耳不住震動，嘴角一抹微笑越來越盛。

連日以來，六耳獼猴追蹤赤尻馬猴從西牛賀洲追到東勝神洲，又從東勝神洲轉道南部瞻洲。在大荒山南麓設置陷阱差一點便將那赤尻馬猴拿下了，可惜功虧一簣。

大受驚嚇的赤尻馬猴竟然在脫身之後一溜煙兒地鑽進了南海，藉著海底複雜陌生的地形，眨眼便失去了蹤影。

虧得六耳獼猴神通不凡，一路咬着赤尻馬猴的尾巴追了下來，令得赤尻馬猴並無足夠的時間來完全清除自己的痕迹。

雙方鬥智斗勇，一路鬧了個不亦樂乎。

對於赤尻馬猴的本領，六耳獼猴算是徹底領教了，心中也是止不住的佩服。

那赤尻馬猴彷如一個神機妙算的統帥，總是在六耳獼猴以為必勝的時候搶先一步脫身而去。弄得六耳獼猴鬱悶非常，想要抓住赤尻馬猴的慾望也變得異常強烈。

現在，六耳獼猴再次感覺到了赤尻馬猴的氣息。

這氣息若有若無，難以精確地定位，但六耳獼猴確信對方就在這附近的某一處。或是在身側的暗礁之中，或是在沙礫之內，或是附着在身前適意游翔的小海魚身上，甚或是乾脆藏身在一滴海水之中。一沙一世界，六耳獼猴絲毫不懷疑眼下這個對手的實力。

但六耳獼猴卻也自信今次對方是逃不掉了。

數日之間，急追了三個大洲，如今又深入海外，數次交手，六耳獼猴早已摸透了赤尻馬猴的實力，也由此驚嘆不已。那赤尻馬猴也道行竟然不下於自己！

若非自己身上有諸般靈寶，而且那赤尻馬猴慣布迷陣，在混世四猴之中戰力算是排在最後的話，六耳獼猴也沒有十足的把握能夠抓住赤尻馬猴。

即便是現在，要想做到慕白元神之軀的囑咐，毫髮無傷地將對方拿下也基本上是奢望。

以赤尻馬猴的實力，又如何會束手就擒？

而一旦反抗，受傷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六耳獼猴心中暗暗嘆息，卻也興奮不已。好久都沒有這麼活動過了！

赤尻馬猴此時卻是憤恨難當，本想與截教慕白元神之軀真人結個善緣，好心向他示警，誰想竟至於招來了這麼個難纏的尾巴。幾次差點便落入了對方的魔掌，令得一向自視甚高，冷眼看三界的赤尻馬猴羞憤不已。一路奔逃，使盡了手段，對方卻彷如附骨之蛆一般陰魂不散，怎麼也無法擺脫。

赤尻馬猴也知道論戰力自己是要差對方一截，硬拼是沒有勝算的，最多只能是自己亡而對方傷。赤尻馬猴倒也沒有拚命之心，但也不想被人抓住，從此失去自由。

此時的他卻是化作了一條普普通通的大肚魚，間雜在數量龐大的魚群中間，順着魚群行動的大潮自在安詳地遊動。而那個緊追着自己不放的六耳獼猴就在身前數十米外靜靜地站立着，意念不斷地掃過這一片海域。讓得赤尻馬猴不敢露出半分端倪。

但赤尻馬猴卻也不敢離去，那六耳獼猴路經南海之時竟然順道敲詐了南海龍王一個凈水盅。

那凈水盅乃是龍宮之寶，唯一的功能便是檢測周圍的生靈是否是真正的水族，以此防備姦細。宛如照妖鏡一般一照一個准，絕無列外。

如今那凈水盅便懸挂在六耳獼猴頭頂的海面上，在方圓十里之內形成了一個結界。饒是赤尻馬猴神通廣大，卻也不敢隨意去觸碰。一旦觸碰，必然暴露身形。

六耳獼猴卻不急，當時追到此處，眼見赤尻馬猴的身影一閃而逝，六耳獼猴馬上便祭出了凈水盅，赤尻馬猴絕對還在這片海域之中，只是以赤尻馬猴的藏匿神通，他不動，六耳獼猴也難能找出他來。

但只要在這裏，便終究會落入自己掌中，六耳獼猴信心滿滿。

魚群是要不住遊動遷移的，眼見群魚的前端已然游出了凈水盅的範圍，身後龐大的魚群盡皆快速跟上。赤尻馬猴心中大急，搖擺着尾巴緩緩地跟上魚群，卻在結界邊上左右遊動了起來，遲遲不肯跨過去。

眼見的魚群越來越少，大半已然遊走了。赤尻馬猴急了，若是到最後這片海域只剩得自己這麼一條素愛群居的大肚魚，那可真是不打自招，自爆身形於敵人眼前了。赤尻馬猴急速地思索着脫身的辦法，一時哪有良策？

轉目偷偷打量那邊的六耳獼猴，見其雙眼微閉，神遊天外，一副三心二意的表情。但赤尻馬猴卻知道對方的神經是如自己一樣一直緊繃著的，就等着自己沉不住氣露出馬腳來。然而人算不如天算，魚群要遷移他赤尻馬猴在不能動用神通法力的情況下又能有什麼辦法？

眼見得魚群已然只剩的最後數千條了，若再不走勢必無法藏住身形，赤尻馬猴終於決定冒險一次了。反正不作為必然暴露，試上一次又何妨！說不定混亂之中能逃得生路呢！

當下赤尻馬猴偷偷地凝聚元氣，瞬間元神悄悄地出竅。他不敢隱起身形，那肉身化作的大肚魚若是瞬間消失了，必然會引起對方的警覺。以六耳獼猴的修為，恐怕連着周圍有多少根水草，多少可石頭都早已查探的清清楚楚，又豈會不知道魚群的數目？

只見得赤尻馬猴元神出竅，悄悄地隱入身側的一根水草之中，失去了元神支配的大肚魚頓時痴痴獃呆起來，緩緩地降落到了海底的沙礫之中。同一時間，六耳獼猴嘴角的微笑燦然綻放。

六耳獼猴沒有動，那大肚魚此時不過是一個空殼兒，抓過來也不算逮住了赤尻馬猴。但赤尻馬猴既然已經露出了行跡，六耳獼猴卻也心下大為安定了。赤尻馬猴只在那一小個範圍之內。

當下六耳獼猴身形紋絲不動，壓迫性的神念不住掃過周圍，六耳微微震動，瞬間將那大肚魚周圍的的每一粒沙礫，每一條水縫，乃至每一個微小的生命盡皆查探了個清清楚楚。

良久，只見得六耳獼猴猛一轉身，手黑鐵棍棒高高舉起。赤尻馬猴不由一陣心驚膽顫，待看清了六耳獼猴是向沙礫之中的大肚魚打去的時候，赤尻馬猴頓時放鬆了下來，心下長出了一口氣。眼見那六耳獼猴一棒將大肚魚打得稀爛，赤尻馬猴總算是完全放心了，心中也對六耳獼猴的“心黑手辣”大是憤恨。

心中正自盤算着待脫了此劫，日後該如何尋六耳獼猴報這一棒之仇，卻忽見六耳獼猴轉頭看向自己的藏身之處，面上露出似笑非笑的譏誚之色，不由心中大驚。正忐忑不定不知對方是否真的發現了自己，就聽六耳獼猴笑道：“你已落入我手，還不乖乖現身出來！”

# 第1230章 五方旗顯威

赤尻馬猴一驚，眼見六耳獼猴眼神灼灼地望着自己的方向，並無一絲波動，心知對方是真的發現自己了。當下把心一橫，暗運法力欲要拚死一搏。不想身形才剛一動，便即覺得全身受縛，“呯”的一聲栽倒在地。

驚駭欲絕地低頭一看，原來身上不知何時竟然被纏繞上了一根紅繩，不知不覺間便被捆得結結實實。赤尻馬猴頓時萬念俱灰！

靈山之上，佛截雙方緊鑼密鼓地準備了三日，終於到了約定的時候。

通天教主倒是不慌不忙蠻有把握似的領着眾門人緩緩上山而去，一路上金花鋪地，仙樂齊鳴，鶴鹿開道，龍飛鳳舞，擺足了聖人排場。

到得大雄寶殿之外，卻見接引、准提原始天尊早已領着眾門人排開了陣勢。

通天教主見狀，也不說話，就這麼看着。

那邊原始天尊、接引、准提也不說話，就這麼沉默着。

通天教主是無話可說，畢竟接連大勝，雙方已經不可調和了，通天教主懶得說一些譏諷的話來自掉身份，乾脆便不說了。

原始天尊等人卻是一時之間不知道該說什麼。連戰連敗，看着通天教主一副淡然的表情，准提等人卻是不自覺的有了些羞惱的情緒，也沒有什麼話好說。

戰場之上呈現出詭異的寂靜。

良久，原始天尊心下嘆了一口氣，轉目看了看身後眾人，暗道：今日戰事將最終決定勝負，豈得任由眾門人士氣低落？

深吸了一口氣，便要張口說話。

通天教主又如何看不出佛門眾人士氣低落，豈會給原始天尊留下臨戰鼓氣的機會，眼見原始天尊欲要開口，當下搶先道：“三位道兄請了！三日之期已至，你我兩家今日一戰定正邪！此戰過後，無論結果如何，貧道與佛門以前的因果都就此一筆勾銷！好了，大道不在口講。我們開始吧！”

言罷，手持青萍劍飛身上前，竟率先向著接引准提原始天尊三人衝去。

接引三人見狀對視一眼，齊齊掐印往前一指，頓時通天教主只覺無邊壓力直撲過來。只得頓住身形，凝神抵抗。心念一動，誅仙四劍激射而出，帶着悅耳的嗡鳴之聲劃破三位聖人布下的重重阻隔，直往三聖刺去。

原始天尊手持盤古幡飛身上前，盤古幡猛力搖動，發出道道混沌之氣打向誅仙四劍。另一手持三寶玉如意，將通天教主攻擊盡數攔下。

接引准提卻兩邊分開，並無上前助戰之意。

通天教主見此，心知對方不想被自己的誅仙劍陣困住。當下也不敢與原始天尊糾纏過深，凝神操控誅仙四劍往來飛舞，將原始天尊裹在當中廝殺。身形卻並不上前，謹慎地與原始天尊保持着距離。以便能夠在危急時刻抽出手來助一眾截教門人一把。

誅仙四劍靈性十足，本身也犀利非凡，在通天教主的心神操縱下，纏住原始天尊倒是沒有太大問題。

原始天尊牽住了通天教主大半心神，接引准提卻已經領着闡佛聯軍向著截教眾人壓了過去。

只見接引抬手取出一物，頓時有五彩神光映照天地，祭在空中，顯一座金橋將佛門、闡教一眾門人弟子盡數托起。

神光瀰漫，威勢赫赫！

截教眾人認得是太極圖，盡皆大驚。轉頭看向陣前的慕白元神之軀，卻見慕白元神之軀面上一片平靜，並無絲毫波瀾，彷彿佛門祭出的不是太極圖而是一件無足輕重的破爛法寶一般。當下眾人見此，心下方才稍稍安定。

慕白元神之軀抬手發雷，號令群仙，口中大喝一聲道：“立陣！”

眾門人得令，雲霄、趙公明、無當聖母、龜靈聖母、烏雲仙各自祭出一面五色五方旗，分列五方，眨眼布成一個陰陽五行陣，將一眾妖族、散修盡皆護在當中。

五色五方旗光芒耀天，無數青蓮、金花升騰而出，煙霞蕩蕩，瑞靄遍地，景象瑰麗絕倫。

當下佛門、闡教聯軍祭出太極圖，截教、妖族聯軍祭出五色五方旗，各自將自身護住。就見那邊廣成子按耐不住，抬手祭出翻天印來打。

只見那翻天印落下，被五色五方旗升起朵朵蓮花擋住，不片刻便即掉落在地。

廣成子大驚，只得收了法寶，不再試探。

趙公明也祭出了二十顆定海珠，起在空中，光華奪目。

那定海珠繞着佛門軍陣轉了一圈，始終沒能找到破綻。

趙公明一怒之下，祭定海珠照準佛門眾人便打。也被太極圖升起道道金光擋住，落不下去。趙公明面色一變，也只得收了法寶。

經此一試探，雙方都見識了對方防禦力的強悍，一時都呆愣住了。

立於陣前的慕白元神之軀見此情景，忽然想起本尊世界的一則笑話，說的是烏龜和蝸牛決鬥，雙方都把身體縮進殼裡，然後向著對方叫囂道：“我準備好了，來吧！”

今見雙方如此，慕白元神之軀不覺失笑出聲。

這戰若是如此，還真的沒法兒打了。

當下慕白元神之軀看看這邊兒，再看看那邊兒。只見得雙方人馬的表情都甚為錯愕、尷尬，人人都呆愣愣的，顯然沒有料到事情竟會發展到這般結果。

眾人本來都看着對方那似乎永遠都攻不破的堡壘發愣，忽聽慕白元神之軀失笑，這才盡皆回過神來。

就見雲霄嗔了慕白元神之軀一眼，趙公明緊接着低聲道：“現今如此態勢，你還發笑！若此戰不勝，我截教豈不是生生放過了佛門，這叫人如何甘心？你倒是輕鬆的很！”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笑道：“緊張又有何用？太極圖的厲害你又不是不知道！當年封神之戰，若非闡教門人有太極圖防禦，早被我截教弟子亂劍斬殺乾淨了。此寶乃混沌至寶，根本無法可想！你還是省省力氣吧！”

趙公明聞言一怔，隨即搖頭苦笑。

截教眾門人之中的確沒有誰能打的破太極圖的防禦，再怎麼攻擊也是做無用功而已。

當下趙公明也放寬了心態，神態自若地瞧向了接引准提，看他二人如何動作。

截教這邊眾門人知道攻不破太極圖，所以盡皆安定了下來。但那邊卻還有接引准提兩位聖人未動，雖說上次准提出手也並未攻破五色五方旗，但也並不證明五色五方旗就真的防禦無敵了。——終究二人都要試上一試，總不能身為聖人也干看着不動手吧！

就見准提抬手祭出七寶妙樹杖激起漫天青光照準截教陣營重重打下。

五色五方旗受此一激，頓時各各光華大盛，戍己杏黃旗升騰起朵朵金蓮，素色雲界旗激蕩起陣陣煙霞，離地焰光旗紅光一片，玄元控水旗清光蒙蒙，青蓮寶色旗蓮花飄落。五旗光芒相互映照，連成一片，磅礴的氣勢瞬間上升，與迎頭砸下的七寶妙樹杖激烈地對撞在了一起。

只聽得半空中天崩地塌之聲不絕，瞬間風雲涌動，電閃雷鳴。

准提輕叱一聲，頓時風雲俱消，天地間又恢復清明。只有七寶妙樹杖不斷壓下，五色五方旗所化的光芒不斷上升，雙方氣勢越蓄越足，越提越高。

漸漸地，准提聖人修為也難能分出心來控制周圍空間了。風雲有慢慢涌動起來，轟隆隆之聲不斷響起，越來越大，漸如山崩地陷一般。

旁邊接引見准提全力出手，已然無法攻破五色五方旗，竟然連原先控制住的天地異象也失去了掌控，准提臉色也頗為難看，心中不由大驚。當下手中拂塵一晃，道道金光激蕩而出，天地間復又恢復了清明之象。

得接引出手，准提不覺大鬆了口氣，當下提聚法力，單手結印大喝一聲，七寶妙樹杖受此法印，頓時氣勢大盛，轟隆隆直往下壓。

截教眾門人見狀，齊齊呼喊一聲，盡皆運轉仙訣，將自身法力注入五行陣中。

五色五方旗光芒更盛，毫不示弱地向著半空中的七寶妙樹杖擋了過去，寸步不讓。

雙方爭持了半晌，准提始終不發攻破五色五方旗防禦，不由心下大是悵然，轉頭望向接引。

接引會意，當下兩手掐印，往下一按。

頓時如山之重便壓了下去，直讓五色五方旗發出的光芒也暗淡了不少，內中的眾人竟然也彷彿感覺到了一絲壓力，只覺身形微微有些凝滯。

慕白元神之軀見狀，當即明白五色五方旗雖好，卻始終是由眾門人祭出，能藉著這先天防禦靈寶的威力擋得一位聖人已經是出乎意料了。若是對上兩名聖人，恐怕要不了多久，眾門人便會法力告馨，暴血而亡。

當下慕白元神之軀不敢怠慢，抬手祭出東皇鍾，起在空中，金光奪目，形成一層層金色鐘罩不斷向外擴散，伴隨着鐘鳴之聲，清心凝神。

眾門人的不適之感瞬間消失，金光過處，與五色五方旗的光芒匯聚在一起，登時聲勢復漲，再次與七寶妙樹杖形成了僵持之勢。

此戰場面上看起來甚是無聊，截教陣營之中十餘萬人馬人同一心，全力催動五色五方旗防禦，接引准提聯手攻擊，通天教主有些心不在焉地應付着原始天尊。最慘的卻是那太極圖中的佛門、闡教聯軍，眼睜睜地看着外面打得熱火朝天，自己等人卻只得縮在金橋之上，不敢稍稍越雷池一步。

# 第1231章 異變突起

慕白元神之軀偷空望瞭望佛門眾人臉色，人人都有些傻乎乎的！

東皇鐘的加入，使得局勢再度平穩了起來，准提不斷催動七寶妙樹杖下壓，接引連連結印，皆不能打破五色五方旗和東皇鐘的聯合防禦。雙方僵持了半個時辰，准提終於有些不耐煩了。

當下就見准提轉頭看了接引一眼，接引微微點頭。

二人遂同時看向那邊的原始天尊，目光中滿是期待和殺意！

原始天尊雖然在與通天教主對陣，但通天教主本身就有些心不在焉，只是分神用誅仙四劍來戰，因此原始天尊倒也壓力不大。察覺到接引准提遞過來的目光，原始天尊當即心領神會。

當下奮力搖動了盤古幡數下，將如影隨形、劍氣逼人的誅仙四劍擋了一擋。隨即抬手發出一個掌心雷，落在地上，紅光漫天。

眾人正自奇怪原始天尊為何突然傻乎乎地向著空處發雷，就聽截教陣營之中傳來幾聲慘叫，血光之氣瞬間瀰漫，陰陽五行陣陡然間一亂。後方的離地焰光旗和左方的青蓮寶色旗盡皆移位。

慕白元神之軀見狀不由大驚失色，急忙查看緣故。

卻原來是散修之中丹鼎門和無極宗的幾個高手聽得原始天尊發令，立馬便反手朝着身邊的“戰友”捅了一刀。

所幸散修們由於實力參差不齊，不如截教門人和一眾妖神們一般實力均衡，因此都安排在了陣中靠內，並未與真正主陣的截教門人相接。各個宗派之間也抱成了小團體，布陣之時並未被打散。因此出事的也就只有丹鼎門所在的離地焰光旗和無極宗所在的青蓮寶色旗。

死傷其實也並不慘重，只有靠近兩個宗派的數十名散修觸不及防，含恨隕落。一眾妖神損了三個，重傷兩個。截教門人因為都圍簇在五色五方旗周邊，倒是一個未損。

但此事卻造成了極大的恐慌，眼見自己人突下殺手，端的是心狠手辣，眾人盡皆自危，生怕身邊之人也是對方卧底。

慌亂之間，再也無法保持陣型，眾散修各自尋找同門依靠，大陣頓時亂了起來。

正所謂家賊難防，凡事就怕有內鬼！恐慌一起，人人自危，混亂之下，人群胡亂涌動，當下便對五行大陣造成了衝擊。原本嚴密的大陣瞬間露出了大大的破綻。

只見得那兩派人馬還在陣中衝殺，青蓮寶色旗下趙公明大怒，抬手祭出定海珠將幾個無極宗門人盡數打死，後面無當聖母和羽翼仙也出手瞬間將丹鼎門的幾個高手斬殺當場。

眾門人清楚了內奸，正欲重整旗鼓，布陣防禦。卻見一道混沌之氣帶着無邊威勢激射而至，沿着五色五方旗的縫隙殺了進來，瞬間將截教大陣撕開了一個口子。陣中眾人觸不及防，頓時傷亡慘重。

趙公明等人見狀，急忙舞動五色五方旗欲要重新布成陣法。

然而准提等人又豈會再給眾人機會？只見場中人影一晃，准提早已落入五行陣中。手中七寶妙樹杖連刷，頓時便有數百名散修、妖神被刷入杖中。

有準提硬生生插得這一腳，徹底將五行陣複合的可能性給抹去了。至此，截教聯軍一分為二，由雲霄等人率領的戍己杏黃旗、玄元控水旗、素色雲界旗和趙公明等人率領的青蓮寶色旗、離地焰光旗各自為戰。被准提插入其中，截成兩段。

慕白元神之軀在動亂髮生的一刻便察覺到了，但他此時卻也是毫無辦法。眼見大陣露出了破綻，接引、准提、原始天尊皆躍躍欲試，欲要一舉破陣。慕白元神之軀只得第一時間祭起東皇鍾全力彌補大陣的缺漏。

奈何慕白元神之軀快，接引、准提、和原始天尊也不慢。就見慕白元神之軀祭起東皇鍾尚未完全到位，便被准提祭出七寶妙樹杖猛烈一刷，頓時身形搖晃，連連後退。緊接着接引手中拂塵一揮，漫天雪絲當頭撒下，頓時禁錮住了慕白元神之軀周圍的空間。

那雪絲形成了個籠子形狀，將慕白元神之軀包裹在其中，然後就見接引隨手一甩。於是慕白元神之軀便如流星趕月一般飛了出去，眨眼不見了蹤影。

截教門人利用慕白元神之軀爭取到的這一小段時間擊殺了內奸，正要重新布成大陣。然而原始天尊的攻擊又到了，一道混沌之氣撕裂大陣，瞬間打破了截教門人的希望。然後准提從天而降，落入陣中，徹底將這希望變成了絕望。

此時的通天教主更是大驚，變故發生的一瞬便欲回身救援，奈何卻被准提發祭出的金剛杵擋了一擋。通天教主心念轉動間急忙撤出誅仙四劍救援時，又被接引挺身上前，拼着受傷也死命將誅仙四劍攔了下來。身後原始天尊趁着通天教主回身之機發了一道混沌之氣之後，也揉身上前，揮舞三寶玉如意照準通天教主腦門便砸。

通天教主腹背受敵，前進不得，只能徒呼奈何。一邊抵擋接引和原始天尊，一邊努力救援一眾門人。奈何以一敵二，終究力不從心。

准提殺入截教聯軍之中，眼見慕白元神之軀被甩飛，通天教主也被接引和原始天尊拖住，無法分身。而截教五色五方旗的防禦已被打破，當下大喜。抬手一招，佛門身處太極圖保護中的眾弟子見狀，急忙催動法力上前，匯聚在准提身後。

准提道：“截教敗象已顯，爾等盡可放手施為！”

太極圖中佛門眾人聞聽此語，盡皆大喜。無數佛寶、仙訣、真言、手印打出，撲天蓋地向著截教聯軍打去。

此時佛門中人完全不顧及自家防守，放手施為，無數神通施展開來，瞬間將截教聯軍打得大亂，死傷慘重。

眼見得此，伶倫揚聲叫道：“佛門卑鄙無恥，行此下作手段。我等不必與之硬拼，大家且戰且退。保留實力，來日再出此惡氣！”

聽得伶倫之言，流波山門下眾人盡皆點頭，妖族眾人在太昊走後本來就以慕白元神之軀馬首是瞻。而今慕白元神之軀不知所蹤，形勢又大大不利，伶倫登高一呼，頓時便群起呼應。

於是十萬妖神立馬轉身，眨眼便消失了個乾乾凈凈。跑的飛快！看得趙公明、雲霄、無當聖母等人鬱悶非常，直欲吐血。心中大罵伶倫等人胡鬧，並對妖族臨陣而逃的行為甚是憤怒。

然而十萬妖神轟然奔走，場面實在壯觀，大勢所趨之下，渺渺千餘截教門人也無法“逆流而上”，只得被裹挾着向後退卻。退得無可奈何，同時卻又顯得乾脆利落。

截教聯軍這一退，頓時佛門眾人便傻眼了。

若是追擊吧，對方跑的毫無章法，各個方向都有，不知該追哪一邊。若是不追吧，好不容易佔了上風，不好好廝殺一場，心底實在不甘心。

准提卻也沒有料到這個情況，截教大軍一退，他一時之間便愣住了。等到反應過來之時，卻也不知該如何應對了。總不能他聖人之尊還要提着砍刀去追殺一眾普通門人吧！

眼見截教戰敗之兵，狼奔鼠竄，宛如喪家之犬，饒是准提慣常以大欺小也沒有那個臉面追殺下去了。

然而准提心底也頗覺的不甘，聯想到戰前通天教主說過此戰之後無論結果如何，截教佛門的因果都一筆勾銷。准提此時只覺勝券在握，也不想把事情做絕了。

當下准提打定主意，回頭向著毗婆屍等人微一示意。

毗婆屍見狀一愣，倒是旁邊的靈牙慧光佛會意，高聲大呼道：“截教圍我靈山，毀我佛陀金身，殺我佛子，條條罪狀罄竹難書，褻瀆我沙門之甚也！今敵戰敗而逃，我等屢受其欺壓，何不趁此時追殺下去，永絕後患！諸位同門、諸位道友，不欲為戰死的一眾門人雪恨乎？”

此言一出，群情洶洶。

毗婆屍佛也瞬間反應了過來，當下高聲接口道：“金剛怒目，斬妖除魔正乃我輩之本分也！諸位，不趁此時除了禍患，待截教站穩腳跟，卷土重來，我等在看着他們威逼我靈山聖境么？”

毗婆屍佛素來威望極高，眾人聽得此言，盡皆應諾。

有那心眼活絡的轉頭看向准提，欲要求得聖人法旨。卻見准提面無表情地飛升而起，參与進了圍攻通天教主的戰事之中，當下眾人也知道准提是默認了此事了！

此時截教戰敗，四散而逃，正是追擊的良機！

既然如此，那還有什麼猶豫的？

當下眾佛陀數百人一隊衝出了太極圖防禦，直往截教潰軍追殺了下去。便連姜子牙等人也率領着闡教三千門人殺了出去。只有碩果僅存的萬餘天龍八部眾和闡教廣成子留守太極圖中，靜待眾人歸來，也是以防有變的意思。

卻說慕白元神之軀被接引甩飛，那接引也知道倉促之間是不可能拿下慕白元神之軀的，因此只求將慕白元神之軀送走，不要干擾他破陣便好。也就並未刻意下手要將慕白元神之軀打成什麼樣子。因此慕白元神之軀倒是不到片刻便安安穩穩地站穩了腳跟。回頭望望靈山方向，心知自己一走，五行陣必不可保，心下不由微微嘆了一口氣。

當下卻也並不着急趕回靈山，只默運元神，潛心默算着。

# 第1232章 殺回去

少時，慕白元神之軀驀然睜開雙眼，眼中神光一閃，隨即內斂。展開身形，迎着佛門追殺出來的一隊人馬飛了過去。

且說截教聯軍在流波山伶倫等人的鼓動下掉頭就跑。亂軍奔騰，自然是雜亂無章。一眾妖神本是妖族王庭麾下，眼見戰敗，開始時雖然四散奔走，等到稍稍冷靜之後，自然便有意無意地往北俱蘆洲奔跑。

而眾散修卻是漫無目的，有就此回歸自家山門的，也有跑急了眼跟着妖族大隊人馬往北俱蘆洲跑的，還有一些散落各地，被佛門追兵趕上，瞬間隕落了的，剩下的一小半卻慢慢重新匯聚在了截教門人身邊，且戰且走，往截教蘆蓬而去。

然而佛門大軍衝出，首先便是佔據蘆蓬。因此雲霄等人率領的人馬站立不住，只得再次後退。直退出靈山之外三百里，方才與趙公明等人率領的另一隊人馬匯合在了一起。

卻說趙公明和雲霄閣領着一隊人馬且戰且走，在靈山之外三百里處復又匯聚在了一起。此時身邊只剩有數千散修，人人面帶驚慌之色，場面頗有些混亂。

趙公明見狀，眉頭一皺，暗道：如此亂兵，怎能抵擋佛門追兵！當下開口喝道：“各位道友不必驚慌，天大的事有我等截教弟子撐着！爾等可繼續前行，追兵自有我等門人擋之。此戰還不算完，貧道等人卻是還要殺回靈山的。諸位都是道德高隆之士，何以事到臨頭如此慌亂！”

眾散修聞聽趙公明此語，心境也漸漸安定了下來。眾人聽說截教門人竟然還要殺回靈山，俱都面面相覷，沉默不語。

趙公明轉目看了看眾散修，見許多人都面有驚慌之色，心知重未參与過這等級別的大戰，先前連戰連捷也還罷了。如此陡然戰敗，把持不住也是正常的。畢竟是聖人教派之間的爭鬥，即便平常不可一世高高在上的大羅金仙高手也是說死就死，對這些沒有經歷過天地大劫的散修們來說，這種突然的衝擊也的確是太大了一點。

趙公明冷聲道：“我截教與佛門、闡教因果甚深，豈能就此便罷了？諸位道友若是心中猶疑不定，可以就此離開，我等絕無二話。有願意留下相助的，便請退到我截教門人身後。此戰過後，我截教必不會虧待了各位！”

眾散修聞言，想想結交了聖人門派的好處，再想想剛才戰敗奔逃的恐怖，盡皆有些猶豫不決。最終這裏數千散修倒是十之三四都就此離去了，剩下的三千餘人也在截教門人身後列成了陣勢，表示願與截教同進退——實則這些門派的就與截教走得近，這連番大戰之中也是賣力地摧毀着佛門的勢力，不與截教同進退也沒辦法了。

趙公明等人整合了人心，眾截教門人倒是並無二話，當即便各站方位，祭出五色五方旗，重新布成了陰陽五行陣。

此時之陣乃是全由截教門人布出，雖則小了一些，卻是運轉如意，渾然一體，半點沒有滯澀之感。氣勢迥然異於當日的十餘萬人的陣法，變得更加的靈活多變。

眾門人做好準備，眼見姜子牙、玉鼎真人、道行天尊、靈寶大法師等人率領着三千闡教門人追殺了過來，當下趙公明發一聲雷，眾仙齊齊應諾，反向著闡教追兵應了上去。

那玉鼎真人手持斬仙劍衝殺在前，一路斬殺了數十名落單的散修，殺意正盛，加之數次咬住截教敗兵的尾巴，盡皆大勝，更是認定了截教已然潰敗，難能立足了。遠遠望見前方簇擁着大隊人馬，截教、散修均有，心中大喜，伙着道行天尊、靈寶大法師照準前面的“潰兵”猛衝。

趙公明等人眼見闡教門人陰魂不散，竟然一路咬准了自己追殺下來，也盡皆大怒。先前逃跑時大勢所趨，形勢如此，不得不逃。但現而今截教門人再度匯聚，又將眾散修放到了身後，眾同門算是輕裝上陣，還有何懼怕的？見玉鼎真人三人猛衝過來，隱隱脫離了其身後的闡教大隊。趙公明等人盡皆大喜，暗叫天助我也！

就見趙公明與雲霄對視一眼，趙公明抬手祭出二十顆定海珠，卻不打玉鼎真人三人，直往三人身後的闡教大隊砸去。

定海珠何等威力！觸之者不死即傷，當下便封鎖了三人退路。

雲霄隨即祭出混元金斗，起在空中，撒下一道金光，如電射目，頓時將玉鼎真人拿住，金光一閃，封了其泥丸宮。隨即摔進陣中，如痴如醉，不辨東西。身後眾截教門人見狀，各發仙劍竟將玉鼎真人斬殺當場。

羽翼仙還要滅了玉鼎真人真靈，被旁邊毗盧仙拉住，稽首道：“上天有好生之德，殺了他便也算了了因果了。由他去吧！他今世如此出身不凡也隕落了去，日後轉世重修便是再找上我等，又有何懼！”

眾門人聞言，方才放玉鼎真人真靈出陣去了。

且說雲霄拿了玉鼎真人，旁邊道行天尊和靈寶大法師大驚失色，急欲後撤，不想身後早被定海珠斷了歸路。

二人也是不凡，當即使出縱地金光法就地一滾，便欲離去。待雲霄再次祭出混元金斗時，卻只收得了靈寶大法師留下的以隨身法寶先天紫金丹砂所化的一具空殼兒，只得恨恨收手！

道行天尊和靈寶大法師已然逃遁，截教門人的怒火卻還並未平息，當下盡皆望向面前的三千昆崙山弟子。

姜子牙見狀，不由心中暗暗叫苦。放眼望去，截教門人已然齊聚於此，人人法力高強，聲勢震天，哪裡是自己這些後輩弟子能夠比擬的？眼見前方截教門人殺意畢露，彷彿在看待宰的羔羊一般看着自己等人，姜子牙心中涼颼颼的。他當然是知道截教門人的可怕的，當年封神之戰，往往截教出來一人，他闡教十二金仙便要接二連三的下山方才能夠得勝。如今截教門人齊聚，姜子牙知道自己確實無論如何也不能抵擋的。

當下姜子牙轉目四顧，急思脫身之法。忽轉頭看見身後迦恭弘=叶 恭弘古佛領着數千佛門弟子追殺了過來，姜子牙不由大喜。雖說而今闡教與佛門聯手，但姜子牙執掌崑崙一量劫，卻是舍不得自己門人送死的。當下開口叫道：“迦恭弘=叶 恭弘道兄，截教餘孽在此，快與我夾擊之，勿使其漏網！”

當時佛門追殺截教敗兵，乃是數百人一隊四散追殺，到得後來，截教聯軍回北俱蘆洲的回北俱蘆洲，隕落的隕落，似乎再也不成氣候。眾佛陀便又漸漸匯聚到了一起，分別追擊截教幾股大的潰軍。迦恭弘=叶 恭弘古佛便是領着數千人循雲霄等人撤退的蹤跡追過來的。

那迦恭弘=叶 恭弘聞聽姜子牙之語，因在闡教大軍身後，也看不見前方的截教人馬到底有哪些人，還道只是小股殘軍。當下不疑有他，急忙指揮眾人繞過闡教軍陣，欲與姜子牙形成夾擊之勢共同擊敗這股截教殘軍。

迦恭弘=叶 恭弘率領的佛門大軍氣勢如虹，繞過闡教軍陣便即朝着前方截教人馬猛撲過來。此時趙公明等人正做好了準備欲要一鼓作氣滅掉當面之數千崑崙弟子，在借得勝之勢反攻靈山。

不想迦恭弘=叶 恭弘率領着數千佛門徒眾橫插一腳，弄得中截教門人頗為錯愕！

趙公明笑道：“真是不自量力，自來取死！”

說話間，抬手發出一個掌心雷，震開大陣。截教大軍陡然間一分為五，向兩邊展開。

迦恭弘=叶 恭弘看見，還道當面之敵乃是烏合之眾，一衝就散，急急指揮眾佛陀前突，就此一頭撞進了截教大陣之中。

截教什麼最為出名？陣法！

千餘門人布出的陣法足以傲視當世，那根本就是一台絞肉機，除非聖人親至或者有太極圖那樣的至寶，否則根本沒有人能夠取勝。尤其是這一量劫以來，眾門人困於金鰲島內苦修，幾乎將各種陣法都演練了一遍，相互之間那種默契絕對是世間任何門派都比不了的。以此布陣，千萬人亦宛如一人。威力更是強橫絕倫，人人奮勇，無可抵擋。迦恭弘=叶 恭弘率領的這數千佛門徒眾自然就更不可能了！

只見得眾佛陀撞入截教陣中，自以為可以中心開花，左右逢源。卻不想先前向兩翼散開的截教眾門人陡然間盡數回歸，眨眼便形成了一個大陣將迦恭弘=叶 恭弘等人困的嚴嚴實實。

大陣發動，刀光劍影、殺氣瀰漫、雷光萬道。

從外看，只見得一片血光從截教大陣之中擴散出來，漸漸充塞天地，妖異無比。無數血蓮飄飄而落，代表着一個個修為精深的大德佛陀的窮途末路。

不片刻，天地間異象漸漸散去，截教眾人復又顯現出來，人人面色平靜而堅定。看得身後一干散修目瞪口呆，心中敬畏無比。

龜靈聖母轉目四顧，早已不見了姜子牙率領着三千闡教弟子蹤影，不由大為不甘地嘆了口氣。

雲霄笑道：“師妹暫且放心，我等馬上就要殺回靈山。他姜子牙跑得了這次，跑不了下次。總有機會的！”

# 第1233章 太極圖的守護

龜靈聖母笑道：“師姐所言極是！我等潰敗而走，卻獨留老師一人在靈山。以一敵三，不知結果如何？我等身為弟子，豈可不去為老師吶喊助威！”

當下眾門人士氣大振，也不管此上靈山是否還會如前次一般潰敗，人人戰意高昂地復往靈山而去了。

身後眾散修感受的截教門人散發出來的無所畏懼的豪情，心中原本的慌亂也漸漸消散，取而代之的是無盡的信念，面對困境堅持戰鬥永不言敗的信念。此戰之後，這些參与了大戰的三界道門修士將會真正的成長起來了。

截教重整旗鼓，再次殺向靈山的消息迅速傳遍了四方，正在追殺截教連軍潰兵的佛門眾人盡皆大驚，急忙轉頭回救靈山。誰都想不到十萬人兵敗如山倒的情況下截教門人竟然能夠如此快速的集結力量，站穩腳跟，進而逆流而上，反撲靈山。

聽到這個消息的所有人一瞬之間都是一副迷茫、困惑、不信、震驚的表情。實在想不明白截教門人是怎樣在大潰敗之中再次卷土重來的。

靈山之上，匆匆趕回來的眾佛陀們的心都是不平靜的。盡皆站回太極圖所化的金橋之下，靜靜地等着看再次殺回來的截教門人究竟是怎樣的三頭六臂。

當截教陣破，眾門人四散奔走之時，通天教主心中是既悲憤失望又帶着淡淡的希冀惆悵。眼見眾門人大敗而走，自己卻被原始天尊和接引、准提三人拖住，無法救援。偌大的靈山只剩得自己孤身一人還在奮戰，頓時萬般滋味湧上心頭。

原本大隊人馬，意氣風發，浩浩蕩盪圍困靈山，欲要報仇雪恨，揚名三界。卻不想戰事發展的如此大起大落，不過轉瞬之間，便滿盤皆輸。眼看着眾門人潰退，通天教主心中卻沒有半點責怪之意，反倒生出無盡的挂念擔憂之情。唯怕眾門人跑的不快，無端端的遭劫隕落了。

跑吧，跑吧！留的有用之身，再不用管爭鬥殺伐之事了！

通天教主愛徒心切之下，一時之間竟生出了這般念頭。

接引、准提、原始天尊卻不管通天教主的心情如何，三人眼見勝局已定，盡皆頗為愉快。

接引合什道：“通天道兄，此戰我佛門已然得勝。雖說天命佛門氣運當衰，但而今破劫而出，便是天道在我了。道兄還請順應天命，自回山潛修。你我兩家因果就此一筆勾銷，道兄請吧！”

通天教主聞言，當下收拾情懷，掃了接引三人一眼，淡淡地道：“天地如烘爐，人心似金鐵。天道之下，我等修士皆該虔誠以向，哪容得半分欺瞞！爾等以這般手段破我大陣，妄想破劫而出，想的也實在太過輕易了點吧！”

准提聞言怒道：“通天教主，你此言何意？兩家鬥法，各憑本事！你截教圍我靈山，而今大敗而走，此是天數，我佛門不該滅絕。你便該死心下山，順應天命才是。如此糾纏不清，豈是聖人所為？”

通天教主聞言大笑道：“天數艱深，豈在你一人所言！莫非貧道還用你來指教么？今日你三人輪番出手攻擊我門人，完全視我如無物！單憑這一點，貧道便要向你們討個說法！更何況兩方相鬥，貧道身為教主都尚未言敗，爾等便自稱得勝，未免得意太早了吧！”

原始天尊聞言深深地看了通天教主一眼，不發一語。

准提卻是惱怒非常，大叫道：“通天，今日你門人皆走，已然大敗虧輸。如此賴皮強撐，意欲何為？莫非真欲鬧出個三界大劫，讓大家都無法收場么？”

通天教主面無表情地冷笑道：“大戰之中，你三人數次攻擊我門人。貧道身為教主，卻不能眼看着眾門人被人欺壓而無動於衷。勝也好，敗也罷，貧道也懶得去爭論。你只把你佛門弟子都叫出來任我砍上三劍，你我兩家因果便就此一筆勾銷！”

接引准提聽得幾乎吐血，通天教主什麼時候這麼無賴了！給你砍上三劍，我這靈山恐怕都化為飛灰了，一眾門人哪還有命在？

接引、准提對視一眼，齊齊搖頭。

接引道：“道兄休要說笑！大戰已然完結，還是請道兄就此離去吧！”

通天教主笑道：“大戰既然已然了結，何以貧道卻看見一眾佛陀還在追殺我門人？接引、准提，這就是你二人所說的了結了因果？哼，爾等真是枉為聖人！不必再言，若要我離去，等勝得了貧道再說吧！”

當下通天教主抬手取出誅仙劍陣圖，起在空中，招展開來，化為一座大陣，門戶森嚴，誅仙四劍嗡鳴不絕，齊齊飛入陣內，懸挂四門。

接引、准提、原始天尊眼見得通天教主布出誅仙劍陣，心知若不與通天教主做過一場，恐怕其是不會輕易離開靈山的。

三人雖知誅仙劍陣厲害，非四聖不能破，但而今截教門人潰走，靈山之上佛門弟子已經無恙，三人再無顧忌。自忖即便不能破陣也絕無危險。況且到時候若情況不對，還可以將太極圖招出來穩定局勢，到時穩穩立於不敗之地了。

因此三人雖見周圍景物變化，通天教主祭陣直接將自己圈在了陣中卻也並不在意。

當下三人各施手段，原始天尊顯出慶雲，一手持盤古幡，一手持三寶玉如意直往主誅仙闕而去。接引手持拂塵，頭頂三顆舍利子金光閃閃，無數蓮花飄落，護住全身，往陷仙闕而去。准提顯出匆促只見煉製出來的法身，雖然戰力不如原先那具法身強悍，卻也是一大臂助。手持七寶妙樹杖，激起層層青光，光上又生蓮花，腦後一圈佛光，巍巍閃耀，往戮仙闕而去。

陣中劍氣縱橫，連忙不絕，防不勝防。三人護身蓮花被消掉無數，卻始終無法定住誅仙四劍。然而此時三人勝券在握，心境大不一樣，意態閑適，從容有度。身處誅仙劍陣之中卻是半點不落下風。

反觀通天教主，一心求勝，未免失之急躁，完全不講究攻擊的節奏，平白露出許多破綻。

不過誅仙劍陣非四聖不能破，通天教主雖說知道自己有些急躁了，但也毫不在乎。手中掌心雷連發，不斷震動誅仙四劍。還不時地祭出青萍劍和紫電錘、漁鼓等法寶攻擊一下接引三人。心中憋着一團怒氣，便在這狂風暴雨一般的攻擊之中猛烈燃燒。道道混沌劍氣劈頭蓋臉向著接引、准提、原始天尊三人殺去。

通天教主就是要看三人狼狽的樣子！

此時的通天教主是真以為截教門人已然戰敗奔走，再無機會了，因此懷着一股悲憤的心情，狂猛奔放地出手，發泄着心中的憤慨。

接引、准提、原始天尊卻是認定了截教潰敗，任誰都不可能再將四散逃走成這樣的敗軍整合起來了。因此心態身為沉着！

了不起便是陪你玩玩吧！誅仙劍陣雖然非四聖不能破，但要擊敗我三人卻也是不可能的。你還能怎樣！一段時間之後還不得乖乖地滾出靈山。

因此雙方都兩耳不聞陣外事，一心一意地在誅仙劍陣之中鬥起法來！

這可就苦了陣外的一干佛子佛兵了。原本追殺敵軍正爽，卻不想形勢突變，追殺的成了被追殺的。

眾佛陀倉惶迴轉靈山，登上太極圖所化的金橋之後，方才稍稍平衡了驚懼之心。聞聽的截教門人結成陣勢，再度逼上靈山，越來越近，眾人的心都揪了起來！誰也沒能想到必敗的局勢竟然還能讓截教硬生生給扭轉了回來，還鬧出了如此之大的聲勢。

聽說迦恭弘=叶 恭弘古佛率領的數千佛門弟子都盡數戰死了。

眾人都在焦急地等待，也不住地抬頭望向半空中的那座大陣，期待自家掌教聖人能夠儘快破陣而出，前來主持大局。

倒是闡教廣成子和姜子牙等人站在太極圖中，意態輕鬆，雖知截教門人再度殺了回來，卻也滿不在乎。

當年封神之戰，他等早已數度領教了太極圖的威力。心知有太極圖防禦，自己等人絕無性命之憂！既然如此，哪還有何懼？

姜子牙本是將相之才，雖修道有成但也把兵法謀略之詐術帶進了日常管理昆崙山的事務之中。前時利用迦恭弘=叶 恭弘拖住了截教，使得自己能夠趁機脫身而走。於姜子牙而言，這不過是戰場自保之道。所謂死道友不死貧道，這不正是當年封神之戰之中最為流行的格言么？

姜子牙自問作為昆崙山的掌教，這番作為本是為了保護一眾門人的安全，是問心無愧的！此時的他只等着截教門人再度上山，自己這邊仗着太極圖的防禦和人多勢眾的優勢，最後能把截教門人生生拖死、拖垮，拖得筋疲力盡，最後不得不黯然離開靈山。

有太極圖在，截教門人再厲害又能如何？

想當初截教數萬門人，萬仙陣何等威風，不也打不破太極圖么！雖說當時截教門人實力參差不齊，根性也是深淺不一，以現在的眼光看來基本可以算是烏合之眾。而現今的截教門人雖只千餘，卻是在一起同時苦修了一量劫，相互之間知根知底配合默契，完全算得上一隻全由頂尖修士高人組成的精銳軍隊。兩者之間有着質的不同，但在面對太極圖之時，結果必然都是一樣的。

# 第1234章 篤定的慕白

姜子牙等人的心篤定的很。其餘佛門弟子卻大多有些悲觀，不知是誰朗朗地誦起了經文，梵音陣陣響起，頗有些靜心凝神的神效。眾佛陀也漸漸合什盤坐，加入到了誦經的隊伍。

一時念經聲、木魚聲響徹了整個靈山。

看着眾佛陀們一副莊嚴肅穆，視死如歸的表情，姜子牙心中暗暗好笑！雖說金丹舍利同仁義，三教原來是一家，但佛道之間的差別還是很大的。近十萬佛陀齊聲誦經，不經意間佛經聲聲入耳，字字珠璣，直透靈魂。讓得三千昆崙山弟子好些都聽得入了迷，看得姜子牙大為不滿！又不好叫人家不要念經了，只得約束門人站立一旁，冷眼看着眾佛陀虔誠誦經，不去招惹。

突然，遠處天空中金光大盛，映照天地。絢爛的光芒此起彼伏，仙氣瀰漫天地。無數蓮花飄落，瑞靄遍地升騰。那是截教門人簇擁在一起，終於又殺回來了。

眾佛陀盡皆聽了誦經，平靜肅穆地看着漸漸接近的截教門人，再無半點驚慌。

天數之下，盡量抗爭，若是註定隕落，那也是無可奈何！驚慌又有何用？

截教大軍再次殺上靈山，與眾佛陀對峙。

截教這邊依仗五色五方旗，布成陰陽五行陣陣法，威力絕倫，防禦強橫，幾無破綻！佛門大軍卻有盡在太極圖的保護之下，更是沒有半分打破的可能。

截教眾門人也知道太極圖的厲害，根本沒有奢望過能夠破開太極圖將一眾佛陀盡數斬殺。

事實上，在佛門祭出太極圖之時，雲霄、趙公明等人便知道此戰已經沒有他們這些普通門人什麼事了！真正決定勝負的，還得是聖人之間的鬥法。

但即便如此，趙公明等人卻也根本沒有想過就此離開靈山，遠離殺伐之地，善保自身。畢竟教派爭鬥，通天教主率領門人前來靈山可以說是了因果，也可以說是順應天道，維護大道衍化生髮之理。此時佛門氣運正當衰落，通天教主如此作為乃是名正言順的，誰也說不出什麼！

但若是截教門人盡數潰敗而走了，只有通天教主一人還在靈山，那就成了不顧大勢，私心妄為了。

說白了，聖人乃是為天道做事的。體會到了天心，便該宣化世人，造成民心所向。截教糾合了三界之中各方勢力攻擊靈山，正是人心所向的標誌。

聖人一怒，的確有能力毀天滅地，重新造化生靈，使一切文明回到原點。

但，這卻是大忌！

畢竟聖人之上，還有天道，還有鴻鈞道祖！

聖人做事，尤其是關乎三界氣運的大事，那是不能直接動手的。必須要慎重布局，造成民心所向的態勢。而這種態勢又是符合了天道衍化的，那麼便可以率領萬民，大刀闊斧地做事了。

聖人不是獨夫！

雖然個人力量強橫絕倫，傲絕天下，但卻不是靠自身力量來稱雄的。

聖人所做的，是教化，是引導，是為三界生靈指明生存發展的道理。而不是逞個人威風，一將殺千軍！

若是截教眾門人真的退走了，通天教主即便最終依仗誅仙劍陣擊敗了接引、准提、原始天尊，那也不過是說明通天教主戰力比之三人要高明一點罷了。於三界大勢，天道正統卻是沒有半點干係。通天教主此時不過硬撐着要給接引等人一點教訓，結果卻都是一樣的。最終只得黯然離開靈山。

但而今眾門人又領着各門派的散修們回來了，那麼這個意義便完全不同了。誅仙劍陣之中的勝敗便是天數所在，人心所向。代表着大教氣運，眾生禍福。

只要他們在，不需要做什麼，只要靜靜地站在那裡，便是代表了天道衍化生髮的一個未來的方向。是偏向道門截教、還是佛門？誅仙劍陣之中的爭鬥便是從聖人之間的簡單比斗，轉化為了大教氣運之爭。

這是截然不同的！可以說，正是截教門人這種越挫越勇，永不言敗的精神，生生地將必敗之局拉了回來。這既是變數，也可以說是定數。

所謂人定勝天，人心所向，移山填海，改天換地，星移斗轉都不是神話，還有什麼事是不能改變的？

截教眾門人在絕境之中能夠奮起，逆流而上，重上靈山。天數之下，必留一線生機。這便是破而後立，置之死地而後生。

當然，這個結局慕白元神之軀卻是事先想到了的。本來是因為佛門借來了太極圖，眼看戰事陷入僵局，雙方誰也奈何不了誰之下，最終必然是截教不得不撤出靈山，宣布此戰虎頭蛇尾地結束。這叫人如何甘心？

因此慕白元神之軀方才想出這麼一條置之死地而後生的計劃。原來的打算是由自己的流坡山門人偷偷出手，造成五行陣的缺漏，引誘接引准提來破陣，最後在逃走，將太極圖中的佛門、闡教弟子盡數引出來。

這個計劃也只有伶倫和妖帥白澤等兩三個人知道，便連通天教主，慕白元神之軀都沒有告訴。畢竟計劃的最後一部分還要牽涉到女媧娘娘，倒是不好事先將這種“陰謀詭計”之事告知聖人的。

但慕白元神之軀卻沒能料到自己這邊竟然也有闡教的人，因此事到臨頭，頗有些手足失措。等到反應過來，就勢將錯就錯之時，場面已然頗有些失控了。導致了聯軍之中一眾散修的大量傷亡！這卻是沒有想到的。

不過傷亡雖然比預計的大了不少，許多散修竟然嚇得直接返回了自家山門。效果卻是出奇的好，截教門人這一量劫的苦修完全沒有白費，人人心志堅定。即便身處絕境，依然古井無波，沒有半分動搖。一心一意向著心底的目標邁進，即便前途再兇險莫測也無半點退縮之心。

道心的堅定程度，也是一名修士最終能有何種程度的標誌。

修道是越來越難的，越來後面，兇險越大。及至到了斬三屍觸摸天道之時，那是有半點行差踏錯便是飛灰湮滅的下場。絕大多數修士到了大羅金仙頂峰之時便即止步不前，除了前路困難，天道實難感悟之外，便是止步在了那無處不在的心魔劫之下。

大道三千，條條皆可證道，但也條條皆是險道！

普通修士即便偶有感悟，也大多不敢嘗試。畢竟這一嘗試便可能是飛蛾撲火，萬劫不復。

這種例子實在太多了，多到了令人膽寒的程度！

開天闢地到如今，三界之中湧現出了多少修士？其中又該有多少大羅金仙？如此之多的高手都到哪兒去了！難道真的都是在各種爭鬥之中被殺的么！

錯了，絕大多數都是死在了追尋天道過程之中的嘗試之上。

這是一條不歸路，不進則退！只有道心最為堅定的人才能選准了道路之後咬緊牙關一條道走到黑。絕不理會身邊的各種誘惑，也絕不會對自己的選擇產生一絲一毫的猶疑。

大道三千，條條皆可證道。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哪怕你殺父屠君，姦淫擄掠，只要你堅持認為自己是對的，無論外界的任何道德風語都不能動搖你的心的話，那麼說不準最終你也就能得道了。雖然是歪門邪道，但歪門邪道就不是道了？

天下間的魔神就是這麼來的！

冥河老祖的殺戮之道也是這麼來的！

甚至佛門、道家之中也不乏這類的功法！

在這些上古大神的眼裡，並沒有簡單的對錯正邪！只要天數允許，怎樣做就是正常的。

天道沒有明確禁止的，那就一定是對的！

此時的截教門人殺回了靈山，便是代表了天數的一方，即便也還是打不破太極圖，但卻也帶來了無數的可能。

因此趙公明、雲霄等人不得不回來，因此一眾佛陀儘管有太極圖護身卻也感覺心內發緊，靈魂戰慄！

截教千餘門人的心境，實在太恐怖了！竟然能夠做到人同一心，一往無前。以渺渺千餘門人的堅定的心志，將已經偏向了佛門的天數硬生生了改了回來，實在是不可思議！

截教眾門人結成陣勢，佛門弟子對峙。雙方盡皆嚴陣以待，卻也都默契地並不出手。誰都知道對方的防禦是打不破的，決定勝負的還得是幾位掌教聖人。因此雙方雖然劍拔弩張，卻也並未出手。盡皆抬眼看向半空中的誅仙劍陣。

正當此時，卻聽一個滿含笑意的聲音突兀地響起，道：“咦，怎麼貧道出去轉了一圈你們便不打了？趙公明，你們在搞什麼！我等上的靈山是來剿滅佛門的，可不是觀望風景的！”

語調輕佻，一副全不把佛門眾人放在眼裡的姿態。

兩方眾人盡皆轉頭望去，卻見慕白元神之軀笑吟吟地站在一朵祥雲之上，神態說不出的輕鬆寫意，彷彿一切盡在掌握之中一樣。

趙公明稽首道：“慕白師弟回來的正好！貧道正覺的無能為力，不能對老師有所助益。師弟歸來，想來是成竹在胸了！”

慕白元神之軀微笑不語，那邊廣成子也忍不住打了個稽首道：“慕白道兄，而今你我雙方皆奈何不得對方，勝負之勢全在於誅仙陣中聖人的爭鬥。道兄卻如此篤定，不知何所依仗？”

# 第1235章 六魂幡再顯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我觀佛、闡聯軍如土雞瓦狗，一擊即潰，那還需要等到我家老師出手？貧道不過反掌之間，便能教你等潰不成軍！”

此言一出，眾皆愕然！當然也是誰都不信的！

開玩笑，有太極圖在，若是佛門眾人還被打敗了，那可真是一件足以令所有佛陀羞憤欲死的事了。

但，那可能么？

姜子牙笑道：“慕白，你少說大話！須知我等修士言出必行，若是你說得出做不到，那可就是欺天了！莫非你一向縱橫三界，聲名赫赫，便真以為自己了不得了，無所不能了么？哼，有太極圖在，便是聖人也不該說保准能攻破。何況於你！你還真敢藐視三界眾生啊！”

姜子牙話音一落，流波山們盡皆群情激奮，按耐不住，便要動手。

趙公明、無當聖母等人雖然也氣惱，卻也不相信慕白元神之軀能夠打破太極圖，心中頗為猶疑不定。眼巴巴地看着慕白元神之軀，猜測他到底有什麼依仗，竟然如此口出狂言！

慕白元神之軀笑眯眯地道：“貧道是不是口出虛言試一試就知道了！若是拿不下爾等，我又何必回來？姜子牙，你也不必着急。你且看看這是什麼！”

說話間，緩緩伸出手來，身上七彩光芒此起彼伏，連連閃動，一絲絲詭異莫測的氣息散發出來，頓時天地感應，引動的風雲變幻不休，神哭鬼嚎之聲凄厲地響徹了整個靈山聖境！

只見慕白元神之軀手中緩緩地托起一物，詭異的光芒閃動，只是一眼，便看得人心中恐懼非常。

只見那物滿布符印，光分六尾，每一尾上皆有神秘莫測的符咒閃現，不斷引動雷鳴電吼！

六尾搖曳，形成一面奇特的旗幡形狀。

甫一取出，無邊威壓便即瀰漫天地。

“六魂幡——！”廣成子等闡教金仙驚呼失聲。

“六魂幡——！”趙公明等截教門人也驚呼失聲。

“六魂幡——！”雙方所有修士聞聽前面二人驚呼之聲之後亦盡皆驚呼失聲！

六魂幡啊！

當年封神之戰不知流傳下來了多少不可思議的傳說，而這六魂幡更是傳說中的傳說！百日祭煉，一朝出世，便是聖人也難逃元神重創之厄。三界之中還有如此厲害的法寶么？

當下眾人盡皆驚疑不定地看着慕白元神之軀手中的六魂幡，心中驚訝恐懼之情難以遏制。

姜子牙大叫道：“慕白，你拿六魂幡出來意欲何為？此等殺器，大幹天和你不怕惹得天怒人怨么？”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大笑道：“姜子牙，你也不必驚慌！你現在又不是什麼應劫之人，憑你還不配名書六魂幡上！哈哈，瞧你們那樣兒！此幡一出，還有誰敢說貧道胡吹大氣么？”

眾人盡皆默然，此時慕白元神之軀手握殺器，誰也不想激怒了他。雖說那六魂幡只能殺的六人，但誰知道這個瘋子要出手對付哪六個呢？

慕白元神之軀轉目四顧，見佛門眾人盡皆噤如寒蟬，不覺心下大是得意。

笑道：“爾等也不必驚懼，我還懶得出手對付你們吶！”

當下轉頭，在眾人驚懼的目光下揚聲叫道，“毗盧仙、羽翼仙、金光仙、伶倫、高明、高覺、火靈聖母、夔牛，爾等八人出列，隨我殺入誅仙劍陣助戰！”

八人領命，當即飛身而出，緊隨慕白元神之軀身後身化一道流光隨便選了一門進入誅仙劍陣之中。

眼見得此，截教門人盡皆大喜，佛門眾人無不大驚失色。

慕白元神之軀領着八人殺入誅仙劍陣，正是從陷仙門而入。

甫一進陣，便覺漫天劍氣縱橫飛舞，氣勢迫人。

慕白元神之軀早早祭出了東皇鍾，現金色鐘罩將眾人護住，倒是並無損傷。然而卻讓陣中的四聖盡皆大吃了一驚！

通天教主本來是照準接引三人一味狂砍猛劈，發泄着心中的憤怒。激戰良久，陣中已然滿是劍氣，順着大陣四處遊走，擋着披靡。突見慕白元神之軀等人進陣，通天教主不由愣了一下，隨即彷彿明白了什麼，當下心中狂喜！急忙施法欲要將慕白元神之軀等人放進陣來，接到八卦台上，免得誤傷。

接引、准提、原始天尊卻大是駭然，三人本知截教聯軍已然盡數敗走，而且是絕無翻盤機會的大潰敗。但而今慕白元神之軀竟然令人大搖大擺地殺了回來，還肆無忌憚地衝進了誅仙劍陣之中。

這說明什麼？截教又組織起了人手反攻上了靈山？！一眾佛門弟子呢？難道都敗了！

三人大是呆愣了一陣，正在陷仙闕下的接引首先反應過來，手中拂塵一揮，往慕白元神之軀等人卷了過來，欲要一舉拿下慕白元神之軀。若是有截教門人在手，通天教主投鼠忌器之下，誅仙劍陣哪有不破之理！

接引、准提也是一般所想，當下二人也顧不得去定那誅仙四劍了，轉身齊齊向著慕白元神之軀這邊殺來。

通天教主又如何不知道厲害，急忙催動大陣欲要救援。然而未免誤傷，通天教主須得耗費心神去操控每一道劍氣，雖說誅仙劍陣之中全由通天教主做主，面對三位聖人之時卻也還是有些吃力的感覺。

眼見原始天尊和准提慢慢靠近陷仙闕，便要與接引匯合，一道攻擊慕白元神之軀了，通天教主不由大是着急。正惶然間，卻見慕白元神之軀不慌不忙，笑眯眯地將手中六魂幡取出晃了一晃。

頓時，接引三人面色狂變！

當年，當年昆崙山下，六魂幡大顯威風。一瞬之間便將原始天尊、接引、准提三人打落雲頭，元神震顫，半晌方才回過神來。那可是接引等人從未有過之事，印象也就更加的刻骨銘心。直到如今，心底對六魂幡的忌憚都是強烈無比的。

三人陡然見到六魂幡，下意識的第一個反應便是立馬靜心凝神，緊守元神自保，生怕一不小心着了道兒，在慕白元神之軀等截教門人面前再丟臉一次！

卻不想慕白元神之軀只是拿出六魂幡隨意地晃了一晃，眼見三人便即緊張至此，慕白元神之軀不由大是好笑，心中更是得意非常！

當下慕白元神之軀唬住了三位聖人，急忙領着身後羽翼仙等人往八卦台而去。通天教主自然全力護送！

眼見慕白元神之軀將六魂幡晃了一晃，自己三人正自凝神自保。卻見慕白元神之軀眨眼之間便上了八卦台，而那六魂幡卻並無半點動靜。接引等人如何不知道自己被慕白元神之軀戲弄了！一時俱都暴怒不已。

若是慕白元神之軀真的搖動了六魂幡那還罷了，即便真的傷了聖人那也是他本事。但他卻如此作為，明擺着戲弄耍笑聖人，接引、准提、原始天尊如何還能按耐得住？

盡皆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殺氣畢露地望向八卦台上的慕白元神之軀。直欲將這個敢於視聖人威嚴於無物的人就此抹殺！

八卦台上慕白元神之軀見此情景，心中也止不住一陣驚慌。

暗道：今番恐怕真的激怒了這三位聖人了。然而既然做了，倒也並不後悔。想到剛才的情景，慕白元神之軀就止不住的一陣好笑。呵呵，要想殺我？現在的貧道又豈是那麼容易隕落的！

通天教主見准提三人神態，也不覺大笑出聲，道：“我截教盤古正宗，道法獨步天下，豈是你西方旁門可比？此不過小物耳，便將你等嚇成這樣，真枉為聖人！識相的快快認輸賠罪，從此潛修己罪，再不出世。貧道便可上體天心，給你佛門留一條生路。”

准提聞言怒道：“通天，你縱容門人戲弄我等，藐視聖人威嚴至極也！便是鴻鈞道祖在此，也容不得這等輕狂之徒。如此肆意狂為，是何道理？”

通天教主聞言掃了慕白元神之軀一眼，淡淡地道：“做便做了，你待如何？而今我門人齊至，勝券在握，便是欺你了又怎樣？有本事便來破陣殺人吧！”

准提聞言一愣，完全沒有想到通天教主竟然把話說得這麼直白，這麼囂張……，這麼沒有藝術性！

八卦台的慕白元神之軀也有些愣住了，雖然事關自己，但慕白元神之軀還是忍不住想問——通天教主什麼時候這麼不講理了？不過，嘿嘿，我喜歡！

准提等人顯然氣壞了，怒吼一聲便往八卦台上殺來。

通天教主抬手發出掌心雷，震動誅仙四劍。無數先天劍氣瞬間激射而出，在誅仙劍陣圖的引導下匯聚成一道道混沌之氣，直往准提等人劈殺了過去。

身後慕白元神之軀見狀，急忙道：“老師，我等既然進陣，便是相助。這等震動寶劍的粗淺功夫便交給我弟子吧！”

通天教主此時經歷了大敗之後如今又勝利在望的刺激，心中正頗有些翻滾不定的豪情，聞言當即點頭道：“如此也好，全力發動。今天必要叫他等知道厲害！”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轉頭對伶倫等人吩咐道：“毗盧仙、火靈聖母鎮守誅仙們，高明、高覺鎮守陷仙門，伶倫、夔牛鎮守戮仙門，羽翼仙、金光仙鎮守絕仙門。爾等只發雷震動誅仙四劍便可，務必全力以赴，不可少有鬆懈！”

# 第1236章 大屠殺

八人領命，轟然應諾，不就是發掌心雷嗎？這掌心雷只要修鍊有成的修士便可打出，乃是五行雷訣的基本手段，並非什麼高深的法訣。以八人的本領，便是永不停息地打下去那也是毫無問題的。誅仙劍陣的發動竟然如此簡單，在諸人想來實在太不可思議了。

如此強大的陣法，竟然卻並不消耗主陣者太多的力量，果然不愧是三教第一殺陣。

就見伶倫等人瘋狂地發出掌心雷擊打向了誅仙四劍，二人一組，毫不間息。

先天劍氣激蕩而出，撲天蓋地，不到片刻便無所不在，整個陣中滿是縱橫飛舞的劍氣了。

得眾弟子相助，通天教主大是輕鬆，手中青萍劍躍躍欲試。欲要看準接引等人破綻出手重創之。

慕白元神之軀卻一手持六魂幡，一手持混沌鍾，好整以暇地呆在八卦台上，時不時地將六魂幡取出來晃上一晃，擾亂着接引等人的心神。卻又不真的使用，讓得接引三人憤怒地直欲噴血！

慕白元神之軀卻沒有想過要就此祭出六魂幡，這六魂幡的作用還在於威懾。

若是一旦用了，短時間內那可就成了廢物一件了，那還有什麼作用？不如現而今這般不時嚇唬一下，讓准提等人的神經永遠緊繃著，令其不能放開手腳抵禦誅仙劍陣和通天教主的攻擊。

這樣使用，才是王道啊！

慕白元神之軀得意非凡，看看右手的六魂幡，再看看左手的混沌鍾，抬頭再望望誅仙劍陣之中越來密的劍氣，心中大是愉悅！

此戰到而今，已然是勝券在握了。

眼看着陣中混沌劍氣越來越多，漸漸將陣中所有的空隙都堵住了。混沌劍氣越來越厚重凝實，壓得接引、准提等人舉步維艱，身形凝滯。通天教主更是祭出青萍劍不住偷襲砍殺，逼迫得三人手忙腳亂。三人已然漸漸露出敗象，再不復先前的從容冷靜了。

原始天尊叫道：“今日難以破陣，我等不須力敵，還是藉助太極圖之力方可！”

慕白元神之軀在八卦台上聽得原始天尊等人慾用太極圖助戰，不覺心下大笑！他三人加上太極圖也不可能破的了誅仙劍陣，但一眾佛門弟子若沒有太極圖保護，則必敗無疑。

打吧，打吧，有什麼本事最好都在誅仙劍陣之中使出來。

卻見那邊接引聞聽得原始天尊之言，遲疑片刻，乃道：“截教門人已然歸來，若將太極圖帶進誅仙劍陣，恐一眾門人不能抵擋敵人攻擊。”

旁邊准提也自點頭，道：“現今此情，我等不該在誅仙劍陣之中與通天教主糾纏，還是快快出陣，另謀良策才是！”

八卦台上通天教主見三人如此，乃喝道：“進得我陣，還想出去么！”手中青萍劍激射而出，照準三人猛烈劈砍。隨即心神一凝，將整個誅仙劍陣之中的所有混沌劍氣控制起來，撲天蓋地地向著三人殺去。

誅仙劍陣的發動本來只需要震動寶劍便可，只有誅仙劍陣圖自動控制混沌劍氣殺敵。但陣圖始終乃是死物，如今有通天教主心神操控，更添了幾分靈動、犀利的味道。攻擊之間，完全封死了三人所有的撤退空間。無數劍氣圍繞在三人周圍，宛如一條條五光十色流動的玉帶。

慕白元神之軀在八卦台上望去，只覺得那無數劍氣彷彿組成了一個個蠶繭一般，將三人困在了當中，成了一個個的蛹狀。令得三人寸步難行，絲毫不敢大意。

慕白元神之軀眼見得此，不由大為讚歎誅仙劍陣之厲害。看接引三人有意出陣而去，當下嘴角微微帶起一絲冷笑。搖身一晃，頓時顯出一惡屍來，笑呵呵地對其稽首道：“有勞道兄了！”

惡屍面上一團邪魅之氣，稽首道：“我本是你，何言勞煩？”當下起身，從無人的絕仙門出陣去了。

慕白元神之軀微微一笑，將手中東皇鍾祭起，金色鐘罩形狀的光圈激蕩而出，頓時封鎖了誅仙劍陣四門。擺明了想要將接引、准提和原始天尊困死在陣內。

且說惡屍出了絕仙門，耍酷一般慢吞吞地從半空中就這麼憑空一步一步走到截教五行陣前。眾門人都認得是慕白元神之軀的惡屍化身，紛紛稽首見禮，那惡屍也隨手還禮，動作瀟洒，神態狂傲不羈。一雙眼睛十分不懷好意地看着那邊太極圖中的一眾佛門弟子。

廣成子等人自然也是認得的，當年封神之戰，其自爆震開混元一氣陣的場面闡教金仙可是記憶猶新。今見其從誅仙劍陣之中出來，當下就見廣成子稽首道：“真君別來無恙！真君不隨慕白真人在誅仙劍陣之中鎮守，到此有何見教？”

惡屍聞言邪氣凜然地笑道：“方才慕白真人進陣之前曾說過，‘反掌之間便能叫爾等潰不成軍’。真人言出必行，貧道此來自然是執行真人之令，擊殺爾等，破了這太極圖！”

廣成子聞言大笑道：“真君此言正是好笑！慕白真人手握六魂幡，雖然有神鬼莫測之機，足可殺人於無形，但也不過能殺的六人而已！憑此如何能夠破的太極圖？太極圖乃由開天神斧所化，為混沌至寶，鎮壓地水風火，不沾因果，不落凡塵，威力無窮。由此寶在，足以保得聖人大教氣運綿長。慕白真人雖然法力高強，三教之中難尋敵手。若說能夠助得通天教主得勝，貧道相信。但若說能破的太極圖，貧道卻是萬萬不信的！”

姜子牙等闡教門人盡皆大笑慕白元神之軀自不量力，卻見慕白惡屍不慌不忙，淡淡地笑道：“哦！貧道既然說出了，自然就會證明給你看！廣成子，你且看好了。”

廣成子笑道：“貧道拭目以待！”

慕白惡屍緩緩伸出手來，掌心向天，猛地握拳，復又打開，翻掌向下。眾人原以為他會施展什麼驚天動地的術法，及至看時，卻根本就是做了個普普通通的翻掌動作，連一絲法力波動都沒有。頓時場中一片寂靜！

良久，廣成子終於憋不住臉上的表情，爆笑道：“哈哈，這就是你說的反掌之間破我太極圖么？掌倒是翻了，可惜卻是沒有什麼用啊！莫非真君是一時失手了么？不要緊，你可以再翻幾次手掌，貧道我等得起！”

此言一出，佛門、闡教眾人盡皆大笑，截教眾門人卻是尷尬至極。皆暗道：慕白真人這是怎麼了？本來手握六魂幡進了誅仙劍陣，好好相助通天教主的話那此戰就勝了。何必再出來搞這麼多事呢？雖說你是有言在先要擊敗佛門眾弟子，但人家也沒有過多深究不是！現在倒好，出醜了吧！那太極圖是能打得破的么？

兩邊眾人盡皆望着慕白惡屍，一笑一沉默，擺明了認為慕白元神之軀不可能打破太極圖。

卻見慕白惡屍嘴角一絲永恆不滅的邪笑仍自端端正正地掛着，意態甚為閑適，絲毫未受廣成子等人的嘲笑影響。

掃了眾人一眼之後，淡淡地道：“爾等馬上就笑不出來了！”

廣成子聞言正欲開口，忽覺身後殺氣撲天蓋地而來，直透脊樑，靈魂深處一股寒氣直衝天竅，元神戰慄不止。耳邊眾佛陀菩薩的慘叫驚呼之聲響成一片，伴隨着不知名的“嗡嗡”聲，震得耳鼓一陣懵懂。

好個廣成子，不愧是闡教十二金仙之首，修為實在非比等閑，察覺得身後危險襲來，心知慕白元神之軀真人說的話恐怕是真的了，他說要破掉太極圖便是真要破掉太極圖。雖說還是不知道慕白元神之軀究竟是怎麼做的，但耳邊的慘叫聲，令人驚懼的嗡嗡聲和那直透元神的寒冷殺氣都說明了事情的非同小可。既然如此，那麼再在太極圖上便不絕對是不安全的了。

當下廣成子心中震駭，身法卻絲毫不慢，憑着直覺躲避來至身後的危險，矮身就地一滾，展開縱地金光法瞬間出了太極圖，向著靈山之上佛門最後的門戶大雄寶殿而去。

及至廣成子來到大雄寶殿之前，方才惶惶然地回頭一望。

只見太極圖之中紅光漫天，黃水激蕩，十萬佛陀早已潰不成軍，傷亡過半。無數毫光閃閃的細小尖針往來縱橫，上下飛舞。被這冷幽幽的細針刺中者，盡皆片刻之間化為膿水。

另有無數奇異的六翅黑蚊飛舞盤旋，追着四散奔逃的佛門弟子叮咬。凡被叮咬者，無不瞬間血枯肉化，變為一堆白骨。

半空中黃水漫卷，如長河奔涌一般，浩浩蕩盪地吞沒着尚來不及逃走的一眾佛陀菩薩羅漢等。

整個太極圖之上的空間，完全變作了修羅地獄，無數不忍觸睹的場景血淋淋地上演着。奔走哭號之聲，撕心裂肺，看得廣成子等人肝膽俱裂。

饒是趙公明、無當聖母、龜靈聖母等對佛門心懷無邊怨恨的截教門人，也看得眼角直抽搐，心底裏面寒氣大冒！

這場景……也實在太狠了點了！

# 第1237章 什麼叫內奸

松針、六翅黑蚊、黃水！此三者在場的眾人都認識，皆是慕白元神之軀真人之寶。

尤其三十萬松尾針，乃是慕白元神之軀本命法寶。根根犀利歹毒，破人肉身、傷人元神，加之數量巨大，陡然之間發出，撲天蓋地，而又靈動非常，實令人防不勝防。便是聖人稍不留意，也要吃一小虧。

黃水也是消融金身的上等污穢之物，大河漫卷，無所不至，讓人逃無可逃。六翅黑蚊，見物就吃，吃遍一切。任你法身強悍，也要被瞬間分解消化。

有此三寶，在佛門軍陣內部偷襲，陡然發出，足以席捲四方，籠罩全場。眾佛陀本在太極圖的防禦之中，那可算的是三界之中第一等的安全之地，根本沒有想到會有什麼危險。雖說外有慕白惡屍信誓旦旦地說要破掉太極圖，但眾人也都認為他裝神弄鬼而已，盡皆對其肆意嘲笑。

誰也沒有想到危險從內而生，一瞬之間，災難降臨，大劫臨頭，許多佛陀便即身死魂滅。

佛門十萬弟子，一擊即潰！毫無章法地四散奔逃，死傷遍地。

當然，也有許多人見機得快，如廣成子一般飛身出了太極圖，從而逃得性命。

姜子牙在封神之戰中經歷七死三災，也練就了一身逃命的本領，察覺不妙立馬便逃，竟然也逃得了性命，只可惜身後三千門人盡皆隕落。

靈寶大法師卻是禁不住心中的好奇心，回過頭去欲要看看慕白元神之軀到底準備了何種手段來破開太極圖。結果他看到了，一根松針穿透眉心，直接刺破了靈寶大法師天靈蓋，登時氣絕。

其他佛、闡兩教門人死傷者也不計其數。

所有人，不論隕落者還是死亡者，不論佛門弟子還是截教門人，都驚駭地看着這場曠世驚天的大屠殺，看着半空中那個嘴角掛着一絲永恆不變的邪氣微笑的身影，心中震駭不已。

反掌之間，佛門潰敗，死傷過半，闡教門人更是傷亡殆盡。太極圖之中殺氣漫天，黃水卷地，松針呼嘯飛舞，六翅黑蚊往來叮咬。

彷彿只是一眨眼的功夫，一場震驚三界，甚至有可能改變天地格局的殺戮便完成了。直到此時，所有人心中除了震驚之外都完全沒有其他念頭。

震驚，震驚，極度的震驚！

眼看着太極圖之中再無一個佛門、闡教的人馬，眾人心中都升起了一個問號：慕白到底是怎麼將松針和六翅黑蚊帶進太極圖之中，從內發動，從而一舉擊潰佛門弟子的？

眼看着這場突如其來的大屠殺從最開始的如玩笑一般，到最後以震撼人心的方式、血淋淋地展現在眾人面前，所有人都驚呆了。

片刻之間，太極圖之上眾人死的死，逃的逃，已然再沒有一個佛門弟子了。在眾人瞪大的驚訝的眼睛之中，眼前的太極圖之上又發生了新的變化。

只見遍地黃水犹如一條被捉住了尾巴的巨龍一般，搖擺掙扎着頭顱被裝進了一個泛着黝黑光圈的袋子。所有六翅黑蚊也彷彿倦鳥歸巢一般，紛紛自行震動六翅，歡快地投入了這個袋子之中。

漫天松針在空中盤旋飛舞一陣，宛如行軍列陣一般瞬間排列的整整齊齊，也朝着同一個方向匯聚過去。

等到殺氣消散，一切塵埃落定，就見太極圖之上仍舊傲立着三個人的身影。

左右二人皆作佛陀打扮，渾身佛光閃耀而又仙氣瀰漫。一人手持蚊袋、一人袖籠松尾針。很明顯，便是此二人混在佛門眾弟子之中，將這兩件殺器帶進了太極圖之中，從而導致了這場驚天巨變。

此二人，無論佛、截兩方的人都不陌生。正是當年接引、准提從截教之中搶走的虯首仙、靈牙仙，入佛之後為虯首力王佛、靈牙慧光佛，位列上古七佛之一的。

眼見是這二人反戈一擊，徹底擊潰了佛門大軍，現場的所有人都驚呆了。

此二人入佛之後可是一直兢兢業業宣揚佛法，為佛門大興四處奔走，立下了汗馬功勞的。甚至二人還曾聯手，偷入妖族軍陣之中刺殺慕白元神之軀，一舉將慕白元神之軀重傷。以至於惹得截教、妖族兩方深恨入骨，欲要殺之而後快。妖帝太昊更是親自出手，差一點便將二人擊殺了的。

可以說，虯首力王佛和靈牙慧光佛這一量劫以來的作為和對佛門的貢獻，已然完全得到了佛門上下的認同和尊敬。凡事都絲毫不避諱他二人的。慕白元神之軀、妖帝太昊和虯首、靈牙或有意或無意的作為，一量劫以來二人的謹小慎微，使得這一場忍辱負重的驚險卧底行動真真正正取得了重大的成功，令人恐懼的成功！

此時此刻，便連毗婆屍、廣成子、姜子牙等人眼望着二人，一時之間都生不出半點的怨恨之情，反而是不可置信的極度震驚充塞了整個腦海。是什麼樣的意志支持着，方才能夠做成這件震動三界，近乎於逆天的事情！

趙公明、雲霄、無當聖母等人也盡皆獃滯着，心神之中一片空白。

事情變化的太快，實在超出了想象力之外。

那一直以來都受到一眾門人極度憎恨鄙視的虯首仙和靈牙仙竟然是截教這邊潛伏在佛門的卧底？！

天啊——，慕白元神之軀這個妖怪究竟是怎樣做到的？竟然一直以來都沒有露出半分端倪，太可怕了！

眾人想起當日慕白元神之軀被虯首和靈牙刺殺，似乎重傷難行的樣子；妖帝太昊以蚊吻針偷襲虯首仙和靈牙仙，導致靈牙仙肉身崩壞，虯首仙重傷吐血，奄奄一息的場景。盡皆從元神深處升起一股寒意！太狠了，對自己狠，而今對敵人更狠！

看着紛亂的戰場之中傲然站立的兩人，眾人皆是失神獃滯。便站在二人中間，那長相奇特，渾身散發著無窮無盡的詭異威壓氣息的第三人都沒有人注意到。

那第三個人其實不是人！

只見那人的氣息陽剛祥和之中卻又完美地展現出了邪性凶戾的一面。肩頭有蓮花朵朵，腳下卻是一片血浪翻滾。面色冷峻，雙眼一紅一藍，上通天穹，下視九幽，紅的熱烈似火，藍的柔和似水。全身布滿了神秘莫測的詭異紋路，顯出觸動眼球的質感，甚是惹眼。

此正是慕白元神之軀所煉製的陰陽法身。

原來當時截教五行大陣被破，十數萬聯軍四散潰敗而逃。一眾佛陀終於按耐不住衝出了太極圖四散追殺。虯首力王佛與靈牙慧光佛自然而然趁着混亂也“追殺敵軍”去了。

他二人法力既高，有心算無心之下輕易便擺脫了佛門大隊人馬，與先前被接引甩出去的慕白元神之軀暗中接上了頭，之後的事情便順理成章了。

慕白元神之軀將松針和蚊袋交由自己的法身帶着，同時又將那陰陽法身一分為二，分別藏在虯首與靈牙二人的識海之中。佛門佛陀菩薩本就各有法身，而且每個人的法身也各有不同。天龍八部眾之中也有阿修羅部存在，其中擁有入佛之前便練就了阿修羅族法身的也不再少數。因此慕白元神之軀的兩尊法身藏於虯首、靈牙二人的識海之內倒是順順噹噹地進入了太極圖之中，絲毫沒有引起別人的懷疑。

其實虯首仙、靈牙仙修為精深，一般也沒有什麼人能夠認破藏在他等識海之中的異物！

一切準備妥當，看看再無破綻，慕白元神之軀這才不緊不慢地重返靈山。

一路心道：哼哼，笑到最後的才是勝利者。原始天尊，你得意的太早了！以為憑着幾個上不了檯面的內奸便能將我截教打垮么？貧道就讓你看看什麼卧底的最高境界！如此一份厚禮，足以叫你目瞪口呆了吧！看你日後還敢自恃己能，胡亂算計他人否！

果然，一番運作，反掌之間佛門潰敗。

正當眾人驚愕獃滯之時，就見慕白元神之軀那尊法身陡然間一分為二，雙掌相抵，不住旋轉，漸漸形成一團陰陽氣旋，緩緩地向下，附着在了腳下的太極圖之上，欲要將太極圖收起來。

旁邊的虯首仙、靈牙仙也各催動法力，勉強操控着太極圖向著截教眾人這邊靠了過去。

此時此刻，太極圖之中只剩得虯首與靈牙二人，而當初原始天尊等人祭出太極圖之時，本就是為了保護一眾佛門弟子，現而今三位聖人皆不在，太極圖自然要受虯首與靈牙二人操控。

若是佛門、闡教的弟子都不能操控太極圖的話，又如何能夠隨意進退上下，與截教門人相鬥？

當然這並非就是說太極圖就屬於虯首仙和靈牙仙了。事實上，他二人也只能控制着太極圖前後左右上下地飛舞罷了。便連收放這使用等法寶的口訣都沒有，當然也更不可能祭煉這件太上老君的寶貝兒了。否則立馬便會被太上老君查知。

若是老君知道有人妄想祭煉他的太極圖，恐怕會立即暴怒，直接從三十三重天外的八景宮中殺出來把那人轟殺成渣吧！

但若是把太極圖就這麼留在那兒也不是個事兒啊！虯首仙和靈牙仙不知道太極圖的收放口訣，但保不準廣成子或者其他的人知道啊。若是好不容易將一眾佛門弟子趕出了太極圖，轉眼之間人家又鑽了進去，那不是白做功夫么？

# 第1238章 困二聖

因此，拿下太極圖是很有必要的。雖說不可能黑了太上老君的，但也絕不能再留給佛門使用。況且太上老君如此明目張膽地借寶與闡佛二教，雖然沒有明着向截教開戰，其中的意思也很明顯了。

不說別的，單說當初慕白元神之軀借一件離地焰光旗，連恐嚇帶誘惑的使用了多少手段，方才以一件可稱極品的後天法寶的代價借到手。可如今，太上老君卻隨手就把太極圖這等至寶借給了闡教……！

太極圖是不可能吃得下的，但若是不給太上老君一點苦頭吃，他還以為我截教是好欺負的呢！

就見半空中慕白惡屍回頭對着趙公明等人笑了一笑，充滿了邪魅之氣的聲音頓時便在眾門人耳邊響起：“你等還要發獃到什麼時候？還不趁此時前去奪下太極圖，更待何時！”

眾門人聞言，如夢初醒，偷偷打量的那邊佛門眾人還盡皆處在獃滯之中，當下眾門人大喜。

千餘門人人同一心，憋着心頭的緊張勁兒，悄悄地，迅雷不及掩耳地飛身上前。即便如此行動，眾門人已然十分默契地保持了五行陣的渾然一體，絲毫不露破綻。

就見截教門人的五行陣如一道電光直射向前，瞬間將太極圖圈進了陣內。五色五方旗光芒閃耀，連成一片，五行輪迴，無窮無盡。至此，太極圖基本可以算是落入了截教之手。

陰陽氣旋乃是道門正統，沒有對大道極深的理解是不可能使得出這般手段的。慕白元神之軀本就是只差一步便能證道混元的人物，對大道法則的領悟自然是強到了極點。之所以沒能證道成聖，所缺的僅僅是一個機緣而已。

以慕白元神之軀的修為，顯出的陰陽氣旋的威力可想而知。其中蘊含的大道法則也是玄之又玄，磅礴浩大。太極圖乃是道門至寶，其中蘊含的大道法則本就與陰陽氣旋頗有相通之處。二者屬性基本上是一致的，陰陽氣旋附着在太極圖之上，絲毫沒有受到排斥，兩者之間反倒有種非常親近的感覺。

很容易地，旋轉的陰陽氣旋便控制住了太極圖，小心翼翼地將之收了起來，絲毫不敢驚動太上老君！

之所以能不驚動太上老君，是因為老君既然借出了太極圖，那麼自然而然就不會時時刻刻去挂念着。太極圖在原始天尊身上那不是太上老君隨時都在偷窺原始天尊么？這個當然是不行的！

道理很簡單，若是你借了別人的東西，那人卻要藉此來窺探你的隱私，你會同意么？一般懂道理的人都不會這麼做！

所以太極圖既然已經被太上老君借了出去，那麼在歸還之前老君就絕對不會去窺探它。除非有人想要抹去太上老君的神念，強行搶奪太極圖。

但是，天下哪有這麼傻的人啊！

慕白惡屍笑道：“貧道奉慕白之命破太極圖！今太極圖既已到手，貧道當前去向慕白真人復命！此處之事，便勞煩諸位了。”

當下抬手一指，收了太極圖，飛身離開五行陣往誅仙劍陣而去。

卻聽虛空中一人怒哼道：“鼠輩安敢奪我法寶！”

慕白惡屍抬頭一看，只見一副乾坤圖從天而降，兜頭向其蓋了下來。

眾人認得是太上老君出手，盡皆大駭。

慕白惡屍卻是毫不在意，渾未將太上老君的攻擊放在眼裡。

正當此時，北俱蘆洲方向突然飛來一個繡球，如一輪紅日，光芒萬丈。伴隨着鳳鳴之聲，在其頭頂旋轉不休。

眼見紅光升騰而起，乾坤圖落不下來，慕白惡屍口中輕輕一笑，徑自飛身進入誅仙劍陣之中去了。半空中傳來太上老君的怒喝聲道：“女媧，你欲與我為敵么？”

卻聽女媧娘娘柔和空靈的聲音傳來道：“老君何必如此動怒！此戰你早已表明了中立，如今出手對付截教門人，乃是道兄的不是了！而今妖族與截教結盟，貧道卻是不能看着慕白惡屍被道兄拿去而無動於衷。道兄還是安心講道，勿要為了些紅塵俗物壞了道心！”

太上老君怒道：“截教搶走我鎮教之寶，豈能干休！你叫慕白還我太極圖便罷，若是不還，休怪我無情！”

女媧娘娘聞言沉默片刻，道：“道兄安坐八景宮中，太極圖何以卻到了靈山？此寶既出現在征戰殺伐之地，而今被奪，便應是該有這一劫！道兄還是練氣修身、靜誦黃庭，莫要妄生嗔怒，沾惹上殺伐之氣方好！至於太極圖，乃是道兄鎮教之寶，鴻鈞道祖欽賜，自然是誰也奪不走的。道兄又何必心急！”

太上老君冷笑道：“難道還要貧道上門去求慕白還我法寶么？笑話！”

女媧娘娘聞言道：“而今太極圖已被慕白拿到，想必此時已然交與通天教主。道兄好言索取，通天教主自然會交還，則兩家也不傷和氣！說到底，太極圖本不該出現在靈山，而今截教門人擊敗佛門，取走了太極圖，那也是戰勝所得。道兄若要強行討還，恐不符合情理！”

太上老君聞言沉默良久，就聽女媧娘娘接着道：“而今佛門氣運當衰，通天教主順應天命，率領天下修士打壓佛門，此乃天數。道兄莫非真欲於此時出手與截教交惡么？而今慕白手握東皇鍾，截教更匯齊了五色五方旗。即便道兄與接引、准提原始天尊等人聯手擊退了截教，又能如何？道兄能有十足的把握徹底擊敗擁有東皇鍾和五色五方旗壓陣的誅仙劍陣么？”

太上老君聞言沉默半晌，截教此時一味進攻，為了保持攻擊的靈活性，所以誅仙劍陣、東皇鍾、五色五方旗三寶分散了開來。若是專註於防守的話，以通天教主之能，未嘗不能將三寶合一，組成一個前所未有的大陣。到時候即便四聖齊聚，太上老君也着實沒有萬全的把握能夠擊敗截教。

良久，太上老君的聲音方才再次傳來，道：“通天教主要替天行道，貧道並無二話，反倒頗為讚賞！前者截教也借走了我八景宮之寶——離地焰光旗，如今五旗匯聚，威力震動三界，當真令人讚歎欽羡不已。既如此，太極圖便暫由截教保管！此戰之後，貧道當親往上清境拜會通天教主。還請女媧娘娘在此做個見證！”

女媧娘娘聞言笑道：“如此甚好，貧道就如道兄所願做這個見證！太極圖乃是人教至寶，鴻鈞道祖欽賜，通天教主必不會不識大體，據而不還！道兄只管放心就是！若是通天教主真的有強佔之心，大不了貧道親自告上紫霄宮，請鴻鈞道祖出面主持公道也就是了！”

太上老君聞言，方才收手，半空中乾坤圖化一道金光回了三十三重天外去了。至於太上老君有不有背地里氣得吐血，那就不為人知了。

太上老君收手而去，截教這邊再無顧忌，當下趙公明抬手發雷，號令群仙，一擁而上，開始了對佛門劫后餘生之人的清除。

此時的誅仙劍陣之中，原始天尊和接引、准提三人也察覺到不妙了。雖然誅仙劍陣有隔絕神念，阻斷別人窺探的本事，但關乎大教氣運的變故卻是瞞不過三人的。原始天尊等人只覺得心神一陣不安的晃動，當下盡皆大驚，各各凝神默算之下，哪裡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就聽接引、准提怒吼道：“通天，你縱容門下肆意屠戮我佛門弟子。事已至此，我與你月缺難圓！”

二人怒氣勃發，更不顧及自身，任由混沌劍氣割傷了身體，金色血珠滾滾而落，化為一顆顆蘊含了無窮威能的寶珠。傷勢隨傷隨愈，但血珠卻也一蓬蓬止不住地散落。

二人卻毫不在意，只瘋狂地往八卦台上撲來。看得慕白元神之軀、羽翼仙等人驚駭不已——這個情景，這有當初四聖圍攻通天教主，引動天地大劫的時候，從通天教主身上方才看到過。而今接引、准提也陷入這等瘋狂之中，看得慕白元神之軀心底惴惴不安。心中大是埋怨二人經不起打擊，還是聖人呢，哼！

通天教主也看得皺眉不已。

當年通天教主以一敵四，雖有誅仙四劍在手，但也是完全處於下風，所以才不得不毫無保留地拚命出手。而今誅仙劍陣之中雖然自己稍占上風，但這優勢卻並非是壓倒性的。接引准提完全可以慢慢謀划，繼續對峙下去。卻不想二人竟然怒不可遏，一至於此！

當下通天教主兩手結印，照準接引准提各打了一個印訣。阻住他二人前沖之勢，隨即心神一沉，瞬間調動起誅仙劍陣之中的所有混沌劍氣向著二人夾擊過去。

但通天教主卻並未直接用混沌劍氣擊殺二人，而是操控那無邊劍氣圍繞在二人身周，不住纏繞。無數劍氣一層一層地將接引准提包裹了起來，密不透風。

慕白元神之軀也趁機祭出東皇鍾，揚掌連拍兩下，頓時嗡嗡鐘鳴之聲蕩漾開去，震動不休。金光升騰起來，一分為二，化作兩個金色鐘罩，將接引、准提罩在裏面，配合著混沌劍氣死死地困住了二位聖人。

# 第1239章 通天與原始之爭

接引、准提四周一時間皆是混沌劍氣組成的氣牆，剛猛犀利而又厚重凝實，壓迫力十足。以混沌劍氣無堅不摧的特性，逼迫的接引准提寸步難行，壓力重重，稍稍移動亦是困難無比！

正當此時，高明突然道：“原始天尊出陣去了！”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抬眼一看，誅仙劍陣之中果然沒有了原始天尊身影。

當下笑道：“原始天尊必是出陣救援一眾門人去了！以盤古翻絕強的攻擊力，卻不知能不能破開五色五方旗？”

羽翼仙聞言急忙道：“那怎麼辦？五色五方旗雖然能擋住准提，卻未必能擋住手持盤古幡的原始天尊啊！我們要不要出陣救援？”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輕笑道：“怕什麼！而今佛門傷亡殆盡，此戰對我等而言已經沒有多大意義了。原始天尊縱然能破的五色五方旗，也改變不了最終的結果。嘿嘿，若是原始天尊真的不顧身份，欲要殺我等同門泄憤的話，自然有人出手攔住他。”

羽翼仙等人聞言大是不解，不知還有誰能攔得住原始天尊。但看慕白元神之軀表情高深莫測，也不好發問。

此時通天教主施展神通，將接引、准提困得寸步難行，也得空道：“慕白你請得了女媧娘娘出手了么？”

慕白元神之軀稽首笑道：“妖族周天星斗大陣被原始天尊破了去，女媧娘娘看了妖帝太昊傷勢，當下大怒，因此欲要出手教訓一下原始天尊。弟子因而請女媧娘娘助我一臂之力，取得了太極圖在此。”當下將太極圖交與通天教主。

通天教主接過太極圖，喟嘆良久，道：“我三清同源而出，當年昆崙山中一同嘆道論玄，共同參悟大道，同時得證混元，誰知竟至於落到這般境地。太極圖還是太極圖，三清卻再不是三清了！”

通天教主嘆息良久，放下口中念咒，將太極圖好生收了。雖說最終必然還是要還給太上老君的，但到時侯自然還要老君大出血一番，方才能了了他借寶給佛門，與截教為難的因果。

通天教主收了太極圖，轉頭望望陣中被混沌劍氣裹得粽子一般的接引准提二人，淡淡地道：“原始天尊出陣而去，恐對一眾門人不利。單憑接引、准提二聖不足以破誅仙劍陣。爾等便在此壓陣，待為師出陣與原始天尊分個高低。”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道：“可要用五色五方旗將其封印？若老師有此意，可高聲邀請女媧娘娘出手。娘娘為妖族聖人，正是我截教盟友，得老師親口相邀，必會欣然而至！”

通天教主看了慕白元神之軀半晌，方才嘆道：“看情形吧！若原始天尊真要於我拼個魚死網破，說不得，也只得行險一搏了！此戰已然分出勝負，就看他三人願不願意承認失敗了！”

通天教主嘆息過後，便即閃身出陣去了，羽翼仙、金光仙等人面面相覷，皆拿眼看着慕白元神之軀。

慕白元神之軀微微一笑，道：“不必擔心，有掌教老師在，原始天尊定然破不了五行大陣。至於我們這裏么，呵呵，有誅仙劍陣在手，況且接引、准提現在皆被困住，我等只要不斷震動誅仙四劍，讓混沌劍氣源源不斷地生出便可，無須過多擔憂！”

言罷，慕白元神之軀抬手一招，滿地閃着金光的血珠盡皆收入掌中。感受的那溫潤的、宛如還在盈盈流動的聖人精血所凝結而成的珠子中蘊含的龐大能量，慕白元神之軀不由大是欣喜，喜滋滋地將之收入囊中。

聖人之血啊！天下除了貧道我還有別人能有得起么？

慕白元神之軀得意非凡！

通天教主出陣而去，抬眼正見原始天尊祭起盤古幡猛烈地攻擊截教五行陣。

盤古幡威力絕倫，原始天尊全力出手，道道混沌之氣激射而出，將五色五方旗升起的光華不住地壓制回去。

眾門人苦苦支撐，卻始終無法完全抵擋原始天尊攻擊。

通天教主掃了那邊佛門眾弟子一眼，眼見闡教三千昆崙山弟子、玉鼎真人、靈寶大法師等人盡皆不在了。十萬佛陀也只剩得數千人，還個個帶傷，士氣低落至極。

心底不由嘆了一口氣，口中卻笑道：“原始，此戰你兩家已然戰敗，天數如何清晰可見！何不放下屠刀，乖乖認輸。自領着門人回山潛修，靜誦黃庭，以懺己罪。何必怙惡不悛，非要逆天而行呢？你乃闡教，分屬道門。佛門氣運當衰本不與你相干。而今卻因你一己之私，將眾門人引入殺劫之中。誠為可嘆！”

原始天尊見通天教主竟然追出了誅仙劍陣，心中一驚，當下收了盤古幡笑道：“如你先前所言，我等身為教主，尚未言敗，你便自稱得勝，未免太過自以為是了吧！只恨當初截教潰敗，狼奔鼠竄之時，未有除惡務盡，全力追殺到底，致使生出今日之禍，徒讓你得志！”

通天教主聞言大怒，恨恨地道：“當年封神之戰，道祖明言乃是我道門應劫。我等約定門下生死各安天命，自憑本事渡劫。你我雖各自立教，卻始終是同屬道門，同出一源，原該相互幫扶才是。一眾門人誰上了封神榜都是天數，由不得你我強行插手。你我身為混元聖人，道門尊長，本不該強分彼此，至令內鬥不止，殺伐不斷。你自負智計無雙，結果又如何了？封神之戰我截教固然瀕臨滅教，你闡教又討了什麼好處了么？不過是便宜了西方佛門，使得旁門左道欺我盤古正宗。到而今，佛門遭劫，你卻又不得不將自己門人推入劫數之中，以了斷欠下佛門的因果。你的門人躲過了封神大劫，還不是躲不過這場佛門劫數！兩次大劫，皆為佛門做了嫁衣裳。真不知你如此四處奔忙為的那般？”

原始天尊聞言恨恨地瞪了通天教主半晌，竟然無話可說。

良久，方才怒笑道：“當年封神之戰，原本沒有那麼多波折！若非你門下慕白四處攪局，將三界攪得風風雨雨，沒有片刻安寧，更不斷打亂我的計劃，事態怎會發展至此！就憑您，你截教早就被滅了！”

通天教主靜靜地看着原始天尊，見其雙眼蘊含着無窮殺意，全無半分聖人氣度。想到原始天尊平素如此高傲自負的人，如今竟然戰敗淪落到這個地步，不由有些意興闌珊，心中最重戰勝對手，報了冤讎的興奮情緒也一下子淡了許多。

半晌，方才嘆道：“這又是何苦！我始終不明白，即便你我之間有些教義之爭，但始終同屬道門。你我即便無法認同對方，但各自傳教，井水不犯河水那也就是了。你何必非要耿耿於懷，欲要滅了我教，唯你那闡教獨尊呢？天下之大，哪裡又能有一種教義能夠真正長久地唯我獨尊？只有兼容並蓄，海納百川方是正道！”

原始天尊大笑道：“通天，你也不必裝模作樣在那裡假慈悲！你今日自以為大占上風，很是得意吧？哈哈，你我各自掌教。你截教廣收門徒，三界無不知名，甚至左右着王朝的興衰。太多人只知道三界之中有道門截教，卻不知還有我人、闡兩教，你截教當年一家便將整個天下全都佔據了。你讓大師兄這個人教之主怎麼做？我闡教也要傳教，西方佛門也要發展大興。不打倒了你截教，怎麼能空出足夠的空間供我人、闡、佛三家發展！再者說，封神之劫乃是我道門應劫。三教之中你截教最為勢大，周天星神本就要大半着落在截教門人身上。所謂日中則昃，月滿則虧，道理淺顯至極！”

通天教主聞言默然，面上露出黯然神傷之色。

良久，方才平復心情，淡淡地道：“你我各自掌教，你自己只挑着根性深厚的收那麼幾個，將其他前來求道的人俱都拒之門外。大師兄更是只收了一個門人。我只道你們清靜無為，不願去理世間俗物。但我道門又不能不發展吧？因此方才命一眾門人积極地出世傳道。可以說，道門能有如今的赫赫威名，皆是我截教門人四處征戰，深入八荒宣揚聖人教化來的。卻未想，竟至於引起你等的怨憤！其實貧道豈是真的看重名利的？你們若是要傳教，我還能命眾門人擋着你們不成！何至於此！”

原始天尊冷笑道：“我等皆是立教成聖，大教氣運之爭本就是最重要的事！現在你大占上風，自然說的輕描淡寫。若是易地而處，你未必能把持得住！想你這一量劫在紫霄宮中之時，難道就沒有擔心截教真的傳承斷絕，每當想到截教斷了香火你不會憂心如焚么？”

通天教主聞言默然，他當然是擔心的。困在紫霄宮中一量劫，對外界之事全不知曉。只有偶爾眾門人弟子集體焚香禱告，方才能聽得只言片語外面的事，那種感覺實在是難受至極。

俗話說“佛爭一柱香”！教義傳承，香火供奉，對於原始天尊、通天教主、接引、太上老君這等或多或少靠着立教證道的聖人來說，是有着萬分重要的意義的。哪家的香火旺盛，便表明了那家的教義流傳是最廣的，最得人心的，也就是最符合天道的。而順天行事，教化萬民，不正是聖人的事情么？

# 第1240章 通天戰原始

於是乎，在一家獨大，其餘各家都受打壓，各方之間的平衡嚴重傾斜的情況下，大劫便開始了，各個教派之間的殺戮和爭鬥也就開始了。

通天教主其實也不是不明白這些，只不過卻仍舊止不住心中的激動，想要當著原始天尊的面質問個清楚。

但當原始天尊終於毫不掩藏地將這些話說出來之後，通天教主反而卻平靜下來了，沒有再質問什麼。

靜靜地看了原始天尊許久，方才道：“此戰爾等已敗，還有何說？”

原始天尊聞言笑道：“我當年將佛門拉進了封神之戰，參与進道門內鬥之中。雖然致使佛門大興，道門衰落。但貧道闡教教義之中的禮樂之道和太上老君的清靜無為卻也得以廣為流傳。若非擊敗了你截教，豈能有我道傳揚的空間？貧道並不後悔！而今你為了擊敗佛門，卻又將妖族、巫族甚至血海阿修羅族也盡皆拉了進來。卻又不知你的下場又該如何？”

通天教主淡淡地道：“此一時、彼一時。當年封神之戰時候，我道門一家獨大，三教之爭乃是內鬥。你將佛門拉進來那是引狼入室！而今佛門雄踞三洲，傲視天下，各方修士都要仰其鼻息，生靈飽受其苦。我與佛門開戰乃是順天應人，並非兄弟倪牆之爭。即便妖族、巫族、或者阿修羅族能有所發展，那也不過損失了佛門的勢力，於我道門而言並無絲毫損傷，反倒能趁機再次主導三界。你與佛門結盟使我道門由盛轉衰，而今我與妖族結盟，卻可以使我道門由衰轉盛。二者自然不可同日而語。”

通天教主看着原始天尊漸漸黯淡的眼神，接着道：“你自負出塵絕世，寄情山水，天下無雙，能得大道真髓。難道連這點小事都看不明白？”

原始天尊聞言垂首沉默，半晌抬頭望着通天教主，冷笑道：“我倒是不知道你何時竟然看得如此分明了？莫不是得了什麼人的指點吧！你那門人慕白倒是的確有幾分本事。”

通天教主聞言凝視了原始天尊片刻，方才搖着頭緩緩地道：“我確實不如你精於算計，慕白也的確機變百出，對我截教助益良多。但你若認為我耿直到不明事理，那可就錯了。一直以來我們三人之中都是你拿主意，大師兄拍板決定，我則親力親為地做事。其實並非我不同算計，只是一直以來還念着最後一點三清情分，不屑為之罷了。慕白是我弟子，便永遠是我截教門人。我甚至還要為其尋得鴻蒙紫氣，助其證道成聖。你不必白費心機了！”

原始天尊聞言愕然，良久方才大笑道：“尋找鴻蒙紫氣，助其證道成聖？你以為你是鴻鈞道祖么！你便是以這種虛無縹緲的話語當做對門人弟子的獎勵么？實在是可笑，可笑至極！”

通天教主聞言淡淡地道：“以慕白現在的道行，足以問鼎聖位！所缺不過是一個機緣而已！雖然這等天大的機緣不可能造就出來，但因勢利導，降低他證道的難度還是可以的。道祖門下聖位有七，這最後一道鴻蒙紫氣必然在我等三教之中。而縱觀三教門人，能證道者，舍慕白其誰？”

原始天尊聞言嗤笑道：“世人都在找鴻蒙紫氣，然而到目前為止，卻誰都沒有找到。接引准提頂着擁有鴻蒙紫氣的名頭一量劫，還不是被證明了假的！我想到現在，恐怕當年親自操刀圍殺紅雲的冥河老祖和妖師鯤鵬對那鴻蒙紫氣的去向也都還心中迷糊吧！你就這麼篤定能夠得到手？”

通天教主笑道：“機緣的事情誰能說得准！但不可否認，若說三教之中誰最有希望證道，則非慕白莫屬！鴻蒙紫氣終有出現的一天，我門下弟子眾多，個個皆是道行精深之輩，大有得到鴻蒙紫氣的希望！可惜觀你闡教上下，卻不大有這個可能！”

原始天尊聞言笑道：“的確，機緣的事誰能說得准？尤其是助人成聖這等機緣，聽得貧道大是佩服！通天，你真是心比天高，卻不知有沒有那個本事！”

通天教主輕笑道：“此戰勝負已經很明顯了！莫非你真要一意孤行，強自逆天而為么？”

原始天尊回頭掃了佛門一眾殘兵敗將，淡淡地道：“佛門還在，我等便不算輸！”

通天教主聞言大笑，也掃了一眼那邊的佛門弟子，口中道：“既然如此，那麼就還有的打了？貧道上體天心，慈悲為懷，本不欲多造殺孽！奈何天數如此，不得不為，奈何，奈何！”

廣成子、毗婆屍等人被通天教主“滿含深意”地掃了一眼，盡皆心頭大震，卻都沒有說什麼！

原始天尊笑道：“佛門不當滅絕！這乃鴻鈞道祖親口所言。你即便佔得上風又能如何？佛門已經立於不敗之地，這場戰從一開始你便輸了。”此言一出，眾佛門神色都堅定了些許。

通天教主也笑道：“貧道不過替天行道而已，個人輸贏得失倒是沒有放在心上。天命佛門當衰，阻逆者必將盡為齏粉！若佛門舉全派之力欲要抵抗天命，則終將全派覆滅。若佛門就此隱退，則可保留生機。進則死，退反得生。天地數數，實是奇妙！”

原始天尊聞言大笑道：“生死之事，實難說透！於我等修士而言，一切皆歸天數。所謂朝聞道，夕死可也！沒有勇往直前的勇氣，怎能追尋大道？進或者會死，死在天道之下何所惜哉？退或許能苟全性命，但從此心境有了桎梏，永遠與大道無緣，豈不是莫大的悲哀？”

此言一出，一眾門人，無論闡、截、佛、散修，盡皆暗暗點頭，場中氣勢陡然上升。

通天教主只淡淡地笑道：“激流勇退，明哲保身未嘗不是順應天道！大道五十，天演四十九而缺一。逆天行事必死無疑，急流勇退便可有一線生機。”

原始天尊看了看通天教主，笑道：“既然知道天道留一線，為何不見好就收？你若就此離開靈山，此戰便永遠以截教得勝的結局流傳下去。佛門教義不能斷絕，若做得太過，便也是違逆了天命。”

通天教主聞言呵呵笑道：“我替天行道，豈有不勝？道如淵海，不必徒爭口舌之利！”

原始天尊道：“你如此縱容門人，殺戮不道，豈敢言什麼替天行道？總不過是私心作祟罷了！嗔怒一起，惡因便即種下，他日自有果報臨頭。你既恃強逞凶，貧道便與你做過一場，以顯手段！”

通天教主笑道：“貧道早有此意，今日正好領教！在紫霄宮中之時，貧道便再想我有哪一樣不如你，今日正好看個明白！”

原始天尊聞言大笑，手中盤古幡猛烈一搖，道道混沌之氣激射而出，直擊通天教主。

通天教主見狀，顯出頂上千丈方圓一朵慶雲，五彩神光巍巍閃耀，金花瓔珞絡繹不絕地掉落飛舞，小心地護住全身。手中青萍劍連連劈砍，朵朵劍花宛如一個個流動的漩渦，將原始天尊發出的混沌之氣一一攪碎。

二人相鬥，原始天尊手握盤古幡，自然迅猛進攻，進退有餘。通體教主仗着武藝精絕，倒也絲毫不懼，不住搶攻。

二人從兄弟變成對手，又從對手變成仇敵，下手都毫不猶豫，乾脆利落。雖然很好地掌握了分寸，絲毫未波及周圍的一切，但卻皆是一副全力以赴的拚命架勢，看得佛、截兩方的門人驚駭不已。

此時的誅仙劍陣之中，慕白元神之軀領着羽翼仙、金光仙、伶倫等人全力運轉誅仙劍陣，生怕一個不小心讓接引准提脫困而出。然而誅仙劍陣雖然發動簡單，但要以心神控制混沌劍氣進行有意識的攻擊眾人卻都做不到。那困住接引准提的混沌劍氣雖然多而且強，卻也在慢慢的消耗。混沌劍氣始終並非永恆的，遇到聖人攻擊也會消散掉。即便沒有收到攻擊，暴露在這天地之間也會慢慢消散。由混沌轉先天，再由先天轉後天。

慕白元神之軀等人不能控制混沌劍氣，漫天劍光縱橫飛舞，在誅仙劍陣圖的自主攻擊之下，卻只有少數劍氣能夠完美地鍥入那包裹着接引准提的劍氣繭子之中。其他的，在失去了攻擊目標之後都慢慢地消散了。

沒奈何之下，慕白元神之軀只得將混沌鍾祭起，金色光罩撒下，將接引、准提罩在了裏面，期望能多困他二人一刻。

但接引和准提的脫困卻是遲早的事。誅仙劍陣是能困住聖人，但那是在通天教主親自主陣的情況下。若通天教主不能儘快迴轉，那麼接引准提脫困便是註定的了。

雖然有慕白元神之軀等人主陣，不斷震動誅仙四劍，運轉大陣，接引、准提二人也不破得了誅仙劍陣。但慕白元神之軀卻也沒有那個本事能夠困住他二人，只能希望通天教主儘快趕回了。

但通天教主與原始天尊激戰正酣，短時間內又怎能擊敗原始天尊，迴轉誅仙劍陣呢？

通體教主雖然武藝絕倫，但對上手握盤古幡的原始天尊還是感覺頗為棘手。原始天尊彷彿專欺通天教主不能使用誅仙四劍一般，手中盤古幡連連搶攻，迫得通天教主不住抽劍自保。

# 第1241章 封印原始

二位聖人大戰，兩方門人弟子自然也不會閑着，當下就見趙公明、雲霄、無當聖母、龜靈聖母、烏雲仙等人一分為五，各自簇擁着一面五色五方旗，主動撤開五行陣，往大雄寶殿之前的近兩萬佛門殘兵圍殺了過去。

此時佛門甫遭大敗，太極圖之上一場殺戮驚心動魄，將眾人的士氣直接打垮了。雖有原始天尊不住打氣，卻仍舊低迷，不堪一戰。截教門人雖只千餘，卻是士氣如虹，戰意高昂，又有五色五方旗防禦，出手更無顧忌。人數雖少，卻悍然擺出圍殲的架勢主動出擊，偏偏又顯得自然之極。

佛門眾人雖然士氣低落，卻也不是束手就擒之輩。沒有了积極進攻求勝的奢望，但防守自保還是毫不含糊的。許多佛陀自知必死，出手更是狠辣無比，毫不防守，只求與敵偕亡。生死一霎那間，自爆傷敵的此起彼伏，給截教門人造成了不小的麻煩。大戰打得甚是艱苦，進展也很是緩慢。

所幸有五色五方旗在，眾門人凝神應對之下，倒也甚少出現傷亡。戰局在向著完勝的方向不斷推進。

誅仙劍陣之中慕白元神之軀等人雖然心下擔憂，但身處誅仙劍陣之中，接引准提要想脫困而出倒還要費些時候，短時間內並無所慮。

此戰的結果其實已經註定了——佛門戰敗。但究竟敗到哪個程度卻還需要再看。若接引准提能夠及時從誅仙劍陣之中脫身，從此穩紮穩打，不再想着什麼歪門邪道的手段的話，則佛門剩餘的萬餘門人便基本可以得到保存。雖然大敗，卻還沒有敗得一干二凈。

但若是截教門人搶在接引准提脫身之前先將佛門眾人擊殺了話，那麼佛門便是大敗虧輸。從此一蹶不振，再難恢復興盛的氣象了。

慕白元神之軀憂心的也便在此了，佛門弟子雖然士氣低迷，但畢竟也是聖人門下，道行精深，即便知道前途不妙，戰則必死，也絕對不會影響臨戰發揮，反而會拚死一搏。截教門人雖有五色五方旗防禦，但正面交戰，不用奇詭計謀的話，要打殺近兩萬佛門弟子絕非短時間能夠做到。

但沒有通天教主坐鎮的誅仙劍陣卻無法困得住接引准提太久。若是接引准提脫身而出，重整旗鼓排開陣勢一戰。對方三位聖人，還真難能徹底擊敗對方。

局勢發展至此，慕白元神之軀已經使盡了手段了。

佛門元氣大傷，靈山被圍，在三界之中的基業被一掃而光，已然算的是大敗虧輸了。按慕白元神之軀的意思，打到這個地步已經很完美了，再打下去屬於無可無不可的範疇。只是雙方都還沒有收手，佛門也還在抵抗，就此離去的話未免失了名分。

兩國交戰勝利的一方都還要大肆炫耀，在簽訂個不平等條約壓榨一下對方呢。兩個小孩打架，贏得那個都會騎在輸的那個身上，大聲吼一句：“服不服？”

情況雖然不同，但道理卻是一樣的。若截教佔了上風便走，連場面話都不交代一下，這以後讓三界眾生怎麼看？沒準還以為你不敢過分得罪對方呢！

戰敗的一方都沒有認輸叫停，得勝的一方又能怎麼辦呢？咬緊牙繼續往死里揍唄！

此時的慕白元神之軀心裏便裝着這麼個淺顯道理繼續着這場大戰，反正我截教大占上風，我們不怕繼續打下去。

一眾門人卻並沒有想那麼多，當年人闡佛三家聯合，欲要將截教徹底滅教。眾門人苦修一量劫，受盡了欺壓，早就憋着勁兒要一鼓作氣滅了佛門呢！對眾門人而言，有仇報仇，有怨抱怨，滅教之仇就要以滅教來還！佛門弟子死的再多再慘也不會讓他們有動搖半分。

大戰進行的甚為殘酷，截教千餘門人緩緩而有效地推進，不斷收割着佛門弟子的性命，看得半空中原始天尊氣怒交加。

就見原始天尊奮力搖了幾下盤古幡逼退通天教主之後，便即抬手祭出三寶玉如意往截教門人兜頭砸下。

通天教主見狀，急忙甩出紫電錘攔截。

二寶相撞，光華漫天，聲震如雷。

眾門人急忙暫且舍了當面之敵，凝神戒備原始天尊的偷襲。本來已經包圍分割了佛門弟子的大好局面瞬間瓦解。

通體教主見狀大怒，怒吼道：“原始天尊，我本欲與你好生鬥法，豈意你竟如此肆行不道。須怪不得我！”

當下通天教主縱身跳出戰團，收拾了心緒，斂了殺氣，凝神靜氣地向著北邊稽首道，“天道之下，我等聖人如何能夠獨善其身！而今佛門造孽，原始天尊肆行兇頑。殺戮生靈，傷及妖帝，三界皆受血光，眾生飽受疾苦！特請聖人女媧娘娘下界，止息兵戈！”

話音一落，眾人盡皆呆愣住了。通天教主竟然在請女媧娘娘出手？！原始天尊也頗為錯愕，表情甚為驚訝。

就聽虛空中傳來女媧娘娘的聲音道：“既是替天行道，我豈能獨善其身！”只見五彩霞光閃過，遍地瑞靄升騰，天花滿空飄舞，女媧娘娘聖駕早已降臨。

眾截教門人急忙拜見，口稱：“娘娘聖壽無疆！”

女媧娘娘點頭皆應了。

原始天尊見此，上前稽首道：“娘娘乃是人族聖母，一向尊貴自矜！不再媧皇宮享福，何苦來此紅塵殺伐之地？”

女媧娘娘笑道：“為順天意，不得不來！”

通體教主知女媧娘娘不願過多糾纏，當即道：“原始天尊，你肆行兇狂，殺戮不道。今日女媧娘娘在此，還不幡然醒悟？”

原始天尊道：“女媧娘娘固然身份尊貴。然自陷殺伐之地，惹得因果纏身，卻非明智之舉。娘娘乃是人族聖母，又是妖族聖人。如此輕身草率行事，是置天下蒼生於不顧。娘娘還請三思！”

女媧娘娘聞言，淡淡地笑道：“人族獨立，自有天道看護。妖族復出，乃修士一脈。替天行道，宣化萬民，自然氣運綿長。貧道此來，亦是應天順人，非是肆意妄為。總不能一而再地任人肆意算計！”

原始天尊聞言，還欲辯解，就聽通天教主道：“娘娘不必與他多做口舌之爭！而今佛門已敗，天數如何已然清晰可見。娘娘正是順天而行，有無量功德！”

當下通天教主抬手一揮，手中青萍劍激射而出，激起千丈青光，照準原始天尊劈頭就砍。

隨即抬手一指，趙公明、雲霄、無當聖母、龜靈聖母、烏雲仙等人手中一輕，五色五方旗已然脫手而去，飛上半空，招展開來。

只見五面大旗起在空中，五彩神光照耀遠近，頓時祥雲陣陣，蓮花朵朵，異象紛呈。

五色五方旗分列五方，按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剋之序排列成一圈。旗幡招展，向內衍生，頓時連成一片。五行生克，頓時衍化萬物，無窮無盡。宛如一個小天地一般，將大道演化生髮的各種方向都不住地演示展現了出來，看得人目眩神迷。

趙公明、雲霄、無當聖母、烏雲仙乃至那邊的毗婆屍、廣成子等人盡皆看得如痴如醉。

在這一刻，大道彷彿真的就在眼前，觸手可及。所有人都在心靈震駭之中不斷地突破着原本的桎梏，道行急速上升。對天道的領悟前所未有的深刻起來。

朝聞道，夕死可也！

佛門眾人如痴如狂地看着虛空中那五色五方旗不住演化生髮，將天地之數，大道法則一一展現。

眾人一時之間早已忘了爭鬥，內心深處盡皆震顫不已。

能聞道而死，死而無憾！

五色五方旗，在通天教主手中，終於散發出了灼熱的光芒，一時三界震動。

經此一役，不知要造就出多少足以縱橫三界的強者。

尤其那些前來助戰的散修，更是得以窺見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境界，這也是他等积極入世，順應天道而行該有的所得。

原始天尊在一瞬之間便即被困進了那方小天地之中，五行生克，演化萬物，將天地之數、大道法則盡皆包容概括。原始天尊看得心下大是震驚，卻也由不得不心生感嘆。稍一定神，手中盤古幡連揮，道道混沌之氣暗合著玄妙的軌跡，向著四周激射而去，欲要瞬間破開這方小天地而出。

通天教主道：“還請娘娘出手助我！困住原始天尊，則此戰便告結束。大劫過去，眾生復得安樂也！”

女媧娘娘聞言，當即飛身上前，與通天教主分列兩邊，按兩儀方位各自催動法力。

九乃數之極，加零即為十。陰陽五行，已然窮盡天地之數，包含無窮之機。

在通天教主和女媧娘娘兩位聖人全力的出手之下，五色五方旗所布成的這方小天地發揮出了驚人的威力。硬生生地扛住了原始天尊的攻擊，絲毫未損。

原始天尊也是天道聖人，心與天地合，變化萬千。但天道聖人也在天道之中，原始天尊便是使盡手段又如何能夠超脫？

就見片刻之後，天空中由那五色五方旗所化的一方小世界漸漸虛化，最終消失在了天地之間。

原始天尊，也隨之不見了。

# 第1242章 大戰落幕

在眾人震驚駭然崇敬的目光之中，女媧娘娘和煦地笑道：“此間事已了，貧道當回媧皇宮了。告辭！”言罷轉身不見了。

女媧娘娘強勢出擊，與通天教主一道用五色五方旗將原始天尊封入另一方小天地之中，隨即翩然而去。此事一瞬之間便即震動三界，人人驚駭莫名。經此一役，再無人敢暗中詆毀女媧娘娘只會忍氣吞聲了。

天外紫霄宮中，安坐蒲團之上的鴻鈞道祖緩緩地睜開眼睛，古井無波的眼睛靜靜地望望了下界靈山方向一眼，隨即抬手輕輕一拂，彷彿彈掉了一粒塵埃一般輕鬆隨意。卻見五彩神光一閃，那原本被通天教主和女媧娘娘聯手封印了起來的五色五方旗竟毫無徵兆地出現在了紫霄宮中。

靈山之上，大戰已經毫無懸念了。

接引准提被困誅仙劍陣之中，一眾佛門弟子再無餘力抵擋。一部分見終究無望，只得自行離去；另有毗婆屍等人眼見無力回天，又不願認輸，紛紛自行兵解。

偌大的靈山，只有些零星戰鬥還在發生了。

廣成子、姜子牙、雲中子等闡教門人，見得自家掌教老師竟被封印，驚駭欲絕之下，縱身便走。趙公明、無當聖母、龜靈聖母等人見狀，率人緊緊地追了下去。

廣成子等人被截教門人漫天追殺，無處可逃，最後惶惶急急地跑到兜率宮請求太上老君庇護，方才保得性命。趙公明等人也不敢這個時候另豎太上老君這個強敵，只得無奈離去了。

雖則如此，闡教掌教聖人原始天尊被封印之事已然震驚三界，闡教門人頓時變成了喪家之犬一般，聲望已然大跌，雖非人人喊打，卻也已經是被視作了瘟神一般人人躲避，誰也不想在這個時候與闡教親近，從而遭到必將再次興盛起來的截教的敵視。

當然三界之中，落井下石的也不在少數。畢竟闡教聖人門下法寶、靈藥、上等功法多不勝數，在此危難之時，很難不被有心人惦記。當然，這些事慕白元神之軀等人卻也懶得去管。

此時靈山之上，闡教眾弟子遁走兜率宮，以毗婆屍佛為首的佛門弟子兵解的兵解，戰死的戰死，剩餘的兩三千不甘自戕的門人已然再無餘力抵擋，全滅已經是遲早的事情了。

通天教主輕嘆一聲，轉身進入誅仙劍陣之中。

慕白元神之軀見通天教主回陣，不覺大喜道：“老師歸來，可是將原始天尊擊退了么？”

通天教主看了看慕白元神之軀，又轉頭看了看陣中被混沌劍氣包裹的嚴嚴實實的接引准提，面無表情地道：“已聯合聖人女媧娘娘將其封入五色五方旗之中，此戰已然無慮矣！”

旁邊羽翼仙、金光仙、伶倫等人聞言倒抽了一口冷氣，俱都駭然不已。

慕白元神之軀深吸了一口氣，心中也是止不住的狂喜。雖然早有預料，但還是忍不住問道：“女媧娘娘出手，與老師一道封印了原始天尊？”

通天教主緩緩地點了點頭，頗有些感慨地嘆息了一聲，隨即再不言語。

慕白元神之軀見狀，心知通天教主雖然毫不留情地出手，但實則心中並不好受。只是為了了斷因果，儘早結束此戰，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聯合女媧娘娘封印原始天尊，也是不得已之舉。

當下慕白元神之軀心知此戰已然穩勝了，遂再不言語。

就見通體教主微微抬手，止住羽翼仙等人，不再發掌心雷運轉大陣。

良久，只見得陣中接引准提身周的混沌劍氣越來越稀薄，漸漸消散不見。

二聖渾身金光閃耀，雖則被困，卻也並無什麼損傷。眼見混沌劍氣消散，急忙施法護住全身，凝神戒備。

待得接引、准提轉目一望，卻見誅仙劍陣之中靜悄悄的，漫天劍氣早已消失，只有八卦台上通天教主、慕白元神之軀、羽翼仙、金光仙等人靜靜地望着自己二人，不發一言。

接引、准提見狀對視一眼，心中止不住的驚異，不知發生了何事！

接引凝神默查，片刻之後，忽然臉色大變，驚駭地望着通天教主。准提見此，也知道事情必然極糟了，當下也自查探。

通天教主輕嘆道：“接引、准提，天命已定！你二人還不認輸么？”

接引、准提對視一眼，就聽准提道：“我佛門亦是鴻鈞道祖一脈，教化眾生，自覺覺人，乃是善善之所，替天闡述大道衍化之方。今雖受挫，便如當日你截教封神戰敗一般，乃是天數如此，我大教氣運合當潛隱。卻非戰之過！大劫來時，一眾大德高僧，無論佛陀、菩薩、羅漢、珈藍、護法金剛、揭諦、天龍八部眾、比丘、比丘尼等，為護沙門，慨然應劫，其大智、大勇、大悲、大能，足可光照三界，為萬世鑒也！我佛門雖應劫而衰，乃是天數。天命既不可違，原該隱退。豈有向你認輸之理？”

通天教主聞言不置可否。

接引上前合什道：“通天教主聯合女媧娘娘封印原始天尊，一戰而震動三界，貧僧佩服之至！大劫來時，我等身為掌教聖人自當善自為眾門人解脫。不期天數如此，破劫無望，一眾門人盡數隕落，乃我二人教導不力之過也！今大劫已完，因果已了。道兄正可率眾門人退去，從此兩家罷兵，三界再無干戈，豈非美事！”

通天教主聞言微一皺眉，道：“因佛門氣運當衰，致使三界刀兵四起，生靈塗炭，殺伐之氣瀰漫天地。而今爾等既然戰敗，不知該如何懺悔己罪？”

接引聞言，淡淡地道：“我佛門上下從此自當潛修誦經，超渡亡者，化解孽氣。天數如此，豈得擅自相抗！”

通天教主點頭笑道：“既如此，你我兩家之間因果可就此了斷！”

接引合什道：“我佛門弟子，一入沙門，便早已了斷一切。所有因果執念，皆可放下！所謂自覺、覺人、覺行，非靈識通透者焉可為之？大劫已過，一切塵埃皆不染靈台，自然再無因果可言！”

通天教主聞言看了看接引，淡淡地道：“早知今日，當初便關閉山門，潛修不出，豈非上上之選！而今弄得門人盡數隕落，應劫而亡，誠為可嘆！事到如今，方才自覺，真讓眾門人枉送性命也！”

准提聞言心中暗怒，接引急忙接口道：“大劫已畢，道兄何不早還？”

通天教主淡淡一笑，道：“如此三教大戰，沒有鴻鈞道祖法旨，如何能完？大劫結束，佛門戰敗，貧道該回紫霄宮向鴻鈞道祖交旨，你等何不隨我同往！”

卻是通天教主生怕事有變故，因此欲要通過鴻鈞道祖，將今日之戰徹底變成定數了。

接引、准提聞通體教主之言，面色微動。但見通天教主臉上似有若無淡淡的微笑，心知若不應允，則自己二人難能走出誅仙劍陣。

當下接引、准提對視一眼，就聽准提合什道：“大劫既完，我等入紫霄宮拜見鴻鈞道祖實是正理。貧僧也想向道祖請教我佛門歸着如何！”

慕白元神之軀聽得眉頭一皺，轉念一想：大戰連綿，而今不管怎樣都算是截教大勝了。與其步步緊逼，最終激起接引准提拚死一搏之心，鬧出個三界大劫，徒添傷亡，莫如見好就收。即便接引准提在鴻鈞道祖那裡得到了好處承諾，終改不了戰敗的結局，何必管他！遂不再言語。

通天教主聞准提之言，笑道：“准提道友所言甚是！二位如此深明大義，貧道心甚喜之。既如此，我等去吧！”轉頭吩咐慕白元神之軀道，“你等留此，率眾門人退入蘆蓬，等我消息。”

慕白元神之軀稽首領命。

通天教主稽首在前，當先出了誅仙劍陣往天外紫霄宮而去，接引、准提對視一眼，隨即跟上。眼見偌大的靈山此時更只有渺渺幾個佛門弟子，俱都聚集在大雄寶殿之處盤坐誦經。接引、准提不由仰天長嘆。

眼見三聖人皆走，慕白元神之軀也不禁鬆了一口氣，急忙命眾人取下誅仙四劍，自家念動口訣，復又將誅仙劍陣圖收了。整合一眾同門，退回了靈山腳下的蘆蓬之中。

卻說六耳獼猴自抓了赤尻馬猴，整日里抓耳撓腮，欲要向慕白元神之軀表功。這日打聽得靈山之上戰事結束，當下等不及慕白元神之軀回山，自顧自地挾了赤尻馬猴駕雲往靈山而去。

不片刻，眼看靈山在望，身側被紅繩綁縛着的赤尻馬猴忽然道：“你將我帶往靈山，這一路可有感覺不妥？”

六耳獼猴聞言，瞟了赤尻馬猴一眼，腳步一頓笑道：“哦，有何不妥？你且說來聽聽！”

赤尻馬猴道：“你不是號稱善聆音，能察理，知前後，萬物皆明么，難道也不知道？”

六耳獼猴聞言輕笑道：“哪有你曉陰陽，會人事，善出入，避死延生厲害！好了，不要疑神疑鬼，我家師傅威震三界，縱橫天地之間，不會與你這小賊一般見識的。今我帶你去見師傅，說不得師傅一高興便將你也收入門下，從此便算是聖人弟子，再不用整日里提心吊膽，偷偷摸摸的，豈不是美事一件？”

# 第1243章 天地大劫降臨來了嗎

赤尻馬猴聞言苦笑一陣，道：“道兄，我自出世以來，便即逍遙度日，快活似過神仙，入不入聖人門下倒是不甚要緊。我雖偷了你流波山門人的金丹，但也數次相助你等，即便有什麼因果也早已解開了。何必緊追着我不放呢？”

六耳獼猴大笑道：“誰叫你偏生要與我流波山門人結下了因果？哼哼，既然算計上了我等門人，便該早有被逮的覺悟。你放心，我家師傅不會把你怎麼樣的。頂多廢了你一身修為，替我家小師弟報那搶奪九轉金丹之仇？”

赤尻馬猴聞言面色一變，隨即也嘻嘻笑道：“慕白真人若果真如此不講情面道理，那可真是令三界眾生恥笑了。你也休要唬我，嚇不倒我的。”

六耳獼猴見狀，微笑道：“你既對我家師傅如此有信心，那又何必忐忑不安？”

赤尻馬猴道：“道兄，非我矯情，實是心中莫名的不安。總覺的此去靈山將有大事發生，要不我等還是不去了吧！道兄將我放了，日後必有厚報。”

六耳獼猴聞言大是搖頭，道：“貧道廢了偌大力氣將你拿下，豈能就此放手？你既心中不安，可將不安的情由說出，則還可商量。”

赤尻馬猴苦笑道：“我是不會出錯的，此去靈山必有大禍，究竟是何緣由卻是不知。然而天機渺渺，致使我都查探不到，必是了不得的大事。為求穩妥，還是不去為妙。”

六耳獼猴聞言面露驚疑之色，思忖半晌，難以自決。

赤尻馬猴見此，乃笑道：“道兄莫非也有所感？那可正好，我等這便返迴流波山吧！免得趟入這灘渾水之中。”言罷，便要掙扎着往回走。

卻被六耳獼猴一把拉住，淡淡地道：“既然靈山之上有變，危機重重，我正該前往提醒師傅，並助一臂之力。豈能就此迴轉，置師傅及一眾同門安危於不顧？休得狡辯，你既有所感，定要隨我前往，好生看看究竟會有何危難降臨，也好提醒師傅，早做應對之策。”

赤尻馬猴聞言大叫道：“此去靈山，必有大難！你有師傅同門在那裡，我卻沒有。怎能叫我與你同去受死！”

六耳獼猴看了看赤尻馬猴，道：“你說此去靈山將有生死之虞？那更要儘快前往了，省得師傅受人暗算！”

赤尻馬猴聞言大罵，只是不去。

六耳獼猴充耳不聞，拉着赤尻馬猴風馳電掣一般前行。心中那股不安也越來越甚，卻也查不出究竟是何緣由，引得心中如此輾轉難安。

此時的靈山已是一片狼藉，佛門殘餘的弟子門人漸漸從各處廢墟之中掙扎着爬了出來，聚集在大雄寶殿之中，倒也有千餘，其中三界知名的佛陀、菩薩、羅漢等人竟是一個不見，盡數隕落了。在場者也是人人帶傷，凄慘非常。眾人盡皆盤坐蒲團之上，靜誦佛經。歷經大戰，雖則大敗，但心態倒也算得堅定。

山下的蘆蓬之中，慕白元神之軀安排好一應雜事，吩咐眾門人各自修養，只等通體教主從紫霄宮回來，傳下法旨，便即領着一眾門人退走。忽見下面孫悟空面色變幻不休，似是極為緊張不安。

慕白元神之軀心下大奇，乃道：“悟空，何事如此慌亂？”

孫悟空見慕白元神之軀發問，稽首道：“弟子忽覺心神不定，隱約覺得有大事發生，因此慌亂。”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心中大是驚奇。這孫悟空平素我行我素，大有不把天下英雄放在眼裡之勢，今日竟然如此驚慌，必有大事。

當下道：“你可能查知是有何事發生？”

孫悟空道：“弟子不知！只覺得危險至東而來，越來越近。”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轉頭對高明高覺道：“你二人可能查知東方發生了何事？”

高明、高覺當即展開千里眼、順風耳神通，稍時回報道：“並無異常！只有大師兄六耳獼猴領着一名猴子模樣的道姑前來。師傅，可要弟子等前去迎接？”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沉吟片刻，道：“你二人可前往迎候六耳獼猴，問問他是否有事發生，再做道理。”

二人領命，徑自去了。

慕白元神之軀轉頭看了看眾門人，忽見側後方袁洪也有些心神不定，表情頗為難看。不由心下一沉，開口道：“袁洪，你又何事如此驚慌？”

袁洪也稽首道：“弟子也覺得心神不定，危險越來越近，因此難以自安。請師傅責罰！”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心下大覺不對勁。凝神靜氣，默運玄功查探，只覺天機渺渺，一片混沌，天地之間一股悲壯蒼涼之氣籠罩，不覺也是大驚失色。

轉頭問眾同門道：“諸位道友，爾等大法非凡，各有神通。能否查知這天地之間將有何大事發生？何故我門下屢有心神不定者？此必是天將徵兆，不得不防啊！”

眾門人聞言，俱各凝神細查，卻都不知何故。當然這一查，眾人皆是道行高深之輩，自然也覺得了天地之間氣象變化的異常。原本大劫結束，煞氣消退，該是一片生機盎然才對，卻不知為何瀰漫了一股悲涼之氣。眾門人面面相覷，皆不知其中緣故。

趙公明道：“蕭蕭肅殺之氣瀰漫天地，必有大難降臨。而今我等門人齊聚此地，便是真有何大劫那也不懼。只是佛門之劫才過，天地之間不應有何劫數才對啊！”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道：“道兄所言極是！天地之間才剛經歷一次大劫，得我等克制之功，此劫未曾席捲三界，造成天地生靈的浩劫。交戰雙方死傷雖巨，卻對三界一眾生靈並無太大影響。觀以前種種劫數，每一量劫無不天翻地覆，生靈百不存一。按理說，我等今日行事，雖幾乎滅了佛門，卻是順天而為，正是有功無過。卻不知為何生出這般天地異象？難不曾我等沒有鬧出個天地大劫來反倒是不應該的么！”

此言一出，趙公明、雲霄等人面色一變。

趙公明緩緩地道：“每一量劫，必是天地大劫。生靈百不存一，天地震蕩不休，地水風火亂涌。今日佛門遭劫，我截教主持劫數，將大戰範圍局限在了修士之間。一番努力，佛門衰落而三界生靈卻並未大受影響。或許天道也認為此劫就此結束還不夠，因此方才生出這般異象。”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面色凝重地道：“道兄之意，此一量劫本來該是出現天地大劫的，但由於我等一番努力，而今卻並未出現。因此我們也算是違逆了天意，故而天道要降下劫數於我等么？然而我等修士，存悲天憫人之心，不欲眾生遭受無妄之災，耗費心力，消弭大劫，也算的是活人無數了。即便沒有功德，也不該降下天罰吧！”

趙公明苦笑道：“天地大劫，原本該死傷的生靈何其之多！如今我等主持殺伐，卻僅是滅了佛門便罷！換言之，天地之間眾多本該死於大劫之中的卻因此而活命，這可是大大擾亂了天道運轉的。”

慕白元神之軀聞趙公明之言，不覺心下頗為惶惑。受本尊思想根深蒂固的影響，從來只知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的慕白元神之軀此時頗有些懵了。莫非費盡心力，希圖少造一些殺孽也是罪過么？可憐慕白元神之軀雖然道行高深，卻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只知道救萬民於水火該是有大功德的。

慕白元神之軀還在心中盤算此戰過後，自己能得到多少功德好處呢！如今被趙公明一提醒，方才覺得自己恐怕真的是做錯了。當下心中頗有些焦慮難安，忽轉念一想：此劫之中自己萬般籌劃，除靈山方圓數百里之外，三界生靈幾乎都未受到毀滅性的打擊，即便自己真的做錯了，那又如何？能夠救得這麼多生靈，即便真的天將大劫於自身，那也不算冤了。

當然，慕白元神之軀也有自己的小算盤。自己手握東皇鍾、聚寶盆不說，還有鴻鈞道祖親手煉製的太極圖印和紫霄宮牌匾，當年鴻鈞道祖也說了“你有鴻蒙紫氣是得我承認了的，我自然不能讓你有殞身之禍”，既然如此，那還有什麼懼怕的？

何況，就算真的應劫在身，而無法逃脫，豈不是正好！如此一來，也不得不藉機打開寶葫蘆空間，催動地書碎片，回歸鬼星了。

無論怎樣，他都有着後手，有着一個真正的本尊還存在着。就算是其修為低下得可憐，但是對於鬼星那個世界來說，依舊還是強者。

慕白元神之軀思念及此，心下稍安。轉頭看了看眾同門，笑道：“今日恐怕真的大劫臨頭了，此事也算是貧道自找的，本想着少造些殺孽，也好多得些功德，不想竟至於此！諸位道友，此戰幾乎可算是貧道一手策劃，與你等並無太大幹系。趁着大難未顯，你等快走吧！迴轉三十三重天外上清境中，當可無憂！”

此言一出，眾門人盡皆變色。

趙公明起身而出，慕白元神之軀面露微笑。

# 第1244章 天地毀滅的氣息

少時，趙公明迴轉蘆蓬道：“我已將前來助戰的一眾散修俱都遣退，如今靈山之上便只有我等截教門人。便是天將大難臨頭，我等共拒之可也！”

眾門人齊聲應諾。

慕白元神之軀苦笑道：“此天將劫數，多半是要落到貧道身上。大劫之中，原本一切皆是變數。便少造些殺孽，想來天道也不會過多責罰，貧道領了就是。若是你等圍侍在我身邊，平白將這責罰加大了，豈非反為不妙！”

趙公明道：“劫中一切皆是變數，但大劫卻是定數。而今這一量劫原本已完，但天道認為不夠，恐怕降下的責罰非同小可。有我等門人齊心合力，度之或許不難。若留道兄一人在此，豈非勢單力孤？又置我等同門義氣於何地！道兄再無復言，我等決不能走！”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笑道：“你等不走，我如何能放開手腳施為？放心，貧道手握混沌鍾，即便天降大劫，也可安然度過。”

趙公明、雲霄、無當聖母等人卻只不走，慕白元神之軀無奈，只得笑道：“也罷，這蘆蓬乃是老師所居，聖人住驛之處，料想便是有什麼劫數，也該落不到這裏來。你們便待在這蘆蓬之中，待我看看這即將到來的大劫究竟是什麼回事，再做道理。若是沒有什麼，那咱們師兄弟就一起扛下來！”

且說通天教主與接引、准提聯袂往天外紫霄宮而去，穿過層層混沌氣流，站立紫霄宮外，就聽通天教主稽首躬身道：“老師，弟子等拜見！”

話音落處，只見紫霄宮大門轟然洞開，鴻鈞道祖的聲音緩緩地傳來道：“你等進來吧！”

通天教主三人遂整整衣袍，邁步進入了紫霄宮，只見高處蒲團之上鴻鈞道祖安然端坐，下首位的蒲團之上竟然也還坐着一人。通體教主心下奇怪，轉目看視，頓時大驚失色。

只見那人默然端坐，面無表情，只偶爾瞟過通體教主一眼，眼中精光閃爍。分明就是先前被封入了五色五方旗之中的原始天尊。

通天教主見原始天尊在坐，心中咯噔一下，這才察覺了自己與五色五方旗的聯繫斷絕。不由大是駭然，不知鴻鈞道祖救下原始天尊究竟是何意思，又不敢爭辯。當下垂手躬立，靜等鴻鈞道祖吩咐。

鴻鈞道祖淡淡地道：“你們來了，可各自安坐，靜觀天下之變！”

眾人面面相覷，而今戰事已平，竟然還有什麼變化么？

四位聖人各懷心思，原始天尊默然不語，當時被封入五色五方旗之中，他正全力出手，意欲儘快打破封印，卻不想鴻鈞道祖直接施法把他也拉回了紫霄宮。到現在，他都還不知道鴻鈞道祖為何如此呢！

接引、准提二人心底卻是盤算開了，依鴻鈞道祖之意，明擺着此次大劫還沒有完啊！但而今佛門與闡教已經戰敗，再無力量應劫了。那說明了什麼？說明接下來的變化該是應在別家身上，最有可能的自然便是如今風頭正勁的截教了。接引、准提對視一眼，皆從對方眼中看到了一絲慶幸。若是真的截教也要遭一次劫數，而通天教主又不在的話，那麼截教的傷亡就可想而知了。

通天教主心中更是惶惑不安，不明白鴻鈞道祖究竟是怎樣了。自己的率領着一眾門人替天行道，如今三教因果了斷，正該是天下太平，眾仙安享福樂之時。卻突然生出這般變故。有心想問鴻鈞道祖，但見道祖微微瞑目，一副沉默是金的架勢，也只好跟着沉默了。

紫霄宮中氣氛怪異，眾人都不說話，詭異地沉默着。

此時的靈山之上，卻又是另一番景象。

慕白元神之軀安撫了眾門人之後，獨自起身出了蘆蓬，遙望東方，靜待六耳獼猴和迎接而去的高明高覺等人到來。眾門人也盡皆凝神關注着慕白元神之軀的身形，欲要看看到底是什麼大劫降臨。

少時，只見孫悟空和袁洪也緩緩地出了蘆蓬，站立慕白元神之軀身後。

慕白元神之軀見狀，奇道：“不是叫你等在蘆蓬之中等候么？出來干什麼！”

孫悟空笑道：“師傅其實並未感覺到有什麼危險，反倒是我們二人總覺的心驚肉跳。想來若是真的天將災罰，也該降臨到我們頭上。怎可讓師傅一人面對！”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笑道：“此戰幾乎全由我掌握策劃，若是真的天降災罰也必然降臨在我身上。你們身為我的弟子，只是有所感應罷了！不必掛懷，速速退回蘆蓬之中。”

孫悟空和袁洪聞言對視一眼，齊齊搖頭，道：“我們的感應不會有錯！若真如師傅所言，那為何別的門人卻沒有這種感應呢？師傅不必安慰我等！”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微微苦笑了一下。

說實話，他倒是沒有感應到有什麼危險降臨。不過卻也察覺了天地之間必有大事發生，而且絕對是與自己有關的。只是不知道究竟是什麼事罷了！

既然自己沒有感覺到危險，那麼出來查看一下便當是不要緊的。也免得孫悟空和袁洪出現什麼意外，卻不想他二人卻是自己主動走出了蘆蓬。

當下唬着臉斥道：“以你二人的修為能做什麼？即便天降災罰也落不到你們頭上，想要為我擋災，還得好好努力修鍊才是。快快回去！”

孫悟空和袁洪只是不走，正糾纏間，那邊伶倫等人也有出蘆蓬的跡象。

慕白元神之軀眼珠一轉，當下罷手，轉口叫孫悟空和袁洪前去擋住眾人。二人見慕白元神之軀未再開口趕自己走，歡歡喜喜地跑回去堵住蘆蓬大門去了。

片刻過後，只見東方天際突然出現幾道金光。顯然，六耳獼猴等人已經到了。然而，隨着六耳獼猴等人的接近，天地之間蒼涼悲壯的氣息也越來越濃厚，直壓得人喘不過氣來。

慕白元神之軀深吸了一口氣，直覺頗為不妙。這股氣息，與當初巫妖大劫初期那股籠罩天地的氣息竟是萬分的相似，甚至猶有過之。當年一戰，天翻地覆，九天弱水滾滾噴涌，天柱折、地圍絕，天地幾乎一戰而毀。最後還是六聖齊出，女媧娘娘鍊石補天方才結束大劫。

而今這股氣息竟然隱隱然比之當年還要強大，遠遠超過了封神之戰的那場天地大劫，不由得慕白元神之軀心中大是駭然起來。

究竟是什麼，引起了這般大的感應！自己即便多番算計，大大減少了三界生靈的傷亡，但也不至於引出這麼大的動靜啊！

慕白元神之軀心中大是不安，蘆蓬之中一眾門人也俱都沉默下來，靜靜地看着慕白元神之軀，等待慕白元神之軀的動作。

遠處六耳獼猴等人已然近了，天地之間蒼涼悲壯的意味也漸漸濃郁起來，最後竟然顯露出了一絲絕望的死亡之氣。

頓時三界震動，所有生靈盡皆驚慌失措起來，胡亂奔逃起來。

同一時間，紫霄宮中原始天尊、通天教主、接引准提俱都表情凝重，神色顯得頗為不安。但看的高台之上鴻鈞道祖默然端坐，又俱都心下稍安，也不發一言。只有通體教主眉頭緊皺，憂慮不已。

八景宮中太上老君也停止了講道，訝異地望着外面瀰漫的淡淡毀滅的意味，轉頭望向靈山方向，心中震驚不已。不明白如今通天教主、接引、准提等人俱都不在，還有誰能挑起這般大的風波。

北俱蘆洲媧皇宮中，女媧娘娘也神色不安地看着靈山方向，對這股突然而來的變故頗感震驚。——慕白元神之軀究竟做了什麼？怎麼算也不該引起天地間這般異動吧！

火雲洞三聖皇、天庭眾仙、五庄觀鎮元子、血海冥河老祖等人都在同一時間停下了手中的爭端俗務，齊齊把目光轉向了靈山方向。

很明顯的，那裡，便是這場天地異象的最初爆發地。

天地異象，震動三界，同一時間所有人的目光都注視到了靈山方向，誰也不明白究竟是什麼引得這般的風雲涌動。

此時，正處風暴中心的慕白元神之軀感覺卻又大不一樣，直覺告訴他，似乎有某種莫大的機緣在悄悄地向著自己靠近，然而這機緣卻又是那麼的令人恐懼，讓得心底不由自主的生出抗拒，這使慕白元神之軀內心焦慮不安。

慕白元神之軀雖然感覺天地異象似乎與自己有關，也使得自己很不舒服，然而卻並沒有什麼危險的感覺。雙眼看着六耳獼猴，感受的天地間越來越濃的毀滅意味，表情也漸漸凝重起來。

那毀滅的意味已經越來越近了，隨着六耳獼猴和赤尻馬猴的靠近而越來越近。慕白元神之軀也能清晰地看到駕雲而來的六耳獼猴眼中那一抹不由自主的驚恐和慌張。

六耳獼猴的確非常的驚恐，離靈山越近便越難以控制自己。彷彿冥冥中有莫名的力量召喚一般，不由自主地便往靈山而去。起先是欲要搶在危險爆發以前趕往靈山欲助慕白元神之軀一臂之力，等到後來發覺不妙，察覺那天地異象似乎是隨着自己靠近靈山而越來越強的時候，六耳獼猴已經控制不了自己的身體了。

# 第1245章 混世四猴

只覺得天地元氣猛烈地匯聚起來，狂猛激蕩之間，彷彿大河入海一般直往自己身體內灌注進來，浩浩蕩盪，無窮無盡。所到之處，天地元氣搜刮一空，而自己的身周，卻是漸漸蕩漾起一層層天藍色的光圈，清靈之氣纏繞不休，举手投足，莫不引導的天地風雲激蕩。

身邊的赤尻馬猴也與六耳獼猴一樣，不由自主瘋狂地吸納着天地之間的元氣，身周激蕩起青蒙蒙的光圈，濛濛的水汽纏繞，整個人看起來彷彿便如水虛化的一般，景狀奇幻絕倫。

六耳獼猴此時已經察覺到了不對！很明顯，此次天地異象並非是針對慕白元神之軀的，相反，倒是針對自己的可能性居多。要不然，為何天地之間的元氣都拚命地往自己身上涌呢？

然而六耳獼猴卻已經控制不住自己的身體的，甚至隨着天地元氣不住地湧入自身，不斷地洗經伐髓，自己的意識也漸漸地消退了。彷彿變成了一個巨大的容器，不斷地容納着奔涌而來的元氣。

莫名的吸引力，引導着六耳獼猴和赤尻馬猴不斷地往靈山前行。

此時站立在蘆蓬之外的慕白元神之軀也察覺到不對了，遠處六耳獼猴的臉色驚恐不說，身邊孫悟空和袁洪二人也漸漸開始發生了變化。只見慕白元神之軀眼前的佛門聖境，靈氣沛然的靈山漸漸開裂，不到片刻，便至於轟然倒塌。巍峨大氣的一座山脈，瞬間化為煙塵，看得慕白元神之軀等人駭然不已。

靈山倒塌，無數地底元氣噴涌而出，地水風火漫涌，漸漸以靈山為中心，擴散開去，瞬間方圓五百里之內所有山石草木盡皆化為飛灰，大地紛紛開裂，地水風火瀰漫。擴散的勢頭更加猛烈，毫不停息。

慕白元神之軀看得驚駭欲絕，正要施法消災抵禦，卻見那天地之間的地水風火四大本源力量紛紛聚集起來，分別投入了孫悟空、袁洪、六耳獼猴、赤尻馬猴四人身上。

六耳獼猴吸納了風、赤尻馬猴吸納了水、孫悟空吸納了地、袁洪吸納了火。

混世四猴，分別對應地水風火一種本源之力。

慕白元神之軀看得目瞪口呆，不知究竟發生了何事。就見面前的孫悟空和袁洪眼中的光亮也漸漸消散，慢慢飛騰起來，直往六耳獼猴和赤尻馬猴來的方向匯聚而去。

四人越飛越快，慕白元神之軀運起元神觀之，六耳獼猴等人已然渾身元氣爆滿，肉身被元氣改造，根本看不到半點生命的氣息了。彷彿四人皆化作了地水風火各種元氣一般，天藍色的風、青光蒙蒙的水、凝重厚實黃色的土、暴烈血紅的火，四條流光帶着無可抵擋磅礴的氣勢，迅疾地匯聚在一起。

慕白元神之軀見狀大驚，他可是看到了孫悟空、袁洪和六耳獼猴等人的表情，充滿了恐懼、慌亂、絕望和不甘。三人眼中漸漸消失的光亮也讓的慕白元神之軀大是震恐，那是生命飛速流逝的時候才能有的現象。

眼見四人身化地水風火四道流光漸漸匯聚，慕白元神之軀不由驚怒交加，當下再不猶豫，瞬間調起全身法力，祭出東皇鍾猛烈一擊。

氣勢磅礴的鐘聲瞬間響徹天地，天地元氣被這狂猛的聲波一擊打散，天空中六耳獼猴等人匯聚之勢被阻了一阻。

隨即，鐘聲消散，地水風火元氣再次噴涌匯聚。

慕白元神之軀大怒，雙掌一抬，東皇鍾飛騰而起，瞬間卡在六耳獼猴和孫悟空等人中間，硬生生阻住混世四猴聚合之勢。地水風火四大本源之力竟不能抵擋東皇鍾之威，紛紛退避。

按理說，東皇鍾乃是混沌至寶，此寶一出，地水風火自然紛紛被鎮壓。然而此時的天地元氣不斷匯聚，地水風火噴涌的範圍已經漸漸擴散到了靈山周圍三千里之外，並繼續蔓延。四大本源之力紛紛往混世四猴身上聚集，力量越來越大，越來越強，漸漸強大的令人心悸。

然而慕白元神之軀卻不能退縮，不僅是地水風火如此漫涌必將導致天地大劫，而且那風暴中心，還有三名自己的弟子。還有從巫妖大戰以來便與自己師徒相依的六耳獼猴，這是慕白元神之軀絕對不可能放棄的。

慕白元神之軀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為何地水風火會胡亂噴涌，並往混世四猴身上聚集。又為何混世四猴會漸漸匯聚，有凝聚一體的趨勢。但卻知道如果不阻止這個趨勢的話，六耳獼猴、孫悟空、袁洪等人可能就回不來了。甚至，當混世四猴凝聚一體之後，恐怕真正的天地大劫便要降臨了，到時必將生靈塗炭！

只見慕白元神之軀一咬牙，抬手將在誅仙劍陣之中得到的聖人之血取出，一顆一顆盡數捏碎，全部灑向東皇鍾，復又沾血畫符結印。以聖人之血為引，祭出東皇鍾，終於發揮出了這混沌至寶應有威力。

只見那東皇鍾嗡鳴不休，瞬間變大，鐘口大張，其勢宛如吞天噬地，猛地蓋將下來。天地萬物，無論元氣生靈，瞬間靜止。時間、空間，盡數被封印。

東皇鍾繼續下落，“碰”地一聲轟鳴蓋到地上，聲音穿透三界，直達天外。

受此一擊，原本便被東皇鍾鎮住了的地水風火元氣盡數消散，瞬間化為無形，天地復歸平靜。

六耳獼猴、孫悟空、袁洪、赤尻馬猴四人身上的奇幻光芒也盡數消散，齊齊掉落在地，不省人事，不知傷重如何？

慕白元神之軀見狀，急忙上前扶起六耳獼猴等人，微一查探，不覺大是驚訝。

四人元神尚在，不過卻俱都氣若遊絲，元神衰弱至極。然而肉體力量確實龐大無比，慕白元神之軀神念掃過，欲要查探六耳獼猴有無傷勢，不想卻被六耳獼猴皮表一陣金光擋住。以慕白元神之軀的修為，查探傷重昏迷的六耳獼猴，神念竟然掃不進去，不由得不讓慕白元神之軀大是駭然。

有此肉身強度，已然接近了當初十二祖巫的金身。便是聖人出手，亦大可有自保之力。

然而慕白元神之軀卻也顧不得那許多了，救人要緊，當下急忙取出丹藥拚命地往四人嘴裏塞。

轉目四顧，天地紊亂的元氣，四處噴涌的地水風火已經被東皇鍾鎮住。所有異象紛紛消散。

當下慕白元神之軀低頭看向六耳獼猴等人，心知此番巨變必是由於四人相聚而引起，心中不由大為疑惑。

混世四猴，非天非地非神非人非鬼，亦非蠃非鱗非毛非羽非昆，不入十類之種，不達兩間之名。天生神通，幾乎可以奪天地之造化，便連聖人見之也是驚嘆不已。自然是厲害非常。

然而這混世四猴卻似乎頗遭天妒，雖然本領不凡，卻盡皆命途坎坷，與其他天生地養的神物受人青睞的情狀大是不同。

而今看來，恐怕這都是有原因的。只是以慕白元神之軀的見識卻始終不明白究竟是何緣由，為何混世四猴齊聚便會引得地水風火亂涌，天地大劫降臨？又為何地水風火元氣會主動灌注四猴之身，自動抹滅四猴的靈識，並將混世四猴凝聚成一體？

當下慕白元神之軀心中惶惑非常，看着差一點便靈識不存的六耳獼猴等人，更是心疼的厲害。直覺的知道不能教他四人在此匯聚起來了，遂展開神通，欲要將六耳獼猴等人分別收起來。

不料慕白元神之軀甫一動手，異變突生。那掉落在地昏迷不醒的六耳獼猴等人忽然飄飛起來，圍着慕白元神之軀旋轉不休。地水風火勢大本源之力也漸漸從四猴體內流淌而出，直往慕白元神之軀身體內灌注進來。

見此情景，慕白元神之軀不由大驚失色。混世四猴每人吸納一眾元氣便差一點靈識磨滅了。現在自己同時吸收四種，那還不被弄得灰飛煙滅啊！

當下慕白元神之軀心神一動，欲要祭出東皇鍾鎮壓四猴。卻不料心神運轉，那原本契合在元神之中的鴻蒙紫氣忽然間震動起來，竟然主動吸納起了灌注進慕白元神之軀身體的地水風火元氣。慕白元神之軀本身的神識，卻反被鎮壓了下來，根本無法運作。

只見慕白元神之軀身周紫氣纏繞，混雜着地水風火元氣之光，五色神光熠熠生威，遠近照耀，絲絲玄黃功德之氣瀰漫，場面甚為莊嚴肅穆。

就在靈山異變發生的一刻，八景宮中太上老君豁然站立起身，眼中奇光暴漲，良久方才回復過來。地水風火亂涌，太上老君雖說已經失落了太極圖，但手中靈寶已然多多，多費些力氣，倒是能夠壓得下來。然而那混世四猴的異變卻着實讓得太上老君大為驚訝，彷彿明白了什麼。現在又見到慕白元神之軀身上的五色神光，太上老君這才是真真正正地驚駭起來了。

不只是太上老君，媧皇宮中女媧娘娘也是雙唇微張，面露驚訝之色，良久方才回復過來，嘴角掛起一絲莫名柔和的微笑。

紫霄宮中通天教主、原始天尊、接引、准提更是震驚不已。就見原始天尊、接引、准提豁然轉頭望向通天教主，目露嫉羡之色，表情變幻不休。不信、驚訝、憤恨、疑惑之色不斷閃現。

# 第1246章 佛門歸屬

高台之上的鴻鈞道祖也悄然睜開了雙眼，靜靜地望着靈山方向，不發一言。

血海冥河殿之中，上一刻還吵鬧不休的冥河老祖和鯤鵬忽然之間面色一變，二人對視一眼，皆從對方眼裡看到了疑惑、憤怒、不甘之色。

看慕白元神之軀身上異象，分明就是鴻蒙紫氣發揮作用的標誌。

可是紅鴻蒙紫氣怎麼可能、怎麼可以，在慕白元神之軀身上！

當年的慕白元神之軀，也不過是一個剛剛成就了仙道的小妖。雖然在紫霄宮聽道百年，學得了許多神通。但道行卻實在低微，他有何德何能，有什麼資格能參与搶劫鴻蒙紫氣！就算他走狗屎運，坑蒙拐騙偷得了鴻蒙紫氣，他又如何能夠騙得過三界眾生，眾多大能為者！

想想慕白元神之軀這些年在三界之中攪風攪雨，鬧出來的無窮風波。再想想這些年因為鴻蒙紫氣，佛門、血海、鯤鵬、三界各方勢力的入佛和滅佛，因果糾纏。

這一切，卻原來竟是慕白元神之軀撒下來的彌天大謊、驚世騙局么！

鯤鵬不由自主地摸了摸當年被砸到的頭頂，心底沒來由的生出了一股寒意。

實在太可怕了！

這慕白元神之軀從來沒有否認過鴻蒙紫氣在自己手中——當然，那是因為誰也沒有想到鴻蒙紫氣在他手中，自然便沒有人問。只是因勢利導，三界眾人便都認定了是被佛門搶走了。自己自負聰明絕頂，卻白白地為他圓謊，四處奔走。真是出錢又出力、流血又流汗，完了還落個受人嘲笑！

念及此，鯤鵬真真是羞憤難當，胸中一口悶血急沖咽喉，憋得涕淚俱下。旁邊的冥河老祖也是心有戚戚，半是安慰、半是同情地望瞭望鯤鵬，心中苦苦澀的意味卻是久久難平。

不說三界眾人如何的不忿不甘，鴻蒙紫氣落到慕白元神之軀手中的消息卻已經在不經意間大曝天下。然而攝於截教之威，即便有些人心底有異樣的想法，卻也不敢明目張膽地出手搶奪了。

此時的慕白元神之軀也在心中暗自嘆息，不過卻也並不在意。本來在原本的打算之中此戰結束之後他便準備向通天教主坦白的，而今不過是提前一些罷了。雖然倉促之間可能會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煩，但也顧不得那許多了。

況且地水風火勢大元氣從混世四猴體內噴涌而出，灌注慕白元神之軀之身，鴻蒙紫氣突然運轉，將大道法則，天地之數原原本本地展現在慕白元神之軀腦海之中。此時的慕白元神之軀根本就無法控制自己的身體和元神，只能無奈地看着自己身上發生的這不知道是好是壞的異狀。

不過慕白元神之軀卻已從最初的慌亂鎮定了下來，鴻蒙紫氣的突然運轉，使得那進入慕白元神之軀身體內的地水風火元氣俱都安安分分地融合在了一起，再不是橫衝直撞了。受此天地本源之力的溫養，慕白元神之軀的肉身前所未有地強悍了起來，法力積累也在成倍地增長。鴻蒙紫氣的運轉，更使得慕白元神之軀的道行不斷拔高，大道法則，天地之數，漸漸清晰。

這幾乎已經算是證道的過程了。

然而慕白元神之軀卻始終還是沒有證道混元！

證道成聖，非同小可，那是需要一個契機的，需要慕白元神之軀有一番契合天道的大作為的。

良久，只見混世四猴旋轉的速度越來越慢，最終盡皆無力地栽倒在地。

慕白元神之軀身上的五色神光閃耀一陣之後，也漸漸收回體內。眼見得四周終於回復平靜，眾門人急忙出了蘆蓬查看。

卻見慕白元神之軀眨了眨眼睛，頗為欣喜地發現自己竟然又能動了，一身法力也暢通無阻。當下來不及檢查自身得了什麼好處，急忙上前探視六耳獼猴等人的傷勢。

這一查探，卻是再無阻礙，神念透體而過，直接將六耳獼猴全身檢查了個清清楚楚。

此時六耳獼猴體內再也沒有那許多不受控制的狂暴元氣了，整個人顯得頗為清爽。當然肉身被本源之力改造，已然變得強悍絕倫，這卻是沒有變的，而且法力積累也是大大長進了一把，虛弱的元神也漸漸開始恢復。讓得慕白元神之軀大鬆了一口氣。

再轉頭看看孫悟空，也是如此。

看看袁洪，也是大有好轉。等到檢查赤尻馬猴之時，慕白元神之軀卻是弄了個大大的不自在，神念掃過赤尻馬猴全身之後，慕白元神之軀這面色便就古怪了起來——這赤尻馬猴，竟然是母的！

喵喵的，毛臉雷公嘴，外表一點都看不出來啊！

眼見四人俱都無恙，慕白元神之軀這才放下心來。扭頭望見雲霄等人關切的眼神，慕白元神之軀不由裂嘴笑了笑，示意不用擔心。當下一展道袍，欲要將四猴分別收起來，帶回山門再好生救治。

卻見金光一閃，面前的赤尻馬猴忽然不見了。

眾門人正大駭，就聽虛空中傳來鴻鈞道祖那懶洋洋緩慢的聲音道：“慕白速來紫霄宮聽旨！”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不敢怠慢，急忙收了東皇鍾，吩咐眾門人自行迴轉上清境等候消息，又安置了六耳獼猴三人之後，便即起身往天外紫霄宮而去。

到得紫霄宮，慕白元神之軀卻也愕然地發現原始天尊赫然在坐。太上老君、女媧娘娘不知何時也到了紫霄宮，端坐蒲團之上。

慕白元神之軀心中奇怪，面上卻不露聲色，恭恭敬敬地向鴻鈞道祖和通天教主見禮之後，便即坐在了通天教主身後的空地上。

掃視了四周一圈，慕白元神之軀心中卻是大為感慨。

當年巫妖大戰、封神大戰之後，自己等人也是坐在這裏聽候鴻鈞道祖賞罰，如今卻已經算是第三次了。不同的是第一次自己受東皇太一託孤之重，代表妖族接受處罰。第二次卻是止息了一次天地大劫，大受功德，故而得以入紫霄宮。這一次再來此地，自己卻已是今非昔比了。當然了，每一次總有不得不來的理由，使得自己即便不是聖人也能躋身紫霄宮參与戰後賞罰。其中際遇，實是奇妙。

就在慕白元神之軀心中轉過各種念頭之時，上首處鴻鈞道祖緩緩地開口道：“慕白，你可到前排坐下。”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愕然，原始天尊等人也轉頭看向自己，眼中卻並無想象中的不屑和輕視。就見鴻鈞道祖抬手一指，頓時一個蒲團顯出，排於通天教主下首位。

慕白元神之軀微微一愣，見通天教主和女媧娘娘盡皆溫和地望着自己，這才急忙稽首躬身謝過。上前將那蒲團微微向後移動了一下，方才端端正正地坐了下去。

心中卻是止不住的心潮澎湃。紫霄宮中鴻鈞道祖坐下從來就只有六個蒲團，其他人要麼就是站着，要麼就是直接坐在空地上，任誰也不例外。如今卻生生給自己添加了一個位置，那豈不是說自己從今之後可以與聖人平起平坐了！

雖然自己身懷鴻蒙紫氣，這一天也遲早都會到來。但真正來時，慕白元神之軀心中卻又激動難安了。隨即卻又非常的疑惑：自己還沒有證道成聖啊！雖然前番地水風火噴涌，引動鴻蒙紫氣運轉，使得道行大進一步。如今自己也可以調動天地元氣、大道法則來壓制攻擊別人，在戰鬥中可以算是不輸入聖人了。但卻終究少了最後一點契機，未能真正證道成聖。

按照現在這個狀態，慕白元神之軀最多可以算是至人，還算不上是聖人。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其中還是頗有些區別的！

當然，慕白元神之軀既然有鴻蒙紫氣，又得了鴻鈞道祖承認，而今實力也已經夠了。那麼鴻鈞道祖給慕白元神之軀一個座位那也是順理成章的，畢竟慕白元神之軀如今的實力已經算是立穩了腳跟，未來的聖人那也終究是要成聖的。便如國君和儲君，都是君主，並沒有太亂了分寸！

因此慕白元神之軀在稍微謙遜了一下，將自己的座位稍稍挪后之後，便也心安理得地坐了下來。

鴻鈞道祖緩緩地道：“此次佛門氣運當衰，通天教主主持大劫，眾佛門弟子殺伐臨頭，盡數隕落，實是天數。通天、接引、准提，你等可還有何說的么？”

通天教主聞言微一遲疑，道：“弟子順天行事，執掌殺伐。而今佛門戰敗，氣運已衰，天道已定。弟子一切自當聽從道祖教誨，並無絲毫異議！”

接引默然不語，准提道：“當日老師曾言，我佛門雖氣運將衰，但不當滅絕。而今一眾佛門弟子盡皆隕落，便連靈山道場也毀於戰火。請老師慈悲，指引我佛門歸着！”

鴻鈞道祖聞准提之言，轉頭看了看慕白元神之軀，淡淡地道：“靈山道場雖毀，未來佛尚在，佛門傳承並未斷絕，何必憂心！”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稽首道：“彌勒佛客居弟子山中，一量劫以來每日參禪誦經，佛法精深至極。每與弟子論道，則闡發幽微，常有振聾發聵之功。由他統領佛門，乃三界之幸也！弟子回山，便即放彌勒佛出世，重整佛門，以存續佛門香火。”

鴻鈞道祖聞言微微點頭。

# 第1247章 證聖之機

接引准提對視一眼，亦無話可說，通天教主嘴角微微擒起一絲笑容，默然不語。

鴻鈞道祖道：“既然如此，彌勒佛可出世統領佛門。大劫已完，你等可各歸道場，好生約束門人，勿得再生事端。”

眾人皆稽首躬身道：“恭領道祖法旨！”

准提眼睛微微一動，道：“老師，下一量劫之中，我等聖人是否也需謹守道場，不能外出？”

鴻鈞道祖道：“大劫已完，爾等自可各自傳道，教化眾生。未免爭端再起，徒添殺伐，你等還須各安道場，無令不得外出！亦不得干涉各自門人之爭。”

眾人聞言，均心下恍然。鴻鈞道祖之意乃是傳道可以，但是各憑本事宣揚自家的教義，可以爭鋒相對，但不得全面的刀兵相見。

慕白元神之軀心下暗自盤算，自己雖有聖人之實力，卻無聖人之名分，鴻鈞道祖對混元聖人所下的不得隨意外出的限制應該管不到自己頭上。也就是說，這一量劫之中他六人不得出手，而自己卻是毫無顧忌的。如此一來……，嘿嘿，我截教還有不大興的么！

慕白元神之軀這邊心下暗喜，不發一言。卻見那邊原始天尊掃了慕白元神之軀一眼，突然開口道：“老師，慕白身負鴻蒙紫氣，雖未成聖，但成就至人道果，身份已今非昔比，位在眾門人之上。是否也如我等一般要謹守道場，無令不得外出？”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心下暗恨抬頭望向鴻鈞道祖，旁邊通天教主卻搶先開言道：“慕白雖有鴻蒙紫氣，身份不同以往，但終究還並非混元聖人。證道的最後機緣還須苦苦尋覓，才能得到最終的超脫。正該涉足紅塵，有所作為才是。豈能如我等一般，謹守道場？天道之下，聖位有九。如今不過六位，正需再出聖人，教化眾生，以期早日補全天道。豈能使之安坐山中？”

鴻鈞道祖抬眼看了看眾人，緩緩地道：“慕白可以出世修行，尋求機緣。但不得恣意妄為，肆意擾亂三界秩序、天地乾綱。”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大喜，急忙稽首應道：“弟子領命！多謝道祖成全。”

接引、准提見此默然不語。

半晌，就聽太上老君道：“老師，方才混世四猴齊聚，幾乎釀成天地大劫，毀滅之意震動三界。此非同小可，不得不小心防範！請老師明鑒！”

鴻鈞道祖沉默片刻，道：“混世四猴不得齊聚！我已將赤尻馬猴收復，從今之後便使之居於紫霄宮，再不外出。如此，可以無憂！”

原始天尊道：“老師，何不盡誅四猴，消弭隱患？”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嗤笑道：“原始天尊果然上體天心，慈悲為懷！混世四猴乃是天生地養，縱橫三界多年，並未主動犯有惡行。亦乃是一脈生靈，得天獨厚。豈可殺之，使天地之間絕此一脈也！”

鴻鈞道祖緩緩地道：“混世四猴乃是稟天地四大本源之力而生，生而有大神通，也自有一番大機緣。即便此時殺了，天地元氣也會再次孕育生化。此乃天數，不能違抗。而今赤尻馬猴禁居紫霄宮，其餘三猴為慕白門人。混世四猴盡在掌握之中，已然不會再有任何變數。此事不必再提！”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大鬆了一口氣，轉頭看向原始天尊，眼中憤憤之色一閃而逝。

鴻鈞道祖道：“大劫已完，太上老君謹守自身，兜率宮開講大道，消弭天地孽氣，庇護落難生靈，雖有微瑕，但亦頗有功德。女媧統領妖族，使三界生靈各有所依，破開樊籠，各得真如，慰可稱讚。通天教主敢於任事，率領各方修士維護天道，功莫大焉！接引、准提為門下解脫，設法奔走，雖功敗垂成。然天數如此，無力回天，非戰之過，亦足以自慰！原始天尊為了因果，出山相助佛門，雖情理之中，奈天數有定，豈得有違？至令門人隕落，大教氣運式微，當以為鑒！”

眾人聞言，齊齊應諾。

鴻鈞道祖沉默了半晌，復又轉頭望向慕白元神之軀，道：“慕白，你自認功過如何？”

此言一出，眾人盡皆一愣。

功過如何本就是鴻鈞道祖一言而決，又何必發問？念及此，眾人皆把眼望向了慕白元神之軀。

慕白元神之軀見此心下微微一驚，低頭不語，眼光瞄到坐下的蒲團，心下不由大喜，暗道：鴻鈞道祖既然賜我蒲團就坐，此乃獎賞，非是責罰。料來在鴻鈞道祖心中我該是功大於過才是！既然如此，必然不會責罰自己過甚。只是道祖有問，難道自己能夠得意洋洋地宣稱自己造福萬民，功在千秋么？

心中安定，面色肅然地稽首道：“弟子不明天數，至令大戰之後又生劫數，險些釀成天地大劫，禍及三界生靈。此弟子之罪也，請道祖責罰！”

鴻鈞道祖望瞭望慕白元神之軀，微微點頭，轉頭看了看太上老君原始天尊等人，沉聲緩緩地道：“既然如此，慕白留下受罰，你等去吧！”

眾聖聞言，面露驚異之色，不知鴻鈞道祖欲要如何責罰慕白元神之軀，竟然要屏退他人。然而道祖法旨，不敢不遵。雖然原始天尊、接引、准提乃至太上老君心中都還頗有不甘，但眾聖之間的小磨擦也不好當面提請鴻鈞道祖解決，只得稽首告退。

通天教主和女媧娘娘看了看慕白元神之軀，目露關切之色，卻也無可奈何。

少時，六聖皆走，紫霄宮中便只鴻鈞道祖和慕白元神之軀在座。

鴻鈞道祖瞑目不語，慕白元神之軀也只好沉默以對。

半晌，就聽鴻鈞道祖緩緩地道：“你可知我留下你來所謂何事？”

慕白元神之軀稽首躬身道：“弟子不知，請道祖明示！”

鴻鈞道祖淡淡地道：“你該知道，留下你來自然不是要責罰你的。”

慕白元神之軀笑着望瞭望坐下的蒲團，道：“弟子自然知道，多謝道祖維護掛懷！”

鴻鈞道祖點點頭，抬手一指，五色五方旗突兀地顯現出來，懸在慕白元神之軀身前，道：“此寶乃是通天教主封印原始天尊之物。天道聖人，我卻不能讓他長久地被封印，免得導致天地失衡，因此才出手放他出來。此寶分屬各方，不意你竟能將之集齊，也是天意。今交還於你，好生收起來吧！”

慕白元神之軀大喜，原本還真怕鴻鈞道祖將五色五方旗再次分發個原始天尊、太上老君等人，今日竟然交還給自己，那麼便是默認了自己可以持有這五色五方旗了。

當下慕白元神之軀急忙稽首謝過道祖，小心翼翼地將之收起來。

鴻鈞道祖見此，乃道：“以你而今的道行，隨時可以證道成聖。而且所需的機緣還並不需要太大，你可有什麼想法么？”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一怔，不明白鴻鈞道祖如此說是什麼意思，當下道：“弟子資質愚魯，證道之事，儘力而為便是，沒有什麼想法？”

鴻鈞道祖沉默片刻，輕輕一嘆道：“盤古開天闢地，一眾先天神祗盡數隕落。我雖合了天道，卻也非事事皆可控制。”

慕白元神之軀聽得一驚，鴻鈞道祖這可是難得的有點人性化的表現啊！慕白元神之軀心中驚喜交加，激動非常，把頭低的低低的，不敢表露出絲毫異常。

道祖也不能事事盡在掌握之中么？

鴻鈞道祖緩緩地道：“先於開天闢地而生，卻不知何時才是毀天滅地之時！毀天滅地，和開天闢地一樣，是不受任何人控制的。盤古開天闢地，也自有他不得不開的理由。慕白，你可明白了我留下你來所謂何事了么？”

慕白元神之軀低頭不語，鴻鈞道祖繼續道：“九乃數之極，天道之下，聖位有九。我先證道而後合道，算起來，實則也算是聖人。如此，則第九名聖人證道之時，其實便是十位，天數之下，再無一線盈餘，亦不留半點生機。第九名聖人證道之時，便是這天地毀滅的一刻。”

慕白元神之軀心中大震，顫抖地道：“道祖何必對我說這些？”

鴻鈞道祖看着慕白元神之軀，緩緩地道：“我持造化玉牒執掌天道，毀天滅地之事必須掌握在手中。你本不在這天數之中，依我看來，多半便是天道安排下來的執行毀天滅地之事的人。既然如此，如何不能與你說這些！”

慕白元神之軀聽得目瞪口呆，鴻鈞道祖又道：“靈山之上，混世四猴引發天地大劫之時，你有何感應？”

慕白元神之軀低頭小心地道：“弟子只覺有一大機緣將會降臨。雖然阻止四猴匯聚，乃是為救六耳獼猴等人，心中實則隱隱有些抗拒。但當時卻並未想的太多！”

鴻鈞道祖緩緩地道：“這就是了，你實則便該是那第九名聖人，原該毀滅天地而證道成聖！”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愕然，半晌方才回過神來，苦笑道：“道祖可不要驚嚇弟子！毀滅天地而成聖，天地都沒了，弟子做那片刻的聖人又有什麼意思？”

# 第1248章 本尊之秘

慕白說話間，心中卻是不斷思索着本尊之事。隱隱間，他覺得這一切定然與本尊有關。

不過，他卻有一種直覺，那便是這天地就算是滅了，也還有另一番天地存在。也就是說，在他看來，天道永遠都存在，只是到底在何處，卻是無人能夠知道。

本尊曾經認為鴻鈞就是天道，就算是分身也這樣認為，可是如今看來，只怕並非如此簡單。

此時此刻，他的腦海中不由得再次浮現出本尊的地書碎片來，不由得再次想起那個一直與自己沒有過多交際的鎮元子來。

難道，這一切與鎮元子有關不成？

只是，就算是鴻鈞都看不明白的東西，他如今又怎麼能夠看得清楚。

鴻鈞道祖聞慕白元神之軀苦笑之言，緩緩地道：“天數如此，豈得有違？我等修士，追求天道，既然天數註定，便該心如止水，平靜接受。即便殺伐臨頭，即便毀天滅地，也不該有半分動搖才是。以我觀之，混世四猴一旦凝聚為一體，則他四人靈識將會徹底抹去，變為滅世至寶滅世金輪。不斷吞噬掉地、水、風、火這天地四大本源之力，從而最終徹底毀滅天地，一切重歸虛無。”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怔了半晌，方才稽首躬身道：“天地既要毀滅，弟子亦無能為力，只能坦然接受而已。即便弟子做了這第九名聖人又如何？天地什麼時候毀滅又容不得弟子做主，該來的時候自然還是要來。”

鴻鈞道祖看了看慕白元神之軀，淡淡地道：“你雖無能為力，貧道卻有。開天闢地不由我掌握，毀天滅地卻不能放任不理。你只需記得今日之言便可。如今你道行大進，大道法則，天道衍化之數已然盡知，單論戰力已不下聖人。我又放你自由，不用擔聖人之責，你也該滿意了！”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心念轉動，口中試探地道：“然則弟子不是永遠不能證道成聖？”

鴻鈞道祖淡淡地道：“大道衍化，一切終歸要重歸虛無，你終有成聖之日。只不過這天地何時該滅，我要有個把握罷了。況且你如今戰力不輸聖人，道行也已精深，證不證道何須在意？只不過一個名分而已！我紫霄宮中從此有你一個座位，三界眾生還有誰敢輕看了你么！”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心下盤算一陣，道：“也就是說，弟子從此不能立教、不能傳道、不能拯救萬民於水火……，一切有可能造就成聖機緣的事情都不能做。靜等着其他兩名聖人證道混元，而只求做那第九名滅世的聖人？”

鴻鈞道祖緩緩點頭，慕白元神之軀突然笑道：“也就是說除此之外，我可以為所欲為，不用擔任何責任了？”

鴻鈞道祖瞪了慕白元神之軀一眼，緩緩地道：“不可逆天而行！”

慕白元神之軀心下暗笑，口中道：“弟子乃是聖人門下，豈敢逆天而行。只不過若是日後我截教或者妖族再一次遇到什麼劫數，弟子身為截教門人，又是妖族重臣，恐怕不能不出手相助啊！”

鴻鈞道祖淡淡地道：“大道衍化生髮，每一量劫各有不同。截教和妖族都已受過了一次大劫，如今有你和通天教主二人，更有妖族為援，便是再有大劫，當亦可應付自如。不必憂心！”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自思若是一味自保。通天教主有誅仙劍陣，至少可以擋住三名聖人。自己手握東皇鍾等一干靈寶，以而今的實力，那是絕無危險。自保已不在話下，放手攻擊估計至少可以拖住兩名聖人還游刃有餘。再加上女媧娘娘可以擋得一位。如此算來，天道之下九位聖人，即便其他六聖齊聚，只要截教與妖族的聯盟不破裂，都可以高枕無憂。

雖說自己沒有聖人之名，卻有聖人之實。不證道成聖，便不須拘於道場之中，不得隨意外出。不僅能夠隨時看護着一眾同門，而且更重要的——不受約束！可以想做什麼便做什麼，完全不必顧忌成聖之後的高高在上的身份。

實力不比聖人低，又不需謹守道場，不受太多拘束，更不受聖人欺壓，可以隨心所欲地感悟天道。對慕白元神之軀來說，這種日子實在是不錯。

至於那什麼滅世成聖，還早着呢！天地終歸要毀滅，重歸虛無，慕白元神之軀又有什麼辦法！能夠與天地同壽，已經是所有修士最終的追求了。自己不但能與天地同壽，甚至還能親手終結者天地的演化歷程，已經是莫大的機緣了。

此刻他終於明白，自己本尊為何從來沒有追求聖人之位，而只是一味的要逆天而行，要與天道一決。

這，也許就是最好的解釋了吧！

當下慕白元神之軀心中大定，稽首笑道：“有道祖之言，弟子無憂矣！滅世這種事情弟子實在是沒有想過，等到時候了，道祖再提醒弟子一聲就是了。弟子絕不敢亂來！請道祖放心。”

鴻鈞道祖微微點頭，道：“當年不周山下見你之時，發現你竟不在天數之中，卻又極為和諧地融入了天地之間，我便覺得驚異。此後你漸漸將混世四猴盡皆收入門下，我方才隱約覺得混世四猴恐怕便是滅世的關鍵。因此今番試探一二，果然如此！滅世法器亦不在天數之中，而今終究被我掌握，實是機緣。”

慕白元神之軀默然不語，鴻鈞道祖又緩緩地道：“你可還有什麼疑問么？”

慕白元神之軀思忖半晌，本想問一問本尊之事，但是必定此事太過隱秘，何況鴻鈞都無法感應，只怕還有其它機數，最終看了看鴻鈞道祖，終究還是稽首躬身道：“弟子沒有疑問，一切全由道祖做主！”

鴻鈞道祖微微點頭，道：“既然如此，你這便去吧！大劫已過，靜心潛修，安享福樂可也！”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稽首而退。出的紫霄宮，穿過天外混沌氣流，復歸天地之間，眼見群星列宿，山河星辰，俱各巍峨壯觀，風姿萬千，不由得心中盪起陣陣豪情。

從今之後，天地之間再也無人能夠強壓於自己了。而自己，終於也不用再忌憚任何人了。

慕白元神之軀心中默算一二，駕雲直入三十三重天外上清境前往拜見通天教主。

碧游宮中，一眾門人也盡皆在此以慶大勝。見慕白元神之軀到來，紛紛見禮。

慕白元神之軀一一稽首還禮，見過通天教主之後，各尋位坐下。

通天教主道：“此戰我截教替天行道，大敗佛門。而今佛門勢力消退，我截教該當乘勢而起。眾弟子從今日起各歸山門，努力傳道，宣揚我截教教義，務使我教大行與天下。”

眾門人齊齊應諾。通天教主一番慰勉獎賞之後，人人人喜笑顏開。便在碧游宮外大慶了一番，俱各迴轉自家道場準備傳道事宜去了。

待眾門人去了，通天教主回望慕白元神之軀，突然微微一笑，道：“三界為這鴻蒙紫氣鬧得沸沸揚揚，捕風捉影便即爭執不休，不意竟早就落入你的手中。你可將天下人騙的好苦啊！”

慕白元神之軀稽首笑道：“貪者自苦，與弟子何干！弟子當年得到鴻蒙紫氣，因實力低微而身懷重寶，是以不敢示之於人。之所以後來又瞞着老師，實乃不知如何解說。不儘早稟明老師者，弟子之罪也！請老師責罰。”

通天教主笑道：“是你的機緣，我欣喜不及，又豈能怪你！如今鴻蒙紫氣既在手，證道不難也！”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證道之事，還差最後機緣，倒是急不得。鴻鈞道祖提點過弟子，要弟子安心等待可也，不必刻意追尋。”

通天教主聞言，看了看慕白元神之軀，道：“以你的道行，並不需要太大的機緣便可證道成聖，何須遷延太久？罷了，既是鴻鈞道祖所言，你便安心等待吧。想必自有緣法。”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稽首稱是，鴻鈞道祖叫自己不要急着證道的事卻是不好說出口的。

少時，就聽通天教主笑道：“我等出紫霄宮之時，太上老君當面向我討還太極圖和離地焰光旗。我沒有理會他！而今你我師徒俱在，太極圖和離地焰光旗說起來皆是你得來，依你之見此二寶該如何處理才是？”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老師自行決斷便可，何須再問弟子？弟子出紫霄宮時，鴻鈞道祖將五色五方旗發還，今一併交由老師處理。”

言罷，將五色五方旗取出，雙手奉上丹犀之上，交與通天教主。

通天教主見狀，微微一笑，道：“道祖竟將五色五方旗發還我教，便是承認我等擁有此寶了。大善！素色雲界旗和玄元控水旗皆是好言向天庭和血海冥河老祖借的，原該歸還。戍己杏黃旗和青蓮寶色旗，乃我截教戰場所得，他原始天尊和接引、准提不拿出相應的報酬來贖還，我等便決不還他，自據之可也！只有離地焰光旗，頗有些難為。”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心下暗道：當初向玄都大法師借離地焰光旗，雖我名為借，實則半是用強、半是交還，貧道我還費了一件上好的法寶呢！豈能就此還與太上老君？

# 第1249章 了斷因果

慕白元神之軀道：“太極圖乃是人教鎮教之寶，倒是不得不還。但終歸也是我等戰場所得，不能輕易還他！當日我等圍攻靈山，與佛門分屬敵對，而老君竟用自家重寶來相助佛門。論起來，此因果也不算小了。他八景宮中靈寶多多，依弟子之見，便叫他以他寶來贖，也算了斷了因果。料來太上老君為了拿回太極圖，也不得不應。”

通天教主聞言看了看慕白元神之軀，笑道：“你是想叫太上老君拿離地焰光旗來贖吧！哈哈，倒是個好主意。”

師徒二人正說之間，宮外水火童子來報：“八景宮玄都大法師求見！”

通天教主和慕白元神之軀相視一笑，就聽通天教主道：“你去告訴玄都，他的來意我已知曉，叫他將此書信轉交太上老君，便知端的。不必進來見禮了！”

水火童子領命，捧了書信出宮，交與玄都，傳達通天教主之意。玄都大法師接過信符，聞通天教主不欲見己，只得無奈迴轉八景宮面見太上老君，奉上通天教主之信。

太上老君覽信，面色一變，半晌不發一語。

玄都大法師見狀，小心地道：“老師，不知通天師叔信中所言何事？”

太上老君默然半晌，嘆道：“我三清同源而出，為教義之爭、大教氣運，並起紛爭，至令同門操戈，而今更連最後的情面也沒有了，想來着實令人嘆息！”

太上老君沉默了一陣，旁邊玄都大法師見狀，卻也無從勸解，只得訥訥不言。

半晌，就聽太上老君道：“太極圖乃我人教鎮壓氣運之寶，不容有失。而今截教挾戰勝之勢，威震天下，無可抵擋。更有通天教主和慕白二人，不容小覷。用強顯然是不可能的了。”

玄都大法師聞言，小心地道：“太極圖乃我人教鎮教之寶，不容有失。說起來我道門三教同出一源，只因小事，生出嫌隙。而今通天師叔對我人、闡兩教心有怨懟，道門不睦，相互牽制，徒然內耗，殊為不智。弟子想，既然通天教主寄書信於老師，便是有了和解之意向。老師不妨仔細看看，若是可以，便答應了無妨。從此我道門不再生干戈，相安無事，豈非美事！”

太上老君聞言沉吟一陣，道：“他倒是也並未有太過分，只是一副生冷的語氣要我們以寶易寶，彷彿他截教與我人教並沒有什麼關係一般，只是單純的錢貨交易。猶使我心煩！”

玄都大法師聞言，不敢開口，只得將心中想法憋下，垂頭不語。

太上老君輕聲道：“當年我三清各自立教，各有教義傳承。原始天尊與通天教主教義頗有衝突，二人之間漸漸生怨。後來通天教主一怒之下離開昆崙山前往東海金鰲島開闢了碧游宮道場，當時通天教主行走匆忙，我等三人共同擁有的許多法寶靈藥都未帶走。當年慕白偷了玉虛宮的諸多寶貝，今日通天教主又來信要我以寶物交換太極圖，也算是因果循環。原該應之！玄都，你可往庫房之中多取幾件寶貝帶往碧游宮，拿回太極圖。”

玄都大法師領命，自去辦妥，復往上清境而來。

水火童子早早等待在碧游宮外，將玄都大法師引了進去，面見通天教主，奉上法寶，帶走太極圖，一切都甚是平靜。及至玄都大法師出門離去，都再未提及離地焰光旗一句。

待玄都大法師去后，通天教主轉頭看向慕白元神之軀，指了指丹犀之上那數件法寶中的一件笑道：“這混元珍珠傘乃是當日你相借離地焰光旗時送與玄都大法師的寶貝，而今人家又巴巴地給你送了回來，還不收好！”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全仗老師虎威，弟子沾光了！”當下收了混元珍珠傘。

通天教主又將青蓮寶色旗收了，把其餘四旗交與慕白元神之軀，道：“此寶皆由你得來，還得你處置。是還是留，由你自己作主。”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接過四旗，稽首道：“弟子領命！如此弟子告辭。”遂轉身出了碧游宮，自思素色雲界旗該親自上天庭交還昊天玉帝，以來显示尊重他這三界之主，二來天庭今番相助，也該當面致謝。

至於血海冥河老祖，自慕白元神之軀身負鴻蒙紫氣之事暴露之後，恐怕與冥河老祖和鯤鵬的便結下恩怨了。這是搶奪鴻蒙紫氣的因果，不能不了，否則這也將是慕白元神之軀修行路上的一道障礙，因果不清，便難能證道混元。

此時的慕白元神之軀倒是半點不懼，只不過卻也不想身入血海，自找麻煩，打定主意隨便派名弟子將玄元控水旗送往血海便完。至於血海借寶之情，可給婆羅門教劃分一塊大大的地盤，以此來還。

當下慕白元神之軀打定主意，掉頭往天庭而去。

昊天玉帝聞慕白元神之軀到來，急忙命請入瑤池相見。

慕白元神之軀也不在意，隨引路的仙官進入瑤池，卻見昊天玉帝和王母娘娘出迎而來，慕白元神之軀急忙見禮，就聽昊天玉帝大笑道：“慕白真人屈駕來此，朕之幸也！快快請進。”

慕白元神之軀微微一笑，隨之入了瑤池，分賓主坐下。

昊天玉帝一擺手，一應仙女侍衛盡皆退了下去。

慕白元神之軀見狀，也不以為意，徑自取出素色雲界旗交與玉帝，口中道：“大戰起時，劣徒伶倫為助貧道一臂之力，與龍吉公主一道取了此寶下界。有礙陛下威名，幸仙寶無恙，而今完璧交還，貧道在此代劣徒向陛下賠罪。大戰之中，此寶對我截教多有助益，貧道心中實為感激陛下之情。”

昊天玉帝聞言，接過素色雲界旗，大笑道：“真人借寶，原該奉上，何必言謝！龍吉乃我女兒，自行取了法寶去也算不得什麼。真人親自前來，朕無怒也！”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多謝陛下體諒！”

昊天玉帝大笑接過，看了看慕白元神之軀，忽然道：“朕聞截教在靈山大敗佛門，而今聲威震動三界，好生興旺。不知貴教今後將如何傳教？”

慕白元神之軀輕笑道：“陛下不必擔憂！我截教乃是盤古正宗、道祖嫡傳，宣揚教義、傳承道統、教化眾生自是分內之事。決不至於胡作非為，讓陛下難做。這三百六十五路周天星神，大多皆是我截教門人。貧道自會傳令，叫他等秉公而行。若有我截教、妖族後輩仗勢欺人，則絕不袒護。陛下可以放心！”

昊天玉帝聞言，喜道：“有真人之言，朕自然放心。真人乃我天庭貴客，還請安坐，且容我設宴相待。”

言罷，轉頭看向瑤池金母。

王母會意，自去準備歌舞蟠桃，以結交慕白元神之軀。

慕白元神之軀自思左右無事，遂安心在天庭玩樂，宴畢方歸。

離了天庭，慢悠悠往流波山而去。行至東海之濱，忽然心神一動，當下不動聲色，繼續前行，只暗中凝神戒備。

果然，行不幾步，就見慕白元神之軀頭頂天空中的雲層刷的一下被扒開了一個口子，一雙鋒利的爪子如閃電一般從天外伸出，狠狠地抓向慕白元神之軀後背。一瞬之間，致命的一擊擊出，宛如羚羊掛角，神鬼莫測，森寒的殺氣撲天蓋地瀰漫開來。

眼見兩支黝黑鋒利的長爪便要抓破慕白元神之軀脊項，就見慕白元神之軀身上金光大放。“砰”地一聲，爪子與金光相撞，頓時將那偷襲的奪命之爪彈開。

只見慕白元神之軀霍地轉過身來，口中大笑道：“鯤鵬，當年你便是以這招一舉重創了紅雲，最終搶得鴻蒙紫氣！貧道當時可是看得清清楚楚。而今你又欲以同種手段殺我，不是太愚蠢了么？”

只見天空中雲層散開，顯出一隻奇異的大鳥，雙翼垂空，如一片烏雲，遮天蔽日，正是鯤鵬本體之一——大鵬！

那鯤鵬顯出本體，雙翅震動，捲起漫天狂風，懸在空中，對着慕白元神之軀怒喝道：“慕白，你搶我證道之基！今日我不殺你，豈能干休！”

言罷，長翼一展，絕雲氣、負青天，狂風漫卷，直擊慕白元神之軀。

慕白元神之軀只覺的天地陡然一暗，青天白日被鯤鵬羽翼一遮，頓時一片漆黑。耳邊只餘風聲呼嘯，直欲撕裂一切。無邊黑暗向著慕白元神之軀元神深處壓來，欲要將慕白元神之軀靈識吞噬。

慕白元神之軀見狀，曬然一笑，任憑狂風呼嘯，吸收了地水風火元氣的身體卻分毫不動。

心念一轉，東皇鍾從識海飛出，懸在慕白元神之軀身前。握拳猛烈一敲，頓時洪亮的鐘聲震天動地，聲波過處，瞬間驅散黑暗，當面之物盡皆披靡。

當下慕白元神之軀元神一振，三十萬松針飛舞而出，撲天蓋地向著天空激射而去。就聽半空中傳來一聲慘叫，慕白元神之軀眼見一亮，頓時重見光明，日月星辰依舊流轉，生生不息，萬古不變。

那鯤鵬被慕白元神之軀用東皇鍾和松針擊傷，腦袋一陣昏沉，在空中搖搖擺擺，半晌方才站穩身形，復又惡狠狠地對着慕白元神之軀叫道：“今日交出鴻蒙紫氣便罷，若不交出，我與你月缺難圓。”

# 第1250章 何懼情劫

鯤鵬也是急了，慕白元神之軀道行越來越高，這幾下鬥法，他已全然不是對手。照他看來，此時若不擊殺慕白元神之軀，搶回鴻蒙紫氣，則就再無機會了。慕白元神之軀必將很快證道成聖，到時自己怎麼辦？

當下鯤鵬激起拚命之心，搖身一晃，全身羽毛頓時脫落。一根根，黝黑珵亮，幽光閃閃，宛如利劍一般撲天蓋地向著慕白元神之軀激射而來。

慕白元神之軀見狀大笑道：“鯤鵬，多謝贈寶！所謂賠了夫人又折兵，誠汝之謂也！”言罷，不慌不忙取出聚寶盆。

只見那聚寶盆起在空中，金光大放，財氣盎然，寶光盈盈，盆中五色神光連刷。鯤鵬的羽毛箭頓時如飛鳥投林、萬河入海一般，爭先恐后地投入了那聚寶盆之中。不片刻，便被收得乾乾凈凈。

鯤鵬見狀大駭，情知無望，當下掉頭就跑，口中大叫道：“道友還不助我！殺了慕白，鴻蒙紫氣歸你！”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嘴角噙起一時微笑，淡淡地道：“今日任誰也救你不得！當年東皇與帝俊兩位妖帝曾簽發了對你的通緝令。今兩位妖帝雖已隕落，你卻自來取死，貧道豈能放你離去！這段因果，就此了結吧！”

當下慕白元神之軀抬手一指，彷彿聽到了冥冥之中的號令一般，天地轟然變色，群星萬點璀璨。

鯤鵬只覺得風雲激蕩，頓時把持不住身形，栽落下來。心下大駭，口中大叫道：“慕白，你敢殺我！”

慕白元神之軀淡淡一笑道：“你自來取死，有何不敢！”抬手祭出聚寶盆。

那聚寶盆緩緩飛了過去，盆口朝上，金光外放，將掉落下來的鯤鵬吸入盆中。隨即金光內斂，變得平淡無奇，又緩緩飛回了慕白元神之軀手中。

天地間再無半分動靜，縱橫三界的鯤鵬就此消逝！

慕白元神之軀收了鯤鵬，面上噙起一絲微笑，眼波流轉，不經意地掃了腳下洶湧澎湃的東海波濤一眼，自駕起一朵白雲，慢悠悠地去了。

等到慕白元神之軀去的遠了，就見那層層波濤一陣洶湧，浪花之中顯出一個面色陰鷙、渾身血氣的道人來。呆怔地看着慕白元神之軀遠去的方向。

半晌，方才喃喃地道：“好個慕白，道行竟然精進若斯！那鯤鵬號稱三界速度第一，仗着一身神通縱橫天下，莫可誰何！而今卻被你一指點出，引動天地法則，瞬間禁制了去。天地法則、天地法則，你莫非已經證道混元了么？！”

那道人在東海之濱怔了良久，面色變幻不定，最終也自得狠狠地跺了跺腳，身化一道血光怏怏離去了。

且說慕白元神之軀慢悠悠地往流波山而去，忽然心有所感，回頭一望，遙見一道血光迅疾而去，不由面露微笑。當下也不裝樣了，舍了腳下白雲，身化一道金光飛速而行。不片刻，便即回到流波山。

六耳獼猴倉頡、伶倫等人早已在山門外等候，見慕白元神之軀歸來，俱各施禮。

慕白元神之軀見狀，大笑道：“六耳、袁洪、悟空，你等大好了！”

六耳獼猴笑道：“有師傅相救，弟子怎能有事？早就好了，只等師傅回來，我們流波山一門上下好慶祝一番呢！”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大戰得勝，一眾門人俱各無恙，貧道道行大進，當得慶祝！為師回來之前，先去了天庭。討得一些蟠桃在此，我等正可享用！”

眾門人大喜，就聽孫悟空嘀咕道：“自家後園之中那滿樹的黃中李不摘下來吃，偏偏要去天庭打人家昊天玉帝的秋風！幾個蟠桃怎夠我等分的？”

六耳獼猴耳朵微動，聽了個清清楚楚，不覺心下大笑。轉頭望向慕白元神之軀道：“師傅，我們去後園吧！”

慕白元神之軀微微一笑，道：“今日皆可開懷玩樂，還當遍請教中同門來此方可。從今之後，為師就要過那游手好閑，優哉游哉的日子了。哎呀，須得早早和眾位道友打好關係，日後方好四處走動，不至於吃了閉門羹啊！”

眾門人聞言大笑，只有六耳獼猴面色有異，悄聲問道：“師傅此言何意？三界之事，大教氣運之爭從此便不管了么！”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有鴻鈞道祖之言，為師管不了了！再說以我截教如今的實力，三界之中也沒有哪方有此實力能夠對我截教不利，倒是無須擔憂！大教氣運不衰落便好，倒是不必要太過興盛。免得如封神之戰時候一般，盛極而衰，反為不美。”

六耳獼猴聞言點頭，道：“師傅所言也是！只是不有所作為，如何能有機緣降臨？師傅還須最後一點機緣方才能得證混元啊！”

慕白元神之軀笑道：“我的機緣早已註定，實在太大，非同小可！這也使得為師實力大增，而今雖還未證道，論戰力卻也已經不下於聖人。好了，此事不必再提。我等還是先俱各歡慶才是！”

當下慕白元神之軀抬手一揮，打出一串玉符，各往三山五嶽而去。

少時，一眾門人接到玉符，盡皆三三兩兩地到來。

慕白元神之軀將眾同門延入山中，徑入後園將滿樹的黃中李、松果以及其他各色靈果盡數取了下來，眾門人談道論玄，歡慶良久，方才各自散去，慕白元神之軀一一相送。等到最後，雲霄眼波流轉，見園中再無一個其他同門，不由笑道：“天色已晚，眾人皆去，我亦當告辭了！”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微微一笑，凝視着雲霄，半晌輕聲道：“留下來吧！”

雲霄聞言一怔，隨即輕笑道：“我自有山門道場，豈能留此！”

慕白元神之軀道：“而今碧霄、瓊宵皆在天庭為神，女娃與高明、高覺交好，亦常住流波山。你回三仙島，也沒有什麼事，不如留下！”

雲霄淡淡一笑，美眸瞟了慕白元神之軀一下，起身道：“此處雖好，惜非久居之地。我自有道場，豈有長久客居他處之理？”

慕白元神之軀起身，與雲霄對面而立，輕聲道：“何必客居？你可……。”

雲霄眼波流轉，看了看慕白元神之軀，打斷道：“不必再說！道兄身負鴻蒙紫氣，該以體悟大道為重。你我乃是同門，我雖無望證道，卻不能讓你難為。你有鴻蒙紫氣之事已然三界皆知，此次又拜見了鴻鈞道祖，想來證道之日不遠。到時你為聖人，我為弟子，見面自當參拜。其餘之事，不必再提。”

言罷，綵衣蹁躚，轉身向山外走去。

慕白元神之軀一愣，見雲霄已去，當下快步跟上。

流波山山石嶙峋，道路曲折通幽，片片落恭弘=叶 恭弘灑落在斑駁的山道上，顯得頗為清新自然。

二人並肩而走，盡皆默默不語。

風搖林木，枝恭弘=叶 恭弘婆娑。

慕白元神之軀望着旁邊緩步前行，翩然出塵的仙子，心中寧靜非常。只覺得心神舒暢，無比享受。

看看將出流波山了，慕白元神之軀終於道：“我的心意你該知道了！修道之士，率性而為，我便從未加以掩飾。只不過我的道或許不是你的道，我不知你心意如何，不敢強求。若是此事讓你有所困擾，有礙心境修為，你可以當我沒說！總不能為了我心底的情結而耽誤了你的修行！”

雲霄凝視了慕白元神之軀半晌，方才道：“不是我的問題！而是你該追尋大道，不能拘於七情六欲。斬斷它吧！證得混元，得大自在，這才是該走的道！”

言罷，也不給慕白元神之軀說話的機會，駕雲飛身而去了。

慕白元神之軀看着雲霄彩袖飄飄，如雲飄飛，心中頗為悵然，頓足嘆道：“既然你也有心，怎麼不聽我把話說完！如此匆忙而走，莫非想要逃避？嗯，嘿嘿，貧道出手，何事不成？倒要看看你怎麼逃得脫我溫柔的陷阱！”

忽聽身後傳來一聲輕笑，慕白元神之軀霍然轉身，卻見六耳獼猴捂嘴站在那裡笑個不停。

慕白元神之軀見狀，氣怒道：“有什麼好笑的！我的事你不早知道了么？還笑！”

六耳獼猴蹦了過來，口中道：“師傅竟然不願證道成聖，也要與雲霄師伯在一起。嘖嘖，如此行事果然是非同凡響，令得弟子大是佩服！”

慕白元神之軀屈指在六耳獼猴腦門上蹦了一個，笑道：“證道混元並非一日之功！尤其對我而言，根本就……。”

六耳獼猴笑道：“弟子知道，師傅情劫降臨，心有所惑，必當與雲霄仙姑親近，親身體會了情愛的个中滋味，才能最終超脫，揮劍斬斷一切牽絆，得證混元。可惜雲霄師伯卻心有猶疑，不能放開懷抱！”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瞪了六耳獼猴一眼，笑罵道：“你知道什麼，就在這裏顯擺！”

六耳獼猴大為不滿地道：“弟子怎麼不知道了！當日弟子得知師傅面臨情劫，便將三界之中歷代以來，有過面臨情劫之事的各個修士的情形都探查了一遍。嘖嘖嘖，其中危險性還真是高啊！幾乎所有的散修都沒有個好下場，最好的都只有兵解轉世重修。也有許多人揮劍將引發自己情劫的對象狠心斬殺，最終卻也逃不過天理循環，死於自己的心魔，灰飛煙滅。三教之門人雖然要好一點，卻也讓人惻然。只有人教呂洞賓安然闖過了情劫，不但無事，反而修為大進，不過卻又犧牲了人家白牡丹。犧牲一人性命，而成就另一人。太上忘情，手段果然高明之極！佩服啊，佩服！”

# 第1251章 天地毀滅

慕白元神之軀大是好笑地看着六耳獼猴裝模作樣、搖頭晃腦地說話，半晌也嘆道：“情劫之事，固然兇險，卻也不能一概而論！人闡佛三家皆是翩然出世，以七情六欲為修行之羈絆。卻不知，在人世間，七情六欲卻也是莫大的力量。許多匪夷所思，令人涌淚感嘆之事，皆是在各種慾望的支配下完成。所謂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念頭一動，或超脫、或沉淪，生死便已註定。我截教講究各有緣法，各有修行之道。雖然目的也是超脫，手段卻大不相同。豈是他人可比？”

六耳獼猴嘿嘿笑道：“弟子故知師傅神通蓋世，自然不需懼怕那小小情劫，只不過稍微提醒一下罷了！師傅欲要留下雲霄師伯，可想道日後該如何收尾么？是要始亂終棄，自己超脫成聖之後把雲霄師伯放在一邊，任其黯然神傷，受人嘲笑。還是打定主意沉迷溫柔鄉中，將證道之事束之高閣？令天下人失望，也任由自己本心蒙塵！”

慕白元神之軀聞言，看了六耳獼猴一眼，笑道：“你道行果然大有精進，竟能體會若斯！不過你卻也太小看為師了。始亂終棄？沉迷溫柔鄉中？你當我是什麼人了！這情劫別人或許會怕，貧道此時卻半點沒有放在心上。”

六耳獼猴眼珠一轉，道：“那為何師傅干剛才不盡全力留住雲霄師伯？”

慕白元神之軀苦笑道：“我自己雖不懼這所謂情劫，但卻不能不為雲霄考慮！若為一己之私，反讓她道心有損，我心何安？須知感情本非一人的事，我的情劫又何嘗不是她的困擾！”

六耳獼猴聞言，一陣無語，訥訥地道：“師傅是否想的太多了點！事事考慮了自己又考慮別人，顧全了大局又要顧全小局，什麼時候才是個頭！”

慕白元神之軀淡淡一笑，與六耳獼猴相攜着迴轉洞府，口中笑道：“我是沒有問題的，至於雲霄那裡，終歸也有辦法顧得周全。呵呵，情劫降臨，我現在是不怕的，不過卻也終須面對。況且，若是應付周全了，貧道我將這劫中的危險都擔了去，則雲霄必然從中大為受益。又復有何憂？哈哈，從現在開始，你叫高明高覺每天都去三仙島邀請女娃乃我流波山做玩耍。貧道便每天再親自送女娃回去，為師還就不信了，下個千年萬年的苦功，還能拿不下你雲霄師伯？”

六耳獼猴聞言大是嬉笑，師徒二人喜氣洋洋地自回山準備去了！

無量量劫以後，人族復歸大地，天地人三族鼎立之勢形成。

人族獨立，天道所向，各方修士再也無法主導三界，紛紛退隱！人族掌管天地，由是天庭解散，一眾封神之戰隕落的三教門人盡數解脫。

人族回歸之時，突破六聖聯合所下的結界，死傷慘重，最終還是通過考驗，得到天道承認。此所謂人族回歸之劫！

天庭解散，各方修士紛紛退避，讓位於人族，天地人三才鼎足而立，此所謂修士之劫。

人族極盛，瘋狂消耗天地資源，盛極而衰，殺道現世。冥河老祖血刀所向，殺的天地一片昏暗，以殺證道。從此天地由生生不息，開始走向枯竭。此所謂人族殺劫！

此後各方勢力竭盡全力，紛紛出世，努力作為，欲要扭轉天地衰敗之勢。靈氣的消散，使得爭奪愈加激烈，生靈一批批消亡，大劫一次次上演，先後兩次鬧出天地幾乎毀滅的大劫。四大部洲已然漸漸不堪負重。

正當此時，火神祝融現世，在無稽之山放出水神共工。二人集齊當年十二祖巫金血，自願消散於天地之間，為後土娘娘凝聚肉身。

後土身化六道輪迴，得了元神，而今又得肉身，立時天地感應，證道混元。

後土掌握生死轉換之能，所到之處，生靈盡絕。乃是以死入道，減輕天地壓力。

終於，天地間最後一批修士集齊紫霄宮，盡皆靜誦黃庭，默然不語。

良久，就聽鴻鈞道祖緩緩地道：“大道五十，而今將終！慕白，你機緣已至，去吧！”

言罷，將抬手一指，將赤尻馬猴放出。

混世四猴齊聚，頓時引動地水風火亂涌，漸漸匯聚起來，化作一個光芒四射的金輪。

炫目的光亮，橫亘天地之間。

慕白元神之軀眼見得此，雙手微微一緊。

雲霄柔聲道：“天數註定，大道最後的輝煌，我等俱不可逃，你不必如此。有我陪你，放心去吧！”

慕白元神之軀轉頭看了看雲霄，身邊的仙子雙眼之中一片澄凈，慕白元神之軀從中看不到半點悲傷和憂愁，有的只是對自己濃濃的愛意。不由得一陣安詳，輕輕地拉過雲霄吻了吻，看着雲霄美麗的眼眸，柔聲道：“這一世，六耳獼猴為徒，更有你相伴，我無憾也！”

當下縱身飛出紫霄宮，響應了滅世金輪的召喚。

滅世金輪在慕白元神之軀的操縱下，陡然間瘋狂地旋轉起來，不斷吞噬着天地間地水風火四大本源之力。萬千生靈紛紛以極快的速度衰老、死亡，分解，消散。

先是普通生靈，再是各方修士。

到最後，慕白元神之軀一頓，抬手一招，將三道彩色流光抓入手心，緩緩收入靈台識海之中保存起來，口中喃喃地道：“你三姐妹果然同生共死，我又豈能讓你獨自消散！隨我一道看着這天地毀滅吧！

滅世金輪不斷旋轉，大地緩緩上升，蒼天慢慢下降。

到最後，三界之中已然只餘三清、女媧、接引、准提、冥河、後土八位聖人和鴻鈞道祖了。

鴻鈞道祖抬手一抓，將八位聖人盡數抓入手中。眉心金光一閃，將八位聖人盡皆收入識海元神之中。

慕白元神之軀見狀，心下大是駭然，驀然逼視着鴻鈞道祖。

鴻鈞道祖淡淡地道：“天地毀滅，聖人亦不能獨存！我吞噬他等，為下一次開天闢地作下準備！”

“下一次？下一次是多久？”慕白元神之軀問道。

鴻鈞依舊是一幅風清雲淡的模樣，輕笑道：“天道之機，我也不能參悟。”

“哈哈！”慕白元神之軀突然停止動作，立於滅世金輪之上大笑起來。

鴻鈞微微一怔，道：“這確實可笑。不過天道如此，你我只能順從罷了！”

“順從？”慕白元神之軀眼神變得冰冷，說出的話更是如同寒霜降臨此間。

只見他立於滅世金輪之上，冷聲道：“如果我要逆了天道呢？”

“什麼？”鴻鈞驚呼一聲，不敢置信地望着前者，隨即臉色一沉，道：“慕白，你難道真以為你可以為所欲為嗎？天道之下，皆為螻蟻而已。”

“螻蟻也可以頂起一片天地！”慕白之軀傲然道。

鴻鈞望着前者，一時間竟然已經出神。他未曾想到這個一直懼怕自己，一個唯命是從的小輩，在這關鍵時刻居然如此大膽，居然有如此多的想法。

他不敢相信！

不過很快，他又想起了一件事情，一件困惑了他無盡歲月的事情。從慕白元神之軀踏入洪荒開始，他就一直無法看透此子，就算是到得如今，依舊無法看透。

這是什麼原因，他自己都不知道。

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他才選擇了慕白成為催動滅世金輪的人選。

“滅世金輪，滅世金輪！”慕白念叨兩聲，隨即道：“我便要創造出創世金輪又能怎樣？”

“什麼？”鴻鈞再次震驚，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望着前者，道：“慕白，你真想找死？”

“找死？”慕白元神之軀微微一笑，道：“天地都將毀滅，何來找死之說？”

說話間，不再理會怒目圓瞪的鴻鈞，雙臂抬起，祭出所擁有的一切，砰然一聲拍在自己的頭顱之上。

驚天巨響傳出，金色的鮮血橫灑萬空。

當……

東皇鐘響起，如同末世之音，更如創世樂章，傳遍天地間。

慕白元神之軀，在這一時刻，選擇了粉身碎骨，選擇了身死道消。

松針飛舞，瀰漫天地間，早已經超過了原本的數量。每一道上，都擁有着慕白元神之軀的殘魂。

這一時刻，滅世金輪停止了轉動，天風地火開始亂涌，所過之處，就連虛空都成為灰燼。

這一切說來緩慢，實則只發生在一瞬之間，就連鴻鈞這樣的強者，都還未曾反應過來，一切都已經成為定局。怔怔地望着天地間飄浮着的億萬松針，以及那已經破碎掉的東皇鍾，不知道應該如何是好！

某一時刻，滅世金輪停止轉動，天地的毀滅也跟隨着停止下來。

然而，這一片天地早已經不復存在了。

天地間，甚至是宇宙間，都已經不見有任何生靈之物。

咻……

突然間，一道黃光衝天而起，隨即在破碎的宇宙之巔爆炸開來。

隨着巨響傳出，只見在那宇宙之巔顯露出一個殘缺不全的黃色紙張來。

紙張上，赫然立着一個英俊的少年。

“慕白！”

鴻鈞老祖見到少年時，驚呼一聲，隨即露出一幅恍然大悟的表情來。

轟隆隆……

鴻鈞剛回過神來，那停止的滅世金輪便再次開始轉動起來。只不過，這一次的轉動，卻是向著相反的方向而行。

# 第1252章 永恆仙尊

轟隆隆……

滅世金輪向著相反的方向轉動起來，宇宙間開始開出朵朵鮮艷的花來，一株株靈草靈木開始生長。

這一時刻，天地居然開始重組。

只不過，這一切對於鴻鈞來說都已經不再重要了。

因為，他的任務失敗了，他沒能滅世，沒能完成天道的命令。

此刻的他，驚恐地望着滅世金輪上方的宇宙深處，渾身顫抖起來。

等待許久，那個地方始終平靜如初，沒有降下天罰，更沒有什麼東西出現。

漸漸地，鴻鈞開始恢復鎮定，深吸一口氣，在心中暗思道：“看來，機緣還未至，一切還有待重新再來。”

想到此間，微眯雙眼，抬首望着立於殘缺黃紙上的慕白，便欲開口。

呼！

就在此時，狂風吹起，宇宙間那飄零的億萬松針盡數融入到慕白的體。

瞬息間，立於黃紙上的慕白便再次成就了慕白元神之軀的修為，甚至已經超越。

因為，此刻的他，已經證聖，乃是真正的聖人。

只不過，在成聖之後，他並沒有興奮，反到是有些嫌棄地望瞭望自己的身體，隨即低首望着下方的鴻鈞。

咔嚓，咔嚓……

一陣犹如破碎，又好似宇宙在被推動着的聲音從滅世金輪上響起。

咻！

聲音響起時，那張位於慕白腳下的黃紙化着黃光疾射而下，徑直沒入滅世金輪之中。

頓時，黃光大盛，隨即便見那滅世金輪下方赫然正立着一女四男。

說是立着，倒不如說是半立半跪，每一個人都是雙手托着滅世金輪，正全力的推着其前行。

這一女四男，除了那一女外，其他四男，慕白並不陌生，赫然正是曾經在鬼星的荒古遺迹中見過的瘋子少年，那個被稱之為地仙之祖的鎮元子，以及此刻正與自己爭鬥的鴻鈞。

而最後一個男子，不是他人，赫然正是一個與慕白生長得一模一樣的少年。

“歷盡千萬劫，你終於回來了！”少年望着慕白，滿眼柔光，微微點首，推動着滅世金輪的手並沒有停下，依舊向前推行着。

“回來了！”慕白微微點首，單手一揮，祭出寶葫蘆。

寶葫蘆升空，咻地一聲散發出無盡光芒。

光芒中，只見地星、鬼星，甚至是慕白曾經穿越過的所有世界，盡數化着一道道星點進入到寶葫蘆空間之中。

瞬息間，曾經與慕白相關的一切，盡數融入寶葫蘆。

立於空中，慕白抬首望着遠方，喃喃道：“結束了，曾經的一切爭鬥到今日都算是結束了。永恆部落也罷，永恆仙宗也罷，以及曾經鬼星的所有恩恩怨怨，願你們能在我慕白的世界得以永生，得以創造出屬於你們的輝煌。但願有朝一日，你們也能像我一樣走出來，能夠來見見這萬千的滅世金輪。”

說話間，化着一道流光，同腳下的黃紙飛向少年。

少年抬首望了一眼立於空中的鴻鈞，隨即側首望了一眼側面推動着滅世金輪，與鴻鈞長得一模一樣的男子，微微一笑，道：“你千般算計，萬般禁錮，可又如何？如今，我等還不是將要逃脫升天。”

“是嗎？”與鴻鈞長得一模一樣的男子毫不在意前者之言，微微一笑，對着空中的鴻鈞一吸。

光芒閃過，立於空中的鴻鈞沒入到男子的體內，與之合二為一。

呼呼……

就在此時，荒空中光芒四起，極速湧來。

遠遠望去，那些光芒或殘破，或完整，有的是俊郎的少年，有的貌美的少女，也有老婦，老者，甚至還有許許多多仙風道骨之輩。

眾多的光芒之中，有九十多道顯得特別的獨特。只見這九十多道光芒，每一道都是呈現黃色，都是一張殘破的黃紙，上方分別立着一個修為不凡的少年。

當這些黃紙載着少年來到推着滅世金輪，與慕白生長得一模一樣的少年身邊時，盡數沒入其體內，與之融合。

少年微微抬首，露出滿意的笑容。眼中沒有光芒閃過，更沒有修為流露出來，透過滅世金輪，平靜地望着宇宙深處，喃喃道：“我起於蠻荒之中，得蠻力而修，成就古神、魔之修為，欲成就我之大道，卻被你無情地抹殺，至我身死道消。原本這也算是應該了結了，可是你卻拘禁我之殘魂，為我重塑肉身之軀，讓我成為你掌控宇宙的傀儡，成為推動這滅世金輪的奴僕。”

“可惜的是，就連你都未曾想到吧，當年我身死道消之時，依舊有九九八十一塊殘魂飄落並隱藏於各界之間，更有一道落入地星。許多以來，我算計萬千，總算是尋得回歸之法。”

說到此處，微微側首望了一眼推動着滅世金輪的鎮元子，繼續道：“得鎮元子道兄相助，用其以靈魂與畢生修為重煉的地書融入我魂，悄然帶入萬界之中，尋得我之殘魂，讓其開啟重修之路。”

鎮元子並沒有任何錶情，依舊埋頭推動着滅世金輪。

少年收回目光，再次抬首望向宇宙深處，輕聲道：“你居於宙界，為圓其自身完整，在混沌中種植混沌青蓮，又混沌中的先天靈氣孕育混沌青蓮。蓮產一子，名曰先天大道，其實就是盤古。”

說到此處，微微一頓，掃了一眼四周，又望瞭望遠方。

四周，混沌氣息流轉，空間巨大得無邊無際。

遠方，無數個滅世金輪正在轉動着，每一個滅世金輪的下方都有着五名修士在推動着。

少年深吸一口氣，道：“世人皆問我是誰？我的九九八十一道殘魂也曾問自己，我是誰？”

“我是誰？”

“我是誰？”

“這個問題困惑了世人，困惑了我的九九八十一道殘魂，同樣也困惑了我無盡歲月。只怕是就連你也很困惑吧？”

“今日，我便來告訴你這個答案。”

說到此處，只見少年推着滅世金輪前行的腳步停了下來，隨即雙手將滅世金輪托將起來。

這一托起，另外四人自然就從推動中脫離出來，一下子便恢復了自由之軀。

少年托着滅世金輪，一步步向著宇宙深處行去，那平靜的聲音響起。似乎來自混沌，又似乎來自於宇宙深處。

“我是盤古，我是混沌魔猿，我是冷雨，我是慕白。我就是我，就是那個獨一無二，那個唯我永恆，唯我仙尊的存在。”

“我是，永恆仙尊！”

永恆仙尊！

四個，簡單的四個字，當這個四個字從少年的口中喊出時，混沌變色，那些推動着滅世金輪的修士俱是震驚無比。只見他們既興奮，又驚恐。

興奮的是，他們終於見到一個真正能夠逆反天道的存在，他就是永恆仙尊。

驚恐的是，他們非常明白天道的手段，知道天道是何等的強大，是何等的不可逆反。

瘋子少年立在空中，望着一步步向宇宙深處走去的永恆仙尊，少有的一臉正經道：“永恆仙尊，你小子算是機緣不凡了，能走到這一步，也不枉當年老夫送你的精血了。”

“哈哈！”鎮元子昂首大笑，道：“我說小盤古，你才幾歲，怎麼就學着我們老夫老夫的。”

“鎮元子！”瘋子少年怒目圓瞪，道：“什麼小盤古，我就是盤古，當年我身死化道，實則留下本命之魂，經我努力才能修得此身，你以為容易嗎？”

說到此處，把頭一揚，望向宇宙深處，道：“想永恆仙尊如果不是得老夫的本命精血，他又如何能夠擁有我的力量。不要臉的傢伙，先前居然還敢吼着自己是盤古。哼！氣死我了！”

輕哼一聲，一踏腳下混沌氣息，轉身便欲離開。

“你就這樣走了？難道忘記了被困之苦？忘記了奴僕之恨？”鎮元子說道。

小盤古停下腳步，轉首望向正呆立當場的鴻鈞。

“鴻鈞……”

小盤古怒吼一聲，道：“你以為天道為來救你不成？只怕是他如今自保都已經難了。”

“怎麼可能，這怎麼可能？慕白怎麼可能托得起滅世金輪，怎麼可能托着滅金世輪前往宙界。”鴻鈞不敢驚恐地說著。

“世間之事，何為可能？何為不可能？你不是傳道天下嗎？今日怎麼說起話來，反到不如一個凡俗之人了。”鎮元子笑道。

“你……”鴻鈞赫然轉身，直視鎮元子，怒道：“原來無盡歲月以來，你一直在背後害我，虧我還一直相信於你。你去死！”

話音一落，一指點出。

“哼！”

鎮元子冷哼一聲，道：“你以為此刻還是在滅世金輪之下嗎？”說話間，揮手祭出地書。

小盤古哇哇大叫，快速前行，以強悍的肉身力量向鴻鈞撲去。

瞬間，三人便戰在一起。

此刻，原本推動着滅世金輪的一女四男便只剩下那一女了。

只見那女子身周光芒無盡，每一道光芒中都是一個絕美的女子。

絕美的女子中，有的明眸皓齒，若出水芙蓉，清麗絕世，一身白衣隨風飄動，似是將乘風而去的廣寒仙子，超凡脫俗。這樣的女子出現，想要從其身上尋出一點瑕疵都不能，只能用完美無瑕來形容。雖然是在光芒中，卻美得根本不像是現實中的人，給人以非常夢幻的感覺，擁天地之靈慧，絕塵世之俗氣，冰肌玉骨，近乎完美。

有的，長發披肩，全身白衣，頭髮上束了條金帶，潭面水光影一映，更是燦然生光宛如從仙界誤入此間的精靈一般。只見那女子方當韶齡，不過十五六歲年紀，肌膚勝雪，嬌美無比，容色絕美。

有的，一雙眼睛深邃而美麗，宛如星辰薈萃，當這樣的一雙眼睛睜開之時，日月星辰都為之黯然，都不由躲起來，羞得見人。那身姿，宛如天仙，線條之美，完美無瑕，那怕是眼光最為挑剔之人，都無法挑剔，她的身姿宛如是天地一體，犹如是世間最美麗的東西。瓜子臉兒，精緻得驚艷，似乎這是蒼天的傑作，是一件完美無缺的藝術品，不論是誰看了，都會為之驚嘆，這實在是太美麗了。雖然，女子在光芒中是一件普通的淺白素衣，但是，依然無損她的美麗，她的美麗根本就不需要任何東西來襯托，對於她的美麗來說，一切的飾品都是多餘的。

有的……

此時此刻，如果慕白還在這裏，定然就會發現，那光芒中的許多女子赫然正是他所熟悉的人，也是他所牽挂的人兒。

荒古禁地一仙山上的女子，深愛着的上官玲瓏，幽潭地穴中的女屍，風騷嫵媚的蕭咪咪，擁有古靈之軀的古靈兒，新白娘子傳奇世界的胡媚娘、小青……

太多太多的女子，每一個都與之熟悉，與之有着交際。

然而，真正能入他心的又誰呢？只怕是，他自己也沒有答案。

不過，他沒有答案，並不代表着永恆仙尊也沒有答案。

“仙露點點，躍界只為覓得根源。不畏遙遠，盼能握輪迴在掌間。思緒如煙，魂夢羈絆，徒增千年思怨。守護，終不敵她心不變。無淚，誰明乃為情怨……”

陡然間，就在永恆仙尊托着滅世金輪快要完全沒入宇宙之巔時，一陣銀鈴般的歌聲從女子的口中傳出。

那歌聲，飄渺如仙，如同仙樂，又擁有着淡淡的哀怨。

歌聲響起，女子身周的光芒也盡數沒入她的體內。

“尊！”

女子立於混沌之中，微啟雙唇，喊出一個字來。

宇宙之巔，托着滅世金輪的永恆仙尊停下腳步，低首望向女子，輕喚一聲：“仙！”

一個字，同樣是只有一個字。當這一個字出口時，那名女子身形一動，騰空而起，如一朵祥雲，又似這混沌中的精靈，更似永恆都縈繞在永恆仙尊身側的靈動氣息，飛升而至，來到後者身側。

“小仙！”慕白輕喚一起，騰出一隻手來，攔腰輕輕摟着女子。

小仙滿眼愛意，甜甜地笑着，喃喃道：“尊，你終於回來了，我白狐自冷雨時代起便一直追隨於你，便在等你，今日你終於回來了。尊，你是仙仙的，你是仙仙我一個人的。從此以後，仙仙再也不要你離開，仙仙再也不離開你。”

永恆仙尊摟着小仙的手摟得更緊，笑道：“傻瓜，我一直都是仙仙的。”

說話間，抬首望向已經近在咫尺的宙界，道：“仙仙，今日我們便一同闖入宙界，一同去會一會天道，一同滅了天道。”

話音一落，一手摟着小仙，一手托着滅世金輪一步踏入宇宙最深處，踏入那個號稱居住着天道的宙界。

就在永恆仙尊帶着滅世金輪和小仙踏入宙界時，小仙溫柔的聲音在混沌中輕輕響起，只不過，這聲音永恆仙尊卻是沒有聽見罷了。

“在我心中，尊就是天道！”

尊，就是天道！

這句話落下時，好似擁有天道之威，徑直向正在與小盤古、鎮元子大戰的鴻鈞鎮壓而去。

頓時，鴻鈞感覺到天道之威，噗嗤一口金血噴出，全身修為快速流逝，瞬息間，便如同廢人一般。

最終，被鎮元子和小盤古抹殺。

混沌中，無數的滅世金輪悠悠轉動着，讓天地間進行着一次次的輪迴，進行着一朝朝的興衰……

偶然間，會有推動着滅世金輪的強者微停腳步，望一眼混沌深處。

那裡，曾經也有一輪滅世金輪，只是最終卻被一個叫着永恆仙尊的修士帶走，帶去了宙界。一同去的，還有那個讓萬界傾慕的仙仙仙子。

只是，最終他們此去的最終結局是什麼？卻是沒有誰知道。

時光匆匆，轉瞬間，便不知道又過去了多少億萬年。

混沌依舊，無盡的滅世金輪仍然被眾修士推着前行，演義着一場場的天地大劫……

某一天，消失億萬年的小盤古和鎮元子突然出現，他們來到曾經推動滅世金輪的地方，盤坐而下，口中念有詞。

宇宙深處，一道祥和的光芒照射下來，將二人照光。

“開！”

小盤和鎮元子同時低吼一聲，雙臂抬起，將宇宙深處照射下來的光芒向著四周拍去。

咻……

光芒過處，所有的滅世金輪盡數升空而起，那一名名推動着滅世金輪的修士全都脫困而出。

混沌中，無數的滅世金輪快速地融合起來。

數個時辰后，當宇宙深處的光芒消失時，混沌中不再有無盡的滅世金輪，而是只有一輪金輪。

“創世金輪！”小盤古拍拍手，望着混沌中轉動着的金輪，哈哈大笑。

脫困的眾修士此刻也回過神來，或興奮大笑，或投身進入巨型的創世金輪之中。

片刻間，混沌中便僅留下小盤古和鎮元子了。

“你不走嗎？”小盤古問道。

“走？”鎮元子搖搖頭，微微一笑，道：“滅世需要我等推動，創世同樣需要。我留在此間，守護創世。”

說到此處，微微一頓，繼續道：“去吧，創世還需要你。”

小盤古不再多言，身形一動，踏入創世金輪之中。

混沌悠悠，偶有流光閃過，巨型的創世金輪轉動着，轉動着……

一直以來，鎮元子都盤坐在創世金輪之上，偶爾會抬首望望宇宙深處。

宇宙依舊，深處有着什麼，鎮元子不知道，他相信也沒有多少人知道。

不過他卻堅信有一人知曉，那便是永恆仙尊！

（全書完）